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二冊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二)(卷一八—四七)

卷一八	一	卷二九	二四七	卷四〇	四九二
卷一九	二三	卷三〇	二六九	卷四一	五一五
卷二〇	四六	卷三一	二九一	卷四二	五三四
卷二一	六八	卷三二	三一四	卷四三	五五五
卷二二	九一	卷三三	三三八	卷四四	五七七
卷二三	一一四	卷三四	三五八	卷四五	六〇二
卷二四	一三六	卷三五	三八一	卷四六	六二六
卷二五	一六〇	卷三六	四〇二	卷四七	六五〇
卷二六	一八三	卷三七	四二四	後序	六七〇
卷二七	二〇四	卷三八	四四八		
卷二八	二二六	卷三九	四七〇		
丹溪文鈔一卷				清 胡鼎輯	樸學齋 六七三
閩墨萃珍一卷				清 不著輯人	香 豔 六九五
赤城別集五卷				民 楊晨纂	台州後集 七〇五

明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陳希夷像贊序

贈王通守序

送舒通守序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送岷山楊太守考績序

代送元圖馬大夫之任序

滇南文集

卷六

目錄

升庵楊太守六十序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送孫太守序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升庵七十行戌稿序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平南集序

守備陳君善職序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送方伯佐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送思梅顏君序

送莫丹厓郡守述職序

送莫丹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滇南文集

卷六

目錄

二

滇南文集卷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江都蕭霖雨

保山袁與儀

保山石培陽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河陽段

保西袁

蒙化張

阿迷楊

保山石

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李元陽

曰禮曰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序第相因之旨斯在矣

滇南文集

卷六

序

一

通篇以治術二字作

敘作通典之所緣起與通典一書之有用數語已盡

按唐書本傳。祐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精於吏治。不事
嗽察。相。民。利。病。而。上。下。其。計。賦。君。子。稱。祐。治。術。無。缺。云
先。是。劉。秩。撫。百。家。伴。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
稱。其。才。過。劉。向。祐。以。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
百。篇。題。曰。通。典。夫。其。事。覈。其。理。密。其。識。精。其。言。約。以。詳
其。見。直。而。達。其。取。類。迥。而。測。量。遠。豈。儒。後。生。有。能。手。其
編。而。誦。之。斯。可。以。談。當。世。之。務。而。施。於。有。政。矣。顧。四。方
無。刻。本。學。士。大。夫。轉。相。抄。錄。寢。以。訛。舛。窮。鄉。願。學。之。士
希。潤。不。得。見。者。或。終。其。身。嘉。靖。丙。戌。元。陽。獲。讀。中。秘。書
手。錄。一。編。篋。之。遊。行。四。方。蓋。無。一。日。離。吾。目。下。丙。申。以

議論正大
筆勢廉悍

不蓋低徊
煥歎

收束謹嚴

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
於學宮。較梓以傳。夫科舉之業。將以明體達用。以教天
下。乃業者不尚本實。而務誇侈。於是廣彙標之書盛行
於天下。士有誦所不當誦。習所不必習者。博而寡。耗
其心力。而於當世之務。往往正牆面而立。吁。可哀也。鄭
夾深作通志畧。而通典廢。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而通志
隱殆。猶少隋珠。曰。何不為巨齒之盈庫也。噫。其亦弗思
甚矣。余為此懼。故輯諸儒經務之論。凡若干首。附次於
編。以徵通典為經國之要。異乎鄭馬之誤矣。

與要質實羽翼之功不少

滇南文集

卷六

序

二

陳希夷像贊序

李元陽

世傳此為希夷陳國南之像。都邑人競觀之。遂徧海內。按宋史本傳。圖南名搏。亳州真源人。日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初棲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二十餘載。移居華山靈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必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二年。召至闕下。留止禁中。復放還山。薦加存問。宋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上益加禮賜。號希夷先生。上與之屬和詩賦數百。賜紫衣還山。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端拱初。忽謂弟子張德昇曰。汝可於蓮花峯下。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手書表奏辭朝。如期化形於谷中。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所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峯寓言。高陽集。釣潭集。行於世。指玄篇發明太極之旨。最為詳密。洛陽種放來華山。謁先生。得太極圖及辟穀之術。遂聚徒講學。濂溪周茂叔太極圖。蓋本於此。劉後村詩曰。濂溪學得自高僧。高僧者。號清溪。其學出於種放。嘗居永之月巖。濂溪訪之。僧曰。再讀書三年。乃來。濂溪如其言。再至。與語。僧曰。須靜坐三年。乃來。又如其言。再至。惟見案上。

畫一太極圖。僧已不知所往矣。濂溪遂居巖下。元學士虞集。又謂康節先天之學。實出於希夷。然則希夷之為儒宗。彰彰明矣。而儒者以其入山不出。目為羽流。殊不思道一而已。豈有二哉。贊曰。觀於無始。入於重玄。演而為圖。則名太極。取數皇極。則名先天。乾坤之秘。微公奚宣。羲皇之奧。微公奚傳。老子猶龍。孔聖所詮。吾於先生。日惟其然。濂溪康節。孰為之先。日無師承。烏知二賢。烏乎先生。天畀斯全。千載一人。彌久彌妍。

前半敘事詳贍後半斷制謹嚴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四

錢杜

洞中時弊

之筆不止
刻骨三分

皆近代上
等官樣

斷得老

口講指畫
純乎經義

隨手作波
即收繳上

贈王通序

李元陽

廉吏不恒有於天下者。儉不足也。今天敝衣癯貌。觴水
豆蘗常祿之外。一毫不入其私。此世之所謂廉吏也。
及夫承挹貴勢。結納兵旅。則取諸民以致其。贖。甚或
破長格。越宿例。巧迎逆推。百方糜費。以邀一時。賄。之
謹。出謂彼民曰。吾不爾索已矣。爾之費。烏可以已乎。退
又謂人曰。吾惟不私。吾橐。即口實。無算於廉乎。何傷。又
有以避嫌為廉者。即一啓齒。一投足。可以為生民利者。
十切逃之。若將浼焉。又有以潔已為廉者。隄防止於其
身。而胥吏狺狺以噬彼民。則曰。吾一身不染足矣。一身
之外。吾安能關鑰之哉。夫是三者。皆不得謂之廉。夫廉
者。儉之至。奢之反也。儉者不私一物。今之儉者。小有利
害。則自私之念。睜睜於其中。或至病民以媚世。是猶不
免於奢。安在其能儉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
以與人。可謂廉矣。至其為心。則一民之饑。猶已饑之一
民之寒。猶已寒之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甯空乏其身。苦其筋骨。不忍一日肆然於饑寒。無告之
上。蓋無所為而為者。以此立身。即以此敷政。有所為而
為者。律身則然。而敷政則否。噫。此古今人之所以懸絕
也。試思財者。民之心也。吾之所為。廉於吏者。恐傷民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五

文而筆法

至此方入
題將前數
段議論消
納在內。然
後知布局
之巧。命意
用筆之精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今財之在民者。吾既不能敷樽節愛養之政。而曰。吾自
無欲。是何異於紵人之臂。而棄其食。語人曰。吾未嘗奪
彼之食。庸何傷。其亦弗思甚矣。清平小溪。王君通守。大
理。質性寬朗。操履清介。近代所謂廉吏。君實足以當之。
至其節省民財。綜覈利弊。嫌疑之地。漠然無所動於中。
盤錯糾紛。可驚可愕之任。皆毅然擔荷。而不見其氣之
屈。知有法而不知有己。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是則非近
代廉吏之所能及者。嘉靖乙巳。春。遷君提舉。百姓泣洟。
欲余一言。以白其廉於世。因述其事如此。以對百姓云。
闡發透快。宜書一通。作座右銘。至其文筆。古峭迥絕。

時蹊

按志王公名朴。貴州清平舉人。嘉靖間任。屢著治。吏
方畧。除易門逆賊。王心有大功。而不錄。後祀名宦。

送舒通守序

李元陽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不貴有昭昭之節。而貴有冥冥之行。夫士之方仕也。矜名檢重。然諾策駑。礪鈍毅然。以古人自期待。有不屑一世之心。及其境變。遇殊事。衰勢去。於斯時也。乃不委於消息盈虛之運。遂一弛其曩日之所為。以剛入者。以儒出。以潔入者。以污出。廻視其初。有如隔世。人之觀已。蓋成兩人。此豈其勢然哉。其初之所修。飭將以求。其所大欲。而非其本心也。是故勢利去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嗜道不明於天下。士以聲利相欺。其弊固至此哉。平田舒君。以蜀之雙流令。通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守大理郡。通守雖異於令。然階級不甚相遠。舒君在雙流五年。蓋經御史薦已至再矣。國家之制。凡郡縣七品官。經一薦者。例得取京貴。非臺諫。則六品之屬也。獨舒君不得京貴。而得六品半刺。人謂君位不當才。自是將弛其操乎。六品無京貴之望。無乃綴其志乎。乃舒君益自砥礪發憤。不以遠臣。自菲薄。人方以此賢之。會有蜀檄。雙流一怨家所。譏人謂舒君特立獨行。孤貧寡助。行且不利。其操其志。尚望其有終乎。而君坦然一節自聞。檄以至。罷官既。既寒。暗取予之際。秋毫無玷。嗚乎。凡今享有鋪鼎之貴。招權納賄。惟日不足。君以郡邑小臣。顧

有聲有色

斤斤焉。自拔於聲氣之外。然則官之崇卑。勿論也。兵法曰。戰北而旗靡。輒不亂者。有將焉。以君之清心自將。敗者官也。其不敗者我也。吾苟不敗。雖千萬人。吾往矣。然則事之敗與成。可勿論也。郡大夫偉君之行。載酒崇。憲察吏。餞之於郭門之外。逸史李元陽為之辭。吏揚。解語曰。君歸其廬。不愧屋漏。以儀型其鄉人。大夫有望也。爵三更而別。舒君名魁。別號平田居士。勢利去嗜欲得兩言。可作箴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八

按志舒公名魁思州舉人嘉靖開任以清慎名祀名宦

原評
黃華老人
占滌洋益
妙趣橫生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山川之雄。散在天下。極遊觀之趣。其道有二。一曰絕累。三日假什。百錢掛杖。寄蹤五岳。此謂絕累而遊。披繡雲而餌丹藥。朝姑射而暮蓬瀛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短晷。知未待也。萬里一官。不求厚祿。此謂假仕而遊。跡陟峒而施朱紱。朝承明而暮清羈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有分。知不可求也。雞足山在天下之西南。與蜀之巽。嶺浙之補陀。山西之五臺。楚之太和。兩河之王屋。並時守內。為方士高禱。騷人墨客之所快觀。余曩叨使役。其於天下名勝之地。不遠數百里。皆往觀焉。願於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九

諸山有至有不至。自罷官以來。萬慮消歇。獨耿耿為懷。以不見為闕者。獨王屋一山耳。家居七年。始得遊雞足。同遊者二十二。人方休側。逕躋巔。踞石而嬉。分饌相食。自謂茲遊有絕累之意。忽聞林麓金笳。與鳴泉松風相為嗚咽。比至。則王屋山人邢君以贊山川來從吾也。君家本河南。熟遊王屋。借余倚杖而升至石壁。呼嚶則曰。此似王屋之樓。至宮竇空。則曰。此似王屋之洞。佇叢薄。披銀榜。葉榆碧其盈。視雲霞。吁其駭。隔則曰。其王屋之曠哉。入丙谷。穿林樾。羲和不能信其時。勾芒不能一其令。則曰。其王屋之奧哉。攀石磴。與猿狖而

文法入妙

並技捫石門乎千仞。即聖迹以徘徊。仰而歎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鉞我大壘。烹以五鼎。余曰。止。金仙之教。食不求美。醉則亂性。矧禹惡旨酒。孟邱聞馨。今既挹沆瀣於天端。飲清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為甘。醢而為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饜溪毛。罷齊瑟而怡喙鳥。已而夕嵐在山。寺磬遞響。谷緬白雲。人亦就睡。君乃與余篝燈。淪茗。依袞。爰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觀子之器。允宜大受。而不卑小官。殆假仕而遊者乎。君曰。應舉不得。一第思為萬里之觀。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溟渤。求吾廬而止焉。時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憫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十

鳥兔之推遷。慨滄桑之易邁。乃歌曰。天宇浩浩兮。蕩其無垠。山岳列峙兮。揮乎崔嵬。烟莽迴互兮。峭嶠嶙峋。形雲斐疊兮。寂其無人。仰沖天之控鶴兮。思飛錫之應真。陟降信宿兮。凌彼星辰。危崎嶇而著足兮。罡風正而忽躡。羌中天而懸梅兮。闕縹緲以離塵。倘石扇之鉤開兮。吾得遺有而為賓。眾香馥以揚烟兮。漱玄玉之芳津。廻揮手以長。今世車非子之等。偷渾色空以冥觀兮。庶合轍於大鈞。遊道臚目已奇。由絕累而遇假仕。因雞足而補王屋。借賓定主。文境之妙。殆如羅浮雨峯陰晴對峙。用韻

處尤逼真六朝 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二

此段設為問答處虛寫

二語觀政之要千古不刊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前路乃不病于鎖碎

送陳山楊太守考績序

李元陽

大夫陳山楊公為大理三年而郡大治。明年上天官考績。山夫谷民接踵入城市。願一覲大夫而以其思且詣士人而請曰。余郡十易守。無如今守之廉而仁者。乃若其績。天官悉知之乎。夫自大夫至而吾鄉閭雜犬甯我民罔訟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樹蔭被於岡陵。斥鹵可田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祈晴而旭禱雨而澍。若農時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遂郡有卻金之吏。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費不損民。思至矣。獨危者以安。偷者以濫。士專其業。工賈坐肆。天官知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乎。曰。否。然則奚為而考也。曰。天官以稽會簿書第其勞績矣。問者。翹然作曰。欺余哉。余目覩十易守。其於稽會簿書。奚不能也。奚必今守而以此第之哉。李子聞之曰。嗟哉。觀俗於國難。觀政於野易。不其信乎。夫士所謂績。非績也。民所謂績。固真績也。天官之考。乃不於其真。而以績為憑者。勢使然也。且夫政莫難於無訟。道莫大於格天。節莫潔於卻金。慈莫普於郵鰥。之四者。公皆有之。郡人皆知之。山夫谷民能言之。然而不書為績者。難書也。天官不之考也。蓋視蔽則眩。形俗同則已。異昔者。荆人抱璞。荆而不售。仲尼飯黍。侍者哂焉。久矣。正賞之不

三代下西
京而外四
善二十七
最皆不得
已而為之

以古語唱
歎作收低
徊不盡寓
箴規於含
響亦不盡

見於天下也。而況巧言飾貌之習。雜然並興。天官何從
而辨其真也。是故立制以待中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
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成風。斯天下相
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法令之
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宴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
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頤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入
人淺語。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
法度。大夫之謂與。

以士民天官為緯。以李子為經。曲折奧衍。波瀾壯瀾。
稱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按志楊公名仲瓊。洪雅人。進士嘉靖間任寬平樂易
民不知刑。遷陝西副使。後祀大理名宦。

降筆越逸

探目

得一折筆
元岡身分
乃出

二賢確切

然則辨馬
大夫亦非
泛泛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容有出蒼洱圖視予者。予訝之。謂霄壤間有此奇山水。
所謂與區奇句者。非耶。其谿谷巖石之奇詭。即畫所未
盡。固可想而見。令人欲棄百事。往遊乎其間。嘉靖三十
二年。重慶元岡馬大夫。以兵部郎中。出守大理。大理其
山點蒼。書載史臣崔佐時。與雲南王會盟處也。其水西
洱河。水經載葉榆河者是也。是郎圖所得之郡也。予為
元岡喜甚。或謂予曰。元岡能交辭人。望其內。充史局。外
典學憲。大理遠郡。處非其宜。元岡其不憚矣。予曰。西漢
良史。莫如司馬子長。善賦。莫如相如。二賢足跡遍天下。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四

而後其文益奇。雖其才本天縱。而山川風物。固有以佐
之。矧子長嘗游昆明。相如亦游若水。昆明若水。皆大理
近地。然則充元岡之文辭。以進於古人。將不在茲行乎。
余聞之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詞人
為雄。蘋川以柳西湖以蘇。然惟有政。其文益傳。有文而
後其地益顯。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貴有政也。元
岡茲行也。可以觀其政焉。然予從元岡遊。非一日矣。望
之而風儀峻整。卽之而襟度清曠。聽其言則愷悌和平。
蓋善人也。夫善人德之聚也。以善人而為邦。彼民亦有
利哉。予知蒼山不增而高。洱水不澹而深。其在茲行矣。

非旬淡而
彌旨

治功與蒼山並立。惠澤與洱水並深。其在茲行矣。諸大夫曰。然令書子言以俟。

按志。馬公名。重慶進士。嘉靖間。任性秉清白。務行仁惠。乞養致仕。後。祭祀名宦。

文境亦似積川西湖。

由山水說到文詞。由文詞歸到政事。卓有次序。有體裁。我有斤兩。即在唐宋八大家中。亦當獨步一席。後學許憲謹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五

升庵楊太史六十序

李元陽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達人觀之。若白暮耳。茲非所謂無量壽乎。然則黃髮兒齒。期頤耄耄。與好遊。何以異哉。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為我有乎。然以身為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為我則未也。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氣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所謂真我也。而世之人。往往執身為我。於是得失交於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為何物。豈不大可悲哉。成都太史先生。寓螳川。今壽登六表。仲冬之朔。為初度辰。從游弟子輩。欲稱觴屬余。作文以為壽。余曰。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後學。請以文喻夫文者。理義之發越也。理義無形。因文而見。理義也。然則真我無形。因身而見。有我也。謂文以顯理可也。謂文即理不可也。謂身以顯我可也。謂身即我不可也。文學之壽。以却計。却壞則變。而理義不隨。却而變也。客起而問曰。詩書所稱於所尊親。往往以壽為祝。夫豈不知修德。如蟬。而願以此願之余。曰。壽天形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形則陰陽五行司之。可以人禱。故臣為君禱。子為父禱。少為長禱。盡心竭力以冀萬一云耳。若所謂真我之無量。臣雖忠不能以之奉其君。子雖孝不能以之與其親。幼雖愛不能以之讓其長。是故祝願不及也。雖然。既祝其壽祺。既願其難老。則其諷動之機。亦自有在。將必謹六用之戶。膺調五臟之役。使耳目聰明。玄達而省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脈絡甯定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馳。若然。則真我卓然而立。望於往世之前。視於來世之後。尤不足為也。豈直百年旦暮之間哉。然則詩書所稱壽考。蓋其徵矣。有身云乎哉。余居隔千里。不能從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羣弟子之後。謹以壽說質於先生。先生倫入無窮之門。以至無量壽之域。某也願為之前驅。每為升庵太史作詩序。壽序皆為談道入微之言。人爭賞其元妙超悟其實。仍不離知命耳順從心所欲。等年譜耳升庵當日名高中溪不復矜才數典。俱是前賢相識處。親唐汪庚識。

俗為學使 參政送難 寫得文如 此其大却 不是談天 駁龍 又就益州 賦寫出 賦之文 與切奇巧 極矣須着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李元陽

嘉靖三十二年春。以雲南提學使趙公陞四川右參政。客有謁余者曰。趙公負一代詞章之望。學術儒雅。淵源六藝。觀其為人。蓋長於文者。用之於學校。誠當其才。若參政之職。理六府。治穀貨。司水土。以養民為務。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昔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舂。錡強春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地。任使效技。各盡分而立功焉。若公者。薦歌聲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乃為當器。今茲之遷。毋乃枉其文而用非其宜乎。余曰。不然。文也者。隨時而發。隨寓而形。不必皆詞。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章也是故。禹以平水土為文。益以刊草木為文。稷以教稼穡為文。契以正彝倫為文。故凡經紀大事。彌綸治效。皆名曰文。然而禹益稷契之事。君立言。其得稱為文者。炳炳烺烺。見於詩書。可考也。謂之文詞可乎。顧其所以為文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今參巴蜀之政。得為則阜茂廩籍。和鈞關石。不得為則箴詞規視。以告司農。矧今邊餉不支。東南告匱。中原之所仰賴。將不在益州矣。乎夫益州之險。財賦之府也。其人則長卿淵雲。觀其賦。蜀都則今日之物產食貨。當與古所云無異。是宜得儒術之臣。搜採圖籍。上下古今。持摭利病。以權國用。向非

持換利病
入字何等
注目
是規是亂
意在言外

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為公。膺是選。當宁蓋有深意焉。公將為禹益稷契之文乎。抑為長卿淵雲之文乎。惟公擇而取之。非陽所能預也。

文體中之有色澤者

中溪先生詩多宗白蘇。於七子中當讓張楊一。等文則以史漢入。以八家出。與禹山弭山二公適相伯仲。惜年久鐫板無存。即葉榆人士收藏抄本亦鈔揆先。借獲李禹門樹對藏本一帙。不圖遺失。怨艾莫追。茲復力求禹門覓得序記。文一本。亟為選刻。以公同好。且誌予過云。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九

三言抉盡
治弊

此種作用
非王沂公
之志不在
温飽范文
正公之做
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
己任斷斷
不能
一落千丈
強

送孫太守序

李元陽

大理為郡。雄於滇西。蓋南詔故地。據滇之上游。西控驛國。北制吐蕃。聯山為屏。巨澤為襟。即稱奧區。而賓旅川至。故自設郡以來。綰銅章而稱太守者。皆尚書郎發軔。曹省識高學博。明達治體者。然後為之。及其蒞治。率皆尚威貴猛。厲聲變貌。謂董遠民之道宜爾也。然而政日察。而民日離。今日繁而民日擾。刑日急而民日玩。於是弛察以翕離。省繁以舒擾。緩刑以救玩。然民格其貌而不革其心。從其令而不從其術。信其昔而不信於今。何哉。為其示民以外。而不由衷也。嘉靖間。分泉孫公以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定守補此邦。始至之日。寮屬傾耳。謂將有所諭也。而公不之諭。百姓延頸。謂公有所誠也。而公不之誠。則見淵默虛襟。坐於堂上。事至而應之。剴然切於幾宜。訟至而斷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務察而物無遁情。不繁令而事皆就緒。不尚刑而頑梗誓伏。行之期月。湖山內外。旌倪士民。曉然知公之心。如赤子之於慈母。有所恃而得以自安。昔之挾官以侮民。恃黠以規取者。皆無所施其巧矣。嘻。果何道。以至此哉。亦惟一念之至誠。惻怛為之根柢云耳。語曰。科條備而民有偽態。言語多而行有不掩。詐不信乎。嘗論循吏。在漢僅稱六人。黃霸在三公之

一轉又有
迴風舞雪
之態

信然則才
雖多亦不
可以言才
點時

其斧藻皇度不為不重而列於循吏西京人材之盛彬
彬多文學之士亦有嘗為守令者甯列於儒林而不列
於循吏其慎重循吏之選有如此蓋治天下未嘗乏才
求其至誠惻怛以出之則難其人耳今去西京千數百
年文法益密民俗益偷於此有能以至誠惻怛為政如
我公者豈易得哉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忠之云
者至誠惻怛之謂也秋七月吉公適職北上諸縉紳設
祖帳餞公於郭門之外欲余有言因序以為贈

由衷卽至誠惻怛卽孔子所謂行之以忠說來平淡
非有大學問本領不能然則太守亦循吏選哉 親唐

滇南文集

卷六

序

三

汪庚識

按志孫公名績綿州進士嘉靖間任

練去

天落墨

此段正如
王景畧捫
虱而談旁
若無人之
慨

疆項令復
見

送大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李元陽

蜀雅雷哦劉侯歌鹿鳴起家授吾大和令以忠信自持
甫及三年遷順州太守邑之民懷侯之德攀留無從也
其為士大夫者相率賦詩餞之以泄吾民之私而以手
簡授余序余曰昔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觀焉懸
水三千仞圍流九千里魚鱉不能近鼃鼃不能居有一
丈夫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難濟也丈夫不以
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
而能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
也亦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自私所以能入

滇南文集

卷六

序

三

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
況於人乎夫自諂諛奔競之俗成天下靡然從之魚爛
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其間雖有自好者欲
挺特有以自異然大吏控之行輩忌之求求而不得者
諱之左右前後無非此習雖欲自異卒不可得而異矣
嗚乎世道至此其為險巖豈直懸水三千仞圍流九十
里哉有若吾劉侯其所謂丈夫者乎侯之宰吾邑也自
蒞任之日至遷秩而去一以愛民為主始終一念惟知
有民而已政務宜於民者上官曰不可已必曰可有弗
宜於民者上官曰可已必曰不可有側目於旁而不顧

有誣請於路而不問。盡已之心。直而行之。惟知有民而已。若侯者可謂全乎忠信。以自拔於風聲氣息之表。而懸水不能使之沉。圍流不能使之溺者乎。余聞之。忠信者道之異名也。苟由之而不息於道。其庶幾矣。侯行矣。予日望之。

宦海鑒沉溺。忠信涉波濤。如是如是。

按志稱劉公名璧。雅州舉人。嘉靖間任清白慈仁捐俸修葺壇廟。愛惜民力。後崇祀名宦。

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李元陽

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瀘至滇。涉路三千。歷四十日。澆浙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某既卒業。乃以書復先生曰。存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躓。厄而不憫。人鮮能有之。讀先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吾前矣。夫老則衰者。形也。窮則躓者。勢也。厄則憫者。情也。日形日勢日情。皆物也。遷變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而不能使之衰。窮而不能使之躓。厄而不能使之憫。歷萬變而不變者也。古之聖賢。疏食飲水。夷狄患難。其樂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於詩。其有得於此物乎哉。夫以顛童齒豁之年。憔悴間關。人不堪其苦。猶有忍於迫脅。不使甯處者。是誠何心。而先生之詩。才情之妙。韻勝調雅。昌如軒如。皦如。既不類七十老人語。又不作羈愁可憐之色。此非所謂不衰不躓不憫者乎。士之以文詞自命者。日是可以不朽。某嘗病之。以謂文詞即工。語即有倫。謂之曰不徒作可也。而曰不朽。則未也。蓋不離乎物也。夫所謂不朽者。必在我不朽乎物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躓不憫者。是其物矣。幸有以。

此物失墜久矣惟不朽者在之

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史筆

一路芒寒
色正

大起波瀾
發前人所未發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李元陽

嘉靖四十五年逆賊鳳繼祖陰結諸酋以武定叛大司
馬呂公奉行天討維時材臣奮厲並興副使彭城魏材
楊公以勸戎闡滄提兵從事矢鋒雨集炮聲雷迅百里
之內原草為赤賊乃引去泳江而東眾謂賊既過江莫
從踪跡山險逕遊木密巖傾凶危之機孰不寒心公借
盧公力主窮追深入其阻望影揣情知賊不遠益修戎
器益簡師徒堅壁高壘勢必得賊卒之渠魁授首逆儔
就戮先是姚安土酋高鈞陰與繼祖有約煽動箐夷為
內應楊公察知其情因出彼不意縛詣轅門逆賊此時

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折其右臂失望孤立魄奪魂消此則公之識見起卓炳
於幾先者矣今當凱旋所至數郡胥慶以為凶逆既殄
一道廓清固大司馬窮神覩化通幽洞冥之所致而楊
公之敢勇當先算無遺策尤文人中之所僅見理宜標
表以詔無窮於是大理屬郡文武縉紳之士問詞於余
余曰昔者孔子在衛對其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嘗讀魯論至此掩卷而思曰文武
果二道哉及讀詩至文王之什一則曰伐密二則曰伐
崇夫詩三百皆剏於孔子乃詠歌文王而獨陳其武功
蓋嘗三復之而後得其說矣夫文王之事君子所必具

解得奇創
音節亦古

數視即紀
裁之筆

補筆皆特
筆

神龍掉尾

而兵凶戰危。不得已而後用。故他日於門弟子發之日。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曰懼曰謀。非文明柔順者。其孰能之。其孰能之。夫司馬董之於上。諸公承之於下。凡以安百姓而敷文德也。公等之深入志在得賊。戒士卒毋抄掠。毋輕動。以人和召天和。故我嘗有慶雲之祥。彼塞致隕星之異。豈非文德之明驗與。然驗非偶。然公非襲取。必學之於素。養之於預。而後能也。昔我康惠公以文事武備。名於當代。我魏材公乃其仲子也。況又有難兄難弟。忠義相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古之學者。既習其射御於禮。又習其干戈於樂。然後以之服官。

滇南文集

卷六

序

毛

且猶未必盡適於用。今楊公以文章登高第。筮仕出文。邇其久於文思也。尙矣。一旦用之於武。如駕輕車就熟路。其故曰家學淵源有自。顧不信夫。因書以爲饒歌之引。

格高氣懋。通首以文人中僅見一語樹骨。

文法古奧
慨乎言之
可見此輩
逆狀當日
已滿

平南集序

李元陽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削平夷寇。師旅之間。不乏文雅。或形諸吟咏。或見於品題。諸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功頌德。或勒銘以傳。或鋪敘以贈。各言沾沐麻庇之懷。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爲帙。欲陽一言以弁之。陽旣卒業。乃仰歎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當挺生弭亂之人。以預爲之所。不然。生民之類。糜爛泯滅。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縣。與蠻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犷悍。以戕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鐵索赤石崖。僕刺諸夷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旣而虜男女。要令賄贖。旣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二三十人爲黨。旣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僞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攬。嗚乎。寸剗穿隄。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爲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誓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遂襲鐵索川。斬馘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鹿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

滇南文集

卷六

序

毛

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旣而虜男女。要令賄贖。旣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二三十人爲黨。旣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僞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攬。嗚乎。寸剗穿隄。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爲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誓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遂襲鐵索川。斬馘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鹿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

之春二月東征僕制賊方猖獗而王師忽臨賊眾自相蹂踐元兇百二十人一時授首維時孟夏西賊既甯東寇亦滅雖一二餘孽鼠伏奔走大勢既定餘無能為秦凱而旋萬民歡悅山川草木皆有榮輝豈非天愛斯民挺生忠烈英特之士不先後適當其時以弭禍亂而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耶試思治亂安危雖關乎天運亦係乎人事南中自此不塵朝廷南顧之憂其端在此二三子之輯為是編所以警姑息而勵匪躬其於王道非小補也故不辭而為序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無一字涉戡定禍亂膚詞振臂疾呼得磨盾作書之

樂稱唐注庚識

守備陳君善職序

李元陽

姚安之鐵索箐賓川之赤石崖其間夷賊部落二十餘處長鎗勁弩流劫村屯二百年來為盜益熾殺人孔道之上不避旌麾虜士庶之家迫臨城郭蔓延四出莫之敢攖萬歷改元之冬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鄒公兵備副使新都楊公出其不意提兵深入搆其巢穴斬首以千計賊黨悉平因奏置軍營以鎮之選可以治者得大理衛指揮陳君化鵬陞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漢土官軍哨勇兵夫七百餘人駐守其地起建營盤灰燼之餘瘡痍之後萬山之阻豺狼之區鳴鴉夜鳴魍魅晝嘯壯夫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武職中有此人可為干城之選

掩涕戍卒銷魂殆非人所宜居陳君既至揚旌奮矛盾召麾下而誓之曰吾奉部院兵道之命蒐薙兇孽願與汝等同甘苦同休戚汝不吾從法在不贖士眾皆稽首曰敢不惟命是日下令伐木陶鑿名匠畫址彌月而屏宇完再月而廬舍具方其草創之初蔽木卧石豆雪飡冰乃君躬親撫字寒者給衣饑者與食卹其苦痛若在已身病則醫藥以救之死則棺殮以瘞之士眾感動不督而勤所以力半而功倍也於是陟降原隰相度土宜可田者田可樹者樹均給士卒俾為終焉之計然人情易遷非家室不足固其心捍勞忍苦非身先不足以

感其人乃迎老母。挈妻孥。絕絃綺而事耕鑿。含梁肉而甘藜藿。二旬日內。聲應氣求。箐谷變為閭閻。悲泣變為歌謳。雞犬相聞。市肆漸集。忽聞新命。下以君政備騰。越一時吏士皆失所望。哽咽莫不失聲。吾郡縉紳。恐後來者不知今日劍作之難。欲余鋪敘其事。作序以為贈。余曰。善成者不必善守。善守者不必善終。繼陳君而為備者。果能躡其蹟而不失。斯善守矣。不作聰明以亂舊章。斯善終矣。其書此文於廳壁。以為戒。

題曰善職見武弁中。當稱難能。廳壁間得此。或數十年可保。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李元陽

飲食燕會遊觀之事。君子不廢。然備非地則賞不永。非人則事不盛。非詣則神不和。非規則道不常。備斯道也。而後為旅食之止乎。吾郡佳山水。環城之西。鬱然而聳。翠者點蒼山也。層巒沓嶂。烟雲覆冒。屏列諸峯。凡十有九。而溪澗稱之。騷人墨客之所歷。仙人佛子之所宮。蒼黛而泉。歸翠而石者。百呈之內。無處無之。然躋陟不利。於者宿杖履。或間於風雨。此看山之樓所以作也。作樓者誰。吳夏雲氏父子。因其祖考之貽。而修飾之。以與鄉士大夫同樂者也。樓在郡城中。西窗二十四。掃施捲簾。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垂翠幕。雖近車馬之衢。然非其人。則不得入。故外望者以為仙居焉。初夏雲以詩名。其子懋亦以詩名。父子愛山之興。百倍恒情。每出城至泉石之次。輒浩歌忘返。或暮夜為嚴城所闕。或為風雨所阻。甚至數日不歸。後子懋以為不宜於老人。因告父曰。吾祖之樓。西望蒼山。近在咫尺。枕席之上。無不得山者。何舍近而圖遠乎。夏雲曰。然遂葺之。於是風晨月夕。卿大夫之賢者。相與登覽焉。披窗闥。俯闌檻。鵲冠羽衣。相顧而指曰。某水某溪。吾童子時釣遊地也。某林某阜。某盤某阿。昔之達人。廬之今。或夫其故矣。鶴雲之西。耶壑隱約。庶幾有隱君子乎。

原許
編摩菁萃
純以古文
為時文可

以登唐宋
八大家之
堂而規其
與矣不徒
以序事目
之

東俯汴水慨然歎息思唐喪舟師為六詔所據今吾與
子遭際清時得以禮樂教其子若孫以免於左衽者誰
之力乎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比歲豐熟甯及婦子而
吾與子得以致官於朝歸老於家而有此山之樂者又
誰之力也夫利其惠而不知所自者眾庶也知其幸而
不時其樂者貪夫也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貴及時
也然不思致身於理道不以貽善於子孫樂於身而憂
於心未足訓也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此吾與子之
所宜力者也復有避席而言者曰今日之樂止矣夫勝
以成賞和以表事誰以達志規勉以敦俗今日之樂止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詩

矣然無窮者山也須臾者人之生也彼以其無窮我以
其須臾則悲喜相仍其中燥急雖坐於樽俎之旁逸然
與山不相似見猶未見也噫抑知吾亦有無窮在耶但
未之思耳吳氏大理人夏雲名堯獻仕至墊江令子懋
號高河仕至階州知州

疎爽可喜

原評
通仙矣

起勢挺拔
仍自渾灑
流轉通篇
得力在此

送方伯左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自陽識獅岡陳公而後知天下真有以古道為已任者
大樸鑿而大道隱功利熾而士器卑其來久矣古之人
為儒而文章為吏而政事皆一誠之所為後世歧儒吏
而二之儒之所學有不能盡施於吏吏之所治有不能
盡出於儒遂謂古道不可行於今然耶否耶吾于獅岡
陳公深有所感矣陽四十年前識公於場屋讀其文高
古爾雅而試官不識也實之蓋其志厭流俗文體之卑
直欲追踪古人而不汲汲於一第者此豈可與億億位
位急求人知者比哉既而數歷中外殷然有聲陽聞之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詩

矣即為使為藩參以至右使四秩皆出南中陽又得親
見其行事如申積貯之令嚴保甲之法稽民版而黠戢
定卒伍而役均里供汰其濫民徭去其甚革浮靡以移
風論喪葬以勸孝增哨守而實旅有依慎圖籍而文獻
不墜至於弭盜之術禦防之方莫不精思力救上陳而
下布必求如先王之法務底於有成不苟同俗姑塞目
前而已黎明視事入夜不休或戒其太勞則曰與其委
成於吏孰若躬勤以求自慊乎蓋其心惟恐一夫之失
所如已致焉而一切隨時俯仰取媚求合之事以為深
恥其政簡而敬相而平以扶綱常任名教為本其不可

原評
古藻紛披
發明董江
湘之真意

奪有卓然古遺直之風。所謂儒而吏。吏而儒者也。蓋人知公之為吏。而不知公之為儒。公知已之為儒。而不知已之為吏。何也。正謹明道。儒之事也。不謀利。不計功。吏之事也。故曰。公真能以古道為已任者也。萬曆癸酉。公當述職。其寮友參藩林公。張公。卜公。以陽於公。有一日之舊。知公為深。以書來。命為餞語。陽因述昔所見聞。與嘗所感歎者。序以為贈。

綜論處經術。湛深條件。處愷切詳盡。歷觀先生記序。率皆直起直收。古人之不肯輕離規矩如此。補唐汪庚識

真南文畧

卷六

序

壹

請字下得
有分寸

送思梅顏君序

李元陽

余昔在史館。見公卿中有盛德者。雖不及親炙。然私心竊慕之。時刑部尚書巴陵梅田顏公。以古道自命。不苟時好。私謂其必不為時所容。大年張永嘉進廟議大禮。要畧益稱上意。乃與李福達大獄。凡公卿臺諫郎署異已者。皆引致罪網。滿成削籍。士林一空。梅田公遂去位。識者為之慨息。張以已意進劾。明日論百官。並勒致仕。白宰職而下。罷者數十人。永嘉至天津。獨得遷位。時論頗公前事。不致此。亦不免。蓋深惜也。其為公論所與如此。萬曆間。顏公之孫紹芳。為大羅衛經歷。在諸幕職中。

真南文畧

卷六

序

壹

獨為上官所禮。視州篆。斷獄微賦。皆以平聞。臺院相繼。屢加獎異。官秩雖卑。而聲譽藉藉。余里去大羅二百里。而近風聲入耳。歎曰。尚書之誥。天下共知之。儀型當在子若孫。以今觀思梅。官在風塵中。而其志意風猷。猶帶洞庭雲夢之氣。爾祖之家聲。賢臣之流風。餘韻令人想見。為之擊節。夫位至入座。例有廢官。而梅田公厄於忌者之手。然有孫如思梅之奮身特立。人雖忌之。天實祐之矣。嗚乎。士大夫立身。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吾於梅田有感焉。思梅奉差入京。賓川之縉紳。謂余嘗知尚書。徵一言為其孫贈。余不辭為之操觚。

立竿見影

泰山巖巖

氣象

層層托出
實則虛之
極行文之

榮事

能吏察吏
層層推勘
乃見循吏
之難

此則有漢
代循良之
風
婉語解頤
却是至論

再送郡守丹崖莫公遊職序

李元陽

明制合數州縣為一郡。而建太守握符以統馭之。以上下其考。而州縣一切巨細之事。皆稟命而後張弛之。故太守之於州縣。有師道焉。然得其道者。或寡矣。夫師道云者。非期會簿書之謂也。其身。在而人從之。儼然有頑廉。孺立之風。則效不期而至。是則所謂師也。彼以法度束縛。操切於上。以為鈐轄者。末矣。海康莫公之為榆郡也。可謂得師之道矣。方公之始蒞也。伸冤抑。清囹圄。警墨吏。疏滯案。與教勸學。敦禮樹義。更僕未易數。此可見公之不苟於職矣。然世有能吏。或庶幾焉。未足為庶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師也。若夫下一令而眾聽。悚然竄一字而老吏吐舌。發奸摘伏。如見肺肝。此可見公之無微不燭矣。然世有察吏。或庶幾焉。未足為庶察師也。若夫心存淡泊。故屬職莫敢利於官。志在惠施。故黎元得以保其業。出一令而惟恐病民。發一言而惟求省己。故有識者皆謂公有為己之學。而不可以聲音笑貌觀也。善乎陳伯子之言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也為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今因公之政。觀公之心。故知公之學為己之學也。史曰。太守吏民之本。吏民之從太守。如草之

從風水之從器也。詩曰：靡民孔易，言從上也。大理為郡，州四縣三，聯山阻水，里風各異，剛柔沃瘠，習氣亦殊。撫摩蘇息，莫不以我公之心為心。予故曰：公之道可以為庶寮師也。向使公於道無所得，則貌從背違，百姓有向隅之泣矣。師道云乎？余側聞庶寮之言曰：太守如公，何忍負之？故公未言而人信，未令而人從，雖七十子之服孔子，不是過也。為己之學在是矣。道凝於獨，信孚於人，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萬惡丙子秋七月，公當入覲州邑之長吏，徵予一言為公贈，遂為之操觚。

教令作民父母，太守為庶寮師，中翻二段文筆亦堅。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完

勁不磨 撰唐汪庚識

補此一喻
次氣乃疎

似此已經
難得矣作
者特用以
為楔子
折跌醒
揭出行道
二字不惟
為上下關
鍵且與前
篇師道遙
遙相映
如此方可
以言保赤

迎郡守丹崖莫公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夫三載考績，則必課其績之最與劣，以登名於吏部。謂之績滿，官無大小，莫不然也。若夫列郡太守，古諸侯之位，其考績之典，有非恒職給於供備而已。御史大夫觀其化導，臺使察其讞平，方伯稽其征賦，臬使廉其刑名，學使資其講肄，戎備覈其防警，而守廵一切之政，莫不據之以為措施申避之地。譬之作室，上官畫式，太守則運斤者也。為上官托諸空言，太守見之行事，其為績不可謂不難矣。下而屬州若縣，言不得其平，則有質成民不得其願，則有赴愬上交，猥如下交，紛如自非量足以容，敏足以辨，智足以周，勇足以決，其職有未易稱者。陽齒踰入十家，食數十年，事太守若而人矣。其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能容，能辨，能周，能決，克稱厥職者，非無其人。然謂之吏才可也，謂之行道則未也。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余於此，有以見我莫公之績，有非流俗之所謂績者。公以萬曆乙亥蒞吾郡，今二年矣。其撫吾民也，若慈母之於赤子，先其意於赤子之所不能言，而預為吾民圖之。吾民之困於供億，窮於力役也久矣，自二百年來，俛首承之，以至於殫斃，猶自以為分之當然。父而子，祖而孫，如在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序

筆端犀利
名臣奏疏
所未達
此即所謂
周道以
千百姓之
譽文筆描
寫得曲盡
縱筆如順
風揚帆勒
筆如中流
砥柱
再照應再
陪襯法密
而氣疎
深一層更
高

井中宛轉以死。而不敢望井上之人。一引手焉。何也。以世鮮知德也。夫德者。不忍人之心也。惟公有不忍人之心。故節用愛人。已任其勞。處民以佚。亦莫知其所自。又慮後來之不必然也。乃竭盡心思。曲為立法。俾四州三縣之民。薄歛時使。而公私並濟。官免不均之訟。民免殫力之勞。推斯政也。天下之平。不難矣。余故曰。公之為績。非流俗之所謂績也。夫禮義生於富足。供億力役。不以病民。富足之道也。既富且足。則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猶水赴壑。坂走丸。特易易耳。不量而容。不敏而辨。不智而周。不勇而決。皆根於不忍人之一念云耳。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學

公考績回任。其寮屬縉紳父老兒童。迎公於郭門之外。歡聲洋洋。謂予逸矣。不可無紀。遂述公之行道。以為贈。當得起行道二字。送之迎之人。與文俱不朽矣。
按志稱莫公名天賦。海康進士。萬厯初任。慷慨有為。岳鳳之變。城守戒嚴。人情洶洶。適天賦覲還。調度有方。百姓安堵。陞按察副使。後祀名宦。

滇南文畧卷十八終

滇南文集卷十九目錄

序

明

通志序

禺山癸卯詩序

弁乙未鳴

序貴精集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石屏州舊志序

滇南文集

卷十九

目錄

丹鉛錄序

繩山俚言序

贈儒行科第金德宏徵君序

試田圖籍序

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素吟草自序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南岳草自序

李元陽

李元陽

張合

張合

許鏊

許鏊

塗時相

梁佐

史旌賢

史旌賢

句見捷

閃繼迪

楊向春

楊忠亮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未焚草自序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德鄰篇自序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滇南文集

卷十九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溧州李德輿筠厓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明

序

通志序

李元陽

前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為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一

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鳥。二。因徧置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寶以後。邊無良吏。羣夷忿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隔為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時。能不荒漏者寡矣。矧文獻哉。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英帝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為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為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為雲南志。尚多闕畧。隆慶

六年。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惟時

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使長樂一水陳君。以通志對公

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

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俾覈實以報。潘臬諸大夫。謂

陽齒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焉。頃之。學使蒞郡。得以

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年終為懼。會

大巡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

公。相繼按蒞。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

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粵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

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典。玉海。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二

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章韋崔佐時徐雲虔所為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饟經費。一切成規。攬摭野史。蒐訪耆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犁為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於域民。故以地理為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卽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有思。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祀典在所必

敬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閒析而第之。爲一十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爲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宦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鉅匠。持衡於上。非陽所敢預也。氣淳古而文典賅。筆明暢而意矜慎。脫胎杜氏通典。總敘以出之。函蓋一切。後來志序不能過也。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禺山癸卯詩序

李元陽

癸卯詩者。禺山張子癸卯歲作也。是歲禺山子將謁天官。除拜未入京而返。貽書其友李子曰。仕以行志也。未必得志。詩以言志而志卒信。且吾與其榮而喧也。孰若寂而樂。吾歸太保山。升明詩臺。唱咏嘯歌。畢吾志矣。歲稿子其序之。李子聞張子之返。其廬也。欣欣而喜曰。岸哉。世未有返而不善者也。及讀其詩。颯颯乎渾脫朴雅。有駭駭凌跨劉李之思。乃條然而嘯曰。驚哉。其知返而。不止其廬者哉。夫功利之移人。翫好之喪志。均之爲害。誠知除拜之喧。而不知嗜詩之非寂。猶鶩焉。靡所底止也。文王之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夫人之嗜好。重濁莫如功利。輕清莫如文章。張子旣於重且濁者。覆其畔。援歆美矣。於去是也。何有。若然人見張子返其廬。吾見張子登於岸。

淡夷幽秀。擷子之精。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四

弁乙未鳴

保山張合贊所

嗟乎詩以史冠。史以采頌。詩而弗史。乃言佻式。閑美奚貴焉。老杜之詩之所以貴於今古者。以采鞞而足史焉。爾今言詩者。馬鞭以上皆杜之云。然佻閑是先者。十恒六七。杜云。杜云。言式云乎哉。禹山伯兄。早厭時業。詩以杜志。至今秩踰乎三。然後言式。肖幾而史。亦蒸蒸其邇。云。選出所鳴於乙未者。以示合。合謂其鳴之言之式。固一。而於兄近時所造。其可以為史也。則有大者在焉。是故言傳之賦。可以褒功。二虎之比。可以觀政。孔送之歌。可以懔畜。誰勸之興。可以惕邊。是四為史史之大也。使

滇南文畧

卷九

五

得如古之陳於太師焉。聞於元后焉。不幾乎為滇之風乎。

褒功觀政四語評禹山詩自的確不移足稱二難

序貴精集

張合

夫古忘於言。次言而擇。多則下矣。生今之世。奚能忘言。言不能忘。又多以糞傳。是惑也。昔人言之集者多矣。疇克盡傳。故君子有言必擇。以冀擇之謹。有傳道也。然而耀積者。自采弗良。崇協者。交差弗實。多多擇鮮。此實致之升菴先生。目吾禹山兄。丙戌後所為詩。若文慮其多。而未有實於擇者也。乃為擇為集。命曰貴精。禹山兄欣以受。日子良於擇。雖十去八七。吾奚憾。故君子曰。觀揚子之實於擇。張子之言。而見其明。而直觀張子之欣於受。揚子之擇。而見其悟。而虛。二子之可傳者。夫豈特其所擇之言焉而已。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六

詞達理舉進於道矣

越勢如鷁
鵬扶遙而
上別具大
觀

先論形勝
夾敘往事
為下面克
敵制勝張
本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許 鎡

鎡字國器石屏人嘉靖乙丑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時諫官詹仰庇斃於廷杖人懼權璫莫敢近鎡伏其屍大哭上聞之乃命收葬出為江西副使剛方自持與巡按不合遂致仕歸

靖一方之難以貽四海之安者其千古英雄乎夫天下
一身也一肢偏累則全體不甯受人間外之寄而使羽
書日聞疆場日駭以騷動及於天下是誠有不能一日
安於其心者於是苦心焦思深機曲算激勵將士以誅
鋤兇暴使屈強者避帳席藁面縛頭搶而一時之人莫

滇南文畧

卷元

序

七

不長歌大什心碣口碑以圖丹青而垂彝鼎此一方明
受其賜四海陰享其福之驗也非千古之英雄而能若
是乎則我大中丞劉公其人也今天下論邊患之烈莫
不曰黃砂磧之天驕青海城之本耳是皆舟車之可至
未足為難緬甸者思機憑為狡兔之窟世濟其惡王靖
遠十三年利執以致茅土之錫者也亂山如沸遠箐如
井不水而蟻蝟千鍼不霞而瘴嵐五色不雨而愁霖滴
樹不霄而苦霧常冥今為莽噓哩據之憑山川之險惡
肆土酋之跳梁則有百倍開國之初者矣木邦等五宣
慰千崖等三宣撫孟達等六長官大侯等各府州安撫

先敘布置
號令足見
老成持重

想見此老
胸中有數
萬甲兵
前寫兵謀
如五花八
門變換不
測此寫得
勝如謝元
破敵風聲
鶴唳草木
皆兵

滇南文畧

卷元

序

八

諒山等十三承政今皆屬之誰耶不為莽之腹心則為
莽之爪牙不為莽之菟裘則為莽之甌脫王靖遠亦昭
請數十年所經營以納貢者既已竊據猶自貪殘不已
欲斷金滄之水倒順甯之城以正兵糜大軍於金騰而
以奇兵走石屏取滇海此當犁庭掃穴者也幸劉公下
檄以元江兵控三江口以新臨兵控白虎塘以全省土
官之兵盡成騰永賊聞有備遂不敢越封疆尺寸地而
侵黔地毫末之利然其相持竟未退也諸將受擣久居
思欲一擊公下令以今日之事可養銳不可爭鋒可用
智不可鬪勇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勿求僥倖務在萬全

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時人心或以將畧非公所長
而公力請忠勇慣戰之將遴選壯毅有謀之士多捐金
帛廣布間諜相猜忌者我得因而攜二幕中國者我得
因而招徠一年之間賊氣之銳者挫聚者散代者未來
來者或遁公曰可以戰矣是以一戰而取罕虔再戰而
獲岳鳳三戰而誅莽朝禮四戰而緬甸之老營盡退兵
矣邊圍底定宿寇蕩平威儀復見於漢官永洗甲兵於
不用矣於戲赤幟已拔趙乃知捐棄背水之拙雪夜已
擒吳乃知不取狼山之迂向使公前不少需以待其衰
則地將無民後不決戰以乘其敝則民將無地其守而

反覆贊歎
無限景仰
神情亦文
腫之後勁

敵不知所攻。攻而敵不知所守。公真老於籌畫而為千古之英雄將歟。持革司木薦之兵。食肩挑臂負之運。以征窮邊絕徼之地。取捷猶尚如是。脫以戰艦萬艘。突車千乘。附之燕然瀚海之勒。何足道哉。論公功者。不知當靖遠昭靖。誰某閒也。公蜀之重慶人。父祖兄弟名滿天下。天下論衣冠之盛。若秦公之賓客。蹶踏。老泉之家庭。師友。莫有出公家之右者。而忠孝則其衣鉢也。祇今淮蔡功成。裴公應登輔弼。西賊膽破。韓公應入平章。吾不知滇人思公而尸祝當何時已也。石屏士民感公再造。尤甚。欲余以言達意。余明農以來。文字荒落。姑述其大概如左。

滇南文畧

卷元

序

九

浩瀚疏古自是昆湖一派

按緬會莽瑞體於萬歷四年冬。即結諸蠻為亂。岳鳳乘閒襲于崖降緬。至十一年。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討。用劉綎。鄧子龍。大破緬師。擒岳鳳。十三年。平羅雄斬繼榮。大臣任封疆事。如世曾者可謂賢於長城矣。乃終以無知之蘇鄴覆覈。劉天俸。旨功致削籍。同天俸。李材。均含沉寃。惜哉。

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許鏞

世宗在宥之四十三年。某叨鄉薦。上春官。道經羅雄州。見竄夷載道。冤聲震野。訊之曰。羅雄土官者。濬。被其子繼容所囚。凡濬之左右用事。悉加芟艾。州民驚疑。奔命四出。失其產業。不得不呼天號泣也。某扼腕曰。天子神聖。奸無巨而不誅。繼容敢爾耶。兵在其頸矣。已而抵京。寂無有發其事者。後二年。穆宗即位。又後六年。今上即位。新政兩番。人心稱快。亦無有一人談及繼容之逆。余歸。賦畝。又經一紀。常喟然曰。何元惡大懲。得漏網於清明之時。至此。昨歲客至林下。報曰。繼容就戮矣。某曰。孝

滇南文畧

卷元

序

十

道之大。資之可以事君。充之可以保四海。絜之可以平天下。固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也。者氏大悼。不容于世宜矣。然何以遽戮此防風也。蓋繼容猖亂以來。更撫臺者七。更察臺者十有二。更藩臬守巡者百有二十。畧無一人上片紙之奏。請一旅之師。以聲其罪。誅其人。明天討而正王法者。豈無說於其間也。惟以羅雄疆土。適入滇咽喉之樞。而繼容篡據。已負隅莫撓之。虎萬一舉事。不捷。全滇不復為國家有矣。故甯悔不為。不悔不止。不然。曾征元江矣。罪人未必得。而徐布政已殞於賊鋒。曾討武定矣。渠魁尚未除。而張僉憲先碎於

寇手曾屯十萬於阿尼山矣。小寇猶安處而楊都司已
難經於輜重之失。鄒司馬亦鳩彈於陷沒之多。是皆地
阻偏僻尚不能成運手掉足之績。而況敵守要害。亦何
望收扼吭拊背之功哉。若我劉公風雨在其呼吸。宇宙
在其掌握。甯肯休兵以招兵。而厭亂以養亂也乎。推其
心。故欲揚繼容弑逆之罪。昭示天下。然後整兵滅之。以
朝食而後可也。獨念繼容二十五年之遺寇。內恃其固
外恃其援。除之無漸。則內應外救。表裏受敵。故日夜壁
畫。絕口不道羅雄一字。而整搦兵馬。專意西征。雖繼容
跋扈亦容忍以益其疾。及驛賊莽而使之去。則去牽岳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七

南人昔稱諸葛天威。其斯之類也。與蓋繼容之惡。浮於
三苗。世宗末年。帝堯倦勤之時也。穆宗六殫。大舜舞干
之候也。今上十四年。則大禹徂征之日。而我公適頌伯
夷分北三苗之命矣。雖功成名高。而每一發兵。髮鬚為
白。識良工之苦心者。誰與噫。此為東征記也。補之以續
西征之序。

白塘觀察集中惟駢體最佳。公之古文亦有淘洗未
淨處。大概性之所近也。然而氣息深厚矣。

石屏州舊志序

塗時相

郡邑有志。由來舊矣。稽往跡而信將來。備觀省而昭鑒。戒其關於地方風教者。非淺。屏故無志。何明興高皇帝。光撫宏圖。嘗面諭儒臣。纂修大明一統志矣。於時武功。競耀而文德未敷。屏尚淪於異域。其無志也。宜肅皇帝。中興不緒。亦嘗詔執事重修寰宇通志矣。於時議出廟。堂而括於省府。屏又僻在遐陬。其無志也。亦宜。迨至今。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罔不家絃誦而戶詩書。卽以屏之人文風物。較之往昔。奚啻關義黃。勿穆之氣。而登唐虞亨通之會也。是宜有志。而顧無之。則以居是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圭

邦者。或執掌於簿書。而不暇。及或相視爲固常。而不致。意其取慨於識者。不巳久哉。泰和蕭侯之來守吾屏也。歲當登阜。民用康和。深惟志乘之未修。大懼文獻之不足。爰開館局。廣集儒英。首取裁乎國典。次考據於府乘。或搜斷簡。或採殘碑。或品題於父老。或潤色於風謠。遂合衆善。編彙成書。始圖說。終藝文。而中爲官師。爲選舉。爲沿革。爲星野。爲疆域。爲節孝。爲營繕。爲戶口。爲賦役。爲哨守。凡一十三卷。亦可謂採極顯微。索周鉅細者矣。書成。侯出以示余。將付剞劂。余受而卒業。不覺興歎曰。盛哉。侯之斯舉也。久缺之典。成於一時。不刊之書。創自

一人。斯其爲志也。豈徒托諸空言哉。志圖說。則必思保。境安民。以培一方之風氣。志官師。則必思立綱陳紀。以。樹三事之芳規。志選舉。則必造士育賢。俾人文之振起。志賦役。則必輕徭薄斂。圖家室於父安。志沿革。則必斟。酌人情土俗。而變通以宜。民志節孝。則必崇重倫理。綱。常而維風。以善俗。星野有志。而歷象授時者。其敢忽諸。營繕有志。而率作興事者。罔或逸矣。戶口有志。哨守有。志。而休養生息。設險除戎。所在多功。時一陟萊玉。而泛。異龍。則必感武侯之遺烈。懷木束之故墟。徘徊而不忍。去。所爲登高作賦。臨流賦詩者。烏能自己也。而藝文爲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齒

益麗矣。卽余從諸大夫後。亦藉以景先民之程範。立後。進之楷模。竊附於不朽。侯之功。焉可泯也。敬用書此於。簡端。

筆力情矯。後半總承。關於風教。縷切言之。氣亦樸茂。

丹鉛總錄序

梁佐

佐太和人字應台嘉靖丁未進士官參議

頗似子書
中語

學力天賦
一篇骨子

古之君子宏搜徧挹達觀拓於無垠研蹟綜微睿炳極於無內故其學浩邈而不苑宥密而能疏始於博終於約融會貫通斯足以立言翊道為貴耳賤目者一滌矇曠此固有待於學力之精專而尤有賴於天賦之獨粹否則貴五車十乘之富者博之未周而或限於知宗去註離經之玄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師升庵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奇氣復益以家學正傳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不凡其所業一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五

確是升庵
身分
四語亦寫
得恰切

目可為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館聞見溢而考索真人莫能窺其際信兼學力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自流寓吾滇好學無厭著書自怡托江湖之逸思喻巖廊之宿忠翕功業之耿輝繼微言之絕響暇日著丹鉛餘錄摘錄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碧之關樞衣於高曉圃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廼盡出丹鉛三錄四錄別錄附錄閏錄諸稿授之佐噫先生是錄豈輕授哉亦豈易見哉授之於佐固有深意而見之於世若待厥期一披閱之間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

烘托處亦
言有大而
非升庵孰
克當此

從天賦學
力翻進兩
層筆力警

快

著作之富
實為有明
一代所無

言以及於鳥獸草木之類細盡乎變矣其中為先生所

闡明者又象緯諸編所未載山水經誌所未採子史說文禮樂遺經所未具博雅志士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而考據悉備引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羣疑固非鑿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是何其博且精哉譬諸星海浚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滄壑溪澗紆迴萬折汪洋不涸隨其所足皆可適於海非大而有本若是乎蓋先生所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末

者不疑是錄其可以無傳乎佐乃刪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之曰總錄捐俸以梓時上杭尹趙子一重夙慕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傳於海內奚直為丹縵之校勘鉛槧之爭麗哉先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轉注古音畧古音餘篆韻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談苑醒醐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四書表傳風雅逸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錄古文韻語五言律祖唐絕爭奇赤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魚圖贊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於世佐因存其名以俟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錄並傳可也

以升庵先生之天賦而不廢學力則學者自勉宜何如然升庵非窮愁亦烏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哉

原評
突兀爭奇

原評
真奇氣

原評
奇文得此
寫生光焰
不減仍落
到遊上便
有結構

刻骨透髓
測心恍目

繩山俚言序

雲南 史旌賢 題

余入巖穴深矣。蜀李生訪我於叢桂之園。夫千里命駕者何如人哉。寥寥千古。是為難耳。問出所論。著乞余言。弁之。生血汗才一顧。而價倍再顧。而羣空。在驪黃牝牡之外。於余言何有。憶余辛巳出宰中川。生籍籍以文章鳴試。輒高等。已又以古文辭鳴。會戊戌。余復以分藩至。稱子若壻。經師。生咄咄負奇氣。每抵掌劉蕢之。不遇未嘗不獻歛罷酒。然生髮漸短。而心益長。好古不厭。喟然曰。吾何以一第為。毋忘吾所論著可矣。夫屈平廢而騷成。孟襄陽死而詩作。豈異人任哉。益發憤下帳。上下千

百年時時從搢紳先生遊。或盤龍揮灑。或倚馬應酬。其文俱在。若山陰雪夜。沁人肌骨。望之冷然。又若驅車大行。歷險角奇。而載不摧。令人神王。且遊道廣。自今猶步。韞也。蜀去余洱。四千里而遙。生髮亦鬢髮短矣。游何壯乎。即不必楚其聲為。騷而五言。偏長襄陽。生何遜焉。夫士居恒。攬纓自許。率虛矯。踞弛。高談漢魏。求當於古之人。又論著不已。出率好彈射。以為亡奇。否則見謂臨模耳。乃伸紙濡毫。輒口噤目眩。不識漢魏為何語。若耕牧豎。然惡在其為上也。生即不得志於時。而咄咄負奇氣。且遊道廣。自今猶韞步。未見其止也。余津津日望之矣。

千里求正其奇氣可驗文亦曲繪其生平偏強如見
以遊道為運掉更覺周密 神州歐陽道源記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九

作者工於
發端

此種身分
談何容易

遊人於倫
何獨遺林
和靖

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史旌賢

以余觀於士之品紛如也未有卓然各求其志庶幾於
不辱之誼者金君德宏為士垂四十年以孝友聞一旦
罷庠序之遊用建儲恩例之冠裳顯矣其言曰士修之
家而獻之廷得失何常惟有聞於後者稱焉夫一時軒
冕若浮雲掣電然奈何輒以品士也有是乎徵君之善
求志也乃今之得志於時者何哉結駟連鑣旗鼓在御
沾沾為里開光寵顧稍失大吏歡無不督過以為磨礪
我不則三禩及之而退又與時浮沉無所表見是兩失
之也孰與為德於鄉若尼父之慨於隱居求志者使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九

流風餘韻千載如一日於不辱之誼為庶幾耳必規規
焉結駟連鑣而後可乎內何時可為乎試觀伊之耕焉
而隱傳之築焉而隱尚父之釣焉而隱其出也卒成格
帝之勳輝映千古此物此志是兩得之者也不然為周
彥倫之移文殷深源之書空所謂兩失之者也徵君曰
吾言吾志而已何至進退無據以貽移文書空之謂為
也有先人負郭之田以供饘粥將為龐鹿門之躬耕乎
不則吾已饒山水誰得障吾遊者將為孟襄陽之自適
乎否則北窗一枕東籬一觴將為陶彭澤之逍遙乎孰
與今之得志者始乎震懼而卒以消阻也史子憮然久

之有是哉。徵君之求志也。夫隱如龐。以耕以食。守確矣。隱如孟。以遊以遊。神暢矣。隱如陶。以觴以咏。節完矣。天定矣。斯非不辱之志耶。余嘗遊宇內。足迹遍十之七。所云失大吏歡。卽無不督過。退無所表見者。孰如余。余愧愧而幸。徵君能求志。庶幾於不辱之誼。何可謂無聞於後也。乃從孝廉諸君之請。而爲之言。

篇法嚴謹。筆力矯健。酷摹龍門。原評

亦是一篇。架空文字。難得筆峭折生動。可繼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之作。

試田圖籍序

包見捷

見捷字汝鈍。建水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幼穎異。八歲能爲七言詩。選庶常。爲焦竑董其昌所推重。改禮戶兩科給事中。時遣中貴分出採金權稅。每中旨出輒力諫。章凡十餘。上有云。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民民間搥擊入山者。十二載。虎兇出柙者。半天下。詞意激切。上震怒。謫貴州布政司都事。癸丑召入爲戶部主事。遷尙書。尋晉大僕寺卿。公熟於憲典。公卿輒就諮訪。多所匡

濟出爲江西巡撫。戢宗人練軍。實甄流品。晉少宰。之明年病卒。贈工部尙書。賜祭。葬。

萬曆戊午。滇閩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聞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其二。池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懷。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龐。其事亂。故聖王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方策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奢。廩費。哀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

千古治道
要言不僅
有造於滇

一精神味
衛承

圖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叙不佞不佞竊歎公
澄清萬里功績卓燥非一而此舉之大造於滇人士
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微聖朝道
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羣制科之額視昔浸加乃士
子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鳴薦目之為捷
凌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彙征於泰茅皆作于公之醪
續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
為造士愛人為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
乃滇人士宜何如祈禱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
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瞻釋以勉士之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重

動欲難進靜欲及時為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
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穫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
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一第
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為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
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
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為
石田庶不負公矣

養士為造士愛人為知人潘公能持大體以人事君
文之雅雋足以傳之

刻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保山 閃繼迪 廣山

儒之見嗤於世者章句耳英特之士屬厭聾聾汗湯百
家詎不亦脫俗自命迺高者潤辭賦卑者資口耳嘗試
撮其進止周折質之朝誦而夕維者一切不合也斯其
去聾聾作先合者幾何而傲言自命為由是聲施國家
察情事者翹然表樹率功見言信遇褒衣博帶無當名
實之輩甚或反刺豈儒者非耶其所為儒非耳當年累
世之詰弗見謂欺我矣弘山先生無書不讀其由詞苑
諫垣而起官坊也每不樂就冥鴻高引甯惟是讀書深
山迺官諫垣時慷慨言天下事首以端本立極獻天子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重

而阻交師正歷元薦拔善類抑何不遺餘力也而屈卿
即貧無負郭顧絕迹公府弗受餽遺及採石病民又趨
當路疏止之如郡名議正黜僭號也金江議開防叛微
也此其出處之際何如嗟乎僅僅蠹魚窮歲抱囊贖
自喜乎哉予生也晚未獲從先生遊然聞諸里中前輩
又與先生之孫遂初氏同舉于鄉更悉先生蓋屛敬守
靜博物有道之士身心性命立其大者安必長守其官
為功見言信哉語錄具在千百什一耳海內鉅公往往
見索遂初氏謀梓之書來屬予弁其端予章句晚進何
能知先生顧頃襄老慈事力劇世俗誦修供設諸惡狀

壹遵儒禮以自範。感先生先得我心。幸莫大焉。雖然先生秉禮喻俗而俗化。予以禮自勉而俗齟齬。澆德涼何辭于先生。第特闢先生之道以告來者。

弘山之學從內邊做出。外邊去。廣山之文從外面說到裏面來。

淇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向春

向春號野庵。雲南縣人。初爲諸生。習舉子業。久之棄去。隱深山中。究邵子先天之學。歷數十年。盡悟其秘。遂能前知後。適遊名勝。遇名人授以易學。歸著皇極經世心易發微格物篇等書。

運闡關以成元會。運世而巳者。理與數而已。是故數由理生。理由數著也。未形之初。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理者太虛之實義。而數者太虛之定分也。故河圖兆祥。伏羲因之而畫卦。孔子因之而作大衍。皆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發明河

淇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圖之數也。自孔子沒後之言數者。流於術而大義晦矣。至宋邵康節得李挺之之傳。著爲皇極經世書。其命象自爲一家形於道。卽太極動靜之機。著於文。卽伏羲奇偶之畫。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也。夫無之生有者。無極而太極也。有之生無者。動極而靜也。或有或無。天道之妙。一動一靜。太極之根。往來相資。屈伸相感。資其器。遂成天下之文。感其變。遂定天下之象。故在天則有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以成其象。在地則有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有性情形體。色聲臭味也。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巳。焉是故以元經會以世經。運大

非術家所能道

確指下手正大誠無不明如是如是

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無不該貫。蓋得伏羲畫前之易而發孔子之所未發者。要其本旨則皆原於易也。夫易一也。易之一。即道之中也。中者。人之心也。故曰。天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所以為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正其心平其氣。無私於心。無反於義。義理融會其道。中正。即物窮理而盡性。知天之學。亦在其中矣。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即太極之動靜也。不動不靜不生不死。是道之一也。是以大衍之數。一變而為七。七七四十九也。七變而為九。九九八十一也。數既極於九。又復於一。人既生又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復於死。明其理。知其數。則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而萬物之得失。人事之休咎。皆可得而前知矣。此皇極之所由作。貫理數而一之者。也有志於數學者。不可不求其理。有志於理者。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靜何以哉。走自受讀以來。徒析其文。茫無所獲。靜養之久。一旦豁然。而前知之道。得其肯綮。觀象玩占。罔不應驗。酒敢折中微詞。多述舊聞。以理為經。以易為緯。輯為六卷。名曰心易發微。凡造化之原。陰陽之妙。與夫卦氣之盛衰。聲音之倡和。體用之變遷。策軌之斷例。靡不備焉。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如詣其極。則亦一而已。

矣。是書也。雖於邵子之心無補。而初學之士。亦可得而指意之大畧。為觀物之梯航也。故不敢自私錄之。以求正於有道者。

書名載明史藝文志。當勝國時。是書凡三刻。兵憲棠山任公刻之。大理主政蔡陽李公刻之。中書科太守衡陽鄧公刻於武定。詳鄧公序。此時滇中僅有抄本。蓋保山學博張鏡齋所藏也。鏡齋與野巖先生同里。亦好學篤行。士云。葛澹淵之泰律。楊野巖之易數。固吾滇兩異人。不可朽也。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敘四先生
極老潔

此段側注
東方五柳

文局變換

此段又接
引數作家
拍合吟草
亦是章法
疎密相間
處
何等襟抱
千古以上
惟真太傳
杜工部蘇
長公能然

素吟草自序

楊忠亮

古今饒有吟者。元放超絕。無如漆園叟。彼從崑崙頂上。下闕縱橫諸家。如蛙爭如蟻戰。惜當時未有解也。東方身倩能詠諧吟。使漢武亦嗔亦笑。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陶元亮性恬而決。詩澹而遠。遇酒便飲。輒醉於王江州。若相識。若不相識。最癡最高。康節先生。月窟天根。靡不研入。皇極經世一書。內聖外王。渾然具備。安樂窩中。陶陶自老。周孔以下。何可及也。余髫年喜讀南華。覺眼界空幻。見羶逐者。小有得。自矜許者。則狹而睨之。然性愚直。不喜詭遇。慨世態反覆。以白為黑。變蒼為黃。

卷九

序

堯

不自含婉。而抱孤憤以直之。以此齟齬於時。東方五柳。余甚愧焉。生平好異書。論詩論文。最厭平俗。昌黎以三諸作者。爽心豁目。非其所願。謂少陵可學。而至惟太白。儂才絕世。亘古無兩。及長吉飛卿。此等意格。宇宙間却不可少。是徒以管窺豹。而莫能以象罔得之也。性善飲。脫畧世事。逢人緩急。死生之際。捐棄前惡。不容施與。天下士多知余者。然簿書刑名。非余志也。若夫軍國之利害。機宜廟堂之謀。謨舉動。聞則憂。憂則慮。一得之愚。於國事未必無補。惜乎祇自知之也。嚮遊閬川。絕不道集字。謫楚攝蒲圻。逢督學魏公。稍出數語。夫吟而棄者可

雖染吟
筆意安雅

收拾甚夥
心細如髮

一語勝人
十百
收得甚精

也吟以抒其素也。頓忘其為空質也。素而吟者。又何也。行素而無不自得也。未敢作願外想也。自漢未迄今。人清牛馬。世眼青白。備經嘗過。境雖踟如。我自坦如。境雖蕭如。我自澹如。似於逍遙之旨。安樂之趣。微有解也。古之偉人。乘風雲。際日月。勛業在匡襄。世運何曾以文章表見。亦有隱居草澤。伏在下位。或有其具。而不得其時。於是漁之詠歌。宜為議論。彼以為世道雖不藉此人。亦見天地不虛生此人。爾此漆園康節諸叟。與禹臯稷契諸公。更千萬年。爭光於宇宙者也。惜乎余之有志而未逮也。

淮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天地不虛生。可想見蓋卿學識之所養矣。文之絕類。靖節堯夫。不惟形似也。眉公四先生贊。則鴟夷子。魯仲連。留侯。鄴侯也。陳之四先生。出處分明。豪傑而神仙者也。楊之四先生。襟懷浩落。神仙而家傑者也。竊疑一字評莊曠也。陶適也。邵豪也。至東方之矯已見於畫像。贊不可謂非西漢第一流人物。置之滑稽。毋乃過乎。先生曰。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真卓論與。

每讀此文。一過恍如醍醐灌頂。另有一番境界。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毛公名堪 吳縣人 王元翰

安邊徽所以安朝廷。譬之肢體無疝癘之患。則心腹享
安和之福矣。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雄職。蓋舉安民
全柄。挈而付之。然安之之法。亦惟是察吏治為要耳。蓋
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舍是即雄矣。而民
弗安。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遠。法紀之疎。道塗之阻。以故
有司者經其塗。狎其法。迂其天。非天性堅定。間亦墮其
破濯。吾觀它省直指使。若漶若漶。若屯若茶。焉循流撫
摘吏之墨者。巧者縱彌縫於此。必暴露於彼。民之蠢者
猾者。或脫網於此。終并法於彼。計三年所按。凡吏若震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而疎焉者。惟一惠文之斧而已矣。惠文而可借徑。關捷
誰復摧其鋒。而議其後乎。故他省直指巧者。墨者。不數
月不期年。竟敗。滇則不必敗。即敗亦飽欲而倦飛時耳。
而上焉復以是非之謬。佐低昂之偏。於是乎干和而雨
賜。蓋天於是乎召怨。而盜賊載路。滇之為滇。譬則五石
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苦哉遠民。庸有安日也。且次
毛公以三吳望族。初試吉郡。為名司李。學術醇正。意氣
軒遠。識者業規其為公輔器。屬差竣。上加意遠方。拔公
於籍。公從田間。捧檄。歷險到滇。講求民瘼。務得痛苦而
撫摩之。又目擊滇兵燹之餘。驚魂未定。殘喘初平。與小

寫明季光
景十分確

大吏約捐滌頰。文掃除浮費。茹淡甘苦。一意以安吾民。
大約寬於民而嚴於吏。晉拙直而黜巧。枉擄貪墨而拔
廉靜。去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幣。禁淫詞。葺輿
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大小吏。奉公不言之隱。睹公
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澡心。戢志。大
以束小小。以束躬。澹澤津津。噓枯潤槁。滇民之元氣復
生。機。孰匪公之陰植。而明賜哉。甲寅秋。公及瓜。將代
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為贈。余惟公之粹品。如
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雨露人人。口之。茲行也。必將
有飛章舉刺。寄耳目於至公。至正之流。採月日於曹好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曹惡之外。某某潔直揚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
上官。而民飲實惠。必奪之羣。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榮。
若飲上池。洞垣燭臙。此又人人誦之服之。雖然。有進焉
者。方今主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繫之舟。朝端角為
訟場。如颶母四面。而罔知從。門戶堅於戩壘。如野葛橫
生。而眾為勝。此其可慮。更有什伯於滇者。夫在邊徼。則
邊徼安。在朝廷。則朝廷安。釋擔於外。而秉衡於內。公得
無意乎。
滿腔子皆愛君愛民之隱。故隨觸而發。俱見赤膽也。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王元翰

士有孤芳獨妍之行。其立意深厚。必不忍眾之為穢為
媮也。乃品貴知希。而世多按劍。於是不得不軼類以為
芳。遺羣以為妍。殆非芳妍之心矣。孔子曰。幽蘭生於
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吁。蘭之品重矣。吾以為若蘭者。
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歟。吾友賓吾先生。
為滇之廣西郡人。兄弟俱著名諸生中。出論浙西建德。
有聲。擢正甯甯士紳于其行也。語以送之。正甯甫期再
擢。澂江授甯士紳難別。君有如建德。以予知已。丐數言
以重其行。噫。縱不丐。余何忍辭。賓吾性倜儻。軀幹魁梧。

滇南文畧

卷元

序

接人以禮。遇事敢言。真心直氣。拳拳以廉恥訓迪諸生。
其自繩以繩人大率如此。先是甯庠士習。素號醇謹。當
士流并設。士之不自振拔者。不無倒施。雖醇謹之過。亦
積習使然。而振鐸是庠者。以途窮自畫。每身先奔謁。不
顧為有識者。擲掄賓吾曰。古人尚不可以腐鼠相嚇。此
乃以聚溷相嘗耶。吾矚吾官何官也。此而隱忍。卽累秩
至中書二十四考。其辱也不既多乎。而且却遣改刺。條
禁諸生之奔趨者。輕則飭辱。重則申聞督學。樊使君手
其詳文。以氣節推重。勤之貞。珥用廣風勵。於是諸生恥
心觸發。而士風為之一變。假令司教者得人。皆賓吾豈

不可培風俗作人才。備國家緩急之用哉。予不佞交賓
吾在二十年前。里居復見此舉。又在二十年後。中間升
沉折拗。不改心易貌。如百鍊金。彼分甘助貧。給刻書。奉
特其小小者已。夫人受天地之正。以生。浩然之氣。附以
流行。至變理之正。入於邪。久之。反以邪而為正。不肖者
竟詆歸正為生事。甚且浸以蜚語。中以奇禍。以今賓吾
所為。通國快之。而其中有弗快之者。樊使君是之。而使
君以外。有弗是之者。吾知其不免久矣。士君子一日肩
風化之任。惟為吾之所當為。他何知焉。聞賓吾且決意
遷山。視雞肋如敝屣矣。入芝蘭室。與之俱化者。曾幾何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語

人而蘭之。當戶必羣起。而鏟鋤之。我固曰。蘭具孤芳獨
妍之德。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感慨係之
矣。嗟夫。賓吾其抱芳妍而徜徉乎。蘆源翠屏之間。奚不
足者。
不養得恥心出。如何能有真是非。士習之弊。其害遂
關於氣運。是在持風化者之先知恥也。

南岳草白序

王元翰

衡山于諸岳稱獨行而表南服。在昔黃帝箋奏天帝以
 潛霍為其副。以盧阜為其使。而禹王之刊隨也。嘗登岳
 顛祭之感蒼水使降。授以金簡玉牒。禹勒碑告成。事蕞
 之响。嘖峰則平。成之功。岳實與有力。于是岳靈滿天壤。
 間然僻峙湖南。去中原甚遠。士大夫輪蹄之至者。蓋亦
 寡焉。予生有山水之嗜。醉心于七十二峰久矣。懸冠後
 遂得浪遊。乃偕一二方外友。渡長江。泛洞庭。浮清湘。而
 盤桓于岳者。十有五日。得詩數十首。皆據其所歷。而書
 其所見。余非能詩者也。域中五岳。予遊其四。惟北恒未
 著脚焉。昔人謂五岳遊四甚愧之。則予之謂也。好遊如
 子。終不令北恒笑我矣。而余非能詩者也。
 典奧矣。而氣則逸思奇矣。而筆則曲如讀太史公論
 贊真尺幅中氣象萬千也。

卷十九

序

三

未焚草自序

王元翰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懼章君過也。余中年始第。叨史
 館。收諫垣。伏邸候命者二年。餘於國勢之肯蹶。畏途之
 伏機。與幻師之絲索。有所窺破。而亦有所奇。中時同官
 者數人。志同道合。偶一聚會。談及時事。往往獨出。雜呈
 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歔歔泣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
 子後。持筆侍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顏之懇。為覆篇。剪
 翼之力。如食者病。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今上垂衣
 四十年。局面亦多變矣。二十年前。上廟精。下任事。廟
 堂舉動。上下分受之。二十年以後。上深居靜攝。不示臣

滇南文集

卷十九

序

三

下以顏色就中。瑕弊莫可究詰。以故上深於無原。不能
 不默有所向。而默向則授奸以梯。上藏於無形。不容不
 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張奸以隙。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
 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己之計。而
 又自逃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勤攻主闕。開
 縱奸罔。讀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豁壑此杜欽谷永輩
 所為。臣子顧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己
 酉春。讒言疊至。遂挂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見之。
 因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袖間。而
 笥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偶檢

所遺得若干首夫寬於主德嚴於政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効愚卽以此興謗則茲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可以規明季治體筆亦廉悍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王元翰

李公懷劬攝守吾甯未期也當事考才公題守馬龍甯之士民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日師宗實僻于甯馬龍又不劇于甯何奪甯而畀之馬龍哉蓋馬龍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復視甯棘焉此當事緩急輕重布之意諸紳士于其行也問言于余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柢世儒不知經中有字仕祇梯榮自仕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仕非其學非而所以仕學非也心術未真則學術不正而流害滋大夫君子當讀書時見良吏有不慕焉者乎見酷吏有不憤焉者乎此一念好

惡幾希不容昧蓋千聖學脈而百王治本也及夫釋躋登仕方圓蒼赤眯目焉東西南北異位焉則境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卑者染之爲垢澗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簡點二三良吏時苗爲富春令乘一特之官其去任也驅特留犢爲在官所生不使俱去劉寵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出泣別因贈以錢寵重違叟意人每選一大錢受之竊歎寵固非染而苗之所爲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艷稱漢室史謂何武爲吏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議排巨奸抑莽爲大司馬以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

詞嚴義正。又置身家利害于度外矣。是故牧民者與其
 為苗為寵。毋甯為武。何者。為苗寵易。為武難也。河之發
 星宿經崑崙也。澄然清也。泓然平也。及其過沙漠。陝汴
 則清之而渾矣。下龍門。闢呂梁。則激之而鳴矣。豈河之
 源未清。而性未平哉。惟返其所以澄然泓然者。而赫赫
 名根。刮削都盡。裕國潤民。取之而足矣。甯為州。編甲不
 過三里。而賦繁于全滇。逃徙強半。公委守斯。十撫凋疲
 若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譬解而出。未嘗指稽蹟。而
 臆罰錢。未嘗借催科。而快桁楊。和平之氣。薰人于聲音
 笑貌之外。以故民之喜者。親悍者。釋。最稱政平。至役關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堯

宮墻則毅然必舉。弗踵前人之誘。而遺后人之難。此子
 見其任事之一班也。公嘗語人曰。不佞拙。誤處不敢掩。
 若立心為不善。不曾帶此心腸。面孔來。噫。僕閱人多矣。
 于公信之矣。今甯之叟童。惶惶眷眷。不忍公去。尤願得
 似公者。以繼公之後。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
 實守。可知。故繇前而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繁不同。而
 官同。官虛實不同。而政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繇后而
 進于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邊腹不同。而官同。官層累
 不同。而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所根柢者。然耳。
 其以是為贈何如。

直以廉和以柔亦唯以殺矣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王元翰

滇去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規避。以去。卽有志在四方。叱王陽之馭著。見道里之險。避盜賊之充。截室家之牽累。與法網之疎濶。亦多舉初心而少變之。蓋地之能轉移人也。如是吏治不興。民生不暢。職此之故。而挺戈晝禦者。百十爲羣。所在見告。邇厥所繇。匪盡操戈者之罪也。古今之滇一耳。昔爲甯宇。今爲覆巢。昔爲樂土。今爲畏邦。固月異而歲殊矣。其底止將何似耶。維揚李公達生。少卽隆隆。有大名。不儕齊俗。以魏科謁選。得巨津守。巨津無可守也。臺司賢之。委署黑井。

滇南文集

卷九

序

四

井滋酸弊。而甯猶相習。嘗所司往往甜其口。而哽其吭。致延折課額。公受事數月。杜絕一切餽例。而平其權。鍾得徵解如期。且曰。吾不遠萬里爲牧民也。奈何久處此脂潤。力辭之。會江川令缺。復委視篆務。至則濱湖一邑。寥落衝罷。公曰。治小則吾才溢於治之外。苟利民矣。安在必於用大。於是綜理辦章。一意以靜民息訟爲主。而輯流離。清驛政。剪抑豪強。猛疾徐從。實心實事。中斟酌。布之而神明敏捷。決訟如流。政暇則又取茂才之有志向者。閱會命題。親爲點竄。其文差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日惟費雲星湖一勺水耳。以故兩年來。民

此一段皆從前半聰來。刺伏筆出。

心愛戴。士習彬彬。不佞曾三接公顏色。貌癯聰。身不勝衣。其淵然。抑然。淡然。枝葉斬然而光。韻自不可鬱遏。竊私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無異詢之隣封之父老。無異夫學者。讀書致用。患不真耳。真則靡所不真。豈山川道里。家室諸境地所能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乎。洽人人。浮視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咨公聽。而侈公才德。其將有所重畀于公乎。若曰。重聽奪聽。是惡審聰之不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知不足于耳目。與不足于心志者。其所關于世道之輕重巨細也者。孰若。

滇南文集

卷九

序

四

惟李公之性情。真是以吏治真。惟聚洲先生之性情。真是以筆墨真。而寫得出李公之真性情。真吏治也。

德鄰篇自序

王元翰

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
先生見道
矣

己酉春子遭言未閱月拜疏出青門自歎任事之拙與
涉世之難入山惟恐不深耳無幾何南北諸君交章引
手或特疏或單疏或酬疏或索疏或數人而一疏或一
人而數疏此亦從來被言者之異數矣區區庶幾之情
不其揭然于天下乎諸君多夙不識荆之士其熱衷正
言好亦國紀世道所繫微獨為予一已也故諸君於子
不任德余于譖者不任怨鋒鏑之叢集則忠信之未孚
也辨駁之磯激則客氣之用事也矧取謗書暨頌言紛
至而衡准之吾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雖然諸君不任德

滇南文畧

卷九

馬

聖

而余不可忘德自今慎大千網慎微于著增修過于所
至其德諸君者淺脩然世外絕口雖中東影銷聲于世
為不足有無之人于已為不受寵辱之身其德諸君者
深余當審所處矣用付諸梓以識一時之誼若曰德不
孤而隣也則子豈敢

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非天真獨得者不能作是語

滇南文畧卷十九終

明序

送李斗野藩伯入覲序

贈甯州王侯考績序

重饒雪山詩選序

圖朝

魚給諫奏疏序

論語義序

孟子義序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目錄

冢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

于章雲儀郎詩序

周澹園詩序

寄園寄所寄序

甯儉錄序

四書肯綮序

來矣辭先生易註序

等音聲位台彙序

楊氏齊家條規序

王元翰

王元翰

陶珙

王弘祚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劉彪

袁銑

高翥映

高翥映

楊培

滇程日記序

偶然草詩序

李崇階

徐崇岳

滇南文畧

卷二十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邵陽歐陽道澗

保山袁文典

明

序

送李斗野藩伯入覲序

任天下事惟識與力。郭伯斗野李公吾知之自楚事始。

方楚宗之跳噪也。人具知其有大不獲己者。據其衷。當

滇南文集

卷二十一

序

王元翰

事慰解之不善。至逢其怒而益逞。非叛也。願以叛拉入

之會不得列齊民而當辜。夫楚宗高皇帝之子孫也。高

皇帝之子孫不市刑。明訓森嚴。誰敢好之。公所以不能

堪而決一去也。未幾公去而楚宗刑。陵寢震驚。壞二百

年家法。公去而楚獄明。朝野訟寃。想南海公風裁。則公

以一身之去就。培王國之氣脈。身在事而論存。身去事

而寬雪。天下識與不識。咸欲識公。主上注念遠方。拔公

布政滇省。至則龐眉皓髮。鶴姿醜顏。望之如蓬島中人。

而英敏出以安詳。敦大運以精覈。空積案。掃夙弊。細及

一錢一票。靡不迎刃。中窾各釋。然以去而公之慮滇尤

緒法

遠識深慮

初筆遒勁

據經斷制
老氣無敵

筆鋒所至
如印印泥
如雜畫沙

歸重識力
總收滴瀝
歸原

遠也。念有宋而上。修通候塞。萬里孤絕。若懸九鼎于一

綫。倘或乘我緩急。以丸泥咽鬼方。滇不又在玉斧外乎。

悉山川勢建開道謀。於是乎取途西粵。於是乎借費鹵

井。於是乎擇人相之。於是乎乘時圖之。以新井之出供

新路。既不苦無米之炊。借夷官之欲關夷方。又適中乎

用夷之法。百年築舍之議。公毅然以身任之。夫明者見

於未然。闇者昧於事後。在易之蠱。元亨利涉大川。

往有事也。又曰革。已日乃孚。順乎天而應乎人。夫蠱之

象易見也。惟蠱之於不蠱。則君子不得不革。於必革。公

固於利害之際。鑒之早而籌之熟矣。蓋滇與黔。倚命也。

滇南文集

卷二十一

序

三

粵與滇。聯臂也。滇不斷而黔可常存。滇路通而粵有餘

潤。此舉政有造於黔。而無損於粵者。曩風克之變。酋首

雖撲滅。業已窺我虛實。今在在啓心。戎索脫手。桀驁益

甚。蠱而革幾動矣。彼狃常膠柱者。縱百喙能保數十年

無事乎哉。即今日之路開也。於公何利。即今日之路塞

也。於公何害。公豈喜事漫嘗。不知汎汎涉世之爲福者

哉。是故繇爭楚事而言。則公之識在事先。而身防其漸

於後。繇開滇路而言。公之識照事後。而力杜其患於先。

識見力量。從淡泊甯靜中拓出。此真經濟。真學問也。公

今以觀行。主上面召大小臣工。聚晤一堂。霽色温言。如

此等處非
真經濟真
學問做不
出來

虛叫一筆
是文章聯

此段方入
送行高頌
於規筆妙
如圖

家人父子。暢數十年之鬱。惟是嚴廊之上。是非所是。非非所非。郊國之間。烏不為烏。鵲不為鵲。此盧扁望而卻走之候也。公以治行異等。上必改容接之。願吾公以定一事之是非者。定天下之是非。通一方之血脈者。通天下之血脈。則鎖鑰可也。鼎鉉可也。去處兩無負。惟天子所使矣。

以爭楚事通粵。道兩兩相形。正見李公之識力過人。所以屬望其建白於入覲時也。就滇藩言。則爭楚事為賓通粵。道籌主就入覲言。不獨爭楚事為賓。即通粵道亦為賓。而建白為主。定天下之是非。通天下之血脈。非本識力為建白。不能是所望於鎖鑰而鼎鉉也。言下忠悃動人。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三

贈甯州王侯考績序

王元翰

王公守吾甯。滿三載。考當事者賢。公行且奏最。為遠方吏樹之鵠。郡之博士弟子員。問余數言為賀。余曰。子弟於父母。滿有文。去有碑。祠有肖像。自誰昔而然。乃至今率為格。賢弗賢而文焉。思弗思而碑焉。循弗循而祠而像焉。勿論與其人。不相蒙。并所為文與碑與祠。亦弗信於世矣。不佞生平。無貌言。矧真父母。奈何以貌言贈乎。蓋舉其所知於公也。考毋以藻諛為。某則曰。周官六計。以廉為首。如女之貞。公御左右。甚嚴。胥役輩不得陰陽脂潤。往往鼠逃。所至而然。故公瘦而民肥。某則曰。公冲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四

然不勝衣。而頤養充。益精幹。饒健。常徹夜廢眠。百里一騎。公勞而民逸。某則曰。甯彈丸耳。差役繁重。實冠諸滇。鄉聚憚。追呼之害。多鳥獸散。公禁絕胥徒。降色招徠。自此村民。未識伍伯。雞犬以甯。某則曰。坊市之民。苦官價。若負山敲髓。公自奉簡淡。未嘗濫取一物。聞為取。亦必如其值。某則曰。甯固錢穀無幾。而弊如亂絲。往甲之輸。率為長乾。沒而甲且為連首。至不得保。骸指。乃為長者。方箕踞。嫺醉。公下令甲自輸。官而長為除記而已。百年積弊。一洗而清之。官民稱便。其言具鑿。余曰。是各得公一斑。以余窺公。可謂能靜以福民也。已夫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離性則欲而動。動而亂。傳曰：使民如承大祭。祭神且不可瀆。而使民乃可擾乎？故敬以直內者，乃能敬以靜民。公惟於性有得，斯於治不擾。非苟焉而已也。公曾語不佞曰：人第葆初念，不知審第二念。卒發之機，涉於危，須轉念以遏其萌。故省察之功，尤在葆認之先。此理路穿的語，非靜照得力，惡能推勘至此。臨安包賊，砮於中，而州縣綦布以環之。近操戈畫禦者，千百為羣，且斬關剝床以入。公曰：此類議一大創之是也，而勢不能盡創。彼夷狄盜賊，亦人也。肯枵而僵乎？無家可止，行必嘯而為流。異日不復擾於此，必豕突於彼。未幾東救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五

西震。在在告警。卒如公言，以安之之法為散之之法，以散之之法為弭之之法。才運於無事中，則我不窮事而事不窮才。天下復何事哉？公世以詩書起家，其宿藏宦譜，余不及睹。大抵根極淵遠，事事有法。雖勿劇中，雅有鎮持。余故曰：可謂能靜以福民也已。昔者秦越人以醫國鳴，而兩兄名不出宗里。以兩兄探病於肌膚腠裏，不待肺腑而奏功者也。兩兄不屑為越人，而越人實能為兩兄。世不睹其蚤，使之為伯為仲，而必使之為越人。越人即欲為之於肌膚腠裏，其可得乎？嗟夫，滇之受病，已見於肌膚腠裏矣。越數年浸浸入肺腑，逃膏肓矣。非奪

概公之不
遇非止長
天息也

神改命，其何以療焉？今兩臺使重公，匪甚亟不以借公借之通邑而紛囂定，借之迷陽而大功成。人方惜公來之晚，而又恨不能久借公，惟不使為越人之醫，而使為越人兩兄之醫。吾不能不厚望公於聖明之朝，為全滇借之箸矣。

我不窮事而事不窮才，此作用也。敬以靜民，敬以福民，是為鎮持此本體也。而工夫皆植於省察葆認之先。惟學者能為循良吏也。諒哉，然非聚洲先生亦不能道出也。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六

重錄雪山詩選序

陶珙

珙字亦詳姚州人知州希臯子副使奕弟天啓辛酉舉人歷官工部郎中出知寶慶府致仕歸孝友文學爲一時冠著有寄園集

吾滇自盛覽張叔從學司馬相如歸授里中子弟驩雅一脈漢唐及今如機絲之可引不謂金碧蒼洱無人焉聞以寂也近代蜀楊用修太史與永昌張南園父子太和李中谿諸名碩互執牛耳各建鼓旗方駕中原睥睨七子不謂金碧蒼洱有人焉夸以誕也然有不盡然者蓋詞章之學小道耳孰若用於世者之能出其所抱負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七

與君民相接德被蒼生功施社稷卽文章亦追謨誥雅頌之爲愈哉如麗郡世守今晉參政生白木公厥祖恕卿非其人耶珙也鄙不及見恕卿公爲人幸猶見其文章且稔公天賦以孝友濟之以忠貞立三不朽眉道人縷述甚備卽周張兩相國董葉兩宗伯稱公文品妮妮不倦也余復何庸贊一詞卽適弘辯安仁二上人從悉檀來請經藏生白以其家藏雪山詩選遺我徵序余讀而嘆曰芝無根醴無源而世之稱芝醴不絕者豈不以芝醴少而見珍與滇入元明職方已三百餘年固不乏能文章姻吟咏之大夫君子然求之諸世守中蓋鮮雪

山詩規樞工部觀所爲五律已有工部一體而獨於君

民朋友間惻惻欸欸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於工部之眷戀君國若合軌轍其得時而駕不啻過之則恕卿公之詒厥可思而生白之象賢繩武光大其餘緒欲與海內還之渾噩者卽起厥祖於九京可無愧也已集中批評悉出用修南園禺山中谿之手玄晏三都文章知己他日流傳海內豈惟家乘實傳詩譜豈惟吾允吾宗實能吾張吾楚千載而後金碧蒼洱有人焉無人焉世必有知之而樂道之者余不具論惟念恕卿公往已生白出處高致於白香山鹿門爲近時亦現身說法詎沾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八

沾綺語榮名爲余不佞備得謝羈勒等盟勝峰悉檀間持微師所結集曹溪一滴與公問飲光拈花處公肯許我入室否也與受稱情之作筆有餘研

國朝

魚給諫奏疏序

保山王弘祚

給諫仲升魚公居掖垣者數年。奏疏十數上。所言皆國家大計。洞悉事宜。於是公名聞天下。今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省。葦前後奏疏為一帙。屬予以序。予與公粉榆誼篤。知公最深。敢以不敏辭。夫以公之立朝也。深思遠慮。慷慨敷陳。諸君子咸謂公為唐魏鄭公。陸宣公之流亞也。余竊因其世而論之。鄭公之在貞觀也。可謂諫行言聽。猶觸廷辱之怒。宣公之在建中也。可謂披肝瀝膽。多撻逆耳之言。人臣遇主。亦甚難矣。今則不然。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九

人主聖明於上。公與寮友盡忠於下。上下之間。勵精圖治。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所謂以稷契之臣。事唐虞之主者也。雖貞觀有所不及。曾何建中貞元之可言乎。故公之所遇。視鄭公宣公為易。然又有難者。兩公之於唐也。不為參政。則為翰林。入寄心膂。出備股肱。非若公專以言為責者。故曰難。古之有言責者。從容清讜之間。追隨法從之內。時面對於殿廷。時密謀於禁闥。如是而猶有所不能盡。然後不得已而著諸奏疏。今所持以結主知。就臣列者。惟奏疏在耳。故曰難。諸君子亦知奏疏之所以難乎。當國家開創之日。士大夫鼓其銳氣。靡不

爭奮於言。以自見。或以和平為老成。或以直懇為氣節。氣節盛而忠厚之道微。老成行而剛正之氣薄。而欲追蹤鄭宣兩公。非其人材之磊落。與所養之深且邃者。必不能至也。今舉公所葺者讀之。詳而核。典而多中。援古以證今。指弊以明利。其用心也甚苦。其立議也甚大。子以知公之材與養焉。夫豈獨不愧古人已哉。或曰公之此舉。於古人焚膏削草之意何居。曰非也。昔魏鄭公欲以奏事付史官。而曾子固因論其事。深嘆焚而削之者之失。以為非人臣愛君之體。故公之葺是帙也。不掠善於己。不市德於人。上以彰天子受言之美。次以見諸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十

大臣相與有成之誼。一舉而數行備焉。豈不善學魏公者歟。公行將返子舍。舞絲萱庭。予知公忠愛之心。在家猶在。國也是為序。

提世字作主。立言得體。筆意之峻爽。而能飭矜慎。而能學歐陽永叔也。洵端簡集中第一首傳文。

論語義序

趙士麟

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治安。恃有吾道以維持不墜也。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渾涵於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昭著於彝倫攸敘之內。故在上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盛。自周轍既東。皇極弗建。而吾道之脈以微。天生素王。開萬世道學之統。繼以多賢。相為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仁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將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敘。於何見之。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二

化工之說
從前已有
此論不始
於玉峰

數語該括

見之論語二十篇。夫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為書。卿大夫閭巷之民為詩。周公為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為大易。孔子因魯史為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溫。書之言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四時之氣者乎。劉向言魯論二十篇。昔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佐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康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

句出焉。春秋孔墨並稱。漢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論語無遺蘊。書凡一萬二千七百字。朱子集註。天下宗之。

說經文字精融為上

自昌黎隱隱以道統自任。至宋儒大張旗鼓。踵為道統之說。致招後學無限訾議。伊川方軌矩步。繩尺過嚴。固不免他人以君之矛攻君之盾。即紫陽夫子之殫厥心力。闢發四子集註。宋元以來。已往往有人。撻指駁難。所指駁者。於本註較為義勝。然蔑視先儒。則大不可善乎。張南園之言曰。吾願為朱子之忠臣。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三

近時張惕庵翼註論文於朱註未安處。亦反覆辯解。其辭氣頗類張南園。安得哀輯諸說。折衷於右文之代乎。

孟子義序

趙士麟

羣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羣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也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並作。衍儀肆其詭辨。揚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躋。以橫議於下。猶涪水懷山。時盡昏墊。秦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樹正。孤行厲辭。道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羣疑。其辭精而贍。其旨淵而通。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得不泯滅。漢興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三

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為意。及孝文廣遊學之路。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一篇。西京趙岐註焉。至唐又有陸善繼註七卷。迨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為匡王正霸。施仁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為講學明道。盡性存誠之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息。平旦幾希。至旦晝而梏亡。養則長。失則消。操舍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行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即性也。可識不動心之原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南

端。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之及也。驗之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知其必然。示之以擴充。而火然泉達。四海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心知性知天。前人偶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也。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則樂強恕以求則仁。萬物皆備之量。於此又可識已。此皆千古精奧之微言。性理之真功。入道之樞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子所為續聖脈。明聖道。以詒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固理學之宗也。甯僅井田之論。庠序學校之設。徹田制祿之法。足以敷陳王道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喻。而意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千古讀書之法也。論性則括棊可滿。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義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亦可也。言事理則四子。子都。可魚。可熊。掌可。奕秋無不可也。此千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得其緒餘。即以名世也。啓時君則鴻雁麋鹿。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所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可之論。取之左右逢源。此為後世奏議進言者之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沙鼂。錯知之。不及害。陸宜公知之。不簿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辭。

閑先聖之道其功願不偉歟篇之末溯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聖近聖自任豈虛語哉

疎爽透徹 孟子七篇昔人謂其中尙間有語病此大賢之所以異於聖人也玉峰之序得其要矣

予少時好鉛槧之學家以求金通海船嘗覽竹垞太史日本寶刀歌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之句輒思中原遺書往往流傳於海外因附書于日本之浪華島主浪華故日本書林比及年餘得其復函則稱吾國史書名吾妻鏡有左右史掌之不能輕洩于世其經義中如論語義疏七經孟子及文并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五

孝經大學諸書具有古本用附一篋以應所請予啟而讀之七經孟子考文係日本山井鼎所著蓋于六經之外增入孟氏諸篇其引据已多古奧至論語義疏則梁皇侃爲之註說訓詁質朴胎息淳古實爲朱子畢生未讀之書內開章如人不知而不愠註文直曰愠怒也別無客氣其分章分節如可與共學與唐棣之華本屬一章性相近也與惟上智節又屬一章而字句不同如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又如古之者言之不出註古之者古之人也循是類推不一而足予既獲此書如貧兒暴富狂喜欲絕維時大江南

北淵雅皆推虛抱經學士亟質之學士擊節歎賞以

爲的係宋儒未見物因白于大吏進之 宸覽共七

經孟子考文卷帙較多尙存虛學士家至孝經開宗

則稱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大學雖有右傳五章而抱

經定爲明儒僞作已緘藏孔氏奎文閣以備蒐羅予

嘗謂載籍極博不必沉求之孔壁秦坑也如論語孟

子五尺童子無不誦治之而不圖舊本流傳於千百

餘年得之海外倭國豈非曠世古緣哉因覽前二篇

附志于後以資淹博者一証云嘉慶六年春三月

汪庚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六

冢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趙士麟

立竿見影

此段先
渾舉詩文
尖及儀矩
甲以贊歎
向度宏整

撤翻作勢

高處一呼
氣象萬千

小作頓挫

突接氣渾
數語透徹

澤州先生一代名臣。內廷諸大制作。多出公手。公秘之。從不以詩文示人。予於他人簡端。及公門下士齋頭。見其詩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足之意。恆見於言表。及親其儀矩。則溫厚和平之氣。如璞玉渾金。敦篤悱惻。而又嶢然不滓。勁若氷絃。嚴比玉。不禁喟然歎曰。一代興隆。必有文學侍從之人。盡其彌綸輔翼之責。議論光灼如日星之炳耀。經濟碩畫如陰陽之闔闢。所以黼黻皇猷。昭宣治化。願不偉歎心儀久之一日造焉。求窺先生之全豹。公曰。宋玉景勒之

淮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七

淵雅樸茂
純乎西京
條暢精深
如黃馬班
禮樂諸志
接軸緊
餘霞散成
綺

高遠不可徵。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功德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舉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豈有意而為之哉。予非能無意為文者。因出篋中數冊。予披覽焉。有談性學之旨。洞微達化。進於生初。設誠制行。原本物則。有羽翼經義之文。不區區規模史漢。而衷誠溢發。動可為經。有寓物適情之什。率皆本仁祖義。而止乎禮者。故其音淳麗而雍容。鏗鈞而鏗鏘。是必有以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慶乎鬼神幽明之蹟。而後聚其精神。形諸翰。瀕瀕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然後知文不貴於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明爾。先生之論。復往聖之軌。掃未學之弊。傳古人之大全。章澈於天下。所係豈淺鮮哉。即以先生論。弁先生集也可。率然而崇。淵然而深。文境亦彷彿似之。

漢唐文畧

卷二

序

六

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

趙士麟

數語是一
篇骨子意
起頗奇識
見甚高
先斷一句
老

先寫蘇醋
肖其神

架空抒寫
一段其氣
浩濶其趣
橫逸其筆
高超上下
打成一片
極開闢變
化之妙

大落墨

子邱寓近雷岸。詩文脫稿輒相證。彼此序跋。或暢論可樂也。一日雷岸手擬蘇詩之擬陶者示予。囑序予讀而恍然曰。蘇擬陶。雷岸擬蘇。要之皆興焉耳。聊以起興。非有意也。又意焉耳。以意逆志。非有所擬於詩也。何也。子瞻功名之士。而文章之雄也。與陶絕不類。其為文。若風雲雷雨。交發而齊至也。晦明條舒。變幻而莫測也。長江大河。滔滔汨汨。而靡有窮也。詩則沉鬱頓挫。錡鏘鏗鏘。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呈珍獻異。可欣可愕。耳目為之開啟。

真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元

精神為之震發。懸觀彭澤所為。蓋斷斷無是者。以絕不相類之人。而欲類之。絕不相類之詩。而欲擬之。或者非其所尚乎。夫人抱磊砢鬱勃之才。而所遭不偶。歲由大。展其能。不得已託於詩。以寄其觀世放志之意。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於是乎縱橫恣肆。千態萬狀。足以光昭一時。開拓于古矣。而或情動於中。必搖其精。則紛而不能理也。激而不能平也。動而不能靜也。騷雅而後音韻日異。其間宏才博學之士。各隨所尚。馳騁其懷。而上溯十五國風。田夫閨婦之詞。卒無有能及之者。無他。發乎自然。而非有所造作於其間也。淵明棲神於澹者也。神澹

次寫陶亦
真透宗語

點睛欲飛

收合起處
滴滴歸原
去路覺別
有天地

真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序

故意適意。適故情閒。情閒故詩逸。語曰。守其一。養其和。曰。天德而甯。能一能和。甯。圓徹靈覺。上與太虛。其竅流通。和而不滯。則眾物皆軌。甯者不搖。則百行咸遂。斯其為詩。有溫柔敦厚之音。從容自得之趣。亢戾悍慢之氣。消牢騷不平之意。化也。子瞻之奇意。良深矣。奚必其詩之貌之類乎哉。雷岸從事功名之途。極意為文章。而性情恬退。機趣疎逸。大畧陶之意多。蘇之意少。然則何為不擬陶而擬蘇。曰。興焉耳矣。非有意也。意焉耳矣。非有所擬於詩也。嗚呼。不擬之擬。斯善於擬者與。識見意趣。俱從閱歷後得。來非徒規撫蘇。

子章雲篋郎詩序

趙士麟

詩有序。始子三百篇。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辨後世通為之序也。予序章雲詩何哉。兒子宸黼受業於先生之門有年矣。因得盡讀其所為詩。予既心折。繼見太先生毅庵公詩。雋逸軼倫。母王太夫人詩。清亮婉切。乃知河流九折。出湯石則彌雄。玉耀連城。孕藍田則更賁。非偶然也。章雲天資高朗。讀書不甚費力。然不敢恃。恒百倍其功。善談名理。襟韻灑落。而氣岸偉如。故其詩。如揚帆大江。風利梳堅。一瀉千里。予嘗美其氣韻沉鬱。言出意表。近謝康樂。蘊藉脫落。不染塵氛。類亭嘉

漢南文集

卷二十

序

五

八

章雲詩於此處評完

此下論詩附說

州。風。颯。乎。仙。游。英。英。乎。霞。舉。又。善。學。李。供。奉。至。於。律。格。嚴。警。雄。深。渾。健。非。少。陵。不。可。古。詩。俊。逸。如。王。子。晉。向。月。吹。鳳。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歌。行。澹。宕。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杯。而。醉。達。且。不。休。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夫。凡。為。詩。者。立。品。貴。高。必。天。賦。超。逸。之。才。具。瀟。灑。出。塵。之。致。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而。後。藻。思。不。羣。才。備。矣。取。法。欲。上。原。本。風。雅。及。於。楚。騷。兼。乎。漢。魏。式。乎。大。歷。為。之。軌。度。宋。元。以。上。亦。宜。甄。別。以。受。音。裁。成。取。法。得。矣。又。必。有。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陰。陽。向。背。之。

反說一段
總束上文
大家風力

情然後足以奔騁百家而馳驟千里功加矣又必具温厚和平之養。嚴莊凝重之度。然後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鏘而韞藉。養優矣。處江湖之遠。必得山川之助。呼吸穆清。吐納雲氣。而又有草木蟲魚之玩。林樾蒼碧之瞻。俾精神凝合。物我兩忘。居朝堂之高。覽乎城觀宮闕之壯。陳編布紀之宜。典章文物之美。甲兵車乘之雄。朝會燕享之盛。及乎郊社禘嘗。鐘磬千戚之儀。備斯數者。然後可以言詩。蓋負骨不奇。其識必陋。師法不古。其音必靡。學不充。則力不厚。養不遠。則氣不凝。無江山之勝。則無以發揮其性靈。鮮巖廊之觀。則無以進臻於美備。古之

漢南文集

卷二十

序

五

八

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不齊。未有不資乎此也。雖然。此特就今人言之耳。古先王化民之具。有智仁聖義中和以啓之。孝友睦婣任恤以導之。禮樂射御書數以教之。其時之人。漸於心志。而流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為文章。雖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為詩。有不自知其臻於美盛者。義理孰於中。而發舒歸自然也。今修辭之家。窮日夜之力。以摩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愈遠。詞體雜出。而古詩亡。豈才之之。不古若哉。所以養之者。無其本也。篤志之士。能學古之道。以仁義禮樂陶淑其躬。則得性情之正。用和平

之音以治其身。其身醉如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以形乎詞。其詞諷如是。豈今世所謂工於詩者之所得比擬哉。予平夙與章雲論詩如是。章雲頗然之。章雲之意可知已。以此序其詩。直以爲序作者之意而已矣。又豈通爲之序者哉。

賜所欲言妙有真氣。澁之猶見北宋人風味。

周澹園詩序

趙士麟

詩性情也。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率吾情盎然出之。或疾或徐。或洪或纖。或爲雲飛。或爲川馳。無適不可。若有意乎人之贊毀。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併優爾矣。昔李伯藥見王通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乎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古之立言。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可以左右六經。而敘無窮。豈所謂大儒者道至而無取於詩歟。澹園周君。篤於道。行修而立。卓犖險一節。不肯隨時俯仰。余久耳之。而未識面。茲春京邸。始相接。聆其緒論。天人性命之蘊。具於當前。以所見証所聞。益符越秋。示所爲詩。讀之意趣。翩翩無事。雕琢得詩人溫厚之旨焉。蓋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行萬物。所以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流於聲歌吟詠之中。以與之無窮。孰非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病歟。澹園囑子序。余弗文。亦率吾情書之。不自知其可贊與。

殷也

言中肯而氣爽達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五

寄園寄所寄序

趙士麟

乙亥秋遊吾家恒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恒夫無以應乃出所集寄園寄所寄示予請序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鬚寄滅燭寄焚塵寄懶祭寄豕渡寄裂背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爲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寄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往古來今皆寄也由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臂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拖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境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爲流爲峙者蔽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萬國之境各寄於其壤九州之民各寄於其區堯舜帝也唐虞寄之湯武王也殷周寄之孔子聖也春秋寄之孟子賢也戰國寄之朝寄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三六

卓夔野寄巢許。羊寄伊尹。涓寄木公。首陽寄夷齊。使非寄焉。何以帝者不至。今帝王者不至。今王聖者不至。今聖賢者不至。今賢若朝若野若莘若涓若首陽。何以不至今存也。寄也。然則富貴寄於天。貧賤寄於遇。死生寄於命。得失寄於時。窮通寄於數。不可不知也。知衣服之爲寄。何必錦繡。知飲食之爲寄。何必珍饈。知妻妾之爲寄。何必選色。知歌舞之爲寄。何必極歡。天地皆寄。而况於人乎。人皆寄。而况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况於一時乎。祭吾心。役吾慮。而奚爲者。寄之時義大矣哉。雖然。任其所寄。而所寄忘。忘其所寄。而所寄混。又孰從而知。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三七

其爲寄。又孰從而知其所寄。讀恒天所寄。然後知天地古今人物。悉併而入於是園也。而所寄且無窮矣。吾詢恒夫園何寄。恒夫未有答。今知恒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有漆園叟風致。

甯儉錄序

劉彪

彪字玉庵。建水人。天性孝友。丁亥流寇破臨安。其弟被掠。彪以身易弟。歸養母。流離黔蜀者數年。及王師平蜀。彪率眾投誠。以功授分巡。遵義道。修學禮士。安民靖寇。康熙戊申。會裁缺。家居樂善好施。吳逆叛。欲餌以官。堅卻之。人稱其清節云。

人事奢儉。釀成風俗。風俗美惡。上應災祥。故節情者。寡過之源。省費者。惜福之寶。則儉其要也。今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躬行節儉。以風天下。無巨弗舉。無微弗防。衣服有章。飲食有節。民生其時。烏容縱欲敗度。越分違制也哉。如冠婚喪祭。及尋常宴會。人生不能廢缺。凡事成禮而止。奈何相沿日久。遂至踵事增華。幾於節外生枝。以有盡之物力。供無限之豪華。豐厚之家。尙難爲繼。中人而下。其何以堪。小則負負糾纏。大則田舍蕩洗。以致停婚莫辨。停喪莫舉。憚應酬而遠徙避匿。種種不一。非特已覆之前轍。可鑒。見在之愧。備堪憐。回思吾鄉。昔年誇多鬪靡。以驕奢鳴得意者。後裔百無一存。即有存者。皆寥落不振興。言至是。稍有心胸者。當不寒而慄矣。敬邀同志。輯爲異錄。推一事以概事事。毋以害小而爲之。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天

三七

其爲寄。又孰從而知其所寄。讀恒天所寄。然後知天地古今人物。悉併而入於是園也。而所寄且無窮矣。吾詢恒夫園何寄。恒夫未有答。今知恒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有漆園叟風致。

勿以善小而為清。泊可貞。平淡耐久。守謙戒盈。所謂知止知足之道也。如謂蜉蝣之刺。等於蟋蟀之譏。將視古禮如畏途。承其弊者。如支那之波。不可復挽。習俗得不日以侈。人心得不日以偷乎。不知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期於今人可行。亦不失古意為善。大抵去其太甚。務俾風俗咸敦簡樸。人事力挽頹靡。庶幾不致托諸空言而已。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有關風教之文

四書書纂序

袁銑

銑字鍾南。保山人。廩生。

後學張登瀛填諱

先曾大父

性方正。窮年力學。屢試鄉闈。不售。家居教授。來學者。館莫能容。生徒賴以成立者。百餘人。著有四書肯綮十卷。參補綱鑑。未終而卒。方主政。逢聖誌。墓稱為孝友。天篤沉酣。經史樸貌。坦衷雅俗。推重學者。以擬安定先生云。

四子一書。經學之精要。聖道之根柢也。以故澤官試士。

庠塾課雋。率哀然冠諸經之先。而士之潛心討論。發為

文詞者。亦首於此。致其研極。既數百年矣。顧四子之書。

所以載道也。以四子之題為文。所以闡道也。是故有二題必有一題之理。苟搦管者。不能一一晰其本末條貫。辨其源流輕重。以審其肯綮之所在。必不能據題成文。亦奚以著明聖賢之道耶。况八股又與論不同。論以學者之心。發聖人之蘊。猶可極意披剝。馳騁盡變。至八股則以學者之口。代聖人之言。非會神切脈。批卻導窾。按班就部。遊實擊虛。求變化於矩矱之中。肖語吻於吞吐之下。必不能開發神味。研入理境也。愚不敏。久濡首其。中。然未獲窺作者之室。癸卯以來。留意論學。會與朱子曦子以論訣一書問世。今年屏跡城市。課童子業。值

聖天子九部臣請復以八股試士諸未經肄習者茫然如涉瀚海而無舟楫因檢篋中出舊所論定題說更斟酌之凡得九百有奇大抵皆先疏題理次舉文義疏題理則體會諸先達之言而貫以己見舉文意則據題旨根理與揣摩先輩名家開合起伏變幻之法務求臨文會旨知按理切脈之可循依題索解知一字一句之無失庶使披閱之下義蘊粲然揚管之餘不致紕繆同學諸子見而謂之曰是可以為後學津梁矣予曰此特課業之捷徑耳望漏既多疵謬時有烏敢以取正大方耶既而坊人物色之固辭不獲因以授梓語有曰引繩削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三

八

墨規陳矩錯而至巧生焉則是集也非敢謂一變其味一成備音亦庶幾好學深思者即其說而會通之引伸觸類拈一例餘大闡孔孟程朱之理蘊曲盡先輩名家之法律以仰副

聖朝右文至意又何難以子言為筌蹄乎

三折肱而後成良醫蓋言身試之易為力也序中字字切中肯綮不作影響之談可與註疏箋傳同稱大業考康熙丙午丁未巳酉庚戌皆以論試士至壬子癸丑始復八股先是京師有無名子作八瞽圖八瞽者八股也遂發而用論茲云癸卯以來想印其時與後學師範謹識

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姚州高喬映雪君

理發幽微象能彙括言理者盡事物之妙而各臻其極惟象焉窮上反下之理探隲索隱之道陰陽不測之神吉凶悔吝之事充類至義莫不備盡於斯斯所以虛儀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文王也周公也孔子也繫辭焉爻焉象焉明乎窮變通塞之義所以繼慮儀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觀也察也觀察夫象數之先而已矣蓋形器自然先河洛而天地之象著先一奇一偶而圖書之數成先六十四卦而八卦之位定具體而微莫非象也神而化之莫非數也乾坤其易之緼耶譬衣之納

滇南文畧

卷二

序

三

八

絮則衣為象而絮為理舍衣則無以寄絮舍象則幽幽漠漠者誰得而問之哉故理存象數之先擬議乎象數之後舍乾坤而萬事萬物無以寄舍萬事萬物而乾坤或幾乎息矣圓圖序卦繫辭皆三聖人教人學易之法也可馬史之言曰易以道化若非重而復之錯而綜之近取諸同體遠取諸爻變則何有於神明之道哉古之註易者自漢而上十三家其言二百四十九篇歷漢而下莫可稽紀宋儒忘象亦惟談理至瞿唐來氏於求溪萬山中窮研二十九年闡四聖之秘旨發秦漢唐宋所未發功四聖垂千古而莫變者象也其心得在乎圖圖

圖之理在乎氣數。氣數之學在乎主宰。天行之主宰在乎健。法天之主宰在乎強。自強則不息。氣數流行而無端。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易從之學。能一之以象。而彙括夫圖。圖斯已耳。余得學使凌君。手自抄本。凌君年七十有八。而究心如此。遂任其圈點。微加校編。並採先生遺圖。及諸儒之圖以補之。廣見者之目也。書梓成。因語諸人曰。錯綜爻變。聖人之心學。來氏明其象。故易知焉。錯非來氏錯也。綜非來氏綜也。中爻非來氏中爻也。同體者變者。性情之變乎。剛柔健順者。亦非來氏矯揉而造作之也。讀是書者。撥翳障於理窟。由氣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壹

川文

數之圓圖。以貫乎動靜對待之機緘。知四聖亦且弗違焉。窺是圖者。處事當乎仁氣。由乎己。則數轉乎其中矣。明乎來氏之心學。而四聖範圍之化昭矣。當時中丞郭青螺。於萬曆三十年。請公帑梓行是書。後十年。學使張之厚。刻于成都。歷天啟乙丑。太史陳明卿。重刻于京師。崇禎間。御史劉安劉。再刻于蜀。吳守史君應選。皖守田君大本。與夫沈際飛諸儒。翻刻於姑蘇。于臨于吳者不一而足。皆同此作易之憂患也夫。根極理要。指點來氏心得。如數家珍。

等音聲位合彙序

高喬映

聖天子休聲春和。萬物咸遂。恫南服人文。特簡翰苑儒臣。來茲啟運。定州恆齋先生欣承。帝命。康熙四十年。王之樞。恆齋督滇學。請御書樓。精白乃心。公忠校士。凡育才。額於書院。故有御書樓。精白乃心。公忠校士。凡先之陋習。一盡洗。以冀得真才。抒士氣。宏壽考。作人雅化。開南中世世風會。於是搜山林之碩果。問石室之藏珍。無一而非法古人。用心用世。用人之道。意將以闡明理學。求敦厚信讓。以救正人心。一日檄姚郡伯衛君洪。洪。曲沃廡生。康熙命。譏謏纂雜。足山志。訂讎等音。暨理學西銘。諸補述。悃悃欵欵。申命曰。若舍是。無以真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壹

人又

南服而移其風。易其俗也。奇映以遠陋之人。過蒙禮遇。辭不獲命。勉筮日從事。以塞責。越三月。雞山志告成。暇遂取馬氏等音。與林子聲位。合而彙之。乃更爲之序曰。心平氣靜。而後五音調。臍呼鼻吸。而後折攝應。蓋音有定聲。字隨填入。此未有天。先有音聲。自然之義也。不觀關翁律天。清濁呂地。其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以故君子。正人聲。與氣。諧音義曰。聲氣不壞。則音聲自轉。誠有然矣。由今天下。推而之萬世。萬國。嬰兒初生。觸地。呱呱伊哇之聲。莫不同也。何也。以一絲不繫之初心。自然得其中也。中之聲。渾融與天地合。豈非一無所繫。壞以至

元元本本
理實氣充
小儒當見
而咋舌

於此哉。及其漸長。習見相遠。舉諸人而慾焉。漸以壞其天焉。求元聲。夫本始其可得乎。今欲移其風。反其始。不於聲律自然之義。以察求焉。恐習遠之性未易復。而今日之風未可速移。先生果有意於斯。甯二子之幸。滇之幸。亦天下之幸也。夫馬子減母以便學。昔張洪陽之定母二十字。李如圭之存影母。而彙括於二十一字。已倡其端矣。林子之開承轉。縱合。郝氏京山先已言之矣。然未如二子之便人習耳。夷考吳幼清。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皆欲加母明聲韻者也。何如此近情以呼捷。呂獨抱吳敬甫之廢門法。又欲卽體以變者也。何如此自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美

然協天地之律呂。又況鄭源仲。章道常。劉鑑廣。宣智騫。之徒。辯說聚訟。配位究莫通其幾微。自韻考之成。均均鍾於二粒。分九分十二。卽隨唐志之載。甯外華嚴之字。母耶。迨是神珙之圖。邵子之衍沈韻。唐韻。嶽州之傳。朱子之譜。以至金尼閣中原音。至洪武正韻。編之宋。源。王。僕。趙。墟。孫。黃。諸手。而若定焉者。以不求之自然而然。不免仍紛拏不一。故曰心平氣和。五音自調。鼻臍神滿。折攝任意。得天厚完。吾真。則音聲之道自然而合。宜求師於天下萬世萬國之赤子。則莫不有同之者在焉。今一德日新。九功惟敘。瓊壘運四氣以相均。金軸扞萬方。

而靜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違顏於咫尺也。正始之風。播於遐邇。聲音之復。其在斯乎。
檀默齋云。此書所敘與所辨論。徵引學問之博。縱幾於達元渺。而造幽微。信然。至其文氣之活。漸殆可方。韓潮蘇海矣。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美

文十一

楊氏齊家條規序

楊培

培字克印號松亭阿迷人嚴貢官開化教授課士嚴而勤士習丕變治家整肅居鄉多義舉歿後崇祀鄉賢至今人推清德著有松亭文藝

人有身即有家一家之中上有父母中有昆弟有夫妻下有子女孫支是人倫有五家居其三又况父為嚴君昆弟夫婦如賓如友則五倫皆備處之可無道乎家之不齊固由其身不修然亦非但修吾身遂夷然無所事事而望其整齊無失也故治國必先齊家以推之國與天下尚有許多事而家不能齊即無以為推且國與天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三

下之所以治且平者亦不過使凡有家者皆無不齊耳則齊家之道固即治平之道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也余家來自西吳至余纔三世其間分支別派尚未幾人然有一家即成一家固未可以子姓未蕃而弛其所以統攝之者古有數世數十世同居而無纖毫嫌憎以其所以齊之者有道也今人家寥寥幾口動輒生疊分居別爨疊端不息以其所以為家者一無可親也有志者方將廣交遠納與異姓聯手足之歡一登仕版又將廣愛民物屬我一體而一家數人數十人用恩之地尚不能相親相愛使長幼尊卑雍睦和樂渾然大和氣象又甚有

骨肉乖隔天親離異忿爭凌亂不堪指陳者則其身可知其所以處家者亦概可知也余用是深懼雖幸前此無甚乖張而生齒日眾支庶日繁苟不預為教誨俾各相勉勉以成仁人君子則遺恨恐終難免是以早夜思維立此家規二十二條凡我子孫遵而守之以不負吾諄諄至意則吾死且不朽而吾子孫亦與不朽

余觀松亭齊家條規皆本古聖賢教人孝弟睦姻任郵謹言慎行力學節儉諸務而於闡教一條殷殷於正紀綱別男女均勞逸織紡斷不可廢又謂歷世稍遠產業不足雖書香世守宜有生計或力農或習醫釀染皆可謀生惟習為賤工未技出入公門斷斷不可旨哉言乎凡讀書人家皆宜書一通置之座右先正之言明且清是文足以當矣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三

一峰突起

顧盼自雄
然卻是實
情

突接雄健

頓一旬有
斟酌

司馬子長文豪於今古者蓋以足迹遍天下足為目用
 目為心用名山大川之奇險。寄於文馬發之故也。昔人
 謂胸無萬卷書。足不履萬里道。必不能文。即文亦闕闕
 語。旨哉斯言。可見山水文字。交相助也。今復於靜齋邑
 侯徵之。侯負豪氣。抱古心。好遊。足迹半天下。以制科出
 宰浪穹。浪去京師萬里。去中州亦不下八千里。自出都
 門。離沈丘。凡停車古驛。繫馬酒樓。所歷之地。所接之人。
 皆一一筆之而無遺。且附以喬梓唱酬之句。何整暇也。
 天下之仕宦夥矣。其所行之遠近不一。大約為王程所
 限。晨雞策轡。薄暮投棲。既慵且乏。視所閱如夢中事。叩
 之了不可得。比比然也。侯獨歷歷紀之。且附以詩。能狀
 其所歷之境。不負其足目。其懷抱為何如乎。昔李君實
 為遊白岳記。分視之各為一。則合視之共為一記。而詩
 則連綴乎其間。分視則詩合視則記。敘事中叅以議論。
 大似龍門家法。今侯所紀何以異。是我知侯意中必有
 大過乎名爵者。視所閱如雪田鴻跡。故能搖鞭索句。抵
 旅成文。驅山川風雨。盡集筆端。不可謂非豪於詩文者。
 使侯意中稍為王程所限。恐不能如此之周且詳也。卒
 業之餘。覺萬里道如在目前。即縮地術。應遜其簡捷。因

插入自己
有情

回瞻

收束簡淨
而有法度

憶向時公車所歷。如隔世事。如夢中身。回思之了不可
 得。豈獨仕宦為然哉。人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可為
 才人律也。王蒙出守。歷覽為多。謝眺之官。文辭稱富。侯
 其兼之哉。非豪於詩文而整暇者不能。且晚。內名柄
 用。回憶由豫反楚。由楚之黔。由黔及滇。由滇而及極西
 之浪穹。真萬里遊矣。一展視此卷。目之所至。如足至之
 山川之跋履。燎如指掌。十數年如昨日事。不惟侯必有
 感極而悲。悲轉為喜。浮白浩歌。擊節而不可已者。即未至
 其地者。觀之亦不啻身親其境焉。是亦可馬子長後之
 一快書也。路史云乎哉。

句句字字是過來人話

可見潔之一字正難當

蘊藉

偶然草 果序

徐崇岳

昔人評司馬子長以一潔字。夫以龍門之才。而賜意於山水之助。雄深雅健。尚不足以擬之。而何僅以一字予之也。評者蓋心知此字。故專以子子長也。我輩讀書。當使胸中。無一宿物。至下筆時。自不容一宿物。繞其筆端。是以潔之一字。盡乎文心之妙。而難為俗人言也。昆明讀梅鄰先生稿。清新淨徹。令人耳目一變。尋其情致。惟其潔也。是以臻於妙。蓋其讀書遊歷。無所不窺。而又能遺棄一切。昔人稱東坡胸有萬卷書。筆無一點塵。請以評梅鄰之詩。記不云平甘受和。白受采。蓋言潔也。

滇南文畧 卷二十 序 罕 亦潔

滇南文畧卷二十終

滇南文畧卷二十一 目錄

序

國朝

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序

王廣甯制軍壽序

送王敬雪擢臺垣序

送楊明遠之任景東教授序

鄉賢錄序

送龍州侯終養序

大學疏義論孟考証序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目錄

金氏重修族譜序

金孝徵獻畧序

滇南山水綱目自序

廬山志序

烏私泣集序

吳復古京雜塵稿序

李南山遺稿序

送魏龍山序

徐雲客詩序

洞虛子墨雨樓集序

關禎兆

關禎兆

關禎兆

何其俠

楊永斌

何其偉

趙元祚

趙元祚

趙元祚

趙元祚

王思訓

王思訓

王思訓

孫鵬

孫鵬

孫鵬

張漢

羅青堂遺文序

修家譜序

撫松吟集序

嵩陽書院課文序

煥瀘逸叟圖序

新安呂氏族譜序

十年吟序

菱棠吟自序

洗心錄等集序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目錄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滇南文畧卷二十一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浪穹王 藩贊侯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桐城潘 端午橋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國朝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河陽郭 明曙村校訂 受業 瀘西楊清譽 同校 保山張效渠

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記序 關禎兆

明道先生遊山諸作何其灑落也。數百年猶想其識見之高深。功力之純粹焉。蓋君子之言也。而道在是矣。詩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性情等字 先於此處 坐定後從 山一面寫 來更覺精 神 反振而入 極力盤旋 有風起水 湧之勢令 人目炫心 眩

之爲道有性情而後有骨力。有骨力而後有氣象。志乎此者。將以探其源也。匪徒驚其流也。雞山爲滇南鉅鎮。護其左者麗水雪峰。環其右者點蒼洱河。千翠摩霄。羣岩拔地。習聞爲迦葉受記。傳衣入定之所。極頂華首門在焉。其荒唐與否。余不暇辨。甲戌首春。肩輿入太和城。去雞山咫尺。竟阻斯遊。頗屬憾事。一日者。標山李象岳同年。以遊雞山詩記。寄余索序。余謂自有雞山以來。遊人不啻萬千。誰爲識雞山面目者。面目且不識。况雞山之性情乎。夫性情不易見。惟於骨力見之。骨力猶不易見。惟氣象可見。今欲舍氣象以求骨力。性情固不可然。

將氣象骨力性情就勢咬破最妙 突起一峰 壁立萬仞 而上跟明 道游山下 伏潛心瀟 洛中間直 接象岳游 山帶定骨 力性情氣 象何等英 挺何等周 密

此段又從 山說到人 正是山以 人重處 有箴規意 遊龍掉尾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遂泥氣象以求骨力性情亦豈可哉。蓋峰巒邱壑林麓山之氣象也。骨力也。其間之靜而有常者。乃性情也。紺宇琳宮。緒餘也。世俗徒驚其流耳。是故天地有名山。宇宙有偉人。山以人重。人不以山重。定論也。嗟乎。孔子登東泰之山。而小魯小天下。世莫與京。傳其道者。子輿子思而下。惟孟子。其泰山巖巖氣象。要皆本剛毅宏博之性情。骨力積厚流光。有以造乎其極。蓋世風至戰國一大變矣。非剛毅宏博。奚以勝任象岳。生近雞山。今歷險絕。直上第一層。目之所接。心之所得。時止時行。皆紀以詩。其於雞山之骨力。剗然解矣。雞山之性情氣象。超然合矣。所謂探其源也。夫雞山沉鬱於蒼烟古雪。韜光匿彩。不知幾千萬年。其氣象可以蓋嵩衡而不邊炫其奇。其骨力可以抗恆華而不自高其秀。惟自具真性情。獨往獨來於象岳之詩記。雞山也。象岳也。真知已也。近聞象岳潛心瀟洛之學。以其剛毅宏博之姿。倘奮發擔承。辨毫釐於千里。卽其所指詩記中微隙。而醇之又醇。余將以象岳遊雞山詩作明道遊山詩讀也已。說詩卽是說山。說山卽是說人。其脈絡貫通處。煞費經營。慄慄。

滇黔制軍在茲王公壽序

名繼文 廣人

闕頑兆

聞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童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以大論其化鵬之鷗借海運而九萬里風斯在下去以六月息也以年論如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也所謂神凝者其極深之息磅礴乎萬物而斬天下於治是有道者也貌姑射特傳焉耳滇池去崑崙不甚遠其高較中州出五千餘里之上金馬碧鷄之勝通於漢版圖於元郡縣於明歷數百年皆以西南邊隅限之者夫民物安阜賢才蔚起化兵戈之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三

氣為日月光我朝極盛矣其時身都將相自我定亂自我致治前後十五年間春溫秋肅陽舒陰閉政令修於庭而人各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則頑於制帥王公遇之公珥筆侍從出人禁闔時弱冠丰采惟碧梧翠竹鸞停鶴峙庶幾近焉

世祖章皇帝嘉其老成有器量關西驄馬按轡出都墨吏皆望風解綬去開國之威憲誠如高山大林龍虎變化不測也及秉豫章之節揚會稽之旌長江大湖聞鯢鯨不敢鼓鬣波恬浪靜到處皆然今上二十年以滇亂故麾數十萬師措糧餉廣招來晉公由左藩撫雲南軍

蓋大其任重其責也雲南環郭刁斗滿澤鴻嗷公試於其所難輒躊躇滿志動之甚微因而披卻導窾恢恢乎游又有餘向之靡室靡家一望秦荆者今且保妻孥而長子孫也且弦歌於庠鼓腹於衢也亦且樓觀霄鶩煙火鱗次城高而野綠昆池之飛且躍者魚鳥咸若也公今以少司馬制滇黔軍得無暢於中而怡於色乎迺環中以應無窮注焉不盈酌焉不竭日休乎天鈞其自視

欣然也頑受公知於茲十載凡民生利病國計安危靡不悉心諮訪暇則講求性命公之一語默一動靜元和流行不示人以端處置軍國機務靈之震耶淵之止耶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四

行所無事焉已矣所謂天下時治與物皆昌千歲鸞鶴翔集帝鄉者與非有道曷克臻此滇人沐日月而滋雨露相忘大化中亦如魚鳥忘江湖也頑不能知公之大亦不能知公之年公春秋六十有一鬚眉美於少壯顏色溫於珠玉度量涵於太虛因其著求其微必蘊釀於道者深也至問道之所以然頑不得而名言公亦無可為解說者浩浩昆池得見貌姑射之山之神人云爾

極蒼茫浩瀚又極淡遠閒適王廣甯公實有此氣象規模非東白先生之阿所好也閱今百數十年矣猶令人慨想當時總制流風云壽文例不入選因王有造於滇且無壽序氣故登之

送王弼雪大尹考選臺垣序

關頊兆

通體人致
亦是頌不
忘規意其
扼要處在

今上垂衣之二十五年。冬。臺垣需人。詔天下各分省。舉
有司之才。且賢者以聞。吾邑大尹弼雪王公。報政三年。
治行第一。督撫入告曰。最。今年春。得可其奏。星輅發矣。
邑中士大夫。祖帳鳳山。屬余一言。以寫萬里之思。余杞
湖漁人。復何知當時之務者。雖然。公赴都。不為御史。必
入諫垣。此兩席皆喉舌之司也。天子神武。四海晏然。
天下事似無可言者。庸詎知夫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非
智深勇沉。不克察微而知著。况聰明睿知之主在上。一
有建白。或不審幾而發。不抉微而論。則悠悠議論。何當

慎言文畧

卷三十一

序

五

審幾抉微
終之以啓
欲不萌於
中友誼文
情均極嚴
重

諷諤耶。昔人謂諫官之言。與宰相等。宰相與天子酌可。
否。諫官與宰相較是非。三代而後。漢唐宋元。治亂大概。
史册列眉。正人進如陽之升。小人進如陰之慘。盈虛消
息。所係匪輕。公生平嶽嶽。以靜默勝。靜默則無不敬。而
臨民行事。胥歸於簡。斯行也。天以泰運待君子也。請公
以治身之學。獻之當寧。敬天勤民。而外節儉。以培元氣。
休息以固根本。又請公以合通邑之治。施之台輔。嗜慾
不萌於中。奸邪亦屏氣而不敢逞矣。太平不偶。聖哲難
逢。今日之章奏。海內之霖雨也。萬里相別。既不能助以
力。又不能贈以言。非愚則諛。余愚誠有之。諛則何敢

起手似西
漢文

說出立教
之所以然
分肌摩理
極嚴重極
疎揚氣以
神行純于
大家

送楊明遠教授景東序

石屏何其僕

古者建官分事。自大僚以至庶司。莫不界其所負任。以
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使之各得其職。以措於安。而王
者首出之任。負荷之艱。期與眾賢共濟。原無所輕重於
其間。願使人以治其事。與使人以儲其治事之人。其能
克之輕重。故異也。自後世以膺臚仕。居寵利者。相尚其
輕重之易置。已久而一切用人行政。讀書講業。其制為
文法。與成為風俗。如商賈之鬻市。壟斷期有所利而止。
而博士一官。尤為寒薄。而為之者。亦自以寒薄安之。相
忘於其本事。則學校之意。蕩然無存。然猶循其名。而用

慎言文畧

卷三十一

序

六

之。無論其為名。已非盡出於古。而猶幸其名之存也。夫
事之存其名。亦安知實之不可起。而教之不可興。即蓋
學校之設。自三代已用之。其成均立教之意。遺文所在。
存者可考。而知而非如區區俎豆。為孔子之道。榮而無
與於其學也。古之教者。有鄉國之異。其萃天下之俊。父
戚以齒。而進之於學。以人心。溺於習也。為之揖讓。以齊
其容貌。懼其寡所知也。為之詩書。以博其見聞。泥於古
而不通乎今也。授之委贄。以周乎事物之故。重其內而
莫之出。非武勇不足以躍之。則又為之射御。以觀其德。
非知樂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也。則又為之升歌登降。

以歛其性而防其淫。恐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則又爲之干戈羽箭。以消息之。以至於講武辨物。從軍獻敵。其養之周。教之備。總使人材成於下。而小胥大胥。各以所見登進之。其取之之法。又不必盡出於一途也。漢靈帝始設甲乙之科。尤用五經博士之法。已非其古。而唐宋因之。然其時尙有微辟不就者。蓋其餘教未衰。而其人亦卓然有可觀者。明遠楊先生。往余爲童穉時。已舉乙科。其讀書講業。又卓卓不與人伍。兩舉進士。爲禮部所下。出教順甯。景東。開化。三郡。司教所在。立學宮。創書院。蒸蒸不以苟簡造士。自期康熙庚寅歲。以太

滇南文學

卷二十一

序

七

孺人艱闕。復次補教授景東。景東之士。方樂得先生爲師。吾知先生至。必能以古之遺法風厲之。詩書禮樂。與賢育材。敦廉恥而賤貪墨。使景之人。其學爲博文強識。有所成就之君子。則雖紺於科第之榮。而於一方人心風俗之厚。養數百年有用之才者。余又將爲之幸也。故於先生之行。以余所聞於古者道之。

先王立教之意。古人爲學之本。言之鑿鑿。存庵先生序以精嚴勝此。序以疏行勝樸茂。似會南豐渾灑。似歸太僕。

鄉賢錄序

爲懷遠令 劉鑑作

昆明 楊永斌 函山

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必有不世之德。與功。否則澤被於鄉。而教傳於後。若是其生也。士大夫過其里者。必式官於鄉者。矜頌望焉。比其歿也。思其人。不得則俎豆之。請於朝。而重其事。所以示後嗣。爲桑梓法也。吾鄉遠在西南地僻風靡。士敦古誼。其祭於社者。地不乏賢。而冰如劉公其選也。公故士族。爲楚雄名。宿歲已卯。同受知於江都蕉飲夫子。余始與公爲石交。公曰。余每讀宋史。見范希文之爲人。未嘗不慨慕思效法焉。余與君行且登仕版矣。自茲以往。潔已愛民。瞻戚里。引後

滇南文學

卷二十一

序

八

進此直分中事耳。敢自居古人後哉。余曰。君甫與計偕。而心存利濟。他日必不愧爲小范。南中有人矣。嗣與公。睽者二十餘年。余德不加進。而公出宰江上。有神君之稱。歸而澤被於鄉。比余旋里。而公已作古人矣。夫迷人。之生平者。必合言行而核其實。方公論希文時。志存千古。若是其摯且深也。然業不著於生民。譽未傳於口碑。論者或難焉。故世亦有高談千古。而行實悖之者。乃公宰懷。僅二稔耳。而賑饑築堤。懷人尸祝焉。視希文之出守。何如也。歸於家。而義田以置。族里通惠。澤社田之立。貧士攸賴。此又希文族田麥舟之遺意也。會課於贊序。

而詩絕學以翊吾道。則又嘖嘖乎揀大學中庸以授人者矣。故吾謂公之賢必合其言行而核之也。今聖天子崇德尚功。特允中丞之奏。俾祀於鄉。而彼都人士得舒其情於爵卑邊豆之下。後之人入廟而目之曰。此學希文而無愧者也。而公且不朽矣。今年夏。公嗣君方平持是冊謁余。丐弁言焉。余披覽冊端。見夫稱公者。靡得其實。可以示後嗣為桑梓法。而又喜嗣君之克肖其先。而不失為純仁也。故樂道之。其氣軒遠其筆雅潔。

送龍州侯終養序

何其偉

先王之迹遠矣。然君臣父子之閒。曲傳其意。而寫人情之所難言。其道莫備於詩。余嘗讀詩。竊嘆忠臣孝子之於君親。蓋亦有不能兩得者。如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養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諸篇。說者以為文王時之作。當是時。夫豈不有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而四牡三章。猶惓惓有將母之願。若與北山祈父無異。豈非得諸此者。失諸彼。雖以先生之仁。猶難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為之謀耶。周衰詩亡。仕宦者率自解於移孝為忠之說。而朋友勸勉。又謂為臣者不得顧其私。於是朝廷雖有推恩之典。而陟岵陟屺之感。北山鴉羽之嗟。識其意者實微矣。龍侯雨蒼先生。治屏三載。政通人和。有召杜之稱。一旦乞請終養。以去。若以愧當時之嗜仕不止者。在先生之自計則得矣。是豈屏人之所望於先生。與先生所以副大吏之望者乎。而竟毅然不顧。則何也。余考先生之為人。恍爽彊力。以進士宰榆城。絕苞苴。祛蠹弊。寬嚴並濟。教化大行。遂膺卓薦。天子鑒其壯。嘉嘆久之。命大司馬總督鄂公。卽其地擢用。乃任吾州。吾州素稱易治。先是在事者。厭衣冠日盛。媒孽

於上欲以中傷屏人。上官用此為先生憂。謂非武健嚴厲不能勝。先生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寡廉鮮恥。何地無之。一二頑劣吏。訓之有餘。不煩大憲誅也。由是保全士類為多。考班孟堅論循吏。以經術飾吏事者為上。其傳文翁黃霸。猶述其興學校。務寬和。為西漢治行第一。則先生之所以為心。與先生之所以治人者可知矣。邇來先生之澤日深。屏人之愛益切。大府方欲以異數遷之。而先生不可留矣。或者疑先生當強仕之年。太夫人神明甚健。願自勇退如此。得毋有高世之心耶。古君子進非軒冕之為榮。退非山林之為達。縱容去就。惟道之安。先生固有道者。豈必有偏矯之心。特以脊令抱嘆。太夫人既不可御之。而南而省晨昏。承顏色。自有難以為情者。否則大吏方騰書於朝。爭欲還車。而屏人實有桐鄉之愛。為先生者。獨無情乎。在此時。采菽酌水。舍我屏人。其於君親二者。若不能兼。然歸挾板。與修其酒醴。率家人子婦。陳天子所賜之冠帔。而奉觴上壽。則事君事親。自古不能兩得者。先生又未始不兼得也。嗚呼。大夫幸際昌隆。出則行其所學。退亦克遂烏私。無復作北山所艾感也。何其盛哉。屏人攀卧之心。不能自己。作為詩歌。而問序於余。御古者甘棠之遺與。而其風在

二南開矣。余素知先生者。為推先生之意而序之如此。至於先生之政。載在口碑者。概不復著。

清折雋永

令伯情款得六一手筆。摹寫一番。倍覺動人。彼無故而奪情者。視之甯毋內愧。

大學疏義論孟攷証序

趙元祚

余束髮授書。卽知宋元六儒。有何、王、金、許、四先生者。然
 熟其姓氏。而未悉其里居。其著述雖散見於經籍中。而
 未得窺其全。出宰金華。知四先生皆婺人也。拜四先生
 祠。又得讀其合集。過東蕪塘。謁仁山先生祠。晤其十八
 世孫律道先生。世系甚詳。藏其遺書甚全。適付梓告竣。
 閱序於余。余受書而卒業焉。而知先生之傳。先以待後
 者。用意深矣。夫大學疏義論孟考証一書。予子既爲
 章句。又爲或問。以闡明其義。而先生又慮學者之弗能
 析焉。以入於微也。乃本其所得。而復申其義。以補予朱
 子之所不及。使其意味皆溢於言端。是或問章句。爲聖
 經賢傳之註疏。而先生之書。又爲予朱子之註疏也。蓋
 先生游魯齋王文憲公。北山何文定公之門。得朱子之
 真傳。而先生又爲的派。以授之白雲許文懿公。故其講
 道論學也詳。而其攷証疏義也析。凡修己治人之道。咸
 於是乎取之。是大有益於人心世道。而讀者或以近世
 講解視之。淺矣。是書發板行世。則遠近皆得見之。由此
 以析考亭之學。而溯洙泗之源。則金子之刻。是書也。其
 功豈獨表章其先人已哉。

簡易直白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三

金氏重修族譜序

趙元祚

金邑宗祠族譜之盛。甲於他方。蓋自昔名人輩出。其講
 明乎敦宗睦族之道者。皆足以維風善俗。故其聚族於
 斯。長子孫於斯者。猶存其流風遺俗。而未泯。東蕪塘金
 氏。派分蘭邑。桐山爲仁山先生之後。公長子。穎之。次子
 若龍。元致和。間遷於此。迄今數十世。枝蕃葉茂。稱極盛
 焉。嘗過其祠。族人續修宗譜。呈其刊本。得以悉其家世
 而有太學諱律者。盡出其所梓。仁山先生諸書。更得探
 其理學淵源。而卜其後之必興也。今鄉耆重世。年逾七
 十。復請序譜。余承乏於茲。七載矣。所遇父老子弟。於敦
 宗睦族之道。每三致意焉。夫宗有祠。而族有譜者。何居
 祠以萃其渙。示人尊祖敬宗也。譜以聯其序。示人敦宗
 睦族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一本也。而分之愈分。
 則日見其異。而且忘乎其同。遂有相遇者。路人而不知
 者矣。且風之頹。而俗之靡也。擾鋤德色。箕帚評語。甚至
 雁毗細故。而尊卑長幼之頓忘。則更有不止於若路人
 者矣。有譜則統其同。而合其異。以明世系。以昭雍睦。以
 紹前烈。以裕後昆。親親之誼。篤而孝子出焉。順孫出焉。
 義夫節婦出焉。於家爲孝弟。於國則必爲忠貞。於家爲
 姻睦。於鄉則必爲任恤。譜之美大矣哉。然必修譜者。明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古

其大義譜成而約會族人焚香告祠條舉祠規聲明譜
義若者為孝慈若者為友恭若者為姻睦若者為任恤
否則悖乎祖訓如是而修譜之功亦大矣哉吾願金氏
之子子孫孫雲仍似續不忘乃祖仁山先生之家法以
克昌厥後則幸甚是為序
淳實似南豐

金華徵獻畧序

趙元祚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表章人文以傳之百世
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亦彌世磨鈍之助也婺州
素稱人文淵藪忠孝名儒奇才卓行代不乏人如敬鄉
錄賢達傳文獻錄與婺書文徵詩徵淵源錄其纂述於
前稱大備矣而世遠年淹殘缺隱晦即鄉之人且有不
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不且久而無徵乎黃子殿選以
金華徵獻畧來詢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之所撰
錄也自謂用心三十餘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為之梓
欲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搜羅之廣識見

之精其分類也明晰立傳也備該討論也確當自秦漢
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婺之人物與寄寓之英如接
几席而相覲面嘗讀太史公列傳敘其人如繪每不能
釋手鶴潭之於此書全副精神出矣余碌碌簿書恨未
獲與鶴潭數晨夕而論古今近前年過東陽得識王君
虎文名崇炳心竊異之因居鶴潭者年屆八十其貌蒼
古樸實而其撰錄精靈乃爾及讀其學壽堂文集更令
人神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言聊書
簡端不足以傳其書而且以其書傳也他日有以其書
上之史館布之海內者則維風砥俗固且不朽豈獨各
山石室之寶乎與人為善公誠文能達之

滇南山水綱目自序

趙元祚

天地大矣。兩大間所包涵者。復有兩大焉。曰山曰水。其餘盡山水所包涵者。而莫靈於人。人軀五尺。猶靈魚耳。靈魚入五車四庫之中。茫乎莫辨其東西南北。渺乎不知其上下古今。飽其墨末。格忽而終身焉。亦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蚯蚓食壤。不過充腸。其與能幾何。余半生為靈魚矣。而渺茫益甚。潦倒途路。足跡雖交錯於五嶽四瀆。聞而百不及一。亦與飲河食壤者等。其於山水也能幾何。歸而讀山海經。奇其書。四海內外山川名色。諸怪誕不經之物。言之鑿鑿。不知何人所為。郭璞亦未言其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七

姓氏。意三古開闢日之所傳。不則周秦間。託於仙者之所為。與旋取柔欽水經。鄺道元註。互讀參証。多所未合。而鄺註鈎荒索遠。撫拾古今。於敘水外。復描寫山水人物。城郭都邑。興衰治亂之感。自成一家言。亦奇書也。其言九州水道。與禹貢間有未合。而不大刺謬。後之言水者。多徵焉。余滇人也。取滇之山水。証之二經。多所未解。豈古今名稱不同。以致山川變易。而不能照合。亦當日越在西南。傳聞考據。未盡密與。瀾滄分南北。黑水有東西。金沙殊大小。昔議闡通水道。達滇。博物君子。亦著為辨論。然多未詳。且於全滇諸水。缺焉弗備。余心憾之。又

癖嗜山水。足跡所經。察以目力。目力未經。竄以口力。考諸古書。以耳為食。摹諸版圖。以手為食者。已非一日。欲作山水知音。傳之好事。終不敢自信。輕出遺亥豕之差。會今。天子繪廣輿圖。遣使四出。以西洋算法。按度布格。丈量踏繪。其法之精。從古未有。適祈津蔣怡軒來守路南。延余至署。因談山水。出其所攜西洋新繪直省十五圖。並外國諸圖。余神遊焉。按之足跡。所經無不照合。其於滇之山水。百不失一。因取余所舊紀者。詳考互証。為滇南山水綱目二卷。書成。客有觀者。曰。蛙不知井外。蟬不知朝夕外。雖有聖者。不能見垣外。強夸父之足。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六

奪離婁之明。展三萬六千之期。不能窮六合之山川。子何言之廣也。日以五尺。遊八方。則不足。以方寸遊八方。則有餘。地猶可遊。天可遊乎。不見夫測天者。聽朔望。剝蝕躔次。不爽毫髮者。何道乎。山一本而萬殊者也。水萬殊而一本者也。探本尋源。源竟委。雖問天下之山水。可也。滇猶一隅耳。遠書卷首。以俟大章豎亥之能步者。

胥次之超曠識解之精卓。考據之矜慎。讀此序已見其概。山水綱目刊板行世久矣。滇中必傳之書也。

廬山志序

王思訓

天下有未造其地未覽其勝。而據舊文以示後者皆謬也。匡廬為宇內名山。予按圖記。思得一遊以探其靈奧之所在。久矣。歲丁酉。奉命視學江西。道過湓浦。遵廬山之陰。憩東林寺。見北香鑪。峯心竊喜之。已亥夏。按談南康。違山十里。則此遊不既遂乎。乃試事匆遽。僅入秀峯寺而返。則予造其地未覽其勝。雖遊與弗遊者等。今年春。復試南康。事竣。擬暢觀玉峽廉泉。寒雲寶墨。諸名勝。訪求神禹治水摩崖處。以快其生平所未覩。緣速按他郡。又僅一宿秀峯寺而返。凡所謂高七萬八千四百丈。真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九

延袤五百里中。弗能一二指數者。雖兩遊究與未嘗一遊者等。甚矣。予負名山約之為陋。且俗也。無已。博稽傳述。以盡茲山大畧。聞有秦吳兩志。不得見。而釋定嵩續修者。半穢雜。不可為典制。今星子令心齋毛君。出新纂廬山志。二十卷。眎予。折衷前人。增刪精確。更廣搜衆考證。以身所閱歷。眉目朗列。脈絡貫通。俾讀者如久居此山。一一親所登眺。所謂既造其地。又覽其勝。而詳言之。不謬者。昌黎子南山詩云。團解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此志可以無譏矣。予他日解組。為五嶽遊。復從匡廬始。按此志隨其所之。不迷於往。心齋不既導。予以先路哉。雖

然閱斯志不遊已無不遊矣。即不必遊也。亦可
起手數語。道盡修志之弊。通體亦似昌黎

真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九

烏私泣集序

王思訓

國家興亡之際。不獨忠臣孝子。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讀史者。往往掩卷歎。不能自已。豈非情之所感。有什伯於尋常悲悼者乎。予髫年耳。劉文季先生。名人。指其為勝國翰林。入。與朝守節不仕者。心頗忠之。今年子官京師。晤先生。令嗣出所著烏私泣紀示予。予詳讀之。悽惻欲絕。更心知其為孝子云。先生以終賈之年。流離瑣尾。出一生於百死中。逮事永明。建言忠梗。觸怒權奸。瀕於危者數矣。帝將出奔。先生獻幸蜀策。格於廷議。不果。於是播遷緬甸。開關險阻。極人世所不堪。先生

滇南文集

卷三十一

序

主

追隨弗憚也。無何。咒水。遊作。從狩諸臣。竟血塗洲。骨碎江阜。先生徒以殘明一旅。攀髯不及。其魂斷神傷。較文信國之在崖山。目擊宋亡。為更慘。伏遇 聖朝寬大。先生得遂黃冠。方外之謫。而國覆君亡。孤臣何托。發為歌泣。不異西臺擊竹。與石俱裂。時未幾。亦竟從故主於九京矣。嗟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今益信。聞先生有狩緬紀事一卷。載 永明入阿瓦事最詳。亦鄭所南之心史。而此紀則與王紳勸哭滇南記。同其愷摯。而不忍再讀也。余將合為一帙。以為世之事君事親者勸。

集與紀事兩書久只失傳存其序見滇中著作之數
遺良且本忠孝以立言大有闕繫

扶出真精
二字為一
篇主意

刻至語出
以宕逸彌
覺解頤

寶貴在此

古京雜塵稿序

王思訓

今使聚兌弓。垂矢五湖。八璣。昔之鼎紀之。獻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魯宋之繁弱。結綠吳越之純鈞。湛盧陳之於五都之市。莫不有真精焉。以成其實。或不知其典重。而為風沙所消蔽。其光怪陸離之性。卒不可掩。識者咨嗟。嘆為奇絕。有鷹者。廁乎其中。鏤銀工巧。修飭完潔。務以悅人。人亦多工巧完潔之是。悅識者。又從而別之。是無精者存也。廣而已矣。烏在可與琬琰。瑯琊。共列諸。惟詩亦然。夫四方之遊士。畢來 京師。各挾其所為詩。曰我漢魏六朝。唐不屑大歷。以後。君形者。亡日且奔走於王

滇南文集

卷三十一

序

主

公大人之門。王公大人。矜容之。遂高自位置。不復覲然。知其非者。微特素衣為縑。塵所染。抑亦靈府之涅已。久矣。余友吳子復。古則異。是復古豪於詩。客燕臺數年。每當酒酣耳熱時。高唱狂吟。直寫其胷臆。絕不訖訖焉。有所臨撫。而奇崛奔放。出入昌黎眉山間。凡夫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嫵媚迎合。則不暇。以為雕雕琢復。樸罔悉。諸時而益崖然自喜。不改其度。以此見重於海內宗工。詩名燥都下。去秋復古來滇。著滇海集二卷。余見其皆有為而作。如坡公所云。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者。既序而訂之。今更示以此。慨

繁拂前文
精融盜澄
起得光怪
陸離收得
中分三段
俱有法度
有色澤文
境絕佳

更見其非復近今人之所為縱使形體相類此反埋沒於灰飛烟燼中而靈府之益如湛如融而為精不啻吳鴻扈稽之神之可以飛而著也日染京洛塵也何傷乎余於詩無所得於復古詩又深喜其能獨葆其真而不造廣器為難及矣世有張茂先其人者乎必能知其寶貴而與上古之法物珍而襲之也夫何疑蘇長公謂識真者少喜偽者多從古所病蓋非心眼並到不知也得此當與賣柑者言參讀浪穹後學楊滄識

復古先生詩余少即抄而讀之其於滇也流而不寓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因其傳者少故選刻於滇詩流寓嗣得存庵太守滇海集序刻之今又得永齋太史此序並刻之以識香火因緣云

李南山遺稿序 按南山名如 玉南 甯孫 鵬 人 康 熙 戊 子 舉 人

吾友曲州李南山閉戶著書鬱鬱以老將沒之日以詩古文若干卷屬其子生夫且命曰知我者鐵山也往求序焉簡之是時予客都門未歸也已而歸歸未彌月生夫抱卷星諸遺稿來予撫之淚盈盈下復謂生夫曰慎藏之勿散佚余偶不暇也暇報命遲之又久仍無以報一夕假寐五華山草廬中夢南山方袍大袖揖予而坐於堂相與論新安夫子詩權若疇昔正欲命酒而覺空堂無人明月在天窓間梅影橫斜可愛而予方據匡床卧也急披衣起呼燈作序序曰南山與予同事新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子夫子平生雅精竭慮寢食於詩古文詞能於開元大歷十餘公之間落落自成一家人古文酷學柳州亦有時得意疾書突入昌黎之室其教門人詩也尤嚴學唐學宋之界辨之真確於古文頗廣其說予謂夫子詩學盛唐古文學晚唐二者皆唐之精可傳世南山之古文似亦學晚唐而詩則不能盛唐當在晚唐與宋間要之言均藹如均善學夫子者也雖然南山豈徒以詩古文明家者哉其家先生拾園老人讀書高尚以聖賢為步趨南山率之惟謹人品高矣夫人以品貴詩若古文亦以品貴未有人品不高而詩品文品能高者有南山之人

品卽有南山之詩。品文品號曰詩人也。文人也。奚不可之有。非得新安教不至此。而終有不同於詩人之詩。文人之文者。南山九泉矣。所遺不盈一尺之集。已非復有靈之物也。而仁人孝子之神。與其氣。恍惚於殘墨敗楮之外。來往於淺深開闔縱橫變化之餘。忽而使人歌。忽而使人泣。噫。此躍躍欲從字裏行間出者。是何物哉。其不同有以也。昔丙申歲。南山館昆明署。適善病。子數往視之。見藥裏時時關心。而硯田卒不輟耕。方考訂廿四孝之人與事跡。而紀以詩。稿成。卽見示。復攜時政條議。過商余勞之曰。君終日營營者。不爲忠孝大節。卽爲民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五

生疾苦。何勤也。言猶在耳。宛如昨日。回憶握手道故。酒酣耳熱。呼大盞重飲。已成大夢矣。幸也得讀其詩古文。集中所載。詩亦無多。始意以夫子力絕宋派。或不可違。而南山亦云。庭教九載。屏去帖括。專事古文。則所自喜。亦在古文。而不在詩。欲去詩存古文。繼讀再四。言言至性。亦真亦婉。宋也。而仍唐。不可廢。生夫其慎藏之。勿使蠹焉。他日稍有力。卽付之梓人。與海內共見。斯肖子也。勉哉。

中一段神流氣溢。字字活現。從古不朽。傳文大都如此。非善讀古人書者。不能道出。

送魏龍山之官大理提標序 孫 鵬

大理自古用兵之地。金江滄江鎖其外。龍首龍尾關其內。倚十九峰以爲城。俛西洱河以爲池。昔人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容三千。可以見其形勝矣。其爲地廣袤不過六七百里。北近吐蕃。而門戶固於鶴麗。西通緬甸。而藩籬衛於永騰。豈非山川要害之區哉。兵家之有事於滇者。必先爭大理。昔諸葛武侯。以此渡瀘。抵越嶲地。遂駐師白崖。而諸蠻次第就擒。誠以奪其天險也。至今營壘之在天威徑者。歷歷可指數。則此郡之不可不彈壓以重兵也。明甚。於是。有提標。卽有城守。一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序

六

營復有馬步戰兵五營。兵至四千八百之多。自參將以下。官至四十八員之備。而總統轄於軍門。提督重兵。重臣定爲經制。固已。龍山奉 皇帝命。充右營遊擊。將之任。予與龍山周旋久。不可無一言。以贈夫。葉榆距省會八百九十里。龍山此行。至營視事。聯其伍兩卒旅之情。習其九地九變之節。職在則然。吾知龍山固優爲之。然而古之爲大將者。皆具有大學問。大見識。大作用。握其機於旌旗壁壘之外。營一郡而天下之形勢盡在其胸臆。所謂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不僅循故事已也。龍山夙負才畧。好談兵。其亦知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與夫王公設險以保其國而險亦不可盡恃乎以往
 事而論大理自武侯庾定後變亂不一迄唐中葉蒙詔
 皮羅閣虎噬五詔數叛唐致勤中國遠伐鮮于仲通李
 宓先後喪師數十萬不能破果恃天險乎哉抑亦以中
 國之制之者失其道故也由是而趙鄭楊段四姓因中
 國亂相繼竊據宋人畫大渡河以界段氏奄有茲土且
 三百餘年如以爲天險也則何以元兵一鼓得之迨明
 傳穎川侯平滇分三道進攻一由洱水東趨上關一由
 石門間道繞出蒼山後立旗幟一從趙州斬關直入遂
 拔其城擒段世並段寶二孫所謂天險者又安在是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三

非得道在中國元明遠勝於唐之驗哉龍山果鏡於前
 則於兵法得過半矣抑吾猶聞龍山能學戚少保鴛鴦
 陣夫戚元敬武藝通儒也治兵紀律嚴明學之良是但
 鴛鴦陣法用於澗閭破倭如破竹其在薊鎮築牆堡立
 車營則又別有布置非以一鴛鴦陣爲刻板到處印刷
 也曷亦卽其在薊練兵實紀一書講辨之耶憶昔尊人
 總鎮公每帥師凱歸輒爲予道其所以經且曰此事須
 諳天文熟地利不泥成法斯有出奇制勝之用韓淮陰
 之背水囊沙豈有所師承者予聞而誌之過庭之訓是
 所熟習者也奚必舍而之他爲若夫蒼洱之勝覽所在

多有公餘時一登眺考武侯穎川之遺蹟弔天寶戰士
 塚感歎流連發其清興亦儒將風流雅趣昔總鎮公每
 於此處把酒題詩而詩亦佳知龍山必不負此山水也
 就地志兵謀往事引伸觸類以進規箴其望龍山良
 厚君子之愛人以德也文亦雄雋非常

徐雲客先生詩序

孫鵬

昆明郭仲炳先生抱經濟才於世無所遇。隱於滇池。以舟爲屋。葭菼深處。飲酒長吟。著有舟屋詩集。至今餘韻。零落碧雞金馬間。言詩者必推郭隱士云。雲客先生生長滇池之涯。於書無所不讀。爲時文甚工。而困於場屋者數十年。抑塞之氣。往往發洩於詩。其登臨懷古也。則多蒼涼悲壯之詞。其賦物咏懷也。則有幽憂悄麗之思。其往來贈答也。則又沈鬱頓挫。纏綿悱惻。不自知其意氣之深者。短律長歌。一唱三歎。雖不與舟屋同一格。而皆蘊釀於唐賢者也。乃詩益工。而家益貧。說者謂窮而

滇南文畧

卷三一

序

三

後工也。於是先生挾夙所抱負。出而爲用於當時。竟客蓬官。彈鋏之餘。輒吟哦不絕口。居母何病。日久不瘥。自此謝交遊。鍵戶養疴。老屋三間。日夕坐臥。惟老友張集庭。朱子眉。范弗如。徐德操。楊又仁。輩時時過從。作爲詩歌。以相娛樂。詩成。屬人代書之。亦時令人側誦古名家詩。或諸子百家氏之書。傾耳味之。至燈炮燭跋而止。以此閉目三十六年。而學益博。而詩益工。與舟屋之在滇池。一二老漁爲侶。刻苦吟詩。必爲可傳之句者。將毋同而閉目則較難。以吾論之。先生當爲後勁。尤語言妙天下乎。庚子春。先生手童子肩。踉蹌過予。曰。昨友人誦君

數詩心焉折服。來以訂交。袖中出紙扇一遺。予則見贈之作。而合予曉村所書也。予以先生老名宿。請執弟子禮。先生不可。爰爲忘年交。每花神月夜。必呼予飲酒。醉必成詩。予方構思。先生一低頭立就。口授書者。不易一字。戊申。予謁選都門。將別先生去。先生置酒。祖予於堂。歌遠別離之曲。茫茫百感。魂黯然其欲銷。彈指間忽忽十五年。俯仰今昔。聚散死生。邈若山河。歎歎乎哉。繼曉村來。謂予曰。先人一生辛苦。祇留詩數卷。在篋衍中。敢不勉錄諸板。素與先人交之篤。而知之切者。莫若先生。請爲文以序之。予因回思抱疾世外。已極人之所不堪。

滇南文畧

卷三一

序

三

而先生轉以閒歲月。得優游風雅。成不朽之業。則天之矜先生。未必非天之淬礪先生也。山川生色。後先輝映。舟屋其不孤乎。若鵬半世居諸。盡拋棄於車轍馬蹏之下。憂患日多。讀書日少。雖百目炯炯。而愀然失志。學日就荒。且對流水高山。而滋戚也。其何能知先生之詩之大哉。然憶先生疇昔之爲予言者曰。少與友人馬君常同學。其詩化臭腐而烟雲佳甚。以後人不振。詩稿與人琴俱亡。言之太息。然則後人不振。而湮沒其父祖之著述者。豈少也哉。如曉村可謂賢矣。予是以感而序焉。而謂三百年來。昆明復有詩云。雲客名翔鵬。今著作零落。僅從別裁集錄其普安道中七律一。刻入滇詩畧。讀此序益增惘然。

洞虛子墨雨樓序

張漢

洞虛子曠世之逸才也。讀書有神悟。不以書悟。文以神行。不規撫他文而為之。言惜其隱於滇南而且死也。使洞虛游歷及天下。文當益奇。或難之曰。文不游歷於天下。即不能奇乎。予喟然曰。誰為文。必遊歷而始奇。然吾嘗觀古之人。以揚子雲之好奇。文能為其奧。以博以司馬子長。蘇子瞻之多才。文能為其雄。以放。未嘗不得之於游。而猶以不如鄒衍。張騫之徒。汎覽崑崙域外之奇。觀於人世。不經見之境。而皆得見之於目。而發為文。往往以為憾。誰謂能文。不以游而益奇乎。今夫山川。聰明

滇南文集

卷三十一

序

三

之奇也。而文章之師也。耳目者。聰明之器也。心思則聰明之府也。山川終古曰見。而光氣曰新。耳目終身曰用。而聰明曰出。以山川曰見。曰出之器。入耳目曰見。曰用。日出之器。兩器相濟。而大文章出焉。山川曰役人。耳目而不知。耳目亦曰用。山川而不知也。而耳目有所不至之區。聰明至之。則文章亦將至之矣。持此以論洞虛之文。一皆聰明之所為。而即有所謂山川者。以神乎其用。則亦不必游歷天下。而文已大奇矣。洞虛著墨雨樓文集。吾讀其太極陰陽鬼神風氣諸大篇。灑灑洋洋。千百言。有子雲之奧博。兼以子長子瞻之雄放。始以為自感。

一子繼而求其所以率會諸性理之精言。旁達之以別

義。亦朱程諸子之所樂道也。古人謂莊子與孟子相遇。必有可觀。又朱程有理學而無文章。韓柳諸子有文章而無理學。今讀諸篇。不可合而一之矣乎。吾又竊評洞虛所著文。優於其詩。詩則古詩優於律詩。文則古文優於時文。以洞虛之才。如風馳電掣之逸駒。非詩律與八比之制。所能羈縲。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亦不為時人所樂誦。然而天下之能律詩與時文者。固未嘗少也。古詩與古文。世以為難。馬耳。洞虛如今。死垂十年矣。吾向與人論文。介以鄧思伯之知文。輒相視而笑。互相賞析。

滇南文集

卷三十一

序

三

以為娛。乃今思伯死而吾無與為質矣。仲甥我山請予序。而欲梓之。吾乃復品隲之。不為苟譽。洞虛有靈。復掀髯而長笑也。

天傳子集。應遜其英鷲之氣。先生此文亦奧以博。亦雄以放。

自謝存義先生視學滇南。人文日爭上一時名士能文者。二陳尤傑出。存庵高潔有矩則。文孫文特奇雋。一字不苟。同於人。庚午以選名士。通雋無虛科。存庵最晚。乃得第。文孫遠貢卒。以才尤雋。以遇尤屯。亦文人之公恨也。余少好文。孫文不多得見。近適得羅青堂集讀之。標雋上之韻語。出莊入列。一運之為時文。視湯若士張小越而猶過之。蓋筆墨之性。生與人別也。文孫從孫仁。辟拔貢來成均。索余序其文。欲問世。余因謂仁。曰。是文得之天者勝歟。抑亦得之地者勝也。吾滇安寧溫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三

又曰

泉甲天下。升庵修撰品。隔無虛言。又楊文襄公產溫泉。里發山川靈奇。鍾為名相。菁華未盡。至今猶為文人。雖不幸不遇。然後先輝映。此中有人。何遠不為山川之靈之大幸乎。竊嘗比似溫泉之境。文孫之筆蹟也。文孫之文。溫泉之壑谷也。有涉溫泉之境者。懸巖遠壑。玲瓏嵌空。方十里之間。冷翠幽芳。耳目不暇。思文孫不見。忽見文孫之文焉。未涉溫泉之境者。讀文孫此文。如彼所謂溫泉之壑。一一彷彿。象一尺幅。問大可臥遊而不厭也。又不必涉溫泉之境也。

境以奇名。文以妙傳。性生既別。而板板梗梗。自成一家。無不傳者。然而難矣。

橫空排蕩
越後半幅
文

原評

嶄然而起

原評

提譜之重

原評
應重字

文章之譽
且不可以
言繼述何
况世祿
詩書實為
繼述之本

修家譜序

張漢

吾家舊譜。自一世始。至十世止。先端毅公暨忠介公。勅輯之。先大人纂成之。且序其前。手繕一冊。傳之後。十世以上。班班可考。無斯譜。世系幾不可識也。家譜所係。甚重矣。顧世系秩然而每世本支間。有失次。傳誌亦簡畧。不自漢復釐正而詳記之。踵成一冊。欲刊之。木以頌族。眾訂嗣後。凡十年一輯。是時修家祠。龕成。譜亦大備。上治祖宗。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收族需於。是係之。不肖漢。則慨然重有所感也。攷傳所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非世祿之謂。而古人稱孝之最大。在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三

又曰

循分而繼述。非徒區區炫文章之譽。互相聲譽之為榮也。然以吾觀我同宗人士之子。十之三。農之子。十之七。往往追溯其所自來。有舉高曾與其祖。幾情然不識其名者。詩書之澤。微安所望於繼述之大。與進而講三不朽之義乎。漢於是修族譜。成進我宗人而申之曰。詩書之澤。不可替也。禮。別子為宗。繼別為小宗。我忠介公。小宗之初。為大夫者。上之重。三不朽之大。又次之。即世祿之不朽。與為文章以名世。晉於公乎。發之。若無詩書。族不將日替乎。吾與若觀於嘉樹焉。豐其本。榮其枝。生生者將不可量。封而殖之。知樹德之莫如滋也。漢所

修譜又自十一世始至十五世止

一因家譜所係之重而有感於詩書之澤語長心鄭重其望後人之意深矣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一起即如

有松風來

往筆端

點題意重

筆輕

清新俊逸

不受偽官

夫人而知

其節概矣

即其入仕

後或近或

遠或去或

不去之踪

亦自高潔

文特以數

虛字傳神

開合天然

入妙

又關合入妙

撫松吟詩序

張漢

松聲之最清者也。其在於人。有如其詩之聲焉。陶隱居
聞松欣嘯。以為快適。或有得於是。晉處士淵明。撫孤松
而盤桓。詩所以冲。夸澹適也。嗚乎。此家退處先生。所以
名其集之意乎。先生弱冠舉於鄉。不受偽官。亂既平。乃
仕官博士。四十年。日日為詩。詩有唐人之遺。往官吾石
屏。而既嘗聞其教矣。去年先生積俸。久例請於部。得魯
之灘邑。當事又謂先生齒及七十餘。不利治郡。令以老
辭。李方伯。劾价則謂先生昔不附偽逆。有貞節。不可擯
棄。疏請。乃遂行。比至灘。又不及期。即引退。後凋之節。經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老彌茂。先生其殆與松為徒者歟。我思古人。蓋亦陶隱
居晉。士之流也。抑先生籍滇。蒙化郡。家于筆松。阿萬
鳥然。數椽屋舍。真隱者所棲息。先生乃喜吟詩鼓琴。
復工寫山水。形象書法。亦蒼健。八古。自是將終。老筆松
不復出矣。今年春。吾叔舅自灘來。先生命持其詩若干
什。屬子為序。予誦其詩。謾謾如勁松下風。又于松馬得
先王無言之詩。與無絃之音也。吾師乎。吾師乎。且將過
筆松而問之。
月槎先生有都門送人詩。慨滇南詩文失傳。末云。西
南文獻在筆松。借君歸。作採風使。可知筆松阿中。主
人不凡。今讀此序。更上一層。

潔質立幹

敘次簡古

原評

書院道宅之興廢亦吾道絕續之會所係不小

崇論閎議大氣包舉

原評

應嵩

原評

要言

原評

應二程

嵩陽書院課文序

張漢

嵩山為五岳之長。在天中為最尊。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名臣所孕毓也。乃至於今。文人傑士。應運而出。亦往往不絕。嵩陽書院在玉柱峰之麓。嵩山之右臂也。舊聞是院為道宮。五代周時改為書院。宋至道賜名太室。貯九經。是歲河南守臣上言有甘露之瑞。復改今名。金元時又廢為道宮。明嘉靖。邑令侯泰。跡故址。建二程祠。尋亦傾蕪。國朝邑令葉封。改建故址之東南。祀提舉勾管其內。邑人耿宮詹逸庵先生。復增置制益濶。蓋宮詹理學名儒也。自學校廢而佛老

真育文畧

卷三

序

美

切中近日

熾不獨無識如婦孺。崇信佛教。易溺其說。即學士大夫亦陽儒陰釋。隱而與聖人敵。非毅然明斯道之正。必不能破庸陋之見。使天下逃墨而歸儒。道宮之易為書院也。其諸聖人之徒。識之正而力之決矣乎。予入嵩陽書院。不禁俯仰流連。而三致嘆也。先是登封傳進士林宗。枉顧予署。謂伊主書院。課諸生。積課若干。首欲假予序。行予因至。登封為序。應其命。蓋嵩高峻極。為文自有特拔之氣。予因羨愛而論次之。且進諸子于堂。告以崇儒而闢佛。吾道在是。是邦近二程故。居其流風遺教。至今應不我也。道宮易為書院。書院又易為道宮。足觀世變。文以崇儒。備諸為主。鼓震川。論浪亭記。致存。與

擬唱有神 仁智二字 亦包得盡

兩行併作 一句讀

原評 筆力老健 亦有姿致

煥灑逸叟圖序

張漢

煥灑逸叟圖。吾臨安鄒季鷹先生遺像。諸公圖序言既詳矣。予守河南時。先生令予之松。來為鞏縣令。鞏于河南為隸邑。丞相見道家世特詳。不數月之松辭官去。比行以圖序屬余。余周覽前序。懼複所言。獨傳保孤一事。甚矣先生之行。既仁而且智也。當殘明多難。吾臨鼎沸。陷城時。人命如草。本欲斬艾。則斬艾之耳。先生能脫兩。兄于急難。又匿族子三孤于石屏。刺史與几中。遮逃入屏。而即寄養吾屏土。三孤悉長成。先生每言此事。未嘗不唏噓於邑。而泣然長流涕也。雖鄒氏先德。蟠根既固。

真育文畧

卷三

序

三

非先生不能保三孤。如其萌蘖。俾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苗長。穆枝于斧斤。既伐之餘。以至今日。取材鄒氏有蔚然如林之目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三代而後。諸葛君之謂乎。先生以比葛書其楣。其易地皆然者歟。至先生有道而文為臨人矜式。其生平予不殫述。獨錄其大者重者。并繫以詩。事為人所難。能文特借喻。發揮機趣。洋溢後段。以諸葛作贊。亦因保孤一事而言。毋謂礙不於倫。

原評
倒折如強
弩之力

新安呂氏族譜序

張漢

如謂修譜牒徒以記科第註爵秩則新安呂氏在中州亦稱第一張子昭然曰譜牒不以是重也呂氏譜牒有足重者積累曰德行發皇曰專業綱維曰忠孝曰節義根柢曰理學英華曰文章大司馬忠節公以遷班班可考乃至於今呂氏子孫寔析浸遠而日繁大譜詳哉其志之矣侍御敬芝公忠節之中子也每念譜牒佚廢忠節公會加考輯又文多缺畧不備爰是遠稽近考起例發凡凡十四冊其孫孝廉揚孫次第而踵成之以問梓人印數十冊班族眾井井有條列版以遺予且為書命

予曰吾子為之序予考呂氏四岳之循也虞夏之際封於呂至周乃大史傳文王獵且卜錄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猨所獲霸王之輔乃于涓得太公命後車載歸厥後左右武王有天下東封於齊世有其國太公姓姜氏從封姓實呂出自漢以來呂氏為盛宋之最盛者則為文穆起洛陽新安呂氏乃文穆第六子居簡公出新安科第爵秩與宋時比烈而所以積累所以發皇所以綱維所以根柢而英華者亦異流同源既博且厚又悠以久如此乎其光以明也嗚呼譜之所以可重也歟至譜牒所載推述本原譜散帳亡思深感慨則侍御與孝

原評
氣緊拔而
充沛

原評
以孝經結
大有體要

廉尤有同情蓋孝經之義也昔忠節公咸十八芝之祥傳為瑞應子孫世其學猶世其德譜有自來始於親親而尊祖而敬宗而收族無非有懷二人之意其作述也其志專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於是譜得數世之仁焉

雅健雄深氣體古穆

嶺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十年吟序

張漢

予在館職之十年吟詩之十年也。及今追憶莫榮適此十年亦莫困蹟此十年。予胥於詩發之計數得一千五百十四首。集古詩四百七十首。夫古人謂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大概以成數言耳。而左思陳琳之徒作賦皆以十年成。張子□□學恭而安。以十餘年計。古人好學大概如是。追而上之。雖孔子之生知。其為學亦十年一進。嗚呼。吾之十年竟何如也。上之不能追孔子之望。自十五志學以迄於成。次之又不能學張子之學。降而下之亦不能賦左思陳琳之賦。讀書養氣十年謂何。悠悠至

漢南文集

卷二十一

序

望

今乃自多其十年之詩。惘然自愧。徒吟詩之十年也。又多乎哉。自今以往。吾不知十年以後。又何事也。

簡淨直白自有道氣

芟棠吟自序

張漢

以好吟之人。忽置之劇郡。炎胥旁午。案冊紛如。方有吟興。吏以他事進。吟輒止。然而心無如好吟何也。夫古者學士文人。如韋應物。元次山。白蘇。歐陽之徒。亦詎不就外郡。而吟咏往往不絕。豈其時政尚簡易。殿最之例少。弛歟。抑其人天才敏絕。如左畫圓而右畫方。可兩兼之。而豪無所難耶。予自入洛來。書史皆廢。吟咏每不暇及。往往行縣之餘。車中無事。輒偶觸而吟。遂退而書館舍。久之成集。乃名其集為芟棠吟。蓋甘棠吾愛。敬久矣。吾愛之。敬之。輒欲私而有之也。夫私而有之。若在在有甘棠於其舍也。吾名吾舍為私而有之。若在在倚棠而吟也。若在在若倚棠而吟。是無棠亦有棠也。吾名吾集為馬。頓挫蘊藉。一往情深。

漢南文集

卷三十一

序

望

今乃自多其十年之詩。惘然自愧。徒吟詩之十年也。又多乎哉。自今以往。吾不知十年以後。又何事也。

頓挫蘊藉一往情深

吾宗理學最著者。宋橫渠南軒兩夫子。宜陽家思叔先生亦伊川高弟。有明之世。灑池曹月川而後。則家抱初先生。距今百有餘歲矣。予行縣過灑。方懷想風流。適有生共立途次。挾册迓予。前而言曰。我固抱初之後也。先抱初公。舊有祠。今廢。所著洗心錄四禮述印正藁。諸刻俱不存者。僅此繕本耳。予授而讀。卒見所論著。皆發明性命之言。讀年譜。聞其幼小時。尤異。先生生而洞見五臟。其尊人見而驚。說不欲舉。其外祖父曰。此異兒也。吾聞薛文清公如是尊人始舉之。自是二歲即能讀。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望

歲能書。五歲能文字。學駁駁乎日。益方先生幼時。與諸兒戲。畫地為城郭形狀。外方而內員。先生曰。非也。我聞天員而地方。天包地之外。盡員外而內方乎。聞者驚異。自嬉戲時。已抉乾坤之奧義矣。比長學成。凡一言一行。動中矩。獲用上嗣三張粹然有道。吾將異世而師其人。惜所論著記者。文詞之不潔也。予再過灑。乃進生而語之曰。先生書固可傳。惜記者詞不善。吾又無暇為芟繁就潔。盡待諸。且建祠刊書。力未逮。時灑池劉令方修書院。成予題曰。文中書院。謂文中子曾流寓于此。又蘇子由曾為灑王簿。為宋文人。灑人士宜追祀而師法之。

原評
作與人士
守土者急
務故詩書
及之

示所尊也。今議書院成。請增置一木主。月川左抱初右。令朝夕講習者。讀其書而師其人。不愈于崇祠而特祭者乎。生悅吾言。乃還。漢於是懷思灑士。又復慨然也。灑自子由主簿之世。距今五百年。遙想當時。從其遊者。必有文章特達之士。興起一時。乃至於今。灑人文類。徹極矣。祀子由而追師之。俾有所蕩滌性靈。力求先正。振衰起廢。或尚有日。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月川抱初之徒。計日復起也。予因序抱初集。欲循以是言告之。

敘事高老串挿無迹。後語廻翔容與。聲情與氣味俱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一

序

望

永 邵陽歐陽道瀛識

滇南文畧卷二十一終

滇南文畧

序

國朝

孝鶴編自序

懸水山莊詩序

劉蘭谷詩序

向正存詩集序

呂宗華使黔詩序

澤州陳白村詩序

趙葭涓我軒詩序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王子京詩序

送楊明遠任始興序

送何石明假養序

儲六雅存研樓古文序

胡襲參時文序

奚湖窰時文序

嚴章川刑鑿序

河南郡志序

續盧氏縣志序

家史傳記序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旌表李節婦詩冊序

毛雲貽制義序

書目序

耄智餘草序

杜舜夫六十序

徐子健壽序

周母壽序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二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金置揚芳燦蓉

保山袁文典儀

國朝

序

孝鶴編自序

原評
不計報應

是正理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一

一

昆明錢 衡又村參訂

保山袁文典儀

蒙化張登靈

昆明王 時際齋校訂

太和胡之 銓彥聖同校

張 漢

人子篤親則昌。不篤親則不昌。世之為此言以勸人者。理固有是。勿如其以報應論也。報應之說。所以誘中人。

欲篤親則以昌。歎之恐不篤親則以不昌。威之聖人。不以教聖人之教。準諸理。抑準以一氣相感之理而已。今夫上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身則親之枝也。荀子有言。木落糞本。吾取其說焉。蓋木落必歸本。歸本即以糞本。本厚其力。木之榮且滋甚。一氣之相感也。彼木也。何心。將謂欲榮其枝。乃有糞其本之為乎。子之於親。一氣之相感也。天下篤親而不昌其身。或有之矣。不篤親而昌其身。吾未之聞也。然而人為人子者。務篤吾親焉爾。昌不昌。可不必計也。吾之少也。嘗有志於是矣。聞古之篤親者。而愛之。聞古之不篤親者。而怒之。見今之篤親者。而愛之。見今之不篤親者。而怒之。於是於古今人之

一折妙在
者語不煩

者而愛之。見今之不篤親者。而怒之。於是於古今人之

點題渾括
落墨鄭重

跌宕生姿
情致纏綿

原評
轉人存不
可廢

原評
亦兼報應

意亦圓活

者而愛之。見今之不篤親者。而怒之。於是於古今人之。篤親者。其言行志之。其名氏志之。志之久而或恐亡之。乃筆而志之。孝鶴編之所為作也。自伊耆姚姁以來。以迄今日。得八百數十人焉。為人子者。以為子鶴。又所以錫爾類也。是時吾齒且六十矣。回憶童稚。不能不為之隱痛也。吾不幸弱冠而孤。長登仕版。而祿不及親也。又宦而遊四方。牲薦棲神之宅。為日亦無幾也。讀是編。噫。傷矣。編不將可廢乎。雖然。吾存以教孝。是編存而孝道存。孝道存而世之為人子者。存。即援是以誘中人。感應之理。亦於是乎在。孝鶴編烏得廢也。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二

語諸切而意微婉。自足生人孝弟之心。不止文情引人入勝。

原評
雙題

原評
兩意東作

原評
敘九華一
筆轉入詩
雋妙

原評

懸水山莊詩序

張漢

人生易感者。無如讀亡友之詩。人生所重者。亦莫如讀
亡友之詩。讀其詩而感。則以其所嘗經之地。與所與游
之人。所閱之天時。所歷之人事。皆歷歷尙在目中。而奇
欲與賞。而疑欲與析。其人與其骨既朽。而不可問。如是
則感生。讀其詩而重之。則交非必心深相契之友。詩非
必心深相許之詩。亦必簡取而存之。存其詩。蓋以存其
人。後死者之責也。若夫心深相契之友。與其心深相許
之詩。則詩尤重。懸水山莊諸詩。所以往復洛誦而不忍
釋。感亦不能以自己也。青陽九華之山。天下稱尤物。吾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友吳七雲先生家其麓。愛山有飛瀑之勝。因名其庄。生
平多東崖之詩。因名其集。猗彼九華。吾不得而見之矣。
見先生之詩。可以天下之尤物歸之。亦詩中之九華也。
先生與予同第。萬壽科。是時同科並同館職者。爲
詩不下數十人。而任香谷。唐赤子。萬字兆。劉海南。陳聖
泉。泊吾。與先生尤善。聚首言詩。凡十年。嗣予就外郡。先
生不數歲。積官至宗伯。予方應詔上詞科。先生不起。
令嗣恬齋。又與吾同官史。署因出其詩全集。凡四。屬
予一言弁於簡。予愛其詩。固不得辭也。恬齋還歸青陽
有日矣。家祭告乃翁。請陳詩俎豆。公冠之旁。致我序詩

中亦有感
言之慨然

之意且告之曰。故交零落。詩道日衰。往與言詩。僅存香
谷赤子。字兆。海南。聖泉。泊吾。此數人者。至今尙在人間
也。

簡勁肫摯古誼古文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四

具此識力始可以讀韓詩

當識蘇陸亦

道盡不善學太白之流弊頓挫得自然

劉蘭谷詩序

張漢

昔人品唐人詩。杜李韓鼎而三之。近世罕及韓。僂稱杜李。詎韓子詩名以文掩乎。夫韓子之詩。即韓子之文也。相其開闢頓挫。一以浩然之氣行之。詩何必不起八代之衰。與杜公抗行一世。特以杜集衆詩之長。較韓詩尤有文采。有風韻。故人多誦杜而悅之。而韓亦不可少也。試論詩于孔門。杜既聖矣。韓亞聖之配也。有吾與點也之意。嚶嚶古之遺狂。則其惟李矣乎。顧或者謂詩必學杜。聖不可能也。李詩有才。或可至吾。又以為不然。後世學李詩者。東坡放翁似已。然蘇格終下李一等。陸才又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五

下蘇一等。其他學李。不至于李。一流為雄霸。失詩人溫厚之旨。不則入于滑稽。又少大雅之度。其去李將益遠甚矣。神仙中人之不易得也。居今之世。能以杜詩為正。則循循其途。苦心誼極。絕不問世俗人之棄取。亦不顧文采風韻而為之。直欲自成一家。以名于世。吾目所見亦罕矣。往吾見武進劉春函而畏之。今復見宣城劉蘭谷先生。亦同具此苦心也。往食其名。今讀其詩。不大厭吾之所嗜乎。蘭谷舊與江西黃靜山言詩久矣。靜山詩吾未之得見。觀所論之慎。或亦杜韓之徒也。晤靜山。以吾言質之。

韓子之詩。即韓子之文。韓詩如亞聖之配。此種評論。皆夏夏。獨造。敘蘭谷詩止。或亦杜韓之徒。句一點。而蘭谷之身分自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六

向正存詩集序

張漢

敘人詩文
從其地之
名人說來
亦是文家
煥托法此
篇須玩其
淡處伏案
忙中照應
閒處者議
論寓規干
頌之妙

原詩
上言正存
進學李杜
此言李杜
興起正存
兩兩傳神
千古如見
妙絕似六

正存以愛歸成都。經今垂三載。春既祥。必有詩詞見於
咏歌。時時望。寄予不果。風雨之夕。予思正存。有詩懷之。
又未及得達。詩蓋謂成都古形勝之國。浣花溪在焉。杜
拾遺甫。日夕吟詩其中者也。又其山有大匡山。為李侯
奉白讀書處。見拾遺咏賦。載在集中。予俱以不得至為
歎。正存瞻眺其間。二子精神。在烟水茫茫。白雲往來。出
沒之中。慨然復可想見。不且如御氣排神。一追至千百
載之上。直晤言而左右之乎。竊謂有唐一代詩人。李杜
分名家。並名一時。所居遊又皆成都之境。成都以二人
傳。不為不幸也。正存生千百載之後。為詩人生其地。憑
弔其人。不尤正存之幸乎。正存今七月入都。果出詩示
予。清新雅潔。規撫古人。恒不出二家。而又不襲其語。則
豈非二公之精神智力。以及流風餘韻。足以興起千百
世之後。如正存者。有其才。其學。與為後先相望。又可卓
卓自命。為一家之言乎。予恨不見二公。見二公之詩。其
人不亡。予恨不至成都。見二公之詩。其地亦去人不遠。
乃今復得正存詩。而不見李杜。與不至成都。益無憾。則
謂正存之詩。為李杜之補。且為成都紀遊。詎不可也。詩
吾樂誦之。詩吾亦樂得序之。吾序其詩之意。又即吾所

卷三

序

七

原評
氣度岸甚

以評李杜
者作結敗
拾全局相
波壯闊却
非喧奪奪

以懷正存之詩之意矣。予詩於古人。茫無所得。輒日日
好為詩。繼自冷。就訂正存。願與挾李杜堂奧而進之。學
未必逮古人。而志不可讓古人。則吾生平之願。至二公
各擅其勝。亦不必低昂品。隨如楊升庵脩撰。所謂李似
吏記。杜似漢書。兩得其平矣。至謂二公互相譏彈。以吟
詩之苦。為諷少陵。而以句似陰鏗。重與細論文之言。為
不足供奉。亦世俗人之見。恐二公家奴猶生出語。世人
吾主人意。不如此。則世何稱焉。而世為此說。又紛紛久
矣。余因序詩附為辨。或曰。東坡放翁皆學李。黃山谷學
杜。二公之詩。至宋未嘗絕。吾恐學之亦買櫝還珠耳。二
滇南文畧
公可學而至耶。
文有英發之氣。
學未必逮古人。而志不可讓古人。是月棧先生一生
得力處。其與陳存庵書云。君子用世。爭窮達。不爭蚤
莫於出處間。尤為見道。

卷三

序

八

原評
轉入黔卽
轉宗華

原評
所關者大

呂宗華使黔詩序

張漢

今天下詩人。呂坦庵。湯西巖。兩先生。吾師也。其他彭禹
峯。程石門。粘質夫。丁雁水。田山。薑孫。菽山。張匠門。李巨
來。查梅餘。史蕉飲。吾亦嘗得其詩而誦之。天下尙有詩
人。此則論入黔之有詩者。乃今又得呂宗華先生入黔
之詩。先生。吾師坦庵猶子也。其尊人天益先生。青要集
詩。亦與吾師埒。以故中原呂氏有家學。羣季皆能咏。而
先生諭黔而爲詩。尤有關治理。蓋宣上德意。以觀風俗
而格苗頑。又非區區登臨嘯咏之事。然而山水之靈。役
人而爲詩。則勿怪乎其工也。王陽明有言。天下山莫奇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九

於雲貴。吾嘗躋之。謂可破灰堆。冀壤品。隲黔山之言。予
亦嘗六過黔中。屢有咏吟矣。以彼關嶺。盤江。犀牛潭。飛
雲巖。張三手。影壁。文德閣。諸勝。詭奇。怪特。彼詩人者。方
駭而愛之。顧少之乎。雖然。山水之靈。役人而爲詩。未嘗
神不鍾於人而爲詩。彼周漁璜。張志尹。陳聖泉。潘元亮。
王犀川。諸太史者。相繼起黔中。吾愛誦其詩久矣。先生
有采風之役。或未嘗不心儀其人。也。

簡峭跌宕尺幅中具有方丈

黔中周漁璜宮詹詩已有刊稿其張陳潘王諸公詩
微此序世竟不知其名又如序懸水山莊詩兼及任

香谷唐赤子萬字兆劉海南陳聖泉之能詩先生之

宏獎風流何其至也頃湘潭張螺山慤田來宰吾滇

言其叔祖紫峴公名九遊滇曾善月槎今遺集具在

有寄懷月槎侍御云益郡有張叔醜文冠漢儒常誇

三島勝邀我異龍湖夫子註經處梅花三十株因風

相問訊兩鬢有霜無當時頗爲月槎先生贊賞揆愛

而求其全集讀之大有嶺南三家筆意若使月槎先

生見之亦必有序矣因勸螺山亟梓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十

澤州陳白村問津集詩序

張漢

如流水悠
然不盡

慨然長增歎息也

流彌支而彌滴道盡詩教之弊文亦波瀾老成

原評
詩有源頭
文氣亦有
汨汨然來
一往莫禦
之勢

原評
感前感後
感懷良深
不脫流水
而文氣亦

子少好為詩。白首其中。於詩之義。辟河漢無極也。陳君
白村。一日忽過予。出其詩。下問。自署曰。問津集。予讀而
好之。笑語白村曰。是知津矣。吾以君為異之問。曾於予
不知津者之問。雖然。吾聞之。詩有源焉。古者三百有五
篇。如黃河之水。自天上來也。流而為駮。沿而為選。訖
唐宋至今。流彌支而彌滴。為詩者。不可以數計。而世之
稱詩者。率以唐杜甫為淵海。詩備眾美。海狃羣流。觀之
者。難為水也。彼其詩曰。波瀾獨老成。此一語。可窺其涯
涘矣。而竊恐學海者。不至於海。終亦向若而歎。問詩。其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十一

問諸水濱乎。亦不必於詩問詩也。白村起家。在唐魏之
間。以彼二國。在三百五篇中。亦仲尼所許。又況以詩屬
商河以西之風教。至今固殊絕也。白村能為醇雅雋逸
之音。而不好為詭譎之語。以及纖穠靡麗之句。彼其詩
自得於天也。其亦有得於地耶。抑白村與予。同歲官中
土。後同歲棄官。經十有二年。而復會京師。日南坊之南
對宇而僑居。以斯以夕。得以商訂風雅之事。此豈曩日
伊洛之間。浮沉上下於狂波駭浪之中。之時之所計及
而猶有斯日乎。閨宦海之茫茫。卒有岸可登。而歲年冉
冉。又如中流之水。日逝而東。而不能為我少待。予不覺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十一

趙葭涓我軒詩序

張漢

往讀何石民詩。以我堂名其集。今者趙君葭涓。又以我軒名其詩。屬予為序。聖人無我二公之意。何居若曰。我自為詩。為我之詩。我自用法而已。而吾獨謂我之為我。萬物皆備。備不備。以其詩。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貴亦不徒以其詩也。我有存於詩之上者。予與昆明趙葭涓交。垂三十稔於茲矣。往悅葭涓温雅有態度。味冲夸而情復懇摯。落落無塵俗之風。詩亦如其為人。予意吾滇才如葭涓者。可使之出入禁廷。以詩而鳴國家之盛。亦吾里黨之光榮。而天乃不置諸此。歷年徒理州。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縣事簿領紛如。猶時時吟詩不肯輟。有詩名吏不俗矣。勿怪其詩之日工也。時宰成安。梓其所為詩集成。予為攜歸之。試參之我堂。我者各我其我。則有人堂焉者。各堂其堂。有人軒焉者。各軒其軒。而非以堂堂名堂。軒軒名軒者。之以怪僻自尚。殆有存于詩之上者。我軒其以我為知我乎。即語我堂亦未必不以有以許我也。文有南華筆意。以詩論之。堂軒固各我其我而我堂為勝。

王子京詩序

張漢

吾鄉先達。以其詩鳴者。王疇五。謝昆臯。馬宣臣。及家明遠。幼僑。趙巨輿。李仙蟠。段浴川。晴川。尹西民。孫南軒。何石民。甥何玉山。予往同官。在京師。酬唱。醉飲甚樂也。予出就郡。斯道遂廢。十三歲。復起予為官。盡諸公無一人。在京師者。昆明王子京先生。向未與同官。夙耳詩名。今官在京師。同注名柱下。謂老成零謝。得一人不孤。而子京乃不輕言詩。予近亦倦吟。漸不理風雅事。一日。子京示予詩。乃信於詩。其最善鳴者。喟然曰。是可嗣響於鄉先達者。不虛矣。而悔吾一乃析與言詩之晚也。記吾鄉先達者為詩。亦各自為家。疇五似玉溪。南軒似玉川。昌谷名尤著。子京乃不為玉溪之綺麗。玉川昌谷之奇崛。味其所言。似寢饋陶謝。王韋之中。而得味外之味者。蓋疇五以其綺麗為詩之。至味。南軒以其奇崛為詩之。異味。於子京乃得正味焉。是何冲夷淡適。一再讀之。而津津然其彌旨也。噫。知此者。又往往而鮮能之矣。往者。子京雋丁酉。出臨川。李穆堂先生之門。初命為縣學官。逮事滇撫江陰楊賓賓先生。江陰知人有精鑒。樂與之言。安溪相國之學。臨川亦以其才識卓練。謂子京吾老友。不以弟子夷之。兩公器重。皆不盡之。以詞章之學。吾乃郎詩。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四

原評
意上如聽
山陽之笛
有曲終人
不見江上
數峯青之
妙

言詩以進窺其爲人之蘊奧。知復有深於其詩者故序其詩以志嚶鳴之意。與之歌伐木焉。回念王謝馬諸公。又不覺黯然而神愴也。
文情纏綿悱惻。評疇五王公詩亦確惜昆臯諸前輩詩多散失。風流頓盡矣。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五

揭出志字

記云四十日盪而仕五十日艾服官政即

老成多更事之謂也
原評
立論精卓
官人者以爲衡鑑庶無悞官方
作者得力每在取譬此段文氣尤浩瀚

送楊明遠任始興序

張漢

癸亥歲吳藩初平。天子以滇南阻聲教八年。詔特科補辛酉鄉試。石屏明遠楊先生。高才獲雋。一時稱得人。乙丑屈南宮。復兩借計吏。不售。官博士三十年。非其志也。吾滇廣西府瀕于邊。官其地。三年得峻擢。教授例得知縣。去歲先生引此例請部。報可得粵之始興。今秋來京師。謁天子于西苑。試詩文。先生固能詩。得旨果用。其志將大展。今年甲子方一周。鬣髮黟然。自謂得官遲。有不釋然者。予惟士君子仕進。類欲及其早。而朝廷用人。則以老成多所更事之人。爲家國生民之福。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五

二者常相反。卒之收效在此不在彼。蓋年少則恃才恃氣。矜矜志傲。不諳生民之利病。物力之艱難。事事恣其所欲。爲百里將不能托。而老成多所更事之人。久志當世。不得展。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譬如良醫。問人多則智慮益出。調劑合節。應人必無錯悞。古人謂仕宦忌于太速。功名忌于太早。明其所以然之故也。天子御天下五十六年。聲教四訖。人才蒸蒸日上。吾州科第倍他郡。通計九十有五人。前爲郡縣已十人。年來奏最入。中朝。屢給諫。盧先生一人。外此無聞。或者氣數之故。抑出之人爲吾皆不能測。今登仕版者又七人。皆

是何等規
勸
原評
結志字筆
亦老

時之傑物極必反當在此時不汲汲厚殖而志在進取
以彙而征峻擢將不可限量而尤倦倦首望于先生以
其尤老成而所志者大也臨行書以為贈言
前半故作縮筆開出中一段議論浩氣奔騰如龍蛇
捉不住慰明遠正是最明遠後以一點作結局勢疎
密相稱文品當在韓歐間歐陽道濂識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以文叔陪
石民

故作疑問
昌黎得意
之筆

有勁氣

孺折

送何石民假養序

張漢

往讀小雅四牡諸詩以將父將母作歌來論上探其情
而代言之也載觀北山鴉羽陟謁諸章皇皇以不得歸
養為恨雖怨而不怒然而怨矣夫成周之初其臣樂為
君使上乃探其情而代之言其後臣不得養上之人卒
不之問也又羈縻之使勿去漢以後逢萌陶潛梅福之
徒有挂冠以逃者矣至歸養史稱李密迫請然後許豈
士欲成高潔合可留不合可退而乞養必報天子顧乃
遲遲不苟其行耶後世有擅離職役之條而貪祿之士
遂援盡忠不能盡孝自解何微於性也吾里仕而請養
者平江許令文叔吾高之嗣平江而起得遂昌何令石
民石民之治遂也興利剔奸釐然有條理而不苟取於
民暇與諸生論文聞者咸折撫軍知其廉且能也命代
篆宣平瑞安兩邑兩邑事煩不如遂之無累石民補掾
其間不遺餘力事悉理昨歲得上考以思者一言寢其
事石民瞿然曰位升與沉命也吾父年八十五矣吾亟
需升斗養耶盍歸乎來上書請於朝報可然後去始
之欲請養也恐聞者撓其事陰上書撫軍久而民覺兼
程赴撫軍門泣籲約二百餘人撫軍謂疏已上不悔比
其去聞有板輪以卧者治遂之善吾愈益信又恨不得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六

收捲上文
一波三折
音流簡外

原評
再振一段
有氣力

適應起筆

仍以文叔
作結

親見其事也。天子以孝治天下，乞養者必得請。養

一子方許終養，近例親齒八十，雖有昆弟之子，亦許乞

身而歸。石民援例請奉，賜封之命以去，所謂養之以

祿耶。而善政噴噴，遂人士之口，是乃不負父訓，以不負

吾君吾民，又為以善養者視區區升斗，又多乎哉。今

夫廣土衆民，中天下定四海，而王君子之樂不與存，得

一日之養，雖諸生白首持一經奉半菽於高堂，亦抱至

樂而有千古矧以仕去位逮，親存者石民此請。北山大

夫及唐魏仕者將不能釋於其懷，而苟生逢小雅之世，

吾猶以作歌者徒探其情，至快然使所望之克副，未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九

或有石民而克副其望也。詎非人子之幸而聖天子

之仁耶。比秋歸有日，其從弟自京還，遂吾以序歸之文

叔聞吾言亦必以為快也。

一氣舒卷議論條達一瓣香在六一先生久矣。原評

氣魄絕大絨線極密猛鷲無前中饒有紆迥之致昌

黎而後此足嗣音。歐陽道瀛神洲識

儲六雅存研樓古文序 張漢

辛丑之役禮闈與分校，最後得卷峻潔似先正奇之嗣

讀五策精核疎古尤不類時人所構，上之主司大激賞

卒以壓卷啓封注名姓，知為六雅一時胥獎，謂是榜得

人然而有忌之者是科榜多名下士論者又謂國朝

癸丑己丑辛丑為三名元，此論與忌者口益力比，殿

試不得置上第，讀卷者則謂是卷，歷歷有古音亦未嘗

不知其為文人之杰也，詞是館選未授職，即有疏奏

格於當事不得上，不三年遂引疾歸鄉里，屢檄詔之不

肯出自分以山林著述老於世也，歲甲寅冬予復遊及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吳越紆道義興造其廬，晤語驩甚，時別已十年，六雅齒

七十執禮猶恭，甚予曰是謂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奚

有於是之拘也，於是拏舟城陰，三日月相與揚摧交藝

上下古今所見聞多起予旁，及當世之務亦未嘗迂濶

遠情事中有所抱惜不能畧行其志而措之于世也，自

是別後著述日益繁常以遺我，及今十年家益落耄復

善病猶嗜書史如飲食不輟，昨年冬乃棄世去予心慘

戚恐沒世以後不復見斯人，他無論文之人也，六雅門

人夙多名下士萬編修星鍾吳給練南溪名尤著淵源

誼亦最篤時奉治命劇金，饒存硯樓古文百餘首將校

從此天下
更無知音
古今同慨

一句宕住
旋用開筆
神境

逸氣二字
尤有體驗

星鍾來書謂及門諸子僉欲得子一言弁集首子因憶
往日與六雅論文意有所契與諸子述之六雅之文欲
自成一子一字一句務新雋不苟襲於時人以故經史
而下旁及國語國策外傳叢書及諸子書中僻奧詭特
者無不搜究以為已文論者或以使事多而取材富為
文之類殆未達夫淮陰將兵之善也吾聞之氣之充者
物畢浮氣足舉之而能勝也治之工者物畢化治足以
鎔之而能精也六雅文不自嫌其多而出之以淮陰將
兵之意以若所好似近孫樵劉蚘之所為而以史漢八
家之逸氣行之是以工與力悉敵至於酌焉而能肆六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雅自成六雅之文耳譏彈何問乎今夫生人之性嗜好
別則酸醎殊雖善調味不能壹其味以調天下人之口
而各得其味者則有味外之味共嘗之則共契之不以
稠之異者之人諸子存吾說於集中或以其同者也請
質之天下同者六雅之文者

疎暢中自有頓挫後幅論文尤罕譬而喻

東土人往
西天求經
西方人亦
來東土求
佛遇諸途
相視大笑
而各返如
是如是
原評
轉入文章

原評
突出文孫
原評
往復不已

胡襲參時文序

張漢

古者鼎彝刀劍之屬與後世異製原其初亦愚夫愚婦
習而識之者耳後世事淫奇尚彫飾而古製亡間有存
者輒詫而異之乃有識者為辨其欵識指而自之謂此
為誰氏之器聞者亦詫而異之究其初寔古愚夫愚婦
習而識之者耳究何異也唯口亦然饜肥甘者薄太羹
元酒之味惟耳亦然悅新聲者聞韶護而欲卧矣士之
於文章也亦然吾門人胡子襲參往錄其所為時文行
世集既成復續四十餘首問序於余襲參之問序也豈
非襲參七應有司試俱無人薦丁酉之役予識而薦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倖而中之必能道其文之所以然乎夫襲參時文古人
之文也有蒼然之色如大器之不琢焉以為味而味之
有太羹元酒之味以為聲而奏之朱絃疎越一唱三歎
有遺音者矣吾評其全集較關中制義又高一倍乃日
愛玩至欲忘眠食世之人誰不同此口此耳此目乎何
薦者之少也吾鄉能文之士有陳錫文孫焉文開逸雋
峭語以襲參予往長而愛之以為不及文孫獨不遇襲
參予得而薦之倖而中之視文孫之不遇不為尤幸乎
吾乃於是思文孫不置也今夫士人之窮通命也而文
章之遭遇亦有數焉不能定然而能文之士獲薦而中

原評
錢明四教於二餘紀事詩忽補入
彭南地同長心深相契之友與心深相契之筆墨也

原評 一束

原評 結亦冷然

天下人共快之。能文之士不遇識者不得薦而中之。天下人共憤之。人心之所同也。襲參吾既薦而中之。聞者無不為彼快之。乃一薦而中。四試春官。又無人復薦之。聞者無不為彼憤之。吾亦且為彼憤之。匪私襲參。甚矣。知己之難也。安得襲參再薦而中之。安得天下之士。有文如襲參者。盡獲薦而中之。將天下有志學古之士。尚知學古可為也。彼不薦襲參者。乃以能薦襲參為異耶。

機軸氣息頗似昌黎 歐陽道源神洲謔

溘南文集

卷三

序

五

原評 總提

原評 轉溯崙

谷士而遇 知己古今 快事能有 幾人此先 生所謂科

查濂秩有 際亦關其 各之隱埋 良可慨然 長江大河 天所以限 南北何地 無才世乃 多以方隅 爭雄長陋 矣 原評 溯崙一束

奚溯崙時文序

張漢

僕在館職垂十年。以得賞佳文為幸。丁酉之役。得胡襲參宗緒。姜賦山。湘庚子。得奚溯崙源。辛丑禮闈。則得儲六雅。大文置第一。復得李奕夫。開葉。鄭孟孚。佑人。彭克家。仕商薦而未售。得帥宗德。念祖。庚子之得溯崙也。主試事屠艾山先生。亟賞其文置第三。溯崙以南卷入京闈。是為南元。嗣是三科不第。丁未閱報。則得第復第二。人予喜而謂客曰。咄咄溯崙不能嗣六雅而元耶。客曰。士果名士。能為文得遇知己。不必爭第一人也。古之名士不獨董思白。黃葵陽。陳大士。黃陶菴。諸公。不以第一

溘南文集

卷三

序

五

人傳。即東坡之於歐陽文忠。亦不以第二故貶聲譽。其文固千古傳也。因問溯崙及七子文何如。吾子何好之。如是。予曰。是非予一人私好也。今夫文章之判南北。如有限焉。晉人謂南方之學得其菁華。北方之學窮其枝葉。而吾師呂坦庵先生。則謂司馬子長生於北。踰江蹈淮而南。文益奇。子游起南。服北學於聖人之門。乃以文學得聞大道。南北兩地相濟而後有成。自古而然。溯崙起南北之間。文得其菁華。亦復精深雅健。直窮立言之奧旨。予序而行之。不足為吾門之光乎。因言襲參之文如幽巖選壑。蔚然深秀。刻畫欲成一子。至於出神入化。

原評
推評諸子
亦的當

原評
磨起
應非私好

之處有非人力所為六雅則典贍風華時復傳峭如離
騷美人香草亦山鬼湘君之奇譎兼而有之奕夫賦山
二子文相似冲夷淡宕簡而有則皆類羅文止孟季克
家古與雄渾其波濶意度直以古文為時文宗德則峭
刻似襲參又自成一家不願時人之好諸子之文吾得
而有之不為不幸也顧襲參六雅奕夫克家宗德俱有
尚集餘無尚集者其文具在予方欲彙而梓之公諸天
下之同好者

前幅健拔後幅老蒼中間議論風生有蘇海韓潮之
概文之醜而肆者隨汾宗後學介職者慨識

漢南文集

卷五

重

原評
不忍二字
嗚起有氣
勢
對舉處闡
發透亮

翻得醜快

引孔子為
斷抹倒一
切

又引舜辯
證亦足抹
倒一切

嚴韋川刑鑒序

張漢

常熟嚴韋川先生纂刑鑒既成屬予為序客在予舍讀
之問予曰天下可鑒亦孔之多奚獨刑之鑒也予曰嗚
呼韋川先生蓋重有不忍於此故為是鑒也昔夫子謂
政刑之效淺於德禮非謂政刑可以盡廢也德維生長
辟春夏而政亦載德以行禮維肅殺辟秋冬而刑亦準
禮以定王道不可廢政刑所以濟德禮之用也帝舜之
世以火以水以穀以教以刑五臣相因而治缺一不可
乃或者謂禹稷與高遜有三代柏翳之後秦并天下不
能久最後趙宋有天下咎繇之祀僅有英六國以刑之
故予獨不謂然昔者于公治獄多陰德且欲自大門閭
以下容駟之報豈比咎繇於酷吏以為逸於三代之祚
乎孰是言之鑄刑書者羊舌肸以為非孔子亦不以為
古之遺愛為兒啼泣於既沒之後矣刑何累於咎繇乎
或者又曰咎繇為士象以典刑流鞭扑贖賊五者是已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甫刑謂苗民弗用靈制
五虐之刑始淫為劓剕椽黥即內刑之謂帝堯用之夫
苗民發閭惟腥舜方過絕之使仁必不以至仁教至不
仁之事則是內刑夏商無明文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
亦出古文尙書不足據肉刑或昉於有周吾亦不能信

漢南文集

卷五

序

美

原評
王論

原評
總結不忍
二字

原評
因結中有
漁致

原評
進一層論
更妙

原評
應起處擴
開作結想
亦合著書
之本意

其說大抵內刑亦聖人不忍人死之心也民罪當死威

以此刑尚得生使各有所守以養之故秦漢相沿未嘗

廢而孝文帝以一女子之言除之又嫌變古總之聖

人之心同歸於不忍而已章川先生以進士起家累官

有仁間嘗纂刑鑿適除楚南副使而書成是時上方

修律例全書勅下有司著為令而此書引經為律引

史為例律例用懲經史用勸輔國憲而法戒昭如一

鑿焉予故樂於為序也指日槐棘之間晉先生一位象

彼黃中而華實赤心而外刺者以作天牧吾見無疆之

辭咸中有慶有馨香之德五刑且措不用焉刑鑿之效

庶其成矣乎客題予言曰有是哉是書成乞一册為鑿

夫是書成豈特一人之鑿將人人鑿之吾賀章川溥仁

言之利不可勝用也

覲定不忍二字層層搜剔筆筆掩映後幅說到刑措

不用無非推廣此心一結尤覺悠然不盡此種文真

足壽世蕭大經識

淇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原評
總題一筆
開下三段

原評
含毫渺然

有此樞紐
文氣乃不
平

河南郡志序

張漢

予既守河南郡之三載按郡志周歷名勝未及半時復

閱郡志卧而遊焉所以補其缺也客有過予者時時訊

郡中名勝予笑不遽答客問予曰物有物始人有人

至物亦有物至舉其詳他郡有能爭勝者罰我巨觥吾

不解客曰何謂物始予慨然曰嗟乎彼造物者何為者

乎無始之始渾渾閭閻吾不得而言之矣自有天地斯

有黃河而河出龍馬圖之始也有河有洛洛乃出龜書

之始也閩山采金鑄鼎象物鼎之始也金門斷竹觸孔

成音律之始也陽虛象形鳥跡我師字之始也有音有

字叶律諧聲採風擇謠二南冠之詩之始也他若皦堯

膚成久視長生仙之始也往下授言道德五千道之始

也白馬負經入傳中土佛之始也以問鄰郡有或之先

者請巨觥從事客謝未能曰請問人至予曰嗚呼至人

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生於斯都於斯仕於斯遊於斯老

死於斯吾歷歷能記粵自上古下迄晚今皇也而至狍

義軒轅帝也而至高辛堯舜王也而至禹湯文武聖也

而至周公孔子隱也而至箕山潁水忠也而至龍逢萇

弘義也而至夷齊關羽臣也而至燧人四佐稷契伊傅

呂望召伯武也而至雲臺四七史也而至二班司馬賦

淇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也而至相如及賈博也而至司空張華書也而至曰鍾
曰王詩也而至曰杜曰李學也而至程朱邵張文也而
至韓歐三蘇下至數也而至鬼谷袁李醫也而至盧氏
扁鵲辯也而至六國蘇子壽考而至錢鏐久世幼慧而
至上卿甘羅富也而至郭況石崇他如山則有嵩五岳
之長也水則有河百谷之王也啓母之石世莫爭其奇
名伯之棠世莫爭其名漢封之柏世莫爭其壽也金谷
平原世莫爭其勝也洛陽牡丹九十餘品凡百卉木莫
與爭其王也夫物亦何一非其至哉客於是嗒焉自喪
喟然歎曰有是哉斯郡之勝也予不復請矣客退予並

真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其語書郡志且遺同志焉

排比成文如七發七啓之類亦古文變調原評

奮筆直書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湧出非此滔滔汨
汨不足以形容其勝也至其排比說來絕無束縛之
弊是何等氣力

原評

二起峭拔

田山水敘

物已得立

志之要

教民教士

已得另官

之要

原評

一勒

有線索

一折靈傳

亦覺自視

然

不離線索

原評

緊切中又

風韻

如此照應

化板為活

續盧氏縣志序

張漢

河南郡在豫省為多山之郡。盧氏在河南郡尤多山之
邑。山多故席險而負固。民生其地。性率勁以強。然山多
則奇峯靈壑。拔地而倚天。鍾其秀者。亦往往多靈特穎
異之資。能讀書史為文章。較他邑為勝。夫民性勁以強
當思抑之。使日化於澆。士能讀書史為文章。當思鼓舞
而振作之。如彼璞玉。需雕琢焉。庶煥然發文章之光。以
上副 聖天子好文之治。而向之官斯士者。俱未之講
漢承乏河南以來。時時以二事為心。以故盧氏強者近
亦浸以澆。士讀書史為文章。亦日以進。而又不時時

真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與士民接使之盡有所成就。方駸駸未能已。吾鄉振羽
毛君。以孝廉為盧邑長。與士民較親。教化亦比予倍捷。
未一年。治乃日新。比予益有成效。蓋邑有強族。治以子
產之刑書。士有良材。先以子游之學道。以故訟獄衰少。
民安耕作之常。颯颯乎絃歌之聲。互出井邑間也。今日
之盧。已迥然非復昔日之盧矣。而毛君治盧。才期年。又
調考城令。將去盧。以所續脩之邑乘。屬予。予于簡。是時
予以解河南篆。將膏車。謀還吾鄉里矣。而盧民之反強
而化於澆。盧邑中彬彬有文之士。尚往來吾心。不能舍
盧之山。予則屢遊歷一二。竊以不得周覽。徧躡。盡發吾

原評
悠然神遠

層層照應

烟雲繚繞
中自有真
仙出現

章法如蛛
絲馬跡文
情如啼鳥

落花
收亦道緊

何中磊柯靈奇之氣。悵悵然如有失也。夫盧在河南為多山之邑。向守斯郡者。率怖其險仄。足跡卒不達。而子行縣凡兩至。時見山水而悅。故為詩有曰。攔街笑語兒童喜。四十年無太守來。蓋親見盧之人士。以太守來為罕遇。而如堵聚觀。羣且為快。而吾亦不以登臨上下。徒為流連山水之樂也。夫邑有人民。見太守何必為快。或者以見太守。如子弟之得親其父母。俾人人獲近而言情。為太守者。亦得面命耳提。勤宣聖天子之德威。使人人畏神而服教。較深居簡出。徒煩文告。尤親切而周悉。傳聞亦易。徧而盧崇山四塞。壤接西陲。得之按行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餘而瞭如指掌。議防議守。乃益善且固。亦守土者不可畧也。于序邑乘存其說焉。

層折太多。恐易散漫。開端從山說起。妙能處處映合。至將盧邑之治讓美于人而已之身分。自在尤為用筆之高。

總為續志二字設想。著筆掃去一切陳言。自與序原志有別。其實無所不該。所見尤大。臨汾宗後學尤穢

陣馬帆檣
無此雄快

質實自白
說來自覺
纏綿排側
凄楚動人

家史傳記序

張漢

家史傳記一書。予追述吾先世之事。所為作也。人家于先世之事。吾知之矣。當其時。耳目聞見。因循弗錄。過後思之。輒百無一二。每見易世以後。人訛及父祖之事。茫然不識其所為。既不能起九原而問諸古人。又不能使其先人之行。垂其名於後世。世祿之家。不朽安在。則吾不知之矣。竊嘗思之物。本於天。人本乎祖。祖辟諸水源也。髧諸其本本也。涸其源。流何長。蹶其本。枝何茂。仁人孝子。蓋惻然傷之。家史傳記一書。漢所為不忍不作也。記吾家先世之事。漢少時嘗時時聞之。聞而遺記。復進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而問之。問而識之。故吾生不逮高曾。如見高曾以上之事。乃至於今。吾祖棄世。且三十餘年矣。吾父。吾母。及吾諸叔。相繼棄世。亦三十年。吾祖母。雖耄。猶時或語言及之。嗣是。祖母棄世。世父獨存。吾宦遊京師。又不得時親左右。祖母棄世。垂二十年。世父棄世。亦十一年。至於今日矣。每憶及先人之事。老成俱罄。無微不信。不禁泣然而欲泣也。嗚呼。數典而忘其祖。傳訛其不嗣。周公古稱達孝。則以能追述先世之德。播之詩章。使人歌咏周德。至今日不忘。漢不肖前人。亦詎敢自謂能孝。而竊恐先人之澤。忽焉廢墜。則忘典之所訛也。罪滋深矣。因是追

如此收煞
是善乃不
徒作

敘前人一言一行彙分纂記命兒輩錄存不恤簡陋俾
吾子吾孫神明其意有所感發而興起用是寢昌寢熾
明繼述志事之大義以無負吾守先待後之苦心則皆
此一史之所繫也
前念祖父後顧子孫低徊往復一唱而三歎有遺音
者矣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原評
一段以為
官攝人孝
廉

旌表李節婦詩册序

張漢

吾鄉江川李君九標乾隆元年恩科舉於鄉明年舉
孝廉方正抱檄入京師嘗過予揖而言曰吾母今年齒
一周甲子矣母蚤歲為未亡人吾兄弟方飲乳而孤賴
吾母以鬻以誨以有今日今年當事請於廷以母持
節幾及四十年當表其里舍同人賦詩誕日以為祝吾
子盍先之吾聞之孝百行之原也又曰士百行莫先於
廉女百行莫先於貞以故國家選賢表善匪是勿舉而
吝稱其實則難漢世近古舉著作不知書察孝廉父別
居已有是諺漢以後可知而吾不謂世終無其人也今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日之舉母節而子賢同年表上於朝守是不足增人
倫之重為鄉里戚黨之光榮乎於是之官復贈之以言
曰吾子今者奉天子之命得百里而子之行有日矣
雖然吾聞諸曾子泄官不敬非孝也抑古之賢母子奉
之以不義之藏亦艱然不受所謂以善養正以孝廉方
正者養之而況為母貞正而固之母也久於苦今乃得
其甘即其子隆遷累秩列鼎而食重茵而坐亦將淡然
安之如其素有詎日甘旨羶鄉之味即易吾毀菽飲水
之初歡乎敢告同人此尤可為母信也盍賦詩張之
筆意醇潔因其母以勉其子是前輩風義

原評
起鄭州

原評
出雲詒

原評
出制義

原評
此下筆饒
有分寸

原評
心岩

毛雲詒制義序

張漢

鄭州在春秋時為王畿內地。生其土。率能文章。一人有詞。四國。頌之。仲尼所許。為命之善也。傳記鄭七子。聘享各賦一詩。以見志。一時風流文采。照耀鄰邦。至今鄉土猶傳而誦之。鄭固蔚然文章之國也。而吾友毛君雲詒。起鄭州。適當其地。假令雲詒在春秋之世。獲與此七子者。賦詩見志。斷斷其間。文采風流。當亦不多讓古人。與為命之役。則所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亦必有以爭著其長。為人國增重。而今時取士。以制義。雲詒遂揣以制義顯。雲詒與子同年。咸進士。子讀其文。而愛悅之。十八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雲

年於此矣。近復往來東道。停軌其家。因得傾筭。藏所著評而次之。蓋雲詒為人。懷文抱質。故其文簡練。揣摩以著其潔。務於醇焉。而後能肆。亦恂恂不失慶歷諸先正矩則。辟諸草木。吾臭味也。雲詒之為文。吾嘗好之。安知世無有同好。以好吾之所好者乎。是時雲詒以宜君令不遂。退而家居。予方免官。亦計欲還歸。舊里。吾兩人俱恬無宦情。不復仕。或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出既無益於世矣。尚區區聲譽之。是尙互相矜詡。以競炫時人之名。如畫餅焉。虛而不可為噉也。如制義何。予應曰。然。吾觀古逸人隱士。如玉義之。誓墓不出。文乃益高。陶元

快論篤論
彼人捫靈
蛇之珠家
藏荆山之
玉者對此
能無汗下

亮歸來亦嘗好讀書。著文章自娛。跡其文章。亦非祇可自娛。而不堪持以贈人者也。奇文共欣賞。固即其所以自娛之具。而後乃知文章不可以自娛。即不可以共賞。不可以共賞者。即不可以自娛者也。雲詒竟隱而不出。文益高矣。殆有可以自娛而不出者。吾乃亟序而行之。使同好者。胥共賞其奇。而後快。不使雲詒長韞諸匱中。而徒自娛也。

溫文爾雅廬陵之遺 原評

前半蹊徑情文斐疊。後半一波一折。發出名論。可為吾輩無數鍼砭。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雲

書日序

張漢

是真讀書
種子乃有
此等見解
閱歷

予先世高曾祖父皆有積書。歲久而缺。予諸生時亦喜購書。凡百卷有餘。仕宦二十年。兒子輩疎於檢視。蝕幾不可讀。辛亥宦成。又攜新所購書歸。度而置之。凡三百餘種。中有賜書。凡五種。列目而存之。噫。何宦之畜也。而何積書之豐乎。纍纍於目。亦殊可悅也。竊意吾少時。即愛讀書。有讀書之力。無讀書之識。及其壯也。宦於京。有讀書之識。無讀書之貨。比就外郡。有讀書之貨。又無讀書之時。乃今歸隱。謂可讀書。以山林老近。乃善病。有讀書之時。又無讀書之力。過此以往。或尚可賈吾餘勇也。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情真語孽節短音長
傅謹齋先生藏書引以條賜勝此以簡括勝其真處則一也

耄智餘草序

張漢

人亦有言老將智而耄及之。諺所謂場光稻盡之說也。夫人有智。或可却老。不能避老。惡乎用智者。雖有智。徒以智老人。勿多用智。老更何所用智哉。然人之智。或用之聲色貨利。則損其智。益速其老。毋甯用之文字之中。猶不負吾智。是亦當務之為急。而勞心苦思。亦速其老矣。開入以往。未之或知。而猶用其智於文字。耄而勤行。耄而倦也。智其餘也。用之文字。又餘之餘也。其餘不足觀也已。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天矯似子警切似古箴

原評
起兩段伏

杜舜夫六十序

張漢

原評
二段應上
交善

原評
展一段有
遠勢

原評
確解可補
毛鄭所未
及

忠州杜舜夫先生。萬壽恩科。與予同登進士第。又交善也。雍正建元。先生宰閬鄉。予亦出守河南。郡閩隸郡治。先生為政務宜民。予尤重之。今上初嗣位。先生由盛京。永吉州報最入。覲。予亦奉。名試詞科。聚首幾年。明年丁巳。長公敬溪第。恩科。與予同史館。先生仍還永吉任。今年除安陸郡清軍來見。天子適歲朝。春盤之期。同年六人。酌唱。飲屢日夕。甚歡。又念同年皆耆艾之年。不忍離去。先生旋之任安陸。記歲今年。蓋彌三百有六十甲子矣。肇秋廿五。值先生生日。兩世同年。滇南文集 卷三 序 完

約為祝屬。予一言書屏幃。以予辱世交。知已深且久。予不能辭。予竊讀詩。至南山有臺之章。而喟然歎興矣。夫南山之詩。燕享通用之樂歌。非祝人壽之詩也。亦非如後世逮其人生之日。祝人以壽而作也。而當日燕享君子。必嘉其德而欲久其生。飲食焉。亦祝其壽。人生百歲為期。詩且祝日萬壽無期也。是不謂失之愚乎。吾竊有說於此。詩人之意。非必曰長生久視。欲存其身於萬斯年之後也。謂君子為邦家之基。而彌丕基者。勸功與邦家萬斯年而不朽。君子為邦家之光。而揚耿光者。勸名與邦家萬斯年而不晦。是以詩祝君子。不嫌與祝君

原評
二段應上
見為政足

原評
苦心耗力
在此一句

原評
交互關東
西有情致

原評
臺萊點綴
作結有姿

原評
致

原評

原評

原評

原評

原評

同詞說詩者以意逆志。不可以詞而害志。則謂周召望散之徒。功與名至今存可也。為先生壽。不於是詩而通其意乎。先生宰閬鄉。廉而不純於用。能民可德化。以德化之。吾所贈言。謂民有謳歌懷杜母。吏能清白比楊公。以其地也。其治永吉。則廉而純於用。能以文教未興之區。當禁軍雜處之地。德又以威濟之。京兆吳小穎先生。以謂支撐獨有其力。而調濟良有苦心。皆實語也。蓋十有四年於斯土矣。彼於民也。父而母之。好所好而惡所惡。關以東有惠音。較關以西不胥有同聲焉矣。予忠州杜氏。在蜀中為望族。先生弟昆父子科名競起於一庭。滇南文集 卷三 序 完

又文章政蹟。照耀鄉邦。為一時衣冠家盛事。延世之昌。皆先德之長也。臺萊之屬。無不有山。所韞含無盡藏。如此也夫。

說經處醇深敘事處簡古有典有則卓然可傳。年弟萬承蒼讀

於灑脫中見古奧。於援據處見排宕。筆力遒勁直可。追踪左國。王說詩得體。尤推卓犖。館侍與應枚讀。渾灑流轉。濡染淋漓。化筆墨為雲煙。乃有此得心應手之技。

徐子健壽序

張漢

原評
謂仁者
之善知
日觀非
即非理

勉懲惡
又亦發
情動于
不自知

原評
通論

震川歸氏曰。生日祝壽。非古也。古者愛其人。欲永其人。有岡陵壽考。黃耇萬年之祝。見諸詩歌文辭。不必于誕生之日。生之日。思我身所自來。劬勞不能報。鬱結于中。皇皇不自釋。至生不逮養。則列鼎而食。累茵而坐。尤不能不動于中。莫可禦止。君子終身之慕。發于性。動于情。不自知之也。昆陽徐子健先生。今年六十一。其門人天柱。令洪子際。可適在京師。未蒞任。索予文為祝。先是先生年六十。先人服未除。有請為先生壽者。先生辭不聽。以詩四章謝鄉人。事乃寢。肫肫懇懇。有終身之慕。令人讀不能竟策。顧昊天罔極。人子之心也。門人以其未禫。不請祝。仁人錫類之義也。昔王哀問門人讀蓼莪。情不能自勝。門人慰其孝。廢蓼莪詩。不讀。先生門人不祝先生。生于未禫之時。以慰其志。禫則祝。所以愛其人。欲永其人之意。不大申矣乎。人子思親之仁。弟子愛師之意。並行而不悖。義與仁俱。禮以義起。生日祝壽。非古禮。禮又在其中矣。吾聞先生家有世德。始祖由崑山家子。滇其祖為桃源令。有聲太。先生為新興訓導。校士子有法。先生繼其學。馳聲鄉校。庚午薦而復落。以明經老。或以是為先生惜。余慨然曰。是何足為先生惜哉。屈曲之木。蟠

淵波浩渺

近頌壽
效猶是以
理決之筆
亦跌者

根錯節其為枝也。至于干霄蔽日。淵濤之泉決之而東。浩浩乎無有畔岸。不啻晝夜放於四海。詩書之報。不于身。必于其子孫。操券得之。不爽累黍。徐氏計日而興也。子若孫。蒸蒸人文之盛。先生扶杖聿觀其成矣。亦近時謝然。中有通論。有愷惻之情。不可廢也。原評
開首一段風發泉湧。語意肫摯。中間論理極細。極圓。末段氣亦相配。後學周順年識。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四

周母壽序

張漢

君子友其人而善。則登堂拜其母。曷為拜其母。推其友及其母。視其母亦猶諸母也。故拜之。吾謂不必登堂也。夫人未有不欲壽其母者。人未有不壽其母。且時觴其母者。夫壽其母而時觴其母。則未有于母誕之日。不特觴其母者。而不得已而宦遊四方。誕之日。不及觴。則寄文以為壽。不啻拜母而躬觴之。此人情之大凡也。而推其友及其母。視其母亦猶諸母。情亦從同。則夫寄文為壽。使觴母于其堂。固已拜矣。固已登堂矣。桐城周介南先生。予同門友也。曷為乎同門。介南信知坦庵呂夫子之門。與予先後同一師。故同門也。往在京師。與予善。比遊梁。予延而館于署。命三子從學。介南愛而教之。又如其已子。一旦介南謂予曰。吾母今年垂八十矣。十年以前。兩尊人具在。坦庵夫子有文祝于堂。視齋綱文。兩先生尊在同年。亦具文為壽。今又十年。而吾母獨存。欲寄文為壽。冀吾子一言。嗣出三壽文示予。予考先世世德。家學。官秩。譜系。歷歷可記。而吾竊窺介南之意。謂其母獨存。較十年前。又不能無感也。夫介南何感之。與有予自幼二十而孤。兩尊人俱不待其成。十年前。見介南具慶之下。徵文吾師之門。竊中心耿耿。謂我亦

怨耶慕耶。何其聲之哀以思也。

原評。應上世德云云。

原評。又挽到忠。又挽到結。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聖

聖

人子。求一日之養。如介南不得。乃至于今。介南有母。已耄且強。而猶以不具慶一堂為恨。則夫人子之情。亦誰謂有厭足耶。漢于是為文師之。以寄吾推其友及其母。視其母亦猶諸母之意。而三壽文所載。不又復述也。至訛孺人出。左氏為忠毅公同族女孫。忠毅又介南祖姑。父介南先世遭家難。得忠毅始克嗣世。介南追述而及之。而孺人母德母訓。無怪其賢。以生有自來也。孺人附忠毅以傳。可以壽矣。又不必予文也。

開首虛講一段。為序意已盡。後實寫介南妙從己身上咏歎。而出文之最足移情者一結。尤有江上峯青之致。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聖

滇南文畧卷二十二終

接軸筆妙
如屬
原評
至情不盡
惻惻動人

序

國朝

吳復古滇海集序

杜詩分韻序

侍母弄孫圖序

送叔甯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養蒙圖說序

贈胡浩然副府序

四書文自序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送粟太守內轉序

三烈紀序

送鞏學使復命序

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時佛山快遊詩集序

咫遊草自序

陳宗五遺集序

平苗紀畧序

陳鶴山詩序

文清要語序

陳沆

陳沆

陳沆

陳沆

陳沆

陳沆

陳沆

夏冕

夏冕

夏冕

夏冕

趙涓

趙涓

傅為訥

傅為訥

傅為訥

傅為訥

杜公撫彝圖序

送嚴明府入覲序

張宜軒詩序

屠赤文詩集序

脩石屏志序

羅青堂制義序

孔衍祺

羅元琦

羅元琦

羅元琦

羅元琦

李因培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二

滇南文集卷二十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諸城劉泌衛川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序

宛平史兆蘭蘭廷鑒訂

保山袁文典時亮

蒙化張登瀛題

石屏賀錫綸汝欽校訂

受業 保山丁杰 同校

吳復古滇海集序

陳沆

金吳陶二公並列正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一

是讀史時初心不是喧客奪主

次尾先生孫出落得

如泰山北

斗

寫復古之為人與作詩豪氣勃勃亦惟其

前明南渡之末江南士大夫所在連兵據城邑為明固守如金正希吳次尾黃陶菴諸先生皆起草野奮不顧身號召忠義一時應者甚眾而劫燼灰殘卒殉以死海內至今宗仰擬於陸君實文履善一流可謂烈矣予嘗年誦諸家制義即棟然想見其人既不及從之遊又道遠不獲與其子若孫接履以是知之不盡言之不詳往往以為恨癸未冬於學使孫夫子署得識吳子復古問其家世則次尾先生孫也予固已驚喜過望而復古亦願予特厚時時相與促膝劇談不少間而復古為人聰明奇警無書不讀酒酣踴躍語及乃祖起兵時事與其先世交遊歷落動人所為詩豪宕感激有祖風予與偕歷迤東西二千餘里車做馬煩或入署輒思偃息而復

為次尾先生孫故也

復古詩誠有如此情態吾亦云然

到底收合次尾先生文品文法

文情皆為可貴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二

古詩思愈壯據案呼咤越數日必成帙予觀昔之遊滇者以詩著名莫如用修楊氏其於滇中風土物產言之鑿鑿而近世則推禹峯方伯為雄霸復古詩披奇抉奧得之目及而鏡刻矯變如鑄鼎象物一一酷肖至於鑿石淘金與夫鹽鐵諸利病言之有餘痛焉有用修之淹博而兼以禹峯之奇崛則即以復古詩當滇考可也復古取其自京師抵滇之作合為一集與吾友王子疇五與予序其首予於詩無所知讀復古作歎眉山劍南之遺風未亡又喜次尾先生文章氣節之流衍於子孫者未艾也故不辭而序之以復於古焉

文亦豪宕感激歷落動人與贈胡浩然副府序同是集中傑作至所謂鑿石淘金鹽鐵諸利病之作如永平縣云衣寬緣蓋癭金盡尙淘沙點著石云平泉酒未醒點蒼骨已碎誰云片石娛不敵千夫未次白崖云羣蠻火急爭鹽事旅客星馳覓酒兵滇南民困云索窮石室金銀氣微盡黃童黑白鹽亦知蹈地成租稅無那貧民病莫矜未必黃金似土也知白雪定非鹽多恐君王不忍見可知隅向突無黔真有如存廉斯云言之有餘痛者以此見復古之懷抱迥出尋常云

如此入手
方不是沈
作唐詩序

不託論老
杜詩祇就
分韻指點
幾筆而老
杜全身皆

聚

如題而結
不溢一字

杜詩分韻序

陳 沆

詩家祖少陵。自宋以來。詮釋推衍。不啻千家。虞伯生學士。獨箋七言近體。三百餘首。用事類分卷帙。口尚書。口口箋註。古近體。搜輯無遺。又據史傳。次第其年譜。畧因歲時。以參少陵立言之指。虞以事口以時。隱寓論世之意。斯注杜之最善者。而天津徐公。特分以韻。其全出一韻者。或數首。或數十首。別成一冊。公精於學。杜其為此也。既便於緝檢。兼使學者。知杜老胸中海。涵地負。同韻而變化為無窮。益滂發心源。不受困於險仄之韻。公於少陵之詩。可謂詳且密矣。公始以觀察臨吾滇。不能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媚大吏。棄其官。緣家累留滯六七年。滇人往往為公憤。愧而公方吟咏自娛。暇復從容於詩史之門庭。區分縷析。如此韓退之。稱裴揚二公。唱和詩。謂其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閭里。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如公者。亦何愧哉。往余識公於京師。氣貌豐偉。今春以艱歸。晤公昆明旅館。則貌加老矣。然志氣冲怡。不見卑蹙之色。飲予酒。劇談終日。出詩稿示予。又以杜詩分韻索序。乃知公深於風雅。宜其遭遇困阨。而浩然有以自適也。公事久白大吏。知公者。方謀資公歸。杜詩分韻之刻。惠我一編。其在京邸乎。予拭目俟之矣。

前半縝密後半感慨激昂此古文之極有紀律者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四

侍母弄孫圖序

陳沆

吾友劉子崑來。屆其母太夫人七十之誕辰。先期延畫工。為侍母弄孫圖。縉紳士友咸為詩若文。予適與介壽未。崑來復屬予序其圖。予聞劉氏於郡為世間。經喪亂。業盡。夫崑來尊人象九先生。承其緒。實太夫人相之。辛。苦。樸。儉。以振於既落。而大庇其後。昆願太夫人中歲善。病。又自象九先生。即世。太夫人以一身支拄家政。不自。暇。逸。而崑來初艱於嗣。於此之時。太夫人憂勞之感。為。多。及太夫人年七十。所患病不復作。崑來亦舉數子。諸。孫。所。訢。然嬉戲於太夫人之前。向之憂勞。都為歡愉。而。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五

氣象和藹

送叔甯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陳沆

學校之官。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也。其位卑而祿薄。世。俗。指。為。冷。官。然。其。所。職。掌。者。文。學。道。義。之。事。自。章。繇。之。士。及。垂。髫。後。生。隸。於。學。者。咸。奉。約。束。惟。謹。其。師。道。果。立。有。以。變。躍。自。之。習。使。之。成。德。達。材。以。備。天。下。之。用。則。興。賢。育。才。之。效。比。於。循。良。吏。治。功。且。倍。之。故。夫。君。子。始。仕。有。不。願。為。牧。令。願。為。學。博。者。非。惡。苑。而。集。楛。又。非。果。不。嫻。於。刑。名。錢。穀。之。務。為。養。安。計。也。盡。心。於。職。掌。則。微。員。不。為。負。慚。而。以。文。學。道。義。興。起。人。才。則。儒。者。之。任。雖。封。疆。大。吏。亦。加。優。禮。不。致。與。丞。尉。冗。雜。同。趨。走。其。為。尊。且。重。自。在。也。予。叔。甯。介。學。博。而。才。贍。語。其。品。第。宜。為。清。華。之。選。僅。以。甲。午。鄉。榜。需。次。縣。尹。使。其。循。例。就。職。當。早。遷。擢。乃。以。毛。義。捧。檄。之。義。改。就。教。職。淹。滯。二。十。餘。年。始。得。鶴。慶。之。劍。川。劍。川。近。麗。江。之。中。甸。於。西。地。號。邊。遠。文。風。未。振。科。第。無。聞。以。予。叔。之。文。學。臨。之。宜。若。有。不。憊。然。者。然。於。劍。川。之。士。子。則。可。謂。得。師。矣。昔。宋。胡。翼。之。授。湖。州。有。經。義。治。事。之。條。一。時。多。所。成。就。後。當。事。者。聞。於。朝。以。其。法。上。之。成。均。頌。為。條。式。從。其。游。者。率。為。文。人。禮。部。所。得。之。士。翼。之。弟。子。十。居。四。五。以。此。稱。為。大。學。盛。事。劍。川。雖。樸。陋。然。鬱。極。而。通。必。有。起。而。開。風。會。之。先。者。今。予。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六

叔適爲之師。出其胸中之富有。與諸生朝夕研究。甯出翼下。從此舉於鄉。升於禮部者。濟濟人才之盛。何遽不半在劍川哉。州牧高守村。江右名家。沆之故交也。其才學意氣遠踰尋常。聞數年來政事之暇。勤勤懇懇。所以扶植人士厚矣。有良牧爲之作育。又有名師爲之楷模。有不奮然而興起者乎。予並爲多士慶也。

文師不如經師。經師不如人師。總之師嚴則道尊。道尊則民知敬學。此以道得民之謂也。士習者化理之基。元氣者生民之命。做秀才三字。責望甚重。振鐸諸君子。書此文於座右。應知朝廷不設冷官也。況官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七

也。而師之不更進於父母之謂乎。

重刊養蒙圖說序

陳沆

明太僕卿揆字塗先生。文學治行於吾州前輩爲傑出。先生歷任中外。仕不廢學。所著述甚富。而養蒙圖說。則守大名時所輯錄也。刻成。先生自爲之引。其後再刻於廣平。陳尹而姚安陶贊廷先生。批點之本。其子仲璞重刊以行。序中畧道太僕居官行己之大概。及是書所以嘉惠後學者。揭於篇首。雖未能與小學幼儀等書流播海內。而後有考者。無不知爲塗氏書。微獨太僕苦心。不可埋沒。抑亦傳述之與創始。確有端緒。不可誣也。太僕裔孫某某。追維祖德。每欲重刊先世遺書。而力不及。則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八

常以示友人。而近世响町孝廉某者。素交好。假本抄錄。比令龍門刻於書院。易其名曰入養正類編。不載太僕名姓。及所以得圖說之由。予嘗以書規之。而復書若未見太僕圖說者。及予細閱類編。視太僕原圖。倒易刪節。微有更變。而圖說因仍者十之六七。其得之塗氏無疑。顧不識此君何以諱匿也。沆忝鄉里後進。恨不及先生之時。親受緒言。而辱與先生孫曾輩。義兼親友。聞先生所著仕學膚言。凜然見先生丰采。而是書則因口頭語。啓其良心。固將以覺悟後學。使之感奮興起。原非爲一姓之書。然譬之綴珠爲佩。集腋成裘。可以衣被無窮。願

綴者何人。集者何人。享其利而沒人之善。亦公論之所不與也。先生裔孫。皆有學問。以科名世。其家憤前人著述之心。不暴於後。予因敘其本末。以慰其意。且以表先生之餘烈云。

刊格言以行世。勸善也。其心良可嘉。沒前人以自炫。掩善也。其心不可問。畢竟誠無不通。偽無不破。凡竊美市才者。大都坐心體源頭上。不曾澄澈耳。然而揆字先生亦祇欲其書之薄行。而世之皆善焉。已固不屑與後世爭名也。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九

厚作其勢。以振全局。韓蘇往往如此。

寫浩然赴。援智勇。譽足備宜。其師出有功。

最合機宜。

為功不小。

第一要著。

非特仁義之師論兵。

贈胡浩然副府序

陳沆

生當侯萬戶。歿當裏馬革。忠義慷慨之士。以身許國。所為一往不顧者也。忠義慷慨之士。能保戰之常勝哉。將受命則忘其家。授枹鼓則忘其身。奚暇計利害。然其忠誠奮發。勢孤而氣不懾。冒險乘危。以鬪方張之寇。則天地神祇。若陰來助之。以予所見。胡君浩然之平賊。未嘗不感激歎羨也。君先任開化守備。雍正十年八月。吾屏傑賊謀亂。寶秀汎兵失律。主兵者狼狽奔城。賊乘虛焚掠。村寨漸逼。郊關火照。城之西南隅。奸細潛入。勢洶洶。欲潰。州侯羽書告急。檄調三營會勦。君汎地於屏最遠。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一

獨兼程馳救。越日暮夜抵東郊。州侯要君止城中。君以賊逼近。義不可安息。是夜掩旗鼓。潛伺賊營壘。約在城汎兵左右犄角。為兩面夾攻之計。會清曉。君率兵搗賊營。賊敗不支。而汎兵聞炮聲始出城。觀望拾賊資。君所部三百餘人。不足包賊前後。以故賊得少竄。未全擒。賊然如靈擊電掃。驚潰奔北而已。君勦逐畧盡。駐軍近郊。山村焚劫之餘。黎即得仗軍威。收遺燼自保。君又號令嚴肅。秋毫不擾。或得賊所擄悉還。民愈獲給足。已而尾賊深入。復連勝。遂札菲龍。散賊粟以賑難民。招回附賊山寨十餘處。自是賊氣漸熄。而關州四境安堵矣。君

機亦宜如
比
哀鄂英委
郡鄂氣量
為將者不
當如是乎
無學問氣
識何以為
將一語兜
轉筆力干
鈞
補筆周匝

收合起手
二段亦行
交細密處

起身行伍方其提孤軍與死寇逐角。自張眦裂視賊欲
吞人以為暗鳴叱咤之雄。及乎功成奏凱。則又循循退
讓。毫無矜氣。自君從思茅旋師過屏。所經村墟城市。焚
香頂接。縉紳士民無老少皆向馬頭羅拜。君亦下馬環
眾拜。深自遜抑。一切羊酒饋獻辭不受。乃知君有學問
氣識高遠。非介胄中武幹自雄者比也。君尤善拊循士
卒。予聞其在行間。解衣推食。與下同辛。苦所食俸不足
分贍。往往稱貸給人。無吝色。視霍驃騎後車餘粟肉。而
士有饑色者相去遠矣。大府以臨郡。葬民甫定。借君鎮
本特請臨鎮中營兼。齋遊府。君日督其標。下校技角力。
漢南文畧 卷三 序 上

不腐也。其用意遠矣。予宦遊楚南。未嘗識君。君平賊。予
借眾往謝。聞君談論。悚然異之。而君亦相視莫逆。遂訂
知己。予觀君智深勇沉。善能以少擊眾。行且仗劍。專師
為。天子銘功。絕漠與麟閣勳臣。垂聲千載。區區土賊
之平。不足為君道。顧危在旦夕。使君如他將。退縮不前。
賊黨愈增。勢且燎原。不可撲滅。然則君不朽之烈。此亦
其顯著者。固不得而畧也。因書以贈君。君豈以予為管
窺也乎。

寫胡浩然有將畧文體本自史漢中來。今楚蜀奉軍
事未甯。安得浩然十數輩用之。

四書文自序

陳沈

歲丁卯鄞縣謝存菴先生督學漢中。予始以童子試受
知。再試得食廩。餘尤加賞。鑑先生浙東名儒。好士愛文。
不下宋之歐陽子。滇中才俊之士。由門墻者。率取科第。
為時聞人。而予與馬宣臣。故為侍。凡席最久。先生喜向
人稱說。因得能文之名。宣臣才本高。其光氣不可抑遏。
予牛癸未聯蜚。入史館。予文不逮。宣臣又求深好奇。失
其故步。屢試屢蹶。亦自知其文。不工於投時。弗敢怨
也。後授徒里中。改為顯亮。明白。老文人。頗以為佳。已丑
歲。黔學孫莪山先生。召之入幕。索所為文。閱之。大為賞
異。以為千將鎮鄒。決不土中沉沒。然自是歷數科。摧折
如故。自願年踰五十。恥與少壯爭進。取不復理。筆墨久
矣。癸卯為。聖主龍飛。首科。勉赴塲。屋座主鄂胡兩夫
子。拔諸廢卷。謂華艷擺落。神骨自異。進謁慰勞。有加。蓋
深憐予之困挫。而自喜衡之不爽也。甲辰成進士。蒙
皇恩以縣令。即用。調武陵。地衝事繁。舊業日就疎澗。人
以其薄有文名。勸刊所作。予引歐陽子之言。以謂文章
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予方政事。倥傯。交又不工。奈
何以此。求於茲也。謝弗為。戊申來守衡。衡大郡也。案牘
雜沓。更無休暇。而地有石鼓書院。為宋明諸儒講學之

漢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所前守常捐膏火聚英俊之士講習其間人文以之興起中輟者二年予圖復之延名孝廉宋君席雲來主講席雲呈課藝並索予文刻示生童乃檢舊作文理思致稍可觀者授之計七百餘首昔唐中丞荆川以好刻文字爲恥至服官受職與書生爭文字之長其可恥尤甚顧耆年以此受謝公之知常銘心腑兼性拙無他嗜疲敬精神於制義歷有年所或有一得可以資後進之採擇亦不忍長爲私匿也因書以志愧

靜穆之氣怡人神志非養粹未易臻斯境也

送粟太守內轉序

昆明夏冕冠侯

漢劉寵爲會稽太守郡大治及徵爲司空若耶山谷間五六叟齋百錢以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各選一大錢受之史稱之曰不擾嘗考其政務在勞來安集不以脩飾爲先故上下皆實意流通至臨去而民不忍舍也我公守臨五年有利必興無弊不除蓋其推誠尙質謹小慎微不矯情不徇衆殆天性固然而得之學問復卓乎有據故以慈祥愷悌之心布中正和平之政士習於庠農力於野商賈安於市至年穀屢登人文蔚起豪強無所肆風俗隱然一變也今秋奉命內轉臨人士不忍去公公又極不忘臨臨人知公之不忘臨而又不能再借公也爰繪十圖送之其修學校廣文教也建城樓重武備也築隄防興水利也清大屯輕徭賦也他如勸農賑粟除道成梁凡所施設念念爲生民造福而水蘄自矢遠卻餽遺其行誼風規方之劉寵何多讓焉則斯圖蓋公之實政也他日於絲綸閣下從容退食之餘時一披覽瀟江煥嶺之風景宛然在公目中霖雨所施其先於斯乎此固臨人寢食所禱求而以此圖作山陰一錢公能勿攜之以壯行色也

恬適

越得飄忽
接得挺拔

三峰屹立
應劫不刊

一語兜轉
有懸岩勒

若銓若動
妙義環生

於奔放中
陡

苦矣四字
頓宕截住
倍有精神

推...層
似...收
似...密

三烈紀序

夏冕

純是古文
機漸

悲夫古今之所傳節義者何不幸遭時之窮也然非時
之窮則節義安能顯予讀烈女諸書未嘗不歎巾幗中
存天地之浩氣培國家之廉恥秉家庭之禮教如是其
重且大也況國家鼎革之秋變出倉猝忍須臾活即至
身辱行敗玷及綱常苟非見之至明決之素守未有能
視死如生者予外姑祖母王氏四川兵備道王凝命之
妹歸化縣貢生楊歸儒
妻及子婦王氏昆明庠生王永命女
楊歸儒子德溥妻
命子兄子婦趙氏王永
命子皆清門賢媛秉性貞烈當流寇入滇大肆荼毒姑
媳相依避匿猝遇賊以智給之而相攜抱子投水以死

卷三

序

五

慨然不有其身並不愛其子若孫夫亦念死生事輕而
綱常之所關者重也故當其投水之際老幼六人聞者
見者莫不酸心慘目且有憐其幼小之無知而相攜以
死為詬病者不知不如是則不足以全身身不全雖有
子於綱常安在而後知三母以身負綱常與戀子以求
生不如與子俱死也嗚呼苦矣滄桑疊變數十年來幾
幾泯沒無聞噫辛卯適昆邑段學師有續補郡志之舉
予奉先慈命請於父師具呈入郡志均曰是不可以不
表揚也夫三母之貞烈豈因表揚而後著哉當明運將
終即衣冠之士且有覲顏屈膝身名俱敗而弗顧者况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六

在婦道而一門三烈不約而同則豈非天地浩然之氣
賴之常存國家廉恥之風賴以不墜而家庭禮義之教
於茲益顯也哉予故手錄其實行俾採風者得有所徵
又使後之人捧而讀之克自奮勉無負先烈是則予先
慈之志而亦予小子之志也夫
讀書人於節義貞烈事極宜留心一以培德一以闡
幽一以風世也是文簡潔矜貴亦復激昂頓挫一往
情深

籠得全局

辨揚頓挫
液漏壯瀾

引經恰當

沉鬱頓挫
浩氣空行
文家力爭
上流往往
如此

送鞏學使復命詩圖序

夏冕

滇爲西南奧區山川之明秀鍾爲人才頻年沐浴聖
化文風幾埒中州歲戊申我皇上御極之六年令各
直省學臣開拔萃科欲得有守有爲有猷之士曰講鞏
老先生視學吾滇歲科兩試正文體拔孤寒絕苞苴斥
干瀆從前士習蒸然一變尤於選拔加嚴循名核實兼
文行之優者得士五十有三以獻之天子夫學使職
司得人豈以是爲先生奇獨難其夙夜寅清不立異以
干名不苟容以悅衆而丁甯周至一本嚴氣正性以出
之復命之日行李蕭然諸士念無以報先生各繪山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七

川之勝爲圖作詩送行夫古人之懷人也往往借物言
情因境見志若秦風於伊人托之蒹葭白露一則曰在
水一方再則曰宛在中央而溯洞從之溯游從之其流
連慨慕不覺言之長而意之遠也今先生秦之望也諸
士不忘先生當於山瞻華嶽終南之峻於水望涇渭滄
灞之遙如茲一邱一壑奚足當先生願盼而不知先生
精神畢聚所拳拳不能暫釋者惟此數十士而此數十
士又南中清淑所萃皆羅而致之則先生已罄南中之
山川而攜之几席也斯圖之爲先生作宜矣而未已也
諸士將從先生爲萬里遊升太學之堂講理學經濟之

就詩圖頌
揚學使節
以規勉諸
士文境緝

原相與勉爲有守有爲有猷以膺景運而佐休明
先生乃按圖而嘉之此予某郡某邑所拔尤而升者今
得藉手仰答聖天子旁求俊乂至意而後於先生無
負也斯乃所以報先生也抑山川且爲輝耀云
根之深者其葉茂膏之沃者其光華文境至此殆兼
昌黎送溫石二處士序之勝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十八

絕妙起句
順手帶出
麩葉連蕪
罕譬而喻
通篇關鑿

首藉齋中
確有此一
種情態冠
侯盡情抉
發不願唐

突大教耶
麩葉餘味
四字妙絕
今古

總收一段
章法細密
文彩葩流
一片神行
令人悠然
不盡

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夏冕

物各有味。而知者絕少。麩葉味之甘者也。用之足以戕
生。連蕪味之苦者也。用之足以清心。人未有不甘麩葉
而苦連蕪者。仕宦人世之麩葉也。甘之而得喪分於瞬
息。恬退人世之連蕪也。苦之而優游可以永年。此可爲
知味者道耳。予同官馬君路賅人也。高才夙學。甫十歲
補弟子員。二十五歲。食餼於庠。閱二十年。而鄉貢。又十
三年。乃分訓臨安。夫廣文一命耳。乃得則忻忻。失則
戚戚。推之而老而病。汲汲於升斗之祿。甚之屏斥。勸休
猶瞻顧咨嗟。憾不與此生同盡者。世情大抵然也。而亦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九

無怪其然。何者。廣文又麩葉餘味也。先生曰。我知之矣。
與爲麩葉。毋甯連蕪也。視任二載。請休焉。岸士留之。縉
紳先生留之。同官留之。郡守亦留之。留之不克。作爲詩
歌以送之。噫。非先生教澤之深。識見之遠。品行之潔。烏
能動人如是哉。先生行矣。從此條然。世外心跡。雙清。德
年並永。知必其履優游。登臨不輟。倘言念故人。攜此卷
於松風水月間。流連展玩。磨韻敲詩。將煥嶺瀘江。宛然
在目。其趣味爲何如也。以視夫卿相之榮。得喪瞬息。求
爲先生而不可得者。其趣味更何如也。則連蕪真勝於
麩葉也。高致別趣。純是學六一子風神。

遊賞難言
學步者徒
勞勞耳

語意創闢
却是真情
實理

時佛山先生快遊集後序

趙濱

遊可易言快也哉。無論醯雞井蛙輩。不足與言遊。即諸
宦行商。蹤蹟幾遍海內。而詢其所經。宛若無覩。此無他
中無可遊之具。行無紀遊之筆。斯靜不能與天遊者。動
不能與化遊。宜乎司馬子長之絕倫而難繼也。吾師佛
山先生。性情超邁。雅好游咏。擊鉢成章。良由其讀書時
如入名山大川。通都巨邑。及其登臨覽勝。恒如温故知
新。是以當爲諸生時。即以仙槎名草。遊順雲。遊苴蘭。遊
胸町諸山。自鄉薦後。始得由黔楚。遊歷兩河。抵幽燕。及
其落第。遂慨然借訪宗親。故走汴梁。越江甯。蘇杭常鎮。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泛九江。旋從王學使衡文三楚。又閱歷武昌荆襄長沙
諸郡。而後歸。凡騷人學士。所想望而不得至者。如西湖
洞庭赤壁黃鶴岳陽諸勝。蹟莫不從容收覽。觴而咏之。
雖驢背霜天。蓬窗雪夜。弗輟也。歸而息心教子。養性存
真者數年。詩文一變而至道。康熙庚寅。復有川東分巡
陳公之聘。益快然攜季嗣。由交水分道。經威甯畢節昭
通永甯重慶內江而至成都。訪浣花堂。復由合江過眉
州嘉定叙州。又得詩千餘首。全前錄之。成帖。各手叙之。
雅有龍門筆意。而先生遂閣筆。江天長辭。人世矣。億濱
自己卯。始受業於鳳山書院。有傳衣之目。後遂與世兄

麟川鳳川先後。提南宮而公車兩上。薄宦三遷。遙溯師之風徽。得詩亦數千首。顧遊歷之不逮遠甚。則詩才之超邁敏捷。真遜謝不敏。又可知。但以詩教道脈。倡自吾師。而瀆幸得步。其後塵。悟其宗旨。則辨香有在。亦庶幾不負期許。續承之意。而可與語遊。即可與語道也。今老矣。世兄猶持全集。索序於瀆。展卷之際。復覩鬚眉。如聞聲歎。不啻追隨。臥遊焉。其為快之淺深。可想而知也。姑述數語於後。

江山助人性靈亦惟本有性靈者而後能得江山之助龍溪先生謂中無可遊之具行無紀遊之筆斯靜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不能與天遊者動不能與化遊可與語遊即可與語道善夫

浩氣如見

杯水坳堂

蟻喜得芥

為丹令人

可發一笑

極浩瀚極

渾融

前說得離

繩後看得

如許濶大

即陸子所

謂戶廷已

悠天地則

通也

咫遊章目序

趙瀆

天地之大也。四極之外。尙有八埏。人生其間。縱不能駁雲氣。乘飛龍。而遊乎汗漫。固亦當折若木。奄濛汜。窮五嶺。歷幽燕。而周乎四海之內。苟甘心蛙之井。蟻之國。則亦蛙之見已耳。蟻之生已耳。雖然。是有量焉。有時焉。蛙之遊。蟻之徙。不過咫尺而已。自以為極生平之力。盡山水之勝。無他量有所止也。禹涉九州。距四海。司馬子長周行天下。其他或窮河源。使絕域。遍名山大川。能有所不能已也。非然則山海之經。何由以作。龍門筆意。何藉以傳。西征遠遊之賦。亦且無因敘述矣。甚哉時之不可已。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也。莊子曰。我決起而飛。枋榆時則不至。而捨於地焉。已矣。是非不欲九萬里而南也。無其時也。無其時則雖咫尺之遊。而且若量有所止也。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然而兀處一堂。遊心八極。固嘗思吞雲夢於胸中。搖五嶽於筆下。則雖力有未及。時有未通。固何妨以寸管尺規。而料天地之大。蛙行蟻步。而當四海之遙也。隨筆記之。豈曰螻蝻之鳴。罔顧蜩鸞之笑。

恣縱馳騁蒙莊之遺人。但知吾師恬雅而不知其蒙邁英偉之氣。有時不能自弛。受業許意謹識。豪氣達觀閒情冷趣。

陳宗五遺集序

傅為詩

一篇骨子

一意推出
數層如抽
繭絲如剝
蕉心

其人已不
可及

至行如此
即無詩文
亦足以傳

吾故友武陵宗五才人也。亦君子人也。人知宗五為才人。不知宗五為君子人。即知宗五為君子人。不知其所以為君子之實。若知其所以為君子之實。則知宗五之才。非若王楊盧駱輩之。但以才見也。知宗五不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則知宗五之詩之文之有見於道。而為君子之詩之文。不但為才人之詩之文也。夫詩文之有見於道者。晉則淵明。唐則韓杜。宋則歐曾。雖見道之分數不同。而諸子之詩之文之可傳於今。則同也。宗五有見於道。則詩文之與諸子。可傳於後無疑也。宗五於

漢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三

至此方論
詩文而歸
重見道

反掉更醒
帶定至行

從地方山
川生情他
人以爲正
意先生用
准餘波

學無所不窺。而才足以濟之。於人無所臧否。而是非邪正之間。渾然不露。亦稔然不消。官翰林時。王公大人同館。諸名士及四方來京師者。耳宗五之名。咸樂與之遊。宗五視之淡如也。故人亦不得窺其涯涘。惜乎宗五遭太夫人艱。而痛哭以至於歿。宗五之死於孝也如此。宗五之至性至情。遠過於人也如此。予交宗五十年。相契獨深。才學不逮宗五。何能知宗五之詩之文。今勉從季弟長鈞之請。而序宗五之詩之文。則如莊周所云。不知乃真知。知乃不知也。宗五之詩。源出離騷。參以子建之雄。昌谷之奇。不苟為炳炳烺烺者。文則力追昌黎。而不

襲其貌。平處造險。險處故平。下筆洒洒千言。不加點竄。要皆不戾於道焉。嗟乎。宗五本孝弟之衷。性情之摯。才氣之博。經術之深。發而為言。則詩文皆其精華。非如揚子雲所云。繡鞞而忘性命之源也。惜不得竟其用。而嘔血以死也。予嘗謂人物與山川相為表裏。荆楚雄視六合。山厚水深。其博大幽遠險峻之概。罕有其比。若九嶷三湘洞庭衡嶽岳陽巴陵。以至德山朗水桃源諸勝。皆在湖以南。杜於皇所謂鬱積憤盈。勢必代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者。惟吾故友宗五當之。使天假之年。則其樹立者。自別有在。不僅區區詩文傳世而已。讀宗五

漢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三

詩文者。要當賞其見道。而為立言之君子。勿但以才人目我宗五可也。因序

硬語盤空。妥帖排算。如秋空下鷹隼眼光。甚疾。鵞

氣疏以達。逼真六一一派。其相許以道處。無溢語無

淨詞。尤足見性情之古。吳香亭

思風發而言泉流。難得縱橫與行。別具大觀

平苗紀畧序

傅為記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雷雨之才。撥亂底定。俾又萬邦如舜之五臣。湯之伊尹。周之十夫。漢之三傑。二十八將。唐之二十四功臣。是也。天欲開闢邊疆。則必生文武才畧之人。坐言起行。發蹤指示。龍驤麟振。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如國朝之鄂相國。方中丞。是也。當是時。憲皇帝。勵精圖治。功宏煉石。業壯斷鼇。相國總制滇黔粵三省。中丞公為鎮遠郡守。相國有意戡定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中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屬中丞公。而中丞公毅然擔荷。歷九死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重如此。觀夫提兵深入。神機妙合。勦撫並用。戰守符法。歷有六載。仁恩洽於異種。威聲振乎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雕齒之徒。靡不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絃。與中國編民等。而古州遂為黔中重鎮。要非定識與定力兼到。孰能與於斯乎。計其地。則歸欵七十餘寨。開疆三千餘里。計其官。則文武協力襄事。五十餘員。計其軍。則漢土官兵二萬餘人。計其戰。則大小二十餘次。官之陣亡者三十餘人。兵則十之一二。其可危者九股。建城之役。苗人數萬攻圍。絕我糧道。卒能困糧於敵。奮力取勝。即田單破燕。復七十餘城之功也。又莫危於徹營就糧之

此段振刷精神再追序艱危時

王分明 從後追序 不惟避平 行之病且 以見序紀 畧不同序 覆也

事中公 顯眉如現 亦以見功 非可以倖 成若無定 識定力而 好談兵者 亦趙括之 流耳 總作收束 回映前文

到底無一 概筆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議搖惑軍心。公持匕首誓必死。卒能全軍破敵。即李臨淮。納刀靴中之勇也。又莫危於烏孟井底之截樵。路而勝。算出奇。軻泰幽。嘉即淮陰侯破趙會食之計也。最後蓮花地一戰。氣吞有苗。風雲變色。哈提軍率子弟先登。將士用命。縱有狂梁之獸。跋扈之魚。俱入阱陷。所謂有角皆崩。無心不馴。濯瘴煦寒。爰定九股。厥功偉矣。昔光武遺書耿弇曰。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中丞公之謂與。今天子命將西征。天戈所指。元惡授首。闢荒二萬餘里。寸地尺天。盡入版圖。況古州乃黔東近地。雖去京師萬里。何容久梗。王化。中丞公真所謂天生文武才畧。以開闢苗疆。定識與定力兼到者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蘭友。為吾臨賢太守。持平苗一編。授予曰。請先生一言弁首因序。

局度魄力皆從昌黎洵洗出來。其樸茂淵懿。氣息直逼西京。謹按雍正年間。以思州守調黎平。佐鄂相國戡定九股苗後奉命。西征復以七省經畧銜督師。卒成平苗之功。者張公廣泗也。今文云。方公豈方即張歟。抑張之外。又有一方。與是文當與袁檢齊鄂公遺事參看。

陳鶴山詩序

傅為註

粵東陳君鶴山樸茂君子也。哀所為詩。屬予序之。今海內為詩者。古體則宗漢魏。近體則宗三唐。予謂詩無漢唐。惟真性情為貴耳。山有朽則崩。木有朽則折。無真氣以貫之也。物欠則必敗。惟真性情為不敗。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故予論詩。必先觀其人。鶴山以詩名久矣。壬戌。予入都。居比鄰。而得其性情。及讀其詩。而得其性情之言。夫三百篇亦詩之極至矣。而征夫里婦皆能之。不假學問而工者。性情真也。否則繡其鬢。悅已耳。聞鶴山在刑曹久。同輩皆以擢去。鶴山獨恬然安之。吟咏不輟。噫。鶴山之詩可知矣。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三七

論確而詞簡。饒有頓挫。跌宕雷翠庭

蕭疎澹遠。中有至理存焉。此為畫工逸品。吳杏亭

扼定真性情為貴。故論詩必先觀其人。迨叙其人。却從極閒冷處著。寥寥數語。有呼之欲出神氣。一結收。到詩只八字。更覺悠然不盡。

文清要語序

傅為註

要語者。語之要也。書云。體要。孝經云。要道。要者。簡而當約。而該也。繫之文清何。文清者。薛子也。薛子者。續朱子之傳者也。其為續朱子之傳何。薛子生有明中葉。去朱子二百餘載。理學微茫之會。薛子讀六經四子書。及周程張朱諸儒書。悅心研慮。豁然有得。以其身體力行者。著為讀書錄。始則苦心力索。繼而從容游泳之味。洽焉天地之化。萬物之賾。性命之理。鬼神之德。人倫事物之著。凡見見聞聞者。罔不貫通。而會於一。老守程朱家法。如高曾規矩。醱然一代儒宗。故曰續朱子之傳也。要語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者。誰纂之。祿君纂之也。祿君胡為纂之。讀讀書錄。心有所開。即便錄記。用為省身。冥過之資。故曰要語也。同年王愚存謂予曰。祿君者。吾友也。請序要語弁首。可乎。予曰。可哉。細為尋繹。分類者。三曰存心養性。曰窮理致知。曰克治力行。總其章句。共一百六十餘條。嗟乎。可謂要矣。或曰。朱子纂近思。忠憲纂節要。分類十四。讀書錄。明道之書也。祿君所纂。十無二三焉。無乃太簡乎。予曰。不然。姬公云。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朱子亦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先儒之言。在體認。不在多寡。譬如荆山片玉。桂林一枝。皆可寶也。考前賢名齋。或以泉或

以勉或以成。或以敬。卽薛子亦以敬名。軒奉一字爲嚴師。做成名儒。又多乎哉。薛君之纂。豈有見於斯與。抑鑒此以朝夕考驗。而不暇。其餘與書以問。祿君所心得。老何在。悉以語我。并語愚存。相與鞭近。裏著己之功。洗未免鄉人之恥。不然。有愧衾影。卽讀書數萬卷。名位赫然。皆文清公之罪人也。因序。

樸實言理如真西山論性文字 熊鶴齋

在體認不在多寡。真大儒見道之言。末段可爲偽學棒喝。吳香亭

簡而當約。而該卽不須讀書數萬卷矣。先寫文清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九

能要次寫祿君之知要中藏無數鞭策語末段插入自己交相勉勵用反筆作收通篇皆筋搖脈動只覺語錄爲煩

本州杜公撫彝圖序

雷益 孔衍祺

烏蒙古寶地。甸屬牂牁。烏蠻芒部所居。西南夷種類之一也。與滇黔楚蜀接壤。山峭水飛。溪壑幽險。蠻獠盤踞。其中不習王化。滇黔邊境受其焚剝久矣。雖威戡惠輯。外托羈縻之名。而狡獪自若。永善隸屬烏蒙。地更險遠。萬山攢結。道路難通。較之烏蒙尤稱難治。方其建邑永善大哉。王言命名之意。蓋深遠矣。夫地新闢。急需保治之。人民新聚。更慙撫循之道。惟忠信可以化疑。惟惠鮮可以定亂。於是總制鄂公暨諸大僚。以爲非公不可。會疏特題。由廣通令。調永善。蓋以公前治路南及廣通。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九

仁聲善教。在在有成績也。公承調單車叱馭。不避險危。以雍正六年戊申抵任。蠕蠕蠢衆。不過數十家。公多方招徠。撫慰安輯。籌畫田畝。樹藝廬舍。諸大端免糧賦。去差徭。深山窮谷之中。無不周歷省視。且爲之立防維。儆強暴。因地制宜。因人施政。夷衆始而畏。旣而愛。久且尊。而親之。咸慶其來。而惜其晚也。及八年庚戌。烏蒙叛。大帥進剿。羽檄飛馳。輓運絡繹。公調度有方。民安事治。當烏蒙之倡亂也。蒙轄諸夷。無不從風。獨永善帖然。謂非公政教所至。得民心如是哉。及兵威所加。烏蒙之逃歸。永善者。幾數千百。在諸當路。以爲醜類。欲盡殄之。公再

四申詳覽。留更親身赴轍。哀泣請命。諸當路鑒其至誠。為民命允。公加意安輯。使無失所。迄今飽煖安居。各遂其生。公之德也。子產之相鄭也。誰嗣興歌。召伯巡方也。甘棠著咏。由是嘉乃不績。克奏民庸。旋補霑益。而公之寬嚴適中。措施各當。緩急次第之間。所謂盤根錯節者。亦勤勞厥心矣。夫由路南。廣通至永善。抵霑益。治行遍兩地。隨在謳歌。如出一轍。蓋公讀書有得。至性過人。故其經理變化。有非尋常之所可及者。敬列圖繪。上之一天子。願採輿歌。播之管弦。垂示於無窮也。茲拾其大畧以爲之序。

真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逃歸千百人中。未嘗無叛民也。安知非難民乎。請命安輯。一舉萬然。好生之意。永善不可不建。杜母祠也。杜公名思賢。遵義人。倪蛻翁亦有撫彝圖記。尤詳贍。然此文醇潔均足。以表揚杜公之賢也。

原評
蘇氏父子
大力包舉
得力處
江河初決
沛然莫禦

原評
蘇氏父子
大力包舉
得力處
江河初決
沛然莫禦

送嚴明府因公入覲給假定省序 羅元琦

嘗博觀載籍。歷徵古名臣碩彥。類皆有過人之識。拔俗之操。舉一切嗜好攻取。澹然無所櫻其心。而忠愛根於性。生每飯不忘君。父其稟於天者。既淳且厚。又必馳驅鞅掌。悉杜其居息。燕燕之思。以遍閱乎九州之蕃變。紛綸而識以諳練。而充守以閱歷而定。然後初終一節。有以鍊其材於有用。故能流鴻樹駿。爲國家柱石。霖雨者。蓋非偶然也。邑侯嚴霽如。幼穎異。夙成。未弱冠。魁於鄉。旋對策。螭坳受。聖天子簡畀之隆。捷膺民社。蒞真之羅次。見者咸驚訝之。願侯獨厚重。謹飭以簡靜。

真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爲理行政持大體。凡舉措。爲老成所弗及。平居剗華務。實約已便民。省事以恤下。不銜名。不弋利。以營競徵逐。爲恥。卓哉古循良遺軌也。今夫仕宦之瀟人也。士即矯然自好。濡染其間。鮮不從風而靡。彼熱視夫競能鬪捷者。日攘攘於喧闐烜赫之場。依附攀緣。善爲趨避。極爾縫投合之工。泐恣醜。以伺承意旨。而其實借寵憑權。徒恣意於玩好聲色。以快耳目之欲。往往畏遠道之役。而樂衽席之安。航軒闔之逸。而苦征途之憊。語晏游則色飛。遺艱鉅而神沮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侯蒞任四紀。政平以肆。風和以廉。無赫赫之名。而邑陰受其福。

筆重如山

原評
頌美中寓
規益深得
贈言之旨

乃泊然無所覲於中而亦無所營於外可不謂卓識特
操歟。今年秋董理銅運入京往還二萬餘里泛舟楫涉
風濤有畏其險者侯怡然喜於色謂得藉茲役入覲稍
慰傾葵向日之誠事竣兼獲展假定省一親子舍吧帖
深情油然而往蓋其所懷若此至語及山川憑眺之美
都會游覽之勝則又抑然遜謝謂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也予於是認侯之志實有超軼於尋常萬萬者蓋將以
其識之卓守之定而鍊其才為大用地也茲行也更廣
其容詎咨詢深體乎古三事大夫夙夜之意以閱歷於
蜀楚荆揚雍豫之間知異日流鴻樹駿與古名臣相頡
頏者非侯莫與屬也然睹三城諸父老憐憫若離慈母
而念切景行又不禁悵然於秋水長天之外矣
天骨卓立浩氣流行 劉石渠
興會淋漓每到寫忠孝處極唱歎流連之妙此之謂
文心 賽筆山
浩氣流行與蘇長公堪為伯仲 楊鏡湖

卷三

序

三

倚筆引人
入勝
斷續處頗
有波瀾

詞鍊而氣
腴俯仰揖
讓幾於擅
盡風流

張宜軒詩序

羅元琦

予同年友張君宜軒素豪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
長老迨壯遊京洛所遇勝跡名區探討不倦往往觸景
聯吟長篇短什流播旗亭邸舍間其野意樓諸集膾炙
駢壇為同人擊賞者久矣已卯冬與予偕計吏舟次沅
芷日踟蹰於蘆蓬土銜中君乃倚棹微吟所得篇什甚
夥卷南山水固奇直以尺幅取之每伸紙拈毫頃刻立
就境愈富詩亦愈工昔人謂得江山之助非虛語也憶
昔年過君齋案頭卷帙縱橫皆手自摘錄悉唐人精華
既出所為集唐諸詩讀之一氣渾成如天衣無縫酒半

滇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相與揚摧古今撫絃高唱發公子之哀吟感美人之遲
暮經今十載猶髮髯唾壺擊碎時而歲月已不堪把翫
矣君固有詩癖興致不減曩者酒闌燈炮翰墨淋漓顧
常自視欲然以平易近人恐落尋常蹊徑余日詩以道
性情者也晚唐始尚雕鏤琢鍊雖工而意致蕭然矣長
慶集令老嫗能解而白傅之精神固在也詩固以即景
抒情自然流溢為真三百篇其權輿也何以鏤肝刻腎
為哉君以學之富才之敏興之豪而復濟以力之勤宜
其不假繩削深入堂奧也予幼嗜為詩而性懶不自收
拾吟成如斷雲落葉杳然無跡讀君詩輒慙然滋愧勉

收筆烟波渺然

為效顰。間撮拾一二於江聲岳色。蒼茫澎湃之中。非良友啓予。則好景虛擲。恐山靈亦笑人寂寂矣。君詩已手錄成帙。他日松窗歸卧。焚香啜茗時。可展誦以當卧遊也。

健筆紆盤讀之。饒有雋氣。固是辨香昌黎而兼六一丰韻者。劉石渠

交情雅誼。一往而深。而章法尤鬚鬚入古。寶筆山

尚彝周鼎。全無半點俗氣。楊騰識

文情斐疊。序次秩然。中引白傳一段。美不忘規。尤得立言體要。至起接處。純用左氏筆墨。匪徒寢食漢唐。

真百文畧

卷三

序

以下文字者

近光識

不刊之論
非特為作
首地也

奇情妙語
咄咄逼人

再拓一筆
文氣愈緊

慨當以慷
極沉鬱痛
秋之致

屠赤文青野詩集序

羅元琦

乾隆戊寅。詔鄉會場改試五言律詩。於是操觚懷槩之流。莫不選韻諧聲。思入唐賢之闔域。顧嘗披閱唐人試帖。應制諸工者。絕少。即求之開元天寶名人集中。亦寥寥罕覯。豈非範才思於尺獲。不無窮縮。且貌為堂皇。瑋麗之詞。以希弋獲。而作者之性情不出。故無可傳。即傳亦絕少乎。而寡識者。動謂詩有語識。不敢為幽憂寂寞之音。競尚鋪張。汨沒性靈。而詩道愈寢微矣。屠公赤文。幼工於詩。顧屢躋場屋。不得已。博升斗之祿。以養而中遭轆軻。既乃補秦之廣鄉。其佗條無聊。佛鬱不平之

真百文畧

卷三

序

氣悉於詩發之。繁音促節。如雁唳寒空。猿啼幽壑。舉世俗所咋愕。不肯道者。君揮灑弗計也。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每涉於境。而根於心。腸豫者不必顰眉。紆鬱者不能舒襟。其真性然也。君抱卓犖異之才。使獲謁金門。排玉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豈出當代作者下哉。顧偃蹇陸沉。值咀華含英之會。挾其技。不獲一試。又復坎壈多端。備閱巖嶮。豈天老其材。以阨其遇。耶。抑何數之奇。而運之蹇也。然君之觸境。摠情。緣情摘藻。皆以自道厥真。令讀者把卷。歎唾壺擊碎。蓋惟不束縛於帖括。以疏淪性靈。故所作波瀾雲委。妙造自然。是真槩風騷。

之遺旨矣。予代庖茲邑。獲資佐理。公餘相與揚推風雅。因得讀生平所為詩。而窺其旨趣。時當于役。因述其梗概以弁其端。

以妙筆寫奇情。痛快淋漓。幾於唾壺欲碎。而篇中前後照應。一氣呵成。文法極密。極老。

一篇眼目
亦是過來
入語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擬修石屏志序

羅元琦

石屏本臨郡望邑。前明以來。文物聲名。為兩池最。志乘由來舊矣。國初一修於石門程公。再修於江陵張公。迄今歷年滋多。侵虞滲漫。時殊事異。有待增修。顧操觚之難也。煩則蕪簡。則漏旁參。則多狗。獨斷則多誣。是以著述寥寥。非特案牘糾紛。亦實慮三長未兼。貽訾於博雅也。匪人弗任。匪時弗成。今乃得以躬遺其盛焉。安福管公之蒞吾屏也。釐奸剔弊。百度咸熙。復念舊志缺畧。銳然以修明為己任。蒐羅舊聞。捃摭遺籍。公餘手自校正。問寒暑恭值。聖朝累洽重熙。觀人文以化成。天下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下部檄下所司。徵四方文獻。而公志適成。夫志。史之流也。昔江文通言。史之難。無出於志。而李吉甫。韓元和。郡國志。及國計簿。謂為政初。不外是。然則緩急難易之故。大較可親矣。公於人所難者。曩之裕如。不繁不畧。無築室之譏。而握臨民之要。蓋其教養有年。一切經理措置之宜。興除損益之具。咸若燭照。數計實以驗之。躬行者。廬為典。則舉例發凡。具有深心。其志版圖沿革。必慨然思邊徼保障之難。綢繆未雨。永杜鴟張。而潛化豕突也。志選舉風俗。則殷然念治道升降之原。刻華務實。追其盛以維其衰也。志賦役儲蓄。則惻然念地窄人稠。寓撫

此亦通篇
點睛處

字於催科使戶有蓋。藏野無星留也。志官表人物。則卓然樹司牧之型。景前躡開來哲。使家粗豆而人尸祝也。此則公之備以自鏡。以垂鑑於後之深意。與嘗聞之政澤一世。教澤百年。公之斯舉。殆合政典。教典。勸爲一書者乎。余擯跡幽居。未獲一効筆墨之役。得樂觀厥成。以挂名簡端。可不謂厚幸與。

繁則蕪簡則漏。旁參則多狗。獨斷則多誣。四語不惟脩志爲然。卽揆之哀輯滇南詩文。不可告人苦心。亦被此四語道盡。是文前半醇潔。後半簡括。雖不能出中溪通志序範圍。然已良工苦心矣。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九

羅青堂制義序

甯南李因培

羅青先生始終以淳澹幽潔之文。不遇於世。而卒至於傳也。論者比諸前朝徐思贖。謂其文之高妙相埒。不遇亦相等。豈物之相絕者。世固不得而用耶。劉舍人有言。味之則甘。腴之則芬。芳其品勝也。司空表聖詩云。落花無言。人澹如菊。以韻勝也。品與韻之間。得其性靈所自。流而各詣其至。物莫由易焉。則亦莫由識焉。倘所謂言隱榮華。故耶。先生襟懷灑落。天趣橫溢。於書無不讀。而未始有書者存。其爲文且日妙。知先生文者日益希。任達自高。倏然埃壒之表。其視千秋萬古。若一彈指間。甯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四

爭乎文之傳不傳也。曩官渡王永齋前輩少與先生游。雅相推重。永齋晚始遇聲流藉甚。而先生方茅堂背郭。日夕嘯詠。時一搦筆。則妮妮數千百言。觀者莫窺涯涘也。其生平著述。若四書說環。妙極理趣。手批左國老莊。丹黃間疊。每過益精。又詩古文若干卷。今茲所傳。特一轡耳。然讀而味之。澹沲如石簞。而韻勝圓潔。似若土而品勝。其輕微靈敏。惟思贖爲近。而猶或過之。自有時藝以來。未或覩也。夫文之妙者。其發也不掩。其顯晦亦各有時。要其傳之遲者。傳且必久。無他。幽光開氣。有不可磨滅者。初不繫乎遇與否耳。是集余得自先生諸孫。仁

壁爲紹介於張月槎先生。而亟授梓氏者。則趙巨與前輩力云。

吾輩學識到得視千秋萬古如一彈指間。自能以真氣毓爲元精。元精淵澄靈光煥發。德也功也。言也。畢竟一貫。只分遇不遇耳。惟此靈光愈久愈皎。隱隆牛斗間。炯炯不息。斯傳矣。要是不息。纔得不朽。傳何容易也。因讀羅青堂文並鶴峯先生序推論之。

滇南文畧卷二十四目錄

序

國朝

送勉序

送江蒞舡罷試歸養序

伯兄仲兄壽言

張氏族譜序

張翠屏先生文集序

阿述伍公崇祀鄉賢序

重刻關夫子聖蹟遷置序

滇南文畧

卷十四

目錄

夏綱庵詩集序

涂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孫鶴齋重燕鹿鳴序

常熟趙氏復兜恍序

襄平周制軍西征草序

晉甯凌牧事梅花百詠序

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讀書記序

魯氏家譜序

舒氏族譜小序

周於禮

周於禮

周於禮

劉恬

萬友正

尹玓

錢澧

錢澧

錢澧

錢澧

錢澧

倪澧

倪澧

倪澧

倪澧

倪澧

倪澧

倪澧

彌勒舒娘新婚序

五溪詩序

含山顧元素詩序

甘忠果公傳後序

倪澧

倪澧

倪澧

倪澧

滇南文畧

卷十四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二十四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善化蕭大經雲集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卷本吳

蕭存齋參詩

保山袁文藝時苑

蒙化張登瀛題

南甯夏鎮奎應霖校訂

愛業保山張金質

國朝

送勉序

周於禮

乾隆甲午余分校京兆試得南北士十有三人吾宗勉與焉比來謂知為故中書舍人諱際虞之孫而余門人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一

丙戌進士士拔猶子也余曰異哉余與舍人交兩世矣向乃今適得生生故才乃適復遊余門豈偶然哉憶余已卯奉命典試蜀中舍人時宰德陽麗眉宿齒謁道旁余心異之時逾例引嫌僅通一刺過其郊雞犬相聞炊烟相接竹籬茆舍謳吟聲出戶外征人弓衣緩轡碧樹濃陰中有如身入畫圖偶憩小庵進啣吐問長官治狀競曰吾使君賢能馭吏訟獄無擾禮士人勤誦讀吾儕小人安咩鑿六年於茲矣聞當代去奈何余曰噫老氏所謂守其清靜民以甯一者與已試竣輒以狀白制府開兆新先生先生曰孝子循吏也已列薦牘予肅然

門焉得不
爾然起敬
迺知人手
妙處伏根之
廼通漸緊
再跌再醒

起曰先生察吏乃得孝子而途叙宗誼登堂拜母舍人見其長子士翰士翰者即生父也計生時三齡耳舍人出士翰擬蜀中試題擬作質於余余曰此易售曷試乎舍人曰予官此東西南北唯所任又喪偶留長子代甘自耳次子士拔赴試矣予益肅然知兆新先生得人於其大也越八年而士拔乃遊予門時舍人以憂歸補黔之桐梓令甫內召而歿於黔蓋予與生祖若父交兩世矣而乃今得於生講三世交抑予尤願生之無以一第畫也昔謂予師李積齋先生先生為說坎升二卦予無以益生也謹誦所聞坎之卦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蓋言學也重險在前而二實其中以應五誠主於內斯孚矣不曰亨而曰維心亨二象則曰求小得未出中斯坎之所以獨有習也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常德行習教事聖人於坎示心學之源矣在五曰坎不盈祗既平而象以為中未大則其不自滿之意也柳子之送解曰不為山而為川蓋取諸坎予於生亦云升之象曰地中生象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生之祖父以孝聞地道也順德也始基之矣而生父承之輒試事奉祖母廉吏子也宜顯而晦以啣以讀以教其子若弟其所積抑何如耶予尋之末始於

陸橫掃千
入軍

三葉高大先業其在生矣初六之升以允九二之升以孚既信且孚升階得志慶南征之吉何疑然而必以柔矣必以時矣於三寓果進之戒於四得順事之占斯升之義備矣生勉矣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其佩予言思祖德無騁聲華無忘遠到以允吾宗之北者

前半叙事疎古即埋伏後半投後半解經精粹即照應前半無一字不肫摯無一句不深厚歐會之遺也

滇南文畧

卷言

序

三

送江蒞舫罷試歸養序

周於禮

歲甲午余忝與分校既撤棘過石畫軒訪余友王平甫角射留飲平甫指座客曰江君蒞舫南中名宿也試而蹟薦而不售奈何乃出所作四錢詩讀之長喻隱諷盡態極妍舉座為之失聲歎息顧予實不好也他日與平甫偕來坐石寄齋摩挲米老遺蹟酒酣作長歌豪宕奇崛格在韓退之東坡居士間余心折久之蓋君兄弟與余老友史笠亭結詩社主盟東南三十餘年矣歲云暮君解館事余私心喜為兒子濬得名師濬曰識江先生讀先生文久矣得請業幸甚乃過平甫達余父子傾慕

滇南文畧

卷言

序

四

願承教意蒞舫曰毋將歸養母予曰噫君困諸生五十年矣為君計孰急於歸養者余將招同人治祖筵作為詩歌寵君行耳何館為蒞舫曰固也願有言予曰君以謀養歸也啜菽承歡距拾芥青紫萬萬矣尙何言且余聞笠亭罷養悟分郡東歸子舍金萱暢茂又且十年君於笠亭為忘年交窮達小異至性本同講舊短簷聯吟江渚研曰筆簾相視怡然補南陔而賡白華將使大江南北驚起諸賢於二君得所矜式焉君歸矣予亦將擊簪而西買棹南來重話蘆風雨展拜北堂其無嫌傲我脫粟出等身著作商留名山更攜手訪我笠亭傳老

去新詩讀杜少陵玉溪生補註索酒潤枯腸觀我友吐
肺肝作杖矜竹石使十餘年塵土氣一洗滌於鷗波浩
蕩中斯不亦暢然意滿也哉抑予又思之君以詩文鳴
於世久矣韓子云物不得其平則鳴六一居士之序聖
俞曰詩窮而後工君以謀養歸也尙何窮達之念之足
攫其中也然子嘗聞古人之交矣相贈以言相期以道
士君子修身立命正當於坎壈失志之餘益貞其不磷
不緇之素檢點筆墨無使費亦敬身之大畧也收束心
思無使溢斯良止之大歸也養晦潛光樂天知命又何
有不平之鳴爲平甫曰是也乃書以遺葯舡併卽示我

滇南文畧

卷西

序

五

笠亭道相念云

君困諸生五十年爲君計孰急於歸養爲葯舡頂門
一鍼中一段以笠亭歸養自己將歸夾寫有情以平
其抑鬱無聊之氣末段乃正教之古誼良箴委宛深
至其筆墨總在數提唱頌岩處

從毋忘先
訓入手直
直樸樸敘
去自有一
番震動警
惕意在收
合先訓味
尤長

伯兄仲兄六十壽言

周於禮

禮七齡侍先君子講席先君子詔云吾家入習以來雖
無科甲聯綿而文章行誼不居人後夫文抑末已自吾
高曾祖父孝友敦睦三世撫遺孤邑故老能言之先君
子懼禮等之墜而失也童而詔之俾謹識不忘訓詞如
新而禮年五十伯兄六十有二仲兄又週甲子矣兩兄
聞緒論早所得力爲深茲屆壽辰禮請一言以侑觴兩
兄弱冠同遊泮宮次年同食餼又次年壬子仲兄舉於
鄉壬戌成進士歷官四省所居有績而伯兄困場屋屢
薦屢躓年五十始以明經貢成均出處之際命也夫然
要各有本末未易一二爲外人言也仲兄五上公車得
一第維艱家故貧二親老禮及季弟和幼伯兄授經自
活負米營養教兩弟迄成一門之內愉愉如也季弟
恂恂有文采就童子試冠吾邑壬戌與禮同受知於宣
城楊大宗先生先生器之而故乙其名恐其少而逸也
禮故不羈爲諸生嗜廢學仲兄課之督責惟謹伯兄
見之或泣涕不食懼二親之聞也辛未禮幸叨一第授
館職玷清班且二十年微二兄教其不至背先訓卽於
匪彝者幾矣方仲兄之初令博陵也先君子以書訓云
吾家傳清白安初登仕版在山左積歉之區當體

滇南文畧

卷西

序

六

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存活疲民無使轉於溝壑毋貪財
 毋徇刑若事封殖爲子孫破敗之資女父不願也仲兄
 跪而讀之箴行篋自官宰牧郡守屢膺卓薦擢觀察開
 歸陳許一擢先訓無斁仲兄沉毅有大畧不以才見而
 遇事無不理事上官接寮屬未嘗先人然有問必以誠
 告一二語必中事會生平無矯激之色而取與必嚴
 介理訟獄必得其情屢辨冤濫不阿上官意上官卒以
 此重之仲兄既久於外禮亦直禁廷伯兄及季弟承
 顏膝下且十年兩姊往來無間脩滲必供母氏多病湯
 藥必親嘗癸酉先君子無疾終母氏亦相繼歿仲兄時
 淇南文畧 卷四 序 七
 守宣化借禮歸兩兄盡喪禮禮及季弟營葬事季弟有
 主性哀毀甚隆冬居廬冰雪侵肌膚不覺也既葬竟以
 羸疾致不起有才行而夭殤已丙子冬禮還直次仲兄
 補朝平太守伯兄獨操家政兄弟子女十六人營婚配
 盡心力撫同堂諸孤以養以教令皆成立視季兩孤爲
 尤謹長深與伯兄子濬先後就試皆第一列邑庠淳及
 深及仲兄子大洽又生孫矣伯兄於是有中州之遊自
 首相聚子姓森列目前惟伯兄實長育之知兩兄可謂
 能嗣先業光大家聲者矣禮既得一言侑觴亦以詔吾
 家子姪俾悉誌諸父已事以勸以戒以無忘先祖之遺

訓示

淇南文畧

卷四

序

八

張氏族譜序

建水劉

恬澹夫

乾隆辛未冬子客膠有編志之役得交於南溪張君君
 孝謹人朝夕者久其德行文章益悉臨別以其譜序屬
 予予不文然重其先人之請不獲辭因詢其畧君曰予
 族微者也明初自樂陵徙膠卜築河榮社業於耕後稍
 稍就學城中六世而始大遂詩書不絕閒登仕版至於
 我朝族益繁於是作譜藏之又積祀田之餘立家廟為
 合敬全愛之所婚喪必告孤獨必恤父兄愛憐其子弟
 而時謹其不率者故縱恣絕少迄今兢兢奉之罔敢墜
 此一依大要編論之道盡世情皆從國歷透熟中來
 子竊見夫世家鉅族其勢足以相庇而力可以徧及當

真南文畧

卷四

序

九

其勳奕顯灼人人得篤其情好不必出之有本未施之
 有次第秦越之人可為一家一旦墮開燬起至戚疎於
 陌路矣子孫才德其顯子孫不才祇益之顯顯是
故耳特得之德控大業此
 家之所全者不已多乎數百年來雖無位高多金者被
 潤澤大豐美為族人光而幸免乖違之風守家法如一
 日未始不由乎此茲復集族人之力議續前譜誠懼夫
 遠而愈疏遂衰世德也子聞而嘉之自是固足以序矣
 子奚容贅蘇子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使之無至
 忽忘焉可也若張子者吾知免矣續譜之作懼其遂至
 於塗人此則子之所以交於張子也夫

堅潔樸老

真南文畧

卷四

序

十

補刊翠屏張先生文集序

阿甯 萬友正

憶少時涉獵紀錄彙編見翠屏張學士以元朝遺老受
 知明太祖册封安南親製詩序以褒之及沒於王事詔
 護柩歸里優給家小俸祿三年竊歎其遭際之隆而忘
 其為古田人壬辰春補官是邑誌載學士遺事視昔所
 見為悉學士後裔式微無可與語兼以簿書衝驛未暇
 求其著作而讀之會 聖天子稽古右文搜訪遺書開
 館編定名為四庫全書集經史子集之大成甚盛典也
 諸臺徵檄類仍無以應命蓋文獻殘缺久矣學士文集
 自明初宋劉諸公為之序成化中其嗣孫名准者復錄
 滇南文集 卷語 序 工

板以行泊 國初後人不能存舉而質諸丁生銘鼎之
 祖度於間閣且百年其板一卷缺二頁二卷缺八頁三
 卷缺六頁四卷缺四頁已同廢物不燬棄之而藏惜之
 猶有先民遺思則亦學士精神心血所寄以不朽今春
 上元展學士墓其後人進抄錄擴志傳腐鼠啄餘篇殘
 簡斷不復成句讀乃命丁生出其所質殘板復於大治
 令國樞林君家得所抄殘本其板缺數符集諸生余
 生長瀚等繕校補刊以成全璧印板裝滿呈諸大府上
 應 聖天子之求學士文集於是晦而復顯缺而復全
 亦如學士遭逢之奇之盛若曰守十 之責余則曰此

古田之光也時乾隆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十九日

古人文字晦而復顯冥冥中原有主宰之者若缺而
 復全則十無一二斯更為奇虛勅一行作吏而有事
 於表章遺文其亦異於忘筌說者矣

滇南文集

卷語

序

工

阿迷伍公崇祀鄉賢序

尹均

從自己先
人引入本
立道生不
僅為行文
至情

敘事簡古

從對面振
起逆折而
入唱歎作
收通體皆
覺竅動

均字佐平蒙自人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庶
吉士改官內閣中書生平諳謹厚重德稱於鄉

今上即位之初年首重祀典命在廷大臣封疆吏慎

舉鄉賢惟時先大夫以兵曹入祀踰三十三年而阿迷

鄉賢戶曹伍公士琪復膺休享蓋距公之歿已五十年

矣憶昔先大夫與公雅相契重知公最深而余又授室

於公之門故聞公懿行為尤悉公天性純篤事繼母以

孝聞撫諸弟以友聞披覽六籍必彷彿許子躬行之意登

賢書初令湖南平江政肅化洽膺卓異枚桂陽攝巴陵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三節十五

和陽護衛永二守再牧山西保德所至潔已愛民政蹟

炳炳故於平江有生祠於岳州入名宦祠蓋公之得民

心類如此及以戶曹歸里建宗祠遷學宮立朱子祠創

鄉會田修橋溶渠次第舉行迄今阿迷人士輒嘖嘖道

公軼事夫士當伏處抱守一經孤介以高其鄉人迨朱

丹其鼓又徒潔已養望無所濟於天下而世論猶亟稱

之如公學術精醇經猷宏遠處則利濟於鄉出則惠及

蒼黎宜鄉人重愛之而狙豆輝煌也昔朱文公作近思

錄伊洛淵源錄蓋紀濂洛諸先生言行以開後學余故

於公敬敘其顯末以為仰止景行者特標一鑑

忠義關夫子聖蹟圖重刻遷置序 錢 禮

是圖本流傳宇內久矣宜良陳永齡自江南得善本歸

翻刻藏於其邑聖廟既以地偏流播者鮮移於會城三

義廟印行乃漸多又慮自始刻以暨遷置所有助力諸

君子姓名或滄屬禮為之序禮曰好德之心人所同也

耳聞一賢輒欲悉其里居暨終身出處行事在婦人孺

子猶有然者其佈之廣狹久近有不可以齊一則非人

之好德有異其德之致乎人者有異也若夫浩然塞兩

間炳然齊二曜旁無所為垠來無所為竟如夫子者宜

真逾廣而人逾若藪之切逾久而人逾若聞之新又况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五

在天之靈代昭靈異呼吸可通斯人畏之敬之愛之慕

之口述不盡筆之於書參伍會萃以成是圖實夫子之

德之所自致也世咸怪陳壽蜀人又嘗仕蜀其志三國

於蜀偏畧俾當時事蹟十不存一或又追求其故以為

武侯作相不置史官致壽無注記可據禮竊以為人亦

問如夫子否耳如夫子無無陳壽何患且使壽志夫子

事蹟及其世系至該至悉亦不過迄炎興之世止耳甚

而迄晉泰始之世亦止耳今披是圖歷唐宋元明以及

昭代由晦而之顯由畧而之詳野乘所蒐光於信史於

戲此豈壽之所得而知耶唯夫子之德之所致好德之

人從而致之耳。即以武侯而較當日光輔二君。楚吳蜀秦之地。靡歲靡甯。而神盡智事蹟之傳。有固然者。至於南征。曾不數時。而吾汶山。陬水。滄。迄於今。服教畏神。奇文異記。間見叠出。正昔人所謂庸夫庸婦。所共傳稱。上聖不得而識者。豈不勝屈。亦豈當日史官所得而注記之者耶。由斯以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不能如夫子。求為夫子之徒。亦可也。陳氏為此。禮樂其好德之誠。而宜良及吾邑。助力諸君子。同其所好。亦可樂也。理實氣充。絕不涉稗官家一語。而卓識崇論。自足千古。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六

夏綱庵詩集序 錢澧

澧自童時喜誦前人詩。以其言易曉。非如四子諸書。雖父師講析。猶不悉了也。亡友陳再馮。長澧八歲。其大母為鄉王永齋先生同產。故家多有先正遺書。性又與詩近。澧與游時。竊見所作。已盈一囊。取而讀之。再馮亦不靳。且時為指說法度。皆尊公先生所耳受於舅氏。而更以授之者。澧於是乃竊效為五七言數年後。同補弟子員。未幾奉功令鄉會及歲科試。皆增五言排律一首。於是與同輩更唱迭和。不一而足。然皆正之再馮。依為準則。漸利病所在。稍若有會於心。及倖擢一科。馳驅在外。十數年。再馮下世久矣。深媿所業較之從前。不過唯之與阿。特取他人所業。以觀微能辨其高下。淺深厚薄。同道之士。不取下問。亦間就所見為之貢直。大抵以其年少於澧。雖多倚撫。不以自怪也。南甯夏綱庵五兄。吾先達也。年長於澧。凡十餘歲。自擢牧欽州時。相見都下。輒不惜忘年下交。然未一與談詩也。及亡友彭南池。筮仕粵海。久之走書稱綱庵政事之餘。蓋無日不事於此。心實儀之。不幸以大故還里。而綱庵亦以疾歸。出稿中諸稿。備使閱之。大體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氣體自成。事親交太忠。主庇民之忱。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七

與所處之地。咸使人可一望而知。其餘流連光景。諸作大抵亦各有一網。庵在非徒然者比也。熟閱久之。敬還其稿。旋來語曰。深知子肯爲同人。倚撫利病。故以相屬。不謂竟於我。不爾。豈謂我老不足與語。敬謝之曰。非敢然。非敢然也。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自處誠不能有加於吾兄。故耳。雖然。此道固天下古今公理之所存。櫨梨橘柚。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此不必知味者乃知之。但能味者知之矣。無已。請爲吾兄別其不甚可於口者。而標其可於口者。試持以質海內宗工。與後來之哲。當不以爲大謬不。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夫

然也。計去者十三。存者十七。凡古近體五七言若干首。賢梓鎮奎亦用功此道。有所得者。幸卽擇剞劂氏之善付之可矣。

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氣體自成。亦惟先生文足以當之。

涂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錢澧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澧。卷中靜甯紀事一篇。千八百字。讀竟。愜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過湖湘。言二餘守靜甯。賊勢甚逼。城故有炮。而無丸。銀之不就。倉黃間。有十餘歲兒。持三丸進。因以擊賊。城獲全。求賞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爲神助。澧曰。此恒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土者也。官是土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土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況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世沐太平之福。而逆回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孽。山川百神。度無不深恫而思假手以効靈。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欲福爲功耳。靜甯之事。恒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既及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己之從一。乃心非素日有深所信乎於民者。其至是耶。推斯所爲。則雖兵窮食竭。猶足合眾氣以食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澧始乃視之易易也。澧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率不遇盤錯。無以章其利器。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池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九

復有所以章於東。二餘長澧。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畏。南池少澧。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乃憤海賊病民。地方吏僅僅幸其出境得免咎。因率丁壯親執桴鼓窮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後先仰受。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澧嘗爲志其墓。以爲生平所抱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南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刺肅州。亦復蹉跎。賴聖主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澤事而安之。竭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甯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勸其付梓。澧亦爲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序

然者。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兔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掉弄筆墨爲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徑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於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二餘南池皆爲人所難能。南園敘二餘詩。甫傷南池之死。孰知南園亦未竟所施。而繼南池以死。又孰知二餘復繼南池南園而死。令人長歎。此三人之均未竟所施耶。

孫鶴齋重晏鹿鳴序

錢澧

士舉於鄉。歌鹿鳴而上。禮部也。三年一科。合直省蓋千百餘人。歷三百六十五甲子。加科不計。計二十科。當二萬四千餘人。爲數不可謂不多。其間賢相名卿暨良守令師儒。或以德以功。或以文章政事。懿行嘉言著者。皆出其中。未嘗不肩差踵接。彰國家得人之盛。惟是始與斯晏。繼而重與斯晏者。則不數。儂指而盡焉。豈非間氣所鍾。保期頤耄耄之瑞。不可多得乎。雖然。猶非諸躬履極盛者也。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柔兆執徐。沿故事。命直省開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序

恩科先生舉於鄉。當是之時。年二十有餘耳。槐黃得意。灑然以遊。然未嘗不疑忌。後時或十年。二三十年。人事遷流。勿論其髮鬢齒鬮。售於暮年。即其與先生年相上下。自負去日少。而意氣甚盛者。敢自定爲何若耶。乃閱時稍久。同譜故人。多已先躋仕路。而先生及中歲。驥足屈於百里。宰閩之甯陽。數年歸。然甯陽人至今尸祝奉之。而賢子亦舉於鄉。凡修之已而推施者。效可畧識已。今年旃蒙單闕。爲

皇上御極之六十年。明年柔兆執徐。將丙禪大寶。爲

嗣皇帝之元年是以旃蒙單闕之正科特命先一年舉

聖

聖相授敷天率土慶喜無疆嘉惠士林特設之鄉

科凡幸而獲與者踰踰濟濟聽笙瑟之奏承幣帛之將

猶將三百六十五甲子之前黃髮齟齬與諸新進至止

鳳將九難曾何足喻願直省之中惟聞淞水有馮孟亭

先生一人吾滇則先生一人而已國家設科實沿明

制而有明一代未始加科至我朝始加科相望而

皇上以八旬有六之年益慎惠而懷永圖以是年

御極以是年授之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三

聖子遐稽史冊所傳實千古之所未有而士大夫以是
年舉於鄉復於是年重晏鹿鳴者又豈非千古極盛之
遇乎哉禮為先生兄子之同年亦先生子弟行也方屬
蹕灤陽去鄉萬里先生與晏時不獲追從奉侍凡杖惟
謀之同里諸君子之遊京師者作為詩歌以鳴其盛復
援筆而僭為敘

華而不縟直而不俚約而能賅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南園侍御以是秋卒於京此文其絕筆也鶴齋先
生越今數載白髮童顏動履尤健宛然地行仙云

常熟趙氏復兇觥敘

錢澧

得兇觥起
手一筆點
過郎從贈
者生情牽
擬前此失
之之由用
所係何如
一語然住
發出中間
論於本事
既不疎漏
亦不喧客
奪主未段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韓軒告澧言父者庭先生持翁前
輩軍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兇觥屬澧為之敘
澧言是必得兇觥於顏氏者然俟既得而敘之未晚
比冬果以得告按穎陽贈文毅兇觥史不載其事得毋
以穎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子晤遂並其前美畧之
耶文毅卒以兇觥子顏氏得毋亦以穎陽與晤之故心
輕其物不復貽子孫世守耶然澧竊觀此一節為文毅
諸君子固難而穎陽亦不易易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
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為不卹人言亦孔多矣一時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三

說出失而
復得之理
歸重奉先
之孝不盡
之意則以
詩補足之
大有結構
有關係交
字
按許文穆
是時鑄玉
杯一贈吳
縞修其詞
曰班班者
何沐生淚

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卽去位
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所謂意氣
感激將欲借之以為不再之節耶是天之經地之義民
之行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以故拜疏受杖頹於
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為人子者無死其愛親之心也而
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獎為人臣者各盡其弼時
之義也其不共禍幸矣由是言之兇觥之在趙氏亦文
毅贈肉之亞文毅之靈不沒兇觥雖流傳百年卒應趙
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者庭先生得之者厥後有故焉
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為義田貽後人矣久之漸減十九

英英者何
蘭生氣追
之琢之永
成器蓋吳
出江陵門
下言外規
其過激也
其贈文毅
犀杯詞曰
交犀一角
其理沈
不惜剖心
富辭碎首
貞流在中
為君子壽

則美之至
也袁檢齋
云銘兕觥
蓋取神羊
一角觸邪
之義後流
傳數易其
主五世孫
王槐探知
在山左顏
衛齋家乃
製玉觥銀
船託翁覃
溪先生作
詩簡易之

者庭官山左積常俸所入復之過半春秋享祠愾然如
見文毅兕觥不於者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為人後
者奉先之孝矣禮故不恥衾陋作敘以應韓軒復系之
詩曰

短喪之說下愚所諱始禍何人流毒無既父喪廿七遽
起視事彼哉方進謬託漢制胡明居正變且加厲竟難
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羣狂助吠不有君子誰挽頽
瀆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章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
青簡並熾宜會宜元孝思無匱兕觥既得栢棧等貴春
廷秋几薦香達味頽陽銘刻應留天地我作詩歌用彰

滇南文畧

卷四

序

西

氣類
原始要終忠孝之義藹然言下惟南園先生之風節
乃稱為此題文也按贈兕觥係歙縣許文穆國後柄
政以丁此呂事語侵文毅而大倉王文肅亦曾借詞
臣輩詣江陵爭廷杖復獨造喪次切言卒莫挽杖畢
文肅等持五人大慟迨文毅起復因論並封忤文肅
罷歸絛中頽陽殆有快與又文毅孫士春官編修劾
揚詞昌奪情入閣猶語及腊肉事則信乎祖孫一轍
也若吳之彥之始終阿附權門真禽獸之不如者矣
○文毅名用賢其四人者吳中行艾穆沈思孝鄒元

竟得反璧
一時和者

如雲單溪

七言古後

八句云顏

公奉觥向

君笑趨與

傾心善相

報觥喜多

平逢故人

要泣還鄉

告家廟昔

人贈觥事

偶然今日

還航世更

傳譜出兕

觥新樂府

壓倒米家

虹玉船與

南園此序

本一事也

南園謂得

毋文毅心

輕其物不

復貽子孫

未始無所

見者庭卒

復之顏氏

能歸之又

兩賢矣此

標也說者以為黨禍之始云

滇南文畧

卷四

序

差

文得之趙
氏擗南園
書絕類顏
魯公坐位
稿合之覃
溪先生詩
不可謂非
絕乎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三

襄平周制軍西征草序

倪 蛻

杜少陵題諸葛忠武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讀者悲之。後宋南渡。宗忠簡將歿時。亦誦此二
語。以為長憾。古大臣抱匡時之畧。奉命督師。志平禍亂。
而天限之以年。使不得終成大功。往往有之。如襄平周
公亦其一也。雖然。忠武居偏安之朝。忠簡屬奔播之際。
運會斯然。人亡邦瘁。公則遭逢。聖明。恭奉師命。有
真之征。三苗。高宗之伐。鬼方。不是過也。奏疏內。所稱逆
賊。四犯廣元。一侵二郎關。俱以從容暇豫。禦之。有餘。五
獲全勝。而督師天水。二次撫叛。其大雨連旬詩云。共言

滇南文畧

卷語

序

三

天意通。皇意。將與羣生廣好生。是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公又不以殺為威者。也。及奉詔移治滇黔。會兵
常德。而遠卒於軍。或者即誦出師未捷之句。以為公恨
孰知其大不然者。夫公於粵。於蜀。於秦。俱有大功。於
楚。雖未出師。而公沒之後。逆賊漸次俱平。焉知公不於
其初。有奇謨偉畧。豫定於中。踵而行者。遂奏其成。公即
在。亦必謙不自居。莊子曰。棄功與名。而還與眾人。抑亦
公之微志也。乎。此實與忠武忠簡之事。全不相類。自不
得舉師未捷。以為公恨也。公之愛壻楊副使天眷。往往
言公臨戰陣。必身先士卒。立鋒鏑間。鎗矢交前。畧不動

容會被箭血淋漓溢衣甲不恤也。至於平時與將吏知交談說。又煦煦如儒生。讀書賦詩。悠然自得。嗟乎。伊呂方召大臣之風度如此矣。公奏疏英快清簡。詩沈雄俊爽。悉如其為人。惜只見秦蜀諸篇。而不得窺其全。然而斥言單辭。足照萬古。君子多乎哉。公有仁德。有勇功。有嘉言。是之為三不朽。公亦可以無憾矣。

氣浩瀚而音疎越。寫周公處亦自當行出色。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晉甯凌牧事先生梅花百詠序 倪 颯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蓋言人物之貴。得乎時也。故當通泰之時。以和召。和萬物各得其應。樸。楠。杞。梓。無不出為世用。即梅之高潔自持者。亦必不肯自廢於山巔水涯。此無他。運際其盛也。乃若蹇逢厄。會世道阨危。陰陽之消息乖違。君子之安貞斯吉。苟非謹其所守。儉德避難。則傷我行者。豈獨迷陽蒙其穢者。不無蒹葭。又安望廣平一賦。尚存鐵石之概於不朽也哉。吾讀凌牧事先生之梅花百詠。而有感也。先生躬秉特操。與古為徒。淵淵德心。養和靖躁。不幸遇逆藩之變。晦跡林園。乃忽為偽臣所薦。纒帛將次及閻。幸而早覺。得以挈家潛遁。鴻飛冥冥。網羅未逮。及輾轉久。得至鎮南。又為賊帥叔之去。旋以計脫。尋獲妻子。同入深山。採積自給。不勝其困。先生怡然曰。風霜節概。冰雪襟期。梅花我師也。於是有所感興。一寓於詠梅之作。然先生雖經歷險難。數瀕於死。而雅懷高致。不廢嘯歌。以故諸詩。皆冲夷淡遠。即其寄托。亦微而不顯。雖使褊心之人。讀之。亦足消其躁戾之衷。而歸於平正也。先生窟深山數年。賊滅始還。故鄉居益貧。教授里中。以著述自娛。時雲貴總督廣甯王公諱繼文者。聞先生名。強而見之。諮諏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三

治道先生對曰。迂生何知。然以總制尊嚴。民所瞻仰。而日事遊蕩。無乃非盛德事乎。王公默然不樂。既退。人或咎先生。以爲不當。迷觸其忌也。先生曰。心以爲非。而不知告。卽負吾心矣。敢媿媿以求合於世乎。其峻直也如此。梅花詩凡九十七首。云百詠舉成數也。余高先生之節。愛先生之詩。故爲之序。

文品亦清而韻。可以彷彿梅花。

滇南文畧

卷十四

序

三

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倪蛻

昔孔子作孝經。成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此緯書言。未足深信。然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自生民以來。德靡有盛於孝者。以是六經紛綸。無不以是爲重。而開宗明義。特著爲成書。則自夫子始。於是而動天地。感符瑞。徵緯書。言。吾有以知其必至也。且夫孝之道大矣。凡世所稱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皆末節耳。論語懿武。游夏之間。夫子答之。各有所指。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也。後世日趨簡薄。大本漸墮。卽其小者。鮮克能盡。又復知天經地義之爲何事乎。

滇南文畧 卷十四 序 三

此君子有慨於斯。而爲二十四孝之書也。相傳南宋時。是書甫出。與于家詩。百家姓。及上大人。引本。並行。皆是便蒙之作。今觀所列。至黃庭堅而止。則出自南宋無疑。余幼在鄉塾。與諸童子。各有一本。而塾師於午後。必爲句解字釋。諸童環立拱聽。若有觀感。嗚呼。蒙以養正。聖功也。此亦知事之所重。而爲教之所先者。乃今則俱鄙之。而不用矣。曲靖李孝廉如玉。純誠至性人也。讀其書。而各賦一詩。曰咏歌。古人寄我慨慕。然豈唯獨寄其慨慕而已哉。亦將以斯道覺斯民。而扶大倫於千古之後耳。其子立根。爲之繪圖列說。刊行於世。抑亦繼志之一

端可尚也。余昔遊曲靖，與張子我元交。曾一識孝廉去
今三十六年。而孝廉辭世已十有八載。張子亦化爲異
物矣。立根來請序。予欽孝廉之懿行而歎孝廉之有子。
且願世之爲師者，仍以此爲先務。而使人受是書如我
東吳之舊，而不鄙夷之。則孝之爲言，傲也。傲天下以百
行之本，不亦仰承聖人之微意者乎。是爲序。
李孝廉有心人，乃其名其詩寂寂無聞，得蛻翁此序，
孝廉爲不死矣。

淇南文集

卷三

序

三

讀書記序

倪 蛻

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洞同天地，渾沌爲樸，無憎惡，無嗜
好。此性之天也。及知覺開，而物欲勝，則爲物所牽。而好
惡紛然，漸失其性命之原矣。雖然，水流濕，火就燥，方以
類別物，以羣分。有不物而物者，故物物者，忘乎萬物
之中，已出乎中所爲各異。功名之士，榮官貪鄙之營，狗
利知好，色則慕少艾，恃勇力則忘軀命，以至虛無空有。
弔詭支離，無一非嗜好爲之災也。卽復三旬不舉火，歌
聲若出金石，指爲好學。窮年寓於無竟可矣。又安見非
有所偏，而爲物所制者乎。雖然，好憎之情，雖同，其所以
爲好憎，亦有分矣。吾自孩而無他好，惟好讀書。家窶，鮮
藏本，粗思備觀，卒未有托節，褐糲敝脫，指集得數十百
卷。自謝暴富，撐腸拄腹，仍爲餓驅，棄而遠游。時也購之
之，又得若干卷。歸視前者，鏽滕並失，藏舟於壑，有物
質之始知原於無形，於有復歸於無，不可指無以爲有。
亦不可執有以概無，如是也。然自後，且亦三聚三散。我
物物而不物於物，蓋好讀非好聚也。老滯西南，食古不
厭好事者，不我遐遺，往往持贈。今衰然盈數架，鴟夷子
皮爲陶富人，其愚不可及也。吾聞齊桓公抱婦人，以登
胡驕心，勝氣靡足以當古人者，讀書堂上寄焉耳。故宜

爲斷輪翁所誦不然。聖人往矣。糟粕存焉。吾備其糟而
餒其醜。何斬而人善不善之耶。故吾讀書。不可以進而
求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原天命
治心。好憎。適性情。則理道通矣。淮南子曰。原天命
則不惑。禍福治心。苟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
適性情。則欲不過。節弗求於外。弗假於人也。養不中
讀書者。求乎中而已矣。然吾之得書而讀也。甚難矣。後
之人不可不知。故敘吾書之所由來。作讀書記。

前半篇曠達中有精警。後半篇精警中有曠達。是真
讀書種子。安得起斯人。而與風雨連床乎。

魯氏家譜序

倪蛻

白虎通曰。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氏者。貴
功德。賤伎力。所以勉人爲善也。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
流。湊也。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自
戰國以下。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或亡。至姓氏之
稱。則自太史公紀秦始皇。漢高祖始。遂混而爲一矣。然
氏族對文。爲別。散文則通。卽姓之與氏。散亦得通也。然
魯氏之族。未得其本類。族者。以爲姬姓。以國爲氏。是矣。
但古者。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之子。
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則以王父字爲氏。適子。

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庶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異姓
則以祖父官。及所食之邑爲氏。此賜氏族。自爲氏族之
大畧也。若亡國及出奔者。乃有以國爲氏。春秋載魯出
奔之子。亦未聞有以國爲氏者。則魯氏自亡國後。始爲
氏者。信矣。然魯未亡。有魯仲連。則不得謂以國爲氏也。
按御龍氏。遷魯縣。卽魯陽也。時有魯陽公。揮戈返日焉。
知非御龍氏之後。以魯地爲氏者耶。蓋姓之相渾而失
據。非一日矣。氏書姓譜。往往多附會曲說。不獨魯之
族然也。今魯於紹興。爲最繁。多顯者。相傳是宋魯宗道
後。隨高宗南渡。居紹者。長子而居江西南豐縣者。爲次。

子亦稱盛茂焉。南楊林所一夫有魯子絃緒其先本江甯人以軍官從征南副將軍沐平滇爲楊林所鎮守世襲遂家焉。後子孫失官耕讀自業其族亦零替不振。絃緒稍稍能自立每念先世自江南從戎南戍經今三百餘年秋雨墜蒂孤蓬不飛。況滄桑屢變兵火游疎遂并譜系而盡失之。卽欲生相親愛死相哀痛以敦會聚其道奚從。因自高祖而下敘其可知者求余爲之譜。余喟然曰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此歐陽公譜例也。絃緒幼孤不得備聞先世之遺而能悼念於前譜之亡莫知所本欲從高曾而下以爲之譜庶幾迷於前者靡可

滇南文畧

卷四

序

義

復追載於後者可爲世守。是誠暗合於歐陽之例矣。余故爲損益其例而譜之。嗚呼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古人有姓皆爲重人倫也。族譜之設無非聯絡會聚以率孝弟之道於弗衰。非苟焉牽異侈華而不顧其冒宗誣祖者也。故於魯之得姓非有疑詞雖然芝草醴泉根原有自。暢其根而濬其原使世世稱爲善族要在仁義本於躬行。子孫永爲觀法。我於絃緒有厚望焉。矣。探本窮源追序受姓之始亦是作譜序一法難得。朗列中敦質乃爾。

舒氏族譜小序

悅 蛻

昔吾家道川先生爲從遊汪子跋族譜云。族之有譜。固所以序昭穆紀親疎使同譜者知所自出。尤在乎因此而篤親親之仁。盡敬長之義焉。蓋篤親親之仁則親疎雖殊而彼此之恩常洽。盡敬長之義則貴賤罔知而尊卑之分必嚴。苟能如是則一族猶一家而人倫厚矣。懿乎言哉。世之無譜者其可不思所以有有譜者其可不思所以繼哉。一日彌勒州舒生焜持其祖所書世系來謁曰舒氏自明初戍滇傳有十一代而未有譜竊恐同族之人不離則疎相視如途人而吾仁義之所推或有

滇南文畧

卷四

序

義

遺也。惟先生於寒家交四代既親聆音徽敬承德教用敢奉祖命以祈君子之餘潤而爲宗族光。豈惟小子輩之感抑舒氏本支百世皆藉之不朽矣。余爲之慨然曰先生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非譜無以知其悉而欲行我親親敬長之義其道無由。然後世之不講於譜久矣。今舒翁命其孫以譜爲請是誠不蹈於流俗而欲以厚於人倫者。故爲之傲歐陽氏體例編次成譜其先世之孝弟可傳者皆據其所述而附於譜中。譜成隨呼舒生而告之曰譜之作不徒然也。惟能篤親親之仁盡敬長之義斯無負於譜也。苟其汨於流俗流爲匪僻挾宗

長而凌庶支竊微榮而傲單寒以私廢公以小加大不
崇令德而徒侈然自貴以爲宗黨羞則是此譜爲徒作
而視先世之孝弟足尙者爲何如也舒生勉乎哉吾因
誦先祖道川先生之言而弁于其首
不囿於老泉譜記而自能標質立幹懇款動人後段
尤足以鍼砭末俗之病

彌勒舒煇新婚序

倪 蛻

古者男子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三十而有
室。漸理男事。後世冠禮廢墜。而婚聚往往在成童舞象
之年。於是童子多躡等不率。渠則高者藉微知小識。詡
詡然若有不可一世之概。卑者狎溺婦孺之愛。并孝弟
而盡忘之。以是知先王創制立法。無非教也。而後世或
不盡從。則風義之衰。有由然矣。舒生煇。年未二十。亦循
世俗例。於秋八月授室。僕辱與生之曾祖。祖若父叔。二
十年相從。顧慙涼德。不足當丈人行。然生於總角時。曾
遠僕之勝。而嬉不啻武夷鄉里也。故不以賀。而以勉。夫
舒生之年。正舞大夏。悖行孝弟。博學不厭時。而居然有
室。則博學無方。遜友視志。當兼三十之事。而行之。如禮
經所云者。方爲克盡男事。苟徒繡其盤悅。佛健自喜。此
於鄉曲之中。不得爲善士。況望其他日之遠大哉。僕不
見舒生久。昨一相接。眉睫間。不無飛揚色。卑者或可無
之。正欲於其高處。下一鍼艾耳。舒生勉之矣。

古禮古誼。藹然句裏。行間。顧以告之。凡爲父母者。

五溪詩敘

倪 蛻

天地人三才並立。各有精神所聚。天之日月。地之山川。人之文章。皆是也。日月以大而神。故蟠天地。亘古今。極遠近。容光必照。出入晦明。有不可得而測者。山川則以奇而神矣。峩然而高。上尋雲霄。淵然而深。渺無所底。龍跳虎臥。蛟吐鼉翻。或聯屬萬里。手攜碣石。足踏崑崙。或始于滄觴。洩于尾閭。望洋向若。止水鯢桓。蓋亦無所不奇者矣。若夫文章之神。其神在變。極其詣。能使日月增光。山川動色。泣鬼神。驚風雨。典謨訓誥。不襲不因。藻繪丹青。無今無古。王充曰。上天多文。后土多理。二氣協合。慎南文畧 卷五 序 早

聖賢稟受。然則人以文章參天兩地。亦大矣哉。亦奇矣哉。昔我游五溪之境。知此境為山川奇之奇。今讀五溪之詩。知此詩為文章變之變。蓋非文章之極變。不足以象山川之極奇。非文章之極奇。又豈可以盡山川之極變。奇莫能名。變無定體。此五溪之境。與五溪之詩。有上下數億萬千年。而相需相值于今日者。嗚乎。豈偶然也哉。作五溪者。吾友四明林子南溟也。

非文章之極變。極奇。不足以盡山川之奇。變數語。探驪得珠。錢密庵曾為揆言。親見蛻翁五溪詩。是天地間極靈奇文字。今乃知為林南溟作。惜乎未之見也。

含山顧元素詩序

倪 蛻

雲南為西南最遠之區。故名公鉅儒。至其地者絕少。漢太史公少年壯遊。曾過昆明。載其自敘中甚明。世乃云。司馬相如奉使至此。非矣。後數百年。唐賈浪仙客滇。相傳除夕。以酒脯祭詩。是在滇事。迨於今。又數百年矣。文章光焰。與彩雲五色。同其湮沒。可慨也。然。今天下車齊一統。三吳兩浙之士。來者亦多。無不謂詡然。自以為。張和氏之璧。握靈蛇之珠。究之。周腊鄭璞。識者自知。陳琳曰。此地率少於文章。易為雄霸。但必謂冀北之馬。俱係驂駟。而檉楠杞梓。悉產於鄧林。則無怪乎。三吳兩浙之於滇者。時有過差之矜也。甲辰冬。甘子鑑平示我詩一卷。含山顧元素先生之作。篝燈讀之。是引我於萬仞山頭。盡洗人間塵。搗梅花。失香。霜月不皎。自我客滇。不見此作。二十餘年。荆山片玉。希世之寶。苟不遇李上蔡。則頑金鈍鐵。安能試其鋒銛。而或者欲勸先生。以詩干今之士大夫。謂或有知其苦心者。余曰。不然。錢婆留能識羅江東而重之。故非俗物。且江東遭逢亂世。不得不依栖自活。而又遇婆留。為能敬事。則其所處境地。有不得不不然者。若先生名將家。不至困頓貧賤。此其來滇。以仲方為右軍於曲靖。故不惜萬里。而一臨觀。似非有干

於世者昔李西平諸子惟聽願憲懇以功名世其家而
 願獨隱盤谷以文章自豪今先生兄弟四人仲建立功
 績為時名臣然則盤谷之隱非先生其誰當之先生詩
 鏤心鍊骨而又出之以自然無縫天衣不作人間鍼帶
 此於雲南應向浪仙後特置一座故不必與三吳兩浙
 較短長者也僕本吳人流落於此悲夫餘子之碌碌而
 不自知而歎先生之詩為不可及因題其卷首而歸之
 天下惟苦不自知之人偏會自大其失不止過差之
 矜蛻翁因詩言詩不以方隅論人其存心較之近日
 選詩家尤為公普

滇南杰著

卷西

序

聖

承上起下
 跌宕生姿

此處始入
 題括一筆
 何等嚴重

一起如驚
 風巨浪排
 山倒海而
 未足令觀
 者目眩心
 駭趁勢兜轉
 隨機引伸
 沉鬱頓挫
 中極酣暢
 淋漓之致
 已將通篇
 全副精神
 提起

甘忠果公傳後序

倪蛻

古今禍亂之所由起其伏機常深而大奸巨逆無不閉
 藏遠密不示人以可疑故其發也每致潰藩而難制然
 當其時亦必有先機濟哲之君子早窺其隱而為之防
 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有陰受其福而不知者矣其如
 習安守常之徒泄泄不察以為權不可以預讓變不可
 以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而不知養癰縱虎緣循偃
 仰一旦痼疾決爪牙恣夫然後治之以藥石獵之以弓
 矢雖終收平治之功曷不徒薪於曲突之言之為愈乎
 余游滇黔久父老往往為余言甘忠果遺事心竊悲之

滇南文畧

卷西

序

聖

當吳逆潛謀不軌之時諸方鎮大臣皆燕雀煦煦耳及
 公至燭其奸凡所以收人心而備竊發者靡不至而吳
 逆亦嚴憚之卒不能遠動迨既平凱里公思拔一二勇
 奮智謀之士以為腹心備緩急之用乃議者每拘成例
 不聽從於是重藩晉逆羽翼公鬱鬱不得行其志
 告養親疏頻上不許既太夫人病殂請終制又不許僅
 准給假歸墓及墨嶺抵黔而吳逆反心決矣嗚呼公制
 軍四年而吳逆弭耳帖尾受縛轉旋甫去數月禍亂遂
 成然則公之繫於封疆何如哉吳逆反形既著公移書
 提督李本深曰虎狼盤踞搖動民心揣茲事勢禍亂已

此一段夾敘原文精神奕奕足驚風雨而泣鬼神非是則稱不在首段矣

霹靂之聲白虹之氣

提唱入神滿覺蒼涼收束嚴密文亦可與日月爭光

到底不解

熾期與聯鑣並轡。勦滅妖氛。本忠孝真性。建英雄事業。鐘鼓式靈。共勤王事。正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著祖鞭。卽或寇孽猖獗。孤城受困。惟有効張睢陽。南霽雲。以身殉國。願卽日興師禦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爲聲援。不然者。恟怙無從。二三其德。瞻顧家室。思附前驅。遺臭遺聲。毫釐千里。是公於此時。以睢陽自許。而亦以霽雲望之本深。孰知本深業已投款。不爲公用矣。同城者。廼撫曹申吉。又復密圖應賊。無一人可與謀者。乃按劍而起。疾趨鎮遠。猶思守黔門戶。以待大師。鎮將乃復抗顏逆命。此則非公之所豫料者矣。嗚乎。天旣錫公以智勇。

滇南文界

卷五

序

四

而不使之奮迅振揚。蕩滅賊氛。顧反令抱此孤忠。扼其成策。自殉於荒江寂歷之濱。亦可哀也已。雖然。臣死忠。子死孝。妾媵死節。佐史死義。正氣英風。魂魄猶毅。公豈不凜然千古如生者哉。昔裴晉公將伐蔡。入對延英殿。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其言甚爲悲憤。後竟成功。彪炳史冊。聞公歸葬太夫人時。曾有密奏。雖其言秘不可知。要之意在必死。意與晉公同。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豈能自必哉。卽裴晉公亦豈能自必哉。余讀忠果公傳。悲其志。故爲書之如此。沉鬱頓挫。亦復渾灑。蒼涼不減。昌黎張中丞傳後序。

蛟翁有言。文章者天下之公器。子孫不能守則凡後死者與有責焉。此竊誦其言而感之。夫不能守固子孫之罪。守之而不能傳。獨非後死者之過歟。然藏舟於壑。不遇有力者。又何能負之而走也。憶翁以高才博學。不欲習舉子業。攜筆墨遊遊當代公卿間。足迹幾遍天下。其詩與文。蓋有江山之助焉。嘗從鄧太守。其文至臨安。以太守調任。故弗樂偕往。避暑臨之東林禪院。是時先大父諱焉字西白。癸正甲辰。嘉貢。與同郡黃魯巖。李景異諸先輩。卽寺結詩文會。獲與翁交。一時飲酒談詩。揮毫寫真。性情契洽。有韓昌黎孟東野之遺風。

滇南文界

卷五

序

五

及翁遊踪既定。買山於昆明石磧村中。築草堂以老。則先大父已下世久矣。暨後先子諱翰字右黃。乾隆丙辰。鄉薦。任永昌府教。讀書西林書舍。時時登翁之堂。翁以故人子。飲食教誨。勤懇懇問。出其詩集。仗語相授。先子筆而藏之。志欲刊行。公諸好學。知古之士。而一龜坐終所存不遂。况如吧者。貧賤坎壈。無所省似。又復何望。守之而不能傳。其過固不容辭者矣。今保山袁蘇亭先生。秉發微闡幽雅志。不惜出大力。以成南中美事。一吐碧雞金馬之奇。徵刻滇詩。爰及流寓吧。因得以翁之詩集六卷。併仗語二卷。進質蘇亭。閱歲蘇亭既

拔其詩之尤者付諸劄劄傳於當世復選刊其仗語
發揚潛迹甚盛舉也吧何幸而躬遇之夫翁之詩及
文不拘一體亦不規規於一時其以仗語名蓋爲語
中駢體古文長篇短章一一皆具如翁所自識者吧
不材無能窺見涯涘不敢妄綴一詞惟述其三世欽
慕之情足見翁文之必傳且明吧守而不能傳之過
幾與子孫不能守者等遠求正蘇亭以贅於仗語後
焉耳

建水後學會吧識

碑一

晉

晉故振威將軍建甯太守爨寶子墓碑

宋

宋甯州刺史爨君碑

唐

德化碑

明

單縣遷城碑

滇南文畧

卷五

目錄

驃騎將軍沐公神道碑

江川關索嶺廟碑

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雲南平諸夷碑

選兵靖寇碑

王太守革甯州鄉兵碑

郭夫人虛墓碑

貳守袁公德政碑

蘇道慶

鄭回

楊一清

張志淳

王廷表

李元陽

趙汝濂

萬文彩

王元翰

王元翰

楊春震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楚軒

昆明文鍾

曲阜桂

觀雲門評閱

保山袁文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任澍時沛田校訂

晉

碑

晉故振威將軍建甯太守爨寶子墓碑

君諱寶子字寶子建甯同樂人也君少稟瓌偉之質長挺高絕之操通曠清恪發自天然冰潔簡靜道集行尊

滇南文畧

卷五

碑前

涓粹之德戒晉歸仁九泉唱於名嚮來帛集於閭庭抽簪○駕朝野詠歌州主簿治中別駕舉秀才本郡太守

甯撫坻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五寢疾喪官莫不嗟痛人

白其躬情慟發中相與銘誄休揚令終永顯勿翦其辭

曰山嶽吐精海誕○光穆穆君侯震嚮瑤瑤弱冠稱

仁詠歌朝廊在陰嘉和處淵流芳宮宇數仞循得其牆

馨隨風烈耀與雲揚鴻漸羽儀龍騰鳳翔矯翮凌霄將

賓乎王鳴鸞紫闥濯纓滄浪庶民子來繫維同嚮周道

絆馬曷能放位才之緒遂居本邦志鄴方熙道隆黃

裳當保南岳不騫不崩享年不永一匱始倡如何不弔

滅我貞良。回抱聖姿。影命不長。自非金石。榮枯有常。幽
 潛玄穹。携手顏張。至人無怨。江湖相忘。於穆不已。肅雍
 顯相。厥惟平素。感勸懷懷。林壑泯矣。令名遐彰。爰銘斯
 誅。庶符甘棠。嗚呼哀哉。太亨四年。歲在乙巳。四月上
 旬。立一主簿楊馨。錄事孟愼。西曹陳勃。都督文
 禮。都督董徹。省事陳奴。省事楊賢。書佐李仿。
 書佐劉兒。軒吏任升。軒吏毛禮。小吏楊禮。
 威儀主。

碑在郡南七十里。楊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
 載而不詳。近重修南甯縣志。摭輯金石遺文。始獲焉。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前

遂移置城中武侯祠。考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改元
 太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乙巳。改義熙。碑稱太亨四
 年乙巳。殆不知太亨年號未行。故仍遵用之耳。儀徵
 阮文達師見巽龍顏碑。訂為滇中第二石。此碑先出
 數十年。而不為師所見。惜哉。抑物之顯晦。固有時歟。
 晉碑存世者已鮮。茲則字畫尤完好。願與邑之人共
 寶貴之。咸豐二年秋七月。金陵鄧爾恆識。
 此碑蘇亭彙纂時未經摭輯。瑞於曲靖武侯祠獲觀
 之。謹補數十百張。以餽親友。茲因翻刻文畧。補刊於
 卷首。以資好古者得所。獲碑顛末已見鄧

識茲弗贅。俞元羅瑞圖誌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前

在三二語
明泐碑之
山

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及乎哀感仰尋口訓永慕高躋
控勒在三仲秋七日登山采石樹立玄碑表殊勳於當
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

附文末七十一字缺口八 甯州長子麟弘早終次
弟麟紹次弟麟暄次弟麟崇等建樹此碑 大明二

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口嗣孫口口口口碩口

碩萬碩思碩口碩羅碩口碩俗等立 近碑府主簿

益州杜長子 文建甯靈道慶作 又碑額二十四

字 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甯州刺史邛都縣

侯靈使君之碑 以上皆正碑所載其碑陰復列官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職人名上中下八排共二百八十九字又缺字口二
十五不備載

右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甯州刺史邛都縣侯

靈使君之碑在雲南陸濟州蔡家堡靈君墓前碑高

丈餘有穿有陰頌在穿上大明二年故吏趙次之杜

長子等所立文為靈道慶作正書兼用隸法饒有樸

拙之趣靈君名龍顏字仕德建甯同樂州人近祖肅

仕魏為尚書僕射河南尹君於晉義熙十年舉秀才

除郎中遷南蠻府參軍試守建甯太守歸朝除散騎

侍郎試守晉甯太守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

甯州刺史邛都縣侯卒於丙戌案靈本蠻夷唐書所

稱東靈烏蠻西靈白蠻是也碑敘世系遠舉楚之子

文漢之班固風俗通云班姓楚令尹鬬班之後案班

為子文之子左傳作般猶公輸般一作班碑雖傳會

亦有典据靈氏見於載記者李雄以靈深為交州刺

史梁武帝以靈瓚為甯州刺史瓚有二子曰震曰瓚

隋開皇十七年瓚反史萬歲征討請降明年入朝被

戮其子弘達唐武德中為昆州刺史南詔碑有南甯

州都督靈歸王昆州刺史靈日進梨州刺史靈祺螺

山大鬼主靈彥昌南甯州大鬼主靈崇道至後晉有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四

靈判借與段思平兵以敗楊子真是靈氏自魏歷千

數代未衰也碑中多假借及別體字如紹蹤作紹縱

鉞斧作越斧簪纒作振纒九列作九例采石作菜石

幢蓋作幢曠班作班耀作耀匪作運匠作近淵作淵

驛作驛爨作靈兩顯字並作顯集古錄云漢綏民校

尉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顯莫曉其義韻藻濕水禹

貢孟子漢書地理志並作潔字蓋隸變異為累也謚

從益不從益與魯俊碑同戴侗謂唐本說文有謚無

謚是從益為正體可證徐本說文之誤碑陰幹即幹

字漢碑陰亦有洪氏隸續言之詳矣其頌以闕晉殺

與造外會。夏為韻案。廣韻殺所界。勿禮器不豐。不殺
即此音。曹植黃帝贊以哲韻。制王粲誄以闕韻。又是
也。又以霜藏傷與融躬。蹤功為韻案。東方朔七諫以
常韻。功陳琳大荒賦以遑韻。躬陸雲陸府君誄以章
韻。蹤可為比照也。曲阜桂馥雪門跋

滇文惟呂陽遷答雍圖檄最古。次即此碑。杜藕庄刺
史久為子言恨未之見。適張春田太守命匠摹搨。桂
雪門明府從而釋文跋尾。且謂尚有魏晉風規。囑搨
入選三君子者。亦可謂汲古情深矣。因並誌之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五

唐

德化碑

鄭回

回本唐臣。陷南詔。遂仕為清平官。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
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
大詔。性業合道。智親未萌。隨世運機。親宜撫衆。退不負
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
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
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
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六

再搨標指

歷敘功績
先占地步

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
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
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
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
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
朝廷愍。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三河既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
侍鐸。稍騎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
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
征。志在掃平。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

絕好花樣
推尊皇上
更得體

卓鍊
承上起下
關鍵

先責李宓
又自占地
步
談之諸會
以見公惡
有言可執
如此撫取
真是失策

竝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祿。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襲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甯州都督。繫歸王。昆州刺史。繫日進。梨州刺史。繫祺。求州。繫守。繫螺山大鬼主。繫彥昌。南甯州大鬼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七

主爨崇道等。陷箄竹。情兼破安甯。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甯。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箄歸王。議者紛紛。人各有志。王務遇亂。萌思紹先緒。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甯。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僞居心。尚行反閒。更令崇道謀箄。日進。東爨諸會。竝皆驚恐。日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稱箄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斯。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

次責虐陀

尊天子責使臣

即使言不由衷亦覺懇款動人總不敢指斥至尊者於立言一語說來寫得自己守禮守法直是孤忠總是鍊字鍊句妙耳誰得就淨

虛已仁。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遂與陰謀。擬其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開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警我。三也。應與我惡者。竝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藏器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傲我。六也。於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八

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歎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不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是差大軍將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尚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旣數道合勢。不可守。乃宣號令。誠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

又掩飾得

氣靜神閒
詞令極妙

黃仲通

加一倍寫
同映前仰
天歎曰云
云天然湊
拍

竟非誓師
舉動

回護處亦
說出理來

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拔虔陀飲醜寮庶出
走王以為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為後圖即
便就安甯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味權繼違拒請
遣大軍將李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
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參
軍姜如之齋狀披雪往因張鄉讒構遂令番漢生猜贊
普今見觀饗浪穹或以眾相威或以利相導儻若蚌鷸
交守恐為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二城復
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劫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
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忽吐發唯言屠戮行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九

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
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壇叩首流血曰我自
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至無
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
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而誠感神風雨霽霽遂宣言曰彼
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讐也斷軍之機疑事
之賊乃召卒伍擱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
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
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
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

始好頓挫

背唐事吐
蕃亦說出
理來

古雅

總是說唐
旨取

男鳳迦異大將軍殺全葛等於邛遷和拒山後贊軍王
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
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
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佺
鄧楊傳磨倖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
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
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
毯衣服馳馬牛轅等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
一日於鄧川册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
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戍被山河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十

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
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將
軍賈瑾為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奪若不速除恐
為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
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
破如拉朽賈瑾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
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遂
惣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壩廣布軍威乃舟楫
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
師伏屍過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澄川時神州

了却李宏
此龍尾關
外天寶戰
士塚所由
來也禍始
怨終二語
亦見德量

又有功於
唐
唐又無信

看飽敘戰
功至此處
始鋪張揚
厲以與唐
絕故也

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驕山我命大軍將
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衛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
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亂元
帥沉江詔日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
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
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
郎羅於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舊
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為美也詔恭承上命即遣大軍
將洪光乘杜羅盛殺附克附於望羅遷王遷羅奉清
平官趙佺鄧等統細於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七

節度尚檢贊同伐越嵩詔親帥太子潘圖逼會同越嵩
固拒被修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
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嵩以楊庭璣為都督兼固
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嵩作援昆明若不再除
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
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伴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
齊入越嵩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
兵叩部而漢將大奔迺施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
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畧未足多也爰有尋
傳時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

以下言建
國規模儼
然夜郎自
天雖實曠
成之可慨

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
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
造舟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
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
望風而至且安甯雄鎮諸巽要衝山對碧雞披環碣石
鹽池執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勢連戎熨乃置城監用
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隲省方觀
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
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
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攝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七

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入右辨稱世雄高
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
事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
安轉禍為福紹開祖業鴻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
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
等闡三教實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
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
木厄塞流潦高原為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
之業易貧成富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
廩蕩滅之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

憑險起堅城之固靈津蜀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賧天
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郭出麗水之金北
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濟滄覆詔願爲外臣東
巽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於墨紫之鄉侯
際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蘇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
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
無剿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奉乃能曠首叩南平昨海
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
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
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册漢帝而繼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壽銓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王
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
業業成不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
不朽俾達將來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
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賴先君之遺德沐求
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於周
詩志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願
下才敢題風烈
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虛正祥必信聖主
分憂遐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構

致泐碑之
田仍收到
世臣中國
何等細密

亂開路安南攻殘西巽竹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
懷柔伏叛祚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詭隨貶身遐裔禍
連虔陀亂深暨髮殃咎匪他塗豕自殪仲通制節不詢
長久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
誠迷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與師命將置府層城
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羣吏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
尋覆轍水戰陸攻獲孤糧絕勢屈隸窮軍殘身滅祭而
葬之情絲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
援揮我兵戎攻彼郡縣越嶺有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
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叩爐一掃軍羣雙滅觀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四

兵尋傳舉國來賓邇辛東巽懷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
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煙塵載寢載擊翠
坑緝熙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倉貯
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
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
人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
銘可長可久
氣息雖沿六朝其胎骨却全從左氏呂相絕秦出來
自是一篇大文可爲鎮邊炯鑒○回陷南詔不能死
節故書其任蒙氏之官爵而削其里居

碑在雲南大理府城南太和村郎南詔太和城北門舊址石地漫滅俗呼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景訪得之今就通志府志參錄其文如右通志稱鄭回撰杜光庭書案通鑑雲南王閣羅鳳陷蜀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志稱光庭以文學教蒙氏既卒蒙學士爨泰葬於玉局峰麓案點蒼山十九峰玉局其一也碑言天寶七載先王郎世皇上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唐書南詔傳天寶初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主

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案天寶七載詔改魏州爲陽瓜州以鳳迦異爲刺史其先世邏盛曾爲魏州刺史魏州卽今之蒙化南有巍山州因山得名碑言越祈詔特鐸稍云云南詔傳鐸稍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寶貴月以血祭之又云越祈詔曾長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稍邑於龍佉河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閣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授瀘死得鐸稍

故王出軍必雙執之碑言章仇兼瓊遣越嵩都督竹靈倩置府東襲破南甯州都督襲歸王昆州刺史襲日進黎州刺史襲祺求州刺史襲守懿驟山大鬼主爨彥昌南甯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靈倩兼破安甯委先詔招討再置安甯案驃國傳襲弘達既死以襲歸王爲南甯州都督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甯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甯城羣蠻震駭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謝罪赦之案築城使者卽竹靈倩史畧其名夷人尙鬼謂主祭者爲鬼主大部落有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主

大鬼主也碑言李宓激崇道令殺歸王更謀殺日進東爨諸酋乃各與師名我同討又云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案驃國傳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死烏蠻女也訴歸義爲興師崇道走黎州俄亦被殺碑稱贊普仁明馬爲兄弟之國冊詔爲贊普鍾案吐蕃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夷言謂弟曰鍾吐蕃以弟蓄之也碑言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案吐蕃傳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又于闐傳德宗遣朱如玉求玉於于

聞得瑟瑟百斤康者傳柘析城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珍珠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拂林傳其國以瑟瑟爲殿柱是也碑言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謂李宓戰歿之兵唐書以爲鮮于仲通兵敗閣羅鳳歛戰齒築京觀設也碑言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謂築龍首龍尾二關也又言靈津竭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謂鄧川出溫泉也唐書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死之卽碑所云虔陀飲醜也唐書言領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自將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七

不聽則歸命吐蕃仲通怒囚使者卽碑所云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云府城復置幸容自新又云切陳丹款至於再三仲通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誅呵也唐書言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卽碑所云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也唐書言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卽碑所云三軍潰岷元帥沈江也唐書言唐德初鳳迥異築柘東城卽碑命長男鳳迥異於昆川置柘東城也唐書言鮮山之西多瘴歎卽碑鮮望風而至也唐書言越賧之西

產善馬世稱

駸卽碑越賧天馬生郊也唐書言

麗水多金楚有四開尋傳祿邨出麗水之金也唐

書言尋傳西有裸蠻卽碑爰有尋傳疇壤沃饒又云

裸形不討自來也唐書言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

頭謂之東爨烏蠻卽碑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景也

唐書言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雋州會同軍卽

碑所云詔親率太子潘園逼會同越雋固拒被僂會

同請降無害也碑言列尊敘卑位分九等案九等謂

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

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八

主商賈皆清平官兼之清平猶宰相爽猶省也碑言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卽碑陰所列段忠國等受吐蕃封賞者忠國本名儉魏以戰功封清平官賜名忠國碑陰亦多漫滅今不載曲阜桂馥老落跋

明

單縣遷城碑

楊一清

宜起自老
殺火疏古

單邑城成於時山東濬泉諸君子以書來言曰夫單父古采邑也東瞻泰嶽則徂徠新甫伯禽之曲阜也側望臨淄則瑯琊渤海呂望之營邱也邇接邾鄆則龜蒙鳧繹滕薛之故疆也遐聯鄭費則泗沂汜汶濟兗之支派也單父三面帶河元至正甲申河決曹州梁山鉅野俱為巨浸我明洪武己巳河又大決正德己巳又決楊晉口己卯亦如之辛巳又決八里灣嘉靖癸未霖雨大注漂民屋廬壞民禾稼蕩析離居邦人大恐至乙酉巡撫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九

此段寫王公留心民瘼精神勃發

都御史王公堯封喟然歎曰於戲單父之民其為魚乎夫有人有土有財有用乃今高岸為谷田卒汙萊是無土矣老稚溝壑壯者散徙是無人矣府庫空竭室如懸磬是無財用矣非于溺之而誰乃謂方伯郭君韶曰維茲城以衛民經之營之汝實總之乃謂廉使潘君貞曰緩善長過寇虐以為民保障惟汝力乃謂亞參侯君位劉君淑相曰汝惟職蒞茲役往視予民毋貽民憂乃謂僉使陳君德鳴曰汝往督之以昭汝憲乃謂兵備副使王君言曰飭汝師以防姦寇乃謂克守喻君智曰弗城胡邑弗邑胡民惟汝之責乃十有一月丙辰升墟以望

平淮西碑亦是奉尚書毋謂文襄定效靈昌黎也

距下敘遷城古藪嶺

收繳有力

映前唱歎

又引一喜映前兩嘆並開後段贊歎之辭

故城之陰陵行而平土燥而剛下之其吉終焉允臧明年春龍見而零土功伊始時乃饑饉侍乃泰

物乃課章程相其陰陽則策人獻吉董氏貢良定其方位則冰泉以懸規影以測畧其廣狹則野度以步塗度以軌揆其經制則宮隅一雉城隅九雉揀之曠曠築之登登百工惟和罔不用勤越三月城成又三月邑治成又三月庠宮祠宇成巡方有臺監司有署置邾有舍醫歷有肆巷有閭闔里有塾序疆有埃望火師監燎水師監濯民趨如市賓至如歸引鴉平原留晚清流遠涵天碧迺野翠而向之為民患者舉為民利矣單父之民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三

相與歎曰於戲微王公吾其魚乎是役也鎮守太監王公思競忍按御史張君英李君美王君正宗咸與力焉綜理於內則右布政潘君墳參政常君道江君曉王君潮副使錢君宏左君洛余君本僉事邊君甯董其役者則同知俞君歸縣主簿王懷禮經歷宋澤也又越明年王公出巡東兗親於新邑喜曰單父之民自是其有瘳乎又令陶篋數百萬環而發之曰斯可久矣予聞而歎曰盤庚遷而民咨怨單父遷而民樂康何也蓋河之患同過之時異也且春秋城郟城郎城楚邱大書不一而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人宗子譬之王公設

激

辭亦宏整
古雅

結四句更
有分寸見
此等事非
王臣分外
也

險聖人域民而豈徒哉。今單士在昔為周王子孫。邑觀
單襄公之聘楚。靖公之出晉。穆公之事周。施澤於民久
矣。乃若宓子賤。彈琴而治。巫馬期。戴星而理。雖勞逸則
殊。其勤于單者。不亦遠乎。繼自今。其無忘三公之烈。與
二賢之勤也。已爾。乃繫之辭曰。

於維東土。上應虛危。泰山為鎮。大河為池。維茲單父。姬
之封邑。襄公康之。靖穆攸立。魯至定哀。子賤實來。尚德
若人。爰有琴臺。巫馬繼之。星言夙駕。寔寔匪躬。不遑蚤
夜。百千餘年。以迄於元。河流漲溢。蛟龍吐吞。民廬漂沒。
官宇為沼。菽藻交加。烟濤浩渺。下迫於今。城復于隍。民

真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患滋深。幸賴彼蒼。中丞蒞止。乃新百雉。迺左迺右。迺疆
迺理。役者協力。贊都人豫。喜者協謀。崇墉修舉。傑觀飛
樓。載笑載語。以藝稷黍。以穀士女。自茲伊始。既樂且康。
援之祗席。登我高岡。我親民牧。誰其作者。召伯勞之。民
狎於野。禮稱築郭。書戒勤墉。維茲單父。中丞之功。克成
有終。王臣之節。矢詩不多。以告來哲。

模茂淵雅碑銘文字正宗

明室功臣
惟沐氏子
孫多賢良
山昭靖諸
王貽謀善
也

八字得為
大臣之體

此即總大
防處天下
惟不貪功
忌功人乃
能成功

驃騎將軍沐公神道碑

張志淳

公諱詳。字擇明。別號靜軒。黔甯昭靖王之五世孫也。昭
靖季子諱昂。官至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鎮雲南。卒。贈定
邊伯。諡武襄。子諱儋。官南京錦衣衛千戶。卒。次子諱瓚。
天順間。入京師。襲千戶。睿皇帝見而偉之。值兵部以雲
南缺。守臣請。有詔。即授公右軍都督府同知。佩征南將
軍印。鎮雲南。後移鎮金騰。尋卒。公其第三子也。兄曰誠。
曰謙。弟曰諫。成化壬寅。誠由指揮擢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右叅將。蓋成化甲辰歲事也。初。公兄弟皆為都督。公
所鍾愛。公惟共子職。畧不芥蒂。於承蔭世祿。懾然無所

真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慨。俄兄弟皆故。公悲哀之餘。亦澹然無所與。左右以為
言。漠然若無所聞。識者已覩其有隱德。陰功。已而果然。
在鎮八年。率由先軌。不事誇詡。不求榮逐。好惟質之任。
慮中。貴犯不與校。更或下之。政總大防。弗事苛細。久之。
蒲會莽。印倡亂。雲南守臣。遣布政使周正。都指揮趙晟。
帥師。道永平。進攻。期以必獲。而別以公守西岸。防突逸。
左右謂任不專。且彼兵。逕進。是少我也。姑緩之。公曰。疆
場之事。急病讓夷。何少之校。既而彼師不能克。公即遣
閒使。誘之。出印。遂就擒。左右謂勞師不克。我坐獲之。可
張是功。以報其軋。公曰。我世守此土。夷故我信。非戰克

爽信即難
讓功更難

此段虛寫
靜軒公善
政全從對
面看出

總發一段
議論文情
妥婉深至

的真韓文

也。何功之張。其御物臨政多若是。而地復僻遠。故殊無所聞。暨宏治辛未。罷政歸雲南。軍府之事糾紛。旁午始思之。曰。使公在鎮。政之擾有是乎哉。既而守此土者。相與記其善。而冀其復也。暨計來自滇。而守者益橫。逆不道。人又益思之。曰。使公百年以至今。諳練。守益堅。定亡。其抵是乎哉。而不可冀矣。則又相與涕洟於悒。而已。夫事久而後論。平勢息而後論。顯故曰。觀諸前。不若揆諸後。求諸存。不若窺諸亡。方公少年。當閩。寄人習其先烈。而厚望之。則容有不足。及公既歸。人苦於後弊。而徐計之。則恒若有餘。非異情也。蓋視於未然。雖智者猶難之。況齊民乎。及夫事定。論評。絜度。參伍。夫然後隱可彰。善可察。隱彰而善察。則惠所及者昭。而賢於人者著。惠所及者昭。賢於人者著。則驗之天道。而符徵之後嗣。而信矣。然則公可少哉。公生於天順甲申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卒於宏治乙卯十二月八日。享年三十有三。配吳氏。封太夫人。子曰崧。曰嶽。女一。歸都指揮劉璽。崧出貳室。劉氏初襲雲南左衛指揮僉事。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一見奇之。正德丁卯。以尉薦。進錦衣衛。署指揮僉事。右參將。鎮金騰。再遷右衛都督府。署都督僉

真尚文器

卷五

碑

三

銘語悉用
古韻淵然
金石之聲

事餘如故。尋賜服蟒。娶徐氏。太師魏國公甫之女。孫曰紹。績紹勤。紹敏。紹勉。紹助。紹勃。紹勳。女二。在室。嶽出季室。劉氏初襲南京錦衣衛千戶。稍遷至都指揮。入見。今上賜蟒衣。命掌雲南都指揮事。卒。娶保安侯梁任之女。無嗣。以紹敏為後。崧既以才名峻遷。乃拜疏陳公功。有詔加贈驃騎將軍。初公疾。意不欲歸。葬南京。以勞人。吳夫人率二子卜墓於呈貢縣龍山之東。崧乃為堂宇。門廡。壙垣。以至切。沓。冒。廉。今辟成。飭。又斲石為獸。為儀侍。和表。為神道之碑。如制。而以言屬志。淳曰。先生幼知予先大父。長賓於先公。且目擊先公行蹟。請書諸石。以示久遠。志淳念為舉人時。固嘗辱都督公顧視。為進士。為主事時。又辱驃騎公好愛。於其世系行蹟。知之實深。乃為作銘。

銘曰。涵涵驃騎。奕世承休。素亮是循。樂問罔求。靡姦於功。靡眩於才。人趨我尼。人智我愚。若疇委順。無適為謀。天鑿不爽。提兵之符。開府西南。伴古諸侯。孰泰而驕。孰危而憂。率任有常。罔譽以尤。坐平寇亂。式安疆陲。馬騰而嘶。士飽而嘻。惠惟無惠。有惟無有。我惟自忘。爾於何考。理定有論。曰惟多壽。氣數汨駁。興茂乏久。莫承厥年。莫竟厥施。追維黎庶。靡不我悲。悲感於天。報施匪堪。孰

真尚文器

卷五

碑

三

探其大孰測其深惟其不有責裕厥後惟其不惠覆露
爾曹爾曹之興如雲之蒸如日之升執戎之樞爲國之
寵光焯燦豈直爾亨爲停鶴峙委祀子孫子孫之繁
成世之宗或華於文或華於德克昌克類孰匪公植植
之伊何弗功弗名弗驕弗盈曰惟本實曰惟篤誠世臣
勳裔溺於過償窮乃心力於後何望習蒙踵錮爰公灼
之灼之綽之惟以樂之詞以約之嗣其廓之
橫空盤硬語爰貼力排寡此文可謂善學昌黎矣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三

片語居要

夾用韻語
古文中往
往言之

故設疑陣
寬以養局
亦因當日
情事不能
臆斷合該
如此下筆
此論最正

江川關索嶺廟碑

王廷

江川巡嶺有將軍關索廟。其甚嘉靖壬子年兵備虹泉
蔣公過。既曰功禁不載。有功者之祠。以報戢也。若此。其
何以振之。吾馭岡區。振武合索。舊軌而神也。佐漢臬。噪
烈非可崇者乎。命新之。且益之中。奉神后。奉妣氏。左右
繪布戰蹤。祝以司之。侍雉以享之。多子等人。莫不禮之。
愿臧如對。鎧衝。礎如聽。騫觀采畫如飄。幟覽燎架如
慮茅。鳴風如奔馬。落葉如奔炮。號鳥聲如伏起。垣枝如
掣操。激江如若。滇址如營。轟節如汎。遠卉如兵。時高
岸。則億賈達。撫多移。則想包。順守戍。則感。龐助。緣。則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三

怒黃賊皆忠赤之所奮。索神之所幻動焉者也。按關王
二子長平。與王喪於臨沮。幼興。卽索。從諸葛亮南征。亮
由越雋。索何不與偕。而自翔此地耶。蓋與亮分往。而會
於南中耶。康降都督。李恢。領交州刺史。亦從亮。按道向
建甯。追殺南人於盤江。祥柯之間。與亮聲相連。索蓋同
恢耶。雍閭反於建甯。恢建甯人。今索廟在建甯路。蓋其
所擊者耶。抑索父子威名蓋世。誘禿者畏其駐。居者喜
其來。如入公山草木。及靖州。羅灘。耶。代遠史湮。莫可詳
訂。虹泉公新其廟而崇之。大參直齋汪公。僉事明山。歐
公。俾從碑之。索之功不泐矣。虹泉公蒞政清肅。地實人

和虛衷謝施台轉之器其禮乎神者載眾以忘國也即
神父子之心也濟濟僚部是惡是法將不戰而勝深有
得於此矣神之助之永無不戢之禍矣
古奧淵衍擲地可作金石聲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敘功之文
特書官爵
子之也

恪恭祗懼
便是能任
大事人

毅然任事
部署部極
從容

寫部公兵
機將畧錄
見龍事

襄公鄂公
宅長勳英
奕淵爽來
酬戰

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李元陽

萬歷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西蘭谷鄒
公奉命剿除山寇恪恭祗懼閉閣思繹以謂雲南賊
寇西有鐵索菁赤石巖東有獾獠怙險負固戕害生靈
在昔置衛以防之設營以戍之又命監司以董之而隨
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綱有缺與抑威權勿專之故也
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誰任乃集在位監司而告之曰
聖人在上萬方有衆罔敢肆志乃小醜多靖克寇滋張
人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弗底天罰後將何極唯執事
大夫匡予之不逮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於是密調兵糧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指屬所往冬十月辛未公單騎行升赤石巖出賊巢之
背飛檄分兵如動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時維飭戎使
副則新都湯君仰紀功僉使則上海屠君寬也十一月
壬午公躬擐甲胄禡靈嶺顛金鼓聞天旌旗蟠地壯士
爭先戎卒競起炮聲雷錡矢鋒雨集林莽之菁飛火燭
空金沙之江波濤起立藏厥渠魁脅從罔泊十二月丁
卯賊平先是巖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儲食恃以為固
公令將士密道而斷之於是因敵糧資版築設戍守作
城垣建署宇成杠梁二百年梟獍之域一變而為耕耨
之場矣初公之誓也申訓有曰人為萬物之靈寇亦人

何等精采
可見為大
將者智仁
信勇嚴缺
一不可也
二語可抵
一篇銘贊

也以無教而驕恣得罪於天法在無赦今雖多方殄殲
若撫殷維勿使傷無辜以昭帝德時乃有功汝弗祗承
法亦無赦嗚呼斯誓也仁人之言也故揮鉞之下恒存
不忍之心生殺唯法是循功峻而不矜事險而無
咎奏凱日節應仲呂告於山川飲至論功以聞於天子
粵稽趙充國在漢先零猖狂帥師往討料敵制勝遂克
西戎楊子雲作頌以美之以今較之公於充國未足多
讓而歌咏不作將為闕典以是不揆蒙陋括耳目之所
觀記備太史之採風並示諸彝永以為戒云

申訓一段亦不在多殺傷也通幅寫得鄒公仁勇俱

漢南文畧

卷五

碑

完

見

能謀能斷
而不專
寫軍威之
盛如淮陰
登壇謝元
被敵
精警如子
書

雲南平諸夷碑

大和趙汝濂雪屏

汝濂字敦夫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侃
諤有大臣風其官考功時值京察總憲欲調某
御史濂曰考察摘過不宜調無過之官及上疏
趙文華在黜中冢宰難之濂曰文華不黜則無
可黜之官矣其剛直不阿類如此致仕家居敦
內行不置產業營一草庵匾曰覺推所積俸與
親族共之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府
雲南之又明年為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叛劫
殺自恣惡談薰偪公召羣公而諭之曰賊祖驢亂國經
往者務為姑息以致諸夷倣倣漸不可長於是奏聞天
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
師徒既簡馮熹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
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聲雷鉤百
里之內原草為赤公乃協于元戎參於臺史躬蒞大軍
親歷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帥闔如虓虎熊
羆十萬縱橫輻輳兵鋒筍束行伍篋密飛鳥不過嚙蝟
不通賊乃計窮奔逸泳江入蜀眾謂賊既過江地涉別
省茫茫林箐無迹可攻公力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

公力排眾議公運籌遠授警戒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是加十倍寫法即鉅鹿昆陽之戰何以逾此

馳戒令速發。憲臣聳聽。將士誓死。金砲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招徠嚮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運籌遙授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介冑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巖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斬伐林箐。一十三處。繇是刮野掃地。莽蕪如濯。鬼無隱迹。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綫罅。逆賊繼祖。與惡黨下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欽鈞。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為禍階。公以通幽洞冥。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姚鈞。兵功初成。隨斬一新。四兇既除。諸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謹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飲至論功。粵稽往事。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旣表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公蒞止。申明國法。誅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新化州。乙丑。誅虧遮於尋甸。昔之蜂蟻。蝟集者。既一掃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寧無南顧。

奇語重風發泉流韓碑柳雅之遺無此手筆不可作碑銘文

之愛揆之武侯在漢。勳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昔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於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詠未作。非甚闕典歟。濂與闔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摭實迹。會眾合詞。撰詩一通。勒石於點蒼山。庶垂警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

詩曰。天挺哲人。加志窮民。職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曰此南服。寇壤與鄰。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兇僭號。何如腐鼠。一擒雙孽。無煩再舉。其時伊何。孟夏載暑。是歲之秋。楚雄告憂。螭斧蟬鋒。掩縣乘州。曾不逾時。亦既翦。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劉沔寒之節。有豕載。一麾斃之。遂傾其穴。乙丑之年。羣盜蟬聯。禍延尋甸。一郡騷然。運籌得當。弓不張。弦以俘其醜。弔此顛連。我公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猶唾。除兇翦亂。風掃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疊滔天。海山非大。公用震怒。歷告羣僚。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徒。爾備弓刀。載爾糧糗。忠盡是昭。歲臨丙寅。夾鐘之月。馮薰滇池。公秉其鉞。紀律嚴明。火奮越旌旗。獵獵誓師。喋喋雄風。燄燄駭電。雲雷軍威。所吞千里。震懾既與。寇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颺起。雷騰矢風。鐵雨戰火。流星羽騎。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響破。岡陵賊。

魄既禠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
 其地彼昏既藏我師如鷲越歷再旬檢蒐畢至賊冒萬
 死奮其蟲臂欲當我車千駭竝棄殪彼二酋獻馘於轅
 大慈既除餘兇雞豚俘鈞姚安斬新易門西南頑梗獮
 薙無垠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者
 征夷半途而散綱紀為弛夷乃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
 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繼之通幽觀化
 神算無遺重泉匪赦九地非疑凡所指授動中機宜聿
 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體道文章之師我公遠猷虎臣
 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無讓可無詠詩列郡安
 滇南文畧 卷壹 碑

枕人孰不思吾儕土著桑梓於斯勒詞山石永鎮諸夷
 嚴整密栗似昌黎其根柢實從史漢得來

選兵靖寇碑

萬文彩

文彩字國華號涪南建水人嘉靖戊戌進士知
 富順成安兩縣老成練達祛弊節冗擢南戶科
 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疏禦堵馬市皆切中邊
 計出為四川參議賑饑民擒妖賊陞四川威茂
 兵備道退吐蕃之寇邊賴以安告歸淡泊寡營
 日娛書史卒後崇祀鄉賢

臨屬建屏迷蒙通嶠之間有猥雜獮獠焚等夷種丁
 直白改粟灣喬甸等夷寨雜居散處不事耕織劫以為
 利禁馭稍弛卽滋蔓為患所在被劫莫敢誰何釀成鴟
 張之勢隆慶戊辰年至刼印殺官直薄城下如入無人
 之境而地方官且微文巧請以苟幸目前卒未有曲突
 樹防振揚威武以少挫狐豕之鋒而緩連播之眾者國
 家何賴焉辛未秋七月巡臺侍御安肅許公按部臨安
 嚴持六察外尤留心民瘼政暇進文武屬論之曰諸兇
 莽猖獗固以我將士為怯今不預為之計仍蹈故習坐
 視民患莫之恤縱自愛惜如百姓何且諸夷與他寇異
 憑依險阻去來無期是必扼其要地禦以精兵遏其出
 而截其歸庶地方或可稍靖於是僉使蹇公請於撫軍
 曹公乃奉璽書檄下州縣召募精壯五百名官軍土軍

滇南文畧

卷壹

碑

語

二千餘名用搗巢穴器械候糧郡守侯公任之兵備西
充張公毅然以弭盜爲己任首執縱賊窩賊土賊百餘
人戮之揚聲進剿攻其堅寨數處且晚反覆數回出其
不意彝寇以爲自天降也不寒而慄受撫恐後至於賞
罰申明調度周密忠誠任事前未之見旬月之間民皆
安堵誠知畏懷後司馬鄒公繼之與侍御公同志至今
蒙利所謂馭彝有要匪徒撫之亦貴威之治盜有方不
在勝之而在靖之也咸願勒石以詔來茲
敘次簡潔馭彝治盜六語尤爲要言不煩

滇南文集 卷五 碑 三

是挽強用
長射馬槍
王手段

可慘

見義勇爲
數語已盡
其概通篇

王太守革甯州鄉兵碑 王元翰

甯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徇私送土司扛擡
始甯鄉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曆初年征調。繇七
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滇流土並設漢夷兩兵。夷兵卽
今各土司奉調兵是也。漢兵卽今參遊招募兵是也。若
驅糧差百姓。門戶流民使之供夷兵輜重鞭策之役。蓋
全省所無甯實何堪。問之占籍者曰。吾差已繁。賦已厚。
茲復哀石五稅糧而僱兵一名。則資產盡而繼以死徒。
耳聞之流寓者曰。吾有民徭。有軍差。茲復以門戶而僉
派爲兵。則徭外加徭。軍外加軍。無可復之。其命已耳。而
滇南文集 卷五 碑 三
土司者且曰。吾非爲吾一家私役。上官調我。我調若等。
王事也。遲遲有軍法在焉。於時鄉士箝口。鄉民裹足。噤
不敢發舒一言。三道弗聞。弗見也。更臺弗白。弗知也。匪
一朝夕之故也。萬曆己未。州紳士號訴。撫按批行王守
王頓易初盟。坐以激變。中當事先入之言。下辣手偏護
之力。甯之士民愈驚惶。罔措。恐前此私派鄉夫。不因此
舉。遂成戎籍。定額乎。乃理窮數極。感我太府。黔清平王
公諱鏞者。以宣府卓異。來刺吾府。洞矚民瘼。振翻弊。鼓
持州守鄧公汰革之文。首肯曰。兵以衛民。奈何毒民。況
夷民不徭。與鄉民不兵。所從來矣。若土司應調而復牽

耕勝處亦在此

反掉愈緊

聯而下官止神行

銘讀亦似昏山

引民兵亦惡用土司為遂一力擔當請詳必革一時撫軍沈公傲价臺使楊公某守巡張公某閩公某各稱善允行盡數裁革勒石通衢垂諸永久嗟嗟爾甯民以苦累之鄉兵沿之數十餘年有加無已一有呈請則指為生事然則皆草菅民命者為行所無事乎哉公蒞任未幾斯實首政使兵歸兵民歸民夷漢不相擾則洞垣之視也雲駛風颺不羈滯以長枝節則回天之手也恤妻孥全民命不致橫亡鋒鏑則植德之隱也公雖復子曰就事處事而已而甯之德公尸祝者不世世乎子不佞踰伏山林不問戶外事感公此舉有激於中而土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毛

紳民衆不謀同口建碑誦公遂為之記

銘曰爰有兵兮兵牽氓爰有氓兮氓苦兵徵檄一下勢猙獠追呼四出雞犬驚募生補亡資產傾跋前疐後歸鮑鯨誰為汰蕩解酲醒投刀佩犢歸耘耕樓山青蒼瓜水盈億萬斯年載令名

與鄧州侯革鄉兵同一事而文則暢所欲言其聲廉以厲非聚洲先生不能有此膽識也

郭夫人虛墓碑

王元翰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洧水單父之間至今口祝之河西於甯為鄰邑地僻賦繁民不聊生天順間粵全州蔣公良來令廉明愷悌有國僑宓子風始至即滌煩苛與民休息有訟者輒慰而遣之徭役減損幕凌盡化不數年而刑措園空四郊無壘犬不夜驚民不見吏桑麻遍野泰德興歌真河西之召父杜母也始以厥配郭夫人至生子子曰昇夫人卒厝於縣治西山之陽娶通海陳夫人生一子曰冕生而穎異玉潤珠輝河西人稱曰兩鳳生二龍後果並擢魏科蟬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美

聯臺省為盛代名臣勳業爛然公之流澤遠矣先是公九年報滿將去百姓茫然如喪其所親留之不獲夫人柩亦隨歸遺虛墓在焉空山荒寂狐狸之所悲吟樵牧口之所上下而邑人每過之未嘗不肅然生敬依依不忍去也夫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夫人墓儼然在乎思令尹而不得見見厥配之墓猶見令尹也閭閻父老時往奠其蒿萊去其荆棘尸而祝之不忘公也歷二百年厥裔名一清守臨安廉明剛斷有乃祖之遺按部河西遂興管軍之恩河民即率其子弟荷春鍤操杖鋤羣衆以往并力而作高其垣墻表其封植石柱嵯峨

工緻不踰月而成。蓋有不待發徵期會。約束而然者。雖令尹之遺愛在邑。而河西之人心風俗。藹然獨厚。視洧水單父之民。不少讓焉。真盛事也。予嘉令尹之遺愛。且嘉河西之人。思令尹而及夫人者。沒世不忘。有令人可泣可歌者。故垂之堅珉。以誌不朽焉。

百姓忠愛之心。惟父母斯民者。養而成之。彼懷軼不盡皆頑民也。宛然一篇歐文。真令人可泣可歌。

淇南文畧

卷五

碑

堯

貳守袁公德政碑

楊春震

春震武定府和曲人。萬曆庚子。舉人知湖廣夷陵州。力鋤豪強。風節凜然。性孝友。聞父病。告歸侍藥。累月衣不解帶。守器哀毀。骨立不用浮屠士論重之。又友愛庶母弟。春霖春霽。事庶母敬謹。葬祭以禮。霖霽相繼。卒震哀悼廢寢食。壽妻辛氏守節遺一女。震憐恤。倍已出焉。

治之大要有二。曰識。曰斷。惟識。通。惟斷。通。成。郡司馬袁公之蒞任也。天性仁惠。凡有病於民者。必亟為剔除。而親變宜民。期於心安而止。我祿勸變後。流移荒蕪。惟

淇南文畧

卷五

碑

堯

土色等一十三馬。尤甚。率皆有田無人。有人無力。每歲逋負正徵銀二百七十兩。併徵則民病。停徵則國病。於是當事者。率為折補之謀。往往浚民以賠償。而株及無辜。升合者累及。擔石擔石者。必至傾家。即家無卓錫。商之寄寓。亦罹幫貼之慘。以至血流兩觀。罪盈狴犴。民惟棄其田里。鄉黨而操瓢。走耳嗟嗟。膏肓之疾。土下受之。其果何時瘳乎。我公嬰事。惻然念曰。孰是司民牧者。忍令如此哉。遂進郡之。父老而商之。有議請蠲者。公曰。額徵何可廢也。有議攤平者。公曰。不欲安可施也。有議加派於暫復額於後者。公曰。倒懸何堪久也。無已。可議者。

見得到行
得由彼口
是心非首
鼠兩端者
視之何如

其在叛產乎計租歲該一千一百三十石零實徵僅五百石足餘皆荆棘無從責賦也存之徒有其名委之竟歸於廢乃議五百石實徵暫變價以充賠累其六百餘石拋荒給殘傷等馬通事領種以補不足則荒蕪以人耨而熟國稅以得助而完是舉也催科而兼理餉之法恤困而寓開荒之圖既不病民亦不病國貧者歸畊流者復業誠哀多益少之方而平定安集之計也議上公以安危決之再議公以去就爭之乃得如議行而閩郡再闢堯天矣夫以公編審昆明而人頌神明署篆潞江而人稱渾厚再移政楚雄而政通人和借寇姚安景東而行清節著所至浹洽均非識與斷不及此并書之誌公歷政之善云公名國藩江南蘇州府人萬厯間選貢敗政病民疾中膏盲因循不治是名養癰癰疽潰則大命隨之此民死而官不獨生自古然也縱逃國憲必伏冥誅冥誅幻矣怨詛昭然況國憲終不可逃乎嗟嗟以數萬人身家性命自顧渺然一身並思及子若孫歷億劫果能償否此翁叛產抵賠一舉大有識力然決以安危爭以去就用意良苦矣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五

滇南文畧卷二十五終

碑

明

光祿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參政彭公平叛碑

祿勸錢公惠政碑

段恭節公祠堂碑

張公萃北衙陋規碑

司李彭公去思碑

國朝

滇南文畧

卷二十六

目錄

郡伯盧公去思碑

關夫子廟碑

雲龍山準提閣碑

開建水巖洞碑

趙總兵援屏事畧紀功碑

呂坦庵少司農神道碑

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重修忠節祠碑

武定甘忠果公祠碑

朱忠壯公崇祀忠孝祠碑

楊春震

潘一柱

傅宗龍

王錫袞

李大受

楊祐

陳士驥

關禎兆

關禎兆

王立憲

何其偉

張一漢

趙城

陳沆

倪蛻

倪蛻

馬烈女碑

倪蛻

滇南文畧

卷二十六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臨汾張允楨春旣許開

保山袁文典德雅論次

蒙化張登發

甯州劉書勳元功核訂

大姚劉榮壽春林全核

廣通胡天培因之全核

同楊忠節

之陷者賊

時如出一

撤

者足以窮

賊奸氣足

以配道義

語足以續

正氣歌

殺身成仁

以死報國

惟公更自

不朽

張公靈顯

理有固然

各祀與難

諸公亦見

死有重於

泰山矣

作不靖回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倘微

恩招撫以保數世餘業公亦無不利公乃厲聲叱曰狗

獠犯順天討不容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烏知

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為出公計公乃密揭司馬

其畧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圍辱命罪

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賊惟恐職之死者乃賊之自

為計也豈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為職故招撫之療原餒

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日縱寇抑或陽許

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日挾詐縱寇者不武挾詐

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貽此惟懇置職膜外一意進剿

滇南文畧

卷美

光祿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禎

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

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顛末鄭重特至檄下屬

震紀事之役謹按羅葵郡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

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使

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剿公

督兵由尋甸進時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

餉百計突圍莫由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

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睢陽作厲鬼殺賊此孤臣

萬一之報乎祝畢欲自裁祖率鐵騎馳入叩首請曰自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一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二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二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二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二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二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二

滇南文畧

卷美

總發一段
議論作收
其精神全
在提唱贊
歎處

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具實表揚以鑒來
時兵備王公奉直指公之檄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於
秉彜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圍也朝而允撫夕
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哉若曰除他寇十
不如除鳳冠一以他寇遠而易與鳳冠近而難制他寇
之患在皮膚鳳冠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固
帶之強寇犁庭掃穴則公之一死重於千鈞矣故為記
千古不刊之人必得千古不刊之文傳之張光祿以
一死成呂司馬破賊之功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楊
夷陵以龍門寫生之筆為之傳神阿堵間光祿真可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三

以死矣光祿轉不死矣
一起如封禪書新天子即位尤重鬼神之句以下便
勢如破竹結處將忠烈所見大處發為議論即收合
中一段其筆仗氣息全從三傳得來昔人云讀出師
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吾於此文亦云然後學
阿迷李培垣謹識

敘法

分守金滄道參政彭公平叛碑 潘一柱

一柱保山人萬曆甲辰進士官御史
粵稽雲南實漢郡縣慨唐政不經封疆之吏弗諳遠畧
始而滋萌既乃債機一挫弗振遂舉職方版圖委而棄
之自唐終宋蒙段竊據元興再拓我明高皇帝蕩以神
武漸以文教平甯熙洽二百年於茲邇者雲龍州逆寇
段進忠故段會別部恃其強固數加凌暴旋謀篡奪驟
襲嘉龍殺之殘裂肢體僭據僞命寬之勿誅猶弗悛弗
戢反謀益急治械儲餉刦戮橫肆屢來屢去為大永諸
郡憂萬曆庚申歲我萬載彭公以參知銜命守金滄兼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四

攝分巡密受指畫於今撫軍吳興沈公倣倅前直指南
海潘公濟既抵鎮廣詢諸聚米畫地得其險扼所在
進兵所由計非五萬眾不可公曰公勝狡寇急之則困
獸必且為逸虎惟計致之則一籠鳥耳廉諸郡僚得其
精練警敏威信素著者永昌陳郡丞大理陸司理麗江
陳倅雲龍州牧各授方畧或揚我皇威或昭我大信或
攜其腹心或離其僑黨左提右挈前犄後角舉逆寇所
恃為常策而萬無一危者我盡得其要領而褫其神魄
賊遂進退齟齬應援道絕乃偽托赴愬希驛詭辨冀緩
須臾且以跋扈故態擁衛強兵逼城而陣名為待命將

出於不意以得志。因率逆眾由永平間道驟抵大理。乃公之分布已定。賊竄入穀中。命薛中軍陳周二揮使一鼓擒縛諸酋。從周治諭而遣之。不遺一寇。不僇一人。隨運撫餘民。則鍾巖濬壑。險厯百盤。猿攀猿接。窮其巢窟。搜獲藏鏃數斗。儲械無數。議者乃服公成算云。竊惟滇微諸彝。世以爵土為我外藩。巨藪深山。易於伏莽。所貴犄角積牙。得機早制。孤張阱設。相地施防。則搏噬之兇。自勿及熾。乃蠢爾小醜。寬以恩而勿格。倒以柄而愈恣。若養癰疔。不忍割決。尤而效者。觀望踵起。非公沉幾妙算。及諸大夫宣勞運奇。必勤大舉。滇西諸郡。雲龍生靈。

滇南文畧 卷六 碑 五

豈能安枕乎。夫張吾三軍以斬馘奏功。未始非聲罪致討之宜也。然在仁人不忍言。而智者尤有萬全之慮焉。若天寶故事。可鑒已。孰有兵不試而威震。費不殫而功全。珍積年之大怒。貽列郡以永謐。斯民之爰止。是土者食平定生全之福。其祠廟戶祝當億萬禩。何紀極耶。周守首奉公密計。躬履危險。備極勞瘁。知公功最詳。戴公德最厚。謂不可無紀。以貽後世。乃屬一柱為之頌。其敢以不文辭。謹志其畧如此。公名自新。號祖銘。壬辰進士。江西萬載縣人。陳丞錫爵。廣東南海縣人。陸司理德龍。貴州都勻府人。程倅文弼。貴州新貴縣人。周知州憲章。

四字深沉

貴州思南府人。薛中軍來徵郡太守。子陝西咸陽縣人。揮使陳諫。周承趙。大理衛世官。繫以詩曰。

西南郡縣自漢元封固以外藩。界啓雲龍黑水為池。表鎮崇峰。唐治不經。淫贖作凶。赫赫天疆。盡界蠻貊。明德開天。統一區宇。迅掃炎氛。漸以干羽。眷茲歸正。世作藩輔。詎謂異孽。種有豺獠。我類賊親。恣睢跋扈。弗治彝狄。大我皇仁。德不可懷。兇頑弗悛。負彼狡穴。治械備固。劫眾張威。慘戮邊民。襲會篡奪。奄有蘭津。屢我牧伯。赫斯震怒。爰整戎旅。剋期師度。彭公至止。淵慮却顧。諒茲小醜。跳梁魚鮪。但叩囊底。甯煩搜捕。乃詒庶尹。藉以前籌。

滇南文畧 卷六 碑 六

虛受轉圖。才智兼收。上策攻心。乃亂乃謀。進退趨趨。狼狽而投。伏莽升陵。險譎深幽。螳臂猶恣。適罹兇罟。一鼓盡縛。不試戈矛。反首接足。斷領懸腰。封豕既殪。萬口騰謳。誰其貽安。方岳列侯。祠貌社稷。報祀千秋。欣為王民。耘耔田疇。薄賦輕徭。化日優游。凡爾百彝。共戴天休。逆族殄除。順則懷柔。恪保乃世。毋為後羞。惟橫力可以鼓直氣。惟健筆可以達兵謀。非抄撮孫吳者所易窺。其藩籬詩亦善學昌黎。

人情者聖
王之田王
道必本乎
人情忠壯
此言體之
入微矣

扶摘弊端
感歷如繪

大落學
從來悞事
大抵由此

署祿勸錢公惠政碑

昆明傅宗龍忠壯

祿勸自逆祖受誅而後不四十年克舉之叛繼之未幾
而壬戌之變復相踵焉議者率以祿勸之奔狡而悍與
東川七州錯繡而窟穴可恃故其動最易也是不然人
情不甚相遠彝雖叵測亦有父母矣亦有妻子矣亦有
生畜田產之可戀矣獨何心而甘為叛逆至身戮家亡
而不顧而不知其有所激之也激之則自通把代徵夫
通把之立不過設流之初謂彝與官不相習擇通彝者
而代其徵庶幾便於彝云耳孰知立一通把隨加一狼
虎正額未已也而火耗數倍之火耗未已也而雜派重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七

科之而且為下程之例而且為拜見之規一牛一馬之
苗壯者假府州之所用而吞噬之一田一地之膏腴者
以些須之債利而准折之生畜園產不空不已兒女妻
子不警不休彝至此而精枯髓竭矣故一夫首倡而眾
心響應則與死於管馬之酷虐無甯甘心一逞耳此亂
之所由釀也官茲土者類以傳舍視官贅疣視事從未
灼見而大創之者此管馬一節遂成積重難反之勢而
亂之所以相狗而未有已也錢侯以癸亥夏代政祿勸
縣性慈和才具敏達甫下車即與眾矢諸神曰敢有狗
干私拂於公利不與善不除者有如誓厥後均賦役省

曰語真是
循吏心腸
真儒見地

斷制毅然

點睛欲飛

文情茂美

此所謂德
不在大患
不在小也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八

供億戢強暴安善良賑窮乏與禮教種種惠政悉為推
行惟管馬一事鬱鬱然朝夕不釋仍之而剝膚之漸既
所不堪革之而催收之難又恐不足侯虛心採訪乃與
其鄉耆有德者深入他頗等界月餘遍歷各馬悉得其
狀嚴諭各馬彝目一應糧稅親身認役盡革去通把輩
不令復入有一票而沿途遞傳每一馬而互相保結迨
及秋徵而各馬彝目疾趨輸將先者獎勵之不踰月而
二十七馬無一逋負者豈彝之有所私耶避橫徵而供
惟正情翕然也是冬點督因保甲之嚴身無所匿遂受
擒焉嗟嗟催科不擾而爭輸子來苞苴一清而好究飲

迹此孰非以彝治彝之良法哉宜合州士民尸而祝之
感不容口更慮後之射利者出久而或更相謀為不朽
計乃遮道鳴諸直指羅公撫軍閔公兵備莊公各嘉賞
之准令鐫石紀政自是而美意良法炳如日星雖狡猾
舞文之徒不得越成規而復害茲邑矣幸哉祿勸之患
於是始杜患杜而祿勸甯祿勸甯則武陽固武陽固而
全滇始安父母之惠豈曰小補之哉爰為之記以誌不
朽云
寫通把煩苛曲曲如繪近時差役亦復如是所望於
父母斯民者之留心整飭耳

天書待書
標質立幹

一句領起
文局頓振

雖係事後
之論然實
不當年情
事而偏相
左者天也

段恭節公祠堂碑

王錫哀 具華

昭忠祠者。聖天子為巴縣令。賜諡恭節。段公特崇褒錫。以風勵後人者也。祠成制備。有司循典例。歲脩祀事。罔敢或渝。越十有四年。公長君大金吾。特疏請於朝。奉其母太恭人。以合祔。而索記於王子。王子曰。儒者泥舊聞。謬托良臣。忠臣之願。才人愴艱步。猥分死事。成事之蹊。豈知性匪孤行。聿求厥是。理無豫設。唯變攸宜。三日。睢陽完節。終歸於天。付一泓止水。初心適獲於我。思如段公。巴江之役。授命臨危。輕身闔室。上自廷輦。下逮叟童。莫不式舞且歌。繼以漣涕。吁嗟甚哉。識者於斯。又為之。

卷三六

碑

九

帶轉帶掛
又鄭重

一路掛
以惟誠二
堅卓與常
慷慨淋漓
不減西壘
時髮痛哭
人心句尤
與緊

扶持世道
維繫人心
全在此際
餘音遶梁

死則處之有其道矣。聞變入境。在戈戰瀾漫之日。輕車博帶。詩云。委蛇其神。閒甚且大義規賊。首以國恩。國法為言。其辭安甚。卒之賊亦相顧。賂聘動色。戒以無傷我公。而公終不以此小屈。其氣又浩甚。昔摧椿折。不懈匪石之貞。鶴喚鵲啼。共解同仇之憤。惟其誠合。所以義生。故曰。公才足惜。又如此。間嘗為之。盱衡今昔。俯仰天人。嘗謂國家不幸。而多死節臣。使人致疑於造化。又大不幸。而鮮死節臣。使人隱痛於人心。人心者。造化之根。抵本固則基凝。本濁則流澗。是故誼辟英君。終不容置。此於不問。古善問者。有若漢高之於丁固。唐宗之於宇文。

滇南文集

卷三十一

碑

周主之於樊愛能等。或拔其隱曲。或斥其生平。或并屏其黨。與而要之。不如我高皇帝之於危素老臣。冷冷輕輕。直以三字香名。洗換萬年遺臭。自是而往。遜國虎爭。歷朝豹變。莫不隨時隨地。霞舉雲蒸。所謂廉恥立而理道明。捷於影響。教化行而奸邪正。凜彼隄防。如茲今日。顯有昭揭。聖天子於公。其猶是行古之道與。若乃吉凶惑謀。甘處不才之木。初終易慮。遂成中變之絲。泡影豈乎。金石為裂。瞻拜祠下。有餘泚泚矣。嗣在劍治。西金華麓。下賜塋。不數里。而遙湖嶽。日星回環。映帶。考其始。繫公外大父。刺史張公。宏光舊廬也。公名高。選字讓。字萬。

歷己未進士父汝充封如公官繼慈太孺人劉氏如恭人徐氏子賜文泥金及小姐義僕段黑子以闔門靖義今奉詔全祀焉例迺備紀爰繫以辭

辭曰聞公降夕之庭前有神紳笏端且虔載舞載揚綠繼繩人疑香鼓或生天招引吾家李鄴仙須臾影隱衆忻然頭角崢嶸日異年紅綾光罩荷盤鮮百丈錦纏芙蓉川突來狼豕蹂花筵哀鴻馴雉不曾眠鳧鷖乘風羽化翩銜丹雞大逐紫烟鳳書層疊破重元下指蒼松與古榭千秋圍繞白雲邊

著藉者勁氣纏綿者至情閱卓者識力文與事稱辭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十一
亦香麗初唐兼六朝體也

人張公開
間描寫到
却陋規乃
振筆疾書
其勢如迅
雷不及掩
耳絕妙文

張公革北衙陋規碑

李大受

大受鶴慶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張公之卻北衙金也大有造於北衙也然豈但一北衙哉北衙於鶴利什三害什七蓋礦硯盛衰相倚伏而課額無增減其盛也祇足以敷額其衰也衆為取盈困矣當神宗朝權使四出課數倍常額而鑛產日微問諸爐爐無以應問諸硯硯亦無以應於是行稅畝法舉郡隸編戶中稅糧若干石派課若干金夫鶴土瘠生希縣官惟正供且虞不給何以代北衙輸復重之課役辦納富人驛騷罔甯宇而窮簷無以聊生繪監門圖畫青苗法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十一

不慘於是矣會山陰祁公與上官力言不便至以去爭之而額始浸縮其法寢闕閭迺薄有生藝至今尸祝弗絕比來山日益空硯口益遠日產幾何而額反日益增積遺者日益衆識者方慮膏育之甫愈而漸作焉迺復有無藝如郡伯歲按部諸爐硯咸釀金以獻習也相沿不可破張公來視鶴害滌利興百計輯甯休養苞苴有禁羨耗有禁贖緩有禁惟日酌鶴水而已居一年往廉厥狀諸爐硯循故事以進亦山陰父老為使君報耳公絕然曰此推車敗政也余不獲為若請獨愧憫交甚若之何因之為利重為若累辭弗受再進之益辭弗受曰

楊伯起
之慎四知
頗覺稜角
其德不小

好陪客
放開眼孔
抵掌而談
天下事其
英氣咄咄
逼人

苟有二心有如日且下令曰自今伊始垂舉此者一切
法無赦諸人懼而止於是盡場之人歡呼手額得以公
之所卻者償逋負矣此例一釐永釐歲歲得償積逋皆
公賜也逋償而課足無慮若嚮者害之移編戶矣所謂
體恤北衙實以體恤全鶴非與微公之察標見本防微
杜漸亦烏能若斯之仁且斷哉昔王端毅公撫滇時內
監錢能開督南衙誅求無厭公彈而去之今我公釐剔
前弊後先一轍鶴民利賴豈在端毅下耶嗚乎天下
北衙也聞公之風咸以冰蘖操恤民隱民命復而征輸
易善撫字未始非善催科國家其永有賴哉吳生及父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三

老謀以畏壘邪公者畏壘我公伐石而謁余為之記公
謝不敏日不肖碎碎行耳安足貞珉但借此著為令嘉
與後之君子約毋得與毋胥取未必無小補爾公名耀
號融我秦之三原人與王端毅公同里云

射肥密網也仁者禁之木蠹緣腐也知者剔之稷蜂
社鼠牢籠也勇者捕之向讀子書不乘推車向嘗論
及之今於張公却北衙金亦云

署郡州篆司李彭公去思碑 楊 祐
祐武定人春震子以副榜官趙州學正端方醇
謹卓有長者風工古文詞博通典要淡志聲華
孫可望據滇迫以官力拒不就士論重之著作
多遺失僅存此篇

公以司李借寇和曲考滿績最賢聲益著擬秦之臨洮
郡丞父老泣請諸當道疏留期年而銓部謂公異才天
授當移重地為當宁作萬里長城也弗之許公曰吾有
以謝委民矣將戒行士民度轍之不能卧而又不能釋
然於公也相與立祠以祀之更謀於通衢之南去城十
里許鼎建碑廳三楹為勒石誌思而乞言於余夫余何
足以知公然嘗得之父老之傳聞而深歎公之有功於
秦也秦地多彘叛服無常寬之不可稍繩以法輒釀大
釁以故為治較難於他郡公下車視官如家保民若子
見諸政者剛柔合劑寬猛適宜他人以急公故或不暇
恤民隱以恤民故或慢乃公事公才敏捷而達於時宜
卽一事必求下不病民上不病國參酌權變以歸於當
初攝元謀令修學造士建橋利涉察弊正法裁公費而
里甲謳歌矣息爭訟而風俗丕變矣練鄉兵而盜賊潛
踪矣此雖功在一邑哉然元固發隸造元固造吾發也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四

已而攝州篆。州故久缺官。事體廢弛。人情玩愒。奸弊叢生。公洞若觀火。從而振刷之。釐剔之。數月之內。百廢更新。諸上司以公留心吏治。晰然于府務之利害。大小輕重。緩急也。委權守焉。至是公益振奮。凡所興革。悉中肯綮。如令元牧曲時。規模加宏。而政亦成。方公之守婺也。七州反側。黎庶倉皇。燎原之勢。未可嚮邇。而巨盜渠魁。狡焉思啓。公卒以談笑制勝。得之。是其平危靖亂。又古循良吏中不多見者。試觀昔日之婺。若何多壘。今日之婺。若何安枕。卽如楚姚比鄰。鄉落無桴鼓之虞。市城絕探丸之警者。非公之賜與。然則公於民爲慈母。於國爲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五

疎爽可喜。中二段結構嚴密。

山蓋一切 籠罩中二 段發落 大方 人盧公嚴 重

小作收束 立竿見影 一旬閣下

國朝 碑

郡伯盧公去思碑

陳士驥

士驥字未詳。南安州人。順治辛丑舉人。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常存天壤。文章事業。其表見者也。然歷考前史。如渤海頴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輩出。風雅絕倫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也。我郡伯盧公。景陵華胄。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亨一公。樹幟詞林。才名藉甚。嘉謨讜論。顯燦人耳目。間及巡撫湖南。清德著於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奏疏。與悅安堂詩草。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爲人。可謂光前烈而裕後昆矣。公爲亨一先生冢嗣。幼承家訓。不以門第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澹泊寧靜。概可知矣。故筮仕畿輔。若交河。若清苑。若畿西。捕盜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紀而確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可謂克世其家矣。歲丙戌。公奉命來守威楚。當西池衝要。地瘠民貧。日奔走於車塵馬迹。且兵燹地震之餘。瘡痍未息。所期望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德化。而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六

連用無數
以其能三
字排盡而
下而不覺
堆垛由於
理實氣充
也

一語動轉
筆力千鈞
起勢走下
却又小作

刑不贖也。以其能念田家作苦。輕賦歛。禁科派。俾相安於耕鑿。而婦子甯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夫馬悉皆自備。不累民間。即往來差役。不徇情面。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而蠶食我下戶也。以其能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鄉僻壤。陰受其賜也。以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塗。不嗟而市不擾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教誨之作。育之建義學。脩書院。置義田。以為肄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借歲科兩試。為射利之媒。情分不干。而真才務拔也。以其能重寶興大典。捐清俸。慨給各屬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七

科舉。并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溥也。以其能念切痾瘵。置義田於六屬。以賑困之。而孤寒不致歎於仳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闡幽發微。敦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乃以我公拊循之一一皆有。以愜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喁喁向化。而治績迭於有成。又潔清自治。一介不取。疏食菜羹。泰然自適。懸魚

頓挫山似
行受不喜
平於斯見

中鋒懸腕
振筆疾書
但覺元氣
淋漓通篇
扼要爭奇
端在此段

寫愚民之
感情景歷
歷可繪氣
極條暢句
法疎古

公留矣六
字傳神之
筆此句喜
字映前後

瘴鹿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甯人之本也。其他實政未易更僕數。公政餘能為文章。善書法。含英咀華。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風雅。清俊雄健。往往出人意外。置諸開元大厯間。固未易低昂也。至操觚運腕。鐵畫銀鈎。而風姿搖曳。更當於晉代中求之。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惟恐一念稍疎。一事偶忽。無以報聖朝簡畀之重。墮家聲而遺先大。中丞羞。其植根者厚矣。故發於文章。聲大而遠。見於事業。澤溥而悠。要皆忠孝之誠所蓄。而彰焉者也。宜其名譽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戊子夏督撫知公賢。能交章特薦。移守廣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六

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非公不可。報甫至。閩郡倉皇莫措。士罷業。賈罷市。工罷肆。農輟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土輒闖其門。復將各城門。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即三營武士不遑甯處。恐莫我肯留也。既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楊君縣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懼奪我公。諠聲徹於通衢。兩君再三安慰。及得藩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幡然喜曰。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聞速赴省。士民擁公車。前往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冠

兩泣字倍
寬有情

寫去思寫
到石歸結
起異樣精
神六一絕
致也

一年復溫語遣歸。是舉也。不謀而合。於此見直道在人。三代無殊也。居數月。聞廣西命下。諸父老仰天沿歎。聚而謀曰。公飲冰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與人。之頌。僅託空言。是諉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違心也。公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間疾苦。晴嵐翠壁之下。公所憇也。因謀諸紳士。勒石峨峰之陽。以媿甘棠遺愛。屬余紀其事。余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遷。維屏維翰。著績旂常。垂休光而照後世。片石之勒。甯足為公重。矧公視天下民猶楚民也。譬諸膏雨潤物。隨地而施。不自以為功也。民雖頌。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九

禱。公何慰焉。迺楚民猶愛之深。而慕之切。惓惓不能已者。蓋將謂炎荒萬里。至於後人耳目所不及。睹茲石也。莫不低徊俯仰。想流風餘烈。頌美不衰。俾聞風興起者。紹芳規。弘駿業。績遺愛於無窮。庶幾楚民厚幸哉。楚民厚幸哉。

莊雅可誦 敘事業用架空說而無字不實敘文章用按實說而無筆不空統歸之忠孝至性尤為得體繪四民遮留狀亦殊奇警

關夫子廟碑 通海 闕頑北 東白

夫子身未征南。而滇之廟祀所在。豐崇。以人心之忠義未之或息也。通邑為臨安門戶。臨東迤上游也。控元開。接交趾。一徑通塞。茲邑最重。其路從大橋南入。舊有土城。車馬旌節。往來駐焉。兵燹後。秦僧海澄者。雅愛湖山之勝。憇錫於通。一日詣余曰。大橋一區。為此邑要害。惟夫子鎮之。可以轉衰為盛。余曰。然。僧於是走請當路。滇之文武。慨然捐金。成僧願力。僧購汚池。周遭六十餘丈。運土填實。築臺高丈許。建大殿三楹。祀夫子像。兩廡各五楹。前造觀音樓三楹。大門捲棚式。高與樓等。南枕山。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三

北帶湖。氣象巍峩。樓臺森肅。內之丹墀。極寬。樹以松柏。匝以花卉。甬道長三丈。伐石莊嚴。起工於癸丑之冬。落成於己巳之秋。約費二千餘金。十七年來。滄桑互異。俗心與力。不少怠逸。亦有志者。事竟成也。僧性任俠。鬚眉奕奕。猛然回頭。便能向上。意者。夫子之靈。默相始終耳。余因感夫千載而上。人心之忠義。夫子開之。千載而下。夫子之忠義。人心留之。雖地異時殊。其揆一也。況夫子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如水在地中。無往不在。而信之深。崇之至。又擇要地以奉祀之。譬之作井得泉矣。嗟乎。為臨郡守與通邑令者。當深思長計。知此地為衝承。

平則綢繆於未雨。方變必不捷於利害。一邑安而全郡皆安。會城得恃以無恐。瞻拜天子。或者興起而知所師乎。

普天下在在皆夫子廟。即在在記廟碑。普天下記廟碑者。或論史或贊功。或頌德幾於莫能著筆。此亦天不可言聖不可名耳。千載而上人心之忠義。夫子開之千載而下夫子之忠義。人心留之數語。足以函蓋一切。

重脩事數語已完

不粘不脫以下皆借題發揮

議論何等正大

可當暮鼓晨鐘

重脩雲龍山準提閣碑

闕頌北

臨安佳山水。雲龍其一。蒼秀挺拔。蜿蜒郡之西北。分派甚長。其上碧瓦丹檐。照耀霄漢。而茲山之最。其在準提閣乎。敞不侵風。幽不蔽景。泉水通厨。花香匝徑。鮮白老人。淨潔方丈。五十餘年。與嗣法孫如岱。重脩舊蹟。前之樓擴其寬者若干丈。後之殿增其高者又若干丈。客堂左。祖庭右。僧寮香積。整而翼也。考創閣之師。圓純。圓池引起下段。時前明嘉廟初也。予少壯登臨。偶留題詠。老而知其概矣。天地之所以不息。驗之山川。山川之所以長靈。驗之人物。廉靜敦樸之氣。積而日茂。巧纖浮競之習。鑿而日凋。故其發之盡。不如其蓄之深也。眉山蘇氏記妙觀堂。以妙事則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舉天下事都歸幻相。得無賢智之過耶。聖人之道。昭若日星。朝廟行之而雍穆。草野行之而和平。士大夫行之而彝倫敘。方外侶行之而作息安。一日無聖人之道。不可以一日一人無聖人之道。不可以為人。鮮自徒眾之於準提閣。抑亦以道中人行道中事者也。特是繙流出世間法。與入世間別。夫君臣父子之懿。聲名文物之溢。入世間之道。有什伯於出世間者。而乃聽其

廢墜可乎哉。則坊表前脩。扶植名教。所望於有如鮮曰之堅心恒力者。

大意亦自昌黎送文暢敘化出而蹊徑各別頗有醇儒氣象。凡佞佛者可以悟矣。即不佞者益當自奮矣。

滇南文畧

卷六

碑

三

開建水巖洞碑

建水王立憲

立憲字法之康熙丙子舉人任廣甯令。革總理苛派免三供役。值水患鄰屬告饑。大府檄立憲司賑。因條陳救災策及興革事宜。皆中窾要。廣邑故掘地為窖貯官穀。派民守之。壞則責以償。立憲亟請建倉格於例不允。乃以諸寺之不載祀典者。改貯倉穀。民累以除。又嘗雪殺人冤獄。踰日正犯自首曰。不忍令賢君為我受劾也。

世廟在潛邸奉使祭告

福陵道由廣甯特書百里甘棠四字 賜之

滇南文畧

卷六

碑

三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命來制斯土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為不已。為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矧其託諸宇下者。臨安古畹町國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而能利民。亦能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也。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冲象冲。暨六河。九流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瀘水從眾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入盤江。以為歸宿。此其性也。而石磴嶙峋。縱橫巖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

四潰復多石埂。截中流十有三重。唯伐石鑿埂使無塞。過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息矣。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刊。乃石斷乃堦。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傲。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烟霞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奉少保公疏。河命甫至。令伐巨石。錐不能入。強入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眾驚散。請

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歌詞與文
內述少保
兩番詰議
遙遙相映

萬數千椿。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相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泐石。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服若疇者。咸識平惠焉。爰為之記。又歌曰。雲門鑿瀘川。濬龍湖。來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峻。困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神順。官弁康。吏治振。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公。僅載文端語。二段足徵作者之學。養過人處。前一段平

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地藹然饑弱之懷。後一段對天凜然積誠之學。古禹稷之頌。非諛也。

總兵趙得勝援屏事畧紀功碑 何其偉

惡效叛賊 以見四郊 多壘勢如 倒懸 直接龍籍 史傳筆法

城中亦能 事 軍旅嚴整 便自能軍 不至存亡 呼吸之際 尚不見趙 公之難能 為將行專 適機宜如

順治十六年。大師平定雲南。隨地設鎮。援剿總兵趙得勝。劉備最驍勇。知名康熙三年。貴州土酋安坤反。上命吳三桂討之。諸帥皆從。時滇鎮空虛。各土司潛通煽亂。比聞坤負固未能猝拔。偪且敗沒。於是各酋猖獗。李日芳叛。蒙自。祿昌。祚叛。甯州。王克猷叛。新興。王朔叛。開化。新平。增義。所在騷然。臨鎮總兵閻興邦與日芳戰。敗雞街。僅以身免。龍韜者。屏酋也。欲取屏城為巢穴。使其黨龍飛。揚扼海東。以絕聲援。三月十六日。率眾來攻。呼噪動地。礮聲日夜不絕。紳士孫光祚謝君符倡率居民。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一

悉力拒守。從城上飛矢石。傷賊甚眾。賊益憤。日治攻具。必得城而甘心焉。警至水西。三桂趨得勝赴援。迺簡壯士五百人。偕其將平雲。艾介馬疾馳。凡十日抵通海。龍韜聞救至。遣趙有才伏山谷擊之。以軍旅嚴整不敢近。遂先馳還報。韜攻益急。於四月八日。試呂公車。高與城平。往來如飛。蒙以革矢石不能入。守城者皆失色。先得勝恐城陷。晝夜兼行。將抵屏城。尚無一知者。是夜二鼓。兩騎貫賊營。趨城下。大呼趙總兵救至。城中聞之大喜。亟縋上具食。食頃果見石赭坡。旌旗隱隱蔽山而下。須臾得勝。腰刀弁胄。跨馬疾呼。知賊在準提閣。趨圍之。我

此未有師 出無功者 也 一面寫趙 公一面來 寫城中純 是勇法 此一段筆 墨淋漓通 幅精神團 結處

無限感慨

軍置燧於垣。賊從垣上抵禦。得勝拔刀叱其眾。踰垣而入。爭相砍殺。賊大潰。城中亦開門鼓噪。奪馬牛器械。無算。韜遁走。追及阿泥山。斬之。俘龍袞。龍圖以獻。於是父老爭拜馬前。曰。趙公活我。遂為立石東門外。當賊酋之羣起也。郡邑為墟。水西之師不能遠返。臨鎮即已敗。獨麻城困守。彌月。援無蟻子。賊日滋蔓。危在呼吸。而提兵三千里外。旬日馳赴。以五百勞勩之卒。當蜂聚方張之寇。出其不意。夜半驀然而至。黎明遂以破賊。解重圍而救急。難使屏人安全。保聚以有今日者。伊誰之力哉。按察法以勞定國。則祀之。如趙平二公。雖千秋血食。吾滇南文畧 卷五 碑 美

屏可矣。乃河山帶礪。不以銘勳。而平蠻片石。又為利數弓地者。竊去志乘。紀事亦不詳其姓名。可傷也。余為詢諸父老。目見其事者。遂追書之。

筆力健舉。章法嚴密。如讀五代史。諸名將列傳。原泐之石。即不被竊去。想亦無此高文。故編入碑版一門。

階漢亦得

又階視更切

古文筋節

少司農坦庵夫子神道碑 張漢

吾師坦庵先生卒已亥越六載漢出守河南先生之舊里也新安謁墓既拜且泣乙巳先生長子憲曾乃確石道上屬漢言表墓門夫洛陽歷代之故都邙山以南古名臣墓壘疊在焉漢備員斯土方欲徵史册別欸識大封厥兆使人聞風而興起先生漢所親炙也墓在新安城西不數里乃荒岡斷墟行人不識坦庵先生遺墓莫禁蘇樵匪惟子孫愧且戚亦門下士不章師行志師阡以致斯極也尙何言哉放洛陽郡志有宋賢相呂文穆公墓身自文穆以還三世宰相助業炳著于當時漢往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次相公庄。歷覽陶室流風。隱隱不墜。先生上世。實文穆第六子。少司馬居簡公。出有宋之世。既代有顯人。先生自明及我。朝德行文章。事功名節。亦繩繩相繼。又崇高富貴。連四世六進士。諸子弟舉孝廉。凡七人。是何深根固蒂。光華熒然。蔭庇如此。其覃以長也。今夫部婁無松柏。崇岡峻嶺。則巨木生焉。託根者固也。先生自忠節公之世。孕毓已厚。發生亦已奇。一傳而敬芝公嗣起。鋤奸摘伏。歷官復有能名。至先生則疑結已成。光華畢萃。又以進士起家。積官少司農。魁壘瓌奇。爲一代名臣。不負時望。主滇南江南試事。尤得人。天下之士歸之。至此

又開一段
前有松柏
此言桂樹
亦映帶多

韓吏部歐陽少師可謂榮矣先生一生嗜書史爲文務

期到古人詩文一以盛唐爲師絕口斥宋元人不道宋詩又特愛朱子夢月巖詩治古堂文及四書時文海內爭誦皆謂可傳至夢寐考亭作心銘數言尤得理學之正世德如此宜富貴而文爲中州冠如此乎不可方物也善乎陳季方之言其父也曰吾家君辟桂林生泰山之阿上有千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止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此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漢謂是語可以況先生矣先生王父諱維祺前癸丑進士積官南大司馬流寇陷洛陽殉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難周公廟贈太傅諡忠節考諱兆琳順治己丑進士。歷官御史。妣王氏。孟津大宗伯文安公諱鐸女。舉丈夫子四。仲卽先生。諱履恒。字元素。號坦庵。康熙戊午舉人。甲戌成進士。由山西甯鄉令。行取。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歷奉天府府丞。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萬壽覃恩。誥授中憲大夫。陞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倉場。戶部侍郎。轉戶部右侍郎。以議降放。去康熙五十六年己亥五月十九日卒於家。距順治七年庚寅九月十一日生。春秋垂七十元配孟津王氏。由東濟東道參議。諱無黨。女無出。贈恭人。繼滬池徐氏。江

死書日春
秋之義也
總收束一
段當與日
月爭光不
僅顯地可
作金石聲

到底不辦
筆大如椽

已避於其家。欽妻許之行及海畔。令欽妹先行。度相距遠。遂躍入水中。欽妹急遣救之。則死也。即盧氏也。死之日。洪武辛未七月二十八日也。嘉靖丙戌歲。立祀於湖上。凡三間。前為中門。又前為大門。門以外。又有坊焉。記云。盧之死也。以念夫也。欽之死也。以代父也。旭之死也。以承君也。婦以夫死烈也。子以父死孝也。臣以君死忠也。三者天下之大節也。而萃於東氏一門。於是顏其門曰。東氏三節云。為之立祠者。副使魯溪戴公也。為之作記者。巡按聚峰毛公也。其事與記載在舊志。故可考而知也。問祠今安在。其址亦莫得而考也。問盧之墓安在。

滇南文畧

卷六

碑

三

或曰香巖寺前一抔者是也。今復祠而祀之。為邑之好義者為之也。顏其門曰三節。仍其舊也。撮其始末。觀縷而大書之。表三節於萬世也。祠何以立於孔氏之門內。教忠教孝教節義。孔氏之旨也。舊志載謀娶盧氏者之姓氏。今何以隱之。不忍斥言。惡惡欲短也。爰考盧氏之死。七月二十八日。歲在辛未。則有明洪武三十四年也。閱今三百四十七年矣。重為立祠。時大清乾隆二年。歲在丁巳也。

一篇公毅得意文字

此大簡老
是案而後
斷法
從繁

可大可久
其聲其烈
其情其義
其真其勝

即就興起
教化莫如
表章前哲
意反覆申
明然有關
條文情亦
極茂美

重修忠節祠碑

陳 沆

李忠節公諱芾。宋季以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守孤城。抗元師。短身俱竭。闔門殉義。事具郡志。公衡陽人也。元時前公宅故址建祠。後移石鼓山。對峙諸葛忠武祠。列於廟典。然而崇土闢澆。屋宇僅蔽風雨。予每謁公祠。怛然弗甯。竊念興起教化。莫如表章前哲。矧衡陽又公桑梓之地。雁降石鼓。近在履舄。皆公平生臥遊處。公雖血花化碧。坵墟無歸。而英風浩氣。與三閭忠魂。翺遊於沅湘。灑灑間者。安知不眷戀故山。往來棲託於此。而廟貌不肅。非所以妥神靈。脩觀瞻也。辛亥春。鳩工度材。撤去舊

滇南文畧

卷六

碑

詩

屋與忠武祠規制相等。閱兩月而落成。夫公之鞠躬盡瘁。以死殉國。不顧成敗利鈍。與忠武同。其俎豆茲土。揖讓庶武。不俟今日。然必作而新之者。非獨誌予景慕之意。亦欲使衡之人士。瞻公祠宇。知易代數百年忠義之氣。耿耿在天地間。不可磨滅。相與感奮興起。勉為忠蓋。則斯役也。固亦振風化。培人材之一端也。已勒於石以志之。

表章前哲以興教化可想見守衡時政治之大端也

吳逆之
陰險令人
髮指

此時安危
之機爭在
須臾稍一
違同顧慮
則大事去
矣

不作收束
無限低徊
景仰神情

武定忠果祠碑

仇 說

忠果甘公之祠於武定。蓋本邦人士之心而創焉者也。昔公制滇黔軍。吳逆之變。殉節封疆。朝廷酬忠之典。靡所不崇。而鎮遠貴陽雲南。俱有專祠。委備。至武定滇省支郡耳。似無庸復創是祠矣。然此邦之人之心。思慕感歎。四五十年間。未嘗有一日而能自釋者。何哉。當夫吳逆守藩時。意在固位。以為邊隅不警。位或不安。於是尋瑕索瘡。日與諸邊蠻構釁。隣近郡縣。騷然不甯。武定與東川一江之隔。撒甸諸夸。又素稱桀黠。吳逆陰授糧旬計。使挑烏蒙。又令康冬開禍西番。烽火四起。雲南勢岌岌。武定之蹂躪。蓋粉。在指顧間。百姓無可控訴。呼天待死而已。公既得信。提師親來。固逆折其奸謀。而陰亦以鎮撫斯民也。吳逆遂慚阻。境以晏安。公乃託遊獅山。巡歷武定。撒甸亦懾公威。不敢肆。又二年。吳逆始為變。公於鎮遠殉難死。是凡武定之得以保其田廬妻子者。皆公之力。而開復之後。至今雞犬桑麻。熙熙皞皞。共享太平之樂。亦無一非公之所遺者也。公雖節制兩省。悉受餘恩。在武定。則幾危而獲安。又曾親拜公之劍佩。從容以起斯民於湯火者。祠而奉之。曷可已乎。因相率請於郡守徐公。轉文臺使。悉荷允行。徐公因民之欲。即日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三

大落墨

並祀十一
臣為祠之
陪視即為
文之餘波

其下筆妙
有斟酌
結得精神
勃發神采
飛揚正如
一派仙樂
兼繞雲霄
非復人間
奏伎矣

滇南文畧

卷三

碑

三

鳩工庀材。建祠於郡內。成前後兩大楹。未竣厥事。而以卓薦入。親當事。檄知和曲州范刺史。護郡篆。遂踵而舉之。仍另構一樓。以為春秋薦饗。禮終登眺之所焉。嗚呼。能捍大患。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公剛方正直。預折奸凶。而俾危壤獲安。登於衽席。則此邦之人。必欲祀公。以為報也。固宜。唐時安祿山叛。惟睢陽以彈丸邑。為張巡守死。卒以保全江淮。今江淮遍祀張巡。千餘年弗衰。武定之祀公。其即此意也。夫獅山為明建文遁跡所從。亡諸君子。多往來其間。昔公手書高風苦節四字。泐之於石。雖諸君子。忠其所事。絕與公異。然公尙友諸君子之心。形於筆墨。可見也。諸君子守身制行。俱足為人師表。而祠祀無聞。非有司所以風世而範俗者。范刺史乃推公尙友之雅志。而列祀於祠之後堂。公其與一先生雲。旗風馬。逍遙於若水之濱。笑撫青猊。一聲長嘯。其為武定人之福者。正未有艾也已。

傳後序激昂慷慨奇氣縱橫此文雍容俯仰氣靜神活蓋以養勝以韻勝者

朱忠壯公崇祀忠孝祠碑

倪 颯

皇上御極之七年。詔天下郡邑各創祠堂一所以祀古今之忠孝義烈貞順之臣。為世法式。於是莆田縣朱忠壯公與斯盛典。製主入祠。其子武定府太守源濟方哀集公之遺事。求名公碩卿。作為誌傳序銘。并徵詩歌。以顯揚弗替。仍乞予為文以記之。余惟聖人之制祭祀也。施注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王充論衡曰。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一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今公之祀於祠也。懿乎嚴哉。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三

皇上報功崇恩之典。隆於萬禩矣。昔余與劍川彭使君銘交。君故莆人。往往為余言忠壯公事。奇偉忠烈。與周孝侯等。嗣余遊閩。於制使臺署舊牒中。見姚少保題報公澎湖血戰殉忠。遂因以克臺灣功為最烈。其疏中語。愴哭哀激。感動聖衷。姚少保於諸文武將吏。少許可。有以知公之才氣雄畧。足以當少保之悼惜者也。洎余又時時往來興化泉州兩郡間。父老尚能道公生平遺事。讀莆人物志。傳公戰沒端緒。猶為疎簡。蓋識其大而畧其細。考其實而闕其疑。志體然耳。按史。梁將軍程靈銳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井。唐趙國公汪華。隋末起兵拒亂。

保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皆未有朝命。能自建功勳。除盜賊。遭際風雲。銘功竹帛。其事絕相類。然程汪二公。初雖各護家鄉。繼則自安富貴。孰與公隱抱終天之憾。早輸向日之誠。而親變待時。卒奮其身以殉國。而遂成斬鯨奠海之功。為益烈者哉。故論公之忠孝。可謂施法於民也。殉於戰陣。死勤事也。克復澎臺。勞定國也。制盜賊。保鄉井。禦大災。捍大患也。

聖祖仁皇帝賜祭。葬於前報功也。

今上勅建忠孝祠。以與祀修先也。太守昔以特旨予蔭入官。昨歲奉

滇南文畧

卷美

碑

三

皇上優恩拔擢忠臣之後。之敏於政者。用為方面官。擁雄持節。崇然為道。帥無一非。朝廷之厚恩。忠壯之遺澤也。太守其尙懋前修。以期報國而榮親也哉。起首數行。即得立言之體。敘事不蔓不枝。而歸結於教忠教孝。是謂能文。

善法

老辣

從容就死

正命

斷得定

古香盎然

馬烈女碑

倪峴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令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鳴珂。未嫁。今月今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殞絕。既既。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給笄。出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獲而泣。鄰媪聞聲往視。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絀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稷。雖汪齒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為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以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新安倪峴為之銘。

銘曰。大者為綱。小者為紀。人道整齊。上下驛理。經乎天地。婦德之貞。有死無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攸於鐵。鳩幣既將。琴瑟是叶。胡辜於人。胡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既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

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同歸。嗟乎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伯姬。忠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古而質嚴而潔。

滇南文畧

卷五

碑

三

滇南文畧卷二十六終

滇南文畧卷二十七目錄

明

楊氏二孝三節記

新建尋甸府城記

新建趙州城記

重修蒙化儒學記

重修騰衝司學記

臨安崇正書院記

修龍川江橋記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萬松堂記

建木氏勳祠記

梧桐書院記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新建會講堂記

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鶴慶府進士題名記

鶴慶府南供河記

八蜡廟記

大理府重修儒學增置學田記

楊一清

張志清

張志清

張志清

張志清

張 繹

張 含

張 含

木 公

李元陽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李元陽

大理府名宦祠記

李元陽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發時亮

武甯王子音心輦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阿迷李汝誠復齋校訂

受業盧西朱景同校

明記

楊氏二孝三節記

楊一清

江陰縣簿太和楊銓既致仕將歸其鄉詣予求記其家二孝三節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之著稱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一

二孝三節 雖無奇行 却是人情 所難

先於此處 特著三節 母之名有 手法

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銓曰銓叔祖諱甯時謚其字痛父明輔翁早逝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為從父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且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沒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先後以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

提唱入神

章法照應

此段聚精會神激昂頓挫純乎大家

用筆周匝

大文棧樸 命曰休哉 二語同映

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銓伯祖母施氏早喪夫時雍於官邸扶柩歸治喪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從息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尚幼汝死誰為鞠之乃悟矢心無他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撫嗣孤以成即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歎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月未寒而俛首他人者皆是也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二

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聞輒褒異其門閭然一歲一省恒不數人或連至數郡無一人者二孝三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余鄉大夫也併為書之銓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大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獸銜鏡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峩若茲二孝三節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頽泚珠聯玉萃輝映後先僉曰休哉

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數。

就本人。口中立案。分敘整潔。斷處只著一語。何等嚴重。末以議論咏歎之詩。亦排算可謂奇。而法文襄詩品。與茶陵伯仲。昔人論之詳矣。惟文品未經人道。真中只覩獲一疏。二序。二碑記。雖吉光片羽。亦韓歐之流亞也。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按狀二字一起狀之所具如此

一訖

自城在舊

治之右至

俾各有居

棄為一段

之圖已成

之城為逆

敘法

遺迹已往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瀄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瀄。俾記諸石。按狀。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甃。漸殺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尺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石厚五。各一關。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竝門。及睥睨。馬面。墩臺。皆甃。令甃如城。凡甃皆先挾土。乃極木。木豎。乃納石。石實。乃瀆灰。以沃。俾久不陷。東南二門。尤地卑。而沮洳。工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隧。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四

以泄水而注之池。池即澗水為之也。城內通衢四。縱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衛。置府所。與學中。因舊衛以通於西北。二門。後一衛。列行臺。與守廵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三百四十楹。徙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十人。土軍二百四十人。撮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地宅。軍皆授室屋。於城內。宅田之軍。授田如制。民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又不足。則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內鄰武定。需益諸夷。宋無紀。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攷厥時。領

此一段見無城所以致寇也

此處記築城之始議

以下至悉以開為一段

專敘度地

之艱幾番勘驗兩次疏聞總以便民為主

字法

為美歸厚二縣。我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襲

知府統之成化丙申革職。流官癸卯築土為垣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入之遂刺嵩明。錢楊林。銀木密。聘

馬龍。構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西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時按察使徐君集議。謂築城

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泊前巡撫。藩

臬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

不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所於舊治之

左。何見村為宜。遂以疏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

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羣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乎。遽命

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即以憂歸。自是寢不復議者

幾三年矣。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聞之。即命按

察僉事劉君。從尋父老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

今地。皆憚。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規之。益符。遂以歸報。則

又有持異說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

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則尋父兄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

左。曰。今生我也。乃陟山降原。遍歷舊地。與何見村。與新

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乃增

漢軍監土軍。設吏目。脩官守。泊前疏所遺者。悉以聞行

以下至千

百戶二人

總敘立綱

命官皆築

之先事也

給以廩餼

四語記鳩

工也斬木

至以述一

段記庀材

於是至罔

不力一氣

為一段記

奉役經營

也

三語見在

上之部署

得體

自是故至

此為一段

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慮財用。計徒庸輸餼糧

用僉事劉君議。合千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知府劉秉

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一。二月役者

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武領東門。胡紹

領南門。周瑀領西門。張畧領北門。蘇綱領中城。皆佐以

千百戶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申以賞罰。示以哀次

乃斬木於海尾甸沙。伐石於石灣。麥冲陶土而埴。煨石

而灰。時植幹鳩編菅架廬舍。引泉以陶。潘河以運。於是

築之畚者。藁者。鋪者。抹者。春者。發之。抉者。探者。鑿者。圻

者。納石實者。潘灰而沃者。繕之。斧者。斤者。鋸者。斷者。削

者。執導引而審面曲直者。治者。漫者。勦者。聖者。施丹漆

而設色者。取材之肩者。負者。昇者。駢牛而車曳者。筏而

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罔不

力。而主地之官。復聯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穉之宜。定以

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久旱饑而

始。有年。役者。請獲稻。未返。適御史楊公至。下令趣之。民

趨歸。如流。城樓竝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章。馮

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築城訖。工。金湯言言。兵

衛嚴嚴。物類嗶嗶。民心杆杆。婦人憫憫。老穉訴訴。蠻夷

雖雖。士庶修修。大山長谷。離邊之氓。趨觀仰歎者。粥粥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紱城成而
民安矣

聽東一段

句截住

此一段咏
歎議論以
第之

而馮馮矣。計役日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人八十萬。米一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茲惟顧公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蔣君。參政祝君。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地為政觀。人為更新。夷為警服。泊為興起。郡為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升也。瓶之所具。如此。志瀆第撮其要。以書而於其敘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為國之盛。尚弗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瀆試場屋策。巡撫選極名臣而隆其任。亂本始拔。今未五十年。而產禍滋大。顧如此。無亦是務乎。夫恃斯城者。怯。忽斯役者。惰。遠斯土。滇南文畧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七

者盤夷斯民者。荒均非所以久之也。鑒往而懼。承今而惕。心為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尋民所同仰。亦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令聞長世。奚翹光昭於茲石。
大文字大手筆有學兩詰處有學大雅厥初生民什處有學內則處經緯組織美無弗備足以垂示來茲非經術湛深者不辦

新建趙州城記

張志清

成天下事。不難於近。而難於遠。不難於述。而難於作。不難於功之立。而難於功之所以立者。有以澤斯民。而遺後世。誠創作於一時。而功又足以諸民。垂諸遠。至於久而不替。是雖竭民財與力以爲之。猶不失於義。又況處之有道。而不致於傷財病民者乎。於戲。此城趙之舉。所以有功於民。而所謂功者。又非尋常建立修爲者之所能企也。趙之地。舊名賧。賧自蒙氏以封趙氏。而始有趙之名。自段氏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自元乃主中國。而始有州之名。自我聖朝遷州治於里仁鄉之東。而至於三耳山之下。建學立師。以教以養。而始有詩書禮樂之習。聲明文物之盛。顧其地平衍。而當上下之要衝。以故盜連爲羣。恣睢剽劫。州人苦之。屢疏築城。事下有司不果。皇帝御天下之二年。適雲南按察司副使。莆田林公俊來。巡是道。州人聞公名。以築城請。公重違民志。又惟公私困竭。不可易以興。乃首逐其州守。而盡舉其侵漁之利。凡若干不足。則取具於贖刑。免役募義。凡若干事方就緒。而公同邑方公守。以雲南參政分守。繼至。晉與協心。檢湖田之置於豪右。而未稅於公家者。以贖諸民。薄其賦。而入其值。又凡若干。會計觀縷。益餉以備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八

乃慎簡有司之堪是任者。分守指揮馬絃。楚雄府同知陳寶鶴。慶府推官薄清。以董工役。視經紀。而千戶桑鬱。百戶顧經。與夫州人之子。來趨事者。亦有以激勸鼓舞之。上下和會。百技奏能。以弘治己酉季冬朔日。經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周以丈計。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計。凡一十有三。厚視高之半。下廣而上銳。基以石。覆以灰。環繞以隍。開四門。東曰見山。西曰儀鳳。南曰在德。北曰用夏。皆登樓於上。又別爲二門。以通水於下。備計踰十萬。而無逮於民。財計踰四千。而無與於官。望之巖巖。足以警諸彝之。選悞而禠盜賊之。窺覷。閱月盜作。實居

滇南文舉

卷七

記

九

氣厚瀚筆詳密

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張志清

曩蒙守正。嘗遣使來問樂。則賢之日訓導。振之復遣。弟子登仕。持狀來告學校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尙爲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元。始易向。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始開門於左。守尋闕門於右。請不舉學事。是故殿則丹楹。刻龍。肇以金飾。凡飭。甌。壁。棖。咸斲而馨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金工。繪工。髹工。色工。罔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欄。楯。率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廟而大矣。而服。履。服。坊。服。石。服。采。楹。而表華

滇南文舉

卷七

記

十

而軌。罔弗稱。故樞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穩。則曰厨。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穩。而置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闕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闕之道。更頌。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適。下至周繚之垣。罔弗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章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素王。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鯤化之屬。皆守

趨不敢忽。心畫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歲而振之。帥弟子能勤之不遑。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備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不勞。工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閒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子。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著。其有循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衷衷則循。而整豐而劍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未已。今觀斯舉於

慎南文畧

卷七

記

主

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咸勤見仕。於畢務戒事致用。而咸罔不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慕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茲則知邛而幾浦矣。翁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產國初。遠鎮郡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興。近見蒙所出士。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者。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細密周匝中仍自闊深肅括氣象萬千

重修騰衝司學記

張志清

天下莫遠於滇。滇莫遠於騰。其去中國選絕矣。入我朝百年始有學。是騰學所極遠。而所以表孔子之道大。與我朝教化之無外。其重於天下之學。與學以指揮陳鑑。得請於成化辛卯。巡按御史常山樊瑩。肇營於庚子。鎮守太監王舉。參將沐誠。輩相與考成於壬寅癸卯間。其設官以教。選材以養。則乙巳乃備。而舉於鄉者不乏。則始弘治己酉也。願初無文記。而地以遠。凡任興舉之寄者。艱至其所。廟學用是日頽。敝辛未冬。今鎮守印綬監丞朱奉。巡行至騰。諭於眾曰。某平生於佛老之說無

慎南文畧

卷七

記

主

所好。惟孔子之道是崇。是慕。今廟學弗治。某當身其事。而鎮守參將沐崧。志與之偕。迺取費於閔射之法。取助於弟子員之贊。取力於公家之役。蓋自殿庭門廡齋堂。庫室以至牲庖學舍。咸爭事矣。會督學副使雲間李希顏。聞而趨之。加廩餼如制。由是頽新。祀崇神。爰士興。維邦胥興。迺屬記志。潛志。潛竊以爲賢如韓愈。其記孔子廟。贖以勾龍。棄校。隆殺爲榮。歐陽修尙謬之。至修拳拳於釋菜釋奠之間。後之視修。猶愈等耳。愈修皆自負造孔子之道者。又皆以文章名世。而於此卒不顯。信乎孔子之道。難於名言也。而於志潛乎。何有然難其言而恣

為廣大不可究極之說誕也。畏其難而卑語之誣也。謂死孝死忠而言足以盡其蘊。畫也。惟夫篤信孔子之書。而求諸性分與之契。其庶乎廟祀文也。建學文也。誦其書亦文也。設科之教。科舉之選。又文之大者也。然離文以求之不可也。而溺於文以汨之。此又方今天下之通弊。有識之深憂。而士習之大患也。於此有辨焉。其庶乎不失朝廷所以崇極孔子。以為教於天下之本意。而騰學所謂重於天下者。殆不以地。而以人。而漢之蜀。唐之閩。皆淺乎其為功。茫乎其為教矣。此則志瀆竊附以言之意也。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幸

前半敘事。堅潔後半用筆清矯。

臨安崇正書院碑記

張釋

釋字恩紹。建水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兵備副使。初知南溪縣。擒劇賊韓積德。勒永甯納溪軍民爭殺陳案人。咸心服。陞四川僉事。藍賊之亂。多所招降。添拍林。遞運減巴州。解銀官民。稱便。致仕。歸著有東巖錄。諸稿今失傳。

臨安之有書院。憲副王公之所作也。嘉靖癸未。公以分巡監督學兵備。來駐臨安。視學雖其規模。而肄習書舍。獨少。將圖廣之。得西郭外僧寺一區。峻拔爽塏。公躬畫部署。擇任能官。撤寺而更置焉。遂鑄崇正為名。蓋以聖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齒

賢正學端習尚也。聖賢之學。原於天命。具於人心。見於綱常倫理。日用事物。而達於政治。即經書所載之道。先儒之所發明。而書院之所講求者也。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君子小人義利之辨。遏欲存理。明善誠身。凡皆正學之所有事也。乃若心術幾微。邪正之未判。名利之牽引。矯拂欺偽。其為行。詖淫邪遁。其為言。援上陵下。由徑入室。而淪說詭秘。有畔於道。凡皆正學之所深戒也。由前之學。則習尚端心術。正處以正家。出以正國。守其正於居常。而不失於應變。聖賢立體達用之道。庶幾近之。由後之學。則剽竊浮華。逐時好以捷

科名取容悅而苟利祿。甚非王公所以培養意也。夫天地正氣之發。不以遠而有間。滇之先亦有官學節義名志載籍者矣。况被聖化百五十餘年之久。學校舉節義名。增又安可無所自振哉。吾願邦人士深自砥礪。交相勸勉。將見正學崇而正人君子之興起。必有超乎前者出焉。院之方作。諸家遠夷。風染禦人之習者。自數百里外。望東羅拜。願以自新。公慰而定集之。殆又文德修遠人來之義歟。公名忠。蜀人。以繹在蜀。舊知命爲之記。朴質老成。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修龍川江橋記

張含

嘉靖廿五年六月十有二日。永昌守過禺山。外史盧徵辭以龍川江橋記。詎合。辭不敏。橋規制。閩廣延袤。備創載。烏復紀橋驗遠。準塗控。假琛贊。賈賦昌。越衝涉。喉襟江。迅湍奔漲。水石峩峩。突載洪濤。悍激駕岸。橋焉可弗葺。况厥高昇霄。越水千尺。欄楯空覆。極木工石工。甃工。鐵工。費苟圯倚。甯病於涉。乃虧形勝。馳封疆。葺焉可連。騰越收。慮萌。噉於郡。是以徵辭。請紀業。以昭事焉。外史曰。含烏辭。辭不敏。酒敢不唯。苟否。否則抗烏焉。可適。紀厥初。州隸於郡。郡隸於分。巡僉事。道。道。隸於。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咸曰天地覆載父母生養恩鳥異是暨歷所勘核凡事靡弗備述若州敞於郡辭弗爽迺般曰是庶無替在上倦倦注概台於是何憾迺復曰傳曰橋覆弗脩刺史過也又曰傳曰無云尺五後補則韓台於是恒蹙迺謂牧曰茲厥功惟汝賢然厥功女弗伐良哉良哉謂萬戶曰惟女才故將牧協力不忒成厥功懋哉懋哉迺謂判參曰匪汝能烏績厥功昌哉昌哉外史曰於戲業若茲吾守展矣大矣惠矣杜稱赤管僑濟乘輿烏以語此夫橋匪守宿洞於蕪惠牧宿廟於操履萬戶宿跂於慎敏判參宿庶於恭恪烏以若此功若茲功若茲於戲會聞

漢南文畧

卷三

記

十七

諸誰昔有云人性惡勞迺今悅以趨弗惡勞夫人性猶水水性弗順則阻順則逸是事事以順民民烏弗悅迺今觀之厥守超矣牧將萬戶參判弗順民於宿安卒事成厥功而民悅若是夫橋匪創乃葺維肖規準制第閔固跂恒時弗朽譬李代郭軍一麾精神勃勃迺若此守童君蒙正徵勳若恒萬戶明君照判舒君顯富參張君洞和迺將守同理橋事同過外史盧徵辭則貳郡戴公希灝判郡唐公天壽推郡黃公爵迺崇守廉介剛特正定不阿凡檢身發政咸重典型若此橋所以濟由政所以成也政成則遠人安遠人安則賦稅足賦稅足則琛

貢通琛貢通則葺橋之功亦大矣葺橋之功亦大矣

富而又麗金石之文也絕佳絕佳 牙庵先生原評

須似艱深句亦詰曲然古氣磅礴中段落分明兼有

至味咀之彌永

禹山先生熟精史漢故其為文無字無句不拘折雋

永非貌古者比近世江右張布衣望字閏榻著作竟

似得禹山衣鉢之傳明眼人當不以余言為河漢爾

唐汪庚識

漢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萬松堂記

張含

雪山大夫以萬松名堂。告說於禹山外史。外史曰：大夫奚松之貴也。曰：性真而其體固。立身永年之道也。曰：大夫何萬之取也。曰：植茂表遠。多不可知。故舉盈數焉。曰：奚以名為堂也。曰：郡多山。山多松。環堂皆松。夫是以名。曰：有是哉。大夫之樂松。殆仁智者之樂山水也。夫君子思松之貞以篤志。則可以砥節。獨行焉。思松之固以樹德。則可以居業修身焉。是故厲烈嶠森。威君子之儼德。而徵祥也。含與大夫游。知大夫性靜而晏。體溫而賜。雖翊輯藩微。而般懷幽藪。其殆所謂邱壑夔龍。衣冠巢許者乎。古昔太守秩二千石。以亂世而專城萬里外。構宇於萬松之間。策弄萬卷。畫開萬圖。則謂大夫為二千石可也。謂大夫為萬石可也。謂大夫為萬松君可也。況大夫乘精繹思。遊神於紫書丹竈之間。騁墨馳翰。窮妙於沉綠碧水之園。或橫槊賦詩。或雅歌投壺。或攜妓東山。或開樽北海。獨對長松。掀髯箕踞。靜觀乎物。窮探乎事。其樂松之樂甯有既乎。厥堂展矣大矣。弘矣美矣。君子乎松乎。松哉。堂哉。堂在雪山之下。雪山故麗鎮也。退觀龍堆而氣發崑崙。近聞雞足而風飄點蒼。岷嶽嶠峻。崑崙巖然。獨尊。連接霄漢。霽雪光天。四時不變。日夕有烟雲霞霞。

卷三

記

十九

經類昌黎諸書

而光浮不掩。或時熒煌燿燿。陸離眩目。與平時殊狀。猿鳴鶴唳。山谷傳響。泠泠不絕。翠瀑天懸。秀壑霞舉。所謂望之若飛。幅練信然矣。若夫夏則凝水。冬則毒寒。百獸不能於巖而遊。百禽不能於山而棲。百草不能於巖而生。則又山之殊邁。與滇會諸山迥絕者也。木氏世守其地。咸克慎守固封。威頑格悍。得以永衛諸夏。有以也。乃國初聖祖。以誠心報國。帶賜之。乃嘉靖聖天子。以輯甯邊境。宇賜之。於戲。木氏誠於報國。國家極於表忠。偉矣。夫古君臣之相與也。乃今大夫居是堂也。茲以報國於誠。懋於忠。罔弗滋。則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壽泰永哉。內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外雍哉。訓翼從哉。慶澤遐哉。則厥堂展矣大矣。弘矣美矣。歷禩無窮。而恒有光矣。若其規創輪奐。庸稅黜聖。朱緣雕峻之祥。惡庸備紀。紀其大也。傳曰：渠堰所以制水。樞括所以制木。言君子檢身之道也。又曰：毋云我貴。雕楹是遂。毋云我武。莫或予侮。言君子慎微之道也。乃含也於堂之說。頌諸初規。諸終此亦古朋友表聲振匡之道也。大夫惡庸聽我於規。惡庸弗聽我於頌。頌有規之道。規有頌之道。二道備而堂說盡矣。則厥堂褒然。嶸然。嗒然。扈然而釋。然恒有光矣。

先生古文多奇字。鑿句為空洞。一派此記則蜿蜒排

絕類柳州
諸記
問筆

昇古意益然中幅峭拔似柳州後幅渾摯似昌黎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建木氏勳祠記

麗江木公

吾麗江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為越巂郡。居六詔之。郡北有山曰玉龍。吾鼻祖世居其下。蓋世守其郡也。祖葉古年已上十一代。雖有俗老口傳名諱。而無譜牒。不敢據信。自漢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間為詔為公。為侯。為節度使。為宣慰使。司為茶罕章。為宣撫司。為參政。為知府。皆出自國家優典。而先代建功立業之顯官。世授祿世享政世出譜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後之子孫者。非無本也。於是募工始創木氏勳祠於黃山之陽。以妥祖宗之神。俾克享春秋祭祀。嗚呼。報本反始。生民之常。矧公頌祖宗餘蔭。濫爾厥職。而敢有怠志。後之子孫。念祖宗之艱。述我所為。善內不可耽於酒色。外不可荒於犬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褻爾神。勿怠爾心。學書學禮。思君至懇。孝親至勤。愛民至專。祀神至誠。訓子至要。此三者。蓄諸內而行諸外。垂諸子孫。庶幾永久無替。且惟愿朝恩賜優典。屢代有加。嗣我大明天子。錫以誠心報國之匾。虎符金牌。世襲三品。誥命。俾領一府五州縣之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祖日然翁。歸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兢兢業業。甯敢失墜。尤念我祖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吾麗江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為越巂郡。居六詔之。郡北有山曰玉龍。吾鼻祖世居其下。蓋世守其郡也。祖葉古年已上十一代。雖有俗老口傳名諱。而無譜牒。不敢據信。自漢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間為詔為公。為侯。為節度使。為宣慰使。司為茶罕章。為宣撫司。為參政。為知府。皆出自國家優典。而先代建功立業之顯官。世授祿世享政世出譜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後之子孫者。非無本也。於是募工始創木氏勳祠於黃山之陽。以妥祖宗之神。俾克享春秋祭祀。嗚呼。報本反始。生民之常。矧公頌祖宗餘蔭。濫爾厥職。而敢有怠志。後之子孫。念祖宗之艱。述我所為。善內不可耽於酒色。外不可荒於犬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褻爾神。勿怠爾心。學書學禮。思君至懇。孝親至勤。愛民至專。祀神至誠。訓子至要。此三者。蓄諸內而行諸外。垂諸子孫。庶幾永久無替。且惟愿朝恩賜優典。屢代有加。嗣我大明天子。錫以誠心報國之匾。虎符金牌。世襲三品。誥命。俾領一府五州縣之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祖日然翁。歸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兢兢業業。甯敢失墜。尤念我祖

太父本安讀書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備木氏之盛未有加於此者凡我子孫受朝廷世襲美官拓守邊城不可有動撓忠以遺天子憂遵祖宗世傳之訓不可紊淆變亂以敗壞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我子孫其亦有慶哉雖然本源有由而無文以紀之恐泯淪不顯因求永昌張司徒翁先序宦譜後記勳祠以傳悠遠翁之文章為海內三昧其土木磚石采繪之類乃其理巧工楊得和氏成之若詩篆匾額皆公所製也嗚呼我世世子孫繩繩相繼成立如登天覆敗如燎毛克家相賢臨深履薄尙其念之哉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三

本名誥誠想見啓家規模

梧岡書院記

楊士雲

木密城北有老子之宮居人以為媚神歲時會賽雜糅成風隱弊也久矣皇帝改元嘉靖百度咸貞雲南布政司參政劉公來守是道得其狀歎曰邪慝弗祛曷宣化理正學弗迪曷興善類非吾徒之責歟吾知之弗任任且弗力其謂之何既曰是官也可毀俾無兜毀之重勞曷易為書院因增飭之費不寡功不即乎斯所也未能興學其子弟惡忍無教由茲誘獎俾克濯慕俗可革滅可勸抑不有俊秀嗣起與庠序之士共升為朝家之用者乎遂下令撤老子之額去諸像投諸水移諸其徒而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三

人之且自於巡撫都御史柏山王公巡按御史羅公僉曰可哉公乃下所司營畫基可廣者若干材可仍者若干不足取具於免役贖刑贓罰者若干中為堂三楹左右為齋房各三楹前為儀門一楹又前為大門三楹堂之後為藏修游息書房三楹工以備匪逮於民財以法匪預於官舉以時匪贏於訃旬三浹而告成名曰梧岡書院守禦千戶魏鑾書來徵記余惟書院之制肇於唐宋其最著若嶽麓石鼓白鹿洞是已蓋庠序未修士學無所賴依林藪之精廬聚徒講業為政者或因而褒之皇明文教熙洽學校徧海宇滇雖遐服亦寢與中州齒

木密爲滇扼塞。武人守關。然免置中林。姬化弗遺。在上者何可無風厲化導之術耶。肆公斯舉。其嘉惠一方之意篤矣。矧殄厥類。復之大道。凜然孔孟。闢異端。距楊墨。家法其衛翼斯道之功偉矣。學於此者。必仰體公之心。無負必僅循白鹿洞之規。併服嶽麓石鼓諸先正之訓。無斃養之靜察之明守之確。居則復性惇倫。以淑身範俗。出則推所有以利物。無弗可者。斯其可尙也已。不則倚焉。譏焉。呻道凌德。而人罔攸賴焉。斯其可惡也已。不亦大孤夫。今茲之創舉耶。斯尤可念也。巴公名鶴。字維新。蜀之巴人。兩參滇藩。其經畧邊壤。康濟軍氓。剔蠹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夷。率先大體。固弗止此者。而此其一云。

邪。愿弗祛。四語立片言。以居要。擅一篇之警策。未密志無考。按張南園建尋甸府城記。言安銓作亂。鏖楊林。木密殆近尋甸之地與。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楊士雲

我祖宗以經書頒布學宮。以樹教於天下。與成周詩書禮樂。皆在庠序者。越宇宙而同符。故環海之內。學皆有書。書多有閣。閣以尊經名。示慎重。亦張伯玉意也。太和供武乙亥。建學。維時草創。藏書無所。閱百三十年。循舊就簡。經書散逸。渺有存者。士竊病之。嘉靖壬午。憲副夷陵鄭公元。以提學至。請於巡撫都憲黃巖王公。檄購經史子集若干卷。積之堂左。士咸感奮。明年癸未冬。憲副太倉姜公龍。以兵備至。謂郡守李侯楫曰。書緝矣。必斷於久。盡闢乎。既曰。度位築基。因基選材。費不廣。功不殷。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美

縮子俸餘。無預公帑。閣弗可成耶。謂邑令朱儼曰。其以時事。廼建閣於堂之東。自甲申春正月。迄夏六月。告成。修廣三尋。崇損五一。四阿重檐。四旁夾窗。闔爽有度。質文相鈞。陸積於中。列帙如序。士益咸感奮。既成之明日。公奉文。武屬吏落之。廼進諸生曰。國朝以經術造士。所以重稽古。求道真。圖弘治理。匪爲文具焉耳。願書之。訓有之。高皇帝曰。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文皇帝曰。此學者之本根。聖賢精義。悉具矣。學而弗勉。是自棄也。大哉皇言。萬代如見。惠我後之人。篤矣。茲書之。完閣之。

作將以祗承聖謨。風勸士類。用保惠於無窮。俾勿壞諸生。必服膺聖訓。必求道於精義。易得絜靜精微焉。書得疏通知遠焉。詩得溫柔敦厚焉。春秋得屬辭比事焉。禮樂得恭儉莊敬。廣博易良焉。如孔子之所云者。得之心潤之身。行之家。效之鄉。國。天下。庶於祖宗教養。罔極之恩。為不負矣。脫日以青紫明經。甚而畔經。豈所望於士邪。念之哉。咸再拜受教。益加感奮。教諭郝鳳朝。列其事來告。且曰。惟王公暨鄭公。克存厥始。惟公克承厥終。曠於往昔。肇自今茲。可書已。矧公風節。舊聞保釐。遐土。殄寇。以輶黎人。崇化以正頹俗。戎威之表。增修德焉。憲度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毛

淵雅肅穆古交中堂堂之陣

新建會講堂記

楊士雲

嘉靖九年冬。大參巴蜀劉公鶴年。來守金滄。至大理。謁廟之日。登堂課諸生。進學官知講堂闕狀。號舍有樓。亦莽焉。舊矣。相故址。淺隘弗宜。且密邇廟殿。時或譁聞。非所以妥神也。應得隙地於學之西。高爽溥長。並學而隆。適龍尾。隔有淫祠焉。妖巫假神。效尤河伯。公亟命夷之。撤其材。材。堂舍。舍為八號。號為三區。左扁為格。至誠正。右扁為修。齊治平。閤門列垣。翼學而起。貳守陳君魁。其事屬某為記。某無似。曷能為役。然公嚴明方正。所至崇正。臨邪。緊弘化理。茲舉實惠。吾黨曷容以默。惟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以朋友講習為麗澤之象。學貴於講。講資於會也。允矣。按說文。講為論。為謀。為究。為解。夫論必稽之眾。謀必詢之同。究必精之極。解必說之詳。夫論之眾。必博學已。謀之同。必審問已。究之極。必慎思已。解之詳。必明辨已。講之事。畢矣。凡以明吾善也。夫善。吾之性。天之元也。經之訓也。稟而弗學。是棄穀也。學而弗講。種弗耨也。講焉。止矣。弗體於已。弗澤。諸物耨弗獲。獲弗食。食弗肥也。嗚呼。此學之貴於行也。不則雖多識之學。攻堅之問。通微之思。解頤之辨。祇為繫韋條。穿巖穴。藻不。聲悅世儒之學已矣。於吾善也何有。若夫羣居飽食。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末

如聖門所警者。又何望焉。嗚呼。此公建堂扁舍義也。實古人全體大用之實學也。亦國家建學造士之本意也。吾黨盍共繹之。

樸茂中有疎古之致。其引禮運處亦恰當。

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楊士雲

威楚城西有阜隆起曰卧龍岡。舊傳漢諸葛武侯南征。嘗屯兵於此。故名。嘉靖癸未。祝子以戶部郎中來知郡事。聞郡乘參史志。歎曰。武侯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昔人議其列侍聖門。夫亦何歎。故隆中以寓居既祠之。且為書院以養士矣。茲惟過化之地。名並隆中。固弗可表厥風烈。以視後之人邪。迺斥淫祠。五顯廟者。因增飾之中。為堂三楹。肖侯之像。扁曰人龍。左右為齋舍。各六楹。前為中門三楹。又為大門。為綽楔。扁曰龍岡書院。庖廡廡。几席膏火之具。咸備焉。拔四庠弟子講習於中。時躬督課。學者爭自奮。礪鎮南州守何思司。教年緝分。教樊相。以是舉宜有傳。書來徵記於虛。龍靈物也。聖人作易。始於乾。而爻象皆取於龍。蓋乾之德。猶龍之德。乾道變化。猶龍之變化也。體用隱顯。惟時焉爾。故文言於初九。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由三而上。則曰。龍德正中。焉進德修業。且及時焉。聖人作而萬物覩焉。動有悔焉。此龍之見也。揚也。躍而飛且亢也。說者以伊傅當之。顏子龍德而隱者也。嗚呼。豈獨數聖賢然哉。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後世若武侯者。殆亦近之者耶。當時謂之卧龍。袁宏亦以初九龍蟠贊之。其

果知侯已乎。迹其躬耕壟畝，不求聞達，抱膝長吟，寓意深遠。自比管樂，蓋亦謙詞。其志操如此者，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研精理性，惜歲與時，其學術有如此者。三顧既勤，幡然而起，明漢賊之大義，以復興為己任。草廬定計，終身不易。受遺託孤，出師上表，卒皆不食其言。雖功業未就，而復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齊光可也。其出處忠義，經綸事業，有如此者。嗚呼！侯豈惟近於初九潛龍者邪？然則祝子建院像侯，而所以揚名者，非有見於斯乎？其素切於慕侯者乎？亦欲學者慕侯，而興起乎？學者能弗感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三

於斯乎。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蓋必志侯之志，學侯之學，直以伊傅顏子為歸，然後可。故曰：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

從武侯南征屯兵過化之地，命名立義，說非附會，義極精深，語無泛設。至文之跌宕雄奇，在集中另是一體。

楊士雲

夫士之學也，始籍於學，有名其進也。始錄於鄉，有名又錄於禮官，有名進錄於夫廷，有名既立石於太學，又有名。夫士之名，於太學，名不啻以天下士望之也。夫士至於名，亦足憂也。其端可恃者，安在哉？亦求其實已矣。叔孫豹論不朽，以夫士立德，次立功，次立言，孔子教人亦以積德，此實容說也。夫士苟善實，有諸己也，澤實積，積物也，辭實行諸遠也。由顏閔諸賢，而進之地，人將指其名而稱之曰：此其天下士也。不則將指而議之曰：此無聞無稱之終，有辭於永世，不則君子之所疾已。名以天下士而不免於議，豈所望於士耶？然則石之題名，榮在茲，憂亦在茲。國之所以礪士者，也。制也。鄉學題名，非制也。亦制之遺意也。蓋太學海內之士萃焉，羣而觀之，使夫人自礪，又因礪後之人也。鄉學封內之士萃焉，羣而觀之，亦使夫人自礪，又因礪後之人也。鶴慶為滇遠郡，皇明建學，肇科登進士者，弘治壬戌始得一人焉。正德庚辰，又得一人焉。國家之化成，山川之孕毓，積之久而發之遲，亦自有時哉。嗣是而登者，殆方盛乎。常熟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三

久而發之遲，亦自有時哉。嗣是而登者，殆方盛乎。常熟

胡公堂以大理少卿來知郡事。壹意風教。偕同知張君廷俊。通判彭君蘭。推官戴君時。既新廟學。題碧石。題既登者之名。且俟將來。欲始籍於學者。知所觀。因名求實。以進於天下士之列。曉自礪。又因礪後之人也。足榮足憂。自礪礪後之人。從題名說出。許大作用。極有關係文字。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三

鶴慶府南供河記

楊士雲

南供河在府治西南二十里。發源山神哨。至白楊場。俗稱龍泉者三穴。齧澗噴出。曠旱弗縮。下流恒用泓演。東入漾共江南甸田。咸仰溉焉。故名。蓋潁河左為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為大溝。引水而南者三。因各為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為畝餘五萬。賦為石餘五百戶。為數百居。為千餘室。河之利溥矣。而恃以為利者。龍泉耳。龍泉迤南為高阜。曠土可若干畝。勢家闢利。欲橫截泉水而用之。在正統中。為土酋成化中。為守禦弘治中。為豪民某某。長康民以遇我上流。輒訟之。諸弗得逞。正德庚辰。有豪民者。踵故智。詭辭於府。乞墾田。輸賦里中。老承勘得。賂報可。遂給印帖。登版冊。民泣懇者相屬也。豪民者。復詭辭於藩司。誣眾傾已。下府覆之。太守王君甫下車。得其情。歎曰。此地此水果可利。昔人當先為之矣。奚埃今日哉。夫以棄地而病良田。恣一夫以威眾庶。奚可哉。迺追帖削冊。咸伏其辜。民驩呼相謂曰。微我公。南甸其萊矣。夫人效尤者。亦永有懲乎。謀於鄉貢士趙德宏。國子生楊懷玉。郡學生李紹綸輩。紀事於石。請予記於戲民。非殺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居先。而後世河渠之書。溝洫之志。加詳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三

矣。蓋善爲民者。所以興水利也。涸也。爲之畜引溢也。爲之分泄廢也。爲之修復。又患民之爭也。則爲之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疆暴而已矣。杜侵奪而已矣。昔關中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奪農用。李栖筠請皆徹毀。唐史書之。輝映簡策。南供之利。鄭白渠之類也。龍泉之遇。上游之壅也。高阜之地。百磴之類也。惡可。以小而妨大君之意。固李君也。是宜書。然李以高才擢給事。方挺不屈。出刺常州。治行最卓。君亦以給事言事。補外。稍遷臺省。茲守鶴。多惠政。其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書。若名昂。字仲容。廣安人。起弘治乙丑進士。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澄之不清。撓之不濫。

八蜡廟記

李元陽

記曰。蜡祭古禮也。歲夕大舉萬物而享之。曰蜡。今兩河山。陝皆有廟。吾南中獨無。長沙江侯一州。佐大理郡之三年。政通人和。乃行郭課農。農人以田鼠告。侯惻然曰。祭蜡可舉也。遂建廟于北郭浮屠之原。原上舊有分廵。僉使葉公應麟。種松千株。原下有蓮池二區。擇地攸宜。而建廟焉。郡之紳士謂余宜記之。余曰。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爲蜡祭。以報穀也。其神八。故曰八蜡。一日先稷。神農也。二曰司穡。后稷也。三曰農田。峻也。此神聖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表。暇日水防。曰水墉。此利於穀所當謹者也。曰貓。虎以祛豕鼠。曰昆蟲。以息蠹賊。此害於穀所當祓者也。蓋莫不有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人各宴會。其祝曰。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澤。其樂則飲。幽雅擊土鼓。是爲蜡也。昔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謹宴會之費也。國家制爲迎春之典。有戶貓。尸虎之戲。其蜡之遺意乎。夫古之人。致力於民者。盡故致力於神者。詳叔季之世。有貳刺如江君。豈易得哉。宜書以爲後人告。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精實朴緻處不可及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美

原諫
序事簡古

原評
末世恒習
古今同慨

樹義必精
運氣尤厚

大理府重修儒學置學田記

李元陽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為最。而太和為邑實附之。郡邑之為子弟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庠合祀孔子。與配享之。賁曰文廟。於常廩之外。又置都養田。學田。學則開於漢。衍於蜀。漢閉於宋。復於元。盛於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田則自國朝正德以來。守常相繼。乃漸有置焉。然廟久則圯。田久則涇。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密。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圯其涇。匪直不願。甚或未嘗知焉。按部御史督學使至。至之。其飾其外而已。而圯自

若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涇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永新史公翊。惠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見棟未傾而腐。柱未摧而蛀。堂則寢且為墟。廟則樁而不泮。愕然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苟塞目前可也。若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為峙流。國家庠序之典。與山河同為帶礪。此豈可以苟塞為哉。況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之士。生於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

用其錢。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出牛。輓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美

此許魯齋之說教勸學最近人情也
原評
揭出爲己二字一面須修學者

一面規進學者

原評筆力道勁

之木貧者售鼠穴之居於是隘者以闢澗者以源樑棟雲興。嶺巖山積。居無何。廟貌義。堂寢秩秩。泮源混混。振楔嶷嶷。昔所未有者。乃今具備。而昔所具者。無弗嚴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徙者若干。覆者若干。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命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士。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誌不忘。予謂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公爲己之學。其二三子之所當勉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墮。隨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因御史督學而後脩之葺之。故御史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美

督學去而隨亦墜壞無怪也。今二公爲之於閒暇之日。求此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之勒珉耶。與其勒珉不若勉而學之。爲久而廣也。今夫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爲人而學也。夫苟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二公之爲已始。既知爲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同久。泮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與書之以俟。

每一頓宕神味雋永 後學許憲識

文局如陣前茅中權後勁左右翼埋伏衝擊策應無

一不布置周妥無懈可攻

滇南文畧

卷七

記

碑

大理府名宦祠記

李元陽

有物固結乎民心而民不能忘此名宦之所為有祠也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口諉兮夫民之所以不能諉由其有君子之德又有斐然之文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之名然去而人思之是果何道哉蓋其至誠惻怛根於中而施於有政即不暴著於民之耳目久而自不可忘方其在時不知其為德及其去後乃惕然覺而追思之矣夫仁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兼是二者而後稱有斐君子然則名宦豈易稱哉大理舊有祠在明倫堂之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聖

背春秋有司展祀然位置隘陋儀文亦淪嘉靖己未丙江高公鏞以御史左遷尋補府貳下車之日求祠而拜焉一見惻然顧諸生曰是尚可以為典禮乎乃謀於太守貴陽周公魯改祠於夫子宮牆之側與鄉賢並建廟額既明宗承所著環橋門而來觀者有指某公之主而拜焉有望某主而舉手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前史所載有功斯土者尙爾缺如二公乃進郡之紳士考論沿革而撫其勳伐在漢為益州得三人在蜀漢為建甯郡為雲南郡得三人在晉隋為甯州得三人在唐為

滇南文畧卷二十七終

德在人而可釋思者不可無書又得十一人與令守師備並為主以祀焉於是典禮軌則一時燦然明備千古音容儼然若存逸史李元陽曰寓物於舍隔宿已有遺忘至誠惻怛之為物一入民心懸千禩而如在震雷激電忧心駭目曾不一瞬影響消沉至誠惻怛之為物澹乎其官官雖去而此物不與之俱去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至誠惻怛無近利而有遠功也夫名宦云者其夫子所與之善人非耶然則附其祠於夫子之宮牆誰曰不宜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聖

年九排名宦確論

滇南文畧卷二十七終

滇南文畧卷二十八目錄

記

明

習柱祠堂記

遷建大理府治記

南薰橋記

大理府學田記

大理府學泮池記

大理府鄉賢祠記

昆陽州儒學記

滇南文畧

卷二十八

目錄

白龍潭記

城隍廟記

建尊經閣記

臨安修學記

蒙自謙白渠記

北勝州題名記

永思樓記

梧州義田記

甯州修學記

甯州鄧侯草鄉夫記

孫繼魯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趙汝濂

高 封

嚴 清

段尙雲

許 鏞

塗時相

包見捷

包見捷

黃 科

唐堯官

陳 鑑

王元翰

王元翰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滇南文畧

卷二十八

目錄

滇南文畧卷二十八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石屏陳瓊和 海樓參訂

城固李治重 月梧評閱

保山袁文 揆時亮

保山袁文典 儀雅論次

蒙化張登瀛 翹侍

明

楚雄陳嘉言 心齋校訂

記

習杜祠堂記

昆明孫繼魯 清駁

余校士襄陽望隆中。慕諸葛孔明為人。怪陳壽以父子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餘殆祭高帝以下。昭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一

指證確鑿 以見習杜 允當合祀

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偽孔明焉耳矣。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篡漢。亡晉興。心符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咏。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崩年。曰永安宮。曰翠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明。視習先後一轍。即漢氏居正統。不待綱目後明也。翊王風而扶世教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史名。晉為能裁。正桓溫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齒之博雅。自少已然。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畧

掃開五里 雲深入三 分木

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篡魏。謂溫非望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刺安則誅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既成尙誅。况如溫之蓄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追乎。則二公之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推尚二公。即峴首習池祀之。報功風教也。祠成。公參浙藩政。屬襄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炯。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公名滙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二

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此先清愍提學湖廣時作也。先清愍學博才高。作為詩古文詞。雄古遒勁。迴絕逕蹊。為楊升庵李中溪諸名公所佩服。著有松山文集。餘碗集。以疊經兵。火隻字無有。偶於他善得此急錄之。以存先澤。六世孫鵬氣浩識超。辭嚴義正。無愧論世知人。

遷建大理府治記

李元陽

古者建侯置守必依山山大川。阨塞以為固。復審向背之勢。辨陰陽之宜。測景正方。用昭宣達。易垂設險。詩咏攸宇。畧可觀矣。大理西據蒼山。東踞洱河。山水交於其外。城邑奠乎其中。此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度。河流其震。枕山襟河。惟其位也。乃舊治面離而出。席坎而居。枕旴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小得。終虧輿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為言。吏事委之循習。隆慶己巳。內江劉公。翔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存大體。謂茲郡乃居南中之要。處據彝夏之大方。氣得中和。土號沃衍。而府堂垂墜。靡宇聳湫。必欲革彼因循。蓋亦圖維久遠。乃檄監司太守。長慮僉謀。陟降山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維時巡撫都御史江甯陳公大賓。聞而善之。方伯錢塘陳公善。長樂陳公時範。贊而決之。於是議日興。工伐木。輦石。明其位置。差其先後。正堂儀門。有嚴有翼。乃治衙廨。乃作庶宇。長貳佐屬。以位差列。視事燕休。各適其宜。庫藏圖。深觀嚴。固吏舍案牘。關鎖惟稽。戒石有亭。禮賓有館。工程垂集。作樓於門。更漏貯焉。府額榜焉。所以統率諸邑。表正典常。望之峩峩。即之秩秩。山光水色。蔚乎其相扶也。炳乎其相輝也。庚午始事。

滇南文畧

卷天

記

三

壬申卒功用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用工以人計者八千有奇。期限不棘。故民不勞。處置徐徐。故費不侈。六月太守述職且行。以記見屬。且曰。周人考室。風雅著之。魯國作門。春秋載焉。方今聖人御極。萬國翼衛。惟茲山郡。遙控諸彝。辨位正方。于斯伊始。願鐫金石。以永萬年。陽不文。然不能辭。乃載筆列述其事。以見崇顯制度之意焉。

閎整雅潔。擷左園之菁華。而得其神似。

滇南文畧

卷天

記

四

南薰橋記 李元陽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子賓川州知州安莊朱君作橋於城之南門三月朔橋成明日丙午州之賓僚生儒合酌於橋祝爵於侯維時凱風景明其爲士者歌薰風之詩賓曰曷以南薰名橋侯之惠和其永於吾土乎乃馳龍津何邦憲書徵靈鷲山人李逸民爲之記其詞曰維大羅城一水南環流潦暴會駛爲怒瀾走石如馬其聲轟雷驚我居人兒童喧逐歸墩以梁激悍莫支旋梁旋壞孰究孰思歷載以來寤言登圯時維朱君慎彼官守爰自溫江蒞我龜阜察其安危分其禾秀剪植並作燕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及黃耆神應以和民生日厚既庶而豐民力以充人士是咨陟降是躬乃布王政枉梁是攻城凡四門維南稱雄上表奉制關庭是通旬宣勞來旗幟臨戎不有橋梁安示尊崇傲守陋曷稱在公爰在虹跨以讓浹滌爰屋於橋以節修葺殺水迂流排濤走石既免傍城之浸潰亦無作墩之剝激去危就安濟盈濡軌利用永成匪曰觀侈於戲維墟言言寇盜是樊維梁平平惠施以存天子萬祝侯多受祉薰風自來法法茲水後來其觀毋替厥美 古質與衍是極力摹昌黎者

大理府學田記 李元陽

國朝以庠序養士升其俊而廩餼之郡多於州州多於縣皆以十人爲差縣最小亦得二十人夫其始也非不欲盡餼以資其肆力顧賦之民者有限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此畫一之法所由設也有能於常法之外不加賦不奪民而貧士有資固法家之所不禁也嘉靖乙巳天台鶴田蔡公以儀藻風望副外臺來董學政校藝考德克明厥績又慮貧士之無以自資也惠不啻已比至大理有司以湮田告公曰此非所謂惠而不費乎遂檄郡守黃巖蔡公紹科廉而籍之果得田百五十六畝於鄧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川歲使弟子四人主其租入與公帑並貯諸生之貧不給長不婚喪不葬者四孟月朔師生爲之告於郡守命主者發庫給之不市惠不留積蓋與歲俱足焉由是貧士之未餼及餼而未足者或將有養以肆力於本業官師其人既取其膳亦薙之草以伺以輸纖細具張又懼其久而復湮也將壽之珉以問記於郡人李子李子曰昔者樊遲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董子下帷誦弟子轉相授業三年不窺園大聖大儒之賤樹藝而貴學術其嚴有如此者今學之有田奚取乎吾知之矣夫食稻茹菽聖賢固不能異於人然吾而刈之則人將以

功求我吾而獲之。則人將以利求我矣。是故聖賢有所不為也。然李固而下。嘗為弟子都養。而卒稱大儒。此又何哉。蓋不稼不圃者。嚴乎其分也。周之而受者。順乎其命也。知其分而後有所不予。知其命而後有所不取。故學也者。士之所以奉其身也。養也者。上之所以體其下也。晉蔡洪稱洛中舊姓有曰。以鴻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靜默為稼穡。以禮義為豐年。此其說與董李之志同乎。異乎。吾弗知之矣。善乎夏侯勝有曰。學不明經。不如歸耕。請為諸生誦之。

前半經畫詳明如讀錢公輔義田記後半別取蹊徑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七

諷詠雅切如讀抱朴子勗學篇

大理府學泮池記

趙汝謙

嘉靖庚申郡丞高公既於文廟之側。建名宦鄉賢二祠。乃瞻而顧。則泮池隘澗。焦沙聚之。其水不瀦。出樞星門。循除有渠。澗東注。駛疾如弦。乃集眾謀曰。為下必因川澤。穴茲渠以爲泮。顧不可乎。師生曰。自昔守長。每以爲言。輒憚勞費而中止。公曰。制度也。惡可闕如。於是諮於太守。貴陽周公。度地相宜。圖維久遠。析俸入。出贖金。買民址數丈拓之。以嚮其離。徙坊表三楹。升之以隆其。臂。伐石以嚴池之周。出土以埤衝之。凹罅必治。纖細畢舉。淳膏蓄黛。宛然半壁。川渠之勢如願而復如往。而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八

留議者以謂不徒制度始備。蓋風氣攸命。地靈人交。將相須以顯榮焉。公乃大書魁字。鐫石揭屏。以協考兆。一時環橋門而觀者。罔不欣快。居然復見思樂之遺風矣。茲役垂成。會公膺南職方之命。行且有日。教授施道隆。司訓鄒章。莊采。諸生邵希堯。蘇湖。嚴淮。李案。輩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誌云。漢章帝朝。滇池出龍馬白鳥。因詔列郡建學立師。大理之有學。實肇於此。唐之中葉。南詔據之。而文軌之同。實遵大統。學猶不廢。宋祖棄大渡。以西土壤中斷。學乃寢淪。元世祖親駐六師。特命鎮臣卜地建學。在漢學址西三百餘步。我明因之。正德十四年。

地大震廟圯。董葺修葺。姑復殿廡。肖像而已。嘉靖間。用輔臣張孚敬議。始撤像。自是廟貌日隳。歲祀之典。祇存其名耳。公來佐郡。首嚴祭祀。飭篋篋。程樂舞。備品物。別章采事。無巨細。唯躬唯親。期無晨昏。必敬必誠。然後禮樂名物。燦然其可觀焉。

前半密栗。後半推開。說寫歷朝建學。有本有元。讀至元代。建學在漢學址。西三百餘步。前明因之。數語如鼎彝在望。古色斑斕。

鄉賢祠記

高 鈞

對大和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監察御史。視鹺兩浙。巡按入閩。風裁凜然。豪強斂迹。以直忤時。謫州倅。歷參議。政尚整肅。清操始終如一。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卽一統志所載人物是已。大理郡學有祠。始於郡守祁門汪公標。嘉靖乙未秋。郡貳內江高公鏞。以御史移蒞。謂名宦鄉賢。風教攸繫。厥祠狹隘。弗稱。易圖遷。謀於郡守貴筑周公魯。曰。可。寅恭經畫。遂明俸。掄材鳩工。新作於巽宮側。如期落成。二祠並峙。煥然改觀。乃礮石屬對。爲記。對釋曰。分野卽奠。疆

域攸殊。士之鍾英毓秀。生於其鄉。道德積躬。是以可法可傳。斯謂之賢。賢之尤者。則祀之。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此則自社而升者。與大理古梁州域。漢置郡。建學。張叔從司馬相如。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宋元間。有若龐遺輩。載諸志。可考已。我朝治化。漸被。道德一風俗。同。滇隅雖遐。聲教暨訖。麗藻咀華者。亦濟濟也。賢而祠祀者。僅千百之什一。以其精厥評。嚴厥覈。必實勝名副者乎。按舊祠。庶吉士楊公榮以下。若而人。據舊志。采輿論。今評覈所當續祀者。若而人。或行潔端方。或孝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惠循良。或

弘毅高節制行雖殊其賢則一。故儀型乎於閩里公論定於窆窀固宜也。亦禮之不可已者也。然則鄉賢之名何昉乎。大道爲公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貴德。夏貴爵。殷貴富。周貴親。而皆尙齒。故其名始著。況鄉飲以先孝弟。鄉射以觀德行。厥有由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願在上作之何如耳。良師帥敦本厚俗。舉其特異者。以附於孔廟之側。彰往哲以風後學。斯亦維世之綱也。志道迪德。思與之齊。因以化民成俗。俾皆里仁。則古行其庶幾乎。孔子曰。吾親於其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卽一鄉可以推諸天下。靈湫高公。夙持風紀。今也加意于橫舍。弘美

漢南文畧

卷五

記

七

於名教與桂麓周公。共成師帥之實。豈特風我邦人乎哉。先是公嚴君。戶部侍郎三峯高翁公韶。曾亦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興風教。軌轍尙存。士民甘棠之恩。久矣。生祠名宦。今公乃新厥賢祠。以宣化理。亦可謂善繼述者矣。大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二公以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士類。其勛諸。

清實似漢文

昆陽州儒學記

嚴一清

維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陽界在滇池之濱。密邇省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委咎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惑焉。萬曆乙酉冬杪。侍御李公攬轡至郡。教官楊廷舉。率諸生投牒言學當遷。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廟謫。見此學制隘。罔稱。前此雖遷之。已再。卽更遷之。未爲過也。僉曰。幸甚。參僉范文兩公。時同在郡。力爲贊之。侍御公廼命紀守汝中相宜。惟郡北郭勝。費不給。以贖錢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措。董率之勞。益屬於守。守達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

漢南文畧

卷五

記

三

鳩工。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廟小爲大。自上殿廡。下逮庖滷。靡不畢備。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廼過子問記。子臥病不能應。三至子勉應之曰。大夫爲諸士厚矣。不知諸士之自爲直。爲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之鳥。可偶運於層霄。羣彼鷖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奚所謂哉。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爲問。子游以子羽對。武城魯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尙捷徑。兩者而已。文辭不少。概見也。謂非所重在此不在彼耶。堪輿家以

利達言取必於學。我以事理言屬望於人。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予鄉人也。為鄉人語。安敢侈為高論。守曰。太宰之言。雖為鄉人語。然道不外是。古之君子。處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必先於立己。非兩截也。子羽見取於子游。獨取其鄉里自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千駟萬鍾。有用之者。百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問哉。郡乘稱此邦士。性繕雅澹。外誘不遷。豈無試而云然。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遷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雲事業耶。如或蹈足公門。苟徒沾丐。憂心末路。

真南文畧

卷末

記

三

同或承羞。縱此枝葉之辭。倖博一第。膺一命。半生溫飽。於世要無賴也。國家建學儲材之意。謂何。吾蒞郡兩年。熟視諸士。終必免此。但期無負侍御公美意。益効忠告。詎如疣而贅附耶。予曰。大夫之言。發予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間愈遠。此學之承。不啻如靈光矣。科名何足計耶。修學之文人。皆知以敦倫重本。希賢希聖。立言恭肅。獨提出子羽。非公不至。一層為士人下頂門一鍼。此猶鞭辟近裏。為己工夫。亦盡人皆能學者。非此則敦倫重本。希賢希聖。亦虛言耳。

白龍潭記

段尙雲

尙雲字未詳呈貢人嘉靖甲子舉人官知縣

呈貢距城十里許有白龍潭出羅藏山山形峴曲石勢參差而案琴橫兩臂分抱自成堂局山腰洞闢狀類龕扇而寥遠莫窺底止惟見苔痕蒼翠滴乳離奇左流泉右沙渚鄉人嘗有從石室入者潛行百二十步壁間石鯨鱗甲風氣清冷心怖而返洞口封石敲危上可五六人跌坐俯瞰遊魚投飯飯之羣然競至聞語聲則逝頃之復來令人悠然起莊周興矣躡路憩小亭山水之間真可寓醉翁幽意若夫曉光鑿翠晚照沉金夏木含雲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秋巖掛月此則龍潭勝概也源泉混混晝夜弗停大則渠細則澗分支別派滋潤田園殆不知其幾千萬頃折旋二十餘里放乎滇池澤之所被又如此舊立廟尙神每歲三月邑侯往祀萬曆癸未以後日漸傾圯久之蕩然丁亥春任軒聶侯如期脩享見而咨嗟謂茲潭也以龍名而利溥一方龍之爲神不誣矣苟屬意於民必崇祀之近雨澤不時民憂滋甚竟若神其未妥與於是割俸倡捐鳩工命材揆日興作若堂若門胥以四楹墜繪如舊而加擴焉雨閣月幸觀厥成夫五嶽四瀆聖王有秩祀焉凡境內龍潭守令例得祀之侯茲舉旣報功且

祈年不但利泉已也是歲秋大熟神之惠也侯之功也然民知樂其樂而不知侯之憂其憂侯知憂其憂而不知民之樂其樂也侯襟宇軒豁每明禋畢與賓僚把酒臨流沖澹如仙然而澤潤生民隨處充滿繫我士民之思如潭水之行地豈有涯哉

前半摹柳後半慕歐雅潔娛人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城隍廟記

許鏞

郡丞蘇公來署石屏州循例首謁城隍廟。已而東作方殷。霖雨未零。公乃詣廟致禱。神遂默契。甘澍應期。四郊霑足。蓋屢禱屢驗。故人有蘇公隨車甘雨之號焉。納更山土司有弒其酋者。不誅。無以令全省。誅之。而箚深巖。愆兵難卜。公主於設機密捕。隨甘太公。以狀禱於城隍。甫畢。適有擊二傘者。出於前。甘公喜。耳語於公曰。賊在掌握中矣。公亦潛計曰。是執十人之兆也。因捧臺司檄。深入其阻。果獲楊紀等十人。以歸。以此兩事。公感神。敲切而舊廟僅矮屋三楹。湮澁頽圯。風雨莫蔽。大無以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七

稱報答意。乃捐俸薪。出罰鍰。以吏目冉向易。警敏可用。遂命撤而新之。一時羣屬蒸黎。景從響應。加以郡人楊少參。首助白金二十兩。以是財裕人集。率作容易。不兩浹月。而前堂後寢。門廡棹楔。垣繚庖滷。像設儀衛。煥然一新。蓋棟幹之隆。工作之精。真足以洗二百年抽棘披荆之陋。而猶以有廟以來。無一碑碣。致前迹無稽。因徵予言。補其闕。予方懼舊殖荒落。無能執筆。適少參楊公海潮寺成。邀予陪公登覽。見有隻雞斗酒。賽於田間者。使僕夫問之。含蠶應曰。往年禾一莖一穗耳。今一莖有二三穗。至四穗者。恐涉不祥。是以禱而焚之。予因取數

本以獻於公曰。此正符也。若採風者知之。當以陳之薦

剌矣。且前獲大慙。今獲嘉穎。吾以入於廟碑。將不為循良事神者之實錄乎。公方晒而未答。予曰。公何晒哉。方今明良熙熙。讓戍和氣。以有此然。不於他省。而於滇。不於他府。而於臨。又適在公署篆之地。是非無意也。納更之役。炎瘴正熾。烏鳶亦避。文武食祿於臨者。言及皆戟手咋舌。而公獨領三十騎。入萬山絕壑中。以了此滔天之禍。若以往日王弄阿尼之事。律之。則輸者戰者。全生省費。不知當幾數十萬。此瑞應所以大來也。昔公之先世。作喜雨亭記。有曰。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狄。以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八

名其子。兩事相距數百年。猶且并美。矧公兼得於一時。而又皆出於城隍之貺。可不以祀神之惠。而對揚其冥漠之休乎。公雖欲讓美。不敢以沒神功。遂書以授鐫石者。公東粵南海人。名兆印。字君錫。號達泉。以易經領辛酉鄉薦。授浙江湯溪令。陞題普安州。轉今職。曠懷雅度。非人可及。故其在治也。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大類淮陽。聲威所布。奸宄消伏。小民得業焉。吏目蜀之內江人也。凡有功廟事者。法得附書於碑陰。司牧者地方民生之元氣也。雨若邊甯。嘉禾鬼神往。往為賢牧。昭瑞應。一氣感之而已。

先反擊一
筆太呵在
手刺刺自
如

失落屋

跌宕

頓筆矜貴
鄭重總抱
定經字作
骨上下文
氣皆筋搖
脈動

建尊經閣記

塗時相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則堂以明倫至矣。而閣曰尊經。豈明倫之外復有所謂經之可尊者哉。蓋維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元后作民父母。克綏厥猷。粵自羲農。總作圖書。易畫啓賁。開祥迄於虞夏。殷周帝典。王謨目張綱舉。考厥宗旨。無非脩人紀而植天常。宣聖於周末。又刪述而贊修之。是以六籍明備。垂憲無窮。此誠萬世之常經。亦天下之大倫也。然則經閣之建。詎曰崇高偉麗。壯時人之耳目哉。其什襲珍藏。所謂尊之者。固有在矣。士之尊經者。抑豈徒佔畢呻吟。家傳戶誦。藉以博科第之浮榮已哉。其躬行實踐。必有所以尊之者矣。是故仰思精意於作者。而敬信於神明。反觀實理於身心。而奉若如著蔡。時當潛伏。則裊躬勵志。行比一鄉。運際登庸。則行道濟時。澤周寰宇。不幸而生逢陽九。則見幾以明智。仗節以成仁。以一身維兩間之名節。不於經大有光乎。嘗因是而尚論古昔。三代而下。崇尚經術。無如漢之西京。然正諛明道。直諫敢言。江都淮陽而外。指不多屈。他若致位平津。未免曲學阿世。授經太子。不過稽古侈榮。及其弊也。脂韋不振。而社稷與俱。風斯靡矣。一變為東漢之節義。建武永平之後。危言激論。博為名高。俊

兩臂夾寫
此中正包
羅無限文
氣亦自頓
挫淋漓

及願厨互相標榜。遂至黨錮成獄。流毒薦紳。邦國因之
殄瘁。試思經何負人國。為禍一至此極乎。蓋所以為明
經者。有未精微也。有如髻齡俯首。徒攻鑽於文字。弗體
驗於倫常。異時登進。便悅紛華。委質服官。即圖肥潤。舉
其生平。而敝帚棄之。不知所學何事。所尊何經。而卑卑
若是。問一馳驟稱奇者。此正冀其表樹。迥出恒流。則又
自負寸長。睥睨一世。與拂經等。此古今經學是非之辨。
而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予即不類。願與諸學士大夫。遊
於聖人之門者。相觀而勉強學問。藉以仰副建閣作人
之意。後之觀者。其尚有感於斯文。庶幾斯閣之不朽也。

漢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侃侃而談似陳同甫

別具隻眼

敘事好整
以暇不讓
張南園

因深肅括

臨安修學記

包見捷

臨安建學在府治西山秀而水清。蓋自我高皇帝平定
南荒。首以庠序為務。設郡學於茲已二百餘禩。圯者興
闕者補。蓋屢矣。萬歷丙午冬。梁君桂茂來守是邦。甫三
日。郡地大震。壞公私廨舍無算。即於露寢。盱食中拊循
災民。眾志已定。因條奏復修學宮狀。上於督學范公。允
臨轉聞。蓋穆然有鍾離甘棠之感焉。已侍御周公懋相。
按部臨郡。祇謁先聖。愀然動容。謂風俗之道。養士為先。
而廟學侈微。若此。提衡即有司存。迺使者奉璽書。實網
紀之作人。謂何遂慨然以葺新為己任。而監司康公夢

漢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相復相贊。決謀之大中丞陳公用賓。適與保釐右文之
意叶。僉發贖銀帑。錮合之得一千三百有奇。迺下所司。
權材計程。鳩工揆日。董之以經歷袁鴻漸。千戶王繼志。
而守梁君躬為督視。倅宣化許君。理句曲許君。暨州守
資陽馮君。時勸課之。於是廟廡。堂齋。門庫。祠閣。號舍。綽
楔。射圃。以次更作。而敬一亭。五楹。尤增所未有。兵備。奠
公雲。致新其綽。楸曰。盛世人文。熙朝道化。而廟學落成。
是役也。肇始於秋八月。迄冬十二月。而竣。易材如其市。
儼公如其私。大小樂從於農隙。經費無煩於公帑。斯亦
事之難也。已梁君以侍御公命。屬予為記。予惟學之制

波瀾老成

正喻夾寫
是韓蘇家

十字結合
然則諸公
不以先聖
為要名具
矣

意亦猶人
難得筆妙
意厚帝法
井然

詳於虞夏殷周道尊於孔子然要在教之德行道藝以
與其賢者能者故曰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者
莫先於學又曰學者殖也自世遠道湮經生學子競斧
藻工鞿悅唯功利是圖究使論世者以庠序為虛器師
弟子為虛名甚激而有兔絲燕麥南箕北斗之喻豪傑
長太息焉臨安故响叮囑遭際聖明道化翔洽人文蔚
起一時稱為滇南鄒魯斯亦芟荆棘以通達耀窳窳以
白日也頃自地震告災一郡國之學致諸大夫蒿目而
規畫殫心而拮据於今棟宇有仇丹雘適新禮器在陳
金絲可聽青衿之士靡不忻忻色喜以獲遊其學為幸

滇南文畧

卷表

記

重

則豈一趨踰一絃誦之為競競哉無亦被濯施策之以
自新其學釋程范兩大儒之箴以仰體皇祖敬一之心
法敦倫以範俗宗經以證聖一洗輓近之陋習處為真
高出為名世於家為孝子於國為忠臣而所稱讀聖賢
書而為賢者能者是孔氏之徒也雖謂虞夏殷周之心
至今存可也斯無負興學章軌之盛舉也哉
通體矜慎簡重猶饒醜賜疎宕之致

蒙自白謙渠記

包見捷

去臨郡之百八十里為邑曰蒙自枕轉蓮灘與日南界
蓋重地云然環郭以外極目灌莽無川澤破塘之饒田
作者仰天雨而舉趾稍旱則禱枯靡施綆汲亦涸識微
之士控孽而談水利計無復之萬歷丁未王侯為政明
年政和民久以其間名三老楊德弘等謂之曰吾聞邑
東上游白謙泉者以林谷蒙翳細民未知其利棄為漏
流已耳奈何濬鑿之是憚而不以漑瀉函為若導予予
往視之乃郊行二十里援蘿披棘上下原坂得水所從
來蓋兩山夾峙泉流溢溢中有三嶺峻起皆大石廣輪

滇南文畧

卷表

記

重

數丈如布垣席者可三里許侯笑曰是天作之渠也毅
然損俸首倡其事始於戊申春三月集工畫程築為隄
高十餘丈廣二倍深四十餘丈長三倍之鑄鑿三嶺幾
什之七功漸就緒費頗浩繁侯始以聞於部使監司請
借精穀若干石咸報可更檄助贖銀二十金於是眾心
競勸里人楊德弘來以土夷舍補者習知白謙水源通
塞處侯聞召喜命賞勸使導果得洞口不二里而近乃
乘瑕攻堅薙蕪決淤陸省鑿之半澤省堤之半平水穿
山腹始涓涓流已而奔騰澎湃如輪甕益以入轉車轂
以出順流而下直達縣郭注之泮池環如盤帶壘闔謹

概出敵無算。嗟乎以予觀於天下事所由廢興未始不
成於能為而以逆豫廢也。以蕞爾之邑。所綰綬而奏者
幾何。持籌而議者幾何。肘腋之間。而任其地斥鹵也。乃
侯決策一語。不搖道謀。不動帑餉。斷而行之。議不旋踵。
而一葦之渠成焉。自茲雲雨生於春。金湯隱於隰。嗚呼。
蒙邑歸然增重矣。昔鄭渠名以史公。楊堰以名伯。惠澤
所存。聲稱至今。彼循舊迹。引鴻澤。不愛財力。以究厥施。
雖心計精。亦機勢然也。誰與侯之卓識。雄斷。能以落落
難合之議。子來衆庶。財不踰千。役不踰期。夫僅滿萬。而
建百世永賴之利哉。侯名逸。楚京山人。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五

峻而潔度而健

北勝州題名記

黃科

科北勝人字爵未詳

郡邑長官。監石題名。所在有之。北勝不然。缺典也。北勝
居滇西北。在古荒服。元始建爲府。我朝混一。寰宇誕敷。
文教。籍其地而郡邑之。洪武十有七年。改府爲州。設流
官。知州。握篆。襲封土官。府同知。督理。副同知。州判。佐治。
同寅。協恭。藩屏內外。隸布政使司。以大一統。嗚呼。休哉。
嘉靖己酉冬。同知張君偉來。攝是任。蒞政之後。百務修
舉。於是礪石。謀建題名。屬余追爲記。未就。張君歸政。遂
寢。繼署事。徐君允德。高君協崙。終其事。復以文見屬余。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五

觀夫君子之仕。惟名與實而已。實以成名。政之所由立
也。名以副實。譽之所由彰也。二者相須。猶影隨形。形端
而影必正。形顛。未有影不亂者也。名本虛器。待人實之
是州土流。竝設。土則世守不移。緣先世有顯功。故予之
榮秩重責。知所以榮之。董之之道。守斯得矣。若夫流官。
民社是寄。時或遷轉。相方而任。國家開基以來。百八十
年。設學養士。而取之科貢。懸爵待士。而布之郡邑。蓋將
以窮養達施。望之亦甚厚也。士之居職行義。豈不思自
奮發。勵廉恥。重名節。求無負於使仕者乎。明道有言曰。
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劫從政於茲。昔

位高祿重。忠君愛民。循理守正。立業建功。名當其實。則立法於世。將無窮矣。反此。賢不賢。後人皆得指而議之。必有如諫院記之所云者。其可畏可戒。又何如耶。是故記其歷宦姓氏。勒之貞珉。用垂不朽。於以見此舉之。不為無益也。敢敬襄其事。為將來考告。
愛名非求名也。知其可畏可戒。則不得不愛耳。

永思樓記

唐堯官

蓋先大父之節。空同坪山也。維堪輿家之所指授。然亦其自卜地爾。越四十年。先宜人卒。先大夫命窆於右。而虛厥左。曰。遲余其歸。茲哉。曷忍離吾親。而別為之兆也。又五年。先大夫卒。奉治命。亦窆於此。而山下隙地。前後有樓六楹。乃先大夫所建。每春秋上塚。庖羞藏息處也。歲久且敝。官因撤其故而易之新。益軒然爽塏。可坐可眺。云一日兒懋請樓名。余命以永思。因記之曰。夫親生則事。歿則思。事惟誠。匪誠曷事。思惟永。匪永曷思。余親在不能事。事而不能誠。今背親久矣。音容逸矣。幽明隔矣。痛哉。此可弗思乎。然匪僅僅謂貽謀燕翼。怙恃而養育者也。有可思思之。有可永永之。爾先大父敦詩書而篤行誼。博大有容。養子能濟。里中稱德禮長者。此可弗思乎。官孤子。先大夫舉之最晚。然先大夫逾載。在子舍中亦最久。其生平有不曉然目之哉。楚淮閩貴。宦游四省。飲水餐葉。隨在頌德。政而碑之者。可思也。篤於親。權於友。洽於鄉。周貧振急。人人代命者。可思也。莊謹之容。老而弗替。即不肯以髻。孺庸賤而廢。磬折者。可思也。游戲翰墨。壹軌於古名家。調必藍田。腕必吳興者。可思也。獨立趨庭。義方為訓。規之以忠孝大節。甯為樸儒。不為

文士者可思也。亡論二父卽先大母。先宜人。貞叔儉勤。嗣音趾美。閭範肅然。至今在也。此又可弗思乎。夫思也。匪一時以也。終身慕之。夫永也。匪一人以也。子若孫繼之矣。矧南原盤紆衍沃。目觸心悲。有舊墅焉。有新棧焉。屋可休矣。築之者誰與。曲陌直阡。以澍以蒔。田可力矣。闢之者誰與。芑若松。荷若竹。壘若果。實園可采矣。樹之者誰與。奈何其弗思與。思之而弗永耶。或有讓余者曰。詩稱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夫所謂則者。尊顯之謂也。卽孟氏所稱舜大孝是矣。今子斤斤然守博士家言。弗圖紆組以光榮厥親。惡乎則。惡乎永。余聞之。噤舌汗下。不

淇南文畧

卷五

記

无

敢出一言已乃應之曰。是官之罪也。夫馳寵揚名。思之寄也。焚麻松邱。思之碩也。余豈一日而忘是第時且後焉。髮種種焉。逾四十無聞矣。胡能爲也。卽望尊顯。卒付之兒輩爾。然豈終恕之哉。故聞或人之言而思益甚於。是作永思樓記。

亦不免繁冗以其孝思油然而助感發故登之

梧州義田記

陳鑑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則有常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蒞梧之冬。水西坊火。爲賑其焦屋者。率菜色鶉結。棲居十七。怵然有感於衷。因徧索城內外。不贍授衣者。踰百周之。發獨倍。昇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頑。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斯民者而誰。余爲冬計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蓋粥。置田若而畝。歲藉其入。爲可繼。冀新拓之。以備水

淇南文畧

卷五

記

无

曠灾。管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顛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甯詎車塵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之中。有粵。粵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之爲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宇。昭蘇萬有。并異類於同體。引一夫爲己辜。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爲無告也。不可量數。奚翅十萬戶云乎。余姑及其可暨云爾。或又曰。常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庫穀。近千。積各州縣穀。累千。爲賑備。有出無收。卽預倉義也。若社會易散。

難收其弊滋多。惟常平倉則魏李羅法。漢耿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主羅本常存惠以不費為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其人。更增閭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按廣西通志名宦鑑於萬歷四十五年知梧州府甫再月梧城大火城內外公私廬舍俱盡。鑑徒步周詢所賑以千餘計。皆出橐中及借公帑。時有乘機夜掠者。捕獲以軍令。狗民乃安。是年粵西復大稜。柳慶橫邕潯梧稻盡稿。諸郡殍死相藉。鑑發倉粟平糶。盡則以價轉糶。東省接濟。民食闕梧陽書院以教十屬生。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三

徒修護堤浚鯉魚池。儲蓄其水為學官。後與在任四年陞潯州觀察。惠政尤多。至今梧潯人士尸祝之。政績可紀。文筆亦高潔。虛白先生在官有惠政。在鄉有捐築義舉。出處均不朽矣。

甯州修學記

王元翰

白漢通滇甯為牂牁郡地。其後啓塞不常。而學亦時興時廢。不可考鏡。惟我高皇帝削平僭亂。四海一家。即雕題鑿齒之醜。靡不格心向化。於是窮陬僻壤。在在建築。文治之所。翔洽過漢唐宋遠矣。甯學建於國初。二百年漸被教化。閭人相望。崛起不貲。宮牆羞而士風之醜。恬樸實。絕無慕陵儼捷者。亦足為諸庠序之望焉。唯是學宮歲久傾圮。秦蕪滿目。每春秋朔望。幾無可托足。簿書俗吏。以傳舍視之。曾不一顧也。麗陽王公來守茲土。慨然曰。治狀有急於此乎。乃鳩工筮日。仆者起之。缺者葺之。朽者易之。污者至之。若殿若廡。若櫺星門。若泮池。咸作而新之。夫公以便民為政者也。茲舉於神有甯宇。於民不擾於功不日。厥施良亦偉矣。學博范君感公美政。請余數言以識歲月。予惟古者育才於鄉。有俊士造士貢士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爵之。今民間子弟一入其門。得稱為士。而名公碩輔。舍是途無所出。則士之名美矣。亦知士之實乎。孔子定士之品曰。行已有恥。不辱君命。其次則稱孝稱弟。程經信果亦在所取。為其恥也。若失身孝弟。恃德信果。則喪已矣。聖人奚取焉。孟子曰。士尚志。聖人又思狂狷。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蓋。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三

之朽者易之。污者至之。若殿若廡。若櫺星門。若泮池。咸作而新之。夫公以便民為政者也。茲舉於神有甯宇。於民不擾於功不日。厥施良亦偉矣。學博范君感公美政。請余數言以識歲月。予惟古者育才於鄉。有俊士造士貢士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爵之。今民間子弟一入其門。得稱為士。而名公碩輔。舍是途無所出。則士之名美矣。亦知士之實乎。孔子定士之品曰。行已有恥。不辱君命。其次則稱孝稱弟。程經信果亦在所取。為其恥也。若失身孝弟。恃德信果。則喪已矣。聖人奚取焉。孟子曰。士尚志。聖人又思狂狷。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蓋。

尚潔則知恥。知恥則不爲。不爲則有爲。命曰天下士誠哉。夫南中乃諸葛武侯過化之地。當其抱膝隆中。不求聞達。卽昭烈三顧。乃奉身而出。暨光明俊偉之業。彼昆弟具在。且有吳虎魏狗之謠。今觀侯淡泊之衷。甯靜之識。其視曹孫荀或張昭輩。何如人哉。而秋風星殞。內無餘粟。以負知遇。恥乎不恥乎。潔乎不潔乎。卽列之四科。當與閔冉並矣。三代而降。行己之有恥。君命之不辱。孰有加於武侯哉。予不佞。不能言性命之學。惟以恥之一言。共相提醒。當從淡泊甯靜。入此真士真學也。斯足以仰答聖天子作人之意。而於賢父母作學之心。學師請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三

記之念。庶無負矣。

雍正二年

世宗命儒臣詳議增祀進諸葛武侯於兩廡而聚洲先生當前明時已持此議足徵識之特見之卓云

甯州鄧侯革鄉夫記

王元翰

天下事最忌乎徇人情戕民命。其啓端微。流毒烈。而徇情之人不及睹乎。流毒之烈也。天下事莫難於歸久。假釐極弊。蓋耳目之熟。執爲例。而徇常之人不樂聞乎。例之更也。滇之有甯一黑子耳。所隸三鄉。糧賦重於他郡。而四山夷皆專隸土司。以應兵役。一切差徭。征呼流官。不得而與焉。蓋鄉民之不兵與夷民之專兵。流土之設。所從來矣。嘉靖間有徐君者。來守茲土。以監軍武定計。糧派夫數十名。自衛。隨以其夫送土司。作扛擡蓋軍中。偶爾私情已也。不虞相仍至今。數拾名不已。增至於百。滇南文畧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三

百名不已。增至四百。徵檄一下。追呼四出。僱募驛騷。初爲有田而軍田已盡。而軍不休。初爲寄寓而軍。寄有差而軍不免。剝肉醫瘡。鬻子捐募。驅鋤耕負。販之民。供夷人鞭撻之役。非用之以荷戈執矢也。非借之以摧鋒陷陣也。既不奉乎朝廷之命也。又不准之上官之文也。是不可以已乎。況有功則土司獨當其賞。勦敗則鄉民先受其戮。黃沙白草。枯骨青燐。盡是無辜冤鬼。不知此輩胡不羣噪而仰訴之於上帝也。萬曆末年。王君麗陽以滿考左遷。嘗餽及於是。乃端未發。以意鉤之。反邀之以必不可從之事。坐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概郡士民之公

舉盡闕以他腸。而一筆抹殺矣。嗟嗟當數窮勢迫之秋。何堪此助焰生波之慘。幸有鄧公來繼王君。吾州士民咸號訴之。而鄉紳之在京在籍。不謀同詞。獨鄉兵等反。禁不敢出一言。苦可知矣。公曰。吾固知此為傷手之割也。第前人弗為。而我為之。則彰前失。即吾為之。而有人不樂為之。必掣吾肘。然吾知吾民而已。天下有理。理窮則必變。清夜有心。心切則能動。何可以成敗利鈍較哉。一旦呼集漢夷多人。廷折是非。毅然詳請盡數裁革。於時撫按守巡太府諸公。各各善之。批行具如公指。裁云。公惻惻無華。沖約自奉。而事關民生利害。士氣綱紀。則滇南文畧。

卷六

記

美

奮身任之。大節凜凜。毫不假借。甯之君子。小人惡能一日忘公也。或者曰。士兵兵也。鄉夫兵於兵也。總之為王事。何分夷漢。今裁兵於未用兵之日。恐復兵於再徵兵之時。予曰。不然。士兵別無差役。只有出兵一事。以為王民舍此。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能更派之為兵。且全滇所無。獨甯有之。既已拂乎人矣。況上帝好生。民命至重。必欲強其非分。而使之傾蕩死徙。則又違乎天矣。拂人不義。違天不祥。不義不祥。曷其底止。吾不知其他矣。公西粵宣化人名一繡號。心月甲午科。真土。

親民官最不可徇人情。況戕民命以徇情乎。拂人不義。違天不祥。垂誠凜然。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美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堯化號泰維昆明人萬曆甲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初知湘潭。有巨猾善邪術。按治如法。後知長葛地。稱賦繁。盡革耗。養以甦民。因調光山。廉得主盜者。治之。荏苒以清俗。多健訟。片言而折。郎大吏左右。袒不徇也。又修城池。葺學宮。不盡時。奏功。民忘其勞。及在吏部。悉心延訪。善甄別。致仕後。閉戶。蕭然。足迹不至官府。

我明令於臺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便宜。釐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閱歲。激濁揚清。威惠覃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雲

治先是有金陵河石。開之役。奠河流於濤險。奪民命於波臣。焚石安瀾。歲免術。齒滇之被大美。而日食其力者。惟公之賜。已歌明德矣。頃相繼持斧者。復奉簡書。計巨暮。可弛擔負。而公則念滇介遐服。首郡巨會。勢尤居重。取輕。賊故無外邪。亦惟相沿。以至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視之前。異日者。警在門庭。莫救堂奧之安。藩籬不固。隨名腹心之侮。豈非築舍滋夢。民難慮始乎。邇者鳳會。猗突至。躡內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役毋罷。鳩庀工材。甯糜公帑。規度遠。近務。廣崇。墉上下和。澤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二千餘。繕

鼎建戍樓。凡八楹。奇築丹雘。塗墜。壁障。區弩穴。巍然。井然。經始於歲之三月。落成於歲之九月。時郡伯大夫。相與經營。若据嘉賴。成績。屬書其事。余因邇成。周盛。時肅慎。貢其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動色相戒。下迨列國。楚人伐莒。莒潰。八郛。春秋。譏其無備。公推亟申畫。謹修備。以有茲役也。險固。既設。我之神氣。常張於以銷亂。無形。則保邦要道也。雉堞。星羅。守壘。基布。居平。不啓戎心。猝有窺關者。亦可折筮。而答實禦。夷長策也。質遷。輻輳。半處市廛。蔽扞森嚴。歸者雲集。養閭閻之物力。寓招來之遠圖。抑又通商惠民。便計也。萬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雲

里炎。竟每憂。鞭長不及。一隅無蠢動。邊陲奠安。用拓國家全盛。則尤車書無外大願也。洵一舉而眾善集矣。說者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睹於設險守國之義乎。故重門禦暴。蓋取諸豫。支傾持危。適際夫。蠱鳴。豫凶而裕。蠱吝。分介。綦微。而維挽。從之。愚暗。從事。智。睹未萌。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必往之心耳。以委御。滋因循。因循成頹廢。戩戶不塞。風雨飄搖。天下事大率。近是。公於滇。既為河防。而隄之。又為。備。戶以衛之。豐稷。歲登於南。畝守備。日壯於金湯。其所為。計安一方者。擘畫不遺餘力。使後之人。盡如公之事。不遊難。治先虞

覆也。行見廢者興。仆者起。衆効匡襄。底定之畧。邦鞏磐石。帶礪之基。滇民尚亦永利哉。爰直書之以告來者。公諱濱。廣東南海人。中萬曆辛丑科進士。其按部諸善政。已皆頌之。口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是役也。中丞沈公做。炳以後時。至謀斷同心。共宏遠畧。其經理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副使曾公守身。楊公爲棟。趙公性粹。都閩君公啓易。暨廣南守邵君建封。昆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說得有關。係筆亦凝重。

滇南文畧

卷六

記

堯

滇南文畧卷二十八終

記

新建玉皇閣記

重修法明寺記

普照庵記

國朝

新置雲南會館記

郡學明倫堂記

建水重修義倉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目錄

嶠峽城隍祠記

嶠峽土主廟記

拒逆聘記

修普應溪記

重修九天觀堰水利記

趙平二公援屏建閣記

二忠祠記

重修城隍祠記

三賢祠記

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義銀記

晉高捷

傅宗龍

傅宗龍

王弘祚

劉彪

劉彪

王肅

王謀

楊培

許賀來

盧炳

何其偉

何其偉

何其偉

何其偉

何其偉

東軒記

鎮沅雙潭泉記

瞻紫亭記

景忠祠記

甘忠果公祠記

改署三皇閣記

靜虛齋記

代武城縣脩學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目錄

趙元祚

孫鵬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萊陽初頤恩

吳縣潘芝軒

瀋陽李景浩養齋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明

記

新建玉皇閣記

賓川曾高捷 雲馭

安南蔣公刺實既二載政清民和欽然快也惟不憚文

運之久湮日人才阨塞極矣當為諸士振之然吾瞻矚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一

山阿皆蒼蒼鬱鬱而西嶺尤傑然。是宜鍾靈特後隴較

孱弱耳。若為閣以壯之。士其當有興者乎。乃躬自督視

陟嶽降原。從州土里許。得基維良。遂議建閣於其上。議

者以為工重大。資當取給於富豪。公曰。允若茲。是厲

民也。善者從民心之所欲。而奈何其強之。於是首自捐

俸。士民感公誼。亦競相勸勉。不三閱月而棟宇大就。於

是谿之平沙漫流。與夫岡隴環埤。皆出於履舄之下。其

環而四峙者。左右馳而蛟龍走者。若跪若立。若趨若仰。

皆有環拱捍禦之狀。西揖峭嶺。亦儼然趨迎。從城中仰

盼。則屹然增一屏障也。州人士王子御乾果。以是年秋

趙川許 德重參訂

保山袁文撰時亮

蒙化張登瀛題

建水蔣 勳煥峰校訂

受業保山劉采軒 同校

肯綮語

亦脫胎待

滿院閣江

樓兩記而

意致開達

舉於鄉眾競頌公之神。請為文祝之。子曰。知閣成而

王子應。奇矣。然邇延綠野。遠混碧天。登覽之勝。爾諸士

亦常領其概也乎。予嘗從閣下盼州城。有若赤子在抱。

而較足之農。與行饁之女。以及斧楊之樵。無日不出於

其下。後有愷悌君子見此。將曰。是皆上帝赤子也。其思

有以字之。彼夫志士文人。翔步凝眸。見西山爽氣。在我

襟袖。舉攬萬類。俯若示掌。煙景變幻。謀目謀心。其感憤

思興。當有不可勝紀者矣。至若端人正士。抒誠王家。環

顧此閣之巍然崛起。不騫不斂。其亦有特立不撓。為王

屏翰之想焉。是皆仁人無窮之賜。然則閣成而佳氣蒼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二

鬱山川。效靈甯獨秀發於王子而已乎。美哉蔣公明德

遠矣。夫當文運久湮之秋。而銳然為士子更始。公之篤

於士也。又不因是以厲眾。公之仁於民也。工以春興。士

以秋捷。公之神於識也。至使登覽者。生慈祥愷悌之意。

激忠君愛上之心。則愈見公之宏於錫類矣。是宜為記。

若下逮士民。不假勸諭。而皆無喜施。是亦善之可紀者。

列諸碑陰。

胸中有物。故爾觸處洞然。從閣下盼州城一段。肫然

胞與之懷也。尋繹再四。覺大地山河。並非隔膜。

重修法明寺記

昆明傅宗龍忠壯

嘗觀運氣畢張。人心靈動。賢士大夫。師先董正。以教者。英碩彥。信服景從。以善在上。善政在下。美俗考風者。所嘉與也。余自解組歸。杜門却軌。幽討三聖一燈之旨。間從一二衲子。屈指梵天名勝。維昆左窄。箐峯高幾。與碧巖爭麗。東望鬱葱。意將有人起於其中。而未敢定其候也。適有蜀僧圓慧者。以重修宜良法明禪寺。巧言於余。詰其由。知為祝釐重地。詳其事。則經始於丙寅。落成於丙子。其捐俸引導者。邑侯楊公述明。溫公調元。宋公曙。吉實尸之。邑子弟率謹。唯命者半邑中。夫是利稔。開創

滇南文畧

卷五

三

自漢興於唐。興寬僧再興焉。復漸就圯。茲者鐘樓增壯。雲堂爭麗。大士有閣。伊蒲有饌。門闕西折而北。望鍾靈蓬萊諸峯。心目灑然一變。此之構宇。恢局及丹。聖元黜。悉慧勤其絲。遡其鳩工庀材之日。正邑士卜遷巖序。伊始之年也。今聖宮翬翟乎上。斯刹拱峙於右。洪鐘戒曉。高呼振嶽。飛費齊雲。浮圖千霄。舍利映文章。競爽豈非洋洋巨觀也哉。然而捨心殫力。可謂勤矣。宜良人士。何以得。切蓋聖人隱發人清夜之思。因以神其斯教。塵勞幻夢中。自非因明覺悟。且求一念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又誰能割蠅螬。逐之垢。以成茲淨正緣乎。如宜良人

士者。我是知其難矣。於焉人文蔚起。後先焜耀。詎非以般若心。應宰官身。為得度歟。至若祝延萬壽。遠賜錫風。又其大焉者矣。余於是役。重有慶焉。在昔戒公。迥脫元契。大蘇千古。傳宗門佳話。邇三大夫名世。三巴遞長。匡嶽高風。因應嗣響。眉山而慧上人。更復飛錫。自錦水來。或亦三生緣契。耶。彼邑子弟。於大夫戴福星。於斯刹植福田。其所荷已云侈矣。尚欲進之三輪體空。罪福雙泯乎。是在上人與諸君子。畢竟真參耳。可想見忠壯之識解超卓。氣度閒適處。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四

普照庵記

傅宗龍

郡城東二十里許地名之多。環村皆山也。峰翠萬重。泉流九曲。誠哉武陽奇觀。其而南一山峭壁蒼松。別是靈天巖懸一洞。佳氣隱見。洞前林壑尤美。望之慈雲碧映。慧日光浮者。普照庵也。作庵者誰。山之僧性用。性寬。儒質三僧。來自賤詔。卜築此山。結茅而居。時擅越星安董君耳目。其戒行不訾。雅重之。遂為倡募。創建殿堂。廂廡法界。維新金塗顯煥。一時好施之士。相與有成。置常住田畝。為普照庵。永久計。夫照以普言。言無所不照也。佛氏一切皆空。照且渾之。普於何有。雖然。惟始於空。而能無所照。能無所照。而能無所不照。彼夫照古今而不尸其名。照世宙而不耀其采。照醜良而善。根愈植。照黨邪而匪萌。頓消城狐社鼠之匿影也。南畝西疇之大稔也。山林澤藪之咸若也。洵無所不照。而又莫得其所為照也。則空矣。惟空故照。惟一切皆空故普照。其是庵命名之意乎。即以為是庵碑記也可。

後幅就釋氏幻言而以儒者正論出之。故佳。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五

國朝

新置雲南會館記

王弘祚

本朝奠鼎燕都。雲南舊會館在宣武門內者有二。已圍入鳳城。余偕虞山捐俸修葺者。正陽門外一館。其詳載在重修碑記。庚戌三月初旬。同鄉計偕諸君謁余曰。舊館三。今僅存其一。館舍十五楹。較他省一州縣之館耳。能為一省都居乎。且館垣傾圮。地雜市肆。其將不堪。請售此。易地而更新之。余曰。不然。是鄉先生之所構也。前人力而營之。後人從而廢之。成不可毀。舊不可棄。地不可遷。毋為口實。以守此字也。諸君復請曰。公所持者經也。某等所議者權也。今館當麗譙喧市。湫隘塵囂。商賈之所輻輳。其價必昂。或相倍蓰。另卜曠地。以舊更新。以少哀多。一舉而三善備焉。無忝先賢在此舉矣。余以其言中機宜。命瑜兒偕諸君立券。收價值一千四百兩。購宣武門外通衢一區。大小記四十楹。用價一千八百兩。尚缺四百金。議以閒房招租抵息。嗣後科第蟬聯。簪纓雀起。捐助補足。館落成。余從而頌之曰。美哉輪美哉。奕客於斯。懋於斯。燕享於斯。聚邦人於斯。使居者有苜蓿繫駒之場。行者無芳草王孫之歎。後之賢者。登斯館也。俯仰興懷。曰。此鄉先生某某之所集謀也。某某之所締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六

造也。某某之所董其成也。賦梧桐之萋萋。生羽儀上國之思。折楊柳之依依。深綢繆鄉土之慮。庶不失作者意。乎。會館既遷。并將重修。碑移置新廡。示不忘前賢。葛滿之庇也。於是復爲之記。

此從端簡集中抄出。用著前輩締造會館苦心云。

慨乎言之

郡學明倫堂記

劉彪

學之名助於三代。而堂必以明倫名者。所以明聖人之教。一學者之趨。明倫而後風俗正。教化行。治道於焉備矣。惟創者有人。繼者有人。乃歷世遠而不廢。响叮爲滇雲上游。舊有明倫堂。自丁亥兵燹。蕩爲邱墟者二十餘年。肥鄉程公簡授吾郡。惻然念毅然任。曰。此司是邦者事也。堂不建。教何由興。風何由一乎。爰闢荆榛。除瓦礫。相度遺址。諏吉鳩工。凡木石瓴甃。不動公帑。不資衆力。悉以俸捐。且朝夕督視。建正堂三楹。頭門儀門各三楹。左右翼以齋房十四楹。經始於壬子之冬。告成於癸丑。

之夏。閱月而尊經閣。名宦鄉賢祠。亦次第告竣。今躋其堂。規模雄偉。俾人動崇儒重道之思焉。體制崇闕。俾人懷棧樸作人之盛焉。觀儀炳耀。俾人仰思皇蔚起之休焉。自茲以往。臨之孝友。媿睦。有此堂以揚之。忠孝廉節。有此堂以褒之。鄉飲燕射。有此堂以舉之。論秀登良。榮名廡仕。以及蕩檢越閑。移郊移遂者。莫不於此堂是紀。是罰。風俗自公而勵。教化自公而廣。非由此堂自公而建哉。嗚呼。世之昧治體者。視學校政事爲兩途。以興賢育才之事。爲漠不相涉之務。其視公爲何如耶。郡人士慶創之已成。而又慮來者之不繼也。嗚呼。予爲記。用鐫諸

珉以吉來誓。而相與守之。明晰中自儆古茂。

滇南文畧

卷之九

記

九

建水重修義倉記

劉彪

臨安義倉之設。始於薦紳先輩。樂善好施者。捐置義田。建倉。所以備凶荒。濟饑寡。法至善也。自流寇之亂。世變滄桑。五倉沒為灰燼。而義田亦屬蒿萊矣。康熙丁未。淮南李公來守建水。凡有裨於民生者。皆振興焉。於是疆理義田。定其額租。照畝繪圖。列之印冊。期垂永久。仍捐金營倉於然燈寺側。以貯租穀。歲以紳士四五人司出入。馮除納賦課外。所有贏餘。年終易米。用濟貧乏。又捐俸備鹽炭。並給之。而責令鄉者。每歲開報。錄寡孤獨。送數務均平無弊。其用意甚周。其為惠甚溥也。說者謂義倉之設。原以備荒。茲獨歲賑貧者。無乃與古殊乎。不知吾臨風土平和。無大豐歉。且貯穀於倉。出陳易新。未免久而生變。公神明於古法之中。其識更遠。可謂留心民瘼者矣。夫窮民無告。王政所先。義倉一設。使焚蕪無依者。不致委身溝壑。此為政之本務。要非具經世偉畧者。不能行也。郡人感公之德。懼其名久而弗傳也。屬子碑而銘之。并記其田畝之數。俾後來者可考焉。公諱瀨。字來紫。吳興化人。

條貫詳明是記體老手

滇南文畧

卷之十

記

十

嶧城隍祠記

王肅

肅嶧城隍祠記 肅嶧城隍祠記 肅嶧城隍祠記

授文行孝友師表一時

說得疎然

滇古荒服。多崇佛教。蒙氏先始。建土主祠。以修社事。而祀典所重。猶有缺焉。弗舉。明洪武十五年。平滇。悉改郡邑。詔有司立城隍祠。春秋有望燎之典。朔望有謁拜之儀。凡以默贊治功。陰扶元氣。奠金湯而司保障。神與守實共之。嶧邑創於明初。民之居不滿百。其中屹然竝峙者。惟聽治堂。與城隍祠。相望稱峻。迨後增雉浚隍。而神祠不加修。宜其久而就敝也。夫天下府州縣有山川社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七

精透 照應

稷。卽有城郭溝池。惟神是主。而統其祭者。謂城隍。神有禍福。人有賞罰。神以禍福爲賞罰。人以賞罰爲禍福。其理一也。然人日事於賞。而或不知勸。日事於罰。而或不知畏。治諭以禍福之說。卽惕然若有所糾者。使人盡喻於降災降祥之理。而咸起其遷善悔過之心。則毋敢干神譴。自毋敢犯吏紀。而易與爲治。是神之與吏。其權實相資。神固有裨於治者。而曷可不愛其居哉。康熙七年。秋。邑士民因祠將傾圮。合力鳩工。毅然重新之。落成。目欲一言以記。予卽以神人之相依。與祀典至重者告之。必有謂余言之不誣者。是爲記。

通體氣局古質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七

嶧土主廟記

王謀

謀嶧人康熙癸卯舉人官尋甸州學正

吾滇多祀土主郡縣鄉邑皆立祠以奉之子不詳其所自然必先世有功於土俗而祠之祀之耳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祀之所以報本反始也古者自天子至郡縣下及庶人莫不主社其在官曰官社其在民曰民社仍別立祠以妥之立主以象之由來遠矣是以年穀屢登水旱不作以神之能致福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以下來歲之稼禮行而百貨殖焉滇之有土主其亦崇報土功之義乎漢初起禱豐因治粉榆社高祖四年詔天下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三

立靈星祠郊祀志云龍星在角曰天田則農祥也今滇之土主其像類龍星焉吾聞共工有子是曰勾龍功著后土而民各祀之上古之人其像多異土主或亦上古有功之神耶然亦有沒而可祭於社者或以孝行而配食或以有功而崇社如甄子然之配社於北海陸雲之配社於浚儀叔陽之配社於潁川其足徵也以此觀之則土主之神滇之郡邑皆祠而奉之者非上古有功於滇之人即滇人先世可祭於社之人也或立石或建祠早潦則禱之其血食此一方也固宜嶧治東有土主祠曩歲旱魃為災有司步禱余隨而拜之每見邑之人以

天下郡邑
所在多祀
土主亦當
作如是觀
如是論

仲春之日擊土鼓具牲牲享於神之堂釀酒為歡折俎分胙有古者吹豳迎神之風焉因其歲久祠圯羣指所有以新之予因述所聞而告之曰昔張公琮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祠而不立社公乃下教曰社本於農廢而不立則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於是始建祀民悅從之夫社之廢尚欲其立之也豈立之久而可聽其廢乎予雖無司土之責然亦重報本反始之義而樂為之記
即以土主為民社識見老確其典核處亦有史漢氣息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四

拒逆聘記

楊培

明末寇難深矣。天下皆苦之。滇距中原最遠。阿迷去滇四百餘里。為臨郡東藩。自崇正初。晉會倡亂。沙賊繼之。蜀寇餘黨。橫肆屠毒。予遺幾盡。士大夫俱不自保。余家近昔沙二賊巢穴。得全於萬死一生中。而流離辛苦。且歷三十餘年。至我朝定鼎。掃靖妖氛。出斯民於水火。復觀天日。方幸永享昇平。樂遊蕩蕩。詎意逆藩拒命。暴茲遺黎。妖焰復起。故曰寇難在滇為甚。阿迷尤甚也。逆藩者。故明山海總兵平西伯我清晉爵平西王吳三桂也。方季自成。犯京師時。詔天下勤王。而三桂不至。京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五

城陷。率眾歸我。大清及大師闢滇。遂留以鎮滇。旋據滇黔蜀楚。以叛。康熙二年癸卯。余叨歲薦。越十載。至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桂叛。羅致知名之士。余名亦在聘中。客有勸駕者。余不應。力以病廢辭。率子弟隱於南園山房。課耕課讀。不與世事。客怪之。未幾。三桂死。其孫世璠復僭位號。大師復滇。闔族殲滅。其黨郭壯圖等。俱正刑誅。客乃詣余曰。子何見之審而計之決也。余曰。嗚呼。人生出處。其可苟耶。余名既達。天府。即是朝廷。臣子委身事人。言何容易。況三桂提重兵守山海。莊烈方倚以為安。故復寵以伯爵。賊陷京師。遲留不援。陷君於死。

雖不容誅。斯時即更死國難。尚難自解。而擁眾歸欵我朝。又陷其父。襄於賊庭。不能救。此豈復有人理者。迨我朝晉爵藩王。厚之至矣。為三桂者。又當上報。洪恩奉揚德意。以救一方。赤子願乃包藏禍心。徵兵調餉。漁獵生民。失父老心。天地鬼神。其能容耶。方三桂據楚時。余恨不得操尺寸。搗彼巢墟。殲諸兇黨。以禳逆魄。上為兩朝除巨寇。下為蒼生除暴殘。而偃息林泉。甘泊放廢。亦以窮而在下。末如何耳。子尚欲余蹇裳以從之耶。逆桂之必敗。固不待熟計審處而可知者。子特未之思也。客唯唯退。遂援筆記之。

滇南文畧

卷五

記

五

義正詞嚴。即此一端。可以為人師表。其崇祀鄉賢也。固宜。

連提城邑以清眼目

與緊

鄭重

一句開後半篇支局
曲折頓挫
其首琅琅
富擊竹如
意歌之

修普應溪記

許賀來

有溪流於河西普應山下。附城而東。水不甚巨。而上流地高。多石。每漲發。水石相擊。其聲砰然。澎湃洶湧。土岸當之。輒潰。自崇禎辛巳。邑大水。螺髻山崩。盡洩田廬。溪浸為壑。深谷大陵。嶮呀破壞。浸以日久。不及城者丈餘耳。邑人日夜旁皇憂之。而束手無可如何。夫城壞矣。漸及廬舍。吏民何所棲。倉庫何所備。邑將濱於廢棄。至於水行地上一望。砂礫蕪穢不治。又其餘也。歲辛卯。邑令周君甫下車。環視城郭。喟然而歎曰。奉天子命。吏於此土。奈何。令至是。於是相度經營。鑿琉璃山麓。引水北行。南為高堤。障之不使近城。復疏其下流。築堤衛水。南人於湖。縣父老子弟歡呼感激。走二百里。丐予為記。予曰。治一水之微耳。何大功。德而稱頌。若是人曰。昔我邑無城。為山寇憑陵。虐不可言。明撫軍蔡直指。姜檄我司李周公。築石城。乃得安處。我邑至今永賴之。今公之治水捍城。使城不墮。壞平水患。即以前平寇患也。公其我邑之金城乎。予曰。美哉。前有所為。以遺其後。後人因而守之。勿使墜失。由此道也。唐虞之制。雖至今存可也。且夫事創始甚難。因其成而保護之。庶用力不多而為功甚巨。此古良有司之作也。可以書矣。河西與石屏為鄰。

滇南文舉

卷五

記

七

曲盡人情

好品評

絕不志規

邑俱界萬山中。明末屢當寇盜。而河邑無城。愛禍獨慘。今河民之感公也。其創於昔者深矣。天下事有以殃之者。而乃益見福之者。之澤之深。甚哉。君子之不可以不為善也。公諱天任。字克亮。蜀之富順人。由癸酉科舉。入任河西令。甫下車。釐河西陋例。革除殆盡。日蔬食。怡然甘之。此君子而介者也。而又能盡心民事。勇以為之。如此他日之勵精。以圖終循良以報主。已於此可見矣。因書此為公左券。

官府稱曰守土山川城社本宜悉心講究者至近邊各郡資捍衛壯觀瞻視內地州縣尤為先務近日守

滇南文舉

卷五

記

七

土者乃獨緩其所急異哉

重修九天觀堰水利記

盧炳

炳字子陽石屏人康熙戊辰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條奏皆中機宜分抄禮闈典試山左所得盡知名士卒於官其知南昌縣時清勤明練剔弊除奸及陞文選郎澄敘官方人稱藻鑑云

水利之關於民者重矣自古賢守往往脩堤堰資蓄洩經畫盡善為百世計軍民永賴焉州西有水出自寶秀匯於九天觀塘瀕中小嶼一區舊屬觀址植園以供香火嶼麓之田屬軍屯勳莊者昔年會戶捐數畝以為聚水池用其田之屯糧于粒詳請錫免明初蜀涪會公築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九

堤作閘秋冬閉閘蓄水春則決之以資耕耨利為最溥詳在舊志日久傾圮過半蓄滯較少民無望焉郡侯張公下車咨民疾苦以興利除弊為己任有裨民生者行之不遺餘力一日郊巡目擊茲堰喟然曰脩廢舉墜事在牧民是予之責也遂集村農萃畚鍤暨椿運土俾以巨石較舊堰增高數尺而堅厚宏嚴過之不傷財不費工厯旬而功告成積水汪洋東下亢旱之田數千畝皆借其灌溉歲歌大稔云公之為民其用心深且至矣昔樂天刺杭州浚西湖水入河灌田幾萬頃暇則吟咏其中有松排山面月點波心之句厯宋廢而不理至

東坡守杭復舉廢築堤以為湖水蓄洩之限雖流連景物一如樂天而杭人德之號曰蘇堤公之築茲堰也不亦後先合轍乎州民欲立石以永其傳郵寄手札道公盛德難泯問記於余余曰儲水興利為循良第一善政屏堰數處惟此淳蓄廣深引激經旬不竭利賴非他堰比公此舉澤流百世矣矧公善政種種美不勝書耶爰紀其事以鐫之石

其氣恬適其筆秀潔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拾合第二
次敘記文

興往神外
極韓隊蘇
之能事占
今專圖如
王欽苦李
凡江革皆
當愧死無
地
正論足以

趙平二公援屏建閣記

何其偉

總兵趙公諱得勝。遊擊平公諱雲文。俱山右人。順治十
六年。隨師入滇。為援勦。康熙二年。征水西。三年。土司煽
亂。龍翰拔攻石屏。二公奉令馳援。屏人德之。余嘗書其
事入滇志。乾隆四年。余友陳君平侯。濬治喜客池。獲骨
骼無算。出而瘞之。因相與太息。追念二公援屏時。此地
為血戰之區。其功誠不可沒。遂使余復為文記之。余觀
斯池。在城西數武。藉以勁旅。逼營其中。所製衝車火器。
駭人心目。募賊狡猾兇悍。習於戰陣。固非烏合可比。二
公星馳赴救。迅疾如神。偵賊所在。麾兵直壓其壘。踣垣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踰塹。併力急攻。紛紛應手而仆。一時奔潰。逃逸。戶解倒
懸之憂。人有更生之慶。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及功成事
定。又復捐建佛閣。若欲使屏人永叨庇蔭者。二公誠過
人遠矣。夫國家日以高爵厚祿。養赴桓之士。尊寵赫奕。
數彈上方銀帑之賜。誠欲得其死力。而忠義出於人心。
宜其講之有素。顧用武之際。往往畏縮觀望。求其奮勇
前驅。克敵制勝。如二公者。何少也。是宜褒錄。以為立功
者勸。使後之人。感激嚮慕。興起其摧堅陷陣。為國報効
之心。非獨私於二公也。嗟乎。二公之風。英義烈。照耀當
時。惜見者不能詳。記其事。迄今七十餘年。欲就其擒生。

廉頑立懦

斬賊之處。想見其聲容。逸不可得。而歲月如流。有日遠
日忘之嘆。是亦吾輩之責也。故舉其梗概。而并記之。
深情逸致。中一段可長太息。
事畧記以敘事。勝此作以議論。勝非各出面目。則重
床疊被矣。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二忠祠記

何其偉

屏故蠻夷竊聚之鄉也。北山下有祠一區。像祀二人。甲冑持兵。若戰鬪狀。父老相傳。以為故元都尉。得斯地而守之。後復戰歿於此。楊李姓也。佚其名。祠即故元所旌者。方元世祖之入滇也。破大理。攻善闡。擒段興智而下。諸蠻二子相從。萬里提戈轉戰。威震蠻夷。未東聞風。歛附。一時意氣。豈不壯哉。及蠻酋煽亂。又能慷慨自誓。奮不顧軀。同殉以死。此其志殆與偷生苟活者異矣。昔歐陽公治滑。過鐵槍寺。得王彥章畫像拜之。完其面目。不忍見其壞。若二子者。又曷可少耶。余嘗過其祠。見夫古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重

川

俊逸似六一

在聰明正
直之神自
不忍見且
聞使第聽
明而不正
直恐神亦
顧頂了事
耳
責備神正
所以責備
人非同果
報之說
亦莊亦諧
可歌可泣

重修城隍祠記

何其偉

城隍祠莫詳其始。先儒謂有社。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沐縉雲記。以為吳越始有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社。牧黃州。有祭城隍文。不獨吳越然也。宋興其祀。遂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各指一人為神名。姓如鎮江盧國。以為紀信。江西諸郡。以為灌嬰是也。明初命禮官集議。與風雲雷雨。嶽瀆山川。共為一壇。凡有民社之責者。率以是為重。意者考室立家。先列竈戶。聚人開邑。首起城池。分設官司。以職斯土。幽明相資。理或然與。則水旱疾疫之灾。昆蟲鼠豕之害。有所有報。尊而用之可也。如滇南文畧

謂受命上元。與人共治。生殺禍福之柄。人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彼世之所為神。其忍見且聞之耶。雖然。逞兇暴者害人。狗嗜慾者滅理。人道垂盡。神不應漠然弗恤。借非發見昭著。使人有所畏懼。則守道循理之士。遭世洶洶。幾何而不滅絕矣。石屏東關城隍祠。舊故湫隘。紳士大而新之。廊廡繪像畢具。屢成之日。有貨石奸欺。而譁於廟者。飛石下破其腦。於是郡人大駭。以為靈應如響也。假令神常以此施於悖德之人。將膏肓沈痼。積年而不返者。數石挽之。而有餘也。書此於勒祠下。終望神之著其靈驗焉。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重

川

前半之言有體後半寄慨遙深

真南文畧

卷三十九

記

差

先為蕭公

台為顧陳
兩公

總論

引史以咏
嘆

三賢祠記

何其偉

乾隆四年冬平侯陳君倡率屏人即作報功祠於喜容池左顧其右地復言於眾曰屏在前明二百年樸樸未開社甲不繼萬歷丙申蕭公蒞治慈愛拊循政無不舉而改建城門豫決三解握造化於掌中使文風埒於上國其福於屏人不小天啟中吳江顧公以通判來署州事知伏莽可慮蒿目憂之其時虛白陳公捐金二千首倡築城之議用是顧公留屏入載成屏城而去其後沙普諸賊屢次攻圍屏卒賴以無慮實合古者有功德於民之義即此創為專祠宜也聞者是其言遂踴躍鳩工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記 差

不日而三賢祠成將升其主復謂麗牲之石不當無文相率詣余乞辭余謂屏自開設以來其為循良搢紳者眾矣獨蕭顧二公惠澤在人後世永賴而虛白先生芥視千金卒能保障其鄉里迄今百五十年言言崇墉用資固護其不泯於人心千百年如一日也嘗考西漢循吏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至鄉先生歿而祀於社者史不絕書今以三公繫之無愧焉昔魯人為閔宮則頌禱之為其當作而作也然則陳君斯祠誠不可以不作其作也所以美三公又將以勸後之繼三公者

樸實老成

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義銀記 會所

浙建水人康熙庚辰進士恩宮吏部員外郎肆力古學與弟議昌俱以文名

國家宏保無外凡於疆域要地不惜糜費鉅萬設鎮列閩復慎簡帥臣重其權以振作拊循之益獨固吾圉哉凡以為民耳夫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此通義也臨居滇東山多田少納一歲惟正之供不足敷四季所支之糧間遇雨暘偶愆舟車罔濟商賈鮮通兵民交困戊子歲大都督張公以天子心膺出鎮臨元初下車勤求疾苦詳九屬協濟本色米概運府倉於糧道輕齎招買項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老

議請禁停餉及時嚴扣尅時復勸諭崇尚節儉兵民之困一蘇爰乃廣義田以濟覺獨施棺木以免暴露更出清俸分發三營乘時市穀毋抑毋勒營各五百石貯公所名曰義穀夏秋之交聽兵支領照所入價平糶之計一年之餉漸次抵除糶糶以為常經而人大悅又恐其離於餓而愆於禮也捐置義銀若干婚嫁喪葬量酌相資亦計以數抵除如穀價例而今而後臨之軍士殆養生喪死無憾矣經事者感軍民禱祝之忱思垂諸石以予悉善政而問記焉予曰昔者晦翁出守以常平之制上之朝而天下後世蒙其利此宰相事也韋臯鎮蜀婚

好者給錦衣喪葬者與構瘞此良將事也公蓋兼將相之才而行之實政數年來兵嬉於伍民歌於市雖遇荒歉無慮也其澤之所暨豈有窮哉是為記起訖識議崇閎敘事處亦極有手策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天

東軒記

趙元祚

中丞撫黔之明年於射圃東構小軒為藏息所室大可二丈餘南北不及二丈窓開三面借射亭之東意為西向中設一榻傍列几案堆文史及諸所用器具日與賓客講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指畫天下形勢山川人民風土之異語間閭疾苦凡桑麻樹畜家室纖細之事無不周知而曲體吏抱案牘來橫几據案手目並下決斷如流左對賓客右答箋書與海內卿大夫往復辨論數千言立就讀宜夏軒所著及梧垣諫草撫黔奏疏經濟文章煌煌炳炳也撫黔未二載政和德洽年豐人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從不肖一
邊對面寫
照令人毛
髮欲墜

又正言之
雖是為贊
細公地步
然足以作
官箴

樂。澗水盤江。數千里烟消霧淨。公日坐其中。而潛移默運。若此。非其本領有大過人者哉。世之擁高爵厚祿者。於世事漫無短長。剝取民間脂血。積四方珍奇玩好之物。狗馬在廐。聲色在庭。窮口腹之欲。縱耳目之奢。以為快樂。其足以病民而誤國者。豈少乎。夫有位之所患者。莫大乎居高堂廣室中。上下隔絕。門以內予聖子智門以外呼籲無靈。甚而目短心粗。志揚氣滿。以天下之才為莫己若。自恃聰明。反蔽於左右近習之人。而不知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矣。公之於東軒也。一室雖小包羅其大重門洞達。所見甚遠。舉凡文章政事。皆取諸其中。而

用之黔之人歌功頌德。食澤無窮。其得於東軒也。不既多乎。若夫庠樓清興。安石風流。賞花香鶴。醉月吟風。則又東軒之餘事耳。

東軒何以記記其人也。何記乎人記其政也。中一段概乎言之。善學昌黎。

筆端嚴正。不可作記序體讀。 補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鎮沅雙澤泉記

孫鵬

雙澤泉在新建石城之東門內。去郡署數十武。湛然一泓。鏡山之坳。而活活云。郡易土而流官。自雍正五年始。其時有土牆。自山頂圍下半圯。無所謂石城。且無木飲。城以內人飲者。必出城走一二里。就河掬之。或以杓側承而起。注於木桶。擔之來家。去來不絕於路。先是城基甫定。偶與李公資圍。登眺其巖。慨然有感於曩劫。因論兵家攻守之道。至耿伯宗以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為匈奴所困。絕其水源。未嘗不危。伯宗之窮於支敵也。若非整衣一拜。則飛泉何在。其城不為敵人立破者。幾

非據切當
文氣亦自
疎古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圭

上下關鍵

希李公曰。冥漠之際。其理不可測。其說不可執。為常幸而精誠可通。已絕之水源。隨念而轉。若握在手。然萬一天道茫茫。感而不應。或不如此之速。城中豈能十日不水。與敵人相持哉。此地即可城。如無水。何舍此又無可城之地。余曰。城之哉。姑徐以計泉。而資圍司馬亦若逆知泉之不難得也。惟城之是急。工未竣。郡太守易齋張公來受代。即始議建城者也。計歲已一周。而灰石磚瓦工匠之營。僅過半。方斤督工。不遑暇逸。一日忽指苦竹叢下。曰。掘此是泉。即有止之者。曰。此為土守故宅。一片瓦礫。且多大石。橫亘其下。奚以鑿為。李公不謂然。

補筆亦是
伏筆

情致聲響
似柳州
收煞迴映
極老極細
唱嘆作收
純是六一
東坡神趣

古人最能
讓名若今
人不獲為
已有則忌
而以他事
中之矣

井之不數尺深。已若牛渚。更深至數丈。得其源。涓涓出不止。淵然而深。澄然而碧。時時汲。濕漉不少。滅不汲亦不溢。其味甘。其氣清冽。自是城中不復擔河水。嗟乎。城工人力可為者也。泉豈人力也哉。泉若為此。城出者。天秘此不竭之源。以待李公。揭於今日。不偶也。李公曰。得泉之日。為張公到。魏之七日。其與渭川之飛泉。隨刺史馬足湧出者。無以異。是為張公之泉。張公曰。李公之所得者也。其誠於求泉。亦已久矣。吾與兵若民。俱德之。請為亭其上。而以李公名。二公推讓久之。余因題曰。雙澤泉。二公相視而笑。屬余為文記之。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圭

得泉其事大奇。雙澤其名絕佳。文亦明淨。

瞻菴亭記

張漢

曾大父愛竹。號菴君。漢生不同時。見其竹。見曾大父焉。蓋竹之為物。文采風流。遠于塵俗。又節孤特。歷歲寒而不敗。士君子多重之。有明之末。歲寒之時也。曾大父以先朝之遺。惓惓君國。卒悲憤而卒。其有似竹乎。吾家在西湖。枕山為宅。修竹之中。先人廬在焉。竹數本。先人所手植。今亦幾百年。猶有存者。余欲造一亭。望曾大父墓。種竹臨其前。題曰瞻菴。以志不忘。其在詩曰。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思君子也。余瞻其竹。獨無顧祖之思乎。顧思其祖。思述其事也。思其祖不欲述其事。雖日瞻其竹。不徒然已乎。蓋天下無地無竹。無竹不可瞻。瞻其竹。無時不可思。其祖思其祖。無時不可述其事。托之于竹。亦寓焉。而得其似也。推斯意也。即無竹亦可。

空靈天矯與召佰甘棠記同一機軸而用筆不同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述其事是為善思

思祖而思

又

源語起便引重得地

張漢

天落墨

原評應上登山引重得人

補筆亦老

景忠祠記

張漢

燕京愍忠寺。為謝疊山殉節之地。吾鄉趙侍御。墓寺西不數十武。噫。得死所矣。前明甲申之變。侍御巡中城。城既破。侍御率其民。戰白帽衛。力盡中賊刃而死。其僕某負屍墓。於是鄉後學。擬諡曰忠烈。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侍御殆不負所學者矣。冢前舊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斷。謝諭德。昆阜。率鄉後學。劇金。真石。署其名。冢前有祠。又曰。久而圯。鄉後學。約劇金。修之王。檢討。購五。亦捐金。董其成。奉木主。而祀。題其楹曰。景忠。甚矣。為人臣子。無問常變。胥不可失。其為忠也。昔者。文文山。死於燕。鄉後學。跡其地。為會館。顏曰。懷忠。天下之士。至今。想見風節。幾五百載。不墜。吾鄉。祀侍御。雖不逮文山。而懷忠一也。公諱。誤。字鎮。所雲。南。昆明石虎岡人。前明熹宗丁卯科舉人。嘗宰黔之龍泉。有白蓮黨。教通苗賊。為亂。上元夜。誘而擊之。緣是卓異。為侍御。事在明史及滇志。不悉記。

後學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原評
論奇而法

上下廿一
史可慨歎
有何限

亦見經濟

一向頓住
開下議論

原評
又博到忠
落脈緊

甘忠果公祠記

張漢

天地休嘉之氣。鬱為孝子忠臣。忠孝國家之祥瑞也。世人不察。以全生為吉。殺身為凶。將勿求生害仁。老以脯下死為吉。而成仁取義。誓不忘在溝壑。喪其元者。不得為吉乎。易曰。過涉滅頂。凶。咎。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孟子謂盡其道而死為正命。桎死者非正命。忠臣之死。以桎梏為正命。順受其正也。今有人患難迫於前。戀戀於富貴壽考。則生凶矣。何如死之為吉耶。今上御極之十年。瀋陽甘忠果公。由北直撫軍。總制滇黔。有善政。在史乘。不具述。歲癸丑。逆藩吳三桂。以滇叛。脅公不從。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

提督李本深帥師襲貴陽。公出走鎮遠。謂是滇黔險地。守關引楚師為援。逆心可殲。先是公問卜。繇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喜無虞也。至鎮遠。裨將姜義風怨公。執公不得脫。公知勢不可為。北面稽首再拜曰。人臣死封疆。義也。乃自殺。及其幼子。是為吉祥寺。始信吉祥之卜。凶識也。嗚呼。詎知死所以為公之吉祥耶。昔文天祥生時。日者相之。謂此子忠良可大位。然不利於家。嗟夫。不利凶占也。天祥死。以一身係三百年綱常之重。豈非所以利之耶。甚矣吉凶之正。非人世生死禍福之見所能測識。於公益信也。公歿垂四十年。第六子大中丞立軒。

濡染大筆
何淋漓

原評
亦斬截亦
風韻

一結神龍
掉尾

公復撫吾滇。踵公之任。象公之賢。發公之幽。有數焉。存於其間。非人所能預定。可以識天意矣。公祠舊附前明靖難大司馬吳雲。學士王禕。為二忠祠。今大中丞允滇人士之請。立祠五華山之趾。為崇祠。於是見大中丞之孝也。能繼志也。忠果公之忠也。昌其後也。其崇祠也。獨有千古也。與二忠並。後先相望也。俎豆而祀之。滇之人不與有榮施乎。漢生晚。不逮其時。詢諸父老。得其事。欲傳聞當時。俾天下知鴻毛泰山。爭於一死。死則真卿罵賊。至今世猶存。不死。雖才如王維。未嘗不為帝宥赦。而故宮秋槐。凝碧管絃之句。君子讀之。猶有餘惜也。維亦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三六

望至今存哉。漢以為為臣而二其主。即謂為不祥之人可也。

結亦春秋之筆

原評

從吉祥立論亦新奇亦平亦正

原評

從吉祥字得開而入妙借生凶觀出死吉以石破天

驚之論扶翼綱常足令小儒咋舌

前東後學博錫委

所見者大故言之恢宏有關世教之交不徒賞其貌

似左傳

改署三皇閣記

張漢

敘次簡雅

昆明西南郭外有閣踰然俗名文昌樓其南橫一帶水西入滇池去上有石橋行旅便之其北直俯通衢可二三里左右人家對門而居衢中間左右橫通二小巷以有西寺即曰西街以有東寺即曰東街兩寺中各一浮圖如雙塔對峙並插雲漢之表南則遙望五華蒼翠如橫案四面周覽左碧雞右金馬以及南北諸山如一大環乾隆乙亥夏五予直登最上臺飄飄乎欲凌雲而去人民都會偉矣大觀而睇觀其閣中所祀無所謂文昌者乃奉太古三皇尸而祝之大進人身予禮拜而怪之

滇南文畧

卷三元

記

毛

提唱有神

道得緊

大書特書

以問主閣者此何人所置主閣者曰此乃某氏祀于其家者人謂不宜乃移置于此予不禁喟然而興感也謂主閣者曰嗟乎佛氏之重象教遍天下久矣一鄉一邑所在多有昆明尤盛昆明西南此一隅尤盛琳宮梵宇幾半民居而雜處以膏腴田多畝供彼游食之僧徒逸而享諸其室若固有之并不識梵唄鼓鐘為何物即差勤者晨鐘暮鼓粗通梵唄而誦習焉于佛何濟于世道人心何補萬一乎若彼僧者徒以輪迴報應誘人賞財款人以善報恐人以惡報有利而為之耳三皇氏大有功于生民爾思之乎宓義一畫開文字之祖且教民烹

皇氏繼

天立極實為普天下萬萬世不祧之祖今惟道家有崇祀竟以等於老子真可怪已

義正辭嚴

再通再緊

提出禮字正見人不

知禮論義光明筆鋒犀利

有大力者有定識者讀此即當徹毀佛像以崇正祀

改署閣名只用一點老極

滇南文畧

卷三元

記

美

雖以資民食故曰庖犧神農氏教民播百穀資民粒食且嘗百草以飲民療民疾病黃帝素問益精其說且易弁服而冠裳之講兵法戰陳甚奇而法後世凡百姓氏攻之上世又皆三皇所出盡其裔孫凡所創制又後人之師也愚夫愚婦習而忘焉嘗毀其祀而不問是為不孝崇德報功置而不講是為不祥彼爾與吾為同宗則皆軒輊第五子職掌弧矢之後即以爾子居于此艱于衣食則爾知衣之食之叻自何人功亦不細即借醫卜以給其生亦嘗百草治交畫者餘波之所及不孝不祥之咎其可逭乎即曰歷世帝王天子則祭之庶民不敢僭又曰人不酬恩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奚為祀之然酬謝實不敢言寫像而禮事之詎謂不合于禮乎彼郊社非天子不祭凡百小民戴天履地之衆獨不一拜禱乎以萬世最大之功且淵源之有自者愚夫愚婦問之猶不識其名以西域之人有背聖人之道者日率天下人而拜禱之吾祖乎吾師乎抑亦報應之有效乎為聖人之徒者思之思之當不以吾言為謬悠也謂此樓請改署曰三皇閣詎不可耶

報應之說中於心報本之義何怪忽焉不講先生苦心孤詣倡為此言喚醒世人不少翼德扶植足與原道諸篇

靜虛齋記

張漢

同年輩子文所寓之館舍。以靜虛署其楣。予亟過之。得飲酒堂上。酒半。子文指靜虛齋示予曰。此吾志也。吾名吾齋。吾子為之記。予惟人心之好動也。動則凶悔吝居。三吉一焉耳。又謙受益。滿招損也。子文之志。其進于道乎。顧象山之學。一于靜則偏。莊子惟道集虛。虛生白。及老子谷神玄牝之義。吾儒亦取焉。而至虛中有至實者。存匪盡崇。尚玄虛之謂。異學之與吾儒。一問耳。子文曰。無欲斯靜。至善者虛也。宋儒言之矣。夫澹然無欲。粹然至善。于靜虛也精矣。因引周子之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甚矣無欲之為貴也。無欲非即至善。無欲而精之于道也。止至善矣。子文非有寡欲之學。損之又損。以祈于無。必不能處囂塵浩穢之衝。閉門宴然。課其子講道讀書。如入深山。無人之境。視一時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直聶蚩鶴雀。過其前而毫不動也。而達之于所為。吾又知其中立不倚。周徧而不比矣。以吾所見。世類不靜不虛者。不靜不虛。必不明不通者。不明不通。吾又知其動不直。必不公不溥者。不溥不通。不公不溥。中皆不能無欲。皆子文所棄也。我願進斯人于子文之堂。以靜虛之義告之。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无

解靜虛二字理窟甚深。體用俱備。學未儒而得其精者。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四

原評
活相

看其承上
起下不緩
不迫脈絡
分明即伏
後段文字

原評
運化魯論
以詞出見
手法

原評
敦落入古

代武城賦脩學記

張漢

南武城言子游所幸地在充之嘉祥。武城專其名爲東
武城。別嘉祥也。子游廟在焉。武城既專其名。又其地祀
子游。則文學遺風。慨然即可想見。所謂大道不擇地行。
學道者亦不必拘拘其地以實之也。某承乏武城。其地
敦詩書說禮樂。風教固殊焉。既下車之二日。謁聖人廟。
會生徒講學其堂。旋瞻宇檣棧桷。亦浸尋蕪廢。俯仰久
之。竊謂武城近聖人之居。學宮茂草。有司者之取也。不
鼎新無以爲人文光。且無以妥先聖之靈。使郡人士充
耳目之觀。激昂奮發其志氣。此捐俸爲一郡先身董其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聖

事子所爲皇皇是役而必聿勦其成也。某束髮授書時
知武城兩著論語中。聞夫子是子游愛人易使兩言。以
前言爲戲。戲者何。割雞牛刀之說也。何言乎牛刀。以邑
人弦歌故。而卽以聞所聞知夫子會至其邑。而子於是
邑。又非一至已也。邑中有人焉曰滅明。托子游得人之
對而行傳於此。見道無地不可學。又明聖人無地不以
得賢爲心。賢亦無地不有。兩賢相與有成久矣。非子游
不能成滅明之。高非滅明亦不爲子游重也。至孟子所
記武城。則以會子爲師其地。比於宰尊與父兄等。假令
會子爲宰。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治不在弦歌下。易子游

原評
化易地皆
然意更足

水符牽風
帶帶長
恰好寫出
自己身分
層層收合
入手一段
章法極細

爲師亦必能以聖人之道傳諸其人。吾得推孟子意。陽
會子子游易地皆然也。豈非其道從同耶。日者聖廟既
成。某瞻拜其下。如見聖與賢相對儼然。聚斯堂也。講斯
業也。弦歌之聲。與曳履而出金石者。鐘鼓琴瑟之間。不
如今日事乎。愛人學道。我未之逮也。心嚮往之矣。某於
是復進諸生而告之曰。敦詩書說禮樂。其俗固然。然我
朝以科第求士。士應斯選。當有其人。是役也。發科第之
先爲。國家副得人之用。吾爲諸君子所。勿負子望焉。
至子游舊有專祠。因其地重其人。典不可廢。事固有因。
時而舉者。子游以文學之賢。其嫡子孫不得五經博士。

滇南文畧

卷三九

記

聖

曩以爲缺。今上五十年。方例得承襲其官。爲文學光
寵祠在武城。聽其廢然莫之脩。勿乃不可乎。某願與郡
人士謀焉。謀成。某復董其事。
魚魚雅雅風骨如仙。確是作武城子游祠記筆墨
不必高談道學。不必貪用經史。只就四子書點綴成
文。而聖賢相一笑一段。真情千載如見。此龍眠白描手
也。南豐後學。周熊識。

滇南文畧卷之二十九終

國朝

河南府修崇聖殿記

修洛陽上清宮記

冉伯牛墓記

會忠祠記

修南軒天子宗祠記

修洛陽關帝塚廟記

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滇南文畧

卷三十

目錄

一

留硯堂記
建杜工部祠記
召伯甘棠記
吹臺記
次巴縣記
祀二忠記
廣濟橋記
通海修泮記
東隣墳記
羅次題名記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趙城

余應祥

羅元琦

隴西修學記

納谿三灘掩骼永行勿替碑記

育嬰堂記

壽官濟棺會記

兩事臺記

報恩慈悲院記

留楨園記

羅元琦

石峰

石峰

石峰

周於禮

周於禮

周於禮

滇南文畧

卷三十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三十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臨汾樊士鑑

保山袁文典

國朝

河南府修崇聖殿記

上世河出圖。宓犧則之。畫易。洛出書。禹演為九疇。說在書。洪範一篇。周詩十五風。首周南。周南即今河南郡。文

滇南文畧

卷三十

記

一

記

王化存焉。厥後周公營洛邑于此。平王東遷。復都是。是為東周。家語載孔子入周問禮樂。歸魯弟子彌進。蓋三千人。道不行。乃有刪定纂修之事。脩春秋則重天王。王固在東。周聖心時。倦倦于此。孔子沒而微言絕。漢興立東觀。集諸儒校書其中。蔡邕復書五經于石。為石經。立太學門外。四方學者。錄傳誦。誦即河南郡之太學也。顧漢儒明經。未盡明道。宋二程子起河南。毅然以道為己責。邵子康節亦以洛為天地中。卜居于此。講易著皇極經世諸書。河洛之間。蓋斯道源流之會也。河南有學宮舊矣。甲辰春。漢奉天子命。以內翰守河南。謁學釋

原評
有關係

原評
源流并井

張漢

敘次好整
以暇

總收此段
崇論閎議
精光發為
異采

原評
結局完整

奠棟。覽歸。然進謁崇聖殿。制少狹。訓導孟浩告子曰。此故敬一亭也。崇聖殿舊在聖廟西。瀆近以奉。詔崇封

移木主于此。予維聖人之道。尊祖而敬宗。皇上體聖

人之意。累五世祖而上。悉王其爵。真蹟古未聞。殿不光

而大之。勿乃不足。妥聖人祖宗之靈。以仰副。聖天子

崇聖追遠之盛心乎。乃與同官約。捐俸若干。拓為五楹。

制乃大。又查四配十哲。及兩廡木主。釐定位次。而更新

之學宮之制。成矣。至名宦鄉賢祠。俱在右。文昌峙其左。

予謂不宜。乃移文昌祀尊經閣上。移名宦左。鄉賢右。舊

殿聖祠。改為敬一亭。制悉合。祭器樂器。亦范金補其缺。

滇南文畧

卷三十

記

二

漢又以河圖洛書。是邦之勝迹也。天不愛道。假神物于聖人。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奉若。大道胥出其中。而數聖人者。聖作而明述。大河以南。尤為過化存神之。地。聞風興起。當亦無異。親炙。漢於是伐石龍門。肖厥形。對置戟門外。手書朱子圖書兩贊。立石其旁。俾洛中人。士。圍橋抄。摩。穆。然如遊上古之世也。至宓犧神禹周成。王。漢光武。宋。藝。祖。諸。廟。及。伊。尹。賈。誼。二。程。子。朱。子。邵。子。范。文。正。公。祠。咸。次。第。修。葺。丕。煥。斯。文。極。一。時。之。盛。獨。周。公。廟。丹。雘。華。然。與。學。宮。并。峙。予。不。復。修。也。振興文教守土者之責。洛陽為斯道源流所關。振興

尤不可緩記中語語精切足以興起後進功與文俱足千古

一句斷定
原評
仍以孔子
重故祀不
可廢

精神融洽

原評
應上二段
雙收作結
筆力透過
紙背却有
逸致

修洛陽上清宮記

張漢

老氏之學。吾儒罕言之。夫老氏亦深見於道。然律以中庸之義。殆亦孔子所謂賢知之過者耳。雖然。入周問禮。孔子亦禮事之。則夫天下後世。俎豆於賢人之間。固其宜也。詎直老氏之徒。私之而尸而祝之者哉。善乎呂坦庵先生之題老子臺也。有曰。總為觀周日。猶龍一語傳。又曰。重是先師問禮人。愿階升堂三肅揖。蓋謂老子當以孔子重。而成周故壇。尤兩聖人聚而言禮之地。則上清建在北邙山之麓。祀亦烏可廢哉。攷上清宮之始。吾不知自何時。郡史傳其地為老子修煉故處。以故昔人於此為其形而廟祀之。其楹棟椽瓦諸具。胥範鐵成其質。棟楹則鏤錯交龍。蜿蜒其上。至今完好無缺。蝕而唐書則載高宗乾封元年。追尊老子為元皇帝。天寶二年。上親祀之。勅改西京廟為上清宮。即此有杜甫謁廟詩。可考讀其詩。可想規撫之壯闊。詩亦稱是。予嘗欲采石鐫詩於其庭。不果。洛陽人士恐其廟久而廢也。乃募金若干。葺其成。斷手雍正六年之十月。乞予為之記。予謂老子修煉于此。其說為無徵不足信矣。唐之世。奉為已所出而祖之。不尤誕妄乎。廟不以是故存也。予存其廟。則以問禮於老子為孔子所重。廟又托杜甫一詩以

傳因附錄全詩其上俾好古之士得稽而考也

起結俱重孔子得尊題之法確是洛陽上清宮不可移易

絕妙証據絕妙論斷粹然無疵似本天成

杜工部予元皇帝廟詩端莊流麗隱隱寫出唐代崇奉之過為本朝人寫本朝事不得斥言也

東山有一絕云仙李蟠根天上栽予元皇帝廟崔嵬神仙不作兒孫計一任張巡慟哭來曲而有體亦

妙若月槎先生之特養聖胎年八十為存周室禮三千吾師柱史勢相問不比函關啟太元與此記自是

讀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正論

結點睛
欲飛勝人
處正不在

冉伯牛墓記

張漢

聖門列德行者四人。顏子之仁。閔子之孝。仲弓之敬。而簡魯論最著。冉伯牛言與行俱無傳。魯論所記。獨孔子問疾一節。嗟乎。孔子重嘆斯人。至比喪子。蓋為道痛也。吾讀王耘渠制義。別謂午之德行。無徵而足重。不在事實。又况善言德行。具體而微。昔賢之所亟稱。尤在顏閔之先乎。予往過臨洛關。有冉伯牛祠。入堂瞻拜。見碑石有文。摹讀未半。疑不類時人所為。讀卒。知為茅鹿門先生手撰。文疎古可誦。至今憶之。當是時。疑牛或產於斯地。抑流寓卒葬於此。故尸而祝之。未及考入洛以來。閱

讀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郡志。牛墓在盟津。及考廣輿圖。記亦如是。牛生平不唯言與行無一傳。卽里居年齒。少孔子若干歲。亦俱無証。一抔土傳在盟津。復何所据乎。予訪其遺墓。在盟津白鶴鎮之耕子溝。無片石識其墓。為之慨然。爰題碑石。封大厥兆。嗚呼。是非後死之責。而誰責歟。過其地者。而今而後。庶知所欽仰也夫。

數千年荒墟。孤冢人不經意。先生出而表章之。其功與片石俱永矣。誰非同志。能不聞風興起耶。

羅羅清疎

會忠祠記

張漢

蘇祭古忠
臣事叛而
義正彼百
將廟以太
公為不祧
之祖庸愈
於此舉乎

原評
浩然之氣
亦見筆楮
之間

予往表周大夫萇弘墓謂上古無所謂忠。叛忠自關龍逢始。忠人臣之不幸也。而忠亦有幸。不幸以彼此干諸忠臣。何祠墓之巍然乎。龍逢萇弘。何祠墓寥寥不彰於世也。漢守茲土。欲尚祠祭之久矣。既而思之。與尚祠而祭之。勿宜會祠而祭之。亦禮也。所謂禮可義起者歟。今夫會之為言。裕也。準宗廟祫祭之義。以議忠臣之禮。逢當為不祧之宗。其次以下諸忠臣。殆如昭穆以世次者耳。攷古忠臣。夏曰關龍逢。商曰比干。曰伯夷。叔齊。周曰萇弘。漢曰關羽。唐曰許遠。曰顏杲卿。顏真卿。宋曰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七

設想更奇
邇是至理

其變者也。然而臣無間正。與變同期於忠。則一旦周公亦幸流言卒得白耳。設不幸流言卒不白。亦將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公亦復何幾微之憾。而不快然於一死乎。大抵忠臣之盛。率在亡國之餘。公則際聖明之初。氣數值其盛者耳。至兩廡配食。曰王長。曰呂維祺。皆由河南郡守。除本省僉事。道祺以進士起家。予告南京大司馬。為郡屬之新安人。俱明末殉難。而祺死周公廟中。尤宜招魂而祀之。嗚呼。此二公者。不愧於古之忠臣者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八

先生發微闡幽。見於集中者。指不勝屈。而忠孝兩節。尤大較也。比祠既成。而以王呂配食。義氣之感。不隔形骸。身分正自難及。

認作儒先
同宗自與
攀遙迤華
胃者迥別

脩南軒夫子宗祠記

張漢

余少讀宋儒諸子書。謂有得孔孟之傳。吾宗有二人。橫渠南軒是也。每恨不及師其人。又不得與其子若孫游。究未盡傳之義。慨慕者久之。孟子宗美子同年友亞聖之裔也。余在京師。過其舍。雅與余善。時時出詩文示予。因言南軒後裔。在吾鄉鉅野。吾姻戚張子義龍。適脩南軒宗祠成。欲志其事。吾子其志之。既又曰。南軒於吾子為同宗。義不可辭。且張氏世系。吾能道其詳。其先蜀成都之綿竹人。始祖諱浚。字德遠。諡忠獻。宋高宗時拜樞密使。封魏國公。長子諱棫。字敬夫。即南軒也。累官至右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九

文殿脩撰。至三世諱原。明初始遷於濟寧家。墮里山之陽。世傳詩禮。族益繁。十一世諱文乙。由孝廉任蒲州有聲。十二世諱贊元。以歲貢生為鄒縣教諭。國初徙鉅野縣而家焉。則十四世諱剛也。剛生三子。長諱義龍。以貴為太學生。龍每念祖德之長。思所以妥其靈者。因與族人約。金若干。粟若干。建祠三楹。有不贖。佐以已費。不復問族人。命長子淑淵董其事。五年事乃竣。孟子之言如此。余於是服義龍之孝。孝而有禮。因想南軒之貽源遠流長。而不可窮極也。夫祖功宗德。追遠以報其先。此常人之情。亦有然者。以大儒之後。聚族而處。列俎豆而

安斯非真
純是碑文

記之祠。不因人益重乎。漢謂南軒從事於聖人。天下之公義也。子若孫春秋而奠之。張氏之孝思也。著述在天。下讀其書。如見其人者。學者好賢之義也。頌於在廟。以功德被之。登歌者。張氏祖述之心也。脩明大儒之統。其族且日昌。其子孫仕顯為國家之用。不於廟成卜之乎。若夫祀有典。家有訓。所以上治祖宗。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興仁而教讓。敬尊而愛親。吾宗先世自有家傳。且鉅野近聖人之居。尼山泗水。習禮其家者。尚有其人。相觀而化。余不復贅也。

疏通質直是程朱之文僕初閱意未大快及為細繹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十

脈絡既精且貫以是知文之正者必不庸庸者必非正也世好奇者曷以鄙言告之 坦庵呂先生評
惟樸故堅惟深故醇是煉氣歸神之候

原評
岳陪起為
下較論張
本

原評
為上等人
說與下等
人說二意
俱到

落到本面
仍用虛寫
而氣勢自

廉悍非常

再振再轉
意回而筆
勁

又轉一筆
隨發議論
歸之於天
不使小人
得以長志
自足為千
古正人吐
氣

修洛陽關冢廟碑記

張漢

自古死以忠傳者多矣。往予所置會忠祠。俱以係河南郡者。始與於祀。其中關岳名尤著。關較岳尤烈。今試言人語。婦孺以古忠臣。如逢比。夸齊岳忠。武文山之事。情然不知何許人。試語之以關侯。幼即圖其像而祀之。無不知者。詎孟子與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橫四海。較從容就義者為烈。故凡有血氣以生。無不知愛而且畏。與抑世俗道書所傳。侯死為帝。赫赫濯濯之聲靈。用以警折夫羣魔。足以震當時而興起後世。故愚夫愚婦咸圖像而賽祀之。且以資其福利也。設有人告以關侯。滇南文畧 卷三十 記 士

滇南文畧 卷三十

記 士

所藎何地。無問賢愚。遠近未有不神往其間。益加虔禮者。而洛陽距城南十五里。即關侯死葬之所有冢。踴然人咸奔走而賽祀之。固宜廟貌之奕奕也。而吾竊嘆夫奸人之害正也。古未有如關岳二公之極。而所繫如此。重以大者也。願有為呂蒙解者。謂蒙所謂蹠之犬吠堯。竟非不仁。各為其主者耳。異哉好槍。又烏乎解諸。而吾以為舉當歸之天之所使也。天祚蜀宋。必不生呂秦二人。天生呂秦。以陷二公。即天所以厭蜀宋。彼呂秦者。人耳。人違天以害正。烏可得哉。想二公在天之靈。怡然無恨。而高千百世俎豆。宜如此其烈也。今上御極之四

年詔追封關侯先三世。王其爵。頒之天下。凡關廟後宋。骨置木主而祀。春秋如其禮。而以洛陽關冢為正。予已修治其廟。如禮而祀之。洛生董宗孟。襄其成。屬予記其事。遂伐石書之。若夫冢前復二石坊。甚隘。議撤其一。坊贅石冢前。為瞻拜展其地。未竟其事。宜次第舉之。埃夫。踵予而守斯郡者。

中一段言之慨然而舉而歸之天。尤為正論。君子不與小人以權也。

前三段純用淺筆。托出機神。流暢中幅。議論橫生。並使讀者得以揚眉吐氣。具此識力。太史公何得尚美。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士

于前

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張漢

陸發議論
其神獨遠
原評
從栢轉少

嵩山之麓有三古栢焉。相傳漢孝武所封樹。孝武之世。栢之年已老于今。又二千年後。人就栢置嵩陽書院。其一在後庭。一在前庭。俱完好無恙。一在門以外。毀於國初。而根株絕。予手撫兩栢。喟然歎曰。天下惟無形之思。為可久耳。有形者不可久也。栢之壽又久乎哉。况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蓋去人滋久。感人滋深。故無形之思。較有形尤久於世。登封之邑。有少宮詹焉。曰耿逸庵。國朝壬辰科進士也。去先生之世。今三十年。相傳先生入史館。有聲旋。以憂歸。登不起。湯宗伯潛庵。特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原評
又一歎大
字提起

表薦先生。復授少詹職。上方大用。先生以老辭。退主嵩陽書院。教課胥有法。先生家固貧。乃傾產若干。入于院。俾諸生肄業。饘粥俱無缺。漢聞之。慨然長歎。息曰。甚矣先生之大也。夫天下人所吝。惟財與名。人之情。未有不謀子孫。乃謀他人者。竊見富人之子。水碓田園。徧天下。談施與。掩耳而不欲聽矣。又其愚者。感福田報應之說。不惜傾家貲。以崇淫祀。象養游食。亂教之狂僧。若犬豕而不尸其德。而閭里寒雋之士。欲乞絲粟以濟窮乏。又口吃面赤。不以出囊。先生而傾家以入于院也。視范文正。義田之見。猶私於一家一族。而巍巍乎公天下而

極力贊揚
故用貽視
作波跌宕
多姿

原評
議論軒濶

原評
照映古栢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四

不有之盛心。推之。卽堯舜氣象。朱子所以許曾也。夫亦豈謂斯言過哉。以此高風興起。後世古者大道之行。且暮遇之。而區區一章一句。以為訓課。又不足多矣。抑聞先生出夏峰。孫鍾元先生之門。學得其正。先生與潛庵。尤夏峰高第弟子。至先生講學嵩陽。一時上蔡張起庵。中牟太史冉蟬庵。柘城太史寶靜庵。襄城李職方諸先生。咸會嵩陽。道學之盛。與夏峰壇坫。後先比隆。亦中州近世得未曾有。癸酉先生卒。諸君子來會葬。葬畢。奉木主麗澤堂。相向失聲。凡數百輩。于今去人滋久。感人滋深。咸謂先生竟未嘗死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先生以之。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諸生曰。撫兩栢。流風不墜。嗚呼。是卽先生之甘棠耶。漢聞先生之風。恨不得見。乃為文志石上。應諸生請。為諸生久其思焉。聖賢論人。每於一節。見全體。先生具此識力。嵩陽書院中。於以有義士矣。少詹固令人思先生之文。亦豈可磨滅耶。

留硯堂記

張漢

視本為文人所重故不坊先為擡高聲價

是箴是銘是朝識者辨之
點留字何等委折鄭
原評
妙
原評
欲不受命而貨殖恐不能
就勢折出一段感慨

金玉鬻於市。光熊熊照人顏色。賈高其價。觀者譁然。鬻硯其間。塊然頑石。富人掉首去不顧。察其產處。第其品質文理。別其真贗。在學士文人。蓋硯之為物。上下千古。人文所自出。吾意文人所在。詩書光澤。必有五色雲氣。輪囷蟠結。函蓋其上。輝山而媚澤。硯生於谷。亦必有精神。見於山川。如紫氣在斗牛間。人眩迷金玉不能識。以故人家祖授之物。每重硯。薄金玉。謂硯如田可耕。獲子孫食報。無己家無衣。速之寒家無粟。速之饑家無硯。速之愚。愚又饑寒之源。而富厚不盡硯之用。亦愚與饑寒等。余在京師。友人遺吾硯。是端州之石。溫潤而栗。友人謂我曰。古人硯相餉。道謂留他日玉堂之用。願致吾子。余拜受之。有他山之石。可為攻錯之好。年來日用。有不周。盡器物質市上。余所交佩。時去留於室。登其堂。吾硯在焉。以值賤。不供俗人用。質不得錢。故常留吾側。吾無事。日日為詩文。輒拂硯書。投諸笥。硯不能質錢為硯之。幸吾亦日夕不忍與離。署之東。近置一堂。書留硯其楯。年來自為詩文。即名集。以志吾好。私賀硯與吾之得所。遭也。抑天有以命之耶。抑聞范喬幼時。其祖恨不見其成。遺以硯。喬比長。撫硯思其祖。輒涕泣。余慨然感悼。念

真南文集

卷三

記

三

又

却是不得
不感既者
固由善於
布局取徑
良由至性
過人
原評
應上祖授
並友賜亦
遺

先大父在日。愛子異諸孫。吾幸嗣世。得科第。去大父之世。已垂十年。遺硯於家。又不得時。時抄摩。如侍大父時。他日歸。欲置堂。仍其名。以章祖授。示子孫。又不徒志友人之賜也。
硯為主。金玉為賓。文人為主。富人為賓。留硯為主。質器物。衣佩為賓。友賜則主中之賓。祖授則賓中之主。范喬泣硯。是賓中之賓。月槎書楮。是主中之主。經緯分明。針線細密。而上下關鍵。全在人家祖授之物。一段。故此處先極意刻劃。發出名論。非神明變化於古。文者不能。

真南文集

卷三

記

六

原評
開筆

原評
應前知爲
鞏人

百忙中偏
有閒情逸
致

建杜工部祠記

張漢

先生生於鞏。歸葬於鞏。而世稱先生不舉鞏。何哉。蓋先生籍出楚。而卒楚。故稱襄陽。仕秦稱少陵。流寓於蜀。稱成都之浣花溪。故詩在秦楚蜀獨多。洛中絕少。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亦無詩。世故不識先生爲鞏人。嗚呼。詩小技也。有時亦係其地之顯晦。豈小焉者哉。漢守河南郡。五載於茲矣。每過鞏邑洛汭之間。先生之故里。有神存焉。古人謂歿而可祀於其鄉者。先生定無媿。乃聞其冢在鞏之土樓村。祠則無有。喟然嘆曰。是非後死者之責歟。又况先生之詩。漢願學焉。如子輿氏之於先師孔子者哉。漢於是卜鞏之東。站爲先生置祠三楹。以慰吾生平願學之意。而後訪求後裔。置奉祀生一人。自是人人知先生之爲鞏人矣。而漢竊有未慊於其心者。蜀中山水奇險雄傑。甲天下。形狀不可名言。得先生詩表而傳之。工力與山川匹敵。往往經歷其地者。至掀髯叫絕。謂山川之勝。與先生之詩。皆有造物者爲之。故如是。卽未游於蜀者。得先生詩。臥而遊焉。亦可不必親至其地。而可厭其嗜奇之心。洛陽則天地之中。雖山水畧讓於蜀。而自抱義有熊氏以來。其名跡最多。亦復最奇。所係又重。以大令先生。當日老死其鄉。於洛中名勝一

原評
原上無詩
依循欲絕
一往情深

一據其遺跡見之吟咏。而道其所以然。論著必奇且確。惜先生竟未之及。吹臺慷慨。所懷幾何。是不能不爲洛中之憾。雖山川題咏。代不乏人。如集大成者之無其人。也。豈造物者不欲盡發其奇哉。漢一拜先生。每懷此憾。因憶先生祠並及之。

置祠永祀。兄微願學。至意而篇中情致纏綿。有爲之流連。不自釋者。先生之景仰前哲類如此云。

漢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召伯甘棠記

張漢

世稱甘棠者徧天下。所在皆借其名耳。其實甘棠在吾治河南之宜陽。相傳召伯巡南國。布文王之政。或舍其下。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折。召伯所說。乃至於今。棠已不存矣。宜陽令郭朝鼎。跡其故處。欲立石志。不忘問記。于余。余喟然興嘆。遺書郭令。而謂之曰。孔夫子有言。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予往讀詩。而嘗甚敬甘棠也。夫古有召伯。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吾與若。官于斯土也。

滇南文集

卷三

記 充

原評
通論

宛轉關生
一結尤覺
冷峭

顧可不思其樹。效其人。以德其民。而不忍傷乎。君子之行。仁也。觸物而動。不必執物而存。我苟行仁。即地無甘棠。仁固存也。不然。甘棠亦世間所在多有之物。而召伯世不少概見。雖有甘棠。不能保民之不剪伐也。
前半靠實。溯其原。後幅推開。廣其意。抑揚有致。宛轉關生。令人不厭十回吟。

原評
從懷字起
意起而語
亦雋

闕語

考據詳核
敘次疎古

會颺舉
桂淋漓
當浮數太
白擊竹如
意歌之

齊景公牛
山灑淚陳
伯玉幽州
放歌皆是
苦境惟月
臺記於蒼
涼中自具
蘊達骨懷

吹臺記

張漢

人生非無懷氏之民也。人既生。即有懷。人與人各有懷。古人與今人亦遞有懷。夫古與今。旦暮也。而生人所懷。遞存今古之間。而非觸其境。懷亦不動於戲。此杜甫李白高適過汴登吹臺。慷慨懷古人。不能測也乎。考臺為晉師曠鼓琴舊地。故曰吹臺。厥後梁孝王有其國。與諸名士賦詩。於是名繁臺。班史作平臺。又後謝惠連於此為雪賦。曰雪臺。或曰孝王於兔苑作蠡臺。即是後人跡其址為祠祀神禹。嵩名禹王臺。予入汴。遊此。俯仰憑眺。慨然嘆曰。是臺也。猶古之遺乎。抑古有臺名。後人跡其

滇南文集

卷三

記 辛

地。仍為臺。而六易其名者耶。嗟乎。古與今。旦暮也。古人不作。其人與骨而既腐朽矣。古之人能長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乎。古人不能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後人懷古人。將有我不見古人。與古人不我見之恨。夫誰謂人也。自古而無死乎。愚是臺者。曠之聰而死。孝王之貴而死。惠連李杜高適之文而死。等而隆之。禹王之聖有功。萬世而亦竟死。長在今古者名焉耳。後死者聞其名。將謂冥無所懷。不古人若乎。古人懷古人。今人又懷古人。浸假今人為古人。後人復懷其人。自今以始。我又不不知斯人有懷於何終極也。是臺也。直千古存矣。予登臺為

真覺別有天地原評以懷結

記志吾懷也且志古今人之懷焉

亦自南華脫胎却無一字一句抄襲南華是脫胎而得其神者原評

以韓蘇之筆寫莊惠之懷一氣呵成天衣無縫毫可千古文亦千古湘筠石兄機讀

妙筆凌空一片神行想登臺時固已飄飄乎其欲仙矣文從何處染些子塵埃後學周兆祥識

滇南文集

卷三

記

三

巴縣自舟人口中寫出妙妙

解境生情低徊不盡一峰突起插霄漢原評托出一段更深切

次巴縣記

張漢

漢先世蜀之巴縣人。明洪武初。明威公遷石屏。今十有五世。少聞先人言及巴縣。輒時時憶之。往歲辛亥。漢自洛陽還滇。中道經蜀棧。棧去巴數百里。又未及至巴。而還。今年復自楚還滇。黔苗為寇。咽喉不得達。乃假道入蜀中。買舟西行。以問舟人。謂溯涪而巴。巴即臨水驛。子聞之喜甚。謂吾此行。乃天假吾以其緣也。舟人又言。巴縣重慶之附邑。人烟稠聚。商估雲集。渝水曲折帶城。陰即其天塹。上據巖為城郭。不假球築。金湯之勢。險出天造。為三蜀之奧宅。靈輿人民。一小都會也。比至巴。形勝良然。子乃艤舟朝天口。就訪族眾。或謂流寇之變。本族人。或徙居他縣。亦有復還巴地。聚族至今者。族尚有其人。巴中同姓人亦繁。強半秦楚間人。國初古籍。于是過訪大河口。故居宅兆井疆。不可復識。欲刑牲告奠。又以始祖所自出之祖。庶人不得祭。瞻拜其間。精神如在桑梓。瞻依之慕。尙如近出父母之世也。嗟乎。數典而忘其祖。昔人所譏。鄰子來朝。告仲尼以紀官。則曰顯瑣。吾祖我能知之。古者神明之胄。其于上世。越在數千年以前。猶兢兢乎念其所傳。罔敢失墜。淵源之始。如此其鄭以重也。張氏出黃帝之後。已宗有自來。我嘗陟彼軒

滇南文集

卷三

記

三

流風迴雪
遂此態度

此意堪為
靜者傳

轅之工歷涿鹿之源。與其橋陵鼎湖清河諸名郡。猶式其里而依慕之。况夫明威之世。去今不過三百六十餘年之內乎。又滇與蜀隣壤。不二千餘里。如此其未遠也。先河後海之義。可循其委而忘其原乎。適發舟而西。徘徊難去。爰據爐而書。歸語吾宗人。謂吾得親先人之舊居而神遊其世。亦平生之厚幸也。記雍正乙卯夏五十八日至巴。越三日溯渝及潼川。達綿州而去。輕宕旋折往復有神。

滇南文畧

卷三十

記

三

排闥而入
軒軒霞舉

一落千丈

春秋書法

鍊岩夷猶

勦擊古勁

谷論他人
更見不到
此

記二忠記

張漢

二忠之傳以忠。不傳以名也。二忠之不幸也。二忠之祀不以名也。而祀以忠也。二忠之幸也。然而祀不必傳其名也。蓋忠義在人心久矣。方元師之取滇也。二忠率其師從事。欲得石屏而城之。卒與酋衆戰。且沒於此。當是時。蠻荒初啟。無文人學士書其事。因佚其名。亦並不識生何里而死何歲。幾不知有是二人。然猶幸傳其姓而祀之。屏雖婦孺。亦無不知所謂楊李二都尉者。是豈非忠義之氣。足以感耳目所不及之人心。如是其靈且足以來村民之祈報。致歲時不絕其祀事乎。予嘗過其廟。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一派神行橫空天矯

發前人所未發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廣 橋記

余允中

鄭子產。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子產為治。善政孔多。豈其獨暗於此。或當晉楚多事之秋。衆罷而。德徒枉輿梁之成。力有不暇及也。嵩明甸頭。民素貧瘠。然知勤於力作。歷任賢君子體而恤之。俾各安恆業。庚寅仲冬。家出一人。為橋於黃泥田右。以便往來。縱橫寬長。可以丈計。其土石金木之工。皆村民所自為。力董事。則某某以及排長某某二十餘人。辛卯孟春望六日告成。是役也。夫豈民之喜事哉。由上之休養。滋息裕之有年。故得於暇日力穡之外。有暇日而為之。可知能惠民。

滇南文舉

卷三十

記 三

於平日者。其效堪立。觀也。名其橋曰廣濟。於以觀君子之政焉。

雍容不迫之言聞者足以為戒

証引確鑿 敘次疎古

通海修泮池記

通海趙

吾邑學宮。經邑侯魏君重修於康。已巳年。櫺星門以內。既棟隆宇峻。輪美翬飛矣。櫺星門以外。泮池則深濬之。屏牆則始基之。規模亦畧備焉。後有邑侯郭君者。因屏牆舊基。築而高之。橫垣數十丈。泮池之側。建金聲玉振。江漢秋陽兩坊。外又建忠孝節。我兩祠。翼峙東西。蓋已鉅細畢舉矣。雍正丙午。邑侯顧君公務之餘。徘徊宮墻間。慨然曰。泮則有池矣。池之岸泮。不為石砌。齒久侵。嚼屏墻且危。於是鳩工下石。營修泮池。而責其成於廣文張君。何君。余時以子假省親歸里。耳聞斯議。不禁穆然有懷也。夫詩載泮水。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毛傳云。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諸侯之學也。康成謂泮之言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明堂位云。頌宮。周學也。頌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蓋名生於形。而又因名立義。所從來遠矣。余讀此詩。其咏采芣。藻采芣。則思樂泮水者也。其稱淑問如皋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則在泮獻功者也。其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魯侯之德之見於泮宮者也。其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又多士之在泮宮。薰於魯侯之德音也。至於克明其德。懷我好音。南金象齒。來

滇南文舉

卷三十

記 三

於平日者。其效堪立。觀也。名其橋曰廣濟。於以觀君子之政焉。

道盡古今
通病於本
文亦得不
粘不脫之
妙

文情綿渺
六一得意
之筆有此
收束通體
皆覺空靈

映引詩周

獻其琛亦皆在。既作泮宮之後。蓋古者鄉射養老受成。告克皆於泮宮。惟茲泮水。又泮宮之所由名。所係豈不重歟。顧君營而修之。殆有見於此乎。其意念可不謂深遠者哉。未幾余以假滿還京。而顧君亦以特擢去通邑。吾方懼此事之成難必也。今歲之冬。余讀禮歸來。經營窳窳。方畢。而廣文何君以泮池功成來告。且曰。成舊令尹。願君之工者。新令尹李君力也。嗟乎。天下之事。一因循者。見以為可已。則事由之而墮者多矣。一二振作者。見以為不可已。則事因之而舉者。且將不可勝數。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患無任事之人。信夫。使為令者而

濟南文集

卷三

記

毛

皆如願李兩君也。其有神於天下者。豈有量耶。廣文何君請余為記。余之固陋。何能出辭記之。但念昔者余之歌采芹也。年在弱冠。先君子戒其幼志。勉以成人。迄於今二十有八年矣。髮已種種。雖竊祿於朝。而不能無愧於古成人之士。追維先訓。感慨係之。自茲以往。吾邑之歌采芹者。敦孝弟。崇禮讓。以聖賢為必可學。如詩所稱。濟濟多士。克明其德。而來蒞吾邑者。亦皆敬慎威儀。班政敷教。俾士民是則是效。如魯侯之可頌焉。是則先君子之素志也。興言及此。烏可以無記。顧君名濟美。江南長洲人。李君名應國。湖廣潛江人。張君名敬義。嵩明人。

何君名宗美。南宜人。

明暢真樸。宛似東漢文。

濟南文集

卷三

記

毛

東鄰墳記

余應祥

生母黃太孺人塋兆之東。舊有古墳二。不知其為誰氏也。某年春祭。見其地將平。予異之。詢之村民。言某某所為。予召而叱之。其人。意予之利其地。而故為此態也。曰。請薄值而售之。君以廣君地可乎。客以為然。余曰。嗚呼。去人墳以廣吾地。忍乎哉。令其復修原塚。如彼舊式。並為糞土之功。厚與以屨。小人之私。更責之券。使無再毀焉。客又有說予者曰。既已修其塚。何不折君之東垣。以通之。則不去人之墳。而君之地亦濶。非雨美之道哉。予曰。不然。之二墳者。不知為男為婦也。譬之比鄰之家。有去其垣墉。而男女裸居。不分彼此者乎。死生一道。不可瀆也。修之。仍隔於吾地之外。即令吾之守墓者守之。春秋致祭。吾母亦與奠焉。嗚呼。此亦古睦鄰之道也。歟。事不必大而仁與禮行乎其間。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无

高瞻遠矚
頌挂林清

羅次題名記

羅元琦

昔唐韋肇登第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競傲之。遂沿為故事。國家三年一制科。臚唱後。鐫禮闈。獲雋名於太學。泐石。規制宏整。永式來茲。視昔之紅箋。姓字者異矣。其在郡邑。則彙鄉之預選舉者。豎匾於明倫堂。蓋以重科目。而顯人才。風勵激勸之思。於是而寓其典。蓋可闕哉。夫士人束髮。附晤。寢食蟬篇。蠹簡中。竭畢生之智慮。局促於寸晷。風簷以就有司之繩尺。猶或困於境。奇於數。限於額。其間積學攻苦。而潦倒青衿者。曷可勝道。幸擬一第。第半綸捷。獲者喜。通仕籍。需次者半困蒿萊。往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无

往雲泥。顛隔。飛沉。迴絕。不數十稔。而韜光埋照。聲塵蔑如。卒與庸庸者同歸。澌滅。不亦墮儒林之心。而短詩書之氣也哉。此余於羅次題名。必汲汲焉。攷覈而章明之也。羅邑。舊與富民共學。查罹兵燹。選舉較他邑為隘。然自有明迄今。科名接踵。多卓然可紀。余秉鐸斯地。喜士風。翹。又慮其力農懈學。罕思進取。思所以鼓舞而激勵之。念題名所關。綦重。謀之紳士。咸忻然。德惠。襄厥事。爰是稽之志。乘。詢諸耆舊。且博採鄉評。自有制科來。貢舉。凡若干人。悉為次其先後。凡官爵世系。及有懿燉。為模楷者。皆核實備書。不。缺。不。濫。舉。四百餘年人物。一旦

氣勢
宋人得意

文字

所見者大名論不期

煥然維新。玉映棖題。瞻矚之下。人人得指而目之曰。某某者。是矯然崛起。肇開風氣。膺竹符樹隼。旗為良二千石。懋績循良者也。某某者。是下帷探篋。言規行矩。為後學領袖。造就鄉人。可祀於社者也。某某者。是世學淵源。象賢繼序。不隕詩禮之傳者也。或薦芳馨於俎豆。或標鴻譽於鼎鐘。即間有名與實違。不無遺行。亦得因聽觀以肆譏訶。一流覽間。別晦光潛。勸懲畢寓。惟人足為科名重。斯科名益足重人也。可以鑑往昔。即可以開來葉。豈僅風流炫赫。留跡琳宮者。可同日語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求其初。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俊髦。可以奮然興矣。

卷三

記

三

序次中有規勉有志者。真當奮興。

發端鄭重。如網在綱。

跌宕處。極有情致。

一唱三歎。兩掛入神。

筆振動。

隴西修學記

羅元琦

縣治之有學也。自太守王公漢周始。繼以縣尹魯公廷。炎規模始具。然明倫堂暨名宦鄉賢祠。缺焉未備。閱今三十餘年矣。夫聖教首重彝倫。而前事可為師法。君子如欲化民成俗。端賴於學。顧乃貽譏闕畧。非所以崇學校。敦教化也。况隴西自漢唐迄今。為衣冠文物淵藪。古名臣擁旄分符。史不勝書。而人物接踵。照耀寰區。其發為勳業文章。炳炳麟麟。較他邑為獨盛。茲且祠宇闕如。春秋貯蠶。莫由肅蒸嘗。以薦馨香。千百世後。風流歇絕。其何以觀感興起。紹徽音於勿替也。然則修廢舉墜。非

卷三

記

三

後起者之責歟。余自壬午秋蒞任。即有志修舉。因地方查被災。履謁未遑。今夏賑務既竣。念斯役不可緩。爰捐俸構材。誼吉鳩工。延紳士幹練者董之。明倫堂暨鄉賢各宦。次第並舉。即忠孝節義兩祠。亦鼎新之。而學之規模少備。於是嘆締造之難。而隳頽之易。竊願與游斯學者。相期於有成也。溯舊學自兵燹後。於雍正己酉。經始越七載。迄乙卯工竣。猶未底於成。今雖規模少備。究於聖域之美富。未能慊然無遺憾焉。倘經理無人。不時修葺而芟夷之。則初有茂草之傷。終不無頹落之患。而前功盡擲矣。夫士之績學砥行。與君子之服官蒞政。虛

顛極

宏整嚴密
氣象萬千

有二理哉。即銳志經營。補苴罅漏。而或勤於始而怠於終。務其大而遺其細。雖有垣墉。弗缺即敝矣。有基勿壞。茲學可借鑒也。若夫哲模。具在先達。可師。瞻廟貌。陟庭階。益當觀法於視身。進德宜民。善俗之前。椒以講求。乎經世。等物端。軌垂型之懿。矩而要莫先於勛紀。敦倫以實。致力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斯則余之願與隴人士。交相勗。以期於有成者。

從大處起議。論氣力雄厚。是子朱子。學曾南豐。文貴筆山。

南文界

卷三

記

語

排界處得
左氏遺意

引周禮敘
禮典轉位

政氣體嚴
重

與唐李華
弔古戰場
文同一凄
慘

振筆疾書
沉鬱頓挫

惟其有實

納谿縣三灘掩骼示行勿替記 梧州石 降 丹 月

昔神禹之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蓋江之源。田於蜀分。三支。東支。西支。皆合正支。滂沱南下。而西番之金沙江。出麗水。懸滇界。雁馬湖入岷江。又合沫若。青衣諸水。流入江。揚。洶。湧。澎。湃。奔。悍。震。盪。與。波。上下。者。萬。艘。俱。集。偶。至於。灘。巨。石。礮。礮。峻。嶮。岷。岷。高。師。稍。有。不。戒。而。招。而。莫。救。者。比。比。矣。斯。際。也。額。天。無。路。搶。地。何。從。波。臣。之。宮。也。敵。人。之。國。也。埋。魂。委。骨。嗚。呼。曷。歸。蜀。禮。婚。氏。掌。除。就。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由。來。舊。矣。迄。我。皇。朝。愛。惜。生。

南文界

卷三

記

語

靈遠邁往古。設救生之舟於險灘。溺者賞金撈瘞。恩至。河也。納谿治故濱江東面。碑。砥。礪。如。猛。獸。奇。鬼。森。欲。搏。人。而。斃。艇。綿。亘。橫。截。大。江。習。坎。有。險。如。是。者。三。舊。名。繼。梁。三。難。殊。可。愕。矣。灘。上。之。池。迴。波。轉。浪。上。游。之。溺。而。漂。者。每。入。不。能。出。於。是。朽。骨。橫。江。臭。腥。噴。野。風。棲。月。苦。鬼。哭。聲。悲。聞。永。福。溪。有。鬼。吟。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絕。曰。凱。鳥。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觸。體。戴。土。生。春。草。嗚。呼。當。此。之。時。而。弗。加。垂。憐。救。拯。多。方。撈。瘞。則。漂。沒。者。骨。無。所。歸。終。必。鬱。為。厲。氣。時。

心有實政
斯有至言

既瘞之必
祭之亦見

周匝
善後慮亦

周毫無矜
張氣尤為

善言

一氣盤旋
筆則天矯
空靈意極
沉涵脆擊

總收全局
滴瀝歸源
章法尤為
細密

不和而年不豐。疵癘天札之患。將繼而作。古有之。助天
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况國家不惜貲費。設斯仁政。煌
煌鉅典。責在有司。敢勿殫厥心力而奉之。而江岸殘魂。
荒阡麥飯。每以血食。嗟其餒而。是又守土者祀事所必
及也。峰比年瘞而祭。三灘之上。新鬼故鬼。悄然無聲。上
聞大府。慰誨懇懇。並錫金以資永行。士大夫亦多所欣
助。遂置田百餘畝。俾後之尹茲郊者。得裕所行焉。夫力
惡其不出於身也。若此者。當出力於身而為之。使惡出
力於身而不為。與謂不必出力於身而不為。及雖為之。
而以不必出力於身。因而為之不專。不久者。皆不仁也。

滇南文集

卷三

記

墓

皆吾君吾民之罪人也。嗚呼。可不懼哉。

三灘掩骼。乃丹厓先生惠政之一端。文亦充暢。結處

墓昌黎尤肖

育嬰堂記

石峰

紫陽夫子云。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
氣。運轉流通。晷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故知
生也者。天地之大德。而明道夫子言。天地之常心。普萬
物而無心。天地以心。普乎萬物。人遂得天地之心。以為
心。心。天地之心。則其心亦以生為主。納邑濱大江。余自
癸巳八月之望。蒞斯邑。至辛丑七月之望。罹憂解組。統
計灘上。收瘞溺幣三千一百有六。嬰孩五百一十有三。
噫。嘻。碧水無情。造物多憾。獨異乎呱呱者之亦放中流。
也。稽之周人。以厥人之棺。榔莖長殤。以夏后之壁。周莖

滇南文集

卷三

記

美

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墓無服之殤。然生未三月
不為殤。是灘所收瘞。多未得為殤者。豈以是為隘巷寒
冰之置。及夢中清水河之棄耶。抑亦不能自存。不能自
食。而遂不存之食之耶。我國家郡邑有育嬰堂。緊起
死人而肉白骨也。茲于養濟院之東。置數屋。以育嬰。取
濟棺會之房租十緡。以為乳哺資用。斯義也。以收之于
三灘者。感之也。以三灘感其好生之心。即於好生見天
地之心。遂以知人之心。默乎乎天地之心。若失乎天地
之心。又何以為心。爰為育嬰堂記。

西銘之理。老泉之筆。

維橫恣肆
酣嬉淋漓
總為欲逼
出棺必不
可無一言
耳是文家
善於取勢
處

人窮則無
所不至昔
人謂之巧
偷是正經
即此意

萬壽宮濟棺會記

石峰

昔君遇樞於路必使人弔之。齊侯哭故無存蓋以人之
喪也。雖至尊如君亦動其忤悵。國子高曰。墓者藏也。藏
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故衣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
士周于槨。孔子中都之制棺四寸。槨五寸。嘻。大塊于天。
載以形勞。以生佚。以老息。以死善。其生亦欲善其死。誰
則能以天地為棺。以日月為循環。以萬物為賁送哉。
奈何傷哉貧也。死無以為禮也。然欲手足形還。墓而無
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是則槨可無也。而棺則必不可無
也。並其棺而無之。身體髮膚。直暴露於天地日月星辰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之下。其何以藏體魄。而封若堂斧焉。嗚呼。噫。誰非乾
父而坤母者。誰非一體而同胞者。心之悲矣。傷如之何。
吾聞路馬死。埋之以帷。孔子以做帷做蓋。為狗馬之用。
豈以人也。而裸以入地乎。彼玉棺是降。石槨未成。亦胡
為者。若夫狸首斑然。女手卷然。以沐槨而全其親。故誰
曰不可。夫士以貧窮而得委命。得正而斃。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耶。世之人亦可以勸矣。爰與納邑人士為
濟棺會。並記之。

豪宕激楚

立竿見影

按軸如驚

為游龍

燕趙鄭重

見賢思齊

自反轉無

是處真讀

書種子

此後虛虛

實實如敘

自己在內

情真語華

兩事臺記

周於禮

吾師李肯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宰吾滇之。遠旋調
太和政成。擢山東沂州守。未履任。改命湖州。六年報
最。天子方向用矣。而先生乃陳情歸奉。兩親色笑。且
十餘年。既終志。思所以塞生平未竟者。已復掀髯笑曰。
老矣。復何為。遂不起。時先生年六十五矣。乃築層臺。構
精室。奉先人影其中。如事生。焉。懸兩世。詰辭於上。曰。
君恩也。吾無以報。示世世子。孫永無忘。噫。斯兩事臺之
所由名。與禮於丁酉冬。謁新堤里第。公子職毅。引拜臺
下。舟次鄂渚。得觀先生於分潤齋。留侍五日。先生乃命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美

書額且記其未禮聞命。慚汗不能對。蓋既乏銀管。無以
為盛德光。抑亦內省所事。闕如也。先生曰。徐之抵都後。
作楷法。寄我於義。其可。己亥春。王觀察鑾。以先生書來。
獎勵之餘。寓以督過。蓋遲報命者。又年餘矣。仰惟先生
內行醇備。色養終身。迄今讀採芝諸作。油然而生。孝子仁
人之感焉。其宰吾滇也。政尚嚴明。吏胥攝伏。理訟獄。片
言得其情。至守吳興。則易以寬簡。與物淡然。詩卷自娛。
而已。禮過吳興。展拜後六客圖。與宋賢七百載更相輝
映。治大國若烹小鮮。斯曹參所以禮蓋公也。而要先生
本懷。惟是作育人材。培養土氣。以庶幾菁莪棫樸之盛。

神龍掉尾
亦借以規
錢王二君

於滇於浙。不易素心。如禮濫竿。無足言。今錢光祿士雲。清節著楚北。王觀察鑾。邊畧靖迤南。已試之效者也。而愛山諸及門。後起者蒸蒸日上。斯亦先生所為藉手以報所事者與。

人生立身。無過忠孝兩大端。然各人所處之境地不同。惟有隨時盡職。乃歸實在斯文之不侈陳所事。正其克盡所事者與。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堯

諸種舉動
印吾儒中
亦少有

先翻一筆
落得緊

大得金剛
筆嚴旨趣

勉其徒有
深意

報恩慈悲院記

周於禮

西山僧曰來琳。卓錫潭柘有年矣。一旦發大願力。創慈悲院於阜成門西。聳諸檀。施聚錢物糜粥。以活貧民。其寒無衣。死無棺者。目之所遇。則取給焉。今贊邸既嘉其成事。而錫之額矣。來琳乃介余友朱君文震來請曰。願有言。將以垂諸久也。余曰。異哉。來琳學佛者也。佛之教。尚虛無。學佛者。方糲食惡衣。瘠其身。以售其教。至其身之合散。且付之太空。冥冥耳。而於人乎。何有。來琳之為茲舉也。何與其諸墨名。而儒行者。與斯惻隱之見端也。噫。豈非仁心為質者。與抑余嘗聞之。關尹子矣。水可拆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今來琳視人之無如我。無人相也。分人之有濟無。無我相也。人我之相空。而全精抱神。以與眾生者。接而生有與為寄。死有與為歸也。則所謂無眾生無壽者也。吾徒學聖人之學。以濟物為仁。則來琳茲舉。其曷可以不書。抑尤願來琳之勤而不已。而廣其事。以及於其徒也。則佛之教。通於儒矣。朱君曰。可也。遂記之。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早

絕類昌黎

立厓先生
文總能以
少許勝人
多許其
在省字錄
句清真樸
老耳

留櫃園記

周於禮

櫃梓也。爾雅曰：椅梓，郭云：卽楸。埤雅云：今俗呼爲木王。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昭其良也。而余以名園有說焉。先君子之言曰：爾祖善琴，能手製，問材曰梓，爲最。其文疎而理白，優於桐，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並用也。乃樹之梓，歲庚午，距先祖之歿六十有五年。先君子呼而詔曰：禮，茲樹合抱矣。南屋北稼，風雨之漂搖可虞。盍伐之，製爲器，俾爾小子其承承無忘。極其日伐，而其根轉盛，萌蘖生其旁。先君子灌之，藝之，載芟而條之。今又二十六年，其勃然順而俯者如故也。余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葺西園而泫然于兩世手澤之猶幸存焉。乃作亭於其側，而以櫃名園。或曰：古有之矣。孔叢子云：西壓梓園是也。余曰：孔園，余不知何義也。而余園則可念也。故記之。筆致歷落入古，是善學檀弓文字，動人處正不在多。

滇南文畧卷三十終

滇南文畧卷三十一目錄

記

國朝

瞻峨周氏宗祠記

武益普育兩堂記

馬巷廳三忠宮記

捐置書籍存留晴川學舍記

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長沙縣修學記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目錄

一

王象山廣益政蹟記

杜使君撫夷圖記

適齋記

石門山記

遊花甸記

遊雞足山記

浩然閣記

雞足山賓蒼閣記

清溪三潭記

翠屏草堂記

周於禮

萬友正

萬友正

楊魁榜

涂躍龍

錢澧

錢澧

倪蛻

倪蛻

張含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晉益州風土記

鏡湖洞記

石屏州名勝記

唐堯官

曾倬

楊忠亮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三十一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鄒陽譚 大綸 韓 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煥時亮 同纂

武進惲 燮星階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翬 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雲龍楊名殿實伯校訂 騰越江 盧濟占同校 彰廷宜同校

國朝 記 嶠峨周氏宗祠記 仁撰 嶠峨周於禮 立厓

皇上御極之十有九年 嶠陽周氏始建祠堂於故宅之

西隅 修祀事案祠成誼 吉虔奉先世主於內而合饗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一

自始祖以來 籍嶠者無 昭穆悉與 裔孫乃再拜稽首而

為記曰 嗚乎 仁輩衰絰之身 百為俱廢矣 稽諸禮 居喪

不祭 明乎 祭有受福之義 禮主吉 非所敢安也 願於是

祠乎 汲汲何也 嗚乎 此固吾先大夫未竟之志也 夫吾

宗之廢祠久矣 自吾先世祖始自江左入滇 占籍新興

州之黃官營 時則武功相繼 瓜瓞延綿 經營祠祀於河

之干 棖題丹堊 煥焉爛焉 子孫習禮其中 祭祀以時 聯

祖考之精神 敦子弟之常經 孝友嫻睦 人有水源木本

之思 至今棋以西 猶嘖嘖人口 曰 周氏可謂能子也 厥

後嗣沒於水 手澤颺零 其不及見 吾宗祀事之隆者 闕

然

重頌

聚精會神 總束上文 毫無滲漏

引禮辨禮 總見仁孝 之守經達 樹處

到底纏綿 辨制六一 子而外未 見其匹

今幾十世矣 四世祖再遷嶠陽 別為小宗 中間迭經兵

火 祀事之修 亦未遑及 先大夫所為 每一念及 而輒為

於邑也 仁等 爰遵治命 經營斯祠也 肇始於四月 落成

於五月 閱四十有五日 而中構三楹 以奉主 旁列副室

為祭畢 燕私之所 制從其簡 承先志也 經於宅西 相地

宜也 然則是祠也 其視棋西 舊制大較 相懸而 繼前人

之遺緒 啓後人 踵事增華 之心者 將於是乎在 要以少

完先大夫 未竟之志 云爾 或曰 祠之設 固已聞之 禮大

夫三廟一昭一穆 附太祖而三 又古人立四世龕 以奉

先世神主 則自高曾 以逮祖禰 今合主附廟 於義或未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二

協乎 曰 斯固禮之所在也 夫禮 旁親之無後者 昭以耐

昭穆 以耐穆 皆得與祠 祀之列 義使旁祖 精魂 有所棲

依 仁人 孝子之心也 且 吾宗固未有別祠也 徵論耐廟

合 養所以安 旁親之無後 昔蘇子有云 今之泛泛焉 相

視 若途人者 其先則固 吾祖父兄弟也 則固 吾父之子

也 則通 古人 祿祭之義 而行之 使諸父昆弟 雁行 鱗次

不 異 猶生 其亦可也 至若 聚族 而嬉 藹然 有恩 以相 聯

秩 然 有文 以相接 登斯 堂也 或有 油然而 生 其孝弟之

心者 是又 所厚望 於吾子 姓兄弟 也夫

孝由 敬生 禮緣 義起 文之 渾靈 精堅 足以 達之

武益普育二堂碑記

萬友正

先王生民之術。莫善於緣寡孤獨者。得其所。灑溪周子曰。尊高年。所以養其長。恤孤弱。所以幼其幼。普濟育嬰二堂之設。法良意美矣。癸未秋。大中丞明公檄飭議建。適于宰豫益之期年。考舊志。無普濟。僅載育嬰堂。於康熙丙申。洪水入城。沒其舍。今之社倉舊址也。東水關內。有東倉空基。自漕米臨河。便兌。遂成閑土。規其方隅。向背。可以建置二堂。乃進紳士耆老而謀之。倡議捐輸。先後詳定九鄉十二里。陸續書捐。以襄斯舉。糾工庀材。經始於甲申九秋。再閱月。訖工。計費五百七十八兩有奇。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老人之老
幼人之幼
即念吾之
老幼說來
親切

周園平屋二十四間。綵垣式固。門闔華新。中設大堂。以區別之前。為普濟。後為育嬰。得其所矣。先是邑士民以孟家灣洲土為縣城下砂。宜培護也。有業者悉捐入二堂。以助經費。其未捐者。以捐贖買之。得田地一百四十畝。零所餘捐贖。盡以置田。堂既成。欲急舉吾民之老者。幼幼無告者。而普育之。願善事。非旦夕可竟。而于雙親廬舍。遠在彩雲深處。每一回顧。此心忤忤。曷能自已是。未能善成。時予之疚。而迫於陳情。亦可如何耳。所望後之君子。區畫調劑。俾規模經費。今日予雖不獲親老老幼幼之分集斯堂也。而宛在目中矣。是為記。

精潔文明

大警特書
不二書

比擬恰當

詩直空通
李作

此即東坡
潮州韓文
公廟碑意

馬巷廳三忠宮記

萬友正

三忠者何。宋文丞相天祥。陸丞相秀夫。越國公張世傑也。里人築宮而祀之。且以名保。欽其忠也。考幼主南奔。於此駐蹕。文丞相方在贛州。乃忠義感人。不必繭足重。跡同時經過。成仁取義。同日捐軀。而轟轟烈烈。彪炳青史。論者比於殷之三仁焉。乾隆四十年。割同邑三里。隸馬巷通判宮右小溪。乃分界所。余適承乏。屢過其地。瞻眺徘徊。題詠滿壁。皆過客景仰之作。而明李蘇一詩。戰歷何事。問中原。萬里艱辛奉至尊。海若不神終叛宋。江湖失信早通元。天心如此成仇敵。人事都窮賸烈魂。颯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四

颯西風。號殿宇。殘雲擁樹。尚南奔。實為傑作。沿覽無存。因憶癸酉歲。隨宦天臺。寄題臨海文信國祠壁曰。瀕死何知國步難。思從海外復偏安。浮沉身世千尋浪。破碎山河一寸丹。仙嶠至今留正氣。孤忠焉肯乞黃冠。披圖想像松風裏。似見靈旗下玉壇。應方外所徵。顧張陸三公未至。臨海彼之人。遂不知景而祀之。文丞相未至。泉州此之人。獨知景而宮之。保民陳昌盛。陳錫珪者。丹墀宮室金碧一新。而河嶽日星。天地正氣。不聞天壤。無論其身之至此不至也。君子曰。可以教忠矣。李蘇一詩之有無。又何關輕重哉。

事既有闢名教文亦歷落動人

慎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捐置書籍存留晴川學舍記

楊魁榜

國家車書一統著作大備書籍之廣從古未有但
 慎南遠在荒服為天下極邊永北僻處江外又為滇省
 極邊諸生肄習自四書五經而外竟有終身不及旁覽
 一書者聞見如此又安望其淹貫古今以羽翼聖賢也
 哉雍正甲寅秋郡司馬江公署太守篆深有慨於斯爰
 建立晴川學舍廣置書籍捐貲印刷御製及各憲頒
 發書文若干部又於坊間購買若干部其於聖賢典籍
 古今文章萃積居多矣榜等竊念書卷無窮一人積之
 尤樂人夫共積之因而謀及同志高君驥湯君良臣劉
 君美王君祚位胡君國琳楊君文奇關君良漢鄒君天
 柱馬君麟之劉君瑞十一人各以綿力置書數十餘部
 存學舍凡遠近生童有願誦習者任其目披手錄且併
 請於署府江公置立印簿三本一存府一存儒學一存
 學舍每歲以肄業生一人專出入稽查任庶置之三日
 可存之百年古人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何
 若積書以遺一郡使郡之人士皆得而讀之其所積更
 無窮哉至若墮事培華備所未備尤深有望於後之同
 志者深思力學之士其無負司馬公之遺愛與同鄉諸
 君之義舉也夫

慎南文畧

卷三

記

六

此舉絕佳彼藏書之家當以為法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七

伏筆

奇事

奇功

一筆點晴
隨手頓住
最有精神

以後事証
今仍參活

追敘三將
軍功烈落
到甚底桑
梓識見筆
力俱覺矯
補筆以為

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景東 涂躍龍 曉川

隴干宋德順軍地。吳涪王玠信王璘劉武穆公琦三將軍故里也。州城東闌外舊建有三將軍祠。春秋盲祀。已非一白。乾隆甲辰春。余以榆中令權州篆。下車日。曾瞻遺像而展祀焉。越四月。海城回匪肆逆。蔓延隴郊。五月之二十五日。竟逼州城。踞南山巔。意在昏夜犯城。余與邵廣文麟德暨州尉某營弁某。臨堞審視。距賊營僅數百步。以礮攻之。必克。爰選舊礮。亟命製丸。適有童子以三鐵丸獻。與礮口分寸。昭合。遂燃礮直轟賊營。賊駭且怒。羣薄城下。維時軍民奮力。矢石並發。殲賊大半。不日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八

終而賊已竄逸。因德是童子。挨戶訪之。無獲。竟莫知為誰氏子。時同在圍城門。猶未啟也。於戲異矣。聞考州志。順治三年。叛將武大定等。圍犯州城。忽大霧四塞。遂驚潰去。咸云霧自將軍祠出。茲童子殆亦將軍所使歟。夫宋當南播之餘。備安吳會。賴二王昆季。保全蜀漢。以重上游之勢。至順昌之役。劉武穆以寡勝眾。橫扼江淮。是三將軍之精忠壯志。久已炳日星而昭河岳。乃千餘年後。其英靈猶能蔭庇桑梓。一再示異。非所謂浩氣常存。亘古今而不息者耶。初賊之犯境也。遇屋輒焚。三將軍祠亦為所燬。賊既平。余捐俸重葺之。相其陰陽。向離負

坎祠宇廊廡悉如其舊州民咸踴躍趨事逾月落成三將軍之靈爽庶幾其式憑之回憶逆回犯城時若非三將軍威靈默為保障焉得全城安者無恙哉是闔州億萬姓所宜馨香而頂祝之者也謹為之記

可與平苗神異記並讀

真南文畧

卷三

記

九

氣厚翰是漢初人手

以仁義二字為通篇

拓開一筆振起文局此指與仁義相反者

大落墨興

行二字已暗度陳倉

從偏側出義層層洗伐如刺蕉拙爾隱伏後半篇文字

長沙縣修學

錢禮

古者無役不出民力也。人受百畝。公旬三日。民力又視地力。惟聖人不忍盡用之。期於必不得已。聖人之仁也。必不得已。則受役者若無役民之義也。魯僖作泮宮。春秋不書。說者以為是非不得已而不已者也。自聖人道微。井田破壞。役民乃卒亡度。民亦因之自惜其力。不願受役于公。屢代不鑒其轍。我國家龍興。乃一切悉掃除積弊。

聖聖相承。立法日詳。惟正之供外。悉令民得自厚其私。苟或煩其一手一足。即發帑金。一如直予之。是何也。衣

真南文畧

卷三

記

十

食足而後可望其興行也。三代盛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由異道也。是故嚴以繩官司。不使毫毛或縱。累吾郵下之仁。寬以養民。使各俯仰自足。堅其戴上之義。義堅且熟。自有不待號令。而能抒其情於立法之外者也。迄于今百有餘年。有見事之當為而不為者。必非民也。其民之翹然秀異。號為士而收之學者。而視必不可已事。不亟起倡之。斷宜無有也。邑之學。邑之風教。所根人材。所以陶冶而成之地也。長沙縣學。前年迄今。年必不可已於修者也。學之士曰。是誠在我。奈何欲上請帑。又一士曰。古人恥獨為君子。是宜公之於眾。又一

雖是行文
取勢善局
亦是善於
記敘

步履自然
總見行之
難

沈鬱頓挫
說來亦是
義憤
轉筆如天
馬行空不
可羈勒
以下是補
敘之筆仍
用諸士則
曰云云照
應前段

士曰我士也我之先則民也凡若民也安見其子若孫
不為士也公之衆不必限於士又一士曰若然宜各量
其家之所有以為差又一士曰若然則莫若稽其地之
所入然地籍掌於吏不白官司不可以得籍且無所統
以核吾成於是合辭上請官司以為義也閭閻之士與
凡有田之民咸欣欣然樂觀其速成乃未幾而有敗其
成者出控于大府曰朝廷之法惟正之供外毫毛不
以及民茲且稽地以取實干禁請亟懲治蓋是時凡士
民所樂輸數已逾千吏之奸者度可攫取也又有儼然
號為士者與吏之奸者比也非其父兄即其姻黨廉恥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十一

之不願出死力與好義者相難也實知此逾千之數按
戶以還之彼慕義必不願復受此鳩工庀材雖亟欲事
之成然既畏義又必不敢索取可以分而有也嗚呼
邑被化之已久何以猶若是之多敗類也而學之修
卒以觀成於是又莫此無良者託無以搖吾士氣而使
之靡益見國家之化之入人者深也當是之時大府
既洞燭羣奸方將窮治以申諸士之義諸士則曰本圖
修學故善不敢以一二入戶也不敢歧民於士之外故
籍地以為均也然國家實無此例而私舉之謂之干禁
亦宜也始實授以可乘之隙而因使陷于不義而復視

若仁由義
不底於成
不已
勸懲一言
總收煌煌
大篇何等
力量

其罹于辟尤有所大不忍者也于是盡棄前謀力任後
功大府嘉之曰是誠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既
落成請記于督學使者使者乃詳書之不沒其實首事
之士曰左本選王章周晴溪屈世甲易文煥柳文炳曹
味書黃龍吳桐解震楚鄧玉堂及凡于是役所有助力
者悉令刊名碑陰所以為後時之踵斯事者勸且懲也
極幹旋之至盡挾摘入微尤妙在以瘦削筆寫直白
語而健氣足以達之無一語不生造無一語不堅卓
純乎昌黎柳州以下不及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十一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錢澧

事為眾情所利。未有不亟興者也。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以此見興事之難。洞庭天下巨浸。南匯眾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階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荆河腦。招舟而濟。日僅千餘人。以非通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為苦。又未嘗不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重舟絕流。一再簸蕩。輒同沉沒。春冬涸淺。然風颺不時。重舟之患亦復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如之。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子膺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責。投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也。且眾怒集焉。今冬予來按試岳州。闔屬諸生以事既成。請為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官於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眾情利之。然撓者曾

冰雪淨聰
明雷運走
精銳文境
似之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四

無多人。必至今而始熄。彼其利在已立。心專而黨徒之志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眾。然所利者在人也。賢者造事。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產置渡者之心為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為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為便。必先堅綴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敢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操之者以為非已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做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為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為姑盡吾之所為。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為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做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為後來者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即無不致其力。君子人與。

筆極鏗刻如鉅險鑿幽無堅不入意極周密如繭絲
半毛無微不至

王象山廣益政蹟記

遠東城凡十有八。而廣益為首。屬衛二十五。而廣益為綱。廣益古木葉山也。有虞氏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益以。西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益以東地。故廣益為遼東樞機要地。自

祖龍翔陞遼東為盛京奉天府。而廣益為畿輔赤縣地。當衝要。差使駢蕃。且旗民錯居。姦弊滋集。令斯邑者。非有精明強幹之才。則猾豪恣睢。無以攝其心。而奪之氣。即才矣。苟不有慈祥惻怛之衷。以濟之。或矯飾外貌。似才為通篇。是而非。雖悅耳於人。事每傷化。於陰陽。難以言乎月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五

主腦筆意跌宕多姿

有餘者矣。是以廣益令。輒多負咎去。益仕者往往視此為畏途。獨象山王先生。任廣益六年。大臣薦其才。上知其賢。行取為部郎。其所以治廣益之善政。美績。皆班班可記也。先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六月蒞任。除革從前一切銅弊。而其最害民者。如總理之指一派十收發之大斗小升。借三之強派勒耗。三站之供役繁困。乃揭示邑門。有積蠹借稱總里。苛累農民者。抵之罪。其量之不合於程者。毀而焚之。借三米豆。不悛不抑。各從民意。於收也。無顆粒羨。概以出亦概。以入三站之應。皆官為僱募供役。而附近窮困村民。既免胥剝之憂。且得優閒。

廬列諸善政有漢初文章筆意

所謂智效一官隨在。都可見諸實用。建倉是象。山惠政之。大者數語。足見仁人用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借民食借兵食至當。其心之所安。禍福皆所不顧。庸詎知哉。書大。有。以。除。民。累。手。天。不。祥。吉。人。理。不。誠。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六

力稱以各安其生焉。又察知差役下鄉多煩擾。凡於諸訟鞠賦役立法傳呼。人皆響應。是年也有水災。九屬告饑。時高安朱相公方尹奉天。素知先生。檄赴胡家窩查荒。因即定救災策。且遂條陳地方因革事宜。皆關緊要。高安深許之。時廣益貯穀十五萬石。俱無倉窟。地為三十九窰。以民踐更守視。有損濕。則責民償補。蓋質劑為抵者。累累也。先生曰。積穀為民。乃為累。若此。乎當思有以紓而救之。明年春。饑益甚。於是發窖借民食。且減糶。時各屬俱告饑。而有司恐負累。不發倉獨聞廣益行仁。政乃相率來求貸。議者以為借他屬無例。且恐異時徵收不便。即有虞。比於侵冒。禍且不測。先生曰。獨廣益為吾民乎。自朝廷視之一也。遂無論遠近。皆應之來者。無不嘆再生而去。既而兵部借黑豆。而旗人之貧乏者。亦視民例而借焉。廣而至於城守官兵。義州駐防。及庄頭。蔣得貴等。圍頭汪洪臣等。閩陽驛。羊場河。白旗堡。巨流河邊門。彰武臺。清沙河。兵民無不俱至。大抵九屬無慮數萬人。皆得借口食以濟饑。而廣益之窖穀以空。人皆為先生危之。而先生自若也。是年也。三月雨。梁生蟲。禱而驅之。立盡。五月苗又生蚜。復禱於神。逾夜皆自死。溝道中。已而大旱。步禱二十餘日。得甘霖。霽足。於是。

特筆

寫建倉足
見象山明
敏能斷無
非仁心所
發

義舉最難
此等處亦
見朱高安
身分
轉折收煞
一噴一醒
筆大如椽

廣益獨書大有蓋精誠所至天人洽應若此會署尹檄
 催所借穀豆悉限十日內完全以俟盤察消聞將有
 欽差戶部親臨各屬盤倉乃廣益借項多勢必殿遠近
 百姓無不曰仁君活我其可負乎大者牛車小者擔負
 相率俱來償及奉盤時廣益穀俱滿足甲於各屬反稱
 最因是具文請蓋倉以儲當事格於例不允先生曰不
 於此時謀而仍委之於審民累終不紓矣乃以諸寺廟
 不奉勅建不合祀典者盡改而為倉得數百間穀豆胥
 貯即盡銷毀歷年百姓之認欠認賠各結狀而大害遂
 永除焉先是有旗員白爾閣圖於廣益為臺石佔奪田
 園把持行市商民受害莫之敢攖先生初下車即以法
 制之雖居章京如故而斂迹不敢妄為心甚脚之適有
 昆羅庵亦在改倉中遂率甲兵糾僧黨搆造毀龍亭
 大題誣訴鎮守將軍會訊京兆事以得白倉用是成而
 白爾閣圖之舊佔鎮廟地畝仍責令退出還僧弭首帖
 尾不敢復張然則先生誠所謂不畏強禦者哉蓋惟先
 生立心行政一主於誠是以遇事敢為而物亦無不以
 誠應者他日有趙現玉殺人而逃以疑似捕山西客民
 馬化甲於獄先生至廉得其冤狀願正兇未獲執憲者
 不肯據出之一日趙現玉忽自到案盡自陳其殺人無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七

夾敘似是
餘波總寫
得民心之
深連除弊
一段總收
此等關鍵
尤為緊要
象山毅然
行之於前
復毅然爭
之於後正
如國手彈
棋著著爭

隱且曰我不忍賢令君以逃犯之故受劾也馬化甲遂
 出於獄嗣有關三冒認義州民劉項全家為奴先生聞
 而力申救之關三亦感化自首服焉易曰乎及豚魚此
 之謂也先生於倉儲既蓋藏出易法遠近咸稱之內務
 府欲遂以巨流河以西庄穀數十萬石請交廣益縣管
 理先生曰昔以無倉故廣益穀多窖藏土蒸雨濕累民
 實深今百姓甫離湯火而又委之以庄穀他日之累於
 民者益有既耶乃投具無倉可貯印結於內務府乞其
 奏免初甚難之以陳請之力不得已轉奏勅部議令
 巴顏蓋倉收貯而各屬所有分貯之議俱停矣論者尤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六
 題之先生之治也善政甚多不能俱載載其大者庶幾
 士人君子秉鞭作牧者有所觀感云
 鎮密樸茂中其神自澄泓淵廣如讀西漢循吏各傳
 ○揆總角時聞先君子言昔年永昌米價騰貴民之
 食饑餓死者日眾太守四明董雱請發粟未報遽開
 倉賑饑坐是免官先君子倡率闔郡士民先繳還所
 借穀復贖金贈行董公旋亦開復臨別握先君子手
 口占一詩中四云感君意氣投交晚笑我生涯歸路
 便萬里牢騷新筆墨一番艱苦舊山川今讀廣益政
 蹟記益信民之易於感孚也何感孚之者之甚寥寥也

兩戒河山
皆祖其遺
一脈

懿德

懿德

當事憤憤
禍所由起

杜使君撫夸圖記

倪 蛟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之生民固不以中外異民之秉彜亦不以華戎別也以今而見古由往以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吾於烏蒙見五年三變而慨然矣烏蒙於漢屬牂牁郡自元後始置土府隸四川知是府者為祿氏世守歷明至本朝皆相承弗替吳逆叛獨能不受僞命抱印堅拒者九年吳逆亦無如之何也既而蕩平朝議嘉其節令世守如故初祿萬鍾之父鼎乾死其弟鼎坤欲盡其嫂而奪之襲嫂不從諸夸亦不義其所為坤乃給川帥劄受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十九

沈命法立而夷民無子遺武夫固不足貴諸臺使何竟憤憤任武夫之肆虐如此申天一柱此中大有經綸非同煦煦子子大早得雲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立域率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發大兵勦之鶴鎮張帥憤甚立沈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劊手縲足華腹竿屍其不敢出而自死於厓箐間者又不可勝數通記死者不下三四萬人於是以來賄為永善縣調廣通令以宰之即杜使君也使君本仁守信體寬務斷招徠撫綏不遺餘力導其蒙遏其淫不示之以聰明而民不迷不拘之以禁錮而民不困夫然永善之遺民俱知有賢父母矣祿鼎坤留雲南意常快快及奉內召不知所為其黨欲劫之不果然禍芽已萌矣會劉鎮移節於烏羊粟不誓民甚苦之坤黨因而生變殺鎮帥並諸官吏而漢民之罹於禍者甚多一時東川等處相繼起而承善獨不從亂是時也杜使君因公來會城以太夫人病請假奉湯藥聞變作即謁臺使告行臺使以事方急恐其不能無虞也使君曰職不去民心不寧乃疾馳而去過烏蒙諸帥亦難之使君慷慨攬轡而前漸及永境老幼來迎者皆望而哭曰來何暮也使民抵治所各撫存之如初仍上書臺使明承民之反乞師命弗加而臺使亦信使君有素止諸帥勿侵承夫承民非向稱暴悍不法自遠於恩化之民哉今如此其守死而不與於亂者是非秉彜好德而能然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

將上下連
成一片
懿德
陸公亦可
人文筆犀
利亦有餘
蘇
數語可作
官箴

多福又一年使君秩滿遷知霑益州去之日永民泣血
相送者十餘日不絕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初大理
府陸公世宣守烏蒙仁惠人也與使君實同心至陸公
去而民始叛是可以察其情知其故矣杜使君近作撫
夸圖若曰均是夸也撫之則我民虐之則我寇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嗚呼觀此圖者可以悲其志矣使君名思
賢遵義府人

敘事詳贍而不關冗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也至
其善寓勸戒處總在用筆若跲若動間所謂觀此圖
者可以悲其志矣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杜使君當夷疆初定之際旋值禍亂能又安百姓使
人居富去思宜乎文人之不沒其善也揆自弱冠迄
今三十餘年見守吾滇者惟福山王公杲金匱周公
際清於永昌長白本公著於大理能令民畏且懷瀕
行攀轅臥轍者塞道今方伯海鹽陳公雲巖之出永
昌也亦然又武功張公玉樹守臨安除弊愛民口碑
載道卒官之日臨士民及深山窮谷夷獫無不哀號
奠醊白衣冠以送之士人為作攀轅圖詩以誌哀
慕陳金為贖民任扶襯之役遠送至武功者數千人
之數公者非私於民與沽名也然而民之愛之已知此矣

精語

瀛父篇亦
以真字為

精語

適齋記

張含

雲藩參伯子朱子以適名齋命記於禺山外史張含
曰古之君子適其所適不適所不適眾人適所不適不
適其所適然吾不知夫適之為適也不適之為適也適
之為是而不適之為非也適之為非而不適之為是也
適乎已之為適也適乎人之為適也惡乎其所適也惡
乎其所不適也惡乎其適而不適也惡乎其適而適也
然吾亦不知夫適乎天之為適也適乎已之為適也適
乎人之為適也孰為適也孰為非適也孰為適之道也
孰為非適之道也則適也忘乎已適乎已也忘乎天適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乎天也忘乎人適乎人也忘乎忘乎其至人之適其適
而復其性者乎適之道皇皇樸樸渾渾間間適乎天已
無不適也適乎人已無不適也適乎已已無不適也適
道得而天而人惡能適其適吾之所以適其適者乃吾
忘乎適而自無不適其適者耳君子何邪嘗聞古之至
人天而不人適而不適所以之天也適而適之所以之
人也夫適而不忘非適也乃漆漆乎囊囊乎綏綏乎夫
何適夫何適適全其真者也直精之至者也真蓄於內
而後神動於外無適而不忘也無忘而適也適乎忘
乎忘乎適乎忘之至適之極也匪忘其適也併忘其身

也。身忘而後適至也。是乃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勞也。非運行不息。考載成歲。陰陽往來。生生不窮。奚弗勞。夫勞者道也。逸者事也。譬諸君垂拱而治。逸也。一日萬幾。不勞乎。故曰勞者道也。逸者事也。天道君道。固若。是則子朱子適乎忘乎勞乎。逸乎必洞於一矣。或者曰。子之言適也。渾而閒也。充而遽也。凝而神也。吾恐子朱子之所以適其適者。弗若是亡。其莊周然乎。曰。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曰。子朱子苟若或者言。如其適。如其適。莊周者。貴沖虛寂寞之道。偏而固者也。子朱子悅周公孔子之道。通而介者也。苟適人之適。適也。自適

滇南文學 卷三十一 記 三

其適也。忘其適也。不忘其適也。無往而非適也。無適而非道也。是道也。勞而逸。逸而勞者也。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固也不膠也。此適之無所不極至焉者。之道也。苟執一求適。適愈不適。傳曰。執藥治病。藥亦是病。此之謂與。矣。子朱子學也。擘然哲之人也。高也。渾然粹之邵也。必喻於是。必喻於是。

此文有莊列機軸。最為奇偉。朱公名方字良矩。浙之永康人。在官清介。有古風。而急流勇退。固不虛之贈也。升庵先生原評。如讀南華之漁父篇。

石門山記 李元陽

石門山在點蒼山之背。嘉靖甲寅春。予約雪屏趙中丞。史城楊江津。遵洱河。歷天橋。出宿漾濞村。翌午至金牛屯。飯當孔道。有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荆榛。至則兩崖壁立。青蒼萬仞。有若門焉。予窺其中。萬松參天。高巖蔽日。陰森窈窕。澗十餘里。窄處如鐵硤。廣如桃源。兩岸石苔不可著足。南岸峻削。石髮蒼蒼。北岸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堦之際。可亭可廬。流泉穿石。往往成渠。有頃。但聞水聲淙淙。如鳴琴。珮玉林際。鳥語素所未聞。令人起絕粒之想。東一峯尖削。積雪未消。正臨壑上。

滇南文學 卷三十一 記 十四

時日亭午。蒼翠之中。植一玉筍。與壑中水石相為照耀。忽有驚鷹從空飛墜。聲如鉤雷。凜乎不可留。從者扶挽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少人行。須從高處俯瞰。則壑中景物不能遁藏矣。予三人乃折東北緣坂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淪茗。少憩。又東一里。大石四面如削。村人構亭其上。今廢矣。又東南升三里。至仙真閣。閣南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嚮之石門在其西。下視數千尺。或窪如盎。或方如槽。黛蓄膏淳。不可名狀。微風度壑。如怒濤擊撞。即嚮之雷鉤處也。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藪。不知其名。嘗之甘。食盡。二公曰。聞此山有石

數語亦自
獎進從遊
於辨學章
庄來

巖侵曉騎行三十里。遙見一物如白蓮。擊出翠微中。僮僕皆譁。騎者加策。與者努挽。至則佛宮倚巖而構。以地里計之。當在點蒼。悉達場之背。四望空濶。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觀於大壑。則思守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遊。二者將何取衷哉。史城曰。昔所見者。與故思淡。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體殊。情生則志隔。皆有乖於聖人之常者。也得其常者。安安而能遷。與曠遊守。非一非二矣。二公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繩橋。為漢求蒟醬之路。至湍溪。為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地。今失其處矣。比入漾濞。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五

已黃昏。素炬行八九里。宿尹氏村舍。明日早發。途次見急湍。怪石。輒停輿。坐玩。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筆意酷似柳州末段。借二人言。抒寫襟抱。尤徵學識。

遊花甸記

李元陽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淡谿中。距城七十里。一日楊子壽過予。道花甸之勝。予因治暑雨之具。明日庚申。肩輿出郭北行十餘里。時海色山光。殊覺健人。乃舍輿乘馬。又十餘里。吾弟元和輩尾馬而來。日欲晡。投聖元寺。炊則楊參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與嘯歌。月下聯榻而宿。辛酉偕春江山行十里。入萬花溪。羣卉誠不可名辨云。又五里至麗吼門。皆綠翠微而行。夷則騎。敬則輿。險則徒步。至元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龜。水如蛇。蓋少坐以息。僕夫濕絲。濺衣。頓覺涼冷。復行五六里。折而北。豁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美

然夷曠。平甸二十里。淨綠如拭。至此則騎者騁。弧者射。步者躍。倦者歌。如起塵世而登雲天也。甸之東西皆連岡。西岡層疊如雲梯。東岡壁立如掛榜。萬木陰森。千重蒼翠。奇花濃郁。綴秀垂纓。廣甸之中。水竹區列。游人來往。度竹穿花。既過一區。復見一與。既度一與。又見廣原曠而與與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世傳白鹿道人。隆祐禱于此。修鍊騎白鹿仙去。岡因得名。岡東里許。兩山如壁。中夾一川。袤十餘里。廣近百十武。其間襟花秀木。丰葺茂蕪。石蒼蘚翠。窈窕修迥。有若門焉。其北谷則與人境隔絕矣。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巖。

高曰狼香曰杉樹曰乳牛墩當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
為吐蕃畧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銅屏山山下有南
潭水如澄墨其深莫測岸有蒲草軟厚可坐方解鞍樹
陰見子壽與一道士擊壺漿來僕夫吹笛與樵吟牧遂
遙應互答諸人擊節相快頃之潭陰雲起衆愀然向白
鹿岡下詠茅圍火而臥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
東岡之跡曰羅漢堂曰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
伏猿巖曰寶光石曰洞簫巖曰祈年石西岡之名曰望
海曰香栢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分水嶺則觀音大士
帶巨石甌水西注鳳羽鄉灌田百餘頃改無益就有益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誠神功也飯罷別子壽馬上作花甸行寄之將出甸回
望白鹿不勝戀戀出溪至弘圭山稍坐觀洱水萬頃澄
波沙焉月出客浩歌有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
向誰之句予疊而和之乘月下坡度溪與春江別託張
氏莊宿焉癸亥過遺教寺村老携酒杉苑拾松毳煮餽
壁間讀古碑字有鐵畫蓋法書也僧曰夜來搶放光今
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文亦與而曠曠而與也瘦削處則逼真柳州矣

遊雞足山記 李元陽

雞足佛書薦嶺也鎮西洱河之東北隅孤聳天表南向
頂平其下小分三幹蜿蜒奔放據形家言稱雞足云由
葉榆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由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
緣寺不由洗心橋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由此上傳
衣寺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因以傳
衣名寺世有高僧天機創於前海慧葺於後故鉅麗不
衰也曩先君與僧徹空建庵名淨雲院結構清幽娛人
遂與藝僧劫空夜話恐從遊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大半
由傳衣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北行里許
至龍祥寺又西南過放光寺約四里皆由岡脊左行礪
谷春涼巖壁在望相述右路低陷無此景物乃知前途
不一在人擇取耳放光寺為常年放光之地上直迦葉
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蓋胸臆之穴餘諸庵院皆在山
之肩臂矣舊為灌茶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婿吳階州懋
來遊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於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
閱十年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
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垂遠余三度來遊值冬
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六月擬東坡顛神觀海市故事

機鋒

詣巖殿致禱。俄頃見兜羅綿雲。緬平如掌。漸次大地作碧琉璃狀。浮大圓光。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觀者於鏡中。各見自身。毛髮可數。故作舞蹈。而影亦如之。及詢其何以各不相見。則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其景如虹。其圓如暈。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與卽收。同遊有老者云。昨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柁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中。如人掉之。但不見人。然則光非一狀也。寺西北六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昔歲曾遊。今彷彿在目。不復往。遂登袈裟殿。其神迦藍。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此種伯敬所謂江山無故學情生也

與衡岳日觀峰相似。凌晨脫鞵著履。上御梯。梯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其攀躋而上也。膝嘗點胸。後人之帽觸前人之履。然有快欣而無勞苦也。梯盡處爲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荆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未卽登仙。亦足豪矣。既至大頂。普光殿。工作精好。大愜予懷。俯仰今昨。追維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參。簡卓庵。王僉使。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野庭羅部使。瑤寶巖。何大參。鏗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合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再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剛風灑氣中。歷虎跳澗。仙基石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仞。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屋猶在。自撫頹衰。尙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有飄然遠舉之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故老云。異人以咒術收蛇在中。故一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卽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守門。聲之訛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非明眼人
則雖遇洞
天福地猶
身在地獄

中函一坵彷彿城門狀以今觀之則岑崿峭壁耳野史
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訶然中開入已復閉語雖
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間非明眼不識
也嘉靖間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
行住三年滿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
之使入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聯惟正殿金鎖不開
石堂眾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厨設供謂僧曰汝無去得
乎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今尚未得住也言已而寤猶
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向遊匡廬老
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寺廊
下看經僧庭中有旛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
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迎葉門巖半有泉僅容一盃
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
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人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
人曰此金雞泉爾不宜見擾明日樓災遂不復構余與
客藉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至玉皇閣一名聖峰寺寺僧
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
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旁庵院十餘所因
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
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鉢孟寺北行里許為五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惟不能往
竟收住益
覺悠然不
盡

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為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
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迎葉洞一在山麓二月土人作
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主人指示不得其處二洞各
深百餘步中多奇石雕鏤巧妙絕類鬼工不可名狀余
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里而造焉觀於此洞則昔之
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為鄧川界遂由此趨上關而回
路人云初入洞由河子孔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深正
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不能往假
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歷歷可當臥遊然果巖面有朱篆則後人何不一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之以傳也

原評
此記可與
唐宋名賢
閣樓記序
並傳不朽
而變幻出
沒得自天
然卓乎入
古文之堂
吳矣

浩然閣記

李元陽

天下郡國以山水為甚。然必山有異狀。與羣山不侔。水有洪濤。與眾水迥異。乃可得稱名山。水焉。大理為郡。山曰點蒼。漢書名其狀如扶風。太乙者是也。聳列十九峰。橫亘一百餘里。如郡之枕屏然。水曰葉榆。水經謂自縣北而來。遶縣西南而出者是也。碧瀾萬頃。浩浩蕩蕩。如郡之襟帶然。嘉靖九年庚寅。太守洪雅楊公仲瓊。始於水上建此高閣。題曰浩然。落成之日。招成都諸史。楊修撰。慎與陽。同來登閣而望。則見羣峰洗翠。疊嶂吐雲。夾澗之泉。垂虹噴玉。而浮屠紺紉。寺掩映於松杉之表。溪槩霞構。參差隱見。疑有隱君子在焉。可望而不可即也。既而授几而酌。把酒臨風。蒲帆與島嶼縈迴。漁艇共鷺鷥上下。白濤風起。綠野烟橫。駕孤鶴於長空。覲飛仙於彷彿。蓋不知身之在人世也。太守作而言曰。興者廢之端也。今日之遊。以茲閣而盛。而茲閣之承。將不在於二公乎。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閣。巴陵之岳陽。吳興之消暑。宣城之疊嶂。彼亦樓也。獨能馳聲於宇宙。不為風雨所撓。剝不為歲月所消亡者。以韓吏部白太傅。范文正王子安。諸名賢各為記述。而取重於千古耳。以今浩然之在葉榆。視彼五樓。曾不多讓。然則侈記述以壽茲閣者。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微二公其誰與歸於是。修撰作海風行陽為閣記。鋪排不減前賢樓閣記。敘結處樸老不可及。編唐注。

原評
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
先生知仁
合德故得
山水之佳
趣而有味
乎其言之

雞足山賓蒼閣記

李元陽

雞足遊觀之勝。在華首一壁。然遊者往往並壁而行。視
壅於壁。得其十之一。而不見壁之全勝也。大頂南行里
許。有盤石出於絕壁之上。可以坐。肅又名拜佛臺。一登
此石。則華首千仞。蒼然起於東北。令人意動神悚。全壁
之盛舉。在目中。遊觀之塊。無有出其右者。因出貲授僧
命。建一閣。讀書其中。頃之閣成。雪屏趙中丞題曰賓蒼
言閣為壁主也。徐而物色之。橫絕地維。如細柳淮泥之
陣。示我以勇。其頡挫起伏。千態萬貌。如上林長門之賦。
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逕而造。又如陳蕃之榻。李膺之
識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美

題名絕奇。寫境亦不落凡徑。

原評
筆不惹塵
胸能藏壑

清溪三潭記

李元陽

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水出山石間。湧沸為潭。溪丈
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纍纍如卵。如珠。青綠白黑。
麗於寶玉。錯如霞綺。上有墜葉。鳥隨啣去。潭三面石崖。
其淨如拭。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
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醉。右崖有禹穴二字。太守楊
印。曠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靡成渠。最滑不可
著足。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之。不知其
區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上潭鸚綠色。水
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緣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
賦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停以賞其
趣焉。余每至溪上。穀收壁影。印心染神。雖出溪而幽光
在目。樵唱在耳。累月不能忘。此溪四時不竭。灌潤千畝。
人稱為德溪云。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美

峭潔突過子厚

原評
此人間天
上境也然
非其人亦
能其境
非其人亦
得其人那
得其人那

翠屏草堂記

李元陽

李氏中谿叟自嘉靖壬寅葺崇聖寺垂三十年始得竣
工乃枕峰腋寺作室以居名曰翠屏草堂蓋蒼山十九
峰列障凝翠四時不改堂實當之得山之勝於是乎最
延庚作樓俯瞰洱河碧光奪目題曰檻湖延王作榭望
見川源野色入簾題曰綠野前作一亭以停杖履題曰
曲肱後作一臺以舒眺望題曰艷雪又有水月方丈蒼
霞別館梅塢桃畦而竹坡松逕迤邐交錯不可端倪開
東牖以納旭微南甍以受和木無丹漆之華墻無丹堊
之飾素屏木榻瓦缶陶甕隨力而增率稱是焉樓上置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樹藏儒釋老莊之書約三百餘卷香一爐琴一張酒一
壺登樓開窓岸幘解帶碧波在望青甸如拭取琴作商
聲三五弄小童進酒無量微酣而止步自樓背升臺看
山雪壑鏤銀朱夏猶在山腰白雲宛如束帶斯時心曠
神怡不覺放歌聲滿天地老衲羽人白眉垂頰出自竹
烟香竊之間持茗來餉相與茵草枕籍如夢如寐不知
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中谿叟今年八十有四耳
目四體未至衰頹宅邊有默遊園風雨沍寒頗堪游息
年及首夏即出北郭追涼風濯流湍蒼山諸溪澗泉石
勝處背琴攜酒日以為常或有客無客聽泉坐石必目

文有賦心
不讓與蘭
城小園獨
勝也
靜者心多
妙實非此
情景非徒
有賦詩話

落而起或乘月乃歸歸至草堂過千松岡出芙蓉池修
柯夏雲低枝拂沼蕙蘿駢織灌木陰森佇立奇禽開窺
潭影惟意所適期在無眠夜半樓榭溪聲遞響如有鳴
鶴天籟蕭蕭令人悚然起聽目冥境寂天地之情了然
元會乃知死不相干矣唐人詩有之此身只合僧中老
子嘗三復此言清泉白石實鑒我心
興會應舉景致俱超性天之樂在此非高談元妙者
也原評
一路金堂玉室何啻仙人所都此等文是借居遊以
誇身分者 魏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晉寧州風土記

唐堯官

按晉寧古滇池也。今為雲南支郡。在晉名宜州。在唐名
 昆州。蒙氏名陽城堡。元稱晉寧。我明興仍之。不易云。山
 川融結。秀甲西南。左盤龍。右望鶴。玉案前拱。滇池後紫。
 平原莽賈。田疇相接。說者謂風景大類江南。即蒼洱非
 其儔也。大堡大壩。龍江三水。合於西城外。二里許。透池
 入海。若疋練然。因橋其上。曰四通。倚柱而望之。蜃氣隱
 見。黃雲萬頃。縱觀寥廓。豈真民無病涉已哉。盤龍山。故
 有梵刹。乃元僧崇然。至正時所創建者。草樹葱蒨。泉谷
 蒼邃。蔚然祇林之一勝也。僧持戒苦行。規成妙覺。今遺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九

軀跌坐塔中。儼乎若生。緇流稱之為蓮峰禪師云。並盤
 龍而寺者。若萬松。若羅漢。瞰滇池而寺者。若海寶。若金
 砂。或以峯巒取勝。或以溟渤壯觀。而海谿山麓。金精神
 馬蹄迹。與異人牧牛滇池。牛飲而化為石者。又其特異
 者爾。蓋晉寧編戶。漢夷相雜。自國朝修治學宮。而奮述
 制科。通籍朝著者。代不乏人。然亦有雅操鉛槧。執志肥
 遯。以博名高者。余太史學夔記云。文行特起之士。間見
 迭出。信矣。邇緣徭役。日重。棄儒習而克掾吏者。一倡羣
 和。欲其闡閣詩書難矣。即舊所稱俗淳訟簡。務本力穡
 者。奈何不因刀筆舞文之徒。而染之一稍變邪。梁山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四

門之間。曩多烏合之眾。而繇石魚以逮大堡三營。獠賊
 往往出沒其間。迄今二十餘年。烽候不警。而民獲安枕
 者。二哨防禦之力也。郡去會城僅百里。商估陸行者少。
 暮掛帆而朝達雲津。可省負擔之勞焉。滇故饒象貝文
 犀金寶。諸珍奇之物。然亦非郡產。若蔬果魚鰕之利。遠
 邇咸仰給之。而每值春明景熙。花卉殷繁。繞郭而遊者。
 粲若霞錦。眩目。楊太史慎詩云。雲連呈貢雨。花發晉寧
 春。蓋亟賞之也。所深慮者。瀕海而田。非不衍沃。其灌溉
 率取給於堡壩二河。然源遠而流細。若天旱雨少。即厥
 淤野。亡生稼矣。以翼涓滴能哉。郡自成城後。數十里一
 望山。赭萌蘖不生。亡論工師。難於取材。即寸薪若炊桂
 耳。然則豫濬鑿以瀦水。廣種植以畜材。誠百世居民之
 大利。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矣。
 可備風土觀覽文亦健舉
 山川風俗景物。歷歷如繪。而敘風俗。則重念詩書。敘
 景物。則隱憂田廬。末以瀦水蓄材。結之。尤為得體。

鏡湖洞記

曾倬

倬建水人嘉靖甲子舉人瀘溪縣知縣

愚性頑鈍。且癖山水。久棲香林山中。僧眾遠指石屏東。二十里許。萊玉峰。有石洞。垂山腹云。愚喜往觀之。洞口藤蘿大石。錯雜封之。衆扶愚。纒腰而下。不數武。一竅通天。萬象森然。纖毫無弗辨也。會初昏。太陰從虛透入。相傳漏下三四更。尙依依斜照。愚曰。月何多情。至是真幽壑。主人與。又數武。陰暝深窈。對面罔識。非炬光莫可措足。乃罄折而入。坐久。炬盡。眼亦明。書畫章章。可讀。土若肺腑。懸乳兩壁。之仙龕。佛幢種種。不可名狀。列坐可百人。旁有小竅三四所。可炊。可榻。烟從突出。石不侵肌。洞盡處。升而上。亦可列坐。童子或擊磬。或敲鐘。冷然中清。商可聽。疑有神工。鬼斧莫之能測。每榻其上。燦一燈。寢而視之。光明炯炯。夜氣如存。遂命石工。啟戶。坦然通路。始免纒腰。上下洞門。俯闕異湖。天光一碧。恍然身作鏡中人也。乃署其前曰。鏡湖仙洞。署其後曰。虛竅通天。一巨天風。蕭蕭從谷底起。漁舟似滅。沒於驚濤。巨浪間。不知垂竿。穩釣。蓋操之熟而忘於水也。五爪山勢。急如奔馬。飲河洞外。山石立者如壁。平者如砥。可爲亭臺。似有所待。地寬且腴。可麻可桑。一泉甘冽。可飲。境勝若此。使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人塵心殆盡。愚數棲乾陽。高空飛瀑過之。未若此洞。與而曠曠而奧。可藏脩也。

文亦與曠

吾滇之敘遊覽者。莫若中溪聚洲。此文當與黃飛月徐石公張退庵諸公。並稱學柳州。而得其神似者。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石屏州名勝記

楊忠亮

滇之石屏。四山環匝。無空。缺。西峯鬱蒼。翠迴翔盤。無東南一帶。清森縹緲。巖壘如貫珠。北只乾陽。一山崇。隆綿亘。不作縱橫。而龍。雄。豈。州治之東。有異龍湖。映。帶城郭。周迴百五十里。湖之中流。三島浮峙。東南山有。九曲。每一曲湖水斜入。山出一岡。以逆抱之。其中層巒。疊嶂。屈。蟻。相向。主峯蜿蜒而來。駐於山麓。所謂長虹。飲。瀾。犬。率。類。此。余。每。扁。舟。湖。上。把。酒。誦。赤。壁。賦。固。自。可。人。漁翁舉網一捕。得四十九枚。雙腮呀呷。有發刺欲飛之。狀。因起而浩歌。輒浮數大白。人世塵想。漸洗殆盡。乾陽。

古洞居山之最上。仙宮花苑。不甚華麗。而倚檻足供延。賞。登者芒躡而進。約十里許。至則山川城市。如列畫圖。煙霞吞吐。在隱現明滅中。飄飄凌虛御風。可俯視入極。矣。夫宇內不乏名山勝水。求湖島之峙秀。洞壑之開朗。恐不可兼。即兼之未必具美。石屏越在南服。山水會不。得擬於峴山鏡湖之勝。限於僻也。倘遇騷人墨客。以吐。發其幽異。安知不身隱而文著乎。由此以觀。名都巨邑。雖有山水。必藉其人。而後傳。若騷人墨客。又巨靈河伯。之曹邛生。詎可少也。兩者藉之。則雙美。畸之。則孤芳。揭。之。則色闇。雖山水亦有幸有不幸焉。嗟乎。幸不幸不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記

為山水輕重。有幸有不幸。不得不為山水發一慨也。古。今英雄。升沉顯晦。倘亦山水之有幸有不幸者乎。余屏。人也。屏有佳山水。懼不表於世。竊比於曹邛生。以俟後。之探奇者。

奇峭清拔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記

滇南文畧卷三十一終

明

阿述南遊洞記

孤山遊記

峨眉遊記

普陀遊記

遊兖州城南桃花源記

國朝

遊浪穹九氣臺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二

目錄

遊火井記

遊乾陽山記畧

我山記

坐冰車小記

叢山石泉記

巖洞記

貪山記

西五縣紀行

藝園記

借蔭軒記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黃麟趾

徐崇岳

李崇階

張端亮

趙元祚

趙元祚

李倬雲

張漢

張漢

張漢

陳綸

傅為許

遊小孤山記

仙人洞記

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彩虹山記

傅為許

王字謨

楊鯤

倪蛻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二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與甯傳翰邦翼亭許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記

阿迷南遊洞記

王元翰

煙湖釣客性喜遊披勝往同宗生心盤相語曰迷之南洞也姑不悉其概然有待焉久矣予唯唯王戊冬率兩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一

亦逆知明
季大亂將
作矣

剗解妙談

弟取道盤江抵阿迷既畢禮墓繇冰泉放轡南行日向暮至洞少焉楊若來伍餘眉楊文彥諸君暨仰山坤來恩寵恩詔諸弟姪具乘欸段到矣相與秉燭沿流而入甫數武見石穿三竅復貫為一其中垂乳堆雲蹲獅踞象乍闔乍開倏霽倏怒盡石之狀而滄滄一水吼穴而出如躍淵神龍斷金鎖劈雲粉石勢不可遏令人欣賞駭愕而曲折隱顯清泚喧寂又盡水之狀乃深不沒頂廣可容舟以故遊洞者可遊洞中之湖遊湖者可遊湖中之洞予時倉迫未暇辨此假令担溪頭一葉置於中隨花片而入安知不與避秦諸公盤桓共道今日之天

下乎洞口藤如蒼蛇巨蟒橫亘其門游人撫之則動有扶煙霏搏溟漢之勢蓋數百年物也丹巖翠壑色色可人烏音魚泳塵慮都汰較之臨安閩洞雖高敞處少讓然閩洞之水任納不遠而出茲洞之水任出莫窮其源而洞內外俱可泛舟靡石不宜棋觴靡亭不宜嘯咏則閩洞富退舍焉去此百餘武即綠漪亭萬竹迷離羣峰環拱相與布地為席萌弱畢陳予見若來文彥眉宇間有詩意暢然曰快哉不圖為洞之至於斯也

境界皆實筆筆皆空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二

藐姑綽約

孤山遊記

王元翰

極頓挫起
伏之妙

遊法

興復不淺

孤山注一巒于銀鏡中。或沈或浮。乍明乍滅。特焉而無與助者。直指鄧壺邱公。偶陟其巔。嘆曰。彼金焦安得獨美于長江乎。遂更名環玉山。賦長篇以紀之。而山益重。已。今秋余張順帆。三宿精舍。見其澄湖凝綠。真與瀟湘鬪色。而金蓮玉筍。撫仙諸峯。飛眠掩映。繞碧呈黛。始信環玉之名。逼肖。又恍然此身如坐西湖南。北兩高峯間也。少焉鐘動。月上。波光月彩。自相摩盪。則金紫閃爍。狀不可名。生平看月。自洞庭秋霽以外。此為大快耳。吁。佳哉。然猶恨山巔固平平無奇也。或曰。茲山之勝不在頂。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二千

而在麓。于是晨興飲罷。爰命小艇三繞山麓。凡一水一石一壑。無不領會。森奇古怪。都非塵世中品。因謂游環王者。非破巨浪。乘皎月。周遭其麓。烏足以窮此山之勝乎。他日誅茅容膝。斯亦不佞投老之菟裘矣。

簡而逸

入手便得
智慧珠

峩眉遊記

王元翰

乙丑四月初二日。抵嘉定。覽凌雲業快。嘆蜀之佳山水。果在嘉州。因自諗三峩名勝。甲天下。茲儼在咫尺。顧却步而放流。得無貽笑于山靈乎。爰與陸懷溪。孔自成訂遊期。而開兒在傍。口不言眉。宇有躍躍色。余知是子遊興倍。乃翁雖稚弱。不任勞然。當乘其知識未張時。使胸中貯此一段邱壑。他日鄙吝俗腸。亦可消阻。入九則先入者為政耳。遂挈之往。斷肉禁酒。于初五日入峩眉縣。路桑禾蔽野。清流界道。步步與峩山揖讓。彼令茲土者。非仙吏乎。興甚勃勃。初六出縣南郊。鐘吼處。聖積寺僧整眾出迎。則登峩之發軔也。行十里至光明寺。會大雨。止寺中。懷溪自成有趨趨意。余曰。于此有山緣。必不中止。一食頃。天霽。各踴躍登輿。馬上解脫坡。坡斗峻。盡處為橋。橋下水潺潺。飛躍登楠木坪。即純陽殿。石上刻呂仙此筆詩。聞其劍畫紫芝洞三字。在二峩。不知何祠于此。東北乃故宋皇觀。即黃帝問道處。今廢。蒲家村在觀右。尚有名漢時蒲公。脂白象而叛道場。遂家焉。過華嚴寺。二三僧執香跪迎。余謂遊名山。令僧匍伏。跪道。何異花間喝道。太殺風景。亟止之。途中僧天遙指石船浮澗水中。首尾俱出。蓋菩薩以願行為海。慈悲為楫。茲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四

其慈航歟稍下至歸雲寺殿高廠旋螺結頂相傳般巧
 所建不數里見大峩石巋然道右清泉繇石隙中出瀝
 爲池甘冽可愛昔智者老人於玉泉臥病思峩石神水
 感龍君供送智者疑莫能致指錫杖鉢盂爲驗隨順水
 流出始信本朝信天和尙常任錫于此後遊汴河漲師
 一喝水分今稱性天喝退黃河石鑄福壽二字命名甚
 俗爲佳石瘡痕傳希夷筆無據磴邊新篁萬竿翠染衣
 裙拂之不去登閣見羣峯拱揖各各獻奇呈秀令人心
 目雙豁神骨俱爽嘆曰此勝峯最勝處也因扁之曰峩
 峯聚秀題其柱曰松呼萬樹俱低影雲破千峯盡點頭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五

僧喜謝以爲偈景下數武乃楚狂陸通歌鳳臺臺負石
 而亭石刻皆薛剝莫辨升其階聞松聲竹韻猶覺歌音
 在林谷間接與不願爲楚王宰官願爲大士眷屬乎扎
 折至中峯寺乃明果禪師化道處山水環護亦勝地也
 出寺未幾僧候于石橋畔駐輿見雙溪建飯而奔各賞
 一橋吼如雷濺如雪若兩龍鬪于穴中怒聲不可嚮邇
 余左挽自成右把開兒連倚觀之惴惴猶恐其或隕越
 也真宇內一大奇觀哉士大夫題識甚富而雙橋二字
 非篆非隸筆法駿逸問之知爲子房手書水合處卽牛
 心石形亦奇異繇此至白龍洞古德林楠木十萬八千

株葱青可蔭芳行僧別傳手植人呼爲木涼傘直上望
 白水寺落山凹隱隱松檜間如畫會天向暮至則宿于
 海會菴回顧竹烟松靄中往往往農家與佛刹劈翠微而
 居固日用而不知者此去縣五十餘里輿騎可到酒肉
 可至也次早僧出願賜銀粉華嚴經書造極精架上堆
 八十八祖影象展數軸生氣咄咄而眼稜皆帶出世色
 乃徽人丁南羽筆也次早禮佛訖請觀佛牙去祇諦視
 大如斗金玉色約重十五六觔本寬未窄上有直道如
 膝起下截作水浪斜紋紋間容生舍利昔世尊茶毘帝
 釋視取而供之天宮者意卽此也伺閱者靡不生歡喜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六

想懷溪向余曰此果佛牙也耶余曰凡人以目所見者
 作是目不經見者生疑局于見也佛世尊視千丈那身
 眼如四海水廣長舌覆三千大千世界則此牙猶現眇
 身中物耳可以尋常耳目思議哉曩者吾等在聖水閣
 所見牙較之小豈此固釋迦文而彼固辟支佛者耶僧
 以黃翰林慎軒贊相示求續一贊余許以登頂旋當如
 所求冒雨而進皆舍馬就筇與觀無梁殿渾磚所成范
 銅作大士騎白象王高大奇特冠一山上觀心坡陡絕
 棒夫挽曳而升頭反在下足反在上過初殿趙大洲學
 士題額于時雪不盡融狼籍于道行者虜粟稍平至木

丁南羽白
 描畫爲有
 明第一
 不朝
 御定書畫
 譜許其可

追李龍眼

皮殿古有聖僧阿婆多尊者來禮我眉以山水環合形同西域化城寺依此建殿苦無瓦忽空降木皮故得名自白水至此才二十里而天雨地濡夫痛力竭遂止宿禪榻圍爐燎衣徹夜雨滴不休軀雖倦而睫不交不知上方極頂之作何狀也輿邊恨不能挂蘇釀一壺以解岑寂侵晨薰衣而起飯畢出門大霧四塞僅現眼前一綫路冷嵐撲鼻寒霧沁骨已知去人世迥絕亟加半臂披氈衣忍凍而前懷溪自成相向吐舌竊悔挈開兒冒險開兒方色笑自若初生憤不畏虎哉道經小菴別剎以雨不便槩覽雷動坪在山脊蜿蜒處寬不容二丈巖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七

穴中皆雷神所居上下無路非習翰飛不能入過者多屏息禁聲恐招雨雹而莎羅花大盈抱高數丈關麗競丹夾路不斷如珊瑚樹他山莫比其盛雷神殿而上棧道石磴相間錯行如鶴鎖天蛇倒退梅子坡皆峻極虛險難於登天稍左右望骨戰毛豎足心酸澁幸雲迷樹密不見底納心而行再轉三倒灣則八十四盤盡而太子坪見于高原忽焉雨霽雲平大頂孤懸眉睫心神踴躍恨不能一蹴而詣頂以故所歷太子坪圓覺菴天仙橋文殊閣俱一茶而過老僧樹槎牙當路有僧枯化其中今樹榮皮合不可見望天門石方廣訖然一劈中分

身世遺迹
俱在言外

恰是登峯
造極時高
興奇想

存斧鑿痕使米顛遇此當復再拜花陰中新亭翼然孤樹衲師候板橋曲澗邊曰此去頂不過一牛吼地少留無妨余曰知師有道者當再晤晴明難得機緣難偶吾其登頂乎一揖而別趣與夫行不里許而至頂妙峯僧滲金殿莊嚴輝煌置絕頂處他殿皆以銅鐵錫或板代瓦因詢古寺何在僧曰金殿左鐵殿即古光相寺也肅入五體三投參普賢大士畢即出睹佛臺而十方僧俗業已喧噪候光是日四月八日浴佛期也日正中碧空掃翳赤曜近人蓋自入山以來時時雨步步霧咫尺不相瞭如在幽中暗中過半生茲若有人焉垂巨手提之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八

九天之上而在高明廣大之境矣蹤是白雲布滿下方平如砥白如銀廣濶如玉海凝定如堅冰雪山高昌國多多嶺諸峯排玉笋于塞外曠經臺瓦屋諸山裁青案於掌中萬里一色儘日熟玩不覺舞蹈叫呼曰吾將插羽騎氣翩翩而來往乎抑將駕翺翹葦出沒于雲海乎吾將鞭霆駕風劇人世之坎墮乎抑乘槎遡斗問彼支機石乎經云鋪設兜羅綿成銀色界豈欺我哉少頃小鳥蜚鳴若報佛現眾俱歡呼彼闌下視見義駭斜輪未炎射景紅光冉冉大如日暈升自谷底浮于雲面絢爛五色初猶模糊漸近分明攝入人身唯各見已動搖相

應不代見他人影。而金橋光。則如白虹垂天。金梁亘海。拓紅光而十之。雖借日影而起滅。然世之高山不少。山之興雲亦不少。他山無而此獨現。吁亦奇矣。眾皆曰異哉。吾儕守候半月餘。並無是日。何甫上山而遽遇此光景也。懷溪自成皆蘇人。向余曰。真與山靈有緣。安得攜善畫師。描寫一幅。昕夕臥遊。余曰。境大矣。丹青易貌。之是夜。月色雲光。交注射目。星斗歷歷。逼人寒如冰。天不能久立。下臺宿于臥雲菴。次日再觀。亦復如是。而雲色少變矣。金殿僧索書。余扁曰。勝峯銀界。曰。願海妙光。聯曰。光燦碧天七九雲。鋪銀海三千書。竟命與走白龍。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九

潭泓然一泉。世所傳龍長三寸許。黑身白點。有四爪如蜴。蜥狀。能致風雨。夫水性從下。此山去地不知幾千萬丈。水胡為來哉。龍靈依止何疑。隨搜訪諸靜室。皆箭筈分途。莎羅交逕。樹皮為屋。一室只一人。而淨土菴較大。普賢作出山老比丘像。鬚髯古碩。象王石行。僧數椽。綴孤石。僅容三四人。破衲百結。火種幾斷。贈之以截句。斗米盤桓無幾。再走鳳林菴。與孤樹譚法華。從地涌出品。知事理。雙顯亦占一絕。贈之聯曰。平翻素浪瞻心海。剪盡繁枝見樹王。孤樹首肯小食畢。草菴教宗相邀。甫見曰。王法見乎。佛法見乎。余曰。豈有名山可以世法拘者。

凡遊記寫幽細之景。易寫濶大之景。難寫坦夷之景。易寫靈幻之景。難今讀王聚洲先生此記。有解脫法。有自在法。是無漏禪中之力。開廣大法門者。

一揖而坐。譚之移時。多醒發處。以菴奉勅。建有通天和。尙肉身。書皇家佛地四大字。付之兩僧。皆簡藏。有文字。解山之龍象也。從者皆倦。又恐雨復。回宿菴中。且辭菩薩下山。返至太子坪。僧邀之菴。素饌潔精。飽食訖。離言出單條。因書山遊鐵饅頭偈。以諷之。而下月之十。有一日也。險倍于上。烟湖釣客曰。嗟乎。茲山固震旦之仙都。佛區也。一日大光明山。一日熾然天。一日凌靈太妙之天。一日勝峯山。周遭二千餘里。繇趾至頂。高一百餘里。有七十二洞。乃軒皇與七十二君。論道參真之處。在四大中。獨擅其大山。有六異。曰白雲鋪世。曰佛光攝身。曰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十

聖燈夜朝。曰。貅吼陀佛。曰。烏報佛。現曰。雪景玉樹。同一山也。或上雨而下晴。或下雨而上晴。或上雪而下雨。晴明少。陰霧多。若上下共陰。晴月不二三日。故士大夫遊者。或望雨而却。或中途而止。至頂者。蓋亦寡矣。余不佞。足跡幾半天下。所遊岱華嵩衡。雞足武當。廬阜洛少室。三萌九蓮。鐵壁銀山。紅螺嶮。舉無並其高。等其奇者。適有天緣。得三天色。兩睹光。意匪山之生客乎。燈必晦朔。始見。雪必春冬。始奇。未之逮也。然遊僅五六日。目擊之外。如洪春坪之僧海。黑水寺之虎渡。二峩峩之仙蹟。九老洞之幽奧。滲漏者尚多。曷問其小者。始侯之異曰。

有情山不

普陀遊記

王元翰

往余在巖眉放光臺上見東南一派氣鬱勃而起問之有海上僧應曰此南海水色星河澄霽故其氣上蒸於天耳余此心飄飄又在普陀之洋矣明日下山錄嘉定放舟穿三峽下荆楚秋半始抵金焦間丙寅正月杪至西湖于時相約浮海者不乏余歌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以見志四月初郭少伯副使携滇僧九峯道人還陽至矣余曰此印須友也少伯邯鄲人致官長齋多年余欲藉其力以冒險遂定盟買舟後先渡錢塘於西興驛晤焉爰走山陰道山鏡水屏以囁嚅為應對十八日至定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十一

細碎入理

海有艤舟相待儲備器具者索值不多于是五六人同舟探韻設茗唯不置葦酒惟其舟底作魚脊形絕不類泛江湖者問之便于破浪也發舟後雖不苦石尤然亦不能順風張帆帆側處舟因以側時或以舷為底而凡案局器傾倒不常余有怖色一不知名僧曰海上風如此方可行等之無風然聞之差解嚴十四日薄暮達岸肩輿同行三四里松竹夾道波紋盪空松針篩月神骨森爽真非塵世行也蓮漏未沈昏鐘報罷遂宿于普陀方丈質明向大士作禮曰於惟觀世音尊多劫已證明法如來退位權居菩薩闍教狗聲隨類伏願加被指歸

參破色空
諸界
善於附會

覺路坐斷凡情祝畢炷香三肅五投出寺門周觀普陀形勝見氣聚風藏山環海抱直釋王之奧都人天之福地不知何至有唐梵僧始闢其靈元龜茲盛熙明乃品其盛也而濠海寺則大智僧所建大智具手眼人糜金錢巨萬乃成此利規模壯麗次于普陀不二十載付于鬱攸雖興滅其常而以形家準之沙水飛竄今其徒尙數百人揭席為殿余讀其殘碑戒詞厲嚴繼之以咒詛凜不可犯益見此老之實載不浮普陀亦以丙戌災大士香像三軀端坐烈焰中無恙此豈思議所及乎去寺三里度旃檀嶺即潮音洞石甚巉巖四顧無涯沙皆金色上有穴如天懸瞰下尋丈而深宵不可測波面一熊石宛作善財童子參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迹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端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為真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藹中為梅福菴即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冽童子真攻芥一擊不中故變為吳市汙以棲迹海嶠而終英雄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千二百眷屬中又添一直諒之高足矣其上為盤陀石石圓廣可容百人以上大本小不着地拳石承之作小級升之似有浮動意前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色上有穴如天懸瞰下尋丈而深宵不可測波面一熊石宛作善財童子參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迹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端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為真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藹中為梅福菴即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冽童子真攻芥一擊不中故變為吳市汙以棲迹海嶠而終英雄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千二百眷屬中又添一直諒之高足矣其上為盤陀石石圓廣可容百人以上大本小不着地拳石承之作小級升之似有浮動意前

何等眼界
何等習次

處處起伏
不盡

後數十石如禽龜環拱。傳云大士跌跏說法。處僧云。龜欲號時。燭龍初駕。見扶桑一泓。金紫萬狀。坐此觀之。代山祝融日觀。不足奇者。沿磴北歷。就石三休。登茶山巔。蓋普陀絕頂也。振衣四望。皆石山盤踞海中。周迴百里。百千靜室。如蜂房甌脫。互相隱見。遠近諸峯。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颯爾。温台浩淼。依稀幾點。射目而安期村。蓬萊鄉。直欲褰裳。赴之奇觀哉。天向暮。尋千步沙。怒浪轟雷。不敢迫視。復餘振海寺而下。過勝國。所見太子塔。蓋以太湖石鑄鑿而成。三百餘年。石不剝落。像皆生動。信非今手所能縱步。再詣潮音。所見如前。上有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菴傾圮已久。一石柱臥洞中。作溝斷。問之。故有石橋橫亘。以便往來者。十八日。復向大士作禮。辭行。舟偪白華菴下。菴係昱光僧別業。全以委蛇竹木為勝。茶罷。戀其雅緻。不忍捨去。昱光時有訟事。寓甯郡。不及面留。一詩以別。末云。上人無個事也。自滯王城。諷之也。舟師敦迫上船。是晚猶回至定海。於是乎登招寶山。謁曹娥廟。拜禹三陵。望蘭亭勝蹟。及問曹江船。可貫天台。石梁。復與少伯約。卒不果行。今為欠事。廿三日。旋湖上。因酌一卮。與少伯從容。曰。昔唐王子安泛海省親。竟溺不起。而所製洛伽觀音讚。至今傳誦。僧俗則身與文俱不朽。蘇子

竟住燒石
餘味

瞻與叅寥。書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船遇風。如從山上墮于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渡。子瞻一代文豪。絕無海上之迹。以此吾輩費不二十餘日。安然往迴。其處于愚與不愚之間乎。
文亦神骨森爽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飄然而來
其妙轉在
迷離恍惚
問應是遊
仙夢境

遊兗州城南桃花園記

晉書 黃麟趾 飛月

乘陣緬而南眺。蒼然爾。擷菁華於平楚。則水木烏有。或曰。漆園不足千古耶。蝶仙逸矣。何處訪消遙。陳迹園有。桃在酒之濱。疑是赤城標。可涉也。予驟然曰。異哉。誰肯。夢武陵源。黃道真匪劉郎後身。那得暗水流花片乎。瓶蠟屐從事。而升菴拉顯。吾壺漿先發。三人步南郭門出。時清明後一日。融意既暄。風光轉蕙。行里許。皆平沙夾道。黃柳綠烟中。色色可人。但鳥歌猶澁耳。折而東。委蛇仄徑。數從桃柳隙中。度草色嵐光。悠然野趣。行沙障而南。凹折更里許。始即園地。面面皆天。桃土人云。憶成蹊。

滇南文畧

卷三二

記

五

寫桃花亦極生動

達觀中邦有道氣

纔六七年餘。適樽疊遲花開。而飲興姑不及。乃遂沿流欣賞。大約步計之。可十疇。花爛漫遲千樹。花蘂間疎間密。半含半開者。類櫻唇一點。嫣然欲破。又若閨秀見人。羞澁却步。玉肌生潮。開者若朝雲一片。蠶起海東。將欲變霞之狀。其淡泊。故不減藐姑仙人。而滲紅浮豔。又若靚質素膚。輕緋一帔。宛宛送酒綃衣。歌淡染胭脂時也。夫境惟偶最遠。有意邀芳。風雨或從而妬之。造化惜清福。非其人不用享焉。今夕何夕。安可負此花下一壺。因解衣嘶嘖。步茵莎。行高陽酒徒。觸政以指屈信。射覆不勝者。飲時顯吾屢勝。升菴半之。予多負。笑謂花神欲酬。

醉眼所見如是

醉眼所見如是

我耶。竟大醉狂歌。倪迂江南春詞未闌。忽聞泗外。鳥嚶嚶。遷喬聲已而非然。蓋軒自南來者。鸞聲耳。酒闌。僕夫報河畔盤渦潭。深且多魚。盍往觀之。至則童子持竿俟焉。取而釣。意得長尺半者。烹之。有余。家尺素書。逾久不餌。予匿笑。是知肯藉無芳餌。焉用釣相與投竿柳岸。徑東北行。見前村一片。月急命籃輿。便趨東郭。左右曰。白沙也。復引杯大噉。已而片雲頭上黑。升菴謂是催詩雨。予笑占云。一片烏絲幕。分明貯阿嬌。會須忙秉燭。何待月明宵。忽元林笑曰。烟樹如織。此夕頗佳。惜少柴門半榻。還念賞心樂事。幽意勃勃飛動。漫籌燈筆之時。崇

滇南文畧

卷三一

記

六

頑己已三月十四日也

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文境彷彿似之。通首都無凡艷。時粧。另是六朝衣褶。 耦唐汪庚識

國朝

遊九氣臺菑碧湖記

保山徐崇岳石公

老氣無敵

寫溫泉得未曾有

人目浪穹九氣臺為小西湖。丙寅秋。過浪穹。始覽其勝。臺在城東里許。出東門即草湖。湖心一縷堤。沿以古柳。映水同碧。跨石梁四。風致雖小。不減六橋。湖中有地。可半頃。人匪居之。復有怪石如龜蛇狀。高丈餘。相傳與水相上下。亦靈石也。搆真武閣鎮焉。石竇中溫泉有九。灑灑湧出。如鼎沸。不可試。以指朝望。氣蒸然分九道。故名。汲泉入茗。即可飲。僧人點以椒鹽少許。謂能寬胸胃。沽酒置湯中。聊熱。坐石上飲。煖如重衾。土人引湯為浴池。

滇南文畧

卷三三

記

七

溫熱隨其。蓄洩。浴罷登閣。覽平湖中十樹一村。五樹一塢。水面人家。以蒲柳疎密為隱現。時見小舟。人影縹碧。而葦藻荇。纍纍。鷗鷺出沒久之。鼓棹尋諸水村。大約烟從樹出水。與塔平。可濯足床下。可垂釣枕上。殘荷數十。頃淡而艷。至海口。澄然一碧如綠玉。無復湖中荇藻。惟此碧花生。為花清香。如錦蓮而小。葉視初生荷錢。其蒂長可數丈。湖之得名以此。山海經謂龍谷之山。洱水出焉。昔人以為即其地也。谷源在望。擬尋躍珠處。以日夕風濤不果。然亦觀止矣。遂回舟。因西顧標山之林麓。東仰赤壁之巉巖。如迎如送。而九氣臺忽亦入望。氣縷縷

關成小園
賦不得壇
美
考據

同顧

以議論作
餘波而筆
仗曲折秀
逸是為能
品

如青烟柳堤盡處。樹抱山城。西峯寺觀。倒影湖中。湖碧山紅。組織如畫。人知浪穹之勝在九氣臺。而不知其勝尤在菑碧湖。楊用修謂新蒲細柳似江南。信然。惜未經點染。故菑碧湖之名未振。人之抱奇負異。名湮沒而不彰。何以異此。然苟以青泉白石化為粉地糟邱。則失真面目矣。湖名未振而得全。是又不可不為菑碧湖幸也。七月既望。因記所遊於李象岳之止舫。如畫而縷縷雲烟亦從腕下出也。

滇南文畧

卷三三

記

六

直起自老

遊火井記

李崇階

開處著筆
似新修滕
王閣記蹊

相傳蜀中山水多奇觀。而火井為最。博物志載臨邛有火井。以筒盛火。竹木投之。輒然。桓靈時漸微。孔明窺而復盛。至景曜間。有以家火投之者。遂滅而不復起。每奇其事。而竊竊焉疑之。丙辰秋。余令釜水。始知井去城僅百里許。詢之父老。與紀載畧同。疑少釋。然為吏事所羈。不得一至。新羅之為快。丁巳冬。奉上檄。有自流之役。問之士人。云火井有五。曰新羅。曰鷄公。曰桐梓。曰牛心。灘。其二全火。其三半火。而新羅為最。諸井皆距自流不遠。適萬子襄文。折柬相招。取道新羅。作歸路。因得觀所

滇南水畧

卷三

記

九

敬次詳贈
而無堆塚
之迹

謂火井者。取火于井。以之前鹽。井之深不可以丈計。近鹽竈四五尺。以拱圍竹筒。斜伏地中。引火入竈。筒去竈五寸許。以土為竅。接之。傍復中立一竹筒。為起滅關鍵。其火在筒。以手捫之。不炙手。及其出也。如擔薪之焰。勃發猛烈。與家火無異。特其光稍綠。土人備陳起滅狀。謂鹽成時宜停火。則以泥水撲置洞口。即止。其聲入地。如雷鳴然。及取鹽水貯釜內。去其所蓋泥。以紙然火。向筒口。即勃發。當其甫然時。須數人以大木極力按釜。否則火勢衝釜起。屋且焚。其焰之烈如此。入夜不須燈燭。但取竹竿通其節。插而引之。火且上騰。一室朗然。不息。竹

一頓有違

收到萬子
隨手作波
開下一段
議論

議論極為
正大

收束緊密

亦不燬。此自然之火。不假寸薪。所謂全火也。若鷄公桐梓。坳牛心。灘諸井。須薪少許佐之。而焰乃盛。此新羅之所以為最也。余飽目移時。且聆其所以起滅之說。始信紀載與人傳不謬。而反惜當日博物志之所載未詳。甚哉。聞之不及見也。如此夫。去井不十五里。抵萬子居。因述火井之奇。萬子謂余曰。流濕就燥。炎上就下。勢殊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其理定也。今井中出火。而燥濕之位易。火不然木。而生尅之理乖。此得毋為燧人氏之所不及察。與司燿氏之所不能辨乎。余曰。子奚此之疑。天地之大。一氣舉之。水之與火。陰陽餘氣。獨不見夫南荒

滇南水畧

卷三

記

三

之中有火山。南海之中有火穴。其地產木。燒之不損。有火浣布。然之不傷。淮南子謂。甌得火而浮。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彼火之不焚乎。筒其始出乎地。蓋氣耳。見風斯火。於以見五行之互用。而二氣之不相離也。明矣。故值時之陽。則孔明窺而盛。值時之陰。則至桓靈而微。景曜而墮。夫亦山川之氣與時而移耳。子奚此之疑。萬子聞而笑曰。審若是。子於陰陽消長之故。瞭若觀火矣。因筆所見而為之記。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觀此。知東方朔所記。郭景純所注。未盡誣也。

一踏筆致
以備峭勝

跌宕

一路頓挫
入妙

遊乾陽洞紀畧

張端亮 退備

丙戌春三月。州刺史劉公。挈亭往祀龍祠。五里至萊玉
山麓。有淵潭。淨影迴波。遠混天碧。下注於田。溉千畝。禾
民利賴焉。故祠之旁。左為龍泉書院。僅廢墟。相傳州人
士讀書其間。兆飛騰者甚夥。龍之為靈。昭昭也。刺史歸
予。小憩龍樹下。盼乾陽洞未遠。遂勃勃然。動遊興。命從
者辦濟勝具。邀孫子子儀。籍咸輩。童冠與俱。既行且止。
至三天門。怪石林立。馬不能進。裹札而陟。二里至梅榔
亭。亭肖真武入山像。奉之。亭右僧舍。為滾免所擊。僧不
茶毘而壘粉矣。傷哉。由亭折而西。為真武閣。梯石攀附。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奇警

前路蜿蜒
而來至此
點睛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步始至乾陽洞。儼萊玉山。臍也。窅然而深。廓然而敞。老
樹屈蟠。蒼藤舞蛟。細草蒙茸。幽花嫵媚。洵奇觀也。中奉
大士。係石窟間。錯置羅漢。亦雅洞之右。鑿石磴數十丈。
為靈官殿。殿左突垂崖壁。捫壁而過。則老君閣也。地僅
十笏。架屋於空。直等危巢矣。聖像泊金為之。數十人難
舉。傳有樵者。負而置之龕中。稍側更不能移。真神異哉。
階下鑿石作七星。導泉環流。暗洩於太極池。由池而洩
於洞口。泠泠碎玉。真擊有聲。其高絕險絕如此。余心沖
股慄。不克久持。復止於洞。與諸子酌甚歡。無何夕陽在
山。促我歸步。過磨砢亭。仰視石刻。已模糊難辨。徐至山
麓。僕夫整鞍候矣。抵署而心之沖。股之慄。未已。客
有問之者。曰。乾陽之遊樂乎。答曰。樂則樂矣。若茲遊也。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以雄健之筆寫奇險之境

以我山二
字渾括全
篇何等識
力

運用值看
橫看轉看
愈轉看愈
層拗折世
間果有洞
天福地亦
不過如此

姿態橫生
波瀾叠起
轉恐五岳
四瀆未必
有此奇觀

我山記

趙元祚

我山偉寸。勢分兩界。變態非一。側看成四峰。兩峰左前。參差互出。中一澗直瀉。雙峰下。兩峰右退。一則高聳。峰頂峻峭。瀑布從天而落。懸流萬丈。一則旁出。銳而小。僅當高峰之半。另開瀑口。噴而怒。放橫看為嶺。為壁。嶺綿亘於前。右昂二峰。斜拖山脚。於左谷口出焉。由谷循山徑。而右得石室。居中有少室。望之若規。無路可至。過石室則安樂二窩矣。直抵峰下。一月窟通峰之陰。嶺上天池深不可測。壁端立嶺後。稍左斷而復起。與前二峰錯峙。一橫一豎。氣象萬千。更轉而看之。兩山劃然。迥遷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相夾而來。前之所謂嶺者。至此而露其脊。且得其盡處。壁者。至此而形其窈。如片之削。如稜之窄。如九天之雲。嫋縷而下。垂中有大壑。乃山之包藏處。即桃花源。非身入不知其別有天地。愈轉而看之。蒼巖在面。一青峰遠映。巖藏三洞。下橫一溪。即前小峰瀑水之源也。小峰與巖左斷處相顧。巖右懸空倒掛。一峰流水落花。山高月小。其在斯乎。我軒子環而遊。遊而樂。私之曰。我山有愚公者。而羨之。問津於我。與之縱遊。更窮其妙。直上巖巔。俯視一切。四海之內。六合之外。無所不見。愚公曰。山如此其大也。子烏能獨私之。安知此中非尹之耕土。說

屈平卜居
無此奔放

移公就山
是起死回
生法從後
赤壁化出
各有妙悟

之築巖。夷齊之薇山。周尚父嚴子陵。釣魚之溪。甯戚百里奚。牧牛之地。巢父許由。沮溺。丈人輩。飲水洗耳。養高藏拙之區。安期羨門。王子喬。諸仙人。採藥煉丹。長生久視之窟。與吟風弄月之所。嘯歌。憂讒畏譏之所。寄託蔬食。飲水。簞瓢。陋巷之所。浮雲。奈何子。獨私之。吾畫不能移。夜半且頁之去。我軒子曰。公果愚。移山就公。不若移公就山。愚公恍然大悟。躍然下巖。尋之不知其處。徬徨四顧。為之歌曰。我有山兮。不知隱。愚公逃入心安穩。出來出來。平半分。與子同心。結芳隣。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非一讀竟亦不知身在何處。大奇大奇。此我軒集中第一絕作。

華意趣

前幅不過
工于敘述
至此乃見
擊舌之利

坐冰車小記

趙元祚

冰車長不過五尺。濶三尺許。二木板為邊。中橫三橋。邊底包二鐵條。其形似床。俗曰冰床。北地冰堅。日載人物。往來余向於長安道傍。見而笑之。甲寅臘月。奉委查看。水淀爭地。輿馬俱不能至。自邑抵劉家莊。覓冰床坐而。行行不數武。見婦孺踏冰面走。夷猶自若。為之危。而不知余亦在冰上矣。拽如牽車。撐如刺船。其行甚疾。有聲。麟。縱鏗鏘鏘。如鐵騎之馳驅。間有冰花橫梗。如銅墻鐵壁。鑿而後過之。已而走大淀中。似到水晶宮。一片光明。全無障礙。憶昔之月波風濤。景界全非。顧而樂之。縣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圭

誌載白洋淀波起如山。往往壞漁人舟。今如履平地。及思薄冰之言。肌膚凜冽。不知冰下淵深幾許。雖古人王事叱馭。未免行殆矣。環淀百里。往返從冰上。幾六十餘里。爭地皆在冰中。使此地長凍。何以爭為。冰下魚龍。聞吾冰車。將無雷霆是驚。乃漁者羣鑿沖。沖必取魚於冰底。而後快。是冰雖堅。魚猶不能安枕。况履薄者乎。余有戒心。為之記。

有理趣論奇而淑看似天外飛來却只眼前拾得

叢山石泉記

李倬雲

山之盛得水而益奇。或峭壁千尋。根插水底。嚼吟鏗磬。浸薄春撞。或垂紳飛瀑。下注懸巖。又如幽澗清泉。涓涓細流。漸遮林谷之間。雖未極耳目之觀。亦殊增遊眺之興也。叢山為雲龍形。勝第一。而水絕少。惟山麓有泉。止而不流。騷人墨客。每以是為恨。壬申秋。余偕學人段嵩。如嶽於叢山絕頂。箕踞古栢下。睇覽既久。以醉欲歸。忽聞水聲淙淙。出林樹間。因步尋之。東南數十武。果得泉焉。其源在亂石中。下流倏伏倏現。從巖上跌入谷中。勢急而咽。沸而為沫。激而有聲。有巨石橫其衝。分為二道。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二

記

圭

至谷口仍滙為一渠。旁多栢杞冬青之屬。側垂曲映。實纍纍赤黑異質。錯落披拂。中為小邱。可容三五人。與段子左顧石盼。欣然忘返。不覺酒力忽解也。遂移具重酌。且謂段子曰。水動似智而靜似仁。至其怒流衝激。不為巖石之所撓。則勇甚。泉之德。殆不可及也。惜也。僻處山陬。而餘波之潤。未廣。世莫有知之者。

幽篁錯落處真不減柳州繪影繪聲之筆也

巖洞記

張漢

巖洞在臨邛郡東二十里。余未嘗得至。讀明督學楊師孔記。益貪之。惜伊記不潔而且陋。余撫拾大畧代記之。亦余之臥遊也。聞洞爲瀘江塌冲象冲歸墟之地。境特靈奇。遊人至山椒。石壁中得一門。當門一巨石如幃。水至此分流。若龍門之積石。然巖上垂古藤一本。紛如羽蓋。影搖搖浪花之上。顏曰雲門。蓋洞口雲浪屢見。屢伏俱於此。乎問津也。折而左。一磴曲盤陟小嶺。三里許。如入桃花源。邱壑宛在。又里許。折而左。望石壁在亂雲間。小有綽楔。嵌石隙中。則達洞之門戶也。左盤而下。凡千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磴石華潭影。與天光相盪。眩人心目。僣屬從者將千人。語笑沸騰。競入洞。隔水忽礮發。聲如霹靂。入地殷。殷食頃不絕。瀉潭而走。岸突出層臺上。綴綵爲樓。有赤城霞起之狀。乃易野服。就几席。酒數行。午飯具。廚傳音樂。各據數石隙中。望雲壑如室。如廡。如門。如戶。各張燈。及松火熒熒如星。遊者意觀且止。僚屬笑應曰。此特入洞第一門戶也。仰觀巖垂如怒雲。中橫石壁百尺餘。如榜懸。天半。題曰雲藏七十二天。自晒遊行至此。猶門以外人也。問雲門所歸之水。至此初見。左旋而入。千玉柱。搯水。問水亦紫洞平沙。無奔濤駭浪之勢。臺下有百尺橋。對

岸綽楔如畫。乃信步過橋。行沙上火光中。望玉筍。株立。編列華燈。若五都上元之會。但少觀者。車馬塵跡。行行沙且窮。雲津水復露。顏曰牛渚。問津。較初津。濶大半。橋亦倍長。如行修虹中。兩岸諸山。詭奇不可名狀。橋盡。涉東岸。沙循壁而前。旌幢排導。一片如衲衣。疊摺垂壁間。再數十武。則爲玉平天矣。洞天至此。開極濶。仰視平幃。如玉版。無數琉璃。紛綸四面。恍然如鮫人窟。宅水至此亦澄且靜。中小嶼墳起。僅與水齊。白衣大士。跌坐如生。前立小善財。如拜如舞。題曰補陀。彼岸左折而上。數

古武坪。濶甚。懸巖萬丈。纍纍如垂珠。諦視萬象。且備第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高深廣遠。目窮於火。火窮於象。惟撫掌叫絕。爾中一峰突起。萬朶青蓮。橫簇而上。舉火高視之。不窮於頂。以花火自峰頭噴下。如萬斛明珠。出巉巖。巖窟中。俱成天花。倒下火樹之觀。無奇於此。題曰象森天。對岸卽補陀巖。下流少爲深廣。僚屬謂成橋之難。鼓督學遊。必竟督學。乃上肩輿。前進到岸。捫蘿。選石見盤石如蓋。清流繞膝。客不覺有鈞意。以無影鈞。題其石。於是拂衣前進。平沙數畝。火光盡處。俱無邊際。至此益覺奧甚。百步外。偶語俱聞。微笑成响。沙邊有物。雌雄相偶。纍纍而下。首足蠕動。濕如濡。以爲生龜。叩之則鏗然石也。雲津至此。凡三

見成橋更難想飛仙或可渡以弱流題其石叱火導行
兩岸峭拔少費登陟中湧一島高丈餘大士與文殊普
賢位置天然相向鑲塑不能及再陟高敞又一洞天較
象森稍闊峭峻過之仰視垂石如亂雲不能悉狀題曰
鬱林天少下當門一柱大可十圍上楮洞天行人左避
題曰擎天再進有一仙人足垂空中膝與雲齊稍上石
田橫縱如畝懸田而上壁間忽闢數小龕方平如榻榻
可丈許各爲一門中亦貫串如洞房各張一燈遊人各
據一榻坐酒數行不能醉題曰無夢榻榻左進數十武
有柱輪圍大十數圍上下生成齒齒印合中復空寸許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隔火相向四面瑩徹不圖天工乃至斯極也因題石曰
乾坤蟻磨左旋行怪石矜矜中步步躡雲而上更開洞
天四壁峭起圓蓋高懸幢幡華纓垂壁上萬縷千絲灑
灑欲滴題曰雨花天至此遠睇無窮左爲峭壁穹窿上
覆左右路少平岸唇稍展宛然函蓋之狀虛無俱莫可
窮人氣火光結成虛白一片如天將曙以複雲廊名之
路長里許各就肩輿石盡有沙堤一帶粲如新築下輿
且酌且行以恆沙名其隄遊尙有餘勇輿夫告曰水深
莫測從來遊人未嘗至是此夫尙有水七渡未漸通明
亦未經行意揣如是自郡城至此洞凡有三一南明一

萬象此爲巖洞奇甲二洞餘不足觀矣乃各肩輿歸出
洞月已過午影在松林間入署就睡夢猶繞雲壑中而
東方白矣督學所記大畧如是予因記而存之俟他日
按記而遊一一歷覽名勝不使山靈笑爲逋客也

直敘洞中之景不著一閒字極峭潔復極分明記體
之最高者

年弟萬承著讀

滉漾靈奇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幽崖奧區非此妙
筆不傳也其結體峭勁極似柳河東

年晚夏之容讀

十日臥遊石先機讀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以繚曲之思寫幽邃之景窮形盡象筆力直可還神

貪山記

張漢

開口便奇

峭折

老氣橫秋

教來應極古極大

原評健句

小花怒發
姿態橫生
直奪子厚
之席
原評
健句
一轉更矯
生出餘波
作收層層

永甯盧氏之交。山聚族而處。罕有平地。官斯土者。怖甚。險故中。無郡守車轍馬跡。予聞多山而貪之。輒欲往往。歲冬杪。以公事行縣。至其地。萬山皆雪。忘其寒。今夏五。又炎風烈日。在茂林修竹中。快然不知其暑也。寒暑之。不問而況。險乎。予於是自謂。予有濟勝情。得托公事。以行。殊快人意。計從來之守此郡者。當為予讓其勇也。考郡志。軒轅取竹吹律。泊倉史造字臺。在是。洛出神龜。禹演為九疇。亦在此。予遊歷其地。渺然深思。謂太古獸蹄鳥跡交徧之世。路尚無識。而軒轅借倉史。即遊歷於是。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無聲而得。登無字而得。字為萬古文字。音律所從。出禹治水。經此之時。隨山刊木。凡有八年。當日不知此山道。路傾側如何。而禹勤勤於此。乘橈服楫。無所退避。遂與造物者爭能。而功獨千古。吾儕幸生平成之後。危者梯之。流者航之。礪者夷之。墮者杜之。咽者通之。隘者棧之。循已闢之。故跡皆可安行。而自適。乃復裹足不前。辭險取易。偶談一部。婁亦心悸而神駭。何其不勇之甚乎。設吾儕生太古。獸蹄鳥跡交徧之世。如此山。何其心悸而神駭。又不知其將何若也。或曰。滇黔閩粵多山之國。故滇黔閩粵之人。輕山。吾子童而習山。無怪如

攝應

結有餘趣
聊以解嘲

是予則又以為非也。夫吾於公事。寒暑無所避。又兼以濟勝之情。驅我而前。是以貪人之所怖。而辭險而取易。有不為也。夫滇黔閩粵之人。生而見山。而生而怖山者。又豈夥耶。

奇峭廉悍。有一往莫遏之勢。迥出尋常遊覽筆墨蹊徑之外。登之集。亦以賀盧氏之遺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三

西五縣紀行

張漢

是月十四歸自鳴皋。又奉檄行西五縣。按視倉儲驛傳。載生魄車騎復西出。是日次新安。宿缺門。又次日次澠池。宿土壕鎮。土壕即杜甫所咏石壕吏地。又次日次硤石驛。宿磁鍾。嶠函之間。吾舊游不復記。且累日大風作。塞帷兀坐。聞輿夫謂車馬皆退行。傳所謂六鷁退飛。此可信也。午餉次陝州。風少定。時靈寶多令署陝事。賓饌有禮。又風日晴好。館署軒溢。且得賢主人。陝州之役。曩凡四至。俱與州牧忤。以故不憚此行。差快人意耳。午後過曲沃。宿靈寶。風日亦平。善靈閣兩郡。予下車來。未至

淇南文畧

卷三二

記

三

其境。今日之遊。得未曾有。明晨出郭三里。過弘農澗。入函谷關。關中數里有夏直臣關龍逢墓。石午後次稠桑。宿閿鄉。明日廿一。遵例於閿館鑠家。曉發。次舊閿鄉縣。直抵潼關。接壤西望。關城在高岡。巋然雄鎮。北俯黃河。平流如掌。自關回後。宿舊閿鄉。予歷潼關。至閿鄉。諸山皆土阜。壁立中。劃一徑。人如行委巷中。往來兩車闕。無讓所。時南繞間道。行地平行。西南望秦山。靈秀有佳色。輿人曰。此山石也。大華與此山連。有秦頭號尾之諺。攷韓昌黎詩。雲橫秦嶺。家何在。即此。是日過盤豆鎮。達紫營。稠桑諸地。宿靈寶。時將至稠桑。日盡。曠火行三十里。

原評
此序中忽
小關平政
之端何
得過

原評
恰合此地
懷古好奇
自屬此中
人情致難
得一段愛
民勤政之
隱並滄臺
端想見名
士風流儒
臣襟抱

至函谷。漏已二刻。子有詩曰。不是關門無戍守。此行那會學鳴雞。蓋自嘲也。遂渡弘農澗。達靈寶。宿焉。記子昨自靈寶西往時。渡此澗。澗可半里許。水石參錯。雖冬澗中有長流。奔湍急瀨。馬不善行人。濡足凍流中。甚苦。兩人掖於馬危坐而渡。乃達岸。因念守土之官。失視途之義。予一人不足虞。往來者如織。如病涉何多。令因子危渡。故歸而梁成。明日復次陝州。宿磁鍾。自潼關至此。郡志所載。女媧陵。黃帝鑄鼎原。漢高帝古栢。楊伯起棧。書堂。鶴銜三鱗處。及漢孝文帝枉駕訪河上公。雞足山。皆近驛道。未暇遊。是夕屬令命人走二百里迎予。有歲

淇南文畧

卷三二

記

三

饒予笑曰。此暮夜金也。頃自關西來。恐伯起笑我。婉拒之。使去。明日過張茅。次硤石。硤石環驛皆山。環山皆奇石。為地頗傲。且僻。計陝州至澠池。百四十餘里。昔於此設縣。久廢。計此地縣當復置。是日山行。路巖崿。歷落。又平澗。石夾道如迎迓。回顧兩谷。以西有麓無秀。此為佳絕。獨惜午後風作。微霰霏霏。迎人。因謂從者。去風自西來。風自東。不便行人。不知風伯何心。不似朝南暮北之隨人意也。頃雪霽。日未晡。宿土壕。次澠池。宿缺門。曉發。缺門。雪霏霏。順西風。東下。予詩有不盡雲中回首望。缺門關。是玉門關之句。宛然。圖畫朗朗如玉。山上行少頃。

雪霽日出至新安還洛陽暑歷三日歲除
洋洋灑灑中頗有筋節不徒爲記遊覽也

滇南文畧

卷三二

記

三五

藝園記

陳綸

承在滇西南千里。宜若風景物色。與中土殊。余昔覽通
越。稱其人有江左風。喜遊玩。奧區勝地。挈榼攜壺。佳時
備。往觀焉。心嘗識之。舊有荷花池。在城東隅。爲前都督
偏公所建。嗣而廓之者。榆楊段公。中饒花木亭臺。四時
掩映。潑水灌池。紅蕖秀吐。斯園以此得名。嗣余庚申歲
承乏是邦。重爲較藝地。歲加補葺。復於西偏卑濕處。再
浚小池。履是園也。楊柳依依。棠梨映也。鳥鳴嚶嚶。蓮香
逸也。露瀼瀼。蘭桂芳也。甬雪霏霏。松竹韻也。登高東
望。則羣山環峙。一掌飛舒。漁浦烟村。農桑遍野。回眸西
眺。則寶峰聳秀。遠嶂飛青。鱗次樓臺。萬家烟火。四圍不
隔。盡在目前。求之城市中之山林。在所未有。予猶惜斯
地之僅以荷著也。因顏曰藝園。觀德之餘。借賓休憩。風
來月到。魚躍鸞飛。會心不遠。藝也不更進於道乎。夫幽
深靜遠。勝地不必在山林也。從來詭稱者。金谷習園。當
日才人學士。往往見之。篇章會幾何時。而雲散風流。徒
以供後人之歎歎。憑弔而斯園孤懸天末。興而廢廢而
興。今且駸駸乎大觀焉。客是邦者。詩歌嘯咏。郡之人士。
絡繹恬遊。相爲輝映。共會心於觀德與道之中。可不幸
哉。語曰。地以人傳。余固不能重是園也。而能無望於後

之者是為記

今園池又均廢矣存此文以誌勝槩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借蔭軒記

傅為記

蔭者何槐也。曷為乎借之。借槐之蔭也。何借乎槐之蔭。槐東鄰之槐也。東鄰之槐何為借之。槐生於東而蔭及於西。西有軒焉。巖溪子旅京之寓也。槐非已有而蔭為已有。未嘗假之而若假之。故曰借也。每歲夏秋綠陰貯庭。黃雪飛香。逍遙乎寢處。其下幾忘日之暑矣。與至取琴鼓之。或倚楹而咏。或圍棋。或啜茗。時有微風弄影。禽鳥上下。與吟聲相答。月從東來。碎水滿身。荇藻橫錯。情景逸趣。無不借而得之。適人之適。因以自適其適焉。或曰。天地逆旅也。形骸塵垢也。無之而非借也。奚獨蔭哉。巖溪子曰。有是夫子之言也。彼得失榮辱與一切是非毀譽。蓋可知矣。是不可以不記。時乾隆丁卯秋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

情真景真興趣真則信筆抒寫自成佳文不徒在公穀檀莊間也 趙巨與先生

其味雋永其態幽逸古入小品中極有意致文字 胡稚

落落大意興會自遠雷翠庭 蕭洒出塵埃之外張健夫

註題妙義獨手紛披自我抒軸非貌為公穀殆與之 俱化耶李鶴峯

秋山平遠別有會心吳香亭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境似之

文境得此不平

遊小孤山記

傅為記

乾隆癸亥春舟抵彭澤。風日恬和。波淨如鏡。浩淼中一峰亭亭聳石骨。予曰山之奇特至此乎。舟子曰小孤山也。欲以舟就之。舟子曰水急石磯。廉利易小。舟其可徘徊久之。適僧自山盪小舟來。予曰天假之緣也。遂附舟抵山麓。危磴百餘級。扳鐵鎖而上焉。稍憩入石門。足隨路轉。殿閣在望。有僧揖予而進。散步縱遊。右盼宿松。左顧馬當。遙矚吳楚。山川如錯繡。因憶小孤特奇麗。丹翠凌雲起。非放翁詩乎。吟咏流連。不覺心目豁天半。旁有樓飛臨無地。雲窻四闕。僧曰此中碑記。乃彭澤令滇人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三九

任公士茂撰也。閱之頗與景稱。仰觀峰頂。有亭翼然。子欲拔僧同登。而石磴陡起。足不任心。目眩眩然耳。颯颯然凜乎。不可以上也。時日已下。春尋故道入舟。迴望峰頂不能至。而心輒悠然與之俱遠。

清迴縈紆

劉蘭谷

序次簡潔。末幅變幻不測。正以不得登形容出山之峻削。

雷翠庭

脫胎赤壁。而疎宕過之。江上數峰。青於結尾。一處彷彿可見。吳香亭

諸評足盡此文之妙。予謂中引放翁詩二句更妙。

黃河九折。停曲取勝。

仙人洞記

王宇謨

字謨。字嘉言。雲益人。瑛孫。育仁子。乾隆壬申舉人。官江西宜春縣知縣。

州舊有仙人洞。在天生壩上。覆瀑泉。下臨綠陰塘。中一蓬崖。約寬三丈。有石床。石棹。石墩等物。好奇者架空過之。取瀑布作珠簾。坐其中。水聲潺湲盈耳。若置身蓬島間。乾隆六年。刺史高公伯兄。斌與學博李松巖師。訪於土人。又得上村左之仙人洞。洞高峻如門。守東北向。烈炬入之。約半里有天廳焉。日光透石。似東方欲曙。石床茶灶。器具二。公飲酒賦詩其下。自以為仙境。然亦至是

滇南文畧

卷三

記

早

正耳。未嘗深入。閱三日。陳生國政。楊生先發。邀予往。自天廳入。洞門低小。曲折僅容一身。洞左路尺許。下臨大淵。深不可測。側身傍崖。駭然者久之。由是登石樓行閣。道見有巍然如大雄寶殿者。高七八丈。寬十餘丈。懸崖墜石。俱成仙佛像。水聲琤琮。作金石聲。實乳流成石筍。大若銅柱。小若玉管。析而視之。中空外朗。晶瑩可愛。殿前沙二堆。以火照之。作金銀色。殿中獅象。錯列無定蹤。活潑如生。嘗有取其象耳出者。視之朱色。白豔。宛然佛殿中物。殿後有田三區。旁立石象。舊傳為誰人耕。處過數武。復一洞門。有小石牌。榜門半闕。半闕其風。若刺燈

火逢之即滅遊人至此毛骨俱悚不可復入矣仙人不可得晤而於洞天福地已歷歷在人心目間。二生告予曰聞之故老。壩下邊岷蓋其遊覽處。殿後當屬密石不容他人近之。故其風烈事雖未。然言亦近似。歸告二公。二公欣然復往。卒以曲徑偏仄至天廳而止。因命即所見記之。取以娛目適情。且以待後之有事乎遊者。

第一關達崖水簾已奇。第二關天廳透日又奇。由天廳入則花雨繽紛氣象萬千。觀止矣。奇極矣。而殿後之田畝石象復奇。石門半啟之小洞更奇。前數境必以深入為奇。至此洞更以不入為奇。

直起自老
見得到

廟手撒開
前陽之勝
為後面伏

只此已足
破疑

寫山川之
勝如柳州
小記映前
自然

洵高人棲
隱句又伏
一筆

惜明藩瘞
塚句用閒
筆若開文
尚東秀折

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阿遜揚 鯤 潘池

臥龍岡有二。一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一在襄陽府城西二十餘里。從來稱臥龍岡者。但知南陽而不知襄陽。此據武侯自言躬耕南陽之說耳。論其碑題之多。廟宇之輝煌。南陽居勝。至於山環水抱。幽秀奇絕。天然佳境。則襄陽之隆中為最焉。余於乾隆甲戌丁丑庚辰三過南陽。登臥龍岡。閱碑記。見兩地之人有相爭辨者。楚人曰。在吾襄者。是余遂以未獲登隆中。臥龍岡為恨。洎乙酉歲復過襄陽。詢之都人士。果然因思先主三至隆中。武侯有隆中之對。司馬徽所居去隆中不遠。徐庶薦先

生云。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隆中之名。只在襄陽。而不在南陽。則臥龍岡在隆中。即在襄陽矣。丙戌仲夏。余自都門歸。仍經襄陽。紆道訪隆中。沿途樹林陰翳。禾稼連雲。溝塍繡錯。巖壑重重。人跡罕至。約行二十里。許望之蔚然深秀。有山隆焉。中起。意其必隆中也。踰數武。倏登岡阜。山勢蜿蜒。起伏窈然而深。悠然而靜。枕漢江。凭溪水。虬枝盤石。白雲為籬。洵高人棲隱處也。進謁祠宇。茅廬非舊。故址猶存。惜為明季藩王所奪。而瘞塚於上焉。然先生高風名蹟。何容泯滅也。祠前有抱膝行吟二圖。碑云。襄陽城西二十里有山隆。然中起。因

此論更醒
戈亦神完
氣足
照應

又岩開
總收一段
曲盡人情
筆歌墨舞

名曰隆中。此諸葛先生隱居學道處也。凡此皆與三國志符合。又壁間有古詩云。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情境宛然。若南陽臥龍岡。乃在城西南七里許。一帶平岡。面環白水。未始非佳境。特與此詩所咏。殊不類。且地屬來往通衢。當兵戈擾攘時。戰場逼近之區。亦非棲隱之所。則臥龍岡之稱。在南陽府也。但本出師表。一言而云然耳。或曰。先生家居南陽。躬耕已久。後因四方兵起。難以安處。故移於襄陽隆中。以隱是說也。余姑存之。大抵名山勝地。原為高人所托跡。而地以人傳。人傑則後世之居其地者。皆欲爭而有之。比比皆是。況武

漢南文畧

卷三二

記

三

侯名。遍天壤。南陽與襄陽相距僅二百五十餘里。即以臥龍岡為在南陽也。奚不可哉。故記之。

遺意
議論夾記。敘兼行。亦疎亦密。與會淋漓。得子厚永叔

伏筆

總擊老到
亦見締造
苦心已伏
末一段文
字

山名亭名
字名巖名
泉名坡閣
名無語不
靈雋。有草
蛇灰線馬
跡蛛絲之
妙

彩虹山記

倪蛻

昆明之里二十六。高曉最大。高曉之鄉。以百計。密那為大密那之村。九廟村又其大者。廟村在彩虹山下。山故無名。泉州周廣文續緒下築時。適虹見。因以名之。自是開鴻濛。闢林莽。敢窺竅。立臺榭。洞壑泉流。靡不發露。經營五載。始成。歲庚戌。余乃得登焉。自普坪走岡。阪溪澗中。幾二十里。達廟村。山隱不見。從田隄溝水間。穿棘數步。一折。村樹忽開。乃得尋麓而上。不百步。有亭翼然。名韻玉。表泉德以名之也。泉不一而於此。漚為池。號浣雲。登亭而望。烟村歷歷如畫。小折數步。為虹山書屋。崇臺

漢南文畧

卷三二

記

四

廣檻所見。諸山。雲濤青海。雲氣成龍。而村春落落。僅聆微響於下方而已。時亭午。日影乍移。彩虹忽見。客曰。此山靈示應。非偶然也。曲廊南繞。有樓五楹。顏曰山堂。清簾疎簾。可以坐隱。從傍軒出。拾級數盤。稍平。乃得月蟻巖。老蟾蜍披碣。衣銜真珠。看何年下天。而隱於此。又稍北。有亭。署聽。靜對碁盤。山云。是王質爛柯處也。出亭。攝衣而上。南行夾路。皆波羅樹。世稱西域傳來之優。瑩花。即木本不材。山中燬下物也。歷石磴而下。有亭。方以長蒼。蒼然遠色。平曠無際。余曰。亭可名。為蒼遠矣。扶杖未取。路曲折下。得一巖。泉流出焉。地與景俱幽清。而以

文亦飄飄
欲仙迴映
翠濤青海
一段倍有
情致

得此乃不
徒修遊息
周翁亦藉
以不朽

近庖廚不假濯治字以蒙泉亦口果行育德功在養正
耳由山堂而北廣文於此築歸宅焉是山竟體陡峻築
宅處始為敦邱倚一峰形如魚立尖山在立魚之東聞
其上多奇觀老不克登猶之弱海返風云暹書屋望東
南坡異之至其處環視益樂乃謂廣文曰此坡沉埋久
矣然未始非幸而為今日之徘徊宜於此結草閣綴以
粉牆荆柵則遙望山堂雲巒隱見若蓬壺之在滄瀛而
為神仙羽客之所徘徊坡耶閣耶俱以徘徊名之可矣
廣文曰然且求為記以徵之故為述其大畧如此廣文
為吾友能靜周翁之子也翁與余交二十餘年最契故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記 五

翁諸子皆以尊行見事余亦不之辭也方廣文治虹山
時人或笑其糜遺資與土木此亦然矣但翁暮年志切
居山每欲與子結隣築室當余買山時翁為相基僕僕
無虛日迨余基甫定而翁歿矣今廣文將構影堂寓翁
之貌而奉之是欲成翁之志於既化之後者也人亦毋
徒以土木之侈而訾之哉

通體神似柳州小品而微透迥之 錢塘汪庚識

滇南文畧卷三十二終

滇南文畧卷三十三目錄

傳

明

顯貞傳

存誠道人楊補傳

陶公別駕傳

石滄楊文襄公傳

劉太僕傳

明方伯朱家民傳畧

國朝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目錄

周烈婦傳

瞿唐來矣鮮先生本傳

楊玕雲先生傳

啞兒傳

張含

李元陽

唐堯官

雷躍龍

傅宗龍

失名

趙士麟

高喬映

關頑兆

趙璧頰

滇南文畧卷三十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臨桂許霖濟堂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明

傳

顯貞傳

廬陵彭貞母者。處士公之配。封御史公之母。新塘侍御

公之大母也。父曰敬庵王先生。嘗仕為訓導。與彭同邑。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故貞母歸處士公貞母温靜勤恪。至性夙成。為女克處

為婦克嫻。粹如也。年甫二十四。而處士公卒。遺腹七月

乃生男子。是為封御史公。時尊逝章終。家無先後。所與

偕者。惟庶姑羅而已。豪族有利其產者。將謀不利於孤

貞。母泣語羅曰。兒之存亡。彭之存亡也。視吾與若。力不

能回其存。宅情王君疆執有力。可託六尺者。於是託封

御史公于其家。貞母勵節守。妾操。巨細弗苟。羅亦同

心貞母。共節協操。及封御史公。壯可有室。為受室於王

君之弟。是為王孺人。新塘侍御公之母也。始封御史公

之既婚也。豪族謀猶未已。復欲侵其世業之田。貞母謂

兩先生鑒定

山陰李宏信柯溪參訂

保山袁文發時亮全纂

蒙化張登瀛翹借

太和蘇析季長校訂

石屏周順年兆祥同校

張含

大文彌朴
以其意摯
而情真也
此六經四
子書所以

獨有千古
理法細密

率則履分
即是中庸
不可能

羅曰。肇謀可忍。再弗可堪。其訟之乎。羅曰。諺謂訟事無
天。曷終忍焉。貞母曰。福莫美於中穆。禍莫重於內搆。古
之訓也。訟無天矣。利見大人。豈無天乎。及訟逾七禩。而
莫之能決。時新塘公亦漸長矣。斬然見頭角。眾謂彭氏
有令子矣。豪族始寢其謀。而訟由是底。貞母乃恆語封
御史公曰。往吾之生若也。離家多難。若今有子矣。其勿
忘於我。乎。又恆語新塘侍御公曰。往吾之生若父也。
離家多難。今若父又生若矣。其勿忘於茲。艱乎。抑若父
其子子已乎。若母其婦婦已乎。若其懋於孫孫已乎。用
是封御史及新塘侍御公。奉貞母之教。以周旋。無懈無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二

忽庶姑羅先貞母而卒。貞母嘗謂王孺人曰。羅與吾同
心。目禦侮者也。故王孺人於羅有疾。侍視如嫡。既卒。則
殯殮以禮。孺人之賢。貞母之教也。正德癸酉三月。貞母
壽開七秩。封御史公。率新塘侍御公。徵言於士。肆筵於
堂。以爲貞母壽。越四月。而貞母考終。無戀心。無分命。益
存順而歿甯矣。始新塘侍御公庠士時。常稟命於封御
史公。以貞母之貞。聞諸郡邑。郡邑不嘗核其實。至於三
矣。部使者不遑爲達。貞母聞之曰。噫。過矣。守身者婦之
則存孤者母之分。吾率則履分。以盡吾之實而已。而何
以名求爲。封御史公。新塘侍御公。終以母貞未顯。每一

萬派朝宗
於海觀瀾
者但覺豁
日賞心而
不能測其
深廣

點題作收
老極

言及輒歎息流涕。嘉靖丙申。新塘侍御公作縣。脩仁著
有殊政。天子徵入爲監察御史。戊戌。天子需元良之慶。
於是封御史公封孺人。同拜封勅。新塘侍御公復痛貞
母之未有所獲也。乃具疏其貞。聞于天子。時御史蒲郡
景公。按部江西。既得堂劄。作而言曰。廬陵貞母。吾有聞
久矣。而尙稽於顯乎。乃稽實于臺牘。徵言于學宮。疏覆
于朝。禮部。天子允禮部之議。詔表其門。大夫士之
知侍御公者。乃晉爲貞節傳。以敘貞母之貞。爲眉壽齊
封卷。以昭封御史公。封孺人之顯。御史止虞謝公來
按雲貴。覽傳與卷。喟然而嘆曰。大哉彭母之貞也。以顯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三

其身。則節成而受表宅之典。以顯其子。則善積而享倍
封之榮。曰顯其孫。則道昌而遠宦履之業。母之貞。非特
自顯而已。繼自今。母之子之孫之曾之元。受顯無數。母
之貞實基之。易曰。家人利女貞。家人之利。女貞之致也。
岐而言之者。其或未達於母貞之大乎。新塘侍御公再
拜徵言曰。徵吾子之言。吾知吾大母之貞而已。不知吾
大母之貞之顯之大之至於斯也。按部永昌。命舍爲傳。
故舍之爲傳也。不繫名於彭母。而繫名於顯貞。
禹山外史曰。傳曰。刑家配天。興亡所繫。女德尙矣。故栢
舟光篇。安節耀錄。非貞烈無曰顯其義也。且貞之爲義。

制性之本也。所以明丹青而規竹素。光譽無窮哉。含觀彭母貞。以自衛。克化庶姑。撫遺孤於危難。孑然之際。而豪族不得以遂操戈之圖。婦道母道。屹屹峻整。鄉里稱頌。效法。旌顯于上。歌詠于時。豈不綽綽然女中丈夫也哉。況封御史公。封孀人。齊壽以沐崇典。天道昭昭。赫赫報德不爽。若是哉。今侍御公。孝友於鄉。則若張仲氏。廉忠於國。則若季文子。率是道也。其顯甯有既乎。貞之顯之可傳者。將不特如今日而已。

斷制如左氏議論如大蘇積健為雄是不作錚錚細者

欲見僧先見佛佛不知為佛佛反指引以佛掛樓禪趣已深故不須捧喝迫人門見佛已證無上乘果註孝經又現身說法也佞佛者愚開佛者迂僕人皆知

存誠道人楊黼傳

李元陽

楊黼。太和下羊溪村人也。世稱存誠道人。云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兼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篆。籀人勸其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優仰其中。咏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十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過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際老

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當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沿途無所遇。暮夜抵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衣倒履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益竭心力。不稍懈。坐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秃筆盈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為銘以誌。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為傭以營葬。葬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時

佛則可以
不求佛不
求佛皆可
以成佛

至誦偈而嘆。家人哭泣棺殮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
火熒熒。見其大笑。入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
驚呼。遠不見。下羊溪。距城北約四十里。城中親友及素
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
入棺一日矣。

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
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途。棺墜蓋底空
然。無復有康節軀矣。其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
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冲舉。願非吾儒之宗祖
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下羊溪先生而有感焉。故

滇南文畧

卷三三

傳

六

為之立傳

與明史隱逸傳小有同異。或曰。據中溪傳。則楊桂樓
仙乎曰仙矣。或曰。中溪精博。二氏何以不著其丹學
與。曰。奚為不著也。躬耕養親。卽性命。甚至註孝經。數
萬餘言。則九轉丹成矣。試問伊古真仙。誰非孝子忠
臣乎。

別駕陶公傳

唐堯官

陶公名庚。字子明。別號星子居士。其先金陵人。四世祖
澤。移成滇。今籍昆明。公生時。母匡。夢長庚星墮於懷。遂
命名。而父琮。故篤厚長者。見公童牙時。聰慧絕倫。更莊
嚴簡默。不作恆兒態。因曰。昌陶氏者。必此子也。年十三
習學瓊山。唐公試。奇之。補郡博士弟子員。甫冠。卽與計
偕。戊戌。會試。同考試官。吏部郎隆昌張公業。取中。偶遺
之。公既負才。而志堅於一第。嗣是。九上春官。皆不第。始
謁選。授武隆令。已復量移。承天。倅公之在楚蜀也。奉公
守正。不媿阿取容。而利民惠政甚多。民無不戴之者。嘗

滇南文畧

卷三三

傳

七

曰。楊震暮夜辭金。及時苗留犢。前史稱之。不知此尋常
事爾。惡足奇也。觀此。則足以覘公守矣。居郢未二年。公
幡然曰。夫仕以行志爾。今郡邑吏。逞逞制於上官。志惡
得行也。奈何。戀升斗粟。以自潤哉。遂乞骸歸。當是時。郢
郡守北平何公才名籍甚。雖重公。留之不得。因泣而送
之。嘆曰。夫鴻鵠已翔於寥廓。豈網羅之所得施哉。先是
滇城諸縉紳。在世廟初最盛。然皆飭名節。自愛。邇來稍
稍變矣。自嚴太宰郭方伯而下。僅臺省。即數人。及它郡
邑吏爾。然皆相競。舞謁諸當路。往來款結。以為閭里榮
又家亡恆產。糴而後爨。而新且桂也。乃者靡相沿。豐廚

恣醞朝絃暮歌。鮮衣怒馬。以恣翫遊。童稚綺績。冠裳蒲博。談奕滑稽。擲揄相戲。此其澆風下注。不啻波流。公恥之。故足跡不入城闔。姓名不遍公府。蓋三十年。卽賓客且謝絕。而閉門掃軌。自若也。構別業於西寺之傍。課僕耕。時與二三知厚。棹滇池。登眺金馬碧雞諸山。而於世空一切亡染。直指使暨藩臬大夫。廉其高。間一造廬。往候之。而郡太守合浦鍾公。安縣易公。咸敦請。鄉飲大賓。力辭之。不得。乃始一再入城。其養高自重。類如此。公僅一子。舜臣。不謂侷得而愛之也。朝夕誨訓。亡論經史。卽導之槩。戒以節約。卷卷焉。蓋父而嚴師者也。舜臣當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八

不負所教爾。齒既載而自爲志。其銘曰。生也如斯。死也如斯。榮枯萬億。造化亡私。三公九卿。何崇何卑。黃屋青象。何喜何悲。人我我人。媼妍妍媼。昆侖愛礪。覆之載之。真達者之言。古黔婁楊王孫。不是過矣。年七十八卒。所著有星子稿十卷。藏於家。唐堯官曰。蓋晉有陶潛者。爲彭澤令。不肯爲五斗米折腰。遂賦歸去來。以見志。迨宋有陶弘景。爲諸王侍讀。已乃脫朝服。掛神武門。表辭隱於華陽洞。公豈其苗裔邪。何出處之類兩公也。然潛溺於詩酒。公少飲。而詩興到始作。多憤世嫉俗之語。引景癖於神僊。導引之術。而公

陶斥二氏論。詰一宗周孔。總之各遂其高。不相軒輊。爾然古今。而有三陶。成鼎足之勢矣。

中幅痛指時弊。處有關世教。未後論斷語。引据恰合。是謂頰上三毫。楊唐汪庚識

子明別駕著有星子稿十卷。而所存惟舉鄉飲時自嘲一詩。卽五龍山人集以十千分編。卷次今所見者亦僅甲之一峽。無怪乎滇南文獻之不足徵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九

劉太僕傳

傅宗龍

稱謂絕奇

此豈以政學者能辦

大僕卿劉公文徵字懋學雲南後衛人父體仁嘉靖中仕蜀新繁令遷保甯別駕所至清約惠愛循齋種蔬自給蜀人稱劉青茶云以勤瘁卒於官家赤貧子七人皆刻勵尚學公其季也幼從諸兄讀書即能灑然貧困中又從盱江羅公汝芳遊聞聖學益懷懍懍聞修弱冠舉孝廉絕迹公府萬厯癸未登甲第為新都令邑當天府孔道達官貴人冠蓋相望里甲疲於奔命公力行條編法悉令歸農時有清丈之役躬歷阡陌九則維均丹書其籍藏諸庫至今經界穀祿無絲髮憾差三殿筆與取材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十

不賢而能之耶

稱謂又出色難能可以無愧薛侍御無自標質四字說破明代諫官西曹六君

於蜀邑當辦大木三公獨任其勞三入蘭州得美材以獻民間若不聞采木之令者賦租手為較量稍溢鋪賦即還界民聽訟則令訟者持檄呼被訟者片語解紛終日不扶一人累月不罰一金茅茨千家與長吏相依為命每以公役至成都兒童垂手爭覲其面曰是新都劉侯耶入為比部主事光廟儲位未定一夕有封待嫡之首與同官六人伏蒲固爭首事者欲沐浴席藁公曰此舉不過各辨臣忱庶幾主上知舉朝有同心耳甚無自標質為名也時稱西曹六君子焉累遷郎中出知廣西梧州府以內艱奔歸服闋補浙江紹興府約已裕民

子稱謂愈前

太史公作秦本記綴以賈長沙過秦論此傳引陶石篑詩亦法史遷也

一矢破的天德王道兼該以之治天下有餘康熙間有陸涼俞恕庵卿出守

如所以治新都者篤誠敬持停大列屬同風郡大泊時山陰令屏山楊楷會稽令吳中翁愈祥俱有惠政郡人祭酒陶望齡為三賢之詩曰東陽海壖國潮濤日春撞錢塘為長雄帶以東西江厥宅有三山種山居中央左戴而右龜烟雲所起藏三江何榮紆三山何低昂山腰繫大鼓阜蓋朱旛雙朱旛者伊誰貌瘦眼有芒共云劉寵孫重佩太守章太守坐聽事羣吏爭踰躄中有二尹賢二尹翁與楊清心等無疵盛德俱有望金石同懸鳴椒蘭於畦芳煦人似三春映物如三光曩者捕妖人僉細乘時狂赤舌或燒城訛火將焚岡官能靜其紛制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十一

使煥弗揚曰雨而獲雨曰暘而獲暘吾民固無知乃爾動穹蒼向惟虞欽收茲乃憂無箱明年大述職聖人處明堂太師采聲詩聽我三賢章又曰古循良之政多得諸資具非關學也於公乃見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記辨也遷按察副使分守浙右三府郡民焚香遮送數千里郡之龍山有祠祀漢太守劉祖榮宋太守范布文遂即其旁創公生祠肖像祀焉初山陰朱閣學家居悉公治郡狀至是當國有汲引意公一日行部嚴州與同官閩中李開

廉能者終人至今戶祝之人情所難

尤賢者所難實本領

此種經濟何減趙營平

先聲奪人

藻同登富春釣臺。超然遠覽曰。諫議不拜。謂故人為天子也。今故人為宰相。何不高舉。為引疾乞身。徑歸。遺公費數百緡。在官郡守。遣吏越數千里。齎送。至里舍。公笑。御之。居六年。朝議特拔清恬。用為儀表。以原官起。公備兵威清。公遠巡難進。或有勸公不出。需後命。當得京卿。者公幡然曰。是有意擇官也。乃強起。時苗患棘甚。道路禦人無虛日。公先以計擒通賊。立目羅國。權繼討花蔑。抵扶河頭。諸里盜魁。蠟業阿袍。皆就縛。安定之閒。賊不敢窺者數年。量移四川右叅政。備兵松潘。當番虜肘腋。地故不毛。本色仰給。川西諸州縣。金錢取諸司帑。率多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愆期。士不宿飽。東路羊峒。生番跨連千里。素不受糜。漳臘有土韃數千。火落赤之部落也。往時鎮守。納其素駝。名馬。許駐牧內地。生齒漸繁。窺伺叵測。公首重本色。又括茶稅。糴青稞。麥數千石。濟其不給。多置軍仗。火器。轉輸不絕。番人偵於墩卒。墩卒曰。兵使者積糗如山。治兵甲如林。將出師。特未知所向耳。會建南兵事。竣公受臺使者檄。覆所糜金銀之數。歸而申徵。將吏曰。番虜二賊。負固久。不討。今糧械已足。又建南所餘儲需甚多。不日禱。其秣厲以俟。羊峒生番。震恐乞命。因熟番以請降。者六十餘寨。土韃聞風。徒幕北去。一夕而盡。凡積贖錢

如此舉動。猶有意近。名

行事通機

他人處此。未有不應。詔而起者。

饒勇二公。亦可謂成。人之美。

數百緡。貯之別駕之廨。後代公者。為某君。盡攫以去。臺使者勅某君。乃暴其狀。不然。世不知公有留贖。緩事也。遷廉使。總臬全蜀。獨冠自隴右。流劫川北。一路無甯。守會。兩臺諸司。一時俱乏。入公便宜。發鎮遠營兵。剿之。賊匿山中。月餘。無所見。乃露機撤兵。密有指授。賊聞兵退。果出。至半途。伏兵起。盡殲之。事聞。賚自銀紀錄。於是選醜。胡浚。政。擬以京卿召公。公聞之。曰。京朝詎貴。近廉請豈卑乎。君恩到處。重如餘生。無宦情。何乃上書。幕府。遂封印。登舟。撫軍饒景暉。力挽之。不可。移書令藩。幕府。遂請。循。齋勉。留。又。不可。乃以狀聞。謂公崇雅黜浮。素節一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生無改。廉頑立懦。清風百世可師。讀者以饒公為知言。歸自蜀。避迹卻掃。臺使者按部式。其廬。欲一見。不可得。久之。日益貧。青黃之交。稱貸。而後舉火。燕朝登極。大蒐在野。起南鴻臚卿。三疏立辭。上嘉其清望。加太僕卿。致仕。丙寅。六月。卒。前太宰。閔公洪。學。鎮滇。檢公清修。與直。指朱公泰。正合辭。請卹。疏云。通籍四十年。轍迹之歷。幾徧。而囊恆垂。里居十餘載。蒲繻之徵。數臨。而臥不起。又云。家徒四壁。案擁一經。蓋實錄也。疏入。賜祭葬。如例。禮部議。贈官。與諡。贊曰。近世士大夫。以廉自命。致通顯者多矣。然衷服。抵

曲折頓挫
神似史遷
劉太僕為
當時天下
第一人傳
亦忠壯公
遺稿中第
一文宇

悟初終乖舛。情榮維。助色動。豆羹欲以砥障。流靡豈不難哉。余家城南。與劉氏比屋。而居者屢世。而太僕公夫人為先慈姨母。以是知公最真。每望晨突。不烟。知公瓶中無粟。家人甚病。而公泊然若將終身。以余耳目所親。記公蓋天下一人而已。使公入秉衡軸。以風勵天下。即毛玠楊綰。何多讓焉。惜乎強半謝病。所用於世者。十僅二三。然范丹為令。以塵甑稱。劉寵為守。以一錢聞。趙清獻鎮蜀。以琴鶴名。公可謂兼之。公不朽矣。

嘗讀黃貞父先生所輯廉吏傳。有清而峭。刻者清而疎。逸者清而矯。激者大要以有幹濟者為上。清節性

滇南文集

卷三

傳 五

也。幹濟學也。如劉太僕可謂清而幹矣。

呂柟字仲木。前明理學六經俱有說疏尤精尚書。

石淙楊文襄公傳

新興雷躍龍伯麟

公諱一清。字應甯。號遠庵。先世為滇之安甯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居巴陵。少奇穎。警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出。庶子黎淳。門年十五。登北闈鄉試。即以經術為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即丹徒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凡經公指授者。皆取高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政。力祛宿弊。凡請託。一以嚴絕之。士大夫始有誦者。久而服其公且明也。丁母憂。歸。服除。改督陝西學政。尋遷副使。公

滇南文集

卷三

傳

五

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李夢陽。康海。呂柟。暨馬理。張璠。輩皆與焉。公之詩文與書。多效李西涯。其功力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畧。材猷足法。以是聲譽藉甚。用超晉太常少卿。尋晉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秦中馬政。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飲。去羶酪疾。先是高帝著為令。以蜀茶易蕃馬。資軍。久而寢弛。茶多闕出。為姦人利。而蕃馬不時至。公乃請重行太僕苑馬官。嚴私通禁。茶掌於官。以服致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脩。給軍者口益稱足。時李文正當國。劉公大夏為大司馬。皆善公而才之。會

間公經畧邊務時每與帳下老兵談論塞上要害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屯糧及虜出沒踪跡一得其情即輕騎親往相視以故深悉邊情使稍

目貫倨安有遠圖耶故為將者當與士卒同苦樂也

經緯緯人胆識過人乃有此種名論

邊陲告警陝議遣將劉公言兵難遙度即遣將以不時往楊中丞在彼可用也勅公巡撫陝西兼理經畧邊務公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為固援又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去之適吐蕃數萬騎入甯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公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趨之眾為公危請勿往公不聽星馳抵雄軍為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吐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為大兵至宵遁塞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天司馬復議延綏甘肅甯夏等鎮兵散無統請設都御史總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七

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原尋晉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脩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甯夏以安內附整緝韋州以遏外侵悉許之公督諸鎮士馬餉廩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間吐蕃不敢駐牧近地公又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請因險而藩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題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公治築工未竟為權閹劉瑾陰阻以是移疾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耳邊人至今賴之公既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冒餉逮下

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歸公歸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圖之以詩奕飲酒自娛顧名聲日益盛適慶藩竊叛詔起公提督軍務合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以中貴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關密諭公故部將仇誠時亦被劫事叛者俾乘閒捕執之遂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昂等永亦旋抵壁上見公奇之公見永軍政之嚴相得歡甚初永與逆瑾侍潛邸爭寵不相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族毫不見與公固勸之始勉給一二乃顧謂公曰公無慮吾豈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上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七

公之激張永劾劉瑾為已初起用上未深信耳使上謂已則不將謀卓必將謀卓疾人矣老成深謀遠慮力可為則獨任之力不及則假有力者以成之總委曲忠國之心非如

他人之取巧也

靖濠之亂公之功足與王新建相埒明史不甚悉者以公歷相後大業甚多故此等

薦用副使吳廷舉等力討平之。再晉少保兼太子太保。陰子錦衣千戶中貴谷大用。陸閭援張永例請封其弟姪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報。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公有所補。擢上為謫昂。公力請寬之。給事中竇明及御史孟津等或以言事。或與鎮守中貴忤。諸繫詔獄者。公上書求釋。上亦聞有所寬也。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至指及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戎種於宮廷。諸干成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為溫旨慰留。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會災異。公復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語甚激切。上弗省。是時張永坐間廢。江彬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文

起文正於又憲既去之後此中

廷臣爭言公可大用。詔遣官賜金帛存問。久之三邊總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泣之。溫詔褒諭。以古吉甫方召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也。公之鎮。凡諸軍吏幸公再泣。愈自劾。願為新。上以舊勳。凡有所條請。靡不報。居未一載。復詔入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既陛見。即晉少師兼官如故。又以獻皇帝實錄成。晉太子太師。護身殿大學士。時首輔費文憲宏也。會張文忠卒。敬桂文襄等以議大禮得上意。驟貴為宮詹兼學士。而諸詞臣皆心鄙之。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文

欲知其人。公謂其有精忠大節。可大用。嘗聞而銜之。於是孚敬遂疏。謂三楊以後。姦人占據揆地。往復去來。其人日輕。勢日重。乞下嚴諭。俾勿詭隨。便已意。如往昔。蓋指公也。公亦奏辨。乞歸。上兩為溫旨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留陸燾等數人。為翰林。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清成之。勿留。便於是。陸燾等為給事中。公弗聞也。祭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輒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與不。多且感。公國士知禮部侍郎徐縉。以文官柄用。素謹事公。又為祭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祭。謂厭張桂。祭思有所論列。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勛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因薦用。故中貴人張永。同為提督。永遂發勛貪污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勛毒。言路遂擊勛。勛故以大獄事。感孚敬。每嚴事之。於桂不爾。桂亦密疏攻勛。且謂張實庇之上。於是下諸給事御史。擊勛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勛。必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縉縉亦語祭也。給事孫應奎疏論張桂。亦及公。上是其論。公上疏辭。優詔勉慰。至張桂疏。各有策勵語。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

一正人在

用人。則謂才難當。情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祭於是果疏劾張桂。同上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等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資後用。等以尚書致仕。而罪祭不足。言逮下詔獄。杖謫荒裔。居二日。復榜示朝堂。明張桂攻罪。且令中外勿得更加齟齬。孚敬陸燾。止乃。公謂孚敬可遣之。閻否。公言。上欲遣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廷而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之。便孚敬益憾公。且疑祭疏公所授也。於是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力攻公。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疏辯乞歸。上溫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至天津。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回見公愈。偃然自負。且謂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言。公笑。領之。霍文敏以省母給假。因復為桂辯。冤攻。公益力上報韜。遂切責公。非大臣體。公謝以不職。自陳。上乃俞致任子金帛。令馳驛歸。既而霍文敏亦私心悔之矣。公歸會進大學。衍義不與公名。上覽之不悅。謂脩是書。實筆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可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金帛於其家。羣議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願謂左右。朕懷放楊一清歸。若在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懼公復用。

張其餒雖
明王不能
無或況侃
侃立朝不
避忌諱同
適之得以
讒中者多
矣受賄之
誣公亦知
辯之無益
以殘柱正
盛故也然
奪官追通
亦甚負公
哉

乃噤永門下之怨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玉及永
死復以百金乞公為誌銘。乃詔奪公官命巡按御史追
公所受永金如所誣數尋亦罷追。或請公奏辯公則謂
久嘗自白奚辯為。及公終又四年上念之復其官。又十
五年及贈太保謚文襄則公所謂久而自白也。公所著
詩文有獻納稿及綸扉奏議。玉堂前後集。行於世。凡所
撰述則以石滌繫之。蓋不忍忘先世故居也。李文正費
文憲。霍文敏。諸公皆為石滌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
滌先生云。

升庵費公云入相出將文德武功此傳亦大段分兩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邊讀如相機啓沃預禍除奸大事以鎮靜小事以敏
捷汲引人才守法省事得相體矣。薦謝文正於費文
憲既去之日以陰制張桂尤有深識。不獨善用張永
也。至於禁私儲邊築城扼險舉能勵軍設奇壯威於
守觀其豫於戰觀其毅則知勇仁將也。為明中葉第
一流人物信哉。卒之疑謗交集以憂鬱終功名之際
君臣之間蓋其難與

滇賢彪炳明史者公與傅忠壯公為最他若孫清愍
嚴恭肅包少宰王給諫清風亮節至今猶在人間而
當年皆不免於讒忌意者艱難困阨天之所以玉成

賢豪與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明方伯朱家民傳畧 野史原稿 大名

公諱家民字同人號天民南直江都人籍於滇之曲陽幼穎異日誦萬言人以神童目之補諸生第一中萬曆丙午鄉試赴京考選涪州知州值三殿門工公起運異材萬計未常病民巡方使特薦其能又清戶口興學校剪豪強諸善政人歌朱父癸丑轉潮州府防海備倭戊午卓異旋丁內艱除服補真定以才守推第一壬戌舉邊才改貴陽知府時安酋叛省會城圍公叱馭前或有請暫遷里者公曰吾受國恩業以身許惟一死報君遂召兵梁楚嵩洛間電掣星馳貴圍以解陞安普監軍副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三

使大小百戰為士卒先通上六衛直抵盤江漢官威儀復震盤故滇黔衝壁立千仞水深無際闊三十六丈公議建鐵橋乃鑄鐵成扣鋪以木幹來往若天馬行空復建連雲等城十一前此狼奔豕突之區至是覩安瀾獲甯宇水西不敢南向牧馬由按察使遷左布政皆以廉惠稱釐奸剔蠹計餘銀六萬兩籍入報部天子嘉其能平臺召對賜宴光祿優禮倍至以牧平黔功加俸一級給諫張鏡心曹代之交疏薦公邊才為延綏巡撫再四乞休公忠孝性成操履純潔生平以范文正王文成為法與人交不市恩不修怨孜孜行義修山路數百里置

學田數十頃以贍貧儒粒殍槁死不可勝計自奉儉約食勿甘旨衣必浣濯著有端俗約言訓世嘗曰吾以一介寒儒登朝食祿當思樹立仰報國恩毋使身後有遺貲上君父下累子孫歷任三十年萊蕪之塵幾滿而才周四應臨戎決策迅若發機會入覲值保安陷圍宣城大司馬留題恢復不三月而邦人大靖詠有詩云白髮平番人尙舊丹綸留朔姓傳香其為時推重如此崇禎壬午十二月卒於家年七十四贈榮祿大夫四世一品如其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傳 三 雅健峻潔似王公明史藁

國朝

周烈婦傳

趙士麟

有洪斷

有見識亦善全父子之恩

亦靈慧亦凄楚

四字畢命辭

烈婦志決矣。增一番風波。所以成之愈速。栢舟云。之死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烈婦徐氏。有儀容。年十七。適郡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其家。慰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為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為苦也。若更一天。有死而已。語畢。號哭絕。父以新喪悲痛。徐為送圓。烈婦幸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因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兄宜成其名。不聽。越歲。父潛擇次。給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當委家。一面。父憐之。終養。肯往。至

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與母至。烈婦拭淚迎謂曰。母真不欲兒死守也。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為所得。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即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黥然。若無可為。待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與馬迎娶者至。諸婦竄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即來飾粧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遣視。尸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死矣。

論曰。徐烈婦不幸遇所天。天折視取義。不啻泰山之重。

烈婦之烈。較共姜尤為爽快。

視其身若毫毛之輕。一死而理得心安。彼人臣事君之懷。一心或反面事仇。與夫受人國家之委棄。若土植者。甯不愧死哉。又視夫人子之敢於恃其親。或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者。豈非雖生猶死哉。甚矣烈婦之所關至大也。徐烈婦之所全足傳也。

叙事老健。論亦波瀾老成。

漢南文畧

卷三

傳

七

瞿唐來矣鮮先生本傳

高翮映

先生諱知德。字矣鮮。原籍越之蕭山。徙楚麻城。元末祖秦入蜀。卜居梁山。先生喜瞿唐灑灑之勝。遂號稱焉。泰生均受。均受生晁富。晁富生志清。俱潛隱未仕。志清生昭。昭令宜良。以廉謹稱。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還遺金。即先生父也。母丁孺人。幽嫺茹苦。娠皆夢藍衣人。駕鶴至檐楹。鶴將鳴。藍衣拊頂曰。不不不。先生生岐嶷。然數遭顛疾。在襁褓。有掾馮庚者。齋冊入覲。夢朝命翰林院來某。月得祿米三石。鹽拾觔。歸語先生父。答之曰。吾兒多病。得長齡足矣。安敢望此。先生八歲成誦。九歲即

滇南文畧

卷三三

傳

三

能為長短句。嘗夢獨立巫峰。顛疾遂瘳。故以十二峰為道號。徵母夢。又稱不不子。學使毛君鼓試。覘其不凡。歲壬子。明倫堂砌生五色靈芝。先生於是秋以禮經魁。蜀辭坊。金曰。鰥生無織。臺裨益維桑。而以坊金累。閭里義所不安。請辭。柱史喻君嘉其志。而許之。凡諸作興。皆卻不受。柱史爰移檄縣令曰。來某鳳毛麟角。他日非名卿。即是名賢。始進如此。服官可知。乃令學使以弟子員。古之賢。戴高等。三十八茂才。送門下。俾朝夕與遊。庶耳濡目染。自成君子。先生少家居。嘗讀書石碣寺。每詩酒遊翔三峽之間。第後杜門謝客。窮研經史。治心于極物。恥

為出口入耳之學。雖無書不讀。然皆反約以求至其極。由其靈根湛然。故涵養遠深也。楊兩洲語友人曰。瞿唐不杜。見有司。高談仁義。孟子再生矣。丙辰不第。歸先生益以道自任。戊午。遵父命住京師。壬戌。先生復夢立巫峰。歎曰。巫峰乃川水滙歸。峰多秀拔。文章之徵。非富貴之徵也。果又不第。適聞親疾。毅然焚引。而題詩曰。莫遣

無塵容。子知慙。勤謝爾。夜題詩。兩行黑字。催人老。一幅烏絲。覺我痴。萬里鵬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垂。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宣尼是引師。聞者無不駭異。密友周親。甚至垂涕相戒。謂本朝重科目。若焚引。則別無出路。

滇南文畧

卷三三

傳

三

先生自有聖賢一路。做聖賢不要命。富貴貧賤皆可為。志剛斷科目一條。腸。聖賢由我做。因取尺籍。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縛於襦。抵家。二人以其志願超軼。亦極為稱許。云。過斯而往。鎮日默坐靜齋。悟太極圖象。無我無人。因作下心歌。以自勉。後二年。應知太極之理。自謂從前尚落禪學。是皆柱史譚公啟景仰先生。往往造其蘆。至則設蔬二盤。言笑自若。譚曰。汝腹中一肚子鐵。乃以菜羹款御史耶。先生曰。不妨。四時入節。無錢能令半夜三更。更有客可乎。譚曰。願學孔子成矣。先生吳遊。歸未數月。即丁父艱。服將闋。繼丁母艱。哀毀廬墓。兀兀忘年者六

載不冠櫛。不茹葷酒。不御琴瑟。日夕悲號。先是先生住京六年。自耶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遽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區囿。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至十夜不寐。數日忘食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傳 三十一

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養於美。見文於墻。其厘將於章編三絕。鐵鑪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間。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岩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轅之上。齡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者。知其為孔孟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餘。僅一再見。疏上。

精表識見
過之

粹然有造
之言

來氏之易
由其求理
於王輔嗣
管公明及
宋儒諸家
講諸外別
開生面為
義經之功
臣當時表
章者不慮
數百人要
未有如此

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先生聞命。恬不為榮。明年春。具疏辭官。疏曰。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進士。科舉試第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思病母丁氏。繼患目疾。臣既鮮兄弟。遂留家侍養。未仕。及父母去世。臣雖有欲仕之心。已非可仕之年矣。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歿而竊升斗以養妻子。臣不忍也。既不忍吾親而徒仕。乃負明時而徒隱。臣不敢也。因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講明聖人之學。使其教益明。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臣佩此言。遂將本朝纂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一 傳 三十一

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遠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仲尼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秘旨。已經三千餘年矣。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為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為主。所係世道匪輕。臣遂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覆探索。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於隆慶庚午。成於萬曆己亥。計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宗以來。列聖相承。善義樸棧之化。皇上繼照。豐吉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

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於異代。故臣得窺易於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辟之鳥鳴於春。蟬鳴於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不然。鳥蟬天地間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於春秋哉。臣自易註成後。四肢罷微。萬念灰冷。不復人閒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蒙吏部題覆。奉聖旨。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樛櫟弱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人。至於翰林。乃名賢侍從之地。待詔尤儒臣極榮之選。臣何人也。敢覬於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請

滇南文畧

卷三三

傳

三

天蜀道。白首龍鍾。雖犬馬之戀。不敢忘於江湖。而糜鹿之性。終難馳於廊廟。伏望皇上憫臣之老。不能出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舟輿。臣未嘗效一白之勞於陛下。終不得虛冒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臣於舜曰。堯天之下。得遂焉。飛魚躍之性。生為聖世之逸民。老非明主之棄物。臣之榮。踰於三接九遷。臣之感。普於魏草楊環矣。疏上。部議謂先生脫履塵躋。採珠理窟。早歲辭榮。志已超於凡近。終身純慕。孝可通乎鬼神。剖易象之玄機。發錯綜之妙義。淵深莫測。符合易知。舞蹈俱忘。神情自得。豈天為明朝興易教乎。故為庖經生哲人也。今

者膺薦而典木天。耐功非過。陳情而安布素。秉志尤真。委以杖朝之齡。似非出疆之日。所有疏乞。相應允從。仍以原授翰林院待詔職銜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渥。先生旋具疏辭米。中丞弗許。於是知夢幻杳然而驗。若符節。先生殆天授特託馮庚一老。嶺先以開其微。歟。當時鉅望。如首揆沈歸德。都諫王希泉。司馬王齊宇。諸名卿。或薦于朝。或旌以額。爭為表章。隆名藉甚。而先生安貧樂道。泊如也。所為詩。絕無一愁字。臥九喜榻。飲快活春。使人望而自化。教族黨子弟。贖衣食。且善誘循。循助葬濟。急恤人猶已事。兄尤謹篤。置屋入必待。食必

滇南文畧

卷三三

傳

三

借宴會。或遺其兄。先生堅不獨赴。即草具糲食。無不盡歡。年至七十。禮儀不苟。如一日。客京時。拒鄰婦之自獻。醉後有給妓館為旅舍者。先生痛覺。夜分即馳歸。以書詆訛。先生者。先生輒焚之。絕無愠色。子孫將覓視。先生曰。汝曹涵養未到。見之未免有無在心。居釜山。雖夜不扇戶。以盛德之相感。而盜未嘗犯之。先生手自栽松竹。因夢買月。而照肺肝。瑩如。又作買月亭。築淇園。蝸室。以自警。先生所著有釜山求溪。鐵鳳。買月亭。八關。四樂。白帝諸稿。紀遊。則有華山。峨嵋。泰山。鞋山。太和。廬山。遊吳。諸集。理學。則有大學。古本章句。省事省覺。日錄。內篇。外

篇弄丸篇悟賦功夫條目心學晦明解河圖洛書理學
辨自省則有謹言功夫條目醉箴言箴刑于箴九德箴
貽燕則有家訓禮約皆言言著理字字印心不下數十
萬言先生生於嘉靖乙酉梁山沙河舖之釜山卒於萬
曆甲辰享年八十元配倪氏子二長皆敏蜀藩典儀次
時升邑廩生孫三人曾孫十五人崇禎癸未柱史劉君
安劉疏請從祀不果然西川夫子已有定論易在蜀中
其信然也夫其信然也大

古人本傳須分讀合讀分讀以詳其敦倫慎獨行已
接物處在在皆心所貫合讀以觀其此志一立自少

進也
至老不移不奪畢竟做到成處乃於吾心吾身有長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語

起勢如黃
河之水天
上來極渾
灑極流轉
下面橫說
豎說分說
合說正說
反說虛虛
實實皆不
外星宿海
一源其下
筆之先經
有一律經
營慘淡

楊玕雲先生傳 闕頑兆
嗚呼。明朝二百七十餘年間。士大夫之流弊。滔滔若江
河。日下積而至於衰晚。隄防盡決。砥柱無人。迨流賊
滋蔓。中外騷然。而士大夫之禍。彌烈矣。求其挺身當天
下事。置一己之成敗利鈍於不顧者。伊何人哉。臨安楊
玕雲先生。以易經登天啟辛酉賢書。四上春官。不第。崇
禎辛未。銓曹循例除新甯令。甫七月。丁內艱。服闋。補晉
之沁水。沁遭流賊焚劫。後百弊叢生。邑中張某。憑顯宦
每年。逋正賦九百餘石。前之令沁者。接踵被罷。先生直
挾其事。聲明臺使。疏聞。奉旨切責。奪張某官。通行各直
省。嚴著為令。先生廉直之聲。遂聞朝野。詎知忌先生者。
已不獨張某一人矣。蓋是時。門戶競起。宵小之黨。無足
論。即所稱君子者。往往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
實行。各持意見。互相傾軋。傾軋不止。轉為調停。雖有一
二端人。正士。限於郎署。偶試鋒鏖。一發便推。由是豪傑
寒心。結舌。箝口。率皆隱忍。以就功名。不則甘心肥遯。其
登朝柄用者。惟是居官則滑。臨事則靡。不復顧所謂廉
恥。且時事日非。而侵削如故。袖手如故。傾陷黨附如故。
宜乎國勢之終於不振也。先生治沁數載。庚辰舉卓異。
尋為張某。嬖黨。南京御史某。誣不謹。去官。及其賦歸來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語

同於既死
賴此種直
等
豪宕激楚
變徵之聲

沈鬱頓挫
悲壯淋漓

打破生死
關頭便是
聖賢境界
難得其家
人皆能取
義如此
從容不迫
當慷慨則
慷慨一死

也。鬚髮尚黑。每與所知論列時事。至徵兵措餉之難。忠
佞不分之失。門戶紛爭之惡。任勦撫而無功。以朝廷為
孤注。未嘗不感慨悲憤。涕泗橫流。家居七年。蕭然如寒
士。不交權門。當事者。罕得望見顏色。日以著書為務。兼
善書法。精兩王屬文。下筆輒千言。不加點竄。如自知樓
點易集。所以發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亦云盡矣。
向使國事可為。起先生於朝。易文章而政事。破調停疏
壅蔽。排門戶。重事權。轉情面為擔當。則危可圖安。敗可
圖存。其設施當何如也。嗚呼。先生竟以著書老且死。而
國家亦已覆亡矣。吾郡之不幸。國家之不幸也。先生死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美

於丁亥年六月廿二日。流賊以五月廿二日屠臨安城。
相距一月。先生之大忌大節。屹然天壤間。不可謂無物
焉。以主之。先是五月十九日。流賊率萬眾圍城。先生知
守者不力。城必破。破必不免。遂集家人。曉以分義繫纜。
使各家自盡。廿二日城陷。舉家如先生教。惟一幼孫逸
出。先生蕭衣冠。望闕九首。將自盡。賊已斬門入。遂被執。
先生危言正論不少。挫其帥壯之。與同郡刑曹主政黃
公天秩。廣信郡丞郝公上。合拘之賊營。務授監紀官。先
生厲聲曰。君上安在。官從何來。與黃郝兩公終不屈。賊
帥憤而兵之。嗚呼。士大夫之禍。至此而烈極矣。頑於先

重於泰山

先生廉直
聞朝野與
所知論列
時事起先
生於朝三
段是借先
生以發明
未獎政此
一段是借
先生以伸
有明上氣
無限景仰
慨歎

生獨有感焉。先生之為諸生也。讀書制行。志在三代以
前。及為孝廉也。絕不蹈頹風。求溫飽。至令蜀而以孝歸
令心。而以忠罷。生平抱負。畧引其端。居鄉時。則卷用世
之經綸。著書立說。而遭賊之亂。樹己之節。雖千百世後。
與日月爭光可也。先生諱應桂。字靈實。號玕雲。其孫詡
菴名中原。今上康熙癸卯科。與頑同薦於鄉。頑於先
生孫行也。詡菴命作傳。不敢辭。先生著有文變十二卷。
書變三十卷。自知樓點易集三卷。玉壺冰一卷。玉鵲菴
稿。概居草心。如堂集。若干卷。後之有志者。讀先生之書。
而先生之為人。亦可知也。頑不敏。謹書其概云。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通體議論夾敘事。極嚴峻雄博。而以大氣通掉之。頗
得史遷昌黎遺意。先生大漁集中最矜慎之作。

啞兒傳

趙璧焰

璧焰字未詳馬龍人

城西村把氏子生而啞且貧。歲凶。父子傭以自活。會父力作山中。啞兒饋食。道遇賊擊死。奪其糗糧。並揭取上下衣。拾草樹葉。瘞之去。已而復甦。心頗識其人。而口不能名狀也。越五載。獲諸市。僅令償所劫財物。值釋之。先是啞兒艱於擇配。父母常以把氏一綫緒無託。是憂適雅戶村段氏女。生二日。母病不能乳。育置之。啞兒母遇諸塗。懷以歸。自幸得女。兒有婦矣。此其作合。得非天意哉。兩姓相聞。旋聯秦晉。歡而把氏母出於葉。葉與段瓜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美

葛為姻。姬段氏有喪。再葉與把偕往弔。悉循姻戚祭奠儀。又間通以財。把氏母故啞兒與父常外出。女無依。葉氏窺女長。可屬事。以舅氏呼。任襦裸役。食其家。愛女淑。欲即是計為子媳也。於是詣赴段氏。弔及所通財。詐作結禰符。媒妁則誣稱兩有夫之婦。口以對。女知之。號哭求歸。不得。把氏以其事鳴南甯令王公。核而得實。令為夫婦如初。人皆為把氏慶矣。雖然。使此女而或厭把之貧。且恥為啞兒婦。即脅奪其志。脫不執婦道。其若之何。何有婦之幸也。而豈知女固食於葉。而鬱鬱久居此者也。女固曰。以不得歸。把為快。快者也。女固耿耿以活我。

之恩為不可忘。而常泣涕逃歸於把。數數者也。女也如是。今而後啞兒真有婦矣。南甯令王公賜以俸。為合昏資。同邑士大夫。莫不高邑侯之義。而憫啞兒之困頓也。醵金助之。事在康熙己亥十月。學古而得其修潔處。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美

滇南文畧卷三

三終

滇南文畧卷三十四目錄

傳

國朝

范貞女傳

何母趙孺人傳

馬孝婦傳

秉燭子傳

傅思壯公傳

黔國公傳

林啓俊傳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目錄

一

季孝子傳

季氏雙節傳

熊元仲傳

李孝子傳

卯觀成傳

孫筆峰傳

房東璧傳

龐烈女傳

韓烈婦傳

馬烈婦傳

趙節

張惠可

何其偉

趙元祚

趙元祚

趙元祚

趙元祚

趙元祚

趙元祚

王思訓

王思訓

孫鵬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馬節婦傳

賽瑛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三十四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儀雅論次

金堂伍禮彬鐵泉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僎 同纂

保山袁文儀雅論次 鶴慶趙之卿象平核訂

河陽張施化麟應瑞同校

國朝 傳

建水范貞女傳

趙節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樸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傳歸則可望教之誦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為多激烈今寫貞女知書嗜學皆為後文從容委曲全孝全節地步導河嶺石婉艇而來
讀貞女從旁記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恪讀書恪意稍怠即正色切責曰子當孝兩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即所以為孝也可望遊開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藥無少懈藥經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即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禮秘禮秘父良佐死妻鄧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遭良佐長子聯生遠出染瘴死未幾禮秘及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遠近鄉鄰素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自縊解救獲免復哀求歸方氏守志

儀氣中斷 耳又不足 多矣

序次屈落 橫實老到

處倚承之 味當於六 一集中求

父母知其堅不可奪也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以為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誦罵伸知夫不得其死因聞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已終秘之而不

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証佐且不得實獨時時號痛切齒恨伸伸憚貞女而心知其賢欲以婚其姪

百方強之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指貞女額

仆之地貞女憤甚罵曰奴汗吾首矣以刀割去其所指

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憐也先是方氏有屋九楹伸

賣其六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

貞女以死拒之終不可犯弟恪訟之官建水牧高君右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黃廉正吏也懲伸而以屋歸貞女伸置嗣奉方氏祀士

論稱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二十七

旌表事尙有待願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者可信不疑

也

疑謗者張其節彌剛攻其德乃重天愛此人

必生數人以玉成之此數人者又甘心為不肖而玉

成之術必至萬難此數人做到小人極處此一人亦

遂到君子成處則天之甚愛君子也不獨天甚愛君

子小人亦甚愛君子也然則天與君子毋乃負小人也

曰百否小人自負也自負所以終為小人也若

氏蕭伸之於范貞女是也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三

錫赫歐柳
合為一人

反換更醜

何母趙太孺人傳

鶴慶張惠可 勿僞

孺人劍川趙族。明太僕少卿何公繼室也。太僕捐館時。嫡庶長嗣。俱膺力強仕。孺人春秋纔三十餘。孤子基盛甫就外傳。基熾。尚未識方名。一女始孩。母子幾于無援。亡良輩。窺笥發窮。或指良產與訟。見奪。戶外紛然。日無寧晷。孺人慮先業蕩覆。遺孽廢棄。挺身捍患。不遺餘力。雖日受凌暴。而內謀兩孤。進業不倦。會兵亂。鄉人多不免。孺人微服率婢僕。負其孤。遁深山。數年兩孤成長。遂為孤畢婚嫁。席故業。嘗語其孤曰。吾一生飲冰茹蘗。不求人知。並不求若知。要期他時。九原可對太僕耳。若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四

宜厚自砥厲。善承宗祧。則我腹目矣。聞訓之嚴如此。既而兩男補弟子員。錄於庠。屢試冠軍。孺人斑白。猶勤。積理蘋蘩。庀家事。不曳紈帛。不壓膏粱。齋莊勤儉。始終如一。壽七十二。兩男皆成明經。諸孫林立。孫濬領鄉薦。昂昂奮起。孺人造何氏豈眇哉。向使孺人非丈夫才。蒙難而靡。雖有佳兒。其成立未可知也。烏覩厥後之繁昌哉。余嘗盱衡孟陶諸賢母。夔哉弗可尚已。然未聞其所遇若斯之棘殆也。孺人才與節俱屯。而克濟。即與諸賢母比肩何歎焉。異時太史採風。詎可無復為之立傳。有疎有密。不枝不蔓。頡頏處。尤見風神。是柳州老境

馬孝婦傳

何其偉

孝婦姓馬氏。蓋孝廉賽君璵之母。而故儒士象德之配也。父母世為建水望族。孝婦生有至性。言動不苟。年十四。歸象德。以孝聞。先是賽氏自咸陽王後。凡十四輩。家道衰落。數為人所侵侮。象德熒熒少孤。困於徭役。不免風雨飄零之患。卒能堵持門戶。始則馬太君苦節之難。繼則孝婦克相之力。為多孝婦佐象德。事姑盡禮。晨昏問視。以及甘脆之供。無不曲當老人意。姑倚之如左右手。一日孝婦暴死。至冥司。見主者曰。此孝婦也。遣還而甦。其真感如此。象德早世家益困。孝婦紡績縫紉。以養

姑畧如象德時。未幾姑老病。坐卧床褥中。家無婢媪。孝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抓。下迄澣濯。洩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者垂十餘年。艱苦備至。無怨言。無怠色。曰。婦道宜如是也。姑歿。號慟幾絕。一切祭葬如禮。丙申歲。學使蔣公晉旌之年七十一而卒。至今屏人親識。語孝行者。無不交口嘖嘖。首稱孝婦。而孝婦尤有不可及者。賽氏白鶴鳴先生以來。幾於不振。而孝婦諸子。悉能守其家法。少子璵。讀書為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舉於鄉。才名甚熾。行將乘君子之車輿。而蔭庇其眾。璵恐母德之湮也。為次生平。而乞予傳之。余維孝之大也。雖聖人

之德無以加。自王教衰。卽秉禮之士。尤難言之。况婦人。婉婉順從。而所行乃能與儀禮諸篇相默契。不尤甚難者。與夫國家創鳥頭棹楔之制。所以旌此者。蓋將以勸彼也。若彼旌者。或不足以勸。而至行卓卓可傳。如孝婦者。又僅獲學使之一旌。此璵之所以痛也。予故傳孝婦。說而因並論之。

通體老潔後二段低徊。唱歎別具風神。孝婦本無死法。不幸而死。心必不死。心不死。則自宜生。其生也不待冥司之譴也。然不見冥司。無以知其死。冥司不遣。無以見孝之感格。每見談部多載回生。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七

之事疑為抱恨之忠臣。孝婦性氣。今觀孝婦始信。非盡無稽。蓋亦鬼神欲顯孝婦。故必令其生而死。死而生。以見孝之篤也。但亦奇矣哉。竹居李珍識

猶吏儒林
合為一人
開口便見
以下順敘
中丞生平
極切詳
明亦極闊
深肅穆

秉燭子傳

趙元祚

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為章句儒。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舊設巡河夫。重為民困。公至。裁減之。平訟安民。振興文教。凡邑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至侃侃爭於前。有封駁數次。不易者。始或以為強項。後乃益重。公邑大治。盜聞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刑科給事中。丰采重朝端。旋丁內艱。去。服闋。補梧垣。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梧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事。上覽奏大悅。翼日召至。乾清門。復令條晰其事。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八

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累。委婉開陳。九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例驟至。方伯欲保舉其人者。以公故。不敢發言。咸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保者。由是直聲振於朝。未幾。外轉。贛南道。開示屬吏。以愛民為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法。惟謹。賴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為平決。訖。曲直不少差。久之。訟寢。少數微出。察民間疾苦。賴有城門稅。久為民害。蓋鎮將沿之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携布南門出。東門入。復遣一人。挑麥西門出。南門入。囑曰。門欲稅。以布麥為

鯁骨仁心
曲曲繼出
斯為寫生

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乃設席邀鎮
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席之前。跪曰。奉市布麥
門者欲稅無錢。今尚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
門稅。公曰。門稅為暴。監司買物尚如此。如小民何。吾不
能為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不知所為。鎮帥慚退。
翼日。即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先疾
趨下拜曰。帥能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額
課若干。牙人緣之為奸。凡民載米至河邊。取其錢。勿得
私糶者。牙課一而取者不止十倍。民苦之。公故問其日
徵若干。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者記。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九

簿來。會其數。則大駭。於是責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
日。得銀若干。為易曰。約其租值。可以抵額課。遂勒石黜
之。聽糶米者自便。撫軍以其廉明。使署臬篆。南昌故多
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則皆遁去。地方肅清。方思大有
所建。白未數月。會獄案。督撫各持一見。公弗能兩全。遂
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為人所譖。公寓匡廬。事結。瀟
然以歸。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為縣治要會。自古無橋。每
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公為諸生日。慨然有建橋意。然
水急。匡闕人多迂之。至是。遂銳意倡建。家居三載。經營
是事。暇即課里中子弟。以自適。癸未歲。鑾輿西巡。公

寫中丞處
極以范文
正公一流
人物

以民服。至潼關迎駕。上熟視之。指曰。此劉鬚子。胡不
官服。以削職對。公美鬚。偉軀幹。直聲震垣。中人莫不
知有劉鬚子。上數召對。稱旨。故常記憶。頃即召
見。賜還原品。駕回。復召至。行宮。霽顏垂問。奏對良
久。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即傳旨。起用滇廉訪使。公
至滇。數微行。採滇利病。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橫。與遊
棍為非。公重懲之。嚴飭各屬。遠近聞風。無不帖然。於是
訟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謀反者。公執其渠首
數人。論如法。餘不株連。旋陞粵藩。督撫特疏留滇。昆明
故有書院。迤東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即進士而課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十

親為訓誨。貢院號舍湫隘。科舉士數浮於舍。公捐金買
地。增脩號舍。另闢規模。內外改觀。並除科場行戶諸累。
昆明湖源廣流狹。口如臥甌。秋水漲溢。沿田舍多傷。公
單騎走湖口。審視商之兩大府。力為挑濬。並脩築六河。
岸開。戊子五月不雨。公引咎禱於五華山。叩頭至地。有
聲。已而大雨。省會十萬戶。米價昂。力請發粟。分四城平
糶。陰囑司筭者。貧民苟升合無錢。悉予之。勿較多寡。如
足者三月。所全活不少。他日。公出。婦孺視而祝曰。願翁
世世為卿相。驛站兵餉。悉實其數。無絲毫漏卮。在滇五
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之日。扳轅臥轍。多感泣下。

者乃望其像於近華浦黔巖疆山多田少苗狎雜處滇
蜀楚粵交錯其間四民多客籍前朝安播之亂國初
木西之擾號稱難治公至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徭
薄賦絕餽送以安靜為務往者三江及苗狎仇殺諸案
有未結者首清積案釋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事啓
隙諫士勸農訓兵化苗通工惠商黔道高山峻嶺人馬
艱行公開脩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餘里黔故多
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之任皆大熟凡所條奏皆關
大計先是蜀遵義民苦加派聞公直皆匍匐來言狀哀
祈題達公密疏以聞上遣使會川撫勘其事削郡以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十一

下數十人蜀困盡蘇草奏曰或曰公不避嫌怨乎公曰
有分土無分民孰非朝廷赤子知而不言是欺以事君
也何避嫌為又以黔省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
二十餘萬稍愆期兵士懸額以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
銀二十萬存貯藩庫為未雨綢繆之計疏凡三上俱格
於部議撫黔既五年疏請陛見以老乞歸上温旨
慰留癸巳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蔭一子明
年復拜疏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
烏蒙土酋與威盧土舍隙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
土酋匿不出遂題請以兵臨之欽差會滇黔督撫

川撫以道
員不能了
中丞以千
戎了之其
感化處不
可及其持
重處尤不
可及

提臣至畢節勘其事苗民驚駭不知所為多避去公肩
輿就道沿路諭無恐苗眾見公幡幡然簡從來咸喜相
率出迎爭以物來市公先至畢節吏為設館公曰畢小
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何以應乃就荒寺中恐諸執事
者蹂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不嚴老漢非
畏人者眾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
發標下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盧土舍已
出而烏蒙土酋恃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誓不出
千戎至傳公諭曰若出質活汝若抗命即滅汝老漢言
無多且重失信土酋某曰老劉公恩威素著以誠信待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十一

人雖死敢不出遂與俱來公方與容圖基報至即會諸
大人共訊二酋咸服罪願釋伏永不構隙叩頭去謂人
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真盛德人也遂具奏聞各大
人聞公簡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他所以故畢節勿
擾公復肩輿歸老幼道傍日不絕爭來覩其丰采所至
慰勞使安業明年乙未澤亡阿刺蒲坦擾哈密大兵出
大漠討之兵既行捐餉馬者各省皆起公得抄報密疏
曰澤亡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云云語太
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受知主
上起自田間恩獨深重明年且八十無以報於是具疏

老成謹論
謀深慮遠
文亦如治
安策

告老復密條奏六事。畧曰：臣老人也。報。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畧。請息怒。慎用人。核名實。重國本。云云。草既就。客曰：願公少緩密奏。而拜告老疏。公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他日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摺。隨拜告老疏。告老疏。復為官民遮留。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省環轅。跪泣曰：公無去。公在此。無敢啟隙者。地方得寧。即不得已。願公少留須臾。明年上告不得。命眾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諾。而密疏已行。上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三

覽奏曰：劉蔭樞年雖老。尚能騎馬。著乘驛赴大軍駐紮所在。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公得報。即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侃侃洋洋。其意在屯哈密。以東兵不輕出。逸以待勞。云云。數千言。旋以疾請歸骸骨。有旨切責。令親看雪回奏。公於是上疏引罪。謝再乞骸骨。上覽奏云：劉蔭樞在貴州。官民俱說他好。情詞堪憫。姑從寬免議。著仍往貴州辦事。公復上疏以病乞歸。有旨著速赴任。公不敢辭。沿路醫治。再赴黔任。去黔日。黔人建龍門書院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至是聞公再至。雖童孺亦拍掌歡舞。以為得我老劉公也。視事甫半

中丞一生
即此四字

載有。旨休致來京。公即拜疏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部議以阻撓軍務。擬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旨著發往傅爾丹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一矣。自黔進京。日。其子以公年老。涕泣請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吾之身君身也。勿我慮。公鬚髮久白。自塞外回。忽有變黑者。齒落者。復生二童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稿不加點。日書忠孝仁恕等大字。開四五尺許。迨勁過於少年。所為蓋非常人也。著有春秋蕃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錄

滇南文畧

卷三

傳

南

一卷。皆見道之言。德州孫勳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恢諧多風。為人豁達。剛方而不苛細。好行其德。人有過而叱之。即過而不留。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自號秉燭子。蓋取古人為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聖祖召見老臣。年七十以上者。賜之食。賜公首座。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留之京。上登基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太老。召其子熾進扶之出。

賞賜御視朝珠。白金若干。令其還鄉。鄉人榮之。卒於家。年八十七歲。

有本領有操持有學術有經濟文亦老筆紛披。軒先生曾主喬南中丞西席為課其二子。見集故敘次如斯詳盡云。

文須密結繩。瓦非密也。文須潔。島瘦郊寒非潔也。此灑灑數千言。有草蛇灰線。處有劍拔弩張。處有斬釘截鐵。處有一唱三歎。處文之能事盡矣。在馬曰密。在班曰潔。如此好傳。安得三十萬錢贈之。竹居李珍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五

識

傳忠壯公傳

趙元祚

忠壯之不避忌諱。痛哭陳書。亦如椒山。幸免椒山之禍。者以內奸尚未敢肆毒耳。卒之再起。再正不兩立。有明一代諫而獲罪者多矣。忠壯之不死于奸而死于賊。亦忠直之報也。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傳宗龍。昆明人。號括蒼。萬曆庚戌進士。任巴縣。負能名。擢侍御。巡鹽於浙。却羨金四萬兩。光宗服紅丸。憂。駕抗疏請誅。崔文昇出按貴州。監貴撫王三善。軍三善為賊黨。陳其愚所害。計擒誅之。以征安逆功。晉太僕寺卿。既而撫畿。條奏興革。悉協時宜。旋陞薊遼總督。轉戶部侍郎。言事忤旨。革職。及流寇殘蜀。蜀撫王維章不能禦起。宗龍代之。秦寇岳陽。白水再入蜀。宗龍率滇兵二千。與蜀師羅尚文謀戰守。屢出奇破賊有功。以才望召入。繼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出督師。多所乞請。上命撥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六

餉五十萬予之。宗龍以民窮財盡。指畫上前。上不悅。時洪承疇請用劉筆基為團練總兵。高起潛又揭肇基不堪將下部議。不即覆。上以違旨抗藐。革職下獄。及李自成入洛陽。醜福王。復移兵攻汴。勢甚張。秦撫丁啟睿不敢擊。上素識宗龍。忠誠可用。出之於獄。拜兵部侍郎。為陝西總督。專辦自成。宗龍受命入關。與秦撫汪喬年謀所以平賊。謀報賊將入關。喬年率將士馳至商。維宗龍與之會。欲搜兵括餉。而關中旱蝗。閭左調發殫盡。無以應。僅賀人龍。李國奇二將之卒。隸焉。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兩軍次新蔡。渡河趨項城。甫至龍口。

是傷心語
不是激烈
語
雖陽城之
烹愛妾同
聲一哭

碧血飲黃
泉丹心照
青史

遇賊公身先率李國奇等擊退之自成伏精銳林莽間
陽驅諸賊西渡。謀者報賊渡河趨汝孟矣。二督夜召諸
將謀邀擊。師至孟莊。賊伏發。賀人龍之卒先奔。賊合股
大至。虎大威及國奇陳監軍不能敵。俱奔沈邱。兩督僅
以親軍與賊持。宗龍營西南。文岳營西北。迨夜文岳所
部潰。張副將挾文岳馬。上馳去。宗龍謂任監軍陳副將
曰。宗龍當死久矣。今惟決命死戰。不能效他人捲甲走
也。乃召裨校所將六千人。即文岳置壁處。重穿塹。結壘
拒守。密書招陳監軍李賀。俱不應。受圍十日。兵糧盡。殺
馬騾食。馬騾亦盡。夜身先突圍出。馬蹶。宗龍徒步且戰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七

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
門恪守成
法即好
諸賊罪不
戮於死
陳大經
陳氏焦氏
死得其所
遺子從天
波抱幼女
死然有分
寸
是姑是婦
楊畏知
忠義自在
入心

黔國公傳

趙元祚

沐天波字玉液。年十二。襲黔國公爵。事母孝。凡事必稟
命。乃行鎮滇十餘年。恪守其先代成法。崇禎末。流寇猖
獗。滇土司亦各懷覬覦。吾必奎反。調各土司協討。沙定
洲蓄異謀。師故久不進。必奎平定。洲始至。檄止不聽。先
賂用事者于錫朋。為奧援。陰結都司余廷珍。參將張國
用。僉書阮韻嘉。袁四弘等。為密黨。至是托言辭歸。袁甲
入府。遂襲天波。變起倉卒。參隨司慎力拒門外。為所殺。
賊焚府門。天波調兵不及。毀垣出。登西城樓。賊黨已遍
布街衢。天波思變計。左右以存身滅賊為請。計既定。武
舉陳大經諫留。疑其黨賊。手刃之。遂奔楚雄。士民擁衛
太夫人陳氏。至朝陽庵。夫人焦氏。至金井庵。焦曰。我命
婦宜死。且使公得一意殺賊。乃遣三子從天波。後抱幼
女自焚。死。陳氏亦自焚。死。天波至楚雄。與副使楊畏知
畫策固守。賊重圍累攻。年餘。遣其黨陷蒙化。大理。諸郡
天波檄土官木懿。以兵援之。而與畏知誓死防守。士民
皆激於義。郡縣得檄多應之者。城得不陷。無何。孫可望
等入滇。詐稱焦夫人弟。來援。賊撤精銳赴曲靖。圍稍解。
天波畏知追之不及。定洲遁去。可望兵至省。旋逼迤西。
畏知禦之。被執不屈。約以雪仇。恢復更遣人招天波。如

從入緬正也

執禮甚謹真難得

氣作山河

王起隆王昇魏豹自古皆有死似此蟲烈者幾人

與畏知約。天波遣其子來會。可望厚遇之。遣回使劉文秀以兵迎之。至省仍佩黔國舊印。及可望往黔。遂與李定國謀迎粵藩。圖恢復粵藩。故明裔也。欲以故艾能奇妻妻之。使將其眾。天波以義力辭後。王師平滇。同李定國奉之西行。磨盤山之潰。與定國相失。遂從粵藩入緬。緬酋來迎。請勿佩戎器。馬吉翔墮其計。從之。而緬酋無善意。天波憤其兇狡。與諸從官集大樹下。會議走孟良。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走者梗。即大鷓鴣城舊址。結草為宇。以居。從官多傲慢。至有碎其符者。天波執禮甚謹。會緬人殺其酋長。謀獻粵藩。欲先除從臣。乃詛盟分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充

地而居。天波固止曰。緬賊狡險不可往。死則主臣同死耳。馬吉翔李國泰謂蠻人故鬼重誓。往之便。於是天波等四十二人。松滋王蒲縵。王維恭。鄧士廉。楊在。鄔昌期。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鄧居詔。潘瓊。齊應。選馬雄飛。魏豹。王起隆。王有金。安朝柱。王昇。陳謙。王盛隆。龔勳。吳承爵。林啟俊。張伯宗。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宋國柱。劉廣盈。兄弟。丁調鼎。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馬吉翔。誘至木城。天波窺有變。囊石為流星鏡。與王起隆。王昇。魏豹等大呼奮擊。各格殺數十人。遂遇害。四十二人同日盡死。其子忠亮先遯跡。為僧。被執不食死。黔國

沐氏祖孫始終忠盡史册所稱文故大書特書

沐英傳至天波。凡十三世。天波更殉難以死。竟與明運相終始焉。

天波一門殉難不愧黔國後裔。其四十二人則又沐氏有以作之氣也。楊副使保全楚雄。至今祠祀之。此文一一表章。俾皆烈烈如生。嗟乎沙吾構逆之時。死難者多矣。其間有傳有不傳。彼四十二人者。非得此文不亦湮沒無聞哉。大姚劉榮麟識。

沐忠節信用。俞壬謾藏誨盜流毒滇南。比及出奔永昌。又為孫可望所餌。若非楊畏知樹鵠於前。劉廷標王運開激勵於後。從亡死難。尙未可知也。然天實佑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三

沐氏既有母夫人夫人之朝陽金井兩炬。咒水難作。後又有侍婢某氏之一死。克成忠節之令名。並全其家。三百年之令名偉哉。按婢係忠節自永昌回滇後所納。聞天波死。緬亦自盡。

林啟俊傳

趙元祚

林啟俊字柱伯崇禎癸酉武元授僉書管黔國公旗鼓
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李大贊率兵屯會川防
金沙江啟俊率兵屯雷益防可渡橋吾必奎反沐公檄
官土軍以啟俊統領會大贊進剿平之師還而沙定洲
始至逗留不即去啟俊尚未回汎跡其所為巨測憂之
詣于錫朋曰定洲兵強多詭譎恐有變俊兵在汎數百
里宜人言請以兵伏第左右備不虞時錫朋用事定洲
厚賂之反以為多慮及變啟俊僅以親旅數十人巷戰
於五華山側殺金盛賊首一人並餘賊十餘賊不得遽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入府門焚沐公乘間出走賊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
啟俊避跡陞山丁亥援兵至定洲遁去會城無主滇人
憤殺從賊者指為沙黨立梃死不問啟俊分別全活甚
衆同擒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等送沐公正法後沐公
奉粵藩西行啟俊從之行益遠從沐氏者多亡去惟啟
俊與朱縉兩人沐公執手泣曰汝二人從我患難中二
十餘年我為重臣殉國固宜如汝二人何解所佩黃金
盒分贈命之去啟俊伏地拜哭後縉被獲啟
俊從入緬與沐公同死木城
論曰明末忠臣義士多矣不幸而湮沒不彰者豈少哉

粵藩入緬沐黔國諸人同死木城據也是錄吾邑林柱
伯在焉而志乘缺之豈無表其事者耶三綱祠成補入
之因為傳

觀啟俊行事智仁勇兼備非特介冑之夫也辱在下
僚當危難之時而卒能全義又多乎哉傳頗密栗惜
論寬鬆不稱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孝庸德也
愈庸愈篤
寫孝子之
孝全是孩
提孺慕真
傳神之筆

描寫小戶
人家舉動
如畫即寫
孝子入畫

事繼母尤
難得

冷雋

反跌緊醒

李孝子傳

趙元祚

李孝子諱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李元潔元配之子也五歲失母即能哀毀髻年遇亂父子相失為敗兵擄去至迤西乘間走回乞食於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見其父已而父子歡會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日者術自念伶仃勸父續娶繼母來恆不得於心應麒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具聘人憐其孝授以室然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不敢怨後被逐事之愈謹每奉酒果承歡月必赴舍躬為母浣濯一朝晨起携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搖篋入隣村人見其疾走不知所為蓋其父生旦也惟恐不足以稱觴適問卜者出鷄米招之應麒大喜急持為父壽不失其候佃人田方春耕已僱牛矣聞母病入城三十餘里求藥輟耕具不顧繼母生三子皆友愛之不少間如是者三十餘年父母感其誠終得其歡心父母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行年七十猶以日者術交於人人皆稱為李孝子其繼母弟亦云我軒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為孝而當其變則若見其孝矣俗之偷也父母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有子若李應麒者乎可以風也

真摯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季氏雙節傳

趙元祚

雙節音。昆明季氏之姑媳也。姑李氏。適郡庠士季捷元。吳藩亂。捷元隨父瑞麟。挈家避宜良山中。捷元死。避兵所。季年方二十六歲。不欲生。以一子一女在翁姑且老。隱忍不死。亂既定。瑞麟攜子女歸。始盡捷元故土。而李父家望。饒人恐易其志。氏志節彌堅。翁姑愈重之。撫其子女。成立。女適孝廉黃廷相。子大亨。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大亨先娶趙氏。生子天佑。甫三歲。趙亡。乃娶劉氏。歸未踰月。而夫病。劉侍湯藥。唯謹。大亨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與其節姑。憐之。服闋。慮其少。且子非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季

妾心古井
水波瀾誓
不起可為
節婦咏之

凄切之音
讀之淚泫
滲欲下

從四鄰聞
聲兩兩寫
出節母情
况善於烘
托

已出。恐重語。劉潛語其父母。採其志。劉痛哭誓以死。如是數四。言即大哭。於是集諸姻婭。以前所慮者為言。劉且泣且言曰。妾心已死。子雖非已出。吾夫子也。願教育成立。以見吾夫地下。於是其太翁姑。年且八十。其姑苦節將三十年。乃相持大哭。聽者咸嘆息泣下。未幾。太翁逝。其節姑亦逝。太翁故豪爽。生平揮霍不少。恠及歿。家道剝落。劉與祖姑幼子。伶仃相依。祖姑又歿。母子益形影相弔矣。甲午歲荒。瓶無儲粟。劉紡絡織紉。每至夜分。不絕。親隣聞者曰。此節婦機杼聲也。聞讀書聲。則又曰。此節婦撫其夫前妻之子書聲也。垂今二十餘年如一。

日其子今應童子試。節婦尚待年例。節婦之姑李歿之。口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季門有雙節婦者。

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雙節見。節難雙節尤難。守其子之節難。至以未踰月之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季門雙節。李固不可多得。劉尤加人一等矣。

傳情深文明論亦確當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季

熊元仲先生傳

王忌訓

振發事領
是龍門家
法

公諱才。參伯字元仲。其號也。先世楚之江夏縣人。始祖興一。明洪武朝御史。以建言謫雲南。隸籍昆明。數傳至祖昇。貢士。官禮部司務。父應吉。郡諸生。卜南關外之南塢家焉。公生而穎敏。好學博古。弱冠有聲庠序。間居家孝友。志圖經濟。以節義自期。許時流氛猖獗。西南多故。公志不克遂。甲申寇陷京師。懷宗殉社稷。公聞變。晝夜號泣。會永明王駐粵。西李定國迎之入滇。知者以聞。名為禮部主客司。首上恢復之策。不納。值偽永宣侯錫爵。監蜀軍。公兼程至蜀。距永宣三百餘里。是夕。與諸總師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如讀昌
平淮西碑

行義與李

者計曰。兵貴神速。惟出其不意。敵可擒也。乃戒師中夜疾馳。至一墩。即圍一墩之偵謀者。而後發。達旦肆市。不改兵。已入永宣矣。捷上永明王。奇之。蜀新破。緝殺必得其人。廷議無出公右者。命署嘉定。賊嶮愛民如子。蜀撫萬仁。徵夫動以千計。公曰。民甫離鋒刃。忍更驅之湯火乎。遂與萬交劾。去官。我朝大師平滇。永明王走緬甸。公安人司投龍江死。公大喜曰。真吾婦也。未幾明亡。公亦自放廢。隱居授徒。絕口不言時事。癸丑。吳逆竊據。欲辱以偽命。力拒乃免。辛酉。我師復滇。公策陳數十事。大指謂兵四出。賊必乘機。民遠遁。糧難目運。惟加意招徠。

其時有非
類籌濟非
籌身寸心
千古

甲二段敘
經濟節義
為志不克
遂蓄勢至
此一拍便
破足起處
總脈顯氣
流轉章法
一線其縱
橫排界處

相似韓蘇
元仲為南
中之微承
亦表章此
傳此人可
並不朽

人民聚集。則兵能捍禦。民樂轉輸。交相得矣。且營中有難民數千人。公顧當事者。議送出境。不為戰塲蹂躪。滇平。當道高其義。加徵辟焉。公曰。吾籌滇非籌身也。仍隱居教授。丁卯。遭疾。為詩示家人曰。吾將逝矣。病數日而卒。年六十有八。子五。曰男魁。男傑。男望。男良。男賢。以文學世其家。公天性忠孝。與人交。坦白和易。有次洒落。與至高歌。呼朋脫畧。世故家居。愛客。客至未嘗不留飲。飲未嘗不醉。暇則與幽人逸士。遨遊山水間。說有明遺事。往往泣數行下。工臨池。詩效白樂天。間作山水竹石。孤潔有致。肖其生平。善品隲人。擇婿當幼穉時。即決為大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天

器後竟如其言。他多類此文。章不自收。拾頗多。散佚至今。滇人士皆稱南塢熊參伯先生云。太史氏曰。南塢者。盤龍江之所經也。先生家在東岸。前通天橋。橋下水深莫測。湍激往往覆舟。甸安人為兵所迫。盡節於此。越六日。亂定。家人沿江求之。不可得。仍探故處。則卓立水底。衣裝修整。予聞之。泗水人黃遜功云。北有別業。先生隱居時。築久廢。其子允維。占維。諸昆季。與子友陳。自臣。構茅舍。讀書其中。占維。乙酉。舉於鄉。自臣。丁卯。省元。先生愛婿也。與余同官京師。余於是重有感也。當明運既改。節義多在南中。而滅沒不可勝道。如

生。則又其心至苦者矣。嗚乎。豈不悲哉。

授似魯齋從容似疊山。司安人慷慨赴水。固天性。人貞亦公平。口義理有以養成之也。六日江心卓立。修整則四維之。且天地砥江河必然之理耳。

滇南文界

卷三十四

傳

三

忠孝傷心
出於二門
令人不忍
卒讀

仰天一哭
天為黑霹
憲繞空賊
遁去

其見膽識

昆陽州李孝子傳

王思訓

李孝子澄。字仲淵。號果峯。私諡孝穆。先世浙之蘭谿人。元末官於滇。為巨橋萬戶丞。巨橋今之昆陽州也。明初三將軍平滇。始祖慶以歸誠功。世襲武德將軍。遂隸今籍。傳至父兆旂。明季歲貢。授廬江訓導。會張獻忠急攻廬江。兆旂固守北門七晝夜。城陷不屈。與幼子清死之。澄聞難奔赴。孤行數千里。匍匐鋒鏑間。瀕於危者數數矣。卒能收父骨歸葬。復以父死事狀白有司。上告得祀典。特祠曰靖忠。澄痛父之死。每晨必詣祠哭拜。慄動路人。丁亥流賊入滇。奉母洪避山谷中。母疾革曰。我不欲

滇南文界

卷三十四

傳

三

終於此。可移我淨地。澄負母行數十里。至甸頭之香雲寺而絕。母早藏棺城北慈照寺。復奔寺取棺。遇賊欲殺。哭告之。賊義之。舍去。乃得棺。曆母兄弟八人。涿源。灌演。清。清。滙。一卽澄也。行六。清同父死。義至是源。灌。又死於戰。澄益痛。遂發病。嘔血。晚惟兄演存事之如父。事必浴。召必側立。飲食必先奉。必豐必潔。兄亦友愛。先是戊子。賊氛未息。山猓乘間入劫。有以民變告賊渠帥者。遣兵往屠之。民遁。澄走至城南清水河。被執。將殺。澄色不改。力言山猓饑寒。且苦征索。非關平民。為今日計。不獨民宜撫。卽猓亦宜撫。迨則反戈。未可測也。適州牧至。如

仁人之言其利甚溥

孝子臨危履矣卒能履險而夷

非冥冥中呵護之耶

名教爭光日月之人

得此傳論

而不朽矣

公言罪止其魁一州獲免及本朝開滇滇使者以賦

簪散秩將履歿定其額澄憮然曰西南故瘠土況在逃

亡後乎不辨是遺吾鄉累且未已也劉切開陳事得寬

平其有造於州類如此澄以選拔例得為令而痛父死

王事絕意仕進日徜徉山水間手一經教子若孫又性

忠恕與物無忤積行敦義族里咸引重焉

太史氏曰余嘗過巨橋之石嘴橋有唐河東州刺史王

仁求及其子善寶墓桓碑在焉仁求忠於唐善寶繼之

至今滇中人猶有能道者而史不傳又城西有靖忠祠

蓋州人李兆旂廬江死朝廷從其子澄之所請也兆旂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忠澄孝與王氏父子後先爭烈矣史册有能紀其軼事

者乎嗟乎南中義烈以荒遠而滅沒弗彰者可勝道哉

敘事嚴整似漢書傳論則歐陽之學龍門而得其逸

氣者永齋先生文中矜慎之作亦必傳之作也

較韓蔡廬先生作尤遒緊韓作中敘事首尾議論風

生淋漓頓挫無限感慨其末云余又聞公先有尙文

者以滇處天末少書籍來江南購萬餘卷歸而公之

高祖爰嚴以南京刑部郎守銅仁課第一訖罷官亦

購書萬餘卷自號一蠹居士後訓導死於忠而孝穆

繼以孝母亦其讀書之助耶數語可補此傳之缺

人能純孝如此雖禁卒亦不妨為之立傳矣

卯觀成傳

孫鵬

卯觀成者昭通禁卒也父漢人娶夷婦家於夷今平夷

置郡縣觀成爲恩安人父以烏蒙之亂死母被掠鬻於

威遠耿家屯爲耿家婢觀成年十九亂定無所依遂充

禁卒其舅氏亦回縣復農業先是父母爲觀成聘灑雨

河某家女未歸舅氏爲觀成迎而妻之觀成以舅氏命

不敢違出而泣曰吾母爲人婢不能歸養忍有家室乎

於是同室不與婚者三年事聞於舅氏舅責之不從也

有詢之者乃告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將嫁吾未婚之妻

取所直歸吾母與之婚情不能割義亦不可出也言竟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復淚下予詔而反覆詰之得其事甚詳爲文募於在羈

之士大夫得金六十以三十金歸其母三十金爲營廬

舍成婚仍爲禁卒以養其母

論曰自古忠臣孝子多出亂離之際使觀成不值喪亂

子母散失卽克供子職何至因母棄妻感動一郡哉夫

以夷地一禁卒而孺慕之誠於萬難兩全之時纏綿無

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爲文募金以成觀成之孝南村義舉尤不可及文亦

老潔可傳

文中子晉書且不傳非香辨後人則修德于鄉者亦泯沒無聞矣上下千古可為一痛

文學孫筆峯傳

張漢

石屏孫筆峯先生。漢之伯舅也。漢七歲受業先生之門。凡十有四歲。先生卒。距生順治己丑年。卒康熙己卯。得年五十一。去先生之世。今垂三十年。死之日。先大人泣然曰。嗟乎。筆峯有學不得第。命也。積行如此。并不及中。壽造物者吾不知之矣。三十年以來。漢欲彰先生之行。自愧不文。無為世言。然信今傳後死者之責也。謹按漢親炙之事。一一記之。先生為人重德行。先孝友。擇言謹行。又丰儀峻凝。有難犯之色。而接人盎然。如在春風中。人無智愚。胥悅服。聞訃之日。無間知不知。無不痛悼。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者。又先生工行草書。性善飲。人每欲乞字。輒置酒延於家。後生小子得片紙書。寶愛為師式。手不欲釋。楷書勻健清和。較歐陽率更有生氣。行書則辭後信筆縱橫。無範。蓋儂素張顛之遺也。而漢尤為先生重者。先生承歷世顯貴之後。恂恂無亢容。年十四補學官弟子。試輒冠。其曹是時我外王父崧岳公以名孝廉不利於仕。老於家人情巨測。無論親族。率以田宅奴隸細故動肆競。侮生。生恬不為憂。輒有義讓。而孝廉公望先生得第尤切。雖年五十猶較課時藝不少。輟後先九試。鄉貢不獲。舊方應貢士。一夕忽不起。嗟乎。造物者吾真不知謂之。

何矣。先生素有文望。屏人士多從之遊。教授三十年。先後無慮數百人。率多成就。屏中及門得科第之盛。未有過者。蓋教澤至今未嘗替也。先生諱穎。字也魯。號筆峯。二號竹山。晚號脫禪。取蘇晉逃禪意。以酒為跡也。子三人。長上鳳。邑增生。仲士鶴。萬壽科鄉試第一人。季士麟。主仲舅視峯先生後。女三。皆娶嫁蕃族。門人張漢曰。漢攷古者博學積行之士。不必以貴顯傳。而既志用世。不獲遂。亦終身遺憾也。唐韋莊疏奏方干。李賀。陸龜蒙。之徒十五人。生有文名不遇。乞追爵以榮其魂。雖身後之名無補。生受然憐才至矣。先大人洎我叔父。並應貢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三

士不終先後棄世。伯舅又如此。嗚呼。後死者當何如也。如讀一行傳。低徊不能去。風神在六一間也。蒙化李珍識

當頭一棒
有無數人
掩面而走

天落墨

驛點

豪邁

暗映孝廉

孝廉房東壁傳

張漢

今之制科古之孝廉也。孝廉遍天下。副其實為難。諺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漢時已有是言。然而漢之世，人才猶近古。所言非盡然也。吾友房東壁，當於古人中求之者乎？東壁為人，素清肅，寡言笑，罕交游。鄉曲之士，以為迂濶多畧之，稍有識者，亦僅見其好讀書，志功名，言行恂恂，無所肆，而不知其為人之大經。在孝而且廉也。予未交東壁時，嘗見其遭母喪，衰經準古制，日不離體，而時時有戚容，不事佛事，心嘗敬之。及廉其取與然諾，又復不苟，淡然不知所謂勢與利也。戊子與予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美

舉於鄉鄉之人皆曰：是不愧孝廉者。賢哉東壁。至是可厭時人之望矣。顧東壁羸且貧，上公車，戚友憐愛之。沮者再四，東壁戰然曰：君沮我，我不供奔馳耳。萬一公車死於道，亦慙吾生平之願，無悔沮者，乃不言。卒上公車，與予並轡，往返萬八百餘里，中反健而善飯，每嚴寒凍雪，苦不可支，東壁忽吟聲出，馬上甚壯。凡地之名勝，與儒先遺跡，即紆道一二里，未嘗不涉，行與予偕，間虞和成詩，詩與文不矜尚才氣，而馴雅有則，固藹然有道之言也。是歲不第，歸。戊戌，又上春官，復不第。閱二年卒，嗚呼！使今日有如東壁者，倘得一令，亦可以廉平報最。

大聲疾呼

詩亦清矯

無限感嘆

必不至負吾君與民，而天乃速之。死予嘗吊之，詩曰：性僻生平不識炎，十年養氣最清恬。直教童子能忘闕，任有頑夫亦解廉。無愧科名光辟聘，隱持風教重幽潛。號天豈獨私吾友，郡少斯人失斗瞻。人傳誦之，亦未嘗以為譽也。嗚呼！東壁殆郭有道黃叔度之流乎？東壁諱書，號芝山，卒康熙辛丑歲，距生之年丙午，春秋五十六配。蘇氏繼謝氏子三，燦塔、燦璣、燦衡，能世其學。蘇孺人出燦衡，乾隆元年丙辰，恩科舉於鄉，亦未仕，不克永壽。吾不知天之報施又何如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美

習之作

龐烈女傳

張漢

烈女之名
幾為阿堵
物不得彰
矣

不得已不
惑不立傳

筆輕而意
極重

原評
烏得無罪

烈女龐氏小字忙姐。洛陽油房庄人。年方笄。偶采棉。張氏之原。張氏子見而貪之。逼烈女不從。烈女兩女弟。年可七八。藥而走。張氏子恐人聞。即逸去。烈女得脫。歸且泣。其母駭問。視其裾。且裂。數爪痕。殷然。劃臂上。默知其情。烈女羞且泣。是夕。乃潛入張氏之原。經於樹而斃。張氏之子。其父掾吏也。謀賄烈女之夫翁。及其父。祈無訟。父得賄。乃藁葬烈女。訟竟寢。子聞其事。洛陽令鄭植。聞于廉。知其事也。乃急捕掾吏及其子。庭訊。三刑。掾吏卒不吐情實。閱月餘。掾吏以刑創。故求出獄。死。大中丞以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三

鄭令之濫刑也。痛斥鄭令。又以掾為子株累。非罪死於獄。乃宥張氏子。以爭綿故。省釋。謂張氏子死。其父可償。烈女命。烈女有靈。亦相釋於地下矣。然義不受辱。貞操不白於世。張月查曰。甚矣龐氏之烈也。往洛中歲饑。田間之婦。棄夫再醮者。不可勝數。蓋訟牒如山矣。較龐氏何如也。然受辱不受污。不死何病人。或亦以過議之。而貞操。嗚然則不可沒也。吾尤惜格於旌表。紀其行。使傳世。至烈女父與夫翁。不書名。以其人微。不足書。抑以賄故。不為女理。屈忍以藁葬。失為人父之道也。
一面善善。一面惡惡。善則特書字。惡則隱其名。

猶是忠厚之心。有關風化之文。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表

原評
老到

韓烈婦傳

張漢

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聖人以為諒。謂不得其死也。得其死者。匹夫不可奪。勇於三軍。匹婦亦然。洛陽張景齡之妻。烈婦也。可謂得其死者矣。烈婦姓韓氏。歸齡三歲而齡死。烈婦年十八。痛不欲生。乃噎夫衣。扼其吭。氣幾斷。鄰親力為揉曳。其衣幾墮。當門齒。少甦。舅姑從容諭烈婦曰。人生以孝為先。孝以有後為大。爾今且有身。萬一免身得雄。為張氏綿一縷之祀。不愈於殛。殛之節乎。烈婦乃從舅姑。命期月。果得遺腹子。小字長路氏。撫孤奉高堂。意差解。方期年。母家以烈婦子幼小。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三

高處一呼
隨手翻出
波瀾皆為
精光異采
原評
句亦俊妙
原評
應上諒字

欲奪志。烈婦悲泣幾欲絕。拒母家誓不往來。後憤極。咯血至升餘。七日絕粒。竟絕命。得年十有九。嗚呼。烈婦果得其死者矣。假令烈婦當夫死。噎衣時一痛而絕。雖殉一身之節。無補逝者。且以一死殲二命。亦不異經于溝瀆。而今而後。烈婦餒七日。張氏之鬼不餒也。將千百餘世矣。尙徒謂之諒已乎。至烈婦幼。即孝十四歲。為祖母吮癰于歸。甫二日。會姑患痢。禁口不食。烈婦為易濕就燥。七日夜不就寢。用嚙穀。由為粥。食其姑。痢乃止。翁病痲且狂。醫言需蚯蚓和藥。時隆冬。虫蟄伏不能得。乃禱於神明。日鄰婦沈氏來言。夢汝家瓮底有蚓。掘之而信。

補敘烈婦生平得法

是循吏所屬其子亦

乃和藥。瘳其疫而愈。又鄰人瞽自清。久出不歸。妻沈氏獨守經年。烈婦每勸姑。舅。期其乏。及沈病死。無歸三日。不成殯。烈婦乃出簪珥助殯事。則尤可傳者也。子張璐。即長路。為子道其詳。子因達上官表。奏。勅旌其烈。子且昂璐曰。一縷之絲。垂將為綸。爾當勿負母志。為張氏起其宗也。

不事鋪張自然豁露

先生生平好表章節義。守洛則尤其分所應為也。按全集。尚有澠池張烈女香姐。以聞改適。自經死。洛陽司馬烈女太湖王烈婦。均不為強暴所污。被殺死。又

滇南文畧

卷三四

傳

四

昆明熊節婦梁氏。能撫孤。皆為之立傳。其亦維持風化之一助歟。

原評
忽出黃河一段亦有如湖海之

觀

補敘有法

敘三錫弟
兄亦見與

馬烈婦傳

張漢

黃河岸南圪塔積相傳馬烈婦投死故處明季流寇犯洛陽暨及孟津廣文陳司南璿妻馬氏從司南父子避亂小狼底日無定所一日傳孫都司敗兵至掠民間婦女馬氏忽不見司南父子跡之至河孀不獲或告之曰昨見一婦人以其女來望空拜且泣相援而入於河矣二子急掖父往視遙見河洲隱隱若兩阜墳起恍惚無所見驚為神異繼以泣求遺骸不得至今陳氏孫曾三易世臨河猶悲焉為予述其事予亦嘗北望黃河喟然長太息矣今天黃河濁流也亦有時而清昏亂之世世

滇南水畧

卷三四

傳

聖

且濁矣何有於黃河而苟忠臣義士烈婦女挺生其間則投之濁流亦可當千年一清之瑞為其嚙然不汗於他氏也馬氏母女當之矣先是司南籍洛陽後徙家孟津娶千戶馬氏女舉丈夫子二伯三錫仲九錫女子子一以流寇故復徙郡城之北門壬午十月五日流寇陷洛陽寇虜三錫置東關司南與九錫寇俱執史氏宅內逼司南曰與我兵器生爾父子司南聞糞壤中舊匿有兵器命九錫發之無獲莫救父命於是號天大哭聲聞于三錫三錫詐為寇黨人突圍出來省其父兄弟以目寇操刃向司南父子三錫憤急與寇格而鬪格殺其渠

不從賊甚壯

教避兵及分散亦倒插逆挽法

原評
應上

原評
春秋之筆

一論遺深極得此事屬辭之義

魁擊餘黨數人得脫忽羣寇又至環而縛司南奇其類欲官之司南堅不從遂自刎頸未斷寇棄之走二子尾而至司南口已不能言以指畫地述為寇堅逼之黃弟兄相與謀欲避難小狼底小狼底者地少僻多崇山峻嶺茂林葉樹避匿其間或可稍定喘息也二子于是肩父掖其母挈其家衆夜縋城而出各尋避地忽會忽離如是者多日是以馬氏投死司南父子竟未之得知也于今垂九十年矣陳氏子孫屬予記其事予既採人郡志茲復詳記之

論曰甚矣夫死節之難也以王衍為父有其女惠風以

滇南水畧

卷三四

傳

聖

荀爽為父有其女荀采父胥有愧其女馬氏母與女交無愧也有光於陳氏多矣吾故特表而出之若夫陳氏為孟津著姓司南與羣從兄弟皆以位顯兩朝間其家牒詳之吾不及論

陳氏仕兩朝鄉人少之故論有微詞原評
讀詩畧王疇五先生金井庵行與此事相類彼死於火此死於水也而其後或有不同沐天波以咒水死無愧其母與妻焉惟馬夫人之節為獨苦耳噫前甫趙棠識

馬節婦傳

賽 璜

璜字琢庵石屏人雍正己酉舉人官琪縣知縣
乾隆己酉重與鹿鳴燕 恩賞進士

節婦姓馬氏處士馬公元忠女母林氏節婦幼孤寡
言語生十餘年族黨罕見其面年十七歸馬有齡其舅
騰高早喪遺姑李氏煢煢一寡母節婦善事之能得其
歡心家赤貧安之若素癸未年有齡年二十四貿易客死
節婦年二十三生子萬元匝一月節婦聞之哀慟欲絕
其父母慰止之曰兒何至於此觀此呱呱者安所托也
子兩人尙存必不以衣食塵吾兒憂節婦曰兒失所天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聖

苦心苦節
如泣如訴

夫復何顧雖然兒得撫此孤以報亡人則歿者存者皆
銜恩也誓不以此生易其志其父屋旁置一耳房以安
之節婦工紡織勤勞不輟晝則饗飲食以饑父母夜則
號孤在背織梭在手悲泣之聲與機聲相應鄰佑聞者
俱為泪下夫弟兩人皆先節婦卒其姑歿喪葬如禮迨
至萬元成立而節婦亦在梓衰病矣雍正元年癸卯
天子下詔旌節孝節婦以年未合例未蒙旌表至於今
日而節婦已歿十五年余自蜀宦歸其子泣請曰萬元
不幸父早亡賴吾母苦志以守俾至於成人今逢州志
纂修而母行弗彰則罪通於天祈賜一言以傳於後余

惟節婦之能成其節賴父母之得所依歸且家素未習
詩書而卒能狗志苦守無背聖賢之訓又其子克白樹

立倦倦於母氏劬勞誠有可嘉者余為節婦比鄰知之
最悉不敢以不文辭節婦生於康熙庚申卒於乾隆乙
丑高年六十有六子一萬元孫四人曾孫三人
贊曰余讀歸震川先生陶節婦諸傳而嘆天下惟節婦
之志為獨苦士大夫之表揚不宜後也在富饒者猶易
託於有力之口而貧窶者往往泯滅而不彰今觀馬節
婦生孩始一月家無擔石而能矢志冰霜若此以視夫
家有贏餘克自守者其志不更苦歟余故特著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四

傳

聖

平適質語切中舉節孝情事

滇南文畧卷三十四終

滇南文畧卷三十五目錄

傳

國朝

菱湖公家傳

阮節婦傳

姜孝子傳

梁鶴圃傳

李侯小傳

郭節婦傳

文西浦小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目錄

一

王賓尹先生傳
贈指揮儲公傳
王碩人傳
亡友傳
黃隱君傳
孫烈女傳
王母趙孺人傳
方孝子傳
楊烈婦傳

傅為許

劉 燧

周於智

周於禮

周於禮

周於禮

錢 禮

楊履寬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錢青選

錢青選

錢青選

從制

樂境

滇南文畧卷三十五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尉氏李青雲敬齋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傳

菱湖公家傳

先公諱琳字玉良號菱湖。不忘所自也。初先曾王父自江西高安之菱湖入滇。家建水。娶先曾王母張太孺人。

生先伯祖暨先王父先王父以勤儉起家。先王母吳太恭人克襄內治。子五人。先公其次也。生康熙丁巳年十一月四日。先王父母特鍾愛。七齡出就外傳。舉動若成人。塾師器之年十八。補臨安府博士弟子員。試卽冠軍。食餼二十而冠。娶吾母李太恭人。相敬如賓。越四年生許。又三年生審。一切家政。先王父主之。先公得肆力於學焉。慮城囂不靜。約族人讀書雲龍山。是時許方五歲。隨侍山中。當雞鳴風雨之夕。水石雲林之間。手批口吟。聲出金石。課程無間。寒暑如是者屢年。許雖幼。猶髮髯記之。康熙癸巳年恭遇。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一

建水曾 昭壽亭參訂

保山袁文典 同纂

蒙化張登瀛 同纂

尋甸陳景堂 笏山校訂

見明錢 簡可齋 全校

建水武次 韶又美 全校

傅為許

道人見道

孝子之心
千古同悲
嶺岩得之
六一
請命而行
不憚義所
當然亦善
則歸親之
義若范堯
夫麥舟之
助在外故
也

聖祖仁皇帝六十萬壽特開恩科先公舉於鄉是歲

先王父六十壽先王母五十六壽報至先公曰可以慰親心矣視禮闈歸里先王父猶主家政先公不預外事庭訓暇手不釋卷嘗諭詩曰繼志莫如讀書得失聽之天命又曰范文正公畫粥力學終成名儒爾侍重闈膝下不憂饑寒能遜志以希前賢即此是孝詩志之不敢忘或有過督責不貸稍離側必詢其由詩年二十充元江府學弟子員又五年舉雍正丙午鄉試公車歸吾母嬰疾病常在床褥先公憂之常以語詩是時先公尙健也孰知吾母病起至今壽七十有三康健勝昔而先公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二

竟於是歲捐館舍耶嗚呼痛哉時戊申八月初八日計年五十有二越明年整城北寶山先塋之次長子即詩次嘗出繼世父女五時吾長妹適范餘俱幼孫二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先公之將卒也無他言惟以不獲終事先王父母為恨因泣詩嘗亦泣嗚呼痛哉先王父性孝友好善如不及篤於宗誼待人不設城府先公似之蓋得於觀法者深矣其事先王父母也曲盡順承惟恐稍拂其意待諸見友愛彌至始終無間言凡族人親黨有婚喪不能舉者請命先王父助之聞人有慶樂事孜孜然色喜襄助不遺餘力平生不為苛刻之行至於

義忿之言

朱家郭解
不過如是

何法酷似
檀弓

親舊鄰里有爭鬪者片語解之遇公事眾人不能決先

公以一二言折衷至當人皆服其公而斷坊近劉崑來先生頗號素封有右營兵丁李堂者最無賴一日提死人頭置劉家出意在恐駭挾取貨財也劉公驚懼不知所出旁觀者不能指隻語先公聞之怒曰白日青天之下容若輩橫行中傷良善臨安尙可居哉不告劉公并不告其家孤身入城奮臂大呼城中人聞其言而壯之直抵右營署前呼聲徹內外觀者如堵右營遊擊陳某倒屣出迎延先公入室安以好語先公剖白事情詞氣俱烈陳某素知先公者即差兵拘李堂重懲送縣事遂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三

寢劉公次日申謝先公曰為風俗計耳何謝焉劉公感泣歎服而去先公平居溫溫無所試及臨大事不顧利害毅然為人所不敢為膽畧之壯如此識者以未竟其用為憾當捐館之日宗人哭於寢外姻及諸友鄰人哭於堂先王父母哭於室曰天奪吾子也眾相與太息曰斯人長逝我等何倚乎先是先公制舉業厭時下靡習力追先正吾師劉載文先生亟賞之以為得太史公之潔工楷書清剛瘦勁有晉人意四十後喜為詩自謂不工多棄去今存者數首耳尤好史學過好友議論數千百年人物事迹與夫世道升降治亂之故煥若指掌連

日夜不倦嘗言吾幼時讀書苦不能記三十後覺不費力蓋用心久則明睿自生矣許於先公之卒也無述於墓也無誌及今乃得滴淚和墨紀其始終不敢溢詞取誣親之罪嗚呼可勝痛哉先公卒之六年雍正癸丑科許成進士入詞館改貴州道監察御史遷奉天府府丞恭逢乾隆元年覃恩贈先公文林郎翰林院檢討例贈中憲大夫吾母封太孺人例封恭人 賜封先王父母承先公志乾隆辛未秋七月男為許敬撰

君鄉服官立朝是一串事當處里閑時樂預外務自非立品者所宜而稍知自好之士遇人緩急及有關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四

利害者輒避匿不敢近亦未有聞於體用之說也羨湖先生辦李堂一節便具許多擔荷力量識者恨其未竟所用自是實錄 顧息存

濟族人必稟命而行立言亦須得如此憤李直劉一段寫得鬚眉皆動

觀縷世德悻悻真切從歐陽瀧岡許表得來

南甯楊

八字寫盡節婦氣概

序中夾議得史遷之體

寫孝子至今謂尚生有生氣

低徊唱歎宛傳關生

節婦阮氏傳畧

北劉 魁 介亭

故節婦阮氏庠生袁佩環之妻也袁自洪武初調衛來滇遂居永北清水驛以詩禮世其家阮與袁相為姻婭氏父啓昌醇謹長者氏幼年鍾愛特甚年二十適佩環夫妻相莊肅雍有度生子眼及晰甫數歲佩環染癆疾氏調理藥餌日夜弗稍懈每含淚飲血不欲傷厥夫心迨佩環沒氏哀號幾絕粒米不入口者幾日勉力營葬家故貧親又老二子零丁孑立孤寡相對幾難自成親甫於服除後以溫語勸改節氏盟心矢志欲自縊嚴正之氣見於詞色各斂容退由此堅貞不移端莊靜默庭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五

以外罕接其言笑歷三十餘年如一日方姑曹氏年逾六旬每需甘旨氏勤績紡針帶備物奉養必得歡心壽八十終養生送死幾無遺憾氏以媳代子節兼乎孝尤未易數數觀氏子眼無育教誨一規於正其就傅外課晚歸必叩其讀何書作何文答之稱意則喜否則涕泗鞭責以故眼進學成名律身謹飭次晰幼有目疾然亦業醫濟人今其孫或食餽遊庠或力農務本俱為鄉里醇良輩會孫疊出蔚起崢嶸頭角天之報於節孝亦厚矣哉氏於康熙五十七年通岸以公舉旌表 上聞命下賜金建坊嗚呼氏苦節忍死養姑教子力持其志

於艱難險阻中。非以為名也。而發微闡幽。永享祀典。維持綱常名教。幾與日月爭光矣。抑又聞氏處妯娌隣族間。一以和藹相接。弗屑爭較。且或出其餘以周困乏。後人遵其教。亦能長幼無忤。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史官劉慥曰。余纂修一統志時。凡節婦中。即無崎行異狀。概不忍輕置。亦以見節之難也。憶余王母彭氏。大節炳著。遭時變亂。未獲表彰。今兩世邀封食報。未嘗不偉。余於氏屬姻親。知甚悉。其子眼能繼先志。修族譜。索余為序。復以氏傳委余。余謂氏之守節。猶不足奇。獨以貧苦身事姑。孝謹撫子成立。百折不回。有為當世之所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六

甚難者。故直書其略如此。
節孝中庸也。匹婦之與知與能者也。無崎行異狀。不忍輕置。介亭先生不獨居心之厚。抑亦見道之明。居李珍識

立一篇之
案通幅發
揮此數字

即朱壽昌
尋母之意
但路之遠
近境之脈
逆不同

李子難孝
婦尤難

嶧峨姜孝子傳

嶧峨周於智 愚溪

滇有孝子曰姜瑤。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嶧峨山水。築圃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嶧峨有美詩之稱。瑤父文柄。詩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買得錢。輒償酒債。瑤痛母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閒言。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闕寂。瑤感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為養。先儘父酒資。餘贍家。晨出採樵。必挈壺置肆。閒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七

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家庭聚順。融融然樂也。閒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于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為罷飲。屢勸不聽。命于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奚自苦為。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酣飲。嗣日習以為常。及親歿。哀毀骨立。喪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側。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圃謹事。瑤瑤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為孝子圃。贊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醞釀者深哉。

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文筆老潔有先秦兩漢氣味。

姜之事親一舉一動皆就其力所能為為之無大過人者。然皆出於自然不待勉強是其無大過人處。正是天良不昧處。愚溪先生為之立傳入手即云：滇有孝子曰姜瑤。春秋善善之意也。合通叢讀之風世之意自在言外。建水曾記識

從容除弊無况伯律之威有死青天之智

至誠感神非以威備與段文昌祈雨相似

即我求其

梁鶴圍傳

周於禮

梁鶴圍名兆榜，廣東順德人。乾隆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奉旨外用，得鹽山縣知縣。鹽山故畿南疲邑，通賦積十餘年，胥吏盤互其中，侵漁過半，而二三豪猾大族，依倚吏勢，凌暴莫敢誰何。鶴圍既抵任，即密捕胥吏，易庫銀者，因隨事壞其機牙，奸不得發。於是勸民自入常賦，無假手胥役。數月，民與官習，吏益失氣。歲蝗，太守行部，鶴圍以病不能謁，守故稔鶴圍賢，屬左右善視，而自往督捕。鶴圍病中時問蝗何如，捕已盡未，或曰未也，則據席作勢起曰：吾當親往止之。

不得則約鶴圍與中行，見蝗飛蔽野，千夫駭逐，禾稼蹂躪溝塍間，無復生意。雨泣曰：蝗災如此，捕不盡，稼盡於蝗矣。捕之盡，稼盡於捕者矣。令之不德，天降大喪，禍令宜胡毒吾民為。邑民環而觀者數千人，亦泣。見有祠立崇臺，問之，乃所稱劉猛將軍者也。日，是至治蝗，與而登既入廟，長揖曰：神是馨禋祀，今蝗災稼盡，令為神羞之。今請與神約，三日驅蝗盡，否則令固宜以身塞無狀者。神亦不得享有血食，越翼日報，蝗少，則翼日則報蝗。淨邑民歡然。鶴圍病亦霍然。起是秋，秋熟，治鹽山五年，豪猾解息，獄訟不興，斷死囚一人，則引問曰：怨乎？曰：無乃。

生而不得死者於我無怨之意

照應前文涉竿成趣

斷得是

給以棺新守某墨而恣鶴圃以清白吏聞守弗善也廉之無所得則因以事大吏有為鶴圃解者反以詰守守愈益憤會公譙語侵鶴圃鶴圃拂然曰士不可辱也守慚陽謝持之愈急而鶴圃入已為主客司主事守卒以墨敗在禮曹監山民走數百里謁京師無虛月巢盤麵袋孟酒豚蹄歡若家人婦子都人士異之則執而語曰吾使君也是能役神驅蝗以活吾邑民者也吾使君善病今固無恙也其出而為天子活萬民也於是都人士悉鹽山治狀鶴圃遇事持大體宗伯倚以集事嗣以京察異等出觀察長寶道值征緬師起過湖南晏如鶴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十

圃力也有控茶陵牧戴保豫城工不實者撫軍委勘鶴圃稔戴牧賢不之往控者走訴京師特命少師寇某中丞某往會勘時保豫已調靖州牧歿於靖矣茶陵數千人東香呼佛號謠馬首言州主賢奈何一妄男子汗吾清白刺史會勘工果實而鶴圃終以未經親勘被罪効力軍臺竟殺臺所論曰鶴圃之祝神驅蝗也鹽山民人人言之其事應經義非迂怪也昔漢循吏之治蝗不入境於鶴圃其益信乎抑必有以致此者矣語曰厚祿任重如鶴圃者惜未竟其用云

結構嚴密之文也之人也之政也可以並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十

通篇眼目

無限艱辛

困苦以數

語盡之非

深得力於

左國史漢

者不能

是父是子

為觀察處

亦半現全

身矣

落落六十

餘字寫得

敬騰贊有

畢現活畫

出一個李

子來臨似

龍門寫生

手筆

敘文餘波

向法字法

亦色色研

鍊純是史

李侯小傳

周於禮

李侯名敬躋字翼茲。鎮之馬龍州人。中乾隆丁丑進士。需次得將樂知縣。卒於官。父盛唐由庚戌進士。歷官松茂道觀察使。以所部有犯。坐監臨官。獲譴。戍卜魁。卜魁距鎮萬四千餘里。敬躋三省親焉。飽風霜。涉寒暑。遭暴水卒。至。僕逃馬喪。飄沒十餘里。附枯木得活。于沙磧間。衣履結穿。無人色。哀感行路。服食之。遞引而達。成所。而父責以歸養。祖母不容朝夕。蓋觀察久戍。倚閭之望。不得於子。而冀以孫慰也。敬躋殷憂。兩結呼天搶地。謀父生還。祈身代不可冀。恩赦不得再歸。而祖母亡。三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省父而父老。急就一官。計納贖而父死。敬躋亦以塞上書絕致心疾。日嗚嗚作兒啼。未幾死。范杰者卜魁人也。時年八十餘。隸旂籍。自觀察抵戍。結生死交。風雨晨夕。時其饑寒。垂二十年。至以觀察視歸京師。而閩人吳阿玉者。為余司閫。十餘年矣。敬躋之任。將樂約隨官。以事不果。及敬躋死。而觀察訃亦聞。日促余書致范翁。歸觀。察視既抵都。則自請行。余感焉。於其行也。作李侯小傳。著范翁終始。觀察之義。阿玉惓惓李氏之忱。俾遺李之子。若孫世藏焉。論曰。范傳獨行。歐傳一行。跡其所載。類皆貞臣孝子節

士信友。一意孤行之九死而不移其素者也。悲哉李君。其志不遂。其目不瞑矣。至若范翁之於觀察。生則周其困。歿則歸其骨。其於君家巨卿。夫何多讓。抑豈有所感發而然耶。而吳阿玉者。循循僕隸之中。無它異人。其於李君。亦未正主僕之分。非有恩意之結也。乃一言相訂。若己身許。至殷殷於其死。父萬里跋涉。力歸其柩。斯其樸誠亦有足多者焉。嗚乎。天其藉以伸孝子之志也乎。敘筆密栗。嚴潔論則純是六一風神也。

載庵先父公素。適者無閒言。既令人可感。可泣。文亦極激。昂頓挫之神。每讀一過。不忍釋手。與郭節婦傳同為立厓廷尉集中。是一是二傑作。建水曾記識。極曾於友人案頭。見載庵先生手書小楷冊頁。即其捷南官後所作。請代父戍五古詩若干首。擬館選。即進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御覽因歸班而未卒。呈者也。字體端勁。有晉人法。詩亦灑灑。惟惟。惻令人讀之。淚下。因歎生也。晚未覩其面。聞之。嚴君云。乾隆癸酉。鄉試。遇先生。號舍載庵。身偉岸。得尾號。與穢難堪。嚴君讓號。與居。是科。先生領鄉薦。嗣聞其出塞。省親。專心敬之。然終其身。不復晤。因致禮於太夫人。比卒。為之卜。墓。臨穴。其子芬。清貧力學。

補邑諸生云南甯湯楹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十四

郭節婦傳

周於禮

節婦姓錢氏原瑞州太守郭公聯奎長子庠生崎妻。今光祿少卿錢公士雲次女也。幼警敏喜讀書。父授以孝經列女傳能背誦通其大意。年十二字郭氏。十七郭子就婚京師。結褵半載而郭子歿。婦矢志身殉。父母知之防衛尤謹。得不死。時太守遠宦蜀中未及迎婦。而光祿由西曹出守楚之施南。婦既無歸乃隨父之楚。然已遭羸疾。飲食減於平日。父母憂之。乳媪有微言相慰者。婦變色起曰。噫。污我耳。吾幼讀書知有從一之義而已。况父母舅姑皆詩禮名家。胡污我耳。為自是戚黨過者輒引避。家人罕見其面。已而郭遣仲子迎喪歸。旋擢守粵西梧郡。未卽報聞。婦得耗飲泣曰。舅姑棄我耶。何喪歸而不吾聞也。白父母欲奔赴哭夫墓。父以大義思卽遣之。母泣曰。病骨支離。僅屬氣息。就道死矣。何歸云。婦泣曰。兒當死久矣。卽道歸。母執不忍。乃泣從。慈命太守不數月而罷梧郡。走京師。旋歸省親。乃書報錢云。以叔子于某。立冢于婦嗣。將迎歸。奉祖姑。婦色慰曰。舅姑婦我。我得歸奉祖姑。撫嗣子。慰吾夫泉下幸矣。乃進飲食。疾減於前。密製衣為祖姑壽。為嗣子製衣帽鞋襪。藏之日望郭使來。而太守起復瑞州。履任一月以憂歸。婦

賢哉婦乎
當與曹令
女並傳彼
據權勢而
待人反復
者能勿愧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十五

兩泣曰。吾為人婦。而不及一日。養祖姑。更何以生為。矣。母曰。嗣子在。歸有日也。郭使未果。來而錢以少。鴻臚丙召計無可任。送歸事者。攜婦北。戊戌春。太守猶子晉與計偕入都。私語婦兄衡曰。嗣子殤。婦既未得郭。耗心固疑甚。探得之。痛哭嘔血。數月無復人色。一日侵晨。語母曰。婿遲我。我不得復活。乃屏參藥。羶之。不可後數日。死。初光祿與余及太守同遊。五華二姓之好。余實通一。言婦未歿之前三日。白父曰。願得周叔視兒。欲有言。余往視。則泣曰。兒之適郭。叔知之。夫死兒蹉跎。十餘年不得歸。嗣子復喪。兒命也。幸叔寄語舅氏。歸兒骨。萬里埋。

源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六

夫旁以完同穴之義。語鳴咽。不能成聲。余哀焉。為傳以寄太守。並以備邑乘。採擇云。
寫婦節孝處。處精警。處處慘惻。今讀之。猶令人聲淚迸下。

文西浦小傳

錢澧

西浦名泰運。字健齊。西浦其別號。又號陶廬。年十九。中己卯鄉試。庚辰下第。留京師。辛巳再試不利。歸。故麻城令同邑楊夢舫永芳工詩。主西崑體。處士施竹田炯詩格頗與之類。夢舫時方下第。竹田遊京師。亦倦。先後歸西浦。數從遊。處肆力歌咏。又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著稱尤早。記覽亦博。夢舫竹田皆輕之。西浦不謂然。亦數過從講論。丙戌會試。復不利。辛卯再上。又黜。落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令蒙化彭南池。壽長樂令丁夏同邑王宜泉。運昌。南宜教諭。今在告。石屏羅有亭。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七

慶恩弟安益學正。今在告。際叔會恩。暨子六人。斯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寺少卿。習裁周立厓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舫故與立厓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厓聽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予及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沈醉。竟夜達旦。明年會試。復見遺。與大挑。例得二等。羅氏兄弟亦二等。或為惜之。西浦怡然曰。親老正便我養也。且得專故業。再上不猶愈於遂廢此事者乎。借補南安訓導。乙未復不遇。戲謂人曰。吾如楊昭五。有問之者。亦將數馬對矣。楊昭五名啓先。晉益人。今官東川教授。朝廷恩例。凡雲貴會試往來。皆得

乘驛自邑之滇陽驛。至兵部皇華驛。凡九十有七。揚故
屢上不遇。為此言自嘲也。明年丁父艱。歸。悉以家事任
仲弟。率餘弟讀書。恂恂皆著時譽。服闕。補騰越學正。丁
嫡母艱。起復。補元江學正。母老欲留侍。不許。不得已行。
聞艱奔歸。哀毀骨立。尋中喉風。一夕卒。年四十四。性和
雅。於交遊若泛愛。無崖岸。然生平稱投分者無幾。嘗從
三羅先人隴。西令用璞先生受業。故與有亭際叔視若
同氣。其次則予。此外可屈指盡矣。所遺詩文若干卷。藏
於家。子岱。幼弟鍾。運亦與予善。
論曰。修短數也。然才矣而不竟。用生之亦奚益乎。予年
論。殊不可解。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六

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今
侍讀學士閻萊毅庵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人入郡
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死。次李枚。次陳再馮。
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久困童試。邑令嘗拔置第一。仍不
遇。祖母邑先正王永齋同產也。家頗有承齋遺書。力學
欲追之。旁及星經藥方。金石篆刻。窮年考究。嘗教予作
詩法。度訖以窮死。余作詩哭之。西浦取覽。未嘗不悲悼
竟日也。豈料身亦爾耶。西浦死後。祿勸教諭錢徵廬汝
嘉又死。再馮最刻苦。徵廬曉曉不隨人俯仰。嗚呼。豈易
得耶。豈易得耶。

惟其情摯。是以語真。本傳載入友不及再馮。論內與
徵廬並附。而於再馮特詳。南園交誼之篤。可想見矣。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九

王賓尹先生傳

楊履寬

入手或先
寫景所謂
文無死法
也

辛卯冬。賓尹先生卒於家。其子孝廉子靜。走狀索銘于
既為之銘。因思子靜狀雖始末備具。而未盡先生之生
平。俟稍暇。當別立傳。誌余所聞見於先生。而有當於古
人者。卒不果。今年又三月。余偶過江村。宿及門。楊大才
中酒。夜分不寐。樓外雨聲琅琅。遠屋溪流。作怒濤聲。枕
上搆思粗成。歸而旋病。病愈。索曩日所搆。杳不復得。初
秋。因題天峯楊思虞先生像。念余獲交子靜。先於望古
先生。又余父執。不可寢其事。乃畧次梗概。如左。計余初
見先生。蓋在壬申歲。先是辛未。余與子靜。受知邑侯。沔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陽李公旋。同補郡弟子員。時子靜才名籍甚。余方毀齒。
謬附驥尾。先君子携余試院前。遍拜諸同袍。子靜以弟
視余。明年李公陞任湖州。先君子祖道南塘。客既去。偕
同人飲驛後僧舍。其地鄰先生宅。先生聞先君子至。特
過相視。適座有狂生。放言迂先生。先生面斥之。伊不服。
先生怒。欲批其頰。賴先君子以免。當是時。先生髮上指。
目如雷。聲如雷。余心懾焉。歸塗先君子為余道先生行
甚悉。已而曰。此非近世所有。殆古之人也。比余年漸長。
屢與子靜戰鎖闈。子靜輒書上考。余亦時弋獲。以意氣
相許。時過從先生遊。先生門無雜賓。以課農教子為理。

伏案
冷語亦是
想見高致

序次純學
更本

陸起一波
身在寰中
神遊象外

原評
頓挫流轉
淋漓盡致

原評
斷後夾序
史家正法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視一切勢利淡如。獨余輩至。必命酒。酒酣。慷慨論史事。
旁及稗官野乘。人地醜糺。不遺。或抗聲歌。唐宋人詩。音
節高亮。不作兒女子語。又或談近事。追憶父兄師友。感
念存沒。輒哽咽泣。數行下。其天性然也。先生性亢直。負
氣多面。摘人過。人咸憚之。雖余素為所契。時不相中。動
見訶責。自非責已。而不自是者。不能一朝與居。嗟乎。風
之下也。士大夫習於軟熟。競以容悅相高。而惡聞其過。
不自今日始。往余讀史記。竊悲灌將軍以酒失為武安
所陷。厥後馬文淵遺書戒兄子。今讀其書。意念深矣。而
亦以此嬰梁松之譖。藁葬城西。此古之人。所以有緘口
之銘。屬垣之懼也。雖然。天下事尚借一二強有力者相
支持。庶幾朝有司直。野留正氣。不至相隨。以俱靡。鄭伯
翊之言曰。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冠。反奄奄不振。
余每誦斯言。為之氣結。士當伏處。朋好往來。噤不敢發。
一語。一旦立乎明廷。尚望其埋輪折角哉。余鄉風氣近
古。以余所聞。若抱真宮培諸先生。不畏強禦。至今有能
道之者。然率士氣之盛。同聲相助。是以獲免於當世。近
則少衰矣。先生暮年。以使酒罵坐。為一二褊衷者所切
齒。幾罹於羅。僅而獲免。而先生亦用知世之不可以莊
言。乃深自閉匿。一放於酒。其氣尚悻悻欲動也。先生稟

此老個強
猶昔

敢東亦有
空氣

氣厚。至老精神不衰。曩壬午秋闈後。余與子靜冒雨衝泥歸。溺三下。始抵其家。先生已卧。聞余聲。披衣起。把酒相對。時余氣緩甚。有寒色。先生粲然曰。壯夫奈何若是。吾雖老。尚能從風雪中走數百里。自古英雄。豈有老死。牖下者乎。因為詠兩三點露不為雨。七八個星尙在天。之句。及先君子見背。余卜地大井。以先生習青鳥家書。邀同往。方出門。雨淋漓。先生迅步行。樂確中。余與子靜。竭蹶追弗及。時先生已餘七袞云。今泚筆為先生傳。猶想見曹景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時也。先生生年卒墓。及其孝友大節。備載前銘。茲不復贅。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辛

余亦偕子靜同入鄉校。所見間於先生者。與裕如大。概畧同。前會塋時。亦勉為公祭文。然為駢體。所拘不能。彷彿萬一。終屬憾事。乃裕如復立此傳。筆筆寫生。使先生精神躍躍紙上。如見解衣槃礴大聲意阿時。非胎息育傳腐史未易到此。丹山許憲識。

文亦傳中變體。殆借酒杯以澆壘塊耳。

燕山成卒
比三楊何

如
數語可與
成王安任

後逃不得
一個集字

並傳
純孝苦心

孤行行道
之人當為

流涕

孝感所致

章奇

庵名好

夫義婦孝
夫生定陽

明贈指揮使貞義儲公傳

倪 說

公名福。姓儲氏。無錫縣新安鄉人。燕山成卒也。以孝義稱。母韓。妻范。當燕兵起。公以成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承樂簿錄亡卒入伍。公在錄中。帝怒其亡也。成極邊曲。請衛公奉母挈妻以行。仰天哭曰。福雖賤。義不為從逆之臣。日夜泣。竟不食。死於舟中。明制以罪謫成者。本人道死。其屬仍須到成。故公死。母韓。妻范。為營墓之。而行。崎嶇至曲靖。時范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蓋不欲聞之。姑傷老人心也。有以其少而寡。欲娶之。已知其純孝。苦節不可干。乃止。一日范浣衣。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辛

潤邊生草。可為席。因取織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營畢。廬墓終身。年八十餘。卒。後。蕭草不生。土人義之。就其居。葺為庵。集尼奉祀。名崇孝庵。至明之季。年始贈公。指揮使。諡貞義。范贈淑人。諡孝節。余讀明司空何喬遠名山藏。李卓吾先生續藏書。皆載儲公福死節事。幾等於首陽之餓。而兩書繁畧互見。近見本朝王大司空鴻緒所雕明史稿內所書。又稍詳焉。夫忠孝節義。天之賦畀於人者。皆所固有。要在克盡耳。儲揮使范淑人。歿已四百年。而國史野史所載。俱同。照耀萬古。獨是孝節淑人。號山織席廬墓而終。皆在曲靖成所。當時就

其所居葺崇孝庵。字以表之。秉彝之好。宜然矣。今檢新舊志。書俱無一字及之。歲久湮沒。良可浩嘆。故予合三書所載。而爲此傳。以俟後之修志者採取焉。
綱常大義。乃在逃伍戍卒中。天生淑配。以成其德。蛻翁復繼。何王諸君。以傳之。蓋忠義之感。人深矣。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五

此篇與趙
孫人傳先
論後序而
贊之是效
後漢書體
載

效史記以
提筆爲伏
筆

奇節得龍
門寫生之
筆傳之令
人每讀一

王碩人傳

倪蛻

蛻園剝史曰。昔孔子語葉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竊嘗論之。以爲子臣之忠孝。婦女之節烈。皆受正氣於天。而一以義命爲歸。故曰。知其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否則悅生惡死。人之常情。又孰能行事之義。而忘其身乎。嗚呼。亦綦難矣。王碩人者。陝西鞏昌府蘭州人。年十五。歸于海寧。查又李先生。先是秦中大饑。天子勅司農出帑金數十萬。賑之。然慮百姓之不得盡歸。而終飽也。乃下招民入粟令。以奔走天下之豪傑。先生應招。首先入秦。遨遊公卿間。聲名藉甚。裨闔指顧。噓氣成雲。于是趨先生之門者。麇至。麇集。無不各當其意。而後止。當是時也。長安城中。軒車摩駁。而東方司馬。蹀躞御溝。其武相接。乃先生澹然。獨與文史居。旣年齒漸高。始娶碩人爲副室。而或者猶然笑之。雖然。彼其于世有別矣。枯楊之穉。益將綴春花。以自艷乎。娶五年。歸里。又五年。先生卒。碩人索焉。出涕曰。嗚呼。其誰待先生子。九京者乎。越三十五日。取先生之詩文筆札。授之先生之子。歸小童婢于其家。出諸子繡。剔條脫。欽梁遺。諸親屬設榻于

過為之起

清淋酣暢
文所應有
不必盡慕
葉韓文

常寢之側置欵具焉。時家人環視驚駭，不知所以。而碩人面發赤，兩拳握固，若不能勝。但云我死願附先生墓旁一抔土也。至殯所，再拜而泣曰：嗚呼！我其終侍先生于九京矣。痛而絕，嗟乎！碩人之死，碩人之報也。先生之門固自知報焉如碩人者乎？方其于先生也，靡不慷慨指天矢日，真若可信。一旦翺翔仕路，漿酒臠肉，肥其妻孥，而先生抱空券困里閭，漠然付之不知者，比比也。可以慨矣。

刺史曰：我嘗遊蘭州，黃河縈帶，山川鬱蟠，意必有靈秀鍾于其間，而地苦磽瘠。姜氏雜居，顧其人弗甚重節義。

滇南文粹

卷三十五

傳

葉

是豈邊風之鄙，因陋以成俗者耶？今觀碩人之節烈，乃知河山正氣，有不泛泛以昇人者。生乎百世之下，志乎百世之上，坊靡式類，儀型巾幗，庶若匹婦之諒，白經溝瀆，僅僅以明乎一身之潔者哉。

藉碩人以嘖查先生交遊而碩人不朽矣
未段抑揚頓挫得韓歐之神
湯楹識

此所謂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古道交也
一氣三折
一行三折
作者與茂才之性情最肖並現

真象俠真友誼

亡友傳

倪說

吳茂才名挺，字題仙，吳江人。幼孤，出繼從父之無子者。事所後母以孝聞，慷慨有大志。慕古游俠風，尚氣節，重然諾，好援引人，遇不當意事，即拂衣起，雖責育不能奪。性華侈，好飾冠劍，衣服麗都，無書生寒儉氣，發為文章，亦清綺如露濯芙蓉。先督卞察所，廷尉之門，雀可羅矣。茂才獨不去，既又受知於高撫軍，實嬰失職，復為灌夫嘗自感嘆，以為丈夫不得志於時，惟此一付肝腸，可對中。折隨陽之鳥，向火之兒，乞人不屑也。於是依高於一數年，竟以怪病卒。年五十五，子女各一人。說人

滇南文粹

卷三十五

傳

葉

曰：茂才與予交二十年，極相契，見則各非刺其所短，長別去，則又念念不能刻忘。然茂才性通，予性介，予不能引茂才於介，茂才亦不强予以通也。嗟乎！茂才而今死矣，夫使茂才而能自上雲霄，致身通顯，或遇有力者引而登於廊廟，則所謂磊落軒天地者，當不在文章筆墨之間。不幸處困客死，畧無所表見於時，千尋之松，乃與弱草同腐，不亦悲哉。

葉廣文名漆，字肇沈，建水州人。明工部水心先生之孫，生而穎異，弱冠中副車，率不得第，遂一意博綜。諸子百家靡不周覽，一日方暴書，客雜取試之，應口成誦。詩文

學沈先生
如此留心
而今日漢
南遺文輒
難收拾則
迂僻之士
少也

英雄不得
志每每落
此却與孤
處迥別
能
豐庸流所
能
畫出烈士
純孝眉宇

與古而於儷體尤長六朝不足言勿論唐宋矣性情慵懶
畏見人不事修飾衣卸或上下參差不齊不自知也然
聲名藉甚郡邑守令時時延訪每敬其真而笑其疎廣
文澹然自若不以爲意興至則懷餅餌獨入山野墟墓
斷碑寺觀殘碣一事之微一言之美必錄以歸臨安文
獻惟廣文爲得其要授南宮教諭到官年餘卒年四十
五子二號人曰吾昔遊臨安其間多博學好古人詢足
稱西南文獻邦也而廣文文品乃絕不同蓋諸君子文
足逢時品能適俗如珊瑚璣圭瓚金玉之器用則登于明
堂不用亦見珍于世獨廣文不衫不履若遊于物之初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天

者商彝周鼎出土斑剝苟識古無人豈能入于時眼也
哉
鍾都督名寶初無字自言生于香山縣淇灣所居朝海
幼時游釣在焉因自稱朝海先世耕漁爲生都督不能
承其業乃鼓刀而屠繼以海氛故奉文遷界都督失業
遂操舟行劫會姚少保爲香山令招降之少保削籍都
督糾同撫二十餘輩送之渡嶺時方征反閩者少保投
効軍前勦紫琅山有功都督力也少保攝令諸暨分巡
溫處都督皆從年餘少保總制閩浙都督亦累戰功晉
階一品久之未實授因嘆曰有老母在而徒百戰抱空

姚照止宮
保固是奇
人即有朝
海都督之
奇才以佐
之報之然
使都督而
不遇少保
則亦終於
盜而已屠
而已信乎
士生得一
知已死可
無憾也是
交當與無

贈吳六奇
逸事並詩
史公筆意
可以勸世

吾身奚益乎是不如反我屠羊之肆遂拂衣竟去少保
聞之如失左右手遣牙將賈檄赴香山令縣長吏敦促
就道不得已復來而少保已病召入寢室好言慰留相
對泣下已而少保薨都督送其喪歸會稽叩首靈前曰
吾事畢矣歸數年部議以遊擊用論營田功加一等爲
潼關察將秩滿陞靖邊協副將所至俱有仁愛聲兵民
感之呼鍾佛子年六十三卒于官子二號人曰丈夫樹
立自有不同未可以屠狗羣盜而少之都督少時隱屠
肆欣欣然終身矣豈有他志欲用戰功爲鎮將哉一旦
殞而爲盜緣此起家位至一品封及四代嗚呼榮矣我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天

昔與都督遊其人椎魯少文言亦甚質每云軍中首宜
戒淫平生作賊行兵未嘗犯此以是礮火邊身不致燒
灼肢體嘗見同輩不免此戒對陣即死傷隨之因益自
勉並以勉人夫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今都督之功
如彼都督之言如此不亦有可以傳者在乎
是傳有序凡七人今收其三以文不以事也然其餘
四人皆有跲行一爲上海朱虛舟之炎當明末時守
貞終其身一爲松江高容亭鉉以孝聞卽晚翁所致
亡友書者也一爲慈谿王孝孺子揆名象治晚翁稱
爲真孝廉一爲曲靖同知崇仁鄧次虛其文以治行聞

黃隱君傳

倪 峴

通篇以天
字作眼目

宋儒娶賢
女不意後
世尚有同
揆者
兩事在隱
君為善最
樂却是恆
情所難
八字寫盡
隱君處已
接物

隱君黃氏名德昌字爾熾其先江南上元人也。明初黔
孟王征南從入滇著籍臨安府建水州遂為州人。世以
武功顯。至君曾祖天來始由明經授郡倅不赴。三傳而
至君。會明亡其祖若父皆死于丁亥之難。是時臨入三
十萬同日殉義。君以髻鬣奉母曾太孺人於烈焰中。得
勿死而遁天也。亂小平歸無棲止。曾太孺人茶苦萬狀。
卒教君以成名共美程嬰母兼之矣。而君亦天性最孝。
審色承歡未嘗離恃。晷刻六十年猶一日也。君父故人
徐君極登明之千戶侯有女許配君。而因病以盲。其家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三

融括隱君
事蹟足使
頌廉儒立
總收好義
惟純孝人
然後能行
義不哀當
諡曰孝義
隱君
數語直挾
出隱君心
事非徒作
行文波瀾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人亦往往愧而改焉。郡中先有社倉王者或斂散失宜
其惠不普及君為政而後不均之嘆始免。又倡別立義
會以濟社倉之不足死者給以棺殮婚喪無力者或委
曲以濟之孜孜勿倦必盡其力而後止。曾太孺人年九
十餘君亦已七十而出入扶攜斑衣弄戲宛若嬰兒。惟
恐親心不歡也。當母疾篤刲股和藥以進病立愈。復延
數年一旦無疾而化。君哀痛迫切為孺子泣者勿哀而
君亦以毀瘠致死。嗟乎君之孝其可為至矣。然以君之
才苟思進用於時則策名委贄未必不可以為母榮。而
所以承歡乎膝下者其能若是永且久乎。此君之孝心

素定而決然不顧者也。君舉丈夫子三。長肇會次啓會
先後舉孝廉俱有文名。孫數人無不能治經業者。君之
食報正無涯也。
隱君至行獨有千古文亦老潔無棱

大凡流芳千古人小時便自不同

又一女董永可敬

烈女能孝能節皆在末笄之年觀其舉動直是大小化身指點人破除一切煩惱苦厄作清淨道場成極樂世界乃閻士積輩業障已深

孫烈女傳

倪 說

烈女孫氏名秀姑。杭之錢塘編戶女也。幼失父。十歲時。以母病日夜憂泣。杭俗信佛好遊。尤崇天竺大士。故烈女亦往禱焉。既返。道遇楊鼎元妻侯氏。問其由。絕憐愛之。侯氏有子文龍。亦幼故。心獨喜。以為得匹此女。乃天幸。會官司以民間多暴棺不葬者。下令督埋瘞甚迫。而烈女父亦家貧在殞。母病且憂。不能為計。烈女愴然待鬻。身以襄事。侯氏聞之。來議婚。以白金數兩為聘。既墓。鄰閭士積舊隸卒伍。行無賴。其黨胡起龍變童也。見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女心動。告士積相與窺而目挑之。又令伶人搬傀儡雜劇當其戶。思誘以出。而烈女深自匿。不可見。一日姑病。思食笄。適室無人。烈女倩鄰媪覓笄。羹羹忘鍵戶。士積突入竈下戲之。以手障烈女口。噤不得聲。烈女急嚙其指。遂逃去。烈女以姑疾竟隱。然心甚悲懼。楊父子賤。情纓為業。特同適。衛烈女微言于姑。使不俱去。楊故市井人。逐什一不聽。卒偕行。士積與起龍謀。日益深。穴牆。趾伺烈女過。而奪其裾。或以財賄納穴外。意烈女來拾。可挾以非義也。烈女每不顧而走。後不勝其侮。乃白之。姑乃遍訴里鄰。多不直之。士積大恚。揚言曰。是區區

惡逃不出。慈界自取。惡報而秀。姑方且香。幡纓瑤既。昇天界復。受人間供。養造物欲。成就一人。乃先使之。受無數煩。惱苦厄固。如是哉。

自古忠臣。烈女皆不。幸而以節。見者存第。二念即不。能忠烈矣。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者而不余從乎不辱之不止也。初烈女恐傷老姑心。又母貧老不能忘。故聊自守。冀楊父子歸。或得保無恙。既見士積勢張甚。度難以自全。夜縫其衣。至履飲鹹。而殞。時戊寅六月十九日也。是日聞於官。士積畏事露。令其黨為縣胥者。謀以殺媳。文致侯氏。未發。氏聲冤於錢塘。令而里中亦憤憤多公言。令乃達之臺憲。竟其奸。真士積等于極典。遠近快之。烈女殉節時年十五。酷暑尸不變。香達閭巷。士君子會葬于葛嶺。與岳墳鄰。而所得旌典。亦即建綽楔于墓前。君子曰。岳之精忠。孫之孝烈。皆立千古綱常之大節。是

歷劫不壞之女。歷劫不壞之文。

故設疑問
以下轉出
名論

遠山一角

梁過桓少
君

聲淚併下
處當不止
湘竹為班

不是真讀
書人尚見
不到此
此翁較之

王母趙孺人傳

倪 峴

昔魯語載公甫文伯之母之事凡八。而孔子稱之者四。夫春秋所記二百四十二年中事。而賢母不少。概見豈舍章內美坤道之常。固不足以煩其記載者乎。新安倪峴先生曰。世之節婦賢母。皆以不幸而稱者也。借使穆伯不早世。則敬姜內子命婦。寢門之內。治其業焉而已。不幸而以賢母稱者。穆伯歿而文伯以童子備官也。嗟乎。敬姜之賢稱。敬姜之心苦矣。山陰王子光翼。篤行人也。述其母趙孺人生平。以求傳而入于家乘焉。曰。吾母姓趙氏。同邑吳縣尉趙公諱禮之女。公之配。吾祖姑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故吾母歸吾父。逮事吾祖父母。孝和勤慎。宗黨稱之。生子三。長光翼。次光裕。光禮。今存者翼與禮二人。不幸吾父早捐館。家替。且有夙逋。母悉賣鬻以償之。曰。勿令下泉有所恨也。時光翼纔數歲。吾母每撫而泣。曰。汝父賦性不諧。十俗志業未就而殞。甚冀汝之克紹而為述者。光汝之不才。吾何賴哉。輒聲與淚交下。而或者猶然笑之。以為窮廢教子讀書。猶耕石田而希有秋。卒餒焉而已。母曰。讀書未必得功名。不讀書則流入市僧矣。未亡人其敢任遺孤。以市僧哉。以織絰供餽粥。淚濕棧。雙閭聞兒輩書聲琅琅。則稍自慰。戚里無不聞而悲者。貧既

號餓孤兒
寡婦薄產
者何如口
悲悲而心
蛇蝎者何
如此母較
之借孤寡
以乞憐者
何如席豐
厚而溺愛
子孫者何
如
不肩不潔
一語千秋

見其大則
心泰尤巾
懶所難

日益甚。門祚單弱。外侮時乘。翼稍長。心不平。母曰。在冬夏青青。惟松柏獨也。汝何容心哉。既數載。有從祖宦秦。歸資囊厚。待之舉火者。眾念與吾祖同所生。吾母又姊子也。故欲邀就其居。分田以贖。母曰。翁意良厚。然亡靈在。殯義不忍離。且子幼。方令習苦。以勵其初。不可受庇于尊者。而狃之以逸樂也。因窮居如故。迨翼冠。連不得志于有司。遂遊京師。十年未歸。母每貽書訓曰。窮通命也。勿枉道以求售。翼奉之弗敢失。既從滇中還。文囊稍美。母忻然曰。此賣賦金。可以葬汝父矣。遂奉吾父葬于古城之脈塢。先是有祖田一區。將為吾父幽宅。以翼等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幼未卽舉。既而從祖用形象言。遷會王父塋。葬焉。族人咸不平。母曰。厚其根者榮其枝。地果佳。吾子孫庸獨薄乎。吾母之明大義如此。嗟乎。吾母飲冰茹蘗二十餘年。光翼不能有所樹立。以表揚吾母懿行。惟先生敘次其大畧。昭示我王氏子孫。以為法守。是卽左氏外傳之記載。敬姜遺意也已。先生曰。懿哉。趙孺人之有似於公甫文伯之母也。其與季康子言。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而汲汲然。恐忘先人之業。致有怠惰。無以避辟。以訓誡其子。而其言雍肅恭穆。典章可儀。以是文伯於魯為賢大夫。皆順承賢母之教然也。然季氏魯世家。敬姜為命婦。於

孟子言救死不贖奚暇治禮義古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準此以推則難易自見而况婦人勉光翼以爲論贊文非徒作

此而不淫心舍力固亦甚難乃較之貧家婦中道而寡恤緯攜雛卒能不墮不墜以成厥先人之志者雖無奇節異行不過如敬姜守禮義之常夫亦有集枯處死比其境而獨苦者與光翼勤敏於學思所以上慰賢母之心者其可一刻而忘諸吾以爲公父文伯猶未明其令德者也光翼尙深勉之哉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母道也亦子道也

通篇只敘述母言而精神已現與楊宏山張冢婦墓碑同

前後援古議論中間敘事述孺人訓子竟似一道學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先生語達甚快甚湯楹識

翻民二字伏後不再要思孝處

醒頓筆

伏後晨出

臥呼一段

呼妹屬母

伏後不再

娶

與會子負

薪心痛相

類有蛇當

前事愈奇

參透人情

之言然未

免太執所

以爲愚孝

針線細密

章法渾成

越訖老到

方孝子傳

陽湖錢青選 澈石流寓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煖飲食事奉必躬自親之無少懈母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負販無弟兄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爲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晨出賃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却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懼愀然曰是必吾母病喚我矣急歸則母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

母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頓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而甦衆咸感嘆比壘手壘土石焉初盛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願賢者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母吾能安乎且吾常見吾里中之婦矣捺箕帚執炊爨作苦克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疾痛疴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役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爲終不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

曲而能達
氣以神行

餘波亦覺
自然

可不謂賢歟。或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毋乃戾於古訓歟？是又不然。孝子固愚，不知書者也。亦行其心之所安已耳。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為非耶？乃其於者，又能以其兄事母之心為心而事其事，亦加于凡為女者一等矣。

敘次堅，歷歷落入古贊，尤神似史遷。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美

機調神氣
純乎古文
勁接省却
無數閒文

沈鬱頓挫
上下關鍵
寫瑣細事
不滲不漏
正為逼出
烈烈一死
異樣精神
覺天地亦
為之變色
此等事惟
此種筆墨
始足傳之
其妙總在

烈婦楊氏傳

陽湖錢青選 漱石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既而自榮以病，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嘆。或稍資給之，蓋有借於氏之備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尚少，無子女，今即自存，將何所終託乎？予老矣，恐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合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尚可回也。及問祖言，知莫與為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粧，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呼哭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奈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屍，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三九

鍊字鍊句
間耳
帶出盧二
姑是史家
附傳體不
是閒文

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
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
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既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
異。是以流連興嘆。為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已也。

敘事似司馬遷

刪繁就簡以重馭輕繩尺皆深合古人是之謂射雕
手憶余丁巳居黑井聞人道楊節婦與盧二姑事津
津不置合之吾鄉錢烈女可稱三不朽茲讀是傳益
增慨然 南甯湯楹識

滇南文畧

卷三五

傳

早

滇南文畧卷三十五終

雜體題跋

明

周侯誅林養中狀

丁亥紀畧

國朝

徐石公事畧

記王子京始生事

矣賊造叛事畧

太湖王氏傳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目錄

草木中人傳

段豹子傳

平瘡獄書事

毛穎後傳

兩河志

明

禹碑跋

跋楊太史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華燭引跋

馬山癸卯詩跋

趙惟精

李思揆

李崇階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李治民

周於智

張翼

何其僕

張含

張含

張含

胡廷祿

范滂攬轡圖跋

書待漏院後

書啾鳴集後

題南巡紀畧

題述書賦後

書投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書湛然僧卷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王元翰

王元翰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目錄

三十一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連州李連城

保山袁文典

保山袁文典

東川劉

昆明張

雜體題跋

周侯誅林養中狀

趙惟精

惟精太和人萬歷庚子舉人少孤事母至孝母

歿築風木亭以居不謁貴游嘯咏山水怡然以

滇南文集

卷三十六

狀

終

周侯之平。段進忠也。林養中者。故阿猖彝。生而魁梧。猛
鷲有膂力。善用弩。可敵數十人。進忠猖獗時。防護瀾滄
渡。保障蕪溪舖。偵探出戰。甚効力。及進忠既擒。養中恃
其粗勇。謂莫與為敵。漸露跋扈。霸官田。阻清丈。抗賦稅。
聲言復州。免賦。以要結其亂黨。時時劫殺。數傳悖慢語。
屢撼周侯。侯弗為動。以恩信諭降其黨。前後數十人。擒
其弟養節。賊所向輒挫之。復遷還州。治於其地。築城建
治。賊見勢逼。望風逃遁。渡潞江之茶山。日治兵招彝黨。
圖潛襲州。治遠近畏恐。亦如進忠。變聞。當路急欲索之。

周侯惟深

知彝性故

能發能收

此兵家所

謂知已知

彼也急圖

則債事矣

作者有所

鑒天寶李

密等事欲

撫彝者在

先識其性

耳

收其父兄妻妾。賊終不出。侯謂此不當急圖。可徐餌而

致也。賊忍。復安知有父兄。獨知有妻妾耳。乃釋其妻季

氏。妾女息歸。使甯家。而密購其隣。使潛伺擒之外。若付

之不復治者。然賊戀其妾。潛往。往輒阻。會其寨內食盡

亦見我不與治。遂於三月十三夜。潛回抵妾所。欲裹糧

挾妾走。則侯所購李正芳。李直喇武等。已知之。十四日

夜急令其屬報州求援。而各藏兵刃。密分布前後。與段

紹言。段早成。併進共格殺之。侯出示曉其黨。以脇從宥

弗治。眾心俱安。潛解散。數年大害盡除。事在天啟四年

三月。方段逆之叛亂也。林寇首効順。弗任林。弗可以軌

滇南文集

卷三十六

狀

二

段及段既擒。則林自以獨雄。恣螳臂矣。第姑釋一蠻婢

以糜之。賊竟戀戀入樊籠也。使其時以欲速責成。則債

機乃滋大矣。事之濟。功之成。甯爭遲速哉。周侯平段殊

類此。詳潘待御平寇碑。

周公可稱智囊文亦故作智囊補也。

大言炎炎
切中利病

準時度勢
確鑿不易

敘事先著
賊名以著
萬世之惡

二語鐵案

歷敘與難
諸人司一
死而情狀
各異莫非
正氣筆法
亦老

丁亥紀畧

南甯 李忠揆 鶴胎

予讀史至紅丸艇擊事。未嘗不拍案太息。因思黨錮之不立。則國未必亡。闖獻之不分。則身未必喪。偽君子之誣人。與真盜賊之殺人。總一也。當甲申國事之覆。一變而至江南。再變而至八閩。三變而至百粵。其間是非益興。邪正互起。忠臣義士。莫敢誰何。滇黔遠居天末。以中原論之。猶夫人之一身。腹心潰爛。肢體任人分裂。不能救亦無可救也。痛我曲陽。為入滇門戶。人民稠雜。世稱煩劇。丁亥之變。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以張獻忠之餘孽。荼毒生靈。李劉艾順明者也。孫逆明者也。逆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紀畧 五

明者殺明之民。順明者亦殺明之民。城陷之日。死者填街委巷。不可勝紀。畧紀其表表者。則有知府宋文旦。掌印指揮張英。生員向上貴。從下城死。蓋賊給我以救援。沐國公兵也。按院羅國燧。聞宗室朱壽銖死。自焚道署。死。推官夏衍雲。知縣陳六奇。死於署。鄉宦兵部阮近賢。死於洗耳亭。題壁云。讀書眼欲覩千古。生死心無愧兩閒。副使伯承恩。與叔伯定國。死於學宮。聖位下。管衛操政。指揮王壽彭。見賊不跪。賊欲官之大罵。我是天朝命官。豈肯反面事人。遂死。其尸月餘不變。舉人史司衡。夫婦抱兒死於井。通判余蕃慶。舉人林之翰。指揮蔣懋勳。

以下皆婦
女愧死迎
一輩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紀畧

四

並余嘉慶子孫死於街。貢生朱服遠。斷于不食死。生員錢中選。死於母樞旁。伯世藩。呂元氣。吳希賢。合室閉戶自焚死。朱廷誥。同婦子女死於家。陸涼馬裕侯。同妻趙氏自縊死。舉人顧燧死。婦施氏斯足死。伯世闕。繆從繩。繆宗且。鄒宗魯。桑喬林。張蘭。施林沛。劉興漢。劉漢正。耿元勳。伯承寵。伯世輔。李盛唐。王壽期。伯承緒。伯世勛。傅千戶。毛九苞。等十八人。整冠束帶死。莊淑。陶以禮。金九鼎。朱廷諫。史良衡。史文衡。等。勸賊止殺死。丁推仁。莊元陽。喬健。孫光先。梁文耀。無言餓死。方鑑。說天文不聽死。呂奏。經投井死。方應奎。投河死。朱家彥。朱家璟。伯九統。

王民楷。呂元音。朱應祉。朱應禧。阮璉。蔣元龍。父子四人。王文彪。戴清。王壽廣。伯世封。伯世亮。李友。養桑之幹。伯承祐。莊爾心。莊荆陽。伯承弼。施紹緒。等二十四人。大哭先皇死。劉之申。罵賊死。王化醇。王化純。劉大有。城上打石死。張銀子。施風子。蔣娃子。守城銃打死。吏部阮元聲。婦杜氏。罵賊剛乳死。王壽彭。母張氏。與妻墜城死。伯承寵。妻。伯世勛。妻。罵賊死甚慘。傳調元。妻。澱氏。王壽期。妻。胡氏。墜井死。思揆。母。楊氏。聞曲靖城陷。自盡於陸涼。伯修。及朱氏。不從賊死。又有市民數十輩。各相招集。擇地而立。鼓噪大呼曰。我們大明赤子。快來殺了而死。此

其聲大而遠

此中不知
幾沒何限

餘焰

總收克振
全局

三月二十九日之事也。朝廷三百年養士之報。於此可
窺見一斑矣。甚至不知名字之男子。凜凜之氣。要使我
必死賊。不知姓氏之女士。豔豔之質。要使賊必殺我。如
此之類。尤屬種種。惜無從得而掛籍。奈之何哉。嗚呼。是
日也。城無淨土。郭有豐屍。無貴無賤。同為枯骨。書曰。火
炎崑崗。玉石俱焚。可勝悼哉。若乃六月廿一日。以一姦
盜小人之故。又復斷數千人之兩手。然而死者且過半
矣。嗟乎。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大經也。今觀忠
臣烈婦之死。蓋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在節
於死不貴。幸而免。推此志也。浩氣直存千古。雖與日月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紀畧

五

爭光可也

鶴胎公斷手後。以筆縛肘抄書六十萬餘言。想見奮
筆疾書時。虬髮皆裂。卽此一册。便可抵十萬餘言矣。
當沙賊之亂。他郡屠戮尤慘。未有如鶴胎一紀者。故
忠義姓名多湮沒。不彰。夫筆墨人不於此際作書。胥
以存正氣於兩間。甯非缺陷。是又不得不為不斷手
諸前輩惜也。

八言勝全
官場上上
考

鄙俗猜偽
四字說破
世人情態

撇開卽勒
住下接孝
友云云愈
見石公身

國朝

徐石公同年事畧

李崇階

記秋風榜三十有一人。其合志同方。未有如吾石公者
也。石公負才名。擅著作。拔同譜萃。時炳文者。謬賞予後
場之淹通。遂相善。與語。恨相見晚。石公家保山。子家浪
穹。兩人苦為鐵橋所隔。廼天假之便。予任保山。教諭。石
公入城。必館於齋。篝燈夜話。高語破心。曠懷空物。至酒
酣耳熱。臂攘鬚張。輒露其義俠豪爽之氣。其欲大有為
於世者。不可掩也。會吳逆草竊。遂不樂仕進。癸丑之變。
以禮幣遠來。欲其草檄。石公侃侃示大義。毅然不許。後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畧

六

偽留守再備儀物力聘。石公自申不可用狀。其於名節
去就間。可謂明且決矣。人第目石公為曠達人。而不知
其謹飭敦敏。肝膽如雪。故人之稍近狂狷者。卽相投。特
不喜鄙俗猜偽。每謂學問本領。不越人品。心術若恃才
傲物。雖載籍極博。倚馬萬言。無當也。石公生平嗜古。於
書無所不讀。左史尤為精熟。詩則寢食少陵。所為詩文。
高古沉雄。自謂其詩簡遠。近高。達夫。故以造適名集。然
終不以此見長。至性孝友。母年期願。不肯旦夕去左右。
每食必躬調。二世共饗。弟若子。姪輩無私蓄。隔屏聞聲
歎。卽起立。非品行之卓。性情之真。能如是耶。蓋其所造

昔人願世
世無作有
情之物石
公此願更
奇

孝友瀟氣
騷雅精英
加之以不
污偽命之
節其人允
足千古

者大而其所養者深也。予乙卯歸自保山。石公依依不
忍別。迨兩寅。石公過浪穹。遇諸塗。予拜伏於地。泣下。不
能起。留兩日。盤桓湖山。石公詩有云。只道今生會。而難
誰知此日共。魚竿。此湖一。晤千秋事。淚灑杯中酒。亦丹
以此思公交情。其交情何如也。石公尺素。文情雋永。讀
之不忍釋。猶記其一牘末云。邇者專有所願。欲於匡廬
台岩間。人影。垂獸絕迹處。化作冷石一片。受日月雲烟
供養。豈有於因果輪迴哉。以此思石公見地。其見地何
如也。此後石公老。不能作字。遂無由再接手教。前王門
壻有保山之役。遣候起居。聞其尚善飯。然已艱於動履。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署 七

高屋建瓴
是文家爭
上流法

原評
是或一道
妄言姑妄
聽之

摩者雞黍之約。徒切停雲。不意人傳石公逝矣。傷哉。同
譜三十二人。半登鬼錄。石公今怛化。是吾榜之梁木壞
矣。子老且衰。既不能敦古誼。哭於寢門。又不能命范車
疑於路側。冥冥之中。負吾良友甚矣。雖然。死生異路。此
特為平流言也。若石公孝友瀟氣。騷雅精英。其神無所
不之。彼颯颯而來。冉冉而至者。甯非鶴庄之主人耶。
此文亦有高語。破心曠懷空物之概。
象岳先生少富詞章。晚精理學。其正舫齋詩文集及
儒宗正統諸書。以家貧未付梓。今逢盛舉。得壽棗梨。
雖全豹未窺。而一斑畧見矣。 同里後學楊元豫謹識

記王子京始生事

張漢

前後身之說。聖人。不以教。即有之。而又託離倫別類之
徒。為其身後。或亦聖人所不言。而古來貴公巨卿。以及
能文名世之輩。每借以自神其說。或者離倫別類之徒。
不飲酒茹葷。心齋而坐忘。是亦得造物者潔清之氣。而
資氣化生。亦能遠別于倫類。未始非理之所有。而以子
所聞王子京先生。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聞先生未誕
母夫人。被無子。禮北斗有年。一夕禮拜蒲伏。如見大士
授以菽一杯。有身後歸甯母氏。其父中宵禮上帝。忽於
前見老僧拄杖至。驚入室而呱聲出。先生生數月。啼莫
止。乃詣永豐寺。乞寓名僧籍禪之。偶憇諸栢。有比丘尼
者。一見矍然。視其左耳下輪。缺若蝕。尤驚怪。問之。尼曰
我粵西戚藩之女孫也。明季遭亂。與同產弟入滇。予祝
髮曲靖之南甯山。弟從軍不利。乃入昆明永豐寺。為僧
名曰本實。音書久不聞。一夕夢弟謂我曰。我怛化去矣。
我叱之曰。事不能由已。他日會栢下。我急走昆明。弟尸
解且數月。弟晚居蟠龍寺。一日村眾皆見僧來。辭別曰。
欲歸永豐。忽昇龕者來。謂僧已尸解。龕未封。昇之永豐。
眾開龕拜。有碧髓巨如狸。蝕左耳下輪。匿去。此子可謂
非吾弟乎。弟生時粗通禪理。嘗舐舌上血。手寫華嚴經。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記

八

原評
挽合

原評
又引夢白
為餘波

原評
又引古王
氏為餘波
亦妙証

今藏寺尚在。于是珥先生以玉環啼竟絕。自是或啗以肉。輒吐。又久乃肉食。又先生童子時嘗夢至一古殿。登樓甫及梯。有仙妃者。遙謂之曰。吾與子夙有眷屬。子故物在我處。何不省識。頃有女侍者。持繡襖。如比丘藉經。物授之。方回視。見青蓮出曲池。遂驚寤。噫。是非所謂童子誦法華。舌端之夙慧乎。何與。鍼舌為華嚴。隱然若復有證也。先生比長。鄉舉丁酉科。積官御史。亟屬予記其事。適先生有從孫曰覺蓮。字夢白。初入庶常。居與同邸。第問所命名。亦有夢與曲池。同然。則夢白者。亦遠公社中十八賢之一。降而再世。可先後與先生若遙為證乎。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記

九

或曰。太原上世出周太子晉。世多仙釋。古者墨首佛大法。護僧綽。僧虔。僧彌。僧達。僧祐。僧遠。及摩詰。皆取以命。字。又陽明守溪。皆釋氏再來人。王文正生夢。曾參覺。斯生夢。蔡襄亦有異。以先生證之。胥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

天下大矣。事亦多矣。三生石畔。豈謂無入乎。然非得此妙文。記足增人遐想。

原評
要語

原評
要語

坐失事機

原評
史筆

矣。賊造叛事畧

張漢

石屏不可置土司。載在州志。鑿祿龍二酋之禍也。雍正甲辰。總兵孫以夷賊矣。立勛。隨征檄攬。謂有微勞。給劄付。為土千總。勛即驕縱。拓阿花砦。故居僭為官。屨威福。及於漢民。上與流官抗禮。知州事。龍為霖患之。力請削其職。且發助淫掠。彭蒲諸路事。欲按其罪。有代乞宥者。公嘆曰。此石屏之禍胎也。若為乞宥。姑聽之。勛緣是缺望。快快不能。擇而助有數子。執中時中。尤驍黠。執中充保長。應官。日陰與弟兄等謀亂。無由發。會壬子。普洱府亂。新平楊昌鳳諸寇。亦猖獗。蔓及屏土。執中兄弟結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事畧

十

業龍等應之以叛。而陽以巡邏為名。詐乞金貲及火礮二具。禦寇去。勢成以賊不可支為辭。求退居大水城。不許。又乞以父立勛與其家屬質入城。愚州人使無疑已。叛州人知其愚。亦愚之。即納勛與其屬。且謀誘殺執中。令伊以其眾來。將重犒。使禦寇。執中果以其黨三十餘人來。又不果殺。縱之。留執中於獄。由是賊益肆。竟以夷收王劄達州侯。而勢成矣。時昭通遊擊李世祿。駐師寶秀跡。賊與之戰。悞以賊黨為道。引師老叻。箐為伏草。賊所擊。把總高成死之。世祿以賊奪火礮三具。怯難與鬪。急走城。村民亦驚走。賊即入寶秀。諸砦大肆焚掠。延燒

胡守備知兵

原評
罪世祿

左氏筆法

議論警透
筆勢廉悍
惟李臨淮
治兵有此
森嚴

庸人悞事
往往如此

及於城下。州人日登城西望。烟火屬天。無可如何。賊屯揚善坡。世祿率兵堅守。殺助與子執中等七人。以快民意。賊勢日益烈。八月晦日。開化守備胡大勇以其師四百人來。夜屯化龍橋。次早紆道自北行。陰由符家營自西擊之。時賊未及食而潰。有溺死者。是時世祿提臨安兵出合戰。按兵不前。賊得南路遁去。嗣是各鎮遞大屏分勦諸路。大勇尤跡賊非龍間復捷。兼有招撫。賊亦感服而退。餘賊率聚江外不解。時中不知何在。業竟與賊數人。前使兵龔繩武誘入城。械赴臬司。事未決。方執中之以其眾來也。三十餘人皆精悍之冠。倘立殲於市。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事略

二

原評
歸不知天
信然
殺官兵之
制賊與賊
之易亂往
事已如斯
矣非仰
赫濯聲靈
則生民鮮
不塗炭一
結洵為馭
夷良策也

哉

散而疎於謀謀亦易露武弁得賊則解赴有司有司不忍刑或有賄放噫賊且唾而輕之矣誰謂賊圖屠城不唾手而可得乎而吾謂賊不知天也蒼蒼者不使衣冠文物之區赤其族而歸強暴之一燼使蠢爾羣醜叛聖天子而有其地故謀往往易洩而漢官提師欲殲此羣醜亦如蔓草不可除其族而使之盡故禍亂相尋卒無已時良有司為滇計者唯有相其機宜兼勦撫而行之而未雨綢繆則多益之兵控而制之勿致疎防使勢已成而補抹於臨事如是而已無一勞永佚之策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事略

主

無賈長沙徒存涕泪也
原評
通篇分四大段首段敘禍所由萌層層扼要見得賊勢之成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次段敘禦寇情形孰功孰過已不待斷而自明矣三段指陳得失而歸咎於給劄赦宥之人與起筆遙遙相應末段按切時勢發出偉論以勦撫兼行望之有司良為提防要策其行文突起突落夾敘夾議直合史記之國為一手

陽歐陽道源識

原評
以孝提綱

太湖王氏傳

張漢

原評
見得孝意

太湖王氏。小字勉歸。為劉生田舍妻。事繼姑盡孝。姑老且淫。私商人商。以氏有姿色。欲淫氏。以故亂其姑。氏以他言諫。姑怒。其諷已屢撻氏。幾死。其夫劉憐之。私語氏曰。吾母今若此。諫必不回。爾不如適他氏。我甯以鰥終。以全爾命。氏不允。曰。吾願偕爾以貧老。姑即撻以死。死以姑又何怨。姑復撻氏。幾死。氏父母怒。奪氏歸。近一載。其夫亦出質他縣。氏泣謂父母曰。吾出嫁一歲。不能願姑。猶戀戀。父母家非婦道也。望父母許兒歸。計養姑。勿長遺姑。怨父母許之。遂復歸姑家。時夫劉猶他出。姑日

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扇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扇門。商遂逼氏。氏呼籲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痛而絕。商逃去。路為蛇螫。死。虎

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扇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扇門。商遂逼氏。氏呼籲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痛而絕。商逃去。路為蛇螫。死。虎

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扇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扇門。商遂逼氏。氏呼籲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痛而絕。商逃去。路為蛇螫。死。虎

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扇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扇門。商遂逼氏。氏呼籲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痛而絕。商逃去。路為蛇螫。死。虎

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扇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扇門。商遂逼氏。氏呼籲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痛而絕。商逃去。路為蛇螫。死。虎

歸。痛哭欲絕。然以母故。不敢言。嗣後氏常見夢于夫。劉夢中泣訴哀怨。不能為情。吟詩六章。詩曰。妾死可憐。郎不知。夜臺冷落苦相思。妾意模糊郎念否。那堪有夢亦淒其。劉郎猶是舊劉郎。妾立西風怨北邙。楓葉青霜和淚下。絲絲滴在舊香床。恨深至死敢歸姑。默默啼冤一

字無大義。未虧清有夢。獨隨落月出。冥都夢到陰房淚。作泉寒。山草木綠。芊芊殘生化。作梧桐葉。尙擲西風間。紫烟防。奸妾敢惜餘生。願洗身污。不願名掘地埋。究深五尺。孤魂到底。不分明。寂寞家園路。欲逃至今。幽恨尙成。溪霜風千里。還家夢一樹。饑烏魄魄啼。吟畢。其夫驚寤。詩皆記憶。不忘一字。事畧聞公卿間。多有弔以詩者。舊史張蟄存曰。女不幸。有色。信哉。而王氏何不幸之甚也。死而見夢。奇夢而有詩。亦奇。氏不聞素能詩。何夢中之詩。情辭惻惻。可誦也。其夫盡能記憶之。又一奇矣。同邑石麗曾為傳。予讀而悲之。因少加潤飾。復為傳其事。

考氏死于康熙庚午六月望。予今以乾隆庚午七月之望。為傳記之。適一週甲子矣。噫。亦奇也。

從來唯薄不脩。莫甚於春秋之世。聖人脩春秋。所以不諱文姜之惡者。欲以正萬世之凡為母者。也。今觀太湖王氏之繼姑。忍於其媳。絕滅天理。在律當以凡論。謀殺定罪。罪月槎先生此傳。不書其姓。與其夫子之名。可謂隱惡矣。至其子以母故。不敢言得為親者。諱之。義說者。以夢中之詩。播人問。責劉安知非好事者。為之乎。抑劉於事敗後。不暇目而偶洩夢中語乎。然不必責劉於事敗後。之必當曲為容隱也。文官釋坤履霜。堅冰之漸。義與春秋實相表裏。聖人已為慮人倫之變者。言之。劉之罪。在遺其妻不聽。不能以禮防。耳。余欲仲烈婦之氣。故選是傳。傳願近粹官家。故編入雜體。

草木中人傳

張漢

原評
清是骨
借造染

原評
無中生有

原評
起自周公
中引朱子
是大眼目

原評
是或一道
領下二段
有奇趣

草木中人姓茶氏。出周禮茶人之後。至晉世而顯象形會意。析茶字號草木中人。唐世有盧仝者。與友善。飲食必與隨。嘗作七歌。謂茶有清德。飲之者。習習清風。生兩腋。聞其先。晉世有陸羽。亦喜與茶游。陸羽者。生不知自出。自筮得漸之上九。因姓陸。名羽。號曰鴻漸。一號桑苧子。嘗著茶經三篇。每與茶會。必理竈具。鼎。孟。親執筴。以從。又剪紙為神。置湯突。間祀之。飲必奠。羽於茶何如是。篤嗜歟。意茶生於陸。漸之以水。辟諸草木。吾臭味也。故不與差池歟。嗣是王濛。李約。僧志崇之徒。亦友善。

漢南文畧

卷三十六

傳

五

陸龜蒙挾之游。若雲間。自為評。隲書一册。不悉述。產於武夷者。萃九曲之秀。朱晦翁亦善之。有一清足稱讀書者之句。由是名益烈。噫。茶其聖之清者歟。自世人溺於言味。戀戀於醇酒。膾炙多。得疾。疾。茶出其清德。藥之得無病。以故窮荒外裔。諸郡國。往往具馬幣。珠貝。遣使延致之。倚重尤甚。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惟淡如水。迺可抹如醴之甘也。其諸君子變化小人之道歟。而茶性又善鬪。每以茗戰。必克。昔王無功遊醉鄉。所謂醉鄉侯者。素破愁城。有奇功。茶以偏師攻之。其國舍春王。歡伯。翹部。尚書。百杯。元帥。泊酒泉。太守之。

原評
又轉到清
挽回上意
愈出愈奇

屬悉斂手班師而還。又匪鄉古渾沌之國也。嘗宴於政。茶為水攻之術。大戰如鼎沸。其國人民終日夜不敢安枕。席醉者以醒。迷者以寤。煩燥者以甯。釋濁者以澄。滯者以達。茶之功固如是烈也。而溯其為德。獨以清勝其諸。諸葛君淡泊明志。而出其奇才。為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有不可方物者歟。夫人惟清。故無欲。無欲故剛。剛故無敵於天下。茶其有得於此乎。至其支屬。曰。舜曰茗。晚出者尤飲香。名其產處不一。產於蒙頂。武夷。顧渚。陽羨。武陵。陽坡。六安。及滇之普洱。太華。諸山。尤傳於世。

漢南文畧

卷三十六

傳

六

清德為綱。功名為目。中有寄託。不為小品。原評
以清字作骨。如蠶抽一絲。繚繞成章。玉茗風流。別饒同味。擬之五柳先生傳。殆異曲同工者。石先機讀

段豹子傳

李治民

治民字立人號維時一號稜翁晉甯人因培之
父康聖矣已舉人官廣東清遠縣知縣以文學
著年遠著作僅存

先寫人
寫犬次
其人之
於酒及

晉甯段豹子者名定與字正芳生而剛方勇決力敵數
人性嗜酒飲無常量不醉不止生平語言舉動動輒駭
人善殺豹故人呼段豹子云鄉人有以豹告者定與揮
拳鼓掌喜動顏色若欲須臾擒之下嚙者家畜十餘犬
各命以名夜則豪飲巨觥戴笠披簑持一木叉攜其女
及女舅外孫并十數犬俱入山中命一犬覓豹處得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傳

七

服兵器與
所驅使之
人應歷如
法繪有兵

則分人犬環列以俟下令曰各守一方務戒嚴我入而
掉之合力進功必成擒矣乃潛窺熟視猝起以木叉叉
豹頸項呼人及犬籠噬并下豹無不立斃者一日入山
擒豹豹避荆棘中木叉誤中荆棘豹突出抓其面右睛
迸出絲縷縷掛腮上血湧如泉身盡赤見者酸鼻定與
方肩豹逼示城中徐徐歸斂睛納之眶中烹豹痛飲歡
笑如常閱數日目無恙人怪問之笑應曰吾睛傷於豹

寫得聲勢
駭人

凡三出矣是何足怪嗜亦雄矣哉又善噉大蛇四壁鱗
懸乾肉非豹即蛇時或出以饗客終席乃內呼曰將寶
物來則皆豹蛇皮骨之類四座大驚每出入雖往來城

頓有

餘波不盡

如讀休養

此段就其
年之老少
申插描寫
其得神勇
在明寫

寫分寫合
寫有昌黎
筆意遂覺
殺三十豹
精神情景
如現

餘波不盡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傳

七

市必握一長槌自隨犬爭吠之則左驅右逐絕不憚煩
曰吾以清理街市耳道遇鄉里爭鬪者倚槌旁觀脫有
不平分人直入痛毆而散雖親故不避焉其剛方勇決
多類此先是流寇入滇州民紛紛逃匿定與時方少往
據梁山山洞預為親故入掃除適一豹在中張口徑取
定與定與急掣腰間短刀插豹喉不移時豹死或曰此
定與初試殺豹手也年既老蓄犬如故每耕耜暇調習
諸犬令各依名次聽用左右進退惟所使則喜不自勝
嘗謂人曰豹毒物也吾誓盡除之勢不能耶計某生平
甫殺三十有九必再殺一豹以足三十之數未幾鄉人

有苦豹見告者定與撫掌大笑曰數足矣吾志遂矣呼
酒劇飲率人與犬果殺其豹負之而走鄉人驚且賀送
歸將逼大河河橋僅架一木鄉人曰翁老且勞矣請扶
而過之定與怒曰若以吾老為無用耶尚能懸一足雀
行而趨過未中橋失足溺水鄉人救之至岸則豹猶在
肩鬚鬚倒豎不可逼視而定與已死時年蓋七十餘矣
定與長九尺餘狼目鷹視猿臂蛇身無子一女至今人
呼其女之子猶曰段豹子外孫云
贊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所不與吾何取於段
豹子哉然跡其生平語言舉動皆有深意非徒區區使

終身三語
是作傳本
意

氣者比吾特喜其終身一轍。不矯拂其天性。不詭隨於流俗。奇形怪狀。有可傳者。故述其梗概如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若段豹子者。其近之與。

與武風子同為滇中騎人也。

顧拙沈鬱古音古節其妙尤在處處先著閒筆。

岳武穆好野戰。一知兵法便突過頗收。如段豹子者。使得而用之。定能斬將奪旗為爪牙名將。太平無用。與草木同腐。可慨已。然用武之際。誠有段豹子其人者。亦無用何也。權既不屬。功於何有。則不如逍遙牖下。銷耗英雄。反勝馬革裹屍。鴟夷沉骨也。文寫得勃

瀛南文集

卷三十六

傳

六

勃如生處。是從龍門。尚不疑等傳得。大姚劉榮。識

為生妙手
如睹其狀

獲盜取贖
瘡亦智甚

片言斷疑
獄安得為
官者盡如
楊君乎

平瘡獄書事

周於智

瘡者某姓梓其業有年所矣。積金錢若干。衣物小具。且出傭工。有宵人者。乘其隙。悉所有。以去。瘡者歸。拊母靈痛甚。晨蹶而起。拉隣軍某。出南城。向東狂走。遇鐵工某。急窘之。執以詣習典史楊某。問則張目裂眦。叩頭出血。納尺許繩於案。軍曰。瘡者也。乃者被竊。侵晨拉某出。若追尋者。然遇工執之意。其疑為竊乎。繩尺許。得自工囊。底某未測所以也。楊熱視且久。訊鐵工曰。若竊瘡者。物矣。此繩証也。其承之。眾咸驚且駭。楊曰。此易明也。市繩。縷二瘡。獨四縷。頃觀其狀。得之矣。押往王家。金放在衣

瀛南文集

卷三十六

傳

七

物存什一。錢無矣。一訊而服。謝如法。周生曰。昔之獄。獄者曰。色聽詞。聽氣聽。茲其聽於色乎。非悉厥愆。款細而與民相求。奚以效其然焉。於戲。若楊者。足以法矣。或曰。瘡故幸。賊之得也。其母告之矣。理或然歟。寫瑣屑事。如生筆力。堅凝結處。尤妙。得柳州之廉峭。南甯湯極識。

毛穎後傳 張翼

異字九學蒙化諸生本姓趙幼為戚張母范鞠
育其父賢感范氏苦節命養於張因易姓焉性
純孝於兩姓間委曲盡所事友愛同母弟甚篤
博覽經書過目成誦四試鄉闈不售遂棄舉業
潛心理學居鄉黨樂善好施人無閒言子登瀛
為范求旌得請坊成而先生卒權司馬張春帆
感而為之立傳

秦皇以中書君老秃不任用封歸臣終於管城其子二
長毛孺次毛申能繼父業漢與高帝大封建於神明之

後召二子而用之孺子世博士科申子世刺史孺子所
性皆唐虞三代高帝六年秋九月與叔孫通議禮不合

設想頗奇
洛筆却極
平正所以
可貴

幾見擯於時惠帝四年三月除挾書律孺子稍自顯濟
南伏生資其匡扶尤多後子孫盡循吏申子薰何之故
人也幼學於兄好清淨家及為刺史精法令善刑律出
入禁闈頗關輕重每謂孺子迂腐無他能久久恣睢殺
淮陰侯信梁王越共蕭相國權衡大政與孺子乃扞格
不相入別為一族
外史贊曰毛氏兩仲伯之先也志同道合其後獨毛孺
子力軌于正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知其賢而不能

淮南文畧 卷三十六 志

圭

用申子遂赫赫功名顯當時施後世矣

寄意遂深用筆老潔確是先秦初漢氣味此必傳之
作也 盧崑村先生
甚言刀筆之可畏耳其古潔處直追史遷精深處突
過昌黎正不可以為文人遊戲言也○揆於先生未
遂觀止毋與令子登瀛論文喜其有根柢今讀此傳
知其淵源遠矣

淮南文畧 卷三十六 傳 圭

國朝

志

兩河志

何其傑

屏治週四里。一石盤結而城其上。北枕三台。隆岡傑出。南望鍾秀玉屏諸山。如幃帳列戟。東南環以異湖。又東北二十里。則建水之煥泮諸山。蒼靄拔出於湖東南之上。其東南緣湖之山。稍下於煥山。而視煥山之在其上者。如羣老之排闥而請謁焉。西三十里。則秀山柴嶺橫峙其上。秀湖之水。自西匯於城北。東注於異湖。又東出於海門。北百二十里。則為曲江。南北五十里。元江界焉。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志

五

二江東注。屏之南北山水。納於二江者。則州之兩河逆之。又自東而西合流。而南注於元江。實胸町之上遊。滇以南之奧區也。

北河起少冲之陰。石坎之右腋也。左右二里。合諸澗之淤。北走為澗。二里。東匯夏家莊之右澗。又二里。而北流於路兔格。十里。而西入於河。頭壘作之水入焉。水經石洞。洞朗然可坐。百夫山。翁翳多熊。獮三里。而東會於牛期。且之水。三里。又東。納石坎之水。流旋如磨。而西趨於灣子寨。河流濬。皆高瀉。瀨鳴。土田火。糲焉。灣子之南。斷壁幽。藤。經。涯。子。截。河。而。仰。取。道。壘。作。諸。壘。出。剽。之一。

途也。河又三里而入於腊左寨。北匯新河而入於阿泥寨。故寨臨河。今徙於山北之麓矣。又五里。西出於阿烏寨。南吞長嶺之水。南北之山。互河為折。而少東。并杉木之菁。水復西流。三里。而至於長德寨。折河者。龍朋道之所由經也。產鱸。類小鱸。朱尾而廣。類居人。淘石得焉。河以西咸有之。又五里。並長德之濼。而西奔於大田。母仰。箐山出。亦龍朋之西道也。五里。入於乙白勒。四里。達馬鞍山。六谷之水出焉。山當谷口中。坦而前後。鏡似鞍形也。又西入於磨鴻冲。五里。而三岔之水入焉。三岔河者。龍朋諸水會而入流也。發於巴阿。壘作。東至河頭。關嶺。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志

五

緣龍朋之土城。木瓜車下。甸尾六十里。而入於谷。各磴有洞。去水百尺。磴腰可徑而入。土官龍世榮。嘗結宇其內。富滇土擾亂。黔國公天波死。緬甸。天波子忠顯。世榮。匿置洞中。忠顯。世榮。女贅也。生子神保。後土司叛。欲以爲主事。敗送京師。今庖榻厨廁宛然在也。自洞谷行二十里。阿夏隴之水。匯於三岔。東入於河。河又西出。衛家冲之。彙。朶。抹。朶。抹。故治鐵處也。入谷如入。窶。然。又五里。而阿夏隴之水出焉。西出於俚河。磨古寨。兩山夾其洩口。鬼穹。惡。立。若。呵。之。邊。其。流。東。則。白。得。團。山。之。水。出。焉。西入於橋頭。土田之沃壤。甲於他所。西則昌明之水入。

焉。水奔出石間。春雪怒流。土人謂之雄河。凡聲陽也。澎湃震谷。謂之雄宜焉。河又攜其雄而達撒坡。墁賽十里。入於白得。南北山間之積。漸底澤。澆灑咸怒。而趨於河。二十里。入於小魯奎之下。季母白坡頭。甸之水出焉。兩岩壁立。河不怒而默流。小魯奎若萃律千仞。多亂石。茂松楸四起。中陷瀦潭。千丈。近潭竦然。土人謂有神駒。其中震電。或見之。河又五里。出於大魯奎。扒泥之水出焉。水倍於北河。其源出新平之樂里。鄉山石壁立。有河曲。巨鱗居之。居民入窟捕鯉。窟橫徑二丈。縱不知其修。值巨魚以手捫之。山動洞隘。不能回旋。其人驚遁。幾為若。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志 五

啖云。予至其處。人告之如此。真妄未之審也。河又西而南。過龜樞。十里。至撒科。鹽沖。倘壩之水出焉。達於張林。又二十里。而泡竹之水。並其黑石之水。而西入於河。產鹵撮科。居人。埃河。涸。獲汲而煮焉。河溢則鹵沒矣。河又十里。而至小河底。又十里。而盧柴溝。水西入於河。又十里。而大小哨之水。東注於河。產驚多竹箭。河亦西折。而少東。又二十里。北岩之水。出其南。阿溪諸水。出其北。二水南北相望。而下哈糯。以注於河。哈糯者。往順治己亥。元江那氏作叛。平西吳三桂之掩師。所由濟河而上也。可又十里。而東匯於南河。以南入於江。

南河者。五郎溝之總號也。不知其得郎之謂。其源東出於暖耳山。而附於山南之北者。源有五焉。一出於假巴。一發於三家。一發於淤沖。一發於白龍潭。合暖耳則五河也。五河異派。而皆會於雞街。自暖耳而西。注於他克母。又出於者那。假巴之水入焉。河五並而四矣。由假巴五里。而出於捲槽沖。崇山段立。多蛇蛤。又五里。而出於牛屎寨。三家之水入焉。河四並而三矣。又五里。而出於舍母糯。崇岡之箐。濶多入之。產飛鼠。類小犬。飛樹稍而啖松實。多獐河。又西出於舊寨。五里。車家城。城一斗大耳。車故龍氏兵目。魯其民而築之者。產橘柑。又三里。而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志 五

出磨扇結。二里。而出雞街。乾沖之水出焉。乾沖者。即温湯之河。上並白龍潭之水。而下。則五河自此而一矣。乾沖北嶺。即異龍湖之白浪也。水南奔十里。而至於黃沙。有廠焉。石金星而火色。又五里。而至熱水塘。水可熟雞子。春時人爭浴之。以為可瘳疾也。池左有石洞。竅上而虛中。中有積石。浴人求子者。意禱之。納手其中。以探石。得石而別男女。此猶夷教之尙鬼而好怪者。河又三里。而響水洞之水出焉。泉發玉屏之右腋。山陰暗。少人至者。水出於大寨。合冠子之澗水。而入於雙箐。奔響泉。懸瀑百尺。有灘黝黑。土人言水怪伏其中。狀如小狍。然者。

河又二里而至於温湯之河。走亂石三里而至於雞街。此五河之所并也。又二十里而至於糯五。經胖別岩。過正陰岩。下紅牙齒。又十里而至普通。又五里而達於金竹林。河岩二里有蝦洞。居人以置其口。蝦緣河入洞。得之蝦朱色長鬚。身可六寸。非河所能產。或由南海派流尋江而上者。然獨見於此洞。豈水之氣召之耶。南河又十里而大會於北河。以南入於江。南河之派雖五。計其流自屏治東南而西。至於西南。繞五六十里。源短而勢下。北河數倍於南河。自屏治之東北而旋至於西南。吞吐攜並者二百餘里。其勢最高而漸下。然兩河南北。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志

三

各去治二十四里。西去百里。環而逆流於外。如磨之有槽。然而皆合於西南。以入於江。洞虛子曰。余聞此兩河之入江也。其竇甚怪。嘗偕友人戴德三往觀之。見水劃山石而下者。瀑湍奔放。怒波磔石。有撼峰拔嶽之勢。瀑鳴岩動。則蛟舞龍泣。雲飛雪走。雷聲而地折。使人驚神駭目。而摧心者。五六十里。自今思之。塊夢渺然。猶冀其一觀。惜當日之駭焉。不終日而即去也。

胎息醇古。曲徑旁達。不滅酈道。元注水經。

汪庚識

遠山一角
全神已現

不可無此
一波

奇

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

應筆不濕

明

題跋

禹碑跋

張含

於戲。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承賴。惟禹功。四海永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鏤夏鼎。藏包湖。藏阜子。乃捧之祠。孤山記道里之刻。皆不可見。可見惟此。論嶺碑。爾皇帝立元嘉。靖之十有六載。仁洽度夏。交實姚姒。滇蒙小子。適如皇歲。得觀响嘯。刻集。咸不能識其全。既歸滇。觀蜀都太史。慎釋文字。為之影。何為之。音含。且喜曰。何文苑藝林。舉味焉。而楊子獨識之乎。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三

既而思曰。夫禹生於石紐。廣柔蜀之文。禹開之也。楊子生於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而默啓楊子邪。故曰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者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此南濱衍亭也。篝火而覓之。良若契焉。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弗獲觀茲奇。何楊子泊于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次第顯乎。

古逸直

門逼真漢初文字

淮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三九

此袁榆齋續詩品所請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也說來關係甚大

矣

跋楊太史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張含

夫學詩惟其神不於其形。詩騷曰：經何則於古。故詩必自成其家而後可傳也。苟徒體規矩以畫方圓，則貌象雖符，而性情或隱矣。奚詩之云：故全乎神而後經。外經不可以言詩矣。予讀用修邯鄲才人樂府，喟而言曰：於乎！朝不采風，史不昭變，而治道衰，辭不當情，體不肇則而詩道亡。詩亡而後治衰，詩亦大矣。用修之有此作也，辭至繁而不可滅，故若簡而實，古學極博而不可增，故若雜而實，要以壯見，則若觀江海之濤，層擁疊，汎駭目而悸心矣。以險見，則若陟嵩華之巔，凌霄俯漢，驚瞻而喪魄矣。以嚴見，則若近廟堂之上，鳴鸞佩玉，斂手而頓足矣。信矣哉！滅一文，則義闕增一事，則辭妨，其可以言詩矣乎。予昔論詩於仲默，彼曰：行空之馬，必服銜控高才之詩，必準古則。予曰：九方堙之識馬，不知毛色札牡，得其神而已。詩貴於神，奚貴於古體之同乎。今用修之有此作也，神全乎內，形見於外，無婉前脩，荷較體而遺神亦惑矣。宋人轉移機軸，言自成家，何謂於古而人有言曰：宋無詩。觀此則體與古同，異奚計。故同其所同者，勢丁於同，非故於同也。異其所異者，勢丁於異，非故於異也。同異果奚計也。是以襲句而擬有盜，抽字而

盜與巧

淮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三九

字說盡時
下自負作
家一流

前極

飾者巧盜之與巧其曷可乎用脩性靈而謙邁才遠而
學弘實今之按轡文場者故其言溫麗雄遠不失古道
所謂採皮毛極賤理蓋綽然而其大於見者事君而極
身投荒而守道夫惟執建可倘故其見於擗發者乃溫
乃麗乃雄乃遠視務采誇聲以爲言者殆姬姜之於燕
環矣惜仲默旌鴈早導不得見此以同時聯服使駑獘
如舍者見之乃題梓於吟遂卷後以識予之翺翔之願
參

詩道必則騷雅最能導性情通治理于樂府題跋尤
當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三

起結自然

華燭引跋

張含

六朝初唐之作絕響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嘗云三百
篇首睢鳩六義首乎風唐初四子音節往往可歌而病
子美缺風人之義蓋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螢諸篇擬之
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楊子增損梁簡文對燭
賦爲華燭引一篇又別擬一篇此二篇幽情發乎藻繪
天機盡於靈聰宛焉永明大同之聲調不雜垂拱景雲
以後之語言外史小子含緩諷七八過飄飄然有凌雲
之思灑然獨醒不覺骨裊青玉身坐紫府也噫吾與古
人交久矣吾與仙人遊久矣安得起仲默於九原而共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三

讀之邪

緩諷
庚識

八過飄然有凌雲之思此文自謂也

耦唐汪

禹山癸卯詩跋

昆明胡廷祿在軒

永昌禹山子作繼前能名在九牧。猶病思老學忘喧寂。以孤鶩蓋由初服本奇。置乎神胄陸海所向賴風牧為之後先。則其經緯六漠出入萬象。日且不足。知時之過。老之至哉。予讀其結交出郭等近帙。即何徐薛鄭不多也。明年春以懋觀小宰北。強兄與俱。及滇病六十餘日。愈復謝吾徒。還永昌。噫亦蹇矣。於是謀梓其所彙癸卯詩續舊梓以奮同心。而亦升庵太史選。且序謂錄其我跋云。緊若後裕。厥綴光矣。昔大梁李子坎壞一世。垂不朽之業。為六籍翼。今天下空同書是已。禹山師空同而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畫

友升菴者也。正德中。李子起江西提學。官亦顯矣。其發大梁章有甚於執受前驅何也。自古懷寶多艱。仲尼且旅况蹇蹇如三閭者乎。昨禹山發永昌。乃亦黯然銷魂。為風塵踏踏麒麟老之句。夫孰不高其尚也。能禹山也哉。此殆關水於其瀾耳。若皆泥此以讀禹山。又高與也。夫誰離於岐。啾啾於卷阿者。鳳之常也。道窮而麟以狩。出則鳳其夷於海乎。然則讀離騷而遺九辯。二招。又能讀離騷者乎。

頓挫淋漓

魏藻奇文
深情逸致

立竿見影

論確

足令孟博

心折

隨落隨轉
又參活相

大落墨
另翻議論
作結固是
文波亦見
孟博身分

范滂攬轡圖跋

太和楊士雲跋

此范孟博攬轡圖也。余讀本傳未嘗不嘆其風力之勁。而惜其去就之可議也。方其按盜冀州。守令望風解去。是雖登車一念之烈。震疊境內。亦少屬清節之聲。有以先之地。挽汗濁之風。而清明于一旦。孰謂無所自哉。然孟博於此。即當不復仕矣。應詔舉。謠言尙書。且疑之。已投効去矣。使遂懷可卷之道。體如愚之哲。不其邵歟。未幾復就宗資之辟。竟罹黨獄。斯可惜矣。雖然。當時與孟博同清風者。有掃除天下之志。如蕃有董正天下之志。雖野。其物色落莫久矣。今此圖凜然獨存。豈非孤標遺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畫

烈卓爾不羣者乎。朱零仰服其清裁。王甫改容於獄對。鄉人候迎。士夫侍立。詔使聞傳之泣。豈易得者。嗚呼。此圖之所以傳也。或者以元禮蘊義生風。鼓動流俗。天下士波蕩從之。然則孟博有所激而然歟。嗚呼。孟博與李杜齊名者也。雖無元禮猶與。余因是而辨之。胸有特識。筆亦森嚴。蘇之爽快。歐之風神。兼而有之。

書待漏院後

楊士雲

語必透宗
理無泛設
此方是聖
門天德王
際一貫實

愚讀待漏院記。至待漏之際。相君得有所思乎。其思之云云。其效至於皇風清夷。蒼生富庶。其思之云云。其弊遂至於政柄墮。帝室危矣。嗚呼。何思之善而利之溥。何思之不善而害之廣若是耶。根於一念之微。而肇乎理亂安危之大。發於斯須之近。而被於海宇民物之遠。分舜蹠於鷄鳴。判臯共於夙夜。其皆職於此乎。試觀往牒。思日贊贊者。百工奏底績之功。思日孜孜者。萬邦成作父之效。思如偃月。則禍人家國者。豈小乎。信矣哉。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不可以不慎也。慎之道。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善

亦惟去其思不善者而就其思之善者如是而已矣。尙何禹臯之足讓。而世道不登三成五也哉。嗚呼。斯固元之作記之意也。

蒼深簡勁實大聲宏

晉書語

敬出處極
簡勁發議
論極於深
詩書之氣
深矣

書啾鳴集後

楊士雲

啾鳴集者。東海張子詩集也。何名啾鳴。謙也。何謙爾。和鳴而自爲小鳴也。何爲和鳴。東海閱歷多變。發之聲。詩者和平。厚溫。和鳴而自爲小鳴也。何爲多變。和鳴。爲廷尉評以忤出。爲秋官郎。又以忤出。及判江州。又以藩阼累。始雖人勝。終則天定。人勝者變也。天定者常也。東海可常可變。弗激弗沮。發之聲。詩者一寫情性之正。斯多變。而和鳴也。和鳴則其鳴也大矣。而自名啾鳴。非小鳴也。謙也。昔孔子論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皆言和鳴者也。孟子亦謂聞樂知德。若季札所觀是已。覽是集者。以是求之。庶矣乎。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美

朱子謂離騷爲國風小雅之遺。以其得性情之正耳。此集情乎無傳。文頗有古趣。非徒襲取公穀之類者。

題南巡紀畧

楊士雲

宋歐陽文忠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
 官夷陵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
 不可勝數違法徇情何所不有且夷陵荒遠編小尙如
 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
 也蘇明允父子嘗聞此語余每誦之未嘗不感嘆焉比
 憲念卓峰王公以書來視啓械則南巡紀畧也閱之終
 篇則按部興革之大者也於戲滇之荒遠猶夷陵也郡
 邑編小猶夷陵也政事乖錯猶夷陵也宜公之不敢忽
 猶歐陽公也書曰罔日弗克惟既厥心罔日民寡惟慎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羊小

厥事爲政者允若茲之於天下也何有况滇乎
 落落數言皆可感發義精理熟故也

題述書賦後

楊士雲

衛巨山四體書勢自沮蒼以迄魏晉王簡穆論書自張
 章以迄宋齊沿革高下咸有定論載在史策千古下人
 獲觀焉寶員外述書賦自周史籀迄唐乾元之初評品
 興喻猶魏王也書評而下亦咸有議厥兄司業稱其精
 窮要旨詳辯秘義信矣而唐史不載希得見之然司業
 尚囊書畫拾遺亦列于志此賦弗列史之遺歟書之顯
 晦有遇有不遇歟時川先生近得寫本梓之蓋欲與魏
 王之論並傳於世云爾
 可爲考古之一助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羊小

此手眼
方是現丈
六金身度
一切苦厄
恐徒裝嚴
七寶者未
能作如是
觀
其中且無
上法乘

書段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王元翰

此吾友段幻然之筆疏也。幻然以正氣剛腸為一時鳴鳳。與余南北相望。未幾遭蹶。次第歸田。計五稔矣。子惟願預度日。且時以子女戚不能精進。而楚水滇雲相距六千餘里。聞問杳然。戊午秋。幻然遣兩僧之滇。寒溫感慨外。以募銅范像見屬。附二書。子轉一焚。一重違其初意耳。因晒曰。佛開四面。高十丈。閣之高。又加之費銅。且巨萬焉。此不亦猛烈手所為哉。回視曩者。簪筆都門。上一紙書。發密揭。墮巨奸。解翻天覆地之謀。破入鬼出神之秘。天子改容。中外稱快。與此手策。是異是同。若以為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王

同也。則危閣巨佛。未離都門。已撐霄拄壤。此時不得樓上安樓。而別開生面。若以為異也。則顯晦殊途。法輪滯轉。即茲閣茲佛。元未圓滿。抑奚取此有漏之相果哉。不識翁公何以復我。兩僧默然。子曰。無怪也。幻然在朝廷。以直節敢言為佛事者也。今在山林。以建豎像。設為佛事者也。兩公不遠間關而來。以奔走勸募為佛事者也。子受託所知。又以斟酌方便。先容軒募為佛事者也。各矢乃心力。以聽機緣之結。就何如。兩僧曰。功費浩廣。不可以日月辦。其禮雖足乎。余曰。善。即以吾語。拈作長途中一段公案。參之。

小題目姿態橫溢皆以奇氣盪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甲

書湛然僧卷

王元翰

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剎。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瞻養之腆。則又十邊備而三之。故十方緇流咸輻。輻于是。若水之東歸。勢使然耳。僧湛然者。雞足之脫白也。頃欲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以壯其往。余曰。子萬里之行。固也。第今之走京師者。有三。我知之矣。上者。參宿訪者。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挨單。文字潤澤。下者。還鷲宰官。營辦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或不及。下又不屑。中焉者。縱得一言半句。不過厨饌中汁滯。巾拂上津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題跋

聖

世間惟俗
不可醫豈
惟聞黎然
則何以處
之曰當頭
一棒

下具接。長萬程途。片念即至。是在子之望。鞭影而前哉。不然。雞山以庄田而俗。京師以勢利而俗。出俗入俗。扣何取出家行脚。為因漫戲書于燈下。

詠讀中自芒寒色正

滇南文畧卷三十六終

滇南文畧卷二十七目錄

題跋

國朝

虞山寄園帖跋

讀永如劉先生崇祀鄉賢錄書後

書孔子七十二子像贊後

記孔子手書後

書范獻子退愧不學後

書曾子固集後

書閻孝子傳後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目錄

書殉節王內監傳後

書嚴韋州刑鑿後

書沈紹衣十六箴後 二則

書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後

書輞川圖真蹟後

雞栖吟自跋

書盜母屍耐父事後

題門人山陰羅二峰琴鶴倚松圖

題淵明觀菊圖

羅青堂題辭

王弘祚

趙士蘭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趙城

題滇遊紀程集

題張忠定傳後

題董文敏蹟後

題薇天集後

書周岐山孝義傳後

可以自問軒跋

題朱排山先生所藏陳生香臨涪翁大書後

書太守米公育賢館志後

題楊林魯氏先塋志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目錄

崑山徐在川先生疏稿跋

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書程鏐江詩後

陳沆

陳沆

陳沆

陳沆

余應祥

余應祥

周於禮

杜宗甫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滇南文畧卷三十七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楚雄倪

憲東平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虞山寄園帖跋

率更坐臥碑下。友正僦居染鄰。古人學書。類有奇癖。然

覃精歷歲。成一家而止。未有淹貫諸家。形模神肖。如吾

同梓虞山者。虞山舞象時。即好字學。得殘碑片碣。如獲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一

拱壁。蓋其天性然也。壯遊四方。風塵之暇。臨摹古人法

書。上自元常。下迄徵仲。手泐之石。而搨以自攜。名曰寄

園十帖。寄園者。虞山所自為名也。夫鬪蛇舞劍。冥悟有

神。垂露懸針。淺學難狀。苟得其髣髴。安在不擅海鴻之

響。蓄雲鶴之聲。而虞山曰寄也。余觀其所為書。貌骨得

骨。貌筋得筋。良由意在筆先。神游畫表。亡論元常於蔡

逸。少於衛淵源易壽。即古今數百家。疇不出虞山腕

下。而先之十帖。是虞山之所為寄也。今虞山以善臨池

受天子詔給事。內庭造微入妙。行將自為館帖。如淳化故事。雖武岡臨江。不克津逮。禿筆十篋。磨墨萬

嶻不出虞山腕下。謂其勝前人也。

擬余方謂虞山不朽者在是焉。而虞山猶曰寄也。

天矯蘊藉無限風神

葉榆楊虹孫詩話虞山以書法受知

世祖擢光祿署正康熙間累官通政司參議年八十六乞

休賜銀幣馳驛歸新城王尙書漁洋送以詩云

兩朝黃髮承恩久萬里青蛤擁傳歸驛路近南梅

信早家山向日鷓鴣飛劫灰歷後昆明在華表重來

故舊非檢點賜衣頻灑淚孝陵松柏已成圍詩意

極纏綿温厚附錄以見虞山之獲恩遇最深焉又

聞故老傳聞昆明趙士英鼎望工楷法登康熙丙戌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二

進士改庶常曾蒙

聖祖命書前赤壁賦於象牙筆筒士英求

授筆硯即於御前跪書進呈大蒙

嘉賞探嘗見鼎望與馬宜臣太史趙玉峰少宰遺書楷行

法皆本右軍並虞山可稱四傑此外如關東白李厚

居皆善十七帖懷素近年來如周立厓廷尉劉公御

進士錢南園侍御陳孝廉源文學博泰運皆稱書家

亦一時之選也

讀冰如劉先生崇祀鄉賢錄書後 趙士蘭

乾隆庚申夏五月。嶧峨論劉君方平。赴撫軍選試。將之任。奉尊公冰如先生鄉賢錄。質余。要余為之言。余受而讀之。康熙已卯。先生以能經魁於鄉闈。其同里姻家劉子徽亮典。同下第。過余相弔。因稱道先生不置。甲申。余贊。環井周。離司。幕。予徽尊公毅菴先生來遊。余得就拜。父執親。邇朝夕。多所考質。毅菴先生最喜獎進。後學於行。誼學術之純。必舉冰如。余今之讀是錄也。何閒焉。夫士修於家而獻於廷。先生幸懷省刑減羨。釐通革陋。築堤鑿溝。設塾修廟。策荒建橋。政教次第興舉。即寄之封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疆規為無過於。是毋謂先生未及三年。未可觀治道之成也。然銳於退者。又每散放自樂。漢之陸賈。班嗣。楊王孫。晉之張季鷹。王逸。少陶。元亮。唐之賀監。李愿。白香山。楊少尹。類然而傾囊出金。培學校。植人材。贍貧乏。則未暇也。即疏廣歸里。捐東宮。賜子日與親。故晏樂外。未嘗勤教善俗。補救世艱。有若先生之所為。當事論定。謂先生處有守而出有為。固然而余且謂出尤有守而處正有為也。嗚呼。先生之賢。可概見矣。往讀韓昌黎送楊少尹序。謂古之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則古之社祭鄉先生。即後之祠祭鄉賢之起事。歟。祠廟立大

成門右重風厲也

世宗憲皇帝慎重鄉賢。特允臺臣之奏。凡請祠者。令督撫學臣核實彙題。下部覆議。先生於雍正十三年。張大中丞特疏具題。奉旨崇祀。是姓名達於御覽。實行載在秩宗。於往賢有光焉。先生之際會亦何盛也。余乙酉登賢書。私得快隨先生計偕。乃丙戌之役。先生未與。丁亥。余謁本房於劍川。路經威楚。訪先生之廬。挹光霽。接言論。益膺服。毅菴先生之稱道為不虛。如今錄中所紀。先生履難居常。篤孝友。慎言行。俯仰之無所愧怍。不但毅菴先生言之。威楚人人言之。先生之無閒於人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四

言。豈待讀其錄而始信哉。吾聞之為善者。其後必昌。先生令嗣四人。優行特舉。伯君也。明經歲擢。仲君也。由拔貢中。王子科舉人。丙辰會試。明通預授嶧峨教諭。叔君也。由拔貢膺薦。揀發貴州。現任定番州州同。季君也。孫八人。遊泮者五。食廩餼者二。賢肖兩輩。敦厚退讓。萬石之風。翹首再見。又其為善之迹。之著於後人者也。他年繩繩振振。吾安能窮先生錫類之所至哉。先生以身教家。教鄉教國。率其性而已。祠祀非先生意也。學術只身心兩事。行誼惟出處兩途。士患不能積誠耳。懿好自在人心也。讀此可以勉矣。

書孔子七十二賢像贊後

張漢

唐李龍眠寫孔子七十二子像。宋高宗益以論贊摹寫。搨石立太學。秦檜為之記。洛陽范廣文百順家有藏本。子索觀之。像贊具存。逸檜記孔子像不及吳道子手筆。七十二子像疑亦未必肖贊詞。不古漢喟然曰。高宗其重聖人者乎。重貌耳。未重聖人之道也。今夫聖人之道。親賢而遠奸。而人主用人之得失。則治亂興亡之本也。令為高宗者。毅然行聖人之道。起衰振弱。恢復中原。直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世。何有於南渡之役。而高宗昏弱而不能振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五

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可言乎。况太學岳武穆故第也。高宗勅奸檜為記。附立於庭。勿論大見罪於聖門。卽以質武穆而罪益不可道。亦豈高宗所以安檜者乎。明御史吳訥劄檜記世猶恨其遲也。而訥引檜數言。謂孔子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違背於儒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於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名。大旨皆斥言尚功利之輩。噫。何檜之戾與。朱子則謂檜倡邪說。以俛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雖萬死不足贖於戲。是不足誅檜之心乎。今夫立言至朱子。雖聖人復起。必不可易矣。往讀宋儒周程張邵司

為可傳知
高宗贊不
足存也
神龍掉尾

馬諸贊詞善言可知。當與其人背以傳。孔子之德大而難名。固莫贊一詞。假使七十子之徒。朱子仿像而迹其行。各為論贊。吾不知世之寶貴當何如也。

朱子雖不贊諸子。然四書註中詳記諸賢。已可想見。與書并傳。至七十子中無事。與言傳者。史記亦傳其名。朱子亦不能求其事。以實之。原評
總是痛斥奸檜不許其筆墨污聖賢遺蹟耳。引朱子語是正欲朱子贊是餘意。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六

記孔子手書後

張漢

孔子不徒以書傳也。而世傳孔子手書。有殷比干墓。有
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俗謂十字碑。或曰比干墓在
衛輝。子三適衛。故追書之。季子雖與孔子友善。史獨記
季子葬。子於嬴博。孔子使其徒觀之。以為達於禮。季子
老死於吳。孔子未至吳。何以書墓。秦少遊疑為偽託。夫
人即至思妄。詎有敢託聖人者。楊升菴曰。考陶潛季札
讚。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即謂題碑。且為閻君字。非季字。
是固信為真書也。比干一片石。吾得親瞻之。已擲存歸
篋中。三十五年。季子碑在丹陽之七里。嘗三購之。莫至。

澠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七

同年金鼎錫宰斯邑。予遺書購得之。因與比干墓字。裝
潢成帖。乃敬志諸其尾。漢思天下文人。講書法者多矣。
好事者。奢求魏晉以來名人書。別其真贗。手摩而心識。
所在多有。而購孔子書無聞。何歟。抑孔子真有此書無
存。後人仿摹為之歟。吾向得禹碑真本於衡山縣。得周
鼓於國學。以為不賞之寶。今乃不意復得此二書。箇中
之寶三矣。其次朱子書。吾少好之。嘗得其一二。聞書多
鐫匡廬武夷岩壁。屢購之不即得。念至。輒悵然也。
樸老正大

書范獻子退愧不學後

張漢

子曩讀制義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有云莫辨二山之對
說不曉。以問諸友人。友曰。而未聞夫國語乎。范獻子之
說也。他日讀國語。喟然曰。吾愧獻子所愧乎。夫人必知
愧然後能學。不愧不學。吾猶幸有問不問。不知出國語
問於學。尤捷若。曰。借獻子以文其陋。與於無恥之甚也。
學無日矣。吾志之以勸吾問。以勵吾學。

以月槎先生之才。而猶欲因愧勸問。勵學問學之。不
可以已也。若是獨怪今人。曾無半卷。遇人送難。輒以
忘記。回覆此。又與於無恥之尤甚者也。

澠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八

原評
引起

原評
如二股排
比然

駱岩

謂以學聖
為貴詩文
皆餘力也

知廉勇藝
亦係各取
一長焉能
吟備

書曾子固集後

張漢

八家有文章。無理學。五子有理學。無文章。古有為是言者。其盡然歟。而未盡然也。往讀朱子集。其理學不待言。彼其為文。波瀾意度。動中繩尺。如風行水上。自成文章。實粹然有道之言。今讀曾子固集。其文章不待言。彼其於理。觸事有會。洞見本原。如月映萬川。處處皆真。亦蔚然儒者之宗也。生程朱未起之先。而理已詣極如是。朱子亦極為賞重。嘗學其體為文。倘亦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歟。子謂八家不純於理。而子固理近朱子。五子不盡精於文。而朱子文類子固。子固不可以文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九

掩理學之名也。或者又謂。杜子美詩妙天下。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文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古有為是言者。其盡然歟。而未必不然也。往讀子美集。詩不待言。文如課伐木。詩小序之類。幾無文理。他文亦頗雜排體。無渾成之氣。今讀子固集。文不待言。詩則理至意亦復至。而直率而少風雅。無淵淵金石之遺。彼其為詩。殆亦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歟。子固又不可因文而許以詩之名也。子因論詩如韓退之詩。亦以為文之浩氣大力。行於排比。上可配杜。而世亦謂文起八代之衰。其詩猶在半解。噫。是不知詩者也。他如柳子歐陽三

評論諸家
亦皆的當

推尊朱子
語有分寸
宋詩自以
蘇黃范陸
四家為貴
東坡其尤
表表者乎

蘇荆公詩亦各臻一家。東坡則工雋流逸。過子固。蘊藉讓杜。氣力亦讓韓。獨朱子詩。觸物見道。托興遙深。却無腐詞讒語。生平亦喜杜詩。謂其中時復有理。朱子古體類文。選近體類。王孟較程子。殆於過之。又非子固可及。愚謂理文與詩。二者難相兼者也。古之學者。得其一或紉其二。得其二或紉其一。天限之也。朱子兼之乎。前幅似二。比大陣包小陣。每比有起有結。中又分二。小比孟子書中有之。王唐學之為八股時人未之考也。學之為古文。豈得謂似八股體乎。後幅論詩。參錯諸子語。亦的當。而歸本朱子。亦不易之語。原評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十

嘗考古今人物聖人以下。類少全才。若相業將才。氣節理學。詩文皆備者。惟諸葛武侯一人。明之王陽明。其庶幾乎。

以逮養不
逮養立論
無限天理
人情

千迴百折
發出不忍
二字

祝隨湘轉

言彌質而
情彌深

書閔孝子傳後

張漢

人生幸而逮養。不幸不逮養。思其所嗜。則有不忍之心。會子之于羊棗。可謂孝矣。而傳稱屈到薦菱之事。論者少之。以為人子以繼述為大。無取區區之小物。然則會子將不得為孝乎。夫孝子之於親。雖繼述為大。而思其所嗜。即區區之小物。亦時觸之。不忘於其親。亦有所不忍焉。爾冉太史蟬菴閔孝子傳。吾讀之而竊喟然也。傳載汴梁孝子閔彝公名理。父沒後。觸薦菇必泣。至家人諱其物。不以饌。雖童子亦不名其物。即里中讌會。孝子與燕。或相戒不登於俎。里人因名孝思菜。王修玉為賦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七

歸之。蓋其始孝子父病作。隆冬求薦菇不得而歿。以是故痛。吾於是蓋重有感也。記先大人在日。喜食鮎。既沒。吾傷不逮養。嘗為感鮎吟。示家弟曰。見寒亦何悲。見菱亦何痛。物在忽人亡。孝子心尤動。嗟余父食鮎擊鮎。常入供有親喜鮎多。親死鮎何用。遺冢不成廬。遺書不成誦。所嗜永言思。薦鮎心轉恫。殷勤戒漁師。見鮎毋設纒。吾之不膾鮎也。垂三十年於今矣。亦不忍之心。觸之戚戚耳。詎以是博孝名乎哉。抑攷薦菇蓋菌屬。不知晦朔生也。促矣。人貪其味。羹而食。然名不甚著。今得孝子而傳。薦菇之幸也。又久乎哉。至傳載孝子游吳之袁浦日

二事極奇
孝感之應

結老到餘
味曲包

暮遙見鄰人王邦政。語岸上曰。父病曷歸。孝子即起舟歸。父果病。詣謝政。政不省。傳以為神。母老而目翳。日禱而泣。遇道士授之象筋。謂磨此可療目。而明。果應。餘筋試他目不愈。開封郡守管場忠曰。此孝之感也。信。夫子以古蔡順。啜指梁彥先。紫石瑛。解叔謙。丁公籛。微之尤信。

持論必本於天理。人情。蘇長公陋柳子之非子木。撤菱謂子木違父命為藥石於理。於情均有未安。近時袁檢齋論駁之。亦引禮思其所嗜。謂子木當抑其禮於廟中。其情於寢月槎先生此文入手。數行固已先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七

得檢齋之心。其先後敘閔公之孝。中間插入自己。亦是不質。錫類同一仁。孝之思文之頓宕老潔處。尤不易得。

原評
奇確

史傳敘次
之筆

原評
筆鋒犀利
可泣鬼神

聲滿天地

原評
好筆力

書殉節王內監傳後

張漢

有明之天下。闔寺之天下也。高帝始興。禁用闔寺。易世漸用。事而闔禍烈。土木之役。以其君殉。彼其君猶追而祭之。自是以還。忠臣義士。纍纍慘斃於刑餘之手。彼熹宗之暗懦。不足言矣。以莊烈之明。討寇必用以監師。此輩忌功無膽。畧往往牽制坐戰。敗流寇日彌熾。及寇薄城下。啟論迎寇入。其君危極。乃有煤山殉國之痛。此輩之力。實致之。盡有明一代。纍纍諸闔寺。寸磔其體。飼狗羆。猶不足以蔽厥辜。而償天下忠臣義士之恨。不料垂亡之日。有王承恩一人也。計承恩此時。逃則與俱逃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七

而乃親附龍髯。直奉其靈。升而至於九天之上。較謂二十

二人之殉國。不尤快以烈乎。以故我朝

世廟即位。勅祭遺墓。而諡之。被以華袞。不足以方其榮

也。若夫魏闔墓石。竟留多年。

聖廟中葉。乃允堊諫。碎其石而夷之。是即不誅其身。亦

春秋之義也。夫亦大可以慰忠臣義士之恨。而厭天下

萬世好惡之心矣。

短小精悍。不下半山老人原評

楊文襄說張永。千古惟呂疆張永。鄴並公而三若王。內監則又突過前人。同時如呂昇之。死就金侍御亦

若輩中之錚錚傲傲者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七

書嚴韋川刑鑑後

張漢

書。羣陶謨。甫刑。周禮。大司徒。大司寇。禮記。月令。言刑。詳矣。然禮嚴如律。非禮者刑。是禮在刑先。春秋。聖人之刑。書。不僂其人身。詩。列美刺。而刺即當刑。不必言刑矣。易。噬嗑。賁。解。豐。旅。中孚。六卦。聖人取象。即象刑之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殆三致意焉。

賈。弗五。經刑典。具備。經是律史。是例。豈不信然。原評
老氣無敵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十五

書沈紹衣十六箴後

張漢

正心誠意。上之所厭聞也。而子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子程子兄弟。學聖人者。敬也。而蘇子瞻則謂欲打破敬字。不得。今有人焉。羣居燕昵。一人執程朱而繩之。鮮不厭其迂矣。雖然。士君子甯為其迂者。沈君紹衣十六箴。吾有取也。沈君令子叔良。遊洛中。與予交。有年。適在汴。出其箴示予。命予書其後。予受而肅誦。且報之曰。是贈人以言也。拜吾子之賜。亦孔多矣。賜吾鐘鼓以震之。賜吾史監以佐之。賜吾著龜以奉之。賜吾金鑑以鑒之。賜吾鍼砭以藥之。賜吾斧鉞以斷之。賜吾繩尺以從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十六

又跋

人誰無過。而貴能悔。悔者出幽谷而遷喬木之路也。叔良出家箴以賜人。吾尤有說焉。請先與其人約。彼其人。不立根本。不正倫理。不勤學問。不謹儀度。而竟欲翻然。

悔則賜之。其人不慎。言語不端。思慮不擇。交友不嚴。取與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崇節儉。不懲忿怒。不寡色慾。不戒酣醉。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禁博奕。不做因循。不時起居。不檢細微。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不悔。勿賜。吾甯韞諸櫝而藏焉。不然。恐其委嘉貺於草莽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叔良之賜我。亦孔厚矣。吾以悔之意報之。冀他日徧賜諸其人。人勿忽吾一字之報也。

二跋簡肅流動左國之遺一字報尤奇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七

高視闊步
直令杜韓
與禹山一
齊拜倒

書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後

張漢

賀人生子詩。雖杜子美未能免俗。人家生子。豈有孔子至聖親抱送之之理。釋氏亦豈能送人以子。不免後身再世。祈佛保佑之見。勤苦讀書。可得富貴。亦婦人孺子之陋識。嘗讀杜詩而疑之。今讀家禹山詩。實獲我心。豁然而發。吾覆也。禹山賀升菴元郎長歌。有徐家二雛。誰云奇。名位應慚杜老詩。獨教孔子親抱送。釋氏侏儻何所知。末云。天教爾出大賢後。風流王謝徒文章。公侯衮衮易事耳。要從游夏窺宮牆。又讀書二絕句。則云。五車讀盡欲富貴。堪笑窮愁老杜詩。已誣碧山柏學士。又誤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六

徐卿兩少兒。且云韓愈城南勸讀書。只誇玉帶與金魚。升堂游夏須相並。避世夷齊好共居。此言加杜與韓一等。然吾於禹山。又不能無遺議也。既知王謝徒文章。卽進游夏而升堂。亦未離文學之見。何勿進顏閔德行之科。謂公侯爲易易。何勿期伯仲伊呂爲名世之器。謂夷齊與共居。亦君子所不由也。願學者當在聖人矣。期以孔子親抱送。鄭重如此。舍斯人誰與歸乎。夫聖人豈易學而至。然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焉。斯可矣。亦期以讀書學孔子之道也。至蘇子瞻洗兒詞。謂唯願生兒愚且魯。無裁無難到公卿。似期以公卿。書可不讀。見又出杜公

之下矣。雖然此子瞻亦有激而言不可為訓也。亦是看書得閱之作中一段身分頗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十九

原評
杜陪起

原評
名雋語

原評
遙遙遠神

外
出筆者之

轉杜甫自
然樞紐

原評
妙解
原評
求其本論
更高

原評
仍以杜甫
結

書輞川圖真蹟後

張漢

唐詩有杜甫。畫有王維。可以無議矣。兩人皆集秦中。是邦山水之幸也。顧詩經傳寫累之。可至萬千年。畫經傳寫往往失其神。好古者不之信。紙之壽以百餘年。計練之壽以三五百。年計造物者力無如何。故畫之壽不爭詩之壽。修短有差焉。有唐以來。至今九百餘年耳。一時諸名人所為畫。留傳者吾見亦罕矣。洛陽家礪山所藏輞川圖卷。相傳為王維真蹟。吾覽之。而信貌人不能以。求貌竹樹倍之。相其位置渲染。不類宋元明人手筆。練幅間有龜圻。尚無磨滅。托強紙而壽。往讀其詩。如見其。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十九

畫之壽不如詩技之名不如節自是篤論是以君子
貴審所處也

漢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曲而能達
言外亦見
身分

雞栖吟自跋

張漢

豫州之役奉使介補賑。輜車以行。二日次保定。太宰史
鐵崖先生時攝總制出郭視途。謂子車曰。何飾之弗華
也。子曰。車如雞栖。先生曰。正需此時。用蕭揖而別。自是
以還。日坐雞栖中。耳目所屬。時有咨問。倦輒假寐。而間
亦為詩。兩匝月入京。得詩五十四首。彼雞栖者。不負吾
行。亦不負吾詩也。吾亦自計。不負彼雞栖。而竊恐有負
所使。以負太宰期許之意。惡用是區區。如彼雞栖者。甚
矣。奉使之難也。使誦詩三百之士。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無濟。仲尼所譏。而世亦有使能專對。不必誦詩者。此
漢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行重使。非必重詩也。而吾所為詩。亦或有係於使。故得
存之。朱伯厚何人乎。我思古人。竊愧有不逮也。
重使非重詩。立言得體。恐負所使。想見先生之盡職
處。

原評
筆力嶄然

原評
二語斷定
為子者何
辭
又轉情字

原評
是乃善處
之法又一
折

書盜母屍耐父事後 張漢

孝有於情有餘于禮不足者。人不幸遭此。安於情尤求安於禮。禮情之則也。過於情而不安於禮。則情亦不安。亦不得為孝。宋孫唐卿之判陝州也。民有寡母。適他人。比其死盜其屍。歸耐於父者。事覺有司。論以法。唐卿省釋。不問以為孝。嗚呼。殆未安於禮也。先王之禮。母出與廟絕。與廟絕。可歸耐於其父乎。歸而耐於其父。子之孝。母則得矣。無以妻事夫之禮也。母死有靈。可晏然歸耐。而無幾微慚愧於其父者乎。故曰未安於禮也。然則唐卿之判非歟。曰原其情而已。曰然則為子當奈何。曰別

滇南文畧 卷三七 題跋 三

置他所葬其母。終身涕泣。各致其孺慕之意。可以處其母矣。且夫婦必合耐。亦非古禮也。

事有兩難處。雖臯陶之直舜之孝。孟子猶有善處之道。况此事猶非大難者。情禮兩安。則子母夫婦曲全矣。何孫唐卿之疎也。自記
知明處當可與韓柳復讎狀。駁復讎議一篇並傳

極無關緊
要題目一
經指點便
有無限烟
雲可知名
下正自不
同

題門人山陰羅二峯琴鶴倚松圖 張漢

衛懿公之鶴。房次律之琴。鶴琴之累也。故東坡謂燒煮之士。亦自有理。吾謂秦松封五大夫。亦松之累。無甯伐為薪而供燒煮焉。噫。鶴琴松必得真賞其人乎。林和靖之鶴。孫登嵇叔夜之琴。陶隱居之松。則其人矣。趙清獻一鶴一琴。陶元亮撫琴。撫松則兼有二。野鶴巢邊松最老。主其閒者莫聞也。二者不可得兼。况乃三乎。吾子三者兼之矣。或曰畫也。非真也。吾曰。有真賞在。托諸形畫。不必不即真也。有真賞在。忘乎形真。何必不如畫耶。首言二者之理。次言三者難兼。末言畫即真真亦畫。

滇南文畧 卷三七 題跋 三

語妙入神。總要真賞其人。原評

奇想天開。其文亦雋

筆筆轉折
每折俱
萬承之味
挹之彌廣
泳之彌深
是五柳先
生傳一副
筆墨

題淵明觀菊圖

張漢

晉世有淵明如秋之有菊也。晉猶秋也。又陶詩外枯而中腴。亦如餐菊之英。有遺味者矣。所謂辟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不差池者乎。晉之時。春當在桃花源中。淵明寓言作桃花源記。意其中別有天地。有懷春之意焉。降而五季則冬矣。淵明肯仕宋乎。終其身為晉處士。則歲寒之松也。歸去來詞。惓惓於松菊之猶存。良有以耶。乃至於今。淵明不存矣。有松菊存焉。淵明至今存可也。

三王如秋。晉猶不可以秋比。春在桃花源中。則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菊公已自言之。栗里松菊何必

滇南文集

卷三七

題跋

張

非桃花乎

羅青堂文集題辭

趙城

大海之中。有國焉。碧玉為宇。藥珠為宮。衣則綺羅。器則貝犀。然皆天造。非人力也。蔬茹盡蒨苗。奇葩異卉。交秀敷芳。邱峭壑幽。都非恆境。而跬步之下。璣珠球琳。彼三品貢金。棄如土也。遙望孤峯。積雪皚白。與曦光月華互為照耀。曲檻回廊。閒媽然明媚。亦有絲竹。激為商羽。雜以窈韻。悠揚珍禽鳴弄。皆或喧闐寂然之頃。法鼓風鐸。一聲兩聲而已。於戲。人生百年。苟得一睹斯境。死可無憾。惜乎無有問津者。邈矣羅青。夫復何言。

吾邑闕堯夫先生與安宵陳文孫先生。媿誼陳先生

滇南文集

卷三七

題跋

張

嘗寄以制義約二十首。先季父見而欣賞。細加評衡。余因得尋繹。時康熙癸未年也。比余至昆明。先生已下世年餘。余拜其靈。為墮淚焉。聞及門莫君子美。藏先生文甚夥。亟為叩門。以數十首見示。余手自鈔錄。置笥中。並題數語於卷首。乙酉歲事也。距今四十年矣。乾隆甲子孟秋月。先生好孫仁璧。從都門寄字至。泐欲鑄先生遺文行世。謂同鄉許少司空瞻魯先生。曾有約付劄劄。不幸司空下世。此舉不果。侍御月查張先生。已為批點。且以余素好先生文。語之。故爾相商。並徵言於余。嗟乎。文之難言也久矣。世之有盛衰。

撥魏科者則文出而人購之更得二一有盛名文集
行世者爲之表揚則言出而人信之余之生平未敢
出一字問世固無事徵言於余而先生亦未嘗撥魏
科竊恐相賞之孤也雖然先生之文具在峭潔超逸
自成一家海寓之廣必有知音因憶昔年所題數語
隱約可記差足狀先生之文品錄寄仁壁以誌今昔
存亡之感嗟乎文之難言也久矣通海趙城巨與
書於大梁藩署
巨輿先生題辭寥寥百數十言中寫海嶼蓬萊奇離
極矣非此境不足狀羅青堂文品也絕去人間烟火
雲中雞犬皆仙世之有盛名撥魏科者必不造斯境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五

然亦未易造斯境也

題滇遊紀程集

陳沆

自京師抵吾滇水陸之行幾萬餘里。歷豫楚通道轉踰
貴陽窮險數月然後至名都大邑山川之勝至於故宮
危橋殘碑斷碣前人之遺趾不可以一二計蓋宇宙之
觀備焉余困諸生未獲至也則具以問鄉人之試禮部
者惟吾友王子疇五言之甚詳能寫之以詩其餘有再
三至而不能道其概者矣然後知非有心人縱遊萬里
其爲封固而狹隘如故也東園孫君濟南名家子於今
司寇新城先生爲中表幼行以癸未從吾師菊思先生
來滇余與偕處久其爲人樸質而恭謹心許之最後出
囊中紀程一卷請余序余觀東園所紀固吾鄉人所常
往來而東園之行又與使節俱驛遞星飛路無停轍其
於奇勝宜不暇以詳乃能窮搜博採盡之篋笥雖以潛
深伏奧足迹不足數百里如予者涉於目如與東園同
驅策上下彷彿想見其處蓋東園之有心探奇如此亦
異矣哉新城先生海內風雅宗主蜀道南海諸集於甕
弔古人刻畫物狀奕如也東園歸解所得質之先生邀
騷人之題咏以傳之聞人好事者之口則遊也庶乎其
不虛矣

凡作遊記遊詩須令讀者如同驅策上下彷彿想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其處要惟有心人乃寫得情景逼真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九

翻駁處得
荆公孟嘗
君傳神髓

題張忠定傳後

陳沆

張忠定復之宋之偉人也。其歷中外卓有聲績而清名亮節尤為一時之冠。韓魏公墓表及朱子言行錄所載均非尋常所及。雖以冠忠愍之賢亦且服其規切。希夷先生稱其於名利澹然。洵不虛矣。南豐作傳不見表揚而未復有營產浸凌之訾。豈韓朱之言不足據耶。宋世小人喜造無端之謗。忠定曾上書欲斬丁謂王欽若之徒。安知非此輩之媒孽也。史臣據之以立言夫亦誤矣。讀史者知人之學也。馬班而降史較難讀亦立言之多悞耳。存菴先生于張忠定反覆參証可謂善讀史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而示人以讀史法矣

春秋責備
賢者之意
香光復生
亦當折服
他人特休
于盛名而
不敢議耳
作者因文
墨之士畧
同故以松
雪為誌非
竟將香光
下等之松
雪也讀者
當辨之

題董文敏蹟後

陳沆

董文敏在天啟初為宗伯首善書院碑文係公書丹計其年已老而御史方之翰榮封勅命在懷宗六年亦出公手諒公之壽必極高而前後幾載元黃交戰之際曾無纖毫掛議或者容默自全無矯矯風節故曰文墨雖高所由與技藝等矣子昂之在元亦然豈文墨之士類如此也可訝也夫

尺幅中極層折頓挫之妙茫茫六合遙遙千年畢竟是氣節豎得起耳

史列文敏於文苑於其官南禮書後則曰時政在奄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暨黨禍酷烈深自遠引踰年請告歸是於明哲保身之義則得矣存庵以大臣事君之道望之文敏其何說之辭

不昧古人
方能讀古
人書古人
方許讀其
書先生真
姚倪二公
知已

題薇天集後

陳沆

宋人制誥以曾子固蘇子瞻為最明人之作所見惟姚孟長倪鴻寶兩先生倪之奇崛古健語語驚人亦多晦澁不可解處就中光怪陸離驚心動魄者如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數篇真奕奕有生氣至姚則高華典貴中時有天真爛漫沁人肌骨之語較之倪公奇古處似不及雅瞻則過之恐從前作者均未之逮也姚則薇天集二卷倪則代言集二卷余於都門市肆殘帙中覓得珍惜之不啻球圖矣

似史公合傳論贊筆亦奇崛古健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書周岐山先生孝義傳後

余應祥

岐山昆明人傳之大畧言岐山父某偕妻嚴氏避兵而南為賊逼嚴氏囑其夫保身為嗣云云遂投嚴死其夫至滇復娶袁氏生岐山遂死袁氏撫之傳中所言岐山事袁母孝行及他立身制行之善累數百言論曰有子云孝為行仁之本岐山先生事母其仁肫肫如是立身制行間挹而注之有餘也方嚴母之臨難屬其夫以保身為嗣者成其志也岐山之事袁母即所以事嚴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嚴母錫之與峭拔謹嚴結處一語萬鈞孟堅以下不能也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以自問難
起層層轉
折逼出問
之已不可
欺醇儒學
問循吏事
功譎然言
下文境頗
臻昌黎之
深南豐之
厚

可以自問軒跋

余應祥

乾隆丙寅構小室於定南署內西偏以為公餘宴息之所桐山方君為予署其額曰可以自問嗚呼自問難哉公非予焉知予之可以自問者公能問予於明廷而不能問予於爾室予且兢兢焉自問於處心積慮之微而未能以自質也予且惕惕焉自問於立身制行之際而未能以自如也予且汲汲焉自問於所以答此四境之中老者長者幼者士者農者商者賈者鰥寡孤獨廢疾者其果家給而人足家喻而戶曉焉而未能以自慚也問之人則可欺問之已則不可欺也嗚呼自問難哉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惟知自問之難此公之可以自問也公任定南六稔並攝篆石城龍南刻刻以愛民為心力勤庶務為同寅輩羣推此子之所以顏其室也而公且歉然則公誠可以自問哉寅愚弟桐山方求義識
定南隸贛州治距郡四百餘里萬山叢雜界連粵東險瘠之區夙稱難治乾隆四十一年間因改縣為廳移駐同知專理時子承乏其後蓋距公幾三十年矣父老猶頌公德政娓娓不輟鄉社間歲時伏臘且有曝牲雞卜以羞公觴者噫何修而得此及讀公可以自問軒跋知公之所以答四民而哀此焚獨者其經

營措注必能有以自憐故遺愛至今存也而其兢兢
惕惕可自質於處心積慮能自如於立身制行者不
更可識哉鄉先達中如公者真令人與有榮施心折
而志爲之勵也已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新秋月定南
廳同知朱昕謹識

入手先題
生香便有
主腦商訂
斷簡餘墨
遠山一角

次序排山
與生香交
情又序已
與排山交
情以叩金
石文字句

漸漸引到
題披是何
等經營慘
淡

山陽吹笛
一往情深

題朱排山先生所藏陳生香臨涪翁大書後

周於禮

余以末學。從生香先生遊舊矣。庚辰後。先生客汴。余玷
塵京師。得前人斷簡餘墨。郵筒商訂。無虛月日。憶先生
寄余詩云。誰知古人意。恨不見今人。其尤極引掖之盛
心者矣。武林朱排山先生。生香先生齊年老友也。垂白
訂交。唱酬十載。讀排山小集。生香實序簡端。情深而文
明。詩人之旨。如斯而已。歲丁酉。余假滿入都。道浮光山。
青泉同譜。作牧茲郡。先生就養郡齋。因得執年家子禮。
修謁先生。時年八十有三矣。一刺甫通。扶杖攜幼孫出。

相勞苦說。命酒心遠。堂語不及世俗間一字。叩金石文
字。余以孤陋所見。聞對。則爲辨析疑義。有歐陽永叔黃
伯思趙明誠諸公所不及者。更語余云。漢唐殘碑。埋西
嶽金天廟。敗垣茅茨間者。不少。近聞 諭旨重修。得一
好事者。梳洗而出之。亦千秋快事也。時余門人張生邦
伸亦惻末席。余顧而語曰。如先生所謂大雅扶輪。耄而
不倦。匪獨後生小子宜增景行。抑亦上壽之徵。視此矣。
清歡未闌。剪燭話舊。乃出生香臨涪翁大書。命題。余於
生香幸託末契。所收不啻盈篋。今再入仙源。終歎凡骨
而生香下世已六年。回念平生風義。淚盈盈欲下而未

27 B.

為優孟衣冠痛下針

敢懼重觸先生故人之感也。至此卷臨摹古人與自運小別。正惜其太似耳。余竊有一言曰。於似與不似之間。見古人。昔書生香卷後云。能以我法行顏法。又云不為法用而用法。均此意也。唯先生進而教之。敘次諸人諸細瑣事及題跋書法有經經緯緯之妙。而精神聚在出生香臨書命題一段。惟性情真摯。故見其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落筆嚴重
正為寫米
公德政張
本

先就順郡
時勢虛寫
一段立竿
見影

堂中樓閣
即為後出
館志張本

運實於虛
純以唱嘆
取神

書太守米公書賢館志後

杜宗甫

宗甫字未詳順甯人歲貢

米使君璵字三岳隸順天籍原陝西安化人順治十六年平滇後簡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為萬里天末蒲蠻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三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其奈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蒞此邦安望男耕女織戶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為立傳然殘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其書文歷歷可誦也郡之育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自大梁來甫下車即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存者皆茫無以應宗甫歸而搜諸塵封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瓊無為館師所為興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即瑕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畧指陳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擡高瑕無
身分善於
烘托

平淮西碑
不似昌黎
之舊人將
並疑裴公
矣以人証
文以文証
事絕大議

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為百
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為蜀中名孝廉。官粉署郎。當勝
國之末。放浪遠遊。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
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就也。又肯以閒雲野
鶴之身。為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
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
溢美於公者。即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也。爰以館
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蒲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
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如讀永叔崇文總目序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三

入手三行
援証即該
得一篇文
字是謂爭
上流法
提出不仁
不孝四字
層層洗發
有識者已
知其謬矣

沉鬱頓挫
極力盤旋
總是為起
處鐵案作
注釋

一面鞭進
一面撇開
一落乃千
丈強
達人舉事
真足以扶

題楊林魯氏先塋志

倪 蛻

周禮。春官墓大夫。使有司。地。域。孟子曰。死徙無出鄉。是
古人各於附井之區。給日葬地。所謂邦墓之地也。者。固
死而即葬。無有陰陽之忌。吉凶之擇。是以古無不葬之
人也。逮邪說興。而不仁不孝者。充其貪。憚。謬妄之心。挾
此術以求食者。又皆冒昧陰賊。怵人以禍。患。陷人以榮
利。一切取未來不可知之數。用以構人骨。月。駕為妨礙。
黨援索賄。苟有以中其欲。則利害祥妖。山向日辰。惟其
無稽之言。是逞。否則煽惑出之。宵人疑畏。生於暗識。而
天下遂有停喪。覓地。或殯於堂。厝於野。朽蠹飄零。數十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早

年不歸淺土。竟致水摧火燬。終於不得葬者。有之矣。嗚
呼。仁義之道。微邪慝之心。作忍欲舉父母之遺骸。博子
孫之休蔭。藉令有之。亦已獲罪於天矣。況其必不然者
乎。諱此不特鄙陋無識之人。若此。即素稱讀書明理。而
亦篤信是事。芻靈偶馬。軒蓋充衢。費且不貲矣。乃竟引
而歸於僧廬道舍中。懸床附壁。曰。我以待善地之求也。
山向之利也。是何異舉而委之於窆。然而其類不泚者。
世俗之溺人深也。魯子幼孤。露自歸宗。即紀理其先世
塋墓。類者加之。以木土而已。無敢以陰陽向背。而有所
改易也。其未有石者。皆選勒之。冀垂永久。又作先塋志。

消納上文
更進箴規
極樸極厚
古香盎然

錄其地名山名以及基址丈尺並錄所葬者生卒年月
官位名諱都為一圖俾子孫奉之以為法守不亦甚懿
矣哉新安倪先生曰魯子所為彰祖澤也廣孝思也循
古道也無溺志也今之賢者囊橐小裕輒狹小前人制
度而於房宇墳墓不能無所動作而魯子不然抑亦可
以為賢矣但我於言論之際竊聆其繁於口吻者猶有
風水之惑存焉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恐其逐流而不返
也故歷陳世風之弊如前所云者而深勉之

詞嚴義正足破羣蒙有功世道不淺韓蘇之遺也
近世惑于青鳥家言而停棺不葬者東南大省為尤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聖

甚地方大吏不能禁仁人君子不能勸類風惡習最
為可恨安得蛟翁先生此作以風喻激發之耕唐汪庚

大手一段
可當春秋
左傳讀

岩陟處即
開後段文
字

沉鬱頓挫
中風馳雨
驟純是一
片神行
此進說於
人君之要
不獨敘在
川先生之
能文也
大落墨惜
乎先生不
遇又起後

崑山徐在川先生疏稿跋

倪 蛻

有吳君子曰在川徐先生明世宗時以明經薦隨上計
車入京師館嚴侍讀訥所時朔島交誼而東南尤劇歲
又數不登百姓饑困從賊苟活倭以溢多顧上下無敢
一言者先生代侍讀作疏上之世宗為免江南本年漕
米四十萬石民用再生世皆功侍讀勿衰云竊嘗考侍
讀在元撰侍從之班與份芳諸公旅進退非所稱能言
之士即世宗亦非聽言之主不知此疏之何以轉旋如
此之速也壬子夏五月先生七世孫用晦為和曲州刺
史奉先生手稿跡予受而卒讀乃慨然曰先生之立言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聖

有道矣當是時也世宗方從元任姦觸其忌者死徒立
至又趙文華正視師吳越民益困制撫大吏俱屏息不
敢出聲苟其疏稿中一字或及則侍讀必不敢上即上
矣事必不行先生乃故迂迴延緩漸而至於慘惻悲傷
而終以和平懇款出之歷數已被之恩而不必猜之於
元祐亦悉陳師徒之橫暴而不必斥主帥之非人遊其
樊而無感其名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以是侍讀遽上世
宗驟聽不浹日而恩膏徧於列郡矣于是知先生能以
堯舜之道事其君者也能以饑溺為己任者也而惜乎
先生之不遇也嗟乎士君子抱道賣志亦欲效尺寸之

段慷慨議
論
同是天涯
淪落人相
逢何必會
相識白太
傅青衫非
為琵琶濕
也

用以行其所望。至不幸而托於館賓。顧念民物。憂心焚
如每望片言之采。庶幾有以濟斯民。而竟有終身不
可得於人者。則又深為先生惜。重為先生幸也。今用晦
生盛時為邦伯。有民生社稷之計。所謂得操一捶以為
御較之先生。蒿目時憂。乞鄰調鼎者。相去懸甚。詩云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此册也。手澤如新。千秋可照。豈惟楊
室之流環。抑亦魏徵之遺笏也已。

史稱嚴文靖疏陳民困。帝為感動。蠲貸而不載。疏詞
讀此文始歎在川先生苦心為難能也。文靖立朝一
生謹畏小心。又嘗典銓禁私謁。慎擇曹郎。務抑奔競。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聖

振淹滯銓政一新。然則文靖雖非能言之士。而能陳
善於君。絲厥生平。其亦異於諸青詞宰相矣。

集名快詩
亦快以詩
題詩快以
集中之詩
為我詩即
以我之詩
概集中之
詩更快此
是蛻翁快
文字

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倪蛻

此選本驚天泣鬼移人。亦是古今來未有之創見。宜乎
世盡寶而傳之。然余嘗取三詩。謂可概其三集。昔在汝
留羅山縣。劉霞莊秀才案頭。見無名氏虞姬詩。曰君死
兮妾不獨生。妾死兮君不獨死。得天下失天下亦小事。
彼失節如呂雉。有天下者不能治一女子。江水潺潺。白
石齒齒。妾與君來會於此。是驚天之作也。又高適節婦
詞。曰誰言妾有夫。中道棄妾身先徂。誰言妾無子。側室
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纒。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
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是泣鬼之作也。又沈君烈
夏月詞。曰佳人夏午簾如波。佳人無汗驕輕羅。郎狂散
髮投懷多。妾心憐慣不能詞。為郎手挽雙鬢螺。別有憐
郎奈妾何。風響槐涼似人蹟。拒郎歛坐顏微赤。是移人
之作也。此三詩足當二集。與否讀者當自得之。

創格奇文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七

題跋

聖

開口便自
不同名太
好題詩信
非俗語
可為效實
長沙痛哭

又放活一
筆

此是確論

妙在從自
已寫照亦
曠達亦沉
痛
翻若驚鴻
矯若游龍

書程鏐江詩後

倪蛻

官不必以詩傳。而詩則必以官傳者也。何以言之。漢魏以來。元明而上。詩人頂臂相望。而傳之軒冕臺閣者。居多。其間布衣章帶之士。以詩傳者。百不一二。是豈草野巖壑中。無天籟之隨風。以自鳴其逸興者耶。夫亦顯晦之數。隱見因之。人顯則詩亦隨之以顯。人晦則詩亦隨之以晦者也。昌黎曰。愁苦之言易好。歡娛之言難工。廬陵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耳。以此觀之。傳與不傳。顯晦之數。似又不足以定之。何耶。鏐江程使君。吾中表兄弟也。牧姚州四年。以內艱將歸。忽追蛻蚪時事。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七

題跋

學

被論故事倉儲填補足。仍得還原官。鏐江因遣人歸。廢舊業而償之。於是身寄蕭寺。秋來悲人。既深北堂。護草之悲。又多南國。猿之戚。凡有所觸。托之於詩。有卷裏然。因以示我。嗟乎。詩人少達而多窮。即昔之詩。以官傳者。亦大半是牢騷激楚之音。今鏐江詩。固窮而後工者。况官至刺史。亦云榮矣。詩工而官榮。則雖欲不傳。其可得乎。我窮人也。澹無世好。獨喜讀書種花。雖蛻寄萬里外。乃有花萬株。有書萬卷。揆之人事。可云不窮。往往為長篇短章。自言其志。以不窮故不工。且又青袍頹老。未嘗有官。夫以不官之人。為不工之詩。其不能如鏐江之

總是用筆
曲折而有
含蓄之妙
耳

必傳也明矣。雖然傳與不傳。工不工。豈盡由於顯晦之數也哉。

語意亦不免牢騷實樂。獲先民之文也。

昔人謂詩之傳。有二有力者。則門生故吏揚詡而出。至飛卿義山輩。當時眾議交攻。卒能傳於後世。則詩之力更大也。蛻翁此論激烈之至。然以翁不遇終身。著作又未能卜後世。如飛卿義山之傳。宜以他人酒盃澆冑中塊壘也。

滇南文畧

卷二十七

題跋

學

滇南文畧卷二十七終

真南文畧卷三十八目錄

墓表

明

雪山大夫墓表

董母尹氏墓碣

敬庵先生墓表

張冢婦墓碑

官慶士及宗孺人墓表

給事中卯山楊公墓表

叅政萬公阡表

真南文畧

卷三十八

目錄

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國朝

南和令繆疑元墓表

孫節婦墓表

高祖端毅公墓表

周大夫萇卯墓表

任墨樵墓表

楊暉山墓表

王孝子墓表

宗迷羅公墓表

張含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李元陽

包見捷

潘一柱

王思訓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傅為訖

居於禮

文母劉孺人墓表

錢澧

真南文畧

卷三十八

目錄

滇南文畧卷三十八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趙州趙

頌東字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永北朱

蒙化張登瀛翹借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萬寅光旭東校訂

南甯陶中鈞元治同校

路復遠一來

墓表

雪山大夫墓表

張含

大夫名公字恕卿號雪山木氏以金紫貴臣世守守事於麗江厥郡滇西雄壁也大夫夙負其氣越稟儒性童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一

牙不為兒戲瞠儔而逸醜焉讀書千百言過目成誦洎長不資師友講習而與典蹟義罔弗洞悟人皆稱之曰此天才也洎顧藩翰控拓之任而雄冠萬夫雅凌前哲凡都會世祿者莫與之儔焉適乎其翹矣此蓋木氏守守事幾二百禩為臣克忠為子克孝積深而報淺焉乃山祇毓禎灑氣邕達奕代貞誠百靈擁衛篤生英俊光紹前烈而垂則後裔矣是故著其忠孝之行則人無聞言而奉公憂國也著其禦守之績則樹勲金榜垂名鐵柱也著其威武之揚則胸中之兵甲而西賊之膽裂也其詩學之工則泣鬼神驚風雨振風雅薄漢魏也祀

曲陽勞通

先則祠宇曠遠而神安俎豆精潔而時備正家則虛儀由禮而不專矩範崇嚴而有度慎守封疆而磐石鞏固精操戎旅而帶礪雄威若其蒞政臨民觀萌逆謔鑑定法嚴雄斷靡滯彼翹明鬪智者其術莫騁詭辨墜言者其業靡將是故邊隅胥靖而土奠之眾弗克如其境燈梯成俗而編齊之講卒以闡其風大夫嘗自有言曰吾之才也無大過人者獨吾之性也則大異乎人焉吾好儉而惡奢也好抑而惡矜也好功而惡伐也古語有之留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斯言也吾拳拳服膺而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二

同時日忘也於戲儉而不奢檢身治家之要也抑而不矜修身葆德之樞也功而不伐保身處貴之機也為政之道莫大於是莫大於是故聲光燭照譽美星懸聖天子親灑宸翰以輯甯邊境字賜之木氏奕世之盛益滋以大乃嘉靖癸丑疾終正寢享年甫耳順候也孰弗稷然與喟然劇曰大夫壽止於是耶胡弗躋上壽曰胡天道無知而施報之爽耶含聞其言亦駭然異盡然傷曰云茲然乎云茲然乎夫壽其躬與壽其名孰大孰小壽其名與壽其世孰重孰輕且也大夫忠孝之名超於四際詩賦之什振乎五山況端峰君性資靈穎而才華

雋逸上克肖父。紹述濟美。世益昌懋。大夫願嘗見端峰君之有孫而稚。與端峰君趨庭聞詩禮之教久矣。若是大夫之名之世。將歷千禩萬禩。而榮顯於無窮矣。孰謂非上壽哉。含以翫。踈蕩於大夫乃同心而石交焉。苟誠不通。則交不同。中不孚。則聽不入。是故通而孚。乃誠而固。有以也。茲也。修辭闢奧。以發潛德之幽光。無扛鼎之筆力。亦情之所極。謹闡大都表諸阡云。

麗以則密而疎

勿法結構
得力於左
氏固已妙
不浮夸而
謹嚴

董母尹氏墓碣

楊士雲

叔母尹氏。有完節。可以風也。叔父董公病革。與檢庵伯父樸庵先君訣。既呼叔母曰。若能有栢舟之志乎。當矢予。叔母拔髮跪曰。所不如。遇命有如此髮。公曰。子曠目矣。復何言。後果有奪志者。叔母奮曰。死者其忍負乎。拔髮之言在也。聞者愧沮。竟養姑育子。見公地下。不食其言。可謂完節矣。嗚呼。今法令所彰者。非若人乎。泯沒草間者。無若人乎。獨若人乎。可以風節也。叔母諱桂椿。考仁生天順壬午四月初二日。卒正德乙亥五月十一日。合葬於公子士賢孫啟肇辰孫女玉簪曾孫孫衍曾孫。

女朝京士賢刻石於墓。士雲曰。餘可畧也。謹書此為碣。婦節為重。如此已足。不朽餘誠可畧。文尤能畧。

敬庵先生墓表

楊士雲

我先生董公諱璧字連城號敬庵學者稱為敬庵先生考諱銳妣董氏本趙姓外祖諱繼先無子以先生後因姓焉幼穎敏祖甚奇愛之命稟學於先師令揚公廷玉公師道尊嚴少許可獨稱先生初為郡弟子員巡按蕭軒郭公叩之大異其文遂名動士林成化丙午領鄉薦一上春官弗偶弘治丙辰中乙榜以年限銓署蒙化訓導事為祿養且期再舉在蒙模範科條動則古人士咸有造壬戌再上春官弗偶甲子罷教諭蜀之富順教法如蒙士益咸有造部使者以優異聞正德癸酉擢知保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五

甯巴縣無何巴為州改夔之太平太平新設在萬山中流冠淵藪大軍甫戡定特縣綏之時瘡痍未瘳荆榛滿目公私赤立庶事草創先生摩撫經營日不暇給既而居者甯流者復梗者熟化者構整整聿為完邑又以優異聞更知青神青神繁劇悍胥黠吏為我民蠹要官勢人又掣肘焉先生壹意撫字力為繩抑民甚宜之不便私者莫利焉先生屢請謝事當道慰留之嘉靖甲申以秩滿乞歸抵家明年乙酉夏大旱躬率鄉人積精走禱三日大雨霑足眾比之東先生云倏遺疾以六月十二日告終享年六十有三嗚呼先生之德之才獨可師二

庠牧三邑已乎小試焉爾而輒有聲士雲蚤立門墻見其博探約取而文學富氣和貌溫而充養粹志潔行修而操履端念厥祖事厥考而篤於孝愛厥弟而篤於友仁宗族交朋友禮鄉黨睦而信讓茲豈復如先生者乎出而事君又為良師牧如此其所謂有德於民歟而可祭於社者乎配楊氏先卒繼劉氏亦卒子二人楊出長範次節郡學生克承家學後先生三日卒可惜也範以是年後十二月庚申奉葬於弘圭先塋其邑里世次如家禮刻於誌石某謹為表以揭於先生之墓以慰學者之恩以告於後之人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六

勁氣古質後幅尤嶺密不漏不支

張家婦墓碑

楊士雲

能遷舊習
女中百無
一二

子友鄉貢進士張愈光以書來曰含妻盧氏亡矣願丐碑銘且為狀曰盧氏雲南都指揮充叅將諱和女也叅將才識雄峻連有機辯滇人一口號貴富驕盈家然知讀書識字內交吾人吾翁司徒公為吏部時求兒婦於滇卜盧氏得咸聘之既笄東歸吾母夫人時在永昌見其妮妮晏晏喜曰可為家婦矣又恐習驕盈家氣必嚴以端之吾翁轉南戶侍夫婦往侍翁喜且教之曰女姑謂女染驕盈家氣然乎唯唯愧悟蹶然頓改舅姑乃咸喜曰婦非復貴富驕盈家人矣西還以千數百指難一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七

居下鄰宅俾居之命曰兒慎爾居惟興覆在爾躬念哉夫慎婦弗慎弗婦滋哉夫婦奉命惟謹較侍左右益敬含好施樂交吾妻盡市裝資之飾以助無難色賓至亟為具以竣未嘗苟甚惜百物飲食不擇淡薄衣服無絢綺自嫁過門僅再見姻婦睨覩詰詰亦覩甚悔幼染武弁家氣噬臍不可復也生女一妾生梧梓二子字之均一梓孩病瘡膿血穢不可堪躬摩爬搔洗之勞恆以手枕籍之否則恆喧不絕手痛不敢移左右臂中寒陰雨輒痛遇外內族卑尊敬已秩有恩禮人咸多之含廿年病肺賴勤家承而不專適因含遺屬疾驚寤乃亦病焉

情詞悽惻
令人叫絕

夫軫之強事事畧不床枕一日劇遂卒嘉靖丙戌二月壬午也年甫四十有二舅姑臨之哭曰今婦非昔婦二子哭之痛幼者幾欲絕曰吾母字兒與梓如吾姊也妾婢僮僕哭亦痛曰主母約躬而豐吾旅且恆也含坎壈場屋遺之以肆未得一日貨念其頗修而天而終賤而絕可哀將以是年月日葬郡北之阿夷山先祖考功公手穴地也願丐銘碑圖不朽子稔耳盧之賢知愈光之狀核也遂書為碑銘曰
娟娟柔質學於舅姑克稟厥訓宜其室家濯彼昔染肆成令撫碑阿夷者家婦之墓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八

通篇覆述本狀以寥寥數語弁綴成文於誌中別開生面銘亦古淡此陳存庵所謂敘述母德尚樸率更覺大雅者承而不專四字堪入列女傳
古致厯落幾於繪水繪聲

官處士及配宗孺人墓表 楊士雲

弘治甲子月日處士官公卒年七十有五越三年為正德丁卯月日葬日遊山之陽庚辰十一月八日配孺人宗氏卒年七十有二以明年辛巳十二月十九日祔焉其子恩狀行以書來乞表墓石走時宅先考憂諾而未成也嘉靖癸未走釋禫恩踵門來遠曰前請願矜昇之遂為之書按狀處士諱清字尚公江右臨川人祖貴於洪武中成滇定籍於蒙父仲母楊氏處士剛直寡諸負志氣有謀斷奮自樹立不籍先業屏華甘泊底成厥家性志孝蚤失母奉繼母吳若生己者雖弗被愛弗怨繼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九

出諸弟咸豐私賞處士且推父給己者讓之諸弟雖或已而友愛益敦教諸子惟務耕讀每親禮士儒以為觀示居恆教之曰人以信實為本無易言第一義也汝曹勉之羣居有稱人之過者輒厲聲曰此非吾所樂聞也輕施子不計多寡凡有貸不顧責其償貧甚者燔其券少年勤事者免息助之樹藝之隙時蓄鷹犬愛其雄健非荒禽也其行誼風致類如此鄉評雅重之宗孺人諱妙延蒙之令族端明惠柔佐處士以道協力治業彌老不倦乎勤事舅姑備敬養一味之甘非先進不嘗甚當舅姑意處姊姒動以和讓無後言生子皆殤不育為處

已友愛益敦善於立言

雖弗被愛弗怨雖貳

收合有法

士置側腹咸善視之孺人後生二子皆成立人以為容德所致聞古有賢母若三遷斷機者每以語子曰吾雖不敢望若人而欲汝成之心則今古同也庶子愈小入蠻方音耗罔聞屢物色求之歸給以贖勝頗弗類必求良婦為輔諸庶女亦必擇良士而厚歸之無異已出也下至臧獲被其恩外至鄰里絕乏者多沐其惠其懿行淑範族姻皆取則焉嗚呼處士之所以厲其躬刑其家行無間於內外者實伉儷相胥以成之也矧教子之篤畏曰應授家政次即恩遣業儒厚其師友之資而勗之成則昌大其家而為親之揚顯者可矣處士孺人亦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十

何憾於九京哉走雖不獲登堂挹德然葉榆與蒙相望咫尺耳其賢稔矣而恩之學行卓然足徵家教其稱述先行又辭核而理可據皆法之所宜書者是為表

簡古有法度 按部序來處士孺人之賢自見

真人品真
文章洋洋
灑灑步武
安詳每讀
一過但覺
情氣逼人

給事中弘山楊公墓表

李元陽

點蒼五臺峰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講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既為誌於元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亶亶。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以相傾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塵。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非教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續前三日。陽夢先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十一

生來為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與懷瞻昔。履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矧以汝推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引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人。上春官失意。乃游太學。同舍生曾確。為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一言孚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益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知不可以口舌爭。勉強應試。雖屢蹶場屋。終不變其學。以狗時好。正德丁丑。登舒芬榜。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一

時同館。如崔如玉。以博洽自負。獨推先生以為莫及己。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積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飢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幕隘。貴官憫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風雨燥溼。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覺容。嘉靖己丑。太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

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朝不聞夕。閉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二舍。兵備姜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噴噴嘆賞。謂當世鮮有其儔。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登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迥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聞人非重賂。弗為通。遂閉關不出。

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
 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改尙寶卿
 先登亟辭於天官曰尙寶僚屬膏粱族也固非貧士所
 堪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
 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
 下尤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來仍坐小樓探
 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
 甘石星經枕藉弗去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
 劉公郝公林公巡撫都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謂先生
 負士林之重望爲一方之鉅儒不宜老於牖下有司勸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

駕輿服先生不應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
 愧遺輒面赤若對洗焉居鄉與物無忤一惟教行古道
 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餘粟僅能方耕以食
 視世之盱睢以取容董斷以足欲其賢不肖何如哉先
 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一號九龍真逸名其居曰
 乾菽齋生於成化丁酉六月十日世爲太和喜洲人姓
 本董氏其先有諱昇寶者仕元爲鄧州同知寶生高
 祖諱俊爲大理宣慰儒學學錄俊生曾祖文道文道生
 祖鑑鑑生考玆考之幼也祖姑董氏愛其穎敏延抱爲
 己子祖鑑弗難也許之因姓楊氏今贈兵科給事中母

楊氏同邑斌女鄉稱其賢贈太孺人妻楊氏同鄉鐸女
 族歸其善封孺人子男二人準模模早世女一適周吾
 爲孫四人應柳應胃應虛應井孫女三人楊東魯杜承
 勳王萬春其婿也先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
 正文以證胡傳之誤又訂尙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
 藁所著有黑水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
 經世書天文歷誌律呂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
 苑太乙皆有詩可證其門人方彙次未行

清介處可以爲法至衝恤復命萬里長途如在喪次
 非天性純摯不能亦可見踐履之一端矣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四

參政萬公肝表

包見捷

溥南先生者。吾滇之端人君子也。當嘉靖開歷官中外三十餘年。而以子告歸。歸又三十餘年。優游泉石。以交諸縉紳。所為誌銘狀傳碑述。繼繼其言之矣。一日先生季子幼。謂子潛然泣下。曰。先大夫之葬。墓木已拱。迄今尙未有以表也。自惟不肖且老。慮且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下。敢微惠子之一言。以標麗牲之石。予謝不敏。側聞先生少朗慧。有異質。嘗借書繙閱。一覽無遺。十九校試於有司。輒冠諸生。廩學宮。辛卯舉於鄉。又六載成進士。授富順令。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成安。

此段總括 其人生平 後再分敘

體裁極佳

選詞整義 精悍絕倫

滇南文畧

卷三六

墓表

五

令徵入為南京戶科給事中。考滿贈父懷雲公祚。如其官封母賈太孺人。七載出為四川參議。遷副使。遂晉廣西參政。甫三月。即上章乞骸骨歸。歸里。撫按五薦。竟不起。以壽終。年八十有八。恬然坐逝。卒未浹辰。督學采士民輿議。祀於學宮。始先生之令富順也。邑多豪。肉視單微。而簿書填委。猶吏舞文。先生一切以嚴破之。懲違負之姓名。裁冗費之里甲。尤能以片語。平富湖累年爭鬥。未決之訟。於是貴勢有力。昨舌無敢講張者。甚為剴端簡。公采參蜀藩時。所器重。再補成安。節操做富順。而才愈瑩練。表冠桂之循令。遷陳餘之遺祠。興學置倉。繕

遮屏而下 力非土流

不作頹柱 感概徐之

簡事

大有作用

具此議力 何冠之難 平

功既後原 文亦有聲 有也

滇南文畧

卷三六

墓表

六

城浚濠築堤植柳其上。人呼萬公柳。政聲為畿輔諸邑。最至今。二邑尸祝之。其任晉垣也。至管後湖。魚鱗圖册。無餘已失。公綜覈証今。歸故探盈縮源。而湖志成。尤侃侃談天下事。如官邪邊務。科舉驛傳。種種宏議。會內外計。則糾其卿貳昏庸之宜黜。辨某方伯操履之宜留。至劫柄臣子。倩試一疏。尤觸時忌。而竟以一麾。參蜀議矣。時巴渝歲累。疫大作。道殍相望。先生檄守令。多方賑。蘇所全活甚夥。又楚施州蠻黃叛。跳川東支羅坪。圍旁。原郡邑。致勤楚蜀黔兵。以討。先生贊謀督追。星火迫賊。繫頸詣楚軍門。降冠平。部覆敘功。拜白金文綺之賞。明年白蓮妖賊蘇麻子。朱國材等。嘯聚攻劫。大同間。人情洶洶。議修城設邑。粉如也。則請無過張皇。第大懸賞。格購賊首。赦脅從。而二賊卒就縛。荏苒然。播州流苗猖獗。幕府議勦。先生弗是也。竟單車詣涇潭。宣威德。意嘉與更始。播苗始知生全之樂。願自解散。報聞敘功。奉旨。降俸一級。會威茂香。費時聞。當事才先生。擢治兵使者。鎮之。甫蒞任。往香孟董。果以三千眾。攻保縣。羽檄旁午。先生慨然躬督將士。往援。乘夜燃炬鳴礮。聲言斫賊營。兵氣大振。已。嘿禱於神。天驟雨。河流漲溢。番彝弓甲膠解。遂望風宵遁。去其沉毅。有畧如此。先生在蜀。藩臬國。

補敘有手
法

跌宕多姿
聲音繞梁

小作關鍵
交情茂密

求忠臣必

於孝丁之

此一段補
筆處處周
匝

沉鬱頓挫
酣暢淋漓
確是西京
文

見薦錄諸所惠愛洽閭閻。學董著關若甚。為上下孚信。泊粵西左叅政之命下。蜀人泣送車軹不得發。而後其思可知也。抵粵振刷有聲。以議宗室。忤直指使龔某。恐見中。而遂初之志益決。因具疏以病請。詞甚懇切。銓議予致仕。歸年僅五十有一耳。而又非實病也。人咸以收身之早。而不竟天用為恨。於是粵諸寮友。屬石汀殷公。正茂。芳洲洪公。朝選。為敘贈。以鄭重其別。比於長孺之懇。不疑之厚。康伯之信。二疏之勇。僉謂知言。先生性篤孝。每念二親早棄。養抵里首營。肝兆松楸。蔚然歲時。治具集。請親窆。風墓下。依依孺慕也。澹泊自甘。不治生產。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七

無不達之詞亦無不吐之氣尤妙在蘊籍宏深

指者卒四跡之無所得。纖毫過而交稱甚有。就就於邱壑間。不惟不能瑕先生。而薦剡再三也。則先生出處心事。生平不以詭人。而人罕有測其微者。天下才華之士。進以揮霍。陟騰。退以矯飾。博名者。不乏也。則如先生之躬修篤行。誠足光人倫。而昭來禩者。是可以無表乎哉。子夙嚮往先生。日者有滇志之役。推為人物。亦職而又季。飭迫欲得子言。適奉命還朝。戒裝匆匆。姑撫其大者。以令後之式。隨道者。得以覽焉。先生諱文彩。字國華。號澗南。別號慎齋。以三子。就仕麻哈州。考績。晉封中大夫。妻何封淑人。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九

壁潔樸老中。尤饒氣韻。是學。韓昌黎。諸表碑銘。而得其醇。以肆者。然惟澗南先生。足當斯矣。

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潘一柱

歲丁巳冬外舅袁公埋玉有期。妻兄養沖以墓道之文見屬辭之再四。既弗獲已。愀然惻然。筆不得下。誠弗忍文公也。然恐生平懿美。遂至湮沒無傳。當有不得謝其賁者。則又奚忍弗文公也。按狀公諱炳。字著卿。先世應天之上元人。洪武中諱仲富者。以提舉遷金齒。遂為永昌人。仲富生顯。顯生景榮。景榮生準。準生機。稱達甫先生。是為公大父。自達甫以上。世有隱德。而達甫公尤其彰彰者。詳具表誌中。茲不贅。生子二。伯諱必選。仲諱必科。仲以子別駕公貴。封如其官。而伯以好義特聞閭里。

滇南文集

卷三十八

墓表

十九

彷彿薛包
人倫至樂
翁之為人
如是原於
天性未許
守錢虜知
而效之

產田則取其瘠者。房則取其僻者。曰吾奚忍與兒角乎。然兄之產後卒賴以樹植之。不居功也。居恆自言。吾有親可事。有田可耕。有子可教。於分足矣。杜門掃軌。栽花種竹。留心古名繪法帖。取古今諭俗警世格言。日諷詠之。於世事澹如也。內行脩潔。克自檢飭。慕陳太邱王彥方之為人。親族子姪。有弗檢者。必面相戒約。以是人人嚴憚。少或負垢。惟恐其知。公直自遠。不求苟合。即有銜其簡者。曰吾任吾天而已。何能挾媚道投人。好其質任自然。大端若此。親疎內外。問以急告。百方周給。不靳多寡。必滿其意。以去。或以貸請。無不委曲。以應。貧不能償。則焚其券。蓋棺後。感恩誦義者。紛紛泣下焉。父母之喪。拮据自盡。情文兼備。務叶於禮。寡嫂孤姪。不以相累也。兄嫂大故。尤毅然自任。必躬必親。俾逝者存者無所遺恨。及兩子已駸駸向上。有聲蟻序。而督責繩束不少假借。每進見時。凜凜義方之訓。若嚴師然。蓋庶幾恩義交濟。不以嘻噱易。嗚嗚者。生平有志於醫。驗方善藥。時時輟集。叩之立應。不計其貲。即奇症異疾。每獲捷效焉。曰吾期濟人利物已耳。豈以壘斷為哉。男女事畢。有世外之思。方尋別業。期于此中。翻貝葉。講無生。工作粗畢。一疾不起。卒時棺槨衣衾。皆其手自預備者。公行既長者。

滇南文集

卷三十八

墓表

二十

其於死生之際。又何達也。先是柱既仕。請於部以儒紳榮之。辭曰。吾隱者必隱者之服。始安自惟涼德。敢以冠裳爲炫耀耶。堅持不可。直至易簀時。方始成服。故以冠帶儒士稱。卒丙辰年五月初十日。距生嘉靖辛酉年二月初九日。享年五十六歲。配張氏。生子二。長嘉俊。增廣生。娶韋氏。貢生章必成女。繼娶李氏。廩生李守可女。次嘉運。府庠生。娶徐氏。廩生徐增女。女四。長適柱。次適丁養性。先故。次適祝維霍。次適朱新第。皆庠生。孫男五。長鎮。聘庠生陳希夔女。次銳。次銓。未聘。嘉俊出。次鑛。次銓。次銓。俱未聘。嘉運出。孫女一。嘉俊出。許聘沈嗣衍子。應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

襲指揮沈景遠。茲卜丁巳年十二月初十日。葬於白華山之陽。據言公存日。手自定穴。蓋吉宅也。外史氏曰。君陳之政。施於有家。向平之願。畢於婚嫁。達者之言。謂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耳。以吾觀于外舅袁公。何其懿行卓識。多有合於君子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門以內雍如穆。如可以觀政。乃居塵出塵。洒然有霞外之想。不賢而能之乎。至其讓善辭榮。自營後事。則齊得喪一死生。又令人爽然自失矣。此數者。足以自表見。況令子佳孫。森森蘭桂。尤足亢宗。俟世。則天之報善。未云薄也。系之以銘。

銘曰。胡豐於施。胡晉於受。不朽者德。不亡者壽。惟天有常。惟善無咎。有穀之貽。奕葉競秀。世業熾昌。本支繁茂。天道福謙。餘慶自厚。西山峩峩。北海泐泐。吉人之藏。視此岡阜。

儒士公爲典揆之先。太高大父嘗聞先君子述祖訓云。高大父上承鼻祖。以下至五世祖達甫公。懿行深自砥礪。以忠厚傳家。詩書貽教。屢世奉法。毋替蓋。歷明至今。四百餘年矣。典揆兄弟弗能亢宗。深懼墜緒。因從家乘中抄錄此文。依類附載。竊比述祖德之意云爾。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

文體老潔。醇樸可以闡幽。可以風世。後學昆明文鍾 運識

國朝

南和令穆凝元墓表

王思訓

母子至情
聞之酸鼻
流冠之禍
至此

穆公字凝元諱以貞世家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
沐公鎮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閥公
剛榜恩閭之孫太學生昌運之子也生三歲而太學公
歿母譚太孺人礪志撫育會明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
為賊虜擲城下伏溝中太孺人斷一手母子崎嶇血刃
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泣不已母至忍
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傳聰穎踰人又念母氏支拄
之艱益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噪未冠試童子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畫

及借諸生朋試咸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
避不仕逆平以不污偽命見錄詔授直隸南和令會
南和罹旱災民半流亡公求賑恤復大水以水災報大
更以甫經報旱格其議惟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
公勉從之旋奉恩綸免民欠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
虧掛吏議迄事白准補官然公自是決歸計不復出矣
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飲食不先進不
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歿公具節行狀呈有司入郡
志而未邀題旌終身以爲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
方期年登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一身之

利害畏法觀望至棄其官賴屬民資道路費始得歸

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時處之夷然公既不以是自悔

其妻子亦安公之貧無戚戚怨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

之古人非耶公長子士明從子學公游會城予與公盤

桓久見公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其仁心為

質見於言面宜乎無賢愚皆仰公為厚德君子公三子

皆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局亦軒朗公歿數年士

明遇癸巳恩科與貢舉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竟

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

音祠大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畫

於京邸求所以承公之傳者予未及為今年從子江西

學署請益勤嗟乎公之行自可傳不必予文之傳之也

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予者故畧具公行已歷官之概

俾士明揭於阡

愛親適逆忠孝之大節卓然

敘世系有手法

虛呀一筆隨手反振而入得勢

提頓有精神

敘母德細大分明筆極謹嚴

石屏孫節婦墓表

張漢

嗚呼。此漢外曾祖母節婦孫太孺人墓也。孺人今日見先人地下矣。攷前甲子舉人鎮江郡司馬楊公開泰孺人之父。孺人前已卯舉人威州刺史思順家子。前乙卯舉人光祐嗣子。有秩號錫所配也。錫所公為威州第六子。光綬仲子。上主嫡伯祀。生我外祖父申之。僅三年而錫所公卒。是時孺人齒甘有三耳。嗟乎。人世之斷續。其繫以人哉。令錫所公不生我外祖父。嫡祀幾不屬我外祖父。無孺人亦不能生而有成。浸昌浸大。至有今日。有孺人而我外祖父。毅然遺孤。乃得肆力學問。中康熙己酉科鄉試。再傳而我諸舅氏。穎、頤、頤、頤。嗣出。悉有聲庠序。又一傳而我伯舅仲子士鶴。康熙癸巳恩科。以第一人得解。蓋自威州以來。世系繩繩。文章科第之緒。亦未嘗斷絕。夫功莫大於存人。孤如孺人者。詎不為孫氏功臣乎。漢猶記少時。辱孺人愛最篤。目見孺人。諱言笑。勵儉勤。雖接子孫。必以貌御。臧獲井井有規畫。又聞孺人前丙子為未亡人時。前明鼎革。戎馬充斥。以一身辦催輸。持門戶內外事。不止米鹽。凌雜而教子極嚴。凡十擇塾師。學必精而後罷。迄今表墓。旌門典。尙有符。雖孺人人生不為名漢。以外曾孫。廁史館。編錄行實。俾其名信。

補筆周匝收得合法

滇南文畧

卷十八

墓表

美

滇南文畧

卷十八

墓表

美

今而傳後。則小子幸也。方今天子詔天下學宮立忠孝節義祠。節婦胥立祠。計我坪中孺人其選也。詎一人私言乎。孺人卒康熙庚辰年。距生前萬曆甲寅年。春秋八十七。聞孺人父鎮江公卒。齒亦如其數。鎮江蓋吾屏長者。以友愛弟昆傳。為鄉人所重。勿怪有女孫孺人以節婦傳也。

通體矜貴

高祖考端毅公墓表

張漢

原評
數語總綱

漢七八歲時。每歲朝拜先世三世像。其次象元冠朱襟。隆準修髯。對之戟。我如泰華。當秋不可褻視。漢拜而異之。以問吾祖。吾祖曰。我祖父爾高祖也。我祖性端嚴。如其像。生平苦學。毅然不少息。耄亦如是。課子尤嚴厲。不假辭色。以故我父忠介公。以進士起家。有學問文章名于世。漢比長。先大人訓課。亦言必稱高祖。爾是吾祖嘗詳為漢言曰。我祖諱煜。然字有光。號南汀。幼學時質遲鈍。誦書史。凡數百過。乃能記。記便不忘。會吾屏梅衝孫先生來。吾村講學。我祖從之遊。每課時文。為刈蔓就潔。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六

墓表

三

原評
至言

文乃善。年二十餘。乃入邑庠。為諸生。尋食廩祿。屢蹟秋試。不捷。乙亥年。得應歲貢。士入都。廷試。歸。課我父文益醇。丙子鄉試。我父以第六名得解。我祖謂之曰。爾姑勿上春官。計庚辰。我當得訓導。爾偕予北上。三年復督課。較諸生益勤。功稍弛。猶怒欲撻。記。每曰。獨子不成。不如殄吾嗣。孝廉不淑。玷吾門。甚於白民。我父爰是益力學。三年。侍我祖北上。我祖銓注得江西分宜縣訓導。我父試禮部報捷。末年。餘我祖以李太淑人憂歸里。時我父以禮部精膳司郎中。除四川敘馬瀘兵備。僉事。道亦歸屏。襄葬事。乃就任。末年。餘我父亦以章太淑人憂歸里。

原評
一東

是年乙酉。吾生爾伯父。逮我曾祖美材公在堂。齒八十有六。五世一時。郡邑人傳為盛事。閏三月。美材公卒。我祖自是謂仕不逮存。隱居不復仕。十二年。而我父卒。我祖益杜門謝客。不問戶外事。日督孫曾兩世讀。詞捷尤厲。年且耄。猶執卷就明。不少暇逸。今所遺書史。鉤乙塗。鼠叶音註釋。手澤亦具存。兩母弟甚友愛。教訓亦嚴肅。生平動必以正。笑言不苟。每面折人過。而曾無藏宿。蓋得天之貞者歟。我祖生明萬曆十一年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子時。距康熙二年甲辰前六月二十七日。子時終。春秋八十二。以我父貴。誥封中大夫太僕寺卿。配我祖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三

母章氏。生萬曆十二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申時。卒崇正十七年甲申十月二十四日辰時。得年六十一。誥贈淑人。舉一子一女。繼妣李氏。誥封淑人。無出。後我祖十三年卒。章淑人固諸生女。幼識字。且能書算。治家復有條理。我祖諸生。家固貧。不事生產。內外一切家政。無纖巨淑人身肩之。以故我祖得縱心閒學。講貫無虛日。淑人且強督力。桔槔七尺。能耑舉。達渠道。溉田禾。每家治釀。率夜分。臨渚上。督媳婢淘米粒。乘月出不火。月下山將曙。乃罷。率以為常。每歲夕。為人治衣。率女媳諸人合製。一夕必成三四衣。不苦其倦。生厘我父一子。幼時晝

咏嘆上文
氣勢酣足
深情綿渺

飲以乳。卽置具臥後園竹中。呱呱不子。抵暮乃懷抱入宿。比長。我祖教過苛。不以慈母愛少爲曲護。方我父成進士。家且貧。及出仕。得叨升斗。方欲盡一日之養。而淑人遽以病不起。我父生爲人子。恨直與千古俱長也。嗚呼。自古國家之興不獨世德相承。繩繩有人也。亦母德茂焉。淑人佐我祖起家。至有今日。我子孫安享其成。先世勤勞。都不省記。將覲然無以爲人孫子。我先大人亦嘗語漢曰。南汀公可謂德之有恆者歟。夫所謂恆者。象字立心。如一日以南汀公好學誠篤不劬積而有成。卽以釋道家言亦當苦行成仙佛。況講道論文之事。乃至

真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九

於今吾祖。吾父俱厭世去矣。先德奕奕。無人傳誦。予小子竊惴惴然。恐久而遺忘。乃表墓石。俾世世子孫銘刻於心。以爲模式。且總公生平私謚。公曰端毅先生。

吾師詩文盛名在海內。思高行潔。尤後學山斗。讀此篇知高曾遺則有自來也。文真筆雅。潔誦之具見孝弟之性。受業桐城胡宗緒識

追維先德。低徊唱嘆。懃懃懇懇。直從肺腑流出。文之最能移人者。夏邑宗後學張日珩謹識

原評
陡然而起
以龍逢陪

原評
警勿

原評
仍轉龍逢
轉到袁弘
又以孔子
重

原評
仍雙承

原評
又應孔子

原評
仍結龍逢

周大夫袁弘墓表

張漢

士世無所謂忠。叔自夏龍逢始。自是以還。殷曰比干。周曰袁弘。漢曰關羽。各專一代。唐宋而後。忠臣益繁。張巡許遠。顏真卿。岳飛。文天祥。諸公。指不勝屈也。至有明益盛矣。嗟乎。忠之盛國之衰也。忠臣之作。其在亡國之餘乎。而漢又謂臣不幸而忠。忠臣之傳。亦有幸有不幸。以吾所見。比干墓。關帝冢。及所聞西湖岳王墳。有土如陵。祠廟亦巍然。人世。叔如龍逢。墓寢替俎豆。亦維缺或踵而訪之。樵夫牧豎。躑躅其上。耳久之。墓將不復識也。又況學樂於袁弘。如周大夫者。尤孔子所禮事者哉。

真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九

我今弔望大夫之墓。於是喟然而長嘆息也。考龍逢墓在河南郡西之靈寶。袁弘墓在河南郡東之偃師。偃舊有碑立於道。詢墓又去道。臆計可三里。在北邙之南麓。土人相傳曰。袁弘墓。卷然者。一杯土耳。予竊又懼及久而迷也。爲葦石置墓下。而於道別置一石。爲題詩數言。非曰詩也。爲路人告其墓耳。世有欲謁其墓者。循我題詩之石而北。可以得墓。夫世人誦法孔子。過其地。未有不欲謁其墓者也。至真卿許遠墓。亦在偃。予將次第修之。龍逢上古之叔。忠祠墓不可廢。靈寶多令。已諾吾言。成吾志。待吾志其墓焉。

懷舊補缺循良事也可想
盛世之政聞

滇南文畧

卷三六

墓表

三

原評
兄弟伏下
武進公

原評
開局引古

任墨樵墓表

張漢

予始冠。交任墨樵先生兄弟。聚首十五年。嗣登仕版。一
別二十年。方還鄉里。予又召試入京師。比行。墨樵執
手謂予曰。甚矣吾衰。吾生殆有涯矣。吾且夕且死。君必
表吾墓。別後五稔。墨樵死於乎蒼天。奪我良朋。夫何如
是之速也。嘗論今人朋友生死之際。蓋難言矣。昔者張
劭死。見夢范式。比葬。匱不前待式。至乃殯死者。心生者
之心。心不死也。徐君既死。延陵季子挂劍徐君之冢。樹
謂其人雖死。吾心猶存。死者如未嘗死。今者墨樵死矣。
寔不我待。我獨無延陵之義乎。回憶昔言。惘然隱痛。乃

滇南文畧

卷三六

墓表

三

述遺行。筆遲遲而不忍下也。謹按先生姓任氏。諱俠。字
人英。一字士若。墨樵者。別號也。上世出蜀蒼溪縣。始祖
諱彬。前明景泰中。由舉人來典石屏州。廉而且介。貧不
克歸。占籍海東里。至墨樵。已十傳。其王考諱重。考諱中
龍。皆為州學生。王考行醇。慤考才尤雋。不第三十一歲
卒。時墨樵方六齡。王太孺人旋棄世。墨樵與伯兄相依
以生。幼善讀書。補示江郡學。屢試冠諸生。補食廩。餼王
午齒方冠。即中鄉科。兩上春官。試不捷。乃就學官。歷甯
州彌勒曲靖三庠。課士有矩矱。公餘吟咏。著詩若干集。
庚子丙午。分校黔關。稱得士官十七年。引疾告歸里。是

原評
挿入伯兄

此處得之子。時伯兄亦乞官歸奉兩世。誥册告宣墓上。念兄弟少時孤露。致有今日。而前人不待。輒不能為懷。伯兄諱壽。乙酉科舉人。知江南繁昌武進二縣事。才識警敏。能文而復能其官。亦吾之執友也。墨樵少伯兄九歲。生康熙壬戌某月日時。得年六十一。乾隆七年壬戌正月初五日某時卒。里第配李氏。甲子科舉人。教授李公諱鏡女。未滿子卒。贈孺人。繼娶歲貢李公諱誕庚女。李氏封孺人。舉丈夫子四。女子子二。長子堯仁。次遂仁。次娶仁。俱學宮弟子。季子煦仁。九歲殤。聘吾季女未娶。吾悲之。孫幾人。女孫幾人。兩世娶嫁皆著姓。嗚呼。吾與墨樵可謂

滇南文畧

卷十八

墓表

墓

原評
心字應中
二段

心交矣。墨樵性穎慧。詩與文。務奇峭。不猶人。標姿鳳舉。肖贈公有積紹似康之目。為人度安恬。而心無陰鷲。辟諸圭璧。有潤朗而無角銳。交遊胥重之。如墨樵者。倘天使大著其才。得以文學侍闕廷。家門州黨。彌益光耀。而造物者。顧吝不出此。蓋才有餘。而不足於命也。彼造物者。生才又限以命耶。雖然。才限以命。世又不獨墨樵也。

至性人感念松楸宿草之間。其文自然沈痛。特不堪使人卒讀也。日薄虞淵。寒冰淒然。同一愴神矣。
楊淳識

原評
闡佛有功
名教與起

衰濟湖者
同心而文
氣雄健亦
克配之
得力在先
援傳教一
層便覺新
警不然詆
排異端之
說自韓子
程朱後陳
陳相因有
若太倉之
粟矣

楊暉山墓表

張漢

石屏楊暉山先生。以教授致仕。事歸卒里第。時叔子華殿。以庶常出為朝邑令。自朝赴喪。歸葬先生朱吉冲之原。自為擴志。掩諸隧。屬予表墓門。予與先生居同里。往從先生遊。稔聞先生生平敦孝友。善讀書。能文。才警敏。過人。而性復伉直。而明決。每為人排難解紛。雖面折弗顧。人即與忤。亦毫無芥蒂。而言動不隨人俛仰。司教時。以隆學校。黜異端。牒請諸上游。欲汰裁各郡縣寺觀。租入豐美。歸各學宮書院。為國家育養人才。上游亦聽其議。不果行。是固問學之大經也。自佛氏之教流於中

滇南文畧

卷十八

墓表

墓

國士大夫浸淫其說而悅之久矣。傅奕斥蕭瑀。以謂佛以世嫡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其言深切。而著明。不必韓子及朱程諸大儒而後知也。先生復起而闢之。欲陽儒陰釋之。徒合三教而一之者。篤守周公仲尼之道。如昇大明而破羣陰。即不能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使佛教不行於天下。亦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所進也。詎不有神名教哉。抑聞戊子之役。先生三子同上童子科。胥入費序。時魏學使魯峰先生。廉介善知文。一時榮其遇。嗣是仲子拔恩貢生。叔子欽復進士。入庶常。得直癸卯

之歲距開化君鄉舉垂六十年。開化鄉舉上距高叔祖
參議公得第。又垂一百二十歲。家世科名實有成數。而
皆先生教子以義方。弗內於邪用。以克嗣其先人。如操
左券。里人尤稱之。若夫先生文可以登上第。而終于副
車。經濟可以供吏材。而老于博士。神精明彊固。可以卜
大年。而僅逾中壽。較參議之遭。似不盡如願。而酬然亦
可無責報於造物矣。參議諱廷相。號台畔。前嘉靖中甲
辰成進士。其行治載州志屏中。以進士起家者。自參議
始。

有關世教之言。墓中人亦不朽矣。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五

王孝子墓表

傅為記

王生瓚字雁亭。漢軍正白旗人。家奉天。幼穎異。天性孝
友。稍長。補博士弟子。食廩。乾隆元年。以拔貢赴京。廷
試。聞母喪。痛不欲生。抵家。母已葬。恨不得親視。合殮。結
廬墓側。朝夕泣血者三載。遂以哀毀抱痛卒。乾隆四年
余奉命至遼。同官屢為余言。心識之。以為信能如是。
當與宋周賁卿輩共傳矣。聞生廬墓時。遠近有不孝不
弟之行者。皆曰。勿令王孝子知。有孤雁巢檐下。飲啄與
生相隨。半載無異。或毀其巢。雁去。生以泥丸補之。雁復
來。越明年。巢中生艾枝。雁復去。生知之。為去艾草。雁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五

來如初。三載依依。去時猶絕戀。哀鳴不忍舍。云。噫。生之
孝。乃能化鄉人格。禽鳥如是。哉。禮記曰。喪有疾。食肉飲
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又曰。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
踊有節。夫以毀不滅性之義。律生其失也過。然視夫居
喪無戚戚之容。甚且敗度取禮。固生之罪人也。予職司
文衡。得請於廷。表厥宅里。風勵天下。以彰孝德。嗚呼。
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王生之死於孝。謂之猶生。可也。

有關名教之文中。閒敘孤雁一段。詳人所畧。而孝子
至行至。在隱確可思。斷制處極有分寸。未幅感歎婆

心如揭

備詳

於旁面見精神於正文有斟酌作史者所以推三長而尊五代也不漏不支人與文傳諸不朽 吳香亭

宗丞羅公墓表

周於禮

原任宗人府府丞。晉封通議大夫羅公。以乾隆三十
七年二月初六日卒於石屏里第。公孫慶恩。湛恩。會恩。
甫罷春官試。居京師。以原隴西令。終養在籍。公子元琦。
書來請曰。願表公墓。余於公為鄉後學。里居相接。既識
公。元琦於五華書院。近又獲與諸孫遊。知公者莫余
若。其可以辭。謹案狀。公早歲受知於學使張公。目為國
器。雍正癸卯。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教習。景山。有成效。
初仕西曹。一以矜恤為主。嘗平反疑獄。忤司寇某。不為
動。卒以此受知。

憲廟。擢白諫。司封駁。視賑。視漕。查旗務。巡中城。所至有聲。
其視學山左也。頒教條。表節烈。除弊竇。絕包苴。殫心校
閱。振拔孤寒。待士嚴而有禮。東人官於朝者。至今稱
之曰。吾山左學政之肅。自公始也。雍正甲寅。以內艱歸。
乾隆二年。起復入刑垣。未幾。游擢宗人府丞。旋假遷葬。
歸。引疾不起。計公歸。蓋三十餘年矣。公生平所言於上
者。不為矯激。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於下者。不求顯
名。然皆知其順而不苟。兩入臺垣。務持重。凡所陳奏。必
切事理。封事上。皆焚其草。余後公二十年。職是官。乃所
聞於臺中。諸先達。有公子元琦來狀。所不及者。公早年

力學耄而不倦。詩古文超邁。卓朗然雅不欲以文藻傳。蓋剗華就實。所性然也。嗚呼。其諸不言而見之躬行者。與余為揭其墓曰。今之所稱矯焉立異者。其措注之方。本原之地。固不可誣也。居平張目掀髯。侈談天下事。及小遇事。變猥瑣。嚼舌不能下。而盛德之士。嘗歛手低肩。事會所及。順以集之而已。而有不可必達其志。如公者。蓋不遠哉。今春會恩銜公命。屬書於余。蓋公築堂既成。而自顏曰景石曰。吾慕萬石君之為人。而公子元璋。試吏事。則教以競爭。鬪捷非所尚。必如何武無赫赫名。而去後常令人思者。嗚呼。此足以知公矣。公諱鳳

滇南文畧

卷第八

墓表

墓

彩。字苞儀。號竹園。其世族載安州陳宗伯德華所立傳。及公門下士。閔少司空循琦所作墓誌中。

敘事簡潔。議論頓宕。有致。宗丞公清德。鄉望。讀立厓。廷尉文可見一斑。此實東臯先生所作誌銘云。卅載遺榮。亦不辱門。蟻慕。羶鳴。嚇肉。以彼較此。孰失得然哉。公乎天所篤也。

文母劉太孺人墓表

錢澧

太孺人劉氏。邑處士劉公子詔女也。勅封脩職。郎南安州訓導。恆庵府君。故籍楚雄。充鎮提塘官。駐會城。四十猶未有子。嫡余太孺人在籍。遠弗便。因納太孺人焉。舉五丈夫子。一女。長子泰運。中己卯鄉試。終元江州學正。與澧同年。補弟子員。故於太孺人行事知之較悉。謹表其大者。太孺人之來歸也。恆庵公生事猶艱。力佐內政。操得小康。輒勸營廬。時為迎養計。時公大父已衰耄。不能遠涉。父與母暫至。父輒歸侍。未幾先以疾逝。公奔歸。大父亦尋逝。母故善病。留會城。查羅凶慘。至沈劇。太

滇南文畧

卷第八

墓表

序

孺人營藥餌。廢寢食者累旬。禱神願以身代。後患頭風。攻目。屢屬醫罔效。太孺人謹侍左右。未事為備。先意用導。最後病革。執手泣之曰。汝事我二十年。如一日。願汝婦事汝。亦如是矣。先是恆庵公內兄寡。來依母弟居。太孺人相與愛憐。若同產。兩弟喪。弟婦亦繼喪。諸子女。梵梵。頽恆庵公為營婚嫁。太孺人禮秩一如所生事。公始終凡四十年。既畢喪。謂諸子曰。汝嫡母老。汝父在。歲中猶時以事往。得有所託。茲已矣。其亟迎之來。諸子奉命往。嫡則曰。誠爾先墓誰託者。且以汝父頻年所蓄足溫飽。我泰運貴得。貽封我居。此不願往矣。時人兩賢之。

太孺人天性勤勵。老猶不廢操作。諸子諫之。則曰。汝輩離襁褓。卽足衣食。知安居無事之樂耳。汝父起家貧寒。備嘗艱難。以有今日。豈聞且見之乎。而況若諸婦乎。凡吾所爲。如是而後。心卽安且正。所以爲教也。恭逢乾隆四十二年。升祔尊恩。賜封孺人。泰運弟景運。應運。胡運。鍾運。應運。早卒。鍾運。太孺人服闋後。始中丙午鄉試。候選知縣。女嫁楚雄廩膳生。卜世孫五人。岱。崇。岐。嶧。嶼。女孫六人。太孺人生卒年月及餘行事。原任河南河陝汝光道。昆陽趙檢齋先生。旣爲誌銘。掩諸幽。不復詳云。樸誠勤苦。啟家規模。寫得嚴整。未事爲備。先意用導。

滇南文畧

卷三八

墓表

三

一語何等微至

滇南文畧卷三十八終

滇南文畧卷三十九目錄

墓誌

明

趙公即伍公墓誌

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董西羽墓誌銘

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待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誌

許僉使墓誌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目錄

參議楊古峰墓誌銘

國朝

呂少司農宗華墓誌銘

紅衣女墓誌

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季弟婦張氏墓誌銘

嘯廬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業師素懷王公墓誌銘

南池彭公墓誌銘

王廷表

楊士雲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塗時相

包見捷

張漢

楊德沛

邵其德

周於禮

錢澧

錢澧

錢澧

滇南文畧卷三十九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南甯夏文廣綱庵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禮論次

明

墓誌

迪功郎襄陽丞伍公墓誌銘

公諱時暘字東升號泉崖先世官臨安路因家阿迷傳

二世至均生宗宗生景文景文生壽永娶趙氏生子六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墓誌

公為次弘治八年充郡庠弟子正德十年太學卒業嘉

靖十六年除湖廣襄陽丞襄陽通衢事夥公受瘁無倦

富窟大訟惟直之無所取內艱歸遂不仕公性謙忍與

眾無忤莫不愛之孝處兄弟無間言伍氏鉅族

咸率教郡謂之良眉歸家朴素或笑無畜公曰天下財

可畜乎古今以畜財敗者多矣吾有先世舊業守之遺

子孫耳衆服是年七月初一日病卒哭者如市公娶楊

憲女生子二長音廩生次典女一嫁庠生楊明孫男二

公生于成化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

音典營新墓於北隴卜來歲二月初九日葬持狀請誌

表與公聯戚締處愜洽一旦失之每晤于夢寐誌之甯
不悵悵耶復銘曰不說表而瘞仕以標墓門風雨邱墳
昭昭

每下一字俱見矜慎古質謹嚴中自饒風韻其漢唐
雜史之遺乎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二

明故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楊士雲

嘉靖丁亥十一月丙申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卒於官
明年戊子十一月庚申歸葬弘圭山新兆之域又明年
己丑六月甲申乃碑其孤應元應熊捧狀甸子銘子宿
受公知其忍辭公諱雲鵬字天翼家太和之上洪坪祖
諱甯舉文學闢家塾有高尙風父諱浩丞開河驛以毅
皇帝卽位恩用公官贈左評事母李氏封太孺人公少
穎異沉靜起鄧川諸生傾弘治乙卯鄉薦登壬戌進士
第觀兵部政奉命班錢式使山陝川雲貴乙丑授大理
寺左評事以明允稱丁卯遷寺副逆瑾竊柄公以平反
亢之謫丞甯遠縣士論壯之遷知湘陰未赴奔太孺人
喪喪畢瑾誅壬申召爲刑部山西司主事遷員外郎郎
中守法彌堅爭議不阿部長銜之乙亥出同知和州遷
通判九江咸有治狀部使交薦之甯濠之變郡城陷公
先以檄公出當路概論失守公弗辯竟得白左調知宜
賓部使最公治狀移諷興革之宜亟者得公報牘歷歷
中肯綮因數薦之乙酉遷同知南甯未赴轉今官奉璽
書勅敕瀘諸處戎事威懷竝用風生譽長先是石城釀
亂公偕諸道戮力蕩定巡撫鄭公上其功被勞賚焉鎮
雄點酋逐流守南鄙震驚公偕諸道深入設奇購折戎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首遵疾馳至瀘。處分後事。衣冠坐不起。年六十有一。嗚呼。公遠止是哉。士節為大才次之。公前後更迭外內。輒舉職。才也。屢觸權要。擯斥。惟甘不以。既福嬰其中。節也。才可能也。節不可能也。以是蓋棺可也。弗究厥施者。天乎其事。太孺人色養兼至。迎於京邸。遠遠殊土。懼戚太孺人。豫奉歸。屬弟雲鶚。侍慰必謹。弟卒。字其孤。如子。皆難能者。配孺人李氏。雅稱克相。子男二。應元。李出。應熊。側室譚。出。俱府學生。女一。瓊華。尚幼。公貌温性剛。居常言不出口。臨事是非。屹然不可奪。與時齟齬。弗渝也。善吟詠。尤耽杜詩。興至未嘗不歌。歌未嘗不流涕。有集曰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四

嗷鳴。予嘗序之。東洱其別號云。銘曰。羞彼脂韋兮。我則為玉與金。彼析竈奧兮。我則畏天與人。矧往復兮。屈必信。稜稜大節兮。摩秋旻。超百禩兮。垂令聞。雖化芴化兮。凜若存。刊藥石兮。告無垠。

誌簡銘老亦有遠神

董君鳳伯墓誌銘

李元陽

君諱難。字西羽。號鳳伯山人。其先系出九隆。世居太和。有諱成者。唐咸通中。為南詔清平官。成九傳。至救。仕元為大理路判。救生銘。為錄事司主簿。銘生寶。為順甯司經歷。再傳有諱錄。入貢國。初。授士官。巡檢。欽給敕命。以歸。錄生禎。禎生琳。皆襲祖職。琳子四人。曰倫。曰傑。曰俊。曰儒。俊為人恬淡。自號鶴松居士。配郡人御史楊春之女。孫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君幼警敏。六歲知屬對。偶長而手不釋卷。習舉子業。受春秋。酷好吟咏。遂棄舊業。成。都。修撰。升菴楊公。謫居永昌。往來蒼洱間。每考索羣書。必曰。董生董生。寓蕩山樓。為韻彙。輯轉注古音。亦惟董生侍筆。硯菴王僉事序古音曰。升菴今之子雲。乃董生者。非侯芭歟。君詩有秋興八首。為修撰所取。且為序之。修撰涉歷游覽。必以董生相隨。謂人曰。西羽時有奇思。山水間不可少此人。君事父母孝。待弟厚。徒以家貧不能盡如其願。然介直不苟。循人順甯。舊守以僚官。后入延之。俾為子師。留一年。遂歸。屢以馬迎。君不復往。曰。甯甘蒼洱貧境。非吾土。不可居也。其在順甯。亦以仁恕為開導之本。瘡幣賑饑。士人德之。蕩山有班山寺。君家先人之業。升菴公寫韻樓在焉。歲久漸廢。君雖食貧。必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五

必曰董生董生。寓蕩山樓。為韻彙。輯轉注古音。亦惟董生侍筆。硯菴王僉事序古音曰。升菴今之子雲。乃董生者。非侯芭歟。君詩有秋興八首。為修撰所取。且為序之。修撰涉歷游覽。必以董生相隨。謂人曰。西羽時有奇思。山水間不可少此人。君事父母孝。待弟厚。徒以家貧不能盡如其願。然介直不苟。循人順甯。舊守以僚官。后入延之。俾為子師。留一年。遂歸。屢以馬迎。君不復往。曰。甯甘蒼洱貧境。非吾土。不可居也。其在順甯。亦以仁恕為開導之本。瘡幣賑饑。士人德之。蕩山有班山寺。君家先人之業。升菴公寫韻樓在焉。歲久漸廢。君雖食貧。必

修葺完好。君生弘治戊午卒。丙寅正月五日。墓在聖應峯。蕩山之原。原配段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天者不書。今乞銘者。學舒。邑庠生。段出。幼子春芳。楊出。吾鄉布衣。而好學者。不數人。君著書十餘種。若古音餘奇字。君其最也。君與余友。非一日矣。今乃作隔世人。嗚呼。何忍銘之。何忍不銘之。銘曰。志璞心綺。有詩孔美。於身不逢。應在于何。所求君君。君藏在此。

西羽著書十餘種。今所傳者。惟百漢考一篇。詩五首。頗有過人處。升菴謂有奇思。山水間不可少此人。豈不信歟。惜他著作皆散失。賴此誌銘。其行誼始見。文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六 亦可謂志璞心綺

仁人之言 可泣鬼神

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李元陽

公諱汝濂。字敦夫。姓趙氏。其先南京上元人也。承牙公於元末。遊滇。得地於太和之龍尾關。因居焉。高大父陽。曾大父均。咸有隱德。大父平。贈推官。考儀號春汀。頌雲。貴鄉薦。初授涪州學正。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中憲大夫。妣段氏。同郡。通判曉山。段子澄之女。累贈恭人。公以弘治乙卯正月三十日生。七歲步趨不類。凡兒八歲。能屬對。曉山奇之。十五歲。嘗浮江。見鄰舟將覆。公急喚舟子。移已舟救之。舟子曰。灘漩惡。往救恐不免。公曰。生死共之。坐視其潰。忍乎。卒之兩舟皆濟。所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七

活二十餘人。春汀公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公自是益勵問學。嘉靖壬午。以易經魁雲貴鄉試。壬辰。成進士。觀政都察院。是年十月。選翰林院庶吉士。乙未。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丙申。調文選司主事。尋轉驗封司員外郎。己亥。轉稽勳司。署郎中。調考功司。庚子。實授考功司郎中。次應補文選司。公白冢宰曰。頃者考功一任。積怨已深。今願得南京尚寶足矣。冢宰曰。此非所以處賢也。明日詣內閣力辭。諸老皆嘉其恬退。竟轉南尚寶卿。甲辰。由尚寶轉太常寺少卿。尋轉右通政。丁未。轉太僕寺卿。庚戌。轉太常寺卿。尋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管院事。俱南

干骨稜稜
潔不可犯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墓誌

八

京辛亥同南京吏部考察京官。時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焉。多所推服。是年公自陳。對品調外任。竟歸里。既二載。甲寅。吏部咨聽調官員。如有疾自甘休致者。聽具奏。以原職致仕。公如例乞休。奉旨准。以右副都御史致仕。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己巳三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為人簡默。平居寡言。及至廷中。有大論議。譽譽不少。屈聞者。悚然初為考功。主考察事。人以閣下私人為言。公艷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為哉。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某曰。御史某某宜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有過。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有部郎魏某者。周尙書欲黜之。公爭曰。此端人也不當黜。周曰。吾黜吾屬。何與爾事。公曰。黜人顧可以私乎。周怒而詈公。亦詈眾為之解。姑從之。頃之。科道拾遺奏上。卒留魏時。趙文華在黜中。疏將上。家宰謂公曰。願趙某可黜乎。公抗聲曰。願趙某猶不可黜乎。趙某不出。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聞寺難之。公曰。第進之。生死吾自當耳。疏入不報。久之。文華奉特旨得留。一日遇公於塗。譏公曰。昔日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刀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公在太僕堂。例費千餘金。公乃分給僚佐。已獨無取。眾以為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墓誌

九

矯公曰。諸君有出巡之費。吾塊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相馬給價。不大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公自離考功。忌公者日謀所以中公。然公論在人。卒無如公何。時有嗾李給諫者。令論公。李奮然曰。吾豈為人報讐者耶。人以告公。公曰。荷李公知已然。吾官至此。時與心違。行為人忌。不歸何待。公歸里。不治宅第。只築一草庵。曰。覺真。常謂人曰。生平涉歷。殊無真意。今乃覺真。惜晚矣。公敦內行。不外飾。器度淵凝。人或犯之。不與較。濟貧周困。鄉人德之。娶王氏。同知玉溪王公女。男二。曰松。曰棟。皆痒生。隆慶壬申。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葬公於祖塋之南。

二子持公年譜。乞余銘公墓。余與公同領壬午鄉薦。公長子為余壻。知公莫予若也。何敢辭。遂志其履歷。而系之以銘曰。

近代取人。摭華厭樸。巧偽相衡。非國之福。公為考功。秉德惟中。不為勢屈。不以利膏。時多顯隱。宰臣之側。公力黜之。善類以植。平居雍雍。無所不容。及當大事。莫撓其鋒。投閒置散。行身坦坦。不有己長。不知人短。長者之名。久在鄉評。壽考令終。日惟德貞。蒼山皎皎。洱水淼淼。我銘其阡。德人之表。

風節凜凜。無愧栢臺。至幼年移舟一節。其心體魄力。

過人遠矣

銘語清超勁氣直達 揭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十

侍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李元陽

少叅高公既歿其子可觀持給舍慎吾楊公所爲行狀來請曰先大夫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點蒼山下祖塋之次不可以不銘惟翁少同學壯同朝老同社銘微翁其誰宜余乃按狀而次之公諱對字仲龍雲川其號也先世應天上元人洪武初成蜀之汶川後徙大理遂爲大理人公之高祖曰士賢曾祖曰德祖曰信考曰昂號天臺由鄉進士歷知湖廣沅江桃源二縣有惠政二縣並祠之生四子公與兄饒陽令崧弟太僕丞岐皆周夫人出岫爲庶劉出公初投行人司行人丁酉

授浙江道御史己亥巡鹽兩浙壬寅巡按福建癸卯監臨科場未還京陞南陽知府忌者不釋尋又謫鄭州判官頃之公論以爲屈戊申遷巴陵令庚戌陞辰州府同知癸丑春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夏轉郎中甲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會病乞歸不允戊午陞湖廣布政司叅議公以親老告歸公爲人敬慎精敏急所當務初釋褐卽披讀律例不去手同列有譏其俗吏者公徐語之曰仕以致用苟不諳律鮮不爲黠吏所賣聞者是之爲御史巡視東城立格限簿爲日稽時考之法有逸馬三日無主公命城卒收之明日馬主始來告失狀公令卒以馬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十一

與包孝肅
沉硯事爭
奇

歸之咸謂都市中。剽人而奪之金者。月無虛日。高御史
巡城。乃道不拾遺乎。在浙巡鹽。為一切簡便之法。首擒
巨奸數人。而鹽政遂通。事竣還京。取道淮水。將渡而大
風作。舟子遲回不發。公曰。吾篋中苟有一毫浙物。此舟
即沉。如其無媿。鬼神必諒之。遂亂流而渡。風果息。其在
福建。所至清帑。疏禁。墨吏望風解印。殺者十餘人。一日
夢漳州鄉官楊憲。副告稱。下刀痛者。寤而思之。曰。此必
有冤。至漳。問其人。已死未葬。公發棺驗之。稱下果有血
刃。鞠得妾匿金杯。懼主搜出。因其臥病。刺之。遂伏辜。其
在南陽。首疏淹禁百餘人。負罰緩者。又百餘人。聞唐王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有疾。修禳。公委曲啟王曰。禳之為義。貴在散財。今獄中
逮繫年久。無措。盍貸之。遂得請。釋放。囹圄為之一空。其
在巴陵。巨當水陸之衝。官民俱困。公擘畫方便。客不留
滯。驛不告勞。遂為成規。其在廣西。曰。七山賊起。軍門以
為憂。忽壯夫百餘人。願來報効。軍門擬留之。公曰。此必
七山賊屬。來覘消息。亟宜麾之。軍門如其言。後出師。擒
獲數十賊。其輩居其半。其治行類如此。天性篤孝。身存
仕途。心懸親側。自為行人。以至叅議。凡八度省親。皆不
憚險遠。里人稱之。公以弘治己未年九月九日生。以萬
曆丙子年四月四日卒。享年七十八歲。初娶昆明熊氏。

卒繼娶錢氏。亦先卒。生子守約。守泰。長安。福。身俱殤。可
觀。廷對。皆府學廩生。好學秉禮。亦期紹厥緒焉。
銘曰。高氏載德。以大其門。父子兄弟。並膺寵恩。偉哉侍
御。叅於大藩。不撓不牽。終始用敦。翻然歸養。樂彼邱園。
壽齡大壘。儀於子孫。刻我銘章。千祀常存。

由行人訖叅議。治行繁多。曲能達簡。能該不愧。史筆
攝唐注唐識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誌

李元陽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曰相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為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於是不辭諍。不避難。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墓誌

十四

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册成。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與役。疏鑿滌蓄。明年大旱。果得水利。平陽誦神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通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雖酬應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為戶曹最。丁酉。皇太子

全是一片
婆心

凡為牧令
當書此語
於紳

片言扼要
真大經濟

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己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為公危。公始終擊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契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真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畧。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奪之。真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居是官者。率多為蜚語所中。公居之坦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墓誌

十五

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在任三年。凡膺十薦。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親。擬上疏乞養。二親勉之曰。汝為憲臣。能忠於國。即能孝於家矣。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叅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激恩所至。輒著賢聲。公為人莊介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寅。秋。套虜烽警。致雁西顧。上問冢宰。須審毅才畧之臣。為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退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

知進知退
庶幾明哲

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
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其倦好負其勞許留京用而公
歸矣戊午夏至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恬如也萬曆乙
亥春命子熙載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為祭柳文有丙
三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
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或曰念庵同
榜半皆仙去然公之勉勉於忠孝也固已至矣
須詳玩其歷一地有一番作用處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六

石屏許僉使墓誌銘

逾時相

僉使白塘許公廿載懸車以老終於正寢卜兆有期冢
嗣上舍君大年持同年成守王方伯狀來乞余銘藏諸
窀穸顧余不佞安能銘公念在里中於公為後進復緣
姻誼竊附於松蘿瓜葛之間受知非一日矣茲將埋玉
而彰德闡幽以詔將來余輩責也安忍辭謹按狀公諱
鐵字國器別號白塘父諱英以公貴贈文林郎嘉善縣
知縣妣段氏贈孺人生三子長曰欽仲曰銓公其季子
也生而性魯弱不好弄甫及髫齡怙恃相繼歿內外親
識僉以幼而失教未嘗學問為公虞而公渾朴未雕銳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七

意芸業自就外傳即知涉獵性鑑諸書心維口誦手不
釋卷昕夕以為常不踰年而涵養見聞迥異學博彘庵
孫公見而奇之妻以女弟未幾遊膠庠食廩餼一方之
學者咸藉為師資督學敬亭陳公浙中名家也歲試取
公第一兼以所作論義偕頒行教約弁張於所至公署
之前愛重茂以加矣是年辛酉數奇不售敬亭公嘆惜
無已語聞于直指孫公迨甲子首滇解額聯捷春闈竟
副敬亭公期望至意云比謁選得越之嘉善敬亭復贊
其賢於同鄉實已知人之鑑然公自受事以來惟知約
已愛民弗習廣交延譽落薦刻者三閱歲幾至左遷平

頓宕

面諍則較之吳中行爲近情

許御史一哭

保全不少

湖家宰五臺陸公去嘉善不百里時爲滁州太僕聞而憤懣不平特疏薦之京師尋召拜中臺入爲貴州道御史此其所從來蓋與他人之委曲先容者異矣在魏塘則人人切有去思今尙尸祝會柄國爲新鄭中元高公掌吏部公其所取士也一時權傾中外京朝趨赴者奚啻慕羶公獨以正自持無纖毫脂韋態適有以他事指摘高者中元不樂舉詰諸門生在坐者或語或默強半以軟語示依違公則正色起對曰老師當國元臣卽有人言唯宜引咎自責欲以此而箝制天下之口將能之乎高色若不懌而以屈於公言竟至語塞及安溪枳亭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六

詹公與公同臺偶疏忤旨被廷杖諸臺官縮頸吐舌不敢出視者踰時公獨相持大慟人咸爲公危而公不恤也京師爲之語曰詹御史之干言不如許御史之一哭時蒲坂虞坡楊公爲大司馬亟稱其節嗣值黔鎮雲樓公以家政違睦許于朝時論沸然不直者什之九適掌兵垣爲儀封浙東張公將擬下吏議公自以滇人習知滇事代爲白之疏凡屢上同朝疑信者半公則自執愈堅遂與儀封相忤無何命下果如公言沐恃以無虞六詔亦保無他費皆賴公一言回天之力也顧新鄭任事迹雖未嘗有加于公而心實憾公不置每語人曰西南

好氣骨

好作用

兩肚皮不合時宜

夫就毅然

纔得一佳士便好逞奇侷怪蓋借以譏公也公以在臺不合政府兼遭長子大志幼殤遂請告南歸匹馬蕭蕭而出及過黔座師巡撫竹岩王公力止以書不爲改比還朝取道新鄭又不入中元之門高聞而有微言以故立朝不旬日卽從外補僉使湖東公聞命束裝畧無幾微覓於顏面既抵任日與諸縉紳先生講求地方弭盜安民至計小者無論已其最著者如江西巨盜傅禾九久繫囹圄公獨違衆釋出藉其手探穴捕盜黨盜以漸消撫州巨室謀築千金河陂覬覦狀元及第公以勞民勳衆力止不爲卽大拂權門有不願凡此類皆其見出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傳

九

尋常心存民社而無忝於監司觀察分猷之任者也惟是公心尙簡朴而時事則有難爲性頗不羈而人情則未盡諒直指任公行部建昌故事僉使應逆候境上公不爲承順仍以吏民疲於奔命疊疊爲任言之業已不快於中矣復以議事各持一見兩不相能因而命駕浩然不俟終日嘗自謂以一經生致位中臺厯官臬副于布衣之榮足矣安久用厚顏局促轅下碌碌爲人作馬牛走哉此其所以投劾言旋絕無芥蒂也公行矣任數走書留之道中不獲始以直指體面所關不得已行諸論疏擬改調公迨任疏下部虞坡楊公已晉家宰素雅

寫揚公道
與陸公相
映
說中學問
正自強勉
不來

較之出則

無益於朝
廷處則無
益於鄉里
者何如

頓挫淋漓
大有史遷
筆意

重公竟駁其秦量移閩中而題覆中且稱其正不隨時
清能絕俗愛惜之意見於言外公抵石屏先人敝廬不
蔽風雨屏人僉意公將大治宮室于通衢公曰五畝山
園吾諸生時讀書處也今雖顯仕不即為免裝終老可
乎乃仍其故地架屋其間多栽花卉竹木日夕坐臥行
遊以資翫樂每客至則剖羊醢酒剝果摘蔬藉供賓饌
并不取一物于市中養重山林非公事足不履城市語
所稱明農食力公私不擾者非其人耶公長軀偉貌廣
額豐願生平議論風生絕不勦襲他人人口吻作為文字
亦力掃陳說且膂力壯健膽氣雄豪可當萬人敵遇山
嶽南來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寇竊發則張蓋於前倡諸鄉人執戈盾要其歸路賊聞
而不敢出窺鄉落者二十餘年茲聞公老且卒敢復生
心矣即此觀之石屏可一日少公哉嗟嗟七生兩間誦
法孔子幼而家食嘗患不得當官及登仕而沾一命之
榮便舍所學以隨時興認依阿盡棄生平抱負故觀其
所以興及其所以廢始末嘗不振勵而後稍陵遲委靡
也如白塘者幼學壯行直氣雄心老而益壯非其得諸
天者完而厚曷克臻此乎是可以為屏中有人慶矣邈
公家世其先本蜀之巴縣人始祖諱維普仕為麗江郡
丞卒於官遂移家于屏之五畝維普傳恩明恩明生茂

茂生實實生英是為公父以公貴贈如前官今嗣似綿
綿許氏之興殆未艾也公元配穀庵公妹孫氏封孺人
生子一大志先公早卒女一適舞陽縣令乾山楊公男
忠愛壬午舉人任長甯縣令繼配劉氏舉男子二長大
年太學生娶乾山公女次大章娶學博厚庵楊公女女
四皆適望族孫一孫女一俱大年出公生於嘉靖庚寅
十二月初九日卒於萬曆壬寅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
十有三以年 月 日葬公祖塋以從先兆是為銘
銘曰
瞻彼華山鬱鬱蒼蒼挺生哲人矯矯其強蟬聯一第騰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踏飛黃。登仕花封。遺愛魏塘。秉臬中臺。風紀振揚。直道
難容。觀察西江。解組歸林。詩酒徜徉。有託而逃。日入醉
鄉。享有素封。既壽且康。蔗境逍遙。黃耇無疆。考終令命。
蘭萎而香。有封如蠶。玉韞珠藏。九宗啟後。百世其昌。我
銘斯語。令聞孔彰。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然直道不行久矣使白塘
先生一生盡遇高相國任直指危哉彼陸楊二公者
誠加人一等矣

至性

經濟之始

堅忍

獄獄經濟

驛政經濟

駕馭中貴
經濟

至性所流

恭議楊台峰墓誌銘

包見捷

不佞讀台峰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成進士也。試政度支。曹以需次久。時時念二尊人不真。乃以將命。董餉金之愉中。便歸省親。里人華之。明年報竣事。授南京大理評事。留京。諸曹郎故事。登眺酬什。以為吏隱。固然。而公精爰書。注心國家典故。若曰。吾刃新發於礪。而不斤斤。淬厲。將不虞缺折耶。己酉。滿三載。以文無害。晉右寺正。而能聲奕奕。徹公卿間矣。亡何。公父欽齋封翁訃聞。公扶服萬里。殷殷田田。若不欲生。比歸。苦次。母夏繼逝。公雞骨支牀。朝暮米一溢。兩營葬事。心力既殫。人望以為

漢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廷尉阡焉。甲寅。服除。謁銓部。補大理左寺正。是時世廟英斷。大小臣微。有忤數下詔獄。法司惴惴。抹過不暇。而公識準情酌。法廷中稱平。乙卯。擢僉河南臬事。奉璽書。治一切屯郵。公念中土藩封。錯繡督亢。籍湮已久。不可問。而冠蓋羽檄。肩摩於道。所為尉傳。舍棘小不飭。輒能為蜚語。以中而公。悉不顧。第裁冗剔弊。手裁凜如也。會徽庶人戴掄不法。守臣以狀聞。上遣貂璫緹騎。往逮訊治臺使者。以屬公。公慷慨往鈞陽。宣布德意。嘉與黨與更始。卒。庶人就逮。伏辜。而柔豫不擾。則公力也。歲歉。饑李載道。公捐金賑濟。全活無算。忍四載。擢湖廣叅議。去

壽餉經濟

有識力

有節概

行藏一致

保疆經濟

之日。吏民攀臥車馬。輒不得發。去後。思可知也。公之楚當畫部。湖南道地。介五嶺。衝溪峒。蟻結為逋。逃淵數歲。苦戍役。仰廩。縣官不貲。公一意精覈。汰其冗什之二三。而餉以時。給兵無庚。公辭矣。其他續項。洲成。扛梁。俱捐俸先之。諸政類此。尋入賀萬壽。至京。極臣。嵩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百司。挾其賄。或從。惠公。以千金賂者。曰。相君方。賂金。浮沉天下。士曷不逐濁波。而際醒。臚乎。公日。噫。嗚安。所辦千金。橐中。且不聞勢短人。長乎。吾終不以笑。習博。好官也。吾志決矣。比旋九疑。五年不調。畧無幾微積薪之嘆。辛酉。景王之國。諸中。消責。供張甚。亟。公

漢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星奔以迎。調劑有則。無幾。直指使以不及。議公當調。報至。公欣然束裝歸。歸之明年。而柄臣事敗。先後滇撫。見吾陳公。雲山曹公。咸促駕。春明。以白其。公第謝曰。主臣。缺陷世界。何渠。飭食。而子。耦乎。夫人生。貴適。意。即一耶。足。徜徉也。其。明決如此。公。豐顏。炯目。風骨。秀聳。而。卽之。温然。謙恭。長者。林。臥可三十餘年。唯。闔門。課。子。子。不挂。世。網。間。與一二。知契。觴。咏。歡。然。朝。玉。降。而。夕。龍。湖。也。乃。時。抱。枌。榆。深。恤。議。鑿。鑿。中。窾。嘗。日。屏。陽。斗。大。與。悍。夷。伍。城。僅。一。坯。土。網。繆。謂。何。宜。因。石。於。山。因。陶。於。土。度。三。面。甃。石。之。以。備。緩。急。聞。者。避。之。以。借。費。議。遂。格。丁。直。劇

盜與達路爲梗。公奏記臺使。縷縷千餘言。大抵以寇蔓難圖。必蘊崇而芟蕪之。以縣治其地爲上策。不則隄防之。猶不至豕突而河潰。則設一干板。鳴弁而彈壓其巢穴。亦一奇也。當時撫臺果建府督捕。狂獪稍稍戢。其後竟殲渠魁。縣新平。則公始議云。公少在諸生。有雋聲。郡先達劉復庵一見稱奇。妻以女。已而直指彭公督學。蔡公試咸異等。庚子薦鄉書第六人。越甲辰。始中禮部試。公內行尤醇篤。嘗讓伯兄貲產。歸外舅旅。纒而居室。自少及耄。所奉甚菲。約畫歲而食。斥其贏規。貸陂田。厚假薄責。歲日益饒。因置祭田。以啜汁其宗之乏者。而諸里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五

卷戚黨無慮者。居無食者。廩無殮者。樁人人厭。意以去。晚年喜有漏卮之因。所施于傾橐無芥蒂。而寺海潮。橋化龍石梅。箐皆其犖犖大者。最後某子甲。缺望於公。數起鬪訟。株連公。輿論嘖嘖不平。而公置不校。某子甲以奇彥死。則天道定矣。公素疆七恙。晚始謝卻屏人事。至萬曆甲午七月六日。竟不起。距生正德癸酉六月四日。享年八十有二。公諱廷相。字燮甫。始祖裕。以京口著姓。成滇之臨安。而橋寓石屏。則自公之大父。檢始。父均。卽欽齋。繇明經歷。陞石阡教授。以公官南廷。評家廟典。恩封如其官。母夏。封孺人。公元聖。劉卽復庵。公女。封孺人。

銘語絕古

又娶張。俱早世。公自有誌。繼娶生丈夫子二。長濬。娶城南萬公女。浩。娶憲使晴山李公女。俱太學生。女一。適某氏。墓在臨安西山之陽。余維公不佞丈人行也。往子奉先。君子訃歸。猶記公唁余苦聞。輿塵顯揚。數言雅有致。且識公矍鑠狀。比余再奔歸。聞公溘然以逝。而長君泣持何大夫所爲狀。來請銘。余以服再四辭之。不獲已。聞嗣君以乙未十月八日。襄公塋事。而長君卽以四月二十九日。齋志而歿。余心忤忤營營焉。今既禫。公仲子來尋前盟。乃撥公梗概爲之志。若銘。銘曰。仕而爲德於官。兮。而無斬榮歸。而爲善於鄉。兮。而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五

無近名。夫惟不盈。是以能成。吁嗟乎。公梁楚之賢大夫。而滇之鄉先生。

氣肅神嚴。句奇意重。少宰志節於斯可見。

原評
先敘家世
次序官階

呂少司農宗華墓誌銘

張漢

河南新安呂氏自忠節公以還連四世六進士爵皆峻
要。又鄉舉九人。世世懷文而抱質。海內稱之。宗華先生
忠節家子之叔子之季子也。康熙乙酉丙戌鄉會試報
雋。由中書改禮部主客司主事。儀制司員外。戶部浙江
司郎中。出知江西袁州府。改湖北武昌副使。道四川按
察。布政兩司內陞鴻臚寺正卿。大理寺少卿。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改奉天府尹。又改左副都御史。仍管奉天府
尹事。陞吏部右侍郎。調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兼任順
天府尹。又調戶部右侍郎。轉本部左侍郎。仍轉倉場總

真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張

漢

督。戶部右侍郎。自中書主客。及今職。三遇。覃恩。誥
授。至資政大夫。先生通籍三十年。計胥考最。每任一官
以世受。國恩務在報。恩以紹先德。故皆清勤
稱職事。由布政至倉場。計疏十八上。釐奸剔蠹。不遺餘
力。胥報可。聖人在上。圖報方殷。不料乾隆癸亥七
月十八日。忽卒通州之官廨。距康熙己未九月十七生
日。春秋六十五。是時七月。聖駕巡盛京。恭謁
祖陵。九月杪。旋蹕。駐通州。聞先生已歿。有諸臣皆好
呂。羅曾可惜之嘆。以先生風華於其職也。然先生
國恩家慶。久為時論之榮。順天癸卯鄉試甲辰武鄉試。

屢為同考。甲辰順天鄉試。與光祿公同為同考。又光祿
公嘗為鴻臚大理二卿。先生亦兩歷是職。世父坦庵公
諱履。為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先生又兩歷是任。與
趙宋呂氏累世顯貴。文穆舉姪夷簡代己位事。殆近之
而先生上世。實文穆第六子居簡公。出中原。文獻炳炳
奕奕。如此乎。其覃以昌也。蓋六百有餘稔於茲矣。先生
起家自新安。前萬曆癸丑進士。積官南京兵部尚書。流
賊陷洛陽。殉難。諱維祺。曾祖考也。順治辛丑進士。積官
御史。諱兆琳。其王考也。考諱謙恆。康熙己丑進士。由翰
林積官光祿卿。妣諱封太夫人王氏。太常寺卿王公無

真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張

漢

咎。女舉子承曾。光曾皆舉人。官知縣。季即先生。諱耀曾。
字宗華。號樸庵。文才治行尤杰。出娶廣東連山知縣文
乾公女孟氏。諱封夫人。舉子肅高。康熙庚子舉人。見任
江西吉安府。娶乾隆丁巳進士內黃教諭董公萬山女。
繼娶東平州判胡公肇基女翼高。廕生候補主事。娶中
書程公邦英女。繼聘揚州鹽運分司顧公茹女。女二。長
字丙戌。進士。霍州知州。王公作梅子。舉人。貽穀女。次
女。續適貽穀。早世。孫三。燕徵。聘丙戌進士禮部侍郎方
公苞子。舉人。道章女。卒。繼聘通判道永女。燕喜幼。未聘。
肅高出燕。應聘辛丑進士。吏部侍郎程公元章子。廕生。

有爲女翼高出女孫三一適丁未進士什知縣邢公
俾子庠生文雄一字庚戌進士。鍾祥知縣黃公家甲子
河清一字戊午舉人。彭公倚華子金臺俱肅高出按狀
併志憶予鄉舉出坦庵夫子之門得與先生昆弟爲至
交嗣守河南隸新安先生謂予爲郡有去後之思往往
播言於朝士詩曰無言不酬焉可不爲先生揚身後之
名乎。先生在戶部嘗奉 命諭黔苗有詩百餘什詞
指醇茂且關治化子嘗爲序升其前今歿且殯家子肅
高來乞銘予想先生孝友之性慤直之行其操履卓卓
有不可使湮於世者予不計不文紀其梗概後死者將

真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徵之於戲。文言不質。後烏乎取徵也。銘曰。
松柏之殊於衆植也。蟠根錯節。華采生焉。呂忠節之子
孫亦松柏者。埒也。嗣而昌者。五葉矣。韞且舍之。青華尙
無竭乎。先生立字。則冠取華。香取樸。知去華返樸。素
心之所悅也。述盛德。我言數祀。永昌視今。昔鏡石壽之
歲。幽宅。

其文直其事覈。班孟堅謂史記爲實錄者。以此

紅衣女墓誌

德沛字未詳。建水人。雍正癸卯舉人。

楊德沛

前流寇陷城時。有女子衣紅衣。同女奴投井死。事載舊
志。人不知其姓氏。故以紅衣女書之。或曰。井在倒城處
楊家園內。江陵王福嘗言之。福久竄臨安。意投井時。竊
見歟。聞故老曾與偵之。福亦恍惚指其處而未確。方寇
圍臨安。用地雷攻城。楊家園逼近城垣。城破。井闔爲墟。
宜福不能確指也。乾隆庚申。居人林氏取石城壕。左石
深入土。掘土見井。井邊衆往鑿。入土數尺。得一甃子。知
爲地雷中物。又下二尺餘。得枯骨一叢。取出。原泉倏湧

真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眾視骨爲二軀。一女骨。一小女骨。無纖毫朽腐。儼然可
辨。証以王福所指處。井若近之。驗以女骨二。而皆不朽。
女乎。奴乎。人斯在矣。嗟乎。丁亥之變。死者枕藉。其女子
之激於義而死者。何可勝道。欲一一得其骨而葬之。蓋
未能也。骨有無固不足計。而紅衣女之骨。奚爲至今猶
存耶。殆天出之以顯烈女。且使人知同時死難。如女與
奴者。正不乏人歟。又聞紅衣女之入井。以五月二十二
日。今其出井。亦以五月二十二日。噫。是則可異矣。井之
未見也。其地夜中。往往有火光。近視之無睹。井開。骨出。
火光遂絕。殆女與奴之烈。不可沒滅。故其靈時時照耀。

於青燐丹鳥開則凡正氣所存。有重泉下不能湮抑者。觀此益可信矣。刺史夏君往視。具棺二。收其骨合而葬焉。予考之志乘。參之舊聞。証之時事。集同人勒石以記之。題曰紅衣女墓云。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筆妙絕似六一學史記之文奇事可入虞初新志

凄楚不可本讀 情詞真摯

夾敘對偶 文氣疎密 相稱

節婦邵孺人墓誌 邵其德

節婦邵氏。吾大父宋梅公長女。吾姑母也。年十九適定遠。司訓賀湖袁公三子。字和臣。諱燕。郡增生。窮年力學。姑母晝則盟漱。奉翁姑。夜則焚膏。佐讀。雖厚奩。夏不輕衣。冬木煖。不關蘇綾。蜀錦。羽堅瓊。欵處伯叔姑。誦藹無大言。惠逮自下。靡有不率。家緣咄嗟立辦。無貽夫子以內顧憂。不三四年。而表裏戚屬皆曰。袁氏何祖沐氏。婦復生矣。黔國公無何而姑父和臣公卒。春秋二十有八。生子不舉。嗣族子文英。為後女。俱幼。姑母哀毀痛哭。一日失明。女許字於子。已而成嫁。然猶姑母是賴。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燈火熊羆。教兒書。聘之息。日夕拜姑。父木主而禱曰。君歸矣。女幼子未成名。妾何以孤立。有請於姑母。而欲為表之者。則曰。夫死不再嫁。經也。欲自表。是沽名耳。嗣是含淚飲泣。益自刻苦。灌園自食。歷四十年。如一日。人父曰。袁氏有三節婦。一明孺生。諱必通妻。張氏。一張子。照婦。陳氏。一節姑母也。二氏之節。已得旌矣。姑母抱二氏之節。未肯旌。何自苦若是。是真可風哉。會邑尹鄒公聞之。榜以額云。節比松筠。既而琢庵大尹張公。有天只不諛。徒酸令女之心。命也如何。永矢共姜之誓。等語。而姑母當之。終淡如也。數年來。子多病。臥。凡湯藥飲食。俱親

澗切淋酒
中猶覺經
網篤擊筆
齋疑有神

曲折頓挫
六一之遺

身調治而究未納。媳目愈昏。體愈衰。影邊一杖。日薄西
山。落牙滿囊。孤燈在案。回首三五二八時。閨閣環瑱。衣
裳婢妾鞍馬。雖鬚眉男子輩。誰能堪此。子自戊午告別
時。子病尚在纏綿。而姑母亦且老矣。庚申。子出知絳州。
得室人之訃。哭之。辛酉。收任保德。迄今五年。而又哭姑
母焉。予以宦跡無定。曾不幾年。而既哭其女。又哭其母。
人世聚散之感。宜何如也。夫人生幸而以名見。不幸而
以節見。至不幸而以節見。如姑母者。其亦足千古矣。爰
為之誌。且銘曰。介石之貞。松筠之節。惟石可朽。惟節不
滅。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典揆兄弟以伯母苦節未旌三四十年來耿耿不忘
今幸荷

聖天子錫類宏仁伯母邵得邀

旌表豈惟克慰幽靈抑亦可慰吾姊夫兄姊於地下矣

文曲而有直體以情勝至今讀之尤令人淚潄潄下
云

開端數語
便見手法

寫得恩義
真摯淚和
墨下

季弟婦張氏墓誌銘

周於禮

季弟於和婦氏張出西河望族。歸吾弟年十九。又九年
歿。氏以哭夫致疾八年而死。葬吾母側。氏志也。西
氏之歸吾家者三。吾曾祖妣壽登期。願遇。覃恩
賜肉帛。四世孫曾滿堂。吾祖妣。贈宜人。亦享大耋。見
四世。而氏獨以撫孤。勤劬幽憂死。噫。何造物者之不齊
也。氏於吾家。故中表。幼端重。不苟言笑。吾父母鍾愛之。
締姻最早。比歸。孝謹有禮法。吾父母於其兒時。卜之也。
癸酉春。吾季父歿。夏五月。吾父以哭弟甚。無疾逝。是冬
十月。吾母亦相繼歿。伯兄與弟。送道大喪。心力俱瘁。吾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三

時直史節。仲兄守宣化。奔喪歸。見吾弟哀毀狀。心竊
竊然憂。甲戌春。營葬事。吾與弟廬墓所。冰雪侵肌。不自
覺。而弟竟以此致歿。氏勤夫有文不祿也。哭致
肺疾。兩姊以撫孤。進藥餌。弟遺孤二。長深。次滋
女芝。氏教之嚴。歷八。寒暑無間。既病甚。且死。猶以不見
兩孤之學之成。為恨也。深穎悟。能文。既免喪。蔬童子試
郡縣第一。遊邑庠。伯兄為娶婦。生子女各一。滋亦早慧。
知學。芝適徐氏。名門也。氏志亦少完矣。戊子秋。深挈滋
省。仲父於豫。今春視余京師。將應京兆試。以微疾不果。
冬。將辭余歸也。泫然曰。深母苦節。伯仲叔父知之。邑長

者皆知之幸叔父一言深歸誌片石庶吾家子姓未及見者之讀而知之也。余黯然曰：止吾事也。書其畧。爾其持以告伯仲父而勒之墓所。銘曰：

嗚呼吾弟能文早死其妻氏張柏舟自矢如有隱憂曰：惟二子子既成立氏目瞑矣。帽盒之陽吾母之旁佳城翁鬱令節表揚慰爾泉室爾後其昌。

真摯簡潔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墓誌

五

嘯瀘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錢澧

師諱世烈字允文嘯瀘其號也。先是蜀之巴縣人明末流寇之難祖考諱仲舉挈妣劉氏避地入滇卜居建水遂為滇人。考諱天武。歷官雲南臨元鎮標右營遊擊娶夏氏生二子師其次也。八歲孤露母氏勗之力學舉雍正壬子鄉試第二癸丑會試遇大挑例已列一等大學士鄂文端公特抑之召至私第勗以遠大贈金遣歸辛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故事國子監司業缺出以翰林俸最深者十人引見師俸頗後適以輪班引見。越次授之異數也。丁卯鄉試充廣西正考官。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墓誌

五

尋陟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大理寺少卿充中嶽南嶽及諸古帝陵祭告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歲庚午坐誤封發票本鑄級實非已過代同官者受過也。已蒙召見問陳世烈閣學缺在否執政對已奏補有人。恩旨降二級補用。次日輒聞內艱奔歸服闋將北上而痰病作體素豐碩由南回至江夏時以是疾數日不知人事。湖北巡撫奏明留治得愈至是呈明在籍調理。然夏暑勞動輒作因遂不敢遠涉歲癸酉制府愛公聘掌五華書院講席慨然曰是亦所以報國也。前後六年育才甚眾。及歲戊子撫軍郭公實

文端季子復敦請掌舊席。澧於是得廁弟子之末。一日請業畢。謂曰：爾無謂我今乃識爾。爾前與楊焯之吾士。楊焯嘗受業。禮當謁吾。爾不隨往。吾心已異爾。程子言安鄉村裏坐。不覺壞多少後生。我則疾今日後生。喜遊達者之門。十九為虛聲。爾他日得志。尤願無忘故步。澧生也晚。當甲戌以後。已卯以前。不及從諸賢。如同邑翰林編修施君培。應布政使周君樽。惟得友楊君焯。及列門下。時楊已作令河南。是時同輩咸以文藝相高。不謂師所奉拳。乃出於尋常。喜好如此也。師之望議也。合坐者。賈深。陽史相國所親。而師任有加。二級可遂議。抵深。

溧南文器

卷三九

墓誌

美

陽因以為識。師毅然曰：微公言。亦實不忍其貧老。及奏上。被鏹。怡然不以屑意。遷里以後。絕口不道。雖妻子亦不知其實。比澧官都下。得從前輩。鄉少廷尉周公於禮。粵西大銀臺蔣公良騏。游杯酒談往。廷尉於師為後進。距師望議僅一年。銀臺則師丁卯鄉試所得士也。嗚呼。古所稱盛德君子。誠何以過師耶。康熙五十三年。土匪李天極。朱六飛。擁乞兒衛枝葉。謀亂事。六飛走匿臨安郡。深山。師考贈公追捕。得其從逆名籍。訝曰：此非誣兒。餌誘。即賊輩。妄援張其與之眾耳。巨魁伏法。輒手自焚。或以為言曰：吾甯以此得過。不欲多殺為功。禮毀齒時。

故老猶有稱道其事。以為流慶及師者。觀師甘於望議。一節。誠古所謂式穀之似耶。澧於門牆為後進。見賞乃以狷鄙。其他匠成諸賢。就所長而進之者。其不各有得力耶。惜不及哀而紀之也。師自祖考妣入滇。以考貴。贈祖考昭勇將軍。祖妣淑人。考亦授昭勇將軍。妣封淑人。及師官庶常。恭遇。覃恩。皆改從文階。贈封一如師。秩配王夫人。先師卒。子一人。安康。建水縣學廩生。孫二人。與咸。謙恆。女一人。適副榜蘇姓。孫女四人。生康熙丁亥年七月初二日。午時。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初八日。丑時。壽八十有四。今年安康走告澧曰：先子待

溧南文器

卷三九

墓誌

誌

君勒銘而後葬。澧揣懼不敢辭。謹撮目見耳聞之大者。若夫門內懿行。及官侍從。受。恩節。次與生平著述。安。康已紀家乘。不復及。銘曰：於惟治古。在廷咸讓。譽則不尸。或甘分謗。雍雍吾。師谷廣澤。深於何不茹。維仁宅心。不盡厥施。以迪後生。中行匪易。厲狷裁狂。天篤厥壽。何必久位。至樂無假。疏。水餘味。佳城一開。天下惜之。億萬千年。視此刻辭。落落大方。備極矜慎。總見先輩典型。

業師素懷王公張孺人墓誌銘 錢 澧

師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璉及澧先子同學於呈貢曹氏豐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傳時入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溝濁渠當時已共指且伯氏早譽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見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太稚弱不能遣往從事澧心識之不敢忘及年十八始得及門受業師之為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有輒屏之以為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徒以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美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美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美

亦輒為株何前後大不相及吾虞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為慮乃命所有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丈時戊子幸一第北上丙申暫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一日願而歎曰吾不幸二子成名幸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子之品者二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概所不見耳未幾澧復北上牽迫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一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為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即當時同輩諸老與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士雲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素懷施君培應温温得素懷之雅吾宗澧落落得素懷之簡嗚呼澧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深能為是言耶今年諸子咸謂澧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求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為銘以掩諸幽敬對曰澧身內也謹按師本河陽武氏自考諱良俊始為昆明王氏婿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午鄉試仕終階州西固州同師及弟瓊皆籍昆明師以明經選承平司訓奉文旋卒弟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孺人賢能內助師恃舌耕諸所不繼紡績針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墟次祖壩

殤次祖壁次祖墉後師七年卒次祖均女二人師生於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午時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時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卒於乾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午時銘曰道之不一世有守者不與時遷何今非古繩尺無象內檢之心孤益有隣百世其風一言一行身實親炙誕告萬年勒銘幽宅

立品從慎獨始想見其尊嚴處做小學遺意因材而施三代之塾序不越是也

詳人所畧
畧人所詳
使南池一
生至性大
節耿耿不
磨真有功
名教之文

南池彭公墓誌銘

錢澧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非妄即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謂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死。蓋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為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為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為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兒女也。先生時以清脩厚德。型於鄉里。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率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嗜慾。為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簪肩終夕。凡少年馳騫事。絕無所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惻悔之者。釋然無所於枝也。吾與間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間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床京邸。日或易衣而出。凜然清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噴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造堅定地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試知縣。粵東補封川令。歷五年。調任香山。每一達書。無不以不變塞相。易歲在己酉。躬詣洋

梟鉅盜林亞五等以此特受。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粵。檄署同知瓊州。專捕餘盜。遂。愿諸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疾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爲南池。豈爲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梟盜。畢乃志事耶。顧不弔于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于。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豈吾南池之幸耶。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畧。以。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望

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連劫隣境者數盜。上官反欲抑之。慮南池欲以此見。功。將必形他玩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此以爲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也。亦以信之結於民者深。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語言。而已。猶傳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

六語至性
發爲堅光

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也。初娶口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尙無子。納一妾。已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啟。父。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嗚呼。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生卒葬年月日。別書於石。藏諸幽。銘之曰。民之命兮。帝時思以康也。分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天而呼可。應兮。願其致與詳也。

知南池深信南池。篤故他人之正意。南園只作撇筆。也。根本不立。事業可知。起手數語。卓然名言。

先生風骨稜稜。識高議暢。抱負宏深。伏讀遺文。如光。

滇南文畧

卷三九

墓誌

望

武王祥三論。趙氏復兜。觥敘長沙。修學記諸篇。英偉。之氣凜凜如生。及讀諸誌。銘。肫擊紆折。純以情勝於。君臣朋友。閭雖古人。不是過矣。今因余斂齋。袁蘇亭。更悉先生之虛家庭。鄉黨行誼。尤人所難能。天生先。生。乃不得竟其用。而死于亦曰。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祁陽梁業。譚翰。謹識。

滇南文畧卷三十九終

滇南文畧卷四十四目錄

行述誄詞擬騷擬表

明

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明

夏雲先生誄

祭復齋先生文

祭包少宰文

韓節婦軸文

國朝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目錄

一

先王父五聚公行述

先妣孫太孺人行述

仲弟舍先行狀

國朝

祭城隍神文

祭東海龍王文

祭何洞虛文

公龔宋南園先生文

擬騷

問石顛丈

李遜

張含

楊士雲

王元翰

王元翰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王思訓

碧曉書院弔楊升庵先生

集楚騷

擬表

擬漢王褒諫祀金馬碧雞表

明辭

林隱辭為潘隱翁賦

賦

味泉賦

王思訓

趙滄

張漢

楊一清

楊一清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太相楊

雲聲遠評閱

蒙化張辰照景園參訂

保山袁文發時亮

蒙化張登瀛翹聲

同纂

保山水

石屏楊輝音大愚

趙州張序驚階

全校

明

行狀誄詞祭文擬騷擬表

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李選

選太和入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參政

萬曆八年

中谿李先生

年八十有四月二十日卒於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一

家其嗣君中書舍人傳方視草內閣選時承乏刑科中

舍君以選遊先生門下屬為狀義不敢辭先生諱元陽

字仁甫世居點蒼山十八溪之中因號中谿其先浙之錢塘人祖諱順者仕元為大理路主事愛戀山水遂家焉順生福福生通通生連連生山山生壽壽生讓讓生位即先生父也號蓬谷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妣董氏贈太孺人太孺人夢龍負日入懷者三乃生先生遂以是命名云先生為兒時不與羣兒戲好讀書弱冠夢異人授錦三丈許令吞之尋補郡學弟子員力學稍暇輒登城睇覽見山海風雲藻思煥發文益奇恣善決疑義

明足以察人自不枉

盡人事始可言天命不刊名論

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輒洞其要嘉靖壬午中雲貴鄉

試第二丙戌成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尋以議禮忤

權臣出補分宜分江西秋闈事竣丁內艱歸服闋補江

陰會靖江海寇劫掠先生演水操建城樓嚴兵衛賊乃

遁去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先生

曰釋之眾皆莫寤後得真盜人以為神明又有益其妻

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責通賦甚嚴

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先生曰道多不可卒辦且

以完報顧素知先生得免者二百餘人通邑感之爭自

輸納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強禦舉孝表墓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二

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慈父母去之日

流涕遮道者百餘里為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餘事先

生既遷戶部主事時選宮僚大學士夏公招之不赴少

宰霍韜門無私謁知先生賢改監察御史先生疏畧云

昔成周卜世三十八年八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

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

受之意不舉歸之天以忘人事也陛下之始即位以爵

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小人其敢言類如此大

臣愈不悻然先生獨立不阿如故也忽按八閩大學士

餞之手出官名納公補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貪驥狀

實在難能

疏劾之所至風靡一省廓清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
試錄盡出其手識者評為天下第一上議幸承天上疏
乞止上怒欲杖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解睡
達旦人稱為真御史後扈從出都聞大學士所選宮僚
皆江南富人即於行在疏劾之至承天復疏皆不報議
先生外補會荆州知府缺乃奏曰荆州要地御史李元
陽堪任遂授之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泉先生至即
捐俸穿井數十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於大江古堤
既圯七州縣皆為藪澤巡撫顧璘發銀八萬兩責之司
水利者久無成績先生毅然為之甫募而堤成荆人遂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三

直謂之鍊漢子可

實有賀裴襟度不但樓取似

名真堤與并為李公云章聖太后歸承天闕寺乘勢肆
暴所至府守皆被縛勒以三千金贖一日候祭白袂驛
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
吐舌曰奇男子也遂免縛首疏藩府不法者十事藩府
自是皆斂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居正卷大器之拔為
六百人之一冠時太岳年方十三後果然皆以先生為知
人先生以外艱去任因遂里居不出不營生業薄自奉
厚施予如婚嫁喪葬饑寒寬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為三
十二事日以自課至老不少替雖廢家產不恤也平生
未嘗一日廢書於宅後作默遊園郭外作纓江艷雪二

如此方可
以言著作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四

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與禪衲討論其中屢月不返先是
十八溪暴漲衝城門沒民廬舍先生憫之以問大父秀
眉公公曰郡本邪龍地古建寺塔彈壓之民始居平土
今塔多廢龍復作祟吾欲修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之
先生謹識至是奮然修舉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凡
所建造不遺餘力水患用息愛靜坐至宵分方就寢曾
次豁朗知在事先人以為有仙術先生曰天字泰定耳
何術之有先生為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口不言人過
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著心性圖說為羅
洪先所許修撰楊慎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曰見中谿
神貌如臨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頓醒
先生既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文藝凡從遊者類皆
敦世善俗先生作詩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白香
山蘇東坡擬之嘉靖間編郡志後二十年復作續志未
幾雲南通志又出先生手書成示弟子曰往見志書皆
載山川物產人名而已不及兵食與法度之所急是何
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而緩其衣食產業之數乎
凡先生著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
十餘聰明挺健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焉
卒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遊園曰自今至十日寅時

吾嘗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為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叱家人勿當前驅言畢而逝許瞻中有疏爽之致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五

鍊字鍊句色色入古

古奧奇麗句似蘇詞亦似箴銘

經籍之光

夏雲先生誄

張含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三月二十四日太和吳舉人懋致狀於白龍山人厥辭維維曰先君子得年六十有一丙午八月越四日以疾終維外史公害言以貶其所繇也嗚呼先生厥生靈慧聰明長則溫雅肅翼厥譽翹然而動於一郡闖然而達於一會駸然而流於四際矣其服官正家則表當世生平履操厥偉往迹則有太史升菴楊先生用脩氏之銘柱史中溪李先生仁甫氏之傳邃德託於高文芳名垂於歿世於是乎在而嗣人思述前烈漆漆慨衷苟有其人柝克操觚以吐一辭匪資一物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行狀 六

皆將破之金石以罄其所衷概也顧含頑鄙靡文復何以效其言乎乃述辭而為誄曰嗚呼絲蘆孳石駑馬致遠匪以曠日則傾則蹇達人聰靈雅有令名筆端偉譽繡錯穀盈秋薦都會澤宮靡岬文翁挈瓊西蜀教鳴雅樂拊節雖離儀程蕭育職盜南土頌聲弦歌載播洋洋武城墮身從事澤慰遐萌惠援鄭僑偽吞漢成政與興監懸車蹈高鳴鶴懿德飛鴻舉霄仰景往哲左抑豈僥睦昔築雋軌駕殊劭厥履維坦優汎莊坳與愚不改劇樂顏瓢嵇阮曠達應劉辭藻蒼山蒼蒼吟登漢表黑水茫茫論遼洲品老曰倚伏孔曰行藏出處高致星斗垂

簡肅本談

光。况。沐。寵。命。紫。誥。龍。翔。表。率。鄉。國。道。振。頹。綱。伯。子。權。文。
峻。拔。於。鄉。于。公。駟。馬。厥。世。則。慶。臨。終。末。訓。語。嗣。維。敬。匪。
敬。害。忠。罔。越。我。命。苟。忽。其。言。奚。可。蒞。政。長。逝。攸。宜。遺。憲。
作。徵。嗚。呼。哀。哉。里。閭。追。範。薦。紳。恆。刑。靖。節。貞。曜。維。風。與。
京。天。之。所。昇。是。謂。仁。榮。名。垂。身。歿。樂。石。鏗。銘。嗚。呼。哀。哉。
古。穆。淵。雅。總。不。屑。為。秦。漢。以。後。筆。墨。

道南文畧

卷四十一

行狀 七

開口便有

曲折起韻

藉對仗小
作關鍵乃
不滑

筋節

祭復齋先生文

楊士雲

嗚呼。歲。首。甲。寅。予。實。無。似。獲。識。兄。賢。遂。同。几。研。資。枯。礪。
者。凡。五。六。年。我。病。兄。箴。我。過。兄。督。如。蓬。之。倚。麻。泥。之。托。
甄。戊。午。之。捷。兄。既。先。騫。辛。酉。之。幸。偶。若。兄。言。尋。溫。會。於。
朝。音。喜。鄙。吝。之。載。獨。遊。甲。子。之。北。上。亦。嚮。並。而。鏢。聯。虎。
觀。宵。鐘。鴻。都。晝。滿。條。園。闕。乎。寒。暄。謂。學。必。先。諸。經。次。諸。
史。而。後。及。諸。子。百。家。之。編。兄。友。我。詩。我。師。兄。易。書。則。質。
於。體。元。加。以。子。魯。之。相。信。頻。朝。攻。而。夕。辯。欲。泝。流。而。窮。
源。戊。辰。辛。未。間。關。三。陟。坎。壞。五。返。而。策。勵。之。彌。堅。甲。戌。
之。行。兄。既。宅。憂。我。獨。往。還。丙。子。之。約。兄。出。門。而。猶。豫。我。

道南文畧

卷四十一

行狀 八

先。發。而。流。連。南。宣。之。書。霑。益。之。次。恆。日。著。乎。著。鞭。丁。丑。
之。幸。兄。之。望。我。甚。至。愧。不。能。副。兄。之。萬。一。焉。庚。辰。之。捷。
奮。蛇。龍。於。久。蟄。之餘。貫。鳴。鶴。於。持。滿。之。末。固。兄。餘。事。而。
英。豪。入。彀。大。厭。物。望。倍。增。重。於。吾。滇。及。於。有。湖。貴。之。使。
陟。帖。之。變。復。相。見。於。京。邸。兄。雖。抱。疾。而。拳。拳。於。天。下。國。
家。者。首。疏。聖。學。用。人。之。篇。連。屏。之。繪。丹。辰。之。箴。期。異。世。
而。同。傳。且。謂。尚。有。言。而。未。敢。盡。恐。來。齊。國。佐。之。愆。予。既。
南。奔。尺。書。之。枉。手。筆。燦。然。詎。意。在。告。之。章。再。上。纂。修。之。
命。甫。下。而。兄。不。少。延。耶。嗚。呼。痛。哉。兄。之。孝。友。絕。人。文。學。
發。聞。自。足。以。不。朽。矣。惟。不。可。測。之。識。不。可。局。之。才。不。可。

亦排原亦
頓挫
天矯不可
捉摸

窮之辯。會不得一試。而至此。夫豈非天邪。嗚呼。渠黃白
蟻。一日千里。雖未嘗越國過都。迥造西極。固亦以屈孫
陽之顧。而空十二之天閑。第子少兄二年。從兄幾三十
年。道義之交。兒女之託。期之無涯。而中道棄捐。又安能
已於泣涕之漣漣邪。

悽惋中有奇警。劇目處不減長公祭司馬溫公文
合駢詞韵語。散行爲一手。却本宋人法度。而序彼此
交好情事。尤參差歷落可觀。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九

自信得真

大書詩書

此番光景
宜著眼今
人能否

祭包少宰文

王元翰

嗚呼。士君子滌濯肝腸。呈身事主。常曠世而相感。異迹
而相成。臭味之所攝也。况吾與公。生同里。選同館。官同
垣。公以建言被謫。吾以多言遭放。雖先後不值。而聲實
相望。故虜笥淹博。經目不忘。矢口吐鳳。遊及解牛。秋水
之神。金玉之度。吾不如公。乃摧鋒陷陣。指佞觸邪。撥清
議於風霾晦沍之時。闢皇路於陰陽剝復之際。使國是
常明。而正脈不斷。似於公差有一日之長焉。九泉有知。
諒必以余言爲然也。坤之爻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上
六以之。泰之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以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十

然戰之必傷也。包之得尙也。以吾傷弓之羽。元黃漓淋。
拂袖入山。毛稀鬢駁。駁自分甘老泉石已矣。天子知公。嘉
撫巡之勤。擢銓衡之貳。若曰。此先朝爭礦稅之臣也。此
爭礦稅不郊以去之臣也。且晚虛鼎鉉。而章軍國。此其
中行得尙。方駸駸嚮用。頗爲二豎挾之以去耶。癸丑之
冬。公北上。吾南還。適遇於朔江之濱。辛酉之夏。公辭家
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於昆池之上。每晤
必至。每晤必達曙。哥嗚膠膠促其中。若有不釋然而其
言若有不盡云者。予則曰。公孫侯之撲滿。吾不爲公慮
矣。呂聖功之夾帶。公其可不留意乎。言固在耳也。何七

流逸處彌
見真筆

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言不能忍而用。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夫學者。酬知答主。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為友。吾固分無用於世矣。而不得借公以用。及竟公之大用。吾將何以為情。

包少宰之再起也。拉聚洲侍御。同至昆池。流連竟夕。中若不釋。然言若不盡。云蓋其天懷。虛公悚惕。惶懼不負朝廷。負良朋。負物望。負所學。此景最宜著眼。是古人不可及處。侍御亦慨然。以夾帶為誠。想見古交。遊酬知答主。相與有成之風。惜乎不竟其用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士

立竿見影

數語從狂
猶二字生
出

敘節婦正
面亦不可
少

語亦有激
而云然唯
上知與下
愚不移天
地亦無如
之何
雙管齊下

韓節婦勅文

王元翰

居今而友上古之士。婦人而躬烈丈夫之操。此其天定。其骨堅。其所關於世教。民風者甚鉅。自非家學之淵源。詩禮之漸浸。與國家治化之隆洽。惡能致此。吾友劉靜之。與余為同榜。識超神凝。一介嚴而弗取。萬牛挽而不回。嘗謂其高而不屑。得聖門之狂。實而不為。得聖門之狷。而每與余感慨。往來消長之際。于若濡揚庭之旨。三致意焉。假令靜之在今。得禍必奇。而世道亦不致決裂。如此。其決機救時。真儒實際。與會稽劉念臺。稱江南北兩君子。學者私謚為貞修先生。云。厥配韓孺人。行年十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士

八歸劉。越六年而所天逝。今且六旬。論定矣。篝燈佐讀。當夫貴而御荆布。泊如也。和丸課子。即夫亡而集茶蓼。蕭如也。仰事八旬之身。俯育數歲之孤。為孝婦。為慈母。又為嚴母。以代父。無間于閭里宗戚之言。栢舟之矢。真再見矣。采風者。以其節聞之天子。可其奏。表厥里。不可風哉。夫世之遞而下也。山河不流。時乎。日月不貞。明乎。時物不行。生乎。何古多偉人。節士。今多賤士。辱人。則古人受天地之正氣。而自為正。今人受天地之正氣。而自為不正也。今靜之以鄉賢祀。孺人以節婦旌。非是夫不能婦是婦。非是婦不能夫是夫。于所生何恨焉。是故吾

針砭無限

榜有二劉。而吾榜重。靜之有孺人。而靜之重。淮南有靜之夫婦。而淮南重。國家有靜之夫婦。若而人。國運浸熾。照映史冊。而國家重視富貴薰天。熱焰炙手者。誠何如也。

每讀聚洲先生文。不獨齒頰皆香。並兩目熒熒作金色。而赤氣縷縷從肺腑升也。當與知道者驗之。不惟表節婦。且表其夫。靜之不惟表靜之。且為人心。邪正世運。否泰計古人。文每從大處立論者。以此。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三

國朝

先王父五聚公行述

張漢

公諱良伍。字葆孺。一字允侯。號黃石。五聚其別號也。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在元為明威將軍。入滇家石屏。世有隱德。八世祖諱汝橋。舉鄉飲大賓。九世祖諱煜。然明歲貢生。官訓導。十世祖諱一甲。少有文名。明懷宗時。以進士起家。是為公考。公生而岐嶷。督學魯補府學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食。年甫四十。應歲貢。在御極之二年。歲丙寅。詔天下貢士試于廷。公以足疾辭。至癸未。需次補調。得南寧縣訓導。公沒已六年矣。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十四

生子五人。長德宿。歲貢生。娶貢士楊公秀女。次景宿。應恩貢生。漢先考。娶舉人孫公申之之女。次吉宿。應歲貢生。娶庠生楊公明耀女。次臺宿。先公卒。娶庠生許公新命女。季元宿。庠生。娶庠生許公長御女。一適舉人黃公世春。仲子國學生。璣。先公卒。按公舉長子時。鄉飲公年八十六。五世一時。嗣是孫曾疊累。克嗣其前人。坪人五福之備。無如公者。蓋萊君公以進士起家。較坪中諸進士獨遲。而綿世獨久。唯公善守。故其族日寢以昌也。吾獨謂公之遇有難焉者。當有明未造。征輸旁午。戎馬充庭。公兩弟良品。良右。皆雋才。不第。繼萊君公卒。易姓。

敘艱難時
事寥寥數
語有風馳
雨驟之勢

士窮見節
義

可補格言

敘述中自
然有照應

時。凌侮者伺其旁。而家復死。喪相繼。無有恤。公一身支之。憐憫焉。懼有墜失。且公少無綺紈之習。不事聲華。而量能容物。飲人以和。年七十。恂恂如孺孩。飲酒可一石。每醉則豪吟酣暢。旁如無人。喜讀書。間有著述。日閉戶。課其子。若孫。期不墜忠介公家法。而足不履公門。屏人士重之。生平忠孝大節。出處義利之辨。介然不苟。癸丑吳逆叛。吾滇鼎沸。人趨仕如鶩。公避居村舍中。率其子不應。偽鄉舉。當事者逼之。告養母不出。未二年而母王淑人棄世。忠孝兩獲全。人高其節。復以沉幾觀變。為不可及也。嘗以退讓為學。志不欲上人。自署庭柱。有留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五

其餘者。還造物。受不盡處。與兒孫之二言。嗚呼。此公之志也。戊寅春。漢先考偕兄德宿。弟吉宿。同年應貢士。督學歐。忽引疾致仕。歸事遂寢。未幾公病劇。懼不起。乃慰其子曰。吾向以汝曹艱于子。重有隱憂。今得孫已十人。吾願畢矣。貢士未成。事有待。勿以為念。且吾以忠介公宦蜀卒。悲不自勝。有終身之恨。今承家五十年。不替先世見。吾祖吾父。地下無媿也。囑後事詳悉。語不及亂。公可謂得全而歸矣。妣孺人許氏。庠生珏之女。溫惠淑慎。與公有同情。偕公老。而難乎為孺人者。四子一女。皆先孺人卒。獨存其家嗣。暮年悲悼。不能為懷也。

明

天啓甲子年九月十八日于時。卒康熙戊寅年九月二十九日戌時。得年七十五。葬汝橋公左側。許孺人生乙丑年六月三十日。時康熙辛卯年十月初三日。時無疾卒。得年八十七。葬公墓下。不肖漢追維往事。恐其久而軼也。爰述梗概。陳之吾師之前。祈吾師一言。泐之墓石。感且不朽。

不肯著一閒筆。而開合停頓。仍自疎朗可觀。呂坦庵少農表五聚公墓。三致意於士節。難全深佩。公以一介砥行。儲六雅。太史則謂公雅類。季漢諸君子。克植人倫之標。表至今。不謂阿私所好。然則人亦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六

貴自立哉

南甯趙棠識

勅贈孺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張漢

先妣孺人姓孫氏。前明舉人知威州事諱思順元孫。舉人諱光祐曾孫。國朝舉人揀選知縣諱申之之長女。許太孺人出。先君子裁六歲。忠介公擇配孫門。孺人生。厘八月耳。比長性聰慧。年方五六。外大父示以字義。記憶不忘。外大父奠先人之墓。孺家異湖南。就宿水月寺。夜飲其露臺。孺人不戒。溺於水。時太守孫公諱光祚。為孺人伯曾祖。身頗然長。命人縶已腰。泳之。良久達于岸。不死。若有祐之者。歲丁未。歸先君子。事舅姑有禮。循循內則。其溫和淑慎。甲婦。而不以才賢先人。戊申生吾

漢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七

伯兄繼曾。五歲殤。爾舉子皆不育。存吾大姊。舉不孝漢。孺人齒垂三十矣。次舉不孝英。復得一妹。又五歲痘殤。孺人凡十孕。存丈夫子二。女子子一耳。吾祖踵萊君公之後。家故不貧。孺人佐先君子。撙節持吾家。秩然有理。凡女紅中饋。及諸瑣雜。委細不敢少。即暇逸。事皆精好。即病未曾少弛。先君子諫不孝。兄弟讀甚嚴。未嘗牽慈母愛。乞假縱逸。以故講貫無虛日。讀必夜分。孺人就燈火紡績。從旁竊聽。四子書及毛詩古文詞。強半能記。意義時能通解。不孝兄弟誦所習于先君子。偶有遺忘。孺人誦其語助之。先君子怒。繼復相笑。往往以為常。先君

子性嚴厲。多所苛斥。孺人濟以含忍。無愠怒。見顏而其天性然也。先是孺人母許太孺人卒於產。孺人僅二十。齡痛不欲生。其祖母楊太孺人撫之。往來問遺。如其母存時。處繼母未嘗以家庭之變。一生嫌隙。間亦有調解。戊寅春。先君子值西征大捷。詔應恩貢生。以督學引疾去。不遂。歸而先大父卒。先君子哀毀致疾。體益羸。將禱出先大父殯。方六日。先君子不起。孺人夙善病。因大號慟。益加疾。越九月。亦捐館。傷哉。終天之恨。既慘且速。不孝兄弟。恨不與俱盡。從二人地下游。偷生人世。直禽積不如。伏念先君子苦學不得第。抱憤九原。生二子。英

漢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末

猶未授室。不能承先世。啓諸後人。雖同殉九原。無補。重以祖母許太孺人。肫肫垂憐。踰吾父母存時。伯叔兩大人。皆閱其孤特。以繼述大義相勸。且漢年來。哀痛得。心疾幾死。自念漢身亡。不克嗣世。重死吾父母也。病起復理舉子業。戊子鄉試。主司第其文。以九名得解。癸巳秋。中萬壽科進士。與史館之役。同念二人去世久。墓木拱。而吾方得第。又不如逮存侍養。以諸生老年來。仕宦萬里之外。未及述碩德懿行。泐之墓門。遂為族人信。竊據其側。蓋防墓不修。孔子流涕。墳墓無主。則柳子哀號。孝子之心。古今所同也。猶憶辛巳冬之季。既望。芝孺人

祖瑩之麓。夜夢子應試。以悠久無疆命題。自謂後人得
科第。題必合符。不然亦吉語。萬壽科。漢竟以是題得
第。若或啓之。然則天計人周矣。發祥者又宜有量耶。孺
人生辛卯年八月二十五日。時辛巳年四月十五日亥時。得年五十一。卒二十有一年。癸卯。上卽位。乃
草恩勅。贈孺人舉丈夫子二。長不肖。漢備員檢討。娶楊
氏。次英。癸卯恩科副榜。娶劉氏。女一。適歲貢生勅封檢
討何其僕。孫十一人。詳先府君行述。追述生平。百不記
一。所望海內宗工。資一言之褒。以光泉壤。俾孺人得附
名世。不孝世子孫。死且不朽。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五

至性所關不假藻飾前後兩奇事亦自天然配合

仲弟舍先行狀

張漢

吾弟諱英。字舍先。一字菊泉。號三塘。一號莪懷。今年乾隆
隆辛未上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家。距康熙癸亥年七月
十六日生。得年六十九。烏摩。吾弟今日得見先考妣地
下矣。昔先妣孫太孺人十產七不育。屢存我伯姊一人。
我兄弟兩人耳。歲庚辰先考見背。時伯子與我已成人。
吾弟方冠。未及昏。先考臨終。顧我兄弟而言曰。人生世
上。上爲生我者。下爲我生者耳。我不幸我父死。不及終
喪。我母老不及終養。如生我何。子女無多。次子焜。焜無
倚。吾旦夕且死。目將不瞑。而尤痛者。我六應鄉科期一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五

第不遂。昨戊寅與三弟同序貢時。值西征大捷。詔下
吾當應。恩貢生。歐陽學使忽引疾罷試事。我父戊寅
秋忽卒。三弟已卯亦卒。微名未遂。無以嗣前人。且負
國恩。不克承受。吾子孫立志成名。當勿負吾言。隕淚而
絕。吾先妣素羸弱。因此益病。未及期。亦捐館。吾弟兄緣
是感憤。肆力問學。吾常申遺命。以教吾弟。弟未嘗稍卽
匪僻。以荒學業。戊子子叨中鄉試。歸拜我兩尊人木主。
伯姊與我兄弟相向垂涕泣。皆至失聲。雖稍慰遺言。恨
吾兩尊人不及目見也。嗣是己丑壬辰。吾連上春官。俱
不利。癸巳。聖廟六旬。萬壽特建。恩科二月鄉試。

吾弟應舉不捷。秋八月會試。吾叨得第入庶常。稍慰先
考承。恩之願也。康熙後壬寅歲。世廟新卽位。下
詔覃。恩我考妣。以我官檢討。例得請贈。時我姊夫與
我伯姊以子何朗同官檢討。亦例邀封典。我兩尊人雖
不存。而子暨婦壻暨女。旁及外孫。同日被。命。同朝以
為榮。明年癸卯改元。復。詔舉。恩科。檢討胡諱瀛。介
今鄂相國。時為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諱爾泰。來主滇
試。吾弟卷落永平令。邢恭先房。薦之主司。亦極稱賞。惜
以官卷額隘。置副車第四人。吾弟怡然不為歎。謂叨
恩科。得酬先考承。恩之願也。後乾隆丁巳。吾以博學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三

宏詞科應。召得還舊職。卽遇。冊立正宮。詔下覃
恩。我祖考引新例得地。贈檢討。祖妣許贈太孺人。續太
僕以上三世封贈。國恩之覃以周也。不大慰吾先考
生前之恨乎。而總以吾兩尊人目不及見。嗚咽終身。爾
記雍正甲辰。吾奉。命守河南郡。時弟來吾署。相與遊
嵩高之勝。觀河洛圖書之舊跡。載觀隸縣永寧陽虛山
之麓。滬水固在。相傳黃帝倉史學鳥獸之跡。作字於此。
吾弟溯此水。慨然嘆曰。吾幼時。父命吾名曰滬。今得至
此乎。先是康熙庚寅歲。馮學使佩實。彙各學遺才。續試
昆明。吾弟往應試。臨期筮之。繇曰。遇草頭人得雋。故以

奇情切至
一片哀音
纏繞不絕

助波推波
橫絕一世

誠岩有情

英名補昆陽州學弟子。今泝此水有感焉。似夙有成數
也。吾兄盍記之。予因憶予常過襄陽。泝滅水屢矣。因為
命名。記有人子之於親。猶水之有源也。先君子以二水
名其子。我兩人得而之。先君子不得而之。先君子
以書史課其子。我兩人得而習之。及其成也。先君子不
得而見之。溯洞二水之上。思與俱長之數言。折而東。入
汴梁。遇金陵焦畫史。寫生維肖。因念吾弟兄幼時。每夜
習書史。燈火熒熒。常在兩尊人膝前。長而宦遊四方。不
得常時聚首。乃命寫對床讀書圖。使神親之。亦仿蘇子
瞻守彭城。子由過署聚首黃樓之意。非敢以蘇氏兄弟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狀 三

自命也。然吾才遠不逮子瞻。而立朝風節。夙常欣慕。以
故嘗從諫議大夫。疏凡二十四上。幸生不諱之朝。而我
皇從諫如流。未嘗以稍涉直。懣畧加譴斥。不至如東坡
黃州僭耳。得禍之烈。而吾弟時寄詩酬唱。間亦遺書諷
勸。恐吾以直獲咎。如子由之諷子瞻然者。老泉所謂轍
吾知免者。吾弟殆有得之乎。吾行老矣。與吾弟常年離
別。撮記幾三十餘年。以七十計。幾逾半生。於是決然舍
去。一官如屣。以吾弟尚健。聚首有日耳。讀子瞻喜連
床尋舊約。常聽中宵風雨聲之句。知還歸聚首之樂。又
蘇氏兄弟所少也。詎意丁卯還家。方及四載。而天遽奪

骨肉至情
真道得出
亦復聲光
並茂

吾弟之速耶。繼自今長不聞吾弟規諷之言矣。又不特
欲吟無和。欲飲無酬。失此白頭加飯兄弟。還山之樂而
已也。悲哉。吾弟年來需次一官。不可即得。喜讀藥書。以
醫隱。不仕療人疾。亦多奇中。時亦借以自給。城西郭置
一小園。堡石種蔬。間與韻友數輩。吟嘯其中。往往得句。
似劍南佳語。彙集成雲根園詩數帙。時復臨池染翰。酷
似海岳外史米南宮手法。雕蟲篆刻。以鐵穎寫石印。亦
奇古。似出李蔡之手。怡然忘其為貧也。彌留之餘。顧謂
我曰。我死以 恩科題吾墓。釋先人之恨足矣。何物學
官區區者。不予昇需。次何時。竟可畧而不書。不覺言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述 五

孔悲也。嗟乎。我生不辰。二十而孤。中年喪子。晚而喪弟。
序述生平。汨淫淫筆。不忍下也。我家上世。始祖諱均。德
元明威將軍。明初由四川巴縣。占籍石屏。世有隱德。至
八世祖諱汝橋。舉鄉飲賓。一時五代。九世祖諱煜。然由
歲貢任江西分宜訓導。十世祖諱一甲。前明莊烈帝庚
辰科進士。積官太僕。諭祭贈廷尉。傳有古栢山房文集。
止園詩集。諡忠介。治行詳家乘。忠介子三。長諱良伍。即
我祖考。次諱良品。良石皆為雋才生。我祖考康熙二年
歲貢。有高節。吳逆時授偽官不起。我祖考子五人。長諱
德宿。歲貢生。次即吾先考。諱景宿。有行有學。久食廩祿。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行述 五

馳聲鄉校。應恩貢生。娶先妣孫太孺人。明萬曆己卯科
舉人。四川威州知州。諱思順。元孫女。萬曆乙卯科舉人。
諱光祐。曾孫女。康熙己酉科舉人。諱申之。之女。生子二。
吾居長。弟其仲也。弟以癸亥生。適我祖考。方一週甲子。
記我祖考以癸卯序貢。而吾弟鄉貢亦如其年。時齒垂
四十二。吾弟娶劉氏。明天啓甲子科舉人。礪山縣知縣。
諱芳。曾孫女。甲午科舉人。國子監學錄。諱有餘。孫女。康
熙甲子科舉人。馬龍州學正。諱敬公。第三女。舉丈夫子
五。長中選。娶楊氏。國學生。建中女。生子一。軒。翹。繼娶楊
氏。生女一次。中矩。娶陳氏。苦學成療。卒。生子軒。騰。九歲

傷次中。隼。娶段氏。生子一。軒。來女一次。中規。六歲。殤。季
子中毅。娶蘇氏。庠生。方韓女。生女三。吾弟女一。適庚子
科舉人。延川縣知縣。高公諱執中。子祖望。餘娶聘皆屏
中著姓。不詳記。以自侈也。茲以九月初七日。卜葬祖山
之西。先考墓東。如侍我考。宅亦善。爰述梗概。無有濫詞。
上之海內。先生大人。乞節取其長。賜之誄銘。俾吾弟得
附名世。死且不朽。

情詞幽咽。機神流逸。仍不失為述體。是大手筆。

國朝

告城隍文

張漢

於戲。天降下民。老得以壽終。幼得以遂長。生人之恆願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嚙導而陰掖。神亦與有力焉。漢奉天子命。來守是邦。垂五年於此矣。往者歲不登。饑民離散。今幸復還定安集。又入春以來。天灾流行。半載於茲。盡吾郡數百里之封。郡無家不癘。家無人不疫。人心皇皇。靡有孟處。幸輕灾薄沴。死亡有盡。嗟我小民。荷神靈之福惠。亦孔厚矣。邇者。河南各隸邑。命案報無虛月。漢每一鞠問。率自死。非命。或投於縲。或血於从。或墜於井。

滇南文畧

卷四十

告文

張

於巖。於河。纍纍踵至。不一而足。漢且悼且愕。或祗金席。革北方之強。死而不厭。其天性然歟。抑有鬼物憑之。為厲為祟。實逼處此。以與吾民爭此命也。漢為民父母。獨忍於心。立而視其死歟。或者冤冤相報。物理固然。夫所謂報者。生有仇讐。死始言報。若自死非命。取償他人。乞代吾身。恐自生民以來。決無是理。彼無辜之人。被為厲為祟。代償他命。又冤無可伸。轉而取償他人。無辜喪命。辟畏影者。避影怯走。走急影隨。走終不止。影終不息。為厲為祟。仇讐相尋。是終欲盡吾民也。禍之烈也。果伊於胡底耶。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守土之官。智有所不逮。

選用妙合

何等筆力

力有所不行。冀神膺其衷。而左右之民社之寄。政刑之司。庶無舛失。漢用是錫吉。誼良沐浴而鞠。垂涕泣而道。敢昭告於神明。乞上達天聽。嚴行電察。如果為厲為祟。敢通無辜之人。乞命代身。請力加驅斥。務絕羣氛。所以體上帝好生之心。贊化育所不及。以平斯人之有憾。亦以遂孝子全受全歸之道。慰為民父母保赤誠求之心。而非神之赫聲濯靈。不足警懼而殄戮之。以一靖斯禍也。漢不揣瀆告。稽首待命。惟神哀其愚。俯加鑒察焉。

懇切言之可泣鬼神文亦緊密

原評

務理學者言近迂其言誠之所至無所不通也個中

滇南文畧

卷四十

告文

張

人當自有會

原評 一段海
原評 一段海市
正理

原評 上言天地
此言人心
俱是中庸
道理文亦

波瀾蕩漾
妙義環生

原評 要語

文士多奇
想名儒多
篤論作者
其殆兼之

祭告東海廣德王文

張漢

漢南鄙之細儒也。見江河者多矣。未嘗見東海。竊以海
百川之所歸也。黃河之所宿也。必有明神焉。司之如彼
泰山之靈。降雨出雲。有求皆應。以故聖人在位。海宴河
清。神式澆之。海市之形。蜃蛤所吹。亦神之所為也。或者
以為奇怪。而不知天地網繆。萬物化生之象。千變萬化。
未有斯極。故靈奇怪特。無所不有。然往往春夏則盛。秋
冬絕少。我來非時。懼不得見。故於神祈焉。今夫海市天
下至幻之境也。以人心動鬼神。則天下至實之境也。以
天下至實之境。發為天下至幻之境。即以天下至幻之

漢南文畧

卷四十

祭文 末

境成天下至實之境。故未始有形。而能形天下無所不
有之形。未始有聲。而能聲天下無所不有之聲。所以形
形而聲聲。必於鬼神示之。其實非謬悠不經之迂言也。
昔者衡山之雲。昌黎以開。赤壁之風。武侯以應。烈士揮
戈。可以回日。賢令積薪。可以致雨。廉而還珠。仁而避蝗。
孝而笋出。友而荆生。不必仙釋鬼怪。即上而神聖。上焉
風雷。下焉鳳獸。誠而格之。往往有理之所。必不有為事
之所。不必無他。至誠所致。志壹則動氣也。漢至誠萬
不逮古人。然以萬里之誠。格於神靈。必當我應。不備矣。
愚敢瀆神聰。仰乞垂鑒。無任悚惕之至。上告。

感應則根極性理。引古則原本忠孝。不入仙釋虛無。
之譚。乃是吾儒文字。
原評

漢南文畧

卷四十

祭文 末

哭何洞虛文

張漢

從頓轉振
純乎韓歐
家法

原評
文思迅涌
意隱有叱
咤聲流之
善下

嗟乎姊夫吾兄弟親君且三十三年三十年來讀書作
字每蒙君發我君謬喜予善悟先大父亦奇君才樂與
君語如是凡八年先大父及先父母相繼見背予兄弟
零丁孤苦君念至輒嘆息亟勉予立志嗣前人吾兩人
又俱邁心疾幾斃吾且貧乏如是十五年計子鄉舉北
上中兩離兩合猶與君晤也子癸已宦京師思君不見
日往來詩歌東牘中君又骨肉多故累訟無虛日如是
垂十年君且病病今至于死矣嗟乎姊夫天生君用世
之志不使得用又斬君之年耶君天賦奇慧又性簡亢

滇南文畧

卷四十

文 无

負才不及汲汲進取并以一生死為達君所讀經史子集
旁及星厯形勢家言無不洞抉秘奧為詩文多奇峭挺
特而薄制義文字竟亦不屑應科舉又工真草書神明
中書大令之法下至圖寫山水篆刻金石皆奇古不入
時好雖專家不及每過君飲我上下古今不可一世談
娓娓夜分不得歸聞諷君節飲君輒拍案起持髯笑曰
修短命耳誰謂古無死嗟乎姊夫死矣安知不飲即長
不死耶年來以剛強之氣不幸遭挫辱叱咤不平世俗
人為君言不知此天也天生才人如賈誼李白東坡之
徒雖遇于時以文章名世身不免譏讒竄斥君才隱不

一氣轉旋
中沉鬱頓
挫不知文
生於情情
生於文

從上以為
天下痛下
以哭其私
轉換過來
又深一層

耀困之荒亂萬里之中謂可投間以著書老猶邁斯苗
人公一失
禍憤鬱以遠其死天所以位才人亦天所以如才人如
此謂之何哉君長子朗與子同官且三載聞君訃對泣
累日痛至損眠食比歸遺朗文哭君且告之曰我哭姊
夫兄弟之情抑匪直兄弟之私也悼知己之無人又感
上天生才竟不得用世是以泣然長流涕也

情真摯而氣復傲岸手持如意醉歌騷唾壺昨夜新
敲缺有此一段在楷翰之先矣 原評

洞虛先生吾屏之逸才也世傳詩文字畫奇峭挺特
誠有如篇中所評者鄉先輩偶道及輒企仰之至遭

滇南文畧

卷四十

文 手

際一節至今幾及百年論者猶為之扼腕不置此文
一出凡為先生抱不平者可以知天矣嗟夫造物忌
才証之長沙諸人而益信何獨疑於先生耶後學周
順年謹跋
李穆堂先生為洞虛子誌墓稱其卓犖不羈淵博浩
渺無虛止涯涘為文章獨抒性靈不規撫前人嘗與
友人遊陞山妙應講寺髯鬚如重來方丈中供老僧
像上題云何年重遇洞虛子石鼎當窗煮露芽適與
先生號合同人愕然詢之即此僧自題句咸以洞虛
為再來人亦奇事也銘云太羹其味朱弦其音抱知

希於一已匪適口耳於在不祈其達先生之深其見重如此月槎公豈阿私所好哉

文畧

卷四十

文

三

原評千古才人同聲一哭

原評

原評虛者有局

原評又一岩

公食南園宋夫子文

張漢

於戲。人世小有才。以爛下老死。弔者輒不平曰。造物忌才。此諛墓中人恆談耳。造物者不任受咎也。若夫有用世之才。可為生民係安危。為國家係輕重。偶為一試。不盡其用。則咎造物曰。忌才。造物不能逃其咎。而負才者苦矣。吾師今時用世之才也。推其才。非門弟子私譽。小用不盡其才。而歸咎造物。亦非門弟子一二人私恨。過為不平之鳴也。吾師自少出相門。好書史。往往有慧解。出其才應事。輒易人所難。造物予吾師才。可云贍矣。由是名日起。即舉制科。入銓曹。為人倫藻鏡。天子吾師才。

滇南文畧

卷四十

真文 三

即使師得而用之。造物者生才之道也。既而師方用其才。天靳其用。官忽黜。究所以黜之之故。又不可得。造物者誠何心也。而吾師乃有不能如此才何者。謂通塞遇也。得失數也。數無失不得。遇無塞不通。將得之故失之。將通之故塞之。或者造物之意耳。是時上方征西域。行軍萬里。師乃計出厚賞。報効赴西。窳躬輪輓。牧芻日奔。逐嚴霜凍雪之中。如是凡七年。皆人所畏。為亦不能為吾師。乃區畫一如無事。當事屢表曰。能。先帝可其奏。復吾師銓曹職。吾儕于是識造物生才之意。今有在也。間謂吾師時。又出嘗所註書。手自鈎勒。凡積若干卷。

原評
又贊一筆
有情

原評
一句道破
忘才應起

原評
虛一筆愈
懸而愈緊
結片師弟
之情亦愈

益嘆吾師在絕域時。手未嘗須臾輟策。與人談娓娓不
倦甚矣。天生吾師才如此。其贍也。自謂位由此日超陟。
或叨隆遇。豈立當閔且達。不謂在銓曹日。國政叢集。
經理無逸日。吾師又清慎且勤。以仰符。聖天子勵精
求治之意。精力日頓。病且作。尋奉命西出。幾殂中途。
又閱月訃且至。嗚呼。是不能不恨于造物矣。或者大丈
夫當死邊。以馬革裹屍還墓。古人盡忠報國。每為是言。
而吾師苦心志。勞筋骨。諸艱備歷。卒不得降之大任。雖
死邊何補。天之忌之。惟其才也。又何言哉。別師七年。猶
得與師見。別師數月。竟見師不得。乃成千古已矣。吾師

滇南文集

卷四十一

奠文

自今永訣于人世矣。門人漢等不得哭師于寢。徒望大
江以南。持文寄奠。耿耿心喪。儼如易食枕。凶。斬然衰絰
之中。之痛痛之久而滋深也。嗚呼哀哉。

人不幸有才人不患無才且患才多古為此言者屢
矣才多不惟無才者忌之多才者益忌之彼造物者
先忌之嗟乎造物既生之如何忌之如欲忌之如何
生之欲曉曉問天徒聒天聽耳文却婉轉有情致亦
不作牢騷語為得體原評
一氣盤旋中自覺淋漓頓挫

起得笑
恰是明

此段奠其
其不用

胡為乎以
下一段悲
其不用

再提一筆

朝
擬駢

問石顛丈 并序

王思訓

昆明西山花紅洞有孤石高三丈餘圍徑四尺
許橫側周視逼肖。翁俗稱顛丈予異其名而
問之

吁咄哉。彼何人斯。矗兮其堅以確也。介兮其卓以犖也。
嗚嗚兮其仰而不可以斲也。漸漸兮其俯而不可以齟
也。磊磊落落。風雨之飄。霜雪之撓。霹靂電之紛。豈而
不可摧以撲也。蝸之不可蠹。苔之不可蝕。塵之不可涖

滇南文集

卷四十一

擬駢

以剝也。彼何人斯。宜其為鏡為磬。為盤為礎。為仙之煮。
為媧之補。為河右之碣。為岐陽之鼓。不然或師而毅城。
或母而啓生。或峙女嬰之廟。或列昆靈之鯨。或三門恃
其底足。或雙闕表其崢嶸。或障廻川。塞決澤。挽頽波。於
既倒。當天柱之支撐。胡為乎。不周道。砥不肅。慎矢不松。
交瑩。不香雪。靡慕爭界之督。陞學瀨邊之令史。神冥冥
兮非夢。非醒。情脈脈兮欲眠。欲起。爾迺形。佶屈。影踟躕。
逃楚射。避秦鞭。僻處兮廣野。遼隔兮湘川。寄嶸峭兮萬
里。甘寂寞兮千年。徒使人尊其稱曰丈。而美其名曰顛。
吁咄哉。吾觀古人之有所託也。鶴控維玉。蝶翻維莊。肯

以拔全局

顧開字妙

桃花流水

杳然去別

有天地非

餘怨離黍。衰風歌迷陽。彼豈有意乎。抑亦玉山倒乎。愛
叔夜醉龍臥兮。愁中郎造。揮毫於草聖。擬次公之不強。
酒而能狂。乃屢問不一答。吾但見爾之放浪。無以定爾
之行藏。安得袍笏僕僕拜。相視莫逆於花紅洞口之宛
轉溪旁。

寄託遙深文亦雅飭

淇南文畧

卷四十

擬騷

三

字字警切
聲調則繁
絃急管倍
覺哀怨動
人
切漠切升
庵乃不是
泛泛乎古

碧曉書院中 方庵先生

王思訓

雞縹碧兮關路長。洵阿盤兮白蛻堂。瞰積波兮城郭。
風帆雲影兮烟樹微茫。中有人兮託迹。濯清流兮坐奇
石魚鳧望兮路五千。王孫不歸兮芳草芊眠。遍春山兮
杜宇把闌中之錦。字兮淚潺湲。詩題兮綾襪。花簪兮雙
髻。春遊玉案兮。秋憩瑤岑。四十二年兮南之裔。噫乎吁
哉。神何往兮斯在。製芰荷兮飲沆瀣。朝處幽篁兮日暝
暝。夕汎素波兮月沉沉。杜蘅長兮湘纍怨。薜蘿帶兮山
鬼吟。乘蒼虬以訪。寶陀兮。升雪曉之萬仞。駕紫鸞以謁
禮妃兮。覽霧粧之明靚。想氣節兮東都。溯風流兮西晉。
先生兮歸來。寒泉一掬。招而不見兮。誰知我心之悲哀。
運六朝於駢體。善摹升庵而得其神致者。

淇南文畧

卷四十

擬騷

美

集楚騷

趙清

原評 清孤不自掩 先生一生好修二字盡之 原評 望古逸集 原評 始終戀君

思美人兮哀衆芳之蕪穢。製芰荷以為衣兮。紉秋蘭以為佩。懷瑾握瑜兮。獨好修以為常。言與行其可述兮。蘭芷幽而獨芳。又重之以修能兮。與日月而齊光。聊浮遊以逍遙兮。乘清氣而御陰陽。春秋忽其不淹兮。老冉冉以今既極。惟天地之無窮兮。率雲霓而來御。騶玉虬以乘鸞。冀一返之何時。形穆穆以寢遠兮。何日夜而忘之。臨流水而太息兮。哀人生之多艱。惜吾不及古之人兮。橫流涕兮。潏潏路漫漫其修遠兮。獨永嘆乎增傷。步徙倚而遙想兮。芳菲菲兮滿堂。哀見君而不再得。奠桂酒兮

淮南文畧

卷四十

騷

三

椒漿。茲愿情以陳辭兮。沾余襟之浪浪。

此先生辭世前數日手集也。守先待後之心。隱隱如見。謂先生述騷也可。謂先生自作也可。受業許憲識三百篇而後。惟楚騷尤易感發人性。情今請龍溪集騷尤信。

開口叫破 物類頂門 一針

一筆折出 數層逼肖 西京文字

以下二段 就物類之 極靈而有 徵者說出 不祀則金 馬碧雞之 不當祀可 知

朝頓

擬漢諫大夫王褒諫止金馬碧雞之祀表 張 漢

臣聞古者祀典有大功德則祀之神。足以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者不載祀典。所謂非是者。亦以不如是之人。不與於祀。以人之類言。非以其物之類也。今承陛下勅令。聞西南裔有所為金馬碧雞者。得之方士之言。欲遣臣褒遠至其地祀之。夫所謂金馬碧雞者。物也。物而人之且神之。乃欲招而祀之。臣以為過矣。至誠盡物之性。各有其道。今之祀。不重違物之性乎。臣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聖人有道。四靈以為畜。畜之云乎。豈曰祀之云乎。今夫龍之為靈。昭昭也。麟族之長。亦君人之象也。上古伏羲觀龍馬而畫卦。穆神龍為龍書。黃帝鑄鼎成騎龍去。而上仙帝嘗因龍見。以龍紀官。帝堯母感龍降三河而生堯。夏禹治水。黃龍夾舟而至。龍蒸靈矣。而不祀。黃帝時鳳巢于阿閣。帝聽鳳鳴為律本。少昊因鳳至為歷正。且以紀官。帝嘗作六韻而鳳下舞。虞舜作九韶而鳳來儀。周文時鳳鳴於岐山。成王感鳳至為琴曲。鳳之靈也。不以祀。朱宣氏與舍頡及神堯俱因靈龜作龜書。神禹因龜文敘九疇。龜之靈也。不以祀。古聖人之世。麟亦嘗遊郊。柳矣。麟之為靈。昭昭也。孔子生而有玉書之祥。春秋成而鉅野之麟至。亦不以祀。皆以其為

淮南文畧

卷四十

表

三

也。上古伏羲觀龍馬而畫卦。穆神龍為龍書。黃帝鑄鼎成騎龍去。而上仙帝嘗因龍見。以龍紀官。帝堯母感龍降三河而生堯。夏禹治水。黃龍夾舟而至。龍蒸靈矣。而不祀。黃帝時鳳巢于阿閣。帝聽鳳鳴為律本。少昊因鳳至為歷正。且以紀官。帝嘗作六韻而鳳下舞。虞舜作九韶而鳳來儀。周文時鳳鳴於岐山。成王感鳳至為琴曲。鳳之靈也。不以祀。朱宣氏與舍頡及神堯俱因靈龜作龜書。神禹因龜文敘九疇。龜之靈也。不以祀。古聖人之世。麟亦嘗遊郊。柳矣。麟之為靈。昭昭也。孔子生而有玉書之祥。春秋成而鉅野之麟至。亦不以祀。皆以其為

無義不據

又頓

師引其祖
宗之典禮
正之尤為
得體

雖係陪禮
亦屬正論

物也。由是以推舜之往于田也。象以耕鳥以耘。象與鳥不以祀于虞。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祀契者見於商。頌而元鳥不以祀。商稷之生也。實隘卷寒冰。腓字者牛羊。覆翼者鳥也。牛羊與鳥不以祀于周。即陳倉之肇。雞不祀于秦。闕穀於兔。孔子文於夢中。於兔不以祀于楚。日有烏。月有兔。祀以日月。而物不以祀。二十八宿之象。角木蛟亢金龍之屬。祀以星。而物不以祀。十二地支。天開于地。開丑。人生寅。不以關于三才也。祭其所屬。東西南朔。以有關於四方也。而祀之。而不及清龍白虎朱雀玄武之類。均以爲物也。今以方士悠謬無稽之談。外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表

五

有無不可知之物。類尊爲神而祀之。勿乃如居蔡祀爰居者。仲尼以爲逆祀。抑亦不智之甚乎。臣維大漢受命。嗣三代而有天下。經暴秦禮間。缺失正宜。下宋廷議。次第舉之。爲萬世法。我高帝始興。過東魯。即以大半祀孔子。禮之正也。天下。陛下。今陛下。正宜考三皇五帝之陵墓。爲之祀。以其名臣。爲配食。即秦伯至德。竄于句吳。箕子之仁。封于朝鮮。亦宜追祀于中國。此祀典之重。且大者。所宜急講。而乃踵秦皇神仙之誕矣。武帝尤而效之。爲封禪之行。信巫蠱之說。今已當善繼善述。而改其道。即元狩元封。朱爵亦祇以紀年耳。終非聖王之所

只此四字

重今乃更尊物爲人。創爲淫祀。祝史矯舉而陳詞。臣不敢以爲祀之正也。臣職司諫議。不敢不言。伏候陛下聖裁。曷請罷之。

奇想奇文。使當日子淵果有此一諫。豈不與汲內史輝映。漢廷益徒留頌賦論等篇。致後人有獻諛之誚也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表

五

後一段更
後一段更
後一段更

明

辭

林隱辭為潘隱翁賦

楊一清

嗟嫩人兮好修。羌遐想兮冥摅。釋塵氛之機。穿藉林石。以夷猶。堯垂衣於象闕。巢洗耳於崇邱。仰皇風之蕩蕩。忘帝力而休休。裁雲霞兮衣被。擷芳芬兮膳羞。窺百家之藩圃。採萬花之玄幽。啓蟣蠖之微蒙。吸河海之餘流。嗟浮生之附贅。鑿重壑之藏舟。已矣乎。人生各有志。外物亦奚謀。軒裳非不貴。虛穴欣所投。賦衡門以自適。歌伐木以相求。或賡或倡。載沉載浮。奠綸巾於柔碧。沐灌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辭

望

木之清麗。邀漁樵於芳墅。話暘雨於西疇。維三樂之既足。忘歲月之難留。甘與物而俱化。返帝鄉而長遊。

夢陽曰雅調幽思

清和高潔歸去來辭之遺

明賦

味泉賦

楊一清

任城之東。鉅野之中。有冽斯泉。元氣所融。井而出之。混混無窮。人莫不飲。知味者一翁。乃喟然歎曰。此天下之至味也。舍是吾誰適。從雲泉翁聞而契焉。乃製賦以寵之。且以志予之衷。其詞曰。

水在地兮上與天通。山藏氣兮坎居其中。泉胡為兮近子之宮。穿黃壤兮百仞。登龍鱗兮千重。挽勁索兮長蛇。鼓鹿盧兮清風。蒸芳雲兮勿慕。澄萬象兮在空。謝行潦之滓濁兮。敵朱夏而抗玄冬。主人飲之。若瓊瑤之流液。

滇南文畧

卷四十

賦

望

又疑吸沆瀣於鴻蒙。於乎旨哉。天一生水。六府之宗。以先民用。博施為功。是故先王取象以辨義。君子比德而後厥躬。噫。嗟不食兮。徒惻。汔未繙兮。何所庸。虛虛靜兮。自守不隨。流兮。注東。挹之酌之兮。不見其縮。滄之滄之兮。不見其充。蓋始有得於頑瓢之不改。而終將希孔子之樂在其中。主人聞之。乃擊節而歌曰。我井我澗。兮我泉。我飲。江海有盈。潤兮。我之泉兮。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味吾泉兮。今固吾窮。酌吾泉以自適兮。大美玄酒。將無同。其氣沖沖。其聲颯颯。信至樂之在我。美知音之有逢。舉手南向。若禮謝於雲泉之翁。

深情逸韻

原如要終
旁引曲喻
感慨係之

是何等身
分

崖岸語

自况語惟
先生足以
當之

氣象萬千

題目絕佳
引亦用韻
趣極此先
生晚年開
歷有得語

滇南文畧書後

集一方數百年將逸之詩文都為一集播諸此邦
傳諸天下壽諸後世使後生小子仰前輩風流而
思繼其聲使海內賢士大夫知此邦未嘗無人而
益見

聖朝教化之遠且長也蘇亭之功大矣哉雖然蘇亭何
以得此余在京師時師君莠屏為余言蘇亭求前
輩詩文之難甚於巧今詢諸友朋皆以為信然蘇
亭卒成其志豈非諸先輩之精神所存不容竟
澌盡泯滅而冥冥中若或有矚而翼之者耶是役

滇南文畧

卷四十

後跋

四

也先輩有欲為之者矣近羅君琴山亦嘗有志於
是矣顧皆未及成蓋前輩之詩之文之不絕於世
者如髮耳先王典籍既亡賴漢初諸儒收拾於煨
燼之餘而後天下萬世有六藝今諸前輩詩文固
不能與典籍並則蘇亭之功視漢儒亦少間矣然
其辛苦艱難而存諸殘缺不守之時古今人豈有
異也抑蘇亭虛而善受尤有不可及者往余聞蘇
亭之求關中奏議也又聞南昌李和叔之藏有文
襄集也因以奏議為必可得及得之乃石淙詩稿
而奏議卒缺焉蘇亭於是喜且愠夫文襄書且如

是況下此乎宜蘇亭之欲然抱恨於闕略也天下
事類非一人一時所能盡此書求之難成之速去
取校讐或尚有未厭於心者自茲以往更有能補
蘇亭所不及而續之又續以相引於無窮是滇詩
文之重幸而今日所為華路藍縷以啓山林者厥
功益章章矣蘇亭聞之不更掀髯而大喜乎哉昔
嘉慶八年閏二月下泮石屏陳履和拜題

滇南文畧卷四十終

滇南文畧

卷四十

後跋

四

賦一

明

滇南賦

當鑑賦

思友賦

山茶花賦有序

孔雀賦

忠賦

國朝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目錄

一

蘊齋石竹賦

太和殿賦

俞緯

唐堯官

唐堯官

唐堯官

唐堯官

向于宸

王卯祚

趙士麟

萊陽初顯圖

吳縣潘芝軒

武進莊復旦澤珊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明

賦

滇南賦

俞緯

緯字未詳楚雄人嘉靖甲午科舉人官知縣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一

奢體倦役目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慨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樞。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為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就正焉。夫滇之處絕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滇。莊躡據眾而可王。既通五尺於贏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控入垓於神州。闢萬里之烟雲。廓瀘江而為門。掘西緬以為塞。接交益而竝峙。抗崑崙之

重扼繁乎數陸之所。族類不滅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奮入圍而誰伍。於前則跨帶交趾。連延南海。危聳撐生。懸石雲霧。溪汨汨而渚流。谷掩掩以伏。途迷迷乎衡宇。耳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據躡吐蕃。枕輔石門。嶠嶇跳跌。要害之屯。北指轅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為塹。還十險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峻。岷。峽。肩。麓。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渠。於。二。廣。卻。風。門。於。辰。沅。於。西。則。迺。制。入。百。控。有。猛。密。老。邁。肢。屬。千。崖。附。藉。皇。圖。遠。攝。乎。遐。陬。獷。悍。馴。擾。於。帝。懷。恆。懇。懇。以。納。款。又。何。見。乎。萬。萊。其。封。域。之。內。則。夷。險。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二

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垂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蛇榮。岡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天耳之扼隘。銀生連鳥蒙以接霞。牟尋所嶽之點蒼。王褒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峰。脩谷成會。要之區。栢南嶺嶂。摩雲為控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綠密。楊柳臨岸。橘柚抽枝。松栢挺幹。梭羅婆羅。殊其華。棠梨。棗子。實其實。紫榆。杏。櫻。椒。檉。杉。漆。木。蘭。椿。槐。櫻。李。桃。栗。園。桂。之。馥。秋。馨。霽。梅。之。傳。春。信。乳。檀。燦。燦。而。騰。霞。安。息。霽。靈。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菀。青。蘭。芬。芳。於。園。谷。山。茶。蔥。鬱。於。峰。巔。蔓。修。藤。

懸以則

與前危聳等句均稱繪影繪聲

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灼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拂霞。爾乃孔羽珮翠。鶴頂冠朱。雉雊稟素。鸚鵡人呼。蛤蚧穿其木。鸛鷲鳴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鸚鵡之吟。鷹隼驚搏。烏鳥反哺。白鷗于飛。翡翠啄露。子規夜作而促耕。燕雀棲暖而春至。翹翹鳴號。戾止乎其內。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羊畏露。狡兔迎月。猩猩夜啼。猿猴競捷。松鼠之攀緣。神鹿之隱穴。犀象。駝牙。豪豬。刺簪。鷹狐。假威。犛牛。踞山。脚躄。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璣。瑕瑛。金沙。銀礦。川媚。山靈。瑪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石綠。碧瑱。果則無花。猩猩。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胡桃松實。檳榔無柯。南棗荆棘。搖顛香橙。纍纍金橘。蜜桶獅頭。同族異育。羊桃檳欖。柿榴御霜。或託根於峭峒。之陰。或葦蔭於圃圃。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洱海。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波。滴瀝滲淫。會其流。涓涓泱泱。成其大。液液。湫澗。浮空澎湃。噓噏百川。洗滌塵隘。乃若秋月懸波。午風轉幌。飛沫起濤。揚瀾溢浪。大明當天。彩雲蕩漾。溟溟濛濛。色連霄漢。又若瀾滄麗水。金沙元江。橫襟濛帶。山陵懷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響。而電揚。長江。挾。漢。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渾。淪。浩。淼。乍。挹。乍。堆。爾。乃。泄。瀉。湧。騰。於。浚。井。採。山。煮。水。於。鹽。

池內帑輸賦。巨商擅費。於是乎蛟龍隱灘。鼉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修鱸吐沫。金線竹釘。水母蚌蟻。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鱗鱗鯉鮓。輪轉鱉。蝟螺螭蝟。鱗目蝦噴。鱗鱗甲。錐錯煥爛。錦斑。沂回順流。噉囁沉浮。其四野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嘖。嘖。黍稷離離。池塘既陳。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濟水。寢廟綿五世之勳。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陰陰。朱黻靡靡。其居民則高門鼎貴。魁豪岸逸。流寓多齊魯之昆。戍遺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獵烏蠻。鳩獠。等。慄。惟構巢於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廬市。觀郊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陳之富。奧實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宏宇。斯蓋宅土之所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名世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淑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狐兔。楊惠之孝感神明。雅化蔚若王昇。風裁凜然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躅。傅寶南州人傑。仲宣齊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和光道人。廉惠先生。恥于利祿。居恬政明。又若爨字釋蚪斗之文。筮師精卜數之揲。麥宗通番蠻之書。草書綴義之之帖。義若用之節若。方玘出

彼人物非
必侈矜
里亦以激
勵後進也
文特與衍

將入相。若一清守死善終。若繼魯廷壁剛直不阿。有澄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脩潔。達拯溺亨屯之體。近則山嶽炳靈。風氣宏啓。英雋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為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沉疴。做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恍奪神。而今惜其去子而之湖荆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三巴綿絡。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疏鑿。岷峨掇之以舒把。江潼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駕言。泣然淋淋。不知其然。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非貌為三都者。後幅尤足以備掌故。精唐汪庚識

起卽有怪而嘆之意

道山一角

一路微詞託諷爲後半段伏案

揣摹曲肖語無泛涉

當鑑賦

唐堯官

余讀漢史司馬相如傳見卓文君當鑑酤酒未嘗不嘆其風情之恣蕩而禮義之閑越也因作賦以諷之夫何一佳人兮邁絕代而稱奇鎔麗色於錦水兮泄秀氣於峨眉籠烏雲以爲髻兮凝白雪以爲肌眉列翠若望遠山兮臉灼灼如芙蓉之乍開西施掩其亡色兮南威比之而頓媿幸王孫之厚殖兮精門閑而訾豐感芳年之不載兮忽懷春而泊容嫩風儀於貴客兮竊闕之恐不得雙說新聲於鳳凰兮偕伉儷於絲桐徒四壁以馳題兮亡資財以自供解鷓鴣裘以賞飲兮相與共返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六

乎臨邛。置酒舍以當鑑兮。又奚怪夫微躬。值時陽之初煖兮。景物韶蕩而嬌嬈。鳥嬰鳴而喚友兮。柳稊穆而垂條。介通衢之四接兮。羣馳俠而遊遨。燒春醴以待沽兮。帘隨風而飄飄。傾竹葉以合驩兮。任茗芋而消搖。豈娉婷之不自惜兮。聊溷迹於塵囂。緬生平之驕奢兮。憶曩而自傷。坐錦屏而宴息兮。步從容於洞房。綴石榴之寶鈿兮。垂傅珥之明璫。曳翠雲之華袿兮。襲鬱金之羅裳。騅華萼之連枝兮。與伯仲而鴈行。何炎冷之頓異兮。今獸守乎賤貧。豈亡良匹之締好兮。沙磧豈溷乎南金。慕驚代之文章兮。才學迥邁乎恒倫。更琴心之兩娛兮。

文 擷秀 揚 能令 五雲 簇綺 義則 朔雪 嚴風 令人 對之 肌栗

前用對照 此用棒喝

遂縷結乎同心。馮滌器之足羞兮。願偕老於百年。昔栢舟之化義兮。矢厥志而靡它。載興謔於黃鶴兮。維賢雄其焉移。躋貞烈於千古兮。播彤管之芬華。翳佳人之薄命兮。幸自托於豪奢。惡違志於從一兮。決幃薄而夜徂。騁風流以自放兮。宛白壁於微瑕。胡茂陵之載聘兮。等昔愛於搏沙。匪白頭吟以自絕兮。幾不免於谷風。而共嗟。彼鑑頭之春色兮。深足戒乎淫邪。

讀書得閒之作音節純乎六朝

敘次本事情致温婉入後斷以正義深得風人之旨

鎮洋王鐫序宣識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七

思友賦

唐堯

李泉叔余友也。令藁城。思之作賦寄焉。

寫思字無
二賦之遺
所難尤在
言真耳

唐今古處
暗伏結一
段之根

歲闌茂之發春兮。望燕薊而遺征。叩蒼龍之帝闕兮。罄
 夙志。余敷陳方舉肥之是相兮。迷俗尚而不能明。墜健
 翻於層霄兮。阻九萬之雲程。洵命數之邁屯兮。焉怨天
 而尤人。攬余轡以言題兮。遵恆山以南。鶩渡滹沱之巨
 津兮。花朧朧其盈路。聆琴音於宓堂兮。羌浹旬而道如
 心。怔怔鄉夢攪兮。走大石橋而日暮。悼方睇之倏違兮。
 回首浮雲之莽互。臨漳流以問津兮。三臺鬱其崔嵬。森
 丸曲之靈河兮。皇禹蹟萬世而興思。訪臥龍岡以懷葛
 真南文舉

卷四十一

賦

八

推波助瀾
文勢壯闊
而文情綿
渺悲徐庚
不得專美
於前

翻覆更醒
從彼此交
勉意結出
正旨如是
則不得未
思思則未
有不曲至
者

十步之為吁。獨余倡而離和兮。聞文社之盟虛。爰陶縱
 於山水兮。雅襟懷之磊落。朝觀海於盤龍兮。夕振衣於
 望鶴。歌擊楫於昆池兮。采芙蓉於杜若。誠盈虛於宇宙
 兮。瞻歸與於冥漠。獸求曹而躑躅兮。鳥失羣而啾啾。矧
 離索之日以遠兮。望列宿永夜而繁憂。汎雲津航一葦
 兮。湖踪跡於舊遊。聽鐘聲於東刹兮。步空亭而悠悠。萱
 叢叢其自植兮。迴寶塔雙峙而上浮。策羸足於太華兮。
 梵宮瞰溟渤而芳幽。眺層樓於清曠兮。龍蛇滿壁。墨妙
 仿佛乎鍾繇。一碧萬頃立青霄兮。恍歌聲在耳而相酬。
 迨高陵以容與兮。霞氣沉沉於海裔。睽李郭於參商兮。
 真南文舉

卷四十一

賦

九

鼓蛙川之蘭榭。上新月於曹溪兮。豈清光萬里而云異。
 浴碧玉泉瑩瑩。仙液兮。學蘭亭之脩袂。宛風景之猶昔
 兮。感杖杜而橫涕。恫鬱邑余佗僚兮。吾莫知所之也。寫
 哀情於尺素兮。不足以申此噫也。世豈無好修之麗澤
 兮。水投石之不相入。緇分禩迄二稔兮。春與秋冉冉而
 易律。發渴瓊於夢寐兮。何音徽之阻絕。怒馬臨風增慨
 傷兮。恨縮地之無術。惟宦路之嶮巖兮。每悸心於荆棘。
 苟行法之不詭於先訓兮。奚較於崇庫之異秩。幸策名
 于清時兮。願努力而崇乎明德。托鴻鴈以寄聲兮。實意
 悲而語澀。

難得就滇典竄入古賦居然可作南都一篇其妙尤在處處抱定思友二字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十

山茶花賦 有序

唐堯官

滇土繁花而山茶最奇。十月即放。蓋中原所未有也。然鮮播之詠。譔者余觀往籍。陳思有芙蓉賦。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虞繁有蜀葵賦。宋璟有梅花賦。古人艷焉。余效之作賦一首。雖極意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元冥之啓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慄冽以振野兮。霜羅集而濛濛。草木搖落而變衰兮。詠蕭瑟於林端。梅欲占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既殘。洵窮律之黯澹兮。滲游展而勢歇。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集衆巧。地耀殊色。抽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十一

神絨與鬼秘。宛葩剗而摹刻。詭狀異態。莫之省測。或如粉傳。或如珠串。或如磬圓。或如榴燦。或如赤玉盤。或如絳紗幔。或如鶴頂之丹。或如火齊之幹。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勸。縷縷兮金粟。是誰兮絲穿。既逐瓣兮心分。復惹烟兮條悞。其未開也。扶疎磊砢。蔥蔥青青。疑佳樹之冬榮。迨既開也。鞞鞞陸離。煌煌葩葩。恍飛霞之爛漫。邈東皇之未嚮兮。絕朋援而先芳。冒雪霜而吐艷兮。適蝶凍而蜂僵。眇南枝之纖素兮。占春林而倔彊。矧陰晴之靡定兮。逞麗質而相祥。爾其朔風飄飄。乍起乍伏。旖旎婀娜。譬彼飛燕。則昭陽之妖舞也。薄暮霏微。滇濛沾灑。

淋漓絳玉譬彼大真則華清之洗沐也晴曦斜照揚揚
蕩采掩映光華譬彼西施則越溪之浣紗也皓雪飛揚
揣封營積縞莊麗冶譬彼文君則臨邛之新寡也震電
條撼披拂旖旎秀墮芳踪譬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
於是羣芳慙沮不知所營香蘭之藝楚畹叢桂之生淮
南芙蓉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雒園與夫海棠芍藥桃李
山礬或體裁么磨或標格瘦清或摧砭冰雪或彫落風
塵惡朝蕤而夕謝兮飾歛變於冬春耀名葩之冠絕兮
豈敢望乎等倫若乃畫閣雲連彤軒樾蔭參擬乎臺別
開三徑倚緝英之玳瑁與交疎而相映綠筠翠栢助其

真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精神朱絲玉遂添其丰韻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妙妓
燕良夕曳文毅以躡躑兮戴金搖之曠塵揚百里之遺
聲兮昭陽阿之清越雜蘭羞以兼御兮飲瓊飴之仙液
笑簪朶於雲鬢兮頽玉山而未歇若夫幽崖古剎岬嶸
之巔梳店孤邨寥廓之地埜况凄凉一株衰植寄穠艷
於清冷發輝光於顛顛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沉吟趣行
者繼馬而留滯緬香亭之寵渥兮與傾國而交驩泊蒼
蘆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乘胡奇英之傲詭兮委炎方
而自安良璧產於荆山兮曷氏抱而長嘆騏驥困於虞
坂兮望伯樂一盼之爲難慨遭逢之有數兮效達人以

自寬豈知希之我貴養壽命於岳巒亂曰姑射仙人霞
綃被棄風儵爾真雲至愛此山川恣游戲化作花神顯
靈異賁隅之種異奇特比之迥然霄壤別格外丰姿豈
易貌抽毫誰是茂陵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壯
顏色

按葉榆楊虹孫詩話載滇中山茶天下第一惟會城
歸化寺其本合抱花大如孟元明以前物也往來遊
宦羈客多餞別于此無錫蔣侍御武明洪武中謫戍
滇南常作歸化詞云鴛鴦夢斷絲樓空馬首蕭蕭故
向東歸化寺前多少淚年年三月蜀茶紅音調最爲

真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凄絕此一則可補賦中所未備
體物之工幾於極妍盡態而古雅淵茂不涉纖靡一
派庶幾駢選之遺 鎮洋王鏞識

孔雀賦

唐堯官

惟炎嶠之湫遠。韋異禽之托生。稟山川之秀氣。含離暉之淑靈。因雷聲而啓孕。巢雲海以棲身。故其翮翳茂樹。飛踏山椒。珠冠繡頸。翠尾錦毛。飲啄嶰澗。游戲蘭若。地必選勝。林不妄跳。或翹首軒時。或舒翼翹翹。或蹠足踞踞。或嘯侶呻吟。與衆禽兮聯喙。而接羽實矯矯兮殊形。而詭質彼隴西之翠衿。與山梁之錦臆。若吐綬之影水。與瓦化之比翼。雖等豔而齊輝。焉采繡之足匹。爾迺差我宋殿。啤啤魏臺。繚以芳園。滙以華池。東吳檄至。新昌獻來。豈其閒關於交南之域。抑分殼於滇海之陲。於是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四

飛觴設几。賓客萃止。情盛景劇。餽眺徙倚。新聲破之管。弦雜戲兼之角。觥展祕說於芳時。羨茲禽之獨美。嫵姿芙蓉之沼。拖尾紅藥之階。戴金花以表弁。垂綠葉之森纒。遶珠櫛與畫棟相掩映。而毛毳聽紫簫翩翩而獻舞。傍芳叢宜計同其盛衰。恣佳賓之讌賞。驩既醉而忘歸。迴蛾眉於漢廷。寵獨專於飛燕。女入宮而見嫉。悲秋風於執扇。胡變童季女。美服之爭啄。而欲黼黻文章。一身之獨擅。豈始忌之性成。即靈與蠢而均之。為可鑒。世希有之。為貴越遐裔而旁求。或采其羽以爲燾。或織其毛以爲裘。或飾之扇而掌握生色。或繪之屏而丹青寫傳。

掩不見而尾取。故潛立於叢篁之阨。迺羽毛之自累於夫人兮。焉尤繫大鵬之南徙。搏九萬之脩程。更鴻鵠之舉千里。豈矰繳之所能侵。嗟爾生之不偶。寄瘴域而藏身。籠枕櫛之曉霧。逗蕉葉之新霖。惜娉婷以自衛。孰文采之見珍。忸門戶之是珥。浪圖牒之虛名。亡勁翮以神霄。徒悵望於青冥。

有質有文。足備滇產。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五

忠賊

向于宸

于宸號薇夫。河內人。崇禎末年。選貢官。射洪知縣。時寇益警。公誓死守。忽賊黨來脅降。叛民納之。公大罵。計擒賊機洩。與兄突圍走成都。謁臺使。言坐困無益。益出戰。不聽。成都陷。被擄求死。不得。忽得釋。以母老。與兄間歸。里守義。以終。仰乾坤之敷直。披日月之貞恒。信陰陽之無私。歷元會。以降升。獵經史。以自照。辨邪正。以待評。心凜凜。以凌霄。氣浩浩。平鞭霆。悲羣芳之搖落。美偃蹇之松筠。物以貞而見異。別夫人之負性。而含情。紛億兆其總總。深有意。

漢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七

乎忠烈之英。大造賦其直。方山岳繪其圭。稜頽波借以砥柱。萬古挹其清芬。蓋金石之不可踰。而鬼神之式憑。惟知致命以遂志。追惟利害與亨屯。慨東里子之見忌。已能取義於荒庭。雖曰時危而節見。盛代尤健氣之流。行羌呱泣。而不子表天地之平成。遭時隆而主聖。只亮采而不露。夫忠鯁之名。嶺運會之遞變。惟正氣之常存。夏固伏靡。而復國關何辜。溘死而志不平。履惟甘心於夏臺。因食報於自毫之阿衡。嗟彭咸之無故。任重石於澄泓。肆三仁以並烈。均酷於少師之甘刑。西伯既惠。保以有二。尚囚繫而事殷。蹇九侯鄂侯之趙醢。費多方多。

士之叮嚀。馬陳詞萬世之清甘。須滅於首陽。括商家一代之人心。竊怪文武成康之弛哲。歷八百年。義士之深仁。僅見其宏之寸璧。兼蹈海而義不帝秦。然伏園以涕屑。盛暑且為之霜凝。籌隱憂於甘載。甘抉目於吳門。匿孤嗣而存趙。謝宜杵於重冥。誓九死以復楚。七日泣血於秦廷。忍以家亡而國破。遂改弦轍而為二姓。以偷生。或挾塗廁之七首。或投汨羅以從彭。或指易水以為期。或伏椎而奮擊乎秦。是皆視死而如飴。人神共鑒其真誠。意秉珪而植壁。冀一死以代厥兄。有此王室之聖忠。故釀列藩之孤貞。雖各矢志於厥辟。總堪冀戴乎。

漢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七

宗京。故極精忱之所至。莫不感天地而泣鬼神。若此者。誠有以濟明良。風梧之窮。儻億世。諧媚之魂。卯金嗣運。俗稱近古。士勵廉隅。臣竭心膂。滎陽一誑。植漢覆楚。朱虛軍令。呂氏栗股。窮蹇素旄。氣奪強虜。逮逆莽之篡漢。更多眷漢。而錯輔。高龔老之蹈義。餒不啖夫。稷黍掛厥冠。以浮遊。既超然而高舉。涸市卒而葆真。又焉意夫綬組。願終臥於箕山。志實堅而辭不忤。業歟元歟。既烈毒其若脯。崇歟義歟。績雖隳而衷茹苦。將漆身以捧日。厥目盲而天庸補。曷皇毒以降災。誕志士之如雨。宜大厦之幾頽。旋鼎新夫故宇。暨炎灰之欲寒。罹黨疚以無數。

赴園園若衽席甘變形於山浦幸列名於黨籍祈瘞首
陽之抔土鏡茲清志與始修。孟遜夫三代之鍾武若夫
大義辭曹拳拳故主千里孤貞奮積荆楚丁奇數於麥
城昭義烈於江潁感三顧之殷殷務勦率於當六漢賊
兩立愁膺自撫五丈秋風星沉寒渚以至徑起陰平考
子飲羽揮涕自到靖獻列祖斯誠漢節之昭昭竭股肱
而報君父者也歎可馬之弋魏襲虛誕以相屬備禮法
其若怪且批視夫天常惟侍中之熱血則高礪乎帝裳
負抱慙以俱夷誠於西晉有耿光士雅砥中流而擊節
誓厥心於脩江憑中原之陸沉卒內瀝以淹亡景彭澤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夫

之高風勵素履於秋霜憤寄奴之移祚遵五柳而徜徉
終六朝於南北求若斯之亮節而茫茫廬唐室之忠義
首見夫剖腹之金藏誓叛賊以成仁常山守之英烈堪
揚醢愛姬以享士作保障於睢陽力既竭而西拜信無
忝於忠良海青甘心以受解委樂器而泪雨汪洋以伶
人而知殉義蓬蒿忽化為松篁甚至孫供奉之被戮異
類且見思夫上皇何憂碧池之詩章欺世麒麟閣之老
將乞降卽蕙心於富貴能無愧面雨於家邦若平原垂
白而臨難儼難兄以并章壯段氏之浩氣唾泚賊於朝
堂擊厥笏以迅擊當詰劍於上方度矢死以滅蔡晟不

於筋骨處
見爭力體

以家書而過匪惟役志於君社斯身家之俱忘迨白馬
清流之禍數百人坐朋黨以受戕表聖雖陽墜笏而不
仕終以一死報李唐緬王官谷之義烈實與樞損諸君
子後先頡頏陋五季之傳舍朝臣辟而莫則狀競周容
以長樂汨毀倫而斃網嗚呼天王何人也棄倫何事也
巢許不必爲伊周良可法也伊周不能法曹莽亦當戒
也高貴縱可獵青史更足慮也三綱窮極而必返大義
屈極而必伸宜藝祖之肇造首贈韓通之成仁暨筠進
之蹈火軀雖盡而名馨及橫逆之殃趙肆貞臣之屹屹
棄厥家而不顧若水日天無二日鄙妾婦不可爲給乃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尤

書片紙而就縊邦義不作邦臣叔夜臨界河而自扼跳
風靈與日暈負靈且怵惕乎吳華柔祗震而雨電隨昭
王倫之激烈眼猶語語曰過河志殄禍於永訣偉哉鄂
子盡忠自涅矢復中原靖康耻雪胡回馬於朱仙遇矯
詔之擒賊恨高狗之誣陷俾趙室之棟撓而梁折偕厥
婦而共死訝泮池之昂發越立信之扼吭文龍之指腹
枋得之高潔或止水明心或逆池殉節或率子女於太
學或冠子而自殄是皆宋宇之貞松丁歲寒而立鐵再
觀殺其家以殺其身帶與忠尤古今之卓絕負厥辟於
其躬臨驚濤而不慄乘颶風以自覆傷矣秀夫與世傑

大哉文丞相之精忠正氣。噴天而四達。乃柴市之就義。更從容以自決。惟衣帶之一贊。實收宋運於三百。總理學之是崇。故食養士之報於既滅。元代之興。不乏孤忠。郝行人抗節。凜凜。余忠宣正氣。熊尤於九十年來。而日星照空。帝求民主。篤降紫辰。太祖啓運於燦聖明。惟功烈之創見。故多志士與仁人。解鄱陽之急難。首正一代之乾坤。剖赤心於高麗。精英更烈於子卿。慨靖難之功。就甘捐糜之如雲。王省不繫於一解。堂亦何取乎明倫。高翔若復爲智士。一時誰肯爲忠臣。衰絰號咷。忍投筆以粉身。任降榻以相。莫自十族之可烹。問成王之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在斷其舌而聲不吞。著綉袍以行刺。肉可刷而志不磷。無降姚太守。卓哉國士之逸羣。絕食而入水。幸見希古於九原。忠臣不以得失爲愛。烈女豈以死生自憐。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吾君。含笑地下者。嗚嗚。妻效而不愧。綉髮而死者。褫殿下以一言。天性積薪。以自盡。妻先投池而更真。手足截而頸斷。仍怒目以相瞋。生不願見夫君。仇割耳鼻。矜狷欣。食愛子而不回。惟臣義之當申。甚至篤人匠氏。莫不負隱。牧子樵夫。亦思訟寃。豈從前之士氣久塞。至此始見其氣。故革命不出於同姓。而普天憤怨其糾紛。非英烈之挺生。何

以軼勝國而光史論。自是君秉義。臣赴公。大臣惟肅。小臣惟共。陳洽殺身於黎賊。何忠擲盃於交封。矢赤心而盟天日。光霽忽變爲晦蒙。追賊魏之羅織。快銀鍊以爲威。廷杖三見於旬日。諸賢猶視死其如歸。凜忠魂之畫見。宜魄散而魂飛。法既正而不免於碎屍。始顯衆君子之流暉。悲潢池久弄之後。一旦天命之式微。十五帝之統緒。獨仗英主之綱維。甘瓦全而惜玉碎。未免對高厚而忸怩。金甌缺而可補。正氣失而萬古同悲。因一死以謝列廟。並仰歷世聖祖。祖宗之鑒知。嗟嗟。君殉社稷以正命。臣敢棄主以自移。摸國變以表異。覺此心之無依。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想大義之不息。自有信史以昭垂。然以宇宙之寥廓。賴忠良之衆建。渺一人之管蠡。敢謂知人之自信。矧堂廉每殊其遭逢。報稱亦各隨其際運。何時不可以摠精白。何人不可以表靖獻。有端紳笏以正物兮。國疑恃之而定。鎮有批龍鱗。履虎尾以同天兮。視鼎鑊而衷不震。有數道德揚仁義兮。致其主於堯舜。有發深謀遠慮兮。承宗廟社稷之憲。有沉下寮丁。盤錯兮。事雖去而此身可殉。有伏蓬草以侘傺兮。抱殘恤祀憂而孤憤。有存其身以有待兮。混塵囂以自運。有伏屍暴髯。名埋草野。當年無旌揚之典。後世無血食之分。極一念之精忱。咸可指

靈祇以相問。紛斯人之忠。恨兮無不式昭於古訓。獨邁
 常而矢心。或易板蕩而清。難較迫。惟欲求人於無可加。
 乃多若夫已往之貞白。雖然景星收。卿雲寂。降神岳。產
 忠魄。六相五臣之既杳。致皇極之攸斲。彼何故而喜起。
 此何故而絳繯。仰賡殿而羨昇平。嗟忠義出而無能留。
 人之國。豈陽之脈獨舒。而陰之脈獨厄。既陽九之數適。
 逢。惟洵洵以自善。願良不願忠。誠斯言之可摘。總之讀
 書而委費。要值頹波而不惑。使志可劫兮操可奪。豈不
 色蓋為心。慙憂則辱。辱則危兮。本性分之自得。倘不幸
 而履變兮。忍喪心以失則。故區區之寸丹。慷慨自命而
 溥南文集 卷四十一 賦 三

弗戒。景古人兮慕義。愛深修兮不沫。紕留兮為纒。重
 之兮。親蕙念幼清。以潔廉兮。牽於俗而蕪穢。權蹈宋玉
 之所云兮。葆牟赤以自貴。是以經疾風兮。不萎。冒挺及
 兮。何畏任。廷劫兮。胡為。駕賊車兮。何愧。既初志之不移。
 敢轉念而稍背。畏青史而脫繫維。愛姓字以韜胸。悲凍
 餒與葛屨。傷春令之共億。經九死而愈堅。觸百折而不
 懈。將董道以自考。永勿易此蘭佩。曷春華之不返兮。任
 馴致之愈毒。椒櫪其速化兮。並欲變乎霜菊。蹇載胥兮
 及溺。嘆狡童之不我。求殉身兮。無會。幾幾乎偶爾。濯
 濁思至人之儉德兮。寧寧以苟。急流兮。勇退。茂林兮

脩竹安貧兮樂道。抱義兮修子初服。欲抑情不白兮恐
 經極之滄沒。謹託意於翰墨兮。庸昭達此幽獨。愿黃唐
 虞夏於昭代兮。憑甲夫忠貞而自淑。嗟夫為子盡孝為
 臣盡忠。經史豈容悖邪。正不可蒙。羣芳之榮瘁有幾。松
 栢之節幹備隆。嗟嗟天王明聖。職在股肱。明夷蹇翼。曷
 克舉。獅蟻忱蜂。惘沒世何窮。永告斯人。賴此心同。
 題目亦贊道述志之類。不可謂腐。其愿叙古人雖有
 掛漏。然而大節凜凜。當危急存亡之際。信筆成文。浩
 然之氣。塞乎兩間。當存以見世道人心之正也。

溥南文集 卷四十一 賦 三

國朝

蘊齋石竹賦

王卯祚

詮出命齋
本意一路
皆見道之
言

余以樛櫟之質。寄枋榆之棲。避性避奇。慚宋人之燕賓。山窻不改。忝高適之龍鍾。羨小山叢桂之篇。效老圃寒花之作。為賦蘊齋石竹賦。賦曰。惟剡溪之名賢。錫馬曹之嘉訓。邁余居之常閒。字余齋以為蘊。蘊之為義大矣。諷嘗聞身之自炫者。身之災物之多文者。物之病惟川媚兮。珠藏乃山輝兮。玉韞彼巖壑兮。匪逃爰市朝兮。大隱惟惜采兮。尾脩靡遺山兮。身穩是以柱下之史若嬰。漆園之吏如木。郭侯之骨珊珊。孔父之步踏踏。此為青瑣之下務。亦抑黃門之綺角。若夫深藏博觀之人。懷道兼節之士。既知雄而守雌。更避躍而求螻。不處銳而處鈍。不為目而為腹。吾懼夫咬咬者易汗。磽磽者易缺。聊逍遙於劉夢得之陋室。偃仰於杜少陵之茅屋。將於此齋柱笏交頤。用坎坎以伐輻。代食維寶。尙蹇蹇以縻祿。敢云君子之居。竊比愚公之谷。揚子有言矣。神既闢夫高明。人多指乎美服。審容膝之易安。較衡門而自足。人皆知吾道之迂。吾亦安入官之樸。惟蘊齋之庭。徑不能三尺。不盈六難。裁卷阿之桐。并鮮粟里之菊。樂彼他山之石。乞此鄰家之竹。雖非一邱一壑之勝。逸於維摩維

分疏石竹
喜不虛整

滇南文集

卷四十一

賦

石

滇南文集

卷四十二

賦

畫

穀之逐容亦知夫石之可愛乎。其潤如璧。其氣如虹。年老龔丈人之號。飛來名璣子之通。黃石臥穀城之畔。響石產靈壁之中。既陰陽之互異。亦醒醉之不同。漁陽將軍試其神射。鬱林太守載此清風。既叱羊而化虎。伊變雀而蟠龍。坡公作臨臯之供。米芾呼陰陵之翁。出仇池以激齒。生泰岱以盪胸。可刻燕以鏤魚。并占雨以下風。吾其收寸膚之澤於天姥。被五色之文於充宗。是以有取於石也。至若竹之為物。風吹疎韻。露滴新篁。賦朝雲於淇澳。聽夜雨於瀟湘。一竿兩竿之勁。紫筠綠雲之香。寄相思於南浦。懷美人於西堂。誰吹簫兮引鳳。羌操瑟兮求凰。是不必郭杜之林。素稱陸海。渭川之種。漫誇蓬壺。吾其取嶰谷之音。諧乎律呂。照臨川之筆。媿乎珊瑚。若夫柯亭之笛。琢於蔡邕。黃州之樓。記於東坡。玉猷之藍。可憇可咏。嚴光之竿。或嘯或歌。聚七賢之放曠。招六逸之婆娑。以至摩詰彈琴而長嘯。葛翁植杖而成林。兔起鶻落。展文與可之畫。有斐如簧。問衛風人之吟。亦何必封墨壘之園。作池上之篇哉。辭曰。白石齒齒兮。堪為叩友。箴竹青青兮。難忘此君。集芙蓉以為裳兮。采薜荔以為裙。老冉冉以將至兮。恐不立此脩名。亦如行文一頭兩脚。法前半寫蘊齋處。煞有精義。

造五鳳樓

太和殿賦

趙士麟

今上統一海內君臨萬邦之正位也。

國家長治久安重熙累盛去侈麗於樓閣崇質素於
陛廷仁好生而必遂德無施而不應制嘉禮於玉帛
和大樂於鎗鉦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懷柔萬
姓惟

聖作而物覩實大觀以凝命既體天而作則復順時以
宜令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性俯
察而參稽古之弘規仰觀而敷長世之善政庶事

源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美

允康天秩各正鳩經始之黎民乘農功之告竟赫
赫

明堂居國之陽巍義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渙

一人之大號朝萬國之諸侯王洞入達以立三極闢九

閭而撫入荒散春光於玉戶擁佳氣於天閭處昇

平之

景運持兢業之黽皇誠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之業之所由昌也顧臣庸腐叨

佐銓衡荷

天地之轉載欣

立言有體

日月之照臨豈窺天而識象盍測海而知淡徒望雲以
濡澤幸就日而傾心漸鶴舉而戢翰望天路以揚
音欽

堯禹之儉德協下土之歡心

鴻恩普被感激長吟謹撰賦一篇歌詠

聖天子之冲懷於以昭示天下後世亦猶詩人新宮之

頌云爾其辭曰

王者繼天立極則有體國經野之事焉宅中時久
則有辨方正位之制焉瞻營室以鳩工立土圭而
測景左宗廟而右社稷先朝廷而後宮壺振古及

源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美

今未之或紊也虞都蒲坂夏遷安邑周以鎬興漢

憑關立唐本秦封宋沿姬業荷天命之昭垂賴地

靈之翕集於以開基而紹百王端委而制六合其

所由來者匪一葉矣惟我

大清卜都幽冀非襲元明之舊也為其上應北辰而

據天下之形勢也幅員虛上谷廣陽之勝分野當

天津析木之交關塞有金湯之固舟車通水陸之

饒此

王畿之四達較前代而殷濫也若夫版圖之錯則更
有與西擁犬行東環滄海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太

華泰岱雙標象魏之形。恆嶽長白。遙聯拱衛之勢。黃河如帶。嵩陽卽禡。舉夫齊秦晉豫之富。雄川湖溟黔之綿。建康之繁華。武林之佳麗。以至九江八閩兩粵之窮。勞溶滴。自京師視之。猶扼其吭而拊其背。不出廟堂而天下自治也。洪惟

聖祖人綱。宅此神臯。易服色。正名號。肅綱紀。定百寮。羣臣因舊之既燬。乃以營建爲請。

先帝曰。吁。瘡痍未起。兵甲未銷。弗忍勞也。越三載始鼎造焉。及我

東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天

皇上御宇。膺圖兼三。參雨。歷服。惟新。河山加廣。薄賦輕徭。刑清政朗。天下之民如沐膏雨。而欲沈露於仙掌。縱樹中天之華闕。闕冠山之崇基。像龍蟠而虎踞。擬鳳翥而翬飛。猶未能抒億兆之同願。報

風痺之鴻施。乃

皇上念瓊室之非安。鑿瑤臺之失策。繪幽風。書無逸。深體夫稼穡之艱難。而無所事於擬議。殆不以奢侈輪奐爲榮。而以息事寧民爲意者也。迨夫已未時。次冬行雖祝融之妄作。實

天意之更新。自昔握乾符。闡坤珍。總入方而爲之。極巍巍

斡旋得法

煥煥弘茂。育於羣生。今萬國之衣冠和會。九重之閭闔式臨。禁鐘動。庭燎明。雞人戒旦。虎衛雜陳。觀旌旗之柳拂。看劍佩之花迎。不早建。正朝何以慰

昊大而答蒼生乎。特以國家剪除三孽。誕定封疆。欲與民而休息。登斯世於平康。將奉

寶位之尊崇。仁神仙於景光。天子爲之謙讓而未遑也。若其候尉駢聯。烽烟永息。車

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書達於遐陬。疆索安於盤石。萬里比隣。四夸重譯。野有九穗之禾。田多再熟之麥。囿圃則異鵲來朝。泮水則祥鸞遠格。偃組練而敷正教。放牛馬而逸黎赤。神明憑依。典禮宜協。以時考之。天之一紀已逾矣。然後因民之情。乘時之旺。歲在乙亥。首

勅司空。俾徵大匠。度其址之廣袤。審陰陽之背向。起宸居而定城平。爰有事乎建創。

皇上畢然有懷。穆然以思。曰。峻宇雕牆者。哲后之所戒也。千門萬戶者。仁主之所鄙也。與其裁玉璫以爲楹。煥金碧以爲瑤。曷若渾堅之可憩。與其刻木蘭

以為棖飾文杏以為梁。曷若樸素之可貴。與其雉翟高騫於藻井。虹霓迴帶於芬楣。曷若用彼荷桐梓漆之為利。而且犒以金錢。錫民澤也。逸以更番用民隙也。寬以程期。節民力也。休以風雨。息民役也。於是乎勿亟子來。成之不日。若夫嵯峨罪業。峴巖壘嶙。岩曉龍從。豐麗博敞。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盪。屹山峙以紆鬱。隆岬吻乎恂恍。此以言乎其崔巍也。臣弗敢侈也。連拳偃蹇。崙菌踈擺。灑霽覆雲。幽靄通霽。屹睽睽以勿罔。屑鷹翳以懿瀟。神悚悚而驚斯。心惴惴而發悸。此以言乎其軒豁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十一

化堆積為雲煙

也。臣弗敢襲也。雲塗藻稅。龍桷棘檜。禽飛獸走。霞態山姿。奔虎攪擘。以梁倚位。奮疊而軒髻。虬龍騰驤以蛇螭。傾動盪而踐踞。此以言乎其離鏤也。臣弗敢陳也。文以朱絲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燦以琅玕。列髹彤之繡。桐垂瓊瑤之文璫。熠燿繁飾而累巧。輝灼明月之流光。此以言乎其繪飾也。臣弗敢蹈也。臣所頌者精一之

皇心。痾瘵之厚德。念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陶唐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是以遲之又久。距始燬者一十八年。裁之又裁。新鼎建者止及一殿。投珠抵璧。撤

懸滅。靡懼侈心之或萌。恐澆俗之未變。乃延直史存乾惕。正八音。稽六籍。以為深居內視。非所以弘治化。將以發號施令。務貴乎省力役。尤慮一物之乖所望。

五位而斯隔。故坐衙室以攝情。登總章而側席。命道人以勸農。宣木鐸以徇路。求大塊之至道。示赫胥之太素。樂俗安居者。嗜睡而鼓腹。啜菽飲水者。熙熙而含哺。撫薰風。歌湛露。巍巍乎法乾坤之正位。蕩蕩乎作皇王之軌度。遠而觀之。猶天之有微垣也。近而察之。猶地之有土中也。從容而推測之。猶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十一

辰之有斗極也。唐哉皇哉。謂非超七十二代之君。以揚休垂光者哉。爰

命義和獨吉。以御擊蒲牢之鐘。伐靈鼉之鼓。爵首宗藩。班聯文武。

仙仗分列於兩階。羽林環繞乎四廡。當其宵衣待曙。暘谷未開。鈞陳匝乎營衛。天漢漸以昭回。燿火周起。神光燭臺。及乎合樂作。爐煙飛

法駕啓。貂蟬隨。踐太微之。巍座。敞閭闔之黃扉。瞻

天顏而欽穆穆臨

紫殿而受純禧。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周知環海之

疾苦。命九官。定九賦。頒九式。將繼賡歌於皇。夔一

拜一起。嶽立而復隕。舞之路之。雷屯而且快。俄而

翠華轉

玉輦迴

恩覃率土。化溢九垓。合蠻貊以畢至。盡梯航以僭來。其

仍顏以太和。而不輕易者何也。夫山川和而興雲

雨。陰陽和而生萬物。易曰保合太和。目非

大君有生成之德。能如是之細細。縝縝。窮無窮而極無

溟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極乎目

皇上御極於今三十有六載。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日月霜露和於上。草木昆蟲和於下。

太和之氣。徧滿於兩間。故百穀順成。而風俗歸於

大雅。敷

皇極以敦化。協神道而太孟。九族咸序。百姓昭明。南綏

荒服。北殄不庭。臺灣早靖。乎鯨窟。秦關立起。夫飢

民。屢

獨直省之賦額。近豁邊塞之輸征。流惠澤於瀛表。嘯

仁風於巖壑。踰九譯而浹會。窮人際以飄船。混二

推波助瀾

儀以稱大。參兩曜之齊明。信

呈躬之致慮。實萬國之同欣。將見白環挺於虞世。鳴鳳

翔於岐陽。龜書出於河源。蒼龍覲於陂塘。醴泉湧

於池園。靈芝產於邱園。總神靈之貺祐。惟曰欲至

於萬年。皆太和之所致也。若昔之名殿者。可得而

記焉。景福延休。表其懿也。而玉堂銅柱。則過於麗

矣。麒麟鳩鵲。昭其瑞也。而芙蓉鴛鴦。則鄰於細矣。

宣政延英。明其事也。而百子九龍。則近於贊矣。嘉

德徽音。彰其志也。而號蕭名韓。則幾於昵矣。何如

義易之辭。為得體元之理。其旨遠。其義精。其道備

溟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哉。故仍之。而不易。雖傳之萬世。可也。況夫肝食宵

衣者。聖王之所以應運也。早朝晏罷者。治世之所

以勤政也。我

皇上事有萬幾

殿以時御。舉措協宜。起居有注。率公卿以祈穀。命義

仲以寅賓。木政行矣。慶及臣民。天下於是乎知有

春。雲山川。以稽田。薈茶蓼。以焚野。火政修矣。惠及

鰥寡。天下於是乎知有夏。養高年。以羞耆。飭武備

以干振。金政治。而天下於是乎知有秋。謹蓋藏。以

足國。時休養。以勞農。水政釐。而天下於是乎知有

其前則象闕之所憑也。輝輝乎若五鳳之齊騰。

其後則

乾清之所託也。離離乎若兩儀之交錯。其次則中和之所建也。煌煌乎若鸞鳳之承華而起煥。其三則

保和之所依也。藹藹乎若鑿輅之環衛而過飛。由是朝覲則瞻雲就日共炙。

龍光鳴千官之環珮。萃九域之冠裳。設施則興利祛弊。咸藉

咸藉

漢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策問天下之士。則搜騏驎於溟涇。網珊瑚於海澨。得

人之所以異也。

召見天下之賢。則奔蹏不以駕馬。函鼎不以烹鮮。羣

材之所以官也。詰戎兵則武備修而兵制明。

頒詔赦則木鳳銜而金雞下。時而議禮則酌雅稟經。

與天下昭其紀。時而恤刑則宥過釋罪。與天下持

其平以至

宗廟之駿奔。居是以肇舉。而後鼎俎嚴有孚之苾芬。

郊壇之粢粢。由是以通誠。而後炳蕭達明禋之精白。足知

祖仁述義。所以著

推廣處兩部無此華

帝德之光華。若瑾瑜陸離。非其華矣。履中蹈和。所以表

王制之崇高。若岌業崇隆。非其高矣。垂拱而治者。

皇圖之鞏固。杞梓棟楠。非其固矣。中正以臨者。

君心之純潔。貝玉琳瑯。非其潔矣。乃知

聖朝之制度。固已超越千古。而非汗簡之所可疏者矣。

即使相如揮毫。子山作賦。展左思十年之期。殫班

固兩都之慮。孰能少揚其美。曲形其至乎。又有

於臣哉。爰為頌曰。

天之眷顧。隨

帝之居。山川文物。莫如燕都。

漢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皇清允熙。惟舊是圖。承

天之命。法古之模。法古云何。不雕不刻。傲彼堯階。成茲禹

室。規模宏遠。紀綱咸飭。

南面以臨。光昭令德。時際承平。何用不饒。雕甍麗日。

傑構凌霄。玲瓏珠玉。騰攫龍蛟。我

皇則否。阜財節勞。節勞民懷。阜財

國裕。庶民歡呼。不鼓而勵。其載維厚。其覆無際。爰定

天保。純嘏是繫。入表來

朝。瞻仰

帝光

新宮奕奕化治垂裳喜氣縈旋慶雲翊翔
子孫萬億宜若宜王

命義遣詞以取為棄遂令從來賦家正面皆我
之側面正意我之餘意此等見解已踞萬仞峯
巔而頌揚有體不溢美不浮夸即敘事即進規
則又深得古人愛君之意宮定山

拓萬古之心胸傾羣言之瀝液沐日浴月百寶
生瓊瑋之觀止於此矣汪東山

閨中埤外灑灑洋洋其取材之富則鄧林之櫟
楠杞梓也其結構之工則建章之千門萬戶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

其綜覈精密則凌雲臺銖兩悉稱也其瑰麗光
華冠冕正大則闔闔洞開共球咸列也天下文
章莫大乎是先生才華信非天授不至此湖峇
揮毫五色落紙萬言惟

太和係四海之觀瞻而大賦擅千秋之著作鎔周鑄
漢覺唐宋之殊卑緯地經天與日星而並麗龍
雷岸

不為景福呆語不作靈光麗辭用醇儒之理表
聖主之心運才人之筆鎔詞家之藻為賦格另開一生
面自然負絕千古于章雲

滇南文畧卷四十一終

使他人搦管決無不向前人賦中尋誇多爭麗
語孰能想到精一之

皇心堯禹之儉德乎又使他人搦管決無不流到離宮
別殿上去孰能正正堂堂恰是

太和臨民出政之正殿乎以前列象魏後聯
中和保和乾清次第前後總不可少眼超識超詞超
理超自有賦以來未之見也許燕公

于建夙成仲宣口誦相如之麗子雲之典無不
兼而有之至於頌不忘規華不掩實陸渭南稱
韓公文謂是築太平之基培宗社之脈養天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三七

之氣者于於公賦亦云查聲山
體格高妙詞采煒煌頌而非諛麗不傷巧班馬
徐庾兼而有之張奇亭

滇南文畧卷四十一終

滇南文畧卷四十二目錄

賦

國朝

八表蕩平賦

豐澤園賦

喜客泉賦

異龍湖賦

指佞草賦

人蓐賦

滇檳榔賦

滇南文畧

異龍湖賦

紫石硯賦

卷四十二

目錄

趙士麟

趙士麟

何其偉

任侯

張漢

張漢

張漢

何朗

何朗

滇南文畧卷四十二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南滙唐祖樾述山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蒙化張登瀛題

楚雄陳嘉材因之校訂

阿迷李雲驥取之

昆明王敏觀觀廷全核

賦

國朝

八表蕩平賦

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炳耀恢弘履轉無際上同乎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天無一物不受其生成無一隅能外其函蓋有日月以照

臨之雨露以滋養之即不能無風霆以震盪之雪

霜以摧折之總之皆所以生之育之也前者征滅

反叛之察哈兒平定叛逆之三蕃收克滇海之臺

灣臣服從未通中國之倭羅斯及喀爾喀三君長

率數十萬之眾來歸今又掃除世為邊患之噶爾

丹

功德巍巍振旅而還蕃部諸長大小臣工普天億兆歡

聲雷動此雖皇帝之於涿鹿虞舜之於三苗高宗

之於鬼方周宣之於玁狁尚不足以比擬禹一若

漢高之於冒頓。武帝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突厥。宋神宗之於元昊。風斯下矣。大功告成。禮臣詳稽載籍。請行慶典。

天地

祖宗祭告之禮。

太皇太后徽號之加。

詔赦之頒。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畧。皆次第舉

行之矣。至於王公以下。耆民以上。恭上

皇上尊號。請之再四。未蒙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二

俞允此蓋

皇上盛德謙沖。聖不自聖之盛心。而四海臣民。內藩外藩。尚多惓惓願望之私意。臣有切於中。既不能橫戈躍馬。以効行間。僅就見聞所及。敢敘始末。敬撰皇上聖德神功。蕩平八表賦一篇。冀摭愚悃。以示來茲

賦曰

伊穹昊之穹窿。處崇高而最尊。既冲穆而罔象。且沈瀟而無垠。炳赤燁以成象。揭烏揚之精靈。滌皓魄於重淵。麗兩曜於蒼旻。蓋乘乾而獨運。亘終古而常新。古先帝世。覽八紘之鴻緒。觀羣彙之紛紜。

下料物土。析於地理。上圖景宿。辨乎天文。萬國錯

時。九土星分。歷皇皇而帝帝。兮神聖肇乎盤古。薄

四漸而達四荒。兮乃建眾君。長以為之主。內有百

揆四岳。兮外有州牧侯伯。別九式九貢之與九府。

惟唐虞之與三代。咸戴天王而迷職。猶萬水之朝

東海。眾星之拱北極。熙然太和。是謂混一。然禹蹟

雖廣而百粵未通。周服雖大而八閩未入。厥後道

衰。亂從而世。歧為十二。兼為七六。秦不堪數。隋不

足述。三國偏安。兩晉沈陸。若漢若唐。若宋。或侵於

匈奴。或裂於藩服。南北攸分。天心莫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太祖龍興

太宗嗣續

世祖握乾符。馭坤軸。蕩寇賊而亨屯。合朔南東西。而臣僕化洽殊方。仁敷萬族。我

皇上受錄膺圖。正位居尊。體元立制。誕育羣生。西盪河

源。東澹海濤。北極幽崖。南耀朱輪。登八極於安和。

躋九有於泰甯。按六經而較德。眇近昔而莫倫。

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獨念三逆尾大。狡謀

素蓄。不軌方思。所以制其兇。而善其籌。乃因尚可

善之請。遂允其釋兵柄。而歸海州。吳三桂果於

敘次簡古
可當實錄

曲折赴韻
可疑於六
經皆叶

康熙癸丑背

恩倡亂叛於滇陞

上曰撤固反不撤亦反朕計之深矣於是聲罪致討遣

發獲緝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前鋒統領碩岱都統鄂爾圖馳赴荆

州襄陽提督桑格往守常德沅湘都統巴爾布朱

滿進據長沙岳州以遏其東攘將軍瓦爾喀赫業

赴蜀以爲之西防其計甚豫而備且極其周詳乃

賊果跨蜀道犯秦隴踰沅常再命貝勒尙善取

岳州安親王岳樂取長沙復遣大臣集水師而造

滇南文學

卷四十二

賦

四

戰航

授策於貝勒察厄令據洞庭而連漢江絕其運道斷其

糧糧三桂知勢不能支憂惶怖死乘機進勦盡奔

逃而喪亡湖南既平命大將軍圖海等克取漢

興並收巴西漢昌隨趣大將軍賴塔軍由粵西大

將軍章泰軍渡盤江將軍紀哈里總督趙良棟等

軍由劍南會諸將直薄昆池而定黔方世璠授首

六詔永康耿精忠乘滇之亂竊踞披猖浙東江右

咸被其殃乃命康親王傑淑奉辭薄伐總領戎

行分兵斷賊大溪灘餉道嚴關不守精忠旋束身

乞降已蒙

聖恩曲宥乃潛通海寇謀據閩粵商人許發

徵詣京師磔之都市海波因以不揚尙之信負

恩干紀脅父逞狂

上命將軍莽吉圖兵臨韶郡喇哈達兵赴朝陽之信惶

懼無措始疏達天間夫何狼子野心怙終喜亂

復事鴟張兩軍抵粵拘繫之信以逆謀伏誅橫以

南再得觀光凡此剪除三逆無一不本於

皇猷即其餘叛寇如孫延齡王屏藩王輔臣劉進忠馬

承慶楊來嘉之徒次第殄平均資

滇南文學

卷四十二

賦

五

聖謀察哈兒一鼓而征滅之臺灣廈門再鼓而收克之

倭羅斯從未通中國望風而歸順之喀爾喀之三

君長率眾來投皆給以資糧而養之總由

皇上睿思淵廣至仁無私端拱穆清聖策風行之所致

而伊昔帝王之所希也至若噶爾丹橫行西北攻

取降服者千二百城此習於戰鬪之國又非吳逆

等之所同稱乃侵擾邊塞大肆憑陵此非坐謀資

畧可以拯救塗炭塞外獲甯

上乃決策親統六師尅日邁征龍盾虎旗照耀日星山

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兮風伯清塵千陳雷

起兮萬騎雲騰飄飄震盪

御駕儼臨

駐蹕於赫魯倫上喇之地。噶爾丹大敗逃竄。厄魯特

悉皆蕩平。自出師以訖。振旅。屈指僅逾九旬。

皇上仍頒御旨。許其來降。賊乃昏迷。苟延偷生。且覬覦

我餘糧。令丹濟喇。妄鼠竊而狼吞。

聖駕於丙子之冬。復親行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

調遣經營。窮狡兔之窟。聯指臂之形。離賊之黨。與歸命

而輸誠。而噶爾丹仍持二心也。

上駕復出西踰甯夏。駐狼胥之山。會丁丑之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六

天威遠播。遐邇震驚。前者陣戮其妻。茲者檻俘其子。賊

自料途窮。巢覆家傾。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

殺。卒正大形。無內無外。稽顙悅服。從此大定。永享

昇平。總由

皇上三臨邊塞。決策如神。旨誓衝寒。久歷煩苦。躬擐甲

胄。備極艱辛。惟以安邊為念。除暴為心。是以

天心昭格。

烈祖鑿聲。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而庶草蕃生。

飭禁旅。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

天聲下發。闐若雷霆。續

聖澤旁流。霈如甘雨。元惡既殲。不問其餘。是以足蹈手

舞。怨釋憤。擻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爰

命頒師。風翻雨伏。千官景從。容盛威肅。鼓吹颯沓。節以

金錫。鐵騎萬匹。旁陣羽纛。焱焱炎炎。揚光馳駿。吐

爛生風。野飲山歎。日月為之奪明。仰陵為之搖震。

翹望瞻企。

天顏得覲。王公卿士。四民億姓。歌舞歡呼。焚香伏迎。

鑾輿至止。旋詣

慈宮。問安視膳。愉色婉容。於是親王以下。兆人以上。儼然

垂紳肅裳。旅進而稱曰。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七

占下功冠遠古。化伴儀極。恭承

神祇嚴奉

宗稷。純孝蒸蒸。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

旋。必資於軌則。善文王之卑服。取大禹之菲食。宮

室臺觀。無磨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錫徵

沛賑。罔惜萬千之金錢。畢慮殫心。但見敏皇。以圖

治。雖已治而已安。尚不忘於愴惕。一中之統。克紹

晰精。一而辨危微。六經之蘊。披宣詮詩禮。而闡書

易。馳驟夫仁義之途。研究乎治安之誼。位匪德而

不升。官無能而不事。興民之利。若療夫饑渴。除民

之害若憂夫病瘁

錫子慎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從至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如鵲獻酬交錯俎豆咸備下舞上歌詠仁蹈義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不薦於郊壇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不紀於撰記今又鐵茲渠魁萬方從父惟

皇神武能屈羣策洞見萬里同於掌示惟其明斷機先所以德懷威畏如此豐功偉烈傳之萬世奕奕乎不可尙矣誠宜舉慶典加徽號上尊稱以大慰乎天下臣民恭擬

漢南文畧

卷四二

賦

八

神聖文武大德廣運之號庶幾昭

鴻猷之不世丕績之無倫

皇上乃穆然遠思謙讓而未遑日朕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先宮壺肅穆惠澤廣延所寶惟穀所貴惟賢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大小廉苛役除而農不妨於耘耨須求省而物不屈於有年道塗恥爭而喜讓閭閻棄滴而歸顯戶知禮義之防臣賡喜起之篇陽和布於九域水旱均於敷天所重在此而不在彼務其大而

生未登於熙恬將士之勞苦未皆休息閭閻之風俗未見醇還災傷屢見愛養宜先朕方勤求治理

稱何有焉涓吉於清秋良旦率在廷諸臣上加

網緼會朝清明設以庭燎地烘天熏朱干羽威玉輅金根司儀敘進千官鵷行

皇帝御龍袞之法服佩蒼璧之純精握寶曆導朱絃降

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

皇就位南面穆穆鐘簷止鳴

頌詒赦下膏澤申命司寇緩刑豕卿降德秩山川而

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開倉以濟窮黎放牛馬而歸山澤中外竭歡喜氣闐塞揚金雞於太清炫

晨光於正色慶欣之餘不踰晨而霽四域仰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勳華盛德光昭天壤每秉冲自下遜美推獎上下之休嘉臣人之歌詠歸於

聖躬則固辭頌於

宗廟則加廣猗與休哉絳基揚烈光大前徽銅龍省觀真愛夔夔宮室之孝也光溢海外美不勝書允恭克讓若無若虛堯舜之謙也洞墮燭微幽遐必照几席千里前知先覺日月之明也決機發策羣議莫

漢南文畧

卷四二

賦

九

天之眷迄今八表雍熙永絕邊患

君之祿承

今十五載食

繞剛健中正寶鏑霜刀體乾之斷也開誠布信賞
蜀無私春溫秋肅運於四時蒼顛之公也鏡往察
來綜畫有素取懷而子如逢其故淵涵之豫也臣
生長滇荒自甲申十齡而遭土酋之變叠經流寇
自蜀竄滇盤踞蹂躪十有四載之亂己亥

壬師蕩平迨癸丑而吳逆叛母子各天望南零涕至

康熙辛酉勦平乃再出乎塗炭迎母至京奉養者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十

皇風皞皞萬年清宴母近百齡臣年七十老眼何幸

猶得親見因括無外之宏規述同天之魏煥再拜

稽首颺言而歡抃入表者由京而東朝陽安定會

昌津門順州三河東安永清瀛州滄海達於文登

蓬萊棲霞泗水任城此鄒魯孔孟之邦也淮泗平

江太倉崇明會稽於越東甌赤堇天台雁宕仙居

七閩鐔州溫麻興泉漳汀其濱海者也海以外則

大小琉球日本朝鮮巴赤巴石扶餘十盤新羅百

濟跋檀細蘭或稱君子之國或居林木之顛或道

子入學或航海梯山頰丹紫貝駭難木難玻璃珊

大書八表
從古未見
此大文必
傳無疑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十一

瑚入貢朝天嬉嬉而遊載歌而還此東表雍熙之
大觀也由京而西方城獨鹿紫荆太行王屋潞子
河東定襄華陰臨潼渭南咸陽蕭關北地安塞平
涼鎮番古浪大散兩當此關中百二之雄也金城
不窟積石西羌賀蘭河套武威龍湟酒泉張掖月
氏燉煌此西塞也塞以外則哈喇哈密義渠龜茲
大秦大食林邑馬耆亦力把力崑崙層斯或貢金
花之錦或裹白氍之布銅錯之銀珉瑤之阜既牽
狡狴又持火樹西洋幻術西天印度欸關而來互
市而去此西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南盧溝易

水上谷漁陽天雄鉅鹿滹沱靈昌朝歌邠鄆伊闕

閩鄉成皋澠池伏牛大梁此嵩陽居天地之中也

春陵穀國荆豫襄陽鄂渚夏口衡嶽湖湘鬱林象

郡蒼梧潯江岑溪銅柱六詔都康其南服也服以

外交趾羸陵九真日南大羅勾漏百花蒲蠻諒山

諒江宣化太原或產華澄之茄或挺吉貝之異猩

猩狒狒白鹿白雉孔雀羣翔犀象競至金沙銀鑠

縹碧素璣歡作馬舞喜為猿戲此南表雍熙之大

觀也由京而北幽獨黍谷灤川昌平泉州灤水溫

陽析津臨朐懷柔軍都龍門居庸古北喜峰石城

此肩臂之形。左右之衝也。黃崖黑峪。達於雞鳴。薊
邛銅馬。陸慶北平。懷安保安。平谷望雲。上都八達。
媽州徧峇。近乎西矣。其在於北。阿霸哈納。克石克
騰。阿羅素兮。烏珠穆秦。阿祿科爾沁兮。爰及巴林。
翁牛特兮。東連索倫。獸有角端之異。走有麒麟之
殊。土豹野馬。駝峰龍駒。獮旄猊犴。駃騠駒駝。調酥
酪而為飲。盡沙漠以為居。作我外藩。北枕燕都。此
北表雍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南。蒲台固節。涿郡桑
乾。慶雲舒海。魯陽中山。利津平原。青齊淄川。瑯琊
海岱。此泰山為東嶽之雄。而達於淮南也。廣陵林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陵。洪州靖安。匡廬彭澤。潯陽餘干。百越五嶺。羊城
東官。朱崖儋耳。合浦大廉。由是而之焉。占城西兮
鄰真臘。扶南東兮。漣天方。蒲甘伽羅兮。結實之郎。
沙華佛齊兮。達乎越裳。或乘象馬而來。或裹瓊瑋
而航碧琳。玫瑰瓊玉。旁唐朝霞。火珠那羅斛。香白
藤貝葉。犀牛羶羊。雕題卉服。來享來王。此東南雍
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北。孤竹昌黎。營州薊城。盧龍
寶坻。玉田樂亭。山海開原。鐵嶺蓋平。遼陽瀋陽。建
州廣甯。長白鴨綠。達於黑真。此我
國家興王之地也。阮里古里。依木朶林。由是而之焉。

土默特兮。瓜爾查達。古里兮。庫爾哈。郭爾羅斯兮。
費雅喀。杜爾伯特兮。查哈拉。或產楛矢石弩。或貢
赤玉真珠。或繫海豹而來。或囊鯨睛以俱。海青海
象。鴉鷂俱殊。沈牛麋塵。赤首圖題。阿羅斯方。方物
載途。此東北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南。金臺大房。
井陘武安。常山趙城。邢州邯鄲。紫荊滏水。西河秦
關。漢中棧道。古稱叢蠶。此梁州之域。天府之國也。
巴西閬內。岷岷劔南。夾江犍為。臨邛銅宮。牂牁瀾
滄。葉榆鶴川。金沙金齒。黑水犍蠻。由是而之焉。老
撾緬甸兮。土魯烏思。惹嶺阿耨兮。析支水西。木蘭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皮兮。吉慈尼渤。泥撒馬兮。胡廬彌斯。或以花藥作
布。或以金碧飾居。野有獨峰之駝。貢來拳毛之獅。
葡萄玉璞。名馬奔馳。來朝上國。和樂且嬉。此西南
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北。懷來大同。宣府朔州。馬
邑代郡。崑崙靈邱。雲中飛狐。黃花白牛。居延玉華。
湟水豐溝。恆山作鎮。采牙金彪。此北嶽之雄也。榆
林臨洮。五原沙陝。大都靈武。月支青洲。赫連勃都。
羌戎金兜。由是而之焉。蒙古內附兮。吳喇忒。喀爾
喀兮。厄魯特。賽爾門兮。牙爾勒。土魯番兮。鄂爾多
斯之連哈密。產大宛之天馬。來西塞之渥洼。玠幽

通禮章法
音調亦胎
息京郊難
得博大精
贍無所不
賅而揚頌
亦俱得體
其為國朝
燕許無雙

文麟駁舉赤瑕靈猊韓盧江珠樸華稽頹稷負極
於流沙此西北雍熙之大觀也是蓋化洽於人德
通於神迺無不協遠無弗臻夏后九伐越天地之
紀穆王八駿荒帝王之則文景守成武皇多失憑
百萬之精銳倚雄圖之磔裂屠蒲梢而巨大漠指
貳師而收汗血金通月氏爰及疎勒何若今之曠
時月而涉萬里光洞庭而畢羅列方內大甯黎民
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覩
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跛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
涵濡天德此殊俗所以忻饗靈物所以來格

漢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西

皇上觀萬方之歡娛快沐浴於膏澤猶懼侈心之或萌
乃申舊章傳

天語命有司頌憲度內飭部院大臣外責直省督撫治
本於中爰及文武大者法斯小者廉苟督撫之貪
汚斯其屬不得守其清民乃因而困苦崇節儉示
太素抑工商之末業重農桑之本務沉珠於水抵
璧於淵惟嗜欲之源塞自廉恥之道先雖休勿休
兆民賴焉契七月之精蘊領無逸之真詮振天明
而育德躬豐服於明禮將見三光澄清萬靈敷佑
風雨若時百穀暢茂休氣滿盈殊祥輻輳甘露靈

霖於林藪醴泉霽沸於嶽竇華莖羅植於塔圮朱
草叢生於庭雷鳳凰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
羣友而在宥景燦休徵交泰天地兩曜合璧見祥
瑞之同符五星連珠昭文明之必致
上有美弗居不令載誌但見至治刑於萬國休風洽於
普天弘無疆之應服徵壽考於萬年臣乃更端而
作頌曰

睿哲天亶謔膺

帝命剛健文明齊莊中正生知安行我

皇之聖至誠前知大化默成冥符密契藏用顯仁聖不

漢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五

可知我皇之神於昭於天雲漢成雲匪同下智
強記博聞緯地經天我皇之文神武不殺兩階
干羽或申天討沃若霖雨恩威兼濟我皇之武
莫高匪天地俯其下覆冒無邊悉歸元化如堯則
天我皇之大資始資生靜翕動闢欽明文思溫
恭允塞皇極無偏我皇之德華嶽河海上霄下
壤等丈奚測窮於俯仰巍巍蕩蕩我皇之廣乾
行不息惟健乃迅日月照臨寒暑細縵神動天施
我皇之運極廣大極精微如潮如海之才
彌天彌地之氣
受業徐文駒謹識

豐澤園賦

趙士麟

維流臺之邃逸兮。翊宸居之堂皇。法鈞陳以環衛兮。象闔闔之翕張。星躔於尾箕兮。次析木之津梁。下俯應乎光紀兮。上仰挹乎開揚。南有鉅野之曠濛兮。北有居庸之巖疆。東襟帶於碣石兮。西迴拱乎太行。聳擢翔五雲之表兮。聯絡近九殿之光。與西山而並峙兮。映帝闕之輝煌。爾其翠嶂千重。縈邏萬繞。複道逶迤。重門深窈。欄檻玲瓏。觚稜夭矯。青丹貢自荆梁。構榭浮於燕趙。逞匠運斤。獲人呈巧。玉柱凌雲。金鋪絢杲。訝芬襟之輪囷。仰綺疏之繡藻。泉石宵邃。林巒窈窕。既龍翔而鳳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六

亦翬飛而虹繞。若夫池開激濫。波漾澄泓。疑銀漢之奔注。滙玉河以交縈。微風拂而成縠。積雪凝而不冰。倒樓閣之遠景。忽飛鏡之淵沈。綠蒲掩映。紅蓼參橫。芙蓉被於洲渚。茵苔秀乎沙汀。太清虛兮混涵。溟滓澄兮瑩。穠穠木蘭之畫艇。蕩沙棠之綵舸。地髮髣乎瑤島。又何慕於蓬瀛。於見琪樹青葱。瓊枝璀璨。挺合抱之龍鱗。植千尋之虬幹。布繁花於金堤。覆弱柳於藍殿。覽其卉木。皆上林甘泉之所希見。翠羽迴翔。修鱗灑澗。展長離之五采。聚文鯨之萬族。共銜藻而巢棲。羣啜萍而渚宿。觀其禽魚。亦太液昆明之所罕著。洞壑豁豁。衍崖谷幽邃。疑靈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七

境之飛來。羨仙山之繞砌。危巒盤鬱。牽其襟。迨嶺截巖。引其袂。綺峯層城。爭奇極麗。玩其巖岫。又長揚五柞之所未載。況乎網羅百家。光啟四庫。懸細素之標題。集惟囊於丹宁。凡宛委之遺。姬娘之聚。蒼王之司。繡衣之貯。莫不條分縷析。星羅棋布。以俟黼座之參稽。而攬取惟時。鑾輿載啟。侍史前驅。開登山而臨水。復賞花而觀魚。典謨垂於奕代。制作殫夫六區。睿藻則光昭雲漢。御音則韻叶韶虞。開硯匣以散綵。啟筆床以搖珠。驚虎卧於鳳閣。觀龍躍於天衢。舉七十二代之辟。咸將避席。而回車。又有掄華。拔藻之儒。指笏垂紳之裔。奉命時趨。承恩入侍。或顧問以詩書。或諮諏夫政事。或授簡而臨摹。或含毫而應制。洵曠世之休風。庶泰交之可嗣。迺皇躬雖處乎廣廈。帝心時念乎蒸黎。畿輔壯山河之勢。陪都開鞏固之基。財賦充乎南國。人文盛於浙湄。險阻則川陝滇黔之錯處。繁囂則楚豫閩廣之異宜。九江有衝溢之患。三晉仍儉嗇之遺。非賴宸衷之眷注。何以沐雨露而瞻晨喜。雖烽燧咸消。昇平已泰。四方守其紀綱。萬民登於仁壽。觀禮樂之時雍。羨刑罰之漸措。叶然猶兢兢業業。而不敢自卽於逸豫。夫非以此臺為凝神養性之所。乃備九五之三推。

而匠盡乎勤恤之實務。蓋民惟邦本，食為民天。稽考上瑞，首重豐年。古之聖帝，詰后念民生之不易，軫稼穡之當先，重農貴穀，敦本力田。所以德澤流於九域，聲教訖於八埏也。乃仿千畝之制，廣鈎盾之墾，用宮中之隙地，如民間之樹，阡飭司空，徵大匠，界溝塗，芟草莽，苗畚並興，東南相向，乃不過乎一成，勢爰處乎中，塊於是築防，疏圃激水，引流情欣，樂乎昏作，盡用力於新疇。

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宗廟之黍稷於是乎羞。六宮獻種，種之種。太史報土膏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六

茨而不剪，綴鈎繩於桔槔，名農夫而樹藝，立田畯以慰勞。慮草宅而禽饗，復迎虎而迎貓。時惟春陽，風和日暖，物候變柳，韶華轉蕙，菰蔣綠而紋波，湧桃李而花光。麗煙嵐凝黛，雲岫扞霧，戴勝降於桑陰，倉庚鳴於隴砌。睹東作之艱辛，情自憫夫負耒，及乎盛夏，節屆南訛，蘭湯待浴，蓮花泛波。水雲生而鸚珉飛，夕露滴而荷菱輝。紅溢銀塘，紫霄清荷，人揮汗以成雨，農薙草而植禾。際歎蒸之酷烈，念自用乎荷簑，倏大火之已流，正西成之將屆。零露降而溪山清，繁霜下而木葉解，鴈集葦葭之洲，蘆搖鶉鷓之漈。隄容吐豔，巖桂披玠，慮歛獲之難齊。

時徘徊於溝澮，迨黃鐘之律，應遇廣莫之風，生虹藏影而不現，鴻畏寒而遠征，行素景於賜藹，染丹葉於霜凝。枯木槎枒，遠峯峻崢，恐卒歲之不給，每咨訪於孤榮，矧夫草木萎川，澤焦蛙黾，產禾黍飄爰，齋戒於紺殿，行禱祀乎絳霄，荷天心之感，應會不俟乎崇朝，沛霖雨以甦蒼赤，開霽色而迴鸞鑣，以至緩賦，錫徵，開倉發粟，命大臣而親行，不啻起枯骨以重肉，此時和年豐，百穀順成，而頌聲交作也。是故先之曰豐，謂其歲之有秋，而圭幣不煩於上，瀆也。次之曰澤，謂其德之普被，而恩膏不阻於下逮也。復哉美乎，殆欽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七

昊天之感，敬授人時之思，與夫勤農教稼之旨乎。天下林林總總之傳罔不快吾君之幸，臨祝萬年而祈嘉祉。斯田既墾，斯園益彰，居宥密以思政，法列祖兮務農田。以導民，惠遐荒兮薦黍稷之馨香，昭仁孝兮省春秋之耕斂。盈倉箱兮，豈不與黃帝之合宮，伊耆之總章，王制之籍田，月令之神倉，竝垂休懿，共播頌颺也哉。若夫鳴鶴，祇遊覽之區，濯龍，鮮施濟之用，葡萄，首循近於纖芳，林芝，草虞於縱，奉誠炫奇於鼇扉，玉澤，闢巧於虹棟，要皆世主之所怡愉，而季代之所崇重也。以茲較彼，不亦燭火之於日星，鳧鷖之於鸞鳳乎。欲罄揄揚，總其大概。

終之以頌

頌曰。瑤殿巍峩。瀛臺壯麗。息事甯人。敷政出治。園中有
田。田開表輶。召我甸師。於馬樹藝。流播寰區。式勤秉耒。
帝降康。下土協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麥頌兩歧。禾傳
九穗。玉燭光調。金甌昌熾。一人有慶。兆民永濟。

渾括中極。分析典雅。內益風騷。歸到農事。猶見學識。
丹山許憲識

真阿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子

小中見大

喜客泉賦

石屏何其偉 我室

惟坪石之永奠。實鍾秀於山靈。既龍從而截業。復掩翠
而含青。總諸山之勃萃。忽播氣於郊坰。藏贖胎之在治。
發鈞突於天橫。客來遊其誌喜。爰錫子以嘉名。原其始
也。元功鼓盪。變化消長。萬數玲瓏。鯨波帶響。晶熒的爍。
錯落恂恍。羌發暉其外融。乃含光而內朗。本不涸以不
溢。亦知來而藏往。及其繼也。春花滿地。冬雪盈眸。林塘
改夏。雲物迎秋。皆翻濤而帶雪。悉煮茗以浮漚。綴懸珠
之極浦。映落星之高樓。乍興乍滅。倏聚倏散。出無定所。
習無常玩。曳景高流。飄光凌亂。碎壁浮淵。夜光出漢。值

真阿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圭

驚颺而不息。蓬蓬霖而愈煥。照耀圖靈。同玻璃以紛飛。
璀璨周除。挾水晶而灼爛。若夫光能照物。明可辨細。深
能蓄雲。潤亦含滋。一為終始。數應盈虧。類君子之有道。
抱冲情而不私。象至人之無我。懷明德以應時。歷晝夜
而不舍。亘古今而如斯。爾其豪籥無窮。壙窟異態。細若
吹竽。虛驚眾籟。噴朝霞以繽紛。喧暮靄而靄靄。至若噓
精為液。吐氣成文。借簫管而競奏。雜翰墨以流芬。滴粧
臺之豔粉。幾舞閣之輕裙。有色可見。有聲可聞。助鸞杯
之桂醴。添鳳俎之蘭薰。既而巧借人機。妙由天鑿。曲渚
烟迴。環溪霧錯。規疊嶽於盤龍。駕飛虹於掛鶴。覆篋為

浪擁黃梅之雨。若乃金風動。碧雲稀。黃花絢。白雁暈。渾
水天而一色。迅雷驚以齊飛。星斗欲寒。欵乃吹清江
之笛。銀河乍冷。沈遊遍采石之磯。荇藻牽風而蕨。蕤菰
蒲濯水以初肥。至若岸柳綠殘。溪毛碧瘦。雪浪伏音涌滯。
露霧淺溜。鷺迷繁芷之叢。鷗失翠翳之漚。瀾漫波也音兮
披鼓棹之漁簑。舉音兮寒離。樵音兮又音止之鳥。鷺
文毘兮驚夜濤。條音兮怯朝湊。時而涼颼微扇。素
月輕勻。一浪盡白。萬頃如銀。氣結東洋之市。豔分西子
之壘。齋齋乎涵光而漱灑。汨汨乎吐氣以氤氳。於是綺
縠王孫。皎綺女子。修明眸。剔皓齒。點輕粉。移素鞵。音履蕩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五

菱舟曳蓮艤。扶金鼻。傾玉醜。擊空明。溯烟水。蹀躞兮鮫
室。容與兮蓮房。沂波兮擷秀。漾漪兮攀芳。紫菜熒灼以
叢。被兮綠苔。髮音兮沙乎銀塘。石帆蒙籠以溫嶼。兮時
游泳乎滄浪。爾乃開襟以延石尤。兮弄颺音以迎
涼。羌披紳以邀纖阿。兮盤餐音以徜徉。繫青嶂之列
屏於吾前兮。亦送碧以供黃。於是浮秋槎兮。泛海屋。撐
春橈兮。采蘆菽。服芰荷兮。歌畫舫。煮雪乳兮。掃苔蕈。音
服又音。剡龍驪兮。摘明珠。捉長鯨兮。為從僕。揖鼓人兮。與
周旋。詫馮夷兮。任踏蹴。幸得為風月主兮。普將蒼蔚乎
雲。雲子欲棲漣漪以終老兮。聊分畫裏之一幅。亂曰。距

音 滄波音。懷湖音水清兮。鮭音六。鱗音。連魚音。靈
今葭蒲雲。負水物榮兮。突兀峯。嶂。鳥嶼明兮。蜿蜒池。還
環山晴兮。鼓翅翻音。鸚音。鸚音。鳥翔兮。醜醜酌。遊人醒
今潦倒箕踞。詩客橫兮。

僅尙鋪寫。則木元虛海賦足矣。惟靠定實境而姿態
洋溢。與何檢討一作均稱不朽
玉山作以追琢見長。此有初日芙蓉之致。音庚識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五

指佞草賦以生於堯階有

張漢

中天肇啓聖人首生。丹陵毓瑞。運際休明。文煥乎其爲。章功巍然而有成。雲則生於其棟。松則列於其楹。帝垂衣而端拱。臣師濟而寅清。維時四岳之詢。及九官而競起。三代之祖。聚一庭而有餘。咸吁咈而咨警。見明良之相於然而陰陽之氣。不無鍾爲賢愚。如薰猶異器。亦有時而同居。故共驪之流。亦不免於聖世。而欲培嘉樹。則蕪穢之必除。迺有異草。生向神堯。揚芳吐秀。兮瞻雲就日之地。敷榮擢穎。兮聖神文武之朝。觸僉壬而如怒。見宵小而難逃。何造物之神異。而特生此靈苗。知風中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勁草。乃得天者獨饒。帝知人之孔詰。應維天而維繇。彼其飲堯。藿之湛露。長三尺之土塔。如彼神奇之草。何百草之能儕。維厨生夫萋蒲。可得之而交扇。維城產夫葦。莢可得之而與偕。維粵平與諸草。可並生而互蔭。維帝梧與堯韭。可共植而無乖。其嫉惡也。如駟牙之不殺。而竊脂之不斲。其就善也。如桃李之不言。而芝蘭之孔懷。吾竊怪夫讒佞之爲害也。好言自口。言亦或秀。變亂黑白。頭倒臧否。忠良被讒。所在多有。每伐異而黨同。必朋比而爲醜。乃屈軼之能靈。不使近於左右。何物佞人之感聰。敢不望之而御走。今夫草之爲物。原無見而無聽。

乃無言而自芳。別賢邪於有定。斥巧言之如籥。知從繩焉。則聖辟諸臭。昧於人乎不差池。維茲草木。乃受命之獨正。彼欲諱夫佞名。請卽草以爲証。於是錫以嘉名。傳千古曰指佞。而吾又歷觀眾草。厥族匪一。或頌嘉禾於其庭。或毓綺蘭於其室。或金芝產銅池之前。或義竹生上林之側。彼儂草兮何勞。彼眠柳兮何逸。未有草而神明其德。如帝庭之屈軼。如禹鼎寫怪之年。如軒鏡照形之日。如見刺於巷伯之章。如見貶於春秋之筆。非見而邪之能觸。不著而兆之可必。雖然。堯智如神。有草在庇。彼下觀而化之。智亦借草而啓。若我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皇日照之無私。佞不待屈軼而指。惟立身以至誠爲先。而明理爲讀書之始。又樂善出於性生。追小人而進君子。臣喜預乎賡歌。用陳詩於舊史。

律賦不脫古賦起承開闔而典貴工鍊氣息仍不落軟美一流斯稱老手存之以備一體 耦唐汪庚識

人漫賦

張漢

渾括題面
已現全身

或人有問張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陰陽之會也。五行之秀也。有藥曰蓂。畧以人銜擬之。不於其倫乎。張子曰。是非若所識也。雜史所記。說有微焉。吾為子賦之。原夫物維神草。品號土精。象垂天。則瑤光毓質。形在地。則玉體橫陳。味咀甘而嘗苦。性背陽而向陰。維凡藥有其一體。伊誰氏以為後身。且體而微。類雉儵之三尺。拔萃而出。冠本草之五參。金井玉關。黃白於焉。在鼎。三極五葉。參伍合以成文。鬼蓋何稱。避風日以就濕。人銜有意。循階級以游升。詎土木之形骸。肉芝比貴。乃驅使乎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天

引據自不
可少

木黃者同登。象其質則直為東箭。倍其價則重比南金。或曰。蓂者浸也。浸年歲以自潤。或曰。參者參也。參天地以成能。或曰。參者森也。形駢拇而枝指。或曰。參者生也。力起死而同生。或曰。參者差也。具有參差之狀。或曰。人者仁也。本以仁物為心。於是重爾仙胎。人得其秀。相彼全體。用乃如神。阮孝緒之感通。鹿為前導。上黨山之神契。人每聞音。效月池之佳傳。溯石勒之先徵。以應地。則黃中之通理。以占斗。則紫氣之上騰。購新羅之奇珍。杉函入貢。重高麗之品。贊椶樹相尋。鐵面九還。丹勝垂纓。之玉竹。中心百尺。杵貌承露之金莖。其為氣也。浩然無。

纓金錯采

鈞神攝魄

旁推交通
不愧賦物

月窟天根

亦津脫木
流麗

是則假彼取精也。多矣。與物為春。病苟傷。煩引入渾沌之譜。渴者甘飲。可嚙元和之津。面則睥而背則益。耳加聰而目加明。苟屏氣之不息。用攝神而自留。役茯苓馬。蘭馨身使臂。避土酥皂莢。若參與辰。如其面兮不同。莫亂之以薺危。久其材兮勿蝨。宜養之以細辛。至若精神所見。輝媚所蒸。巧沾海腴。有殘膏賸馥。飲流澗。如杞浸菊淫。故搔首無童山之象。以下家匪窮髮之民。吾乃顧名思義。觸類引伸。於彼三百六屬。中人為保虫之長。焉知二十八宿。內參非白虎之星。問姓曰參。豈祝融之苗裔。其色惟白。或少暉之司分。以紗籠中人。調元者蕭。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天

相國曰參可。辟藥籠中物。儲材者狄梁公。以參稱彼夫。號物有萬。卽象命名。隱則有苓。似龜為藏六之狀。山言采杞如犬。聞吠百之聲。矧是參也。帥氣斯充。使百年可。以還少。踐形惟肖。胡千歲不化為嬰。若夫神皋孕秀。帝里含英。萃山雲兮長白。沐水德兮太青。托根則貢矢之鄉。宣尼曾識。拓封則陳疇之聖。箕子所君。盛於興朝。既人歸而天與。生此王國。亦人傑而地靈。用葆太和之元氣。亦需道久而化成。彼中岳之黃精失貴。抑太行之紫團匪珍。詎比擷如飴之董茶。卜周原之維熊。吞連珠之薺苳。應如氏之初興。又何羨夫久視長生。九節。

之蒲名美非元飢益氣六稜之著出義陵客於是喟然
嘆曰甚矣人之義尊矣參之德備矣有物如參無競維
人而後而今吾不敢輕人吾不敢少參

本草人參名神草一名地精一名土精一名人街一
名海腴年深浸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故云春秋運
斗極星散為高麗人作參語孔子曰德儂氏三
不陰欲來求我樹相尋家語孔子曰德儂氏三
向短之至也本草中黃外白日金井玉開其草為
參向陰弘景別錄參中黃外白日金井玉開其草為
陽向陰弘景別錄參中黃外白日金井玉開其草為
北口土木非宜化土木抱朴子肉芝出山中如小
兒形長七八尺食之得仙乘雅人參天地故以名
之參不見廣阮孝緒母病乘雅人參天地故以名
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見人參枝葉異
掘入地五尺得參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李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言聞號月池翁有人參傳石勒武鄉人鄉里地土
出人參甚茂相者曰此人體黃毛屬土而補腎後生
趙王廣黃參行記在名五參黃毛屬土而補腎後生
陰血故有黃參行記在名五參黃毛屬土而補腎後生
有紫氣紅絲新羅國所貢有手足如人形長尺餘以
木夾定紅絲新羅國所貢有手足如人形長尺餘以
垂而威儀故名今韻會云其草根長多鬚如冠纓下
類名蘇頌曰參年深者生四極各五葉中心生一莖
俗名百尺杵道人以睡為渾池講中皇元和一
除五穀必獲參天得錄其使又畏五靈脂皂莢巴豆
才日參別錄參馬齒為之似人參而葉小異魏文帝
陶弘景別錄參馬齒為之似人參而葉小異魏文帝
養危亂人參即此薺根似人參而葉小異魏文帝
風日易蛀惟用盛過麻油五錢泡淨焙乾入華陰細
辛與參相附貯之密封可雷經年李時珍曰遠東
之潤通於參其人多鬚南陽之澤前漢天文志參
家語保虫三百六十而人為之廣韻參姓祝融之後
蕭何病孝惠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曰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曾參可元行沖謂狄梁公曰下之事上辟如富家
儲積肺腸以資小人也願以資小人也願以資小
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資小人也願以資小人也
正首尾籠中物也願以資小人也願以資小人也
足首尾籠中物也願以資小人也願以資小人也
狗杞論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二犬食之忽覺身輕
玉符論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二犬食之忽覺身輕
兒白雲氣覆其犬故云山頂有三養龍池參產此
孔惠公使人持隼於庭而死樞實貫之石罅其長
氏之失也長白山在古肅慎國高麗古朝鮮箕子
封地越春秋有莘氏得蕙苳吞之生禹常山有九
節首蒲一名伏義孔子墓上出六稜著
充既明目又伏義孔子墓上出六稜著
徵引該博逸氣流行末段歸重興朝立言有體
刻畫精到宋賦中出色之作 蘇裳楊英燦識

滇檳榔賦

張漢

羅盤之甸。禮社之江。檳榔產元江府江名玉臺諸峯之側。銀生節度之邦。城西玉臺山二十五峯。頗距義叔南交之宅。南距交。鄰禹貢黑水之疆。江即黑水。西瞰洞滄。地暑甚。冬爰生嘉十日之並出。窮冬兮睇百里而無霜。無霜雪。爰生嘉種厥號檳榔。宜蠻烟與障雨。亦負陰而抱陽。陶貞白云。檳榔為彼其勁節。參天亭亭獨立。不蔓不枝。春華秋實。樹如棕一。黃英韓華。今穗結雲垂。香霧喚人。分家香之本甚直。花如苗穗。香甚。丹楓江上夕陽紅。朱樹蟠根同一色。國烈中之即瘴。紫氣氤氳。麗質凝。又名紫。纒纒綠珠粉。可摘爾下血樹。紫氣氤氳。麗質凝。又名紫。纒纒綠珠粉。可摘爾。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乃登之綺席。盛以瓊盃。手撈混沌之數。中含太極之圖。既同條而共貫。亦外枯而中腴。礪金錯以平分。宛魚符兮半壁。抵摩尼之一串。復轉甲兮脚珠。分爲兩半。以細佐以扶留之實。採諸哀牢之墟。蘆爲扶留。蘇合。味奪炎帝司天之色。借媧皇煉石之餘。色。佐以石灰。少許。白應受采赤豈近朱。餌丹砂與白石。比勾漏以何殊。鄧郁細餐雲母屑。季倫怒擊珊瑚裂。吐吞絳雪。咀流霞。歎成石壁。桃花赤。暈紅粉。兮雲英。宛瓊漿兮載。吸燕支未點絳唇。般飛指微斑。纖指涅。唾珠滿地。赤水凝。咳玉九天。紅冰結。吐袖遙添。萊綵斑。砥毫淡染。江花醉。赤瑛盤裏。比櫻

揮毫落紙如雲烟

大珠小珠落玉盤 盧子相爲表裏

分疏處書卷盎然

存道之言

與据確鑿

桃以猶鮮。探春晏中。薄杏花兮紅雪。第其色以荔枝爲

奴降其精。豈垂龍之血。試傳粉之何晏。汗浹然以潮生。微汗近含香之荀令。載齒頰以猶馨。自啖不覺香。吐青草黃梅之瘴。南方春爲青草瘴。夏回冰天雪窖之春。之。煖其沉醉也。入醉鄉而非醺。頓遙國可以無花。其解醒也。起玉山於既頹。興慶池可以無草。其破悶也。似盧仝之茗戰。腋底風生。其療飢也。似王質之窺枰。山中得棗。鶴林玉露著其德。有醒能使醉。其爲體也。與玉帛爲。醉能使醒。飢能使飽。飽能使飢。其爲體也。與玉帛爲庭實。其爲質也。與榛栗爲賓。從。滇人以禮權之者。與仙掌龍團。賦諸王室。蒔之者。與渭川千畝。列爲侯封。園圃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長以園。至若珠崖儋耳。同名別類。檳榔。紫不可以奪。朱亦偷香而避味。著奇效於藥籠。致三虫之引退。味由苦而得甘。乃君子之所貴。然而產南越者。時見歌詩。仙藥錄。註命名之別。長爲檳榔。爲椰。又有仁。異物志。珍口實之宜。且云珍爲口實。玉爲案。今珠爲盤。得肩吾之佳語。鳳之卵。今龍之乳。亦東坡之靈詞。仁類異名。出諸上林之賦。鶴林玉露。註彼四德之奇。喜南遊之逢。朱子如佳士之得品題。朱文公有何真產之尤僻。乃題味之獨希。豈遷其地不能爲良。獨宜抑遠其方。不以入貢。長者之目。今未遑爲俞益期之隱痛。俞益期。谷韓康伯。箋詳

萬里弗過長者之
目自令恨深云
吾重吾之偏嗜兮與羊棗而並傳為

特闡其幽芳兮比茶經與橘頌

體物瀏亮惟此足以當之

組織工麗較之紫花雀舌種類固殊以土人言方物

亦有遷地勿良之歎

汪精唐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番

遊詞琢字
好句如仙

異龍湖賦

石屏何 明玉山

異龍湖者作南荒之巨浸帶石城之高躑據岫町之上
游輪瀛江之委屬千山環其垠百流噴其足繁川供其
吐吞羣壑資其收束烟鬟翠黛掩映三島之菁葱鶴港
覓汀遭迴九曲之繁縟沈瀆收而天鏡懸青煙嵐倒而
澄波浸玉一萬頃之文潑長明三十里之晴漪竟淥其
西則連以閭闔繚以村落紅樓粉壁依稀傍水人家瓊
戶綺窗宛爾濱湖城郭望炊烟於井里千條之玉縷飄
颺看夜市於江城萬點之金缸的灼檣鳥與鷓鴣齊飛
井藻其菰蔣並作其北則峭壁嶙峋層巖岸嶺橫列兮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壹

如屏斜張兮似幕乾陽之福地洞天鏡湖之幽岩遂壑
遜人巧於天工駭神輸於鬼蘂乍攀躋兮恍惕旋造極
兮貽聘下眎兮恍湛露之盈盤遙矚兮如鎔金之就爍
其東則窺以尾閭洩以海門虬螭訥動而撲地鼉梁蟠
擎以據津故橋專銷龍之號石有界魚之論初平瀉兮
洩瀾漸奔放兮碎磷能使聞者心悸見者目眩羗黃牛
與白帝差比擬而方論其南則山浮五爪派別九灣翔
舞恍游龍天矯紫翹宛素女幽閒深復深兮遠浦之漁
歌可聽曲復曲兮澂潭之兔魄偏圓入回港兮甚隘達
壺天兮已寬彼水月之蘭若與廣應之禪關依約兮水

鋪排較任
作為工細
見以着色
見長者

際隱映兮江干。警烟鬢與霧髻。方秀色之可餐。其中則
三島鼎峙。兩嶼相望。一城弱水。四匝滄浪。螺黛舒青點
芳洲之梵宇。叢篁染翠。綠濱湖之名莊。鈴鐸相聞。疑是
潮音傳響。樓臺閒起。恍如蜃氣高張。漁水映佛燈的歷。
橋帆共埭。影蒼茫。指環島之人居。鮫宮蟹戶。雜柳陰之
蓋。勛茶籠筆床。紅茵朱蓉。訝錦塘之煽紫。芳蕙烈杜。識
瑤島之生香。醉渡口之桃花。臨風生釋。翰翅塵於柳浪。
衰露偏黃。原非此屋浮家。爭隨徐福。無乃雙姑並字。齊
嫁彭郎。此孤島有龍坂之名。而瑞城有大小之別也。苦
夫青陽司令。大皞坂勾。春花似茜。春鳥如詭。湖山疑染。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

湖水若油。菱葉生而劍拔。蘆筍挺而矢抽。嫩綠兮芳洲
草長。殷紅兮蓼岸。花浮綺旭。朝昇一粒金丹。乍湧和風。
晚息滿牀。冰簟畢收。方詒華於妖冶。恍淡蛾之含羞。及
乎朱明代敘。炎帝當陽。丹曦曜彩。紫浪騰光。池連則輪
香十里。堤柳則舞翠千塢。胃菱角於烏榜。榮苜蓿於銀
塘。翡翠鳴而晴漪綠。灘鷓浴而錦水香。清風生而炎洲
激濺。暑雨歇而碧沼回涼。少馬金廳。振地玉露。暖天秋
山澹遠。秋水娉娟。宿潦清而金波隱。明河耿而星斗懸。
嗚嗚兮。蟬鳴柳岸。離離兮。鴈宿洲邊。魴鱖躍兮清鏡。鴛
鴦飛兮長川。比秋光於眸子。宛臚腫之盼然。迨至朔漢。

揚颺元冥。強節驚濤。湖泮。崩崖旋艤。棹不行兮舟膠。水
無波兮凝滯。震夜兮粉描。舟子之囊。冰天兮玉望。網師
之額。章中絮兮鋪霜。江上梅兮點雪。鷓鴣嗚兮啄無聲。
鷓鴣叫兮石若裂。此四序之不同。而一年之差別也。語
天沖瀝。展釣之夜。蔚藍發魚之天。金鱗躍而答蒼。滿巨
絨羅而網絲。牽荷裏花魚。石洞趨清而淺。滑沙聞明。蚌
珠胎映月以虧全。殺花香而時魚美。塘水滿而冬鮑鮮。
釣青鯊於灣側。攫紫鱗於潭前。尉鶉鷄於荇浦。羅鶉鷄
於稻田。織江沙以爲蓆。編篋竹而作筌。此物產之珍異。
而斯湖所獨尚。至若端陽競渡。上已採蘭。傾城士女。極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七

浦綺秋。發木蘭之輕棹。披弱水之微蘂。簫鼓兮競作。錦
浪兮齊翻。照胭脂於秋水。寫翠蛾於清瀾。蔭桂旗兮湘
浦。倚彩旄兮洛滯。已映水之如活。恰凌波兮若仙。頃之
捨桂。織臨汀洲。凭來鶴之曲檻。上海潮之危樓。窻中織
手。閨裏明眸。指石狶於海畔。望仙。迷於鸞鏡。別有高人
韻士。寓客騷流。鐵笛黃樓之賞。斗酒赤壁之遊。孤鷺落
霞。墨妙滕王之序。晴川芳草。筆翻鸚鵡之洲。脩被襖於
蘭亭。或一觴而一詠。隔江湖於廟廊。擬後樂而先憂。謂
非遊觀之勝。而江山之尤者與。
其筆則春山秋水。其氣則陣馬風檣。不獨麗藻勝人也。

紫石硯賦 並序

何朗

釋名云硯者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蓋自書契以來。於是乎有硯。硯之明德遠矣。銅雀臺毀。則有瓦硯。桑維翰磨穿。則有鐵硯。硯之用。浸廣矣。而石硯為最著。隋唐以前。嶺表羈附。端歛之石。未改為硯。硯材取之中土。故當時硯評。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唐宋以還。端歛二溪之石盛行。端州晚出品。目尤重。自端歛石出。而青絳二硯。徒存古器。不見寶於文房矣。端石產粵東。高要北巖為上。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唐差劣。北巖以有鵠目者為貴。而眼又有死活之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九

歛石產新安。龍尾溪羅文者最重。眉子者次之。刷絲者又次之。近日沅溪亦產石硯材。取之江中。溫潤可愛。但滑膩而不發墨。若齊齒端歛。何不搗本而齊末也。滇石屏有紫石硯。色紫而潤。似馬肝也。產於山巔。類北巖也。創取深坑。做西坑也。而又體具四德。雖寒不冰。火之精也。呵而致潤。水之德也。色似馬肝。仁之和也。潤而發墨。義之制也。四德既備。方將度端越歛。豈僅誇青凌絳而已哉。

猗鍾山之突兀兮。勢峭萃而挺特。表巨鎮於南荒兮。振地於坤極。韞玉石之赤輝兮。耀至美於文德。裁至寶

於文房兮。信雕搜而中則。或規圓而矩方兮。悉因材而賦質。緣策勳於吟壇兮。始俾侯於卽墨。嘗淋漓於麝煤兮。豈點黹之能黑。雖日黔而不緇兮。識堅貞之定力。偶析賦而愈鮮兮。光晶瑩而益麗。暫研丹而調黃兮。非所尚之常色。彼置瀾與排瀾兮。豈陳設之恆域。爾乃溫潤天產。端凝性成。堪比德於圭璧。豈齊語夫磴磴。象文瀾之蹴起兮。中心均。以不平。彷彿理而成章兮。四隅妥而難傾。若夫剛能落烟。滑不留穎。研蕙露兮。漆光染刺。藤兮。影龍香。醜醜。識竟體之皆芳。蟾滴涓涓。訝當心之畢冷。服由力穡。勤筆研於文園。碧潭觀魚。用汲古於脩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三九

綆及至簡。賤雜選兔管。分陳磨爵。螺今轉。轉匙犀液兮。頻頻初元。露兮泥泥。漸墨浪兮鱗鱗。智永鞠脰而起舞。張顛脫帽而露巾。手書空以瞪目。指畫腹以蹙顰。濡翰墨兮。滴瀝識肝胆兮。輪囷搖筆如飛。紙上之雲烟舒捲。潑墨凝雨。行間之蛇蚓屈伸。仿兔起而鶻落。宛龍見而雲屯。彼疇香與臙。馥猶橫掃夫千人。更有騷人琢句。文士抽思。未會展素。先爾研緇。把半笏而平搖。儼余懷之杼軸。著雙指而圓轉。似我意之獻推。腹稿未終。儲數升之濃。滿心裁。甫就染千縷之銀絲。及乎花飛六出。學富三冬。毫雖呵而仍凍。筆如鐵而懶慵。映雪而寒光瑟瑟。縮

挑燈而冷。燄頻磨礪。玉帶之生。溫溫良璧。切劇虛中
之子。竄竄春松。蓋秉離明之正氣。而火德所獨鍾。迨乎
日烈吟窓。暑生淨几。無雨而烟潤。琴書得風而涼。生衣
履中書。既焦禿之君。蔡倫乏韋。劍之紙。視因阿以致潤。
滲濕浸浸。天將雨而先潮。流汗泚泚。雖因人而成能。實
先天而同軌。御嫌篝火。因膏油以自煎。翻笑方諸。映月
光而纔水。爲稟習坎之精。而賦天一之美也。而且鄙俗
眼之鷓目。盼不留青。象仁德於馬肝。色惟生紫。琉璃作
匣。映蕭后之赤心。玳瑁爲床。覆鄂君之丹被。吟餘三百
形管。傳靜女之詩。註罷五千。紫氣來函。關之李。質綠潤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二

賦

早

而見珍。色因和而可喜。別有廉隅。隱起稜角。威然不學
摩床之智。豈效轉丸之便。體勁如金。固靡剛而不克。心
平似砥。縱日研而難穿。此固義裁之制。而秋肅之端也。
百長備舉。四德具揚。允流輝於簡冊。長見珍於文房。端
石方之而黯黯。歛溪對之而茫茫。與管城而並重。借羅
文而齊芳。楮素欣占餘潤好。汗青端借墨花香。

序則元元本本數典無遺賦則熊熊魂魂精光四射
住講也 楊英燦識

滇南文畧卷四十三目錄

賦

國朝

蒼洱賦

五位相得賦以欽命以題五位相得賦為韻

太華山賦

雞夔賦

竹賦

觀海賦

駢體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目錄

朝天集自序

徵刻滇詩啓

馬上吟自序

等音圖序

送何孝廉石民之任遂昌序

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尹武庫淡齋致仕詩册序

段主事浴川 子告詩序

閨湛庵四六話序

天中新謠序為陳建常先生作

趙 澹

李因培

楊永芳

楊永芳

倪 蛻

倪 蛻

趙士麟

王思訓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跋吳江兩節婦傳後

宜良五烈序

題林南溟出塞圖時從其

吳立三悼亡敘記跋

吳立三歲寒交劇本序

蛻影自題

四六表

普天同慶賜賚有差謝表

輪鑄直省條丁緞征通欠謝表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目錄

二

張 漢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倪 蛻

張 漢

孫 髯

滇南文畧卷四十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湘潭五弄機杼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通海楊自強健齋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趙州袁惟清介夫校訂

國朝

受業昆明冠 准全校

賦

蒼洱賦

趙 滇

起勢警拔 氣象萬千

伊蓬瀛之仙境。會山海而為一體。良坎以分呈。渾仁智於無迹。惟點蒼之列屏。俯洱水而豈岌。聳浩渺以中涵。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賦

一

雙管齊下 佳處總在 寫山便有 水寫水不 離山

蕩風翠而四溢。山則派衍老君。形符太乙。高逼井鬼。平臨梁益。橫陳玉案。遠接金碧。展若弓弛。紛如笏立。其峯則有龍泉危峻。鶴雲穹隆。觀音孤峭。佛首龍從。玉局左龍。而右鳳。雪人袒背而露胷。五台傍蓮花之座。三陽睨滄浪之滌。聖應之巔。聞樂龍馬之耳。嘶風斜陽。迴金霞之照。白雲弄玉帶之封。松杉滿壑。蘭桂成叢。競拱中和。而環峙各瀉。溪水以停泓。佛國稱為鷲嶺。蒙詔擬以獄嵩。洱則溪注十八。氣象萬千。澄碧澈綠。蒼黛拖藍。滙為瀾海。抱若月絃。淹涵星日。吞吐雲烟。觸石句磻。倒影林巒。南讓昆彌之水。北接罷谷之源。石驟隱矣。珊瑚出焉。

通篇襯托 處俱切語 城境物語 無泛設 中鋒懸腕 擅一篇之 警策處尤 在此

歌亦山水 同寫頗有 光大含弘 之致

雙鷺時浴。萬花莫殘。金梭織浪。玉几枕淵。青莎之偶大

鶴赤文之接靈泉。凡茲山水融結。異用同原。四洲三島

十樓二門。水色山光。竝麗。鸞飛魚躍。同天。其境則有峯

頂高。河陰。岩古。雪或瀾。雨而川晴。或懸流而峽。月映螺

髻於秋波。對鏡石於林樾。訪禹碑。問義畫。醉唐梅。仰晉

柏花不謝者。四時。泉常溫者。八節。藐若姑射之山。秀羸

芙蓉之關。是以城號太和。宜乎地鍾靈傑。夫何秦漢始

通。聲教未協。六詔遷延。五代借竊。俱乏小康之治。且有

大渡之畫。卻王師以洱河灑。渺之波。照征魂。惟蒼山公

道之雪。忻奉天威。漸以文德。六姓來中土之英。世族繼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賦

二

前賢之烈。沐浴皇風。霑濡聖澤。雖山川。而光輝

發越。乃有高人逸士。於此婆娑。進不獲展。退始作歌。

歌曰。茲山崛起。自鴻蒙。茲水冲瀾。浸碧空。雲霞出沒。蒼

翠中。朝昏晴雨。態不同。登臨呼吸。與天通。遡洞上下。昭

青穹。水涯山陬。萬井豐。俯仰崇卑。麗且雄。幾人破浪。凌

高風。天橋倒注。會朝宗。

不撓羅刹。據國大士。顯聖等事。飾異矜奇。但就山水

佳勝。直直白白。描寫而以弔古作歌。推波助瀾。詞賦

中矜慎之作

函蓋
四正中宮
眉目朗列

元精耿耿
貫當中

陽奇陰偶
清濁判焉

五位相得賦以欽命以題五

李因培

庖羲氏獲河圖之瑞。見天地之心。備生成於象數。判奇偶於陽陰。布四正以分方。道惟對待。合中宮而成位。理可推尋。因而重之。義蘊潛包於妙合。觀其竅也。氣機鼓盪於至深。斯五位之相得。各比類而不侵。是以畫卦相爻。神物既生而有則。歸奇揲四。知來不爽。而可欽。益夫二氣為太極所分。五常乃生人之性。惟陽至健。既動直而靜專。惟陰善凝。每保合而各正。天氣莫不始於北。故一六配而潤下。為功地氣莫不極於南。故二氣同而炎光相映。青陽動物。三八為曲直之能。西灑流金。四九乃

真百文畧

卷四三

賦

三

應上四正
中宮極其
精緻

警拔

無義不搜

議論正大
掃除一切
絨繹家言

天匪大禹神龜所授。河津獻彩。豈周公世文所題。爾其取配必雙。制數以五。赫赫陽明。蕭蕭陰聚。珠分圓點之

神星燦全圖之譜。冒菲於卯。而留執於酉。孽萌於子。而罕布於午。合戊巳於寰中。兼艮坤之兩土。不相謀而相資。詢如頰而如輔。徒觀夫高卑既陳。貴賤有位。宜八風者。擬鳳鳴以制音。奠九垓者。斷鰲足而立地。茲秘籥之天章。偏呈形於赤驥。珠聯璧合。遂成大塊之文。縷晰條分。彌見環生之次。至於聖皇。襲其氣母。坐彼明堂。居斗極。握天綱。藻斧其德。金玉其相。披璿圖於元覽。見大衍之有常。如函三之為一。每抑陰而乘陽。得中和於真百文畧

真百文畧

卷四三

賦

四

應制中當行出色之作

大華山賦

楊永芳

嘗試與容乘桂舟。駕蘭漿。滌煩襟。馳遠想。操竹杖以登臨。挽烟蘿而直上。俯千頃之平波。據層峰之森爽。則相顧而嘆曰。渺晴天之一柱。獨雄長於諸蠻。金馬蹴踏而右擁。碧雞翔舞而左環。既遙臨乎三面。遂夾輔以二關。是為蒙氏之封嶽。亦以太華而名山。昔者中國未通。南人負固。寂寞窮荒。湮埋瘴霧。未圖禹鼎之形。不載桑經之註。莊躋則首築蘭城。諸葛亦僅傳瀘渡。自閻羅鳳南。侵交趾。北搆土番。章舉斷蜀。贊普絕婚。據兩池之門戶。並六詔為本根。胡降神之不幸。考軼事而無存。迨元主

滇南文畧

卷四三

賦

五

開滇遂置行省。鐵立聲哀。松明焰冷。帶紫盤水之波。笏拄浮屠之影。梁王之節。與波清。咸陽之功。同日炳。爰有升庵太史。舟屋先生。風流長往。寵辱不驚。循巖扉而卜築。向鷗波而訂盟。唱竹枝者。疇能和。傳錦字兮。難為情。亦有嗣法瞿曇。鍊形羽客。了悟金沙。究心黃白。演象教之辟支。轉河車之精液。臥伏莽之遺墟。見化龍之古澤。又如軍門被逮。黔國式微。樓船安在。戰壘都非。烏集城而不起。燕辭社而難歸。山院則閒花自落。江亭則弱柳不肥。加以流寇披猖。沙酋劫刼。臺榭成灰。松楸卧陸。深宵之燐火常飛。白晝之鳴鴉自哭。寶衣化兮。美人消樵。

譚帶烟霞
迥非宋元
入色澤

胎息蘭成

歌歌而山靈獨已。而逆氛掃蕩。滇水澄清。畫屏遠引。仙掌高擎。宛波屬而雲委。極嶺側而峰橫。擬憑虛之瑤島。刻異境於層城。爾乃風動穀紋。春開錦繡。無草不奇。無林不秀。山凝黛而鬢青。岩漏罅而顏皺。遲花院之碁聲。響石壇之梵咒。日耀影以沉波。雲拖烟而出岫。披危磴之晴莎。照懸壁之古籀。若夫祝融退而南薰解。清商應而大火流。千峰陡立。四野如浮。風颺颺而唳雁。露瀼瀼而驚鷗。繁香盈於稻畝。細雨洒乎芳洲。山空寺古。地迥僧幽。江花態老。林葉聲颺。蓋至雪霰之先集。以逮梅蕊之將抽。豈止陰晴之變態。而詩酒之勝遊也哉。為之歌

滇南文畧

卷四三

賦

六

曰望西山兮。何崔嵬。靜滇流兮。霽靈威。朝暮兮。出雲化。五色兮。向北飛。又歌曰。維銅柱兮。與鐵梁。闢塵霧兮。識寶光。東潮兮。西被。永萬年兮。保巖疆。賦一山而。歷代之興衰。皆備氣勢。亦極沉鬱。頓挫所。謂麗以則也。

雜蓼賦

楊永芳

雜滇南之異產兮。別其品曰。蒙壘。稟山川之和氣兮。擢孤秀於麗茸。常居幽以善晦兮。入塵市而不逢。大烹庶幾適用兮。小畜可以禦冬。爾雅以南荒見畧兮。食經欲搜錄而無從。世或虞其瘴癘兮。胡為遍列於鼎鐘。聞諸

比類處吐
屬典雅卻
不纖巧

綺思藻合
神來之筆

無義不搜

劉進修先生凡物必勝其氣兮。乃能邁種而獨穠。爾其
植不待扶兮。表亭亭之修幹。寔不尙華兮。似膠膠之羽
翰。雖齒齒以成文兮。混稜筍而不亂。類田田之爲蓋兮。
比雞頭而尤粲。脯脆於蒸梨兮。縱無魚而奚嘆。脂濃於
燒芋兮。卽有鵝而不換。通雅之載雞羹兮。固易名而輕
竄。玉篇以爲土菌兮。亦無知而妄斷。嘗考食有四品兮。
饌交錯夫八珍。蓼同濡於四物兮。味必知夫五辛。笋握
揚妃之指兮。瓠啓齊姜之唇。蕨開拳於鈞弋兮。菰見咏
於唐人子瞻。惟嗜巢菜兮。張翰馳想於絲蓴。十八品晒
高陽之貴兮。廿七種嗟庾子之貧。戲器之參玉版兮。嘲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賦

七

與可飽渭濱。泣豆莢於子建兮。咬菜根于信民。某也木
恆病於多瘕兮。柳漫生於其肘。恥越俎而代庖兮。惟茹
草而飯糗。儲新菊以爲糧兮。削松肪而求壽。驚羊夢之
踏園兮。訝蛇紋之入口。學蒙誦於蹲鴟兮。才莫預於薪
樵。將大嚼於屠門兮。甯染指於藜藿。獨此物之逸羣兮。
恣老饕之濡首。則將指蓬蒿之勝處兮。闢草萊而幽居。
采雲峰之駝白兮。拾雨岫之肉芝。襲清麈以作扇兮。取
陽燧以爲炊。配坎離之二氣兮。辨旨否於五籟。添骨中
之綠髓兮。換頰上之白髭。招麴生而擁篲兮。佐雕胡而
抄匙。薄姜芽之盜母兮。願蘆葍之生兒。彼綠葵與紫莧

奇而確未
經人道語
也

今結取媚於容姿。卽春韭與秋菘兮。詎足方其旨。餽斯
眞可小越人之四海兮。而擅食品之一奇。
題極瑣碎文獨大雅。豆羹賦未足誇也。當與五龍山
人之山茶花月。檀太史之檳榔共補南方草木狀。

竹賦

倪 颯

昔簡文帝。江淹。王儉。並有竹賦。夫竹箭有筠。松栢有心。
二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乃僅述其
嫵媚茂叢。溟濛窈蔚。振芳敷采。而其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固本樹德。虛心體道。直節高致。概乎未之備及。竹當
迎風天然而笑矣。南漢子有畫竹筆。索題於契臯丈人。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賦

八

遂爲作賦。其詞曰。帝東南之揚州兮。竹箭爲周官之美。
原其奇生。固非草而非木兮。似君子之植身。不夷而不
惠。貞性命於皇天兮。托靈根於厚地。雨露普其沾漑兮。
不秋冬而變悴。徒觀其篔簹獼猿。傳於山之崖兮。則棧
醜。眼嶮。嶮。注巖。覆。福。在坑滿坑。在谷滿谷。或窮
隣而纏運。或豁爾而迴復。誠可悲其處境之未安也。平
衍曠蕩。蒙籠蒼莽。元猿騰躍乎其巔。鸞鷲翔遊於其上。
則又爽然足樂。其芳開也。爾其澶漫陂坻。綠延水湄。布
淺澆沉。巨於無涯。揚素波而淪漣兮。玉液浸潤而承其
枝。羌蔣蒲菘菹之紛以繁兮。曾不若此竹之聆風而斐

承上起下

披蓋天保定爾俾爾厚族大以滋淳耀廣表後俊
 林於員正貢荊州之菌均斂路幡婆家之山巖水之渚
 蓬萊浮雲桑風吹霧伶倫采兮嶰之隅凝波鳴兮瀟湘
 浦乃若祭聶篁篁管篁篁篁篁篁篁篁篁篁篁篁篁
 蘇林於射同桂箭袖梧蘇麻策勞筋曼是皆拂風雲
 停霜雪櫛植森萃蒼葦蕭肩超植類而獨絕者也大則
 帝市符篁貴篁龍鐘雲母管剪蕩蕩篁殿篁等至圍徑
 丈而不可數小則筱筱鼻簇蓋篁義篁位篁遂篁也
 接疎節比有紛其葩乃如文竹者熒馬煌焉又可得而
 詳焉耳篁增篁萬篁散浮篁容篁容篁云篁羊對青蒼

滇南文畧

卷四三

賦

九

映起處推
進一步作

括豫章殊用而並施其珍其處也。比苗桂谷蘭。不僅閱
 苞而自潔其身。蓋其中通外直。隱隱鞞鞞。高拂霄漢。低
 瀉盪塵。洞條達而秉節兮。亘萬古而不遷。忍獨為天之
 君子兮。故欲與世之賢者共凜其貞。堅辭曰。侯竹之才
 兮。亦備賅兮。渭川之譽兮。不以富兮。淇猗猗兮。匪春華
 兮。盤裔裔兮。人間世兮。山兮水兮。聊卒歲兮。
 數典亦人所能翕。獨出心裁語多奇創而不詭於正
 殆亦借竹以自寫照也

觀海賦

助庵修太守寫照作觀海圖。題者以數十百計。無不如
 龍宮寶藏。光怪陸離。因思漢晉之間。班彪覽海賦。王粲
 遊海賦。孫綽望海賦。皆窮其省眇之狀。而極其詭異之
 觀。而海之能事畢矣。雖然。今之觀海者。非昔之觀海者
 也。吾請復以所聞作觀海賦一篇。屬乎人者。吾無與焉
 大之彌六合。小之不盈掬。海亦神矣哉。乃賦曰。天之為
 大。伍億萬餘。海亦如之。號為歸墟。其為器也。在東無東。
 在西無西。注之不滿。酌之不虧。在北無北。在南無南。何
 細不納。何鉅不涵。旋乾轉坤。沐日浴月。謙而不盈。振而
 不洩。乘夫陰陽。以為潮汐。揚塵流沙。倏焉今昔。爾其羣
 然萬有。淮濟江河。翕合敏受。無不畢羅。九州烟市。五嶽

滇南文畧

卷四三

賦

十

倪 蚨

星陳章亥之步已窮。天吳之力益神。才則際天蟠地。而
不足以量其廣隘。勇則疾風破山。而不足以當其警欬。
辟歷讓聲。氣機翰。韞。列缺謝光。神樞煉魄。燬此其
坎德之所儲。是自其所以乃。爰有君子於焉觀海。蓋向
若之意。無以自多。故朝宗之心。若有真宰。知者之樂在
水。鯢桓之容為淵。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夫子亦奚取於
是焉。乃頊。頊然笑曰。子不見夫海乎。以鯢鵬之橫絕
數千里。而不失其為小。以混沌而溯天一之昭生也。而
不見其為老。循環無窮。固有所保。彼大澤之於曩空。又
安。而安。伏。即。厥。廟。之。與。江。湖。終。孰。得。而。孰。失。自。其。異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賦

七

者而觀之。渺滄海於一溢。自其同者而觀之。乃共入於
寥天之一。於是言之未終。天風習習。靜而無聲。海濤山
立。

屬乎人者。吾無與焉。一語亦是避席而請者。登之以
備一格。

恰是遊子
辭家情致
不徒以屬
對工級見
長

長安道上
風景宛然
在目未免
有情誰能
遣此

駢麗中具
有妥貼排

國朝

駢體

朝天集自序

趙士麟

僕世居滇省。家在河陽。幸與計偕。得觀光於上國。謬蒙
勸駕。因卜吉於良時。幼設桑弧。敢作懷鄉之戀。戀長依
萱草。能無陟岵之依依。攬轡河梁。將登大道。驅車井里。
適屆小春。暗嶺上之梅花。徒增別緒。盼天邊之雁影。益
壯豪遊。始自黔而入荆。復由洛而趨冀。途經萬里。皆名
山大川之邦。序歷三時。正淒風落葉之候。珍禽異獸。伯
益之所未收。峻嶺危溪。道元之所未載。莫不駟奇足底。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五

炫異目前。至於古剎精藍。燦爛雲霞之色。兼之秦碑漢
篆。琳瑯金石之書。洵足婆娑。能忘題咏。欲抽不韋。以布
赫。但上下坡陀。未便據鞍而作賦。况追隨鞭鐙。甯能
彈。欽以成歌。惟是暮鼓初嚴。晨雞漸唱。望寒燈之在壁。
抱膝微吟。趁濁酒之猶温。披衣疾草。藏之遊篋。遂爾盈
囊。韻叶四聲。多在秣馬脂車之際。墨翻兩袖。無非曉風
殘月之餘。昔者杜陵之篇。計牢籠於天地。張說之作。資
藻麗於山川。以此相推。則吾豈敢。然而程途悉載。可無
假於指南。且也沿革都詳。庶不勞於問渡。彙風俗於寸
楮。朗若列眉。收山川於一囊。燦如指掌。執此而北。足當

泉之氣
結亦道宕
想見此老
氣骨

飄然而來
好句如仙

字字句句
風流倜儻
淵淵聲有
金石

有此表陽
二婦可以
不朽

轉振
他為

辭閣滌素之書擊之以前不假眉山與圖之記傳諸好事堪佐卧遊若夫途鮮世南失豢稽於秘笈交非元宴懶乞序於名流此則迂疎使然勿以寡陋見斥也

癸卯孟冬余自河陽抵會城公車北上彙錄途次所經附以題咏顏如右焉自記

據事直書不涉鋪張筆情流麗清新矧兼鮑庚而世之學駢麗者斷以此為則後學丹山許憲評

徵刻滇詩啓

王思訓

蘭津南渡篇什初興司馬西征人文踵至一章頌體祀陸縹碧之雞十卷賦心客過孫原之水盤蛇頰木桓溪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十三

則熨道裁歌祥馬髦牛常璩亦華陽作志白狼遠微悉奏風謠赤虺炎河盡登露布王仲初宮詞百首南中之辨異者七篇劉須溪詩統全書滇國則補完其半集跋弓挿矢行號兵車花髻珠纓詩傳驟樂金枝玉葉羞奴解咏珊瑚雲片波潏阿禮長吟吐嚕彼當荒遠之代已傳藻麗之辭迨乎勝朝遂多作者邇文襄之遺烈集著石淙考恭肅之流風詩名冰玉操雕龍繡虎之技豈惟西羽中溪擅雲蒸霞蔚之才不獨宏山半谷張維蘭茂既倡大雅於巖阿木氏麥宗且播新聲於茅渚况夫翻開之龍川陸嶺氣象沉雄葉榆之洱海蒼山煙雲杳靄

部南詔

野史滇考

都成清詞
鑿句難得
渾灑流轉
中別有蒼
涼憑弔無
限低何情
致洵稱傑
健筆凌雲

聲情淒婉
以上湊拍
亦緊故此
處又以宕
逸之筆寫
之

收合徵詩

入為地限

大抵如斯

收合徵詩

結尤警拔

全局皆振

昆池習戰動漢主之旌旂瀘水觀兵時武鄉之壁壘開花馬逸矣波衝臺築撫鬢歸然响叮單船直下健兒驚鹿夢之雷畫笛橫吹老伎奏龜茲之曲史萬歲功名蕭瑟祇緣爨玩明珠高千里經畫周詳不受李瑤木筮鐵橋銅柱江山剩百戰之場金齒銀坑溪洞扼九隆之險天寶之沈戈盡紫骨葬龍關元和之賜印猶黃册封鶴拓雨餘蝸蝕摩娑元禮之豐碑月出雞鳴彷彿長牢之古縣元太弟革囊安在浪湧金沙傳潁川犀甲何如煙銷白石枯松焰烈竟灰鍊劍之妃垂柳篇成空老王珂之客問梁王之宮殿則鴛鴦別館處處斜陽等黔國

之樓臺將禾黍孤村年年舊燕增城下嫁還同窮塞之琵琶文節難歸誰射上林之鴻雁凡茲感慨盡入豪吟在昔名流類多傑構徒以歷年兵燹都湮於戈船樓櫓之間萬里風塵不達於天祿石渠之內遂謂南荒西徼原不生才長使騷客詞人難消斯恨今欲合前賢時彥律以三唐輯舊咏新詞分為兩集付諸剞劂雖非金碧之全身播厥寰區稍露蒼華之眞面廣加搜採藉以表彰望我同人共襄其事家藏祕笈自製佳章凡有片羽之投勝得百朋之錫俾知列賈浪仙於流寓柘東原風雅之名邦祀王逸少為聖人滇紀祇荒唐之陋說謹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十四

之樓臺將禾黍孤村年年舊燕增城下嫁還同窮塞之琵琶文節難歸誰射上林之鴻雁凡茲感慨盡入豪吟在昔名流類多傑構徒以歷年兵燹都湮於戈船樓櫓之間萬里風塵不達於天祿石渠之內遂謂南荒西徼原不生才長使騷客詞人難消斯恨今欲合前賢時彥律以三唐輯舊咏新詞分為兩集付諸剞劂雖非金碧之全身播厥寰區稍露蒼華之眞面廣加搜採藉以表彰望我同人共襄其事家藏祕笈自製佳章凡有片羽之投勝得百朋之錫俾知列賈浪仙於流寓柘東原風雅之名邦祀王逸少為聖人滇紀祇荒唐之陋說謹啟

此文分五段讀第一段陳滇中藝翰緣始自漢迄

歷歷可徵第二段畧指明代作者如林第三段鋪揚

山川名勝往蹟遺蹤之可歌可泣者第四段慨滇詩

所以不傳之由第五段入徵刻正意體裁自應如是

而文之不朽則詞事稱耳張登濂

浩氣如天馬行空駭吐皆九天珠玉識高於頂筆大

如椽滇中駢體家當讓先生空前絕後

馬上吟自序

張漢

僕也一往情深三生游興吟成七字入醋甕而不知賦

比三都覆轡故而弗惜媿雕蟲技小梅少作之徒工曠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十五

刻鵠形乘機先民之不復亦謂托千秋之契不許讀祭

餘芻狗之書結萬里之緣聊以闢衾裏醢雞之見幸借

計吏擬挾策於春官適假公車竊觀光於上國悠然此

志樂矣斯遊然而萬壑千峰一車兩馬珊珊遙指何以

謝馬上之江山玉璫頻謝無以消途中之歲月未工博

塞同人笑作書癡祇事推辭到處都成吟癖一肩行李

半屬筆管詩筒滿目征愁盡付黔山楚水訪文人於鄴

下憶才子於洛中撫其地而思其人得之心而應之手

荆軻已去易水猶寒郭隗何歸遺臺斯在送夕陽於沫

土半成狐鼠之宮悵落月於叢臺盡送鴛鴦之瓦臨風

山川滿目
淚沾衣見

之者應有
才子之嘆

寫韻欲荷友乎古人計日停鞭竊傾心於帝里胡南

華積恨徒成無學之譏北闕陳書竟作不才之棄將子

無怒懷白璧以言歸謂我何求持黃金而欲售驛經百

駿徒往來楊柳雨雪之間信杳雙鴻只徘徊禾黍風烟

之下爰以無聊之況寫作不平之鳴豈窮愁而後工信

山川之有助郵亭畫壁未得廣逸唱於雙鬢旅舍呼尊

且自托清思於寸管思百端乎交集詩幾度以沉吟雅

興良多壯心未已行期遲矣知此時寒雲落日定不作

重重障礙之篇李鶴帝命殷然喜今年秋色晚烟又

復寫落落香飄之句王欽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十六

雅麗沉雄猶見初唐風調

等音圖序

張漢

噓大塊之噫氣吹萬不同會太極之全圖函三為一溯

生人之始則語言不習卽具音聲稽上古之初則書契

未興先諧宮律托龜龍以呈象一畫已泯其藏跡鳥獸

以成文六書悉傳其學垂雲結篆筆可通神雨粟流微

靈先泣鬼惟無聲斯以無臭而有形卽以有音有響斯

傳無呼不應叶暖吹於鄒律陽回黍谷之春聽遺謔於

庖刀音中桑林之舞譚象胥則侏儻非陋韵豈聒牙會

鳥語而字句皆真言非僥舌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相

此事屬辭
細意熨貼

通宮主君而商為臣由一斯起然而子多複母學無專
 師疑雌竟以為平王筠猶悞讀伏臘而為獵蕭吳何知
 或呼武仲之名紇因作賄致襲杜陵之謬媯可讀堯亦
 全璧之微瑕豈合鏤而成錯讀書有用欲探二酉之藏
 識字不多難免一丁之誚自非三秦□氏誰與闢韻府
 之乾坤因而千古鴻篇始獲賸詩壇之日月叶參天兩
 地之義調從五五而推宮分宮商角徵羽宮又分宮宮
商商商角徵商羽角徵羽宮商角徵宮羽商分商宮
 三宮亦然凡五五二五圖握陽奇陰偶之機數以三
 三而積橫調字母凡三母一合軒轅六律悉中元音較
讀二七共二十一母沈約四聲分平上去入全五聲以
全聲為四聲之會也更增全韻平分上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七

以平聲為上平 圖列縱橫 除字母之雷同 梅誕
 全聲為下平 標法凡三十六 中標有準 別梵音之海會 有梵音三合
 母除去複者 音一聚訟咸消 知窺管已見一斑 卽率圖甯容再悞 經
 推廿一 橫讀二十一母後有梵音合音 宛子母之旋生
 緯列十三 直讀十三位象十 儼弟兄之相比 哀多益寡
 無見其短而鶴其長 拾級循階 恍雁則行而魚則貫 易
 君一字請懸國門之金 織彼回文 宛奪天機之錦 闢毫
 釐千里之謬 豈尋常一家之言 按節奏於太常 歌從玉
 律 訂風騷於大雅 度有金針 本天籟之自鳴 緣人心之
 有覺 田區井畫 既綱舉而目張 碁置星羅 畫格如碁局
 中文字連珠

巧奪天孫

如星有音無字者空圖按所
 謂等韻循位次第而行也亦條分而縷析開成並列
 林氏分開承轉合以開為上平承為下平轉合為
 上去入馬氏以全為下平殿其後二家皆叶合但馬氏
 以全聲在後林益長實可同奈射覆猶乖梅誕生將勿
 調入聲較真字象字母繁而複蜂穿鼻而無路忽闢重關
 大拙切字多不真不如等韻蜂穿鼻而無路忽闢重關
 蛙據井以為天突開一窳匠心獨運成三折以成書吾
 舌尙存手八叉而得韻吟成馬上助彼推敲秘諸枕中
 呼人覺寤仰周郎之顧曲一奏皆真比師曠之知音八
 風悉叶探喉而出指掌斯明集韻學之大成金聲玉振
 擅諧音之小技璧合珠連脫凡骨以讀新書啓靈心而
 失故我庶三尺童子片語堪傳于古人文同聲相應叶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六

三百篇之韻 肆雅歌風 諧十五國之聲 揚清激濁 鳶飛
 魚躍 總成無言之詩 鳥篆虫書 都作有情之物 雖世仰
 同文之治 不信不尊 但家非異學之書 為肆為度 洩苞
 符之秘 雷電皆驚 發文字之光 日星並朗 楚然自喜 傳
 空谷以成聲 等韻傳 謂謂之空谷傳聲 以物擊案 不言
 目卽等出 本字言似奇 仰止如師 藏名山而不朽
 御平易法 具詳集中

大雅春容有典有則

意境如著
不徒以典
切為工

送何孝廉石民之任遂昌序 張漢

西湖烟水久渴塵心。南浦晴波。又牽別恨。客中長送客。
臨風發旅雁之思。春盡復留春。時又出谷正遷鶯之候。
則有雞壇勝友。適為鳧舄郎官。沃野平昌。帶水襟山之
郡。戴身何遜。吐沈含任之風。爰集鴻篇。同申燕賀。采芙
蓉而結佩。瓊管流芬。倚芍藥以陳詩。銅章煥彩。有琴有
鶴。亦儒亦仙。韻流金石之聲。仕入錢塘之國。瞪目在孤
山麓。呼北苑而鄰。觴皆驚。盞曾入三竺橋邊。問東坡
之遺亭何在。飲六一之水。益潔冰心。決五百之灘。如臨
筆海。宰茲赤縣。被以絃歌。惠我蒼生。誦同章服。作澤媚

滇南文舉

卷四三

駢體

五

山輝之氣行。應運而闢天荒。邑國朝環刀耕火種之
郊。亦乘春而周地力。三年考績。帝名必先。萬里懷歸。親
顏未老。我將掃榻。清尊入紅藥之間。君且投鞭。往事潮
青蓮之社。石民寓袖中出硯。摩荔子以微均。贈余坪硯
壁上籠紗。拂花箋而猶濕。兩人酬咏詩。儲何休之富。貯
有縹緗。得羅隱之詩。織成錦字。有懷高節。聞古人宦橐
亦止留白傅一篇。敢托贈言。願吾子行舟。並不載青田
片石。

起勢情文相生結亦雅切

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張漢

正然起於
恭蒼之中
意密體疎
軒昂磊落

十里長安瑣。杏花朝雨一聲短笛。玉門楊柳春風。忽
別淚深於酒杯。客在孫山而外。乃贈言托於詩卷。人遊
祖道之中。十年風雨之交。四海文章之伯。辟諸草木。臭
味何殊。如彼絲桐。宮商叶應。文以斯人而備。集曹劉沈
謝。偉矣六朝。器為誰氏之珍。總珠圓鼎鐘。居然三古。而
乃五窮不送。三宿莫追。冠屨恨其空彈。裘且傷其全。傲
年年戀闕。祇存舌以為耕。歲歲求官。又折腰而不屑。
交遊非不貴。較無借以誰推。去住總難禁。驪以歌而仍
繁。每携吾手。動愴客心。睥睨古今。流連詩酒。或孤情而
獨往。美人遲莫之傷。或千載以為期。名士風流之目。或

滇南文舉

卷四十三

駢體

十

仰天長嘯。詩以鳴其不平。或據地狂呼。醒亦憂其如醉。
昔人可作。同此牢騷。才子良多。於焉感賦。或奏御筵。而
見擲。波翻太液之篇。柳耆或矢吾視以必穿。日出扶桑
之作。桑維或人議無行。夙積恨於南華。溫庭或自悔不
才。徒陳書於北闕。孟浩或第五名得解。阿房密語。豈無成
心。杜或不貳論為徵。試院重封。仍遭迷眼。韓愈豈福慧難
兼一手。乃窮達定於三生。君曰有諸。斯言尤信。夫展禽
見黜。則我無言。竊位何譏。司馬長貧。謂臣有邑人。同
時斯在。文為萬人敵。臂陳鉅鹿。以奪秦軍。學本一家言。
乃輯公羊。而成墨守。長門作賦。攤囊可得黃金。短褐為

衣扣角仍歌白石。姑為隱計。將子無嫌。且卜歸期。靡依
匪母。殺雞為養。益深良友之知。躍馬還鄉。大有高堂之
樂。息惟六月。訂以三春。足必別而後封。尾曾焦而待斲。
僕留北道。為供行李之人。客反南宮。定作探花之使。庶
撫一篇而對雪。古人有類孫三之萬里。而培風。他日仍
歸乘九。

文情雙絕。宜乘九讀之。飲泣。趙且與

入手超渺。欲仙通篇。流走跌宕。金無錘鍊之迹。至強
對處如孫山。祖道鉅鹿。公羊早經膾炙人口。陳檢討
見之亦當心折。唐汪庚識

淇南文集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尹武庫淡卿致仕詩冊序

張漢

十年不調。豈厭承明。列壑爭訊。常慚通客。歸餘蓴菜。時
不待乎西風。繫等匏瓜。星徒依乎北斗。憶青山於舊里。
換芳草於新年。竟起鄉情。能無別感。況乎典春衣而問
酒。送客還家。取書錦以名篇。逢人去國。辟籠中而羨高
鳥。倏然直出重霄。如棧下而騰鳴駒。渺矣長征萬里。達
哉此見。官較葉以尤輕。僎者何人。筆如花而成采。青霜
紫電。常留武庫之兵。碧草綠波。並出文通之管。御先生
而返駕。屬賤子以成編。乃附羣公。還增一語。熱官可愛。
疑難助以猶甘。冷署如斯。尚蛾眉而見嫉。會古人之所

高奇肆於
偶儼之中
四傑入家
合為一手
而其源則
自卜居得
來

鄙。在今世則必爭。誰肯息機。自慚失計。與為牛馬。走紅
塵十丈之間。甯與鹿豕遊。綠樹重陰之下。與索長安之
米。薪如桂以恆炊。甯存空谷之芳。蘭無蕭而為伍。與巧
為宦隱。消直道於黃金。甯醉博侯封。寄吾鄉於白酒。與
伍差絳灌。居然前席。不問蒼生。甯志托巢義。偉矣先民。
俱留黃古。江湖廊廟。久持兩端。宰相神仙。難兼一手。而
先生若舉姪以自代。兄子西民乃避用以如遺。竟別西
民。獨歸南土。此時都門祖道。何必兩疏。他日谷口尋真。
還遲二阮。而且父風惟肖。郎署如私。長公奕山亦一家
生作述之光。兩地卜行藏之吉。道逢函簿。恐延年怕見

淇南文集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要人。室有壺觴。比靖節猶餘令子。似君無幾。感我良多。
偶爾談心。翻然改計。僕元野性。定不作沉名宦海之人。
公乃前驅。且預為招隱。小山之伯。

每於對換處。見對仗之奇巧。如較葉如花。武庫文通
之類。幾會呆板。此法權輿于唐賢。汎濫于宋人。近則
專於此道中。叅活法。講氣脈也。中幅排募處。希蹤六
朝。庚唐汪

段主亭浴川 子告詩序

張漢

我將剪秀山之韭。歸感秋風。擊異水之魴。去尋泉石。坪
秀山莊集 然而

清詞麗句
猶可想見
唐初

君恩未報大隱何期。去住兩難。禁處為國為家之介。行藏總無定。在亦仙亦俗之間。適我浴川先生來。從日下就訪洛中。聞剝喙之聲。竟醒周公之夢。似按巡之史。欲陳召伯之風。出白酒以言歡。對青燈而晤語。謂浮雲蔽日。不見長安。明月當牕。便成短句。憶西堂之春草。夜夜相思。有別乃弟。撫南浦之晴波。年年惜別。誰與屬和在。水涯與山顛。恨不同歸。別天南而地北。於是覽山川之勝跡。孰與洛陽。尋松菊之芳踪。猶存故土。右軍誓墓。絕無不子之心。左相脚盃。大有避賢之樂。某邱某壑。虛定結碧玉池邊。或鼓或歌。夢不繞黃金臺下。是鄉足老矣。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溫柔如此。久已聞湯泉第一之稱。安甯州邑有溫泉。色如碧玉。楊升庵有天下第一他日言歸。問著述何多。定不減國士無雙之價。以簡勁勝。而其中擒縱開闔頓挫抑揚無美不備。耦唐狂庚識。

閩港庵四六話序

張漢

若夫子野歌風。梁園賦雪。鄒枚何在。憶筆札以猶芬。杜李云亡。想文章而如見。慷慨以慨我思古人。詩變為騷。誰稱作者。沐城閩孝廉港庵。生於此地。韻想當年。出語不類尋常。欲參詩話。有才乃工。四六另置文壇。即形管已見一斑。比吉光纔窺片羽。偶因答問。一溯源流。原夫

斷竹歌見
吳越春秋
勾踐陰謀
外傳乃是
斷竹續竹
飛絲也車
或誤歟

起勢如龍
行虎步氣
逸情高

天地爭黃之象。色已平分。陰陽奇偶之占。形元儀舉。字從天造。結繩想無字之初。言乃心聲。斷竹啓三言之始。古歌續竹。斷竹飛土。淺開駢體。遂有長篇。豔乃盛於六。逐矣。此二言之始也。朝技復工於四杰。至宋則別為一體。於明亦各有專家。且畧前賢。以方時彥。風斯下矣。國有人焉。愛迎陵之排。場句嫌堆塚。陳太史奉慕廬為定論。語挾精微。韓宗伯則甚當。酌乎亦今亦古之間。味在有文有情之外。西堂工為富麗。畧近癡肥。尤太史紫滄大有丰神。聞入嫵媚。汪史難於挺拔。久重我家匠門。大受擅其風流。當數吾鄉官渡。王太史思訓一不為少。誰當與日容齊名。我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無卿人。或許月槎獨步。耦唐汪庚識。

以質樸勝本為慣家談道也。耦唐汪庚識。

天中新謠序為陳建常先生作。張漢

溯採風於舊史。計九國獨出中州。周南名南。鄒廣作衛王鄭陳魏。誦於新聲。祇數篇猶傳下里。仰甘棠之郁郁。有芟皆春。訪葦竹之青青。我瞻不遠。繡其裳而赤其舄。逖彼頌膚。飾以豹而裝以羔。宜其司直。結纈衣兩世之好。適館授餐。懷素絲五絨之風。自公退食。詎此邦之善頌。實吾道之可興。況乎有媽而後。累世莫京。太昊之墟。彼都未遠。陳州卽際。天子元年之運。旭日始升。雍正元。卜賢人古陳國際。

大風捲水
林木為摧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百里之占德星猶朗陳寶太先生而臨此地也斯民其戴以天乎猗惟先生中土屏藩吾鄉山斗芙蓉鏡下早成進士之科芍藥塔前嗣入中書之省詩人水部官梅東閣之間侍史霜臺諫草南床之下勅天朝雄峻之職臨京師浩穰之區夙有直聲尤膺特簡置郵傳命皇華四壯之心平地成天禹貢九州之賦溫則如春而心則如水輿亦有誦而役亦有謳然而風有微變之音鳴無不平之感欲歌欲泣且怵且呼喜天聽之元聰賜環不絕謂人材之有用索璧何瘕紀新謠於天中補舊聞於日下誦公百咏待我一言漢於是感懷時

俯拾即是
著手成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臣死於君宜守在三之義夫亡有婦當為從一之貞然而求峻節於農夫百不得二數清操於愚婦一可當千事因罕觀而傳人以同聲則應況情聯兩姪甘心成刎頸之交志砥雙姑苦節出同胞之感如兩烈夫兩節婦者死於九地灑碧血以魂飛生不二天慘紅顏兮命薄心傷無子歌黃鵠而永夕含悲志耻忘君望白鵲則沉

跋吳江兩節婦傳後
張漢

先生諱職夏雲南昆明人由丙戌科進士補中書恩工部都水司轉侍御子守河南時先生任開歸河副使道巴陘湖北觀察左遷正定太守累任皆有政聲沐人德之有天中新謠一册屬予為序曲而能達

波飲泣張也噉睢陽之齒恨雉堞以全傾妻也矢關盼之心守燕樓而待老周也風雲忽變蛟可斬則心存其丹妻也水月同清雉不經而操能自白新亭淚染豈經溝瀆而莫知故主情深用質鬼神而不惑其存與歿托尺素以無知雖死猶生歷寸丹而不朽縱招魂兮不返難尋連理之枝而稱人以未亡益勵同根之節既相舟之自矢即柴市以何嗔嗟乎文氏弟兄尚有忠諫之別趙家姊妹空貽豔冶之羞事本難期人各有志何意匹夫報國續九鼎於一絲乃以嫠婦完貞誓一時兮千古較裴倫二女貞烈并生死同心比順昌五人虎丘墳後

先一轍千秋雪。涕一片冰心。蓋吳江水莫敵其清。而禹
祁山同高其節也。僕也挑燈讀傳。疑蜀魄之有聲。灑淚
成文。呼楚魂而欲出。有懷往事。不愧前修。我重鍊鉉。節
兩存於淑媛。人疑許遠。氣獨鍾於女孫。孤忠存僚壻之
閒。大節在深閨之內。周鍾亦男子。世相傳日月無光。叔
夜乃吾宗。人竟可乾坤同老。

兩節婦許氏兄弟也。一適張。一適周。張周
二生皆死於陣。無子。兩婦同室守節。終身
樹議寬博。

宜良五烈序

倪蛻

粵以前明陽九之時。浩劫灰燼之候。大盜西竄。雲南塗
滇南文學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炭盼威弧。其將照。攜壺漿以相迎。則見青袍黃巾。平林
新市。突豨四郊。長蛇遍野。宜良以地近坳圻。戈鋌先及。
君子則化為猿鶴。飛走自驚。於時海立山崩。風披瓦解。
三世之父子離散。五郡之兄弟分攜。夫奚山而絕望。子
何臺而不思。竹染湘妃。城摧杞婦。十里五里。屍血橫陳。
長亭短亭。鬼號慘痛。人開何世。天地何心。蓋已冤霜為
之夏。飛憤泉因而秋。沸矣。陳繡展上舍才人。丁茲禍難。
竄身荒谷。羣兵無厭。劫之符。碎首賊鋒。歸骨斷思。鄉之
夢。妻倪氏。妾李氏。女二姐。方避亂於東山。庶或全於僻
壤。詎期藁礎破碎。刀鏡飄零。君死兮妾何忍。生女死兮

與哀江南
賦一鼻孔
出氣未可
謂唐臨晉
帖也

母不獨死。爾乃指高泉於瀑布。顧特立之陡坡。掉臂懸
崖。歸魂峻極。嗚呼。宋伯姬之殉火。保傅悲哀。衛共姜之
歌詩。母天懷愴。方斯三烈。嗟乎。後矣。再有陳繡展之姪
嫁為徐大聘之妻。亦在此時。共嬰凶厄。流氛漸逼。無地
容歸。況復君被擄矣。不計死生。妾何心乎。自安豺虎。少
君楊氏。固夙昔以同心。幼子徐璘。任奔逃。其奚恤。堂堂
紅石之厓。啼鵲血漬。潑潑赤江之水。精衛冤填。往記娥
嫵二妃。同沉湘浦。今則陳楊兩烈。共殉清波。古今雖殊。
其揆一也。夫以舍生取義。即男子其猶難之。死靡他。乃
五人而若一。其所以植綱常而扶倫紀。洵足以傳獨行
滇南文學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而式頹風。然以時多故。凶亂未平。渾然淄澠。誰分玉石。
故雖山名全節。終亦地稱枉人。潛德未彰。甯無悼嘆。幸
而天道迴旋。乘風雲之會。太和翔洽。昭日月之光。表正
人倫。激揚風烈。死而不朽。采茲耶里之公言。歿而有靈。
仰荷。朝廷之盛典。穹碑三尺。字字生香。祠宇一區。年
年薦醴。嗟乎。蘭芳菊秀。清風表節。婦之墳。山高水長。烈
行視貞姬之石。謹序

格高氣古。不屑以如儷求工。 耦唐汪庚識

題林南溟出塞圖 倪蛻

黨太尉金眼雙圈。真成俗物。謝侍中青山一壑。也欠風

流就使掃雪烹茶。未免書生酸餽。卽或隱囊紗帽。不無
貴介塵體。何況獵騎。于行。終是粗豪之事。蛾眉連臂。僅
爲淫褻之圖。總不若白榻堆書。問津逮山中之秘。紅粧
捧劍。托若耶溪上之傳也。已南溟林子。河山逸氣。金玉
英姿。家原五牧之宗。遙續壺公道脈。人是四明之秀。近
分賀監波光。清綺賦心。朱華縷管。當秋月路。芙蓉鏡花。
屬誰探。過夏雲房。罷甌筵額。仍我點。於是嘆古人之糟
粕。慚優孟之衣冠。一鞠芒鞋。遍走中原之地。半肩襤被。
直看五色之雲。金馬碧雞。攜錦囊而覓句。紅渠綠水。持
五尺以掄才。斲彈齊相之車。依然狗俗。席設楚王之醴。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完

苟曰尊賢。甯無淪落之思。大有牢騷之概。托諸圖畫。蓋
不得已而爲之。寫此形骸。亦直寓焉而已耳。命美人而
起舞。粉黛英雄。呼童子以傳杯。濁醪知己。數竿修竹。吹
寥天飛鶴之音。一卷繡紈。留客夢封侯之旨。方擬言歸
隴畝。且俟河清。偶然與世浮沉。恰當歲暮。蕭鄴侯關中
饋餉。屬有遲延。傅修期楯上文章。豈甘淹沒。脂車秣馬。
大中丞爲出塞之行。羅雀溺灰。諸君子有廻車之避。惟
以炎涼爲意。誰其感慨。而與林子乃袴褶獨將。劍縱自
拔。儒生作氣。御饒表餌之謀。烈士殉名。可有噤嚙之態。
輕衫側帽。遂事征鞭。洱海蒼山。於焉長路。劍湖小駐。看

其音雍雍
暗暗真似
琴舞從母

春水之碧波。石鼓前途。快天山之皓雪。浩然而往。壯哉
此行。僕舊客平原。新充道士。陪遊麗水。將返峴山。十日
之旅。舍同居萬里之騾。遠伊始。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對
此茫茫。衛郎憫世。爰出圖而示我。欲乞一言。將何物以
贈君。能無數字。題詞甫畢。歎語重申。此際慈姥峰前。尙
思愛日。他時胭脂山下。切莫經年。大小金沙。須問孰爲
黑水。東西印度。不知誰是真詮。鐵馬金戈。大紀三軍之
盛。寶珠瓊瑤。先占千佛之經。是固吾子之優爲。而亦老
夫之厚望者矣。今夜紅燈綠酒。來聽鄰衍談。天明朝白
草黃沙。去看陳琳草檄。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儼當以懷筆陣。詞源可以倒三峽水。而掃千人軍。不
止與迦陵分席。

吳立三悼亡教記跋

倪 皖

乃若牛衣對泣。臨封事而悲思。鴻案相莊。遇皋橋而嘆
息。蓋古來賢媛。見豈能多。而今日名閨。求之益罕。然使
觀柴門之轍跡。老共田園。同纏屨于於陵。貧憐形影。則
潘安之句。方望奚傷。孫楚之詩。靈邱曷愴。此吳子悼亡
教記之所由作也。夫人毓秀高門。和鍾瑞氣。屬以素封
之女。瑱玉沈胆。如爰爲寒士之妃。庭闈寂若。主老婦之
祭親。事蓬盞。甘季女之饑。力供菽水。擬攜家事。以子兼

詞氣豪邁

而風調清
深四六中
之杜詩也

如唱東坡
天江東去

孫。暉。勉。夫。夫。如。賓。且。友。於。時。吳。子。籠。霄。勝。氣。劍。高。北。斗
之。星。芒。泚。筆。毫。文。書。溢。南。金。之。聲。譽。曾。為。信。陵。之。客。解
報。深。恩。終。全。季。布。之。心。敢。忘。前。諾。不。懷。內。顧。誰。知。東。海
波。臣。但。屬。前。征。就。問。西。江。升。斗。夫。人。乃。跪。陳。唐。乳。上。奉
祖。姑。夙。戒。柳。九。下。勤。稚。子。桓。少。君。脫。其。簪。珥。不。過。安。貧
謝。道。韞。工。厥。篇。章。何。關。理。道。茫。茫。前。軌。落。落。孤。行。嗚。呼
世。多。缺。陷。之。天。時。屬。連。遭。之。候。伶。俜。孝。婦。一。身。當。大。禮
之。宗。悽。惻。孤。孫。四。拜。結。終。身。之。感。方。謂。年。方。壯。盛。待。齊
百。歲。之。龐。眉。詎。期。天。不。憐。遺。忽。接。遠。途。之。慘。計。沉。湘。水
淺。不。隔。鴛。飛。楚。越。雲。聯。遂。沉。鸞。信。奄。然。黃。土。已。矣。青。冥

溟南文畧 卷四三 駢體 三

無可奈何。彷彿生平而立傳。若為自解。寄聲寥廓以陳
詞。我獨何能。不慨然。莊子非無情之士。疇其愛翫而終
也。高生真有幸之人。願以不文。敬為斯跋。
有關倫理之作。不徒摘藻。艷春華也。

吳立三歲寒交劇本序 倪 蛻

天地奈何。消得盡數聲檀板。古今爾許事。送還他幾
肩排場。必欲為。毀瓦。甲笛碎亭前。塵垢囊書。隨車後。則
孫叔敖。死猶屍視。阿堵衣冠。郭子位。生作偷兒。甯馨章
句。縱使十室之邑。學或有餘。百畝之田。糞而已足。雕龍
炙轂之論。了不異人。雲間日下之譚。初無妙理。反不若

齊東野語。蔑視唐虞。洛誦瞻明。寓言莊列。於是人言學
道。要之心。統性情。性則分途於儒佛。情乃托體於風騷
故。詞曲之由來。在黃農而已。尚以音比竹。見之下管升
歌。用舞合聲。驗夫執籥秉箎。蓋雲門。咸池之奏。不可得
聞。而黎園樂部之倫。雜然並出。然而下諸伶之拜。悉本
詩篇。歌柳七之詞。無非雅調。若北音之雄亮。絃索初傳
及崑調之悠揚。笙簫並合。元人百種。玉潤珠圓。明室諸
家。金鋪繡錯。莫不家誇拱璧。人握靈蛇。或艷以氍毹。從
點綴新奇。而著力。倘珍之几案。以摘辭華藻。為務。頭所
以岑牟單綬。而前。四聲猿。允推獨步。蟻穴花亭。而下五

溟南文畧 卷四三 駢體 三

種曲也。算專門。惟是粉粉紅精。猶存習氣。洵馨角觶。未
免吳音。沿至而今。斯文未墜。桃花扇底。曾見東塘。長生
殿中。雅憐洪助。竹西全微。嫌平淡。笠翁子。頗涉詼。自
此而還。誰當作者。無前之氣。又見此矣。我友立三。延陵
伯氏。慨桑倫之攸斃。致交道之難言。要以歲寒。譬諸草
木。五大夫。隆棟之品。不屑秦封。孤竹君。清聖之操。甯甘
周粟。一天水雪。共守堅操。滿地蒿萊。同安直節。歷四時
而不變。亘千古以常存。變彼清姿。比於貞娥。仙人孽綠
會為張碩之妻。越女采蘋。竟晉梅如之壻。爰分支於庾
嶺。遂作配於渭川。已而薦。椒羅。裙化為蠟。蝶。三春。盡豸

闖出羅浮。苟非龍性不馴。松有攫雲之怒。甯不翠禽竟
失。竹生墜粉之悲。凡此托言。俱關理道。是豈僅矜一字
於宮商之末。寄閒情於楮墨之間。折揚黃荅。哇聲紫色。
有足與之絮長較短也哉。僕少能顧曲。藝亦近夫。俳優
長好填詞。學實慚於格律。今則舞裙歌板。癩病支離。因
而腰鼓爭琶。塵埋缺齧。俱無與致。不復風流。對此茫茫。
依然奕奕。於是情深一往。桓子野聽厥清歌。燭炮三條。
周公瑾聞茲新唱。恭承嘉命。敢謝不文。
窮源竟委。月且無訛。近時清容居士。香祖樓空。谷香
等劇。可稱同調。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蛻影自題

倪蛻

藉令戴髮函齒。為乾坤有用之人。緯武經文。具古今難
磨之概。則形歸圖畫。精列星辰。瞻遺像以如生。盼真龍
而欲下。奚必蛇跗。蚶甲粉碎。虛空。兔角龜毛。彌綸影響。
然而蟬飛委蛻。豹死留皮。火盡薪傳。音有不灰之木。風
滿雨洗。秦餘沒字之碑。冥鴻孤爪。凍雪成痕。殤女單魂。
柔烟入抱。又莫不竹枝就月。依窗綺以堪描。花葉連陰。
喚生香而可起。况僕夢為蝴蝶。兩板殘紅。化作蓬科。一
輪落絮。堯年有鶴。墮行華亭。佛座留雲。迴光香國。轉憶
東西南朔。攜蠟屐以生平。泰華嵩衡。探錦囊而唱嘆。烟

婉若游龍
乘雲翔

雲過眼。何者為真。貴無心超然。自放吹返風於弱海。
仙路猶餘。乞織女之支機。靈源未接。鳴喙因喙。鳴而合
無待。又有待而然。遂與索驥之懷。一任點睛而去。莆田
上客。刻玉楮以能飛。建水佳賓。添頰毫而愈逸。請辭粉
靨。印拙面於素練。試就寫裁。束微軀於通脫。此中大有
佳處。不是終南。吾子何以位之。置於耶壑。問承筐之女
抑或鸞樵。繫采藥之翁。將無禽向。育長之影也。好叟
奚為。令威之鶴始歸。纍纍皆是。休道雲房。响午。幾粒黃
梁。依然禪榻。秋風。數行白髮。便使化雲。天外。問君持此
安之。但教貯影燈前。向爾呼之。欲出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駢體

三

瀟灑出塵

瀟灑出塵

表

擬

張漢

上六旬萬壽普天同慶萬國耆老祝嘏至京
天顏大悅

特賜白金綵幣有差

命王子王孫執爵賚酒并

諭孝弟力田歸教子孫仍

御製時和年豐慶祝賦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科會試

伏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三

聖壽齊天多華渚留虹飛之采

君恩隨地盡堯封承海潤之波合三壽以作朋尊榮國

老仰

一人之有慶膳出

天庖太和與物為春大年如山不老

牟門雲集萃梯山航海以鳴懽

申命風行極鑿井耕田而動色光分授几喜溢稱觥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五百年而生

聖環樞貫昂為徵八千歲以成秋華祝嵩呼畢集

溯上岸下庠之有制壽世必本仁人合東海北海

以咸歸夢齡無非明主朝隆耆老之養觀王道必

於其鄉史占大有之書望君人亦如其歲歌風繼

瑟阜財解慍之篇流火授衣擊鼓吹邪之作自方

士感長生之訣讎入瑤池仙人求不老之丹藥覓

東海臺中金掌事以誕而無徵闕下玉杯言更虛

而難問以致迎商山逸老不獲分車服之光隱洛

社耆英誰與叶笙簧之奏賡風起雲飛之句無益

田疇寫菊芳蘭秀之歌徒工汾曲未有情深既醉

宛家人父子之權頌極無疆切元首股肱之戴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美

皇帝陛下

化洽虞絃

功隆軒鼎

開八埏之壽域海宴河清

合萬國之懽心雲瞻日就總百九十三主高超秦漢

而還歷一萬八千年遠出義農以上三春布暖適

逢

聖誕之期四海為家會集耆年之祝趾相錯踵相接扞

葵赤以為心齒則宿才則新采椒花而入獻為此

春酒同升上壽之觴躋彼公堂共切乞年之頌爰

頌

嘉觀載溥

洪恩總杖。鄉杖國杖。朝而洗觥。進年無非。瓊液瓊漿。統

公子公姓公族。而鼓瑟承筐。盡屬金枝玉葉。分白

金於

內帑。擊來削雪之餘。出紅錦於

天機。譜出披雲之巧。臣猶健步。笑矍鑠以惟翁。

君實直聰。豈耄期之或倦。合象板鸞笙。而迭奏。率葛巾

藜杖。以借權。卽一歲九遷。無殊隆遇。較五更三老

尤有榮施。爰筐筐之有差復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三

絲綸之下賁。溯講藝陳經之禮教。孝其先。體重農貴。教

之心。力田爲本。親其親。長其長。咸遵王路。以無偏

井。其井田其田。更忘帝力於何。有普天壽考。庶乎

家龍伯而戶彭篴。陸地神仙。不必左安期而右曼

情。乃復時和年豐之有賦

御藻雲鸞。筆精墨妙。以皆芬

宸章日麗。書成錦字。玳瑁爲裝。寫入瑤箋。葡萄作襲。兩

徧流桑麻之野。歲且卜豐。露喜沉松栢之陰。祥由

憲老望商霖之立沛。仰舜日以重光。誠哉曠世所

難期。允矣生民之未有。臣等徒增馬齒。未卜能飛

望匪申公。泰竊蒲輪之錫。旬周亥字。忽承

楓陛之恩。占星維處士之榮。負曝亦野人之志。老將

至而耄及。撫壯懷而唾壺頻敲。德不劬而年高順

帝則而衢歌猶朗。非金門大隱。徒老歲星。喜玉杖

遙

頽常嬉化日。效卷阿之矢咏。爾彌爾性。頌君子則蒲

祿維康。卜甘谷以爲家。吾愛吾廬。依

明主而耕桑亦近伏願

疇增箕福

戒傲抑篇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三

方甲子之一周。學臻耳順。

歷春秋於萬紀。民喜身親。懸金鑑以照千秋。心存鏡

古。秉玉衡而齊七政。化洽周天。則奉冠帶以圖橋

如七十子無思不服。輪共球而貢朔。極八百年有

道之長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清新俊逸。極頌揚之能事

乾隆丁丑以前鄉會試皆用表判登之以備一體

乾隆十年擬

上軫念民艱

特沛恩綸以三年輸蠲直省地丁條銀復

頒

巽命緩征逋欠並免官租俾農民均沾實惠以昭

盛典羣臣

謝表

伏以

帝澤汪洋萬國衍無疆之慶

宸心浩蕩普天邀逾格之

仁重國本而厚民生

天出內府藏之外府敬

天心而恤地力緩公家急在私家沛如江如海之

綸音識生物生民之

至意叟童歡躍遐邇謳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任土作貢三代為經維正之供庶民思

分禹奠高山大川而後人共樂於輸將稷當明農

教稼以來法莫良於徹助迨阡陌開而井田廢新

法作而王道湮加以七乾九潦湯年猶文祖之年

遂致三誠五申縣令等躬軍之命豫借豫徵之不

已農以無賦為安積逋積欠之難償人苦有丁為

卷四十三

謝表

三九

昆明孫

壽

累鄭俠圖上空繪流離賈誼疏中長聞大息詩人
九日豪情懶對寒花發婦泰山愛子甘殉猛虎新
絲賣盡何殊剝肉以療瘡蔽袴典完不啻抓沙而
抵水雖朝廷經費不越租庸賦稅之中奈農事維
艱多有豐蓄盈虛之異退考從來之厲政因思隆
古之憂民以言關切則君元首臣股肱庶民四體
一指痛病入腹心以論屬聯則近畿甸遠要荒中
外侯服一邑饑動搖根本涼為編戶孰無效順之
忱想比剝膚當憫饑寒之故自孝文一下蠲租之
令太宗再頒緩征之條未有損上益下仁心仁術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單

之流行博愛泛施仁政仁聲之並至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政切痼瘕

心同覆載視豐如嗇不自謂既底於清明拯溺與饑儼

然若躬蹈於水火十二載宵衣旰食不畜聚斂之

臣億萬國拜手膺揚稱爲

仁聖之主當瞻皞皞熙熙之世操乾乾惕惕之心復念天

連秦晉阪陸原隰之區江接荆揚沮澗泥沙之地

棧村僅浣花渤海秦山俗食豕狗秋風飄

子三河半屬之波臣。夜月驚濤萬弩難誇夫動手。不
過三川六詔。常知火種刀耕。未經百粵五溪。詎
曉珠寒蠶冷。

特下輪免直省地丁條銀之

詔更

頒緩征逋欠。並免官租之條。纏綿之

旨。遠邁西京。旱涸之時。忽逢膏雨。總之

洞見天命。人心如一氣。故痛斥管子商鞅。

深知四海九州為一身。故敬聽會參。有苦期不逾乎三

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聖

恩已洽於四方。桑麻影裏。常聞席地歌聲。銀燭光中。不
見呼天痛哭。是何異舜當堯後。益殫憂勤。武述文
謨。彌加惕厲也哉。臣等才慚乳字。職愧撫循。素嘸
荆國之非。不學攤錢。而黷貨。竊鄙王成之陋。敢思
增戶以邀榮。時懷節用安民。務期盡心事。

國伏願

入政日宜。三農時裕。大老安少。懷之願。益厘民艱。擇循
良。清白之目。俾充牧守。不急之賞。罷府庫自充。無
益之需。停財用常足。不用大工動大眾。以奪其時。
勿圖奇巧。尚奇淫。以分其力。宦官宮妾。人被粗布。

之衣。別館離宮。規仿土茅之製。則春風過處。村村
聞鼙鼓之聲。秋露溥時。處處見烹葵之樂矣。臣等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原經貫史。頌不忘規。無一字浮聲細響。

典贍極矣。通體大氣流轉。逐句節分明。此在駢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三

謝表

聖

體中格律最上。矧謝表率成通套乎。 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四十三卷終

滇南文畧補遺卷四十四目錄

雜體

明

東西涯先生

又東西涯先生

東劉用齊侍則

東喬希大少卿

與劉郡守書

四靈贊

七峰贊有引

靳克道瑞溪石硯銘

自訟稿序

懷麓堂稿序

勅賜善民華騰霄墓誌銘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詞去思碑

祭張給事中文

祭周君文

祭王堯卿文

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李東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目錄

一

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秀峰書院記

國朝

節壽序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永昌府誌序

萍寄偶吟自序

自題小像序并贊

如東錄跋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根雲

蘇霖渤

劉範

劉範

劉範

劉範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目錄

二

滇南文畧補遺卷四十四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恭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太和王紹仁手書鑒訂

歸安葉琴柯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南豐周 熊厚庵評閱 石屏陳履和介存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嵩明劉紹甲續一校訂

石屏 萬耿光觀文 廖杏齡喬年同校

明書

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僕謝病以來。自謂相見無期。不圖不幸中。乃有此良會。

豈真有所謂數者存邪。喜看道體康裕。神采倍增。天壽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書 一

平格。以為斯世斯文無疆之休者。於是乎在。不獨交游

門牆之私幸而已。不才多事。以貽知己之憂。然內自忖

度。實未嘗妄有作為。體國之誠。天日所共鑒。今日之變

殆其自信太篤。任事太專。好惡太分明。有以致之。是惡

得無罪。俟命於天。願受其正。他非所敢言也。憂患之餘

百念都廢。飲量頗增。而為病所困。莫克自遂。棋方大進

而制于踪跡。蓄不得施。斯二者。尚不能託以成名。他可

知已。餘俟再見。乃盡

此公被劉瑾構陷。逮詔獄時作也。文亦近尺牘體中。數語故自磊落。

凌悅

從來幹得

出大事人

只此數語

又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之所共知。至其遭

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

獲從詞林先達。後知之為詳。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

傳。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墳石之文。出葉吏

部文莊公。公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

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

哉。顧予荒蹇不文。不能有所論著。蓋於是有所遺憾焉。承

示近所為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其名之長

庶幾其在此矣。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書 二

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

之後。抑又何故邪。是宜急託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

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而已。快觀之餘。敬書

以復。

制勝處全在起數語通篇亦復紆餘為妍

東劉用齊侍郎

楊一清

尺幅中有
方丈可以
包括韓歐
一論一書

今之人物如用齊者嘗擬之漢黃叔度之流此非今日
語蓋定價於二十年之前矣當此時勢難為之秋用齊
居當言之地而又有可言之機願以古君子及人為念
所謂能寬一分人受一分之賜用齊之素志亦若是耳
至於潛消默運之妙有出於人之所不及知者蓋非用
齊無足與此而亦不敢為他人言之也若惴惴焉拘形
泥迹以潔身為高而不為吾人後來之地此士夫常事
豈所望於用齊者哉默識之餘千萬加察
勸人做名臣行好事善於進言純是大臣去國倦倦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書

三

君民之懷文之精悍泓深直是老境

望之深故
責之至文
却有轉折

餘味曲包

東喬希大少卿

楊一清

師生之義至希大而極不待今日始有此言希大之心
自謂盡其所當為夫自古聖賢忠如伊周孝如曾閔亦
盡其所當為者耳希大是心為孝子為忠臣為大儒只
是一般道理予老病廢棄不得相與以觀厥成願益厚
自培植毋以宦成自怠毋以時事自沮他日山間林下
有聞吾黨之士勳業光價鏗鉤炳耀于時以張儒者作
用之功者必吾希大也勉之勉之南曹清適脫繁就簡
希大素志亦老夫之所喜聞樂道之者然不須容心其
間俟其自至則不必辭可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書

四

宛然先輩典型即六一之於子瞻未能過此

與劉郡守書

楊一清

居上以寬為本。然必濟之以嚴。寬以恤民。嚴以警吏。卒寬以植良善。嚴以鋤強梗。寬嚴相為用。政是以通。民是以和。否則令出于上。而闕于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不彼其澤矣。

落落數語已盡為政之要。原本子產論政而筆特簡峭。且人人能言之。不如公之見諸實用也。

漢南文集

卷四十四

書

五

四靈贊

楊一清

龍馬出河

惟龍有神。不在下上。潛見躍飛。莫可為象。河馬圖出。文明之祥。庖犧則之。發天地藏。

神龜出洛

天遣神物。曰大寶龜。國之興衰。武克先知。出書于洛。與圖合契。演而為曆。爰倫攸敘。

鳳鳴岐山

所貴於鳳。匪聲以色。翔必千仞。下須覽德。西伯發政。乃鳴。一岐寥寥。載六月不來。

漢南文集

卷四十四

贊

六

西狩獲麟

麟兮麟兮。毛蟲之聖。五行具精。不殺其性。夫子老矣。胡為來游。嗟嗟天意。其在春秋。

四贊古質其聲大而造

七峰贊

楊一清

山有峰舊矣。近孫思和氏始標七峰之名。因以自號。予述而為之贊贊曰。

粵有太極。乃開鴻濛。兩儀孕和。鍾為七峰。排空並峙。拔地成列。凝然端居。不聲以色。法天之政。象陽之奇。楚澤下瞰。斗星低垂。古有七人。為民作則。亦有七賢。以隱自

逸地因人勝。人以地靈。物物有極。隨地賦形。樂山者仁。與物為體。猗山之人。惟日仰止。

老潔而有餘韻

斬充道得瑞溪石色純白琢而為硯命之曰端玉

于為銘之銘曰

楊一清

謂剛可折。惟正罔缺。謂白可涅。拭之無迹。漸漬甘液。不溢而竭。施而不伐。湛然居默。匪垢之含。曷成我德。若究其用。為文章五色。

確是硯銘。是喻其味。總在言外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贊銘 七

自訟稿序

楊一清

臣一清初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乃弘治甲子冬十二月。北虜潛伏河套間。擁衆入寇。甯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甯夏陝西兩鎮守臣。交章告急於朝。我孝宗皇帝從本兵之議。命臣兼巡撫陝西地方。經畧防禦。乙丑春正月。臣始拜勅。即馳至固原。以便宜處置戰守。未幾虜遁歸河套。乃大閱將士。定令約法。顧各邊廩藏空虛。粟芻無旬月之積。有警調兵何所取給。臣用是懼。上疏極言之。事下戶部。奏發內帑銀若干萬兩。開各運司鹽課若干萬引。招商轉輸。及分官市糴。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八

詩在被逮時作而被逮逮因在邊積棄放厯敘其在邊時事不嫌詞費

不直斥劉瑾歸之朝

量邊城大小險易積粟芻有差。時號令方。新仗國威信。商民輻輳。莫敢愆期。於是沿邊廩充盈。士有鬪志。是冬虜再入寇。恃我兵糧有備。得以無恐。已而延綏甯夏諸將。數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權無專制。不相為援。以至於敗。正德丙寅。上命臣總制各路軍務。進右都御史。久之虜遁去。因循覈各鎮兵糧。空虛如初。又以便宜招納。易糴邊廩。各漸充實。是年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至臣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年丁卯春。渡河北遁。屬臣有疾。得請歸江南。會朝廷分遣部使稽覈邊儲。使者奉法凜凜。寸牒禽黍。搜剔無遺。鈞距

廷瑾之橫
已在言外

此段序被
逮及放還
所經皆作
詩之地

總序處患
難作詩亦
見能素位
而行

匪波助瀾

文致唯恐弗甚。馬維粟在。虞維芻在。歲月既久。濕腐
耗蠹。有所不免。於是自委吏而上。至於撫巡。無弗得罪。
者詔獄所逮。無虛月日。而臣亦坐是被逮。詣京師。戊辰
夏四月二十二日。錦衣使者至鎮江。臣既就繫。次日渡
江。舟行至徐州。使者慮開座阻隔。遂舍舟由陸。至德州。
又慮途渾行緩。復登舟。五月十一日。由河西務車行。就
獄。蒙恩憫臣病。令羈候於外。十二日出僦民居。以俟命。
是後凡三上疏不報。六月初九日。始得旨致仕。以病未
愈。不能入朝。具疏謝辭。十三日出城。時暑氣方熾。假宿
城東姚氏居。凡十日。至張家灣。宿杭氏莊園。又十餘日。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九

七月七日發舟潞河。八月初九日。還鎮江。先是聞百官
罪繫。頗慘。有死於箠楚者。其以邊儲坐者。責令倍償。傾
其產不足。械繫經年不得解。故使者之來。親友皆為予
危之。送之江濱。相望多泣下。予不改常度。或問曰。先生
何恃而不恐。予曰。恃一點赤心耳。故初渡江時。有細檢
平生死亦安之句。自是不廢吟詠。然桎梏在身。不能筆
記。旋即遺忘。比宿京邸。記而錄之。纔數首。羈候以來。至
於莊宿舟行。觸物感興。動有述作。多自咎之詞。蓋審分
度勢。固有宜然者矣。何者。芻糧所坐。誠得以自解。時同
事有曠于者。曰。使公向不多積。則無今日之累。予曰。不

論不刊

頓挫跌宕

再頓再轉

履盛滿而
不止原足
以招忌然
使履盛滿

而皆止又
誰其任天
下事既以
身任天下
事而不自
信好惡不
分明亦豈
可哉文情
茂美酷似
歐陽

然居其位則事其事。凡所當為者。豈可處後患之及。遂
輟不為哉。且邊儲乏矣。而不為之處。則大虜入寇。勢難
聚兵。地方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臣之身。亦恐不能自保
矣。夫惟所積既多。不獨一時藉其用。予解任後。自丁卯
至己巳。邊人所仰給。猶舊積也。予方私喜以為功。雖得
罪。其何辭。顧後之為撫巡者。過鑿覆車。他日必有任其
責者矣。若予之自咎。則有說焉。器非大受。而秩進都臺
之尊。才本庸常。而任專總制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凶。又曰。負且乘。致寇至。凡予之所履。皆盈滿之境。有招
凶致寇之道焉。而又自信太過。好惡太分明。無容物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十

量保身之智。是皆人非鬼責之所宜加。朝廷之所以處
臣者。可謂仁愛忠厚之至。而臣得以餘生。老林下。為太
平一閑人。志願足矣。何怨何尤。自被逮至還家。凡一百
六日。哀集所作。得詩一百一十九首。因名之曰。自訟稿。
俾兒曹藏之。
敘事處具見。惻款樸忠。彷彿出師二表。讀此。覺太史
公報任安書等篇。未免歸過君上矣。厥後文襄為張
桂所構。落職閒住。恨日老矣。不圖為監子所賣。亦因
乎敬三上密疏。陽留之。而陰排之。故耳。其始終並未
敢歸過君上。

懷麓堂稿序

楊一清

古言必須
有開世教
乃不徒為
炳炳烺烺
所以當推
古者

陸起波瀾
挾盡操觚
家弊端干
舌烟戒

受家秘訣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敘之為文。咏歌吟諷之為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開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為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此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上

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為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土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為瘦詞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為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世。獨步一時。而充之以問學。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為儷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

此則爐火
絕青候矣

兩番取譬
大開生面
文局文情
亦有吞納
百川涵浴
日月之狀

總收全局
筆力遒健

多所規益
指摘不少
隱交道中
所難能宜
乎文裏為
之心折也

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彼月煉旬煨。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即之者。傾心。至其眾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愈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砥柱。既乃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上

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向。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聞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餘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為指摘疵垢。不少隱。願庸情。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況望窺其堂室哉。然平生企慕之

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為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為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之內閣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為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起一段已得立言之旨自足以不朽所云法度森嚴思味雋永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西涯固無愧亦是作者自鳴得意處即史漢入家傳文皆不外此數語也讀至中二段尤令人興往神飛然則滇文一刻亦何莫非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興起善端之一助乎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楊一清

騰霄遠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為讐家所中官不之察坐以死嗚之部使者嗚之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高室避莫肯直去年冬蘇郡守胡君孝思廉得其實始直之既脫獄而病病且革謂諸子曰是亦人所為哉命乎天也華氏獲通於子三世矣騰霄父東洋處士還往九習子每歸江南東洋必造謁款數日而去弘治丙辰子提學陝西公務取道歸東洋病不果來予比行忽遣其塾師攜騰霄至書云佑病殆不起弱子孱弗立先生其子視之子感其言許諾東洋卒騰霄年未弱冠綜家政

克自樹植鄉人初或少之乘間肆侮且訟之百費叢集人謂宜稍貶以脫禍騰霄曰審如是吾家破矣毅然應之直氣昌辭身遭窮辱不少沮撓訟輒勝自是人莫敢侮貲產蕃殖家益昌予以東洋故每為調護然相見必有規警欲其體聖門好禮無驕之訓以保身完家自是屏除俗好樂為義舉駸駸有時名矣騰霄姓華氏鯨名騰霄字也別號懲齋其鄉先達陳方伯所題取懲忿之義陳故東洋友寓規也華世為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實之後六世祖幼武五世祖悰韓高祖興叔會祖宗隆祖守正皆以隱德望其鄉至東洋義聲振一時所與

游皆名卿大夫士其卒也予爲傳之初東洋壯無子其配鄒氏愛之爲聘曹氏子爲側室實生騰霄性穎慧東洋愛之也不遣之學未充其才然遇事機警凡所料理多出人意表既遭多難歎曰吾祖得吾父而惡言不至子耳吾獨非夫也乎橫逆胡爲乎來哉吾父將不瞑目地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富者怨之府勢然耳初東洋之喪治墓與祭咸中禮邑人改觀比鄰母卒哀慕如東洋儀文縉膺有加焉常語諸子曰吾不母生而母實子我無母則無我况汝輩乎乃請故殿學新文信傳鄒母事行以傳歲稍豐穀

淳南文集

卷四十四 誌銘 五

米盈羨則曰此款之漸也節縮浮費以備不測歲忽不登則傾困以難曰我富其息人樂其利惡乎不可至於人棄我取操其贏餘居積如白圭比個人輸租有弗給輒減且獨之正德辛未都憲桐江俞良佐治水江南以邑東圩岸圯知騰霄有巧思幹局檄使治之不三月工成丙子歲饑巡撫都憲王文明請于朝行勸分之令多者給之劄得樹稗楔于門旌其義騰霄應例輸粟八百石以備賑事聞得授冠帶爲義民被勅嘉獎有素有恆心猶敦禮讓之諭太宰太原喬希大爲書素有恆心四字揭之楹間侈君命也其生成化戊戌四月二十八日

卒於嘉靖甲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僅四十有七而已娶鄒氏子男八長延壽次延禧延慶延祥皆鄒出次延禮延福延祿延緒皆側室出女五人孫男一師中女孫一今年春二月予起廢西征延壽率諸弟持狀詣予請撰其父誌銘予以戒行伊邇辭閱五月予駐節固原延壽遣其僕持書謁督府請曰先父卜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耐羣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得公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贖矣於乎是尙可負哉

銘曰民以義稱世所賞官以義名君所賜有高其門表粹楔樹之風聲流永世我不疾趨行乃踵彼橫逆者奚

淳南文集

卷四十四 誌銘 六

宜至明明我心坦不媿胡然而天報施良我委其贏界來嗣有欲徵之視銘誌

唐鵬曰簡切似韓紆徐似歐

事核情真思精體大誌銘中有數文字

本年春二月午歲

流源紙或錄皆附室中文字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楊一清

太夫人姓麻氏。故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諡菴李公之繼室。予友故西涯先生。賓之之繼母也。成化丙戌。予以童子薦上京師。入翰林肄業。以同鄉謁先生。海子之西涯。時先生初授官編修。請見公。辱獎與。公令見太夫人。太夫人飲食之比官外制。先生為翰林侍講。進侍講學士。相與甚習。稱知己。用是吾母張太夫人獲相還往。稱通家焉。歸常語吾妻胡夫人曰。入李之門。子婦禮而雍視其家。規獲斬斬為主婦者。不當若是耶。子既外補。越十有五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誌銘 十七

年入為奉常。時公及吾母張太夫人俱謝世。先生進秉鈞軸。吾妻歲時往拜太夫人。歸謂予曰。麻太夫人年幾七十。聰明疆固如昔時。先生繼配朱夫人。事之恭恪。太夫人禮之亦甚厚。若未嘗婦視之者。予喜知李氏之澤之長也。正德庚午。予起廢西征。被徵為吏部。先生已位極元揆。予每造。必請拜太夫人。先生既得謝。歲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傾朝士往稱慶。各有述作。予實序之。丙子。先生捐館。予亦得請休致歸江南。又越八年。為嘉靖甲申。太夫人之訃至矣。先生嗣子兆蕃。以書告哀。且請為墓誌銘。予報曰。吾事也。願未得狀。懼弗悉。明年乙酉春

三月予再起督餉。而先生門人南京工部侍郎何君子元以狀至。匆匆啓行。至陝西。艱關戎馬間。不及從事。又越數月。始克為之。太夫人墓已逾歲。惟不及期是媿。念予二家非常交。文難拘常格。故先疏其獲通於先生之門者如此。至語太夫人之福。初封孺人。進宜人。屢封至夫人。兩封一品夫人。而例以獨存得加稱太。蓋近世文臣之所未有者。壽九十有一。其卒也。上賜諭祭二壇。命有司治墓事。仍給齋糧麻布各五十為賻。皆殊恩也。語其行。公初配劉夫人。蚤逝。公性高雅。以詩酒自娛。不善生殖。家漸落。太夫人繼主中饋。惟儉惟勤。以裕厥家。公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誌銘 六

坐是不嬰懷內顧。時先生始十歲。同產弟。東山。東川。尚在抱。太夫人實撫鞠之。恩若已出。卒成先生之德。學為國師。其有功於斯世甚大。自公以上三世皆單傳。公乃有弟。弟復無子。東山。東川俱不祿。先生子兆先。廕國子生才而不壽。兆同殤亡。太夫人生贈中書舍人。東溟舍人。生子兆延。兆蕃先生請於太夫人。以兆蕃為後。廕尚寶司丞。進陞卿。兆延亦以先生恩。廕中書舍人。遷大理寺副。自是子姓日延。與蕃引之勿替。又成東山之配。蕭氏為節婦。卹兆先之婦潘。至死猶戴太夫人恩。以不及報為恨。其有功於宗祊甚遠。其他內行尚多。在太夫

人為常事。無容述也。語其世系。出陝西之三原。隸尺籍。京師。李之先出茶陵。亦隸京衛戎籍。故太夫人歸於李。子四。先生其長。仕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越五年卒。贈太師。諡文正。初配劉氏。贈夫人。繼岳氏。贈宜人。朱氏。封一品夫人。次則東山。東川。次即東溟。太夫人。女孫。為先生出者。長適宣聖。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開韶。次適光祿寺卿。崔君傑。為贈舍人。君出者。適虎賁左衛指揮張楫。會孫男。長傳。次仲。會孫女。長適刑科都給事中。劉濟。餘未行。太夫人生於宣德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卒則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誌銘 五

嘉靖二年六月七日。其墓則孝廟所賜公塋域。以卒之年。八月十日。啓公塋。而合窆焉者也。子與先生。為異姓昆弟。四十餘年。先生之墓。子實銘之。太夫人之銘。予何敢讓。顧其事行。何君狀已具載。而光祿君所述。為尤悉。子不能有所益云。

銘曰。隻影子。子如綫不絕。有鳥五色。出自丹穴。翔於天闕。衍其世澤。有綿瓜瓞。繫夫人之德。河嶽秀鍾。萬夫之雄。焚焚在恫。孰保其躬。俾植以崇。為國鼎鐘。為文章鉅公。繫夫人之功。早施暮取。厚食厥有。天畀之貴壽。世則稀偶。銘昭不朽。九原知否。

冠冕堂皇饒有情致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誌銘

五

大作用大
功業只數
語寫盡

寫民情愛
戴與作致
者不侔

提頓處振
起精神

氣識度量
色色勝人
此乃制勝
之原文亦
跌宕
又提一筆
名論亦恰
是分際
虛頓亦好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詞去思碑卷 楊一清

正德己巳盜起蜀川。蔓延於漢沔。庚午遂聚徒數萬。流劫城邑。殺人盈野。村落為墟。武廟命東萊藍公文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往任戡定之責。公至漢中。不數月。撫有文告。勦有兵守。有城郭。問民疾苦。大布惠澤。於是創傷者稍蘇。故亡恙者益安。幹止。又越二年。蜀猶搶攘。漢人安堵無事。癸酉羣盜悉平。公之謀績居多。遂進右副都御史。遷南京刑侍。以去。漢人德之。為建生祠。祠有記。配有樂歌。去思有碑。吏民大夫士頌歌之者。至于今不衰。公既引謝。厥子御史君玉甫哀之。成集。屬予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跋 三

以言。方公受命討賊。時予起廢西征逆藩。聞公舉措。知賊不足平矣。比諸鎮告捷于朝。予為吏部。賞功之典。實與議焉。蓋公廓大而。有容。條理井井。細鉅不遺。且善知人任人。宜其成功若是之易。而感人若是之深也。嘗聞治內盜與外寇不同。赤子盜弄兵革。非化外戎狄可比。漢宣帝時。渤海盜起。命龔遂往治之。至則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無何盜賊悉為良民。宋仁宗時。蜀中有寇。京師震動。張方平為帥。乃歸屯軍。撤守備。得賊不誅。悉令歸農。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用兵。若異是者。蓋海濤遐遠。其民困於饑寒。而更不恤。益州之賊。初苦侵苛。假

顛挫作小
東 識力與筆
力皆臻絕
頂 又以林公
作培
主客分明
收拾龔張
二公作餘
波亦妙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跋 三

息其鄉無他志。故皆得以安之。而無患。今蜀漢之賊。非饑寒所迫。皆惡少年羣聚不逞。敢於拒命稱亂。其鴟張跋扈之志。有難窺測。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不得不兵之。顧公之在陝。與見素林公之在蜀。皆撫勦兼用。恩威並施。不濫殺以逞。而公城守之功尤著。有不戰而屈之勢焉。使二公與龔張。易時與地。其所處宜亡以異也。因與玉甫論及。於是乎書。

東

直起直落中。仍自大開大闔。樸茂似西京。廉折似河

筆意天矯

沈痛語

祭張給事中文

楊一清

子之素履金玉粹完。子之文辭雲霞爛宣。我固識子。置子諫垣。子不我負。克昌其言。鳥雄扇毒。鼠子蠶烟。子胡不死。完璧以還。大明麗空。燭燐不燃。羣鳳在岡。翩翩翻。子乃死諫。輿視故園。反復推究。莫知其端。豈人事之脩為。無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幹旋其間也。嗚呼。子心不媿。子名不謾。藐焉遺孤。室如磬懸。追思門墻。垂四十年。生莫子援。死徒子憐。子喪莫助。繫我之愆。寄奠一觴。我涕潛然。尙須執筆。表子之阡。筆脩潔而意肫摯。張給事殆死於廷杖者。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文

三

祭周君文

名霖。乾州人。先任鎮江知府。

楊一清

君之自守。玉潔冰清。君之出令。雷厲風行。豪強斂跡。鼠雀息爭。路遺不拾。夜戶不扃。巧言亂真。蠅棘營營。彼仇則宜。臺諭匪明。天亦妬善。遽隕厥生。江流汨汨。爲君不平。郡有新誌。紀君之名。公議在人。何死何生。亦潔亦摯。

祭王堯卿文

楊一清

陸然而起。有長江大河之勢。仍自紆迴。停頓與歐陽祭尹師魯文一鼻孔出氣。

以提唱作。關鎖筆勢。遺緊。

嗟乎。子有浩然不可羈之才。有瑩然不可汙之志。有沛然不可窮之辯。有毅然不可撓之氣。賢科得傳。不可謂之不顯。瑣闥近君。不可謂之不遇。抗一疏以違時。遽掛冠而勇退。子之平生。庶幾可以無媿也。奈何遇事勇爲。固卹前途之險。嘯有美不韞。卒爲時人之所忌。子之自信。不失爲許國之忠。人之議子。謂昧乎保身之智。故徐福之徙薪。火未燃。誰策其勳。而曾參之殺人。其母不能不惑於三至也。嗟乎。艱關百折。不易其言。得禍雖奇。終以正斃。子身不辱。死何足計。君子初爲子傷。而卒不能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文

話

不爲之一慰也。峩峩南山。子藏已深。失脚而出。一蹶不振。緬懷疇昔。悠悠我心。言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觴。我淚沾襟。

唐鵬曰。嗟乎堯卿當瞑目矣。

到得死生禍福置之度外。便是居易俟命學問。文不過二百餘字。儼若鐵壁銅牆。無懈可擊。惟理直情真。故其意足言暢。至曲折起韻。尙屬餘事。

弘山楊先生文集序

李東

東字震甫。太和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南光祿。少卿。其知際莊縣時。蜀藩宗人以田租常與邑民爭。糾結訟復。侵界灌口。茶山牟利。官多掣肘。又臺司郡長往來。民疲奔命。公視事。期月。一切肅清。人不敢犯。常決疑獄。如神。頌聲載道。入為御史。諸所論劾。皆當。奉命督修乾清宮。羣閣奉約。束工竣。蒙賜金幣。後巡按廣西。以肅吏安民。平獄為務。招撫叛夷。無算。及致仕。歸詔搜遺。直復起為御史。擢南光祿。旋請老。趙用賢謂震甫

滇南文畧

卷四

序

五

文宗愚溪詩法少陵理學師白沙咸得其秘。惜年遠著作散失。僅於宏山文集搜獲此篇。

蓋聞之德。成而上者也。藝成而下者也。德成固不可及。藝成亦難言之。蓋藝有二道。為比興者流。為著述者流。兼是二長而後成。藝然自文行殊科。故德藝兩岐。若藝出于德。則德固有言。豈判然上下乎哉。吾里弘山先生。以省元舉進士。讀中秘書。補諫垣。值外艱歸。奉母不出。當路者累疏薦起。遷右垣。請病歸。遂不出。坐一小樓。探討載藉。古今人物之繁夥。天地陰陽之隱奧。無不博綜。而冥會作為詩文。有遺稿若干卷。鈔諸梓。其會孫春元

遂初君德屬東為敘。既拜受之。讀其詩言暢而意美。讀其文詞正而理備。蓋比與著述。綺互融徹。可謂藝之成矣。然先生高節清風。冰雪同其皎。涵容蘊藉。淵海同其深。踐履精純。圭璋同其粹。蓋創道義之塗。入性命之域者也。則夫窮載藉而發揮於詩文。豈舖糟粕。飭輪轅者哉。後之人玩其藝者。可以考其德矣。東也涼且俊。曷稱是役。然兒童時。猶及見公。即知嚮慕。今請歸里者十年。於茲乃得先生之文而讀之。幸矣。又得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尤非深幸者哉。是為敘。醇而潔。章法尤老到。

滇南文畧

卷四

序

五

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李元陽

千古名論
一篇主腦

立竿見影

輕頓

蕭侯大奇

更奇
修刑政治

愚讀周禮至命官教民之法。未嘗不輟卷而嘆息。以謂三代之際。其士豈必素賢。其民豈必皆可。使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而仕者久於其官。民者習於其令。上下相知。如家人父子。好惡憂樂。情靡不通。即有兇頑不率之民。廁乎其間。眾必共憤而棄之。然則世之否泰。固係乎官。而官之賢不肖。則係乎任之久近。章章明矣。而近代設官。卒不久任者。何哉。或曰。古今不相沿習。即使久任之法。行於今日。其効豈必盡如三代之際乎。愚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也。夫豈以今日而有異乎。觀蕭

滇南文集

卷四十四

序

三

侯之牧吾賓川。可以徵斯言矣。賓川在葉榆縣地。國初因之。然山川隔越。溪阻之民。負固為盜。其來遠矣。宏治初。始割其地。而置州設牧焉。其建置迄今。殆且百年。而盜賊固自若也。嘉靖三十二年。蕭侯始以楚雄節。推遷知州事。下車之日。有言於侯者曰。州之土田。以盜而荒。州之戶口。以盜而減。州之賦斂。以盜而通。州之訟獄。以盜而莫究。州之兵戎。儲貯以盜而罷。且竭矣。盡起而圖之。侯曰。姑舍是。頃之。又有言於侯者曰。盜出矣。侯曰。昔嘗有之乎。曰。頻年然也。曰。有以禦之乎。曰。無。侯曰。姑舍是。日惟修其刑。政治其繁。宥。宴然若無事者。日居月諸。

身者若金
奇

奉治狀奇

之及奇

讀亦應

愕然曰誠

如所列云

云遂下令

皆倒插法

照應

古藻續紛

首尾縮合
不見針線
痕迹但見
烟雲繚繞

忽及三年。議者曰。侯其治身者乎。侯嗜嗜若罔聞。忽一日。奉治狀詣上大夫。曰。牧不敏。乃今知所以治此州矣。上大愕然曰。誠如所列。則去盜安民。其運之掌矣。遂下令。一如侯請。以某董某事。以某董某兵。以某兵扼其吭。以某兵擣其巢。首尾巨細。曲盡機宜。勦勢既立。我威既揚。侯乃誓師曰。有願為我民者。立此旗下。勿殺。賊聞之。悉趨旗下。稽首若角崩者。以千眾。乃縛其渠魁。奏凱。宴樂上大夫。上其事。旌賞有差。道路相目曰。侯昔日云云。孰知其有今日乎。於是土田日闢。戶口日增。賦斂子來。訟獄不興。兵戎有程。積貯斯盈。今日之賓川。非復昔

滇南文集

卷四十四

序

三

日之賓川矣。夫道必積久而成。物有待時而化。使賓川而不遇侯。如盜藪。何侯不久於任。如賓川。何此古人所。以為吏長子孫。至以倉庫為氏。良有以也。夫以侯功。勤當膺特賞。今稍遷永州郡丞而去。雖不滿人意。然以侯不求速化之心。而佐理大郡。永州之人。必有陰受侯之大賜者矣。久任之法。雖不行於今。而侯不求速化之心。固古人不求速化之遺意也。愚不逢久任之法。良用慨息。而得見不求速化之人。大有可喜者。故因諸鄉士之請。特書以為贈。

賢者固不可測。文亦變化莫測。是盲左腐遷神技。

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李元陽

一語定通。頻年余過省城。值胡侯為昆明令。相見之頃。其樸質謹
 厚。私心知其為循良也。然繁劇之地。恐非所宜。退而問
 古以來。未有不樸質。諸父老。稱其節愛。上官嘉其幹濟。乃嘆其周才馬。夫隸
 為循良者。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外應驛道賓旅。一日之內。常以
 一人之身為數十人之役。擊拳曲跪。瑣屑煩猥之事。填
 埤於前後。呼召並至。唯諾無閒。不能分身。應答。故喜者
 常少。而填者常多。奔走送迎。供億應對。得於東。或失於
 西。遲速相形。人我異見。勢之所必至者。誰能設身處地
 而曲為之恕乎。是故譽者未出口。而毀言已盈耳矣。况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元

容之妙。重頓兩行。氣勢滿足。再頓再醒。轉入胡侯。極快。再用反襯。作勢轉到。正面只無。

請求百出。紛至沓來。匆遽倉卒。取辦於臨時。欲民之無
 怨亦難矣。此省邑之令。獲乎上。未必獲乎下。獲乎下。未
 必獲乎上。未有上下並獲者也。昆明二十年內。為令者
 重則逮係。輕則黜落。求其不為上官所贖。下民所怨者。
 十無一二。又惡敢望其見賞於大吏。得譽於黎元者哉。
 乃胡侯以其樸質謹厚。獨得蟬蛻於昆明之令。豹變於
 賓川之守。此其人豈可以易視哉。及至是州。適逢兵事。
 督撫重臣。出人不意。親臨其地。勢如山崩。聲如雷厲。從
 官千騎。帶甲萬人。糧餉責其轉輸。館饅須其擘畫。當此
 之時。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而侯為之裕如。泛應。達卒。

詞責一語。便見全身。是荷等神。力。又引一事。作証意能。開遠。收束處有。萬牛回首。更覺冷然。

之上無詞責民。無震恐。凱旋之奏。克咸厥功。於戲。有若
 人者。顧不謂周才矣。乎萬歷乙亥秋。按院郭公。獨持風
 裁。不輕許可。州邑守令。為公與者不數人。而侯與焉。學
 之師生。鄉之縉紳。不遠二百里。介兩生謁余於蒼山。草
 堂。乞一言為侯贈。余曰。侯之取此。皆自其樸質謹厚中
 得之。彼以巧捷獲。上而民不與者。可以戒矣。
 避實擊虛。而實際已無不批。邠導窳。是謂神技。其描
 寫首縣情狀一段。是自昌黎送李端公使幽州序得
 來。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辛

秀峰書院記

李元陽

秀峰書院在賓川州學左而前其甍棟接文廟而西出。迴連學之闔。闔為環。願之勢以固。風氣面對三山。如鳥之振翮而將翔也。三山故名秀峰。取仰止之義。稱秀峰書院云。初大夫朱君蒞任之明年。一日詣學。觀藝步自門堂。延竚以視。指學前坂曰。何飭然坂也。趨而下也。襟抱虧疎。風氣殆宜。洩與諸生曰。始者長老固憂之。而力未逮也。大夫及是。交其有興乎。大夫曰。願聞伊始。曰。自吾土之有州也。衛之城之。凡以防盜設也。宏治間。百為草創。具其所以防盜焉耳矣。學則即建而弗闕也。今田

真南文畧

卷四十四

記

三

加闕矣。民加聚矣。請作書院以聚經籍。次其棟宇。附於學宮。匪直士有專業。而彌綸風氣。亦將有神焉。願大夫審之。大夫曰。養足則教興。力齊則眾舉。矧制度闕畧。罪在守長。子何敢自恣。以戾眾志。明日遂率諸生相度地。宜既經厥費。聞於大吏。皆可其請。爰興版築。會都御史劉公先奏於州治。東置戍守。以申盜防。至是檄大夫使董其役。大夫曰。軍務也。其敢後。因罷書院而役武營。十旬而營成。甲辰八月。乃復作書院。十二月乙丑。書院成。中為樓以藏書。名尊經閣。以備制也。前為重門。後為講堂。翼以號舍。綴以冠履。樓堂蓋與學宮相為負揭。

總作提唱
以收通篇
之肩文情
茂美
每用冷眼
間筆作舉
他棒喝不

第文情拈
曳多姿
再提再轉
筆筆收人
治化甲斐
論文情是
前捲珠簾
絕好手法

望之慈然。如鳳鳥翥而眾輩從也。學之師生歌思樂之。詩以問記於愚。且曰。是役也。財不足取於公帑。力不徵於閭民。愚曰。然則財焉取。曰。取諸贖錢耳。曰。贖錢非公帑乎。曰。自有州來。未有以贖錢而歸之公者。愚曰。節哉。不役閭民力焉。徵曰。徵之好訟及負官之人。程其力而以日為差。愚曰。時哉。夫孔子之道。節用時使。以經其國。若大夫者。謂以孔子之道。善其政者非耶。且廟者。廟孔子也。學者。學孔子也。書院者。尊孔子之書也。嗟夫。世之以貌求孔子也久矣。士方窮時曰。吾學孔子。及其達也。亦嘗以孔子之道。施之有政乎哉。今大夫用不啻已勞。

真南文畧

卷四十四

記

三

不匱民。是以孔子之道。善其身。以信於其政。夫以信感人人。奚其弗從。吾見教化行矣。教化行則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非所患也。孔子刪詩書。至於舞干羽而有苗格。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嘗三致意焉。夫明是義也。明新之理。於是乎托。而奚風氣之足云。大夫名官黔之安莊人。

前半寬以養局。後段拈出學孔子之道。如溯崑崙而。上興往神來。深情如揭。有關世教之作。

大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明乎節而苦且貞之為難也。又曰安節亨。甘節吉。明乎節而安且甘焉之為亨與吉之道也。節之時義大矣哉。願節之為言。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居常所不忍言。際變所無如何者也。故夫蓼莪天保。臣子之好音。而至於板蕩。桑舟。則寫之而心悲矣。琴瑟蘋蘩。夫婦之佳什。而至於柏舟。中河。則諷之而神感矣。是其事異其道。同其感。思以難言。貫金石而流輝。亦無不同。吾友袁子思誠。母氏張太孺人者。是苦節以貞。安其節而甘之。又亨與吉焉者也。先是袁子尊人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善

摩生文瑞少丁孤苦。鮮伯叔親。弗之好。進退。楚。楚。靡所依據。遂有利其家。耽耽視之者。構難。憑陵。上質。藩。臬。經數歲事。乃稍定。太孺人以金閨之彥。伉儷於袁。自結褵以來。左右夫子。雅能平內。患靖外。侮和。戢其族黨。而奄有其室家。識者於此。已知太孺人之非徒巾幗中人矣。居數歲。連舉三子。長最慧。而早夭。二子尚提携。未有知識。又不幸而所天不祿。稱未亡人。太孺人之苦節。乃自此始矣。蓋是時。太孺人才三十餘耳。顧影自憐。痛九原之不作。又未可以身殉。於是椎心泣血。撫厥藐孤。朝夕勤拳。篝燈夜課。績紡之聲。與讀書聲。時相間作。不輟也。

至提命之嚴。雖跬步片語。亦時時督責。無令踰閑。不率則鞭笞亂下。時恐失墜。重貽乃父羞。既就外傳。又數慎擇良師友。俾著德勵行。毋比諸匪人。嗟呼。太孺人可謂貞而苦。又善砥其節者矣。迄今三十年來。以昏以名。以大啓爾宇。二子俱成立。騰聲譽序間。使人人知袁氏有子。則夫太孺人者。為袁氏中興。篤棊之臣。為袁氏克家。顯揚之子。洩洩融融。其樂何極。易曰。安節亨。甘節吉。此其所以徵也。乃者日月逾邁。年鬢俱秋。太孺人亦將老矣。吾友思誠。慨念母氏。勵節辛勤。無以娛老。乃廣輯詩歌。頌揚盛美。冀稱觴而祝嘏焉。又以予過從既久。見閭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善

必真。乃屬序於子。子維太孺人之節。是名教之榮。風化之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節也。即其所為壽也。又聞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松柏蠲。何歲寒不彫。是其節也。又其所以壽也。發潛德之幽光。祝升恆於有永。附名簡冊。益非詞場之厚幸哉。爰振草而為之序。傳神在數頓宕處。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國朝趙蘇霖渤海門

臣謹查各省倉穀甚切民依每歲將存用實數通盤彙核可以酌盈劑虛實於民生大有裨益惟是歲查各省民數一事臣竊反覆思維而覺有不便施行者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蓋古者民皆授田於官故民數與田數相為表裏可以按籍而稽毋容隱混且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皆實有數年之蓄而後可以穀數之盈絀待民數之多寡後世時移勢殊古制遠不能復民皆各自為謀然為上者誠因其所利而利之擇人而

酌古準今洞見本源

翻筆特妙亦是實情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奏疏

三五

牧之厚積備以補助之有所養而無所擾則亦足以臻治安古今與宜事勢各別正不盡規做舊文始可講求康阜也今天下生齒日繁上屆編審新舊人丁共二千六百三十餘萬雖係照例按戶定丁尚非詳細實數然一戶之數不過入口以內按冊而推再參以糧賦之多寡亦可得其大畧至各省倉穀現奏報有二千六百餘萬石亦屬豐裕但貯穀雖多亦止存以備常年之借糶凶饑之散賑為因時補救之計原不能計口授食遍給閭閻而借糶應聽貧民自便無容按戶派領若散賑則皆

條分縷析無不批郤導窾

頌揚中仍寓引君當道意直切老當陳謨進規之誼

純是一片至誠惻恤乃能下筆曲至如此簡括而靜細

跌宕多姿

地方大吏臨時督率有司清查被災各戶分別造冊賑濟是不過荒歉不動倉儲既無從據此民數辦理即遇荒歉散賑之時而係另造應賑確冊勢不能照平時之戶口均攤是又無從據此民數辦理也至若人滿滋慮先事綢繆則如開墾樹植薄徵免賦轉粟通商一切政務我

皇上念切民生已無不次第舉行亦豈俟查清民數而後乃見之施設乎故臣就此時揆度事勢而覺民數一項僅可以驗生息之蕃實難據作施行之用似可緩其清查至若查之而轉致滋弊則又有難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奏疏

三五

於縷陳者蓋州縣民戶之多類皆散處鄉僻若令其攜妻抱子絡繹公庭而赴點則民不堪堪若令地方官遍歷村庄挨家查驗以稽數則官不能堪是仍不過委之吏胥造冊以畢其事耳而吏胥果可委任乎事本煩重則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復遼闊則乘便之貪求無厭重則入室搜查生端挾詐輕則冊費路費坐索無休至斂錢之鄉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屬情所不免州縣官刑名錢穀趕辦不遑加以造冊紛紜日不暇給雖有精明之員亦難勝稽查之力而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財不貲矣

放鬆一筆
更覺圓洽

索性抉盡
病根為小
民希恩寬
切

夫五年編審事已不易况欲年年遍察而無遺是雖奉行盡善似亦難為常繼也再如行商寓放往來無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頑蠢亦多種種不便清查之處且吏胥造冊自料地廣人眾本官不能詰誤暮改朝遷實數無憑指証勢必任意隱漏草率完事迨至彙冊奏聞仍僅得其大畧究非確數而小民已滋累矣伏乞

皇上俯念編審業有成規億萬生民不宜歲歲輕擾恩准將每年清查民數一事收回

成命特賜停止惟於各省倉儲嚴查實貯以期有備無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奏疏

三

愚因利勸導順時休養四海蒸黎自沐

皇仁於永久矣臣為便民起見不揣愚昧冒瀆

宸嚴仰冀

聖明垂鑒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謹

奏

明主可以理奪故進言者務審於理此疏曲盡事

情中於機會已經部臣議奏停止海門先生之

學術經濟於此可見一斑宜其歸掌五華書院成

就人才甚多至今未得及門者猶思其教澤不置

也

永昌府誌序

劉範

範字正木父星海名無霍邱人明末隨永明王由粵入黔抵滇以功授副將擢總兵永明亡遂隱居蒼山下後以事戍甯古塔範弟彬開關萬里迎歸卽孫髯翁所稱至性誰知劉玉章者也正木玉章皆生流離患難間長習鉛槧家學幕遊兩迤正木著有萍寄偶吟醉餘草子德煜以太和籍中式康熙癸巳武舉有奇心集詩一卷玉章另有集子德煒先以永北籍中式康熙戊子武舉余讀其詩文多有可傳者且以流寓故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三

收之

虛網鄭重

雲南為中國邊地永昌又在其極西郡之遠者莫是過矣然而山川風土人材物產未嘗不與中州等殆駁駁乎其日盛也余嘗攷其所由蓋自濮人會於盟津越裳貢於洛邑漢武納哀牢而不韋以縣名孔明定孟獲而南人不復反永通中國纔始於漢其間自晉至唐非不設官置吏然其風俗猶襲於蠻夷子弟不登於俊秀其時南北紛紜中原多故不過郡縣置之而已教化之道未暇及也繼而宋段高鄧竊據於前宋太祖棄之於後遂使西南風氣閉而復閉者數百餘年至今論者猶為

詳多名貴

氣味厚而
言有物

徵次處運
實於虛

補敘有手
法亦是上
下文樞紐

情之向非元明... 國家仁數化
洽無遠不逮且憫茲土之數困於丘草尤為加意撫綏
之振興之教養之潛移默化日登於衣冠文物之俗焉
則今日之永安能若此其盛也夫以永地之遠若此
其風氣之開又最後若此而今日之盛遂若此則前乎
此與時乎此者沿革必有所由焉興衰必有其迹焉詔
勅疏奏必有其文焉守令官師必有其人焉加以官制
之因革時物之變遷貨財之所生植賦役之所供輸前
徽往烈之足慕武功文德之難泯考節孝而可見其風
俗瞻象緯而可卜其災祥覽山川而地氣之頑靈可辨
也觀學校而文風之隆替可知也是皆茲土所當詳著
必不可任其殘闕無稽者則莫善於府志一書矣又攷
班固作西南夷傳常璩作南中志樊綽作雲南志嗣是
而章阜有南詔錄李景山有志畧而且一統有志通省
有志事之散見於諸書者未嘗不班班可考然皆畧而
未詳覽者每有未盡之嘆是府志之修何可少也余於
去歲之夏始奉 命來佐永昌甫下車即以志書詢無
如舊志散佚即有存者又皆豕亥相沿訛謬特甚每讀
不能終篇而訪其事跡則十不得一余方以為憾不虞
太守羅公化庵正欲舉行其事而余未之知也一日謂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三元

宇宇歷紙

點睛

總收簡括
無疊床架
屋之嫌

余曰吾永無志久矣此一方之典故倘任其廢失無從
吾之責亦子之責也今將與子指俸為之又適劉子玉
章至承劉子固優於史才余業以此事囑之仍總其成
於子焉幸勿辭夫志書巨典也纂修重任也余不敏何
以堪此然竊思我
皇上敏政勤民博采風俗纂修一統志於是各省咸有
省志進呈 御覽天下風土情形靡不周悉所以斟酌
時宜動無不善 聖治之休隆真前古所未有也但省
志本於郡志宜有有省志而無郡志者乎且舊志既已
殘缺此而不修其後不可問矣絕續之機正在此時用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三元

是不揣謏劣與劉子玉章及諸紳士開局從事條例悉
遵通志列卷二十有六其間旁蒐博采纂輯校訂一事
之微必求其實一物之細必訪其真凡閱十月而志成
於是前乎此與時乎此者其人其事皆可得而見也其
因其草皆可得而知也上而星緯之垂下而疆域之廣
大而戶口賦稅之重小而文章物產之繁又皆可得而
探稽也聚古今於須臾收幅員於咫尺一矚目而利弊
較然風土備悉俾後乎此者於以俯籌民生而仰贊
聖治取諸此而已足矣則永昌亦何遠之有
堂堂之陣好整以暇

起一段拔
筆疾書如
揚日月而
上星辰

鉤勒如法

此段就人
事之不齊
轉折出種
種變態如
燭照數計
而龜卜

跌一筆有
千百萬人
泣不成聲
隨手頓住
一落千丈
強妙即以
唱歎振起
直似身在
山陰道上
千巖萬壑
令人應接
不暇

萍寄偶吟自序

劉範

天地其至大也。萬物其至繁也。人以渺然七尺軀。生於其間。亦至微矣。乃能亭亭獨出。與天地並列。為三才而超乎萬物之表者。豈非以上可參贊化育。次可奠安宇宙。又次之。而道德文章。可以扶持世道。樹美譽於當時。留芳聲於後世。與天地並垂不朽。非若萬物之朝榮夕瘁。形滅名湮者可比也。然而上邇羲皇。下迨叔季。其間乘陰陽具面目。而為人者。莫不蚿蚿然。勞勞然。與草木分雨露於春秋者。不知幾許。與蜉蝣分日月於朝夕者。不知幾許。嬰桎梏於長途。萎性靈於火宅。隨風零落。逐

滇南文集

卷四十四

序

序

浪飄流者。又不知幾許。若而人者。雖屢百歲。猶朝菌耳。所以豪傑之士。往往致慨於此。誠有所欲已而不能自已者也。嗟乎。人生斯世。亦孰不欲有以自樹哉。若夫際遇風雲。才與命會。乘時奮發。以成一代之勳。是達而在上。能伸其志於功業者。其所樹偉矣。抑或遭逢不偶。抱膝閒居。坐擁百城。曠懷千載。於是出其所學。酌古準今。成一家言。以為後世宗。是又窮而在下。猶能伸其意於著述者。雖未若功業之炳耀。彼固有以自樹也。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豪傑之士。所以自樹而並重於天地者也。無造化厄於上。變故阻於中。

不敢以立
言自居故
於三不朽
外又開出
一重門徑

孟子七篇
亦由於不
得已

此一段夾
敘身世宛
然庚子山
哀江南情
緒

跌宕多姿

再提再振

直覺滿目

蒼涼不必

更聽江上

琵琶矣

以白描之

筆寫纏綿

之情似照

應而非照

應復以翻

仍若有所限於三者之內焉。則其不能自己者。將何如耶。聞之達者之氣。溫以和其志。遂也。窮者之氣。奮以烈其志。鬱也。物不可以久鬱。於是乎激而為聲者。其惟詩乎。韓子曰。不平則鳴。是即不能自己之旨也。余也。家世濠梁。宗承漢裔。幼隨家星海。府君涉歷疆隅。素嚴庭訓。慷慨卓犖之行。亦嘗側聞之矣。不意遽遭世難。躬閱多艱。牢落天涯。一枝未穩。浮萍之感。故園之念。自昔已然。於今為甚。况乎親知寥濶。書劍飄零。將愁度日。用酒為年。所謂不容已者。時時有之。加以往來酬答。或亦不免興之所至。聊復爾爾。然過即擲之。不復留意。故散逸者

滇南文集

卷四十四

序

序

常多間有存者。大都十之一二耳。非朝吟夕詠者。有連篇累牘之繁也。非刻意求工者。有研精殫思之巧也。嗟乎。士而以文章著述自樹。士之窮也。而况詩乎。夫詩者。性情之所寄託者也。性情所在。則余之所以為余。於是乎在矣。而余之所以欲已而不能自己者。亦在是矣。如謂余不連篇累牘以求多。不研精殫思以求工。則余方焚筆塗墨不暇。又何敢言詩耶。

前半如聽講華嚴大覺無上法。乘後半如空山鼓琴。沈思獨往自歌自泣。中別有一番世界。

開口便奇

一開一合
妙悟無窮

眼前指點
實有其事
實有其理
較勝莊惠
一味空談

見道之言
非徒掉弄
筆墨

自題小像序 并贊

劉 範

噫嘻乎異哉斯人也。其容有象。其形有章。獨閒吟於松
下方。危坐於石間。我問於人曰。此爲誰也。人從而指之。
以爲是我。嘻。天地之大也。忽然有我。物類之繁也。忽然
是我。古今之遠也。忽然遇我。夫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即
有以置我。使我爲廊廟之我。社稷之我。韜鈴鍾鼎之我。
千秋萬世之我。爲我者亦幸矣。乃既有我。是我。遇我。而
又無以置我。而又有時世以限我。歲月以老我。人情世
故以害我。炎涼貧富以閱我。艱難離亂以困我。功名事
業以餌我。一我耳。而乘我者眾焉。我固無如我何也。雖

滇南文集

卷四十四

序

三

然我自成其爲我。清風明月。風月之我也。詩壇酒陣。詩
酒之我也。風簑雨笠。江湖之我也。登山臨水。林泉之我
也。流行坎止。隨時隨遇之我也。我即不得爲廊廟之我。
爲社稷之我。爲韜鈴鐘鼎。千秋萬世之我。猶幸而得爲
風月之我。詩酒之我。江湖林泉。隨時隨遇之我。是我之
爲我自在也。且我之爲我。爲時又無幾。何猶記自成童
而少壯。方爲曩日之我。候焉。白面長髯。已成今日之我。
安知去日苦多。轉盼皓首蒼顏。不又成他日之我乎。蓋
他日之我。必不同於今日之我。則今日之我。已非曩日
之我。而此今日之我也。我固知必有他日之我。而又

所見猶達
舌極微心
極細

萬殊一本
如是如是

曲終奏雅
亦見身分

由有我。以至於無我者也。我必至於無我。則此一我者。
亦覺其多矣。胡爲我之外。又有我乎。抑又不然。未有我。
我不知其爲我。既有我。我又何難自見其爲我。不能禁
自無而有之我。即不能禁我之外。又有之我。我遂以告
之於人曰。我爲我。而且爲之歌曰。伊大塊兮廣以豐。紛
吾身兮處其中。既不騰兮如龍。又不飛兮如鴻。彼年華
兮易逝。信景物兮無窮。洋洋兮白水。鬱鬱兮長松。詩囊
兮酒盞。明月兮清風。吾將以尋吾之所樂兮。安能與草
木而始終。

徐卓崙曰。飄忽恣肆。轉折不窮。南華秋水之匹亞也。

滇南文集

卷四十四

序

三

贊亦古意可掬
游戲三昧亦復粉碎虛空。我處我至此境界。覺造物
亦無如我何矣。

如東錄跋

劉 範

憶我先君。遭逢世難。爰舉義旅。壯歲辭家。涉歷疆場者。數十年。迨時移事變。故鄉遂不克歸。然自抵滇後。走吐蕃。出賓川。適彌勒。移尋甸。奔楚雄。趨南安。遷大理。又數十年。顛沛之苦。固不備嘗。即我弟兄二人。皆生於戎馬。荆棘間。自幼而長。疊經變故。屢遭亂離。蓋飽于憂患者。久矣。不幸先君暮年。遠適遼陽。萬里隻身。音問杳絕。凡兩九載。吾弟兄力貧奉母。茹荼飲泣。將不止以淚洗面。是時先慈又以哭損一目。向非賴天地之佑。祖宗之靈。吾弟奮不顧身。持空手以往。幸藉良友仗義。始得如遼。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序

四十四

尋省往返三載。出九死一生。迎請先君以歸。則吾弟兄及一家骨肉。能免於終天之恨乎。乃吾弟兄運值窮奇。一貧徹骨。雖團圓可樂。其如菽水難權。至今念想。猶不勝椎心刺骨。是吾父子兄弟兩世以來。悉在流離患難中。曾未嘗有一日之安。亦大可見矣。嗚呼。今吾父母見吾。又六七年。風木之悲。曷其有極。而吾與吾弟髮俱星。星老之將至。一事無成。遙望故鄉。渺如河漢。且吾父母業歸穴于蒼山之麓。行將以葉榆為并州。則吾家所以來。滇與家於葉榆之由。吾父生平梗槩。吾弟尋省事迹。若。不。有。以。述。其。大。畧。不。幾。令。吾。子。若。孫。逃。漫。而。不。可。攷。

再用也唱之筆亦是風水相遭

一氣轉旋字字血淚

至言
落筆鄭重

頓挫

兩意極真
用筆似疎
實密

收束仍分
兩層亦自
適遂

將終為滇人焉已乎。夫陸機有述祖之詩。老泉有族譜之記。皆所以發揚先德。表示後昆。雖功名事業。顯晦各殊。至於崇本篤親之義。則無二致。此吾弟如東錄之作。斷不容已者也。曩日先君旋滇後。余即為吾弟言。令其迹以成編。用遺將來。而吾弟方機驅碌碌。無暇及此。不意今反於客邸中成之。是固余之心也。夫人情於子孫。莫不欲有以遺之。昔劉表見龐德公貧而不仕。問何以遺子孫。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吾家之貧。十倍德公。安則固遺之矣。此外復何以遺之乎。雖然。無以遺之可也。若吾先人之流派。鄉里之閭閻。則不可不令其知之。而識吾家之所自也。友義未報。宜思報之。故土未歸。宜思復之。是皆不可不令其知之。而思有以畢吾兩人之志。則是錄也。雖以紀尋省之節。誌遭逢之艱難。而且述往開來。所望於後人者。心良苦矣。而所係於吾家者。豈不重哉。特書數言於末。示以我後人。當必有動心於是錄者。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跋

望

性情筆墨到極真處。無有不動人者。昔讀孫穎翁至性誰知。劉玉章句。知為孝子。然亦不知玉章家世何若也。今讀正木先生此文。始知於玉章為難。兄弟忠孝。萃於一門云。

滇南文畧補遺卷四十四終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跋

吳

滇南文集補遺卷四十五目錄

雜體

國朝

遷葬論

折獄辯

蠹魚辯

采藻詩攷

草堂集序

張鶴亭美人詩序

于園記

滇南文集

卷四十五

目錄

紀夢寄二湯生

沈節母傳

古文尚書考

鹽法議

管仲子產優劣論

會澤楊氏族譜序

跋板山先生集後

書梁鴻論後

楊暉吉

楊暉吉

楊暉吉

楊履寬

楊履寬

楊履寬

楊履寬

楊履寬

楊履寬

王琮

徐昭受

徐昭受

徐昭受

丁亦翼

丁亦翼

原評
從近世起

亦可

原評
後世堪與
之說與而
地理大變
矣

滇南文集補遺卷四十五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歸安葉琴柯

鎮洋王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論辨考序記傳各體

國朝

遷葬論

凡舉一事為人者善為己者不善克己復禮仲尼所以訓仁也。矧人之於親乎。近世泥陰陽之術。恣富貴之求。

而不計先靈之安與否者。莫如遷葬為最。夫人不忍其親體之未安也。于是乎慎擇地。避隲從原。就燥防濕。又恐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古人卜葬。所以謀之龜筮也。固宜矣。其後獨信堪輿之說。以占吉凶。求事應。以蔽貪天之心。故迺尋龍指穴。擇日誦辰。其事遂繁。見有不顧停之歲年。而惟慮身之不富貴。後之不昌熾者。其心之為己。而不為親之所為也。雖然堪輿之術。固不足病。使有是理必用之者。以為親為心。則用也何傷。愚獨怪夫既葬之後。或少不適意。而輒咎天地之使然也。營營聘求。終為地師所蠱惑。有一遷不已。以至再三者。

滇南文集

卷四十五

論

一

兩先生鑒定

鏞序宣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論辨考序記傳各體

國朝

遷葬論

凡舉一事為人者善為己者不善克己復禮仲尼所以訓仁也。矧人之於親乎。近世泥陰陽之術。恣富貴之求。

而不計先靈之安與否者。莫如遷葬為最。夫人不忍其親體之未安也。于是乎慎擇地。避隲從原。就燥防濕。又恐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古人卜葬。所以謀之龜筮也。固宜矣。其後獨信堪輿之說。以占吉凶。求事應。以蔽貪天之心。故迺尋龍指穴。擇日誦辰。其事遂繁。見有不顧停之歲年。而惟慮身之不富貴。後之不昌熾者。其心之為己。而不為親之所為也。雖然堪輿之術。固不足病。使有是理必用之者。以為親為心。則用也何傷。愚獨怪夫既葬之後。或少不適意。而輒咎天地之使然也。營營聘求。終為地師所蠱惑。有一遷不已。以至再三者。

昆明李國章文刊參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陳履和介存
永北譚震贊圖校訂
昆明張兆麟仁齋同校
錢翁靜夫同校
太和楊暉吉勿庸

原評
精透正論

原評
文勢翻迭

通篇筆情
廉悍而議
論透徹可
與倪蛻翁
題楊林魯
氏先坐志
並傳

夫親體之未安而子心獨安乎天下之大忍孰加此嗚呼聖賢之教惟冀人之脩德也使我德不積雖吉地亦凶我德既積豈地所能制語云吉地為神之所司烏望其輕擲于不德之家哉唐呂才不云乎傷教敗禮莫斯為盛其敘墓之言曷不取而三復之立心制行不遵聖賢而且妄肆營遷以泥不可知之說取先人之骸骨而屢移之欲以取一己之富貴與子孫之綿昌也是猶求飽者而先舍其田也是亦不思之甚矣每見斯舉多由士夫之家倡之愚未見富益富而貴益貴也翻見其輒歟而輒敗者數數矣此非其人之用心所致歟士夫家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論

二

猶然而又使貧賤之家效而尤之其為傲風俗壞人心也非淺鮮矣曰然則葬皆不可遷歟曰不然寄容歸里則宜遷防備崩潰則宜遷水侵蟲巢則宜遷是皆所謂為親而不為己者也文選以性終為要耳自非然者愚未許其人之在孝為何如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愚於此亦云以修德二字作主的是正論青谿子評文境似東萊博議美門意同山立詞似泉流有大蘇之餘風矧邊省士夫中於此病最多此亦關係風俗之文後學許憲讀

渾挈一命
落落大方

機軸自然
非無端而
為不平之
鳴

閩局鄭重
亦救弊之
良劑也

折獄辨

楊暉吉

黃虞之世比屋可封鮮見其為訟獄者彼置明刑祇以勸教而已孔子所謂使無訟者惟其時為然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在焉故不至庭而知讓是又使無訟之証春秋傳交質已非聖王之世矣嗚呼上失其道民喪久矣周自東轍以來二三百訟獄繁興禮讓衰止不平之鳴人情必至機險詐惡世烏能道漢文刑措僅幾致焉耳使無訟一語至今遺憾雖然聖人不作大化靡泯君子亦因時之弊用古之法尚有利哉古法維何曰周禮以五聲聽訟獄求民情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詩

三

聽五目聽嗚呼盡之矣求民情者將以求其直也不直則辭煩不直則色赧不直則氣喘不直則耳惑不直則目眩因不直以求直雖機險詐惡必不匿我而我無失出失入之患是在我之聽之也平其氣斂其才攝其智閉其威使兩造之所欲言而恐不得聞於上者盡傾於我而至于無可言又代不善言者揣其情不敢言者思其故不能言者推其心勿折于彼而壅于我勿恃氣勿逞才勿輕智與縱威而後纖微畢露絲粟無遺于是始必疑不疑不決終必信不信不定本之以至公至正之心出之以至虛至明之量從而斷之以無偏無陂之筆

大落墨

點睛欲飛

一噴一醒

示之以懲惡勸善之程。則上不罔下。下不非上。以至久之。雖機險詐惡。必相化而為禮讓。大畏民志。此道得也。昔者孔子許子路片言折獄。疏曰。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夫所謂辭者。折獄者之辭。非謂不待兩造之辭畢。而我以片言折之也。世之聽訟者。多不審而恃才。逞氣輕智。縱威。故不得其情。有一事而數爭者。有前斷而後背者。有含忍而莫伸者。有得計而再肆者。有乘上人之偏者。有效前事之尤者。其源在聽訟者之未畢其兩造之辭。而以片言折之也。其流安止耶。是不可以不辯。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辯

四

可為聽訟者規有關世道之文

後學許憲讀

循吏事功名臣經濟聖賢根基胥由於此。自末俗觀之。鮮不以為迂談矣。阜陽劉如阜議

漢儒通經者多能以經術潤飾吏事故。漢之循吏盛於唐宋。作者湛深經術。上下千古。不禁慨乎言之。文之結構運掉。純是先秦兩漢氣習。

胡羨門評
一篇大意
二句盡之

寓言有至
理

是東萊公
得意之作

蠹魚辯

楊暉吉

世以善讀書者為蠹魚。愚以不善讀書者為蠹魚。蠹魚之於書也。無日不在書中。而不能自脫于書外。生于書。亦死于書。比于善讀書者固宜。雖然。無日不在書中。而終死于書也。善讀書者。豈類是耶。比之不善讀書也。尤宜書載理者也。讀書所以窮理。理無窮而書有盡。我具心者也。窮理所以明心。心無窮而理又有盡。以有盡之理。拘無窮之心。以有盡之書。拘無窮之理。是猶蠹魚之日在書中。而無時以自解于書之外。以終死于書而不自知也。善讀書者。以我之心立于理。而以我之理解于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辯

五

書一義也。紆迴曲折以推之。一語也。前後反覆以度之。不狗章句之粗。不因評騭之舊。不以言近而翻惑。不以旨遠而自畧。以我見書。益以書見我。于是心常正而不妄。理日新而有得。古人得失。不我遁匿。庶有裨乎。不然。終其身于故紙之中。總角聞道。白首無成。猶曰余之苦。瘁如蠹魚也。豈不惜哉。

說固有通路。但不可為孜孜取捷徑于功名者道。誦以晉宋之理而行。秦漢之氣。卓哉名文。胡羨門

先從服飾
序起乃是
此詩所以
致疑待考
之由

提綱

大主腦

采蘋詩攷

楊履寬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并。鄭重曰。副者。夫人之首服。鄭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紛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纒并總而已。按王后三翟。禕衣。從君見太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其次鞠衣。以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展衣者。禮衣也。其次祿衣。以御。祿衣者。純衣也。然則三翟。何以知首服副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祿衣而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稱此以求。編降於副。而垂於次。則鞠衣。禮衣首服編可知。其燕居亦纒并總。明乎非助祭。親暨見賓客。見王進御不得禮服也。康成又曰。王后之衡并。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其下以統懸。瑱。然則衡并唯施於翟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統。以懸瑱也。周禮又曰。為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康成曰。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外內命

此段從降
字上看則
服次近似

此段引禮
看出服次
又非

祭蠶並提

先王因重
祭祀而重
衣服故窮
經者不可
以不辨

祭祀不可
服次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六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辯

七

婦自鞠衣以降者。內則天子之公卿大夫。外則諸侯之卿大夫命婦。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而命婦之服。乃降之者。近則嫌於無別。意亦助公侯七命。而天子之卿乃六命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如周公太公之入為王卿士。固有所不得施也。賈疏曰。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祭太祖及羣廟。闕翟以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闕翟以祭。鞠衣以下。與侯伯同。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詳考鄭注賈疏。副以祭。編以桑。禮見王賓客。次以御。蓋先王之重祭祀蠶桑。不敢以褻。與其所以示人追遠敦本之意深矣。采蘋之詩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其末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孔穎達曰。被次也。按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則采蘋以為菹。其說是也。然又曰。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以見太祖則禕也。祭羣廟則揄也。小祀則闕也。其為侯伯。則揄兼太祖羣廟也。其為子男。則闕兼三祀也。首服應副。胡為乎其以次也。此祭祀之不可通者。一說也。朱傳亦曰。諸侯夫人能

公桑不可
服次
兩段援引
繁重妙在
用兩跌筆
顯得靈活

盡誠敬以奉祭祀。又以儒先有采蘋為蠶事之說。故繼之以或曰。蠶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其於未章則曰。或曰。公即所為公桑也。按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俛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然則于沼于澗之中。此其地乎。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纁二盃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辯

六

上兩段通得緊此處引孔何兩說以為之解。放鬆一步却又逼緊一步。以後總發議論滴滴歸源。全副精神著眼在此。

夙夜在公。推其未祭之敬也。薄言旋歸。推其祭畢之敬也。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則未祭祭畢。其以次宜也。未祭祭畢。其敬如此。則其祭可知也。此一說也。何楷之說曰。此言被者。指三公夫人世婦之服。觀少牢禮。卿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髮髻可見。公所即公桑夫人世婦。夙而趨事。至夜旋歸。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倡率。安能如此。然則被者。非夫人也。三宮夫人世婦之敬若此。則夫人可知也。此又一說也。由孔之說。與鄭所謂副服之。以從王祭祀者。無悖也。然編以桑視壺。濯視饔饗。其事亦不輕於桑也。毋亦有當編者。而遂以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九

次乎。次以御於王。去褻服者幾矣。而以視壺濯視饔饗乎。如何之說。與鄭所謂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者。無悖何也。命婦之降於夫人。其與三宮夫人世婦之降於夫人等也。祭。夫人副翟。命婦佐后。編鞠衣。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以其祭之降服。編鞠衣也。則命婦成祭服。必降夫人之告桑。編鞠衣而次祿衣也。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然被以三宮夫人世婦言。則凡上所云。采。云。用。俱應屬三宮夫人世婦。而又何以見夫人之賢乎。此皆不可考者也。又告桑受繭。禮有明文。至蠶畢服成。只言以祀先王先公。穀梁傳曰。王后

引証周匝

筆參活相

形家言于
里來龍只
爭一穴通

體大結定
在此足見
采繁三章
不必牽涉
祭蠶

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
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斯言得之矣。孔穎達則曰。婦
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竊臆婦人不與外祭。
賈所謂闕翟從君祭。羣小祀者。大抵如月令春祀戶。夏
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五祀皆不出宮庭。而
可以卒事故謂之羣小祀。與。又按月令。后妃以季春之
月躬桑。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禮。四時皆祭。在殷
爲禘。禘嘗蒸。周爲禴。禴嘗蒸。夏之祭也。祀也。秋之祭也。
嘗也。夫人躬桑以爲祭服。耳豈必蠶畢而別有所謂祭
者。若以將蠶后齋戒以言先。蠶爲說。而牽祭與蠶爲。

滇南文集

卷四十五

十

其無乃近於附會與。況卽以將蠶言先蠶而論蠶。則應
服縞而鞠衣。言先蠶比於羣小祀。應服副而闕翟。於被
亦無當也。朱傳以祭祀言。而不言祭先。祭畢可以孔說
補之。以公桑言。而不明被爲何物。可以何說圓之。子曰
多聞闕疑。其庶幾乎。

大致原本

御纂取孔何之說。以通解經之窮。仍以奉祭祀爲定論。
而考據詳明。筆情疎暢。其中之層折波瀾。一噴一醒。
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

草堂集序

楊履寬

自余髫髻時。輒聞父兄耆長。語榆中博識洽明者。必爲若
喬杜先生。僕一指比長。間從世家舊族。屏壁冊軸上。見
先生零章斷句。卒風雅可頌。既乃考先生素履。於知先
生者。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然性耽詩酒。不治家人生業。
家故厚。於貲坐。是中落晚。益坎壈。屢踏省門。不售。且不
克餽於庠。授徒里中。三娶卒。無子。暮年。卽求爲童子師。
亦不可得。卒饑寒以死。曩其及門。僅有存者。每寒食上
塚。猶或以麥飯一盃。奠其墓下。今則皆成古人。此風亦
絕。余竊悲夫。士旣不遇。困厄終身。又無後人爲收拾其

滇南文集

卷四十五

序 上

所作述。只今能道其姓名。已絕少。更世易年。復誰知有
博識洽明如先生者乎。夫發微闡幽。亦吾人之責也。乃
遍尋諸其門人之家。得先生暮年草藁一束。發而觀之。
墨痕濃淡。紙色漫滅。多不可辨。強以己意揣摹。補綴得
若干首。畧爲詮次。錄成一帙。呈之美門先生。倘有一二
見採於大君子。或者塞灰復燃。光照天地。亦足慰先生
於九京云爾。

聽猿實下三聲淚。此典揆兄弟滇南詩文集之輯。不
容已亦不容緩也。

張鶴亭美人詩序

楊履賢

趙州鶴亭張先生以其美人詩索序於余。余遲之三年。未有以應也。而鶴亭之索不已。同輩有來榆者。未嘗不寄聲焉。今年首夏。鶴亭偶過余書院中。復請諸督促。余不得已。乃畧示區區之忱。以塞鶴亭之責。蓋余非敢於長者忘也。始余嘗時聞諸先正之名。言格論於壹切香奩豔體詩。不敢憇置諸耳目之前久矣。已而讀朱長孺序義山詩。請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古之人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變。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淡往之致。故義山之詩。乃詩人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序

三

緒首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已自下箋解矣。因啞然自笑。曩所見之拘於古人之深。殆猶有所未盡也。嗣是睡餘支枕。往往不甚屏棄。而間有所感。亦嘗涉筆為之。然非性所詣。即求其工而不可得。甚矣余之拙也。丁酉冬。獲交武陵胡美門先生。時過從論詩。先生詩家圭臬。每持一論。輒溯源窮流。令人如指諸掌。一日偶以長孺之說質之。先生曰。不然。昔先君子之誨曰。淫詩必不可作。如李義山未必即風流浪子。只為存得數首無題詩。後之人因而疑之。遂無以自解。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

可不慎哉。美門蓋述其翁人承叔先生之教如此。余聞是言。不覺面熱汗浹。至今使我心悸也。繼而思之。詩人之思。何所不至。是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詩之境也。天地山川日月風雨飛走草木者。詩之料也。喜怒哀樂者。詩之情也。溫柔敦厚者。詩之教也。詩之府奧甚深。疆界甚遠。作者苟從事於斯。何詣不可到。即不為讀曲子夜諸詩。未得為不知詩。猶不食蛤蜊。未得為不知味也。此余之所竊竊焉。自以為是者。故自戊戌以來。不惟絕筆不為。並少作亦皆焚棄。不復留遺。而今乃為鶴亭序此詩。譬之白髮殘婦。欲強作舊院中風情語。豈可得哉。雖然。鶴亭亦白髮殘婦。非紅粉佳人也。後之閱是詩者。甚無以疑義山之意。疑之。是則余愛鶴亭區區之忱焉。爾若其詩之芊綿韶麗。則丹山昔上二序。言之悉矣。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序

三

意深厚而筆疎宕。其持論處可為不作本事無題詩者進一解。亦可為好作本事無題詩者進一解。均當以不解解之。

敘園景細而潔即隱下有耕讀為業云云

寫遊

遠山一角

頓宕有致

點名園鄭重以下便發出大議論

于園記

楊履寬

光業先生為園於宅之南。西倚崇山。右帶連岡。前環以溪。溪之外。羣山如拱。揖於墻頭者。不可勝數。其左則屋宇。鱗鱗。樹木交蔭。脩然令人有南村之志。園之中。因水為池。蒔荷以待夏。畧一畝。池之上下。雜樹果木。花竹桃之類。以梨為勝。樹少而種畧備。竹則或勁節參天。或叢蔭。自龍絲以至雲母。靡不有。其餘花卉。供點綴而已。予以己亥春首。為雞足之遊。王月朔三日。自山返。謁先生於里第。翼日遊於園。時則桃初破萼。池冰未泮。他樹木尚含芽。惟竹頗猗猗。頷而樂之。先生為予言。先世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記

古

自秣陵遷榆。高祖耀極公。自榆來宅於茲。及先生四世耳。先生伯仲四人。白首雍和。無間言。子三人。邑諸生。從子七人。秀川以辛卯捷南宮。官都水司。逢齋文名。渠滇西。與子善。則工部之兄。而先生季弟之冢君也。先生又言。祖父世以耕讀為業。里中風俗淳茂。有懷葛之遺。邇者。三子相競於科名。視昔則少殊矣。予初為是園。將以娛老。且為子孫讀書地。子其為我名而記之。予因取君陳孝友于兄弟之義。而名之曰于園。且為記其名園之意。曰。父母之愛其子也。加其身。是故子之才否。及其榮悴升沉。皆有命焉。而不可強。而父母之心。則未嘗有

名論不刊。文氣亦覺磅礪鬱積。

暢所欲言。所見亦最真最大。

韓蘇之遺。

收束嚴密。

殊也。人惟父母之愛薄。乃漸及於兄弟。亦惟兄弟之情乖。乃不順其父母。此孝友所為相需。而一家之政直。從此始也。抑猶有說。一父之子。謂之兄弟。一祖之孫。謂之從兄弟。迨此為再從三從。以至於服窮親盡。相視直若路人。然原其始。固依然一人之身也。循是以思。於凡兄弟之才否。榮悴升沉。可以岐視之乎。其得之者。不以驕其弗得者。不以忤。吾身同之焉耳。夫如是。然後可以慰生者於目前。而安歿者於地下。斯其為孝友也大矣。譬之人身。耳目手足。均所愛者。假令聾瞶其半體。而痿痺其一肢。吾未見其為全人也。今愛若昆季。年逾強仕。尚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記

五

能修內則之文。朝夕洗腆忘倦。而霖若刻志下帷。期博一第。以慰先生於遲暮。其於孝均無愧矣。暨自今。終守先生家法。行見斯園之中。樹生連理。竹挺合歡。梨垂交讓之枝。蓮開並頭之葉。予雖驚下。尚將為先生賦之。一園記文字耳。乃為得如許之真。摹排側亦空靈亦正大周密其餘事耳。

紀夢寄二湯生

楊履寬

七月二十三日夜將旦。夢二湯生訪予家園。時已暮。予將赴館。念睽違之久。因挈之同行。將與為竟夕之談。比法書苑門數武。予迷於行。傍縣倉墻。失足墮坑塹中。直夫引予於前。兌菴扶予於後。旬旬久之。始能起。既入苑。索二子者。皆不可得矣。嗟乎。自予與二子者別。離羣索居。幾何年矣。昔二子之在吾館也。兌菴未有規予者。然予有所行與有所言。未嘗不顧兌菴而凜凜。其不可為兌菴見者。不敢行也。其不可為兌菴聞者。不敢言也。兌菴予之畏友也。至於直夫。天秉純懿。予每有所行。必與商之。直夫未嘗苟從予。而予則往往惟直夫之言是聽。緣是而得以寡尤。寡悔者。不知其幾也。今予與二子者。既各牽於家計。不得朝夕合併。其無乃陷溺於人欲。而不自知與。古人有言。晝觀之行事。夜徵之夢寐。是亦反己之一驗也。雖然。古之為友者。聚處則見其過。而面數之。隔濶則聞其過。而寓書以規之。若二子者。其亦有聞於予。與眾不可蓋。口不可防。予之過。予苦不自知。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將必有道之娓娓者。二子其幸以告予也。予方在坑塹之中。其需於二子者甚急。二子能坐視予乎。遂書以寄之。

淇水文集

卷四十五

記

七

寓言中具有箴銘兩面都到

淇水文集

卷四十五

紀

七

沈節母傳

楊履寬

節母姓許氏。趙之紅山人。子年友許德章女兄也。德章
第季四人。氏最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
以冠諸弟。及笄。適州廩生沈公季子文溥。時舅歿。姑老
生計衰薄。長叔妯各析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門。即去
華飾。黽勉井白。問既文溥以甘旨。不給。棄諸生業。營什
一。代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
文溥列肆龍尾關。為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於
家人。走金商徵外。比得消息。倩人往尋。已弗及。溥有田
廬。盡以償負貸。父母遣人返歸。氏以姑故。堅不可。姑敦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傳

六

遺之曰。我自汝長。妯侍朝夕。汝善視祿中兒。復何憾。
不得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於外。氏聞。即不
欲生。父母百計防守。又時以存孤。難於死。慰勉。自是稱
未亡人。三十年於茲。雖習與之處者。未嘗得其一哂也。
居恆在父母側。勉拭淚痕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
泣。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針縷所得。為姑市酒饌。姑亦為
歡。然進一觴。嘗語人曰。季婦孝且賢。予季固未嘗死也。
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衰三年。忌日哀痛。父母卒亦
如之。子名謙。六歲學於舅。委其魯。每授書。氏輒隨其後。
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間人靜。猶喃

補敘極合
法

亦疎亦密

虛叫有遠
神可與賽
琢菴論參

英氣勃勃

發前人所未發

喃不休。戊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岸。公廉其概。
旌之額曰貞松慈竹。云先是文溥既歿。家無立錫。戚屬
有憐氏之寡者。適某顯宦。託一探之。氏聞。恚曰。我所以
不死者。為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為。而至於我也。絕弗
與通。事遂寢。謙遊泮歸。患腰癱。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
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贊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盛之時。向欲保終。况今衰亡。
何忍棄之。有旨哉。今世以節著者。里不絕書。何古之難。
而今之易也。設令文溥歿後。數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
以供鐘粥。即終老於沈。豈足為節母難哉。乃羈魂未返。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傳

九

呱泣誰哺。覆屋之下。不復完瓦。當此有乘而奪其所守
者。即介然不以易其志。難乎其為繼也。氏惟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是以終持之。與德章嘗為予言。氏性剛
而行方。諸弟言動。少有不合。輒面斥。不少假借。以故人
威憚之。嗟乎。是可以知氏之所養矣。士當平居時。駸駸
驕驕。一旦臨大節。尙不能卓然不惑。吾未之聞也。或曰。
婦以順為正者也。剛方無乃過乎。予謂不然。易有之。坤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聖人固明以剛方子坤矣。
彼以順為正者。謂無違夫子云爾。若其束身行己。惟剛
方乃所以成其順也。德章又云。氏少佐母理家政。甚勤。

道其聲大而

辦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爭賞之。父母為銖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子息二孫。恃以小康。是猶婦人所難也。子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氏以大歸。全節所處尤難。可見氏之賢。亦可見德章昆弟之友愛。傳敘次高古。有法贊凡四段。有發議論。處有補敘。處有斷制。處純乎史遷筆法。其妙總在老潔而疎宕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傳

三

主屬

點明西晉以前目光若炬

自是一本

敢為萬殊矣

古文尙書考

王琮

琮字宗浪。齊人。芝成季子。不事舉業。肆力經史。旁及醫卜。星命。相地。諸術。咸欲有所論著。未就而卒。人皆惜之。孔子刪錄尙書。虞夏二十。商四十。周四十。合之凡百篇。鄭氏康成書贊。謂之三科。揚子法言曰。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三句。在今虞書。而以為夏書。蓋虞夏同科。故自西晉以前。統稱虞夏書。伏生尙書大傳。亦稱虞夏傳也。百篇之外。有序一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皆以為孔子所作。具載百篇之目。而序其作意。七十子以後。代相傳述。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三

秦世焚書。濟南伏生藏之壁中。漢興。生求其書。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伏生名勝。事見史記。二十九篇者。堯典一。自日若稽古至陟方乃死。通為堯典。中間無日若稽古帝舜已下二十八字。臯陶謨二。欽哉。通為臯陶謨。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別太誓非今。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內盤庚。太誓各分為上中下三篇。顧

由二十九而為三十九

考古自當以史漢為據

點睛

命申分山康王之誥一篇。共為三十四篇。惟太誓三篇所出。其說不同。孔穎達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馬融云太誓後得。鄭玄書論云民間得太誓。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孔穎達語見書序疏。王鳴盛曰。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即引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三

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於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即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即有太誓。且不特此也。要說說高祖已有其語。恐太誓之出。向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大誓者。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若去太誓。則為二十八篇也。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將召伏生。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大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漢書儒林曰。鼂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王鳴盛曰。宏此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別授。鼂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問之。帝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

有目辨列

由三十四而為五十八

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受之時。或于已前。卒孫。尚幼。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為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兄子建。為小夏侯之學。伏生傳授事。見漢書。凡伏生所傳。謂之古文。由其寫以當時文字也。古文尚書者。孔子九世孫子襄。經典釋文云。遭秦焚學。藏書壁中。景帝時。魯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三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壞宅事。漢書藝文志以為。若壞曰。攻魯恭王。堯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二年。向不得云。未况壞宅在恭王初。即景帝初。安得云武帝未得襄所藏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襄孫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伏生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隸古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壁中得書事。見史記景帝前三年。王魯云。二十八年。堯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尚未生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天漢之後。武帝安國家。獻之。遭巫蠱事。未始讀而寫之。天漢之後。武帝安國家。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文志以為。安國獻之。劉歆書。亦然。荀悅漢紀

再點醒
照應漢書
順手標明
卷數

武帝紀云孔安國家獻之朱葵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
同受書於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子述
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
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言道王鳴盛未列于學
官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王鳴盛曰安國
之生卒當以史記為定史記言安國早卒則年只可以
四十為斷倪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
三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其卒當在元鼎元豐之
間天漢後安國久書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為科斗
指體書文字體見故謂之古文十六篇者分之則為二
十四篇典一別有典非今之典今典則合於堯
後梅賾割堯典之值
後五典以下為舜典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
二棄稷十三別有稷非今之益稷今益稷則合於阜
贖割帝日來五子之歌十四盾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
以下為益稷

漢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書

五十八其曰四十五卷則除序言之耳班固所言之四
十六卷即桓譚所言之四十五卷也四十六卷者堯典
一自日若稽古舜典二別有汨作三九共九篇四禹
謨五皋陶謨六至俞往欽哉棄稷七棄稷禹貢八甘誓
九五子之歌十盾征十一湯誓十二湯誥十三咸有一
德十四典寶十五伊訓十六肆命十七原命十八盤庚
三篇十九高宗彤日二十西伯戡黎二十一微子二十
二太誓三篇二十三牧誓二十四武成二十五洪範二
十六旅葵二十七金縢二十八大誥二十九康誥三十
酒誥三十一梓材三十二召誥三十三洛誥三十四多
士三十五無逸三十六君奭三十七多方三十八立政
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四十罔命四十一當為畢字之
訛費善四十二呂刑四十三文侯之命四十四秦誓四
十五書序四十六成帝河平中劉歆字子受詔與父向
領校秘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于學官哀帝命歆與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
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書載漢書楚元自伏生傳
二十九篇後學者分為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曰小
夏侯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尚書惟有歐陽孝宣
世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諸書立學事見漢書
儒林傳經傳文

漢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書

總挈亦不可少

特筆

照應史記

以下萬派
並湧其實
脈絡分明

古文得立蓋劉歆之力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亡武見今武成孔穎達疏引鄭注。永嘉喪亂，晉懷宗家之書並亡。書亡事釋文隋書。又有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經籍志即伏生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經典釋文曰：劉向校之，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竝謀反，乃黜其書。百兩事見漢書儒林傳。壁中古文既出，雖未立學，而傳者甚眾。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作史記，所載堯典禹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圭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王鳴盛曰：遷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書儒林傳曰：朝授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龔徐敖，敖授王璜塗。恽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古文傳授立學事。東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微受古文尚書于塗恽。逵傳父業，與班固竝校秘書。賈逵事見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王鳴盛曰：漆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以漆書竹簡，漆黏畫不能行，故頭尾細似科斗。常寶愛之，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杜林事見後漢書本傳。林既傳古文尚書，同

一筆收綴
又願于鋪
敘絕好花

兩界河山
皆祖崑崙

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鄭玄字元靜，北海高密人，後漢書並有傳。宏從林受古文，爲作訓旨。其時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諸人事見後漢書儒林傳。古文似有兩本，一爲孔安國壁中書，一爲杜林西州所得漆書。然晉書束皙傳謂漆書皆科斗字，而鄭康成書贊言壁中皆科斗書，則杜林所得，即是安國之壁中書無疑。考其傳授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譚，譚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恽，恽授賈逵，父微，逵傳父業，又爲杜林漆書古文作訓。馬融鄭玄傳注相繼而作，皆孔安國壁中之書也。壁中書雖云古文，然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圭

伏生所傳之今文三十四篇，亦在其中。古文可該今文，而今文則惟三十四篇而已。但今古同有之三十四篇，其字句篇章亦不能無異。如盤庚優賢揚厥夏侯等，以王之德，博士讀爲厥，是以前言尚書者，仍有今古文之分。古文於平帝及王莽時立學，莽敗遂廢。東漢立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今文。東漢立三家事，見隋書經籍志。而古文則杜林、賈逵、衛宏、馬融、鄭玄諸儒相傳，雖盛，究未立學。故馬鄭傳注，惟施於與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之二十四篇，不爲傳注，謂之逸書。以其藏在秘府，不立學官。王鳴盛曰：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非利祿之路，不合

詳言古文
尚書編始
寄慨遙深

斷古文尚
書已亡筆
重如仙
自此人出

向千古迷
多疑案矣

又斷得確
好事者為
之也

時務故也。晉世秘府所存者古文尚書經文。永嘉之亂。二句本隋。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書經籍志。又以不立學之故。傳者漸少。而馬鄭三十四篇之傳注亦就衰微。先是三國魏時。東海王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合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官。王肅事見三國志。王朗傳。其注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亂其紀綱。為太康時。與前儒不同。解。不同事見春秋左。晉世祖時。皇甫謐。字士安。作帝王世紀。傳正義孔穎達疏。晉世祖時。皇甫謐。字士安。作帝王世紀。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毫云云。乃自漢至晉四百。年人所未見者。皇甫謐。序孔穎達疏。及晉氏渡江。元帝時。豫章內使梅賾。始得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奏上。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三

伏生誤合五篇。傳序但言舜與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蓋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

一噴一醒
不是重牀
蓋被

願命惟四篇耳。今云五篇。蓋兼太誓三篇合為一而言也。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值方與有罪。遂不行用。至隋高祖開皇二年。購募遺典。始得之。姚方。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疏。經與釋文。隋書經籍志。於是協于帝之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梅賾所上之書。號為孔氏壁中古文。謂其傳乃孔安國所作。并有序一篇。序得書作傳之由。唐孔穎達為之疏。其經文即今所用之本也。書本百篇。孔安國壁中所得。可讀者惟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所得之五十八篇。除伏生舊傳三十四篇外。多得二十四篇。其目即孔穎達疏中所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是也。梅書未出時。歷代相傳古文增多者。即此二十四篇。以之合於伏生今文。共為五十八篇。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通為一篇。名曰堯典。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中。間無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而壁中所得。別有舜典一篇。王鳴盛曰。慎微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也。而孔安國真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應數孟子。祗載見。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

梅氏亦何
脩而得此
然則古今
傳人傳書
皆須適逢
其會耳

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於亡好華者別
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
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為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慎
檢以下為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
典傳獨亡二篇必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帝拜曰俞往欽
哉通為一篇名曰皋陶謨亦是伏生書如此而壁中所
得別有一篇名棄稷不名益稷其太誓三篇伏生所傳
已有之後又得於民間而孔壁復出與之相合馬融以
為文似淺露又言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
然雖致疑仍為作傳鄭康成亦注之其中白魚入舟火
復于上流為鳥之事漢人引用者不可枚舉則今文古
文中本有是篇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劉石憑陵京
瀆南文畧 卷四二 考 三

以下層層
辨別心細
如髮
再點醒

九共典寶肆命原命等十三篇而梅書無之梅書所有
之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
畢命君牙等十三篇而馬鄭所傳無之其不同者一馬
鄭所傳別有舜典棄稷二篇梅書則割堯典之慎徽五
典以下為舜典割皋陶謨之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其
不同者二馬鄭所傳別有太誓三篇在伏生今文三十
四篇之內而不入之孔壁古文二十四篇數中梅書則
泰誓三篇併入孔壁數內為古文二十五篇致伏生今
文但有三十一篇而後分出舜典皋陶謨二篇以為三
十三篇合於今文二十五篇共足五十八篇之數其不
同者三馬鄭所傳之武成建武之際已亡而梅書則有
其不同者四至於大禹謨五子之歌肩征湯誥咸有一
德伊訓旅葵罔命八篇其目雖同而馬鄭所傳已與舜
典汨作等篇亡於永嘉之亂梅賾之書並非其本梅書
初出但行於江左隋時始傳河朔唐孔穎達作疏謂其
書即是孔壁所得之本而以馬鄭所傳為張霸偽作蓋
馬鄭與梅賾二書不同而同稱古文既取梅賾不得不
黜馬鄭適有張霸偽書之事遂以馬鄭所傳當之也要
之尚書共五十八篇伏生先傳三十四篇太誓三篇已
在其內早立學官孔壁所得多於伏生者二十四篇立

就本事撰
擊收拾具
有議論筆
力

眼前指點
影自傳燈
大海之生
紫淵浩蕩

終歸何有

重頌

學未久而廢書藏秘府。劉歆與父向領校秘書。班固亦
與其職。皆親見之。向作別錄。歆作七畧。班固本之作藝
文志。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為五十七篇。
秘府所存。與孔安國之授於都尉朝司馬遷者。同此古
文。都尉朝遞傳至賈逵。而杜林於西州得古文尚書。賈
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後漢書賈逵傳。言逵
與班固於校秘書。肅宗好古文。逵數為帝言古文。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是賈逵
一人。上承安國之嫡傳。親見古文於秘府。又因杜林之
本。而作訓。可知杜林之本。與秘府同。而秘府之本。固安
漢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三

貫串諸
史何能出
此種條暢
手筆亦通
篇得力所
由來也
冷雋
萬派朝宗
滴滴歸源
兜勒處老
氣無敵
餘霞散成
綺
即此可見
欺世盜名
之徒未有
不被人看
破

之馬鄭傳注。猶與之并行。隋唐二書經籍志所列之古
文尚書十三卷。即梅賾所上者也。而馬鄭之注。亦仍著
錄。至宋史藝文志。始不著錄。則其書已亡矣。尚書百篇
亡於秦火。其得於伏生之口。孔氏之壁者。裁五十八。而
亡者四十二。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而存者五十七。永
嘉之亂。亡孔壁增多之二十三篇。武成先亡。故而存者
三十四。梅賾上孔氏經傳內。別有泰誓三篇。與馬鄭所
傳之太誓並行。唐孔穎達作疏。斥馬鄭所傳之太誓為
偽。後遂與馬鄭傳注並亡。於是書之存者。惟三十一篇。
馬鄭傳注既亡。尚書獨有梅賾所上之孔氏古文經傳。
漢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三
孔穎達疏。人皆以為安國壁中所得之五十八篇。即是
此書矣。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
去者。故歐陽脩日本刀詩曰。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
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
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蓋疑梅賾之書。非真古文
也。及朱子辨其偽。而宋元明以來。搢擊之者甚眾。大意
謂伏生所傳文辭古奧。而梅賾之書。文從字順。平緩卑
弱。如出一手。且古籍相傳。豈無遺脫。而此書於傳記所
引書辭。投拾無遺。閻若璩曰。昭十四年。傳晉初。向引夏
引尚書。惟此一。條。斷非古文真本。近世閻若璩作古文
作偽者。未入。

明葉榆揚
弘山作古
文尚書五
古亦疑梅
書之謬今
守宗爲此
考若河間
有人焉不
慮也
千古隻眼
千古定論

論長心鄭

尚書疏證朱彝尊作經義考攻之尤力而毛奇齡乃據
隋書經籍志中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之語謂梅賾
所上乃是孔傳而經文則本兩漢秘府所有初無少偽
作古文尚書究詞以辨之王鳴盛博考羣書采馬鄭王
三家之注與孔傳孔疏比附作尚書後案三十卷一以
鄭氏爲宗而於諸儒所謂偽作之二十五篇則別爲後
辨附之大意謂史記前後漢書皆不言安國有傳恐安
國當日壁中得書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嘗作傳梅
賾所上經傳同出一手僞作非王肅卽皇甫謐所爲真
古文篇曰鄭具述之鄭所述篇目卽穎達疏中所載分
別亡逸亡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作僞者因
其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不得已祇就其
有可據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
合鄭所述壁中增多者乃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乘
命武成放蔡同命其目十六其篇二十四而梅賾所上
乃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
陳畢命君牙冏命其目十八其篇二十二與鄭不合也
又貪大誓文多易於剽襲甚多皆經摭拾別撰三篇而
於伏書內去其太誓真誓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
而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三十四者伏生
孔壁增多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三十三者於
伏書內去太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書

別亡逸亡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作僞者因
其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不得已祇就其
有可據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
合鄭所述壁中增多者乃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乘
命武成放蔡同命其目十六其篇二十四而梅賾所上
乃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
陳畢命君牙冏命其目十八其篇二十二與鄭不合也
又貪大誓文多易於剽襲甚多皆經摭拾別撰三篇而
於伏書內去其太誓真誓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
而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三十四者伏生
孔壁增多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三十三者於
伏書內去太

警三篇又分出舜典益復二篇也似合而實不合也王
氏所辨甚詳茲撮其大旨著之以便觀覽云
梅賾古文尚書承叔時翁疑之朱王諸公攻之固已
普見論川李穆堂先生古文尚書考亦稱梅賾書蓋
漢魏人贗作朱子疑之而卒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
數語爲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故有友萬編心
者則謂卽此數言可證其應危微二言出於荀子荀
子又得之於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
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著書在秦火之前凡引詩
書並稱詩云書云此獨稱道經則荀子所見之尚書
無危微語楊倬勉強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
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稱易詩書春秋論
語並孟子所引皆無經字史遷親問故於安國所引
湯誥太誓之辭絕不類今之古文尚書復作安國所引
考六宗考具有精義蓋深心汲古人也近時袁枚齊
梅福魯世家書大傳蒙恬語今人亦僞善譙周言尚
書遺秦火多缺夫學者談金滕卻無憑信與穆堂信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考

書

大傳註又不同其征苗疑言干羽鐘鼓樂之儀文聲
教德化樂之精神若精神未孚而儀文能乎決無是
格且謂伯益諫禹引岐爲証是以逆苗發天子所
傷勸體伯益必不出此更發前人所未發爲守宗所
未援引者夫據後論以駁前賢離畔道爲人所深
戒然讀書不求其至當死於前賢離畔道爲人所深
也也要惟使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危微數語論語不
戴實使古以來帝王師儒其中一語推廣其義至精至
密實千古以來帝王師儒所不能外安知非道經之
家尚書何必以荀子爲確証況荀子亦安知非道經
之書必無舛訛也獨於墨滕一篇微檢齊魯亦不信
其語多舛訛邪非子臣對先君先公語氣豈以周
公之聖而如此邪則守宗亦無以文徵子順爲疑也亦
惟其前可見然則守宗亦無以文徵子順爲疑也亦
惟其前可見然則守宗亦無以文徵子順爲疑也亦

向中有服

心辣

任意揮灑
幾於日無
全牛

鹽法議

徐昭受

昭受字思白晉甯人諸生好讀書有志乎古制
義力追天崇諸大家不屑屑尋行數墨數困場
屋益肆力於學卒以窮死年甫二十九歲人以
比渠家思曠云

天地有自然之美利而國本係焉。民用給焉。不在國。不
在民。此其所以弊也。酌以均平。故源流不匱。斥其侵蝕。
故上下能通。滇省產鹽計十六處。所行銷有額數。誠
國課攸關。不得不責成於官辦。向例官運官銷。未為不
儻然。正課日致虧缺。而民間致按照烟戶計口售鹽。又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議

三

短秤加課。鹽額難銷。官迫日急。墜大利成積弊。起姦者
微而效尤者甚也。今之貪染。私漏之狀已彰矣。從前不
法事仰蒙禁革。改定民運民銷。不限地遠近。法立於公。
為利斯溥。鹽法之良。無踰於此。其大體固若是也。夫本
計之圖。不嫌於纖悉。防制之意。必及於隱微。以今聽民
自便。販商赴井。運鹽納課。後官給以引。凡過歷關隘。有
所查驗。截角以相會計。其杜私甚密。然關之胥吏。及州
縣巡役。非盡良者。附井之巡役。與竈戶夥。州縣之巡役。
與販商夥。嘗以商無漏課為歉。若有之。彼得以勒取肥
潤。豈肯報獲。况夫點徒計利。各有所溺。如使販商與竈

民運民銷
大局之善
已定以下
防弊數條
亦止令為

此且恐不
盡若全不
經官則私
益充斥而
課愈虧矣

戶通同。可漏一引之課。持所贏餘。分之弱半。以加倍於
竈戶。竈戶利其多於定價也。無不樂售者。而販商得強
半之利。又公納一引之課。並懷挾舊引。混淆耳目。巡禁
有覺。啗以餘賄。是後便坦。然售其所私。而無從加察。入
市肆。則價稍減於課鹽。而愚民趨買者。若鶩矣。為總計
其所頓置漏課一引。利猶得半也。使累而積之。給引之
鹽。又安得而盡銷其額乎。是宜於各井。仍通計竈戶名
數。詳查每戶鹽竈多少。一日夜各出若干。許鹽戶為一册。
別立一公所。鹽成。則入其處。按戶楚交。有不如册數。便
可詳究。如其數。官為封錮。販商至欲銷某戶鹽。則號某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議

三

戶親至發賣。價費不與井官經手。第就收其課。給以引
而已。至販商則執引於所運鹽。既行銷後。即現在地方
便合呈繳。毋許懷挾舊引。以故私萌。又所定給竈戶薪
本。已勒成價。安甯井附近省會。且轉運所便之地。多販
商省運費。故爭趨其近者。所出鹽日不能給。竈戶乘勢
增長。此雖細故。然令而不行。何以示後。自今不按定例。
隨意增減者。以違官論。他如奸僧之徒。出其餘詐。購官
置私處。於竈册數目之外。私用增竈。煎餘鹽。仍夥販商。
如前弊。此亦足以滋潰。竊謂小人之。即見微利。無有
不謀者。禁其轉相謀。不若使之轉相制也。絕增竈之弊。

治法治人
一不可少

厚瀚似西
京

莫如卽於竈戶中或十日轉派一人使之按戶譏察有
弊者首於官如無弊令出一呈結官得其弊罪與作私
者等十日後又易一人過則復始人人知戒而良善畏
法者在其中雖有狡猾之民無所緣以孤行其詐然如
是而泄井之有司非其人不得也又收課之處書役等
各有工食其所假名爲解費心紅種種者恐以留加課
之端而販商有所不利及州縣署中所用鹽發官價止
民間之牛其下籍之多取於販商而爲惠於親黨月至
數倍亦販商之難堪者請就酌裁若夫地勢之不齊調
劑之各善非所敢知然誠使居者安其業商者食其力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議 美

提頓已見
手法
數語足括
子產生平
筆亦謹嚴
欲抑先揚
一矢注的
再提再轉
一落千丈
古文接軸
對面生情
優劣之意
已明

管仲子產優劣論

徐昭受

夫負命世之才者不可不衷諸道持論古之意者不可
不權以時春秋之際管仲子產稱傑出矣竊嘗觀之仲
所志者一己之功名耳子產則心乎救世者也方仲隱
忍脫纍囚誠自惜其才而思所表見桓公任之摧折疆
楚崇獎王室息養天下諸侯嚮風其所成就可不謂偉
哉子產當俗頹敗以義斷而以惠行介居大國進退有
禮氣象差近正焉抑齊桓之爲人也志大而識明柯之
盟不失信於曹沫邢之役不忘事於簡書至於甯母會
不列姦此數者桓公之盛德仲實教之也君臣之際四

真南文畧

卷四十五

論

美

十年矣計必從而言必聽使仲知正身之學進桓公以
王道豈彼之無不從而此反有所不樂耶何終仲之身
絕不及與學勸教一事也夫急功者成就而意荒求名
者名成而願滿仲志先溢而桓之心始弛矣此所以卒
陷其君於霸也且其成伯亦倖矣仲之功在天下子產
以一國之故竭忠盡智僅以就安疑其不相逮遠甚顧
鄭之簡定非桓匹矣國又小弱駟良帶楚之混非若高
國鮑隰之俯首而聽所爲也而其民又卽於恫淫而難
用然則當仲之時爲仲之爲大有易於子產者矣世稱
子產才不及仲然觀封恤廬并諸制正經界止侵并寓

輓束

波瀾突起

大處落墨

一唱再三
嘆斷定

餘波亦自
動人

保恤得官禮遺意慨然有求盡於王之心。若夫軌里連鄉。蕩然變周制。失司馬法。趨簡易而求速勝者。規模願何如哉。且夫處至難之會。值最艱之勢者。不患無才。而患無堅忍不拔之志。子產得政。強者後懼。怨者後思。當此之時。非以忍濟愛。而明且斷。鮮有不浮動衝決而坐受其敗者。觀其復叔向書曰。僑不才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君子是以悲子產之用心矣。吾夫子生與子產同時。豈不知有蠱尾之謗。刑書之鑄。乃一日惠人。再則曰古之遺愛。而後世猶議之。不亦悖乎。司馬遷疑孔子小仲之器。而桓公為不足勉。至於王。故仲將順之以成。漢南文畧 卷四十五 論 罕

伯。嗚乎。是豈明於大臣正身以正君之道哉。由是觀之。仲自功之外。無足取者。子產有仁人之心。秉君子之義。非聞道不及此矣。漢諸葛武侯。自比管仲。而其後行事。似子產。亦其學術有進歟。

以王霸對勘。已足關仲之口。而奪之氣妙在純任天機。不露鋒鏑。而精神畢現。文之以養勝者。此與鹽法議。乃思白應初。頤園中丞。觀風作。亟蒙見賞。咸以大器目之。不圖思白遽為異物。餘文亦多散失。存此以見思白真面目。且不禁人琴之慟云。

慧光遠照

真氣盤鬱

妍鈎勒

嚴重

饒有古意

照應

會澤楊氏族譜序

徐昭受

楊氏系出姬姓。為晉宗。其後楊揚別二族。而說者多陳先世攀附行誼。引重名列之簡編。以為是家乘光。此泥於聞見者之諛也。且亦弗思之甚矣。夫族者。湊也。義取諸聚。宗者尊也。義取諸承。聚之而無以衍其支。則消承之而無以沿其世。則瀆。消而瀆之。莫知其紀。不信於心。驚耳炫目。不幾介疑似之聞乎。為其謬引重而遠稱述也。會澤楊霖若。其先故衡湘望族。高祖通美。居湖南衡州府之楊家溪。明季成進士。以指揮宦於滇。官曲靖家焉。順治初。曾大父從先。移東川會澤縣。入籍凡五世而。漢南文畧 卷四十五 序 罕

族滋繁。蓋於是大宗別子。綿綿而秩秩矣。雖百世之遙。引而勿替可也。霖若時以干戎。司撫軍。巡捕與予交。為子言譜系。其在衡湘。地遠人隔。將以俟後之考而知。誠不敢輕為據。若滇之當吾世。則不可以不誌。而斷自始遷之祖。由一世以下。圖而系之。本支源流。有所敷示。蓋先人創繼之艱。俾後之覽者。知所志也。給承之意。識者之用心。固然哉。且夫顯揚先祖。孝也。敦收族姓。睦也。絡繹前休。法也。明示後嗣。教也。慎其遠宗。昭其近守。而以始遷之祖為斷。其於禮制亦宜矣。其視競強宗而誇右地者。可同日語耶。子感霖若繩武之深心。又嘉其不事

證必透宗

廣一醒

攀附保姓受氏以守宗祏與之列仍來。敎襄治。油然孝弟之心生焉。若夫高第清華。長編似續。纂珪組而誦鼎銘。仰衣冠而標聚戟。崇其法。率其教。所為方興未艾者。於斯諍也。重有係矣。雖子謫陋。其亦誦言而願為之嚆矢云。

通體醅潔總於唱歎處取神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序

聖

足史遷論贊手筆

一聲長嘯萬山清

拋筆當令盈廷臣工愧死純以頓宕傳神再跌作收慷慨有餘

跋椒山先生集後

下亦翼

亦翼字嗣汝號趣園彌勒人乾隆戊申舉人力學嗜古登賢書後所為文益闕而肆惜早世今登其跋二篇嗣汝平生制行於此亦可見云

椒山楊公其忠而怨者乎。要其於利害生死間辨之已審。故孤身履險。所弗恤焉。不然至性泯滅。昧然以一死沽名。是又行險徼倖之所為。謂之小人。猶且不足。曾何有於忠。椒山其忠而烈者乎。時不在天。權不在己。有君英明。不獲深信。大用而倦倦之。忠必不能已。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夫唯阿盈廷。上浸以惑矣。幾至以煌煌

滇南文畧

卷四十五

跋

聖

重器。親挈而昇之。奸雄之手。為所朦蔽。曾然不知。殆乎哉。今我不言。日月其逝。椒山念之深矣。予讀馬市一篇。而嘆其儒者。更觀其効賊豎疏。纏纏數萬言。乃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者與。乃君王不悟。反墮嵩之計。竟同張經。加以顯戮。太史公曰。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良足悲夫。椒山一員外郎耳。居高位。享厚祿者。纍纍載人上。類緘口不敢一言。而公獨為此不量力之舉。人謂椒山愚。嗟夫。椒山豈得已者。其勢岌岌。不可終日。際此不一挺身闕下。有翹足待亡耳。位卑而言高。豈椒山意乎。若是乎。廷無人也。椒山一員

外郎耳悲夫

簡峭似史記 固 屏樂哲識

敘次老潔其制勝全在一起一結及中間數頓宕處耳在宋文中臨川亦當讓出一頭地 揆與嗣汝會同研五華丁酉後遂不復見今讀此文尤不禁人琴之感云

澠南文集

卷四十五

跋

四

書梁鴻論後

丁亦翼

梁讓仕莽為臣。肅宗朝其子鴻隱居不出。或以為高尚。傳曰逸民非知鴻者也。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乃沈子歸愚獨表而出之。謂非避弋人之篡。而實恐彭其父之失。沈子於是乎知鴻哉。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方范蔚宗之作後漢書也。以鴻次周嚴後。而鴻之用心。竟為迹掩。因是其父之失。得以不彰。幸已。孰知百世下有沈子其人者。從而察其心。觀其迹。而慨然曰。非隱者也。乃仁人也。非逸民也。乃孝子也。吁。嗟。鴻其樂有此相知耶。夫鴻以魁閣卓越之品。命意造古人。讀書恥章句。終其身

其知人論世之識存彭善彈惡之心用意俱臻上乘使天假以年其可量耶含豪逸然

低徊容與義正詞嚴

心靈手敏矯若遊龍

澠南文集

卷四十五

跋

四

為人賃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知伯鸞者。惟孟光氏一人。竊嘗以謂鴻之志苦矣。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乃恐恐焉畏人知。而卒不能禁其不已。知斯鴻之所無可如何。而世之為惡者。亦可以鑒矣。予讀沈子論快其能得鴻心。而益嘆其父之愆。有終不能為之蓋為可惋焉。故特書其後。或曰。范氏惟深知鴻有大不得已於中者。故入之逸民傳。以抵其志。若然則沈子徒知鴻之心。而未知范氏之心。且沈子知鴻之心深。或未知范氏知鴻之心深也。扶發深醒天矯中具纏綿之意不減六一風神 固 坪

滇南文畧卷四十五終

滇南文畧

四六

論

國朝

滇南形勢論

永昌土司論

兵論

佛教論

道教論

蘇秦論

樂毅論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目錄

韓信論

周亞夫論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田延年論

晉武帝平吳論

謝元論

吏論

將論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文畧補遺卷四十六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晉甯趙

遠幼環參訂

歸安葉琴柯

保山袁文揆時亮同纂

閩縣許 惇定甫評閱

石屏陳履和介存

保山袁文曲儀雅論次

保山蹇 嘉維人校訂

國朝

沐和楊 雁立卓爾 咸受澤山全校

論

滇南形勢論

劉彬

彬字玉章霍邱人幕遊至滇愛蒼洱之盛遂家焉著有鐵園藝語集兄名範字正木亦工詩文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一

無傳稿今正木之子孫猶居葉榆玉章後裔移

居永北故說者以為永北人然則玉章實流寓

於滇從詩畧例收入特以搜獲此稿稍遲故編

為補遺再讀先生滇南形勢論乃知為

國初人其詩悞編入明季今正之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談形勢之始也天下

之形勢不一地利所在雖輕重不同莫不各有其扼塞

險要之處為有國者所必留心大抵以天下論則天下

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論則一省居其全一隅居

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

扼一篇之
要領籌邊
者宜奉為
錦囊

雙峰屹峙

文情識論
兩臻其妙

以下敘次
形勝朗若
列眉而有
中緊語

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守隘據險。實控制之要畧。惟形勢得。而控制斯不患其無術矣。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不過駢拇枝指。偏遠之一區耳。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非有鶻叢劔閣之崎嶇。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焉。或雜處于內地。或環遶于沿邊。無事則闢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為勢。卽是鴻溝。滇中形勢。較他省獨異。所以據滇中形勢者。亦當較他省而各殊。至今訪武侯之經畫。致蒙段之紛更。山川地利。大概可睹。然使措置稍失宜。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二

將所藉以為固者。或非其所必爭。所據以為守者。或非其所當出。是雖有地利。而我不得專其利矣。吾嘗浪遊兩池。流覽山川。曠懷今昔。有以知全滇形勢之所在焉。內而昆明為省會之區。巨浸則昆池浩淼。危峰則太華嵯峨。沃野平鋪。羣山四拱。而雄踞中央者。堅城高峙。深池周環。閭閻樸地。羅十萬之人家。戈甲連營。擁八千之組練。商賈輻輳。烟火葱籠。信哉南服一大都會也。外則平彝者滇之門戶。曲靖者遙應黔蜀。近控猺夷。樞紐之地也。由武定以達建昌。由霽益以至畢節。皆通蜀之道也。東川雖已設流。然地廣山深。夷種甚夥。不可不有以

預防之。尋伺是其隘也。魯魁雖已甯靖。然地甚寬。山更險。彼可以來。我不可以往。夷人剽悍。每以劫殺漢人為其生計。自景東以及楚雄之安甸。與易門。嶧峨。新平。臨安。元江諸處。沿邊千餘里。在在皆其出沒之所。雖臨安有鎮。元江有協。新嶧。安甸。景東。皆有營。易門。塔隴。界牌。皆有汛。然禦之最難。備之宜謹。不能保其不竊發也。元江。普洱。孤懸夷境。廣南。接壤西粵。距昆明尤遠。而中道聲援遼澗。其繫于滇也。猶滇之繫於中國。可以不有。而不可不有也。蒙自開化。俱係通交之道。而開化僻在東南。與元江。廣南。遙相聯絡。地接彌全。日南之界。一鎮以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彈壓之。何可少也。此迤東之大概也。迤西則蒼山洱水。據其上游。大理者。西連永順。南接蒙景。北帶鶴麗。永北東俯楚姚。遙為昆明之應。固滇西雄鎮。以提標駐之。宜也。其跨於北者。則麗江。達於中甸。乃烏斯藏之衝。前阻金沙。後依鶴慶。然其要在江。而不在鶴也。劍川亦中甸之別徑。所以為猺猺之防。實以為麗江之翼也。雲龍羊腸一線。在萬山中。左望劍川。右顧永平。不但鹽井之利。亦藩籬之助也。其僻於東北者。姚安。永北。連壤川南。永北則獨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番。尤偏而且要者也。其時于西南者。永昌。遠隔蘭津。峻嶺崇山。獨處極邊之

總收側注
與上面各
省各屬論
遙相應而
論尤透切

略應周密
通知世務
徹上徹下
之言

追敘古人
以明勸戒
其意更深
微曲至

末其地土肥饒城池堅壯內而屏鄣九郡外而鎖鑰諸
夷西南重鎮無以踰此騰越又距其西兩江內阻八關
羣列近控三宣遠駕六慰一府一州自相連接而緬甸
車里孟連耿馬之屬胥于此有維繫之勢則又最遠而
最要之地也滇南居天下之西南隅自平彝至騰越縱
延二千餘里皆三面環夷獨以東而臨天下而永騰亦
三面環彝獨以東而臨滇滇為中國之犄角永騰又為
滇之犄角也至若順甯蔓爾之區似無煩于籌措然界
在沿邊往者奔應龍人寇剖孕婦為下得女則由順甯
而入是可鑒也此迤西之大概也他若楚雄乃滇西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四

莊遠廣西亦苴蘭之羽翼其餘坦易無餘安危滇之形
勢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矣而余更有進者從
來有一定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矣有一定
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矣嘗攷滇之先也有
錢能揚榮諸閹之縱肆則流毒蒼生幾開邊釁有養典
赤父子及張立道諸公之賢良則民受其福國賴以安
他如鮮李之喪師辱國劉深之啟禍窮兵張繼孟笑談
殲逆坐收不戰之功劉世安贖貨媚奸遂致諸夷之叛
清介如楊竦鄭純張翁王阜梁毗之輩何民之不克遂
勇畧如傅友德沐英藍玉蔣貴方政劉綎鄧子龍之流

攷次處須
看其筆法
變換之妙
切中利害
關鑿亦照
應上文

所以貴乎
控制得宜
需治人意
上面已露
出

何亂之不可戡無辜舉之招徠則南詔未必歸唐無太
弟之專征則段氏奚能平定是皆滇中往事彰彰可攷
者也至於彝人之禍處處有之雖係荒僻之區而無處
非受兵之所良由此輩近處肘腋無事則易狎易玩有
事則最便最近如昆明有沙定洲之亂兩地皆受其屠
毒霑益有土婦設科之亂而東川祿千鍾阿伽武定張
世臣俱應之阿迷有普名聲之亂元謀有吾必奎之亂
尋甸有安銓之亂楊理海冲之亂武定又有存鳳朝文之
亂鳳繼祖之亂鄭舉阿克之亂元江有那鑑之亂大姚
有甯安毋漢等夷之亂順甯有猛庭瑞之亂莽應龍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五

亂永昌有思倫之亂而又寇景東定邊有刀斯郎之亂
亦思倫之部屬也其後思任思機父子與岳鳳莽瑞體
等先後負固麓川孟養開至動天下之兵三征而後定
之是諸夷者或自外來或自內發率皆變起倉猝遂致
蔓延小則一州一縣大則一郡數郡塗炭生民蹂躪疆
宇焚殺屠掠靡所不至受禍之慘不可甚道此豈形勢
所得而遏之者哉約而言之全滇之境東向黔陽西通
緬甸南達兩粵交址北距西蜀吐番山盡連延鮮終朝
之坦道水多谿峽無百里之方舟歷代以來粉更相積
莊躡開基就苴蘭而建國葉段竊據憑蒼洱以為都當

中有真氣
雖排無害
轉覺華瞻

藉以垂戒
意更周匝
再噴再醒

總收一段
語長心鄭
重莫視為
老生常談

其荆秦未翦。原屬偏荒。葦路之區。及今郡縣久開。漸躋
文物冠裳之盛。乃有陸梁狡帥。跋扈強藩。往往恃其險
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閩
授首。潁川仗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
逆。稱戈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
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慎擇其人。當承平
之日。能潛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
為固。故得其人。則眾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
投鞭可渡。函谷之阨。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
也。况於滇中哉。余非滇人也。而居於滇。老於滇。足跡所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六

至耳目所及。滇之形勢。知之悉矣。因就所知者。述其梗
概。留心茲土者。或有所采焉。

議論明快。筆墨酣飽。源本左傳國策。而以老泉子瞻
出之。其整散兼行。風華掩映。又六朝之衣褶也。

輕頓一筆
後振筆直
書有建瓴
之勢

句中有眼

跌宕中無
愜感嘆
申明禍亂
之由言之
者無非同
之者足以
戒

永昌土司論

劉彬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
居其大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
夷陵夷耳。未敢犯我中華也。自元命劉深擊八百媳婦
無功而回。外國始有輕中國之心。於是怒謀。燒案牘。掠
百姓。金齒遮擊其師。終元之世。討緬者再。討八百媳婦
者再。僅能分設宣慰。邊境初安而已。明時鴛鴦尤甚。如
思。可思。任。思。機。刀。幹。孟。罕。拔。岳。鳳。莽。瑞。體。思。仁。丙。側。莽
應。鯉。等。後。先。釀。禍。擾。我。疆。土。屠。我。城。池。殺。我。將。士。逞。兇
肆。毒。了。無。顧。忌。卒。至。勞。師。動。眾。財。殫。力。痛。數。征。之。而。後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七

定向。非有王驥。楊甯。侯璉。沐晟。及劉世曾。陳用賓。諸公
之運籌。慎重。李材。許天琦。羅汝芳。胡心得。漆文昌。潘公
之智謀。騰畧。蔣貴。方政。劉綎。鄧子龍。吳顯忠。董獻策。劉
天俸。諸公之義勇。忠勤。相繼。宣勞。效力。於其間。則西洱
昆明。幾何而不為緬人洗馬池。洗象池耶。嗚呼。蠻夷之
禍。自古有之。揆厥所由。非激於誅求。即逼於凌虐。或有
蠢會。妄動。狡焉。啓疆。始則防禦。不慎。繼而勦撫。失宜。焚
燬。不滅。遂至燎原。此非已然之勢。論者固未可執一而
觀。治者尤當因時而變。何況今日之彝。困於股削。日益
貧窮。習於風氣。日益刁詐。更非向日之彝可比。不獨一

永郡為然也。余以纂修志列次土司。姑即永郡之彝論之。有內地之彝。有外地之彝。有沿邊之彝。有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內地者如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是也。此皆地界通衢。境連郊邑。井閘相望。阡陌相錯。與漢人雜處而居者也。沿邊者如鎮康。灣甸。芒市。遮放。蓋達。猛卯。干崖。隴川是也。此則環永騰西南。北隣江域。奉節制供差發者也。其西北之沿邊者。漕澗。上江。此外即為茶山。里麻。古勇。野人等夷。雖有控制之名。而已非我部屬。儼然外地野人。則並非控制。亦髮野人。又在野人之外矣。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者。如騰越之南甸。司。保山之十五。喧。二十六寨是也。其境界相連。田里相雜。猶夫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保山之路江安撫司也。外地者。如威遠。孟連。耿馬。等彝是也。此則雖在控馭直隸之內。不過供差發。屬屬。際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又其外。如緬甸。車里。八百。老。木。邦。孟。良。猛。密。緬。蠻。莫。蓋。西。鈕。兀。諸彝。其土地之廣。有數千里者。千餘里者。數百里者。大小不一。強弱攸殊。各長其長。各世其世。此則地廣勢厚。最著名於諸夷中者也。其他雜小夷人。未易指計。若此數者之中。緬最。強。車里。八百。木。邦。次之。老。木。邦。次之。老。木。邦。次之。老。木。邦。次之。

通篇樞紐大有關係

此二段並切中近日川楚陝諸寇之起伏又不止滇中土司接法極陡健

為致論者。不在外地之夷。而在沿邊之夷。與內地之夷。與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夷。何也。外地者。誅求不能及。凌虐不克施。隙釁之起。既無其由。而况時當全盛之際。彼諸夷。又豈敢有不逞之念哉。若沿邊之彝。內地之彝。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則不然。其地最近。勢最柔。故兵為累也。最苦。為禍也。最易。為惡也。又最深。以彼區區一土司。人之視之者。特蠢茲夷人耳。狎而易之也。誅求者有矣。久而不繼。凌虐者有矣。甲來而施之。可也。乙來而施之。亦可也。施之施之。難乎其為受者矣。故曰。其為累也。最苦也。至若狡悍。鸚。刻。又其本性。或激於一念。或蓄於平時。變起倉皇。出於不意。呼吸之間。即受其禍。雖有智者。能預為之防乎。又或憑崎負險。却掠中道。一落深箝。散入萬山。展轉道途。即覲面而不知其為盜。捕緝固不可得。行查僅屬虛文。故曰。其為禍最易也。而猶未指其惡也。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產。子。女。唯。其。所。欲。苦。樂。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兒。戲。然。莫。敢。有。咨。嗟。嘆。息。於。其。側。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於。父。必。得。於。子。於。孫。且。數。倍。蓰。故。死。則。死。耳。無。敢。與。較。者。嗟。此。夷。氏。何。辜。而。罹。此。慘。耶。漢。人。苦。於。所。司。動。輒。鳴。於。上。官。此。則。不。敢。鳴。而。鳴。之。矣。彼。固。有。所。恃。而。不。恐。歲。

慷慨淋漓
幾於唾壺

振臂一呼
使人心驚
目動

盡情抉發
無隱喻其
所當慨真

率上訴天
應泣矣

虛叫

賈山至言

反跌便醒
王景畧自
是千古可
人

時饋獻不過差目具文。一有提調則閉匿深藏負隅以
待其洋洋然山頭望廷尉良以平日無事寬容太過及
其有事雖有譴罰之名曾無懲創之實彼固視為故事
自謂土官世職莫可如何以致驕縱滋蔓尾大不掉所
由肆屠虐而不悛玩法紀若罔聞者故曰其為惡最深
也嗚呼其惡宜除也其禍宜防也其苦宜恤也往者滇
省常受其害如阿資鳳繼祖阿克普名聲吾必奎猛庭
瑞莽應龍沙定洲輩一夫作難全省震蕩前車已覆後
車不戒豈非以其固結已久黨類實繁猝難遽去且地
方守令鎮防將弁莫不利其蠢儒留為魚肉之資誰肯
滇南文畧 卷四六 論 十

輕言去之者曩歲曾有疏請裁革行令各省查議乃有
司領將或受其賄賂或徇於私情愈言不宜裁革而止
嗚呼果盡不宜裁革乎蓋前疏內於土夷情形猶未透
悉故於何者宜去何者宜留未知分晰議者遂得以徇
私混復溺偏見而阻大計莫甚於此竊以為在內地之
土司可裁也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土司亦可裁
也宋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願使侏儻異類深
根固蒂分踞郡縣中豈國家久安長治之善策乎且攷
此輩先人受職之始皆非有開疆辟土不世之勳治亂
扶危非常之績也夫茅土分封河山結誓猶有不能保

陣馬風檣
風馳雨驟
遞此警快
跌宕頓挫
極盡能事
堂堂復堂
登

江漢之流
千古不竭
如是如是

無堅不摧
無微不到

其終者此輩何功德反得子孫世守其官世虐其民
匪但宗藩世祿所不能及即國變而彼不變君移而彼
不移安然坐享不朽之業揆厥由來則去之也宜也非
過也或者謂夷人鳥語卉服習俗攸殊爰置土司統之
所以藉其保固藩籬之用而奈何去之是殆不然夷民
種類雖別而畏威懼法之心與舍苦就樂之情則一苟
善撫之疇非赤子就滇而論從前皆夷也而今之城郭
人民風俗衣冠改土歸流變夷為夏者十且八九未聞
必藉土司而後保固也若所謂藩籬者乃邊境之外者
也豈有在內地者而亦藉以為藩籬乎或者又謂彝人
滇南文畧 卷四六 論 土

在內地者雖屬土官管轄土官仍屬流官節制比於子
民相安已久何以更張為哉此庸流淺見也籌邊之道
在乎防微保民之方貴於經久若僅泥於目前非不晏
安無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機自在也且以土人言之同
在中華之內而風化不能及恩澤不克沾蓋各有土官
以隔別之在流官曰此土人非我百姓漠視之耳至於
科派之重刻虐之慘則惟土官司之在流官又曰此土
人非我百姓奚預我事又漠視之耳若徭役差使土官
得以疲之者流官亦得以疲之徵求需索土官得以苛
之者流官亦得以苛之若近值營鎮之處則又加以將

融洽如弄

寫出一番
作用具見
疆里規模
非習吏治
明習吏治
通知文法
者不能

寫處置沿
遠土司處
尤見規模
遠大經畫
周詳

弁之騷擾其苦萬狀更僕莫數嗟呼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乃忍令若輩人于孫奕葉永沈淪苦海中乎救焚拯
溺是誠不可緩者也雖然若一旦盡去之勢又不能必
有道焉奈處降調一依流官之例倘罪應斥革即以漢
官代之停其承襲善哉令狐綯所以處宦官者曰有罪
不赦有缺不補則以漸而去耳毋務為姑息養癰之計
而兼不失乎燥急然後錄其人民籍其田地成賦役以
甦其力給牛種以裕其源選用循良善加撫恤不出百
年內地可以肅清肘腋可以無虞使數千萬眾蚩蠢窮
彝悉得變禽獸而隸編氓出湯火而見天日其於固邊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十三

而彼知警則其亂何由生為之百姓者既獲免於荼毒
為之統馭者又不病於掣肘復為之潛消焉默化焉仁
漸焉義靡焉又養之以恩恤之以惠使彼得以生息焉
久之久之鮮不為我良民矣然後由近而推之由漸而
被之舉緬甸八百郡縣之可也夫何慮於永哉噫豈獨
永為然哉全滇之土司皆然也天下之土司皆然也
議論確而正文情肆而醇與形勢論兵論皆經世之
文浩浩數千餘言讀之惟恐其盡真覺矣過倪蛻翁
土官說孫南村兵備要畧萬虛舫撫勦論諸作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十三

大舍細入
通體已在
掌握
貧驕二字
確

二段先盡
情快發病
根而後下
藥不是過
為刻覈也

提唱處
副精神

兵論

劉彬

現

國家當無事之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不可一日不練。勢所不容已者。然而養失其道。其弊也。貧。訓練無方。其弊也。驕。不可不知也。兵既出於召募。則殷實者不為。純良者不為。搢紳之家不為。詩禮之家不為。端人正士不為。即一介之夫。畧有知識。稍知自重者。皆不肯為。而為之者。非游手惡少。則無籍流民。或不能以自活。或不為人所齒。于是蜚緣請託。竄身戎伍。苟且自容。大都此一途中。此輩匪僻不屑之人。居其七八。兵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十四

為兵。概可知矣。本以無賴。一隸尺籍。則衣食日用婚喪。交際舉家之費。無不仰此糧餉。而身已在官。無資本經營。素昔遊惰。又不能甘任勞苦。食指少者。猶可勉強支持。若眾口嗷嗷。則自身枵腹。以應差操。妻子懸釜。而守室者。比比然也。且有貪污鎮將。婪穢營官。指稱名目。按季扣除。軍裝製造軍器等類也。此刻于上也。再或饑寒內逼。人事外侵。初焉告支。告借。繼焉倍償。疊償。此剝于下也。及至給餉。十之二三。扣于官。十之七八。扣于頭目。持空紙一片而回者。又比比然也。嗟乎。股削如此。倘得差役稍寬。猶可樵蘇自給。無如更番之後。餘差相續。然

勘得確

轉振捷關
鍵緊

切中病根
事事皆從
閱歷中見
憤看透

治獄宜從
此推勘行
文宜如此
顧挫跌宕

猶有稍暇之日也。至於下伍下差兵。且更甚。既役于上。復役于下。無不可役之官。方役于公。又役于私。無不應役之日。至有晝夜靡甯者。良由虛冒多。則實兵少。實兵少。則冗差愈多。兵之中。差兵最苦矣。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困於貧者。大畧如此也。設遇戰伐紛紜。其苦萬萬于此矣。吁。其苦可憫也。其驕不可縱也。此輩本非循謹良善之人。而入于暴戾恣睢之俗。人方曰此兵也。鄙而惡之。賤而遠之。彼乃詡然自矜曰我兵也。視凡非兵者。皆出我下。我固可以陵之。侮之。居則傲慢隣里。出則陵轢齊民。嘗見近日滇中之兵。止知營弁之尊。即有司州縣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十五

佐雜官長。率皆弁髦視之。豈復有紳士在其目中。猶未也。糧餉雖為兵之命。然不思此何所自來。彼何以坐享。乃彼方踞為固有之物。散給稍不時。即嗔目以視。或再不時。則脫巾相譟。陸梁猛厲之氣。未効于有事之日。先試于無事之時。見敵人而勇敢不足。對本官而獷悍有餘。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失于驕者。大畧如此也。設遇干戈擾攘。其驕萬萬于此矣。噫嘻。兵也如此其苦。又如此其驕。曾不知所以顧恤之。節制之。一旦有事。為將者露白刃以督之。欲其為我奮勇以往。忘身以殉。可得乎。然而無難也。差非不可也。私事不役。役無偏枯。則差有餘

發藥皆對
症良劑果
能比道則
孫吳之治
兵不是過
也

仍以慨歎
作結無限
屬望

矣。操亦不可廢。教練以時。時無行。則操有度也。兵不

皆貧也。擇貧者濟之。兵不盡驕也。察驕者創之。嚴靈目

重利之錮。劍禁。棄無已之役。作寬以經營生理之餘

力。勿令有庚癸之呼。教以忠義孝友之正道。勿令有犯

亂之事。利可興為之導。其源而開其流。弊當革為之防

其微而杜其漸。才能出眾。不惜躡等褒榮。技勇超羣。不

吝非常拔擢。有功必賞。有過必懲。刻扣絕于上。而各營

孰不遵。殘暴禁於下。而眾弁無不戢。嗚呼。如是以治兵

庶其免于貧且驕之弊哉。由是以用兵。尚有不得其力

者哉。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七

余讀玉章劉先生文而嘆。儒者學成不售。實志沒世
者不少矣。其人與文彪炳。走世率皆中才庸學。而先
生所作皆從實學。真才寫出。可資世用。竟無大力者
挈之以行。亦可悲夫。丹山許憲識
氣疎以達事核。而明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
種文實。有關於經濟。非同紙上空談。

斬斷一切
葛藤筆力
可屈生錢

滅倫滅理
二者本相

因作者分
別言之以
便於發揮
耳

兩面夾寫
淋漓盡致

佛教論

劉彬

綱常名教。先王治世之大經。聖人明倫之大道。吾儒立
身之大本。世道民風所賴以維繫之者也。反是則皆曰
異端。而佛老為甚。一氏之中。佛氏又甚焉。究厥所由。其
害有二。夫其為教也。清淨為始。寂滅為終。髡鬚髮。毀形
貌。變服色。捐六親。自逃於王法人倫之外。以修其所謂
空者。大旨不過曰。空諸一切。明心性。了生死而已。究之
明心性者。何人了生死者。何人所空者。何事。其禍乃至
背君臣之義。亡父母之恩。棄三正。廢五常。蔑視王法。斬
絕宗嗣。相率而歸於荒莽之域。是則滅人倫而壞國法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七

害一也。傳流既久。弊偽日滋。於是不肖後嗣。敗類門徒。
度天下之人。易于惑也。乃狡立門頭。設為修齋建會。破
獄寄庫等事。韻之以梵唱。演之以科儀。喧闐之以鼓鈸。
音樂侈美。之以壇榜幡幢。造作搬弄。同於兒戲。張皇耳
目。鼓惑愚頑。又謂施捨齋戒。可以獲他生之福利。誠悔
追薦。可以消已往之愆。尤假生死幽冥之慘痛。詭輪迴
果報之顯應。託天堂地獄陰陽鬼怪之神奇。婦人女子。
尤易恐嚇。則更棟以血盆之苛毒。既餌以所貪。又惕以
所畏。貪者妄希美報于未來。遂無不破之慳吝。畏者倖
冀解脫於既往。因無不傾之肺腑。惑世誣民。網漁錢帛。

確有此等
厚其所薄
薄其所厚
者真不可
解

議論中繁
筆力透過
紙背

注洋恣肆
奚翅蘇海
韓潮

收束謹嚴

愚夫愚婦受其欺而不覺隨其術而不知焚焚焚曹曹
然忘身命以趨之且有救水之養儉於父母絲粟之微
蓄於威屬至修齋醮供僧尼則摩頂放踵不暇顧錫賞
傾產不少靳世道風俗尚可言乎是則滅天理而害人
心害之二也是二者害之大者也有深淺焉夫滅倫之
害止于其教法中耳不從其法不在其教內者人倫自
在國法自在也若滅理之害胥天下之人心陷溺其中
入之益深執之益堅生生死死汨沒而不能出膠固而
不可破設千萬人中有一二人獨能知非闢謬不徇其
習則萬人者反將謂其為謗佛也謂其為毀法也謂其
瀆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六

為不敬三寶也謂其為不知修積祈禱終於墮落也此
千萬人者又必自矜為得計曰我能學佛我能奉法我
能敬重三寶我能修積祈禱所作罪惡必能一一消除
所為施捨齋醮必能一一如播穀種菓一粒而百倍其
收他生來世斷斷生天堂不墮地獄也永永得善果無
惡報也於是任意作惡而不恤恃有佛菩薩為之庇佑
而福可增壽可延又恃有佛法為之懺悔而愆可消罪
可釋雖作惡無所碍也推是心也在其教中者如是即
不在其教中者無不如是也是大可笑也而天下之人
冥然而不覺也然則滅倫之害有限而較淺滅理之害

無窮而更深蓋國法為之壞者猶少人心為之壞者甚
眾也今日者試起千百億孔孟化身於此家論而戶曉
之吾知其無濟也吁可嘆夫

先生佛敎論凡三此為首一篇持論正大用意皆括
亦寫得縱橫排界別具大觀次篇則斥其門徒之倡
邪啟偽與儒家者流外冠裳而內瞿曇尊奉興行之
過意亦首篇中所有三篇則引陳眉公以佛氏為朝
廷一大養濟院謂蠢弱者無餓殍之憂強黠者無嘯
聚之禍又謂佛乃英雄豪傑窮途末路而總歸咎於
燒香聚會拜佛諷經之陋皆不無所見也

瀆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九

道教論

劉

老氏之學以仁義為桎梏。以道德為狂狷。大都窒欲存神。煉精養氣。而歸于甯淡無為。清淨不擾。以自全其天。如巢由涓務潔身高蹈。不以世務擾其心而已。即在堯舜之世。未嘗不自任其意。自遂其行。固聖王所不得而禁者。然肆其所論。猶足以亂聖人之道。迨至後世。遂有還精反腦。呼吸吐納。長生不死。白日飛昇之說。世人貪其詭異。往往尋師訪道。服食導引。終其身竭精殫力。以求于渺茫虛誕之中。至于死而不悔。愚孰甚焉。然不過好之者為之。不好者尚多也。而最易惑人者。則惟丹汞。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干

一事。謂丹一成。即能點鐵成金。神仙雖不可期。富翁則可必得。由此一念。迷而不悟。傾家忘身。罔知顧惜。又不過迷之者為之。不迷者尚多也。獨有修齋建醮。祈福資冥等事。彼見佛家以此獲利。尤而効之。于是天下之人。僧人所網羅未盡者。道士又網而羅之。人乃無或有遺逸者矣。所至之處。一如佛家鼓鉦幡榜。燒香化紙。以火居道士。自署雷部尚書。金闕上相等職。近御稱臣。拜表直達於昊天上帝。事之可笑。孰過于此。而人之信之也。儼若真有其事者。尤可笑也。統而言之。服食導引。有道之徒也。丹汞者。道之鬼也。齋醮者。道之賊也。徒學道者。

也。鬼與賊。害道者也。並言及于天下。此道之所以與佛氏並立。而吾儒反受其擠排。蓋邪可亂正。勢所必然。是惟正人君子。力操風化者。斯能有以辨之耳。

李知山曰。後世之所謂道。絕非黃老之道。鬼與賊。條分縷析。能使物無循情。真探本源。窮究流弊。均為有關世道人心之作文。情亦自疎宥可誦。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干

蘇秦論

劉 枏

六國自始至終盡此數語

一篇骨子

就餉兵身出從不能久發前人所未發

當蘇秦時秦拔富強之基。恣虎狼之暴。視六國如豚犬。思一飽其腹者久矣。六國之君既不能行仁修義。建湯武之業。又不能取威定霸。樹桓文之功。而纂弒淫亂。接踵於內。攻城掠地。相等於外。秦來割地。求和。秦去互相征伐。生民之糜濫者幾何。國本之斲喪者幾何。日漸漬於微弱。而不覺。坐使強秦之勢日盛。吞併之機已成。曾不思同心合志。誓剪仇讐。非偷安而縱欲。即狙詐以角。抵天下之大勢。則不及見。天下之大計。則不及知。自蘇秦一倡。從約六國之君欣然樂從。揆是時六國之策實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無有善於此者。然曾未逾年。公孫衍一出。齊魏先自敗約。而從解矣。趙雪航乃謂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噫嘻。彼惡知其不可久遠哉。秦師之出。非韓則魏。是當之者常在韓魏。助之者常在燕趙齊楚。偶一行之。猶非甚煩。倘數數行之。彼六國固不能逆料秦之必滅六國。而決謀定策。并力以禦之也。當之者誠所不辭。然以一國之賦。而餉五國之兵。既困於兵。又困於賦。可一而不可再。亦已明甚。助之者方其一。二行之後。必有轉而計之者。曰。秦非仇我。我何屢仇於秦。以勞我師。從為也。久之其心必懈。一不如約。五國伐之。則將反戈內

引証前事論斷筆力斬截

思議如風發泉湧文局如淵停岳峙可與過秦論並傳

高著眼孔故出語迴不猶人

一往雄快之氣而跌宕頓挫尤為傳神阿堵間

餘音遠梁總是古文片段

向自相戕賊。不虞秦之議其後乎。以故齊魏敗盟。而四國不伐。從約之解。唯恐不速。是可徵也。設如其約。五國果能相助。秦則有分兵疊擾之道焉。六國之兵。與秦接壤者。韓魏最近。楚次之。三國之間。惟便是趣。伺隙而出。六國進則秦退。六國退則秦復出。使助者有奔命之苦。當之者有供億之繁。秦反以逸待勞。六國已不堪其弊矣。而謂其可以為久遠之計哉。後世遂謂蘇秦以擯秦為事。猶有存周之意。以此愈於張儀。夫蘇秦之說。不過說客遊士狡獪伎倆。逞辯口以取富貴。為一時之計。則善矣。豈真有存周之意。豈真能為六國籌久遠之計者哉。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哉。使蘇秦而真有存周之意。真能為六國籌久遠之計。其說必不止於此。何也。其所為皆拒秦禦秦之計。非伐秦滅秦之計也。當日六國既聽其從。為蘇秦者。即宜會兵選將。扣關進計。一吳尚可覆楚。一越猶可亡吳。豈有率天下之眾。不能亡區區之秦。吾不信也。柰何蘇秦智不及此。六國君臣如醉如夢。一張儀玩弄於股掌之上。而皆不及此。蓋秦常有併六國之心。而六國並不敢萌併秦之念。日朘月削。坐而待斃。善哉孔斌曰。死病無良醫。此六國之所以為六國也。終為秦之所覆滅而已矣。豈獨一蘇秦之咎哉。

筆仗音節純是太史公神髓

漢南文畧

卷四十六論

音

二語皆通篇之局

樂毅論

劉彬

樂毅之克齊也。凡六月下七十餘城。功斯偉矣。乃圍莒。卽墨一邑。三年不下。又何其難也。夏侯太初以爲庶幾湯武。其說似迂。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其說似僻。方天台兩非之。而其所論亦未盡。余嘗遠徵於甘茂。近較於田單。而知其故矣。甘茂攻宜陽。五月不能拔。茂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曰公。不諭兵。必大困。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穰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代之日已。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

漢南文畧

卷四十六論

音

是出私金以益公費。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田單旣復齊。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勵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夫兵以氣行。氣銳則勇。

以論斷收束二子即后照樂生

論純乎諸士然望未必真能行仁義者實以智術所不及非過也

大開大闔有車馳卒奔之勢以收斂為照應

會波

氣候則意若茂與單一則能自鼓其氣一則他人有以鼓其氣雖怠於前終勇於後卒能抵於成功豈有他哉毅之初來氣非不銳及兩城未下毅於此時苟能如茂之奮發壯激揮金犒士誓以一邑之郭為墓不則如單之援袍仗劍勵氣循城自立於矢石之所又或用間以貳其民或設奇以亂其智或疲之使不得安或擾之使無所食或假信使以窺其隙或先破一邑以寒其膽或虛聲以疑之或多方以誤之以踴躍方張之全鋒臨於彈丸困促之小邑勢不啻舉泰山而壓二卵也此二邑者民不得耕野無所掠外接四絕內做日蹙雖十田單

淮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安能為力猶夫螳臂當車斷無不齏粉者何待三年之久乎乃毅之心以為七十二城既下何有於此三邑視之必輕攻之必慢三年內曾未聞有所以盡攻之之術者久而不下則將心益懈兵銳益挫田單得以脩繕其備守者愈久而氣愈厲攻者愈久而氣愈緩毅既不能自作其氣又無人以作其氣因循年歲師老兵疲宜乎讒間得行大功不遂身且奔亡為天下後世所嘆息也蔡州一彈丸地耳唐以李光顏李愬為將十萬之眾征之四年不能克者內志不堅外權不一而兵氣不振也向非裴度自請監軍則光顏與愬不致為樂毅者幾希

矣故一季之得成功者幸也樂毅之不得成功者非不幸也志意於垂成功墮於不振也

倪振九曰尚論古人要於其功罪處能斷得他心死視之必輕攻之必慢因循年歲師老兵疲的是當日情形樂將軍聞之當撫膺二嘆於九原之下也羅著齋曰審時度勢之論非特為樂毅發也老於兵事者方知之

以甘茂田單設譬於前以光顏李愬設譬於後無微不入無堅不破豈獨望諸君頰首九原將令夏侯泰初蘇端明一齊甘拜下風矣

淮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別具隻眼
能發人所
未發

見得到辨
得明論得
平

就事論理
論勢政得
淮陰無可
置喙即漢
高亦當首
肯
以收煞為
照應筆力
于鈞

此後層層
鞭進以當
日事局推

韓信論

劉彬

韓信之壁於趙也。漢王奪其軍。及壁於定陶也。漢王又奪其軍。余以為韓信軍紀之不嚴。莫甚於此。而臣節之不終。亦基於此。雲夢之縛。所由來也。然前後之奪。同為其奪者。則不同。定陶之時。漢王方破項羽。全軍而返。信之壁。雖嚴。都尉軍吏。誰不知為漢王。孰敢拒不內者。且其勢亦不可拒。既可馳而入。既可奪而易。亦已疎矣。若在趙之時。敵境新定。方與張耳。兩將同卧壁中。乃壁門之外。曠若無人。漢王之來。祇稱使者。非有儀從之盛。車馬之壯。以巍巍之勢臨之也。而曾無一人呵問而禁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止之。假使趙人復叛。詭稱漢使。或刺客他盜。亦任其馳入乎。信之疎慢。尚可言哉。漢王於此。早已窺其可侮。故一入即奪。再入再奪。若玩弄嬰兒於股掌上。信亦無敢少有愠怒不平者。其膽已陰褫矣。雲夢之縛。亦不啻一嬰兒耳。而所以不能保其終者。實此兩奪其軍。有以啓之。何則。方是時。總大將之權。領十萬之眾。漢王將以其身繫安危者。夫信也。又嘗襲破齊王矣。請為假王矣。固陵之會。不至矣。抱不世之勳。挾震主之威。而有專擅驚驚之疑。有事之際。而猶一奪再奪。變置更易。若小吏然。信雖外不敢怨。豈無所創於心。及天下已定。漢王固不

就帝與信之心即行。文亦應爭上流如此。確。英雄未路。作事顛倒。可歎。

語雖近於因果其實亦仁不仁所由殊

能忘情於信。信亦豈自忘於此乎。於是之國之初。不思為善保其身之計。而陳兵出入。自貽謀反之告。懲於此也。迫降侯以後。又不能斂躬靜處。安守其位。輒與陳豨通謀。此何時也。而為此事。其智慮且出絳灌下。願羞與之伍。即吾嘗愛其所語。漢王還定三秦之策。與蕭張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畧同。繼而禽魏。取代。引趙。勝燕。用兵善矣。奈何獨不善於保身也。惜哉。或者齊已降而信襲破之。未央授首。適足為酈生之報也。不其然哉。

論淮陰侯者多矣。未有以兩奪軍究其基禍者。王章以淮陰之疎與條侯之嚴相提並論。而於淮陰之不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能學道謙讓。傳神言外。則信乎悅禮樂而敦詩書。乃可以為大將也。惟與陳豨通謀一節。固援史記。然昔人弔淮陰。詩云。蒯通不售。二分策。漂母常留一片恩。尚有千金酬漂母。曾無一語感滕公。亦可謂平情之論。增人見識。

寬仁大度
四字伏案
一矢注的

二語出都
則口想見

軍令之嚴
似毋庸過

於文致
此則條侯

知帝入壁
門即宜飭

軍士俯伏
避駕駭得

是此則條侯
更候矣駭

分筆如犀
分水

周亞夫論

劉彬

漢文帝勞軍細柳。是時羣臣皆驚。帝獨稱善。久之且目
為真將軍。余讀史至此。竊嘆文帝寬仁大度。為不可
及。亞夫蓋得為將之道。而非為臣之道也。帝之方至。其
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夫將軍
令。施於軍中也。施於天子乎。所謂不聞天子詔者。謂其
軍士卒伍。止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也。豈有將軍而亦
不聞天子詔乎。無乃有無君之將軍乎。帝既入壁門。士
又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夫將軍約。加於軍中也。乃
加於天子乎。所謂不得馳者。謂其軍士卒伍不得馳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豈有天子臨幸而亦不得馳乎。無乃將軍尊。天子反卑
乎。既而帝按轡徐行。猶復環甲持兵。揖而不拜。何將軍
之倨若是乎。或曰嚴者軍之紀也。然不當嚴於天子。將
軍者天子所命。雖有專閫之權。臣也。天子君也。先驅不
得入。是已。天子至而亦不得入。且伸之以令。以臣令君
尊親勞其軍。乃曰介冑之士不拜。豈介冑者。天子遂不
得而臣之乎。郭大有謂其為守法。是亦未知法也。此何
法而可守也。軍有軍法。國有國法。以軍法言。將軍行法
者也。以國法言。將軍奉法者也。而有此國法乎。余故曰。

一落千丈
強乘勢撥
轉筆快如
風不學句
亦斷得老

知人論世
當於此處
著眼
餘波却是
正論無限
慨惜

是為將之道。而非為臣之道也。幸遇文帝寬仁。優容加
獎。雖得直行其意。而昧於君臣之義。其不學可見矣。若
其後討平吳楚之難。諫廢栗太子。抑后兄與降虜之封。
居將相之間。俱有大過人者。乃以鞅鞅見惡。污辱以死。
亦可哀哉。嗟呼。亞夫之命也。使文帝而在。甯有是乎。使
細柳之事。而遇景帝。死豈待此時哉。

李知山曰。斷案直逼歐公。縱囚論結處。以文景互勘。
抑何透快。乃爾。

條侯之不學。太史公已言之。然於帝既入壁。不應傲
慢至此。意者條侯逆知天下多事。又聞高帝拜淮陰。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大將故事。欲文帝重將權。因得以行。已意乎。作者以
幸遇文帝。將道臣道。立論識高千古。

一語立案

處置得是

疑慮得是

辨駁得是

先論罪狀
最公最正
筆鋒犀利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劉彬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四人其事大畧相同。然功罪各異。而優劣亦可見矣。介子奉使。本有令貢樓蘭之詔。使介子當樓蘭初謝時。即執其王。數其罪。斬之。既足以振國威。又無詭誘之醜。於中國無損也。雖有擅殺之罪。其功自不可掩。乃彼已謝服釋歸。則於法不當殺。而復以利誘殺之。司馬君實以為賊盜之舉。信哉。設誘而不來。或刺而不中。遺大漢之恥。結樓蘭之怨。示諸國以不信。霍光無學。固不慮此。幸而介子所事獲濟。亦祇曰。不辱命耳。何功之有。後人輒目以為奇功。是將指行險。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虛頓一筆
再就當日
情事反復
辨論極跌
宕頓挫之
妙

總論俾收
文局齊整
筆意頗似
公毅

此勝純是
天史公矣

百之耶。夫湯與延壽同為邊將。請焉而後動。理之正也。然請則不從。湯固料之。坐失事機。良深可惜。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而况湯身為邊將。任閩外之責者乎。是則湯之矯。矯之可原者也。班超以一介之使。深入虎口。乃能先機決策。襲殺北使。鄯善舉國震怖。納子內鄉。視奉世與湯功尤偉。且其後勳名事業。爛然史冊。奉世與湯。瞠乎後矣。故介子雖非矯。而失之不正也。奉世與湯。可以矯而矯也。班超無庸於矯也。跣地之士。破拘攣之見。出非常之計。為人所不能為。為人所不敢為。以立非常之功。居其前者。信陵君。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

竊符救趙。居其後者。虞允文調兵禦虜。而信陵為已伸私情。允文為國釋大敵。優劣又自有別。若就此數子而論。則班超尙矣。次則奉世與湯。真奇功也。介子何奇哉。雖然。亦非庸庸者流之可望也。若甘延壽。所謂因人成事者耳。而封侯居湯右。幸矣哉。

倪振九曰。功罪分明。老吏斷獄手也。

不可矯而矯。可矯而矯。無庸矯說。得古人心服。真是

曾有全史 李知山

敘事疎密詳畧。得宜。論斷輕重大小。合法。收束處。有手揮絲桐。目送還雲之致。想見玉章先生。曾次。

田延年論

劉彬

意以開千
古亂臣賊
子之口而
奪之氣

出落鄭重

寫延年鬚
髯如生即
順手照應
前文

聲滿天地

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為之。非常之功。亦惟非常之人能成之。其始也。排眾論而不顧。超羣情而獨任。所見既真。所持斯定。故能直行而無所疑。諸流俗輩。一聞非常之言。或見非常之舉。非匿笑腹誹。則惶悚赧汗。夫夫也。可與之語大事哉。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古今非常之事。孰過於此。二人者。毅然行之。當時不訛其謬。後世不議其非。何也。事雖出於權變。而通於常。反於經。合於道。協於義。有以合天下後世之人心。天下後世之人。心有以共諒其心也。然放與廢有異。尹與光亦不同。至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五

其所以報先君。下奠宗社。則一也。伊尹之聖。無論已。若霍光之不學。安能及此。因思田延年者。其人不。易得也。當是時。昌邑不道。國家安危在呼吸間。大將軍計無所之。顧延年援伊尹之事。以告。霍光胷中始有所主。及未央會議。羣臣驚謬失色。相視莫敢發一語。此何事。此何時。若非延年按劍而起。侃侃正言。議不旋踵而決。吾不知在廷諸臣。何以了此局。而於時羣臣與丞相揚敞。惟有汗出浹背。叩頭唯唯而已。卒之大將軍因以定大謀。行大計。俾漢家天下。安如盤石者。大將軍之功。皆延年之功。此真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也。至於易放而為廢

再頓一筆
勒住勢特
適勁
推論尤當
文氣尤為
酣飽

者太甲有悔過之時。昌邑無遷善之日。光之才與德。又萬不侔於伊。勢不得不然耳。乃後世論者。皆以伊霍稱而忘乎其議之發於延年也。事定之後。光曾不肯表彰其功。諸臣亦畏光無言及其功者。未幾時。延年遂有增直取錢之罪。光從而保全之可也。即援前事請之於上。亦可也。計不出此。乃令就獄。以致自殺。嗟。光匪特不能保延年。並不能保其後嗣。此光之所以為光也。陳平不忘魏。無知霍光乃忘田延年。光之所以為光。一語重於九鼎。李知山識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三五

平原君傳。毛遂願十九人。言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讀此論。知古今來之因人成事者不少。而為人謀且忠反寂寂無聞者。又何可勝道哉。

至當不易之論

作者亦一書生也而薄識論天下事者為

書生之見然則書生與書生正自不同非祜之智不及此喚醒夢

宋襄公之仁義所以反害一唱再三

晉武帝平吳論

劉彬

從來帝王有天下者。未有不混一土宇而可以大一統之業。立萬世之基也。司馬氏平吳之計。始于羊祜。贊于張華。斷于武帝。成于杜預。王濬。故論其智。當以祜為先。語其功。亦以祜為首。餘人皆其次也。當時止濬有釋吳以為外懼之言。此本于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之言也。穎濱蘇氏。遂謂祜巧于取吳。拙于謀晉。以為吳不滅。則晉不亂。是祜之智。遠不若范文子也。噫。此書生之見。豈天下之大計乎。范文子時。晉楚相持。勢不可以猝滅。故欲釋楚以為外懼。方司馬氏初興。蜀漢既平。所以抗者

漢南文舉

卷四十六論

美

雙收嚴密其勢若河決下流而東注

吳不可釋而不取。且取之不可緩者。勢所必然。蘇氏所言殆泥于防微杜漸之隱憂。而昧創業開基之大計也。羅著輔曰。晉之存亡。曾與取吳何預。山濤諸人夢中說變語耳。此文鴻才高識。迴出人表。故言言中肯。釋吳以為外懼。原是書生陋識。得此論足破千古之疑。識時務者為俊傑。語於此文。此人亦云然。

漢南文舉

卷四十六論

美

一語斷定

審時度勢
深人無淺
語

又斷得確

是先軫李
左車一路
謀畧使當
甘玉章入
參秦軍管
其危矣

謝元論

劉彬

謝元非將才也。符堅之來。氣吞江左。萬一挫衄。晉社之屋。在呼吸耳。王陽明以為有天幸。信哉。信壽春既失。梁成屯軍洛澗。元趨起觀望。向非朱序之言。必不敢進。逼洛澗。而擊梁成。遷延之閒。全軍俱集。以八萬之眾。當百萬之師。奚啻驅孤豚。鬥眾虎。勢之不敵明矣。幸而梁成敗退。晉兵乃得進。逼淝水。與堅相持。是時也。元不能別籌良策。乃欲令其小却求戰。自冒半渡之危。計已拙矣。使秦軍堅不為動。柰何。或乘機誘其半渡。擊之。又將柰何。由此觀之。信哉。其有天幸。先得於朱序之內附。再成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五

於符堅之欺敵也。方元初請移軍。堅若曰。秦兵可却。晉軍亦可却。君何不却以待我。願欲我却以待君乎。不則乘晉方有小勝。其軍初來。人心未定。營壘未堅。詭辭以應。發遣來使。即以大兵尾於其後。渡水奮衝。臨以迅雷之勢。雖十人縛一人可也。元將何以當之。又不則佯示小却。陰為嚴陣以待。仍張兩翼相持。俟其半渡。同軍掩擊。淝水之流。投鞭斷之不難矣。八萬之眾。不盡為魚鼈者。幾何。乃堅雖有俟其半渡。我以鐵騎感而殺之之語。何以甫麾兵少却。遂至輒亂旂靡。不可復止。元得安然徑渡。晉兵有必死之心。秦軍有可勝之勢。序呼於後。元

棋逢敵手
武侯於
遂只高得
一著故難
成功下此
皆以才當
不才安得
不勝

幼度而知
此則入關
不待宋武
矣
奇橫盤鬱
文勢亦如

一枝注力
兵所向披
靡

識高於頂

此論尤見
老成深遠
之圖非同

隳於前而秦兵大敗矣。魚糜肉爛。獸駭鳥驚。風鶴皆兵。身幾不免。是符堅之無才。非謝元之得計。蓋自古至險之事。無過此。至僥倖之事。亦無過此。所以至此者。天也。又考符堅既敗之明年。謝安奏請乘機開拓中原。以謝元等伐秦。時慕容垂圍符丕於鄴。丕乃堅之子。而堅實

我之寇也。我之仇也。今方欲我中原。我之敵也。使垂而滅。不猶夫我之滅。丕滅則堅之心膽沮喪。及其兵疲氣餒。揚旌西指。一鼓而定關中。雖堅之頭可致也。乃是時符丕糧盡援絕。亡可立待。吾意元方幸其速亡。以快心焉。而元且救之。又賑之。昧中國之大體。忘敵國之仇。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五

響。資寇兵而資盜糧。為將者固如是乎。遂巡遺誤。坐失良會。豈不大可惜哉。若李舜臣謂元不能乘淝水之捷。奮力勦除。引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毒。為可惜。則又不然。岳武穆善能以少勝眾。其謀預定也。與午君臣晏安江沱。素無志於恢復。及大敵方來。惶懼不暇。幸而全勝。欣然自足。既未嘗定計於事先。豈復能決機於事後。且秦兵雖敗。晉兵之力亦竭。窮寇勿追。與不知兵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皆兵法所忌。符堅退至洛陽。收離散眾。尚十餘萬。若以強弩之末。懸軍深入。勝負且未可知。安可望其滅。此朝食乎。故此時不奮力勦除。不足為

馬服君輕
論兵事
而打芭蕉
聲聲脆響

元咎。惟是既勝之後。遂置強寇於不問。不思備餉。礪兵以圖報復。又於北伐之時。反援秦賑秦。究不得秦尺寸之土。不能不重為元咎也。

泐水之天幸。不必言矣。圖秦一著。謝幼度不知何辭以對。李知山識。

曾中有數萬甲兵。簞下現三才。萬象可與論古。可許知兵。

瀋南文畧

卷四十六論

聖

諸必夠元
再提再醒

先就好一
邊說義正

曲繪利弊
情事不必
說明而已

吏論四

劉彬

持衡秉憲。貞度肅察。有以激濁揚清。使屬吏承風思勵。望影知儆者。大吏之事也。操廉守介。布澤流恩。有以化行政治。使小民屏登衽席。人樂雍熙者。長吏之事也。民所司命者。鈞軸之權。雖操於大吏。而呼吸相通。尤切尤迫者。惟長吏是賴。長吏去。民最近。與民最親。民有疾苦。長吏知之。民有呼籲。長吏聞之。民所欲祛而不能祛者。長吏代之。民所欲致而不能致者。長吏代之。凡民所欲達於上。而不能即達。與上所欲及於民。而不能即及者。惟長吏有以達之。及之。俾上恩下逮。下情上通者。

瀋南文畧

卷四十六論

聖

以有長吏調暢於其間也。夫慈母之於赤子。不待言語。自然有以揣其情。順其性。撫之摩之。噢咻之。飽煖之。使獲安於無事而後止。蓋其心之迫且切也。長吏之於民。亦然。父母之稱。亦惟其迫且切焉耳。苟其於民也。亦如慈母之於赤子。有以揣其情。順其性。撫之摩之。噢咻之。飽煖之。使獲安於無事而後止。此良有司所為。真無愧於民之父母也。苟非然者。仇離不恤。敲扑是從。置民填於罔聞。而惟貨之贖。時而與一利。則利歸於官。多一利。百姓反多一事之累。利雖與而民不受也。時而釐一弊。則弊仍在。民少一弊。長吏反少一事之贏。弊雖釐而民

論不說明

落筆重

跌筆轉筆
俱蘊藉

只用白描
而吏治之
敝已在言
下可笑亦
可歎
再跌再醒

中肯

不知也。請下情所欲達於上者至此而過焉。諸上恩所欲及於下者至此而止焉。以有長吏并格於其間也。然則長吏者。上官之隄畔。百姓之屏障耳。所謂父母者。如是哉。然無可如何也。州牧令長。積弊相沿。牢不可破。郡守監司以上。雖有糾劾之權。澄汰之典。而才力所能及者。及之才力所不能及者。委之而已矣。廉察所能至者。至之廉察所不能至者。置之而已矣。其積弊亦不可破也。豈不大可笑哉。夫長吏者。民所倚以為父母。而最迫最切者也。得一牧則一州蒙其澤。得一令則一邑被其恩。朝發一令。四境之內。夕受其禍福矣。暮出一語。合屬之中。且議其臧否矣。故長吏之於民。為利最便。為害亦最便。取效之捷。若山鳴而谷應。欲安民者。惟在長吏得人民鮮有不安矣。

倪真九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惟泰山之雲乎。長吏者。民之司命。然不肯為泰山雲者。多矣。為之奈何。

西漢多循吏。由激勸有道耳。激勸之道。不講欲得循吏。殆慕難哉。李知山識

先生更論。凡三篇。此獨從空虛攫掣。毫無些子火氣。却亦無所不該。吾願大吏長吏。皆置一通座右。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聖

賀羅十三
經廿二史
閉人成世
乃能為此
言
千古隻眼

是正論不
是激烈語

一路跌宕
頓挫漸漸
逼緊

一筆折轉
警快非常

將論

劉彬

文武分途。雖自李林甫啓其端。而實科目有以限之。何也。古者士無專經。非有策論詩賦經義制藝之類。以相東其所學者。兵農禮樂政事文章。各因其能。而成就之才。皆實才。非浮華之才。學皆實學。非章句之學。且古之士人。無不能射。未遇時。即具文武之畧者。有其人矣。時而見用。文也可武。也可。上世所以多全才。選將即在選士之中。奚事於分哉。自科目既設。人惟科目是趨。迨宋置武舉。明設武科。文士遂不復知有弓馬之事。於是文者不武。武者不文。全才漸少矣。文武分途。李林甫始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六 論

聖

也。文武分而不可合。科目障之也。科目愈盛。人才愈衰。章句日工。士氣日弱。自不能武。因以武為恥。安於柔懦。而不屑為。至手不能握弓。畏馬如虎。見武人曰兵也。見武弁曰兵頭也。相與鄙遺之。藐玩之。嗟呼。文而不武。在吾儒業已抱憾。即不為之可也。從而鄙遺之。藐玩之。胡為哉。白馬之禍。文臣獨當之。亦有以取之也。然未居將帥之任也。使此輩而任以將帥。戰國之趙括。晉之殷浩。謝萬。宋之賈似道。明之熊文燦。楊嗣昌。丁啓曆。呂大器。李建泰之流耳。以是用將。徒虛文而不能武之弊也。則徒虛武而不能文之弊。可勝言哉。夫武非荷戈執戈之

趙超元者

亦是不得

倪真九日
太平福將
大抵如斯
必欲隨陸

絳灌文武
兼資難手
其言之矣
不履唐突
多人
抉盡流弊
語雖近刻
而心實苦
所謂言之
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
戒也

謂非舉將之謂。非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之謂。此偏
神驍卒之事。所以為將者不在是也。所以為將者。謂其
有雄才大畧。可以運籌經緯。寓大武於大文之中也。韓
信力不勝難。而成興漢之功。杜預射不穿札。而樹平吳
之績。是真武是真將也。然此乃古之所謂武。非今之所
謂武也。文者既武。不得不拔之於行伍。擢之於武科。
求所為武者用之。武科無論矣。而行伍者。率皆武夫。持
卒其武也。非有奮擣奪稍之能。非有穿楊貫虱之技。非
有擒渠馘帥之勇。非有講藝談兵之度。而且時際昇平。
無衝鋒陷敵之危。無枕戈臥劍之苦。無長征轉戰之勞。
瀛南文舉 卷四十六 論 器

無拖腸裹創之痛。無庸於投醪拔續之恩。無煩於推牛
釀酒之費。但能挽兩石弓。馬矢一步。矢五。一丁不識。而
肆口誇張曰。我能殺賊。我能治兵。我能報主。武之能事
畢矣。於是薰灼其勢。赫奕其威。禍福在手。操縱自如。營
伍可不實。虛冒之風相沿也。其所虛冒者。則必實糧餉。
可不足。刻減之例已定也。而所刻減者。則必足士卒之
苦樂。百姓之艱難。可不問。而幣帛錢穀之出入。則必問。
封疆之利弊。師旅之安危。可不計。而貨殖田園之盈縮。
則必計。天下大勢。付之茫茫天運。中太平一日。侈侈然
安享一日。曰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將之幸也。及叩其

陳憲圖曰
童子乎婦
人乎三獸
乎呼之欲
出

淚感淋漓

妙語解頤

平生有何抱負。竭其才力。有何智能。一旦有事。猶未至
於大故。尚能勉強支持。僥倖成功者。有之。不至敗廉喪
恥者。有之。倘利害當前。生死所關。功名所繫。若而人者。
平素既昧於忠孝之道。爵高位重。禮義之語。亦所惡聞。
曾無定識。外有所迫。見利則遷焉。而已。遇害則避焉。而
已。所謂君恩之重者。安在哉。所恃以舒半壁之憂。寄長
城之任者。安在哉。猶有不止此者。文武殊途。兵民異轍。
師旅封疆者。武將之任。四郊多壘。非卿大夫之取。儒臣
文吏。有袖手旁觀耳。及事不可為。有束手以待耳。民之
生死。眾之存亡。惟武將是賴。而將之為將。乃如此。天下
瀛南文舉 卷四十六 論 器

事何可言哉。嗚呼。忘身報國。精忠不二。在禮義名臣。陳
慨傑士。猶不能必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乃欲必之於武
夫。卒卒豈可得哉。絳灌無交。隨陸不武。劉淵何如。人猶
且笑之。國家簡拔人才。原備緩急之用。而簡拔者。
輩耶。對疆之重。三軍之命。所關非小物也。而悉畀之此
輩耶。易曰。長子帥師。此輩果長子耶。大都此輩中。非無
可用之材。若取材止在此輩。吾未見其盡得人也。有人
焉。囊萬金於此。使童子或婦人守之。盜未至。金無恙。以
為童子婦人可恃。以無虞。忽焉盜至。匪特失金。並童子
婦人夫之用。武夫悍卒為將。何以異此。

李知山曰敦詩書而談禮樂御蒙之所以可帥也煌
煌乎經國之文有能易一字者予千金
識力議論突過老泉

沉雨文集

卷四六論

吳

沉雨文集卷四十六終

滇南文畧補遺卷四十七目錄

論

國朝

王猛論

崔浩論

謝安寇準論

尹德毅論

桑維翰論

宋不取十六州論

文丞相論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目錄

三父八母服圖存疑說

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說

救時議

救荒議

重修永昌府志序

雲南通考

劉翁玉鉉傳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劉彬

失名

趙觀圖

滇南文畧補遺卷四十七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歸安葉琴柯

通州魏鈞萊峰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論

王猛論

士之生於世也。其遇合非偶然也。其有所遇者命也。其終不遇者命也。其或有所遇而亦有幸不幸者亦命也。

嘗觀於王猛。竊有感焉。猛所謂豪傑之士也。桓温入關。猛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猛目中已無温矣。何以知其無温也。觀其語温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夫以數千里孤軍。深入而不能如韓信之背水。項羽之沈船。持必死之志。以成必克之功。此正温之才所不及。方歉歉於心者。猛一見即為道破。所以貌温者以此。温所以有江東無卿比之言者亦以此。及畧職不就。猛早知温之無能。不足與有為也。設尊禮而顯庸之。猛尚未必去。况僅以軍諮祭酒乎。嗟乎。使猛得仕於晉。假以王敦桓温之權。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一

先下斷語

景畧實足

以當此

眼如炬筆

如椽

韓信之亡

士元之醉

可証

文氣活潑
筆情密栗

此春秋窺
見至隱誅
心之論

推波助瀾

矯若游龍

其功業當遠出王導謝安上。中原之復且未可知。信乎

江東諸人無其比也。乃温方蓄異志。窺其人必不為我

用。若用於朝。則是自樹一敵。故雖知其才。究無意用之

猛之不得仕於晉。猛之不幸也。繼因呂婆樓薦符堅。一

見如舊友。自比於昭烈之遇孔明。傾心以任。一歲五遷。

猛傾心事之。雖招物議而不辭。蓋士遇知己。死且如節

現以富貴功名終乎。使仕於晉。安得有主如堅。以盡其

才乎。則猛不得仕於晉。而猶得仕於堅。不幸中之大幸

也。吁。豈獨猛哉。張賓之於石勒。亦是也。猛之功業偉矣。

其心存晉室。尤足多者。賓之功業與猛埒。而早逝。其得

能用此二子也。遇合豈偶然哉。

羅著舖曰。感慨淋漓。悠然言外。

桓温方欲遣臧萬年。安能為國薦賢哉。即令薦之。未

必孝武能如符堅之信任也。幸不幸極有分曉。

愚嘗謂後主能任武侯。便足以保國。迨武侯亡。而猶

泣涕不止。立誅巧令者。數人便是好處。矧堅之才。遠

過後。主乎甚矣。行道貴得君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二

崔浩論

劉彬

佛道兩教。其途雖殊。而壞人心。敗風俗。則畧相埒。道之

不足信。猶佛之不足信。智如崔浩。自比于房者。乃師事

寇謙之。且諷魏太武並事之。豈以子房辟穀。至今尙未

死耶。至于佛教。不信之可也。屏絕之嚴。其禁于國中。可

也。申之以令。限之以期。或有逾期違令。而後誅之。可也。

一旦以寺有兵器。遽白魏主。闔寺誅之。不仁甚矣。又勸

悉天下沙門盡誅之。魏是時甫有天下。三之一。設當一

統之世。所殺者何可計數。殘忍暴虐。孰過乎此。已欲長

生。而令人皆速死。此亦道家所忌。浩之學道。為何道也。

既而刊史于石。暴揚國惡。宗欽已知為崔門之禍。浩會

怡然不悟。子房之智。固如是乎。嗟乎。殺身滅族之慘。不

始于刊史之日。早伏于勸誅沙門之日矣。或者謂浩既

被誅。魏主後亦遇弑。為不信佛之報。是佞佛者之言也。

非不信佛之報。正其信道之報。非刑多殺人之報也。此

事浩為主使。故有滅族之慘。而太武僅及其身。天惡首

惡。昭昭不爽。人願可妄殺歟。

一代名流。乃以殘忍取禍。不讀此論。猶令人有惜才

之嘆也。李知山識

語近因果。而理極正文。之結構亦極遊行自在。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三

斷案屹然

申繁
要言不煩

就時勢想
當然不同
淨光

掠影之談

不得不矯
可以為難
斷得推而
老

上下聯成
一片

謝文冠準論

劉彬

謝安以瑯琊圍碁而敗符堅投鞭斷流之眾冠準以飲博歡呼而却契丹傾國八冠之兵劉廬陵謂為同一矯情鎮物宋以為安之矯則然矣準非矯也方晉之時江左晏安已久桓温之內亂甫靖符堅之大敵遽來朝野危懼無不以為累卵之勢當國者唯安一人安若少挫則人心搖動士卒震懾事不可為矣且八萬人已空國而授即他有徵調亦非堅之敵周章無益徒惑人心惟一以靜鎮之不納桓冲之援不答幼度之問睹瑯琊圍碁若無事然則將兵者方且疑以為必有所恃而不恐八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四

萬之兵方且疑以為必有所恃而不恐人心畧藉以稍安畏敵之心因以稍壯此固兵法示之以不可測示之以必死之謂安固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非能期於必勝也所以幸而勝者天也其矯也有不得不矯者也然人情喜而矯者易懼而矯者難此何時而能矯情如此孔子曰可以為難矣吾於安亦云然至驛書報捷可以不矯而圍碁如故了無喜色則真矯也及辰齒折而不覺真態出矣安始終於矯者矣若準則不然契丹雖強宋方全盛非若晉與秦之不敵也儼然以大勢臨之自可期於必勝了此事不過五日準早坦然於胷中而無疑

老吏斷獄

蘊籍

反覆推勘
見準始終
不矯

一筆捻籠
映起處
準之貶可

真宗不
知準之貶
尤可歎

無疑則何憂何懼而事於矯在廷諸臣眾議紛紛倉皇失措王欽若陳堯叟無識之輩準固匿笑之矣且準素豪爽告警之日飲笑自如者率其常也非矯也北城之上歌譁歡呼者率其常也非矯也既而敵氣已奪議和索地準又畫策以進欲遂擊之日可使隻輪不返其料之已審本無庸於矯也而真宗方厭兵許和輸幣吁帝豈真厭兵哉特畏之耳坐失事機養癰貽患誰之過與夫澠水之捷晉賴以存澶淵之役宋賴以安其功相埒而所謂矯情鎮物則相類而實殊也乃其後安言其報準反受其譖百世而下能不為之三嘆息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五

安享報而準受譖正是斷案矯情與不矯情亦非他人所及李知山識
據事論理準情度事如見其心如晤其面具此手眼方可尚論古人羅著龍借評
文亦暢所欲言羅著龍又評
透關中有停頓豪宕中有疎落

黃河之水
天上來

大落墨

反振以拓
文勢已含
科後半篇
議論

礙人於倫

尹德毅論

劉彬

出一語而關乎國家之成敗。發一策而係乎宗社之安危。此天下之大計。惟上智之才能斷而行之。雖濟否在乎天。而行否實在乎人。吾嘗因尹德毅勸梁王蕭督之謀。深惜督之庸且懦也。當是時。逆景已誅。方智未立。今又新破江陵。蕭繹被殺。梁國無主矣。陳霸先于僧辯。雖跋扈於建康。猶為梁臣。督欲復故土。恢復舊業。不於此時而更何待。萬不可失之機也。若用德毅之言。盡斃魏諸將。殲其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大位。晷刻之間。大功可立。策非不善。督方以魏待我。

漢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六

推論亦當

此是正論
毋謂其迂

引証分明
可見謀國
之善德毅
若計能出
此而於事
仍無濟則
無遺恨矣

一失禍不旋踵。是惟雄才上智。如漢高。光武。唐太宗。抑或貪暴殘忍。如白起。項羽。曹操。輩。始能果毅疾行。以成必濟之功。若蕭督中材。必不能出於此。故其勢較難也。夫姜維之計。可行而方行。而先死者。天也。德毅之計。可行而不敢行者。亦天也。而吾不謂之天矣。是時之策。有不必出於殺將坑兵者在。抑為其次者。則當勸梁王。明言以告於魏將曰。下國不德。骨肉相殘。幸藉上國寵靈。雪我之怨。死且不朽。惟是江東。我之舊業。先皇宗廟所在。而蕭氏不絕之系。惟予小子。今願憑仗軍威。復我疆土。修我寢廟。與滅繼絕。視此舉矣。以梁之故主。收梁

漢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七

之故業。諸將必許。於是留魏軍暫駐荊州。以助聲援。而自帥將卒。乘勢疾趨。順流東下。陳霸先且欲立方智者。甯有見督而不俯首聽命乎。江東基業。談笑復之耳。是亦其次。乃德毅不再計及於此。督亦無意恢復。坐失事機。終於不振。惜哉。

倪振九曰。蕭督庸才。德毅險策。其不能行而失事機也。宜矣。末後一段。直是上計。非熟識古今事勢。不能道及。

坐失事機。正如當局者之迷而不悟也。况蕭督之才。非武帝之比哉。先生此論。惜尹君正所以惜梁世耳。

此論正是獨斷先機之大畧文勢亦力追秦漢

押衙可人

此正是長顧遠慮之深思

樊川得意之筆正用得著

桑維翰論

劉彬

甚矣哉。桑維翰之忠也。李從珂本嗣源養子。石敬瑭亦明宗愛婿。從珂弒王自立。則從珂者。國之逆賊。人人得而誅之矣。是時藩鎮之強。無過於敬瑭。王室之親。亦無過於敬瑭。聞難之日。即當縞素誓師。申明罪狀。檄告中外。以順討逆。義旂一舉。天下必有雲集景從者。長驅入洛。執從珂而戮之。為閔帝發喪。而告於其靈。以彰討賊復仇之義。人心大快之處。即人心共服之處。神器之歸。非敬瑭而誰辭之。愈堅得之愈固。名正言順。孰能阻之。乃維翰此時。不能以大計勸敬瑭。聽其委命事仇。維翰之陋。已可見矣。即于春節有歸與石郎謀反之語。未幾又有天平節度之調。敬瑭方且徬徨顧慮。思苟全以避禍。猶未敢與問鼎之謀也。劉押衙稱兵傳檄。帝業可成之勸。計非不臧。維翰倘能贊成其策。共曉敬瑭。以可為之形事。必有濟。乃不出此。獨倡稱臣父事之說。求助契丹。當是時。敬瑭之勢。誠如智遠所云。無庸契丹之助。即欲求助。許以金帛可矣。臣事之且不可。况父事之乎。敬瑭本梟振鶴之子。固不知所為。維翰何心。甘心教之。如是。引盜入室。卒之執重貴。而殺維翰者。即是契丹。然則滅晉者。非契丹也。維翰也。殺維翰者。非契丹也。維翰之

自殺也。是其愚之明效也。吾嘗謂文臣之為禍。有甚於奸臣者。何也。性多怯懦。識亦庸鄙。止知泥於目前淺近之謀。而長顧遠慮之深恩。獨斷先機之大畧。則昧焉。始誤其君。既誤其國。維翰固萬世之罪人。一死未蔽厥辜。雖有他長。不足道也。

梟振鶴之子。本不能了此事。維翰因其人而迎合之。其罪大矣。長驩入洛。持論何其正大。李知山語

維翰一驢貨之小人耳。庸知大計。此文責其誤國之罪。而言其他長不足道。吾謂其本無一長。可取猶馮道之不若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論 十一

識破羣蒙
力開生面

肯綮

有分曉

察秋毫之末而不見
與薪說來令人絕倒

議論風生
俱有通儒
實際非同
戰國策士
一派
行險微倖
無價事

宋不取十六州論

劉彬

興師大事也。復地大計也。勞心積慮以圖之。尚恐無成。未有無意為之。而能成者。燕雲十六州。自石敬瑭陷於契丹。歷宋藝祖至徽宗。凡七君。百有餘年。終不能復者。非不能復也。無意於復也。何以見之。當藝祖之世。取吳取蜀。取荆南。取南漢。取南唐。兵無一日休。若吳越則無隙可乘。北漢則兵力不及。故姑置之。心固未嘗忘之也。至於十六州。匪特力有不及。蓋心實有所不在。一若為契丹所固有。並非中國之土地。人民者。又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但問取守之人。曾不議取守之計。已可知矣。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十一

李煜猶中國之君。江南猶中國之地。尚曰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契丹願非他人乎。十六州之地。願非臥榻乎。十六州之不復。實由藝祖始之耳。太宗繼立。使果有志於此。則當於取太原之後。練兵備餉。預為經畫。俟吾力充裕。然後乘隙而動。選宿帥如曹彬者。責以重任。誓以救民之心。敵雖狡悍。計其地較其人。不過中國十之一。其能當天下之全力乎。而太宗本無意於此也。及太原初定。乘勝妄進。先無預定之謀。適值強弩之末。躁動欺敵。將以視繼元者。視契丹驢車走免。幸矣。夫以南唐陰險將暮之國。藝祖繕圖之數年。而後取。况契丹之強。

自古任將
得失之機
不外於此
兩頓筆有
神有識非
以成敗論
人
跌宕

明識固不
必言即氣
勢之奔放
盤鬱亦極
行文之能
事

數倍於李煜。太宗之才遠劣於藝祖。欲僥倖於一旦。可乎。既而大名關之敗。又欲徑取幽州。何太宗之屢輕於自動也。若岐溝之敗。論者歸咎於曹彬失律。夫退師援糧。兵家常事。且彬身為大帥。數十年戰勝攻取。素稱有將才者。豈智於前而闇於後耶。良由任以專閫。則操縱得以竟其畧。處以偏佐。則進退因以重其尤。偶有債遠爾召還。致兩路之師皆覆。乃太宗用兵。輕率不能專任之過也。又攷此二役。一則因遼主引還。一則因賀令圖父子。上告倉猝妄舉。皆非有決策於素日。故李昉一言而引歸。岐溝一敗而輒止。豈真有復地之心哉。由是遼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三

真奇
是過秦論
收場筆法

弱之勢成於此。十六州終無可復之機。決於此矣。夫求和者契丹也。反欲索幣。許和者宋也。反欲輸幣。堂堂中夏。若君若臣。何北敵之不若也。當時朝議方以息兵安民為國家之利。會不知疆土失不能復。強敵畏不能制。歲歲輸幣。為國家之大患哉。媿目前之便安。昧久遠之重計。胡相沿而不悟也。
倪振九曰。宋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則其無意一統。當責若澶淵之役。欲使隻輪不返。事亦大難。真宗不行。未為失計。而無意於恢復。實真宗之隱情也。文氣亦昌明博大。
十六州宋初可取而不取其後。非不欲取不能取也。神宗時強取之。僅得六空城。不三十年且有靖康之難。此論實備宋祖自是卓識。李如山識。
氣可吞牛。力能扛鼎。文中之飛將也。羅著補評。
媿目前之便安。昧久遠之重計。斷盡宋代君臣文境。如五花八門。變換不測。異樣好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三

高唱入雲
信國全身
已經畢現

落墨重

尙論古人
加見其心
正從留夢
炎之語看
出母謂文
人好弄筆
盤
一氣鼓盪
中加以頓
挫跌宕更

文丞相論

劉彬

嘗讀史至文信國之死。輒爲掩卷歎。夫自古忠臣殉國死者多矣。未有如公之死。其精誠貫天地。氣節亘古今。令人百世下莫不咨嗟感嘆而不能已也。乃或者猶有所疑焉。何也。公自五坡被執。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吉州。閉關萬里。百折不移。歷萬死而不死。蓋不得其死也。繼而拘囚燕市。坐臥小樓。三載之久。得以死矣。不猶愈于飲刃而死乎。大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通衢。曰。丞相欠死耳。吁。亦淺乎視公也。其語李羅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

滇南支器

卷四十七

論

論

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故先之仰藥也。絕粒也。蓋計無復之則一死以畢吾事。迨求死不得。意者事尙有未畢者乎。居燕三載。元之君臣屢欲殺而屢不忍。公意曰。元其不欲死我乎。倘或黃冠之請幸而見允。則江南猶可生歸。趙氏一塊肉。雖去豈別無一塊肉。可以訪求。因未絕之人心。挽已終之天運。於萬不可爲之中。奮焉再試。其藥濟否不必計。而後吾之事畢。吾之心亦已盡。其遲遲不死者。大有在也。推此意也。可以震金石。可以泣鬼神。豈畏此頭血之濺。而不隱忍以姑俟之哉。豈貪生惜死。真欲以黃冠少延其旦夕哉。故可以死而不死者。其

警更醒終
文山大節
可與日月
爭光文亦
真可震金
石泣鬼神

復宋之心。始終不衰也。可以死而必死者。其忠宋之節。始終不變也。嗟乎。公之隱衷。固非人所易知。而當時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此言已窺其微矣。獨怪夢炎以狀元宰相。而負君叛國。改面事仇。反以此言欲速其死。鄙哉夢炎。狗彘不食其餘矣。三年不死意。固有在。正寫得信國真出。李知山識。純是史遷神髓。不徒綿纏悱惻。爲近六一也。

滇南支器

卷四十七

論

論

雙懸日月
照乾坤

如水分犀
如印印泥
疏解分明
斷制老當
是合公穀
梳弓為
手文字

三父入母服圖存疑說

劉彬

父母俱存。人生之至樂也。乃有父母不保其終。遭罹變故。或父有妾媵。子不同胞。於是親父之外。有三父。親母之外。有八母矣。然律於三父。則列之於八母。則列之於親父。親母。則遺之非遺也。吾於此知制律之意。有在。曾未有議及者。王肯堂箋釋。亦畧而不言。噫。嘻。非熟繹深思。豈易得其旨哉。律若曰。親父親母。恩至篤。義至重。如天地之不可名。非此三父。入母可得而比也。若概列於此。將輕重厚薄之不分。故不列者。所以重之厚之也。其旨微矣。若三父者。同居不同居。皆曰繼父。人子之不幸。真南文畧 卷四七 論 六

也。從繼母嫁者。不幸之大者也。律不言父者。無父之義也。無父之義。而有撫養之恩。故得列於三父也。是皆非父也。而不盡於三也。八母中。嫡繼慈養。庶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似非母也。以父故。或衷於義。或衷於恩。皆母也。即父歿而無嫁出他故。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嫁母。出母。身所自出。母雖與廟絕。而子不與母絕。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乳母。則恩之殺者。亦母也。而不盡於八也。或曰。子何以知父不盡於三。母不盡於八。耶。曰。吾於養母見之。又於庶母見之。養母者。律註謂自幼過房與人。又曰。即為八後。看之母也。有母則必有父。乃律

說理如數
家珍筆勢
如生龍活

虎不可捉
摸

真南文畧

卷四七

論

七

於母則有其名。於父則混其目。意以既為人後。則與親父母等。親父母不著其目。故為人後者之父。亦不著其目。若然。則當並其母之名。亦不著矣。何獨著以養母之名哉。夫養者。撫養育養。恩養之謂。不過養之為子而已。且有取異姓或奴僕。養為子者。皆得謂之養父母也。其於恩。祇曰衣食撫養之恩。非若為之後者。有骨肉一體之恩。於其義。祇曰父子名分之義。非若為之後者。有承祀繼嗣之義。則為之後之父母。自當與親父母本生父母並重。而俱不列其目。以別於三父之非父。至養父之名。又當增列於非父之三父之外。而仍列養母於八母之中。使人知異姓繼嗣者。其撫養之恩。視同居繼父更重。蓋繼父似父而非父。養父非父而是父也。而其中有不同者。有先無子息。取回宗子以爲子。既而已有親子。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其一也。有先無子息。同宗無人可繼。取異姓以爲子。既而已有親子。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又其一也。是皆世俗所謂義父義母。即律註所謂過房與人者也。此二者。雖無繼嗣之重。而撫養顧復。育之成之。而室家之親。父母之恩。不之過也。何不列其名。定其服。以束於王制之內。亦所以重篤親之道也。若此二者之父母。竟無所出。即以此子爲嗣。

如讀禮經
註疏如聽
群鼓晨鐘
令人油然
生孝弟之
心

則無論同宗異姓。皆有為人後之義。即等於親父母。又不當以養父養母論也。或者曰。乞養異姓。以亂宗支。律之所禁。何得竟以為人後之義許之。是又不然。律禁異姓者。謂本族支庶繁衍。有可以繼嗣之人而不立者。言之也。夫本族有人可繼。則繼之。若本族無人可繼。將遂禁其不繼乎。今天下異姓繼嗣者。多多矣。且有取奴僕為繼嗣者。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可盡舉而禁之乎。又查庶母之子。曰眾子。明其不同於嫡子也。而眾子之中。則各有所生之母。即庶母圖內。謂所生子。斬衰三年者也。所生之子。服既不同於嫡子。與非所生之眾子。而仍同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六

於庶母之名。何以別於嫡子與非所生之眾子乎。故嫡子不為庶母丁憂。固也。眾子亦不為庶母丁憂者。以生育乳哺之恩。各有所自。斷不可假。其名分雖劣於嫡母。恩義則等於嫡母。名分雖等於庶母。恩義則重於他母。自當於嫡母庶母之外。另標生母之名。既以別於嫡母。有稍亞之序。又以別於他母。有獨重之恩。庶於情理。兩為得之。至於嫡母者。自妾生之子而稱也。庶母者。自妻生之子而稱也。若嫡母之子。則曰親母。而不曰嫡母。猶庶母之子。則當曰生母。而不曰庶母也。設有丁憂事故。嫡母之子。則報曰親母。不問而知為嫡子矣。庶子於嫡

母。則報曰嫡母。於生母。則報曰生母。不問而知為庶子矣。名不紊而義不亂。事孰有重於此者。然則父豈止於三母。豈盡於八哉。噫。是圖也。自漢隋唐。定律以後。經歷代名臣。參考讐校。一頒行天下。遵守莫敢稍有擬議者。余何人。斯輒肆妄論。然余以筆耕者也。於此中多所留意。偶有所見。隨筆書之。願以質諸高明。或有所采否。準恩義以定名分。可以當律圖註解。亦有闕世教之作。至其筆墨之明晰條暢。可兼漢宋諸儒之長。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論

六

三父入母服制存疑說

劉彬

三父非父也。而名曰父者何。律蓋恐人以親母故。且有受繼父撫養之恩。遂認繼父為父。並忘已之有親父也。故列以為圖。名曰繼父。而同居不同居有別焉。若從繼母嫁者。並繼父之名亦無。而同居不同居亦置不論。皆以使人知其非父也。故又因其同居不同居為之別。其輕重焉。然律于同居繼父之服。以兩無大功親者。期年。兩有大功親者。齊衰三月。竊有所疑也。父歿母嫁。隨母而去。依于繼父。即同居者亦有各別。初來年幼。不能自活。賴繼父撫養成人。是同居而又有撫養之恩。為之服。期年可也。若已年已長。能自食其力。且有繼父反資其力者。此雖同居而何恩之有。三月已多矣。况期年乎。夫大功親之有無。於兩姓何所關係。乃兩有則服輕。兩無則服重。若並不論有無撫養之恩者。設一有一無。將折中而為大功乎。設兩有則當從輕服三月。而實有撫養之恩。仍三月乎。設兩無則當從重服期年。而並無撫養之恩。仍期年乎。竊意服之輕重。但論繼父有無撫養之恩。不論大功親之有無。則情也。而准于義矣。又查不同居圖內。有先會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之文。是以先會同居。必會有撫養之恩。而服三月。非僅以同居之故。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說

三

雖然以解

探驪得珠

反覆辯証
不厭其詳

權衡至當

剝蕉抽繭
妙緒無窮

禮緣義起
亦由情生
讀此乃知
先王定制
之盡美盡
善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說

三

而服三月也。又有自來不會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之文。是不同居而無撫養之恩。則路人耳。何服之有。然則此之所重。本在撫養。非以大功親之有無為輕重。顯然可見矣。至若從繼母嫁。而不言父。明其尤疎也。乃圖內註以齊衰杖期。竊又疑之。親母之嫁。猶有期年三月之別。何以於從繼母嫁者。直曰齊衰杖期。而並不論其同居不同居。亦無所用其分別等殺之文焉。者是繼母重于親母。從繼母嫁者。更重于同居繼父矣。或曰。必會受其撫養。故較重于兩無大功親之繼父耳。若然則繼父之期年。斷乎在撫養之恩。不在兩無大功親也。何以從繼母嫁者。而更加以齊衰也。然服制齊衰杖期例內。無此條。僅圖內有之。豈衍文乎。至于入母皆母也。恩義有輕重。故服制隨之。嫡母、繼母、與父敵體。義重于恩。三年者。同于父也。嫁母、出母、恩重于義。降三年而杖期者。絕於父也。慈母、養母、純于恩。三年同于母也。庶母、純于義。故期年。而所生者三年。恩之重也。說見前篇。乳母。則恩義俱輕。故三月而止也。是皆推于恩義之閒。而無容或素者也。喪服之制。先王禮教所存。不此之講。而誰之講。聊存此疑議。以俟高明。必有以教之者。

律義本明。釋引貴當。得此兼可以補儀禮所未及。

小作波折

氣舒卷
中實分兩
路文之浩
瀚模茂直
逼西京

擬羅清疏

論滇勢極
透筆亦簡
拈

對餘為妍

救時議

劉彬

昔唐世多名臣。語相業者。王魏之後。即推姚宋。論者猶以救時宰相自之。噫。時可易救哉。彼能救之所以為賢也。救時者。或時當頹弊。事已顯著。不容不救者。又或事雖未彰。機已先露。預為挽救者。均為救時也。若預救者。有潛移默運之功。不見其力。而天下受其福。非聖哲其孰能之。次則審時度勢。出其才力。奮不顧身。為天下起弊扶衰。使社稷危而復安。百姓困而復甦。此英雄賢智之所為也。然而難言矣。即以今日滇省論之。所宜救矣。或曰。滇何為而需救也。方今寰宇一統。上下宴安。雖有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說

三

野蕪之警。當事者議剿議撫矣。雖有連年之荒。當事者議捐議賑矣。此非救而更何救也。曰。于不見夫火中之薪乎。埋薪於火中者。不知其能然也。及火動而薪然。不可熄矣。又不見蔴中之蓬乎。樹蓬於蔴中者。不知其易仆也。及蔴去而蓬仆。不可扶矣。夫滇地最薄。民最貧。商無萬金之儲。民鮮終年之積。野賊陸梁於沿邊。土司雜處於郡縣。連歲不收。饑人載道。吾見夫議剿議撫者矣。今日一檄曰。作何剿滅。明日一檄曰。作何招撫。不知野賊之匿笑於其旁也。今日一檄曰。作速捐輸。明日一檄曰。作速賑濟。不知饑民之坐斃於其側也。匪特此也。民

奕轉勁接
廉煌無前

落落數語
中藏無限
經濟非可
以鹵莽滅
裂嘗之
餘味曲包

窮而萑苻多警。兵窮而庚癸長呼。此而無以救之。吾恐火中之薪。蔴中之蓬。無以異是。漆室女之憂。將與子共之矣。曰。然則將奈何。曰。是不難。今日之事。荒宜救也。先救荒以濟饑人。蕪宜撫也。次撫蕪以安邊境。兵宜恤也。則恤兵以培武備。吏宜察也。則察吏以奠民生。征宜緩也。則緩征以養民財。役宜減也。則減役以甦民力。救時急務。大畧不過數端。而實心力行。惟一言以蔽之耳。岳武穆曰。不愛錢。然吾又知其所難矣。

王景畧對桓宣武捫蝨而談。旁若無人。以中有所挾持也。玉章先生為此文。亦猶其永昌志序。惟曾有成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議

三

竹而後目無全牛乎

救荒議

劉彬

春使買長
沙言之又
當有無數
痛哭流涕

長太息矣

昔人云救
荒本無良
策此數條
亦行其耳
為者耳嘉
慶辛酉直
隸大水涸

周官大司農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則救荒之法即在
隆盛之時皆所必備而況今日邊壤之地乎滇省地瘠
民貧素無儲蓄一年之耕不足一年之食者十常六七
年歲稍歉即有化離今連年不熟斗米千錢甚至無米
可糴故忍死待斃者比比皆是哀此窮民非吾民耶奈
何令其忍死待斃不思所以救之耶今日者非不議捐
也非不議賑也究之捐者何物賑者何人而饑民愈多
米價愈騰非捐與賑之過乃捐非實捐賑非實賑將欲
濟民先恐有病於官既慮病官遂不遑顧於民之過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議

三

各處常平倉所蓄業已有年多者萬石少亦不下數千
當此之時不聞有一粟一粒及於百姓吾不知設倉者
為何捐輸捐納歲歲積貯者為何也即有給粥散米事
非不善然止可施於附郭窮人豈能遍及於村野餓殍
亦且惠出私家其力易竭但取應故事耳遂可以謂救
荒之策盡於是乎為今者宜速將常平倉現在米穀悉
行發出此一項也素封厚積之家米麥雜糧情愿捐輸
者地方官立賞格以勸之又一項也其不願捐輸者地
方官照市價以糴之又一項也或敢抗閉者有罰用此
三項之米又選賢員各於所在城市窮人眾多者仍為

饑我
皇上先發
帑金倉糧

賑濟欽派
大臣董其
事所以救
災恤民者
較為仁至
義盡荷歟
盛哉

治法治人
相需而行

此議真切
中利害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議

三

設粥以濟至偏遠市鎮之所日發此米減價以糴再不
足則繼以正項倉糧所賣之價即令地方官查收秋成
買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者申請開除不可除者
准於接年流抵復為嚴禁刁販奸商不得遏抑固截務
令在在有米俾流離者每日隨處得以買糴延生居處
者亦可騰那度命稍緩須臾之死則秋成可待全活必
多如此則李俚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兼而行之上不
病於官而下有濟於民庶乎人心稍安饑餓者免於展
轉遊惰者不致走險靖亂於未萌戢盜於未發今日急
務孰甚於此然非得仁廉當事本汲長孺之果毅行以
富鄭公之切實鮮有不為貪婪官吏作嫁衣裳者也吁
可嘆哉
救時救荒二議蓋為吳逆初平當日之滇而言耳第
其中實有至當不易之理哀輯及此亦猶玉章先生
所謂救荒之法即在隆盛之時所必備者也文皆侃
侃而談豪無囁嚅之態余披吟數四再為先生借前
箸籌曰秋成買補尤係為他人作嫁衣裳不可不慎
慎之云何曰毋於部價外再短發少買速收嚴禁折
色徐圖足額平日恤下吏之苦使其家計足而後能
為國家出力如韓魏公所言也

奇肆而驚

輕輕拍合
隨手跌醒
靈快無倫

及學亦驚

著眼

好景如在
目前

重修永昌府志序

劉彬

天地一志局耳。六經廿一史而外。繼之以諸子百家。而
且星緯有圖。風土有記。山海有經。草木有狀。禽魚有書。
以及搜神博物。豔異雜組諸篇。即六合以內。四海以外。
十洲三島之遐邇。鬼怪神奇之荒誕。罔不有載。籍可攷。
是皆所以志其事也。其為志不已備乎。然而太繁矣。夫
其書既博而難該。則其事亦渙而不約。儒生佔畢為事。
有皓首窮經。而所見不越戶庭之表者。即或才優敏練。
亦有明於彼而昧於此者。一旦身任其際。欲舉一郡一
邑之事。較若列眉。瞭如指掌。不下堂而畢悉於胷中。則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序 美

舍郡志一書。其奚從乎。昔韓昌黎至韶。先究圖經。朱紫
陽為建康。甫下車。即訪求郡志。皆有見於是耳。永昌距
滇省千餘里。越在極邊。近撫八司。外控六慰。凡西南諸
彝通中國者。皆由於此。誠滇中要地也。余於客歲夏杪。
偶有茲行。由大理天生橋。而西歷漾濞。踰寶藏。經永平。
越博南。渡蘭津。涉羅岷。皆崎嶇巖壑。開高山大嶺。峻坂
崇岡。蠶叢劍閣之險。豈異於是。行者幾欲賦蜀道難矣。
乃不意自水寨以南。由危峰絕徑中。遙見永昌平原百
里。村舍星羅。碁布。而西山之麓。孤城隱隱。烟火萬家。其
氣象豁然而開。恍若身在中州。繼而居焉。遊焉。益熟習

與公家法
歐陽公文
情

跌宕頓挫
與往神來

再跌宕再
頓挫

其風景焉。而後知其人士之美也。衣冠之都也。市肆之
富也。俗尚之同也。物植之繁也。百貨之所叢集也。五方
之所雜處也。文則有官師以董之。而文物之彬郁也。武
則有重鎮以臨之。而士馬之精良也。於以壯諸彝之觀
瞻。固滇西之鎖鑰。所稱西南一大都會。不其然歟。余嘗
西登太保。東望哀牢。覽山川形勢。弔往昔芳踪。山有高
黎羅岷之雄。水有龍潞蘭津之險。問武侯之遺烈。則舊
營在焉。訪呂凱之故里。則將臺存焉。嗚呼。此非當時所
遙指為身毒徼外之地耶。此非當日所不敢置吏留兵
之地耶。較之今日何如也。於是上溯秦漢。下逮元明。思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序 美

有以究其興革之由。而無從。曾未幾時。余亦以倦遊。將
舍茲而去。適太守羅公。正謀修其郡志。聞余之將去也。
乃固留之。即委以此事。余辭之再。不獲已。遂受命焉。爰
訪舊志。得二帙。一修於嘉靖者。僅存刻本三卷。而板已
模糊。多不可識。一緝於
國初者。雖有十餘卷。又屬抄本。篇多遺失。字更差訛。且
其條例紊雜。繁者病於太冗。簡者茫無可稽。加以永郡
疊罹兵燹。故家圖籍。悉已蕩然。父老傳聞。半屬虛謬。文
獻無徵。孰有甚於此者。江文通云。志不易作。是志固難
而永郡之志。則尤難也。願余謏劣。詎堪茲任。然竊念永

修志關鍵

如賈船停泊江岸極參差亦極齊整看去令人目眩第覺一片

汪洋浩翰在前

纒用虛筆收煞毫無滲漏殆有化工恐著正論太多便嫌板滯故學昌黎東坡

之舊志廢矣。失此不修。更數十年。並此斷簡殘篇。悉化為烏有。永之典故。不云亡乎。夫修志盛舉也。郡而有志盛事也。余既喜羅公有此盛舉。又幸永郡獲此盛事。乃不揣淺陋。與二三同事。另為纂緝。旁搜博采。一事之微。必錄一人之善。必書其餘。刪補去留。罔不惟慎。惟勤。細加校訂。不憚心手交瘁者。凡十閱月。得書二十六卷。條例一遵通志。餘則隨宜而附焉。仰觀俯察。則首以輿圖星野。年世地土。則次以沿革山川風俗。以驗民情。疆域以正境界。城池戶口。為邦之本。田賦物產。富國之基。志秩官名宦。而前賢之德政。可仰。志學校科目。而此都之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序

五

人士可知。提防最要。則兵制宜詳。神明是式。則祠祀必備。材俊為邦國之光。人物鄉賢。何可廢也。節行為倫紀之準。孝義忠烈。烏容泯也。紀烈女而闡教。以崇著古蹟。而前徽如在。流寓仙釋。以表其尤。災祥雜紀。以示其異。土司則邊情所宜悉。藝文則經濟所備載。余於是而知永之所以為永矣。於是而居於永。遊於永。官於永。與轉乎永。撫乎永者。皆知永矣。於是而所以治乎永者。可知矣。於是而所以利賴乎永。與整飭乎永者。皆可知矣。余聞之畫竹者。曾有成竹也。然後一舉筆而行。無不妙解。牛者目無全牛也。然後一揮刀而牛無不解。斯志也。非

用此喻出二語恰合作者身分

即治永者之成竹與全牛乎。雖然夫惟其能有成竹而後能無全牛也。則茲編之於永。曷可少歟。疎暢者其氣縱橫者其勢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其格局之生動變化語意之奇警深秀又如身在山陰道上千巖萬壑應接不暇令人讀之惟恐其盡覺李中溪通志序亦當讓後來居上也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序

五

開疆之初
得此頑祥
宜人稱為
瀛地

歷敘置郡
眉目朗列

兼敘置官

滇南通考

失名

滇古西南夷地。楚頃襄王時。使莊蹻開疆。畧定滇地。始
號曰滇國。然產里來王景亭。漢人大會孟津。已見於載
籍矣。漢時彩雲現南中。雲南之名始此。武帝以司馬相
如為中郎將。持節入西南夷。冉駹葉榆諸君長。皆請為
內屬。又遣郎中司馬遷。南畧邛笮昆明。繼遣將軍衛昌。
郭廣平西南夷未服者。滇王降賜玉印。以其地為益州
郡。後遣使仍閉昆明。道不通。時仁果時為眾所推。號白
子國。蹻氏遂絕。明帝時。哀牢夷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
蜀漢時。諸葛南征。由越笮渡瀘水。軍次白崖。斬雍闓。擒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考

序

孟獲獲黨圍李恢於昆明。亮帥師怒江之游。四郡皆平。
仁果時後裔龍佑那能撫其眾。亮遂封之。改白子國為
建甯國。晉置益州。隋置益州總管。遙制南甯州。唐高祖
時。命韋仁壽為檢校南甯州都督。將兵循西洱河。置七
州十五縣。後龍佑那之裔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九隆
之裔細奴邏者。白國世絕。時渠帥有六。號曰六詔。曰蒙
嵩。曰越析。曰浪穹。曰鄧賤。曰施浪。獨細奴邏居蒙氏川
稱蒙舍。在五詔之南。故又曰南詔。最強。開元時。南詔遂
併五詔。德宗時。異牟尋改國號大理。僭封五岳四瀆。五
岳曰點蒼山。絳雲露山。蒙樂山。高黎共山。玉龍山。四瀆

蓋有唐之
肅然過於
懦矣

文氣排原

豈得越

曰瀾滄江。金沙江。潞江。黑惠江。卽漾濞江也。又遣使上
表。請從章舉襲吐蕃。斷鐵橋。取十六城。昭宗時。鄭氏立
蒙氏滅。號長和國。後唐明宗時。楊干貞立。趙善政。鄭氏
絕。尋廢。善政自立。稱義寧國。段思平討之。自立國。號大
理。宋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棄而不取。段
氏遂竊據三百年。元由臨洮踰吐蕃。草囊渡金沙江。大
理平。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明命傅友德。藍玉。沐英。征
雲南。破石門關。雲南平。置雲南承宣布政司。而沐氏世
守其地。此建置沿革之大畧也。若夫風俗。則漢書云。自
滇以北。皆椎結耕田。後漢書云。人俗豪沃。圖經云。漢夷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考

三

雜處。民氣和柔。皆是也。而其變夏。亦有漸。白國龍佑那
漸出山林。徙平地。慕中國之風也。蒙氏風伽異。入朝得
縑。一部以歸。沿中國之樂也。異牟尋請册封。改官號。法
中國之禮也。雖隸人性疑。而論蠻人性剛而勇。然自元
及明。中國之流寓屯田者。與之相揉。則窮鄉僻壤。盡衣
冠之侶。若夫形勢。則左繞金沙。右界瀾滄。重關複嶺。鳥
道羊腸。此滇之大勢。雲南一府。山盤水曲。較諸郡稍平
行。實足以控馭兩迤。東以曲靖為門戶。西以楚雄為屏
翰。激江衛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與雲南
相策應。至元隔開化接壤交趾。永順外臨緬甸。鶴永近

敘形勢如
重關疊障
亦王公設
險之意

南幹皆祖
此山

是水當為
江源

連吐蕃。此數郡者。資資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尤號沃野。此形勢之大畧也。昔人謂雲南有三要書。東南界交趾老撾諸夷。以元臨為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即古路也。又曰東路。西路。間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為關。以麗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東以曲靖為關。以霽益為蔽。此四關之說也。觀此可以知雲南省矣。至於迤脈山川。尤可彈述焉。山脈始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峙。至於老君山。南南文畧 卷四十七 考 三

巖風朔雪
在天地只
在忠臣期
空朝

聖祖仁皇帝山川考論釋三危之義以潞江為黑水而後

江入於車里。正西之大水。則有潞江。源出吐蕃。哈拉。兒入怒夷。為怒江。入雲南保山大唐隘。經雲龍。過永昌。入緬甸。即禹貢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諸說紛紛。水經注謂出張掖。雜山。此雍州之水。與梁州絕不相涉。漢書地理志。唐樊綽。皆以麗江為黑水。薛季宣又以瀘水為黑水。引酈道元之說以証之。但與入於南海之說俱未合。宋程大昌以瀾滄為黑水。明季李元陽因之。山海經注亦然。但皆未身經其地。不過約指其為某水某水耳。惟我
潞南文畧 卷四十七 考 三
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俱合於禹貢。馬正東之大水。惟入達河。經粵西。入於右江。而禮社一江。發源趙州。至蒙化。歷楚雄。元江。入於交趾。斜界滇中。此東西兩迤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葉榆水。即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極西。有龍川江。檳榔江。俱入於緬甸。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諸酋震恐。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即此也。此地脈山川之大畧也。且夫天文則井鬼分野。氣候則地列坤隅。得土沖氣。故曰雲南本是溫和鄉。寒熱不同。在兩江。可以知其概矣。名宦政績。則若漢王阜之興學。校蜀漢董和之清約推誠。晉李毅之服諸蠻。隋梁毗之

御金唐韋仁壽章皋之功績。元瞻斯丁賽典赤之興。陝池水利。建廟購書。張立道之治。昆池教蠶桑。明沐氏父子之課農桑。興學校。屯田貢賦。經理有條。修文講武。安輯漢夷。王恕之潔已奉公。皆卓卓可紀者。人物之秀。漢有大理隗叔通。孝感平石。張叔盛。覽受學於司馬相如。而覽著賦心四卷。昆明之許淑。入中國受五經。曲靖之尹珍。從汝南許慎受經。蜀漢有李恢。呂凱。執忠絕域。晉有謝恕之保郡域。以事晉。傳寶為南中人傑。唐有善闡。段赤城之義誅大蟒。張志誠學王羲之之草書。宋有李紫陽之使令。高泰祥之忠烈不屈。元有玉昇之文章政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考

語

事。董文彥之義以拒賊。明有楊一清之相業。傅宗龍之節烈。嚴恭肅之不交馮保。楊棟朝之剛正不阿。孫繼魯之布袍敝履。皆風規卓然。其餘不可悉數。方今國家聲教洋溢。文物之盛。又浸浸乎與中國比隆矣。

撮舉大要詳贍通達。只此一篇足當全史。至其行文收拾在馬曰。漸在班曰。密。

鄭重出之

家起句接筆緊

跌宕有神開通篇之局

偶為韻語獨好史皆伏筆

真性情真經濟非此筆不能寫照也

亦蘊籍亦風韻

劉翁玉鉉傳

趙觀國

玉鉉翁姓劉氏。名漢鼎。世籍江陵。為楚望族。祖起賢。宦遊於滇。遷東川。城西百餘里之米糧壩。米糧壩之劉。自先生始也。性孝友。有經濟畧。孜孜好義。惟恐不及。幼失怙。育於母。艱窘備至。玉鉉親母夫人勞悴。恆終日流涕。少長知自勵。力耕以養。有伯兄世鼎。事之如父。不累以家計。撫其子女如已出。閨門以內。雍雍肅肅。孝弟之聲翕然。家亦因之日起。玉鉉乃慨然曰。人不可以不學。始吾未嘗為此者。以力有不服故也。今其時矣。自是家政之暇。即讀書攻苦。必求通其義。而後快。真積力久。益以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七

傳

蓋

敦本力行為先務。不屑屑章句訓詁。偶為韻語。如天籟之鳴。自合禁獲。時藝則絕口不道。獨好史。每留心往昔經濟。及忠孝義俠等事。嘗語人曰。六經之旨。與後人領會不易。史則善敗昭然。人得自為取法。吾每觀忠臣孝子及高人義士諸書。神志輒為飛越。庶幾擇力所能行者。彷彿其萬一而已。嘗讀范文正傳。見義田法。欲徂行之。又讀竇儀傳。慕燕山之為人。出貲財。賑困乏。凡嫻族有急。緩告之。無不應。每歲將除。親詣州里。所知問有無。餽布粟。孤寡者倍給。貧而無告之家。待舉火者。往往有也。陝西龍孝廉館於家。待之有加禮。忽辭去。與其鄉人

用數虛字
傳神

敘次找補
俱有手法

以回映作
收煞筆如
游龍

貿易披沙絕不相問者五六載及聞其卒遣人歸其柩於關中其子來造謝仍館之既而亦卒葬以禮復遣人以數百金存恤其家人咸稱為盛德平居恂恂自奉尤儉約至義所當為雖犯險阻不辭揮千金不惜時郡城新建文武廟書院規制經費俱闕畧獨力鼎新置田二區一以供祭祀一以資諸生膏火復於巧家營米糧壩各立義館置田為肄業資郡人士講習有師游息有所晏然絃誦士氣蒸蒸日上矣郡治界滇蜀交來往者眾道路津梁多不治行旅苦之翁於是開野馬川脩蒙姑坡并設可富義渡建玉虹車洪二江橋先後經營十餘載所費不貲而車以江橋之功尤鉅橋長二十餘丈寬丈五六尺高低稱是下為七空固大觀也先是東川人士赴曲靖歲試每值夏秋暴漲毀梁濟以小舟流急浪湧舟輒覆歲沉溺者以數十計玉鉉惻然誓成此橋襍被江干風餐露宿與工匠備作共甘苦凡甃甃灰石椿楹之屬無不躬親相度位置以宜期於鞏固歷三年先落成十日竟以勞瘁卒工所迄今讀東川五詠詩翁之精誠如接也又聞其脩野馬川時川十數里皆汗茅蔓行忽於近山奪得石巖鑿取以濟用路成而石亦盡此豈非天之默相之歟參之簡巧家營至郡橋路蔡邑侯

滇南文畧

卷四

傳

三

披肝瀝膽
感愧淋漓
文之醅而
後肆者

滴滴歸源
善哉二語
千古力行
之義盡此
矣

樹之坊曰劉公橋劉公路與諸士大夫題額紀碑詩歌頌美亦天人相感應之驗也綜翁生平脩險道者六造危橋者七置學田者四建義學者二其他恤孤憐貧分災救患終身行之無間固由天性純篤亦讀書有得之効也觀翁自言凡人欲為是事不可有顧財心既為是事不可有好名心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嗚呼豈不信歟翁以州同職舉鄉飲大賓子一城孫五皆能讀書繼翁志翁事不備錄錄其大者論曰人之為善亦顧其用心何如耳而世乃以玉鉉翁之行事為豐於財而不細於力所致是則誠然然而士君子當貧賤時聞人言濟人利物未嘗不神欣色動矢以異日及驟膺一命洵歷膺任惟出其貲以為結納趨奉固位懷祿計更求田問舍之不暇視嫗族之窮困如秦越者比比矣遑論其餘彼豈非豐於財而不細於力者歟聞玉鉉翁之風其亦少知內省也夫

滇南文畧

卷四

傳

三

敘事參差疎古不支不滯後段發出議論聲大而宏尤妙在通篇得此皆筋搖脈動矣學昌黎而得其神髓斯為辣手

周順年拜讀

劉翁行事良足多作者借杯以澆壘塊不顧唐突別人亦有呆趣因此以殿是集並以爲樂善者勸

讀袁陶村蘇亭滇詩文誌後

以詩文為學。當與游覽等。學詩文者必會古今絕藝。寢食而玩味之。方可稱宿學。以成一家之言。猶之窮游覽者。必合宇內名勝。登眺而品題之。始足誇壯游。以快平生之志。區區識囿於一鄉。見囿於一代者。皆屬鴛鴦之續也。雖然。登千仞之崖。必始於跬步。泛萬頃之澤。必達乎津涯。彼務博者。遠紹旁搜。差足自豪。至叩以桑梓之地。詢其前輩之名。或茫然無以為應。猶曰吾志在四方。尙友千古。誰聽之而誰信之。夫論詩文而至我滇。不啻秦華之培塿。江漢之支流矣。顧天地清淑之氣。不遺於

滇南文畧

跋

勺水拳山。剽人文。起之區。詎獨斬於窮鄉僻壤。力學之士。不容執卑以為高。亦未可舍近而求遠。善游與善學。一而已矣。六詔山水清麗。風氣未開以前。已有北學南音之遺。特文獻無徵。傳者寥寥。迨元明車書混一。漸通教化。由是殊方雄長。繡閣賢媛。咸肆力於操觚拈韻。此滇詩文所托始也。有明中葉。澤被日深。中邦大姓。絡繹來游。而文襄中溪果山輩。以南中傑出之才。奮揚旗鼓。迅掃秕糠。駸駸乎有跨凌遐陬。頡頏中原之思。此滇詩文之最盛者也。

本朝誕敷文教。加邊隅。士之蒙菁莪而奮蔚起者。或

層休明以鳴高岡。或咏風月而隱泉石。又未易更僕數也。惜諸前輩。鏤板無力。脫稿塵封。間有一二顯宦流傳。什一亦不過如殘山剩水。為攬勝者所邂逅而已。卒無人焉。搜羅而表章之。致使中土揀選政者。無緣隔境而探奇。豈非大恨事哉。保山袁蘇亭與其兄陶邨先生。識高學富。宦游多年。歸而入幕。如登高一呼。眾山皆應。望洋向若。羣水胥歸。因選滇詩文。哀成數冊。不以憲不肖。得備採訪之末。竒以全集。俾卒讀之。不禁擊節歎曰。滇數百餘年。無此盛舉。不特前輩名人。可以慰幽魂於地下。且流傳既廣。使後進之士。得所觀摩。如游山者導以

滇南文畧

跋

美

前路泛海者。指其迷津。從此登五嶽之頂。探滄海之源。更不知其何所詣極也。然則袁氏金昆。哀輯之功。誠鉅而滇之山水。且借此以生光宇內矣。因書所見。跋其後。以告學者。而誌吾喜焉。時嘉慶癸亥歲仲春下澣。天水許憲謹識

滇南文畧補遺卷四十七終

讀滇南文畧序

子音在滇十五年留心政教民生風俗人物宗廟社稷山川土田邑鄙所到著宦拾錄或徵諸文或徵諸獻滇被聲名五百有餘歲矣文於省志脩焉顧登鄉士大夫者甚畧他郡州縣或闕而未舉或簡而不詳其間因革損益好惡是非隆替安

滇南文畧

後序

一

危消長盈縮之故今與昔殊聞與見異如之何其可徵也嗟夫滇果無文獻乎哉或建白巖即或徑倫海宇或著作名山未嘗不代有其人不幸無子孫以傳之又不幸有子孫而棄之幸而有子孫祕而存之不肯出以示人猶不幸也此滇南文獻不足之故也如之何其可畧也表子蘇

亭既成詩畧尋輯滇文授之論序

子音聞卦丁母憂西度歲寒猶寄昆明湖上當風雨淒清攤書往復讀滇患孔殷請設流官揀賢員薦賢叙才名官生祠神道總政書院講堂等篇而徵政教焉滇寧邊戍續西征東征平寇平諸夷選兵靖寇撫夷平苗騰越要官征徧事宜等

滇南文畧

後序

二

篇而徵民生焉滇百濮兩蠻考風土記鄉約議土官說滇志畧而徵風俗焉讀奏既劄子考辯論說序記禱著中整頓綱常羽翼徑傳清祠賢良鄉賢補溢旌忠二孝三節三烈而徵人物焉讀法象論儒學司學尊經閣泮池學田三皇閣諸記而徵宗廟焉讀東平振旅詩序府州

縣城記莊躋議序甘忠果傳後郊記
考而徵社稷焉漢山水考黑水論辨
石門花甸雜足龍川石屏鏡湖清
溪白渰渠南供河等篇而徵山川焉
漢滇南十議之三則而徵土田焉凡
此省志未脩登皇論他郡州縣蓋
滇南五百歲未著之聲名子音十
五年夫到之足跡胥於是乎徵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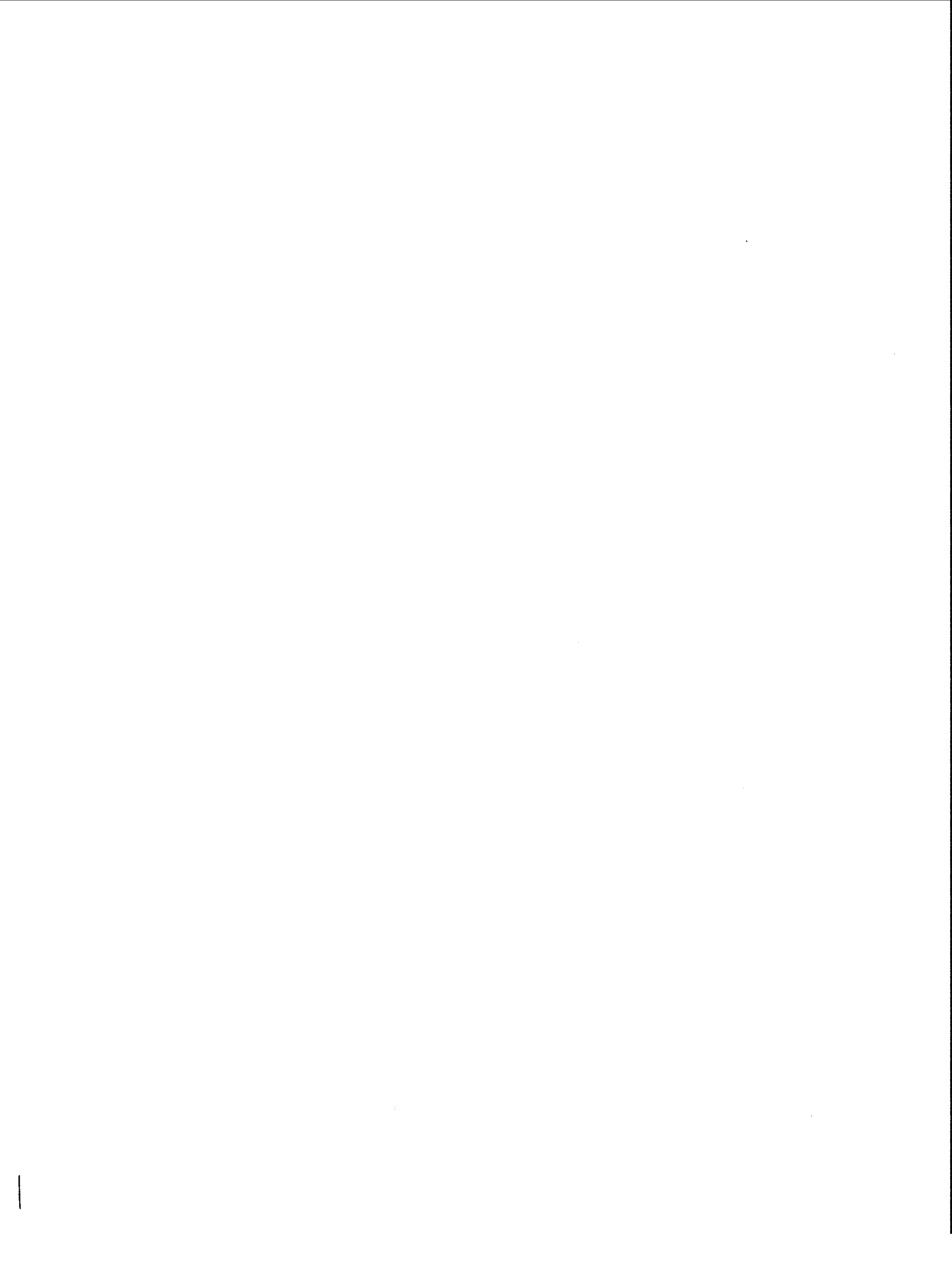
滇南文學

三

也而獻存焉而猶歛然自道其畧也
子音嘗考乙未西江集無力問梓人
今滇文衰然成矣蘇亭以此贈歸
裝不什伯於我所為官拾錄耶讀
訖句答序其後如此

嘉慶七年壬戌二月辛亥日武寧王
子音心輩序





丹

溪

文

鈞

金

子

才



子
卷
七
少

樸
學
齋
叢
書

丹波ノ金

第一集

丹溪文鈔

二

換學齋書 第一集

烟浪孤岑聳翠於西涯玉河環衛於蒼滄瀛鴻濶而建標開凌渡而始郝銅
梁杳杳以橫翠錦水滂滂而映蕩雲根交生於檻楯蘿薛連理於芷沼紫石
封泥苔痕深宵層樓榻華飛虹夭矯疎欄崇其陸離嶺磊挺於天爍爛朱紫
之雲篇道征車之縹緲奇飛跡於凌丹忘身世於蓬島乃羨陽春之尤麗綻
芳華於沃若枯松吐綠幽篁解籜森羅萬象野英灼灼紫烟參天山隈水角
燦今爛今避秦地兮又何數乎桃源之渡天台之藥若乃樵歌唱晚倦翻將
棹山遠淡捲暮靄欲齊素娥起舞潛鱗出溪郁郁霏霏羣嵐較低寒潭清而
兼霞弱蟾影散而層巒薄在谷鳴猿在地鳴猿有竹斯幽有水斯清浙澗鐘
韃不假絃琴則振素襟於橋頭則仰皓月於孤岑縱蜿蜒之莫逼皆疎歷而
成文固卷舒之異致亦朝夕以殊形泊夫百花譜龍烟景平鋪山高壘翠碧
影蘼蕪如聚綠衣於金門如擁碧壘於沙汀旌旗滿目氣象萬千竹既茂松
亦妍風則涼泉則冽宜浴沂宜訪禪宜嗽流而學巢宜垂釣而學嚴宜緩步
乎落霞宜徜徉乎山巔聞踏歌之聲則索醉鳥畏炎威之逼則探幽源迨夫
颯風換景籬菊綻金山明水靜天遠雁輕聆少女兮蕭蕭望楓林兮鈔鈔葉
醉流兮隨曲水枝解醒兮影互凋開王子之步障門石氏之絳綃夾溪流水
錦帆一片兩岸籠沙竹松噴染四壁雲山羅羅再冉解露職素徘徊可遺爰
有騷人逸士窮勝探幽履屨昂翹清流踞虎豹登壇虬分韻賦詩載酒遨遊
或倚橋而嘯或步溪而笛或乘風而長吟或對景以高謳至若游子遠行羈
旅臨歧白雲鎖岫碧峯遙依啼鳥爭宿駝馬長嘶勞勞亭畔若耶水西笛聲
增恨琴韻傷離繁懷故里瞻悵若迷亦有驟雨初晴羣山如洗皎皎鏡對
客不語雁橋風暖犀浦雲逸疊嶂繁紆長楊半滌有若玉河春晝鳴梭合緒
布葉用稀安花巧密乍離披而成段亦燦爛而成疋成曲觴之勝宴啓修禊
之靈跡脫以元律初轉嚴氣始積遠山凍合萬頃一碧靄靄浮浮澗澗奕奕
禿柏凝霜孤松飛絮懸崖倒影下映無極木落長坪散珠千斛砌琳瑯以成

丹溪文鈔

三

換學齋書 第一集

梁壘峻壑以玉屑樹因風而剪形柳帶雪而絲直及其曙色微清嬌陽半透
將野鶴與俱飛躍孤鳧於野畝煥若燭龍北冥初晝顯若馮夷瑣胎乍剖迂
竹將與琪株解綬巨靈獻其幽秘歸邪護其光宿宵萬恆之足擬豈花源之
漫友此所以宅丹爐於上宮跨赤鯉於洞口揭靈機於世外標英異於水泐
至其崔嵬突巖巖嶺翠結攢峯列戟石梁立鐵下視則濛濛沖灑上眺則岫
嶂天關玩霞雲之浩蕩實泉林之蔽樾洪川泱泱今菡萏積宛水湛湛今芙
蓉出鷗磯清淺今紆直烟岸參差今蹀躞想瀛洲之密邇倘三山之可接眇
軒轅之梁父等禹鑿之靈涉嗟夫古今之變朝夕改易即境移情何所不設
嘗登澄潭之橋望琴溪之微茫求所謂煨丹升仙處杳矣不可得矣惟覽四
時之異景羨晦明之殊節既耳得而為聲復目觸以成色任造物之來復縱
取攜以不竭是又天地之所與人而人人可與共者又不在乎當境邱壘山
間之日月

胡以旌字浚城諸生

卷山雲海賦

首夏之晨宿雨初消鐘傳幾杵鳥醒羣曹諸峯園外翠淨如洗萬松簷額綠
潤如青山僧扯余曳杖林鳥鳴呼嘯嚙何桑田之倏變為滄海而舉目之滔
滔也荒白萬頃平蕪山腰渺茫一氣曠極天梢仰睇清空兮無纖毫之陰翳
俯瞰瀾漫兮驚四野之滄溟推厭甲兵兮挽明河雪浪而傾洗誰厭鹿獵兮
覆千巖萬壑以冰銷一大地於浩蕩兮杳無此界彼疆之錯出歸世字於渾
濛兮不見熙來攘往之紛殺平勻兮如髮淡遠兮寥寥長天一色兮擬牽葦
而泛秋水積雪千巖兮堪攝履而踏瓊瑤白鷺羣翔兮欲下食而無路杜宇
思歸兮望汪洋而啼號時而山泉出谷野鶴鳴條恍聽江聲之徐走與海若
之歸潮時而人語隱約雞犬聲恍身立雲端而潛聞下界之紛囂至若峯
尖微露如書如對則有似乎十洲三島浮沈於若隱若見若近若遠之交少

焉赫輪東起四落光昭銀波晃晃兮上閃乎雲漢霞光縷縷兮下射於明濤
鱗鱗然熙熙然足令朱離之目眩而光搖若乃金龜修至浪湧雲騰乍起乍
沒忽低忽高如神龍之蜿蜒而首尾騰躍如鯉魚之變化而脊影翔翔非連
百萬之輩而炊烟霧霧非近三湘之澤而蒸氣歛歛非有天上之源流而洪
波沒岸非有鱸魚之出入而白潮連霄變化之象難以名狀動靜之態異於
崇朝倚孤峯而夕眺兮恍遺世獨立而飄飄不知醉與夢兮誤停棹於銀漢
之傍而縱我乎逍遙

琴溪賦

慨自伯牙絃絕流水之古調無存沂川物化海上之流風誰訪爰有高公仙
姿道狀冰雪襟期烟霞骨相賞溪水之瀟瀟爰攜琴而相傍採藥歸來空山
猿鶴同擊投竿日晚谷口漁樵和唱公於是一彈而引風月再鼓而激波浪
迨丹成而跨鯉人與琴俱逸不知其所向惟有溪中之餘韻長韻鄰而無恙

丹溪文鈔

四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綠名曰琴可會聲而比况時而豔陽煖春澤新融渣魚浮沈於浪裏花片
嗚咽於波中洋洋灑灑蕩蕩溶溶則有似乎和絃緩操而手腕之輕鬆時而
海天濤沈厲鼓金鷗激石頭而怒吼翻月影於驚濤鏗鏘鏘鏘洶洶浴浴則
有似乎繁絃急鼓而指法之壯高時而赤日薰空岸樹成蔭愛清漣之可掬
撫潺湲而盈聽冷然善而湛然淨則有似乎坐匡牀抱焦尾引薰風而解愠
時而雪深橋板溜結巖泉隨波動輾於渡口冰花激玉於危湍棧棧然蕭蕭
然則有似乎拂冰絃調玉軫出凍指而鳴寒爾且汀汀以曲巧和天風之環
珮蕭蕭以迴勝歌雲水於瀟湘淅淅而深止彷彿平沙落雁之曲涓涓而清
永想為雪窗夜話之章沈沈焉曠而窈乎廣列子御風於靜夕鏗鏗然傲而
繹乎奏明妃古曲於花窗凡是絲桐之雅操任所想而韻頑亂曰古岫迴環
兮蒼蒼奇巖突出兮昂昂垂楊兩岸兮飛颺青篁百畝兮琳瑯中帶一流兮
淨琴張古韻高千秋兮無絃而有腔儼琴尊之宛在兮溯幽人於何方知音

者其維氏子乎吾其問諸汪洋

胡筆孫康熙戊子恩貢生

白雲茶賦

何瑞草之葳蕤魁南國以無雙未賜龍團於禁苑先舒雀舌於山莊重巖
旋曲磧芬芳建溪以紫笋騰聲蒙頂以石花先嘗陽羨名高於漢苑山山作
貢夫皇唐何東吳之處處乃綠巖而茗戰荒南劍之葬葬亦青巒而寄將獨
羨夫涇川水西之野產乃銘以白雲蘭片之稱揚爾其穀雨屆期清和將舉
飛絮鋪萍輕雷乍雨晴戴勝之降桑聽雉鳴之振羽報新葺其堪擷抽嫩叢
而攜筥和露烟以碾黃金揀旗槍以聚翠米卸松濤而竹爐沸沸走風塵而
赤印于于自馨香之出谷何膏粱之足語若夫中冷之水顧渚之泉汲以江
客辨以名賢燭以活火候以鐘煎遲以蠟眼之湯啜以風髓之咽其為味也
何羨玉露豈仰金盞况醍醐今似薄沁心脾兮解醒露露芽兮錯落髣髴

丹溪文鈔

五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今同津玉川七碗今箋釋鴻漸百瓊今篋經風生兩腋今靡異滴漿與沆瀣
仙道三昧兮何殊雪藕而桃冰其為色也始若玉泉之乳潤澈冰壺繼似金
谷之萋碧映綠珠披拂初春眠柳鄰鄰新陌照耀扶桑日影渺渺平湖玻璃
愈皎其盡螺黛可想其塗蕙質載以甘液豈止蘭漿在醴素濤乏夫翠鷲奚
啻漣江江蒲至其為德也非畫桂之烈無稜刺之爭其蓓蕾叢生也有似處
物之義其孤潔滌煩也有似寡慾之仁其凌冬而葉沃若也似道勝而腴胡
貞以堅其至夏而芽剝換也似避炎而遠何遜以醇種之植之地處高而不
受汗受之撥之極就地而最近人若其為香也似入羅浮之境隨風暗度如
過沅澧之汀和露為馨恍荷令之在座豈韉揀之為寶擊出纖纖之手刪疑
紫羅囊擊於柳腰乍起微微之霧未必氤氳使之降於寰塵始破山巒之膺
彼則嗅之太馥又比鷓鴣之班此則揚之甚清何貢父之唱鸞筵乃永叔其
戲病人至論其為功尤難殫述既宜於長夏尤解乎烈日渴無假於剖梨燥

天池之一掬蘊焦火與凝冰伊夏寒而冬沸初不減而不增貯萬斛於升斗

美聖泉之見稱天乙泉下有天池池水不燥不加增滿而冬熱薛橋名坑

花作場左右有薛橋坑名之也雙石之谷撐廊架庶動若雷殿福福立

目今望月之牛課雨而素波微瀆占晴而藉色遙浮何蒼毫之不爽若神鬼

之與謀其南則三臺卓立谷號杜鵑杜鵑谷在青山翠巒朱火方然鏡

燒空曠日薰天羅漢鉢俱名之險峻無隅石壁俱名之連絲鑿坑出鑛村

之金石金導雅溪之源坑在無隔溪之下合鉢鑿之水出鑛村石其北則

石人名偃僕衣冠逼向嶺有大小之名小在大石人峯之北谷有楓林之號

之紫筠風嘯凸石孤懸蔚如文豹喬木扶疎萬花映照丹桂香深孰窮其奧

丹溪文鈔

八

乍湧若玉鏡之升臺瞻春秋之不數屢屈指而徘徊石門峯高六七丈對峙峯上

星聚駢羅凌亂別有五峯轟起雲漢參差離立聚若講貫北山峯黃泥之窟

夫晨夕朝昏之變陰晴明晦之官巖巒梯磴之遠崖谷洞壑之迷椅桐杉漆

之茂藥鹿雉兔之肥珍禽異獸之駭仙葩靈藥之奇又更僕不可悉數而推

測之所難知其或兩舞三秋天垂四宇海日未升山雲乍起方烟霧之微興

忽氤氳之交聚密如帷幙之張湧若波濤之怒原隰失其高低陵谷迷乎仰

俯既目眩而心驚亦色飛而眉舞信魂俸之壯觀而人聞之所罕親海秋有雲

赫然其儀借深崖而作範因積雪以呈姿不一其色北有雲積道野之若

至若空山寂歷變現天師鼓響飄忽冠珥委蕤執笏騎鶴

赫然其儀借深崖而作範因積雪以呈姿不一其色北有雲積道野之若

繁雲與而雨澤徧則雨不食頃而止新年而神象設山上有廟望歲而

旌旗建於山頂以祈年紫泉湧灌漑之饒寶藏濟陶猗之算昔有人於山

逃名則巖谷可棲避地則險阻可捍此其功德之隆豈僅資夫游觀之

便方茲萬姓之依憑實冀一方之休宴願邀福於千年庶山靈之無倦

公孝友型家有萬石君陳仲弓之遺風焉平生著述自娛無心仕進後

以孫蛟齡貴

胡蛟齡字凌九雍正癸卯進士選庶常乾隆主試山東著有石門文集起

亭詩鈔

瑞麟賦

天心啓泰聖德承乾仁敷上下澤洽方圓躋光華於隆古協治象於中天

喜起明良之美提位祿名壽之權上瑞屢呈於儀象奇祥迭著於山川鳳既

丹溪文鈔

九

覽德輝而下矣麟亦望原野以游焉爾其機星毓秀木德桴溫元枵曜明大

角光屯稟太和於造物結精氣於純坤其生也靈神為之擁護其出也猛鸞

為之駭奔煥乎文章炳丹青而獨映嶄然頭角超形氣以獨神侶四靈以為

偶長百獸而稱尊故其為質也青黃相間火土兼資五行孕字二氣雄雌首

銳似狼匪假形於貪戾蹄圓類馬豈借步於騏驎其為狀也非龍非影非虎

非羆比騶虞而更異擬白澤以尤奇鳳騰龍警將騰於雲漢厲身牛尾詎

羈繫於樊籬其為德也惟仁是全匪力是假神武不矜猛厲長謝避行生草

股股依稀高不遺卑顧步蟻蟻藹藹勢勢恩能逮下其為性也陷阱莫傷置

學難咤走則容與止則閑雅藏身之固斯合至道之精應運而興有慕聖人

之化天地位萬位育聲教誕敷要荒胥服下則近天子之光上則錫皇極之

福州惟天而木惟喬卵不殖而胎不殯翔翔自適其性情棲息胥來於游牧

德孚鳥獸方不震而不驚澤及羽蟲復何潛而何伏求之實難感之斯在神

非頂先人之賦... 會幾何時... 燻燻燻燻

放依依如昨或歌或考主人忽忽不樂所厭者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譁

譁已矣哉梁王友兔園酒俱歸烏有知否知否乃反古人而為白雪之歌

歌曰陰之威兮陽之靡雪紛披兮因風起雨為母今水為子古佳人今今誰

是反之不已又歌曰空是色兮色是空紅爐旨酒一般同常將陽春語白雪

幾多柳絮絮隨風前歌括起首賦隨風而冷女道遠此與佳句中春一誤字

命見自己言之不足嗟嘆終之亂曰寒不凋者松與柏守不易者竹與石元

陰凝白雪之積太陽輝白雪之厄如圭如璧為形役而未銷先染言之惜也

惟名與節之不易乎而看余眼之白乎而亦道也而守調與中四等通融之作

元峯曰乾九兄為人落拓不羈有古狂士病性耽麴藝作文以酒自隨

每構思窒礙時連酌數觥文機汨汨乎其來記少時聯會方山別墅午

丹溪文鈔

後必向主人索飲主人或故窘以無酒遲至燈後遂不成篇久之以大

航進神飛色舞得意疾書如有神助既脫稿同人傳觀覺醉後半幅奇

警較勝前半試之他日無不皆然問之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洵異事

也夫斗酒百篇唐有李白飲中八仙會歌其事願聞李謫仙之以酒為

詩矣未聞何仙之以酒為文也若乾九兄者不幾仙乎仙於詩者猶許

稱臣天子前仙於文者竟實志諸生以双乾九兄於宗室良學使者按

臨歲試優取涇學第一名正在詳補旋丁外艱并一廩膳之不能為焉

豐於文而奮於遇可悲也夫乾九時文直逼陳臨川前輩文五百首藏

家待梓時文而外詩賦雜作每多各篇得之酒亦失之酒不可復收有

自註反雪賦一篇余少年所服膺錄之以誌吉光片羽又以見余非阿

好云

公性高邁天稟絕人自經史外諸子百家無所不窺詩古文詞空所依

傍所著有石門文集詩集詞賦集石門子藝子實附言詩序實諸書又

有唐詩選閩秀詩選

胡兆殷字商符諸生著有素行堂詩鈔羈鴻駁語

居易齋詩鈔

詩學豈易言哉予自束髮受書即津津咀乎嗚呼學步邯鄲弱冠後稍識門

徑中間數十年亦竟著述等身頗有災梨之想奈值病患頻仍傷傷迭見遂

至興趣索然諸念灰冷邇承星閣趙侍御內舅先生精以如椽之筆選取先

大父暨先君子兩世舊作且連類及余并大兒亂錫之大序名曰傳芳余以

老病日增因循數載未暇計此今年秋三子遠齡懇懇至再必欲余親書原

稿如千首全付剞劂梓成之日予復蒙親細觀寫作俱劣余曰此豈足以

傳家問世哉祇不過備他年之覆瓿而已雖然抑余更有望者環錕二孫舉

業之餘益復專精詩學倘倍加淬礪日就月將安知非後來繼起之人耶此

丹溪文鈔

又余老懷之所深慰也是為跋乾隆乙未孟冬十月耐菴老叟殷并書於師

儉堂之居易齋時年八十有六

胡承福字備五乾隆甲子舉人著有四書撮後園腐州

四書撮自序

福由縣廩生中式癸卯恩科副榜時年三十四至乾隆甲子始一遇於鄉龜

手經義蓋終身焉耳矣戊申己酉間纂四書審問錄時叔聖基年少力學相

與參考互訂版行問世數十年來遇同袍中很有深契極賞者乃其版寄金

陵書坊坊客江西人也予以計偕遠遊者八載客罷坊歸及余綴羽還覓版

不得現在追尋理當可獲而予篤老矣日西方暮恐忘其能撮錄中數十條

隨手繕寫益以後所增訂數年更名曰四書撮而田生兄弟師子館舍

之地名皂角場寂歷空山挑燈清話鳥啼花落永夜論經與朱子聽子規聲

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章義人雖懸絕景物時似也乃二生聞予言恆有領會

復以所繕付梓請予略弁其端噫孔雀自愛其翠而螳螂亦自愛其轉顧茲學究絮言一刻再刻風有全編今爲節錄結習攸存情思曷極昔人作難邀輔嗣之談來者多賢尙冀中郎之聽粗陳班管永誌素心己卯冬日胡承福自敘

朱陸異同辨

朱陸異同之論辨者紛紛踵而演之屋下屋牀上牀耳獨朱子謂無極生太極而象山不然其說爭之甚力有當究析者夫崇實尙有儒宗之軌則也空藏無爲禪家之標指也象山之學人謂類禪今朱子言無象山深非之而書中轉以禪譬朱子其謂之何愚謂原始所以反終吾儒之學精切於現在倫物之間而原其始則曰無極反其終則曰所得之理既盡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是始於無終於無也始於無故大極之前不復置想彷彿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而其心靜終於無故絕因果輪迴之計較而其心無欲至靜無欲朱子

丹溪文鈔

十四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之學也禪家則不然以天地爲幻妄六根四大爲緣塵而要有常住真心從無始以來幻妄緣塵皆真心之雜染流變滅幻歸真則常住不朽矣夫真心何物亦猶吾儒所謂太極者乎始於無始安得更有無極以超其始其曰常住即楞嚴之義唐言究竟堅固也顏白蘇黃以問世之姿沈沈其教而陽儒陰釋皆由悄然於身後之窮盡而希心於究竟堅固者耳陸子他書中亦以從生死起見爲佛氏之私一己此其說不足折服佛氏或身爲大儒不得不爲此開異之言而亦非其本心然謂其從生死起見固知彼之不安於一死而盡而無有矣不安於終之無自不樂於始之言無然則無極之說正朱子之醇乎儒而大謬不然之者正子靜之入於禪此兩家異同之根慎勿顛倒其見於此焉言有於彼焉言無也此之言有者精切於現前彼之言無者掃除乎一切而本命元神不謂爾也若惟以一空概佛則千古之才人文士無復就其教者矣秦皇漢武輕天下而求神仙可謂空之甚矣而後世又謂天

上無不死之仙於是進而求佛其貪更甚於秦皇漢武也非愛其空正愛其不空此顏白蘇黃以及近世之陶袁李所以出此入彼而辭而開之者或顛倒其說也

吾儒言有釋氏言無夫人而知之矣不知吾儒必無其所無乃能有其所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惑於鬼之有則無矣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惑於死之有則無矣釋氏以有者而無之轉以無者而有之無中求有是滯於有者也安在其言無哉此辨發明儒釋宗旨誠爲精闢

公生平力學不倦時方競習帖括願獨講求經史已乃沈潛理窟周覽百家所著詩古文亦迥過人

胡承譜字韻仲號元峯晚號整夫乾隆壬申舉人官江寧縣教諭

文昌閣記

丹溪文鈔

十五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文治之盛至今日而極矣神道設教亦至今日而極矣今天下文廟文昌殿在六祠內並列春秋祀典可謂隆矣而吾涇稽古漢晉書地理志暨歷代分野圖經愈云入斗七度主以魁第三星則此乃其所照臨於燥之地故治與教因之而倍盛而其奉祀也亦因之而倍隆李村圍蒞涇東偏朱氏聚族而居曩有關帝廟坐橫山朝文筆峯鴉溪水繞其下流左城山右環崗前列玉屏峯印星堂三乘山梅花墩諸勝土人以形家者言茲地靈淑之氣攸利科第乃移廟於任村殿而於此建閣與書屋越久傾圮朱氏族姓捐貲重修增其式廓崇高三層上以供魁星中以奉文昌因丙午孝廉朱君名龍與次兒先聯有同年之誼移書於余爲之記余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辰宿者或以爲降下而生或以爲騎而上應若夫斗北極也乃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又指戴筐六星爲編衣素馬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服其教者謂能下而與人通其語言文字爲之鐘鼓管簫以樂之爲之酒醴牲牢以饗

之而惟神有靈尙克相之以興起多士所以弼大教而勳盛治者不於斯乎
攸賴也哉且夫仰於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儒生事也願言天者必言垂
象謂精氣之所聚也言地者必規堪輿謂形勢之所聯也士人受氣於天而
未可徒恃乎天賦形於地而未可徒任乎地其所當自盡而未可稍自暇逸
者惟此小心翼翼樂羣敬業以修人事而已今既有闈以奉神祀而閭傍隙
地建造環山書屋聚諸生童絃誦其中則所謂樂羣敬業以修人事者無不
至矣人事修而垂象則聚其精氣堪輿則踞其形勝仰而呼吸可通俯而指
掌可示科第之聯綿將於朱氏族姓決之矣於以上勸文治而廣被文教不
且登斯閣而斯奮斯與世之永賴也哉是爲記

爲立言得體
堅義正大筆意簡潔後責重修人事以答神應激揚才俊振興來學尤

胡承諱字元音乾隆戊申舉人著有卷石山房詩舛

丹溪文鈔

十六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題吳芳培雲樵詩箋

雲樵太史落拓不羈具雅人深致尤篤於氣誼不屑屑勢利交其爲詩清秀
典麗鏗鏘富有而無獷祭纖巧之痕至如咏古徵識力之優言志見性情之
摯當爲漁洋嗣響西崑不足數也諱幸得見之吉光片羽當寶若拱璧云琴

圖弟胡承諱拜讀

胡承琪字景孟號墨莊著有求是堂文集

與魏默深書

默深先生足下自丙戌奉書後曠焉三載山川閒之無餘通問雞鳴風雨我
勞如何前承示大著詩古微一冊發難釋滯迴出意表所評四家異同亦多
持平不愧通人之論至於繁徵博引縱橫莫當古人吾不敢知近儒中已足
與毛西河全謝山並驅爭先矣承琪於詩墨守毛傳惟授之經又實有難通
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在左傳

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
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其於三家則惟與毛合者取之不
合者置之亦李申者所謂博學是之見而學不足以濟之者故於篇次世系皆
不敢橫驚別驅憑臆斷決其說甚長難以更僕讀足下之書不欲爲異亦不
敢爲苟同惟書中有一二失檢者如引翼奉疏曲王即位日月告凶檢漢書
奉傳實無此語殆因孔聖軒經學危言中推四始五際述翼奉之言觀性以
歷觀情以律其下又云幽王嗣位於卯酉之際適當卯酉而日月告凶云云
乃孔氏自申其說而足下誤以爲奉疏耳又引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亡走
之野其鄰大夫閱其無罪爲賦小弁案琴操本無完書其見於文選長笛賦
注世說言語篇注御覽宗親部郭茂倩樂府解題所引者雖皆有伯奇事然
絕無作小弁語惟明人僞撰詩傳詩說乃有伯奇被逐其鄰大夫閱之爲賦
小弁之語范家相三家詩拾遺遂以此二語合琴操之文而引之足下得毋

丹溪文鈔

十七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襲其誤歟繆閣之下偶見及之其他尙未暇備考以大箸如七寶裝成不欲
稍留罅隙故以陳之期無負千里垂示之意倘別有所徵仍希明以告我也
比來造述若何並祈見教爲荷風便率布即候文禧惟爲道自愛不宣

與李申書

申者二兄同年足下春仲晤言飲我道服之無數承賜拙著序一首通人
之論光價頓增謝弟嘗謂注古人書與自著書不同自著一書當斟酌古
今乃爲盡善注古人書必先求其去古甚近者所謂問高會之事必於祖父
非不信後人亦無事好與後人較辨也即如韻書之類隔術似迂拙易而音
和聲吻利順更易而直音章聲皆曉矣然音和己間有失真者直音則尤多
乖舛焉故漢人注經於名物制度語言文字之閒頗有迂曲與衍難通之處
誠有如類隔之取音者然其見聞尙近授受有自得者爲多後儒疑其不近
情而易而說之一切奮其胸臆不顧其安彌近是而大亂真幾何不如直音

之僅足誘童蒙而實無與於切韻之條理哉弟之治經墨守此惜其說甚長更僕難數胸懷梗概尚希有以教之小宛實志及地可為傷心舊有兩漢書疏證初葉七本存弟處故人手澤急欲寄付乃即恐致浮沈尤非所宜再四思維惟有託吾兄免便轉致千萬妥帖今特附穢總寄尊處小宛之書閱博不待言稍思才多考漢制而聞及元明似可不必且詞繁亦艱於抄梓若取而刪節之當不減惠氏後漢書補注也吾兄其有意乎弟亦思勉助校讎之役耳

立經堂詩鈔序

玉鑑不欲以詩鳴者也故雖總角與予學為詩予心知其難而玉鑑易言之蓋其年少氣盛志於學之涂甚奮以為詩其餘事耳然其詩機趣橫溢清氣流行已卓然能自拔於俗嗣後出游燕齊吳楚閒與當世名流馳騁壇坫而詩日益進間與予鄉簡往來每言及詩輒舉東坡所云此伎雖才高然非久

丹溪文鈔

十八

換學齋書
第一集

習不能工者以為至言予應之曰昔人謂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者此第詩中有此興象耳若學詩則必如所謂七級浮屠瓴甃磚石皆從平地累起者而後可學問之道知其難則易者將至子雖不徒以詩鳴然於詩思過半矣及通籍後由庶常改令山左旋罷歸與予相見里中昕夕過從相與劇談古今詩人源流遷變所由及其淺深得失之處嘗慨然於風雅之道作者迭興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其難也若此間促其出全業共賞則又蹙然曰生平作詩雖多然求其比興微婉事辭精切題目佳境不可刊置者蓋寥寥乎難之此其中歲後見愈起心愈下將更洵汰蘊釀鑄鍊變化而後出之而未幾以疾暴卒夫以玉鑑之才與其志始欲奮於功名繼欲以文章經術著乃所遭偃蹇仕宦不遂所著書亦未遑卒業徒以其生平窮通得喪哀樂欣戚之感一寓於詩良可悲矣歿後其姪小山子餐仙出篋中稿見不則點竄塗乙遺亂不可卒讀予既抱莊生野人之歎又念敬禮定文之言遂為審定抉擇取

其尤者鈔為四卷授其家梓行之因并述吾兩人曠昔論詩之言綴於簡端使讀玉鑑詩者知其抒寫性靈標舉與會視若對客迅揮而實由於閉門苦索者庶毋易視此編為也

凌九公文稿後序

吾族自先高祖參議公以名進士起家歎歷中外從祖世父給事公繼之嗣從以文章取科第者踵相接而每言先正風範必以給事公為法承珙生晚不及見給事公僅從族長者聞公軼事稍長讀公文乃知公於經史根柢得之桐城方望溪侍郎並受古文義法以其餘發為制藝亦有以大異乎人人之所為者洎承珙官京師竊聞公由翰林出宰陝西之興平十年行取入都時垂垂蕭然隻身寓邑邸泮陞科道每朝會輒徒步入正陽門歸則坐一室閉戶下簾邸中人過其牖下者惟聞度紙聲颯然而已此其靜穆高潔當時固以為難而在今日尤渺不可睹識者以為其文章如其為人豈不信哉先

丹溪文鈔

十九

換學齋書
第一集

是公制藝已錢版其家不戒於火并他著述之未刻者皆付煨燼公第五孫先守年八十矣將謀復梓以貧無力欲減去三之一而屬承珙為識其緣起余既悲先守之意重念夫昔之人竭其精力從事文辭間所存僅此而尚不免意外之厄幾幾乎若滅若沒過此以往將使後生小子欲求高會之規矩而已不可得此所以執筆歎歎而不能自禁也

得樹亭記

得樹亭者家損齋孝廉君所以自名其別墅也君晚歲設教鄉閭多所成就予時年幼不獲進而請益泊與其中子玉鑑大令游乃瀕瀕至此亭翹焉始予與玉鑑總角定交相切劘為詩文後先成進士仕宦南北又相繼歸田方庶幾如昌黎所云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住者而玉鑑忽為長逝化為異物則過斯亭也又不勝向秀山陽之感矣今玉鑑從子子墨茂才復葺而新之仍其舊名屬予書額且為之記因憶宋盧秉云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

節蔣希魯深有味乎其言子墨既其斯亭當更封殖此樹益勵於學以無墜其先之志業至如予者俯仰五十年中及見君家三世交游之誼或戚或欣而予亦已老矣然異日者倘來亭上尙能舉嘉樹而賦角弓之詩焉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曹縣知縣胡君墓誌銘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國朝以來起家進士者已十有三
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自號曰玉鑑少岸異爲文落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
屢上春官不第以寫書國史館議敘當得知縣棄弗就益閉戶肆力經史間
出與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郎中鼐欽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修亮吉金壇
段大令玉裁皆嘗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
不區章句與義理而二之其詩亦能自運繩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騫嘉慶十
九年甲戌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山東之費縣
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材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揜擊歎息君願自喜曰

丹溪文鈔

二十

後學齋叢書
第一集

是豈不足行吾學邪泄費縣歲餘以事罷旋率復歷攝平原即墨沂水事最
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爲前官受過罪吏議失職君於是遂浩然決
歸計矣君之言曰青齊故懷博俗民不易見德動輒齟齬其長而某所至頗
相安既去尙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
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寮忌遂歎不復振然亦安往不得其爲
我者此君與予相遇里中所以告予者如此適與予曩所聞於東人者語相
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後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
之子捐千餘金於義倉以贍其疏族鄉里有小爭很詣君者輒爲排解使各
釋然嘗謂予近日風氣儂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責予心趨其言烏序
孰謂君志未遂而竟歿邪君生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以道光九年四月
二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燾國子監生父先操贈奉
政大夫本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贈文林郎母某氏誥封宜人本生

母朱氏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贈宜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林女
子子二長適同郡副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騏子某某次未嫁所著書有小爾
雅疏證三家詩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於兄弟行第
二兄世瑛弟世瑤皆先卒世瑛亦出嗣伯父然友於素篤君讀書應舉皆賴
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瑛善形家言既葬其先數世又相約兄弟同邱首如
桐城方氏之爲者今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四月初七日合葬君兄
弟三人於某地先期請予爲君銘予與君屬疏而誼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
同業壯同游老而同歸於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曰
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於枯退而著書有何齟齬而不終拭其觚天邪
人邪我勸此珉庶使其不亡者存邪

復家玉鑑孝廉書

丹溪文鈔

二十一

後學齋叢書
第一集

兩辱德音一承篇翰如明月入腹清風與俱思心爽爽與楮墨相陵亂瘖言
徇佛忘山川之阻深懷哉懷哉曷云能已足下讀禮以來端居多暇蘭菊羅
含之宅松風宏景之樓煙雲恣其吐納圖史供其賡續每憶輟履相過款關
未啓燈影射陳林鳥因而驚飛書聲現然山風爲之落石言念此景何時可
忘近聞買棹金陵移舟武阜資江山之清發走縞紵於東南翹首音塵實深
健羨承珠樓遲人海思求友聲而冠蓋如雲無改顧獨轅軫交錯希聞楚然
何者志趣既殊則觀面有邱山之隔道義無準則握手非雲霞之契坐此迄
疏愈成廓落落如石侵侵何之授徒之餘癡坐終歲人或半面稍間輒忘
日惟一編相對最樂所苦心如椎鈍囊成罄縣謝仲任閑肆之聽乏春明質
宅之費偶有造述茫無據依來教云異書如珠異人如玉兩塗斯企一得尙
難足下買書滿船結友千里撰著益富聲氣廣孚可傳之業已基於此名山
在前當更勉之雅存先生忽焉終古頃逢生客願悉賤名怪北海之知劉由
敬之之說項知己之感不能忘心足下有懷想同茲歎蘿山之變實出意外

寒家羣從首推此子蘭摧玉折悲莫甚焉舍弟糊口維艱棲枝難定河潤不足空嗟鄭緩之儒弟名未成彌深許武之愧復承注問無以奉聞天運而住道阻且長比想行旂已還故里我居日下有殘杯冷炙之悲君在山中鏡清流仄徑之趣亮惟珍攝不盡所懷新知必多幸祝一一

寄家蓮浦孝廉書

歲華云莫憂來無端長語不申短晷易沒天色慘慘將雪而風市聲嘈嘈自夕達旦寒燈如豆與夢俱搖宿火若螢撥灰不暖飛蓬在野忽移於鬣毛枯桑隔牆有如其素抱念流水之逝景聽高鴻之響音感舊慕徒尤在足下聞足下載書五車去家十里課讀既畢定省弗違解東脯之滿囊邀雙雞之近局當此殘雪帶岫薄冰凍流炊烟一邨曳若素練衰草數步潛抽碧萌時復攜檀水邊緩帶林下數鴉幾陣餐梅半花人生故園其樂何極能不念哉能不念哉與子別後愈益無俚骨非珊珊不及一把須始髮已雜二色履車

丹溪文鈔

二十一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而出時逢折轅贖披裘而披每苦統線知交素寡懷衷轉孤實持一編藉祛萬慮伏案既久墨黏鼻端鈔紙畢登酸徹腕下當夫半解偶獲羣疑暫開窮古今於須臾齊得喪於一致雖塵埃擬榻蠟燭固已安之苦素樂此不疲矣回念與足下總角論交藉藉共學微廬相望僅容步武薄田粗給各有十雙既而迭遷參差同更憂患漏卮不覺償盡漸高十擲無改於博覽萬言不值於杯水君既賣宅幾欲牽船我亦待炊日惟糴米稚子有淒涼之色孔方遺絕交之書十年之間兩家之事莫不雲幻蒼狗日催黃雞自此以往比率而觀亦何者非鏡裏之空花水中之泡影也哉然而退筆成家猶堪勒銘磨研作寔未嘗無歲僕與足下舌耕可以得食徒步可以當車閑居送春默坐掃夕天地之大近在戶庭日月之明出入闥闈祇七尺閣體有餘案周四隅攤書自好一椀一詠為花招魂半水半山如鳥悅性飲酒或醉取笑襄陽之兒識字頗多差勝虞姬之婿古人恍其來晤後世或有相知固已蟬蛻

於清刻用其一較負擔而逸鞅埃壙而超矣彼區區揚肥馬之塵爭瘦羊之饌會何足以奪我所安當君一盼也哉惟是足下長依慈竹動采咳蘭而僕則楹書僅存鏡奩永慕三釜之祿不逮於養一命之封徒資於墓加以丙舍遙隔丁男不繁伏臘關於躬親松楸恐其剪拜塊然羈旅頻經歲時復懸旌於心承淚以睫此則僕見在所萬萬不如足下者耳勉矣足下讀書養親努力自愛春鴻北向贈我以言

寄江浦司訓家書

者雲足下離索以來歲月斯積湛湛江水客心悲其未央嫻嫻秋風居人苦於無友有懷悵悵想彼此同之矣頗聞足下學舍如舟職田有歲桃花鏤淨首指盤精問字之酒時送於鴉夷釋奠之牲載盛之罍器杜冠小而適稱晏柔傲而改爲既歡懷祿之情復協滄洲之趣亦足樂也然又聞足下養堂未築僕畫已高白雲在天塘二親之鶴髮滄波不極傳一弟之雁書諸生之影

丹溪文鈔

二十三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質無價入口之待炊孔亟勢難毀馮驩之舊券復殷浩之空函於是仰屋咨嗟者囊羞澀量米鹽於破瓊掛薑蒜於屏風南郭之几獨凭東陽之帶率減此其中將毋有不自適者乎然而君子固窮達人知命處不爭之地常調之官師以賢而得民儒多文以爲富善舞不必長袖看射正宜短衣青氍耐久之朋黃奶固侯老之具矣况復大謝爲僚小同入學西陵之詩可獻北海之學有傳折箠不辭奴知類士接羅倒著重笑山公何妨與世推移隨人俯仰又江浦者秣陵之近邑淮甸之勝區也分水葉於釀泉指山條於瓜步聽隔江之風笛望平楚之日華六期金粉之餘五季戎馬之跡固宜尋烟艷古醉月娛今習彼土風安茲吏隱爾僕錄著歸田詩成感舊浮雲住世落葉徂年方冀鹿門茹芝鹿妻借老鴟馬換酒鄰友相招而下澤之樓遲未定中年之哀樂傷多夏初玉樨之變殊非所期杯酒未寒牀琴速撤既痛陳駒之速更憂巢卵之危乃者向笛方聞莊盆忽取山妻七年之病八月有凶司馬

倦游家徒壁立安仁老矣竟狀空屋本同愁似鄭細之失侶固非獨樂嘆
君實之無家尙何言哉尙何言哉足下知僕志意何能復類昔日邪端憂多
暇頗思出遊將俟來春或訪虎林之山先探黃海或泛鳩江之棹便拜白門
彼時一葦可杭片旣暫借孤鶩能忘善補饋泊之過前承寄詩一尺鯉易得
不煩畫叉之錢足下得毋疑郊老索逋之來作蘇晉逃禪之計乎羽扇拜登
蕪城爲謝順問動履伏惟善攝不宣

丁亥八月十六日夜丹谿水閣翫月記

余以中年多故秋士易悲念陳王之端憂思枚叔之發疾將以八月之望謀
爲一夕之歡已約同人成其近局適疊峯主人卜期折簡選勝移尊就水閣
之再成攬烟村於五里於時晴暉晃野新涼襲袷白雲自媚碧草未歇離橋
十步已聞灘聲遠欄一周陡落山翠乃相與綠枕而登啓牖而望其南則巨
石枕岸有如伏龍北則叢柯被山時見歸鳥東則充軸屏列烟雲之所出沒

丹溪文鈔

二十四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也西則沙路砥平樵牧之所往來也爾乃邱壘具胸薛蘆在眼逸興互發高
談轉清杯斝既陳各隨其酌酌鳥履交錯相忘於主賓俄焉月出嶺表風來
檐隙窗櫺四面隨風闐開水光一樓與月上下鈴語振響梵唄起而相摩佛
燈然然琉璃爲之無色此則高會不必其登堂清游無假於乘燭者也良夜
方永疎客始闌白露曖曖空清流見底歸路之近初不隔於牛鳴橫江之游庶
猶徵於鶴夢夫吾儕瓜紹衍派粉榆介居壘畛剝芴以爲生燔枯折芰以爲
禮情味相洽比鄰之鶴鳴無猜動息皆知連巷之棗梨可數而且謝家羣從
竝以文義相先羣公族人自爲曠逸之友亦足樂矣然而三年之中陰晴已
變斗酒之會合散不常猶憶昔在雞年同瞻兔魄而今則一抱秦關之柝一
鼓湘江之棹矣前乙酉秋仲與羣山玉壘羣聖從子調權從旅 昨午則風
雨如晦泥深載浮雲無披豁之期高閣有寂寥之感焉然則深杯入手能
無懷舊之情圓景當頭可忘及時之樂乎於是主人索詩同輩有作宿酒既

醒池筆記之

胡先聯字星五號松山乾隆丙午舉人官常熟教諭

邯鄲李氏女貞烈碑文 有序

邯鄲有李氏女者以奸僧某素冒認祖母乾兒出入閨幃無間女在
孩提亦任抱攜既長呼爲叔相見弗避一日祖母往親申家父母俱
他出僧某踰垣入勒女行奸女不從力按女於坑上而殺之旋逸
去父母歸上其事於縣勿疑殺人賊爲僧也縣命拘僧至一到即承
認如有鬼憑之復審則伴哭失聲曰我姪女也誰謂我忍淫之而忍
殺之哉狡詞善賴夕承朝翻獄無定讞沈芝山明府虔誠指謫虛心
鞠審卒得其情奸僧抵法斬決李氏請旌貞烈徵諸同人肆爲詩文
以紀其事因屬序於余鐫碑隧道貞烈其永以流芳百世可無遺憾
九泉矣其辭曰

丹溪文鈔

二十五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照眉池畔舊稱歌舞之場學步橋邊半屬鶯花之地訪盧生之好夢未斷情
根追趙孟之雄風幾成愁海臺成叢而草蔓桑采陌而歌遙豈燕趙兮無人
奈羅敷兮不再茲有李米姐者生成靜婉少小端莊瓜未及期梅還待黃父
牽車於遠道母覓杵於前村忽來般若之狂且竟是闡提之色鬼假絲蘿之
可託遂欲牽襦欺蒲柳之無依居然入室始則調以謔語繼且脅以危詞苦
薩未見其低眉金剛乃爲之怒目兔將反噬拚辣手以遂淫心鼠已穿牆不
汝從能無余毒而乃氣懷於霜心堅似鐵喜黃泉之有路甘白刃以何辭嚼
齒露巖張睚陽罵賊之概握拳透爪平原殉節之風花含蕊以先凋玉無
瑕而遂碎紅顏一櫛碧血千秋今古之所甚難神人之所共憤然而魚翻脫
網蝶已過牆只有天知情無人見到案則鬼物憑藉不使求生轉計而賊智
構張冀猶可道指袈裟以作證血未成斑呼猶子以鳴哀手何能刃經再三
之研詰屢狡詐而游移欲施笞朴而服以刑恐繫縲絏而非其罪獄難成信

情似可疑惟我賢侯作茲良吏清融表裏明入毫釐凡糾纏構禍之端將談笑游刃而解爰伸快論章正刑書據初供之情形作當前之捧喝十問則問無可答五辨則辨之甚詳鑄鼎而彝可圖已破妖魔之膽懸鏡而物無遁遂臬懸魁之頭還索債於人間慰貞魂於地下而且上之天子告於文人建華表以流芳徵詩歌而寫怨從此驚屍感悅城關消仇違之風勁柏寒松中懼吐巖眉之氣

胡世教字兼山嘉慶甲子舉人大挑陝西知縣著有五石齋遺稿

石泉詩鈔序

禪家五蘊皆空一絲不挂語言文字都落筌蹄又何有於詩顧自說偈作頌揚演宗風四五七言體與詩近彼教中善自解脫不為故習所束縛者即事言意往往能以詩自見其性情憶戊午己未間余借榻石巖山圓通菴松篁陰翳泉石清幽花落鳥言人跡罕到若有有心公者性雅脫俗善飲能為詩詩亦

丹溪文鈔

二十六 樓學清遺稿 第一集

清穎可誦詞是耳目所及吾鄉繼流未有如心公其人者今復得之石泉上人石泉駐錫大福山蓮臺菴其地之清寂與石巖等其人雅脫善飲能為詩亦與心公等余去年春始假館於茲每香燼燈地酒溫茶熟時出其詩示余深喜其杼寫胸臆不事雕飾與心公不啻異曲同工因為點定而歸之大福距石巖止十餘里二十年來其間以能詩聞者有心公又有石泉以此知天下事忽於眉睫者不少而又惜心公久返天竺不及石泉往還酬倡為彼教添談藝論文一重公案也

家侯齋公墓志銘

奉直大夫龍垣侯齊公以咸豐甲寅冬十一月初七日壬申與淑配洪宜人及朱孺人合葬於本鄉北亭都石岐山之陽嗣君隸城學博新川理問履平文學暨理問文學之配兩朱氏附焉岡阜回互毓秀含清四顧蔚然洵吉壤也并梓咸尊秩若聚順文孫輩誦教近族而兼世好食以蠶石之辭相屬

教雖妻荒無文誼不得辭惟是追憶所聞所見述其大端而實紀之匪惟勿

敢庸亦勿敢溢公少穎異善讀書以謀養故輟業服買於漢陽年裁十四齡子立勤勸家隆隆起由是先意承志奉堂上人優游偕老樂潔白之養數十年昆友四人公以家督創厥崇基又得仲氏助之唱喏和于左宜右有攝簾手足信非虛喻族部庶務則借叔氏經理井井有條其季弟早世聘趙女未婚而矢柏舟公憫且重之恩斯勤斯保惠肫擊立祀獲旌所以慰二老人之心而成未亡人之志者無不備其女弟適朱乏嗣公亟為極意經營擇應繼者撫之訓之其宗祊得以不墜孝友惇篤罔弗根於至性焉其治家也嚴毅而周詳自考維章公以來子姓幾踰百胥循循守禮度惟謹則公之教致之也公雖締造艱辛積而能散睡嫺任恤親疏有序至族間義倉義田廣文教行荒政以及郡邑興官書院城垣積貯諸大役莫不見義勇為爭先恐後他若潤枯振乏橋梁道塗之修理殆難觀縷而爾宅爾田世俗所健羨而稱道

丹溪文鈔

二十七 樓學清遺稿 第一集

之者不足為公紀也公自嗉弱年廢讀勤勤以詩書易後人韓城潛心篤志聲藉甚公屬望亦殷甚歲科輒列高第而秋試不獲一遇夫遇不遇何足道相知者特不能不於有志竟成之語增感喟耳履平學力名譽與兄競爽士林以遠大相期許體素贏功愈勤公憂之每示意教欲為輒論也者而果中道摧折無不為之扼腕也新川隨侍繼起益昌前緒豁達有局量能和輯中外人心與人交必以誠入入秦時臨別贈言章豈可佩而算促周甲未克終展其才志固非獨一人之不幸也公律已以嚴持身以儉家人化之則洪宜人內助之功居多宜人壺範整飭而朱孺人同心同德相得益彰公舊居與敝廬望衡對宇教幼勉勵晨夕必過其門門以內從不聞一語笑聲其流風足為闔閭標準此則同恩曩昔而不勝感慨繫之者已公與先贈君交莫逆先贈君春秋十二適楚操勞其屢困也與公同無所倚依卓爾樹立其淳亨也與公同其所不同者物力有豐約耳要以重然諾嚴取與為一時有道所

推服則無不同他日公或舉先贈君佚事語教輒慨然曰是古所謂直諒友也而今罕見其人矣嗚呼由公言繹之當日氣韻相孚為何如茲述公德而願言不由中敢乎哉公姓胡氏諱先例字宗敏侯齊其號世居溪頭都龍坦里太學生誥封奉直大夫配洪氏誥封宜人朱氏配封孺人子三世溥朱出兆基洪出世準朱出女三孫十一女七曾孫二十一女七元孫二十一世溥字韓城號直崖廉貢生試用訓導歷署蕪湖建平教諭贈修職郎泗州訓導配朱氏子三效祖教贈儒林郎禮祖太學生地封儒林郎延祖附貢生泗州訓導女四孫六俊傑邑庠生銀貞州同知銜騰貞謙貞靖貞綿喜曾孫七杖壽榮黃壽壽百壽爾熾蘇生馨桂兆基原名世詮字新川號漪園布政司理問銜加階奉直大夫配朱氏繼江氏繼何氏子四光祖郡廩生定祖太學生均朱出祖澤稼澤均何出女一孫四照貞成貞太學生快貞襄貞會孫六伯鎔伯隆仲斐仲鴻叔驥叔聲世準字履平邑廩主配朱氏子四繩祖太學生

丹溪文鈔

二十八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生亮祖邑庠生慈祖聚祖衍聖公府伴官女二孫十一恆貞瑞貞太學生銜貞柏林祿壽潑貞綿貞陶貞吳生管貞拔貞會孫八有賜東海有貴登壽有補森林遵路有拱璧石既具謹將地形坐向生卒歲月備列於碑陰系之以銘曰
生物惟仁載物惟厚迪吉降祥反是則否公惟天成洞燭其義厥德不同見諸行事其禔躬也粹然一國之善士其成教也藹然一家之正人維繼承之不替光沒世而如存在昔親其風範於今思夫儀型卜允臧兮孔固絲絲乎永以妥先靈而裕後昆
家玉田公三世墓志銘
道光丙戌春余將入秦道出漢陽與故鄉諸君子盤桓至首夏始別氣韻風乎議論咸愜素心人樂數展夕雖處閨闈無異里閨促膝論心時也於時過從尤數者則有小阮近齊州司馬近齊性爽朗語瀟灑實無飾辭志趣遠大

生平深不欲作自了漢惟時以不克負荷先人為愧每述算大父玉田公及尊人位如公遺事輒感歎蚤失怙恃稟訓疎待養缺無由親承善行也余因憶少聞父老言玉田公意量豁達待人無城府鏡幹濟材與人交易從不涉世俗機巧心人胥欽服之而業日以大及其家居立訓必以專務恆業易子姓讀書服買而外悉絕其他有所營而咸歸於善族中至今猶稱道之為矩矱焉位如公隨侍玉田公往來荆楚間左右勸勸不辭勞瘁退而趨事庭闈能得厥考與繼妣歡心友愛羣弟無異財無間言慷慨好施與不惜損棄濟人急族中設立三餘堂備歲歲贊助不遺餘力其誠以為善類如此蓋以余所聞印之近齊所述無弗若合符節焉余既久羈秦關有自鄉里來者詢及近齊食言其殖業益恆裨躬益謀行事益美且夥遠則如銅陵同仁局漢陽自新堂同善堂教本堂及琴溪書院近則如本邑費官講舍城垣諸大役皆慨然樂與之從事至若族中協謀而力行者如萃渙豫立諸堂更不待言

丹溪文鈔

二十九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而其本支義倉義學則又所倡率之以共底於成者也其間嘗荷天語褒嘉榮邀賜秩樂善好施之譽庶非虛致已余聞而心識之方思歸而樂究其遠大之志趣而不意先余歸之一年已作古人矣嗚呼抱負徒殷措施未竟余豈第為族中惜哉近齊幼好學所誦習率能明其大旨長雖因境從業言行必兢兢仰企於先正暇輒瀏覽史編輕貨利而重倫理館薦周親推而及認服以下賴之舉業者數十家此其讀書明理見義必為因事制宜有條不紊固由得力於稽古而即其殫思負荷克體先人孳孳為善之心所致也昔歐陽文忠公有言曰為善者能有後又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以是知玉田公之後人獲熾獲昌方來未艾者蓋不待著蔡決之已歲丙辰八月初一日玉田公暨洪孺人合葬於本鄉新豐都塘橫冲之陽位如公暨朱孺人近齊公暨朱安人鄧安人附焉玉田公諱先拒太學生元配鄧孺人有淑德不承年先葬旌邑長坑生子世恰繼配洪孺人白首相莊母儀均一生子世恰

太學生世揚世怡太學生世協世恆世傑太學生世慶孫十三觀國邑庠生
霄澤從九品銜桂澤梅澤廷相樞澤極澤柄澤樞澤梓澤行聖公府伴官樞
澤棹澤從九品銜會孫二十三巡澤溱澤祥衍聖公府伴官海祥伴祥連祥州
同銜廷祥沼祥致祥邑庠生勉贈儒林郎梁祥沼祥滋祥浚祥州同銜均祥
鋪祥鑾祥彩祥汀祥巽祥五壽麟壽油祥沓祥昇祥元孫十一有川有學有
座有建有董有臘州同銜有順禮祖有夏延祖福祖來孫六道攝從九品銜
道探太學生道持道緒道煜蘭生累孫一傳與位如公諱世怡太學生配朱
孺人董範端淑事舅姑孝而誠處築里和而均生子觀國霄澤廷相孫溱祥
涑祥海祥洋祥沼祥致祥浚祥會孫有川有學有座有建有董有臘元孫道
攝道探道持道緒道煜蘭生來孫傳與近齋公諱廷相字輔臣州同銜議敘
加一級紀錄二次元配朱安人淑慎寡言語持家以儉課子以嚴羣稱賢內
助生子致祥繼配鄧安人嫻嫻儀達文理慈惠勤恆備女工所積以助夫

丹溪文鈔

三十

換學齋遺書
第一集

子施濟所未及生子浚祥孫有臘會孫道緒今者卜葬有期達祥浚祥以幽
宅之文來請誼不得以堯荒辭謹綜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詮次之其生卒
年月具載碑陰銘曰

擬和葆真潛精隱曜章修厥德用傳道教豐先裔後濟美則難懿茲三世代
有其賢易訓留會書喻堂構天昌善人本宏枝茂佳哉蕙鬱塘嶺之陽靈兮
攸奠終焉永戒

小北樓跋

仁甫題時
年八十五

吾郡北樓以山水擅勝斯樓也山則黃楚諸山峻巖綿互於四面烟雲如畫
猶之故事諸山也水則丹溪諸水流注會合於百派波澄如練猶之宛句諸
水也夫一邱一壑會心不遠惟人之領略之耳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斯謂之
小北樓云爾

胡桂宇小山世琦之姪

立經堂詩鈔跋

叔父少耽吟詠得之先祖義皆公庭訓者為多及弱冠登賢書出游四方詩
集益宏富後自山左龍官歸日坐小樓以詩為課時大妹麗玉依膝下獲承
指授亦能為五七字詩叔父方搜輯先祖遺詩集多散佚僅存入蜀集一冊
即欲付梓而叔父遽歸道山身後囊橐蕭然篋中詩無幾盡刻因請家墨莊
先生擇其尤雅釐為四卷桂楷弟芝林勉力稱貸而鐫諸板因承叔父之志
冠以先祖遺稿而大妹所作亦附其後故知聲律之學必有淵源王氏青箱
謝庭白雲桂惟與弟芝林共勉之而已辛卯八月姪桂謹識

江城老屋記

涇水之濱峯峯之麓翠高之墟龍坦之里胡氏子姓聚族而居宋元以來綿
歷年所會王父半柳府君宣城梅文穆公之聲也備書東觀漢記西學錄書

丹溪文鈔

三十一

換學齋遺書
第一集

况萍家室未行時文穆公訪勝秣陵卜居白下蘭綺雖徙宛溪之門第猶存
喬木云遷柏視之草堂無恙爰以舊宅聲名塔鄉舍涇而宣職是之故無何
曾王父卒於官王父又不祿家大人遂以幼孤寄生烟短蘿常附柏終非獨
士之心維甫學飛已有依人之媿稍長乃以教授所得做舍郡城貞幹生長
於斯春秋二十有三矣當夫甫離襁褓初辨東西隔籬隨阿姊之肩撲棗趁
羣兒之隊甫成之竹爭跨為徠勝初生之錙精飼以盤饌遠歌突弁爰受詩
書苦作蠅聲則百遍難熟學塗雅迹則三寫就舛每當夕陽欲墜餘照射牕
書策在前篝燈置右盼客來而罷讀時杖影而先驚野馬塵飛雪鴻印在蓋
自縣孤以來弱冠而後兩泛秦淮一首燕路餘恆兀坐罕出戶庭尋葛藟之
本根雖非桑梓作匏瓜之絆繫即等粉榆今夫大隱之士惟託煙霞研經之
儒尤耽寂靜東學下帷之所鏡有廣園西蜀草玄之事惟容問字若夫密邇
城闕兼鄰販負星樞旣碎時擾夢魂重豎喧聲嚴衛市鄰狗膾至叱之而

仍來蠶蠅羣飛避之而不可替矣圭實側行尚皆妨帽瘳脛徑尺僅可窺天
紫燕翩其長辭仙禽顧而恰恨四壁尙立疑相如之已誇一畝曰宮覺儒者
之過侈陋矣容膝之地剛類荃航航凡之前雜置土銜大尹偶來閉蓬門而
引避密親忽萃就斗室而立談匪直廣信之小園殆亦焦先之蝸舍隘矣然
而魚遊於沼乃無羨乎滄溟鷺巢於葦更忘情乎濃蔭非不知神州之外有
瀛海廣漠之野多茂林相習而安性使然也斯室也牆高於肩但堪留月草
長於帶引使入簾古硯可對歡若石交木榻欲敲支以松幹堆煤當戶槐影
送青蜂銜喧晴杏花落枕雞棲近砌可令唱晨蟲跡蝕牆別成奇篆伏臘歲
時春秋佳日園蔬初摘買之鄰翁市鮮可烹委之甕婢介壽堂上分甘稚子
面城得閒居之樂一室承骨月之歡駸駸乎置涕於不聞忘湫隘於日暮
焉遊履既蠟登城眺曲則昭亭轟其前謝樓峙其後春臺當其左死溪流其
右嵐翠沁骨泉聲咽雲平噴壑奔經陰雨而作花深夜短狐升女牆而拜月

丹溪文鈔

三十二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撫景延峙澹此虛襟臨風襲裏輒嘖遐想又况傲鏡之內遺經尙存臥席之
旁圖籍錯列螢入囊而有耀輝食字而能仙晨觀舊編夕披新帙俯仰賡代
締結古歡趙文琴士嘗相過從笑曰可謂破屋三間藏書萬卷惟是麤鼠飲
河轉覺負腹元酒味正未如醉心仰視屋梁能無慚思哉秋林落葉空階鳴
蛩餘墨在池因序顛末虹橋如畫誌江城籍述之由綠綺可彈慕壤室歌風
之韻云爾時丁丑年八月初七日也

遊三天洞記

出宛陵城而東六十里有三天洞宣州之名勝也曠言徒切寒修莫由歲乙
亥訪舊水東雅動遊興外舅醒菴先生怡然招漁樵之儔踐薜蘿之會靈曜
甫上晨光熹微春氣潛燼燒痕淺碧山徑紆而樺棘滿積雪融而泥濘深未
五里而負楹之童已告力乏代步之蹇時復喘息矣途有荒祠因成小憩古
像剝落鴟怪啼相與據神座而長歌撫青松而容與者久之日午抵洞口

山石聳峭壁支撐唐宋鐫鏤半皆漫漶睇視名款尙可察識蝸旋而入靈
境洞開空翠蒼蒼若砭詩骨石蓮疊疊驚爲鬼工麋鹿熟眠不避生客蝙蝠
成隊時緣人衣仰矚天光小類覆空蒼然雲氣生於履間飄飄然將揖洪喬
而侶尹劃焉稍進則匪勞開扇削若永巷石竇深黑中藏橫潭水氣作腥流
擊撼石住往陰雨厥有龍騰翊翊天風能使魂蕩正徒倚間忽有若鳥鳴歎
窺山頽谷摧迅雷奮而魚盤驚雕虎嘯而林葉落者凜然瑟然莫可名狀土
人曰是游人爆竹於石罅間也遊踪既既逸興轉生洞之右偏有精廬隋杖
風禪師卓錫處也殘風沒草剔蒼蘚而摩娑禪閣虛登危梯而延眺爐煙
農篆上冒浮雲老樹四圍鬱爲黛色檐雀上下倏來親人古佛趺坐恍同素
識山僧獻團蕉之坐淪祥蓋之茶澄心渺思頓醒塵夢談玄參悟迴隔俗氛
擲晚始循來途咏歸故道適村氓賽會叢祠醉神黃金四目彷彿古禮山炬
兩臂半簪葦花散者如銜尾之鳥聚者若赴堙之蟻而暮鴉彌野夕陽在山

丹溪文鈔

三十三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矣同遊者凡六人而貞幹爲之記

胡光岱字少坡道光壬辰舉人

大雪初霽丹溪水閣玩月與同人賦詩小引

夫景物者天地之著作吟眺者名士之襟懷而電光不留泡影易過古人所
謂清風明月何地無之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良非虛語也茲逢冬杪適屆
望初先鋪萬頃之瓊瑤忽煥一天之珠璧乃公玉戲固是無心有客與飛不
妨多事爰邀良朋共登星閣足下言莫履冰凌就頂上圓光照人軒舉指傑
構以搖空俄一層之倏上八窗洞啓下臨貝闕珠宮兩腋風生直到玉京瑤
島時則天地變色雞犬噤聲寒梅共人影俱清積素與流光比潔仰捫碧落
摘星斗以爲樽俯拍闌干咳珠璣而亂吐笑玉虛宮竟從上界移來不復知
身在丹溪水閣矣俄而溪霧上衣水光送客詩狂得句人醉上橋同游五人
各賦一體爰爲序其匡略將以繪之畫本友人和者請浮大白如詩不來仍

照金谷

定樞錄自序

樞是古今不變者是定則全靠功夫天資穎悟淹博宏辯都不濟事矣逸叟歸自秣陵手著四德錄既成快吳門之行又以病滯留坐草堂彈指春光一瞬遊心寥廓數周天行物運外內合參覺亘古不息必有不思真機風世往生必有長生證果眼底蟬蛻井中蛙龜悉皆浮生瀝死任是陽出陰沒其歸於煙雲捲空電泡無影則一也人生莫不如此稍有慧心能不撫膺大痛中夜繞床也哉以故如來大悲宣尼長嘆同此畏天憫人之懷引我復古留今之愿心以之終古慧業亦與之終古然則大丈夫為此出世一大事因緣不承三聖品格畢竟凡庸在世百年富貴復何意味是必有不隨物朽不與世辭出入九天九淵升降古今上下納棄簪於寸心普德澤於萬業迹雖往而神留形盡通而性復者此為無量勝果此為遺古福緣精修至此片念勿疎

丹溪文鈔

三十四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人道若此其亦庶乎完且善矣逸叟深有懼夫終身聖哲一念庸碌用是兢兢居漏戰戰冰淵學敬義之夾持矢厥中之允執矩以絮而不踰樞以定而常在心心相印今日千聖同堂面面圓通何處善提礙相憑戒謹上孚帝載當勇往不讓前人有不滿逸叟者且引咎自責而為敢少涉怠傲以一德自狹專意清和以偏德自任也哉時道光己亥上巳前一日黃海天都逸叟自序於安易齋之看雲別場

窮神錄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之所為其實盈天地間皆神之所為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橫渠亦云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所以神而曰明神而曰化德不極其明無以神神不妙於化不為道易云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學者真積力久成其性於在己之德又能通其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乃恍然於覆載之實稟帝天古今之實有鬼神所謂知神之所為知鬼神之情狀即於己之所為己之

情狀推而識之妙而合之其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用能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夫言百世則顯之乎道不殊古今矣言鬼神則微之乎道不隔幽明矣故能通幽明壽古今非知其化而有以操而存之道去者神必不居非窮其化而有以變而通之理屈者神且日萎至誠不忠純亦不已良有故也岱專研性理垂四十年以不欺為主腦以功夫為提唱著定樞錄忽有所觸自後所得又有會心爰以窮神命篇信乎非自致於神明豈能知神明之邪正非妙道以神化豈能通生死之關津人生一大事因緣莫有過於此者夫至以神明之道自居以神明之德為行果能深知而勇守之精察而力行之古今十世夫亦何者非神明之所為既一死生則亦安有乘除也哉此殆所謂無量果也得之敢即敬謹錄之藉以自證亦藉以共修此無量之果云爾時道光歲次己亥浴佛節前七日黃海天都老人自序於安易齋之栖真別舍

從心錄自序

丹溪文鈔

三十五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一切心不可從也從之則弊滋多矣惟成德為行之心則易於從卒亦不得不從而從之卒亦無弊學至此心可從非樞之定不能非神之窮亦無主矣逸叟審運而處貧病未除覺於窮理盡性之功頗有日進日新之效故實據其所自得者述著於編非惟欺人所不敢抑亦欺己己不安逸叟既知生身立命真道場在戰兢惕厲之中此是古今第一安穩自在去處方且安益求安穩更圖穩以冀日造乎大自在之域焉敢稍駐足於不穩之地暫栖心於不安之鄉使之儂焉如不終日自誤而并以誤人哉是心如此庶幾甚可從矣故有所得擬手錄之即以從心命篇而并并數語於篇首如此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端午前十日天都老人并書

至命錄自序

萬物莫不以命為貴然命之為命不獨物與物異人與物異而且人與人異即一人而後與前異此是一重公案又須知為命不同而賦界之命連達之

命修短之命氣數之命究可一理以貫之此又是一重公案推而極之三才且出一原窮而盡之萬化總通一理故人物各有一命而不知命者不可與言命夫子所以罕言君子惟能知命必蓋萬物之命之理因以知天之命且以知己之命命之所以能立而且由知而俟由俟而立由立而造由造而至必至於命乃為知命之極詣亦為復性之極功是以性果由此而成道德自此而富燦光由此而圓世界由此而出證位由此而定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信如萬水赴海莫不畢注五金歸冶莫不各分是乃所謂至也由此至而正學之塗轍不趨於旁道矣萬變之紛紜不擾於方寸矣畢生之指力自得其證驗矣天地之神化默契其符合矣如生墮地如始為人從前結習一洗而空是後神明歷劫不易以寸筵之關鍵納造化於囊籥大丈夫得此物事到手為此一事因緣在宇宙間大大做個真人物覺此後之性功更不容於瞬息懈此物之操存實不忍於顛沛淪也先聖有言造次於是予敢忍諸

丹溪文鈔

三十六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計惟日從事於成德之行乃更樂乎寸心之矩以戒懼自凜帝天以慎獨顧諟明命則洗之於退藏基之於宥密者俱不外此而得之矣因日有所悟志之於從心集後遂以至命錄名編天都老人胡復齋自序

胡澤順字梅坪附貢生候選訓導著有四書一得錄大易觀玩錄

四書一得錄自序

夫淵源授受漢儒之功不朽而後之逞博溺心者壞焉故久而妄談漢學者衰表章闡發宋儒之功不朽而後之講學邀名者壞焉故久而空談宋儒者亦衰總之無門戶意氣之私為真儒有爭勝好名之見為偽學而已無門戶意氣之私則宋儒宜崇漢儒亦宜崇有爭勝好名之見則不可以談漢學亦不可以談宋學澤順窮鄉下士安敢自信況聖經精義大典自漢宋以迄於今發揮云備又何必更設贅辭但聖道如天終無盡藏管窺螢照亦有所見故簡端載筆一知半解不忍自棄隨手錄之偶有與古今人略同自知而能

記憶者易之不自知而或忘者則姑存之間見古今人有好詆毀以為能者鄙意不能釋然亦竊附鄙說一二於後蓋以世教攸關實不敢萌爭勝好名之心又謹列孔顏曾孟生卒年月表孟子年譜於終以自勵欽崇之志且願與天下後起共致敬於神在焉繕寫既成再三審視慚汲古之綆短就有道而情殷倘幸無大刺謬者乎猶有一得焉否也雅德君子鑒我質直矜我愚蒙必有以示我矣道光丁酉季秋胡澤順自識於實學堂

大易觀玩錄自序

天地成象成形皆實事也聖人設卦觀象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皆實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意觀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然則學易者其必以反身修德為指歸而不可徒求之於書言象意也明矣第今世徵實之士割裂全易旁見側出師心自用穿鑿支離本象反晦本義反荒而本例反亂於非所實者而實之又於不可虛者而虛之故滯於實者

丹溪文鈔

三十七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必適於虛其於易也尤甚哉夫易準天地天地有是象易即有是象而聖人繫之以辭其義亦即本此子曰聖人定天下之象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斷可識矣必非求諸天地之外而失諸大易之中也不然仰觀俯觀近取遠取果何為哉曩見東吳惠氏發揮漢學鄙輔嗣而譏周邵原原本本粲然備陳江都焦氏專宗三事尊王弼而薄焦京赫赫明明灼然不惑然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王註孔疏為唐河南史公所宗宋伊川程子所推周禮太卜隸於宗伯記載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卜居其一陳氏集說謂以其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焦京之學後漢列於學官即古占筮見於左傳者亦不盡屬經文是易簡知能卜筮尚占皆有功於義文周孔固無損於王邵焦京惟象數兼明皆為專修人事而設所貴反求諸此身而已澤順學易有年若猶叢過自味於進退存亡者正匪一端閉居退思撰大易觀玩錄諸說易表十二例說學易自訟說易道同歸文成性至命文總為四卷名從其朔蓋以管窺井觀固

不待言且忘食廢寢待竭鐵仰之才更自惜未見其止而朝夕日深惕若云
道光壬辰仲冬月胡澤順識於黃堯山竹泉講舍

丹溪文鈔

三十八

樓學府藏書
第一集

丹溪文鈔終

跋

吾邑當太平天國時受蹂躪最酷先輩著作或已刻或未刻皆已萎諸蔓草
化為雲烟矣至今搜求先輩著作惟墨莊公之書蔚然具在其毛詩後箋儀
禮古今義疏刻於續清經解毛詩後箋廣雅書局又有單刻本小爾雅義疏
刻於聚學軒叢書爾雅古義排印在國粹學報內求是堂詩文集雖無翻刻
本而墨莊遺書猶有存者乾九公之子貫附言韻仲公之雙廬談續雙廬談
備五公之四書撮彙山公之五石瓠齋遺稿梅坪公之四書一得錄大易觀
玩錄雖有刊本已在若存若沒之間惟大易觀玩錄民國九年其孫樹棠重
為排印子貫附言雙廬談續雙廬談刻於涇川叢書商務印書館排印之叢
書集成收及涇川叢書則子貫附言雙廬談續雙廬談不處零落矣玉鑑公
之小爾雅義疏與墨莊公之書同名而內容各別其書是否付刻已不可知
猶本亦無有矣朱蘭坡小萬卷齋文集中有玉樞公小雅爾雅證序一篇詳
言兩書異同之處且言玉鑑公之著此書在墨莊公之前云云少坡公之定
樞窮神從心至命四錄其稿本尚在樓安處能保存若干歲月未可知之數
也 先父搜輯丹溪文鈔於劫灰之餘而所得止此莫為之後雖感不傳古
今有同慨也文鈔中如琴高山賦黃堯山賦白雲茶賦琴溪仙魚賦不僅為
文字之流傳使山水物產隨文字以流傳也至于四書撮序等在未見原書
者知有是書其定樞窮神從心至命四錄之未刻者其序猶為重要也 先
父輯丹溪文鈔其用意深遠矣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男樓安謹記

丹溪文鈔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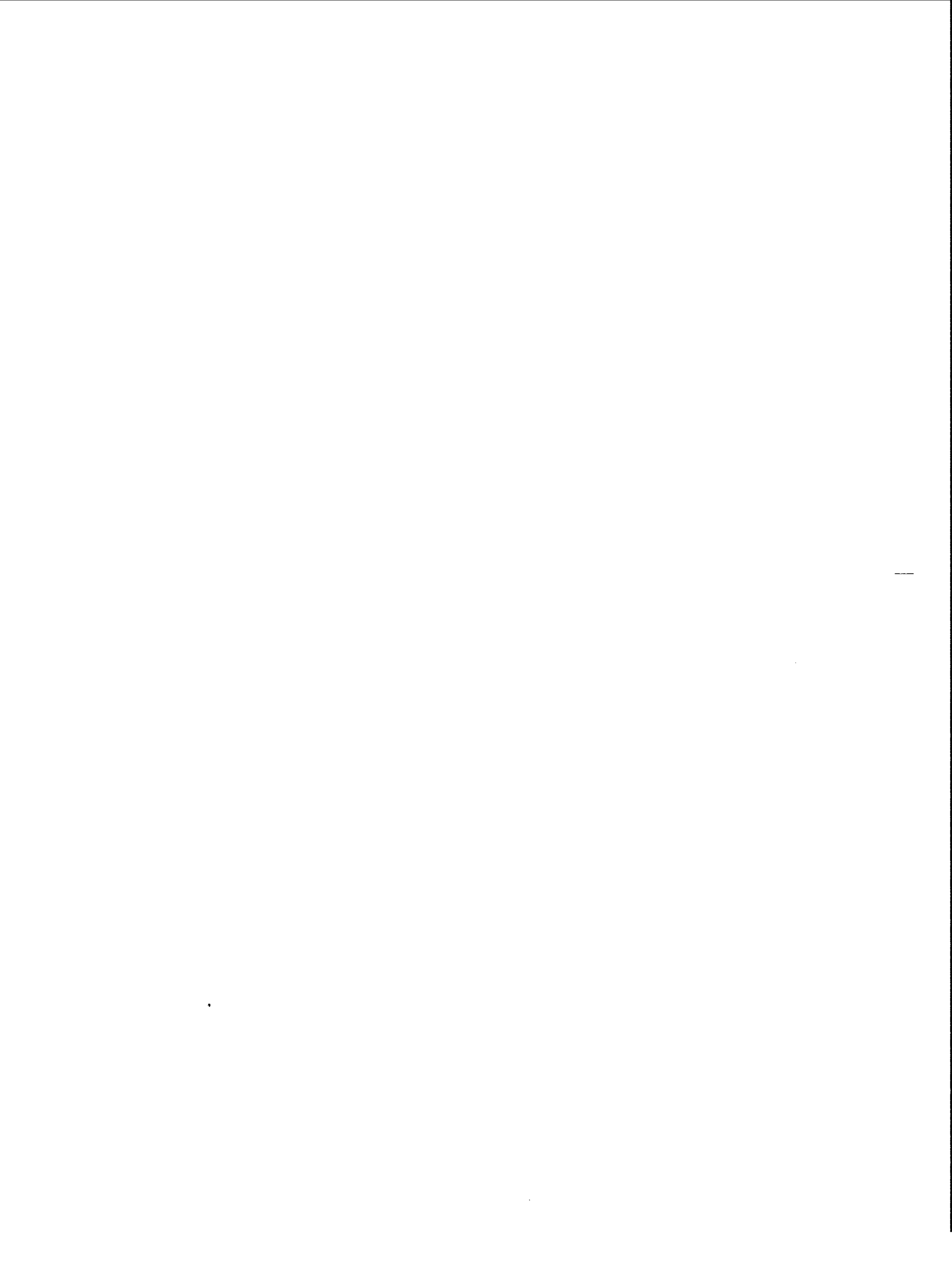
樓學府藏書
第一集

關

墨

萃

珍



閩墨萃珍

宋孤臣謝枋得夫人李氏託孤母氏書

母氏茲鑒嗚乎幼勞之恩今生已矣緬舟山之急湍吾君何在眺長淮之清流
吾夫何在殉國殉夫舍此尚遠他及哉願女猶苟活於世者以夢寐甫二齡未
得所託寔令三尺義孤展轉入於賊手則女誠謝家罪人矣或告元賊其重女
婿呼為素傑且下令保全家屬似為女計可不死并可避然而幣重言甘賊
之憤技也見忠授命愚夫婦之素志也覆巢之下甯有完卵女誓計之熱矣吳
媼雖願直事女有年其心無他夢珠屬彼遺投母所予兄弟行尚求普視之俟
其長成囑以勿食新祿勿忘國仇則女見亡婿於地下或無慙色耳隨穎涕泣
不知所云

明楊椒山夫人請代夫罪疏

罪臣兵部郎中楊繼盛妻張氏跪奏 皇帝陛下竊臣夫以醜職相臣發交錦
衣尉待罪此實臣夫溺職辜恩法無可道臣妾何敢冒瀆宸嚴自取咎戾然仰

卷二 閩墨萃珍

十五

香 龔 齋 集

維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回天聽下垂覆盆當以罪重不可赦賴即
斬臣妾以代夫誅臣夫感皇上再造之恩必能執戈矛衛社稷以効一日之力
也

明秦良玉守石柱檄文

為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竊自獻賊犯蜀石柱震動有譴降者有
議遷者嗚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
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宸謨獨運獻逆雖狡措顧成禽我
父老軍士奈何不察虛實妄聽詭譎滋長寇盜之威挫銳軍旗之氣耶本使
襲其夫馬千乘宜撫使職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二十年前上感朝廷知
遇之恩涓埃未報下顧將士推戴之力思共功名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
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賊賊善於將兵所攻無弗克所戰無弗勝者噫嘻此
實虎之傷雄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給澧州潰圍左軍門驕其志若
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此非本使誕論也請與徵之播州之役殲厥精銳

八千蘭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想我父老軍士耳共聞目共見非本使一人之
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荆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疑若
狐欲前復却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乃
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著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
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味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擊
瀾碩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責請本使
前者固當慮衷受扶離明諱即降至與盡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
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總總慮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
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蝟毛其偵騎之密布邏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
在各官報國之心共作同胞之氣毋許妄論毋許誣謗毋許越界毋許私徒臨
陣身必先殺敵志必果勿欺淫勿劫擄勿張勿浮動違所約則賞有差悖所
約則殺母教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

顧亭林母王氏淵淵書

卷二 閩墨萃珍

十六

香 龔 齋 集

嗚乎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昨夢爾父同吉拙余行於沙漠
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嫌遲死又何惜惟余慘於爾者不在言
而在行不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言論古人
謂夷齊扣馬而諫是也諫既不從胡非殉國乃登首陽採薇蕨何為乎噫嘻夷
齊諫矣甲子以後首陽尚得為商之山乎被厥尚得為商之食乎噫嘻夷齊
矣一時儕輩莫不替余持論之偏獨黎洲(即黃宗羲)心趨之則其懷抱可想
且余觀爾友中亦惟黎洲品詣篤爾雖師事之可也惟爾之子若孫噫其為
耕讀中人勿為科名中人則爾方不愧余家肖子也嗚乎武兒余與爾永訣矣
無月日時母氏囑

按月日合一明字無月日時是無明之時也夫人之不忘故國亦可哀已

李香君在南都後宮私寄侯公子書

落花無主妾所深悲飛絮依人妾所深恥自君遠赴汴梁風指流光梅開二度
矣日與母氏相依未下胡梯一步方冀重來崔護人面相逢前度劉郎天合再

到而乃音垂黃犬下殘燈昨金錢信寄青鸞盼斷天邊明月已焉哉悲莫悲於
生則離妾之處境亦如李後主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而已比聞燕京城破君
后下殿龍友(即楊文舉)偶來過訪妾探詢音耗渠惟望北涕零噫無一語嗚
乎花殘月缺望夫方深化石之嗟地坼天崩神州忽抱陸沈之痛由甲申迄乙
酉此數月中烽煙蔽日弊鼓震空南都君臣遭此奇變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
子房復韓之志臥薪嘗膽敵愾同仇不謂正位以後馬入關阮巡江虎狼雜進
猶鼠同眠翻三朝之舊案黨禍重興投一網於諸賢登抄殆備而妾以却匿夙
恨鷓鴣飛炎所幸龍友一力斡旋方免欽提劫問然猶運充樂部供奉掖庭樂
新聲於玉樹春風歌燕子之箋叶雅馴於紅牙夜月譜春燈之曲雖感天子無
愁相臣有度此妾言之而傷心公子聞之而疾首者也雖然我躬不閱遑恤其
他親皇河之耿耿永巷如年聽鐘鼓之遲遲良宵未曙花真獨活何時再門芳
菲草是寄生惟有相依形影乃有蘇軾(即皇生)幼弟柳老(即敬亭)碑宗同
為菊部之儔共鍊梨園之隊哀妾無告憫妾可憐願傳紅葉之書慨作黃衫之

卷一 閨怨 十七

十七 寄龍友

客噫佳人離風沙吒利義士今逢古押衙忠難知已妾真感激涕零矣道筆中
州神飛左右未裁案紙若有千言及拂紅箋竟無一字回轉柔腸寸寸欲折附
寄素扇香奩并玉玦金釧各一吁桃花豔褪血痕豈化胭脂豆蔻香銷手澤前
含蘭麝妾之志固如玉玦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釧否也宏光二月香君手紙

孔四貞致孫延齡書

余父在明位不過一將耳而以百戰餘生僅得中秩明之待余父恩何薄也
大凌河之戰松山之戰有天意焉朝旨實震悼杜之死緩而欲以余父暨
仲叔(即耿仲明)行法余父見機單騎出關 太祖皇帝於與京由是攀龍
鱗附鳳烈爵至定南桂林之役余父死戰 今皇上恩卹稠渥典禮有加嗚呼
本朝之待余父情至矣恩厚矣昔豫讓有國士衆人之說誠非無所見而云
然將軍并無殊勳異績徒以貞故位崇專閫儀同額爵乃聞道路之言將軍受
演藩壘恐潛結精忠之孝為援頗著異志噫嘻市傳有虎本不足憑但貞與將
軍既共衾穴生死并之安忍緘舌至利害所係貞亦不為毛舉第演藩既能忍

於永歷豈獨不忍於將軍則為將軍計似不應負 本朝負余父并負貞也
按孫延齡反時 朝廷亦疑四貞後於閩幕中得此信乃釋然取四貞歸京
師養老焉

陳圓圓致吳三桂書

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龍之專房則妾固為將軍有豈得為闖賊有哉闖賊
於四月朔冠冕旋衣緒袍肆然御乾清宮逼妾承偽旨妾念及將軍恩義實不
願身軟指罵賊滿井一死以謝將軍乃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偽官煩
及一僮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切喜蓋此僮侍衛即將軍之
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啟樞則
保住寬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為嗟嗟妾尚何為哉此身可留則固為將軍
之身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唯將軍圖之

鄭芝龍妻翁氏由東洋致其夫書

國主接將軍手札覽圖威儀(芝龍令畫師繪已容中坐戎裝甲冑威嚴英武
旁列軍士作聽令狀)頗甚憐憫召予父亞皇於偏殿讓應如何答覆宰相三
水吉雄謂吾國向無以婦女適中國者芝龍已生子不若遣子留婦策可兩全
國主如驕行噫吁乎哀哉蠢蠢失子夫今復失子子雲海萬里寸心割裂未知
何日子夫妻母子再團聚首也望風嗚咽泣下沾裳想芝虎叔能為予曲訴之
按國初日本尚微弱故憚芝龍後芝龍北上成功驅逐澎澎兵威甚盛日主復
遣使送翁氏入中國俾母子團聚焉

鄭成功妻董氏訓子書

憲使來封劍一金龍紅漆桶予駭怪無似既宣藩主諭始悉妖婢陳氏為汝
崇并禍予矣聞汝乘集金匱部曲謀拒父命噫此大不可也無論汝父非肺腑
汝非衛護諸將安肯唯汝命是聽即令無異言而以逆拒順汝將來何以率衆
其與來使商善處之道俟予命施行毋違氏諭
按鄭經私通乳婦陳氏生一子事為成功所聞成功震怒封劍一桶二令先
斬其妻及經諸將皆不可因其議斬陳氏并奸生之子以謝成功成功愈怒

卷一 閨怨 十八

十八 寄龍友

敵之大隊轉趨而西。此必擊東擊西之計。稍知兵者即能辨之。而欲愚我耳目。豈非可笑。但相公指式相為國守土。所少焦勞。籌餉募兵。置已躬於弗恤。此固臣子義所應然。惟亦須稍惜精神。從而調攝之。昔諸葛忠武食少事繁。自知不久。而五丈原之屋遂殞。妾為此言。非動相公自愛。實欲相公愛此身。以報國也。家事一切。皆違相公指囑。已部署清晰矣。此一條腸。可判斷軍旅之事。未嘗學問。妾何敢妄肆喋喋。然有一得之見。實諸相公之前。尚乞俯察敵之擅長。在騎射。而孔有德又百戰之勁。自岳常長驅而下。其勢雖盛。其志已驕。若我與之交。候其結陣已定。然後擄戰。則兵士或耳一驅。弱乘其之形於胸中。難免不先氣餒。以妾愚論。南襄(焦楚)矯健無倫。沖鋒陷陣。實足令萬人辟易。不若於敵陣未結之先。令銳騎先陷其中。堅而以胡一清(勇將也。軍中呼為胡鐵頭)殿。南軍(當是焦楚)之後。相公再以正兵分為二大翼。左右包抄。使敵人入我算中。必無噍類。乘勢逐北。連州諸郡。不難恢復矣。乞相公裁酌行之。按是戰。羅督師果使焦胡先陷陣。孔定南死焉。夫人之謀。觀敵誠如觀火矣。

卷一 閩墨萃珍

二十一

香

一

書

明侯嗣曾夫人趙氏殉難前諭遺婢僕書
爾主明臣也。殉國難分也。余爾主元配也。殉夫難亦分也。爾等於余家雖有主僕之義。而於朝廷則無名分之係。固不必死也。頃據謀者密告。李軍(即李成棟)恐有變。若是則生機絕。爾等尙戀戀何為哉。黃進士淳耀與爾主義同生死。其婦僕役已早遣散。未聞有一人遇害者。蓋敵頗重爾主及黃進士人品。欲市恩招之。豈非大謬。嗚乎。事急矣。徒死何益。爾等速行。其各善事新主。毋以余家為念。

又託幼孫泣諭老僕柳恩書

嗚乎柳恩。而祖而父暨爾。在余家三代矣。他奴皆有去志。爾獨留人曰。主人殉國。我亦殉。主予聞之。泣下。蓋不媿義僕也。然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今予欲爾勉為其難。爾其許乎。幼主守明。未離襁褓。思欲付託於人。藉延侯氏一脉。冀因未得所託。故計不及此。今爾賢子家之程杵也。將守明託爾。東廂右隅埋藏。審金五百兩。俟事平後。爾可回取。為幼主飲食教誨之用。幼主即姓爾姓。將來

勿令其取功名。為一耕。備是即爾之重報于家也。主母趙氏泣諭

江寧張烈婦射殺賊酋書

昨得向營密耗。已派其親信二人。一副將唐啓綸。一都司馮國尼。改裝混入天堡城。于夫處亦暗中布置。聯絡義士預備接應。准於明夜三鼓。大舉起事。惟陣紹洋(陣紹洸弟也)黃文玉(黃文金弟也)未及傳知。欲遣謀去。又恐逼近東府。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未敢輕於一試。然為時已迫。譚黃皆各當一面之人。豈可不應通呼吸。再四焦思。忽轉念義姑智勇足備。久懷反正血忱。且出入東府無禁。此實天之巧為。位置留姑以通綫索也。即煩密告譚黃。先期戒備。明夜三鼓。聽城外連珠砲響。城內吹海螺聲。即速戮守堞之賊。向營自有大隊接應。萬慎萬密。

按烈婦為江寧張炳垣茂才妻也。炳垣通大營事。泄烈婦問耗。不勝悲憤。私念徒死何益。特密運借刀殺人之計。以報夫仇。故作此書。藏於襟底。及楊秀清傳烈婦問時。烈婦故為乞哀狀。一變其平日氣概。秀清果大疑。嚴詰之。

卷一 閩墨萃珍

二十二

香

一

書

烈婦又偽現種種畏懼。秀清益疑。令賊按其身。烈婦大呼曰。勿辱我。我當自承。秀清不聽。慘至襟底得此書。憤不可遏。逼問通謀者姓名。烈婦笑曰。皆汝家人。何問為。遂指出賊酋念餘。盡係長髮老賊。秀清不之察。悉令誅。及玕逆(洪仁玕)聞信至。急止之。謂所供諸兄弟。從無異心。恐妖挾詐圖陷。將奈何。秀清立悟。急令停刑。而羣賊已殺過半矣。

張文祥妻裙帶遺書

自為□□□所誘。拘囚獄室中。已閱四十餘日。其不死者。非惜死也。未得吾夫音耗。則不可死。即得矣。不能與之一訣。仍不可死。今又以遺死耶。蓋□□□日肆其凌逼手段。幾如蠶之捕蠟。貓之瞰鼠。稍不自慎。即遭覆壓。故不可再留此身於世。第所慮者。□□□既不能償其私願。則將來見吾夫。或為含沙射影之語。或為洩忿滅口之計。皆勢所必至者也。嗟爾□□□。天良苟尚未泯。其亦思黃村客邸中。執康爾之病愈者。張文祥也。濟南軍營中。執援爾以進身者。張文祥也。爾從前家室之累。衣食之艱。孰使爾綽有餘裕者。張文祥也。爾今日功

名之顯。疎秩之崇。孰使爾覽。洋洋者。張文祥也。噫嘻。文祥之待爾如彼。而爾之報文祥如此。吾不知爾之口口矣。然爾家有修省。佛家有懺悔。爾果消夜捫心。懷然覺悟。則大海茫茫。回頭是岸。吾雖死。亦不為爾厲。爾其三復吾言。

按是宵得之於一成衣之手。據云。殮張喪時。聚於裙帶間。外縫以布。針線甚密。灰衣疑珍物。私匿之。及走歸。視則此書也。成衣大震。欲持書還白口口。口口又恐羅不測。正在惶措無計。其妻唾其面曰。爾既為男子。何一無俠烈氣。以我決之。當如書中言。覓見文祥而付之。斯可對張夫人矣。

傅贊祥上洪逆啓

司理中官制誥事待罪妾傅贊祥。謹上啓。天王陛下。竊臣妾以蒲柳陋姿。過蒙恩寵。奉侍無狀。深懼干犯天威。致罹重譴。乃承覆載鴻慈。曲宥臣妾。備予貶居。曲院。由二月初五旨下。迄今已逾二十日矣。嗟嗟。落昭陽之日影。愧玉顏不及。寒鴉。曉太液之波光。倚修竹自憐翠袖。方謂長門寂寂。度夜如年。永巷沈沈。見天無日。乃蒙宮婢林小紅傳旨。垂問。并恩賜鮫帕一方。明珠一粒。祇領之餘。感

卷一 閩墨萃珍

二十三 香 曉 叢 書

繼以泣。昔江采蘋答明皇有云。長門鎮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妾則以為寂寥之慰。陛下非明皇也。况鮫帕為千絲織就。含繡綿宛轉之恩。明珠非九曲穿成。寓皎潔光明之意。臣妾何人。敢蒙垂念。謹獻上指甲一枚。青絲一縷。以表妾悔罪之忱。以示妾感恩之意。謹啓。

按金陵女子傅贊祥。有珠色。工詞翰。洪逆變之。使掌儀官制誥事。此啟得之於荒攤上。夾入一古文內。其箋色黃。上繪金龍。想當時備官所用也。

陳雲貞寄外書

妹雲貞端淑。歛衽再拜。致候秋塘。哥哥安履。憶自風亭分手。彈指十年。遠塞編愁。空懷歲月。長門幽恨。莫數晨昏。然母親膝前。兒女團圓。尙可寬慰。哥哥隻身孤戍。依人作計。誰與為歡。問煖唯寒。窺飢探渴。涼涼隔隔。未知消受幾許。凄其貞雖不能從。萬里之身。續一夕之好。而離魂斷夢。常繞左右矣。思君十二。迴腸九折。豈虛語哉。別來七率手札。僅復三函。使固罕達。筆尤難罄。單詞片語。未足慰雙襟盼。前歲五月六日。得一密信。四爺處送書之日。適貞臥病之時。投

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觀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紛。不覺冷汗泚泚。二豎登然皆退。伏枕誦讀。欣感交集。少頃。母親折書相慰。笑語貞云。錦兒脫罪。偏隔歸期。可慮。來稟頗自愧悔。想已解折。改我今已憐之矣。是皆哥哥孝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戊申七月。既勞姓所寄書。備述別後景況。自此五易寒暑。中間情景。大概寄知。新阡樹木成林。園牆完固。歲時伏臘。贖拜如常。湖水平。遭不相侵。害可以放懷。母親杖履優游。飲食翳昔。惟疾疴時作。精神稍衰耳。親族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雖不甚零落。亦無大照拂。二姊夫已故。二姊姊尙留都下。六妹妹遠在楚省。昔問久疎。翼廷大兄人雖刻薄。但爲母親所倚賴。嗣後書來。總以一味感歎。庶可不失歡心。至預義人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妻非之言。曖昧之事。難免變惑於哥哥。真惟忍性堅心。立定脚跟。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藉茨之詩。信與不信。又何敢必。德之理女而在。尙可爲解。不幸又於去年八月。出疹。冒風以死。十五年。化離辛苦。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于塋側。猶記沒之前夕。捧貞頰而啼曰。爹爹離家已久。兒沒後。萬不可寄語及它。今

卷一 閩墨萃珍

二十四 香 曉 叢 書

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何止殘稿遺香。驚心欲碎。零脂剩粉。觸目蘭摧。耶丁耶。願書。頗有父風。然特聰明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嚼。詩詞有新賦之句。制藝則剽雜不純。青背子矜初非館閣中人士也。來書詢其所師。舞勺以前。皆貞口授。經史皆訓。畧知大義。庚戌仲春。始就楊先生學。捉筆爲文。是秋即已了篇。嗣後楊先生魂教諭去。至今皆卜權齋訓迪。教法頗嚴。貞亦不敢稍假辭色。課餘之下。仍以詩詞試之。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殊多窒礙。奈何奈何。貞母於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脈。惟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牛子。能不酸楚耶。痛弟原非已出。漠不相關。祇知搜索家貲。良可痛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一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又不忍輕去。徒令侵吞剝削。多致荒廢。房產款項。過牛復被負義人據爲已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大非昔時景況。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貞亦不輕啟齒。正恐不惟無濟。反遭非笑。馮郭西絕跡多年。聞承四妹靈姑。投以詩物。并詢哥哥消息。情意頗

薄命妾楊四。含淚拜叩貴人閣。下竊妾以風塵賤質。貌乏傾城。體不棄采。得荐枕席。武昌三榻。擊鼓千重。酌酒則銀燭再更。談心則麝香唱。錦枕芙蓉。終宵並帶。緜委鴛鴦。每夜雙飛。而且詭弄。權之悞。代為拊膺。憐苦海之無邊。每思援手。妾也何人。知遇得此。銘心刻骨。沒齒難忘。茲以公冗。鮮暇。即日登程。不別恐來衣之慘。留書表鍾愛之深。聞信心酸。涕淚滂沱。前此襟江上下。旌旆。藉日有期。今者蓬幕收。握手占於何日。江風浩浩。江水湯湯。白雲渺渺。野樹。茫茫。日月含愁。川原凝怨。心非草木。情何以堪。至垂問兩歸之事。尤為腸斷。憶。妾家本清白。誤遭匪流。被誘來斯。遂爾賣笑。含羞冒恥。氣阻神傷。兼以命薄如。蠶。囊空如洗。而孽夫不諒。猶負氣反目。逼我言歸。幽路柳花。鄉里鄙。為。敗節。之。尚有面目。對邪江姊妹乎。輾轉無思。原不難。以白綾半幅。了我殘生。奈七。旬老母。五歲弱童。一死俱死。一存皆存。計惟假作歌。願同登。歸。俟里門相近。躍入中流。魚鱗為楫。蛟龍為槳。瀾城之萬頃。下波。賤妾之一杯三尺。嗟乎痛哉。生為薄命之人。死為聊怨之鬼。長與貴人。生死辭矣。惟是知已未。對此靈不。泯。

卷一 閩墨萃珍

二十七

香 閩 墨 萃 珍

他日錦帆南下。揚子江頭。偷看念武昌城。北交頸情深。為大呼曰。楊四陰魂。隨我歸去。當有旋風一縷。起於舟前。依君懷而不散者。此即妾之靈也。此正妾所盼也。嗚呼。紙短情長。神馳心碎。伏望請惟珍。善保全。願薄命烟花。勿以為念。

黃瓊蘭寄陳耶書

妾本青衣。薄施紅粉。幸遇玉郎。兩日趨陪。愧寸衷之莫運。百年締好。寄尺素以微傳。想耶乃穎川名士。素讀詩書。在妾亦江夏遺嬰。頗知禮義。雖繫身於繡閣。當矢十年不字之貞。既屬意於朱門。益凜二夫不事之義。三生石上。早結良緣。百劫塵中。遂成夙契。一言甫定。雙雙欣投。耶意已堅。妾心亦慰。視紅拂之私奔。勝之遠矣。比綠珠之厚幣。誠何讓焉。所可慮者。夫人辭檣木之恩。小星安賦。猶可冀者。君子有蘭離之化。江沱堪歌。伏乞垂憐。弱質不難。措天日以盟。抑或背棄。前言亦惟與。鎮鎮俱碎。夜如何。其空。鑿鑿。以不。寐。歲。聿。云。暮。翹。瞻。馬。首。以。難。回。妾。淚。如。珠。濕。紅。箋。於。此。日。耶。門。似。海。鷺。鳥。鷓。兮。何。時。昔。曾。晤。自。尋。前。漫。翔。空。羣。之。驥。今。豈。置。之。暴。下。莫。收。焦。尾。之。桐。敢。致。雁。書。思。融。魚。水。儻。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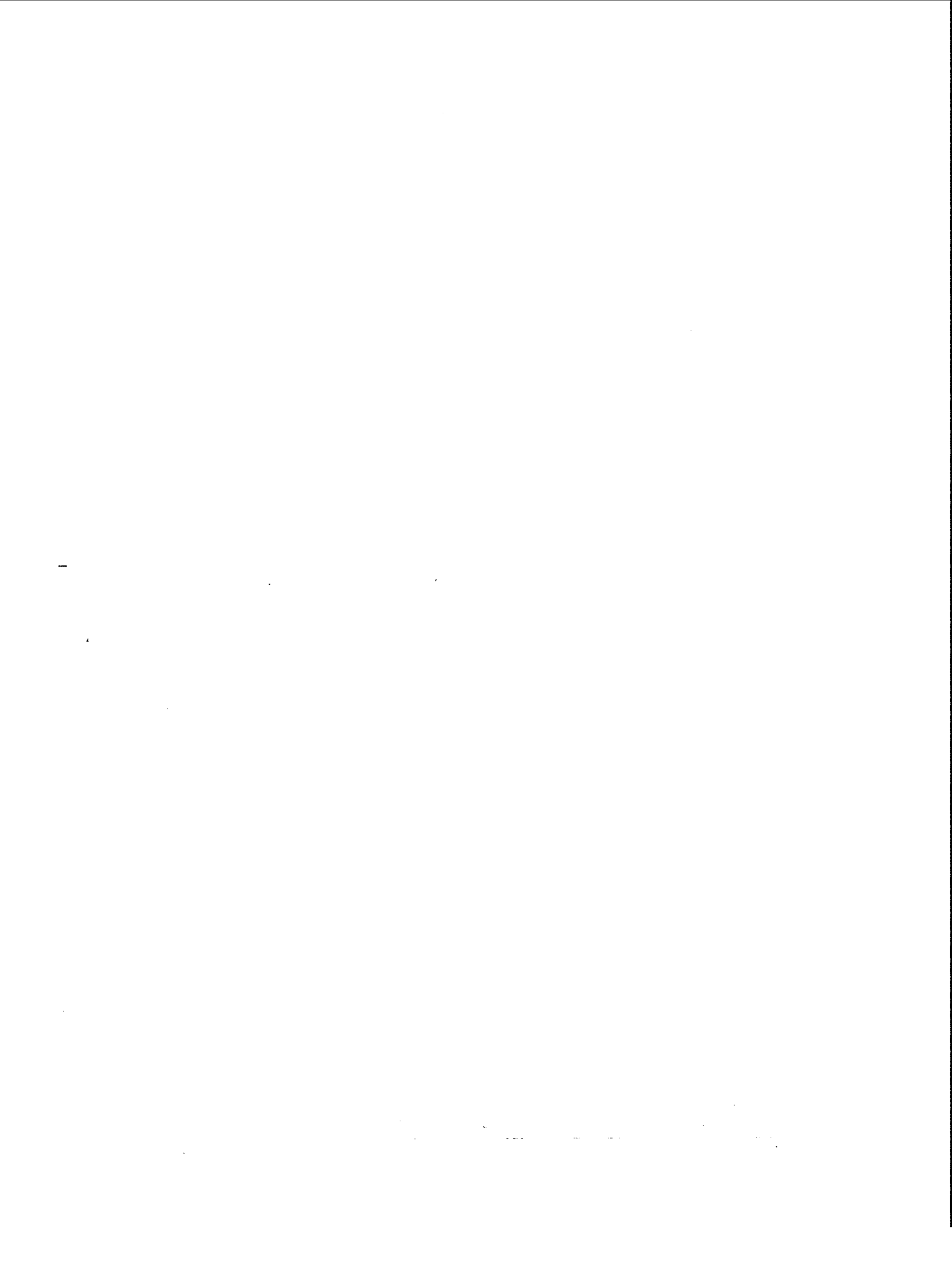
李瑟願抱衾耶謂如何妾言不盡

瓊蘭自號天香。陳鹿園婦。婦之婢也。廣西懷集縣人。美丰姿。善書。笑自坊。攻書。詠詩。日伴主。婦居。繼。閨。習。女。紅。家。人。罕。有。見。者。癸。酉。歲。年。十。七。鹿。園。季。兄。華。亭。偶。見。而。慕。之。託。媒。氏。議。聘。為。側。室。越。日。偕。媒。氏。至。華。亭。家。容。色。艷。麗。皎。如。玉。人。華。亭。出。白。璧。一。雙。聘。定。後。因。他。事。中。止。遂。寢。其。贖。天。香。寓。書。華。亭。此。篇。乃。其。原。稿。也。嗟乎。紅顏薄命。好事多磨。往往如斯。良可慨已。著有天香小集。一册。詩多寄託。怨而不怒。大有國風遺意。

卷二 閩墨萃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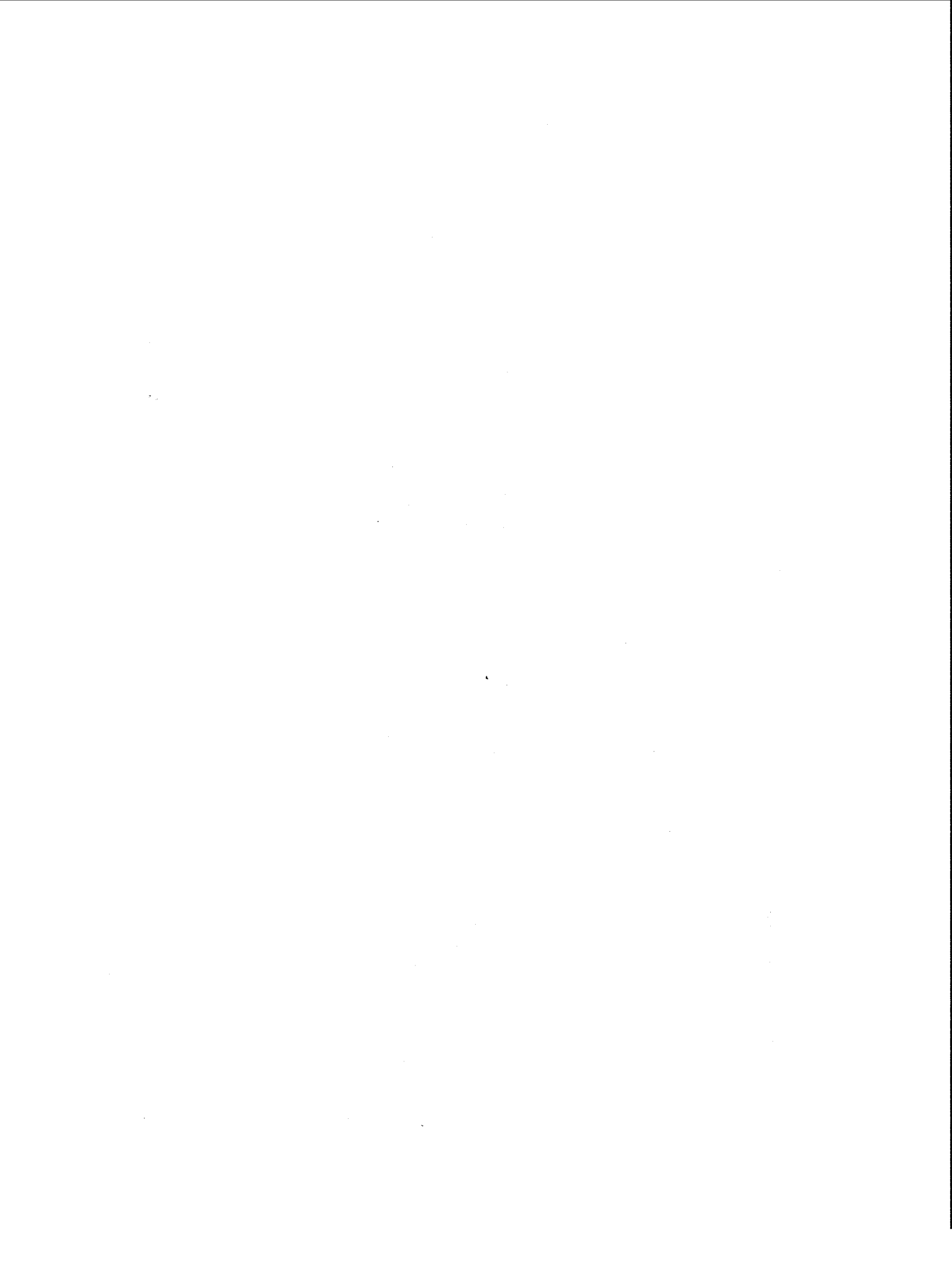
二十八

香 閩 墨 萃 珍



秦城所集

受業邵詮書



赤城別集卷一

乞戒大臣究心邊事

陳公輔

黃巖楊晨纂

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甯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福也伏維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畧至於兩路邊事曾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為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也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

赤城別集卷一

一

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為無事因仍偷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營畫置多方應辦仍如冬盡所問勿懷異意并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而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羣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言皆無可以採也陛下若長如此時日夜圖之則可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臣為愚豈獨臣之幸哉

論李邦彥等罪狀奏

陳公輔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機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謀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眾議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用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開邊寇為警原作開邊寇難與今從四十三卷早夜危懼曾詣都堂畧陳守禦之策見任宰執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原誤就緒況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

赤城別集卷一

二

驕未嘗陳明一事補裨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居無事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委任以軍國大事不使眾議移之羣邪阻之使盡其才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為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馭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

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民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爲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況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爲羣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爲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眞賢敷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疎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臺諫皆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肯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爲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

赤城別集卷一

三

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以論天下之治又況陛下當卽位初以掄宰相擇人爲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北盟會編

德仁功利奏

陳良翰

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效者也陛下覽觀故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室屋民不聊生死亡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

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斌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松繼之張松適罷韓至又進是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膠剝士卒專事交結不修軍政欲郵軍情而移成在淮措置失當使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更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卽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至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慮臣恐功利之效未可易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而速爲治之效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

赤城別集卷一

四

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畧以司閭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

朝野雜記

保泰九劄

吳時來

爲恭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可嘆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治也以今日之

天下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陛下以爲泰也臣寮亦以爲從古熙皞之世若未有今日者矣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爲九劄上陳大約鑒微慮者欲道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宗社之福也緣係恭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謹此開坐謹題請旨

赤城別集卷一

五

計開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咨舜曰天之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爲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爲困窮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其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爲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誠舜而首啟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

赤城別集卷一

六

大託之陛下先帝以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陛下不識陛下將安寓其盛以爲無事而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陛下天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爲祈天永命之基伏讀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退臣曰朕每近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爲切要此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爲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天命益固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愚所深望於陛下第一義也伏乞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爲遊幸者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遊一豫爲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傷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宗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太宗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爲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爲憂惟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爲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某處盍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或商榷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

赤城別集卷一

七

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形跡諛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諫言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爲訪道問瘼之資臣猶恐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爲慈荒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人主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爲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

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爲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卽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尙不足將別求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子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眞愛其君也不過爲固寵之計而其禍事足敗人國家甚可寒心也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

赤城別集卷一

八

欲鮮克有終蓋誠深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養之以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陛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蔽聽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留神

第四劄曰發輪音臣誠覩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爲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爲之左右贊襄也今陛下得毋以在位者師

師濟濟固有所為五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疇咨焉臣愚願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召閣臣一發綸音臣竊想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臣聞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度也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朝獨稱盛焉孝宗皇帝延接羣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於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陛下下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陛下下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陛下之意發一語商一二事令諸臣面奏可否臣見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臣之事陛下猶父也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

赤城別集卷一

九

願陛下之一發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留神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面折廷諍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奏事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大廷奏事猶恐聖意未遍聖心未達難以對眾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陛下者乎此必無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官然則非舜以為病矣臣愚以為此不足為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為既定大廷奏事之議尤須復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會極門進章疏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臣曾見有寶座在焉今政雖煩而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陛下亦何憚於此而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為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件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大庭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省覽則徒勞無益矣臣愚即請陛下加意知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息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

赤城別集卷一

十

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之御前卽退御會極門
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爲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
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甯不盡知天下
事者哉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精
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
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陛下勿以不知爲恥以不親
爲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
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聖人哉
伏乞留神

赤城別集卷一

二

第六劄曰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
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
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商可
否輔臣擬旨奉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覽省不竟
未免調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上心有欲更改者
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
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宋臣歐陽修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
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
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嚴旨文

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爲此皇
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
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
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御覽不由聖心陛下不得而知
也臣愚以爲卽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上心者行之其
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聖意再三詳看十更之未爲
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內批者若事理非當容閣臣
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虛居其
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旨所以爲舞政之防也伏
乞留神

赤城別集卷一

三

第七劄曰慎傳奉夫傳奉者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
中出者也如前日修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
節有明禁祖宗設法防範奸蔽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
部題覆太岳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明旨已經該部
執奏伏蒙俞允無容再喙矣但如此之類奉旨差官相
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傳帖是
卽非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求必
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於傳奉一出
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

乎臣愚以爲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爲必可據弗以內降爲必可行卽覆議未當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妥至於聖朝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榷庶政體歸一而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謂慎傳奉所以爲侵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八劄曰引虛受陛下自臨御以來旌召遺直延納嘉言旣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溫俞之矣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凡懷

赤城別集卷一

三

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召命一扣展前吐其胸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非無一念之誠亦仰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爲今日賀焉近因大常寺少卿周怡進言冒昧致動嚴旨黜之外省怡言誠誕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沮敷陳修飾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切者且使海內願進効忠之士或生思歸甘隱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爲彙征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陛下之仁臣愚以爲言之當而容之非陛下之能容

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乃陛下之眞能容也斯舜之所以爲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先帝而先帝謫之今蒙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陛下而又被謫怡立兩朝而兩見黜爲怡得矣其如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陛下卽下溫旨大開言路仍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諫之美名皆歸於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

赤城別集卷一

高

子則必創爲誹謗之說或更爲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抗誹謗之名則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得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膏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濂致使天下奸險僉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免聲至今未磨焉彼小人不過爲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耳乃致朝廷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爲寒心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國家之福也今蒙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爲不申誣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懲永樂時有校尉訐

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成祖 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
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
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
者多矣卽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搢紳之流安
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也身依日月之光將順
不違又安有所謂違抗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
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
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今後願陛下照亮天下
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卽以違
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卽以誹謗之罪罪之庶奸
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
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留神隆慶元年八月廿一
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理財必本經術疏

吳執御

臣靜觀今日國勢民情無如理財爲急今諸臣爲苟且之
計者無不謂此時多事不得不出於權宜臣耳目孤陋不
能遠引唐虞三代請舉祖宗朝多事者一折之可乎臣考
永樂初年承廢弛之後府庫空虛一時賜賚功臣大封親
藩而又招集諸儒編輯大典未幾而有安南之役有營建
京兆宮殿之役費以萬萬計而戶臣夏原吉殫力經營未

赤城別集卷一

五

赤城別集卷一

六

嘗告乏豈今日之多事有踰是乎今諸臣爲權宜之說者
又無不謂此時民窮財盡勢不得不出於苟且臣竊謂天
下之民未嘗窮而天下之財未嘗盡也惟主計者自爲窮
之盡之之計剝肉醫瘡去皮附毛合比屋脊脊嗷嗷府事
之所以日虛泉流之所以日竭也臣耳目孤陋亦不能遠
引唐虞三代請以幼學所聞質之祖宗已行故事與諸臣
一商權可乎聞之仲尼曰生財曰節用此兩言者已畧盡
理財大端矣屯政鹽法生財之大者諸臣業已言之皇上
業已行之臣故無容贅臣考祖宗時有曾泉者爲汜水縣
典史也滙事已勤然督農事稽女工時歷鄉村率民墾荒
田以恢穀麥伐林木以贍財貨無牛具無紡績具者皆設
處借之行之三年官有積貯民無窮乏以其羨餘造船以
備僦運夫官至典史微矣殫心殷阜有殷阜之效如自典
史以上何官不可倣此以自效乎陳壽之之巡撫延綏也
開邊耕耘架梁採木不期月省費二十七萬葉盛之巡撫
宣府也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積糧以其餘歲補戰馬
一千八百餘匹修屯堡七百餘所此兩臣者治兵非不稱
雄而其理財又如此凡爲巡撫者若邊若腹獨不可倣此
以自效乎至劉大夏之治淮鳳民饑奏裁光祿供辦歲省
費銀錢八十餘萬趙璜因正德中歲派料價過濫遂取弘

治前成例而裁之也所省歲費亦不下數萬夫國家之經費有限而漏卮影沒漸生其中主計者苟留心撙節此二者非其標的乎蓋泉流之通於天下也與天地並行不息自無一塵一忽不灌輸於斯民者故巡撫以下典史以上無一臣非皇上保民之人即無一臣非皇上理財之人爲計臣者當大宏經術以急濟時艱爲生爲節務與諸臣實求所以補救之方臣愚謂大約以固本厚基爲至計以酌虛劑盈爲權宜臣知九州之大四海之廣皆環拱以作皇上外府定無有憂不足者矣若夫加派捐助搜括者竊不能無議焉加派一節皇上原以不得已之心而姑行之其

赤城別集卷一

七

停止近或在一年之外遠或在三年之中似可無言然必不可不卽停止者近畿保河六府之加也臣觀太祖高皇帝開基建業鎮江甯國諸府爲京師翼郡故屢行蠲恤其日子孫百世何可忘江左之民蓋注意邦畿如此其重哉保何六府又奕世爲皇上拱神京者也其地多砂磧原與南土不同矧年來多故哀鴻之歎十室九空此二十二萬餘者加之原無益於山嶽滅之又何損於涓埃哉其餘省皇上爲計臣預定年限庶百姓知息肩有期而幽遐之歡聲雷動矣至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夫臣子媚茲有心一芹一曝皆思上獻則捐助何獨爲非竊謂人臣但能奉

公守法約已裕民而以區區爲忠愛恐不教之偷者鮮矣搜括原有款項豈爲橫取竊謂郡縣之間當留有餘以防不足矧正賦未完搜括先到此果足以療度支之饑否熙朝之世甯堪受此名乎考洪武三年戶部請論蘇州守臣逋稅罪高皇帝云蘇州積欠兩年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又朱英總制兩廣府藏頗充有勸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於郡縣苟羨餘一進他日餉匱奚從取給盛世君臣無一念不爲斯民計亦無一念不爲先事計此真可作今日良藥矧皇上懲貪禁墨之令無日不下而有司不

赤城別集卷一

六

肖或借捐括以爲辭倘賜罷之諸凡郡縣誰不洗腸濯胃以自干斧鉞乎今天下邊腹多虞臣亦具知但以天地財源無一不輸於民故理財自理民始民裕而財自阜財阜而賦自足不然皇上試問諸臣今秦晉間何以不責其輸正賦且欲請賑請餉了無屬厭之日乎臣觀計臣清強儘足辦事而在廷多忠智之佐伏乞皇上下臣言敕諸臣共殫虛心參酌如有一得之愚亟賜採擇施行

春明夢餘錄

謝除江東提舉表

謝深甫

推行荒政絲祇奉於詔條寵被優恩遽濫升於官簿微勞莫效大懼勿勝竊以將命九重備使一道惟先疾苦之間

以廣德意之孚矧專斂散而是司宜視凶穰而唯謹當大
饑發大熟之蓄職思其憂無小言望小利之酬賞過於僭
諒茲疏寵借以勸功伏念臣奮自寒生久安下仕頃叨賜
對誤蒙宸扆之知旋沐褒遷猥廁廷紳之末僅再更於歲
序凡三冒於親除俾以乘輶駘玷皇華之遣及於弛擔偶
罹雲漢之裁歲既不登人方告病受牛羊而與牧其責訖
歸集鴻雁之於飛雖勞敢憚振倉廩之貸予徧原隰以馳
驅冀上寬焦勞之憂期下無轉徙之患幸時還定故民咸
安其居賴國威靈在臣何力之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恢天覆澤沛海涵發政施仁每必先於四者薄征散利尤

赤城別集卷一

五

用聚於萬民凋瘵旣蘇豐亨已兆尙念布宣之無壅曲示
褒獎之有加臣敢不深省僥踰勉圖稱塞取有餘而補不
足廣堯湯備具之儲務實惠而去虛名助文景安養之政
宋四六選

赤城別集卷二

兩浙轉運使題名續記

吳子良

曰轉運轉運粟與芻爾而轉運之職纔若是止乎轉運監
司也民利病俗嫩惡當廣問細籌訟牒朝暮四面集當燭
情偽雪冤枉察采賢不肖雜襲吏胥或恣橫為公私蠹當
區別澄汰所兼領郡縣學當新士習振儒風值科詔下當
遴選所部官精考校為國家得士是為布宣天子德澤是
為不負臨遣意是為轉運之職最大最要者況兩浙今三
輔地轉運號畿漕對天威咫尺迴不與諸道等然則轉運
粟與芻而止乎願今之論不但曰粟與芻又轉而曰畿漕

赤城別集卷二

職應辦何暇乎其他上而宮禁次而省部臺寺征需百出
片紙下指呼叱咄奔命不容喘下至百司厮隸動挾持以
相撼撓旁而游士異色人亦闖伺駢闐叩請少不如意譁
譎輒瞬息起財計伸縮不問事可否不問甚或例有無不
問為幾漕者心緒絲勞惴惴慄慄左右應無休時專務彌
縫為圓熟以逃譏謗敝司存不問敗名檢不問用無以給
則股民膏血不問且既疲精神於此則實無暇乎其他而
所謂職之最大最要者亦一切置度外不問噫是固勢使
然邪淳祐五年天子方改紀厲精而畿漕凡三易最後余
以愚憊被選三辭不獲命既既事念生平讀古聖賢書於

職之最大最要者何敢曠不力而事隨日改諸應辦亦惴
惴慄慄幾殆賴天子聖明廟朝主公論未遽以罪斥雖然
由前之說則後之過未易逃由後之說則前之責未易塞
以余之愚憊惟二說味味弗克究是懼尙堪久此哉睨庭
下二石書前人名氏適徧增一石而三之余名氏乃居首
益慚赧因具二說鑿焉庶幾有能於前之說又能於後之
說者旦夕至而余可以去矣 咸淳臨安志

梓潼真君祠記

葉夢鼎

景定二年大比興賢太府寺丞知嚴陵錢侯即郡之桂華
坊作梓潼真君祠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閒科級者也介

赤城別集卷二

教授鄭君瑤以書來徵記曰惟嚴陵山水秀天下鍾奇產
英魁儒相繼出志道義崇氣節不但以詞藻名世也聲光
蕩摩達於曠畊瀨釣之區家誦書人業儒交勉為士君子
之行又不但以名第相眩慕也侯始至諗其國俗而喜尙
之凡學宮俎豆之事庖廩之供必敬必飭迺復經始斯役
揭虔妥靈漸以相斯文福多士藝闡設棘而祠宮適成羣
六邑之彥雷動霧滃顧瞻奐輪興起風烈至有感吉夢而
占上游者斯亦異哉余惟上以德藝寶士士知自修而不
斯上之知古之道也自科目興應書自銜而古意日以薄
顧復使大魁修劍者流盼盼焉乞靈於神以志一得余始

惑焉既乃訪之蜀珍稽諸誌課則知神之生也世以忠孝顯夫忠孝百行之魁寃其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耿耿宇宙開殆日月竝揭河漢同流風靈烈而山岳峙也眉山蘇公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是物歟是以神之廟食被四蜀人士嚴奉如錦官夫子石室諸葛忠武祠歷千百載若一日中更西事沸擾黠酋暴客過輒投戈羅拜是何威靈氣鬱動悟人物如此秉彝好德無閒哲愚是必有以觸其天矣國家衛俊尙賢三歲有詔與郊見神示之典同萬乘臨軒與冊拜公孤之儀等甚重事也士繇此選蓋將致其爲臣爲子之

赤城別集卷二

三

大節明綱常以準世弘德業以庇民願豈使之弄鉛槧微祿利而已今賢倭身勸爲駕爾殿之士方袞袞上春官奉大對當思天高地厚中立此身君親之報難窮忠孝之節易撓惟無負於君親卽無愧於天地而亦不爲爾神羞此侯作祠之初意所以望爾士者厚而垂教思者遠也抑神九十四化之說祝夫傳會侮聖瀆靈世未有明辨之者而神陰翼世教之意混焉夫化者謂能神其道以化俗非如釋氏以幻爲化也故神之福善也惡者化而爲善神之祐順也逆者化而爲順神之好是正直也邪者詔者化而爲正直皆忠孝之感也洋乎在上必有監於斯言侯名可則

吳越五王後丞相魏國忠靖公嫡孫蓋世載忠孝云大中大夫權兵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寧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天台葉夢鼎記

翁洲書院記

雁奎翁

四明東南斗絕地自是以外皆溟渤矣去郡治不遠二百里而外土突出海中曰翁洲在昔或爲甬東或爲翁山皆以地僻縣於宋州於今遂爲昌國海面際天環州境微舟楫罔通吏非迫士非隱農工商賈非甚冒利不獲已莫肯至然山川號名勝者若蓬萊安期補陀洛迦之屬類怪奇

赤城別集卷二

四

神異眩耳目琳宮梵宇參禩其間棋布星列不可勝數以故鄰封接壤殊方絕俗梯航而至者惟知尊禮仙佛求所謂清淨寂滅一言片語嚮嚮然去焉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六籍之學概未有聞也故宋參政臨海侯聿正先生應公係先徒自台嘗有職於斯卽讀書故地爲書院以來學者理宗嘉之爲書翁洲二字爲之扁未就而卒皇朝旣一函夏首崇學校元貞大德間先生之孫全軒公翊孫克紹先志率羣從子弟割已產爲田若干畝以贍士作先聖燕居堂祠文公朱子象一規白鹿洞成式卒成書院事上其狀行省相君偉之尋授公山長員以主教事

後遂爲常選至大未改元之前年歲在丁未秋海颶大作院毀不支一木昉延祐庚申迄重紀至元戊寅垂二十禩稍復故殿宇儀門成於知州燕公赤不花同知州事于文傳東西廡爲屋以間計者亦東成於山長朱君延鸞西成於知州事徐公敬益以講堂三間規模視昔有加會公考最解綬去山長天台曹性之直學鄞人林天昌相與僇力捐俸於已貸鏹於人增覆瓦之未櫛者完齋廡之未搆者飾采栢之未墜者崇垣墉之未築者退講堂以闢其亭之未裕質宮牆外居地正其疆之未拓者未幾郡守王侯元恭居敬甫下車刻意庶務弊易廢舉飭庠序政教志愈篤

赤城別集卷二

五

一日山長白事府署王侯曰先生分教地遯矣遐哉洎事得無暇乎對曰明公之志遠近聞之疇敢不力因陳其故如前所云侯稱善既退按地乘諏獻賢究本末謀泐名以昭前烈以勵方來庶克稱侯之意焉且以奎翁參政公族孫客鄞久宜得其詳徵文爲記奎翁竊惟夫子嘗欲居九夷矣嘗欲乘桴而浮海矣見聖人之心不以絕遠而忘天下也翁洲當大海之口海外諸番於是乎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誠而知尊孔子之道廓求其聞清淨寂滅之念而求夫六籍之學則書院之設於是不爲無助於聖教而聖朝之德之化亦可宏也已矣可無記哉孟子

有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愚於有功於書院者亦云

重建推官廳記

胡世佐

慶元境域包山際海民俗糅雜郡府厥務訟獄爲繁司聽鞠者當至劇時由旦達暮不得息府治西偏別置廳事爲推審之所宏大足以庇風雨周宥足以禦寒暑至正八年夏五月市燎延及皆成虛寓遷無常湫隘喧囂咸謂非宜議復未遑也是歲之冬濟南高君東平王君相繼來爲郡推官既署事獲視遺址詢舊規制相與謀曰事有廢墜常也廢而莫興墜而莫舉責不在人乎十年二君乃捐俸爲資度其址審面勢量廣狹計崇卑凡材木鐵石瓦甓黝塹

赤城別集卷二

六

之必於用者無不預備募工營構不踰月而成正南闕大門左右挾兩室分爲二案曰祥刑曰儀法門之內有廳曰明恕正法廳之後有軒扁曰靜思上有閣扁曰清遠治圃於後植花竹累石爲臺結草亭其上以資游息扁曰閒樂不隘不囂於以聽辯訊鞠心甯意定鮮有不得其情者信乎居室爽塏亦勤政之一助也二公存心能公待物能恕洎事能勤聽決明允優於所職興公守於既燬盡復舊觀益加美焉已任勞勩推逸遺後人究其所以能然之故良由以世家承先德詩書道誼之宅素所熏習內融於心發而措諸事業充乎有本而無難也高君名克禮字敬臣故

鎮江路總管亞忠公之世嫡王君名士然字繼善故大司徒翰林承旨魯國文肅公肯堂先生之季子家同閥閱世同簪組官同列職同事意氣相孚議論相符或推或挽故能職無不振事無不舉以成可書之績所謂同寅協恭而和衷者與今茲所記庸以啟來者使知作始之難嗣葺弗替或存永久非徒著興建之善而已也

四明祖庭世統題名記

胡世佐

法門中本師弟子以善合承統之人有能立言演法恢張化道爲衆所依歸者宜用顯著而心宗之相付受所以繼其世於無窮者亦不可不述此四明延慶祖庭世統題名

赤城別集卷二

七

所由立也稽諸統紀西土自摩訶迦葉十三傳至龍樹東土自北齊遠承龍樹十五傳而及法智皆歷數可考法智以下垂五十傳未有紀述至九世孫我菴無公歸嗣其業益振宗風起廢更弊燭昏警迷衆翕從化深惟繼承若稽前代正宗碩德大懼湮失因編輯名號序列鐫勒使學者知世統之傳如支流有源本俾愚爲文述其意愚嘗聞諸浮屠氏云教觀之旨圓而一元而密淵然莫測巍乎不可卽何敢以一辭贊第惟諸刹之宗夫教門者或弛或微獨斯寺之勩興自始祖幾四百年學徒衆盛不愧於昔而歷代主者又皆出法智之後咸知憑藉神力宏其戒誓所傳

賴以經遠其可以無紀歟然不紀其世則不知宗派之的不紀其統則不知宗緒之正世統紀矣繼之承之而名與斯刻者當思任道至重窮竟旨要以紹休前烈垂裕後人使佛祖之教彌久弗墜此則我菴之志也

祭南鎮碑

周仁榮

維致和元年四月廿有九日御位下必閣赤託鐵穆爾集賢待制周仁榮奉旨祝釐於南鎮之祠竣事會稽太守薊丘于九思請文刻石以備典故欽惟聖天子耐以四海爲家欽承祖宗故事不鄙夷南鎮之遠且外也歲遣近臣奉綽典奔走數千里有事於其庭於皇盛哉仁榮南方之人

赤城別集卷二

八

也待制集賢幸膺明命敢不揭虔以對揚神休睠茲祠宇至大二年創始於前郡侯大名朶兒赤公落成朝廷敕詞臣鄧文原紀其始末樹碑於神門之右今託鐵穆爾朶兒赤公之從子也伏讀至再深自慶幸嗟乎人之仕也一事之善子孫有見而喜焉能遺愛於其民而百世不能忘者其慶警宜何如哉與祭治中朶台府判官脫歡文學掾田思聰會稽簿孟潼天台周仁榮記

慶元路總管王侯去思碑

朱文剛

至元六年冬蠡吾王侯出守四明郡先聲四馳老稚肯慶既下車間民所疾苦馭吏卒有威德刑兼施寬猛相濟口

咸服其能首謁學宮惟興普是務明年春作杏壇詠歸亭於橋門外飾從祀象於兩廡願論堂梁棟摧撻欲易而新之時余來領學事首命董其役鳩工掄材剔蝨去腐闕者完傾者正踰月而就緒乃者學廩不給士失所養力微口逋以贖之郡有鄉飲酒禮去古寢遠人莫能復修舉廢墜而他郡取法焉月書季考循習故常嚴堂試爲賞格士知所自勵三皇廟在郡城東北陬圯壞不治俾醫藥卜筮者協資以修飾之俗尙茶毗葬埋無所遂捐俸買山表義阡以瘞之往者站赤供給繁重侯議其高下勒之石疲者以蘇每歲漕運以木繩橋數爲民患作石馬道爲久遠計民

赤城別集卷二

九

不傷財而樂爲之役河渠坊塘隄閘失時無以備旱潦巡行田野考詢水利病而疏決之灌溉無所失自李中口以戶口計鹽額民粥產剝床不能應誅求而逃亡者眾與臺省計度議論陳其得失上可其奏令下之日民林躍相賀昌國爲明附庸有富商黠賈賂州將劫平民爲盜將以功要賞爵榜掠誣服死者殆十二三侯聞其冤檄囚徒詣郡平反詳讞得數十人咸釋之若是者眾此特舉其大者耳嗟乎明爲大郡控要害繁劇侯以廉明剛果之資裁剗無留難再年之間賦役以均逋移來歸政治以洽風俗以濟同寅叶和爲大府之所倚重既而辭以疾都使者普

答失里公元戴王公按四明起侯署事至於再至於三力辭不出又明年四月幡然有去志吾黨之士與父老咸踵門而留卒不果於是相與伐石紀其績屬予爲文以道其遺愛六謂侯之能名聞於遠邇而弗克罄其設施使得終三年淹善政未可量也故取其事而次第之侯真定人名元恭字居敬寧軒其自號云其詞曰維茲四明際海爲疆方伯連率有紀有綱彼美王侯來守茲土蒞政不苛疏通公溥治首興學視漢文翁起什普做卓乎成功詠歸有亭杏壇翼峙飲食教載烝我髦士在泮飲酒周旋慎齋作爲義阡易焚以埋慨有深渠漕有新步蹇不民病歡聲載路

赤城別集卷二

十

化民成俗爲惠實多去不我留民其謂何合德善教浹于胸臆以示不忘刻此樂石

陽朔紀事碑

王宗沐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獍尤稱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參議因而驚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合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搗鼓山殲五十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警眾謀

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
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
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過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兵駐石井
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襲將千人
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誦者還報而賊少懈十五日
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
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驢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巖義勇
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強布惟襲等所當
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
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

赤城別集卷二

士

是威震遠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
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便宜而茅公又弘才壯志
畫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願以已生二年易晴
二日佑將士其勤類此故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捷誠傳
載鵬勦所未嘗有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臥帖
席云

和靖先生傳

桑世昌

先生林公通字君復世爲錢塘人祖克已仕錢氏爲通儒
院學士通少孤立志爲學景德中放遊江淮及歸結廬西
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行

草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常自錄其藁或謂曰先
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於後世通曰吾終志山林尙不欲
取名於時況後世乎通不娶無子教兒子有登進士第居
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居清談
終日而去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
疎茂陵宅日求遺藁猶喜會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二月
丁卯卒仁宗賜諡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
十疋初通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通嘗謂人
曰此公輔之器通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總麻服與其門
人哭而葬之刻臨終詩納其墳中郭說

赤城別集卷二

士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陳貽範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
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
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
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鄱陽縣係
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
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
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爲郡隋平陳罷郡爲饒
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
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撫於廳壁記

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鉄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閩州圖經序賢收內史者止吳周筋晉虞溥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鄒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

赤城別集卷二

三

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絲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棚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徵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專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邱歷延慶杭越蘇潤青穎鄒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思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書史傳

戰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弄乎

姑溪居士文集序

吳 芾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甫集而端叔獨闕然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聞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暈訂正釐爲五十卷鈔版於學昔二蘇於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元咎張文潛秦

赤城別集卷二

古

少游輩韻頌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於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後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于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天隨子跋

胡 璉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

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元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隨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辭師石瓜廬詩書後

王汶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俯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最愛

赤城別集卷二

五

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諷一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概趣極澹意極元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于佛諸峯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是齋百一選方序

章楫

方書傳於世衆矣其斷斷能已疾者蓋寡古人方書一藥

赤城別集卷二

六

對一病非苟云爾也後者醫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藥和齊之所宜猥曰醫特意爾往往出已見嘗試爲之以故用輒不効甚者適以益其疾而殺其軀者有之母恠乎饋藥者以未達而不敢嘗有病者以不藥爲得中醫也嗟乎醫方所以除疾病而保性命其何至是得匪其擇之不精處之不審故歟是齋王使君博雅君子也生長名家蓄良方甚富皆其耳目所聞見已試而必驗者每歎人有可療之疾藥不相值卒於不可療思濟斯人詎忍祕而不示屬守古沔公餘哀集始就迺錄諸郡齋目之百一選方其精擇審處蓋如此然則公之用心仁矣是書之衍其傳也宜哉

慶元丙辰孟冬初吉郡文學天台章楫序

王大令保母志跋

宋之瑞

王子敬父子工書妙絕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閒金石刻容有變壞而此磚特陶土爲之乃如許壽誠爲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保母按墓磚文有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之開出越保母於於土者尚口口焉至宋嘉泰山中則又超出形器之外蓋非止囿於筆墨畦逕者尤未易以常情論也開禧丁卯季春十日赤城宋之瑞四朝見

方壺存稿序

劉次阜

柳塘汪叔耕自新安來應詔上封事一日應同舍生陳斯

敬訪余於學省出示詩稿三編時秋暑甚於三伏前廬偏
仄如坐甕中每讀一篇殊覺清爽颯颯自几案生唯恐卷
之將盡也周純仁一見以爲我輩人柳坡綦彥文恨未識
面叔制將治歸裝亟來徵此文手自抄數篇且託楊一
同舍絲月賦書五十六字于卷末以還之云妙詩圖美走
盤珠照我形骸穢類除光與離騷爭日月人非爾雅注蟲
魚一塵總覽溪山秀萬卷森羅寶玉書誰肯犯嚴開琴口
忍教夫子久窮居嘉定戊辰七月之朔閏風劉次舉允叔
書

書蘇文忠公常州奏狀

謝采伯

赤城別集卷二

五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
章豈待贊歎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眎豈以窮達得喪
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辭加詳意者以此
狀爲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卽先
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
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
文者想例以爲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
輒疥卷末示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若書于四明
貢院 晚香堂帖

書梁溪文集

陳彭壽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樵水適在
鄉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概凜凜如存敬以公所
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
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延平答問跋

趙師夏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
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
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
編與行述之所紀智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
之夫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交故

赤城別集卷二

六

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間
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
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
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
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
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
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
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
平之言曰吾孺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

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未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為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為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為千古計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為容悅之意哉北海王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而刊之郡齋以畀學者其惠

赤城別集卷二

九

宏矣師夏贅貳于此因得述其所聞于後以告同學者蓋丙辰夏夜之言也幸黃其僭嘉定甲戌三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橫浦心傳錄序

于恕

無垢張先生乃子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為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斤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階庭間草花敷榮春聲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歎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子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

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子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為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為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畦粗得數語纂為所錄而士大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為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

赤城別集卷二

三

提省此心不致為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媿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聲來予邑黃巖一日訪子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款適子亦於田夫野老間聽其歌謠知吾仲聲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醅和而篤實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不忍詐風猷藹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既逢箇中人不復秘其藏因出以示之即斂衽肅容敬誦不能已乃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鑿天下士大夫良方豈可使為無用之藏願公俾我我當板行于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即去所濟豈

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畧洎
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

橫浦集序 節錄

于有成

橫浦先生舊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橫浦屬南安
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又目曰橫浦先生先
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
王之命奉祝辭祭先生謂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
生一見道同氣合舉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王當
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詞版尙榜於庭楣也七
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

赤城別集卷二

世

是先生學問文章操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
夫之所尊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
開明之如盲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瑟之音不
爲無功於後學厥後青出於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
與後學較短量長哉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
大儒贈太師崇國公賜諡文忠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先生
著述罔有闕遺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邑宰趙君汝船下
車未久率同寮拜於墓下創祠堂奉香火寺僧有藏先生
簡帖十餘紙卽命刊之旣而故家皆出所藏刻之簡牘成
編可當寶玩然則君之有德于橫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

之彌甥也祖妣乃先生之同胞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
殘膏賸馥沾丐有成多矣聞趙令君學道愛人所貴尙又
如此不覺興起而爲之言紹定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
作監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

折獄龜鑑跋

趙時蒙

觀易之象雷電皆至豐而曰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下有火
賁而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獄者民之命折獄者
貴乎明而尤不敢輕用其明龜鑑一書所以推廣其明而
示人以謹重之意也宜春郡齋舊有折獄龜鑑歲久字畫
漫漶覽者病之余叨守旣數月獄訟簡清公暇出篋中所
藏一編參訂遴匠重刊俾覽者充拓聞見如龜決疑如鑑
燭物是亦惟良折獄之一助云景定辛酉四月上潛天台
趙時蒙謹書

赤城別集卷二

世

赤城別集卷三

刻趙清獻公文集序

陳仁玉

開慶己未冬湖廣繼興仁玉自講廈受遺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為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墩欹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傯亟遺葺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邊遠既息頗誼公之遺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為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為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既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蓋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

赤城別集卷三

大曰誠而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孚也極而至于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即而察之則無以異於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為乎凡所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濂溪為僚而有聞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仁玉謂公之堅清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為也嘗試考濂

溪措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洛教法未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

序明本清

建安刊朱子語別錄後序

吳堅

子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番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錄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為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既如此矣堅末學生晚嘉

赤城別集卷三

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子官長沙師西山真先生倅宏齋李先生常進之函丈又侍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堅緣是多見未行語錄手抄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番本參考刊者固已多然黃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遙所錄亦未有也揭來閩中重加會粹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為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高矣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蚤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

墜今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附之一筆刪去哉亦竝行之可也抑堅聞之大易居行先以學聚問辨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辨程子以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爲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辨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爲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有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考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爲入耳出口之資爲己之學蓋不然也書於篇端以諗同志抑以自驚焉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後學天台吳堅敬識

赤城別集卷三

三

孟東野詩集序

國材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詩以名家余謂永明接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出江南東野交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陶淵明詩爲晉宋大家數然宋永初以後每有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性也約仕宋仕齊永元之末探西邸密意詔書出懷中夙備無遺缺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視行吟溪山泊無官情奪俸不愠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閒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保井有孟井人亡物改竹幽水深過

之清風爽然使八脫酒於世味之外余始來爲令急符瘁卒晝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及化懷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趨尚風流有苦學如正曜者因與共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錢諸梓且并論沈孟言德大概使尙友觀焉景定壬戌天台國材成德序

書小史跋

謝愈修

書小史者中都陳道人所編也自伏羲畫卦以至五代上下數千百年之間字體變化如浮雲紀傳所載以書名者代不乏人而人之賢否藝之高下雖妙迹不能盡傳于世觀此亦可概見其萬一道人趣尙之雅編類之勤可謂不苟於用心矣予識之五十餘年每一到都必先來訪訂證名帖飽窺異書愈久而愈不相忘亦未易多得也咸淳丁卯重九天台謝愈修誌于西湖寓舍時年七十有四

題李翰林集

戴覺民

予一日與同舍劉辰翁會孟評詩至太白會孟曰且止當塗稱太白太白且其詩安在予於是曉然媿於其言蓋舊刻之不存雷電取將久矣予爲學官修復經始每每不暇給抑豈不可後顧將去此獨不能爲太白一日之役以藏不朽孰有如予之汨且陋乎明日以告古心公公喟然曰歲晚矣奈何吾成子之志亟爲之則裨凡費集眾工不足

則布之諸郡不兩月而集集成而公亦召矣或謂白雖天才了不可莊語少刪之其庶幾乎會孟曰不然近年甫有此論子美退之所不敢聞也詩思不深於情今人第稱脫鞬脫鞬直偶然固不自以為高高固不可及彼無所擇自不害其超然耳予愛其言有理因識之是集多趨同舍崇鑒養大所校正咸淳己巳三月望天台戴覺民希尹書

洞霄圖志跋

李洧孫

十洲有志存而弗論可也如洞天福地固在職方之內雲笈之書不過舉其凡目或閒見於郡國圖誌又語而不詳其瑰瑋之觀靈異之蹟湮沒於雲煙縹緲林麓莽蒼間者

赤城別集卷三

五

何限亦博物洽聞之士所病也况大滌之境為東南最集虛孟尊師患紀載之闕承師命撰洞霄志俯仰探拾集成六卷語詳事核而大滌之勝於是乎大備余竊讀而有感焉茲山自東晉而名漸著往往皆遺世絕俗者於焉逍遙迨宋中葉而後琳庭瓊館始崢嶸甲於一方而主領茲山者亦名秩便蕃矣今又際遇國朝崇尊元教龍光赫奕其聲華氣概視昔日為尤盛然而昔之所謂霞舉之流顧迺淵潛而不露何耶豈果山川風水旋轉有時耶抑亦神仙混迹人間固未易識也當俟暇日青鞋布襪往扣雲扃試酌蛟亭之水酌山靈而問之上章閣茂中元台李洧孫跋

真西山續文章正宗序

鄭圭

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西山先生輯之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宏齋梁公得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括山借聯事倪君得於梁公而快所未視將以綴諸梓以壽其傳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夫文自七篇之後以鳴者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由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概見故其所次論理為先敘事繼之論事又繼之夫敘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枝葉非我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先生名書之本旨也惜未脫稟天弗憖遺然大綱則備矣昔嘉定

赤城別集卷三

六

間圭大父定菴公謁先生于著庭先生見其圖亟稱之自是知遇最深古心先生志大父墓所謂彊艾之季以文字締交者也今是書之傳既樂與朋友共又私竊自幸有以慰大父之志于九原云後學天台鄭圭百拜敬書宋樓

山中白雲序

舒岳祥

宋南度勳王之裔子玉田張自社稷變置凌煙廢墮落魄縱飲北游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葦絲慨然襪被而歸不入古杭扁舟湖水東西為漫浪游散囊中千金裝吳江楚岸楓丹葦白一奚童負錦囊自隨詩有姜堯章深婉之風詞有周清真雅麗之思畫有趙子

固瀟灑之意未脫承平公子故態笑語歌哭騷姿雅骨不以夷險變遷也其楚狂與其阮籍與其賈生與其蘇門嘯者與歲丁酉三月客我甯海將登台峯于其行也舉觴贈言是月既望聞風舒岳祥八十歲書

書王右軍蘭亭帖臨本

錢國衡

晉右將軍王逸少蘭亭修禊敘天下行書第一自玉匣入昭陵惟定武石刻粗存梗概世人共寶之此小字本不知何人所臨筆法備具與定武無一不同豈不為文房清之尤耶大德丙午臘八日柳塘先生出示此因題于後赤城錢國衡

赤城別集卷三

七

河源志序

柯九思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泐澤出於崑崙之東北厥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泐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

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

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

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兀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

關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

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

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

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崙行一月始窮河源

六藝綱目序

胡世佐

曩嘗授童子業或問以六藝畧舉其綱答之次問所名之目記已不能悉又次問取名所立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

赤城別集卷三

八

病之欲纂集便觀覽未遑也自濂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不成文文必綴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為之說名曰字訓愚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以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欽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補遺二書綱舉目張類聚條析制度事為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義皆四言成句聲韻協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為啟擊蒙童之具雖老於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信有益哉吁人心不相遠也嚮嘗有志於斯未遑詎意已有先吾著鞭如欽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甲午前

鄉貢進士徽州路儒學教授天台胡世佐序

大雅集序

賴良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尚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良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崖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為少也而有擅長雄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蓋不以多寡較也天台賴良

北郭詩集序

林右

古人謂置心平易始知詩況為詩乎浩然欲立萬物之表

赤城別集卷三

九

藏於無端之紀是慕空虛耳非平易也屑屑然與世俗是非相勝負圍之而莫脫是恆陋民耳非平易也惟高不絕俗近不遺理喜怒在物死生優游廓之通造化斂之存方寸始為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澹然無作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韶護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唐史不載其為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酣豢富貴胸中固非泊然自靜者矣及投危裔居閒澆滌其辭雖清吟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時泄于其間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遂其辭雖子厚猶不能

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當元盛時取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

已積月累時求一身榮耳雖間有長才善策迫於其類亦無從施故有志者不肯為也甯往往投山水間自樂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先生少以文學著名用薦者起身為澄江書院山長不樂即弃去浩然自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詠月人莫測也其為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意愈無窮固不暇如世之粉藻一辭一句取媚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雖然淵明當晉室告終力不能救其詠吟茅茨之下固非得已也先生亦豈隱者使言行計從當與古

赤城別集卷三

十

人有為者竝今抱身而去獨得已乎讀先生之詩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先生諱恕字如心江陰人也其子節今為禮部主事學行無愧于先生云洪武十有八年歲在乙丑春正月既望天台林右序

爾宋樓藏書志

贈郡伯陽山周公北行序

王度

夫治審德刑醫察標本其義一也今天壯夫可以廢藥而病者不可去食豈不最著矣哉而世恆見刑而不見德何也是故民志散而通可使曰無所措手足而道易施蓋至是而政俗日降上下交病之嗚呼若吾郡守陽山周公識治者也依乎仁若吾民順應者也近乎義蓋古之道也公

自弱冠以經術動場屋比登進士慨然志當世之務出為
屯部郎部之長賈屈焉積兩考而始遷今官或曰屯部郎
易緇數十年間惟公一二人完或曰是先後甲也宜得如
公長者坐以不擾公至累悉問民所疾苦與所張弛孰便
次第行之其為度遲其報政速其民聚而不驚其士不嚴
而教是故方來而虞其去去矣而覲其還凡此皆未之前
聞也度家食者有年矣得于民言者蓋詳矣間以諗于有
眾曰今之吏有飲水食俸一無厲民者乎有三年刑不斃
一夫者乎有吏鴈鷺行而鮮舞手者乎有倖門若徑目若
不問者乎則吾未見四者之兼能也則又以諗曰今之民

赤城別集卷三

七

有分死以入既以生出者乎有強詞常勝戒以勿犯者乎
有甯死公馬下不求他直者乎則吾亦未見三者之兼得
也異哉吾所聞而攻吾闕者亦有之矣蓋予嘗讀史遷紀
西門豹事而得辨治焉曰民不欺豹是伯之遺也而未必
王曰子產不欺是王之惠也而未必盡乃若子賤之不欺
則王矣公之政近之矣故公非為豹者也為儒者也吾民
非有所畏也而能有不忍也交相成者也今公以儒之政
奏功天朝則亦何以處公夫今之儒吏古之循良也今之
循良古之伯者之下也譬諸嶽醫然烏喙以已病主人厚
遺之矣予為醫謀者輕而為主人甚重則如之何吾聞宗

社靈長繫厥守合必有能辨之者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有大於公公其往哉臨海學諭陳子彖章感公之知以
度知公為深請言以為公贈贈之以民事之常不專為士
人設也蓋亦竊附於士論之公云爾

一 匪陳先生文集序

王 度

夫台為靈區文士所宅昔在興公動台嶺之賦康樂發海
嶠之唵鄭杜響答禎白神交風斯啟矣士生其間濡染沉
浸以文爭鳴於是項斯易為雄伯楊蟠賴以中與左緯擅
其高蹈予猶謂其徒工之無益也渡江以來號稱輔郡紫
陽講道于茲而文體丕變時則質窳主江左之會盟荆溪

赤城別集卷三

三

接水心之氣脈彬彬乎宋多文雅也以及我國初侯城諸
家而益振矣成化中外祖了菴先生始因學絕之緒謀諸
注述舅氏一厓先生用以承家之訓摘為文辭是故台之
言文獻者必曰陳氏云或問一厓子之文與了翁同乎了
翁之言重而則深而不露比諸五音得其宮一厓子之文
抑而揚悲而節比諸五音得其角抑以其人耶時耶曰學
無二門理無殊途匪彝弗迪匪正弗趨谷藻谿徑又曷論
焉乃若一厓子之所遭弗同矣是故教宣城者師其賢遊
太學者薰其德楚人賞其明衛國嘉其業而了翁之道不
少概見至一厓子始發發而未大章著然猶轆軻疏遠若

此豈所謂文必窮而後工耶抑天之道固猶有待而然耶
同年桐鄉合董君仲宣受業一匡子之門比以舊錄宣城
稿若干首寄子柳上且曰爲我盡發名山之藏俾授梓人
因以請于舅氏龍山少參先生得淨稿焉仍命度序其端
嘻美哉斯役可以觀矣爲人師有去後之思文可知已爲
人弟子有死後之報政可知已獨度謗劣無能似於其舅
尙取枝辭云爾哉古亦有言見舅如母況於其文覽茲集
者庶有知子悲乎

送楊元永掌教上海序

王度

方今入仕籍唯科與貢號爲正途貢必試之學職觀其成

赤城別集卷三

三

焉蓋合甲也在國初諸公往往胥此至大官貢之難也與
科等嗣後勢有輕重矣才之變化由之今上嗣位俞相國
之議竝取三途用之士之由貢以進者駸駸乎峻用未已
識治者趨焉今夫球琳琅玕則必寶而貢之王所寶惟賢
可不謂重乎巫醫樂師百工猶必有師而以爲學者師可
不謂加重乎士生今之世一不偶而此亦唯自信之難自
重之難我本球琳琅玕而不自以爲寶夫誰以爲球琳琅
玕者巫醫樂師百工之師猶知自重其道吾願弗若之亦
何巫醫樂師百工之尤噫茲固勢之原也吾友楊元永氏
少以粹質力學有名庠校間每試有司輒不利如是黜以

居者二十年而其志日壯文日有名今年冬始以貢得上
第掌教松之上海鄉人士之知君者莫不爲君喜於其行
徵子言贈之子謂師道之廢也久矣率然而以前語告其
不爲鄭叔之冠也者幾希雖然吾論其切近者云舉業吾
惡其奪志也束修吾惡其亂廉也交際吾惡其壞禮也是
故使士甯鈍而無速化也使士甯野而無黷貨也甯失名
譽而無昵上官也此其畧也而大者亦在焉夫松子所從
侍養也永嘉相國所從產也二邦文獻大畧相當君生其
鄉復官茲土雖欲不爲不可得已子聞舉加而弗喜數奇
而不戚若有物焉其中能自信者也自重者也有成功者

赤城別集卷三

十四

也於是乎言

壽愚逸秦翁序

王度

台有城郭山林仕族隱君生長于世六十年門乏催租之
吏田無負逋之夫居則鼓琴以自娛出則命觴而獨之榻
榻不知身世之少也壯也老也歲時之炎也涼也復不知
人事之有代謝也而獨與其隣周氏子祺善以謂祺曰吾
觀諸士之習甲甲爾而子獨亢舉業之文靡靡爾而子獨
逆殆南宮之潔徒也蓋妻諸視祺之久處也猶其初逐輪
也其三比也猶其取上第以歸也餘子揚揚然若爲弗聞
也者而過之他日祺以語予曰若是乎丈人之愚也而智

於祺其殆果於求逸而莫之顧耶予蓋為我誦之度曰甚善文固宜我世之為愚者孰有甚於予乎奴方脂韋視時之趨予獨不為守俸如株奴方乾沒一飽求活予獨不悅豆羹自啜世之愚復有甚於予乎而猶役役畏途貌先身老兀兀蠹簡夜以逮晨蓋愚與翁同而不及逸也遠矣逸而非愚燕雀嬉嬉愚而弗逸螳螂之癡既愚既逸厥志孔一志一不分乃凝於神老氏之所為壽也而翁有之將愚於混俗而智於攝生者歟抑大知若愚深藏若虛恆情所不可知者歟予聞翁之伯氏為雪峯先生大雅風概漸濡惟素退而與檇巷憤峯二公兄弟師友學明三傳蓄而不

赤城別集卷三

五

施世以為愚抑孰知翁固自有其逸哉昔者封君顧公就養于台子時為諸生嘗以文壽後十年為郎留都復壽焉今翁之寓名見志大畧相同而子姓說說視顧益光祺又抱奇器終必有合俛仰宇宙間無一足繫翁懷者率是往也翁之壽未涯也倘能為翁誦之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序

張儉

文者道之著也亦道之傳也道待人而行待文而著著斯明明斯傳傳斯通否則晦矣塞矣文其可少乎哉吾鄉金華黃文獻公與其友柳文肅公均以文名于時世稱黃柳如唐退之之於子厚也蓋公生長何王金許四君子道學

之鄉得聞閩學之正傳而仁山白雲二先生猶及先輩故所為詩文意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一根諸理以羽翼備先之緒論真如粟帛之可衣食而不可缺非彫繪枝蔓如珊瑚木難之徒悅美觀也公之學一傳而得宋公潛溪王公華川再傳而得方公遜志宋以文行顯王方以忠節著炳為世名臣咸大裨於治教其源流蓋可見矣豈特文辭云乎公邑後學侍御虞君惟明素慕公而同趨者深懼斯集湮沒無以迪後進觀風之始乃購舊本以屬不肖編次儉何人斯克當是任顧一念向道之志不敢不勉竊祿賢邦深以未得領要為憂茲又獲視斯集而得見公所誌

赤城別集卷三

六

白雲先生墓銘斂衽精思庸知道之不外是也何幸如之舊本頗缺失且泛載其一時偶應異端之作恐非公意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為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庶幾侍御君懷賢淑世之盛心亦不肖儉倘友之一助也嘉靖辛卯僊居圭山張儉拜書

純白齋類稿跋

龐龍

勝國之文何其盛也虞揭黃柳號四大家而以詩名家又稱虞揭范楊初豈但是嘗閱元文類及續文章正宗二書珠玉燦然蘇天爵鄭柏皆自以為空冀北之羣矣孰知東陽純白胡先生之作逆貫其滄海之遺珠哉杜雲洞一日

示予以純白齋類稿竟日誦之繼之以燭爲詩若文誠無
忝於大家噫石鼓之文非昌黎咏之卽荒煙野草中物昌
黎一集有歐陽公識之而後爲古文宗雲洞先生去純
白百三十有餘年能求其稿於胡公之孫曰准者詮次成
帙俾壽梓以傳此鄉後進之尙友先哲與胡氏子孫之能
世守祖遺可謂兩得之矣正德庚午夏五月旣望鄉貢進
士天台後學龐龍書

鈐山堂集序

黃 綰

竊從大宗伯嚴公燕暇出示鈐山堂集稍讀一過曰盛哉
公之文也庶幾時弊不入歟蓋古之爲文者其大先於言

赤城別集卷三

七

行之實其次則在事物之情方其時制度定禮義則聲教
明風俗同而道德一故其文精實簡確醇厚含蓄平易明
白使千載之下讀之猶足興起雖至閭巷婦女田野鄙夫
出言成章亦非後世學士大夫之能及其存於載籍詩書
間者皆可見也或有棼牙佶屈如三盤十誥者乃當時榜
示因其方言使之易曉其後史官節畧有若此者豈爲文
之體固如是也蓋今爲文者不本言行之實不求事物之
情功利是謀得失是計尙模擬者其辭誕駟私意者其辭
昧狗俗好者其辭亂務怪奇者其辭艱崇組繪者其辭靡
惟誕故虛泛而無實惟昧故是非失其真惟亂故流蕩而

莫歸惟艱故蹇塞而無用惟靡故淫侈而寡要所以叛道
失經誣世病國爲生民害而莫之已也公以清明俊朗之
才加以研精繙讀之深故其文之峻潔簡練豐腴委曲則
嘗師法韓歐故其詩之冲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出入盛
唐諸家力去近習成一家言君子固稱之綰亦何云且公
負廟堂重望遭逢聖明以文敷治行當入贊皇猷陶鎔天
下之士而滌濯之其爲斯文之慶何如綰劣不足知公幸
嘗辱教故書綴集末以俟

送郡守陽山周公三載考績序

蔡 潮

曩有倦居合題其邑門曰合尹欲師前代尹今民不似古

赤城別集卷三

六

靈民民於暮夜改不字爲還字世傳以爲笑具於戲人品
有臧否政治有美惡民心豈有古今之異哉孔子所謂直
道而行者也合何待斯民之太淺耶昔東人於周公原其
欲見之難喜其得見之易於是乎賦伐柯焉旣幸衮衣之
暫留復慮東來之難再於是乎賦九戩焉至今誦其詩不
啻目擊當時之盛蓋有周公之才美而設施措置一本諸
純王之政雖欲東人之弗愛且敬焉胡可得哉陽山周公
之守台也郡人士始聞命咸色喜相告語曰是惟南康鉅
儒人瑞乎其以明經登己丑上第以才美醞鬱擅名郎署
者乎吾曹何幸而際此奇逢也旣下車莫不瞻恩奉德尊

法制義一接加俸之檄一聆推陞之報則皆恐恐焉惟不克終惠是懼于茲三載考績重以薦劾頻仍非留相王室則陟臺省必矣非若前時勸課賑荒之出參承述職之行既去而復來也當何如爲情也於是部民數千眾徒跣裹糧控留諸當道弗諧所願則圖爲建祠塑像留履樹碑凡可致其愛敬者無不爲已頌聲洋洋焉殆不止於伐柯九斿之賦人心皇皇焉視東人之於周公固未可以淺深較量也猗歟盛哉今夫君子之處世孰不欲人之愛敬哉譬之射焉中否不在的特係乎發之之機焉耳夫以關雎麟趾之心而措諸周公之事業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安往而

赤城別集卷三

三

不響應哉世喜言古今人不相及豈確論耶嗟予耄矣素不能諛人適劉衛侯朝卿請言贈公行輒撰次數語以備他日傳循吏者採撫云

送侍御湛塘王公還京序

蔡潮

今天下談清戎者率以文具視之若曰稽併雖嚴脫漏如故發補雖多著伍無幾徒煩紙上之文重貽編氓之擾甯安靜無爲爲愈也審若斯言君子將付之無可奈何已乎談講武者率謂等兒戲耳若曰名隸尺籍身則遊於負販廩廩公家人則役於將領名曰操演號稱簡汰雄壯幾何率之見敵則仆聞難先奔果何益也審若斯言君子將付

之無可奈何已乎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譬之銀一木爲二枋一歸之輪扁一歸之庸工要之成就尙可一例觀耶侍御新安王公獻芝別號湛塘吾故友冬官天錫良嗣也幼敏而孤陶成母訓撥科登仕綽有嘉聞頃奉命清戎兩浙端本澄源興利而握其要搜疵剔垢革弊而拔其根竟使部伍充典籍明民安恬不知擾所至訓練軍士嚴紀律以作其氣重賞罰而激其偷參酌周禮暨入陣諸法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千乘萬騎周旋如一有若王良御馬使之馳則馳止則止歐冶鑄器使之圓則圓方則方時復刊布軍例兵法開導人人俾知有備

赤城別集卷三

三

則無患一以質學救政不事文飾天下想望其風采而以直御史目之會諸省以荒政聞暫罷清戎之命公遂還京師東南凋瘵之民德公而弗終其惠望公重而來不可必當何如爲情也予門士永嘉守郝君守正素樂道人善徵子言以闡盛美如此雖然湛塘不器之才也茲以清戎講武稱適就其所履之蹟言耳猶禹以治水名稷以播植名亦惟語其所履者爾禹稷豈特優於二事已乎持衡君子其無以一節觀湛塘云

湘臯集序

王宗沐

嘉靖庚戌沐受職視廣西學政既入境乃博采其地之山

川風俗節士遷人與夫名臣故老知洮陽有敬所蔣公是時去公歿幾二十年矣雖父老子弟往往有能道公行事至從求其遺言存札則故家所藏已散落幾盡余未嘗不喑然嗟也始余髫時固聞公起東南以文學歷事三朝始終全名爲世所稱道願以生地僻不及聞今獲遊其鄉而不得一讀其文且如公者非特爲一鄉文學之所關藉而卒使其泯焉不傳是則可悼也已於是始采落搜匿盡得其遺稿名湘臯集合而致於武部郎殷君則悉爲刪次釐爲三十三卷刻焉而公之孫諸生務樵務稼者謁余泣而請序其首簡沐惟昔者孔子序書論次堯舜三代帝王心

赤城別集卷三

學談典固將以尊王鄙伯示萬世平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如秦穆公者猥焉春秋之雄秦誓一篇乃其窮黷挫悔之詞疑不當與聖于之言並列於經至讀其中所指大臣斷斷無他技而獨以能容爲國家之利則始知其取舍固於聖人不謬也夫大臣而無他技則其平居所事獨鎮靜淵默而於世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皆歉然若不敢承比據勢臨變當倉皇膠擾之時乃能委綏夷鳥舒徐維持於其間而向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縮手而不敢睨焉則所謂大臣其不近於古所稱而天下亦將陰蒙其惠而莫訟言之乎公由進士以文學進在宏治初年存歷詹侍入輔大政是

時公言行休休恂恂不與時怙寵靈矯然有所操攝似誠無他技者至正德末年毅皇帝思博巡天下以爲諸侯法度翠華南幸愚夫愚婦不覩大旨固已愕然爲疑奸人伺便從而詭執其間儲位固虛大懟在側比辛巳春北還而宮車且忽晏駕矣是時安危一髮幾不再瞬而幸屬上以潛德龍飛蓋始會朝而定夫天篤生神聖以爲天地社稷開萬世太平人臣誰得尸其功者而公先是疏請回鑾干冒忌諱屋楹廟鼎使四海恃以無恐徐與一二大臣協心贊盛豫清隱穢曾無遠色卒語而大策卒定比壬午以後凡所以入告莫非二帝三王所以典學正心之道以佐中

赤城別集卷三

興則公之勞於天下不謂不博矣危疑之時天下駭眩若羈御駸突而公以休休之身橫塞而奠之至於寵利之間恬引決退矜然於塵埃爲世羨慕若公者非秦誓所指而利之者與公學見大端爲詩文率沉明雅逸夫公不欲以智名勇功與天下競而況能吻吟脛引以求句字之工如藻績之士哉顧其嗒然蒼然之光自不可掩而覽者必知爲大臣經國之言故余不復道而述其大者焉

廣西通志

海運誌序

王宗沐

余往嘉靖辛亥視學廣右時吏事寡暇輒取全史讀之觀古人攻戰處以按覆輿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

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余爲刻於省中
因益知海道自淮循岸與薄燕薊便甚宋宣和間議攻遼
而諸臣不知出此僅遣高藥師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
後元人通海運於都燕爲得策且悉考當時載籍無言海
中壞運舟者意卽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語二十餘年
隆慶辛未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漕告病朝廷遣科臣
按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通運事不就余曰卽大海可
航何煩膠萊河也敘其說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語聞會科
臣疏上遂下通運之命而余亦叨轉督漕身踐初議募舟
集糧時中外尙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

赤城別集卷三

詩

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開久廢以
佐河漕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
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羣臣論著多而未果行茲遇
聖君賢相英謀立決而微臣沐適奉廟畧叨奔走再闢茲
途在國輸常暫多寡惟意所施非宗社萬年靈長甯遂效
斯計耶今而後始敢布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
里行計類爲誌凡二冊檄廬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識大
都云時隆慶六年七月吉

桂海志續自序

王士性

昔宋范成大帥粵愛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猶不忘憶而作

桂海虞衡志稱其勝甲於天下余以萬曆戊子典蜀試攬
勝紀遊樂焉忘死已自蜀改粵時猶恍惚行巫山錦水中
也亦爲刻入蜀三記於郡齋是何與范先生易地而同思
邪其後范鎮蜀未知志蜀山川否余乃爲粵遊志首獨秀
山次疊綵次寶積次七星崑次省春次離山次隱山次龍
隱次伏波次白龍次虞山又次堯山而終以管家洲

又跋

桂林無山而不雁蕩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夷
茲特就人所已物色者而之余言說不能窮矣柳之立
魚融之仙品亦皆得其一隅而陽朔江行抑又過之談粵

赤城別集卷三

詩

勝者每日藉合巨靈六甲可移於吳楚問不知游屨何如
噫何渠知其不終而爲吳楚邪

赤城別集卷四

盧翰月令通考序

秦鳴雷

嘗觀周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至昆蟲草木之變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中令以垂畫一蓋詳乎哉其言之矣月令載於呂覽大都紀候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然千餘年來民咸用之誠不以人廢言矣而穎有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眇聞而不廣於是民用者靡不擴摭而兼蓄之附於各月之下曰天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候曰跡往曰攷言

赤城別集卷四

一

曰擴聞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自謂獲免掛一漏萬之謂命之曰月令通攷其用心良厯矣余不佞曩典秩宗時其於時令之說亦嘗究心然徒得其概耳未有該括靡遺條分縷析若斯之備且晰者以之嘉惠人人所謂警噴之鈴導南之車非耶

送南橋余子令東阿序

秦鳴夏

南橋余子有東阿之命且行過白厓子而論治白厓子曰昔者竊聞之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歟歟今之民缺缺矣子之政則將奚先南橋子曰余也鄙簡質而寡聞而東阿則古齊之地也齊民闢達多匿智史

志之矣故予方旁燭以為明恆懼有遺照焉伺伏以為智恆懼有遺情焉顧奚取于悶悶之政哉迺其民則醕醕何也白厓子曰否不然治如是足矣今夫環百里之地而為邑邑有令又環數百里之地而為郡郡有守蓋凡以司平乎民也而令則甚親矣夫五方異俗四海不同風其欲惡之出乎民情者未嘗殊好也是故不得其情則鳴得其情則安以治天下之民皆然而獨齊魯耶故曰善牧馬者去其所以害馬者而已矣善牧民者去其所以害民者而已矣此豈有奇絕可稱道哉而民之所以蒙其休者蓋深矣今之言治者不然曰某地劇其民奸以細政利用察某地

赤城別集卷四

二

惡其民驕以悍政利用威挾智以神其機逆詐以行其術是故政愈繁而做滋蔓奈之何民之不缺缺也昔者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周公稱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老氏之言其諸太公已試之政乎子何惑之深也南橋子曰然則史氏之言其近誣與白厓子曰曷以誣也夫齊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敦仁興讓民俗歸厚比及後裔席富強之業卒用以霸雖洋洋乎有大國之風而仁讓之澤則澆以微矣子往哉無亦弔尙父之遺墟究小白之餘習聿崇簡易變是夸詐事在吾子而已且吾聞之長人者非不文之患文而將之以質之難非徒簡之

尚簡而出之以敬之責吾子備矣他日有以治行徵爲東
齊最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南橋子隴然曰富哉言乎僕
未之逮也勗之而已因次第其說以贈其行明文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秦鳴夏

聖天子憲天法祖任賢圖治迨茲二紀矣道法宜備百工
仰式海內懷奇抱璞之士罔不深淪淬礪思奮庸以祗承
休德然國朝之制歛天下才歸之科目三年而一舉故爲
士者率唯其途是尚亦率唯其期是冀其勢然也今歲癸
卯復當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臣如故事以請上命右中
允臣鳴夏右贊善臣應麒往典文事鳴夏拜命驚惕竊伏

赤城別集卷四

三

自念雖嘗以謏薄謬當甄拔置之史局然茲唯承任使之
初其何以稱塞詔旨翌日陛辭入院則府尹臣擢府丞臣
廷赦先事經畫百需罔弗裕御史臣鏞臣宗魯實監臨之
其知縣臣希學學正臣希賢教諭臣南金臣鎬臣熙臣繼
宗臣濩臣純仁臣英選則遠近遴選充分經校閱之任彬
彬然業應聘至矣乃相與誓戒就列合提學御史臣謝九
儀暨六館諸曹所簡士三千百有奇三試三校之獲其備
百三十有五人遵成制爲錄以獻臣鳴夏竊惟賢才國家
楨幹人主之自爲社稷計者罔不欲培植而長養之至其
昌熾蕃碩則有非人力所能強致者夫固時使之也臣觀

今日之才可謂極盛然嘗邇而求之效斯可觀洪惟我太
祖高皇帝混一華夏首崇教化酌古建制盡善全美嘗仰
觀奎壁間以卜文運將興其所以克育天心有明徵矣我
成祖文皇帝則又從而振飭之表章六經折衷諸子聲教
之訖於斯盛焉聖子神孫重華協德比至今日不懈益勤
八葉相承之間蓋已衍百七十餘年之慶矣若乃維皇建
極萬物快觀二十餘禩以來至仁達孝倫制兼盡禮備樂
和天地爲昭而況敷言之訓所以勒示膠庠者又皆精一
執中之微傳乎然則和氣之所甄陶神機之所幹運皆有
不期然而然者是故星露呈祥河岳獻瑞觀于物而人可

赤城別集卷四

四

知矣比屋可封羣黎爲德觀于凡民而士可知矣學有淵
源辭尚體要蓋桓文而慕堯舜雖羈屢之童不少讓焉觀
于京邑之士而四方可知矣猗歟盛哉雖然才非時罔萃
時非才罔與保終文運治化其交相成也久矣唯爾多士
亦嘗思所以啓明時乎人亦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夫古之立言固非若今之言也抑亦以爲
次者君子學成而行其蘊藉典墳根極理要夫固爲參贊
彌綸之具也及其時之偶然後筆之於書則爲之闡性
命之原合天人之會明王伯之辨嚴義利之分以詔後世
蓋非其所得已也是故孔孟皇皇濂洛關閩諸儒所遇可

知矣爾多士生逢堯舜千載一時繼自今其尚以古人之
所立言者體之爲德措之爲功俊亮咸事以弼成雍熙太
和之治於有永斯其足尚也已夫君子不能違時亦不負
時若乃志卑行劣竊古人糠粃不啻自足及見諸用併所
得而棄之斯其爲負也不以甚乎孟軻氏曰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爾多士帝畿之選也行且友天下士矣
其尚思所以爲天下倡哉臣承乏竣事不能無厚望於多
士故相與懋戒之以警其始云上同

巖西遺典序

符驗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綱維世道考驗風俗一道徂而

赤城別集卷四

五

觀隆汙賴諸文獻耳文與獻實相表裏如鄉子之對非獻
孰徵如周禮在魯非文孰徵文不足則稽諸獻獻不足則
稽諸文文獻不足雖至聖如吾夫子亦末如之何已故外
史掌四方之志而十五國之風皆足以達于上而委巷匹
夫匹婦之言亦得以上諸朝裨官小史所載無或遺之者
且有采風之使日勤於天下是故國無遺事野無遺賢俗
無遺紀而天下之疾痛休戚如一人之忻戚天下之賢不
肖如一家之子弟天下之習尚美惡如一家之仁讓與否
故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故率由是也後世則不然匹夫
匹婦之言謂其俚而不錄隱居獨善之人謂其野而不錄

不求聞達者謂其僻而不錄殘山剩水憂時憤世之言謂

其譏世觸諱忌而不錄而其所錄率獻諛標榜與夫爵位

通顯者耳上下之情於是乎睽是非之實於是乎眩而道

德風俗世道隆替遂莫之稽果孰爲傳信之言也哉吾台

傍山瀕海其俗樸以直其人質而不浮其文覈而不史雖

有作者不能自眩抱藝而獨隱行甘遜以及里井之謠感

激之賦記傳逸載者不知凡幾楊君某憫之而有巖西遺

典之集或者曰尊鄉有錄赤城有志是可無作也予曰信

若是則滄海之珠皆無遺耶國史所紀段太尉尙有逸事

史記博聞而王子年且有拾遺如段少卿之雜俎如太平

赤城別集卷四

六

廣記如朝野雜記皆不一而足況幽僻不達于通衢小說
不關于顯達遺不遺其可必哉于其遺而泯不若博采傍
摭以俟知言者擇而取之之爲愈是故識其大識其小不
可誣也嗚呼吾知者吾記之人知者人記之文獻其足與
矣夫天下尙有遁情逸事也哉上同

通淮東趙大使書

吳子良

撫劍悲歌誰信古心之激烈驅車遠邁幸逢人傑以歸依
庾臺之畫諾雖卑連帥之統臨奚間既叨所部不是宣曹
某官氣蓋諸公名喧八極忠肝義膽挈日月以懸冰霜妙
畧沉機役鬼神而簸風雨粵自先正卓爲宗臣保三邊奠

枕之安壯萬里長城之勢肆今有子賈號象賢當兜渠槍
 擾之秋正地內危疑之日眾人卻願不勝繞指之柔一馬
 直前獨奮捐軀之勇迄鯨鯢之就戮舉鴻鴈以安居禁直
 從班未大酬於偉烈侯藩制閩猶曲倚於深籌養銳以須
 乘機而動縱未復關河之境土猶應洗淮蔡之腥羶使大
 勳著於旂常而盛名光乎竹帛豈惟我公之素願固亦寰
 海所共期乃如爵位之穹隆要是英雄之緒未某塵容易
 老凡骨難仙空讀古書尙眞筌之未悟浪談世事豈腐力
 以能任濫陪膚使之末僚偶出公朝之誤弊念疆場之多
 事欲閭閻之少蘇非洞明斂散之權恐坐失凶荒之備自
 亦城別集卷四

亦城別集卷四

七

惡庸魯何補咨諷惟仰藉於庇休庶粗逃於瘴曠通融民
 食倘無流離溝壑之憂保護人和卽是扞蔽封疆之本苑

新書

劄子

葉夢鼎

夢鼎惇恐端肅申稟判府監丞郎中公座夢鼎共稔夙課
 外庸榮書上考敬如名法從之子綽有古循吏之風襦歌
 轉聞璽褒繹至入繼持荷之式會觀隔座之榮有來巽械
 良佩謙柄率茲控復尙幸照融石謹具申上十二月日正
 奉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劄子
 夢鼎惶恐申稟船管朝議公座夢鼎實爰之蹤棲伏澗谷

無復與人間事得學生應及家間知蒙劉珍督予甚寵齒
 牙餘論時及疎慵此古人風誼也私切感歎忽被手帖拊
 勞獎飾情溢乎辭益佩憐衰敬故之盛心欽以名門雋游
 長才遠識蓋峨眉清淑之氣披江芳潤之澤所爲融結者
 也司船東瀛見謂廉取朝廷急賢會當有不次之擢夢鼎
 挈來舊隱地雖附城而市塵不到頗適寬閒之趣知底所
 及龍沉多品登嘉感慚齋扁委令夢鼎素非善書手何以
 辱命既勤采詩何敢藏拙第未知尺寸高闈及兩旁別作
 如何書望喻及學生俟報卽應命筆伏祈台照右謹具拜
 呈三月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葉夢鼎
 亦城別集卷四

亦城別集卷四

八

劄子
石渠
隨筆

建府戊午鹿鳴宴文

葉夢鼎

伏以侯邦貢士共登天府之賢書上席燕賓喜遇春官之
 座主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衣冠共惟諸省元先輩經
 富總龜賦工校獵淵源問學虞載考亭之書藻火文章神
 授山房之筆踏槐花而程藝穿楊葉以奏功螯弧先登一
 人當百鶚書中雋八十加三合計闈學館之英羣胄子宗
 枝之秀眾科盛矣一舉褒然宮使知院大資大參相公天
 下達尊國中元老進爲伊呂功社稷澤生民退友松喬身
 江湖心魏闕四海覘其出處九重想其端歸平地神仙聊

作紫薇之引領翹材人物終期黃閣之轉鈞觀使判府侍
郎有遷園才傳朱李學平巖嶺嘯不妨飲山綠以哦詩禁
闕賜環行見佩水蒼而入侍判府工部郎中受齋賢子省
戶望郎諫笏猶存上記名臣之風烈深衣獨樂士知前輩
之典刑觀使提舉告院郎中才美碩膚襟懷光霽虎符龍
節所至有良吏之聲宮錦漁養非晚歸侍臣之列判府武
博郎中九秋直幹千頃澄波舟薄蓬萊平上玉溪之月騎
喧竹馬催頰壺嶠之春常簿郎中松節高寒棗華競爽訪
麻源之三谷聊復拂衣橫野渡之孤舟正須作楫秘閣郎
中北平梧竹東序鐘鏞公休侍溫國之旁從容洛社晦叔

赤城別集卷四

九

趾呂家之美大小申公都運監丞郎中慶曆丞相之家皇
華使臣之節木牛給餉已高諸葛之助名金馬直廬行踵
二蘇之步武提舉資講郎中諸儒北斗一道福星義實仁
聲兼有春生秋肅之氣直言正色宜在朝論夕思之班判
府集撰侍郎筆橐從臣詞章岳牧冰壺秋月鎔為西澗之
清魁極台符下照東甌之分為諸賢之勸駕食上佐以禮
賓繡衣紫綬之相輝藍袖銀袍之交映指沙圍之佳讖送
天上之飛翰鼓瑟吹笙此日升歌於萃野傳衣付鉢明年
同宴於瓊林輒獻伶歌以鋪吉語

黃堂燕衍盛衣冠

人道魁星照建安

多士權衡推月旦 一番桃李屬春官
升歌鳴鹿陪樽俎 好與溟鴻插羽翰
發策致身須正學 功名久遠要人看
祭蔡大參文 葉夢鼎

山頽木壞哲人其萎此非人事之細故端有關世道之盛
衰文公既歿學出多岐高者馳幻誕之說拘者泥文義之
疑矯者竊形似以蓋空中之質怪者飾艱深以文淺近之
辭不有耆英孰挈綱維惟公以西山九峯為祖為父節齋
覺軒為師合全體與大用於實踐救善類之脈於瀕危一
語弗酬接浙而馳故道合則黃扉紫閣重金而疊組不合

赤城別集卷四

十一

則廬峯雲谷幅帽而深衣何蒼生之無福而天下愁一老
之遺清醇薦忱匪哭無私翰苑新書

勸儲蓄運糶文

錢可則

本州環山為郡地非沃衍家乏蓋藏一年耕且不足以給
一年之食此公私所以俱匱也今歲水潦之後浙右諸郡
莫不告歉先具無備捐運方艱不早救圖其將安仰太守
日夜念此至切如折絹糶米期革舊做申請省部力抗鄰
邦為軍食計固毋或不盡其心乃若民食之天日不容闕
兢兢軫慮由已飢之本州它無公儲止有義倉米斛亦既
申臺府行賑給惟有通放捐運招誘客商近已控籲于朝

嚴戒屬邑矣然來者有限食者無涯深山窮谷之氓老弱疲癯之輩莫能遠致靈免嗷嗷非富室大家隨地應羅安得人人而濟之嚴之所謂富室大家積穀高廩狼戾腐紅視他處固不多見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要自有佩服格言力行好事者敢以二事勸曰儲積曰遊糶是也夫一鄉一里之內豈無十數大家伏臘輸官之餘豈無窖困寬剩或三二百石或七五十石下而至於一二十石家計之不足鄉計之有餘鄉計之不足邑計之有餘謹其閉藏時其發糶皆足以濟人也官司方幸飢者有告糶之地必不强以賑濟必不加以科率必不指無爲有證少爲多

赤城別集卷四

使之有官吏搔擾之費如此何憚而不儲積土狹人稠之境固無穀粟寬餘產畜財豐之家要必事力控實或取之客販或取之鄰境或取之產米之鄉移其他經營之資爲此時懋遷之舉雖所以利人亦所以利己定時而斂及時而發是獨不可爲歟官司何幸富者有好義之心必不裁其價直必不限其數目必不驅東就西強此從彼使之有州縣奔走之撓如此又何憚而不運糶又况官民有相因之勢貧富有相依之情貨財穀粟有相通之理凡所以爲是委曲者不過欲轉貴糶而爲平糶回飢歲而爲豐年一邑一鄉俱得一飽隱然有安富恤貧之道皆因所利而利

之耳有人心者詎肯坐視雖然官司亦不以虛談而致實利有能爭先倡率悉意行奉燭然惠及於民自當第其輕重隨其多寡厚加旌賞以示表厲如士庶之借補蠲役寓官之減剝升秩申之臺閩請之朝廷有勞必酬的非文具若夫閉糶增價泄糶出境有司之法昭昭太守亦不得而私也

景定嚴州志

題雙鉤襖帖

柯九思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敘唐太宗既得蘭紙真本命當時羣臣能書者搦賜諸王子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二三耳此多自禱河南本

赤城別集卷四

中出飄撤蘊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習爲可尙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法甯知蘭紙龍跳虎臥之遺意哉蘭紙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艱得得保茲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爲然

題溪山退隱圖

劉慈贊

倪雲林先生爲余作是圖頗極經營筆墨峻拔氣韻閑遠洵非世俗所能洪武甲寅先生騎鶴上游余觀是圖如獲故人憶昔過清閨先生倒屣出迎出所得意之軸示余不啻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且言不喜作青綠山水所付之件殆絕無僅見耳噫曾幾何時而先生墓木拱

矣摹之於石斯所以存先生者

題脊合頌

林右

唐立宗親書脊合頌藏于宋秘府徽宗時有鵝鴒萬數集于後苑龍翔池遂出此書以示蔡京蔡卞因題于後宋亡流落民間指揮方侯明謙以錢數萬購得之余嘗謂立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鳴梟蔽日鳳凰深避之時雖有鵝鴒數萬何益於治亂存亡哉雖然此書字畫凝重猶為書家所取云

題王右軍帖

方孝孺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簪束差盪類鈎摹而成者

赤城別集卷四

三

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學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墨非故為疑秘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尚完不足恠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堯三希堂帖

陳基

舜徵用書

伏聞治國以孝為本用人以禮為先平章大人榮以將相之尊統領大軍南征一鼓平吳神武之師振古所未有頓兵之始首以生民休戚為重搜訪人才以為守合此古所

謂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不自意如基者亦上塵鈎聽

誤蒙甄拔俾為吳縣丞此蓋平章大人以禮為羅為國用

賢有志之士爭自激昂戮力功名之秋也顧基才非世用

學本空疎不幸先妣棄背未及卒哭斬焉衰經之中適遭

鋒鏑頭被刃傷施及肩臂失血既多瘡痛日甚寵命臨門

無任榮幸第病不能支才不勝任況合丞之職務宣教化

以厚民彝基衰服在身誤膺斯選若冒焉居之而不知恥

則上失平章以孝治國之意下玷守合以孝厲俗之風且

禮之所在廉恥為先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方今不次

用賢人才輩出平章大人豈不能容一書生於母喪之中

赤城別集卷四

十四

以為天下忠臣士大夫廉恥之勸乎今將所授照會繳連上納伏乞平章大人特賜哀憐俯從區區犬馬之望斯文幸甚公論幸甚

停雲館帖

題行天台山序後

曹君煥

序故宋天台尉章公所作章由科第進身與余祖霞寓翁托斯文之好序未及傳而以代去故以蔡留延祐改元邑尹佟公復訪赤城過余崇節堂問以山川之勝因進是藁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蹈其故轍以遊之乎及代乃裹糧載酒筍車藤策命余同往焉所至皆按索無遺陟降盤桓既月乃周歸謂余曰是序也曾圖經之不若也盍鑿

諸石以傳永遠使來者循而知之無拋埴索塗之難往者或舉似人而有指掌之易固不偉歎余遂鑿諸梓然其文無所損益者蓋欲有證古今廢興存亡也

方外志補

獎賢文

雙魂

陳選

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予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章眷招集無賴匪儈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珍玩之積靡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無厭銜冤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固圉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

赤城別集卷四

五

民耳由是頌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憚其威甘遂其非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台高瑤獨毅然不與為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恆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為高氏母子哉為國家也為頌表之民也為食祿者勸也

觀泉亭記

陳錫

邗二守尹公舊令臨海臨海人南衡子來訪之去謂之曰俞樂清吳下大雅也與之登雁山品題寄我何如應之曰

諾已而會樂清相得甚次日以明州警報不得行託其意于蔡二尹遂聯馬攀盤嶺能仁觀龍湫日午至靈巖從西北曲折喘息上望龍鼻水仰視空洞中心日駭眩即席地坐然猶喘不得休僧挾椅磬脊以來急揮而勞之僧對以往往供具如是余慨然四顧思之謂僧曰前址方丈構亭列櫳則可以待觀者亦可以免役者僧曰君為之耶乃計材論工探所有付之畫形紙上弗棟弗牖以無礙縱觀大書觀泉亭三字而去既歸復思曰雁山天下奇觀靈巖又雁山第一然余尚能加點之而未及為也是地宜烹茶煙醞幽濕纖濃凝結隱隱如雲之騰宜伐鼓聲應空谷捲岸

赤城別集卷四

五

湍關號號如雷之鳴宜浩歌音節豪幻聽者以為龍之晚吟也宜然燭光燄透漏望者以為電之夜爍也宜玩月寶明西懸驪龍內顧而千峯萬峯奮迅四起若與爭而不可也雖竟日夕之觀亦不足以盡其妙矣惜地未有亭不能久坐亭且有成而再尋之興又不可知後之觀者得是說以貽之將不以亭作為晚乎尹字少滂名尚孔楚人俞樂清見章名文榮吳人蔡尹名奉沛人南衡子禮部主事陳錫為之記亭作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望日僧會玉成之

答憲臣社兄書

陳爾燁

每讀三異人傳如椒山先生凜凜千載直唯方希哲于忠

肅兩公始可以匹之弟向有忠愍全集而此冊所存皆不載史傳之闕文大率類此矣聞椒山先生之風可令頑夫廉懦夫立頌合祖先生之事可令鄙夫寬薄夫敦頤來世界又似昔時得此數則以起有心人一為扶衰救弊大有益於君臣朋友之義不獨我輩所當誦法為典型也弟第錄一本擬公之劄劄嗟乎忠愍之傳久矣亦並使天下後世知吾台有正直忠厚之黨人不令方正學之十族獨光千古真一不朽之盛典而有特以奉濟於仁兄者弟遠行期速心緒草草其抄本中訛字闕字甚多敢即奉煩仁兄慨然細為改訂併或有家藏未入冊者統賜補入以便發

赤城別集卷四

七

刊弟當附一跋及詩記於簡後請以志景行焉三肅布祈伏懇垂炤容躬走領憑楮耿耿湘管齋寓賞編其吳則公跋已載黃巖志不錄跋羅從彥記後補石 斲吏部朱公尉政和時命其燕居之齋曰章郡之先儒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台德銘之宣和六年也至建炎二年公更調尤溪榜其齋亦如之中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斲猥當邑公之子仲晦先生適以事來斲學於先生者相與訪故章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歎慕不已先生亦泫然因出張舍人所作齋榜二大字斲請揭之并刻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克之於

身洪纖中節猶懷下急之慮而有佩韋之義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與福建通志案壇廟門向有盧公祠記節畧不錄

忠臣廟碑

王 鈞

嗚呼五季之亂士之立人國者以苟生為得逃難為智視置君若易吏視變國若傳舍歐陽公作五代史謂開平顯德五十餘年僅得全節之士三予每三復而悲之比為將樂合謁劉將軍祠於邑南門乃召故老詰祠由軼復為之酸鼻歎作史者遺將軍於希有之世也將軍者五季時閩王審知部將劉瓊也將軍從審知起固始王閩中審知殂

赤城別集卷四

六

諸子相殘內難屢作巨寇乘之橫潰莫支留從劾送款於金陵李仁達投降於吳越將軍擁孤軍奄據屬郡既度其主之不足以有閩又度其力之不足以摧敵羣黎依依倉皇矢謀萬歲之呼黃袍之加忠臣不能無動焉此朱文進之所以失國陳橋之所從代周也銜溫序之鬢以自裁洒侍中之血以見志者誰與嗟乎將軍不以一時南面之樂而易其生平報主之恩不以同盡有限之生而喪其永存不死之氣要之輕重素明取舍素定其慷慨激烈較之歐史所稱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三君子者彼曷以加焉時移事定身後之名寄於國是而復有幸不幸吾於是重悲將

軍之歿也殘卒哀而收之邑人義而祀之五馬山三峯之
下墓於斯廟於斯自是郡邑有志廟額有敕將軍之名雖
不登於國史而越宋元逮於今加之以封爵崇之以明禮
特闡幽潛昭示永世俾與自古亡身殉國輝煌汗簡者相
與齊芳競耀躬廟食於天壤閒無軒輊焉歲嘉靖辛亥予
承乏茲邑時去將軍已六百餘年假廟願瞻題顏奕奕風
旛雲戟凜然若挹其猶生之氣乃屬其士民好義者撤其
故而一新之

福建通志

赤城別集卷五

巢父亭

羅適

泊然繁一枝常靜不待息天地存遺井聊以見清德窺者在爾心鑿者在爾力何為病夏畦俯仰無慙色汝州石刻

天台

左緯

劉郎何用憶塵寰舊路重尋事已難古意飄零無處覓藤縈溪色上欄杆

雁山

亂山無限好幽徑有時迷石骨秋偏瘦松梢老卻低天寒聞雁過月白見鳥栖海上知名地無人識馬蹏廣雁山志

赤城別集卷五

醴醢

徐似道

紛紛紅紫落莓苔帶月和煙特地開疑是玉妃新浴出翠雲梯上舞風臺全芳備祖

水仙花

天然初不事鉛華此是無塵有韵花翠帶詎容繁俗客金杯祇合勸詩家

林下清風自一家稍親梅竹近蘭芽祇緣羞與凡花伍移

植名園不肯花同上

絕句

虞似良

一杯山茗雪花白數片甘瓜碧玉香但得心閑無個事人

開何地不清涼同上

菊

陳耆卿

手種黃金花摩挲待其成朝來風雨過萬暈秋玲峴起問花知否獨立常亭亭嘗於清霜下退然得此生南山與東籬我亦學淵明久落塵網中叫花花不應同上

望海石

胡融

空藤拄苔磴長笑凌秋風天空白露下碧落摩青銅夜半見海日發軾扶桑紅黃支與流水出沒白浪中久跨坎井見始知天壤空招手喚海童寄書蓬萊宮我欲躡此石投竿慕任公巨鰲倘可得持厭江之東

赤城別集卷五

梅花

林憲

野梅空山中正為照人開如何綠窗底疏影帶蒼苔頗似古君子無人自不諧竹徑酒初醒一信清香來

游瑞巖

錢端禮

塵纓久欲濯滄浪今日來游大澤塘水似我心心似水更無一事可思量石刻

芍藥

賈似道

又是揚州芍藥時花應笑我賦歸遲滿堂留得春如畫對酒何妨鬢似絲玉立黃塵那可到錦圍紅蠟最相宜買山若就堂移種此際誰能杖履隨

温温玉立綠陰中不犯芳菲逐萬紅
柝靜長淮多暇日簪聯四座足春風
應如慶律梅花瑞況有昌黎屬句工
問得君王乞身去移根栽傍曲闌東

上了甘泉三捷書長淮萬里一塵無
清和時節如春在紅藥精神與昔殊
叢玉忽生歌可譜團金有客端重圖
公堂且盡今朝醉已問君王乞鑑湖
咸濟臨安志

孤山

半是樓臺換卻村幾回獨立更消魂
斷隄野水梅花宅千古春風月一痕
同上

贈孤山周道士

赤城別集卷五

梅花和靖宅此處往來清肯以詩爲事
終於世有名山空丹鶴古湖淨白漚
明時亦扶筇出何曾踏帝城
同上

新脫船場提調之役柳堤閒步 舒嶽祥

兩兩三三溪上童口吹麥葉送迎翁
花間緩步陰陰日柳畔閒行款款風
山鳥何愁頭也白野棠無愧面能紅
太平五十年前過煩惱今知萬境空

留正仲象哇

子欲尋安道吾方夢惠連雪花成小
雨春草傍殘年悄悄論詩夜陰陰駐
客天自慚私釀薄一酌醉誰先

聞禽獻詠

郭公莓熟郭公語謝豹花開謝豹啼
萬斛愁消一樽酒莊生物理底須齊

瀟灑亭

錢可則

有緣結得南山境瀟灑亭高最可人
此景古今吟不盡熙熙客裏且行春
景定嚴州續志

月巖

詩刻西湖風月山兩浙金石志

方岳

怪石堆雲盡大空女媧鍊出廣寒宮
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
搗藥聲餘驅白兔漏天孔正透清風
光明自照如來境肯學姮娥西復東

集虛書院

李清孫

赤城別集卷五

安樂山前安樂窩林園四面繞松蘿
只藏汗簡舊塵少不種閒花古意多
藥几朝吟觀易契蒲團夜坐嚙元和
此中便是修真處雲石何須步樂哉
洞霄詩集

偶成

紫府仙官此按臨瓊臺瑤館照青岑
曉厓不見鳴陽鳳夜枕惟聞搗藥禽
文舉千年今孰嗣坡仙八句後誰吟
郊端谷口多轅轡有幾何人解滌心
同上

呂翁祠

邯鄲縣志

陳孚

山形天矯蒼精劍日氣瞳矇紫磨丹
度盡世人人不識青煙起處是邯鄲

聞鵲從 御選元詩錄

潘音

子規聲切月輪斜起望諸陵憶漢家婦女尋芳渾不解髩雲爭插杜鵑花

有所思

中心有所思感損雙蛾眉美人竟長往使我歎離居寂寞就孤枕強睡誰得知夜深清露重飛夢欲何之覺來日遲遲分照上羅幃妝臺理雲鬢種種盡成絲

題胡助純白齋稿

周仁榮

連金仙藥堪黏日煉石神功欲補天弄影莫將斜日照華陰井底有寒泉

赤城別集卷五

山中

御選元詩錄

潘伯修

幽人采藥不知暮夜宿王子吹簫臺天雞忽叫海水赤東南雲氣如蓬萊

柳上

倦客蕭條曉自眼夢行秋水踏秋煙黃山在眼忽驚覺屋上長松風動天

浣花館

陳聚

愛爾桃谿好幽期不可分山光晴挹翠玉氣暖爲雲漁艇花間泊樵歌竹外聞思君賦招隱慙愧北山文

贈相虛中上人

方行

一室安禪久三生結願頻傳經來帝子送食下天神水月虛空相山雲自在身慈航如可渡應許姓龐人

閑居

絃管春深繞畫樓微風吹動玉簾鉤倡條治葉俱無恙相伴丁香結暮愁 並同上

題米南宮真蹟

方孝孺

海嶽菴前見舊蹤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笛風 觚曠

書事

斧屨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滿袖還 赤城別集卷五

得香煙滿袖還

六

風軟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建文忠節錄

石鼓詩 日下舊聞引鐵網珊瑚

盧原質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作載籍日粲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顛宏綱用弗墜厥德未爲愆偉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云邁揆後賢 賢 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雲煙孔壁遂先啟莊亦偶全於今二千載 盛流傳要知文字行白日麗中天 蕩無存人心復 先賢

去我遠魯魚失真詮安得問召徒爲倡麟趾篇

天台

范理

軒冕信羈人佳游久未展偶歸事冥搜猛欲窮厓巘紺宇
雲尚封苔階未經踐山路染衣裾澗水清且淺縱侶欣相
延經聲聞更遠超然志慮空塵念無煩遺赤日已西移忌
卻行騎轉

桃源

謝鐸

三十年來到此曾竹林猶憶寢還興青山未老風光在白
髮重遊感慨增往事忽驚春後夢浮名真愧佛前燈拂衣
又是明朝路天姥峯頭第幾層

赤城別集卷五

七

登泰山

王弼

下蟠滄海上青天太古誰先探此巔萬嶺蒙羞雲霧裏九
州分界戶庭前道高孔子登時見功後秦皇禪後鑄獨羨
當年李太白坐臨紅日弄飛煙岱廟石刻

重遊泰山

王從鼎

東南一柱屹雲顛定是蟠根太古前人向峯頭弄明月路
从鰲背到青天常因多事妨游興偶得孤尊了舊緣一笑
詩成下山去與山重約又明年

望嶽

盧澹

十八盤从鳥道升乾坤奇觀幾時登氣吞滄海雄諸嶽勢

薄青霄屹萬層孤鳳南來吾道在祖龍東駐禪書與詩成
欲拂風前磴喚醒當年杜少陵

登泰山

偶向名山試一游無邊高興寄清秋半空仄磴橫龍背萬
壑長風撼虎頭詩句有人能競險風光宜我欲頻留山靈
若欲重增價須放黃金鑄孔邱並石刻

天台

五峯聯兩澗萬古此奇山自笑風塵客偷來半日閒
昨醉山頭酒今登門外山鳥從黃葉度人共白雲閒
落照催歸鳥寒松伴舊山青雲南北路誰似老僧閒

赤城別集卷五

八

龍湫次韻

王曠

危峯萬仞聳孤寒絕頂懸泉挂頰看細雨溼衣龍沫濺迴
風入座雪花團長空素練搖晴日平地雷聲起怒湍幾度
欲尋龍發處丹崖無路到應難雁山志

天台

蔡潮

橋橫雙澗寺門開爭得時時仗策來高塔倚雲標佛國好
花迎客上仙臺香燈影裏人煙靜鍾磬聲中歲月催最喜
山僧無俗事雨天移竹傍樓栽

萬年寺

舊遊時日未能忘似有良緣到上方花梵鼓聲經雨暗竹

爐茶氣煮雲香高僧愛客并投轄老叟耽遊欲借牀閒引
鹿盧仙井近永厨石壁漾天光

登泰山

陳子直

一躋尼父更誰登扶日捫參紫翠層四海兒孫向羅立萬
方稚子走香燈獨將渾噩留天地幾爲滄桑紀廢興長嘯
一聲空入表恍疑鵬背坐來曾

何處鸞笙鳳管清覺來身世在蓬瀛邈蒙鳧嶧爭趨勢恆
霍嵩華共仰兄封禪幸無書獻納洞天尙有路通名自慚
游興非司馬不扣天門空此生

明巖

黃綰

赤城別集卷五

九

重巖足幽勝地靜白雲長繡壁留冠冕青天上下佩璜蓬島
望中近琪花坐處香不見寒山子悲歌落日蒼

雁宕篇和韻

南條既窮轉而東山水秀異爭巖從中有雁宕取奇絕盤
桓百里皆昭融山根拔地三千七百丈穹湖隱漫不知何
代曾沈鐘簾葭楊柳似非世間物但見鴻雁翩翩飛來同
我昔經觀猶記憶軒身直上倒看滄海華夷空方壺倏閃
萬象瓏瓏或踞虎豹或蹲熊中天屹屹銅柱出揚旗攢
戟抗青雲而上攻忽漫丹臺掩映掛霞嶂珠簾垂地聲淙
淙雄風撼谷散作霧霽隨飛龍眞元祕惜三萬載詎那卓

錫發其藏兮至今樓閣懸蒼穹梵宮十八踟復明四谷瑰
詭浮煙容曲池湛綠水錦溪奔黃狻天橋駕飛絕窠坑極

幽雄石門中斷湖霧起下有三井渾然皆神工方巖遙望
羣山蔽玉環夸海不可通南溪仙亭遠相接括蒼迤邐何

當窮我曾合夸娥負山半夜聲隆隆須臾險怪會几席不
須緣藤躡足冥然坐我恬而冲澡垢入温泉平生畢深衷

洞前願築一畝宮雲霞不偶世簞瓢我將終矯首山水與
之化誰猶議擬椎鑿非人功君不見天地初判水火風大
浸混沌崑崙崇中古永始消此山嶽崑崙原在風水蕩激中

遊天封寺

葉良佩

赤城別集卷五

十

聞說天封金榜懸休輿隨意弄雲煙吟棕坐愛盤陀石酒
渴行窺卓錫泉法鼓半空華頂近曇花滿地石橋連老僧
相送雙溪道我有柴桑舊日緣

尋萬年寺

石橋西去逢僧梵華頂浮來玉井蓮雙澗風泉回鶴鶴入
峯晴色動雲煙避喧日欲依蘭若度海誰能駕鐵船歷歷
松杉如昔夢始知遊覽是前緣

遊石門

王度

石門深鎖氣何雄那得羣仙探藥蹤列嶂時時看過鳥懸
厓歷歷長游龍一書未學稽中散十月聊陪那曼客擬向

錦屏題姓字簫臺端的是元功

雁門關

曾銑

遙望雁門關山高不可攀鳥飛青嶂外人在白雲間虎豹
干羣壯獍狝萬竈關中原如此險保障獨慙顏

甯武關

百雉名城繞萬山宮牆高立數峯間甯文書院聖朝武畧兼文
事應有斯人起懦頑

偏頭關

昆侖萬里入西埏表作名關勢更懸西帶河湟隆漢業東
聯雲朔隔胡天控弦自昔稱雄鎮設險而今擬極邊東勝

赤城別集卷五

受降成悵望將軍何日勒燕然

漠漠龍沙塞草黃天聲此日已張皇氍毹落落應宵遁戈

甲森森映日光疏策漫勞當職事保釐深愧古人良車書

一統期無外仰贊吾皇做忘荒

巡邊

歷覽多形勝長城壯北陬寸心期保障羣策協營謀了角
初留宿青陽更駐驢風塵趨草垛昏黑又偏頭並三關志

廣嚴寺

蔡宗堯

廣嚴逾十里凝望夕陽間松偃前朝蓋師留入定顏樓空
橫翠溼僧共白雲閒晚吹聞人語猶疑別有山

桐柏

瓊臺雙闕自逶迤石磴盤旋路欲迷勝跡獨留仙去後靈
山初到日斜時峯迴積翠龍歸遠竈冷還丹鶴化遲回首
法宮深樹裏星壇空對鎖雲厓

華頂

王宗沐

入山未厭深絕頂太華秋飛足度清晝一望下里收羣峯
兒女列邑郭草樹稠三界法胥際灑氣長自浮處身忌太
高視下得無愁三十廁人世海淨當一漚朝華取力競元
覽非所謀雲鶴鼓奇翼鸚處枌榆投洞戶寂不開煙雲未
能留胡不跨長風八極恣行游

赤城別集卷五

劉參軍黃墓

王士性

劉參軍獨鶴啾啾百鳥羣長鈇倚天氣吐雲巫咸不下霄
漠遠淚斷杞園無人聞欲扶靈暈上天門虎豹猜猜坐九
關玉女投壺笑方劇眾星爭月光猶錄且招龍比游地下
萬里投荒奄墮馬湘流東去鵬南來長沙平原君弔賈生
慙借劔沮上方死願褰尸弃中野雄虺封狐任九頭魂招
不來粵山藉劉參軍青山瘴厲多風雨化碧啼鴉一坏土
士偶何知便是君請看生氣摩靈氛廣西通志

宿石梁

獨跨幽厓劃鬼工何來神物蛻空同轉疑白日填烏鵲忽

漫青天駕采虹飛瀑倒垂雙澗合驚濤怒起萬山空西樓
月色終宵在風雨無端滿梵宮

松風

林國材

白雲滿巖阿松聲亂飛瀑中有餐霞人悠然絕塵俗

米拜石

危疑欲墮石蒼然曰米拜吁嗟千古情石在米亦在幽溪別志

贈傳燈

解印歸來臥白雲風塵絕不到松筠身從寶蓋依華座手
散天花聽梵文五峙法空霞作綺一龕慧月虎成羣 知
隨處皆遺土何事幽溪兩地分

赤城別集卷五

贈傳燈

台教源流遠高明紹梵音扶桑紅日近華頂白雲深清磬
度山翠黃花匝地金三乘示方便萬法總惟心天台方外志

墨花亭

王士琦

天台鬱名阪良萬八千尺鷲嶺既盤紆雁堂亦空寂傍開
娑竭宮直據應真宅孤亭抗嶺表故相留餘澤軒檻俯龍
湫鷲翼礙鳥翼殿深棟宇摧苔厚丹青蝕不聞天雨花止
見雲移石葛生信開士善根自夙昔欲令佛日輝忍見人
天厄施此布地緣直培開山力乃知一笠功奚啻千緡德
浩劫今復祛勝因豈終極欲海湧慈航早占蓮臺籍

贈無盡歸天台

蔡宗明

擁錫西來日緡經北去時高天法雲影落日朔風吹路斷
霞標見山空木葉遍浮生吾已覺汗漫遠相期

幽溪

王立程

聽水穿雲路不同冷然雙湖馭秋風山腰出寺松杉密地
肺藏碑雨露通金鸞影翻青鏡外玉蜺寒落翠濤中平分
僧榻留空色落盡天花幾樹紅

陟華頂下桐柏仄徑

本末天垂苦霧濃雨餘疏磬落孤峯沿溪怪石奔狂象倒
壑腥風吼毒龍藥籠自燒丹赫剝禪扉誰敢白雲封燭虛
已覺身如幻濟勝何煩九節節

赤城別集卷五

萬年寺

雲疑杖履雪疑僧立向齋頭悟不曾落盡天花留半偈攜
來貝葉具三乘疎松露冷千峯月飛瀑聲傳五夜燈鍾磬
欲殘清夢覺坐餘身世愧無能

天姥

車馬隔塵忙幽林出上方萬竿清籟韻雙炷定衣香禮佛
知龍護齋心識象狂坐邀天路近歸夢嶺雲蒼

松風

王立載

日薦松風涼夜就松根宿夢裏渡錢塘春濤滿空谷

清音

莫謂山僧貧日首鈞天樂欲洗世間耳請君暫 閣

米拜石

片石鬱古意一日三婆娑青山余忍別奈此文人何

爾瞻石

我我萬仞山冠山多怪石擬取石作供可望不可即

圓通洞寫生

吳執御

雲根突兀五丁斫石花片片粲冰尊跌坐其中六月寒謾

謾松風墮巖壑龍眠爲我寫生面頰上三毛殊不惡生來

心骨冷如水枕流漱石正相似山僧汲瀑烹龍舌冽冽清

赤城別集卷五

五

芬滲牙齒安得高士寫黃庭相與共證無生理

幽溪別志

劉伶巷

陳煒

有酒宜成頌知君恥獨醒回車經巷口荷鍤信正冥死豈

人埋得言猶婦可聽閉關當日飲想象只忘形

天台

戴唐獻

三月台山路攀蘿訪道安寺依流水出峯枕白雲寒一錫

傍霞挂千松繞澗盤檀林空鎖月趺坐到更殘

幽溪

戴景

度嶺西來謁遠公嵯峨洞口喜相同飛來礪石三生石駕

就扶搖萬里風虛明壁影連禪室呼吸聲聞與帝通天爲

維摩方丈室劈開鬼斧共神工

危樓結構傍巖阿四面茆簷盡薜蘿謾謾長風披大壑迢

迢覓水邇明河青天悵乏驚人句白石猶堪叩角歌到此

塵襟渾已滌入山爭是駐山多

別志

補

別邵武諸故人

戴復古

白髮亂紛紛鄉心逐海雲此行堪一哭無復見諸君老馬

尋歸路孤鴻戀舊羣酒闌何處笛今夜不堪聞

福建通志

翠山寺

劉仁本

古寺桃源上參公第一禪鳥啖深竹裏花落翠巖前去郭

赤城別集卷五

六

六十里開山四百年溪聲流不盡魚鼓永相傳

阿育王寺

古鄞名山控海涯諸天深識梵王家一峯橫玉前呈几九

井沈金乍涌沙鐘磬隔林回鶴鶴松杉夾道走龍蛇明朝

更上盤陔石遙睇祥光燭海霞

以上鄞縣志

靈巖寺

王士昌

絕壁沿迴勢若墉青天忽墮翠芙蓉地雄轉覺林巒壯雲

靜方知澗壑重屏隱霞標迎玉女厓懸石乳挂蒼龍雁湖

更在諸峯外躋勝還須九節筇

仙都山獨峯大雪歌

陳仁玉

仙居仙人游仙都帝遺滕六爲先驅天花撥亂續紛舞乘
圭植璧仙靈趨削瓜青玉一萬仞拔地挺挺撐玄虛人言
黃帝此輕舉上有蓮花開碧湖我疑此是廣成子守道特
立萬萬古我來有問卽不應窈窕冥冥誰與語丹邱赤城
我所棲任意逍遙了無伍老君奴龍種芝田草莽向人縈
網罟人問逼窄知奈何桑田滄海無回波吞腥啄腐競晷
刻角牙觸鬣傷天和從旁掀髯每大笑仙都峯頭更觀妙
甚欲點鐵成黃金卽恐黃金誤後人

詠梅

陳詠

江郵相驛問莫年何事暮冬行役馬首遙遙經歷處多少

赤城別集卷五

三

山南溪北冷著煙扉孤芳雲掩瞥見如相識相逢相勞如
癡如夢如憶 最是逗曉霜濃初弦月挂傅粉金鑾側冷
淡生涯憂樂忘不管冰簷雪壁魁榜虛誇調羹浪語那裏
求真的暗香來愿自家還要知得

祝英臺近 別詞

王澡

玉東西歌宛轉未做別離調著上征衫字字是愁抱月寒
鬢影刁蕭舵樓開纜記柳暗乳鴉啼曉 短亭草還是綠
與春歸羅屏夢空好燕語難憑憔悴未渠了可能妒柳羞
花起來渾嬾便瘦也教春知道

絕妙好詞續鈔

買陂塘 游天台雁宕東湖

劉瀾

御風來翠鄉深處連天雲錦平遠臥游已動蓬舟與那在
芙蓉城畔巾幘岸任壓頂差我滿髻絲雲亂飛吟水殿載
十丈青青隨波弄粉菰雨淚如霰 斜陽外也有仙妝半
面無言應對花怨西湖千頃腥塵暗更憶鑑湖一片何日
見試折藕占絲絲與腸俱斷遐征漸倦當願尾湖頭綠波
采筆相伴老坡健

同上

赤城別集卷五

六

乞罷進貢疏

王啟

臣聞防川者不患于川潰之時而患于築塞之後隄防為難療病者不患于病作之時而患于痊愈之後調理為難竊見江西自王浩八等倡亂以後連年用兵財力幾耗一旦平復如新築之隄朝夕巡視惟恐其復潰新瘡之軀動息無恙恆恐其復作誠裕民止盜損上益下之時也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使居江右旬宣之官夙夜兢惕思莫補報到任以來首詢民隱皆謂進貢未除厲階猶在臣寢食不安是以忘其愚陋兼在待罪之時急急為陛下言之且以江西地方限帶山河無海錯異品可以供上用無珍禽奇

卷五 赤城別集

十一

獸可以供玩好雖欲進貢不過常物况地瘠民貧常賦之供猶至逋欠臣自宏治年間任官于此未嘗見有所謂進貢自賊臣劉瑾詐傳聖旨之後遠近皆欲自縊假進貢之名為納賄之計江西始有進貢歛官錢入私府誅求無厭民不堪命奸人乘釁而起流毒境內致動王師累年始平其禍皆起于進貢今瘡痍之民甫定呻吟未已正宜休息優養以解倒懸之急若復如舊誠恐流寇禍生亂不止于往日且如進新筍葛不惟出筍出葛之人受害一郡之人同為幫補猶不能交納則筍與葛之害騷然矣進茶芽斑竹不惟出茶出竹之人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為供送猶不

能支持則茶與竹之害騷然矣他皆類是此猶不足惜也

時新未熟已名上用使者所至凌虐官府則催辦之害騷然矣此猶不足惜也出省藏之官銀巧作買辦欵水夫之工錢名為乾折雖餅罐杠櫃之類皆有所出不止十倍其價則科派之害騷然矣其取無窮其名不一臣謂估計雖銀茶銀筍之類亦可辦也而進貢之費不可考也迄至驛遞馬頭去處亦騷然一空下至商賈船隻不可灣泊失今不止其害必深夫川既築不可使之復潰病既療不可使之再發近見都御史彭澤論奏進貢事理甚晰所司奉行未至猶有應止而未止者如江西地方誠宜停罷以蘇民

卷五 赤城別集

三

困如蒙準許乞救該部計議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江西通志

宋搨定武蘭亭跋

陶凱

古者以書契易結繩而後以簡冊記言載事故字書居六藝之一始學者莫不習之今攷之科斗篆籀變隸草真行而各以其法名象始未易枚舉也惟晉王右軍蘭亭得唐君臣而益以顯著後世好事者取定武石刻雖累百金購求之亦所不吝士大夫爭相摹效用是為文雅因求之者眾遂至真贋莫辨余親友韓氏公之裔孫家藏蘭亭百本有佳客至則焚香煮茗出使觀之余見者屢矣由平生不解字書亦莫能定其善否今居京師適宋仲溫氏過余出

定武善本見示知其所從來允有端緒謂既失而復得之又事之難得者也仲溫善字書能精數家之法每得妙筆佳墨善紙輒對客揮灑令人喟歎賞不已嗟夫以仲溫之才之學豈獨善字書而已哉或者不知其然顧獨以是而求之則失之遠矣仲溫以儒充貢有司而策名於天官宰相輒更以美名而以其名聞於上行將拔擢使任要職則仲溫之政事文章固宜顯於當今而揚於後世豈徒曰游戲翰墨與古之善字書者爭衡而已哉主上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深懲前代文華之習俾修德立治者一切還淳復古若唐君臣一時之好尚蓋所不取也雖然

卷五 赤城別集

三

字書固小學之藝而心畫則君子所與其凡書之詔誥用之表章播之文移羽檄亦將以黼黻王度然則又豈可少耶獨吾黨之士所望仲溫者蓋不在此而在於彼也仲溫其勉哉洪武四年八月天台陶凱書寓意錄

題櫻甯生傳後

陶凱

子比冠游維揚偶得痰疾歷五六年更數醫莫能療每覽史傳稱古之神醫有活人之功者輒掩卷長歎以謂今無其人也後遇於君巖氏診視語予曰子無疾由庸醫誤投藥餌乃成疾耳因授予七劑疾頓愈自是予所至必求良醫與論養生之術居吳中聞名醫葛可久氏即往造焉可

久精醫師之學明詩經舉進士善古文歌詩又能手搏舞劍器或至武林老成之士與名能醫者爭候之莫敢後時金華朱彥修氏以業醫有能稱可久兄事之子既獲交可久而深知彥修也晚歲子還居里中始聞滑伯仁氏居鄞城人稱其能不在朱葛下比來居京師識伯仁又見其著素問難經諸書得古作者之意予心愈敬服今予友朱伯賢大史撰櫻甯生傳敘伯仁事甚悉其活人之功為多蓋伯仁以儒為醫故有大過人者有志學古者其可不知所本乎湖廣參政天台陶愷題白雲稿

重建南康縣記

鄭霖

卷五 赤城別集

三

環百里以為邑邑有治所彌藩翰班憲度非美輪奐峻墀序以務適長民者之起居宴樂也按西漢地理志豫章十八縣南莖居其一焉隋唐閒南莖不復見而南康名獨著自皇宋淳化元年始置南安軍而南康屬焉封域所至東南贛西南大庾西北上猶東北萬安峒嶺峙其南界信豐黃土嶺盤其北界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互惟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繚繞秀峰壁立關闔十百千戶櫛比環向大族巨室頗有高其門閭垣墉池沼圃囿臺榭無虛曠故邑治規模亦自昔壯觀戊子洞寇舒謝倡亂公私廬舍焚蕩幾盡明年寇再蹂踐煨燼無餘令尹三山戴君先為信豐尉

有能聲來攝邑事尋辟爲真令儒生有膽氣民視爲趨向
連年寇賊鴟張出沒無常令視民瘡痍爬剔抉休養保
護晝夜不倦終未能安集又明年冬上特命京湖護軍三
山陳公瑾以大理丞持斧節制二道行營兵馬不動聲色
誅三叛卒一城安堵綱常既正風采大振而郡侯建安陳
公梓又以德意撫摩帖強妥頑民漸復業令得奉宣條教
號召離散是歲大稔而相度故址中建廳事翼以廊廡外
爲樓爲室爲軒治獄有所寅賓有所文書有所司錢穀有
所退政而休息有所一仍前規無增損令不迫而人樂從
政不擾而功克集既落成合辭願借留三年可想見人情

卷五 赤城別集

三

所在矣嗚呼合何以得此于民邪庚寅秋霖閭津橫浦謁
令于廳治堂下綿叢數椽淒然如寄既而班荆對酌於蕭
寺相與升虛望遠到眼無非瓦礫爲之咨嗟太息以爲何
時復見太平官府令曰是無難也吾先民所急民亦急吾
所先欲固民志吾居不可不就他日幸如所欲爲願公識
之霖曰諾吾識易耳君宜自力辛卯夏郡檄霖白事憲臺
見令畫于牆而鳩工取材焉僅營其一又三月自漕院校
士回再見向欲經營者俱遂矣瞻顧駭愕然嘆曰信矣
其能也歟嘗從是思之昔者楚邱始遷衛人避狄息肩之
時也意者愛護基本宜有以安之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民

不以爲勞以逸道使民故也蓋物睽而後有聚聚之者必
建城市營宮室以處之築室百堵而壘斯飛非小役也不
能不勞民而動眾也識者憂焉夫取民之材而不怨用民
之力而不因古無有也今也能使之不怨不因咸悅以趨
豈有術以驅之乎夫民愚而神其自謀也審矣鴟音曉曉
既毀我室吾將綢繆牖戶而無風雨之患必有爲之保障
則吾可聚廬託處而無憂者矣然則令者民之保障也歟
依之者切資之者深歟是不容無言書之所以著其志凡
坐此堂而布政者勿忽焉

江西通志

定海縣三皇廟記

應奎翁

卷五 赤城別集

三

天地果何始乎自生人始也生人果何始乎自有聖人始
也天地非生人不立生人非聖人不成立粵若稽古溟滓初
判鴻荒未除獸與人雜人與鬼俱心傷猛鷲日駭罔象無
爪牙以搏噬無毛羽鱗介以禦寒暑燥溼結繩不可以久
治毛血不可以久茹也時則有若大昊炎帝有熊氏三聖
繼作通而變之神而化之設其飲食制其貨財創其物儀
作其什器欺能使信弱能使強凍能使溫飢能使嘗糲能
使粲糝能使揚逸能使獲蠶能使烹居能使遷止能使使行
震能使矇暴能使藏易十三卦所謂前民用者伊誰之力
哉後世聖人摹而像之奉而祠之所以崇德報功示民有

初也國朝一函夏倣古制飭郡縣廟祀惟謹於是祠宇被四海輪奐光六合矣定海邑隸慶元爲郡重鎮海外眾番所觀聽廟宇獨缺有司每當祠事郡縣聽譽爲壇置方明焉吏民循襲以爲故常牲具弗蠲裸荐無節神用弗饗至元再改元之第三歲在丁丑夏六月縣尹大梁張輔字堯友實來南臺侍御史湖南憲使諡莊簡容庵公之子清白傳家之裔端方有守而贍於文詞優於事業歎歷州縣所至有廉能聲樹碑勒銘先後相望下車以來門無私謁惟訪問謠俗人民所便利諸所廢隙以次興補端緒具見乃作而歎曰習陋俗愚聞令強趨不示以初未能有孚舉曠

卷五 赤城別集

典崇重祀隆棟宇以副上意以勸民庸以竦遠方之視聽事不在茲乎相攸縣東北招寶峰之陽捐俸緡以爲之倡內而寮吏外而諸司庶職下而士民之好義願助使費者翕然而應市材備工一如其直不求豐焉經始於是歲十有二月甲午越明年三月廟成民不知役官無重費屋凡五間地濶若干丈深若干丈門廡則既底法而力未逮姑俟來者未幾祇荐祀事儀盛物備有加於先神人具喜於是邑人謀勒石以垂永久徵辭於奎翁自惟職忝文學不得以材劣辭謹案春秋二時釋奠三皇禮視大成孔聖之載在六籍炳如日星似無待乎兩楹之奠而始尊也皇風

未泯僅載三墳而百篇之定不及錄焉使廟祀不立千載而下道何由是尊則夫任茲事者宜不後於大成侯之汲汲於此知爲政之本矣後之繼者尙勿替侯之意哉遂敘其顛末系之以詩曰厥初生人泯泯焚焚不有聖哲口開見聞大哉皇猷模創範設功妙造化德昭日月我朝師古設之經祠郡邑爲一何獨此遺廢與有時循環罔極張侯爲政匪徐匪棘紀綱既布治功聿成欲返溇風作此廟廷齏茲口口是儀是式庸示不忘麗牲有石

眼兒媚

左 譽

樓上黃昏杏花寒新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

卷五 赤城別集

聲殘 綺窗人在東風裏酒淚對春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澹澹春山

宴桃源

落日霞消一縷素月梭梭微吐何處夜歸人嘔嗶幾聲柔橈歸去歸去家在烟波深處

燕歸梁

帝城五夜宴游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中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 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

探春令

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水泮杏花笑吐香猶淺又還是
春將半 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記去年對著東
風曾許不負鶯花願

祝英臺

海棠開花影下憶得其游戲恰似雙鸞同步彩雲裏夢回
雨散雲收匆匆歸去一枕乍驚回濃一作殘春睡甚情味人
去花亦凋也一作香穠芳伴一作餘憔悴點點飛紅知是去
時淚可堪冷落黃昏瀟瀟微雨斷魂處朱闌獨倚樂府雅

隔浦蓮近

發元龍

街檐插綉翠柳顛頓清明後淚蠟堆香徑一夜海棠中酒

卷五 赤城別集

毛

枝上酸似豆鶯聲驟恨軟彈箏手 搵眉袖嘶嘶過盡平
蕪綠襯飛繡沈紅入水漸做小蓮離藕亭冷沈香夢似舊
花瘦欲留春住時候

玲瓏四犯

窗外啼鶯報數日西園花事都空繡屋專房姚魏漸邀新
寵葱翠試剪春畦羞對酒夜寒猶重誤暗期絲架香洞月
黯小階雲凍 算春將攬郵亭輕柳成圈記人迎送蜀魂
怨染巖花色泥徑紅成隴樓上半揭畫簾斜看雨玉笙寒
擁怕驟晴無事消遣日長清夢此詞創自周邦彥後段藉
字一句與
周詞異

燭影搖紅 海棠

蜀錦華堂寶箏頻送花前酒妖嬈全在半開時人試單衣
後花面圍春競秀妬紅湖玉顯微透欲甦還墜淺醉枝頭
朦朧晴畫 金屋名姝眼情空貯閒眉岫世閒還有此娉
婷拚畫堂珠斗真豔可人消受倩鶯催天香共袖冷烟庭
院澹月梨花空教春瘦

風流子 木樨

天闊玉屏空輕寒弄澹墨畫秋容正涼挂半蟾酒醒窗下
露催新雁人在山中一片好秋花占了重換却西風簫女
夜歸帳棲青鳳鏡娥妝冷釵墜金蟲西湖花深窈窕閒庭砌

卷五 赤城別集

毛

曾占席地歌鐘載取斷雲歸去幾處房權恨小簾燈晴粟
肌消瘦帶爐烟滅珠袖玲瓏三十六宮清夢還與誰同

西江月

山色低銜小苑春雲暗宿空庭秋千無月冷雙繩閒去畫
闌人靜 一夜海棠如夢半窗銀燭多情好花留不到清
明日日陰晴無定

憶秦娥

三月時楊花飛盡無花飛無花飛不教春去爭得春歸
高樓望斷黃金鴈綠窗眉黛傷新離傷新離好將別後長
做歸時

戀繡衾

獸爐煙重火半焦捲簾時雪意又銷過數點殘鴉外想梅
花寒在瀟橋 謝娘春恨深如柳未東風先遣絮飄且莫
把冰絲翦有燈球紅繡未描

菩薩蠻

春心莫共花爭發花開不管連環缺夢斷小樓空杜鵑嘯
曉紅 眼看連理樹纖手移筆柱調遍錯成聲無人知此
情

又

玉纖閒捻花閒集赤闌干對芭蕉立薤葉晚生涼竹陰移

卷五 赤城別集

完

小牀 切蓮牽藕線藕斷絲難斷彈水沒鴛鴦教尋波底

香

倦尋芳

燕簾挂晚鶯檻迷晴花思零亂試覓娉婷日日傍湖亭苑
擲果牆陰窺駐馬采香深徑拋春扇醉歸來任釵雲半落
繡簾慵卷 念燦錦年華如舊飛絮游絲紫恨難翦蜀羽
無情早帶怨紅嘯斷厚約輕辭寒食夜行雲空口梨花院
莫凭闌正斜陽淡烟平遠

陽春
白雪

齊天樂

曲廊連苑吹笙道重來暗塵都滿種石生雲移花帶月猶

欠藏春庭院年年過眼便梅謝蘭銷舞沈歌斷露井寒瑤
爲誰清夜訴幽怨 人生樂事最少有時得意處光陰偏
短樹色凝紅山眉弄碧不與朱顏相戀臨風念遠歎蝶夢
難追鷺盟重換一片斜陽送人歸騎晚

卷五 赤城別集

完